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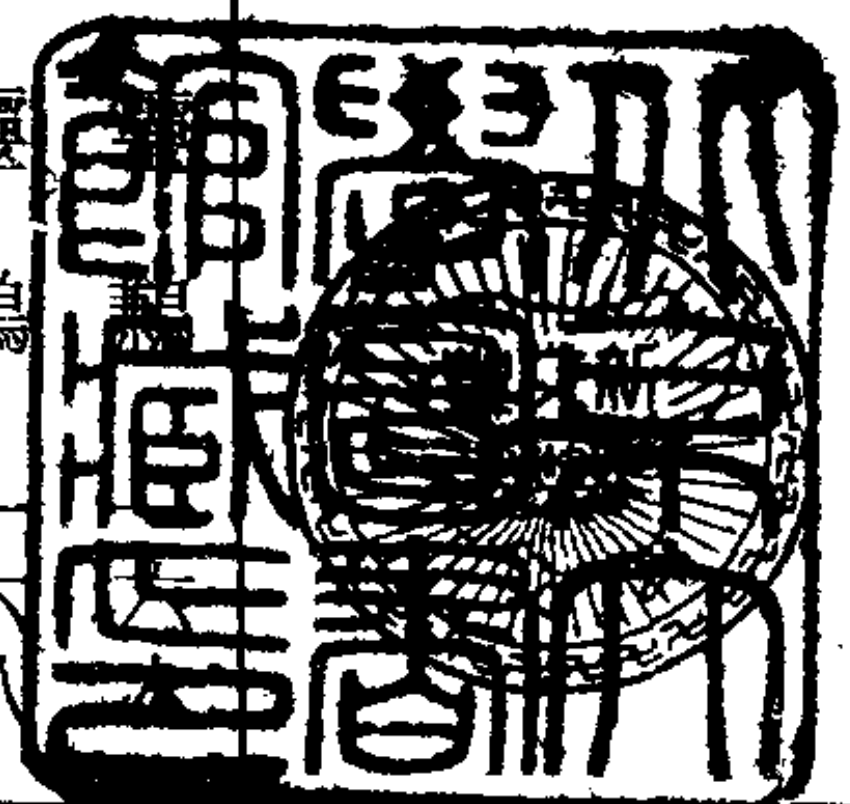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五〇册目錄

藝術類

彝器

鼎錄一卷	梁虞荔纂	顧氏	一
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	宋張掄撰	津逮	三
考古圖釋文一卷	宋趙九成撰	十萬	一八
續考古圖五卷	宋撰人不詳	十萬	二五
宣德鼎彝譜八卷附四庫提要	明呂震等撰	墨海	四二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	清阮元編	文選	六二
積古齋藏器目一卷	清阮元編	靈鷲	一三三
清儀閣藏器目一卷	清張廷濟編	靈鷲	一三四
從古堂款識學一卷	清徐同柏考釋	仰視	一三五
周無專鼎銘考一卷	清羅士琳考演	文選	一四四
兩壘軒藏器目一卷	清吳雲編	靈鷲	一四九
簠齋藏器目一卷	清陳介祺編	靈鷲	一五〇
簠齋藏器目第二本一卷	清陳介祺編	靈鷲	一五三
嘉蔭簠藏器目一卷	清劉喜海編	靈鷲	一五六
石泉書屋藏器目一卷	清李佐賢編	靈鷲	一五八
愛吾鼎齋藏器目一卷	清李璋煜編	靈鷲	一五九
雙虞壺齋藏器目一卷	清吳式芬編	靈鷲	一六〇
選青閣藏器目一卷	清王錫榮編	靈鷲	一六二
恣齋藏器目一卷	清吳大澂編	靈鷲	一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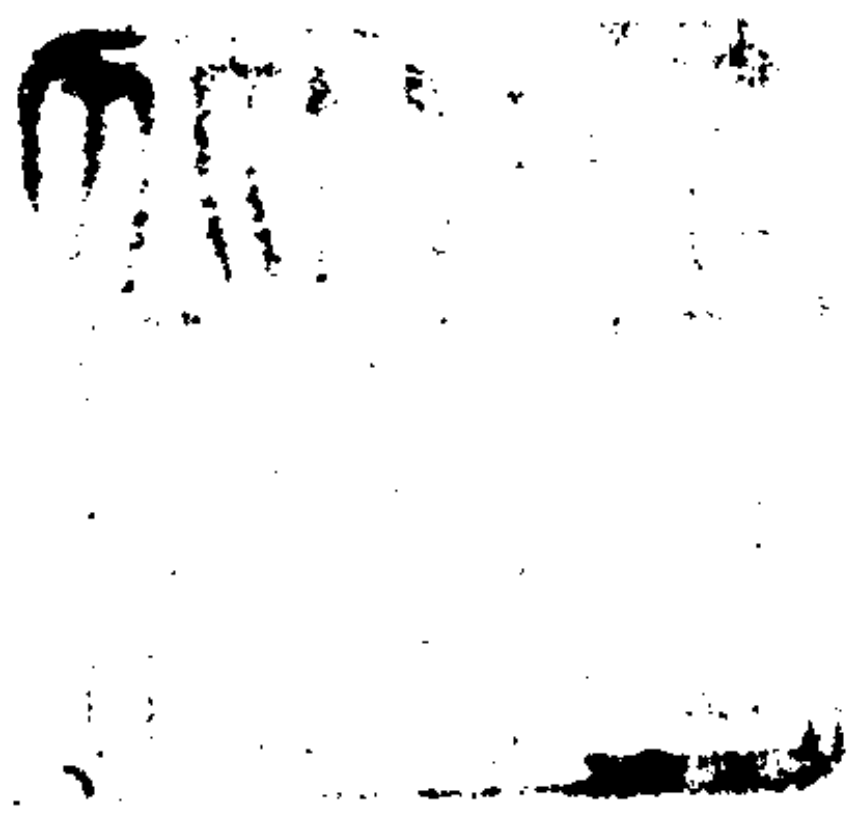
懷米山房藏器目一卷	清曹載奎編	靈鷲	一六八
木庵藏器目一卷	清程振甲編	靈鷲	一六九
平安館藏器目一卷	清葉志詵編	靈鷲	一七一
梅花草堂藏器目一卷	清丁彥臣編	滂喜	一七二
摹拓			
簠齋傳古別錄一卷	清陳介祺著	滂喜	一七二
賞鑒			
負暄野錄二卷附四庫提要	宋陳煇撰	知不足	一七五
洞天清祿集一卷	宋趙希鵠著	讀畫	一八〇
雲煙過眼錄二卷	宋周密著	十萬	一八九
雲煙過眼續錄一卷	元湯允謨撰	十萬	二〇六
新增格古要論十三卷	明曹昭著	惜陰	二〇八
古奇器錄一卷	明王佐增	寶顏	二七九
蕉窗九錄一卷	明陸深著	學海	二八一
筠軒清閨錄三卷	明項元汴著	學海	二九八
妮古錄四卷	明董其昌著	寶顏	三一〇
考槃餘事四卷	明陳繼儒著	龍威	三二五
瓶史一卷	明屠隆著	借月	三五〇
	明袁宏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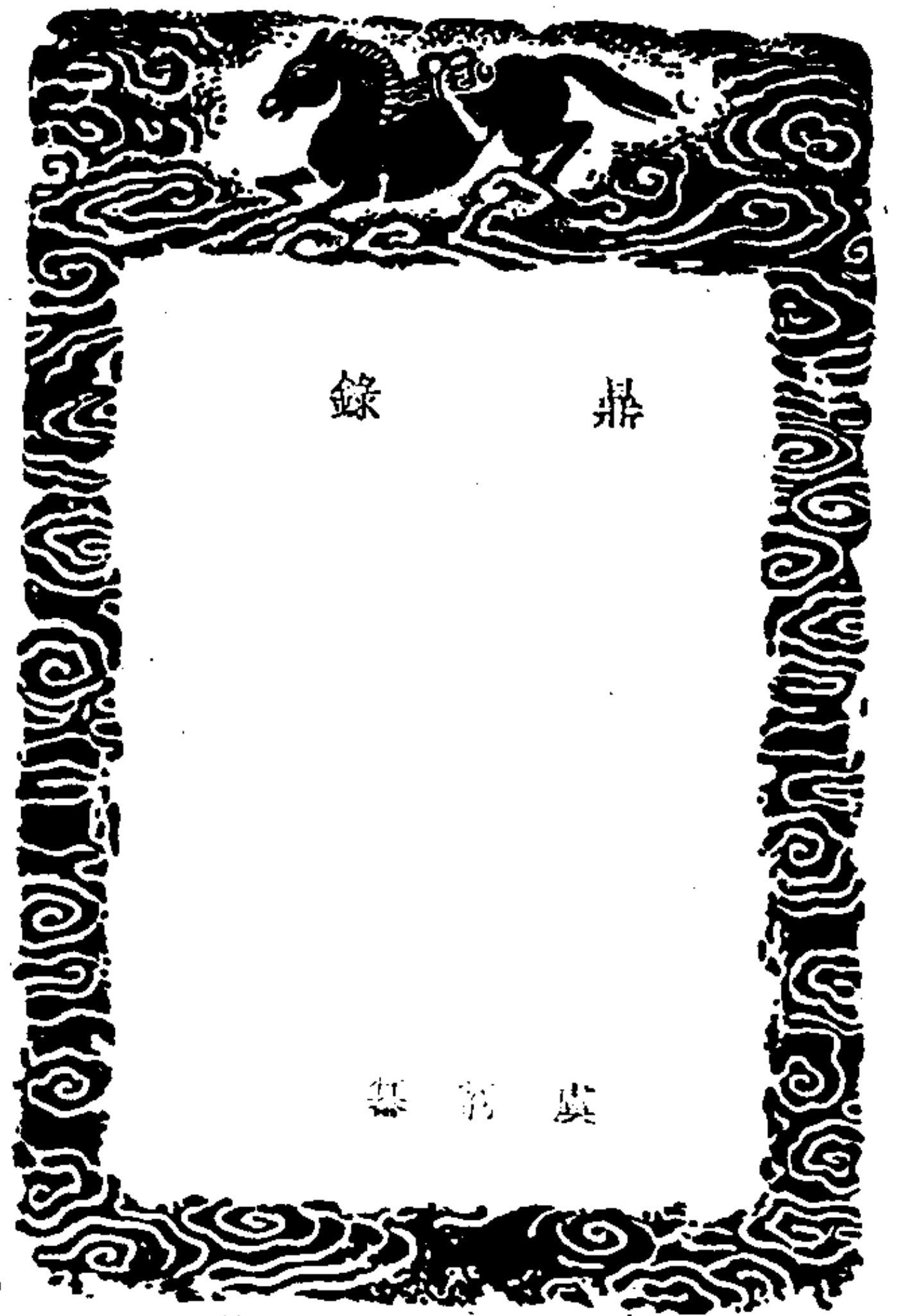


ED5P/06

餅花譜一卷	明	張謙德著	寶顏	三五四
飛鳧語略一卷	明	沈德符著	學海	三五六
博物要覽十二卷	清	谷應泰撰	函海	三六〇
韻石齋筆談二卷	清	姜紹書著	知不足	三八八
天壤閣雜記一卷	清	王懿榮撰	靈鷲	三九八
前塵夢影錄二卷	清	徐康撰	靈鷲	四〇一
裝潢志一卷	清	周嘉胄著	學海	四一八
賞延素心錄一卷	清	周二學著	榆園	四二二
書畫目	明	楊慎撰	函海	四二六
名畫神品目一卷	明	楊慎撰	函海	四二六
諸家藏書簿十卷	清	李調元輯	函海	四三〇
書畫考識				
魏公題跋一卷	宋	蘇頌撰	津逮	四四六
山谷題跋九卷	宋	黃庭堅撰	津逮	四四九
无咎題跋一卷	宋	晁補之撰	津逮	四七九
晦菴題跋三卷	宋	朱熹撰	津逮	四八五
益公題跋十二卷	宋	周必大撰	津逮	五〇七
止齋題跋二卷	宋	陳傅良撰	津逮	五四九
水心題跋一卷	宋	葉適撰	津逮	五五五
西山題跋三卷	宋	真德秀撰	津逮	五六一
後村題跋四卷	宋	劉克莊撰	津逮	五七七
文山題跋一卷	宋	文天祥撰	津逮	六〇二
石門題跋二卷	宋	釋德洪撰	津逮	六〇九

遺山題跋一卷	金	元好問撰	奇晉	六二五
文待詔題跋二卷	明	文徵明撰	學海	六二九
寓意編一卷	明	都穆撰	學海	六三七
書畫史一卷	明	陳繼儒著	寶顏	六四〇
鈐山堂書畫記一卷	明	文嘉撰	知不足	六四三
七頌堂識小錄一卷	清	劉體仁撰	知不足	六五〇
好古堂家藏書畫記一卷附續記	清	姚際恆撰	讀畫	六五四
石渠隨筆八卷	清	阮元記	文選	六七〇
張憶娘簪花圖卷題詠一卷	清	江標輯	靈鷲	七〇四
董華亭書畫錄一卷	清	青孚山人編輯	靈鷲	七〇九





鼎錄并序

梁中書侍郎虞荔纂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牧貢九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撓之地圖其山川奇怪百物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國都桀有亂德禹遷于般載祀六百殷紂暴虐禹遷于周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及顯王姬德大衰鼎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於彭城大發徒出之不能得焉

金華山皇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像龍騰雲百神蟄獸滿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神率服復篆書三足
漢孝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銅金銀雜為之形若尾甕無足中元六年造其文曰五熟是滋君王膳之小篆書
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高四尺銅銀為之其形如甕有三足太始四年造其文曰登于泰山萬

鼎錄

壽無疆四海寧謚神鼎傳芳大篆書

元鼎元年汾陽得寶鼎即吾丘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為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紀靈圖未然之狀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此銘在底下又別有銘或浮或沉皆古文復篆此上古之鑄造也總有九枚

昭帝元平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高三尺受五斗刻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

腥傷小篆書三足

廢帝賀以天鳳六年登位廢為海昏侯鑄一小鼎貯酒其形若甕四足受二斗其文曰長滿上小篆書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五尺受四斗擬奉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三足小篆書又建章宮銅人主毛以為美祥作一金鼎埋之本宮
元帝初元二年鑄一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黃帝騰鼎小篆書

成帝綏和元年匈奴平鑄一鼎其文曰寇盜平黃河清八分書三足高五尺六寸

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貯酒高四尺三足其文曰群臣元日用醴鼎小篆書

平帝元始五年鑄一鼎受二斗其文曰藥鼎三足八分書

王莽建國元年鑄一大鼎高一丈其文曰建國鼎莽自書埋之漸臺又作一鼎其文曰君臣之鼎並小篆書三足

後漢光武建元元年鑄一鼎其文曰定天下萬

物伏小篆書三足高九尺

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於洛水高六尺其文曰蛟龍伏大篆書三足又鑄一鼎於穀水高五尺其文曰穀洛小篆書四足
章帝元和二年於北嶽鑄一鼎高四尺無足其文曰鎮地鼎小篆書
安帝延光四年鑄一鼎於少室山其文曰承露鼎小篆書四足
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魚鼎高四尺三足

靈帝嘉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其文曰儒鼎古書三足

漢官儀曰開陽門夜直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曰柱鼎一足如馬蹄
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鼎埋之內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沉於永安水中紀行軍奇變又於成都武擔山埋一鼎名曰受禪鼎又埋一鼎於劍口山名曰劍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迹又時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像龍形沉水中

蜀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其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其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二尺

魏武帝鑄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能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於太子名曰孝鼎畫刻古來孝子姓名小篆書

文帝黃初元年鑄受禪鼎其文曰受祚鼎小篆書

明帝太和六年鑄一鼎三足名曰萬壽鼎小篆書

吳孫權黃武元年於彭蠡水沉一鼎其文曰百

神助陽侯伏三足大篆書又獵於樊山見一

姥問得何獸答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為

姥立廟并作一鼎文曰豹尾鼎

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

小篆書三足

孫皓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曆數八分書

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沉於瓜步江中無文

字鼎似龜形

宋王劉裕晉末初三年從秦中還紀功鑄一鼎

於九江其文曰沸秦洛伏大漢古篆書

宋文帝得鯁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鯁魚四足

順帝昇明元年有人於官亭湖得一鼎上有古

文洵漢二字

齊高祖諱道成於齊中池內見龍聞簫鼓音遂

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真書三足

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曰大通真

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並

簫于雲書又天監二年安豐得一角靈龜武

帝遂作一鼎投得龜處

陳武帝即位鑄一鼎文曰元勳鼎沉于湘江

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文曰忠烈常侍丁

初正書

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獨足古文大

篆書

荀況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

法大篆書四足

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

李斯為丞相鑄一鼎其文曰上丞相鼎埋於上

蔡東門

蕭何為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

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張陵在雲臺山得仙作一鼎寫丹經理於雲臺

山下

車千秋為丞相鑄一鼎文曰車丞相鼎八分書

司馬遷字子長南遊探禹穴作一鼎而小記年

月日埋之秦望山

黃霸為潁川守神雀集遂刻鼎記之

孔光拜丞相鑄一鼎文曰丞相博山侯大篆書

王商為單于所畏遂令鑄一鼎刻記其功如勸

功臣

楊震為太尉作一鼎其文曰太尉鼎古隸書

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八分書

陳太丘鑄一鼎藏于隱山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器之允自鑄一鼎曰

千里八分書

王仲子為太司徒鑄一鼎其文曰司徒鼎大篆

書

王朗為司空鑄一鼎其文曰司空鼎複篆書

董卓為太師鑄一鼎其文曰太師鼎古隸書

蔡伯喈為侍中封高陽侯作一鼎記漢家曆數

邕自書藏于泰山

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於漢川其

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之未安水中皆

大篆書又於玄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

並無文時亮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者故鎮

之

鍾繇魏文帝賜五熟鼎

吳顧邕鑄一鼎文曰顧元凱之鼎八分書三足

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紀功其文曰破備鼎

孔愉獲龜放之遂作一鼎刻其文曰孔敬康鼎

沉之於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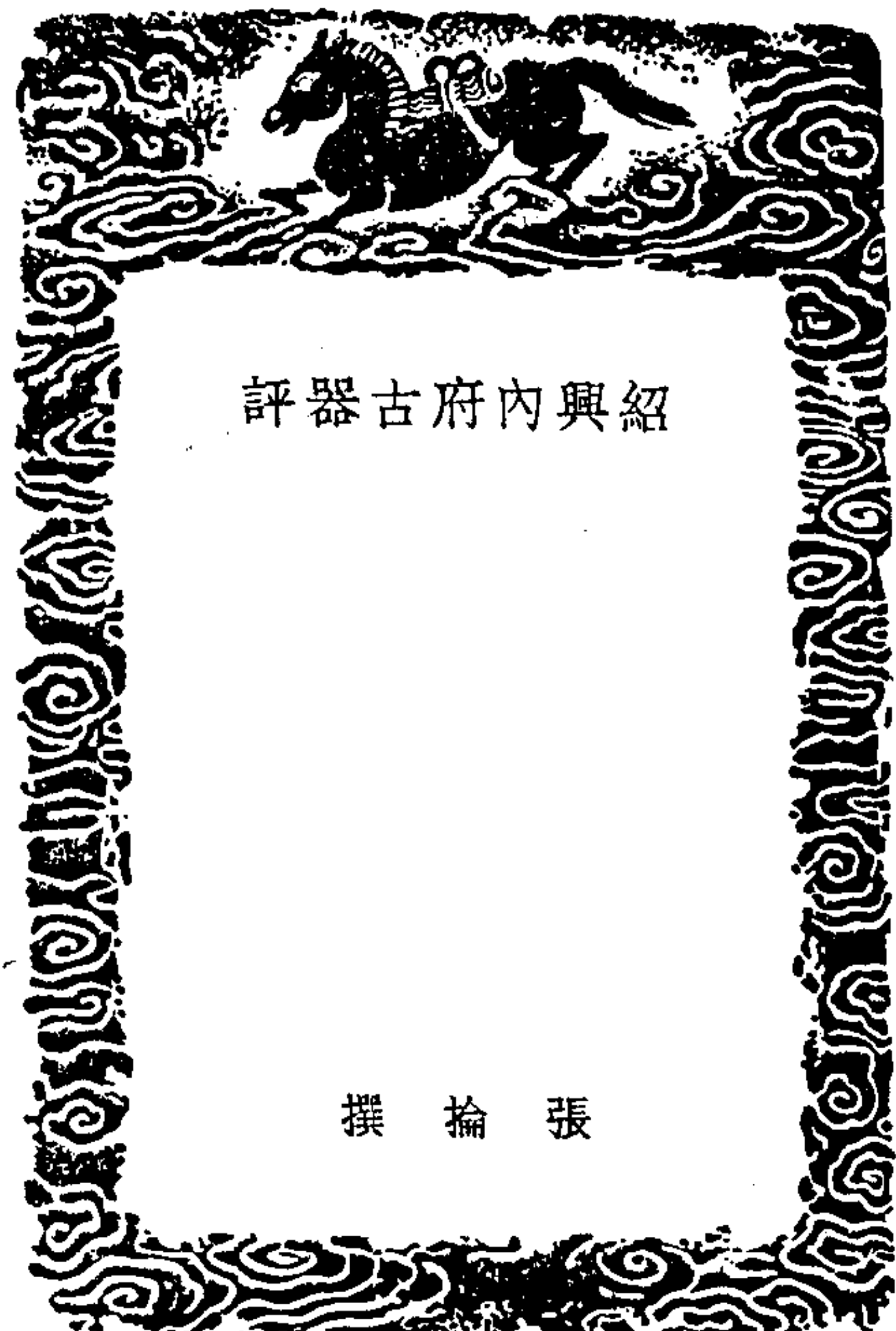
張衡制地動圖記之於鼎沉于西鄂水中

王羲之於九江作書鼎高五尺四面周匝書遍

刻之沉於水中真隸書

鼎錄畢

右庶務鼎錄一卷按東觀漢記江表鼎錄卷第卅九之鼎在伯夏堂見何遜春秋左傳有鼎事
鼎錄除為卅中是為六朝文人隸事之始茲錄所錄鼎事凡七十有二而前三五事古帝王鼎後
二十七事卿大夫鼎又與國氏刀劍錄例略同此二序俱不載隋經籍志唐初八項書於鼎與刀劍
亦未見稱引至宋吳淑事類賦始於鼎事引國錄十二條鼎事引國錄十一條文亦互有詳略不必備改
惟最書元本第一條云金華山皇帝作一鼎皇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黃帝
事莫有先於此者而鼎所自錄此始矣則又不知此所指果即黃帝否也鼎錄事類賦故仍因之以俟知
者故上主誤識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上

張掄 才甫

商婦康鬲 銘七字

束者莫知其為誰曰子孫婦則言承祖考之祀者固在乎子孫而婦之從夫亦當相其祀事耳故采蘇之美夫人采蘋之詠大夫妻皆莫不以祭祀為先焉甲庚丁者紀其日也商之辭略故止言日而不言辰至周則見于銘載者如尊曰丁丑彝曰巳酉蓋又兼辰而言之矣

周文王鼎 銘七字

古文多以形聲假借如鄒作許咎作皐繆作穆之類不可殫舉知此則以鹵為魯蓋無可疑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克商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以是推之則此器乃周公所作以祭文王者也此鼎也而謂

紹興內府古器評

之尊彝舉禮器之總名而已

漢臯尊 無銘

詩人以水辟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臯之為物出入于水而不溺以況則習於禮者也飲酒者苟能以禮自防豈有沉湎敗德之患乎臯尊之設其意如此

周單癸卣 蓋與器銘共五十八字

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卿士其族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於經傳豈亦斯人之族與宣和博古圖載單從舟單從盂之類皆有單景字必一時物也

商飲姬鬲 銘五字

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諡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此曰飲姬者蓋其氏族也如以緜公之諡為言則曰緜女以娥國為言則曰有娥氏之女以姜姓為言則曰孟姜皆其類也

周父戊甗 銘八字

前三字漫滅不可復辯後曰作父戊尊彝世人但知十干為商之號故凡彝器有曰父甲父乙之類者皆為商器誤矣要在識其製作則雖無銘載三代固已判然是器既曰父戊疑若商君之號且純素無文鬱有尚質之風儻不以製作攷安知其為周物也

周公卣 蓋與器銘共十字

紹興內府古器評 卷上

紹興內府古器評 卷上

古之彝器銘載不一或但紀其壽而不言氏族姓名者如周窹卣曰伯作窹尊彝此器曰公作窹尊彝是也觀其紋縷華縟爛然溢目非成周文備之時疇能臻此精妙耶

商立戈鼎 銘一字

戈有傷物之意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或立之或橫之皆所以存乎戒也

商父乙敦蓋 銘五字

上為孫形中畫為兩册下言父乙古者人君錫有功彰有德必有册命以書之故商之彝器凡著此象者皆所以紀君命也

商祖庚爵 銘二字

祖庚商號也博古圖載庚口之字作兩又有庚爵作凡與此庚字形皆不同蓋世之相去先後故字畫亦因時而為損益耳

商若癸鼎 銘八字

若者作器之人也旁畫旗旆書功太常之義也兩手執物著薦獻也布癸丁甲乙於四隅紀其日也中作子字明子職也商人制字類取諸物以為形象蓋書法未備故耳

商父丁舉卣 蓋與器銘共六字

器之名舉者多矣類皆取獻酬而舉之之義若父丁則商號也是器文鏤簡古有尚質之風其商人之為乎

商子鼎 銘一字

歷考諸器款識有曰子有曰孫有曰子子孫孫者雖詳略不同然要之皆欲傳之後世相承寤用俾無失隆之意也

商持刀父癸彝

父癸者成湯之父號也于父癸而言孫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耳兩手持刀以明割牲之意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彼血骨凡以此

辛父辛卣

蓋與器銘共八字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錫晉文侯曰用賚一柅鬯一卣繼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今此器銘象三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者豈非紀君賜耶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復以貝銘之者是非象矢之義也商父乙鼎曰賜賚貝殆與此同意父辛則指其人而已

周亞乳彝

銘二字

古之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藏主之石室耳

周山雷爵

無銘

是器兩面作饗餐而間以雲雷上為山形以牛首為三足純素柱上復以雲氣為飾雖無銘載真周物也

周祖已爵

銘二字

按商之君有所謂雍已者故凡曰父已祖已者皆

商器也是器文鏤制作皆出於周而銘曰祖已何耶既不載於經傳殆有不可得而考者

商祖丁盃

蓋與器銘共十二字

瞿不見于經傳而商有瞿父鼎亦作兩目相竝商祖丁卣銘載與此毫髮無異豈皆一時所作耶祖丁者商君之號也中為犧形取犧牲享食之義蓋盃為調味之器數耳下為兩册所以言册命也古者人君錫有功必為册書以命之故康王命畢公而曰册畢周人有內史册命之臣然册之為字說文作𠔁雖册意備其要之終不若商畫為純古也

周麗尊

蓋與器銘共十二字

按宣和博古圖有麗敦其銘款與此無異惟彼曰王既命汝而此曰王尊命汝彼曰寤尊敦此曰寤尊彝所不同者二字耳為一時所作無疑其間辭意與商周雅頌之文相為表裏揚雄所謂周書噩噩耳殆有見於此也其詳已具麗敦茲不復云

商持刀祖乙卣

蓋與器銘共十四字

先王之事親於羞齎則執鸞刀於舞則執干戚凡於祭祀未嘗不親執其勞以示孝子竭力從事之意此商之彝器所以多作子象以持刀者殆謂是歟祖乙則河豈甲之子也

周召父彝

銘七字

召父則召公奭也召公奭時去商為未遠□□□□簡設飾不繁制作有商之餘風焉

商山花尊

是尊狀頗類觚上作山形通體為□□饗餐宛轉相間設飾甚華而氣韻極古真商盛時物也

商尊

銘一字

銘一字不可識商人制字大抵多取諸物以為形故間有不能以偏旁辯者蓋書法尚未備耳若此之類皆闕疑以待博識君子云

商人辛尊

銘三字

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商君之號見於他器者不過曰祖辛父辛而已而此獨曰人辛何也商器銘文簡略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於考正前代遺事其失常在於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穿鑿哉

周犧尊

犧象之制尚矣或著紋鏤或形於蓋耳未有若此比者是器兩牛首相背屈角偃蹇徧體如鱗其狀可駭膊間各蟠一虺口拱起於兩牛首之間積歲土蝕幾無銅色而脆缺不任手觸是必宗廟之器所謂犧尊者籛文縟采粲然如此宜歸之周也

商父癸尊

銘三字

干者武舞所執也干盾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人以爲舞樂在商之時號癸者惟成湯之父故商物銘癸者皆歸之主癸然則用武於癸廟宜以其子之所有而薦之也

商子爵 銘五字

商之彝器以子銘之者為多然其說不過有二一則傳子孫之義一則著國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周鐘 銘二十字

欵識字形頗類博古圖所載周蛟篆鍾而此又奇怪不可識然考其制作當是周物無疑

商父庚觚 銘二字

按商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必出于是說文云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尙字與商庚鼎尙字筆法小異然皆彷彿有垂實之形古篆取象命意之妙如此

周單從盃 銘二字

昔叔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與今周其與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為姓單自襄公至穆公凡六世世有明德所謂景者豈其族類哉

商父乙觚 銘三字

亞之為義或至於獻或主於器又曰凡器之有亞形者皆為廟器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父乙則商君之號商人以此銘器者多矣固可以類推也

周窳鬲 銘十三字

是器不著名氏但紀歲月設飾無華藻唯作直紋上下通貫而已制作純古有商之餘風焉

商持刀父已鼎 銘三字

商器銘載多持五兵非著伐功則明子職著伐功

紹興內府古器評

則如樂之武舞是也明子職則如羞齊則執斃刀是也父已則雍已耳

周四山饗饗觚 二

右二器純綠之下拱以四山而兩面則為饗饗間以雷紋中又為四夔制作無小異但一則色幾渥赭一則黧如鉛色為不同耳

周夔 二

右二器一則純綠與足皆為雷紋饗饗一則偏體作雷紋盤夔設飾雖不同然其為戒貪則一也

商橫戈父癸鼎 銘四字

按父癸商號也而或者以為禹後常有戈氏遂以戈為姓今考斯器飾以橫戈銘以父癸則所謂戈者非禹後之戈氏明矣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甗有立戈甗於尊有立戈癸尊於卣則有執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其取為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古人託意茲亦深矣

周季姬鬲 銘六字

昔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之妹亦曰季姬而文公母乃翟狐氏之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焉夫鬲之於鼎雖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修異饌必以鼎至於烹常任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

紹興內府古器評 卷上

三三

盛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鼎新而鬲特言其器而無斯義焉奉祭祀者夫人之職此以季姬自銘蓋其職歟

周淮父卣 器與蓋銘共 八十二字

索諸經傳悉無穆與淮父戈則如詩言遣戈役之戈謂穆從淮父以戈役於古也按曲禮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此曰文考者蓋追享之器耳夫卣非燕享之物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鬯也且君錫臣以秬鬯之裸其始則盛於卣其終則裸於彝所以求神於陰也曰日乙者舉其日之吉也亦猶大夫始鼎曰日己窳鼎文考尊曰日癸尊彝之類舉日之吉者所以嚴其事也

商木觚 銘一字

昔之作詩者嘗借仁於樛木而王安石以木為仁類則木者仁也觚爵飲器而取象如此蓋嘗禘與鄉射與夫燕享之間未嘗不以仁為主耳先王創一器必有名指必有戒以為敗德者莫若酒而觚有孤義故制觚者所以戒其敗德而孤歟

周虎竿

是器鑿端有虎首之狀三足若鬲而銳雷紋飾其兩住三面著以饗饗鼎彝之屬致飾無所不用而此用虎者虎於五德為義於五行為金與義皆主乎剛而有斷所以制於酒也或曰竿為商器而周亦謂之竿何也蓋成周之時禮樂廢事襲周四

代之制則又豈特用商一代之器而已耶

商祖辛尊 銘十一字

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自微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癸此器文鏤純簡沁並黠漬而間以赭花爛斑知其所以為商物又豈待考其銘欵而後辯邪

商虎乳癸 銘一字亞形
內著虎象

是器銘一字亞形內著虎象周身皆飾以乳乳有見於致養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藥用虎癸以為追享之器蓋亦取其義之至耳亞形所以象廟室宗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為廟中藏主石室是也故作圈若亞形者皆廟器也古人尚象豈無意哉

周季婦鼎 銘四十九字

昔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也說文以林屬於山為麓則徙於楚麓者豈謂其山之林麓耶王欲徙楚先命小臣麥往見以相其居王至於居復遣錫貝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婦者按說文婦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叔妘而韋昭以妘為妘姓之女則婦乃其妃也曰季者則又如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則有齊季女皆指其序而言之爾

商合孫比爵

是器銘著形為兩生子子孫孫詩人必重言之者示所傳無窮之意也古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而傳守不失合孫之意良有以哉

商父庚爵 銘二字

按商紀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是又曰父者以明子為父作於祭祀燕享之間著庚以正其名耳

周南中宮鼎 銘三十九字
字三器

三鼎欵識後二器皆同前一器則異而形模製作大略相似以南宮為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其曰中者恐其名耳

商癸鼎 銘一字

按今篆法癸之字從四艸而此癸則一艸而三包蓋祭於方為北於時為冬與丑相次萬物至此紐而未達艸者少而包者多所以為癸焉此河圖洛書之遺意而書畫之法猶未分也歷觀商周之器或古色凝綠或綠花萍綴或赭暈爛斑或土漬黯沁而此鼎獨燦然若精金紋作龍虎殊為美觀是商以前物豈班固所謂洛修貢兮川効珍吐金景兮歛浮雲竊鼎現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者耶

商舉已卣 器與蓋銘
共四字

以舉銘器者多矣在彝則有已舉而尊之銘則有中舉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銘亦曰已舉以是知

舉者非特是卣蓋舉之字從手從與以手致而與人之義藝也尊也爵也卣也因獻酬而舉之故皆銘曰舉如杜舉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是也巳則商之雍已焉

商瞿父鼎 銘二字

商器以父銘者多矣而瞿者質諸經傳訖無所見固未易以名氏考也然與商瞿祖丁卣皆作兩目相並正與此同當是一時之制也

商淵卣

是卣文飾銘載與商卦象卣無異所別者器之大小銘之從橫無耳與提梁耳當是一時所作也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奇以象乎陽偶以象乎陰一陰一陽而乾坤之道備矣是銘也外爻皆奇乾之象也實其外而虛其中器之象也凡奇偶之畫其數皆八揚雄所謂一方三州三部一家者豈出於此乎

商賈耳弓壺 銘一字
作弓形

按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則知古之射也未嘗不飲而壺者酒之下尊也非特為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銘之以弓意謂是歟觀其兩耳通貫可繫以挈制作渾厚而文飾精緻蓋商盛時物耶

商亞虎父丁鼎 銘四字亞形
內著虎象

商以丁為號者六而此曰父丁者未知其為何丁也亞者廟室之象故凡著此象者皆廟器曰虎取其義而已矣如司尊彝用虎以為追享之器則虎之為義其或取於此歟

周伯尊 銘六

按寶器以伯為名者多矣尊敦彝舟爵皆伯伯作之銘觀古人或以伯為諡或以伯為名或以伯仲第其叙或以侯伯列其爵所稱非一而此曰伯者殆未可以私智決也然是器乃尊而識曰作窳彝何也蓋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為貴者耳

商卣

是器蓋於純緣及足皆作夔龍而以雷紋間之制作典古真商物也夔一足山林之異獸一名神魑古人作字以象其手足蓋所以防其為害也提梁作綯紐狀則又有繫維之意取象設飾良有以哉

商祖戊尊 銘五字

按商九世君曰大戊蓋雍已之弟仲丁之父也雍已時商道已衰至大戊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此尊為大戊作祖者因其孫而言之也商之銘識未鑿于世俗之習故位置或左或右點畫或繁或省如以白為祖嗣為尊之類殆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周車尊 銘一字為

紹興內府古器評

車軼則致敗而酒之流足以敗德器以載銘銘以立義視其器而求其義則知古人所以制作豈徒然哉是器以犧首為耳為鼻腹著饗養下作垂花蟲鏤隱起間錯雲雷與宣和博古所載犧首尊大略相似實周器也

距生敦 銘十

距者恐其姓也如曰距仲作窳簠距伯作旅區則又知其為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幹敦曰屈生龍生鼎曰龍生之類歟

商父己角 銘三字父己上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已此曰父己者則是子銘其父之祀器也然繼雍已者弟大戊也而曰父者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夫男子生桑弧蓬矢亦以射天地四方蓋以示先有志於其所事大戊之世商道復興諸侯歸之號稱中宗則器之設飾良有以哉

周言鼎 銘一字

在易之頤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夫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蓋言語之出也可以興邦又可以喪邦不可不謹飲食之入也能養人又能害人不可不節也古人觀象玩辭舉斯二者併寓意於烹飪之器既已形諸饗養又復銘之曰言則所以戒之之意可謂至矣

商兄癸卣 銘與蓋銘

紹興內府古器評 卷上

按癸者成湯父號而此曰兄癸者當是其弟為兄作也取兄弟相承之義故曰兄癸商之銘款或稱祖若祖戊尊祖丙爵之類或稱父若父癸鼎父丁爵之類或稱兄若兄丁尊與此卣之類辭之雖不同要之皆祀其先王之器也畫作鬲形者鬲空三足氣由是通上下則用鬲識氣凡欲交通而無間耳鬲之取象於父己尊作罕而此則作亞是皆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商父己卣 銘三字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已此曰父己則是其子銘其父之器也又曰見者豈記禮者所謂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者耶商人號為尊神於祭祀曲致其盡而銘者所以立義考其銘而求其義則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不待較而後可知矣

周已酉方彝 銘七字

按爾雅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此周器而曰祀何也武王克商箕子作洪範亦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說者以為不忘本今觀是器形模方正文鏤華好而中藏簡古意尚有商之遺風豈去商未遠而作銘者亦知所謂不忍忘本者耶

商已孫敦 銘二字

按商十世君曰雍已故凡言已者皆雍已也此曰已孫者有以見其孫之所作耳孫可以為王父尸

則又知其為祭享之用商之銘文言簡而易備大率如此是器足與純緣周以夔龍又著兩螭以聳其耳通腹列饗養之形文鏤形質悉與丁巳敦同但欵識欠一丁字耳當是一時物也

商父乙甗

銘三

按商以乙為號者六曰報乙曰天乙曰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太乙而此曰父乙者未知其決為何乙也然必子為父作以追享之耳舉則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義蓋亦示用之於父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製作文鏤與商父已甗殊相類其為商無疑

周觚稜壺

古者用壺亞於尊彝為用雖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燕禮與大射卿大夫所用之器以示為臣者有直方之義故耳觀其古色凝碧觚稜四出腹著饗養間已夔龍郁郁之文粲然溢目真周物也

周繡女鼎

銘二

按繡索諸經傳訖無可考獨於繡鼎蓋有銘曰宋公繡作餼鼎以是推之其為周物無疑而曰女者蓋言繡之女作是器以享於考如商女乙觚之類是也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知女亦預祀事也

周尊

銘一

四七

卷上

四八

是器純緣皆素腹足被饗養之飾與雷紋相間錯形製文鏤頗類周饗養大尊而又銅色漬染如藍田古玉非久於潛壤者不能如此宜乎為周物也

商亞父癸觶

銘四

主則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為成湯亞乃藏主廟室之形以是推之此觶為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夫觶在飲器中雖所取最寡而昔人于此防其沉湎猶以饗養示其訓則知列鼎盛饌未嘗不有戒心此亦防微之意焉

商提梁兕

器與蓋銘共六字一字未詳餘作兩兕形

昔人嘗取兕角以為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經圖贊曰皮克武備角照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是器提梁為綱紐蓋與純緣之外飾以雷紋環以連珠規模文鏤頗類商父舉自而又通體皆作赭色級以綠花在商器尤為美觀者也

周尹鼎

銘六

是器乃尹休高對揚君命而作父丙窳尊彝也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又曰辰在庚申言旁者如書所謂旁死魄是也庚申則又指其日辰矣又曰尹其亘萬年愛乃永則愛當讀作壽古人借用字或如此觀其銅色黧黑間以赭暈爛斑古意可愛非三代無此物也

秦鍾

銘十

是器字畫皆作鸞鶴蛟螭之形頗類周蛟篆鍾銘多有不可辯識角比周制短而無旋且無鉦鼓枚篆之飾形製若鐸而絕小按周鳧氏所鑄有所謂大鍾有所謂小鍾爾雅謂大鍾曰鏞中曰剽小曰棧而不言其量數樂律所有之數由是觀之此鍾豈棧之屬歟

商彝

是器純緣圈足皆作雷紋與夔龍相踈蹙夫夔龍之起蟄必以雷而雷之興苟非其時則為害矣彝者法也著之於文飾亦法之所在焉觀其銅色黧泌文鏤簡古雖無銘識可考要之非商人不能辨也

商夔龍彝

是器純緣間及圈足皆作夔龍相環若循走之狀說文謂夔神虺也如龍一足蓋殘物之獸著之於器將以防患耳觀其文飾甚簡而制作典古渾厚固不待較其銘載然後知其為商物也

周彝

是器純麗之質朴而不雕土花沁暈紅綠相間殊為美觀雖曰周器尚有商之遺風焉

商乳彝

是器通體皆作雷紋純緣及足飾以夔龍而腹間有乳環之制作精妙文質彬彬真商盛時物也夫乳所以養人者也過則失所養矣故又著夔龍以

紹興內府古器評

卷上

五三

戒其貪雷則取其動作以時而已舉一器而衆理備古人取象於物之意豈不美哉

周蟠夔夔

是器兩旁作四夔蟠屈之狀間以雷紋足間亦作夔龍飾之制作奇古土花青紫爛斑非周全盛時不能有此夫夔獸之殘物者也今蟠而不伸則所謂禽獸可係羈而遊蓋盛德之事也夔之爲器所以享神于宗廟非盛德成功無以享也由是觀之先王取象命意豈徒爲文飾而已哉

商子孫父辛彝

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廩辛而此言父辛者未必其決爲何辛也曰祈子孫則貽厥子孫之義歷觀古之彝器多以子孫名之豈以其承祖考之祀者有在於是乎

周獸足鼎

是器耳腹純素緣與足皆作獸形素以示其朴獸以戒其貪鼎之爲象盡於此矣觀其制作頗與周獸緣素腹鼎相類其爲周物無疑

周鼎

是器銘載雖未詳然觀其制作渾厚略不加文鏤之飾雖曰周器頗有商之遺法豈去商未遠餘風尚未泯耶不然何以純素如此

周叔液鼎

叔液者索書諸經傳訖無可考惟周之八士有叔

紹興內府古器評

夜焉豈其族歟曰饋鼎者如飼鼎餽鼎之類古人於器用所寓各有攸當饋則取滌飯之意焉是器耳作當形純緣飾以立螭首作蹄狀形制篆錢皆周物也

商父已鼎

是器銘三字一字作禾形二字作父已歷觀商器類取諸物形似以爲銘識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故耳禾有養人之實凡取以爲飾者當以是爲義父則商之雍已也

商象形饗發鼎

商之器銘多取象於物故有爲蠶形魚形之類於鼎者爲犧形兕形之類於自者爲龍形之類於觚者爲雌形之類於尊者雖曰書畫未分固應如此然古人取象命意莫不有理非徒爲也

周南宮鬲

古之器銘以萬年子子孫孫永寤用爲辭者比比皆是也蓋昔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且欲傳守不失故以子孫爲丁寧耳是鬲也而曰尊者與尊鼎尊彝尊敦同意觀其制作文鏤殆與周仲父鬲相似其爲周物無疑

商齊鬲

古者殆字則曰伯仲叔季及其德劬則又稱父焉其曰作齊鬲者蓋於祭祀之齊而用之耳周帛女鬲亦曰齊鬲豈效法于此乎

紹興內府古器評

是器脰足飾以雲雷饗發紋鏤簡古色若蒼玉兩耳通貫上下可繫以掣考其制作非周人不能爲也

周貫耳壺

是器脰足飾以雲雷饗發紋鏤簡古色若蒼玉兩耳通貫上下可繫以掣考其制作非周人不能爲也

周饗發立戈壺

上古彝器著以五兵者往往有之其意固可以類推也鳥性至孝而反哺之德豈用宗廟之器所以致孝享歟觀其文鏤精緻通體作雷紋饗發實爲周物而規模制作頗類商弓壺殆有所祖述耳

周方壺

古者用壺亞於尊彝爲用則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是器銅色紅綠間錯蟲鏤如古玉劔瑣郁郁之文粲然溢目必周之精工所爲也

周壺

是器色幾渥赭而綠花洋綴純緣及足皆作雷紋文飾簡易鬱有古風周初器也

周虢叔鬲

按春秋左氏傳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然則虢叔蓋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虢以言其國叔以言其字耳

周宰辟父敦

按晉有公子周是爲悼公此曰周者必悼公也悼公文襄之後故有用作文考之辭古者錫有功則必紀於彝器且以告於家廟如柶鬯一旨告於文

人是也故敦之銘亦曰用養乃祖考者謂此

周父癸尊銘六

按太公呂望實封於齊其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哀公臣然則是器之作其在哀公之時歟且銘者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後世者也故於父癸而言子者亦自名之而已

周季姬敦銘十

按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妹亦曰季姬而文母乃翟狐氏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也

周犧首鬯銘二

二器皆以犧首為耳為鼻制作亦略相類唯大小色澤有異耳蓋周物也

周刺公敦銘二十

刺公雖不載於經傳然考諸彝器則有刺祖乙伯見於虺敦之銘按太公望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是以推之刺公必乙公族也曰用享用孝則又知其為宗廟之器耳

周獸耳鬯銘二

是器形方而微匾與他彝異文饒簡古制作去商未遠必周初物也

周寶敦銘二

是器敦也而識曰作寶彝蓋先王之於器用未有

不以常法為貴耳觀其制作精巧文饒精華非周盛時不能有此也

周孟皇父匱銘六

昔魯威公之後折為三族曰仲孫叔孫季孫仲孫於三威氏為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出也故春秋每書仲孫則傳必謂之孟如昭公九年仲孫獲如齊而傳謂之孟僖子如齊之類是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而姓則姬也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而釋者謂皇父字也此曰皇父亦豈孟之字歟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下

張掄 才甫

商祖癸鼎銘七

按癸者成湯之父號此曰祖癸有以見其孫之所作耳是器口圓而體方四稜屹然制度與他尊特異皆商盛時物也

周雷紋饗餐觚銘二

二器腹與足皆飾以雷紋饗餐所異者前一器古色凝綠後一器土花黯漬耳觚之為器戒心已默寓其名復以饗餐為飾則又欲懲其貪婪而將之以德也

周蔑敦銘九

按宣和博古所載銘十有一字敦上彷彿是蔑字今此器乃少於前兩字何也楚之君有霄敖若敖杜敖而其名官亦曰莫敖所謂蔑敖者殆出於此耶

周父乙敦銘六

世人但知十干為商號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如周召公尊曰王大召公之族作父乙竊尊彝而謂之商器可乎蓋父者所以尊稱乙者乃其名耳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然則此言父乙者豈癸公為其家廟而非耶

周乙父鼎銘五

按成湯字天乙後世以乙為氏鼎是周器也而謂

之乙父者豈其苗裔尚存為家廟而作耶然則乙其氏也父則德劬之稱也與父乙異矣

商冀父辛卣銘七

冀者國名唐虞之都也昔人受封于此後世采食於所封之地故復以為氏父辛商君之號也旅彝者旅以言其衆實其非一器耳如鉅伯旅匱叔作旅匱之類是也作匱若亞形者所以象廟室則又知其為宗廟之器矣

周饗發敦

夫敦之名見於虞氏之時而特無其制至周兼用四代之禮而敦亦不廢然而時不相襲故器形類皆不一此器圈足而下連方座通體飾以饗發足有著以夔龍考其制作皆周物也

周舉已尊銘一

器之銘舉者多矣蓋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意則知用之於宗廟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脰拱四山自腹而下飾以雷紋饗發其周器也

商父已解銘五

父已者商之雍已也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父以明其子者而止言子以昭其皇考者唯此器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又言其孫特與他器不類何哉蓋古人不相沿襲自為一家之語雖詳略不同然究其義則一耳

紹興內府古器評

商父丁尊

父丁商號也商尚簡嚴故其文一二言而足是器純足皆素當其中為從理兩端飾以夔龍土花紅綠點綴古意可愛非商無此物也

商父辛彝銘五

辛者商君之號也亞者廟室之形也既曰父辛有以見致孝享于廟明子職矣而又曰子孫者蓋欲貽厥子孫俾傳守不失耳古人制作豈徒然哉是器色備衆彩爛若古錦非智巧所能到在商器中特為觀美者也

周鉅生敦銘一

鉅生者恐其姓也如曰鉅仲作竊簋鉅伯作旅匱則又知其為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幹敦曰屈生龍生鼎曰龍生之類考二器銘載制度文鏤略無少異當是一時所作也

周仲丁壺銘一

按周有召伯召虎最為著姓此曰召仲丁父豈其苗裔乎壺字小篆作壺上為蓋中為耳下為足皆象形也今此壺字作壺體類大篆文省而意足尤為奇古二器雖形制圓區或異銘識詳略之不同然作器之人則一也

商雷紋觚

此器純綠不加文鏤腹足間飾以雷紋饗發觚為飲器故取象制義皆存乎戒雖無銘款以考世代

紹興內府古器評

然制作淳古非商無此物也

商旗孫觚銘三

是器銘三字為二孫聯比之狀前一孫則執旗焉夫銘之以二孫者蓋與所謂子子孫孫同意示所傳無窮也周禮司勳凡有功則書於王之太常此作旗者豈亦取太常之義以昭其功耶

周蟠虬觚

是器肩腹之間為絢紐糾結之狀間以蟠虬形模典雅可愛雖無銘識可求要之非周文物盛時不能有也

周束竿銘二字

夫亞者乃藏主石室之形束則有所未喻然商婦庚曰束子孫婦甲庚丁周乙酉方彝亦有束字見於銘識之末豈皆其氏耶是器純素典古綠花可愛雖曰周物而有商之遺風焉

周父乙甗銘七

父乙則言其父名乙以明子為父作耳曰彝則謂其器可法非六彝之謂彝也是器文飾制作與商甗相類加以銅色黧漬間以紅綠殊為觀美必周初物也

周史卣銘一

史者言其官也有以史為氏族者因官而受氏也商卣亦有銘之曰史者其意殊類是邪是器通體作饗發雷紋設飾甚華而色若蒼玉蓋晚周精工

所製也

商父已尊 銘三

父已則商之雍也上一字作鬲形者蓋欲如鬲之炊氣上下交通而已古之酒器多取此以為識者皆此意也然字畫形象則有叮叮器之異唯其純質未鑿於世俗之習故或繁或簡乃所以為古耳

商虺解

是器制作朴質唯以虺飾其腰文鑲甚簡其商人之為乎

商夔龍解

是器腰足皆飾以夔夔食獸也解在飲器中所取最寡昔人猶以示戒蓋亦防微之意耳

商父已解 銘六

父已則商之雍已也凡人君錫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故康王命畢曰作冊畢周有內史冊命之臣此銘作兩冊者蓋所以紀君命耳商之彝器類多作此

商象形饗饗鼎 銘一字彷彿

商畫多取諸物以為形似如魚鼎以貝為魚蕙鼎以電為蕙之類皆是書法
饗食獸也自商至周凡為饗器者往往取以為飾所以示飲食之戒而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饗饗何哉

商龍鳳方尊

是器尊也而形模近類方壺制作純古其上為龍角虬然下卷四稜作鳳形編以黃目饗饗雲雷為飾在商器中文鏤增華蓋其盛時所作也

商執戈父癸解 銘四字上作孫形手執戈

商人作器多著戈象或立之或橫之至此乃執焉蓋戈者所以刺而傷物銘之於器既以戒其過而執之於手則又有持久不忘之意焉古人垂訓茲亦至矣父癸則商號也

周號叔鬲 銘八

按春秋左氏傳號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蓋文王之母弟而武王之叔父也封於西號今之弘農陝縣東南之號城是也然則是器為周物可知

周父已解 銘四

已則獨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為名故耳至周則有丁公伋乙公得癸公慈母於已則未之見焉是器素質純古雖曰周物而商之遺風猶未殄也

周簋 銘一

簋盛加膳蓋熟食用七之器也今禮圖所載則內方而外圓穴其中以實稻梁又刻木為之上作龜蓋制作之異乃是耶以是考之然後知禮家之學多出於漢儒臆度非古制也

周伯匱 銘四

古之彝器多有伯作之銘所謂伯者各耶謚耶伯仲之序耶侯伯之爵耶蓋未可執一而論之也是器足與純緣之下皆著饗饗文鏤簡古其為周物無疑

周伯吉父匱盤 銘一百三十三字

曰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既死霸則如書所謂旁死魄者是也曰從王首書勳績也曰錫馬駒軒紀君惠也曰敢不用命則卽刑載誓詞也伯吉父雖不見於傳記然考其銘識頗有周書誓誥之風豈周家有功之人賜作此器以昭其功耶

周犧尊

是器規樞甚大制作純古其上作兩犧突然而起通體飾以雷雲饗饗真周物也自漢儒釋犧為莎制器者遂至刻以鳳皇之象其形婆娑然曲從臆斷遷就其義今觀此器知漢儒為陋矣

周公命鼎 銘二十

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既死霸又曰公命既死霸者如書所謂哉生魄旁死魄之類是也曰叔則如號叔榮叔之類曰姜則如京姜孟姜之類是也雖字有不可識者然考其銘載參以制作其為周物無疑

周方鼎

紹興內府古器評

是器通體作夔龍饗餐之象間以雷紋足有垂花制作形模全與商亞父虎丁鼎相類但無款識耳殆亦周監商而有作焉

商伯申鼎

伯申索諸經傳訖無可考然觀其通體純素不加文鏤之飾制作朴古商世尚質其商人之為乎而又二器銘識皆同形模大率相似惟前器銅色凝綠後器土花黧漬為小異耳必一時所作之器也

商立戈父辛鼎

戈於五兵為利器有傷物之意焉商之彝器多著此象者蓋所以戒示也故於是有立戈爵立戈甗有立戈癸尊有立戈父癸卣之類皆與此同意父辛則商君之號也以是推之其為商物明矣

商父辛鼎

商之君以辛名者不一此曰父辛者蓋予為父口燕享之間著癸以正其名耳歷觀三代彝器款惟愈簡則愈古此夏商周之辨也是器銘款既簡世次可推加以文鏤精純色澤衆彩非周以前無此物也

商夔龍饗餐鼎

夫夔龍害物饗餐性貪併著於鼎所以示戒者至矣昔禹之治水非惟水之為治凡為民害者莫不夫去之及其已事則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知神姦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故雖有魑魅魍魎莫

能侵之今此鼎三面皆為夔龍饗餐之形豈做此乎

周孔紋鼎

二器形模制作皆無少異通體不加雕鏤惟飾以孔而已鼎烹飪之器乳所以養人者也制器尚象厥有旨哉

周節鼎

鼎烹飪之器銘之曰節者豈非示飲食之戒乎是鼎耳足純素純緣之下起六觚稜為三獸面以蟠夔雷紋為飾腹間又作垂花中著蟬紋蟲鏤精巧後世極鑄冶之功不能彷彿寔晚周良工所制也

周冊爵

說文謂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諸侯進受於王者也古之器多著此象豈皆當時受賜於君以昭其功者耶

周中鼎

中不知其為誰然按所藏彝器有曰南宮中鼎制作典古不加文飾與此鼎若出一手特形模方圓款識條簡有異耳以是考之所謂中者必南宮中也

周婦氏鼎

婦說文通作妘以謂祝融之後姓也今伯雖不載於傳記豈亦祝融之後姓歟畫以兩冊蓋冊命也亦猶康王命畢曰冊畢制器尚象其義如此

周孫父丁爵

夫世人但知十干為商君之號凡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按周之太公望再世而有丁公後世以為丁氏是爵周物也豈丁氏子孫為其家廟而作耶曰孫則又以言孝孫作之以奉其祖者耶

商父已爵

父已者雍已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已者弟大戊也而謂之子者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夫男子之生以桑觚蓬矢射天地四方今著以矢意其在茲乎

商父乙爵

商周之器類以尊彝銘之何哉蓋先王之意戒在於作淫巧要使其器可尊可法耳非六彝之謂也乙者商君之號又言父者所以明子職歟

商牛頭爵

是器以牛首為鑿夫牛之為物能興民功致民力出作入息而服畎畝之事先王之於物用所寓莫不有理瞿祖丁卣銘識作兩牛形亦此意也

周立戈爵

戈為兵器戡戮戰伐皆從之蓋有傷物之意爵雖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古爵悉為此狀者示酒戒也今又銘以著之則昔人謹微防患之意可謂切至矣

商孫爵銘一字曰孫

夫名者自名以稱揚其祖考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此特言孫以見意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又知其為祭祀之用耳是器通體純素不加文飾與商子孫已爵商已舉爵大略相似以類考之必商物也

商伯爵銘三字

夫所謂伯者其類不一分等之爵則有侯伯之伯建諸侯之國則有方伯連率之伯而又于謚于名于字于序皆可稱之古之彝器多銘以伯者必有一於此也

商提梁田鳳卣蓋與器銘共二字曰田

昔成王寧周公之功而賜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一卣詩書所謂秬鬯者蓋取其一稗二米芬香條達而田者案盛之所自出是卣銘之曰田豈追本而言耶

周蒯仲莫父敦銘十

蒯仲莫父不載於史至晉始有大夫蒯得漢有齊辯士蒯徹豈其苗裔乎

周乳鍾

考之周官鼂氏所以鎔範者有兩樂而為銃銃間則有干而鼓鈺舞與之相似次其上為衝角旋蟲以屬於簋而體備枚篆擁隧之飾此飾為環紐不作衝角較之周官制度固已小異矣然究其形模

參以宣和博古所載知其為周物也

周仲申敦銘二字

仲申經傳無所見而曰旅者蓋取其旅衆之義以明非一器也考諸彝器如甗曰旅甗匝曰旅匝簋曰旅簋彝曰旅彝義率如此但惜乎二器皆不見其口耳

漢麟瓶

此古僕御供給之器也左提右挈奔走奉承無滿溢之失古人制器良有旨哉麟之為物昔人取以為聖時之瑞以此飾器殆不徒設宣和博古圖云吏部尚書蘇頌言頃使虜於帳中嘗見之亦類此然則當時所鑄必非一器也

周帛女奩器與蓋銘共六字

帛女疑宮女之主繒帛者然考之周官自九嬪世婦之外所可見者司服縫人而已初無此名豈非自周之東典禮不存因其職而命之歟况奩者粧奩之具宜乎以帛女自銘也

周兕匣盤銘一字

是器銘文上為屋宇之狀而下作兕形與周兕敦欸識略無少異蓋宗廟之器也

周鳧盃銘一字作象形鳧字

是器銘一字作象形鳧字蓋之上亦以鳧為飾蓋鳧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則習于禮者也著之于調味之器所以示飲食必由於禮古人即器以寓

意即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乃如是耶

周甗

甗之為器其上則甑而無底其下則隔以通氣蓋炊物之具也此甗而銘之曰彝者非周官六彝之謂特以法度之所寓而有常耳

周虬紐鍾

是器銘文磨滅不可識故作旋螺之狀間以螭紋糾結交錯墜攏與舞之上亦如之不識衝角以虬為紐變古制也究其形模鑄冶之功非秦漢所能及其為周物又何疑焉

龍勺

按禮圖龍勺用挹六彝之鬱鬯以注於圭瓚者也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士大夫漆赤中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又明堂位曰夏侯氏以龍勺註云為龍頭今此勺漢物也考其制度與夫尺寸容量視禮圖所載迥出兩途豈去古既遠無所考証諸儒各起臆說浸失其傳耶良可慨歎

周樂司徒卣銘二十

周官六卿之職分總天地四時曰大司徒者實掌地事蓋六卿之一也此曰樂司徒則樂者姓也按樂出子姓宋戴公生公子衍字樂父後世子孫因以為氏又曰司徒子之象之子作旅卣則作是器者必司徒之孫也考其規模有鼻無足特異他卣當是卣之別耳

周官有司徒之名列子方氏其為大司兵者即其所事也五年之一也此曰鄭司兵則兵者姓也按此器銘云作卧刪軒字字書所不載其形制則鼎也字體與鄒字鍾則似蓋周末接戰國之物高尺有三分深八寸有半徑尺有三寸半容四十三升○此一段見秦太守家藏抄本似與周樂司徒自不合恐是別條姑存之簡端俟考

漢羊鐙

按說文錠謂之鐙張敞東宮舊事載銅鴨頭鐙之類則知漢人之鐙往往取象於物是器為羊形腦後作轉軸反背於首以承燈腹虛可以貯水創作巧妙非智者孰能真漢物也

熙寧中得於鳳翔蓋屋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二升銘十有二字曰仲父作尊高子子孫孫永寶用蓋仰以承燭羊鐙同制即羊鐙也其巧妙非漢氏孰能然哉奇物亦秦本所載

漢宜子孫鐙

嘗見漢鑑多以宜君公宜侯王宜子孫為銘正與詩所謂宜君宜王宜民宜人宜爾室家之類同意皆善頌之辭也是器彷彿龜形上設關紐反其背屹立以為鐙虛其腹容水以沃燼制作銘載真漢物也

漢辟邪爐

此薰爐也通體為辟邪形折其半為蓋反覆開闢

紹興內府古器評

之口鼻目皆通氣香之所從出也規模甚小可以置諸懷袖漢人制作之妙有足稱焉

漢摺鐙

是器形質純素無所取象分其蓋之半作轉軸之反於上以為燃膏之所其下則虛而有容可受以水漢人作鐙制度大率如此

周敦蓋銘九字

彝器銘載凡曰窳鼎窳尊窳彝窳敦之類而不銘功不載摺者皆自窳用之器耳此器既自窳用又欲遺之後世使子孫傳守之不失然則古人制器豈徒為觀美而已哉

按此敦與貞同制同文則知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器皆有是銘也邢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古考作祭器也宜榭者蓋宜王之廟也

周持刀窳彝銘五字

是器銘作孫象形而手執刀孫又疑為子字古之彝器多著此象蓋欲示孝子親職其勞以明割牲之意云耳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骨凡以是也古人之於祭祀致其盡者如此

漢小方壺

是器與宣和博古圖所載漢獸耳方壺相類惟大小不同無連環耳亦漢物也夫見於鼎之屬者則大曰鼐中曰鼎小曰鼐此壺也比他器為最小豈亦如鼐之有別耶

紹興內府古器評

商父舟爵銘二字

爵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先王之時凡誥戒於酒者無所不致其嚴蓋銘之以舟則豈無其義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譬之酒能成禮亦能敗德取象垂訓顧不美哉

漢六環獸耳壺

是器既以兩獸啣環以為耳又附四小環於脰與它器特異貴飾繁縟精麗可觀然氣韻非古殆漢工所造也

漢鳳壺

按熹平漢靈帝時年號也鳳之為物有其時則見非其時則隱故孔子嘗嘆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方是時漢祚已衰宜無此瑞而乃以此飾之於器則其思治可知矣

漢魚壺

魚麗之詩美萬物之盛多能備禮而魚之為物潛逃深眇難及於政至於盛多則王者之政成而薦享之禮備此器以魚為飾意其在是歟

漢獸耳圓壺八

八器雖形模大小有所不同然皆以獸為耳體圓而純素不設貴飾比商則實有餘比周則文不勝蓋亦體古而僅能形似焉漢去古未遠故也

漢獸耳方壺五

五器規模制度大抵相似惟精麗差不同耳古者

用壺亞於尊彝雖惟用則一而其制乃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卿大夫所用以其有直方之理故耳

漢提梁壺

是器通體純素不加文飾耳作獸口銜環復以連環為提色若碧玉氣韻甚古殆漢精工所為也

梁博山鑪

按中大通二年太歲庚戌梁武帝時也王仲達於史無傳莫能考其世系博山鑪不聞于前代惟張敞東宮故事云皇太子納妃具博山香鑪二豈始於此乎是器蓋為山形通氣於上下作螭虎仰首以承之復載以盤雖若甚巧然較之古制殆未可彷彿也

漢牛鼎研滴

是器為一牛形腹虛可以納水背出兩管為止水之具蓋研席間物也復有作龜形與蟾形之類者

制度雖不同其為用則一而已

漢雲雷壺

凡壺之制其別有二曰方曰圓也是器乃作十二稜與他壺特異大抵後人制器出於臆見務為新奇故不純乎古耳

漢雲螭壺

是器壺也徧體以螭為飾而蓋作電雲之狀仍間以螭穴其末可以通氣豈非香煙之所從出乎昔

人以奩為香氣者意有得於是也

漢素卮

卮之為器雖不載於六經然玉卮無當之語見于韓子而戰國策亦有画蛇賭酒卮之喻則知卮之所從來久矣

漢唾壺

唾壺不聞於前古獨世說載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而此乃漢器也豈晉以前已嘗有之但湮沒無傳耶

漢盤

按湯盤之銘曰德日新則知盤之為器其來尚矣古人用盤或以承觴或以授物雖為用不一然皆率鑄銅為之故見于史者若毛遂與楚定從奉銅盤歃血漢武作承露銅盤之類是也是器體圓而質素不加文飾考其制度其為漢物無疑

漢提梁小匱壺

是器設飾不一殊無三代制度太抵去古愈遠則愈為奇怪正如汗尊杯飲之後而繼之以大巧也

周淮父彝

穆與淮父之名不載於經傳成則詩言遣成役之成謂穆從淮父成役于古必地名也父死曰考此曰文考則追享之器耳曰乙則舉其日之吉所以嚴其事也

商父已爵

父已商君之號也是器銅色黧黑如鉛可見其埋瘞之久而花紋明白如印印泥非後世畢精覃思所能到也

商單從尊

單姓也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卿士其族有襄項獻靖穆公之類則知單者有出於此作從謂從器如品之有從也與所謂陪鼎者同意

周單父乙彝

單則叔向所謂周其再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為姓乙不特為商君之號而齊亦有乙公此曰乙者豈單氏之父祖乎

漢金銀錯弩機

是物金銀間錯細若絲縷漢宣帝贊以為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此弩機也不苟簡如此豈宜時物耶

漢慰斗

或曰刁斗非也刁斗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持以行如銅鍋而無緣此器頗與今之所謂慰斗者無異蓋伸帛之器耳故以慰斗名之

周壺

是器設飾絲縷蓋作四獸對峙蟲鏤精緻非周人孰能為之

商祖丙爵

丙者商君之號而商人銘器則又往往配以乃祖

乃父如父丁父乙與此祖丙之類是也弧矢者男子之事此為矢形於孫字之旁豈無意乎

商子孫已爵銘四字曰析子孫已

商君之號曰雍已凡銘曰已者皆雍已也析子孫乃貽厥子孫之義古之彝器多以子孫銘之豈以其承祖考之事者其在如是耶

商立戈父辛爵銘三字

商人銘器為立戈之形者多矣辛則商君之號也按士虞禮主婦洗足爵釋者謂有足無文是器純素略不加飾豈所謂足爵者歟

漢儀仗劍

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儀杖設劍意謂是歟薛燭論歐冶子之劍曰亦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乃知古劍通以銅錫為之其來尚矣

漢鎗

古之兵器不特以鐵為之蓋亦有銅錫者焉此鎗也精緻乃如許大抵古人凡作一器未嘗苟且故能傳之久遠使後人歎仰不可得而企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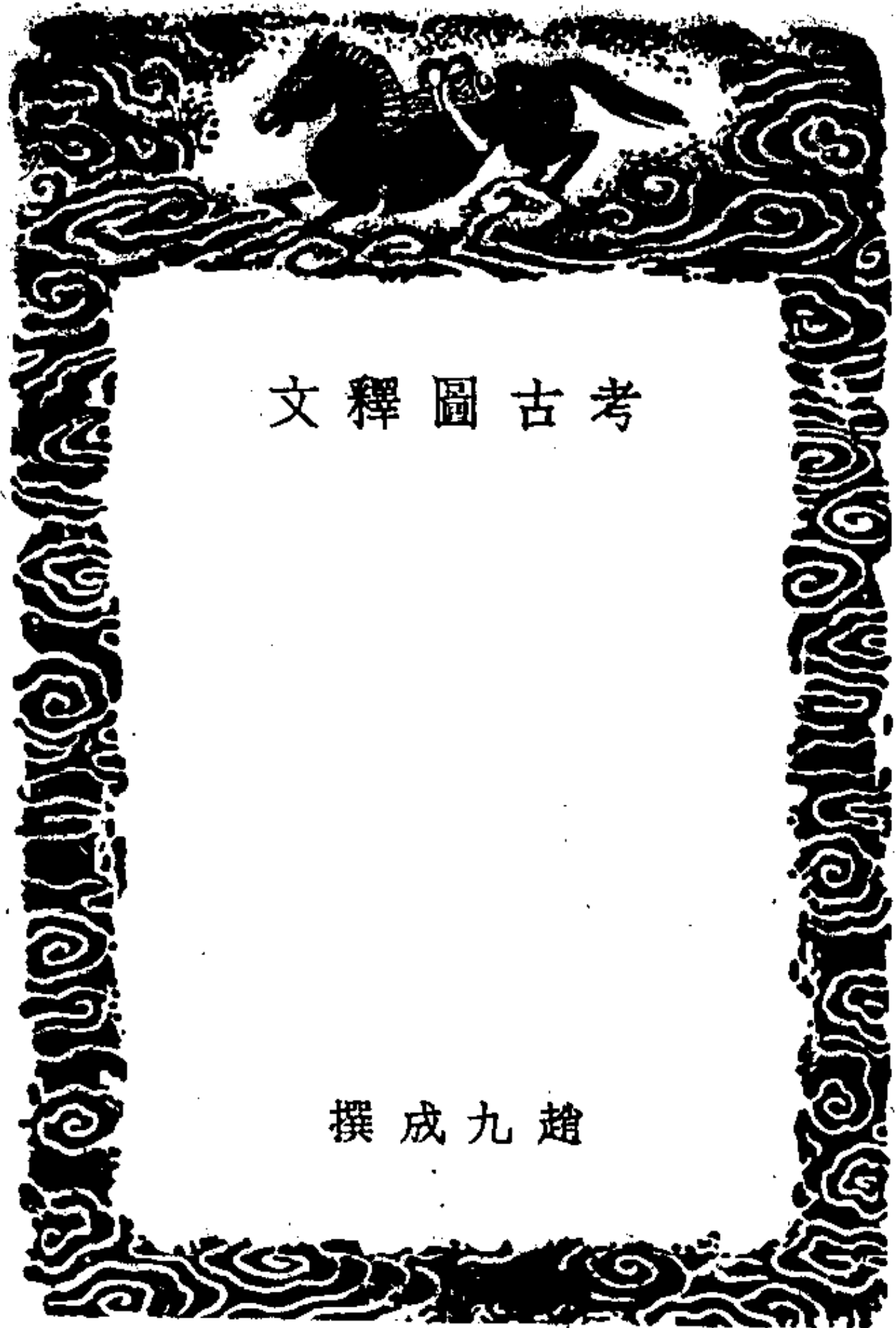
周仲備父鼎

凡彝器不可得而專有必賜於君然後敢制焉謹君命而銘之故於是書其名伯臯及仲備父有伐淮南之勳則賜作寶鼎乃其宜也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下

紹興內府古器評

大司馬范質翁好藏異書出張掄紹興古器評上下二卷示余云是于司直抄本因慨論司直介行績學未介上壽著述罕傳其手抄眼正祕書數種凡我同好爭弄而珍焉余亟梓之附于宣和書畫譜之後案張掄字材甫南渡故老好填詞應制極其華艷每進一詞上即命官人演入絲竹譜中嘗同曾覲吳琚輩進柳梢青西江月壺中天醉江月諸篇上極稱賞賜費甚渥曾見汴都之盛故多感慨草堂花庵諸選惜不多錄雲山毛晉識



文釋圖古考

撰成九趙

考古圖釋文

古文三代之書名也書名所起將記吉於簡策象物形而畫之故厥初以象形為主不取筆畫之均正又有無形可象之言然後會意假借形聲指事轉注之文生焉至周之興尚文書必同文其筆畫稍稍均正據今所傳商周衰益盛竊意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已有修正故與古文多異至秦李斯程邈之徒又有省改謂之小篆即今許氏說文是也小篆興而古文亡至漢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書及張蒼獻古春秋左氏傳魯三老獻古孝經及郡國於山川得鼎彝之銘然後古文復出孔安國以伏生口傳之書訓釋壁中書以隸古定文然後古文稍能訓讀其傳於今者有古尚書孝經陳倉石鼓及郭氏汗簡夏氏集

韻等書尚可參考然以今所圖古器銘識考其文義不獨與小篆有異而有同是一器同是一字而筆畫多寡偏傍位置左右上下不一者如伯百父敦之百字一作目一作百寶字一作伯父敦之百字一作目一作百寶字一作伯父敦之百字一作目一作百寶字...

東部東 徒紅 東宮同 徒紅 同 郭敦說 仲之仲 朝事尊 說文作 郭敦說 仲之仲 朝事尊 說文作 郭敦說...

雖筆畫小異而大同亦有漫滅傳摹不完者然其首為石者刀互也作數點者米也

恐未然先備解衣章宗彞止以虎為聲義蓋元之類象虎首夕之類象虎尾也

其文米言其寶井則持之也此義近之

師霜夷 收敦綏佳 晉鼎說文作綏

小異道 中葵 公緘 遲陳危 遲 鍾

佳宋惟古文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上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不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當音族祈族旗所以招物亦有祈求之意也

微部非 反 徵 實籒說文作非道德經

威畏 同音 衣 於 希 周 旗 渠 希 刑 敦

魚部車 斤 於 軾 牧 敦 古文象輪軸 初 楚 居

虞部于 雲 俱 于 公 緘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孟于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孟

夫人 無 微 夫 棘 晉 鼎 公 緘 夫 風 無 夫

反 米 敦 周 婦 妻 謂 之 婦 媠 說 文 作 媠 从 女

模部徒 同 都 止 義 敦 說 文 徒 从 土 此 文 从

平 邢 敦 亦 吳 訛 胡 大 王 子 姑 攻 乎 姑

音 荒 胡 下 秦 而 達 通 用 秦 鐘 說 文 作

南 仲 云 从 乃 不 知 何 義 求 其 用 手 行 也 揚

義 云 有 行 四 方 當 借 讀 為 傳 上 同 鸞 邢 敦

齊部 齊 前 內 併 進 父 鐘 說 文 同 鸞 邢 敦

黎 揆 題 梨 史 黎 在 說 文 同 鸞 邢 敦

皆 部 矣 乎 乖 途 鼎 音 同 鸞 邢 敦

灰 部 崔 倉 回 葵 父 丁 同 鸞 邢 敦

兵 部 申 升 人 申 商 癸 申 牧 辛 斯 人 辛

父 辛 平 鼎 秦 慈 鄰 秦 鐘 古 尚 書 有 此

人 而 鄰 八 未 君 夫 寶 卑 民 寶 鄒 于 鐘 古

文 說 文 民 彌 鄰 民 秦 尺 鼎 晉 寶 寶 寶 寶

作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部 文 無 分 文 孔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桓部官 反 九 官 周盤 蒲官 反 伯葵 金 王 張中

緜 亦呂反 緜 教 緜 上 緜 教 緜 音 緜 按四

字皆爲 緜 上 三字皆曰 緜 旋 當與

鑿 同 下一 字 曰 緜 夏 當 與 鑿 同

山部山 師 朝 事

下平聲

先部先 蕭 前 先 鼎 晉 先 教 邦 千 倉 先 十 晉 鼎

天 他 年 反 人 邦 教 邦 不 鍾 秦 田 亭 年 田 田 季 尙 顛

於 大 白 小 白 之 旗

故 從 乃 與 說 文 異

僂 部 宣 荀 絲 反 僂 鼎 晉 僂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虔 渠 焉 反 虔 鼎 晉 虔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蕭 部 瑀 丁 聊 反 蕭 鼎 晉 蕭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宵 部 餘 招 反 親 宵 鼎 晉 宵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豪 部 高 居 勞 反 豪 鼎 晉 豪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戈 部 戈 古 禾 反 戈 鼎 晉 戈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麻 部 麻 莊 加 反 麻 鼎 晉 麻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陽 部 陽 余 章 反 陽 鼎 晉 陽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鑿 部 鑿 周 鑿 鼎 晉 鑿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鑿 部 鑿 周 鑿 鼎 晉 鑿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鑿 部 鑿 周 鑿 鼎 晉 鑿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鑿 部 鑿 周 鑿 鼎 晉 鑿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鑿 部 鑿 周 鑿 鼎 晉 鑿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多以 夙 從 易 又有 王者 夙 夙 子 亡 武 方

但 或 左 右 繁 省 不 一 夙 夙 子 亡 武 方

人 音 無 夙 夙 子 亡 武 方

商 尸 羊 夙 夙 子 亡 武 方

王 鼎 晉 王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唐 部 湯 他 耶 反 唐 鼎 晉 唐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立 同 雨 晉 鼎 晉 立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黃 胡 光 反 黃 鼎 晉 黃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皇 皇 鼎 晉 皇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康 部 康 居 行 反 康 鼎 晉 康 教 邦 夷 小 謹 也 也 晉 鼎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夙 秦 鐘 說 刑 井 牧 教 說 銅 王 子 吳 臥

紙部是反上紙是素是也

氏氏反氏氏忍氏

旨部底反軫視

癸反預誅

出癸鼎一少而三

舉益反知

以金此諸盤是也

也或以竹聘禮

凡為以者象氣

也象氣出也

止部火反炎士

祀象齒反

呂養里反

舌部無與許同

內主人

也或作

楚反

醫部

之器

大比

左

考

古

文

文

此器既方其文又如是

則為箇無疑

其器似豆而卑

反輔

主字多作

姓部

說文

象形

五疑古

齋部

斯部

海部

乃

適

準部

阮部

緩部

倉

推

從

潛

部

縮

反

板

銑部銑

此文云銑

雖取光澤

獨部

饌部

小部

皓部

寶部

虞部

一

彀部

果部

馬部

夏部

養部

鼎

二

網

梗部

靜部

迥部

鼎

鼎

鼎

鼎

亦重宗 周亞衣駕 亞 父辛

濛部妄無放 敦 丑亮 說文作

映部敬反 居慶 敦 疾亮反 鍾

命 秦鍾慶 正 秦鍾說

勁部正之盛 正 敦 商癸 政

敦令力正 令 敦 商癸 政

證部朕反 以證 增加又云送也與朕同

候部後 下 遵 朝事 居候 父丁 豆 大透

豆 齊豆說文作 豆 古文作

宥部壽 承 凡 鼎 晉 敦 公 緘 王 子

入聲 敦 父 同 敦 父 同 敦 父 同

屋部僕 步 木 敦 朝事 美 蒲沃反 澗 口

之是 敦 中 敦 同 上 說 撲 屋 支 鄒 子 鐘

類揆也古文 亦多从支加 故 木 莫 小

即播 破 拘 之 類 故 比 从 美 省 从 支

木 父 直 餽 反 宋 君 夫 福 方 六 福 號 姜

豆 齊 豆 說 文 作 豆 鍾 復 反 房 六 昌 莫 寅

叔 式 竹 敦 叔 爾 說 文 作 祝 之 六 祝 邦

畜 反 六 畜 鍾 六 力 竹 中 信 父 丁 鹿 盧

燭 部 束 輪 玉 米 敦 東 獄 虞 欲 益 寅

考 古 圖 釋 文

覺部樂 逆 角 樂 徒 自 入 質 鍾 鄒 子

質部室 反 式 質 敦 日 入 質 鍾 鄒 子

匹 秦 鍾 敦 必 壁 吉 牛 敦 中 醫 說

乙 億 姑 反 敦 必 壁 吉 牛 敦 中 醫 說

勿 部 勿 反 敦 必 壁 吉 牛 敦 中 醫 說

亦 作 木 蒂 茶 市 同 敦 與

月 部 月 反 魚 厥 敦 公 緘 王 子 散

敦 日 王 伐 敦 公 緘 王 子 散

沒 部 敦 薄 沒 敦 叔 殷

點 部 八 反 敦 叔 殷

肩 部 肩 反 敦 叔 殷

藥 部 爵 反 即 約 吉 敦 實 說 若 日 灼

說 文 作 鹿 逆 約 敦 實 說 若 日 灼

古 老 子 作 鹿 逆 約 敦 實 說 若 日 灼

鐸 部 零 反 應 各 敦 實 說 若 日 灼

上 臺 與 郭 同 敦 實 說 若 日 灼

陌 部 霸 匹 陌 反 敦 實 說 若 日 灼

伯 敦 實 說 若 日 灼

鍾 子 敦 實 說 若 日 灼

麥 部 卬 測 革 敦 實 說 若 日 灼

革 各 核 敦 實 說 若 日 灼

昔 部 昔 反 思 積 敦 赤 昌 石 大 火 敦 益 伊 昔 八 丘 炭

說 文 亦 反 敦 奕 奕 師 奕 父 益 說 文

作 奕 則 首 微 屈 作 奕 辟 必 益 厚 周 敦 平 寅

則 少 一 少 尚 可 疑 敦 奕 奕 師 奕 父 益 說 文

錫 部 錫 反 敦 奕 奕 師 奕 父 益 說 文

金 从 易 及 古 文 皆 無 此 錫 字 惟 楊 南 折

仲 爲 錫 諸 器 多 有 此 文 考 其 義 當 讀 爲 錫 折

非 父 乙 山 說 文 作 折 爲 月 音 屬 說 文 無 月 字 牀 牀

牀 之 類 皆 从 月 則 此 字 有 折 木 之 象 當 爲

折 父 已 人 形 義 有 非 字 皆 有 大 小 人 形 不

或 亦 非 字 省 文 兩 狼 狄 耳 某 父 亦 已 兩

職 部 職 反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直 逐 力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德 部 德 的 則 德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鍾 部 執 質 入 刊 秦 人 日 執 人 敦 立 力 入 大

緝 部 執 質 入 刊 秦 人 日 執 人 敦 立 力 入 大

合 部 市 反 答 不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業 部 業 反 逆 法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洽 部 夾 反 訖 洽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乏 部 法 反 弗 乏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帖 部 變 反 悉 協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狎 部 甲 反 古 狎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不 筆 畫 小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疑字

百部 晉鼎 秦鐘

圭部 晉鼎

爪部

又部 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二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貝部

水部 敦 敦

宀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系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皿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馬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勹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斤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革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夂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弓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金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食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月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白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臣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丁部 學鐘

丰部 秦鐘

大部 秦鐘

刀部 遲鐘

支部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口部 齊豆

象形

父乙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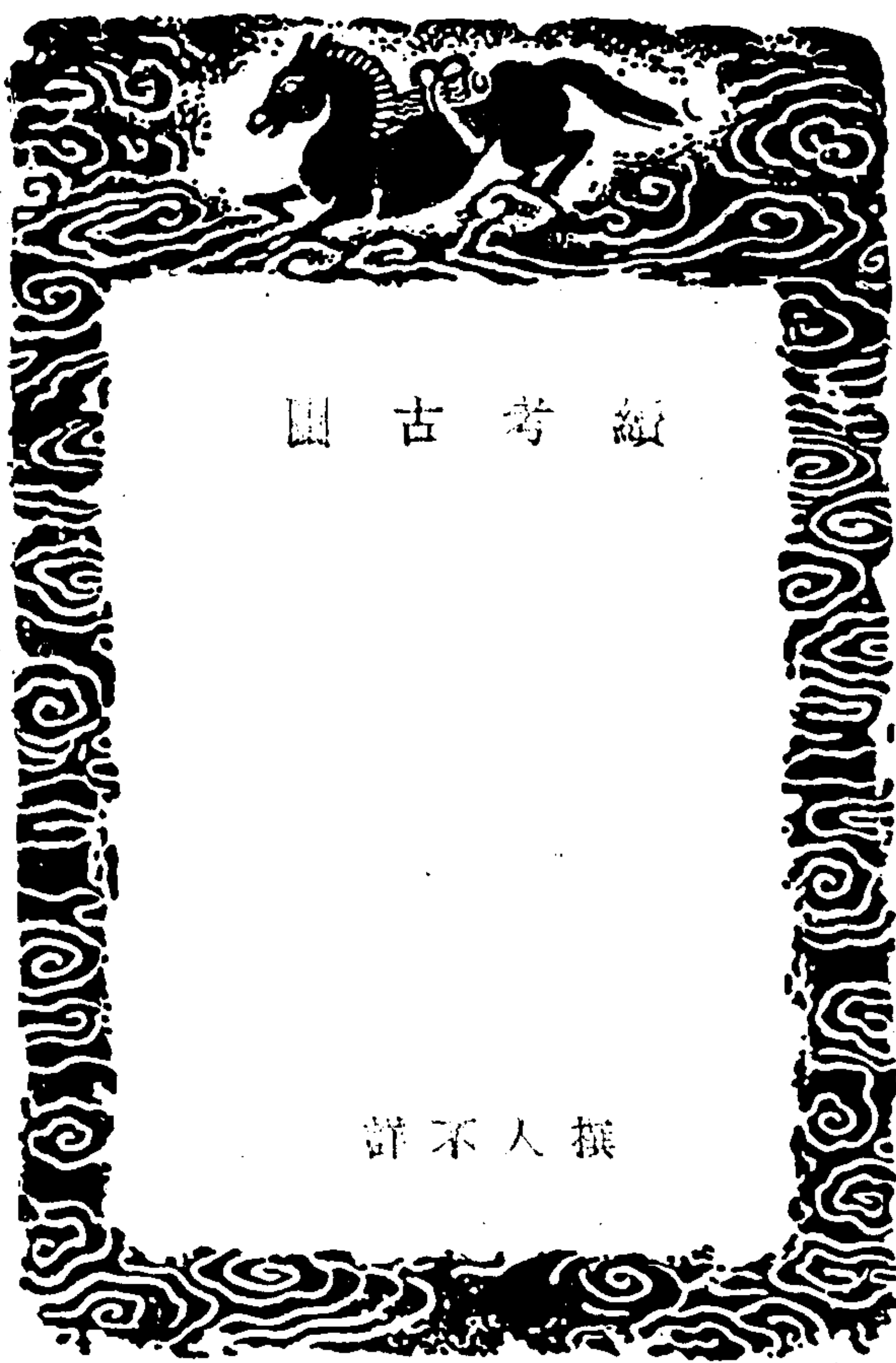
無所從

取氏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戰胡



刻續考古圖序
 續考古圖要覽南宋紹興間人所
 編佚其姓名釋文一卷据翟耆
 年編史當是趙九成所撰里貫
 仕履皆忘考宋史藝文志文
 獻通考郡齋讀書志明文淵
 閣書目焦氏經籍志高氏百川
 書志皆未著錄始見於錢曾遵
 王讀書敏求記傳王所藏南宋
 刊本與考古圖並行得之無錫
 顧詢速後湯季澹葦延陵書
 目所載是也澹葦沒歸於徐

健菴道王後復健菴借歸倩工
 影摹圖繪之精自稱過於宋本
 即今
 天禧琳瑯所藏
 七閣所據以著錄者也書記所
 見藏器之人惟李明仲誠南宋
 尚存者王晉玉珩張仲謀詢榮
 詢之咨道榮子邕輯姚毅夫雄
 皆徽宗時人作者姓名雖不可
 考其必生長北宋而終於南宋
 無疑也書前必有序序必有
 題名如考古圖之式叙止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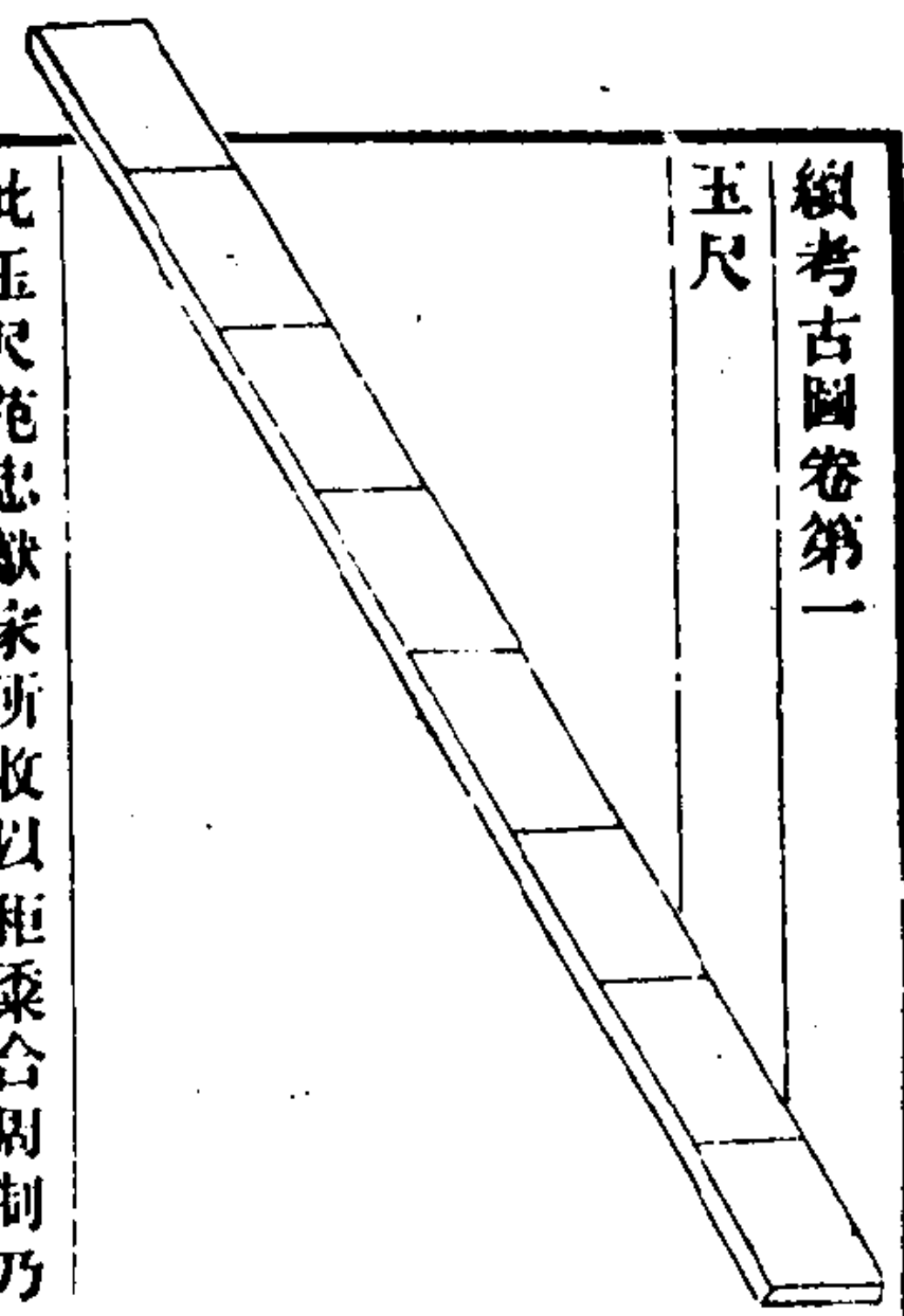
名與之俱亡矣夫豈故隱其
 名哉人之著書患其不傳傳
 矣患不能久既傳且久矣而姓
 名轉晦名之傳固有幸有不
 幸歟亦作者所不料也其控
 曰克一藏宋公鑿鼎曰克中
 藏王宮區一門羣從風流好
 古時代雅遠矜足動人慨慕
 惜皆不可考耳考古圖宋時
 甚行至元而陳仁子刊於茶
 陵至明而有泊如齋寶古書
 西刊故流傳甚廣侯國粹文

宋以後無刊本著錄家亦復罕
 見余求之數十年而未得同治
 己卯漢陽葉氏京邸藏書散入
 歐肆郵不自錄列有此書出托
 陳小舫湖字購之而已不可物色
 矣甲申之夏晤潘伯寅尚書于
 吳門見揀架有之從翁覃溪
 手抄過錄者後有二跋覃溪
 亦據即遵王影摹之本其第
 一跋即
 四庫全書館提要之底藁也
 爰借錄而壽之梓不克宋本

無從是正其有斷爛未敢肌更
 相傳徐氏傳是樓之書雍正
 中全歸怡賢親王之安樂堂
 安樂堂之書同治初亦不無守
 潘伯寅伯林年而尚書各有
 所得朱修伯宗丞楊協卿太
 史得之為多是書宋本不知
 可歸夫物之顯晦有時時之
 先後有數矣得一旦宗本後
 出以慰嗜古者之望而快余之
 夙願也乎
 光緒十三年歲在彊梧大淵獻

壯月既死霸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
 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兼管
 水利太平湖監督加四級尋加
 陸心源書于禹鼎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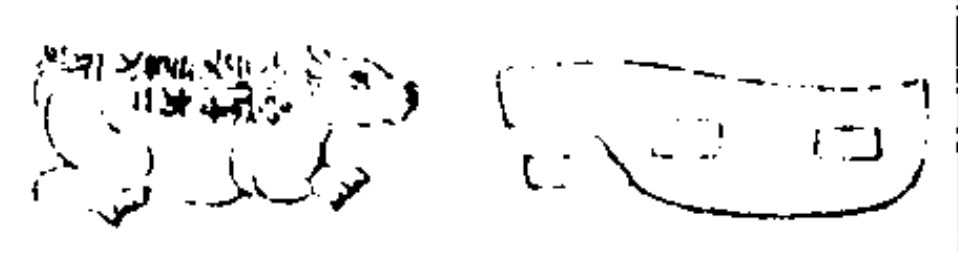
續考古圖卷第一
玉尺



此玉尺范忠獻家所收以租乘合周制乃周尺也
按書曰同律度量衡度所以度長短凡五謂分寸丈尺引也凡世惟用尺者取其五度之中析之可以見分寸積之可以見丈引所以歷世因而不改也按度以周制為準後世因革不同增損或異周制以子穀租乘中者一乘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

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香案始中書監荀勗按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四分有餘荀乃依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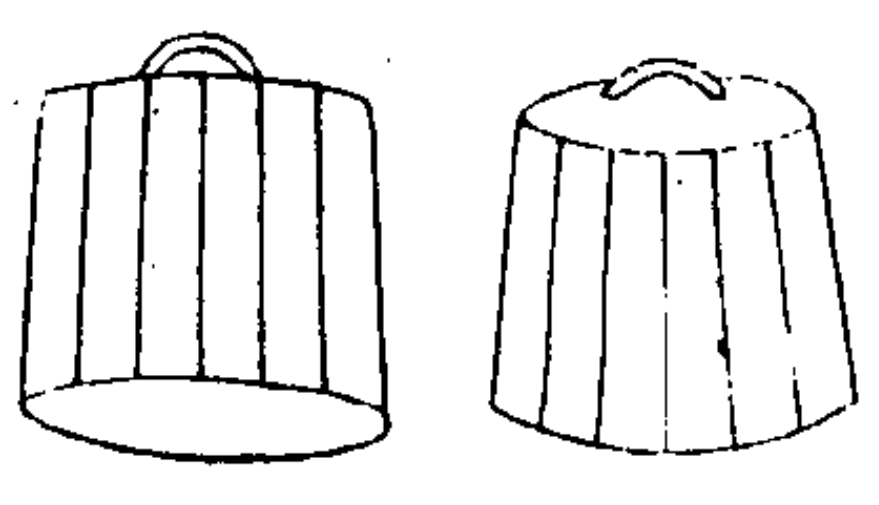
銅虎符



銅虎符得之於咸陽以乘尺按之長二寸五分頭高一寸身高八分重一兩五分半虎形背文云與濟陰太守為合符肚肋上云濟陰右二侍篆書附銀其陰面有二方銅柱隱起二分許所以合同處也按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法符以代理璋從簡易也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至郡台符符合乃

應受之鑄刻篆書與郡守為台符者五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按通典曹州漢宣帝更名定陶後為濟陰郡後漢因之晉魏以降屢易隋後為濟陰郡考此符篆刻即漢銅虎符也

秦權



銅權二一在河南李善初家一東明王氏所藏形製略同權高二寸徑寸有九分容合重六兩銘有二字王氏權又有平陽斤三字考此權刻詞則秦二世所刻丞相紹者王綰也斯李斯也去病馮去病也按權所以施於衡然後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五權謂銖兩斤鈞石也以小大輕重為差因而環之令內倍好周旋無端周而復

始無窮已也五權之制各有差次按此權乃斤權也故有刻平陽斤者所用斤權也內外八棱而好圓外皆刻詞所以防磨縮也

銅魚符



銅魚符得之於潘勉之駉之乃唐銅魚符也以今乘尺按之長一寸六分濶五分重二錢符之雄者其陽刻作魚鱗形其陰面上隱起一同字下刻廉州第一皆楷書也按唐書志高祖入長安罷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皆給之歲內則左三右一畿

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進外始第一周而復始

行硯



右得之於西洛尼寺井中龜身長乘尺之二寸半容漢二合半長四寸徑三寸半按此龜以貯墨汁掌以援筆細處可以懸繫疑行路所用硯也或云軍行所用然觀其制作似非上古所為但適用為可取爾

旅盤



右得之於西洛有銘刻云叔高父作旅盤其萬年子子孫孫永承寶用凡十五字按盤深周尺七寸腹徑九寸口徑四寸半耳柄一寸刻銘於上容漢一斗八升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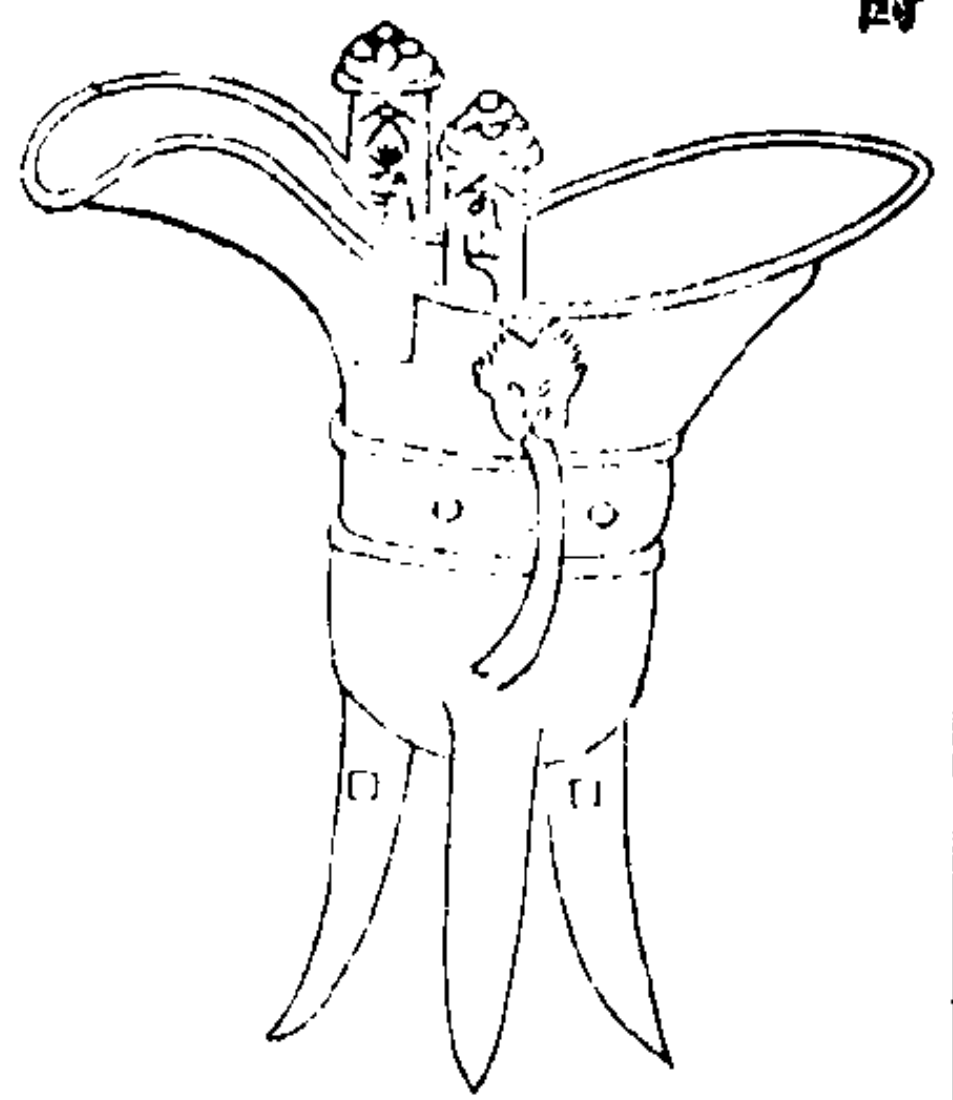
銅鈎



右咸陽張詢殿直家得於長陵蕭城中傍有刻字云武安侯家銅鈎一容一石二升重四十二斤第一按田蚡孝景王皇后母弟生長陵武帝即位蚡以封為武安侯此鈎則漢器也說文云鈎方鐘也鈎身高乘尺之二尺一寸五分腹潤一尺三寸五分足高二寸八分口徑七寸五分容今斗四升重今秤十六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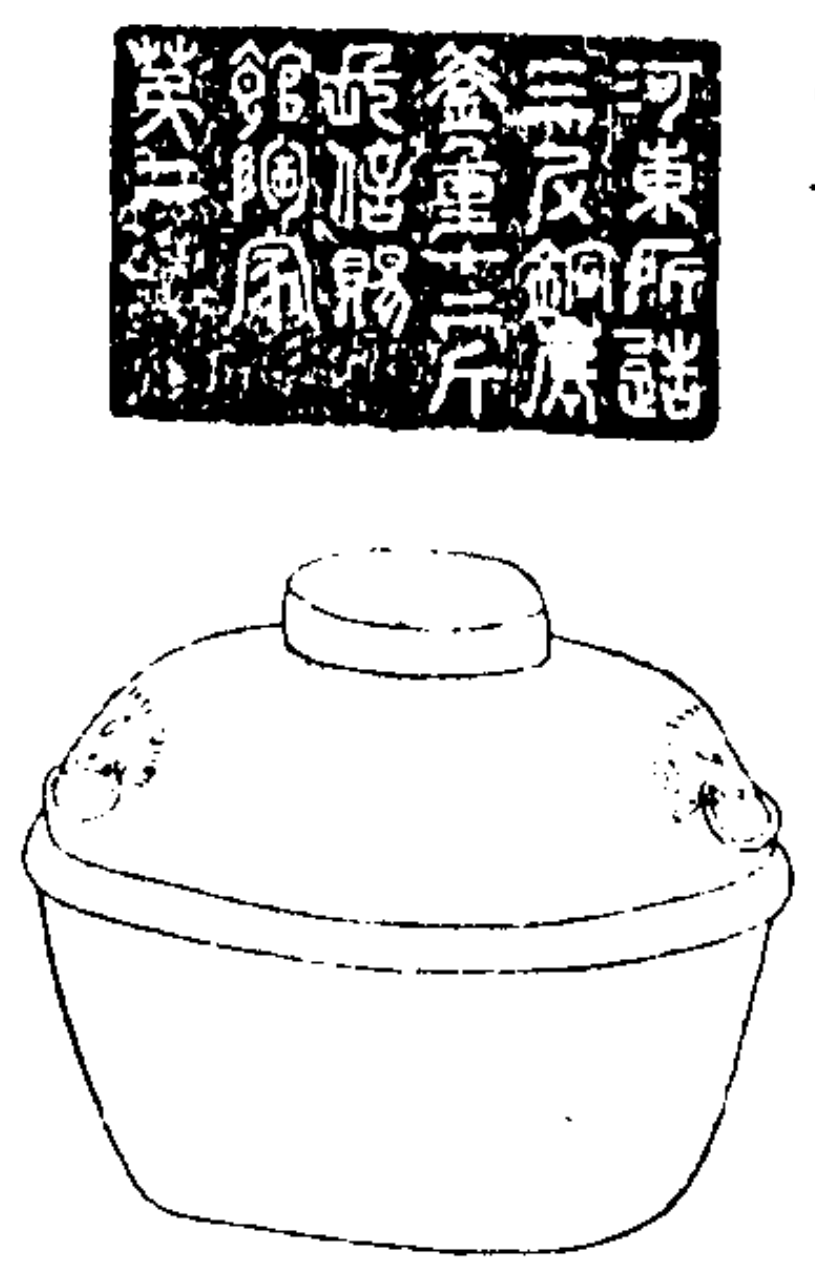
九

文考爵



右得之於西洛刻文於兩柱曰文考命作高乘尺八寸半柱高一寸半深四寸足高三寸長七寸潤三寸三分容漢一升

館陶金



楊與權家所收形製正與余所有旅盤同文曰河東所造三斗銅鹿釜重十二斤長信賜館陶家弟二凡二十一字得於廬深乘尺七寸半腹一尺一寸口徑五寸半字在腹上容漢三斗一升按長信太后宮名故前漢孝元傳昭儀尊為太后置左右詹事其邑如長信宮中宮又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是也館陶家即公主家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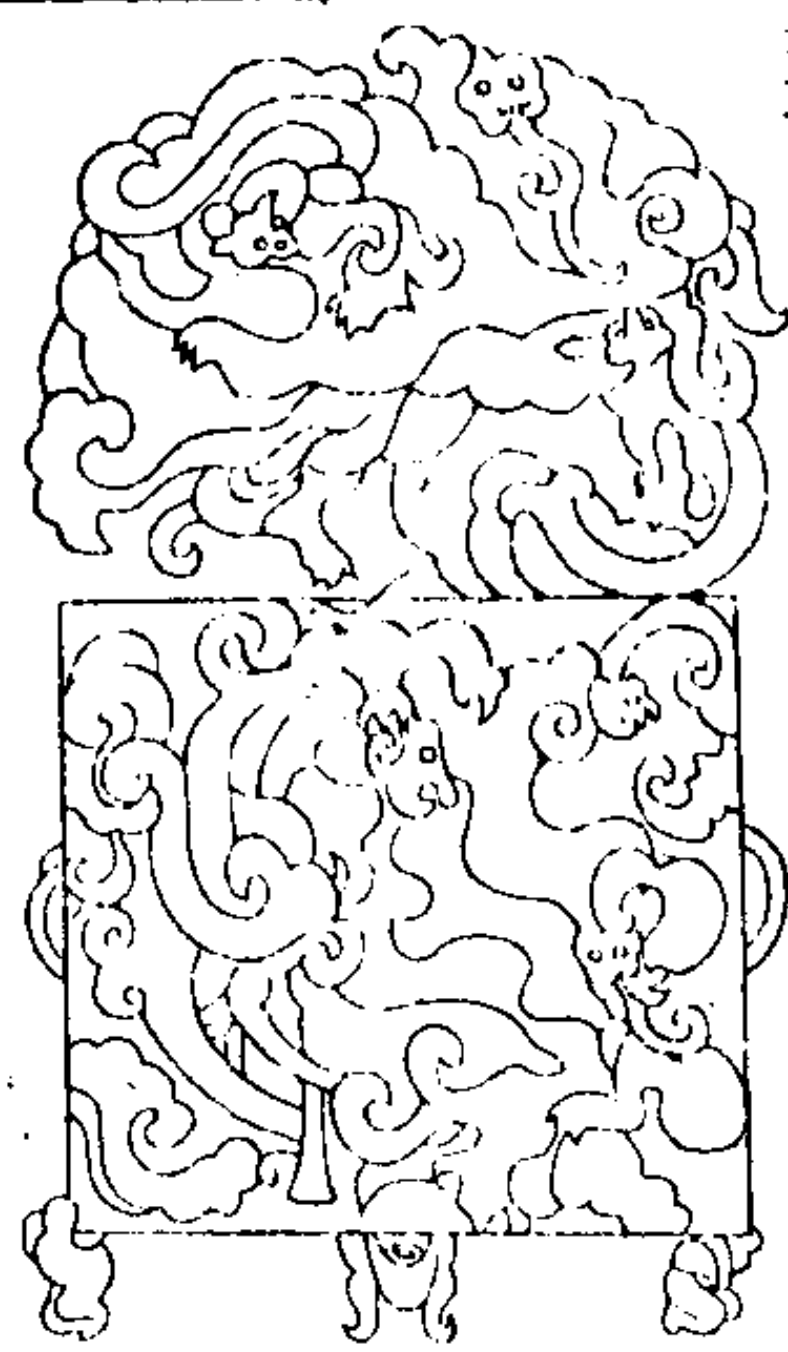
一〇

前漢文帝女嫫為館陶長公主後漢世祖第三女紅夫封館陶公主肅宗時為子求郎者也此器未詳前後漢

楊與權所收銅龜口銜小杯塗食背注水即杯中水滿可以滿筆龜身長乘尺之三寸高二寸潤二寸容一合半杯長寸半潤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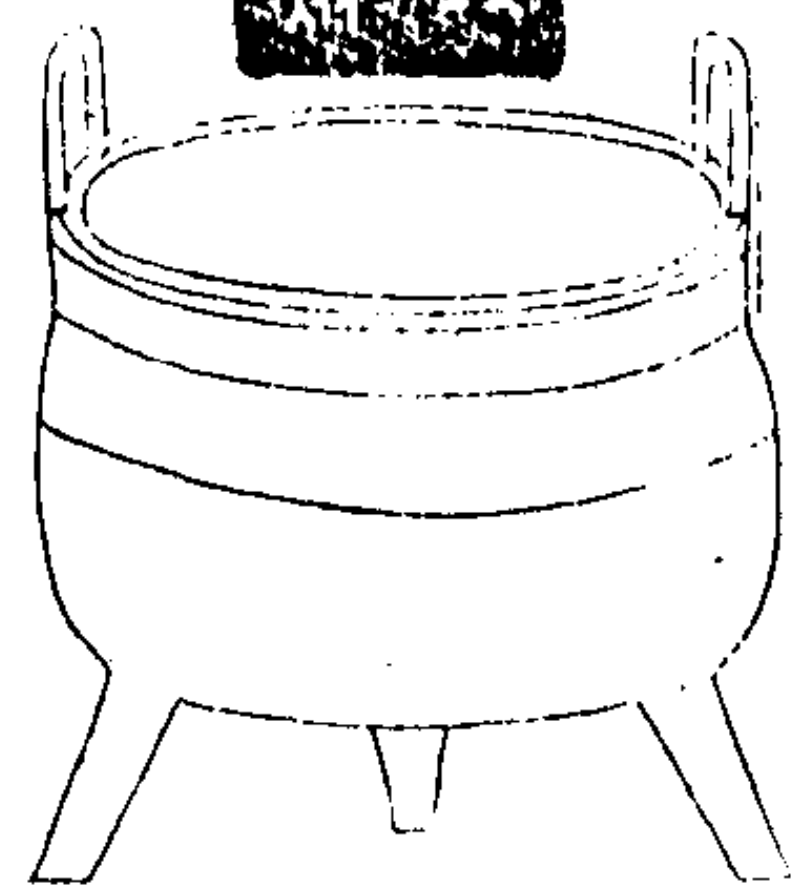


玉盃



長安百姓王恢慶得之底蓋全白玉爲之
廬江李伯時所收銅鳳在形製略同碾作
雲龍異獸之狀三足能負之高乘尺一尺
一寸當今省尺八寸五分也身深六寸蓋
高四寸口徑七寸八分當今六寸以今秤
校之重八十四兩

父癸彝



張才元所收銅彝刻文於腹內旁口徑
乘尺之八寸五分耳高二寸腹深四寸五
分足高二寸五分容漢一斗五升

父乙虎彝

父乙虎彝
見於西川
九罍器



張才元所得銅虎彝刻文於底內口徑乘
尺之八寸高五寸八分容漢一斗三升兩
邊作虎頭腹方文圖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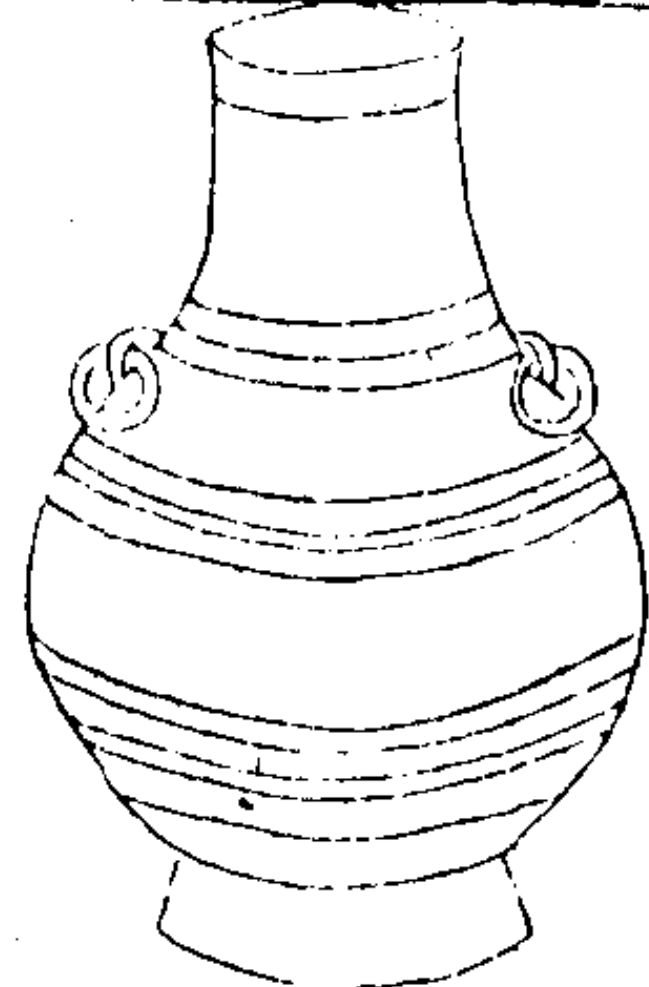
烏銅尊



張才元所收圓乳方文烏銅尊無文刻凡
九十乳製作甚精與新平張氏所收者略
同口徑乘尺之一尺五分腹深四寸五分
容漢一斗八升足容四升
王師文康功家亦有一烏銅尊正相似口
徑一尺一寸通高七寸八分腹深五寸八
分足高二分容漢二斗亦方文圓乳凡百
二十乳乳皆平

漢官黃金塗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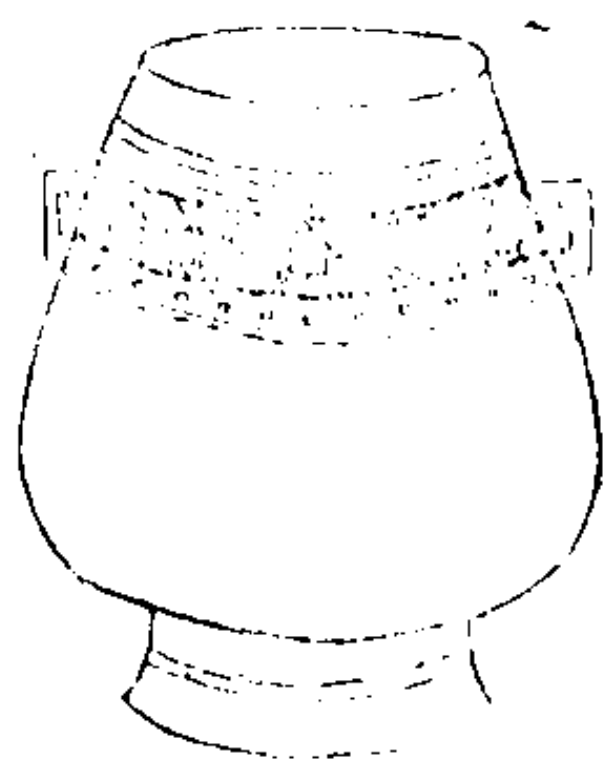
張才元所收黃金塗壺刻文於腹外凡四十
二字文曰綏和元年供王昌爲湯官造三
十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
工記護 據臨主而右丞同守令寶百口
徑乘尺之五寸腹徑一尺高一尺足高二
寸腹容如所刻足容三升前漢成帝二十
五改綏和元年



張才元所收黃金塗壺刻文於腹外凡四十
二字文曰綏和元年供王昌爲湯官造三
十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
工記護 據臨主而右丞同守令寶百口
徑乘尺之五寸腹徑一尺高一尺足高二
寸腹容如所刻足容三升前漢成帝二十
五改綏和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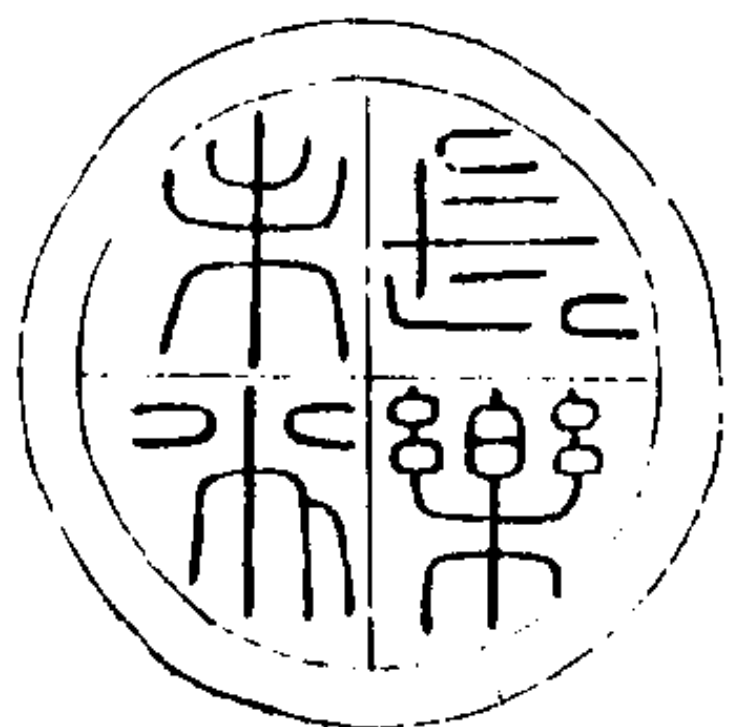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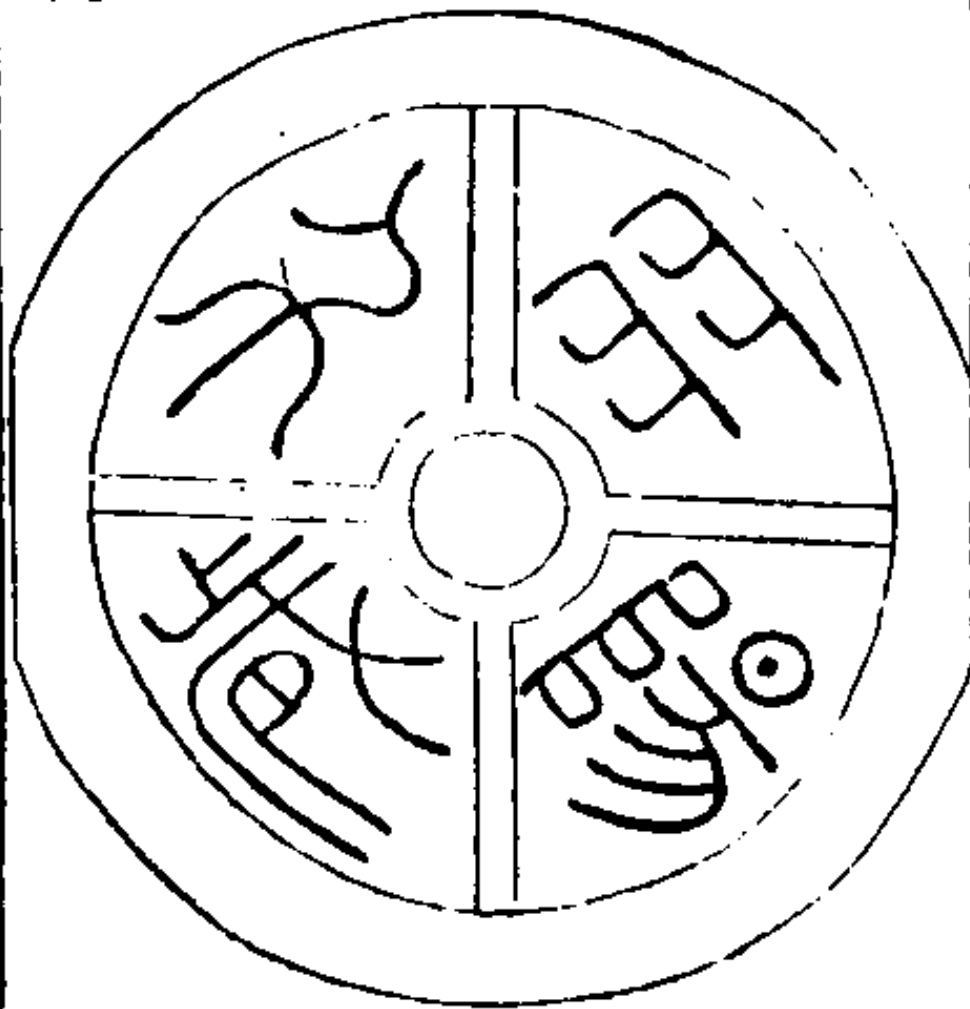
續考古圖卷第二
丁舉卣

丁舉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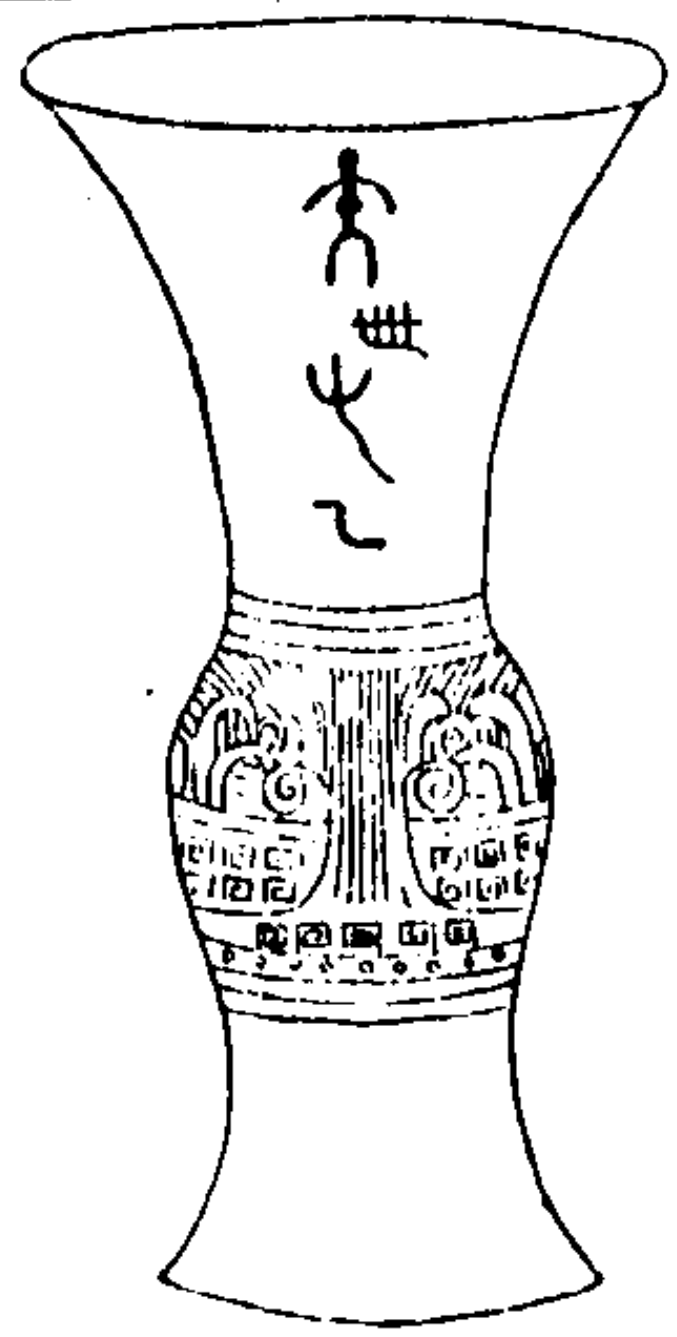


王晉玉玠所收形扁而上銳實卣也而刻
文於底內曰丁舉新平張氏所得如觚形
三升刻文曰癸舉唯陽王氏所得刻文曰
舉呂與叔謂舉者亦商解之名若杜舉是
也然此卣似非飲器亦謂之舉也并足高
乘尺之七寸腹深五寸足高二寸口徑四
寸三分潤二寸五分腹徑五寸半潤三寸
半容漢六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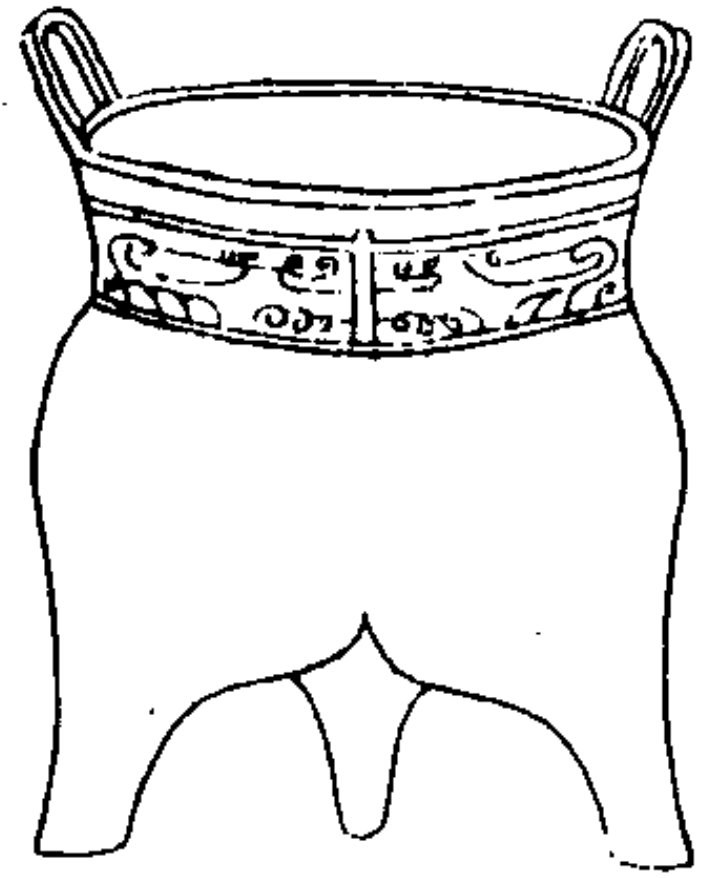
卷一終



父乙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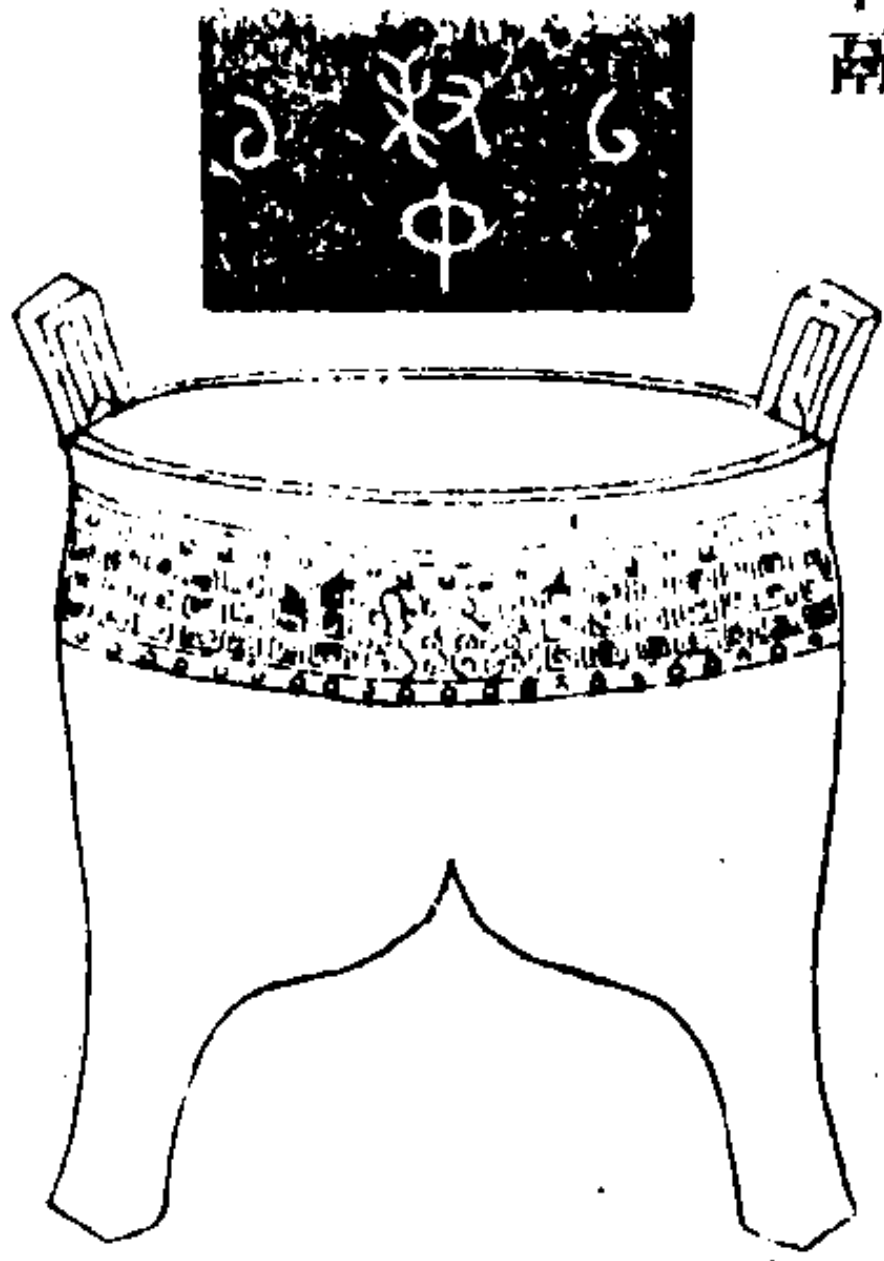


王晉玉所收狀如觚而大容漢一斗刻文在內上爲人形下曰父乙口徑乘尺之九寸五分項徑四寸半腹深九寸足徑五寸五分深三寸容二升半



王晉玉所收刻文在腹內旁作人形持戈左爲母乙字口徑五寸五分腹深三寸足高二寸中空耳高八分容漢五升

中甬



王晉玉所收刻文於腹內旁惟可辨中字口徑乘尺之七寸五分腹深四寸半足高三寸耳高一寸半足中實容漢八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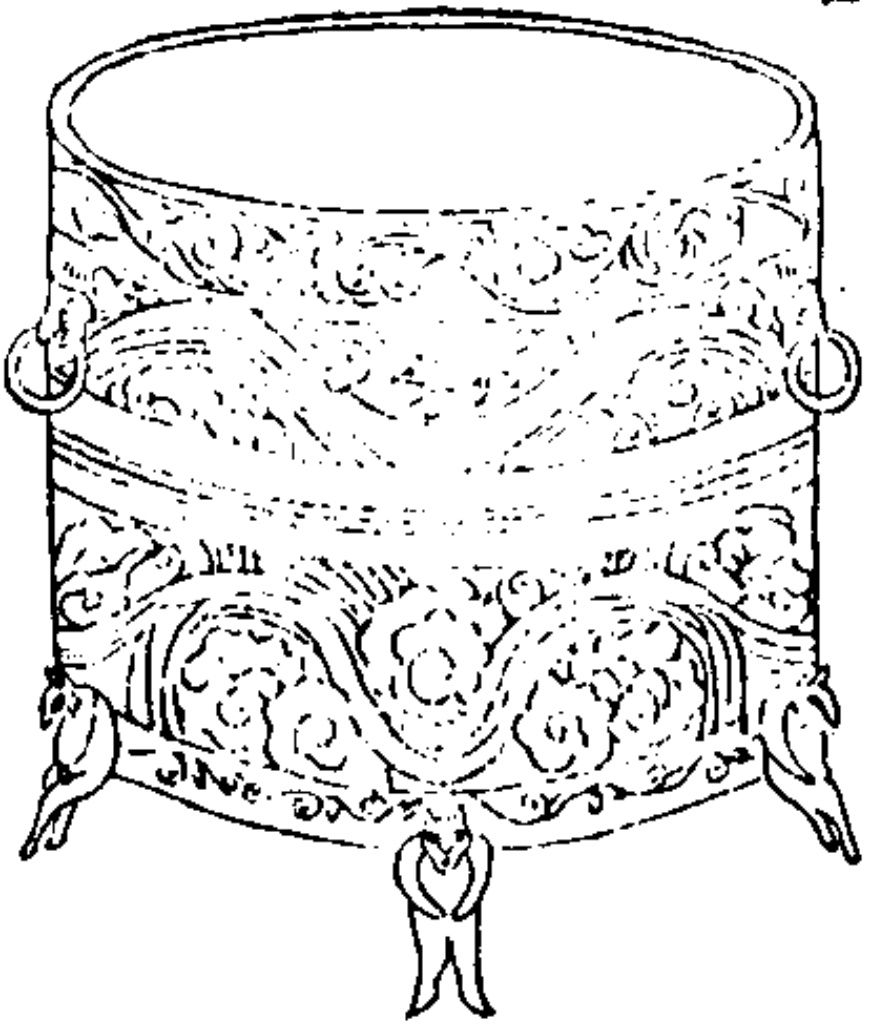
螭形卣蓋



王晉玉所收卣蓋螭製甚工刻文在蓋內四字曰作母乙口徑四寸五分高四寸五分按考古載庚鼎辛鼎癸鼎止作一字云按史記夏商未有諱其君皆以甲乙爲號則此三器疑夏商之器又載祖丁彝李氏錄云名之可辨者祖丁商之十四世帝祖丁也又有父己彝父丁又有父己父乙卣

母乙高母乙卣然恐未必夏商君號恐止是用於父母祖考之器器不故以甲乙爲次第之號也

塗金盃



王晉玉所收惟存底亡其蓋銀刻甚工巧花文皆塗金下作三熊負之無文刻口徑乘尺之八寸腹深五寸負熊高一寸五分容漢一斗四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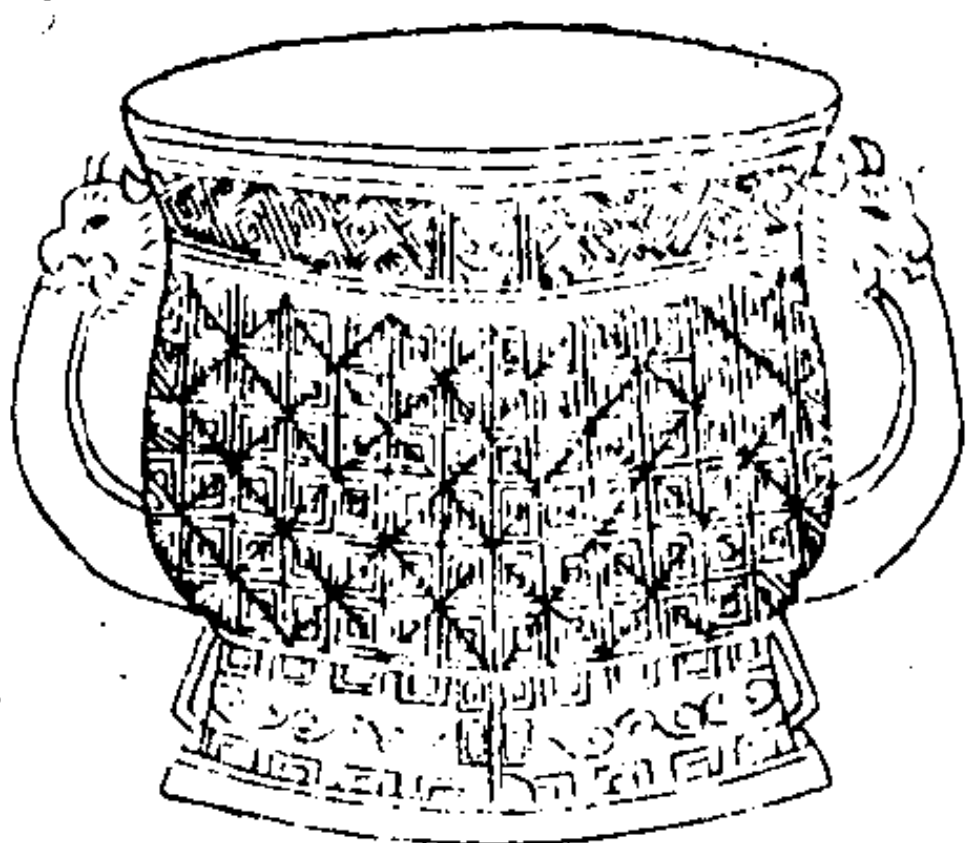
兕觥



王師文所收刻文在底內作人形父丁得於太原孟縣流徑乘尺二寸五分腹徑四寸長七寸前高七寸後高五寸腹深三寸五分容漢三升并乘尺寸爾雅云兕似牛毛詩疏亦云兕似牛一角青色器上獸形似之而此器銅色青黑故以兕觥目之觥容七升按廣雅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斝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舊禮圖云凡

諸觥皆形同升數則異觥之所用正禮所無不在五爵之列然則觥既非正爵則所容多少亦或不等也

牛彝



王師文所收無文刻方文闕乳凡一百三十有三與虎彝相似但兩耳作牛頭形口徑乘尺一尺腹深六寸足高二寸容漢一斗五升

獸面細文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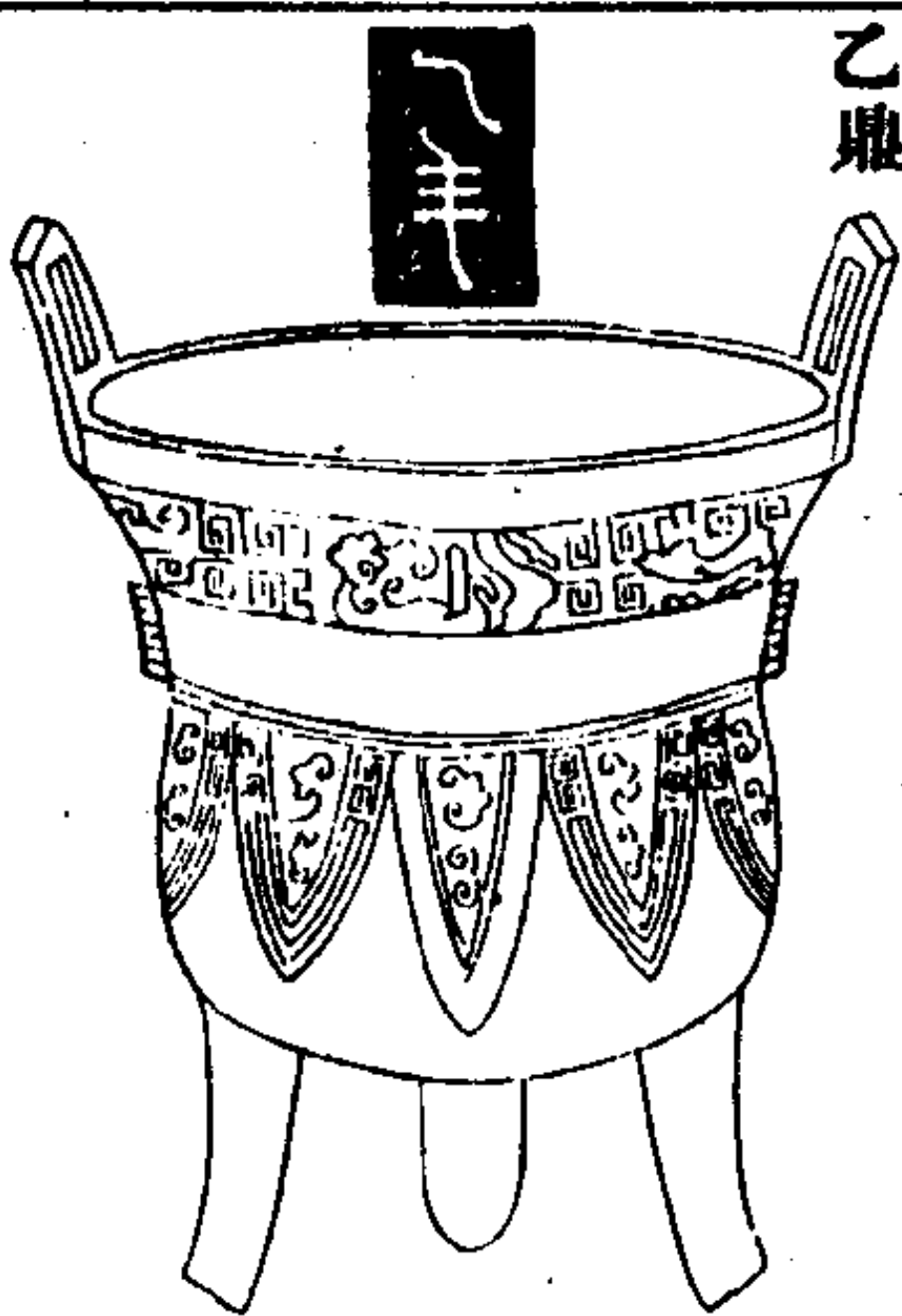
王師文所收無文刻得於太原孟縣口徑乘尺之九寸五分足口徑亦然腹徑一尺五寸通高一尺二寸腹深一尺容漢六斗五升
按形與制與祕閣獸環細文甗李氏龍文甗相類而細文甗雖大止容一斗五升此甗甚雄壯說文云甗甗也大口而卑用食

象口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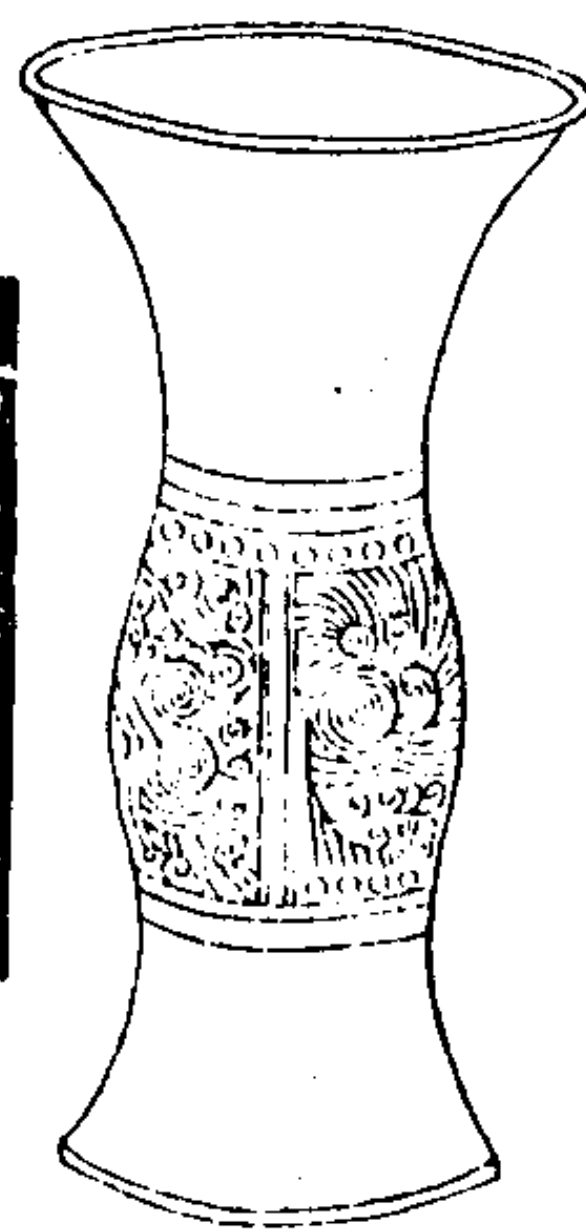
王師文所收小鼎刻二字於口內口徑乘尺之八寸五分耳高二寸腹深六寸足高二寸五分容漢一斗三升

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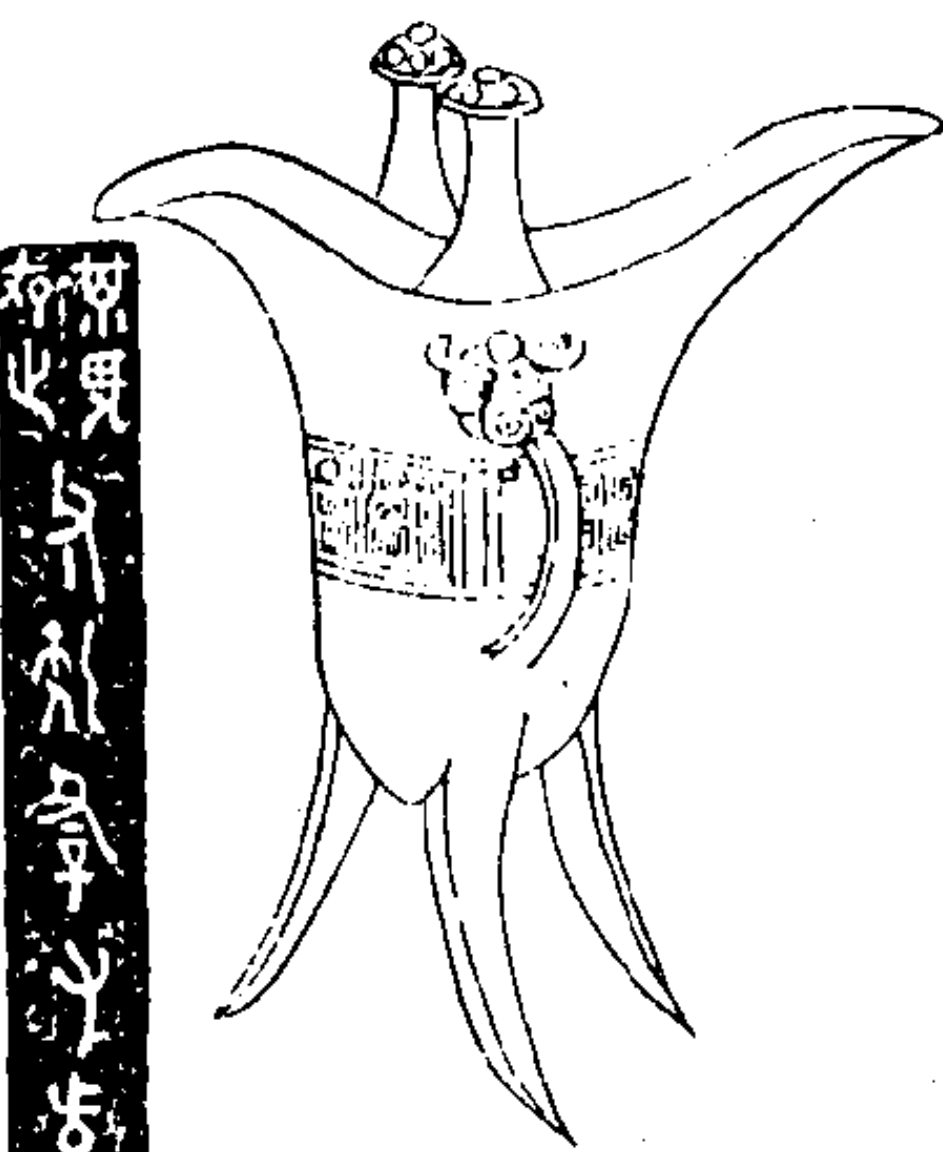
王師文所收刻二字於口內象口腹足皆作蟬又考古已收模刻少異爾口徑乘尺之七寸耳高二寸腹深五寸足高三寸容漢七升得於鄴郡宜甲城

伯丁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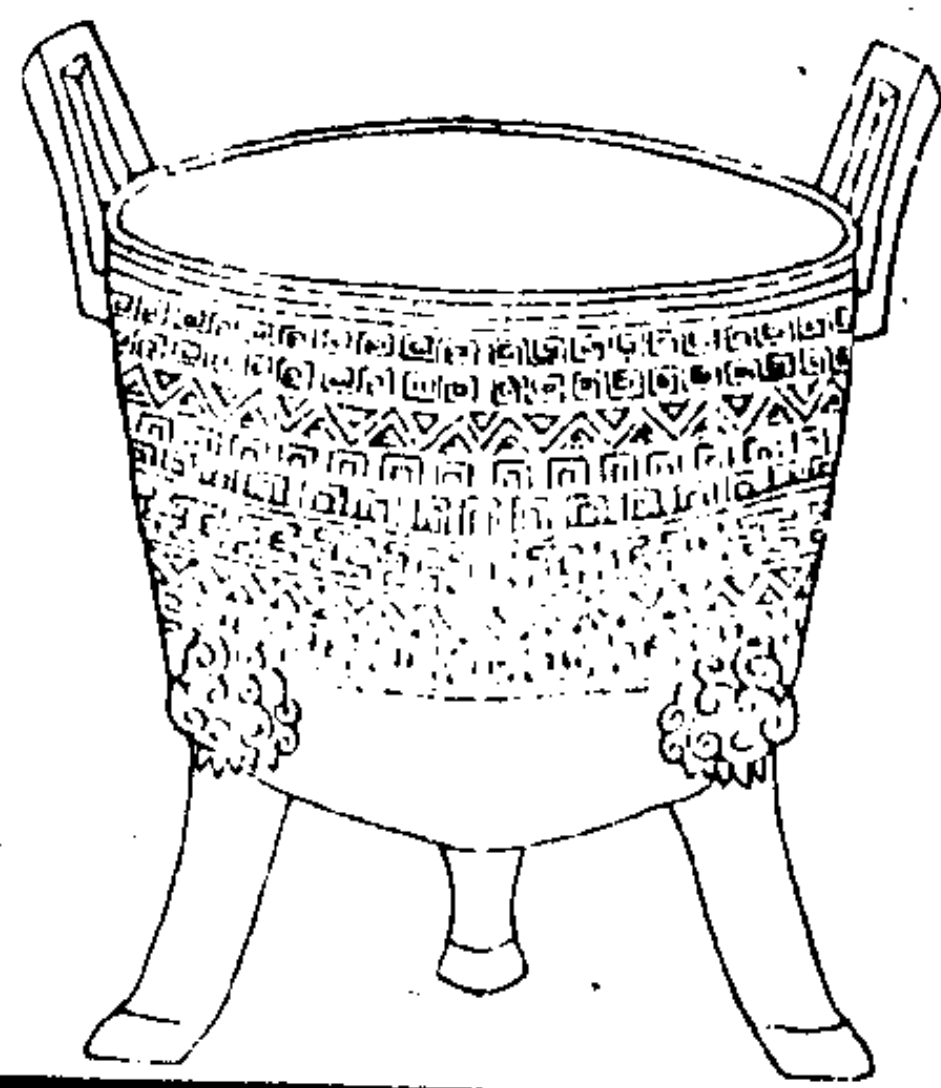
王師文所收與王晉玉父乙彝正同亦刻文於底內兩字未辨下三字曰作伯丁制作大小 父 亦容漢一升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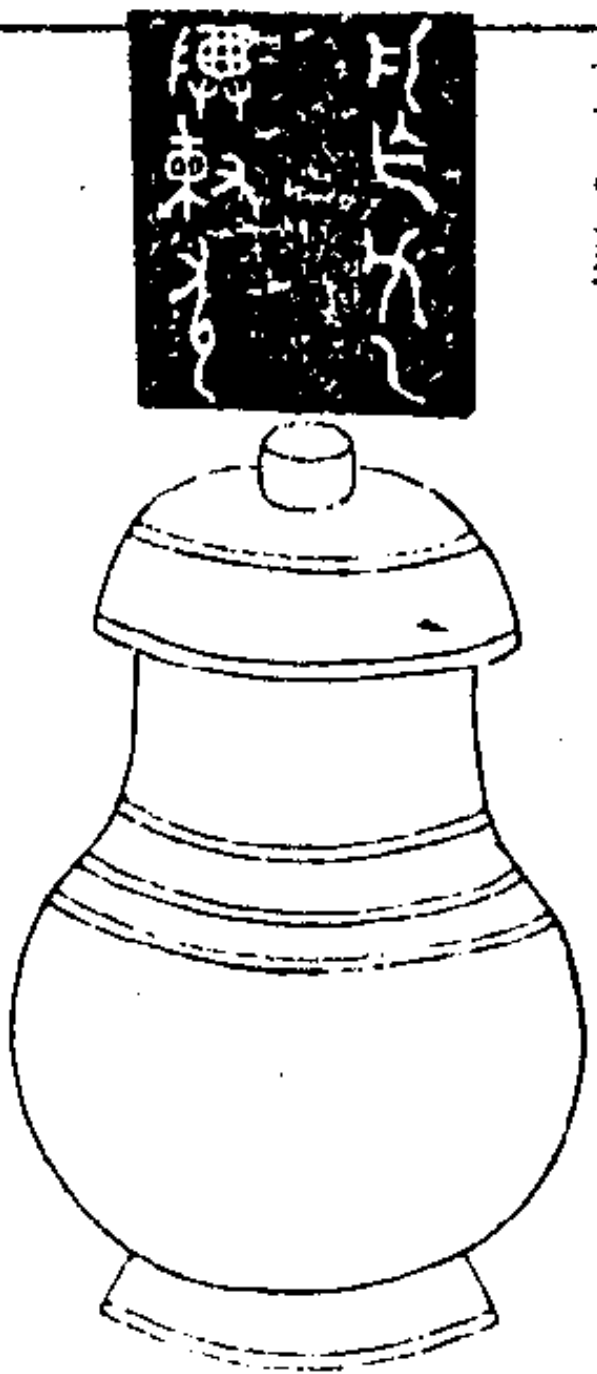
右四爵形制大小略同皆刻文於耳下文各異

象鼎



張才元得於西洛無銘刻三足皆作象頭足若象鼻云口徑乘尺一尺二寸耳高三寸八分腹深八寸足高七寸容漢三斗五升

父乙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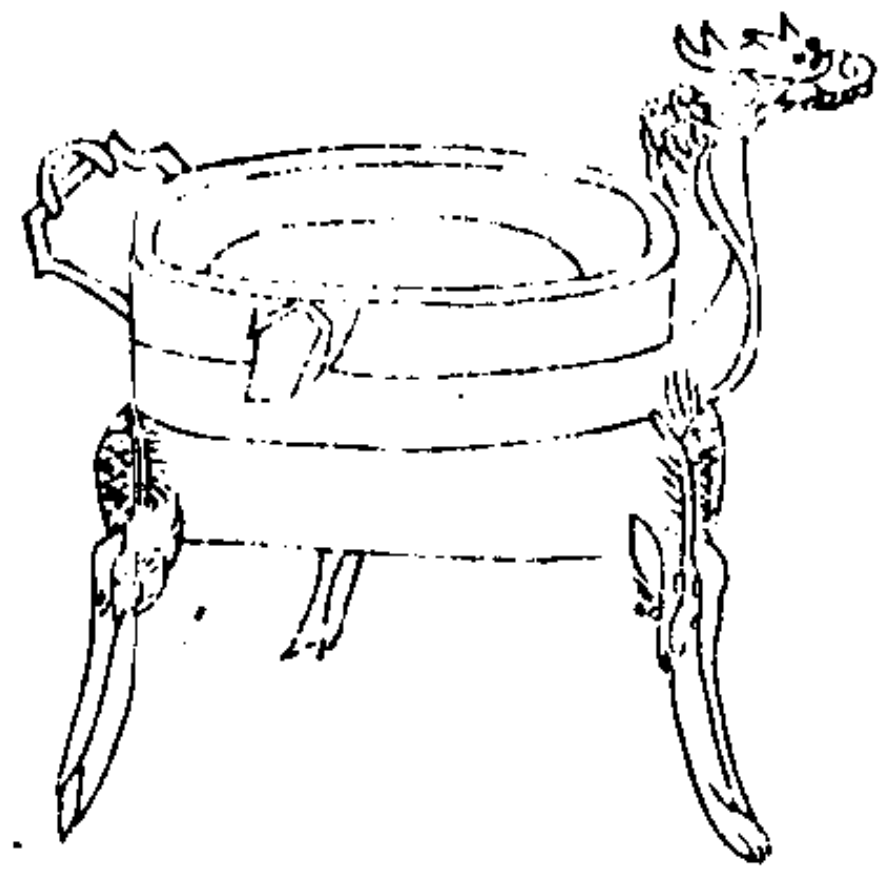
上缺七字 商器也刻文於底凡七字云 缺九字 大形

彝蓋文



祖孟廣博所收彝蓋破損不完惟字存甚奇古刻文蓋內凡六十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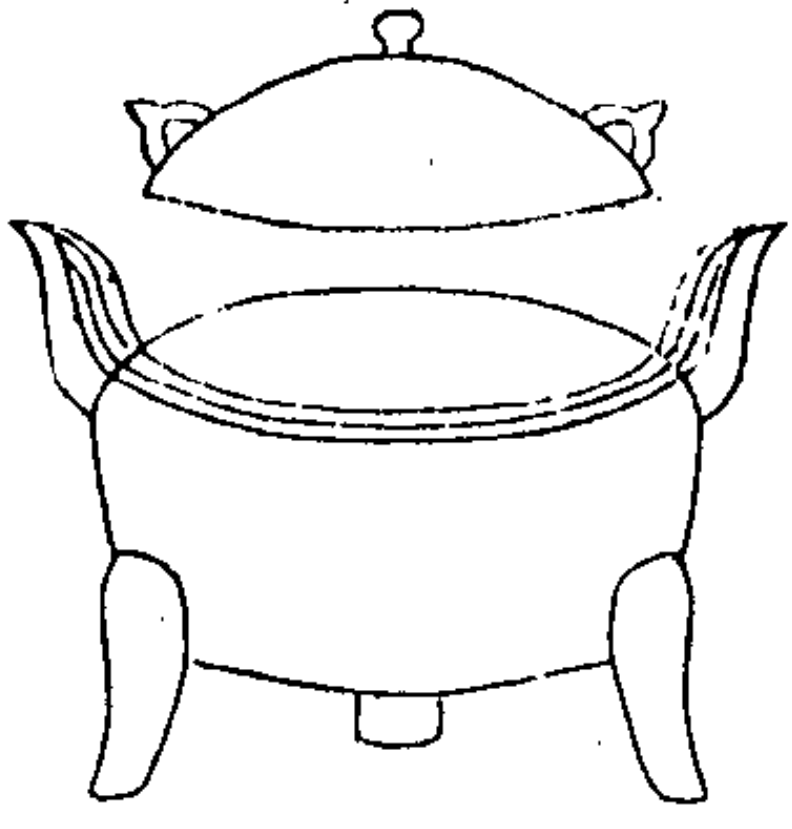
螭首平底斗



張伯均所收與京兆呂氏所收正同但呂斗脚足作獸面此斗足端作卧獸為異口徑乘尺之六寸五分深三寸五分柄作螭首無文刻容漢四升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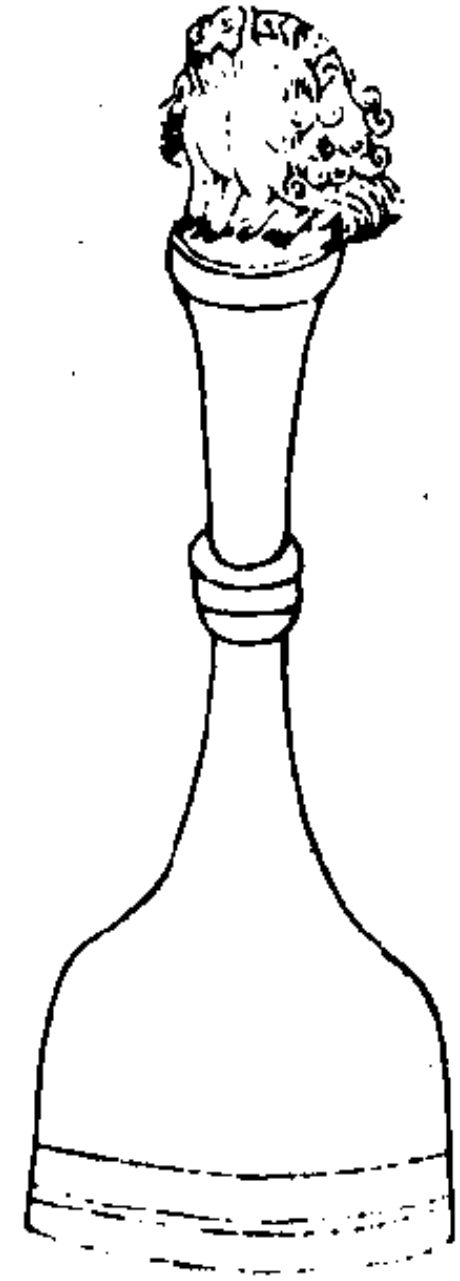
瓦鼎



得之於咸陽鼎蓋皆瓦中作銅隔通高八寸腹徑九寸深四寸其足各高三寸隔容二升鼎口徑七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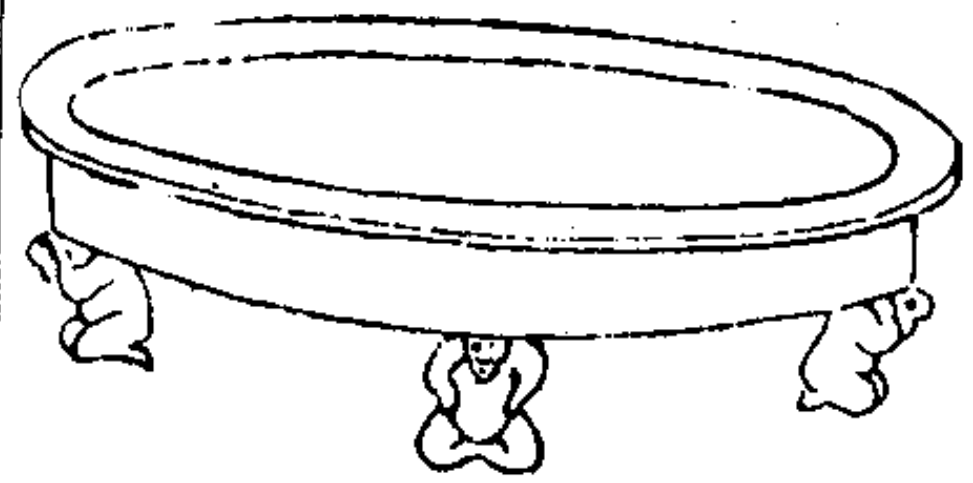
二五

張伯均所收無文刻



張伯均所收無文刻通高乘尺二尺三寸其端作獅子形高三寸莖高一尺六寸底高四寸中空底口徑一尺五分莖端兩竅相當叩之其聲清響

熊足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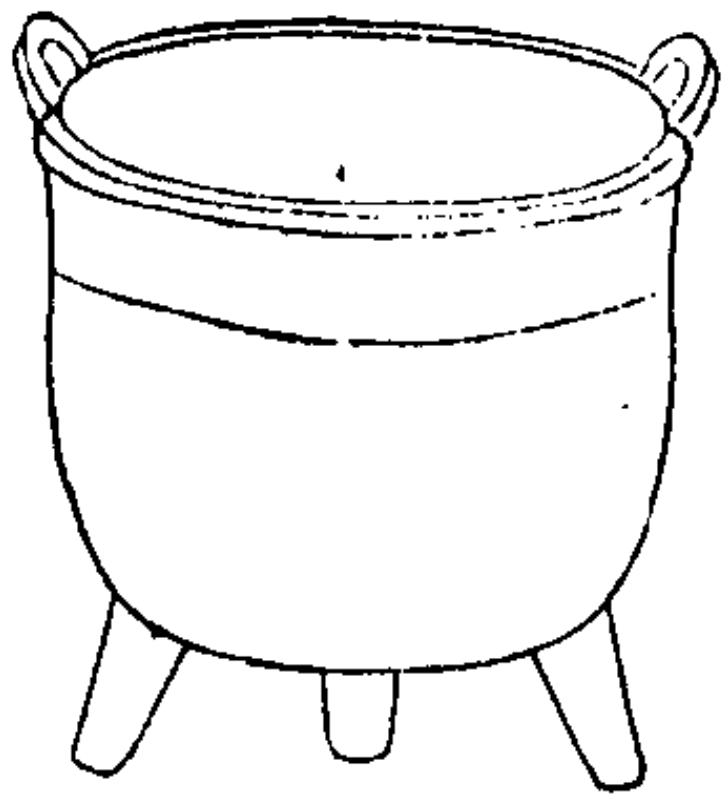
崇寧元年秦州甘谷新邊民耕得之獻於定西高廟為柳樹槃又刻鑿於槃中以記獻送年月銅槃甚雄壯平底下作三熊負之內外塗金皆全但已為民間刻壞甚可惜也槃面徑乘尺之一尺八寸五分唇徑十分半足熊高二寸二分深一寸二分容漢一斗二升以今秤之重一十八斤

續考古圖 卷二

三一册

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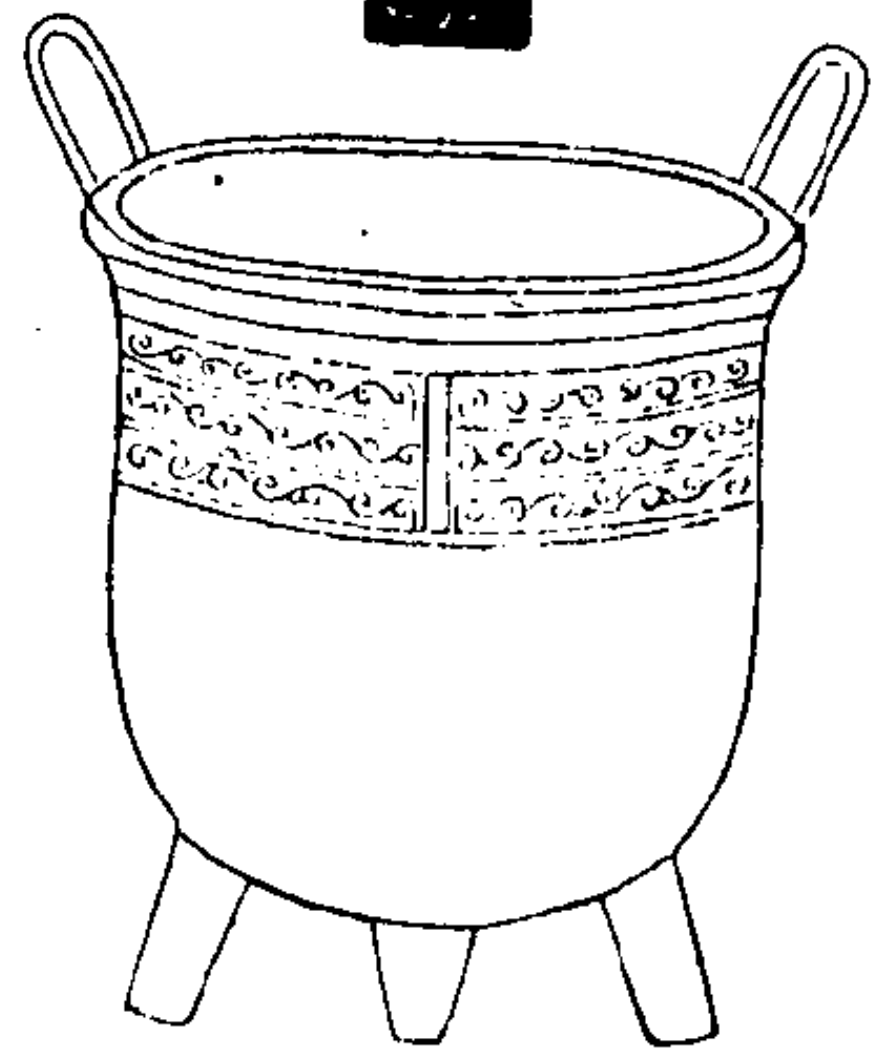
王宮匾



右克中姪所收刻文二十字於口外國轉讀之
卷二終

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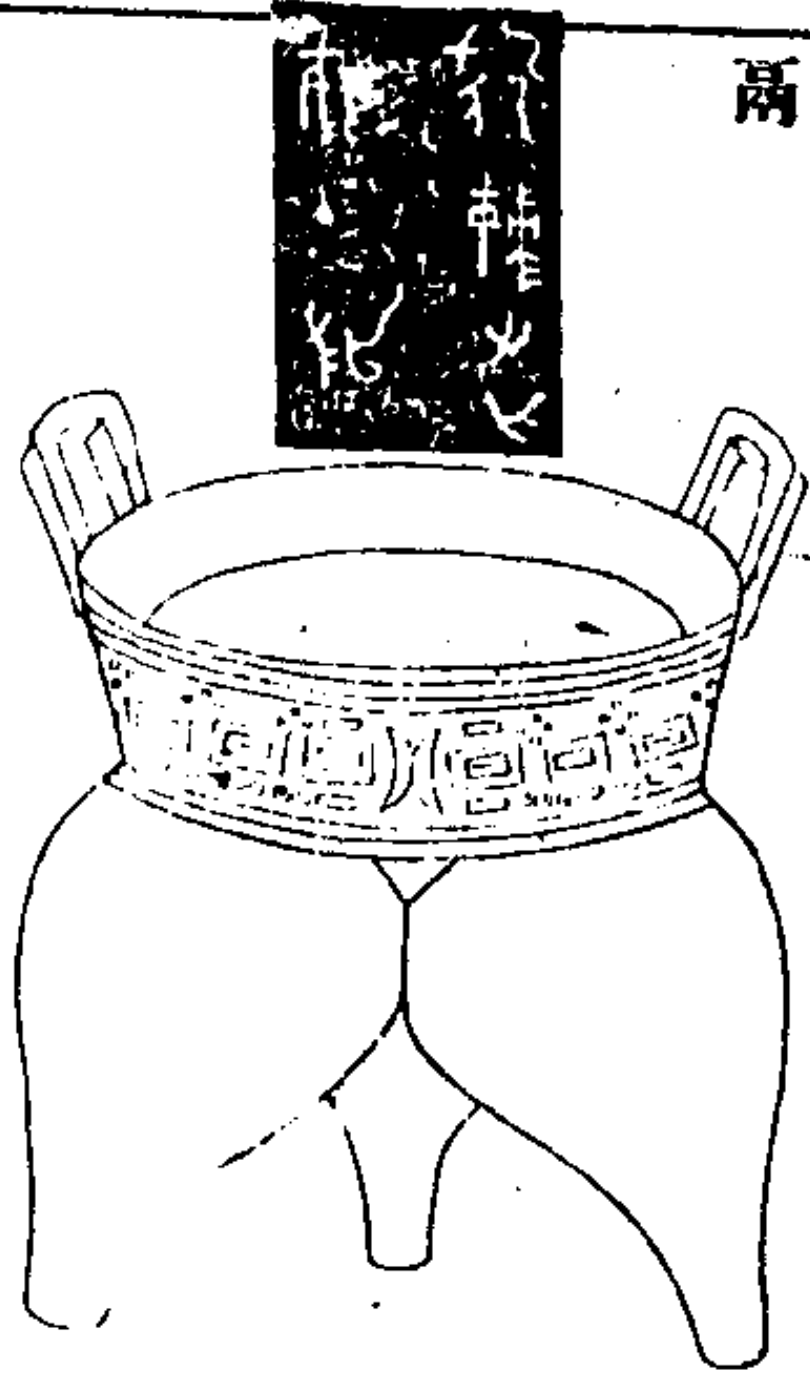
篆口鼎



呂子功姪得此鼎於岐下與王師文篆口小鼎略相似腹內口下刻一字口徑乘尺之七寸耳高一寸二分腹深五寸足高三寸半容漢八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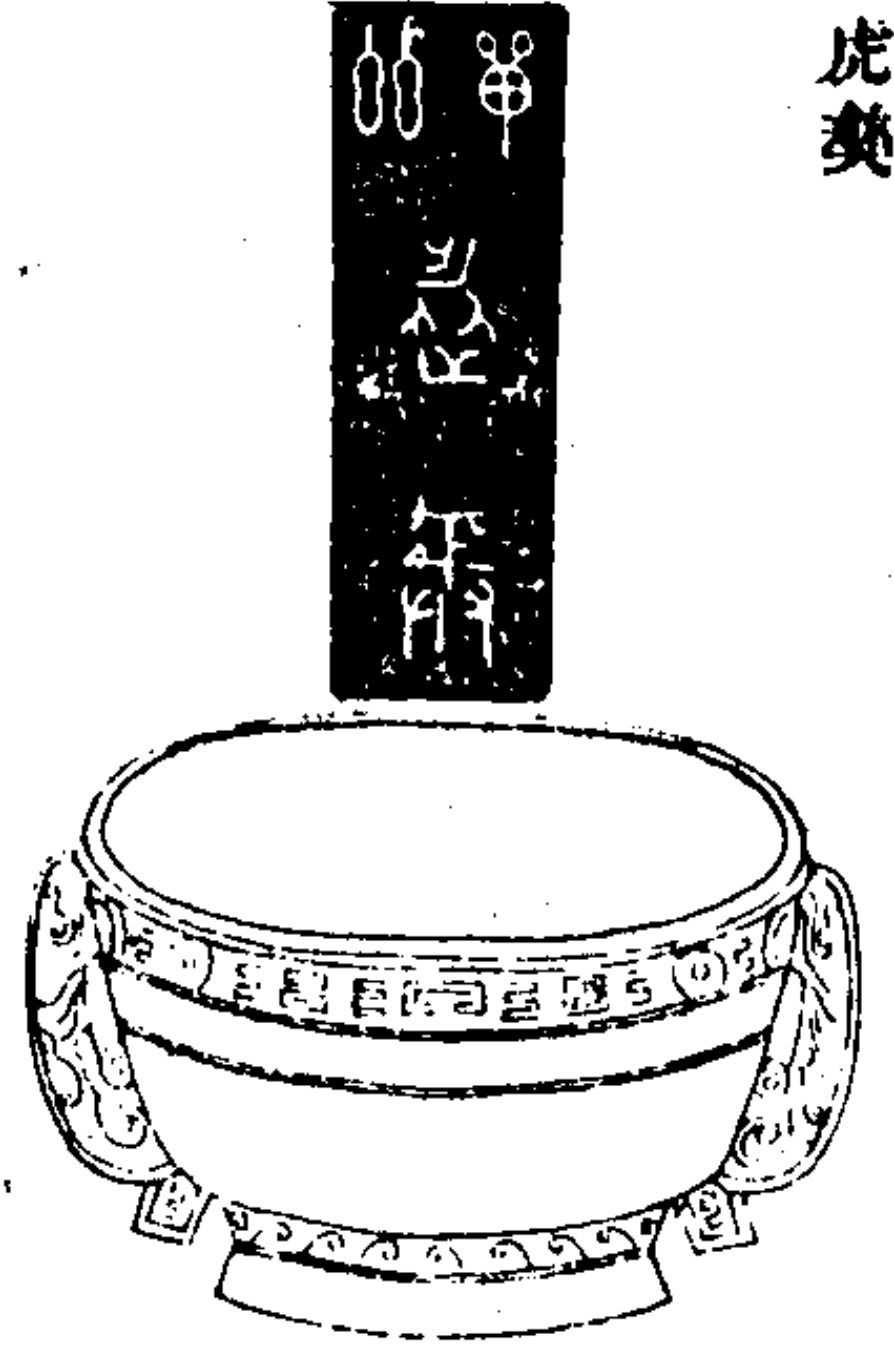
二六

續考古圖卷第三



右樂詞之咨道大夫所收刻文於內未詳通高乘尺八寸半耳高二寸口徑八寸腹深八寸足中空樂氏所收古器最盛凡百餘種除已收入考古圖外有文刻及形制佳者取二十六種續編於此

虎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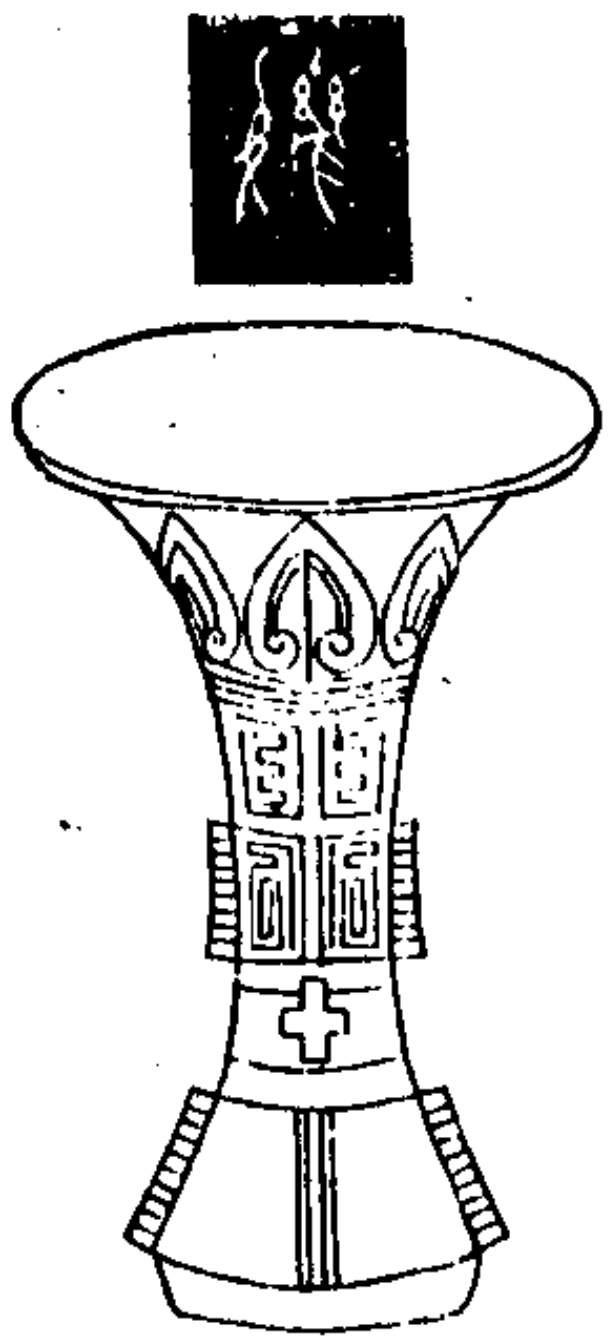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刻文於內曰單辨作從彝口徑乘尺之一尺腹深六寸足高二寸

從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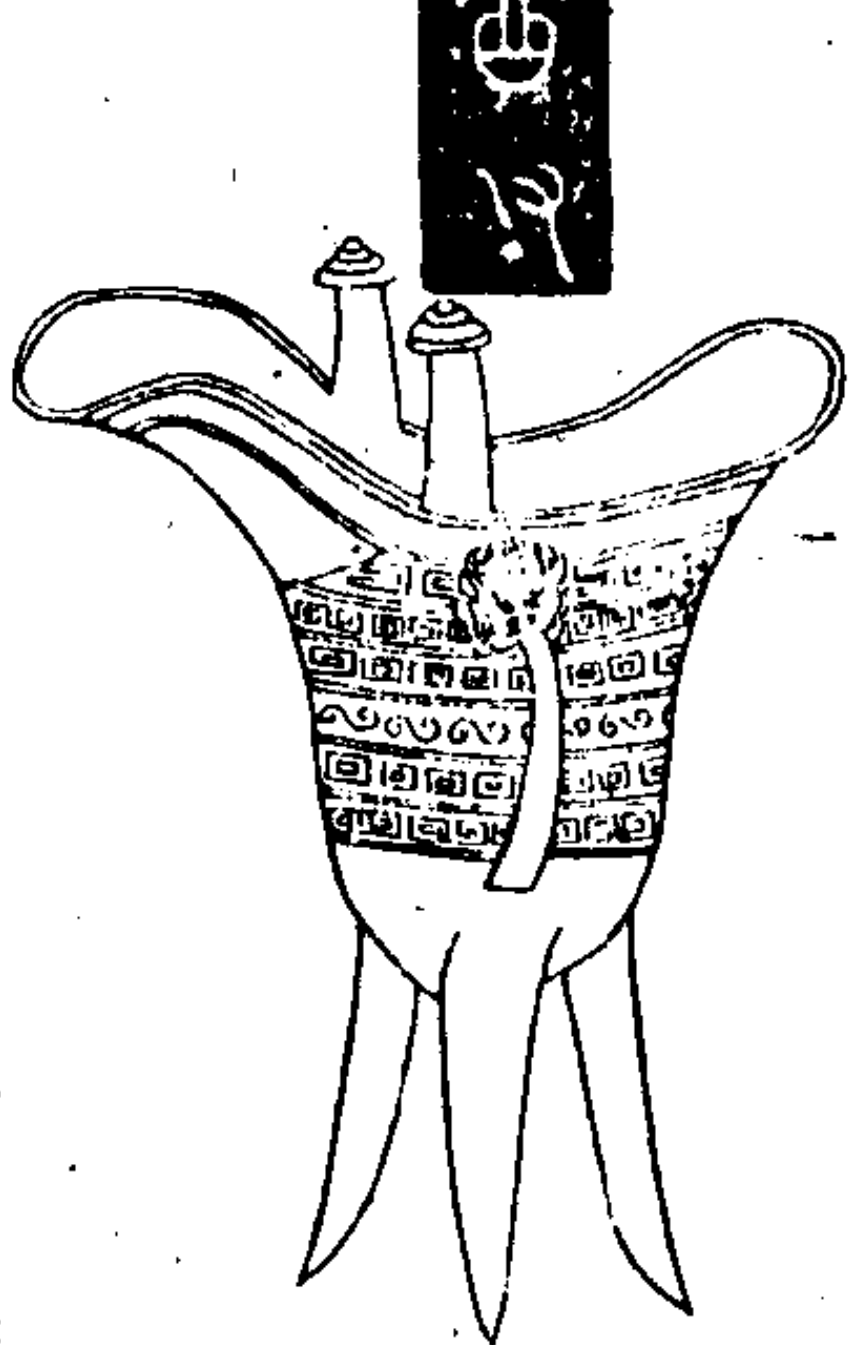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刻文於內曰單辨作從彝口徑乘尺之一尺二寸足高一寸二分深三寸容漢一斗二升

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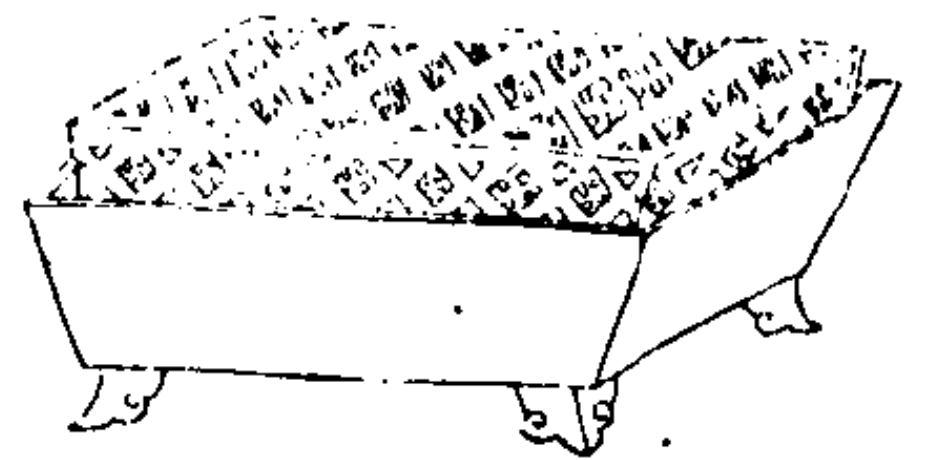
容二升身高尺二寸口徑六寸半身徑一寸半形制與前所載同刻字三

爵



形制與前所載同刻字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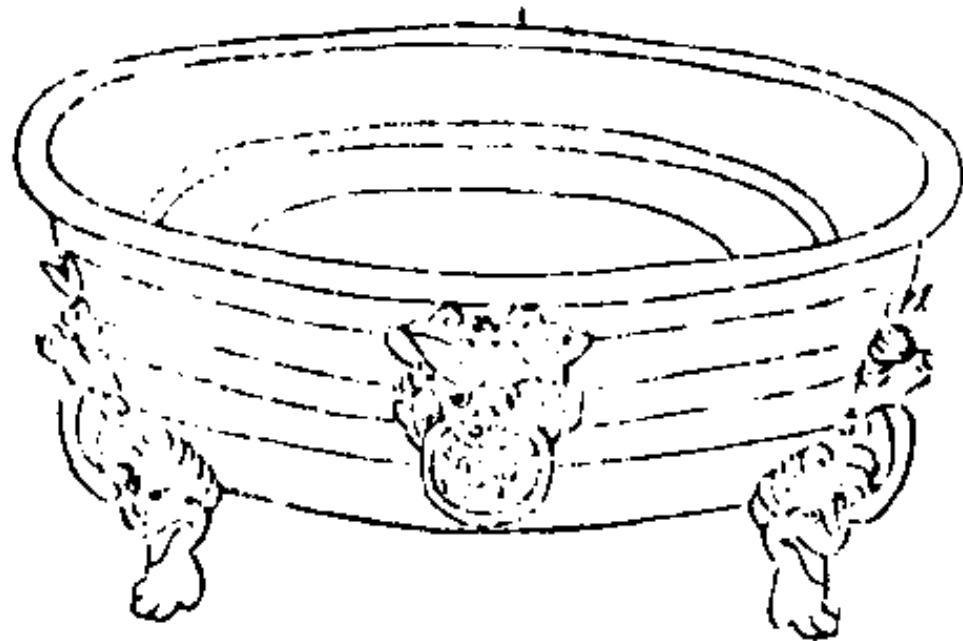
冰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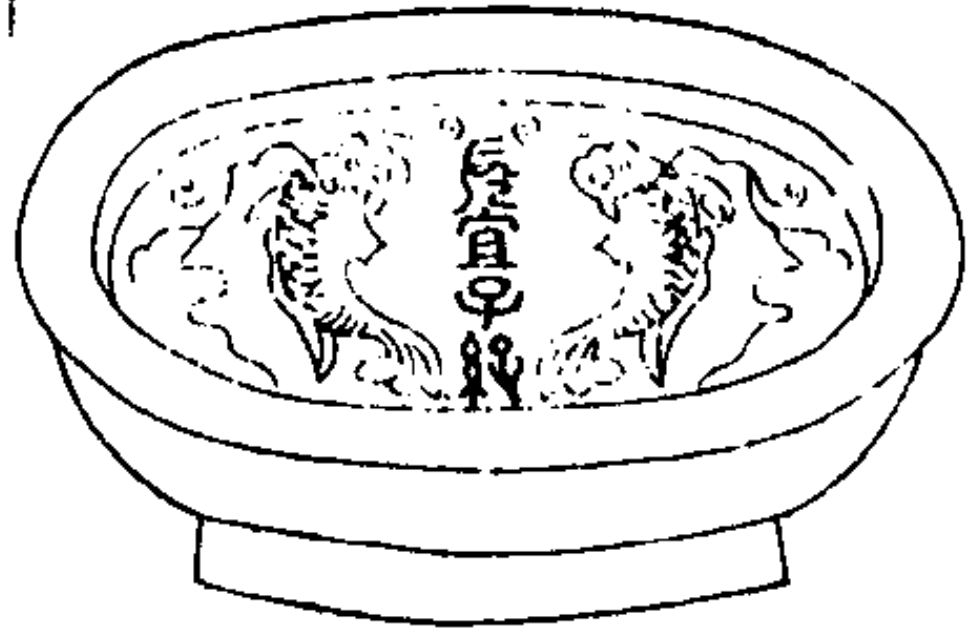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四方兩層各四尺上池貯冰下池盛水也上池口徑乘尺一尺二寸高七寸層潤半寸足高二寸四壁鏤明所以貯冰令水不積也下池口徑一尺六寸高四寸半層潤一寸足高三寸半深一寸六分所以盛水也按周禮凌人掌冰正春始治鑑注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內外

饗之陪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作獸面高環凡四環三足底下刻文凡十九字口徑乘尺一尺三寸通高六寸深四寸足高二寸容漢四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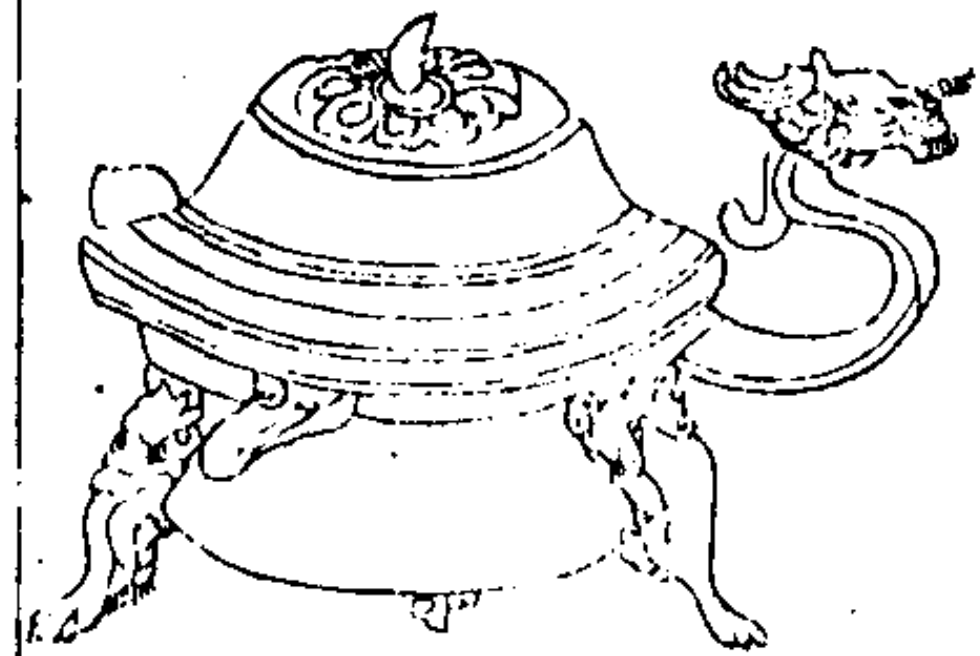


雙魚洗



榮詢之所收底內作雙魚刻字四於中日
長宜子孫口徑一尺九寸黍尺唇潤一寸
深五寸

龍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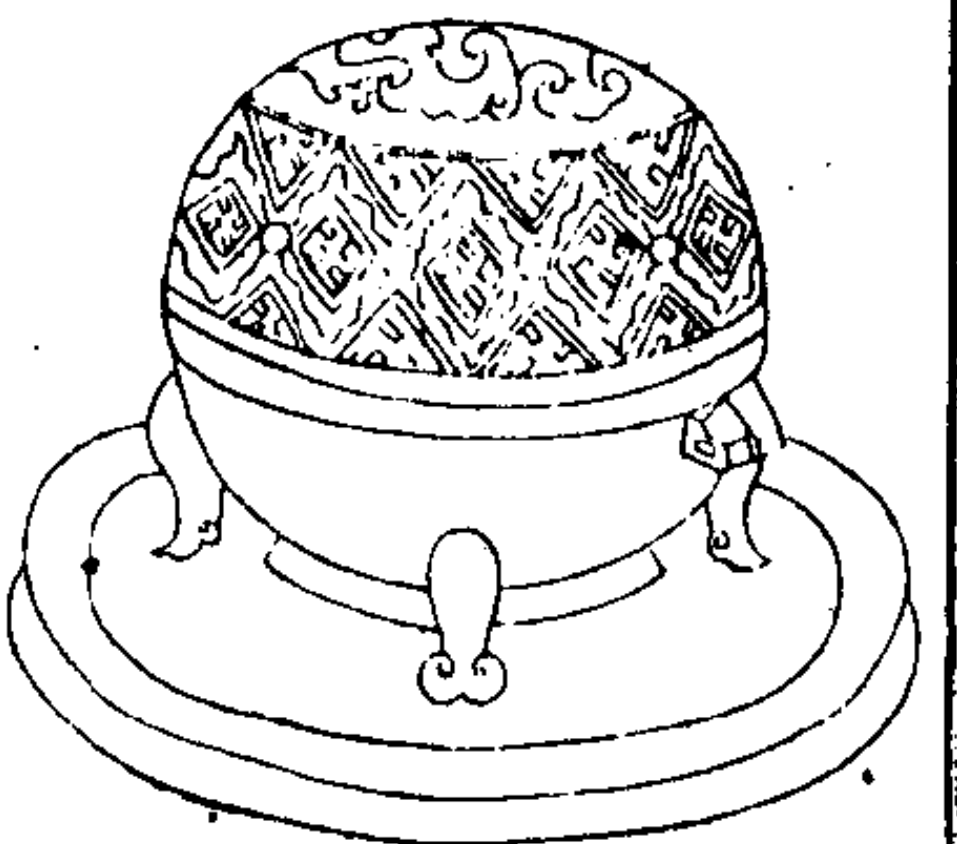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

九鸞鳳爐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制作甚工自背與兩
翅為蓋腹為爐口啣鈴翅亦懸鈴身負
九鸞鳳立榮中榮徑黍尺五寸鳳高一尺
長一尺

香爐



榮詢之所收榮徑黍尺六寸高五寸爐徑
四寸凡爐香先着湯於榮中使衣有潤氣
即燒香烟着殿而不散故博山之類皆然

牛甌



牛甌中空下有座背作方蓋蓋上作仙人
形牛座高黍尺之五寸人高二寸座長四
寸牛長六寸容漢一升

龜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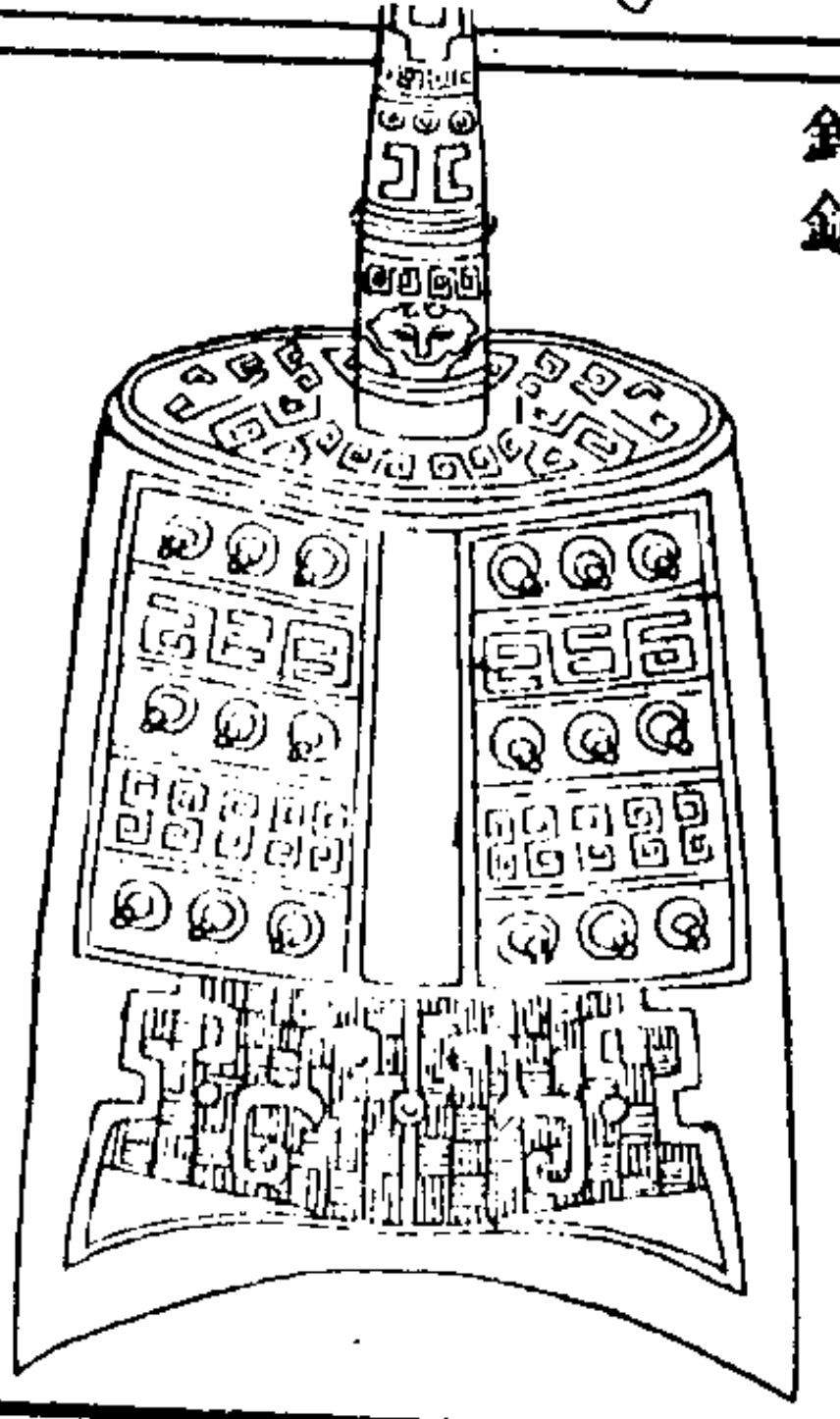
龜甌中空背作方蓋蓋上作獅子形身長
黍尺三寸半身高二寸頭長一寸半潤二
寸獅子高一寸半容四合
二甌並榮詢之所收

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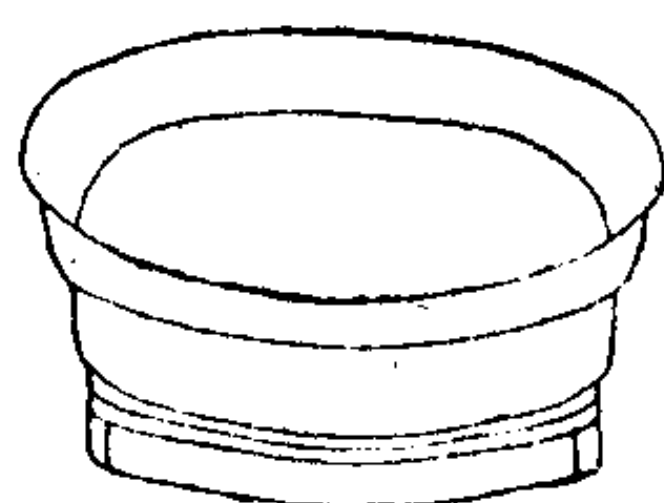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刻字二於內鼎高八寸半黍
尺耳高二寸口徑八寸深七寸容漢一斗
五升

鐘



榮詢之所收刻字二曰左樂

刁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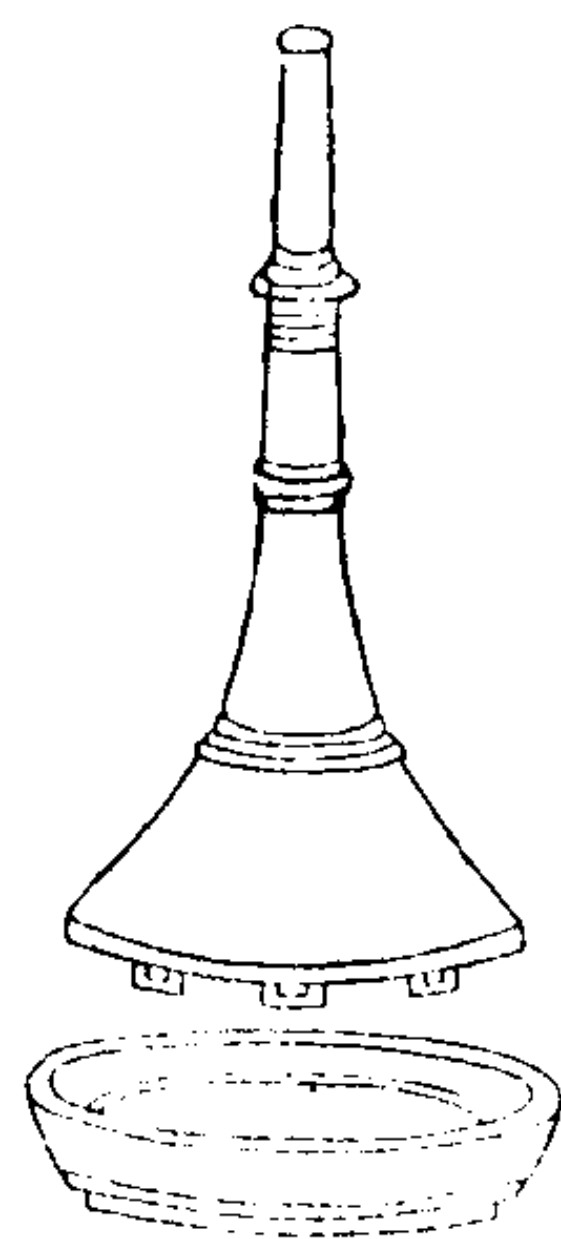
刁斗狀如盆底有鼻可以編懸擊之有聲高五寸口徑黍尺之一尺五寸底徑五寸半容漢二斗四升
紹興壬午在果山見一器正類此但腹作三獸面其鼻可懸中畫雙魚有文曰大吉祥蓋漢器也

鳩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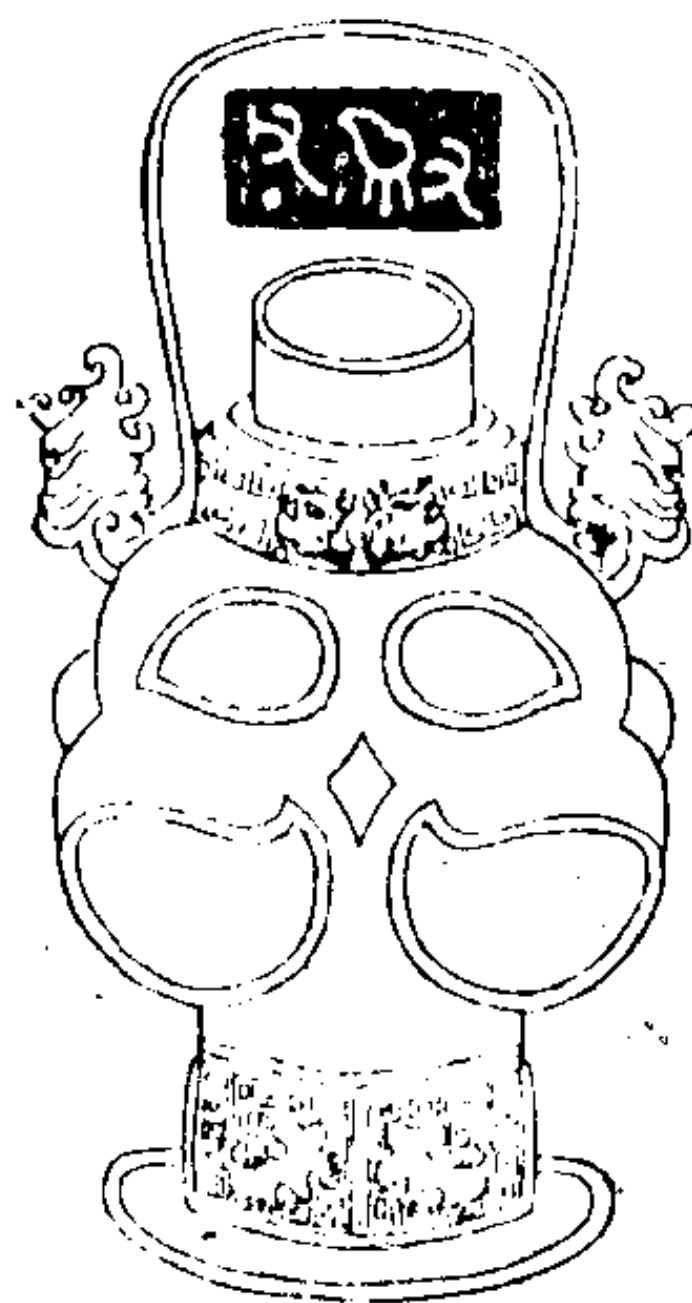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高三寸長乘尺之五寸塗金

燈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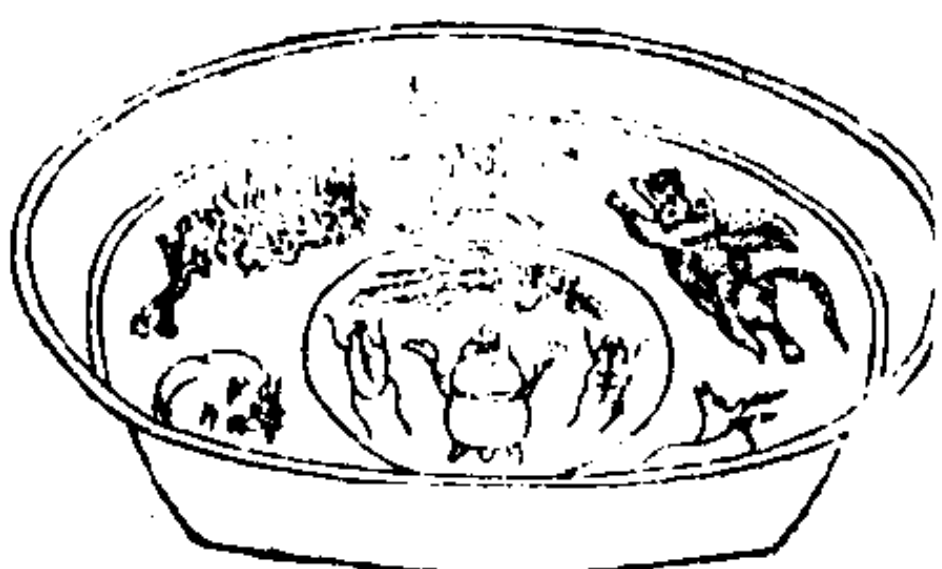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槃唇刻蘭席二字燭臺上中兩段并槃凡三上中空可以立燭中三足立於槃中槃口徑黍尺之一尺高二寸半中高四寸下口徑七寸上高一尺口徑二寸半深三寸半

父丁山



榮詢之所收刻字三於腹底內惟身存亡蓋梁兩端作鹿頭狀口徑黍尺長五寸半濶四寸梁高六寸足高二寸腹深一尺容漢一斗三升

龍虎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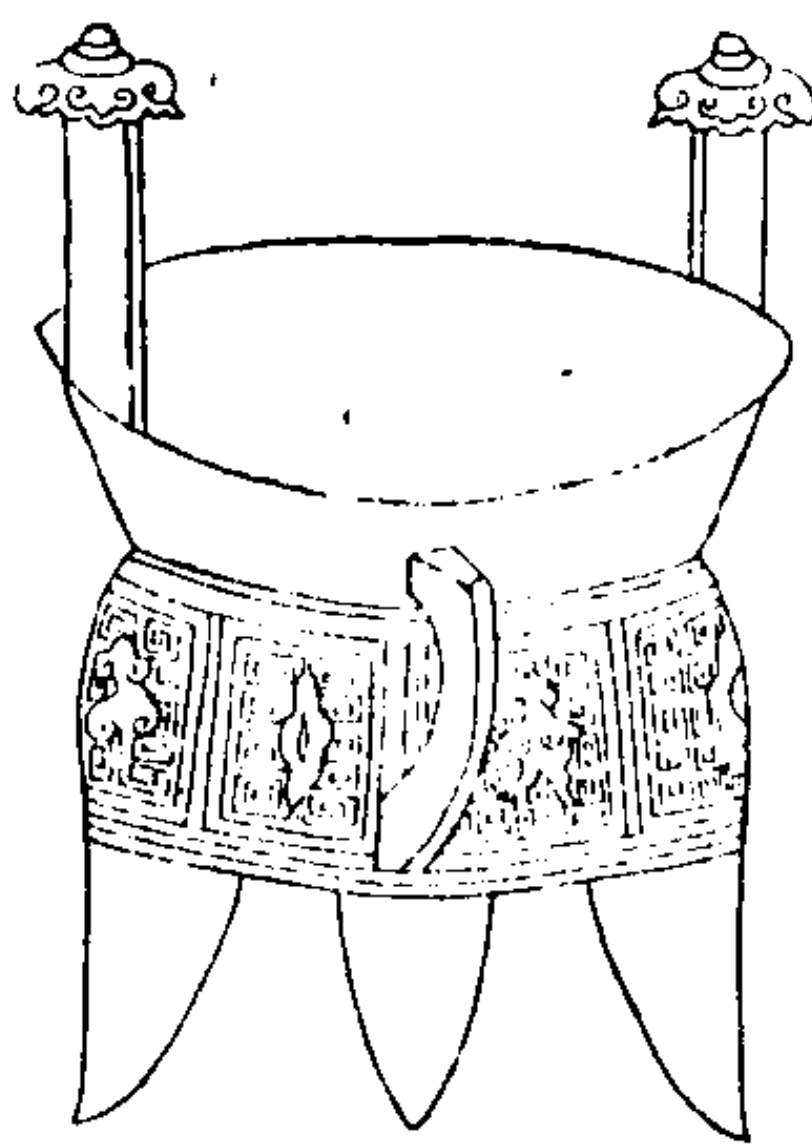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洗底作龍虎猴象鹿五獸狀中又作寶瓶之狀口徑黍尺之一尺五寸高三尺容漢一斗七升

兜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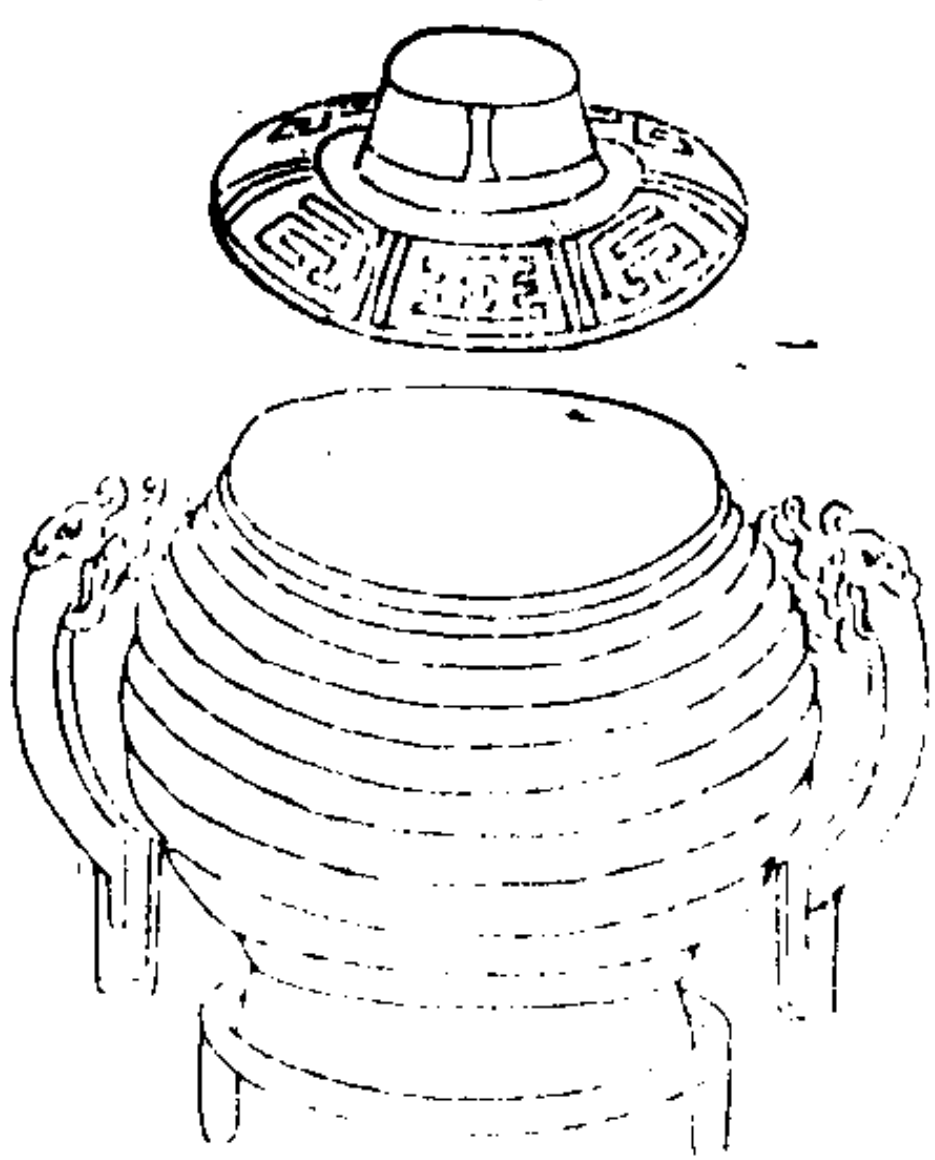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刻字六曰祖戊叔辛叔癸與王師文所收相似而此有蓋文刻甚華蓋亦兜敝

商舉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形制如鼎高有柱有耳蓋飲器也通高乘尺之八寸柱高二寸容漢五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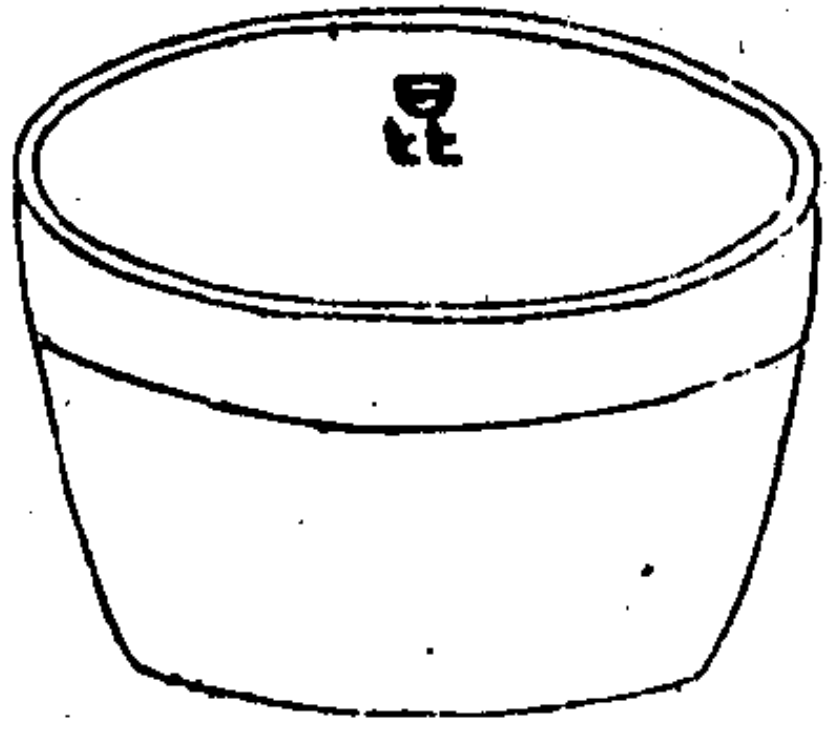
寶敦



榮詢之所收刻字三於腹底內惟身存亡蓋梁兩端作鹿頭狀口徑黍尺長五寸半濶四寸梁高六寸足高二寸腹深一尺容漢一斗三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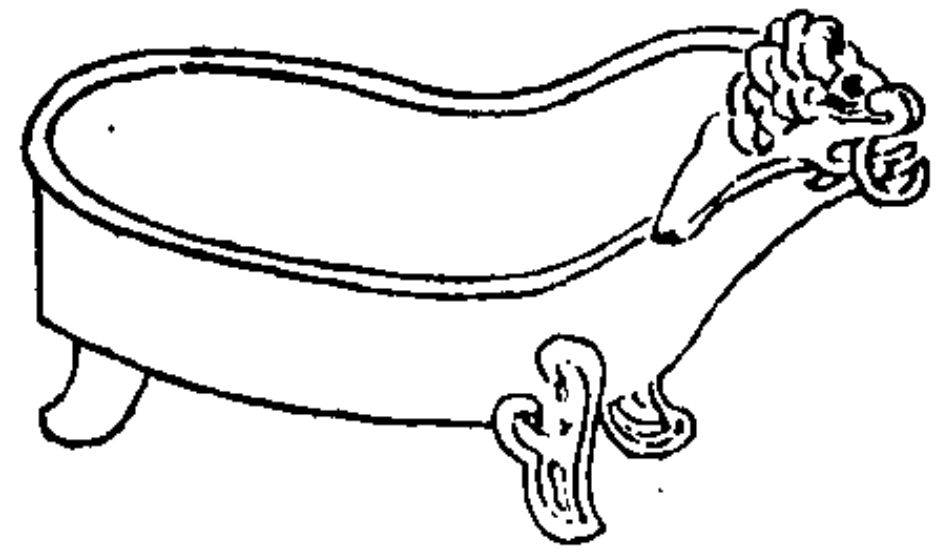
惟三月初吉庚午
王呼厥仲入右 王錫
赤帝朱 鑿旂 拜稽首
對揚天子 命用作寶敦
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

榮詢之所收刻文於蓋凡五十字高乘尺之一尺口徑八寸半腹深六寸容漢二斗二升無文刻蓋容四升刻文於內



榮詢之所收高乘尺之一尺口徑二尺六寸容漢二斗八升並無文飾之類惟刻昆字

觥



作牛形三足蓋不存身高乘尺之寸頭高七寸長一尺二寸闊六寸足高二寸容漢五升形制雖不類前飲器之精亦飲器觥之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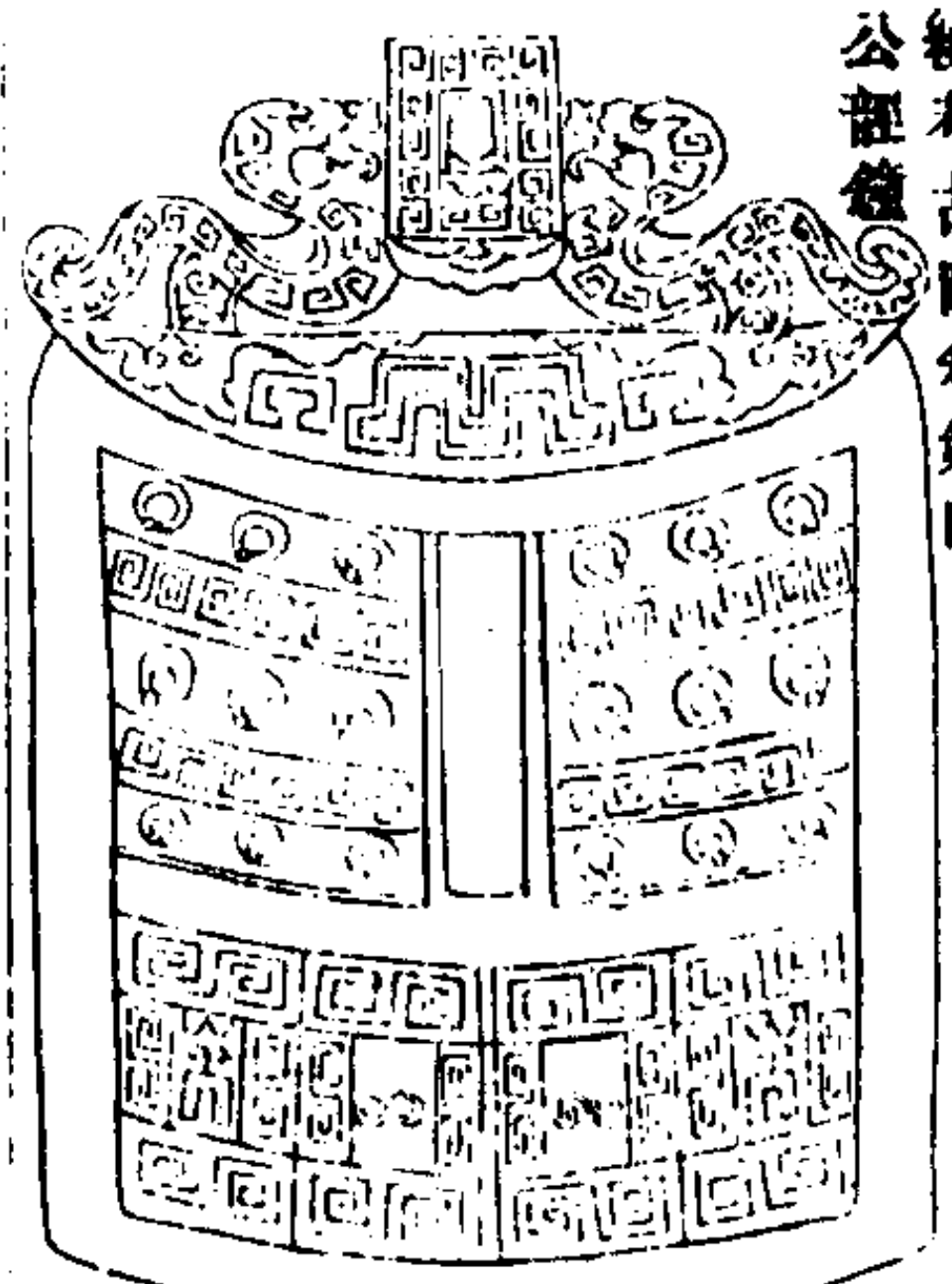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

屬盤



榮詢之所收無文刻盤有足內外刻作飛屬形高乘尺之三寸半口徑一尺三寸底徑七寸半容漢一斗五升

續考古圖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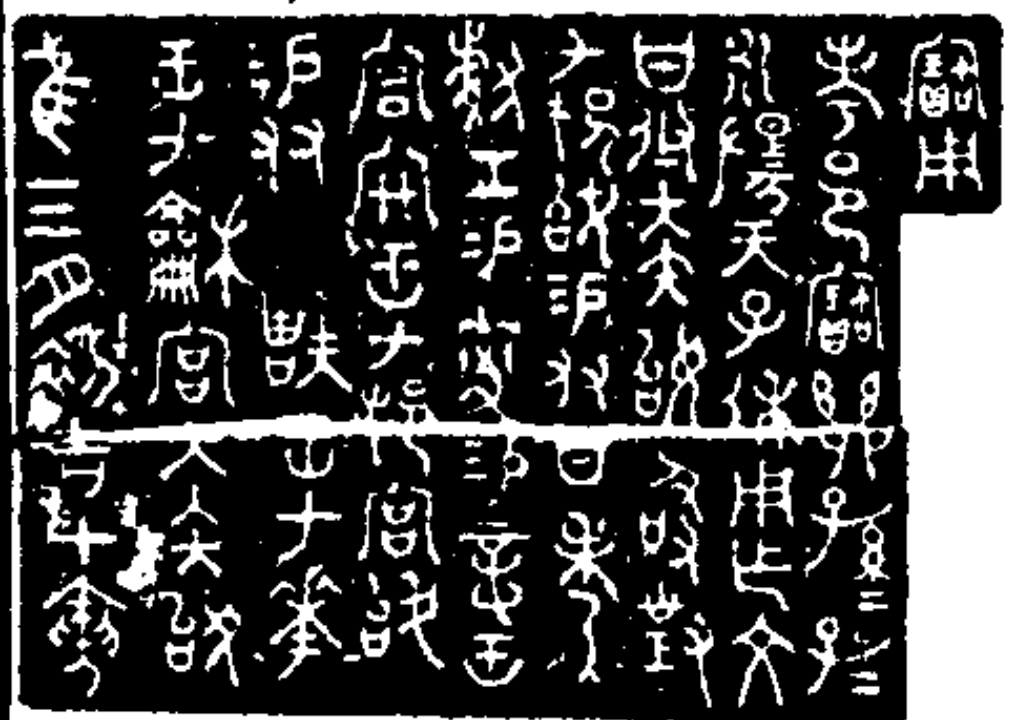
崇寧三年甲申歲孟冬月應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鐘六枚以宋公鐘又獲於宋地宜爲朝廷符瑞尋上進瑞刻文六字

六鐘形制文飾皆同形扁而銳不垂六鐘各殺一寸爲差每鐘皆刻曰宋公成之經鐘字形漫滅僅可識焉按宋自微子開二十六世平公成立平公鑄此鐘故刻曰宋公成之經鐘六鐘曰是帝顛頂之樂也



大夫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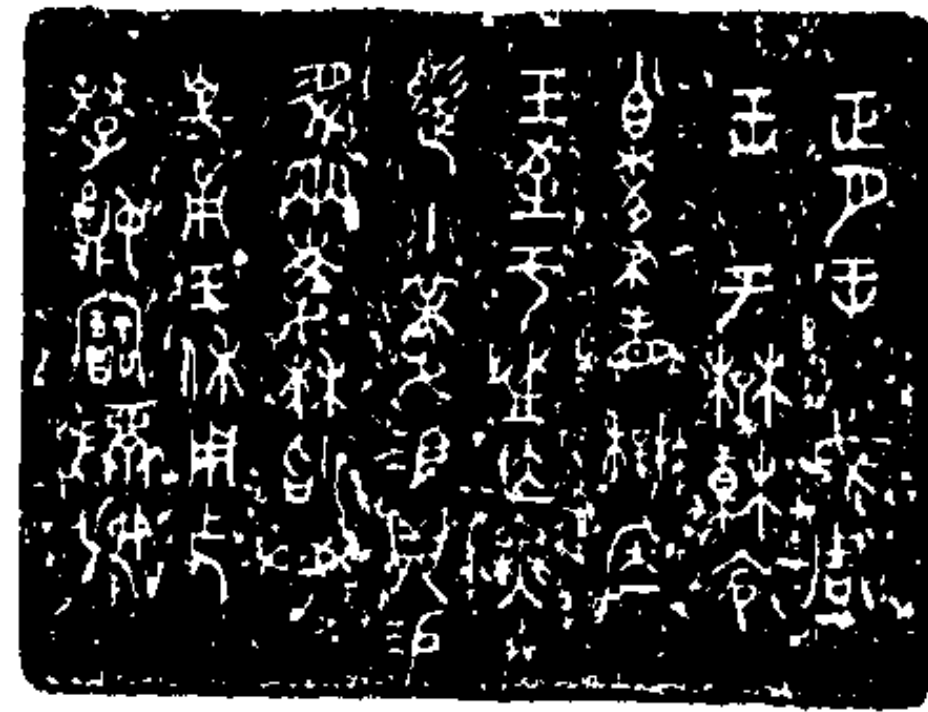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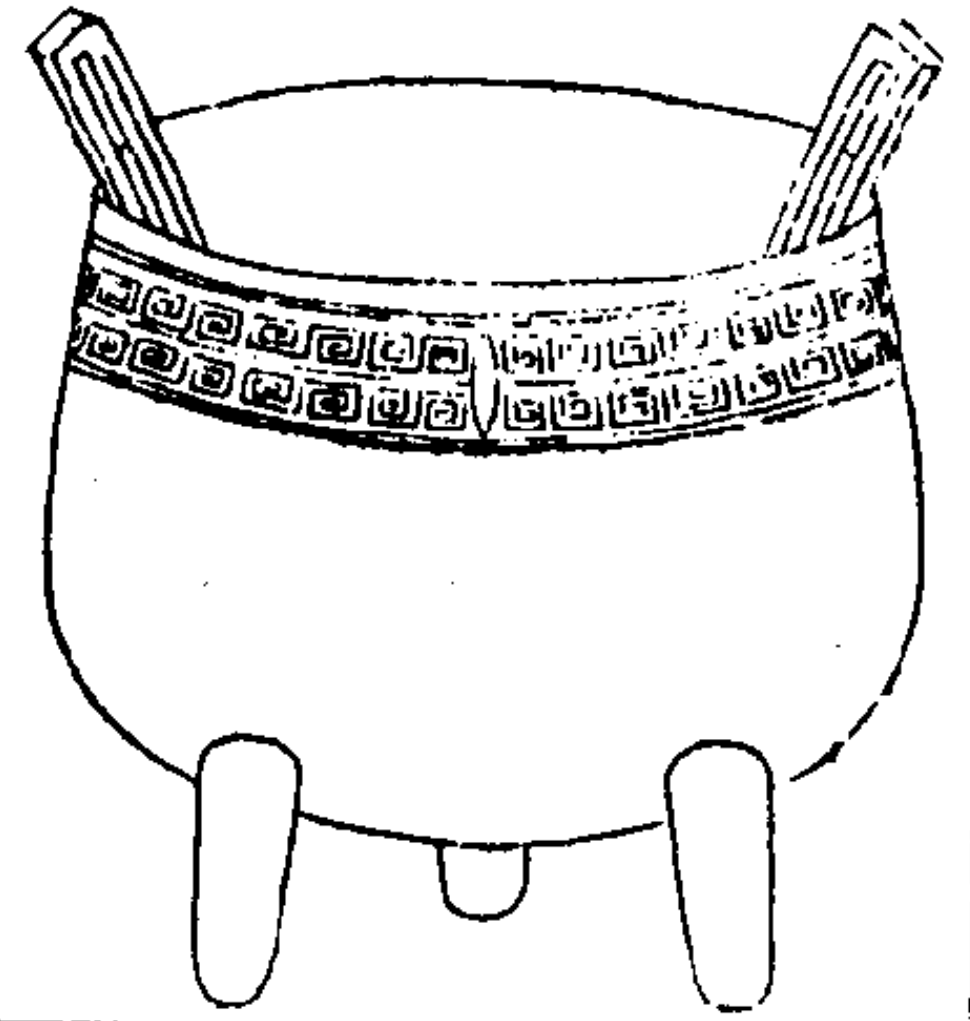
實用



第一鐘以乘尺校之鐘體高二尺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四寸鏡間徑一尺七寸第二鐘體高一尺九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二寸鏡間徑一尺五寸第三鐘體高一尺八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二寸鏡間徑一尺四寸第四鐘體高一尺七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一寸鏡間徑一尺四寸第五鐘體高一尺六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一尺三寸第六鐘體高一尺五寸懸高五寸舞間徑九寸鏡間徑一尺二寸按周備六代之樂惟闕六 五英惟欲武然則周德既衰諸侯各備古樂既有欲武則宋宜有六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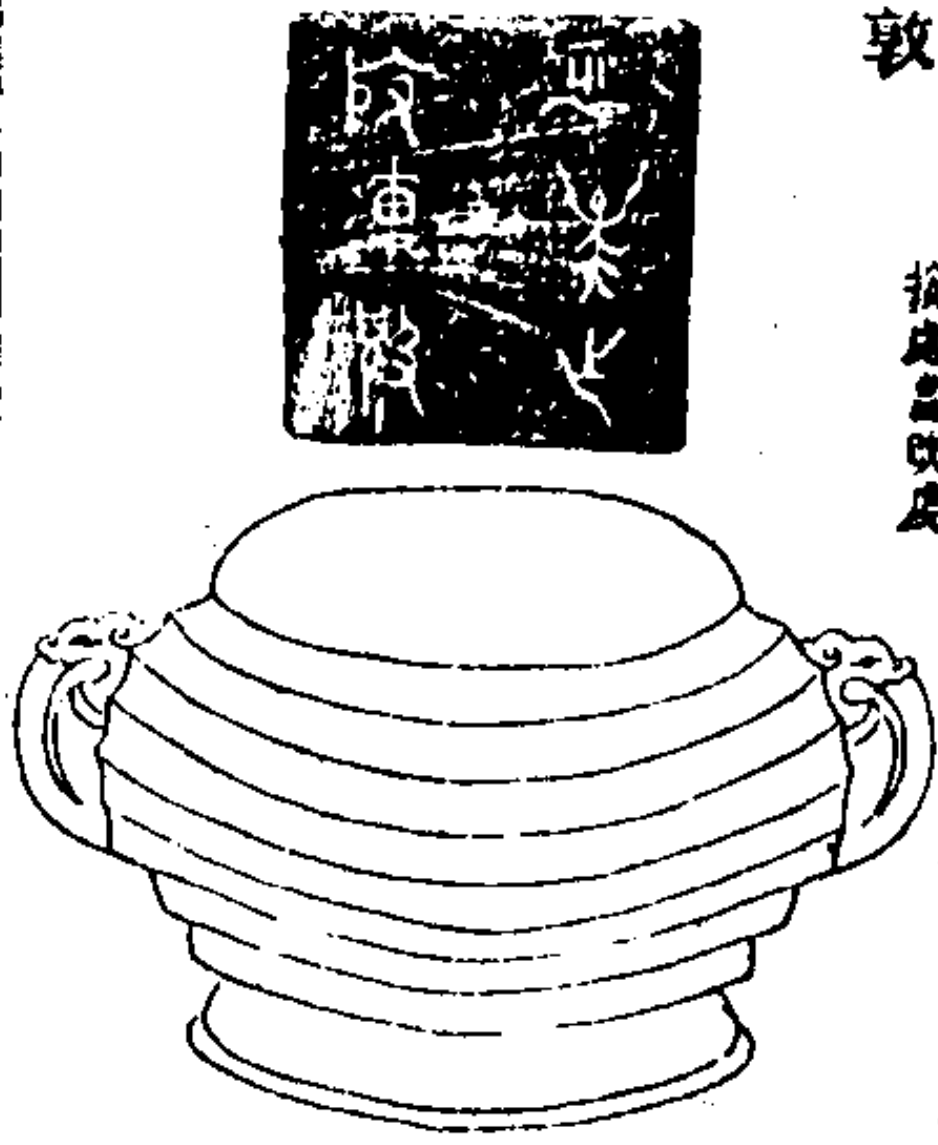
考邑寶鼎孫子子
禾揚天子休用作文
日修大夫始敢對
在邦始錫友曰考
獻工錫曼錫章王
宮一王在邦宮始
錫友 朕王在筆
王在餘宮大夫始
惟三月初吉甲寅

趙承規 茂曾所收刻文於內凡六十五字得於永興醴泉之甘北以乘尺之總高二尺口廣一尺四寸七分耳高四寸足高六寸腹深一尺五寸容一石四斗



此半頁
釋文開

周處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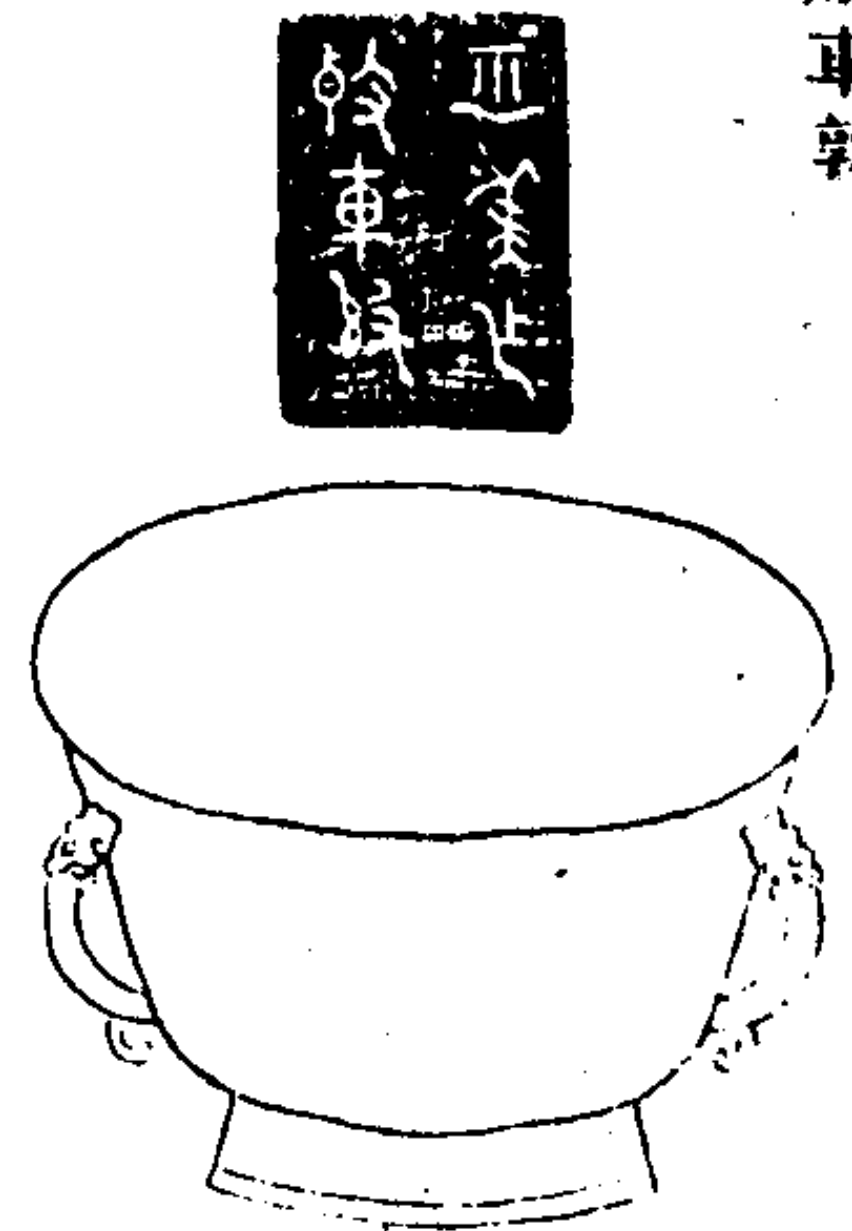
張才元所收刻六字於內文曰舟處作旅車敦以乘尺按之高五寸半口徑七寸腹徑一尺足徑六寸半深四寸半容一斗五升

父丁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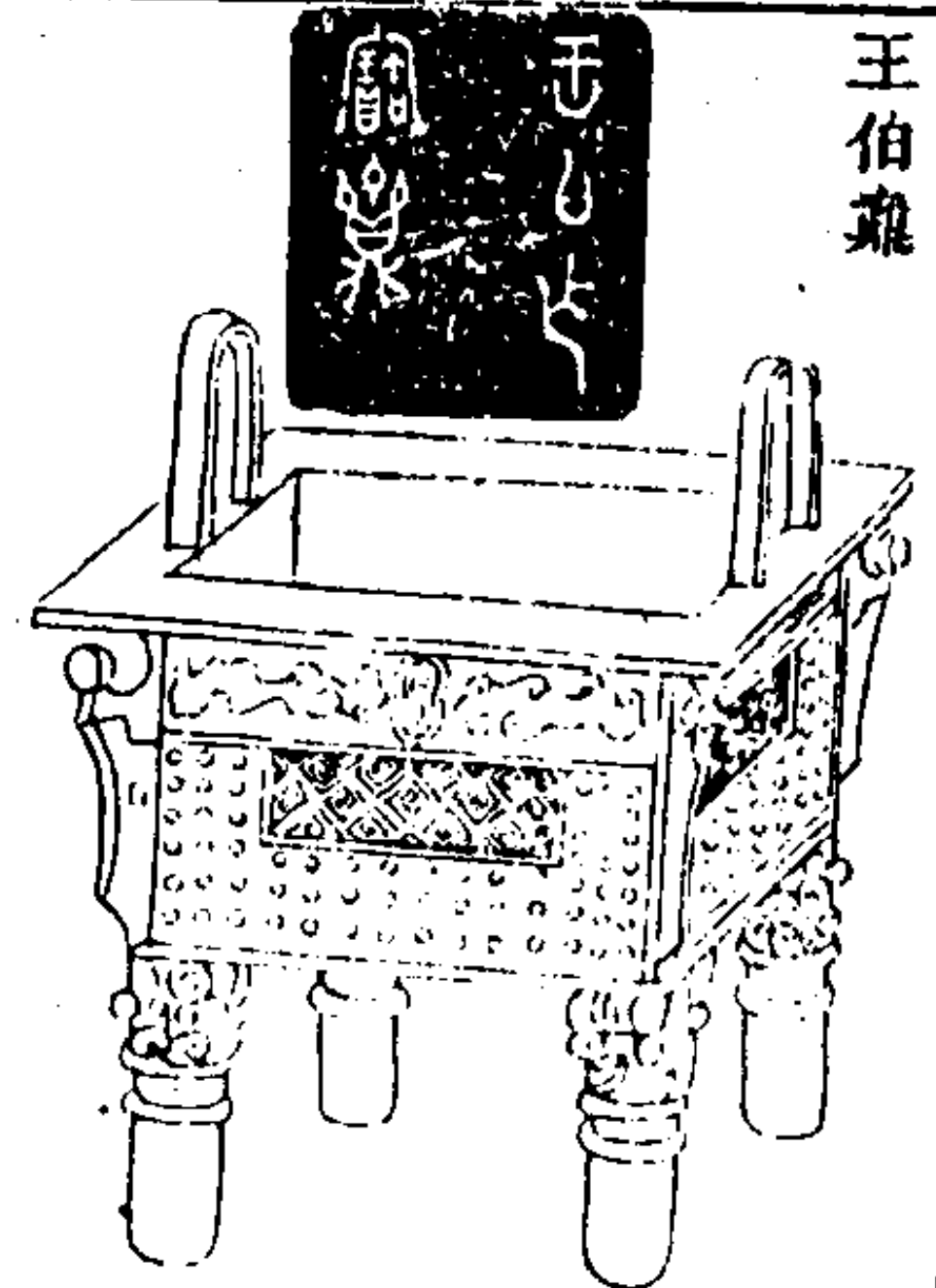
趙承規所收刻文於內以乘尺按之總高一尺二分口廣四寸八分流長三寸三分腹圍二尺三寸六分足高三寸七分深七寸容漢二斗二升五合

旅車敦



王晉玉所收刻字六於內曰舟處作旅車敦以乘尺量之口徑六寸深五寸容一斗三升兩耳作牛頭按刻文作舟處蓋舟通用為周字當是周家術

王伯雍



松壽吳氏所收刻文於內曰王伯作寶籛五字以乘尺按之高八寸半口從廣五寸擴廣七寸深三寸半容七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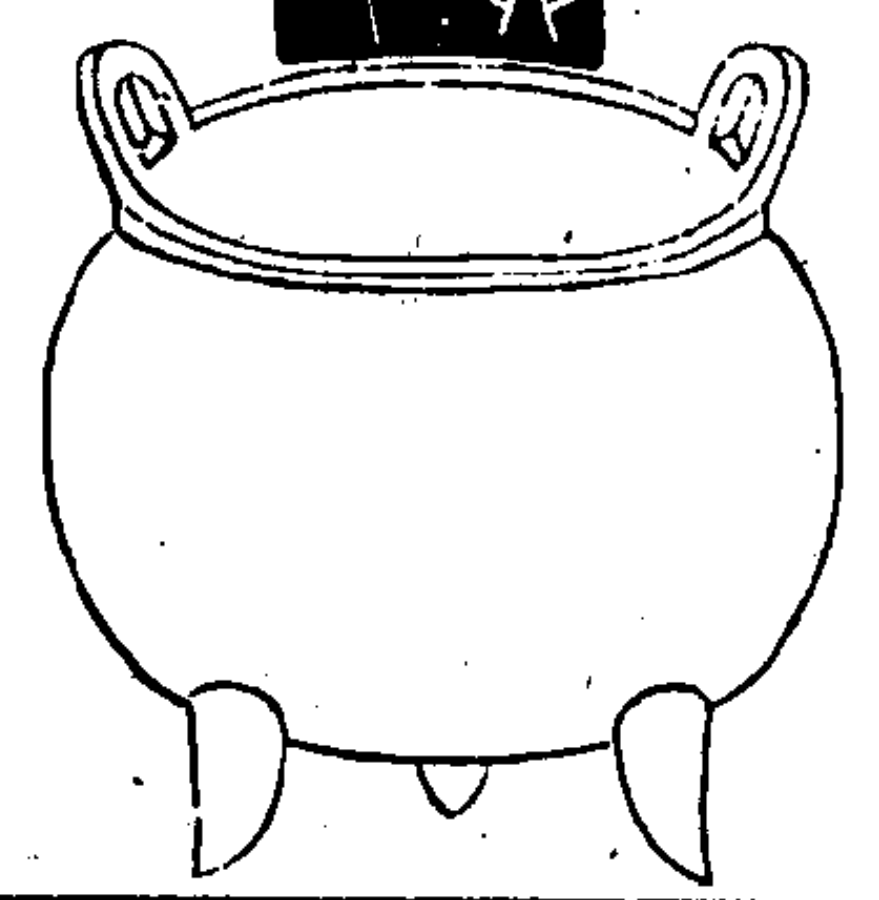
吉金敦



丁伯容所收刻文二十於底內以乘尺按之總高三寸半口徑一尺六寸耳高二寸足口徑尺二寸腹深二寸容二升

此半頁
釋文開

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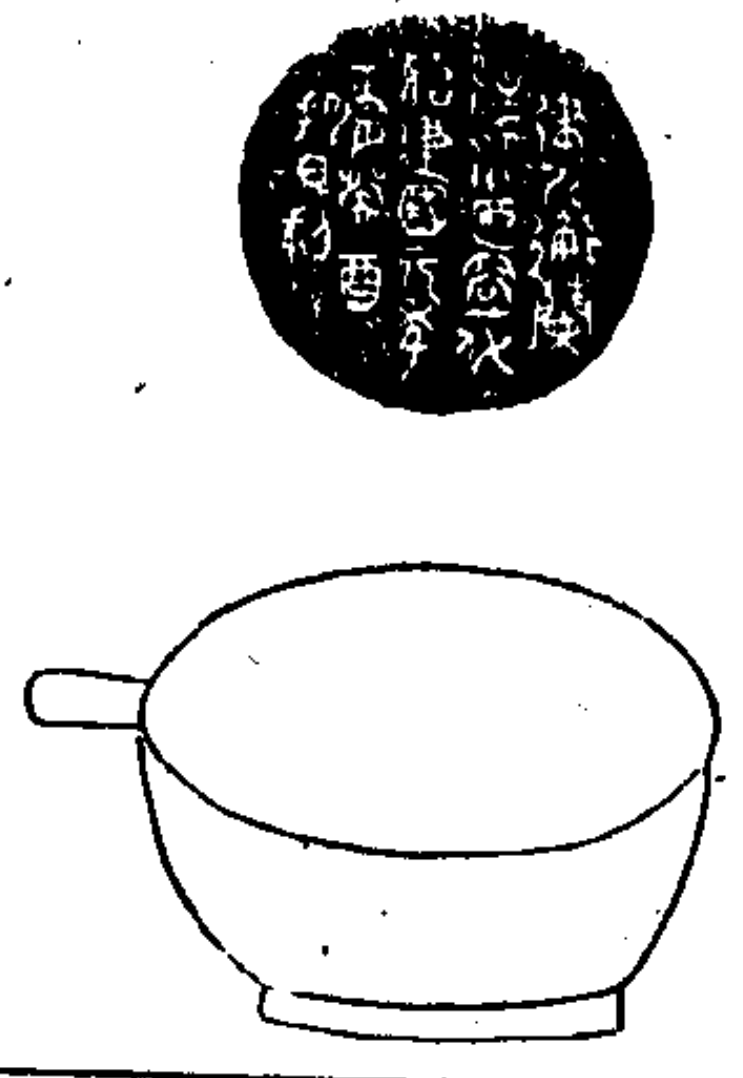
張才元所收刻文六字於口內 作父丁寶鼎其形三角不圓以黍尺量校之口徑五寸半高五寸半耳高一寸腹深四寸容五升半

周度鼎



丁伯容 宏所收刻文四於內舟度旅鼎以黍尺校之高七寸口徑六寸一分深三寸五分 已上張才元王晉玉丁伯容三器皆周度所作器得於洛

日才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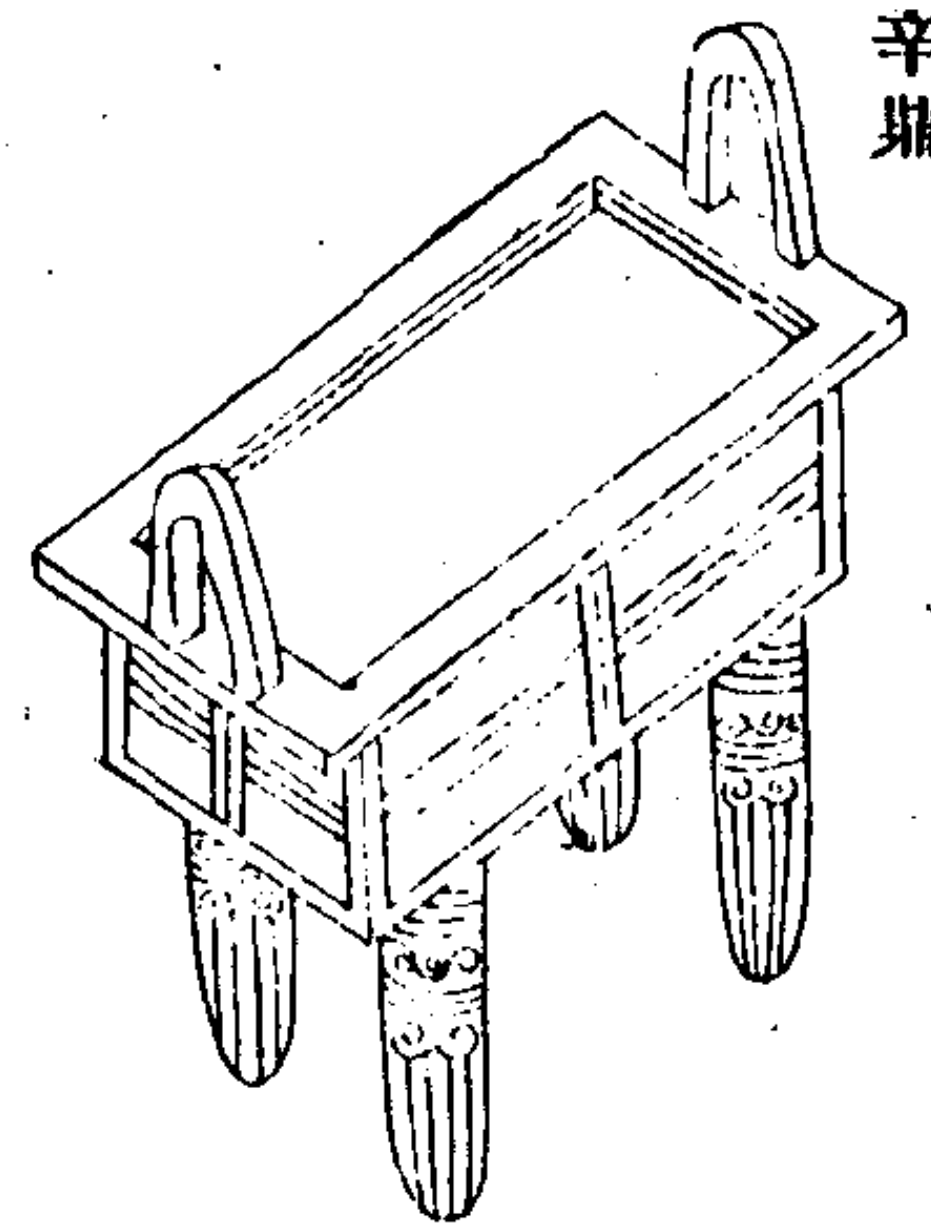
楚氏 朝宗所收刻文底外足間凡二十二字文曰律斤衡蘭注水區容一升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以黍尺量校之口徑四寸足徑二寸三分深一寸五分流一寸半容一升

寶尊彝



榮子維 輯所收刻文四字於內曰作寶尊彝以黍尺量校之口徑一尺通高八寸深六寸半容二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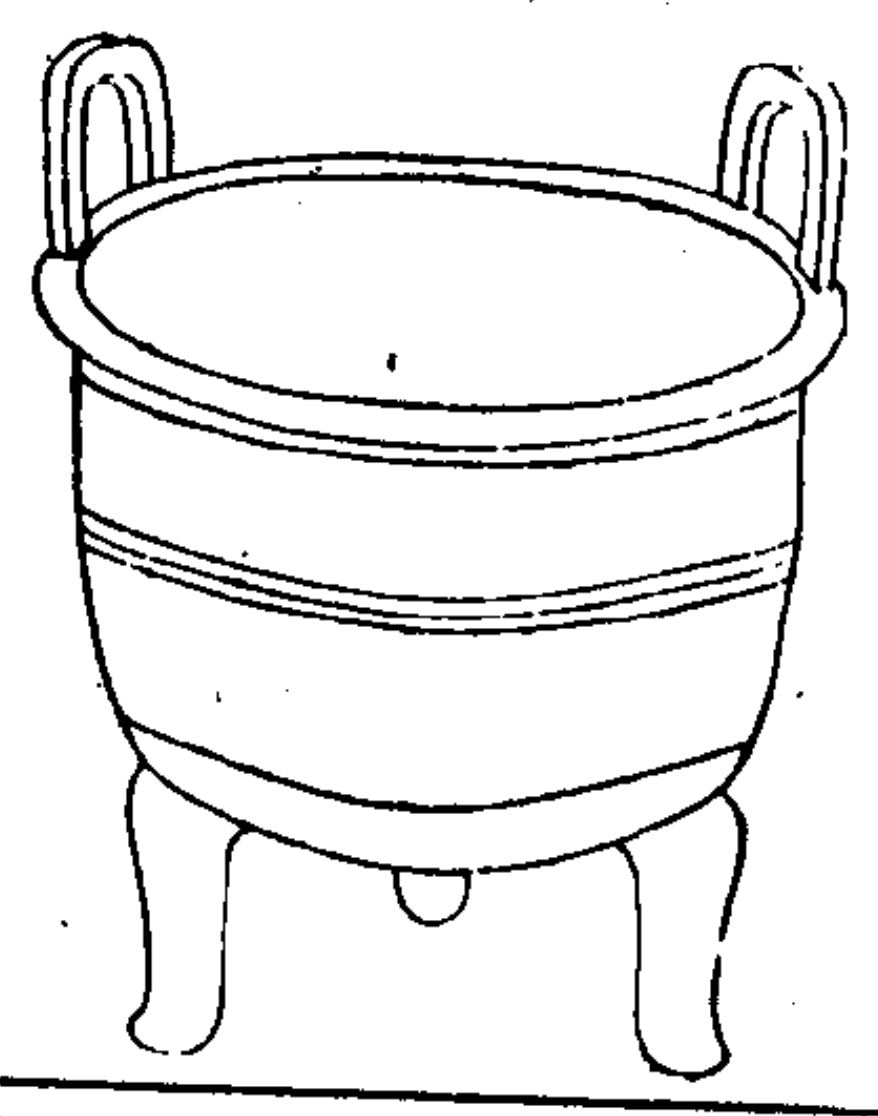
父辛鼎



惟王齊各于成周委屈越又于慧公越用作乃文考父辛寶尊 兼其子孫永寶矣

姚義夫 維所收刻文三十二字於內制度尺量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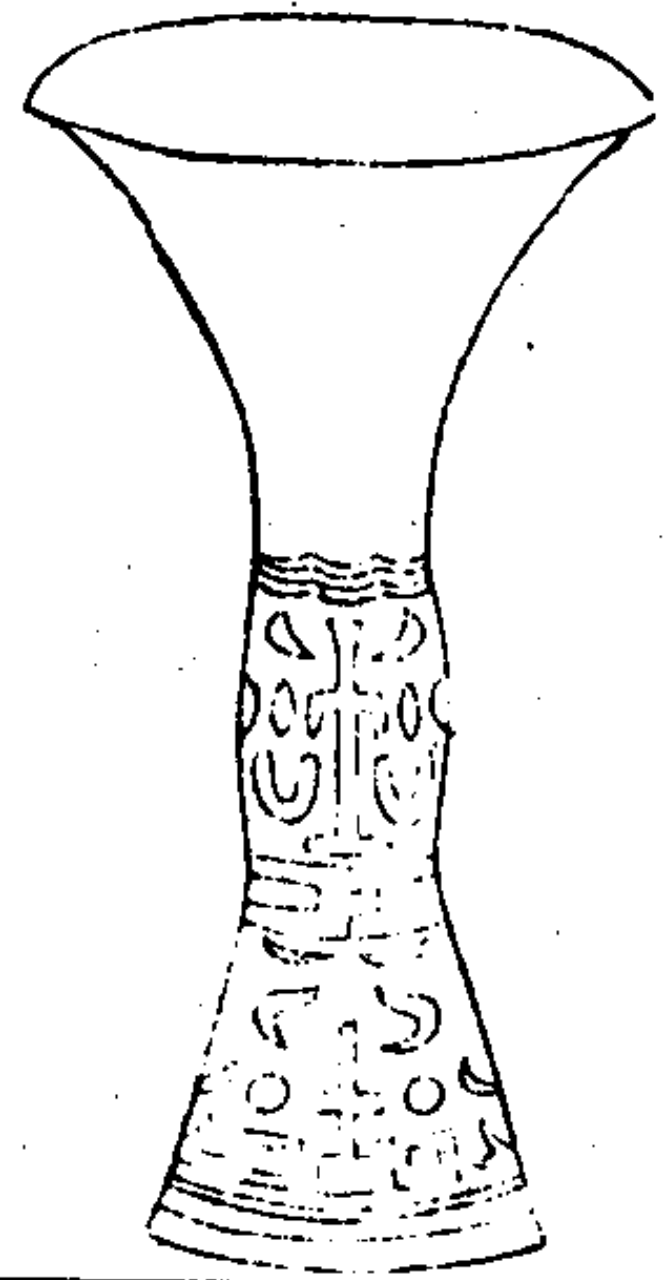
穆鼎



惟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放緜荆司九厥緜作朕皇考維彝尊用錫康豫魯休屯右眉壽永命令終其萬年無疆緜子二孫永寶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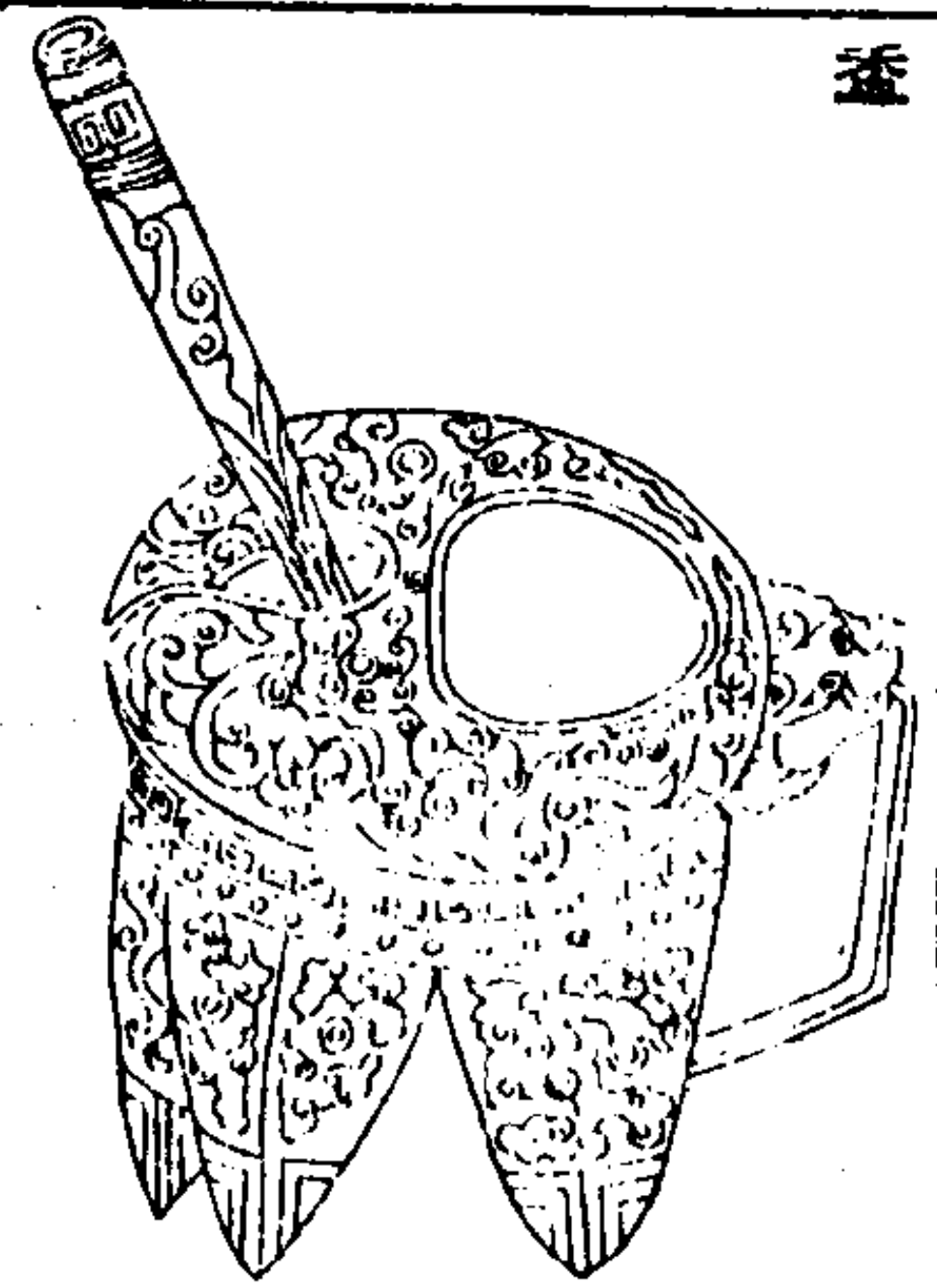
惟王廿有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放緜荆司九厥緜作朕皇考維彝尊用錫康豫魯休屯右眉壽永命令終其萬年無疆緜子二孫永寶用享

崇實初商州得古鼎刻文甚完凡六十三字乃周鼎也尋上之 朝廷制度未考



趙仲忽周臣所收無殺刻字於足底以黍尺校之高一尺一寸半口徑六寸八分足口徑四寸深八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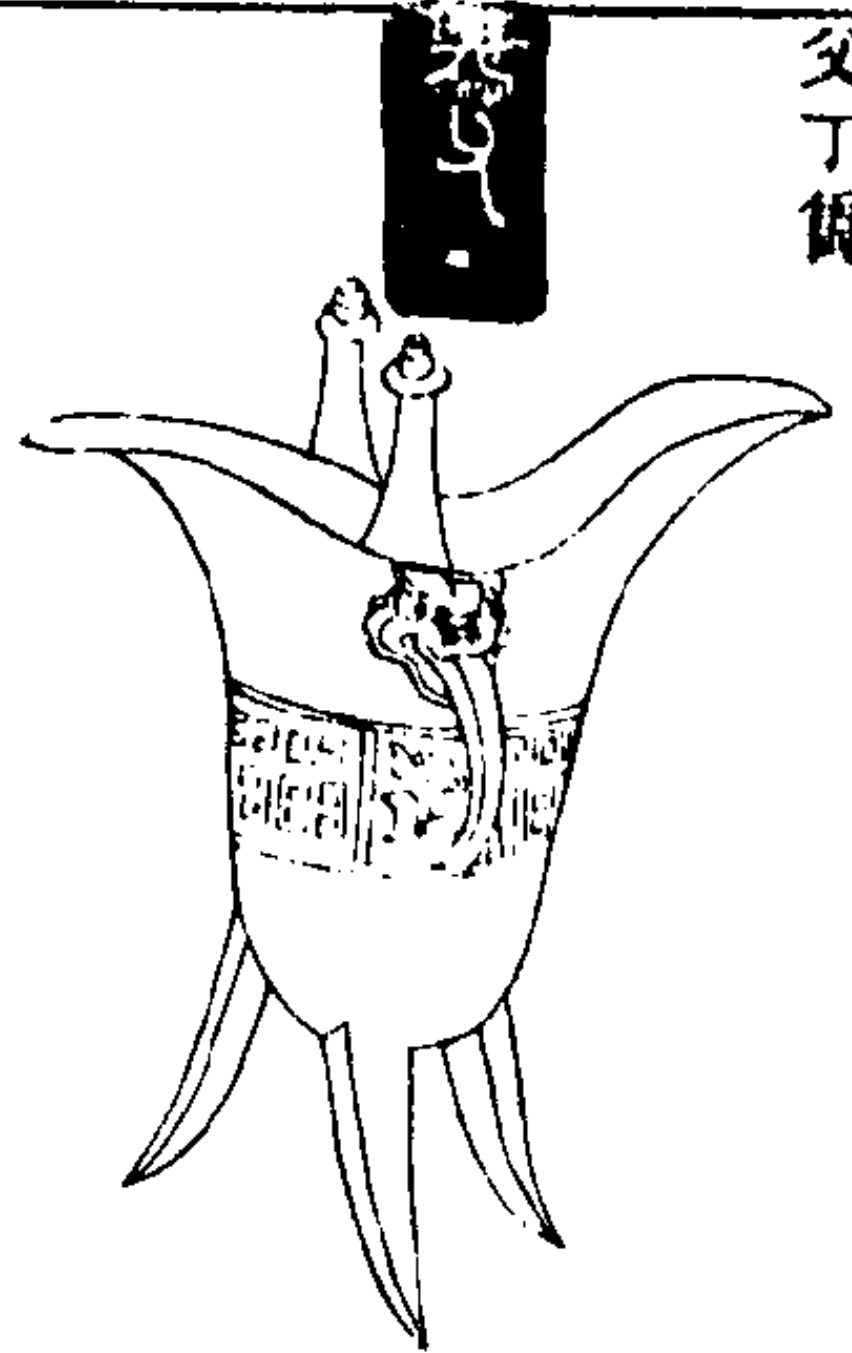
盞



趙周臣所收無銘刻制作甚精有柄有流蓋蓋也三足中空無蓋以黍尺校量之身高八寸半流長三寸半縱廣六寸橫徑五寸容四升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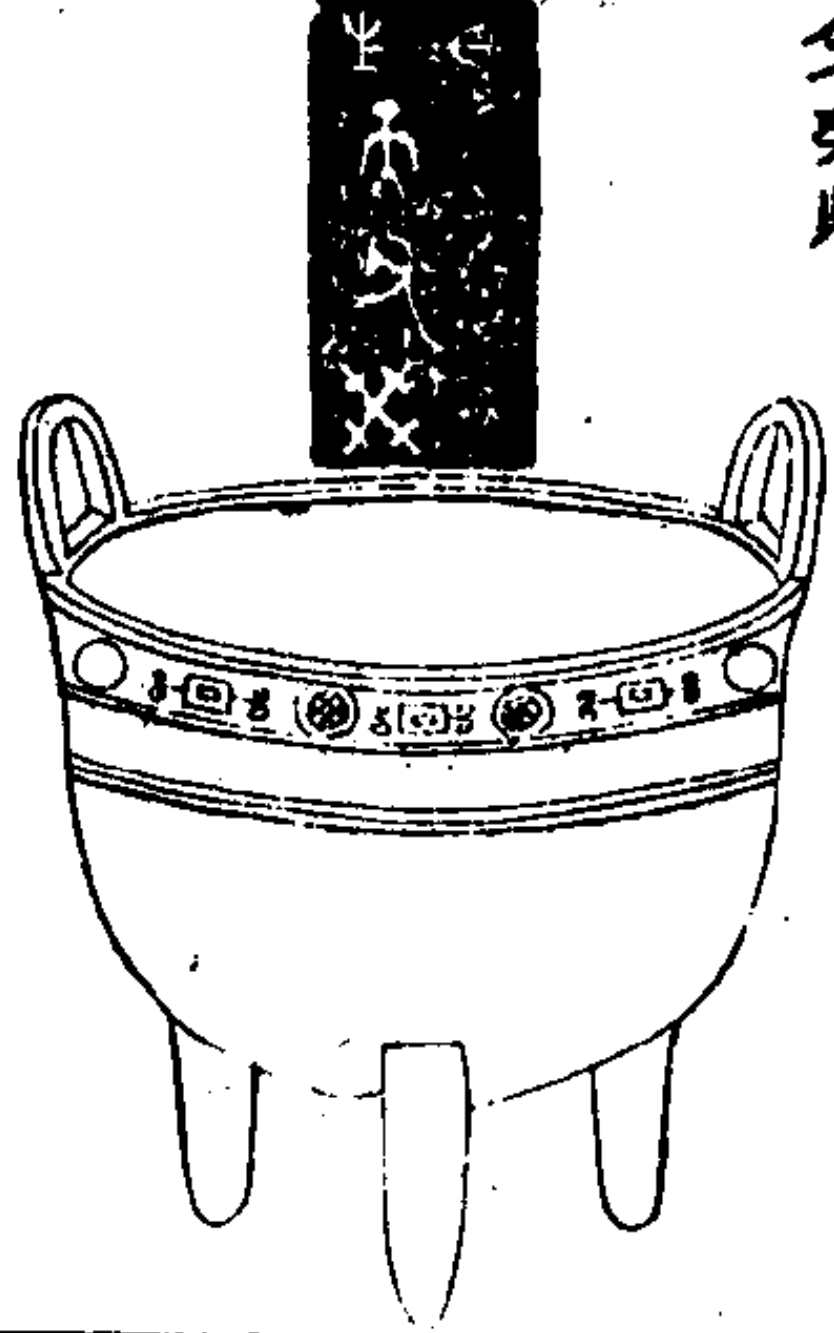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底蓋各刻十六字文同但蓋文皆左刻疑快刻文曰象旁仲駒父作仲姜敦子二孫二承寶用享享以黍尺校之身高九寸蓋三寸半口徑八寸半腹徑尺三寸腹深六寸

父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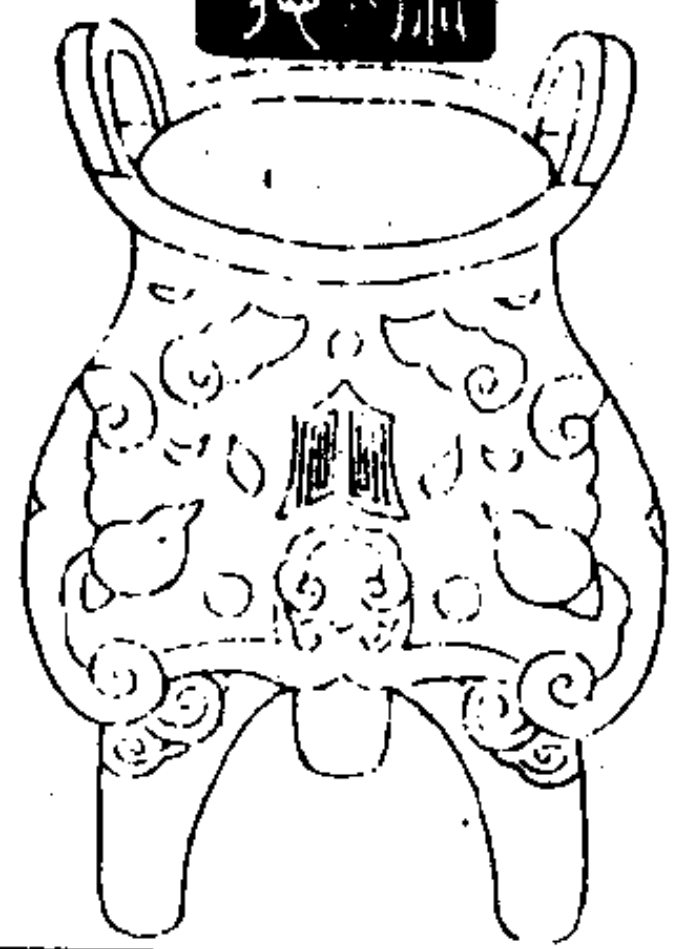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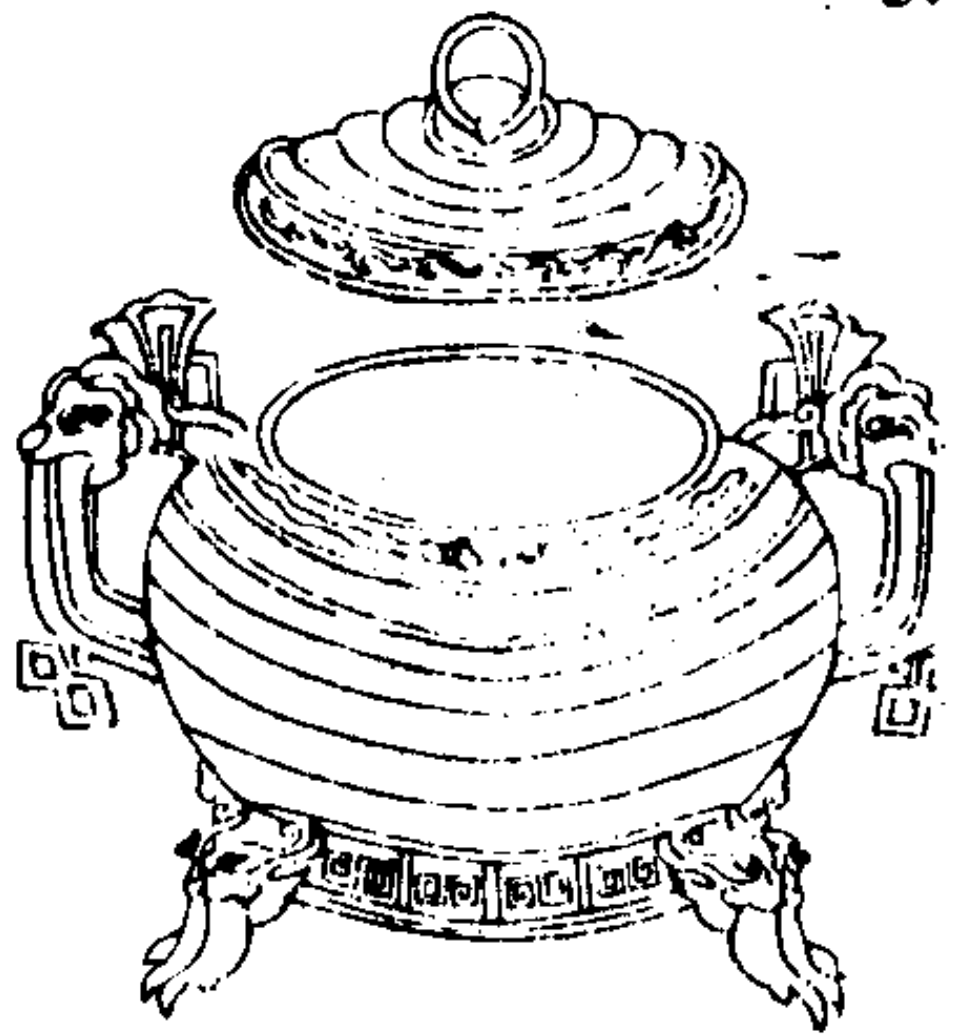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刻文三於耳下

父癸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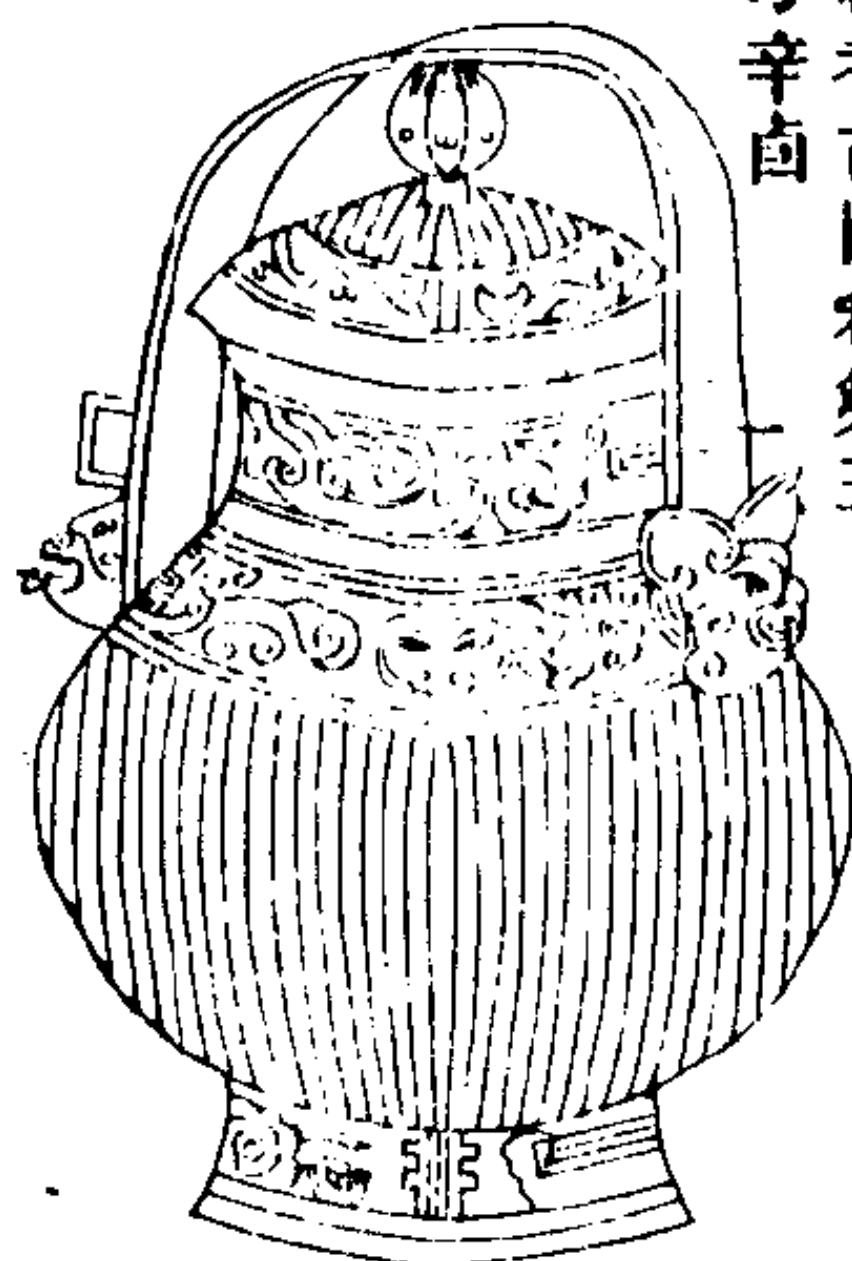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刻文四於口內惟父癸可辨以黍尺量校之高八寸半耳高一寸八分口徑八寸腹深六寸

中姜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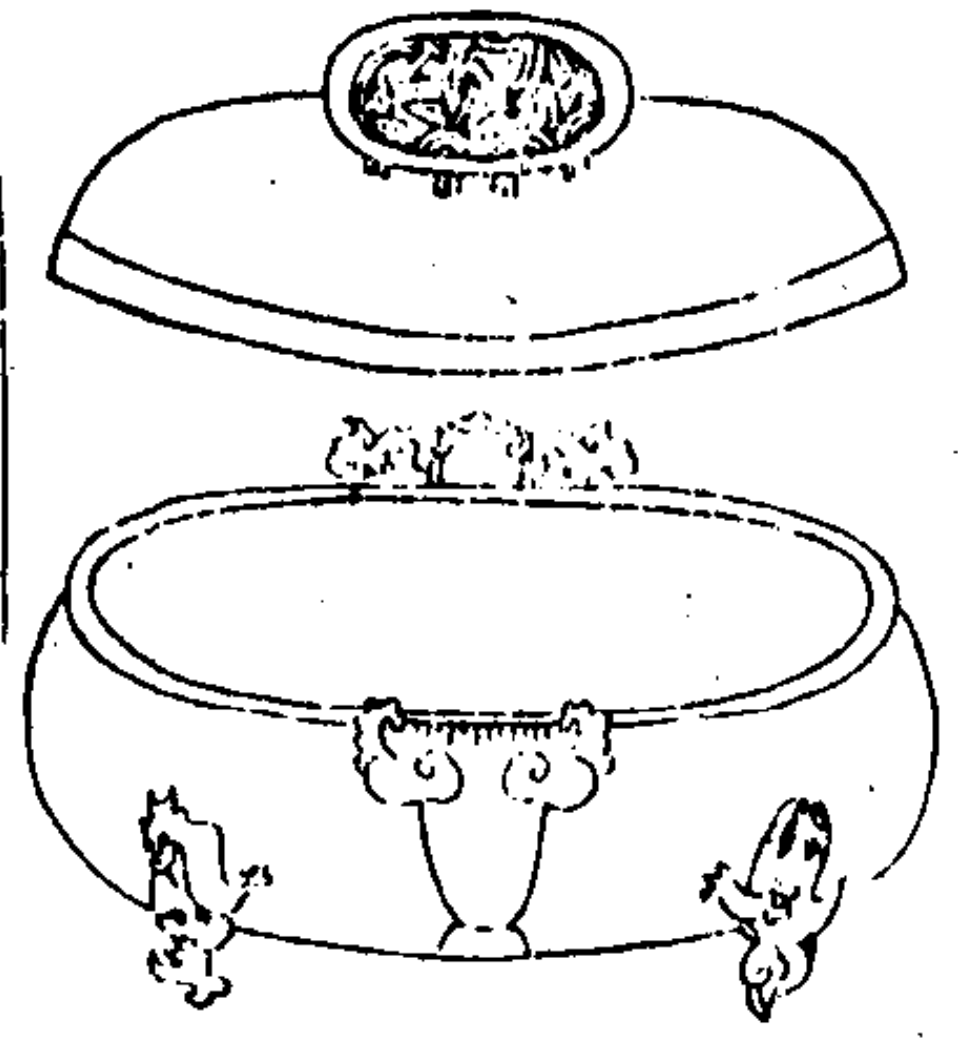
趙承規所收刻十二字於內以黍尺量校之總高八寸九分口廣六寸四分耳高一寸六分足高二寸七分深四寸容六升七合

續考古圖卷第五 母辛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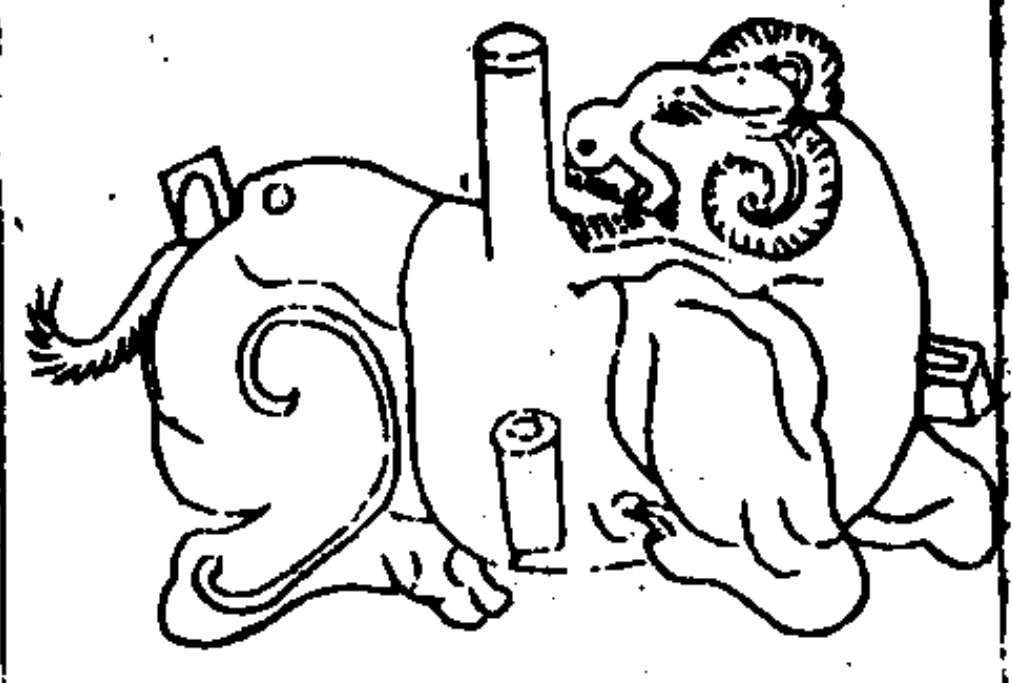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二白形制相似花文小不同
字刻 異底蓋各有刻以黍尺校之并蓋
高一尺二寸梁高六寸口徑七寸濶四寸
腹徑一尺深八寸

兩耳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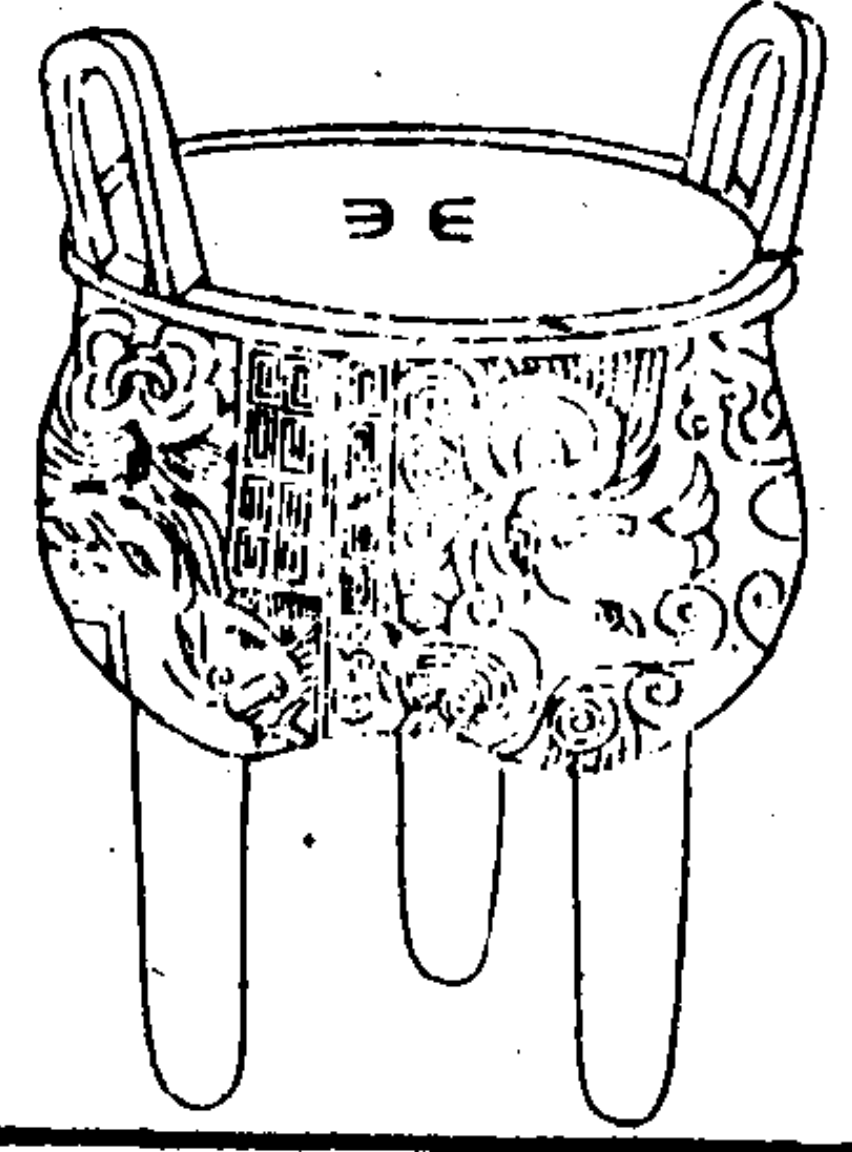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無文刻有蓋兩耳三足其形
橢蓋酒器也以黍尺校之總高四寸口縱
七寸一分銜五寸深二寸八分容黍肆四
升

羊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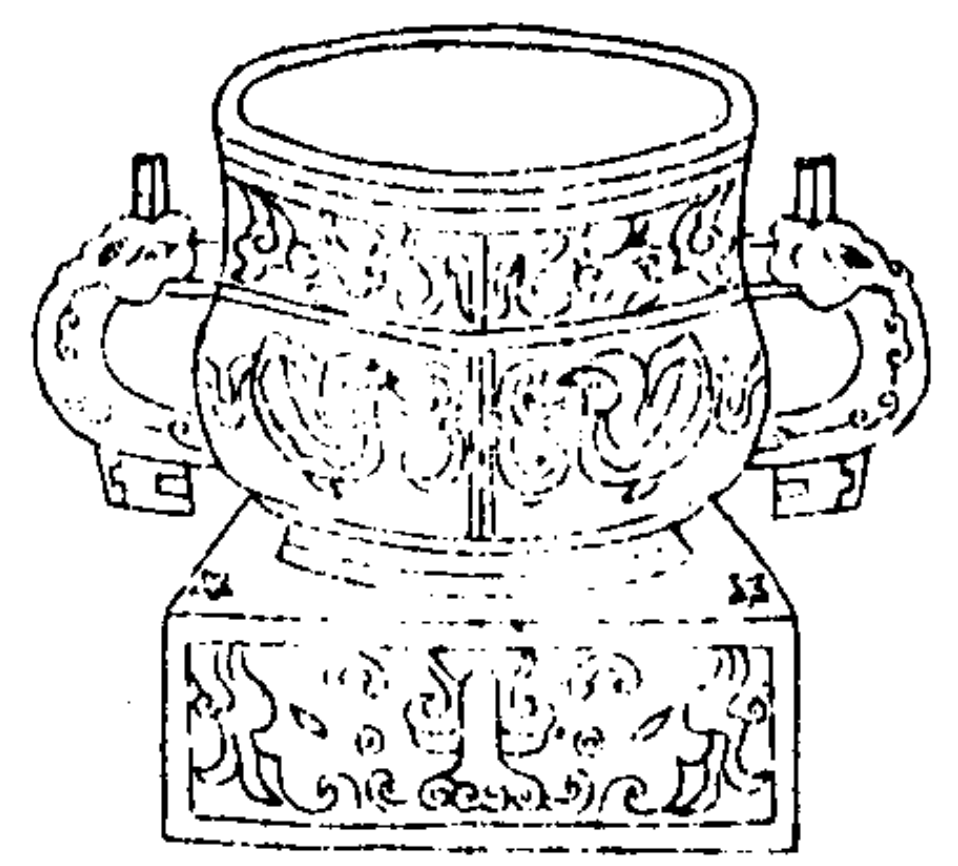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無文刻以黍尺校之高三寸
八分長五寸半負筒高二寸重今秤十兩
當漢二十七兩

非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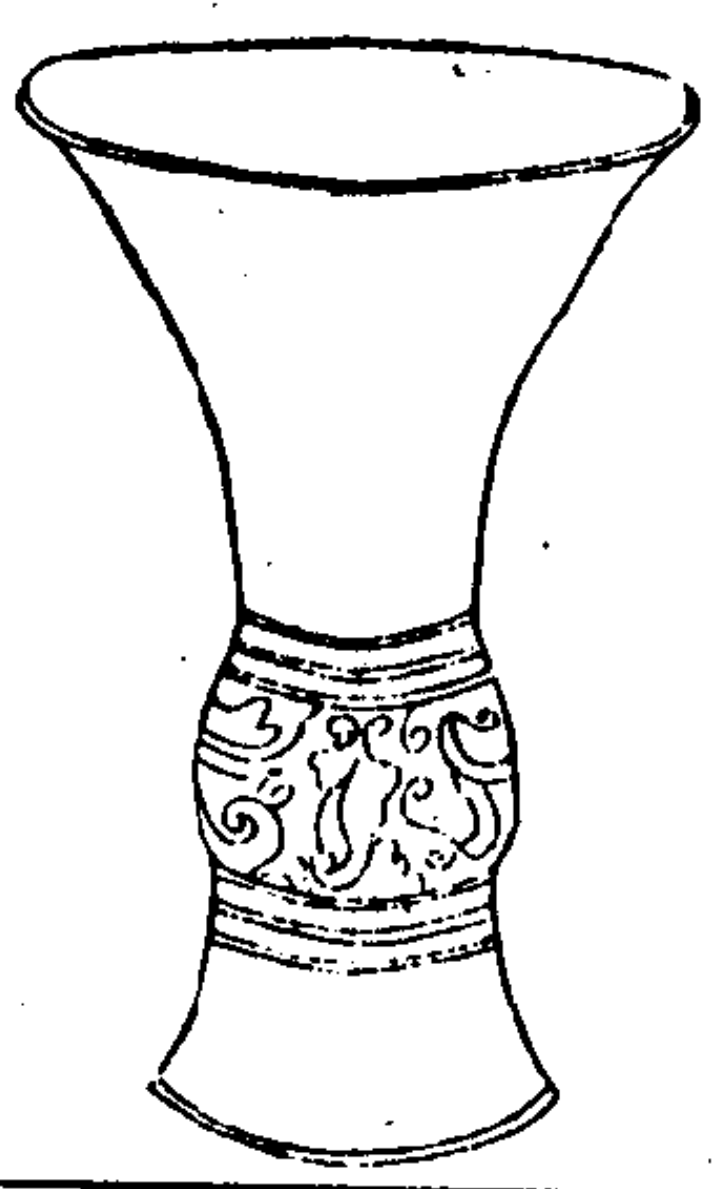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刻字一以黍尺校之高八寸
五分深四寸五分口徑六寸五分容黍量
七升七合

伯蘇父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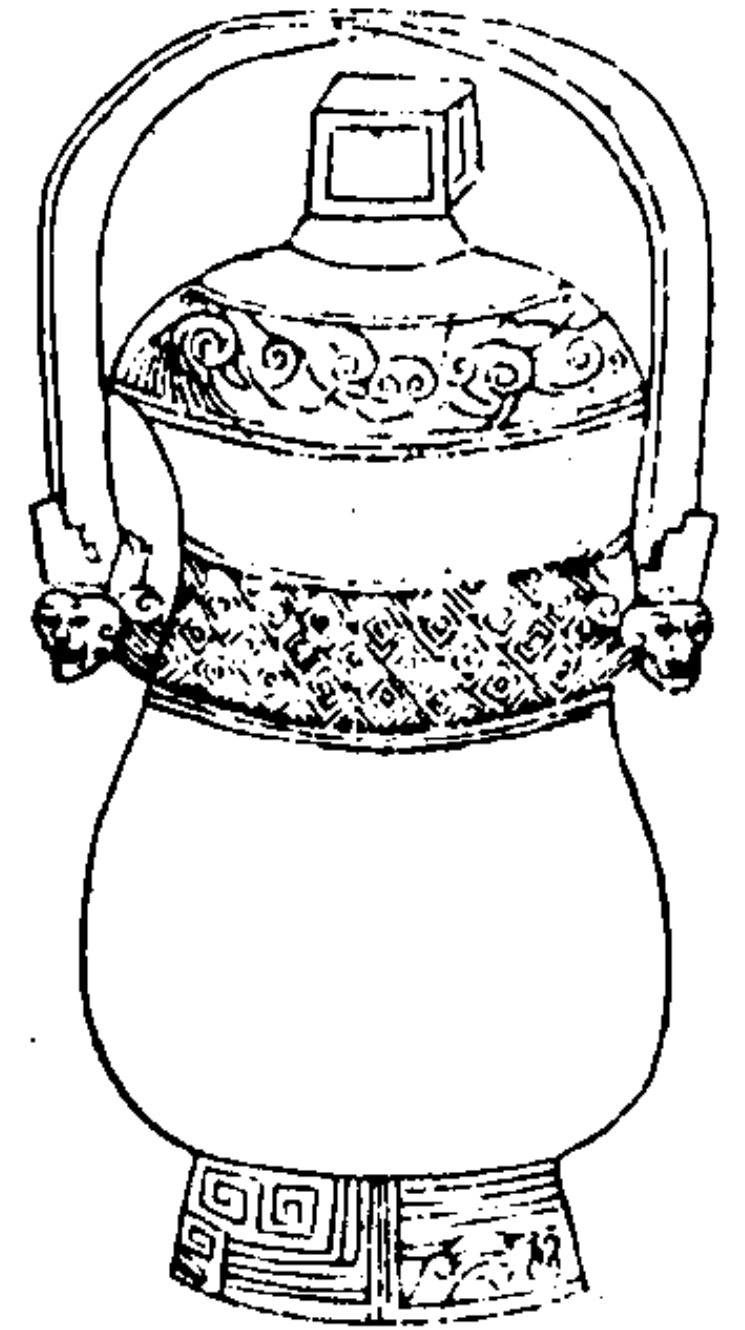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伯蘇父若曰師敢乃祖考
又于... 汝有惟小子
余命汝
東 僕朕其工特 吳
東較內外汝敢否善錫汝
戈故 十五
鍾 五金暇乃 用事
拜稽首敢對揚皇君
休用作朕文考乙中賚汝
其萬年于... 孫三亦寶用享
趙周臣所收與考古所載收敦正相似刻
文於底內凡一百一十三字以黍尺校之
高一尺三分口徑九寸半深五寸半足方
九寸八分高四寸

父辛父己二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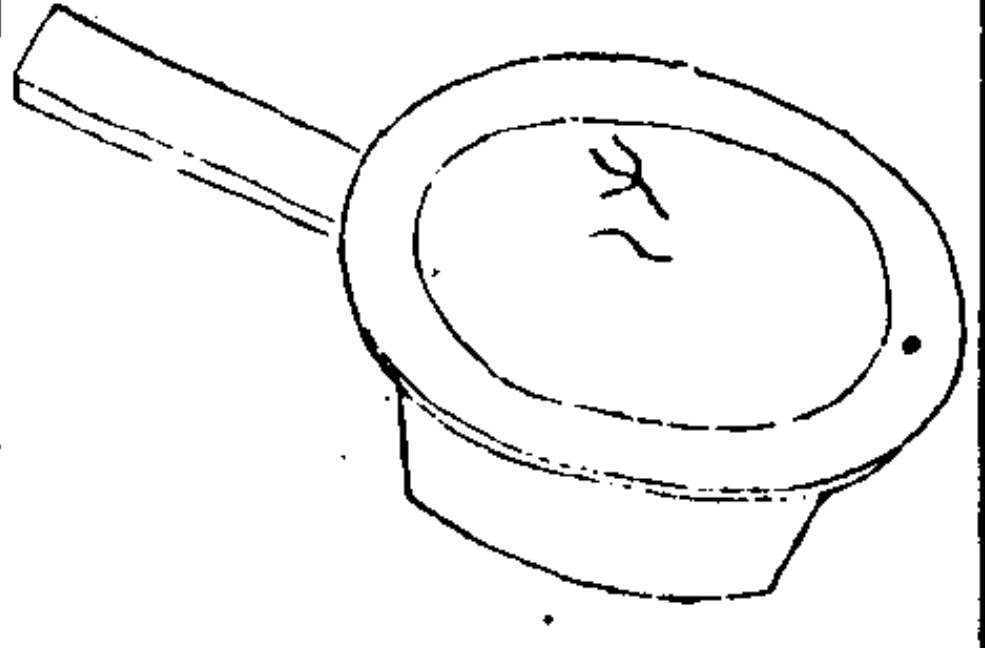
趙周臣所收與考古發舉相似而大刻文
於底內二鬲形制略同刻文各異以黍尺
校之高一尺一寸腹深九寸足深二寸口
徑九寸容黍量一斗 升與一鬲伯丁鬲
大小形制略同

寶尊彝



邢和叔恕所收蓋底各有刻文曰伯作寶
尊彝然形制實尚也而謂之彝未詳身蓋
足通高一尺一寸有提梁身深黍尺六寸
容黍量八升蓋徑四寸兩雅云彝白器器
也注省蓋酒尊又云宙中尊也
美地名也

父乙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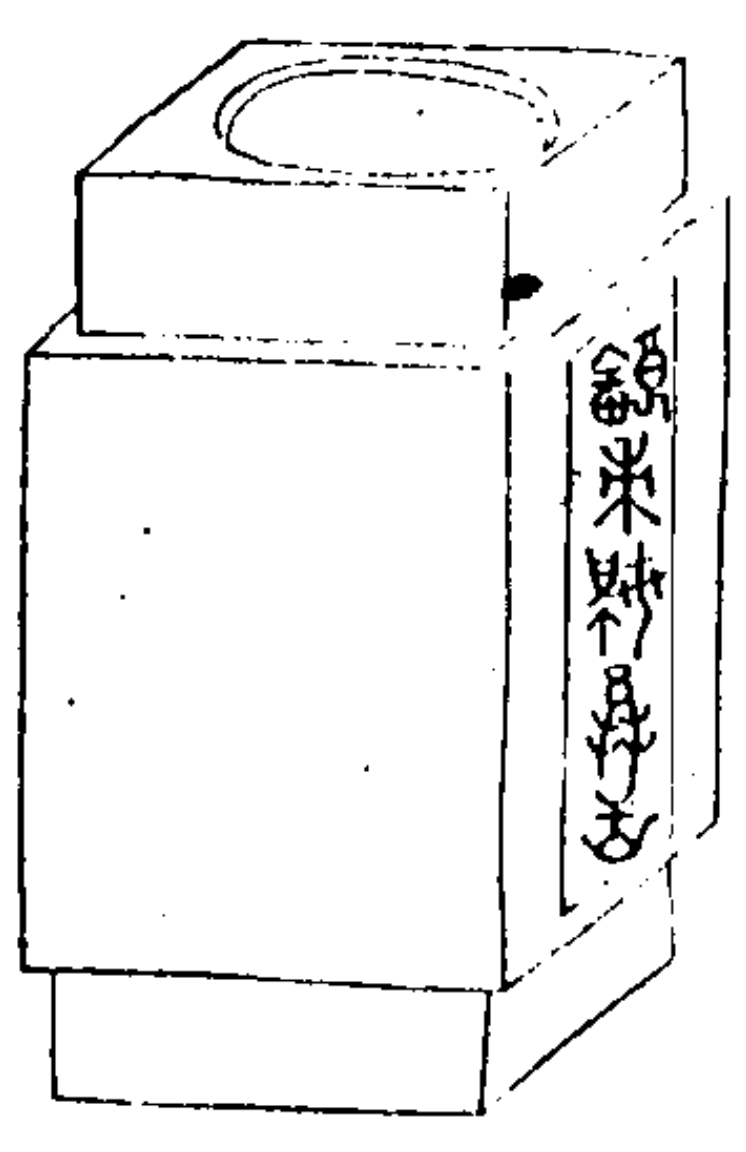


右得於華原平底口徑黍尺九寸半深三
寸容黍量六升有柄中空長七寸刻文於
內曰父乙



臧仲修 大年 所收無文刻以黍尺校之身
高五寸足高四寸柱高二寸口徑五寸底
平徑四寸二柱當前二足上耳當後一足
上容黍量四升按廣雅云一升曰爵二升
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此器
容四升豈角之類歟有耳可以持飲有柱
可以反坫蓋飲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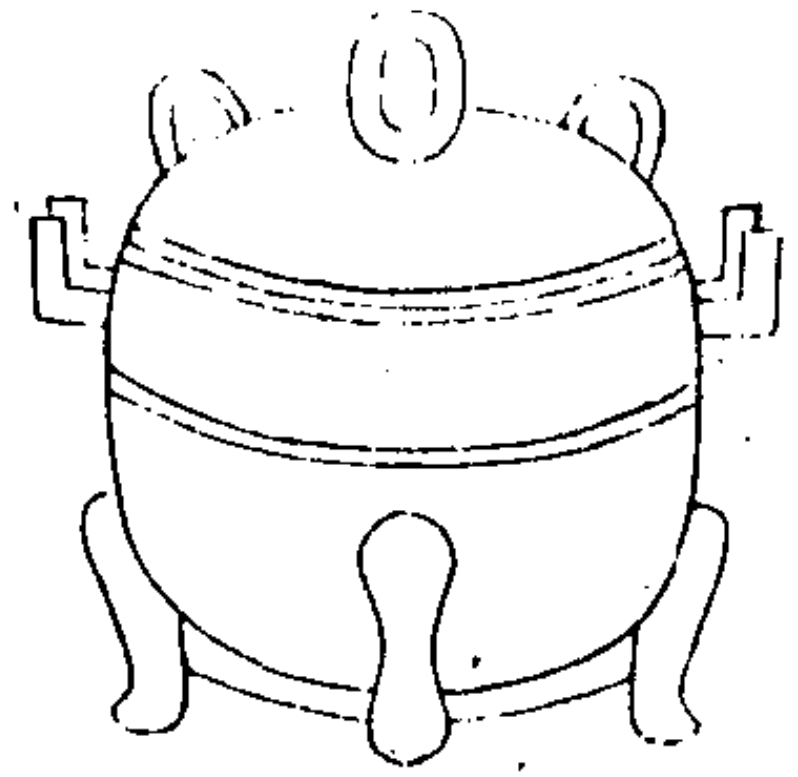
李仲明 所收刻文二十字器形大小制
度吉祥



程之奇得於西洛刻文五或曰飲而馳尊
玉而玉色不純以何經火以黍尺校之通
長六寸中方長四寸徑三寸上下圓口各
出一寸徑三寸外方內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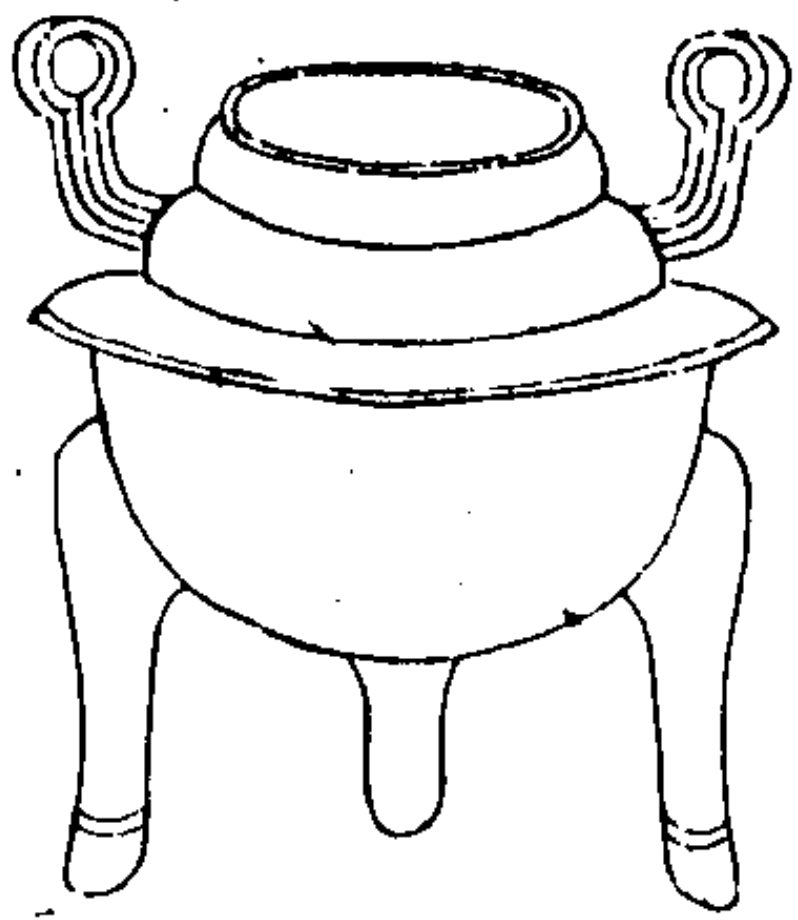


宋公餘鼎



克一姪得之於南京刻文曰宋公餘之餘鼎南京即宋地土以黍尺校之高一尺一寸口徑八寸按宋世家二十四君中無名繼者惟哀公載記不記名得非有更名者未可考也

環耳甗



張伯均城所收無文刻兩耳如刀環繞腹如釜按爾雅甗身上謂之甗口徑黍尺之六寸腹徑八寸深四寸足高三寸容漢九升

四聲編其字云吾衍學古編稱此圖有黑白兩樣所刻篆識黑字者後有韻圖欠瑞玉環白字者博山爐上雜畫作人手此本銘文作白字然博山爐圖無所謂人手亦無所謂雜識其釋文一卷依韻排次當即衍所謂韻圖然八卷實有盧江李氏瑞玉環知衍所見本亦不及此本之完善是書作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有疑則闕不若博古圖之附會古人動成舛謬其部致一條胡安國注春秋成周宣榑火乃引以詰經信其說之可據矣然前圖十卷器之有銘者繪其圖必摹其銘摹其銘必釋其文今此續圖五卷則有有銘而不摹其文摹文而不釋其讀者不特收藏姓氏標目之例與前十卷殊也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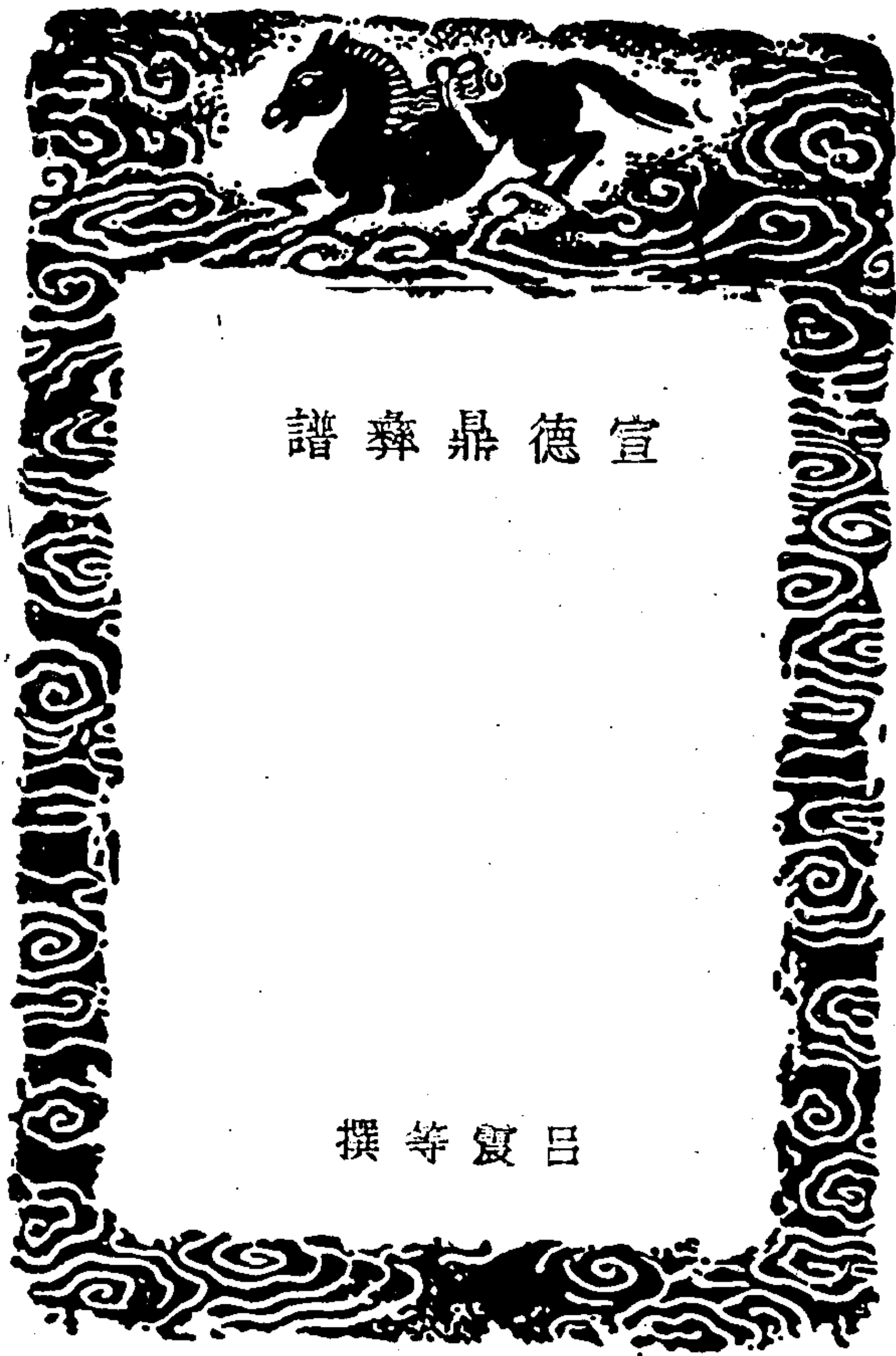
如第二卷引呂與叔云考古云而第三卷有紹興壬午所得之器壬午是紹興三十二年則此續圖五卷成於南宋時非呂大臨所撰無疑錢氏概目以北宋板亦未之詳考也至其後釋文一卷則所舉諸器皆是前圖所載者其釋字前圖釋作張而此從爾雅然張仲之文薛尚功鐘鼎款識但引歐說而不及呂則前圖之釋張恐非呂氏原本且今刻本考古圖有引薛釋某者薛尚功南宋人定是後人附益者爾則此釋文一卷當是大臨原本也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脩四庫全書纂脩翁方綱謹記此書僅得見館寫副本或將錄手寫多

內府藏本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祕書省正字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北宋鑲板得於無錫顧家後歸秦與季振宜又歸崑山徐乾學曾復從乾學借鈔其圖亦令良工繪畫不失毫髮紙墨更精於槧本云此本助驗印記即付所手錄以按世所行本卷一多孔文父依牋圖一圖銘十四字說五十一字卷三那敦圖多一蓋圖卷四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乃開封方文方壺圖祕閣方文方壺圖乃開封劉氏小方壺圖今本互相顛倒卷六目錄多標題蓋區孟穆戈削一行卷八多玉鹿盧劍其圖三說一百一十五字又多白玉雲鈞玉環玉瑛圖各一卷九多京兆田氏

鹿盧鏡圖一說四十七字又犀鏡第一圖與今本迥別又內藏環耳甗多一蓋圖卷十新平張氏連環鼎無右所從得及度量銘識皆闕失無可考惟樣存於此二十字又多盧江李氏鏤斗圖一又獸鑑第二圖後有說三十五字又卷末多邛州天寧寺僧捧鉢圖二說四十六字卷首大臨自序大題曰後記附載卷末其餘字句行款之異同不可縷舉而參驗文義皆以此本為長續圖卷一二十器卷二十二器卷三三三六器卷四二十器卷五十二器先後不以類從蓋隨見隨錄故第五卷所載獨少其收藏名姓皆載圖說之首云右某人所得與前圖注名姓於標目下者例亦小殊釋文一卷前有大臨題詞以廣韻

誤押或錢氏影寫原本有誤皆未可知也其確可定者方綱校勘之次亦即改寫而其未改者尚極多然此猶以楷文言之若篆則古文本無定本實不敢以臆斷故多有仍其樣書之者至於同一引說文而忽精忽繁或與今說文本同又或不盡合凡若此類亦皆依其舊書之將以待考云爾方綱又記又按此書內標題如寶敦三卷公誼鐘吉金敦寶鼎並四卷之類似皆與文義未協度敦旅車敦並四卷分為二卷亦未善也釋文云益字不同然象器香之氣特蓋與器左右向背非寫法不同也又以徒下从止是未知止乃足之下半而非止也凡此皆與六書垂者附記於此三月十日

宋翼善年伯壽綉更下卷有趙九成著呂氏考古圖釋據此則釋文一卷是趙九成撰其卷前題詞蓋九成所為也壬寅夏六月六日方綱識



宣德鼎彝譜原序

宣德鼎彝譜

呂震等撰

蓋聞鳥出雲章。天垂制作。河圖洛象。地起經營。商尙質而周尙文。列聖規模。乎乾造。禹錫鼎而湯銘盤。奉后惕存乎人鑑。互古及今。無不功垂九有。績懋千秋。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知。度越唐虞。虛己用賢。光昭舜典。開誠納諫。廣達堯聰。聖德欽于昊天。卿雲繽紛。虞闕。皇仁被于后土。禮泉湧湧。姚墟。是以八紘重譯。萬國咸賓。海嶽波。不憚螺舟萬里。流沙象乘。豈辭豹霧千重。于是呼韓稽顙。冒頓稱藩。貢陽適之良金。獻越裳之馴雉。內輸九府。備用三朝。伏遇皇帝陛下。聖明恭儉。宵旰彌殷。作樂適于咸池。制器陳于柏寢。爰敕臣工。式稽典禮。商彝周鼎。畫被龍文。漢董秦尊。絃追鳳彩。誠謂天朝之偉器。昭代之尊彝。在宗廟則與瑚璉並珍。在朝廷則與球琳共寶。臣等何幸。叨生聖世。獲視奇琛。敢肆蕪辭。弁言于首。對闕九拜。戰慄彌深。謹序。宣德三年九月。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楊榮奉敕恭撰。

宣鑑博論

宣廟官鑄鼎彝。及今所存。真者十一。贗者十九。在當時原屬珍貴。與南金和璧同價。而今之稱鑒賞家。又多耳食者。因未見真龍。徒寶燕石。不論鑄式之雅俗。銅質之美惡。第見略似宣款。下有大明宣德年製六字印子。每以炭火迫赤。火體火足。充若蝸涎者。便以爲真。大爲有識者所哂。殊不知宣鑄之真者。其款式之大雅。銅質之精粹。如良金之百煉。寶色內涵。珠光外現。淡淡穆穆。而玉臺金粟。隱躍於膚理之間。若以冰消之。晨夜光晶。整映徹。迥非他物可以比方也。而今人不知宣鑄鑄銅之來歷。訛以傳訛。至以爲宣廟時。內藏火藏中金銀銅玉等物。鎔而爲一。宣廟始命即以鑄鑄。此說謬也。夫金銀銅玉。剛柔之質不同。其性也。則各不相入。豈能一鎔即合。譬如民間偶遭回祿。或金銀銅錢同鎔者。付分鎔。可以各項銷出。何況內府之變乎。況查宣廟實錄。自登極以至升遐。十年之內。並無內藏被災之事。蓋緣當時之人。未見此譜。擬委乃設妄言。以惑世耳。昔聞一老中貴言。宣廟常鑄冶之時。問工匠曰。煉銅何法。遂至精美。工奏云。凡銅經煉至六。則現珠光寶色。有若良金矣。宣廟遂敕工匠。煉必十二。每斤得其精者。纔四兩耳。故其所鑄鼎彝。特爲美妙云。

宣鑄除本色之外。有做古青綠一種。非若河南金陵姑蘇等處。燒斑土窖之偽造也。聞之老鑄工云。宣鑄做古青綠色者。取內庫損缺不完三代之古器。選其色之翠碧者。椎之成末。以水銀法藥等相傾入洋銅

汁內與銅俱鑄。器成之後。復以青綠硃砂諸色。用安瀾砂化水銀為汁。調諸色。塗抹鑄身。令備人猛火次第敷之。至於五次。則青綠之色。沁入鑄骨。復以白蠟鎔化。烘漬鑄身。以棕帚揩以布帛。則內外青綠硃斑。起即以利刀剔之。亦不遺去。妙者可與三代漢魏之器無殊。惜存留絕少。世不多見。倘有得者。當與三代漢魏之器同珍。不可寶視。

宣鐘有流金一種。皆宣廟御用之貴品也。流口耳之間。名聲祥雲。流腰腹之間。名金帶圍。流底足之間。名湧祥雲。又有商金滲金之類。其流金之鑄。非十二煉之銅不流。鑄成後。先以水銀和法藥。薰染入骨。復以赤金製鍊成泥塗之。煅火炙過。沁入鑄身。其赤金色。自淺淡以至深濃。次第薰染。十有餘次。然後金光灼目。寶色騰眸。所費不貲。豈民間單冶野鑄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凡宣鐘本色。有三種。流金仙桃色一也。秋葉花色二也。栗壳色三也。而仙桃色為最。秋葉花色次之。栗壳色則又次之耳。

吳下宣鐘。其款制。首尚乳鐘魚耳。以此三種皆宣廟文房之所御用也。款式典雅。朴素無文。置之几案。何妙如之。況其敷色亦異。有藏經蠟茶。棠梨。栗壳諸色。而吳下獨重藏經蠟茶二色。以其色之淡雅。薰煇既久。敷色漸磨。銅質顯露。如良金在治。晶光發越。寶焰陸離。莫可云喻。雖三代漢魏之器相並。亦常遜舍矣。但所惜者。真正宣鐘絕稀。賈器恆乘。萬歷末年。金陵有甘文堂者。精於鼓鑄。惟乳鐘一種。稱佳。敷色喜效栗紅而稍淡。俗稱猪肝色者是也。吳中則有周文甫氏。亦以鑄治名世。惟魚耳鐘耳二種最佳。其款制一做真宣和。抑且煉銅有法。敷色無訛。甘氏有所不及。文甫晚年所鑄者。可亞於真宣之下。一等。

今亦漸為好事者購盡。見亦稀逢。價亦半伴宜鑄矣。倘有得者。宜寶護之。一
今之鑒家不讀此譜。不知宣廟聖學淵深。其所制鼎彝名目。雖於臣下擬進。必命疏其事。實與施於何所。宜否。再四推敲。方命鼓鑄。今世偶有一二真宣之鑄。其款式盡合圖譜。惟底無印款。反疑其偽。殊不知凡進呈樣鐘。例不填款。俟選中特鑄。方許寫款。今人不審。往往錯過不取。然亦有偽鑄無款樣鐘者。以之欺世。愚人其制度銅質。鑒家一見分明。不須辨論。吾儕齋中日用鼎彝。多者不過十具。輪日更替。似覺目前一新。又可遞為摩挲。若箇中所藏一二。几案之上。日陳歲置。膠柱不移。目觀陳陳。易生厭足。固宜多蓄妙款為佳。皇明天啓丙寅春三月。橋李項子京書。

宣德鼎彝譜提要

宣德鼎彝譜八卷。明宣德中禮部尚書呂震等奉勅編次。前有華蓋殿大學士楊榮序。亦題奉勅撰。後有嘉靖甲午文彭跋。稱出自于謙家。宣德中有太監吳誠司鑄冶之事。與呂震等並著圖譜。進呈尙方。世無傳本。謙於正統中為禮部祠曹。從誠得其副本。彭復從謙諸孫假歸鈔之。蓋當時作此書。祇以進御。未嘗頒行。故至嘉靖中始傳於世也。始宣宗以郊廟鼎彝不合古式。命工部尚書吳中探博古圖錄諸書。及內府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鑿之式。更鑄。震等纂集前後本末。以成此書。一卷二卷。載所奉勅諭。及禮部進圖式。工部議物料諸疏。三卷。載工部請給物料疏。及禮工二部議南北郊至武學武成殿鼎彝名目。四卷。載太廟至內府宮殿鼎彝名目。五卷。載勅賜兩京衙門。至天下名山勝蹟鼎彝名目。工部鑄冶告成。及補鑄二疏。並褒獎勅一道。六七八卷。通為詳釋鼎彝名義。凡某器做古某式。皆疏其事。實尺寸制度。一一具載之。宣鐘在明世已多偽製。此本辨析極精。可據以鑑別。頗足資博雅之助。未附項元汴宣鐘博論數條。亦見考證。惟文彭原跋。有命工部繪圖敷采裝潢之語。而此本無之。殆傳鈔者佚去歟。杭世駿道古堂集。有書宣德鼎彝器譜後一篇。曰。此明宣德三年工部檔案也。遼陽年中。丞希堯從部錄出。以宣宗諭旨中有鐘鼎彝器字。遂摘用之。係年氏所定。非實事也。所言與此本迥異。蓋世駿所見。乃不完殘帙。以鈔自年希堯家。故影附而為此說。不足據也。

宣德三年四月初十日。司禮監太監吳誠。費出聖諭一道。勅諭禮部。朕覽鼎彝諸款。深合古制。可著工部照式鼓鑄。該用物料。即著照冊奉開給付。欽此。

工部一本。為欽奉上諭事。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臣吳中。接到禮部移會。遵旨開治鼓鑄鼎彝。以供郊壇太廟內廷之用。共紀一百一十七款。通紀三千三百六十五件。照依原降款式。謹遵欽限鑄造。該用金銀銅鐵鉛藥。遵旨明白開載。具冊上聞。伏候聖裁頒發。謹疏。

鑄治須知黃冊一本。鈐印進呈御覽。所應頒發各項物料。須知冊者。

計開。

暹羅國洋銅三萬九千六百觔。

赤金八百兩。

白銀二千六百兩。

倭源白水鉛一萬七千觔。

倭源黑水鉛八千觔。

日本國生紅銅一千觔。

賀蘭國花洋斗錫八百觔。鋼鐵一萬二千觔。

天方國番礪砂三百六十觔。

三佛齊國紫礪石三百觔。

渤泥國紫礪石三百觔。

渤泥國黑礪石二百觔。

金絲礪二百觔。

晉礪二百四十觔。

黃明礪一百二十觔。

白明礪二百觔。

寒水石二百觔。

出山水銀一千八百觔。

辰州府硃砂三十觔。

梅花片石青三十觔。

石綠三十觔。

古墨二十觔。

銅綠三十觔。

黃丹五十觔。

宣德鼎彝譜卷一

賜呂震等撰

宣德三年三月初三日。司禮監太監吳誠。費出聖諭一道。勅諭工部尚書吳中。朕自御極以來。荷賴皇天垂祐。海宇清寧。黔首奠安。八荒賓服。重譯獻琛。而至者三十餘國。朕惟涼德。實深內疚。因見郊壇太廟內廷所在。陳設鼎彝。式範節制。殊乖古制。是以深繫朕懷。今有暹羅國王刺迦滿。所貢良銅。厥號風磨。色同陽邁。朕擬思惟所用。堪鑄鼎彝。以供郊壇太廟內廷之用。今著禮部會同太常寺。司禮監。諸官。參酌機宜。該鑄鼎彝。自上川之外。以及頒賜各王府。兩京文武衙門。數目多寡。款式巨細。悉依宣和博古圖錄。及考古諸書。并內庫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器。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圖進呈。揀選。照依原樣。勒限鑄成。今特勅諭工部。可速開治鼓鑄。應用工匠。金銀銅鐵鉛錫藥料。可著實明白開冊具奏。毋得隱冒。侵欺。察出治罪。欽此。

禮部一本。為欽奉上諭事。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臣呂震。于宣德三年三月初三日。接到司禮監太監臣吳誠。費出聖諭一道。著臣會同太常寺卿臣周瑛。司禮監太監臣吳誠。查本部祠祭冊籍。以及太常寺禮祀署祠禮監內。豐積庫冊籍。所載郊壇太廟內廷供用鼎彝等件。已經會同諸臣。參酌遵旨。於博古圖錄。考古諸書中。遴選款式。典雅者。紀得八十有八種。其柴汝官哥均定中。亦選得二十有九種。二共一百一十七種。謹寫圖形。進呈御覽。可否伏候上裁。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隨冊謹疏。

- 礪砂三十觔。
- 方解石一百三十觔。
- 白蠟一百三十觔。
- 黃蠟八百觔。
- 血竭二十觔。
- 無名異二十觔。
- 赤石脂二十觔。
- 光砂一千觔。
- 雲南黑白棋子二萬個。
- 雲南料石一百二十觔。
- 煤炭十萬八千觔。
- 櫟木炭十萬八千觔。
- 松木柴十二萬觔。
- 蘆柴三萬觔。
- 楊木燬炭六百觔。
- 石灰四十石。
- 皂磚四萬口。
- 黃砂三石。
- 玉田砂三石。
- 大毛極竹三百莖。
- 鐵力木十六根。
- 大杉木一百二十根。
- 官瓦六萬斤。
- 大小風箱二十具。
- 大小陽城罐二萬個。
- 大小洋銅鐵罐四百個。
- 洋銅大鐵節十具。
- 勾管鑪冶鼓鑄局官二員。
- 提舉鑪冶鼓鑄局官二員。
- 鼓鑄局匠人六十四名。

鼓鑄局風箱夫二十名。
鼓鑄局水夫十名。
鼓鑄局火夫十名。
臣吳中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遵旨謹奏所列應用金銀銅鐵藥料什物。大小臣員工匠。俱已估計明白。其實無虛。謹于宣德三年四月二十日。率本部大小臣員。恭詣乾清宮。具本隨册上達天聽。倘蒙俞允。乞命司禮監太監。到臣部限同勘校虛實。以便具本恭詣內府及各衙門。領取應用物料。施行庶可依限鑄成。上進。伏祈賜垂睿覽。臣等無任榮遇之至。

宣德鼎彝譜卷一

宣德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御乾清宮。瑞華殿。勅諭司禮監太監吳誠。工部尙書吳中等。所上册本。朕已親覽。所費浩大。今著爾可往工部校勘虛實。其金銀藥料等物。作何用度。可酌量裁減的實。具本奏來。欽此。

司禮監一本。爲欽奉上諭事。司禮監太監吳誠。于宣德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命臣前往工部查勘所奏鑄造鼎彝應用金銀藥料物件。臣與部臣吳中等。細加酌量。鑄造鼎彝大小輕重。估計該用物件。裁減十分之二。具册上聞。恭呈御覽。倘蒙聖恩俞允。勅諭付外施行。今將裁減物料清册如左。

- 暹羅國風磨銅原册三萬九千六百觔。
- 今裁減七千九百二十觔。實該三萬一千六百八十觔。此銅作鑄造鼎彝諸器用。
- 赤金原册八百兩。
- 今裁減一百六十兩。實該六百四十兩。此金作商嵌泥金流金鼎彝用。
- 白銀原册二千六百兩。
- 今裁減五百二十兩。實該二千零八十兩。此銀作商嵌泥銀流銀等雜用。

倭源白水鉛原册一萬七千觔。

今裁減三千四百觔。實該一萬三千六百觔。此鉛作鉛磚鋪治局地雜用。

倭源黑水鉛原册八千觔。

今裁減一千六百觔。實該六千四百觔。此鉛作鉛磚鋪治局地并雜用。

日本國生紅銅原册一千觔。

今裁減二百觔。實該八百觔。此銅作洋銅用。

荷蘭國花洋斗錫原册八百觔。

今裁減一百六十觔。實該六百四十觔。此錫作洋錫用。

鋼鐵原册一萬二千觔。

今裁減二千四百觔。實該九千六百觔。此鐵作煉鋼大鐵飾十具。每具一百二十觔。共該一千二百觔。餘存作食鍋鐵罐鉗刀礎等雜用。

天方國番礮砂原册三百六十觔。

今裁減七十二觔。實該二百八十八觔。此砂作鼎彝點染硃斑色用。

三佛齊國紫礮石原册三百觔。

今裁減六十觔。實該二百四十觔。此石作鼎彝點染紫荷斑色用。

渤泥國紫礮石原册三百觔。

今裁減六十觔。實該二百四十觔。此石作鼎彝點染斑色用。

渤泥國臘脂石原册二百觔。

今裁減四十觔。實該一百六十觔。此石作鼎彝點染桑椹斑色用。

琉球國安瀾砂原册二百觔。

今裁減四十觔。實該一百六十觔。此砂作鼎彝點染磨光模坯用。

金絲礮原册二百觔。

今裁減四十觔。實該一百六十觔。此礮作鼎彝點染蠟茶色用。

鴨嘴礮原册二百四十觔。

今裁減四十八觔。實該一百九十二觔。此礮作鼎彝點染鸚羽綠脚地用。

黃明礮原册二百二十觔。

今裁減二十四觔。實該九十六觔。此礮作鼎彝點染蠟茶色脚地用。

白明礮原册二百觔。

今裁減四十觔。實該一百六十觔。此礮作鼎彝點染各色脚地用。

出山水銀原册一千八百觔。

今裁減四十觔。實該一千四百觔。此水銀作鼎彝流金商金鏤金之用。

今裁減三百六十觔。實該一千四百四十觔。此水銀作鼎彝流金商金鏤金之用。

辰州府硃砂原册三十觔。

今裁減六觔。實該二十四觔。此硃砂作鼎彝硃砂斑色用。

梅花片石青原册三十觔。

今裁減六觔。實該二十四觔。此石青作鼎彝點染石青斑色用。

石綠原册三十觔。

今裁減六觔。實該二十四觔。此石綠作鼎彝點染石綠斑色用。

銅綠原册三十觔。

今裁減六觔。實該二十四觔。此銅綠作鼎彝點染綠色脚地用。

古墨原册二十觔。

今裁減四觔。實該一十六觔。此墨作鼎彝墨漆古盤發青顏色用。

黃丹原册五十觔。

今裁減十觔。實該四十觔。此丹作鼎彝鉛古色脚地用。

礪砂原册三十觔。

今裁減六觔。實該二十四觔。此砂作鼎彝水銀古脚地用。

方解石原册一百三十觔。

今裁減二十六觔。實該一百零四觔。此石作鼎彝各色脚地用。

白蠟原册一百三十觔。

今裁減二十六觔。實該一百零四觔。此蠟作鼎彝發光顏色用。

黃蠟原册八百觔。

今裁減一百六十觔。實該六百四十觔。此蠟作鼎彝蠟模坯用。

無名異原册二十觔。

今裁減四觔。實該十六觔。此無名異作鼎彝青磁色用。

血竭原册二十觔。

今裁減四觔。實該一十六觔。此血竭作鼎彝朱紅斑色用。

赤石脂原册二十觔。

今裁減四觔。實該一十六觔。此石脂作鼎彝海棠紅脚地用。

雲南棋子原册二萬個。

今裁減四千個。實該一萬六千個。此棋子作鼎彝磁渤色用。

雲南料石原册一百二十觔。

今裁減四十觔。實該八十觔。此料石作鼎彝磁渤色用。

今裁減二十四劬。實該九十六劬。此石作鼎彝磁泐色用。

煤炭原册十萬八千劬。今裁減二萬一千六百劬。實該八萬六千四百劬。此煤炭鑄冶洋銅用。

櫟木炭原册十萬八千劬。今裁減二萬一千六百劬。實該八萬六千四百劬。此櫟木炭鑄冶洋銅用。

松木炭原册十二萬劬。今裁減二萬四千劬。實該九萬六千劬。此松木炭作匠工炊爨用。

蘆柴原册三萬劬。此柴裁減不得。作匠工炊食用。

楊木燂炭原册六百劬。此炭作鼎彝磨光用。原數不敷。再加六百劬。

光砂原册一千劬。此砂磨光鼎彝用。不可減少。

皇磚原册四萬口。今裁減八千口。實該三萬二千口。此磚作鑄鐵食甕等用。

石灰原册四十石。此石灰作起造工匠屋舍鑄甕等用。不敷再加十石。

官瓦原册六萬片。今裁減一萬二千片。實該四萬八千片。此瓦作起造工匠屋舍用。

黃砂原册三石。此砂和黃蠟等。作鼎彝模坯用。不敷再加三石。

玉田砂原册三石。此砂作磨光鼎彝用。不敷再加三石。

鐵力木原册十六根。此木作戒尺。平板用。不可裁減。

大毛櫟竹原册三百莖。此竹作鼎彝模坯。撞匣及雜用。不可少。

大杉木原册一百二十根。此木作工匠屋舍用。不敷再加五十根。其外提舉官員及工匠人夫等。不須裁減。

今此裁減清册。臣與工部臣等再四估計。毫無欺隱。謹將清册進呈御覽。乞賜俞允。臣等不勝惶恐之至。

宣德三年五月初一日。奉聖旨。該部知道。照册頒發。欽此。

宣德鼎彝譜卷三

工部一本。為遵旨欽頒鑄冶物料事。宣德三年五月初一日。叨蒙聖恩。俞允裁減鑄冶鼎彝應用材料。理合具題。遣官恭請內庫。并各署管衙門領取。謹具差官員名。及該領物件。上達天聽。應否伏候上裁。臣吳中等。不勝惶懼之至。

謹開。

工部營繕司主事臣王玉益。工部都水司主事臣米寶。

鑄冶局大使臣張謙。鑄冶局大使臣許百祿。

今據營繕司主事臣王玉益。營繕本。恭請內豐積庫。領取赤金六百四十兩。白銀二千零八十兩。

又營繕本。恭請內節慎庫。領取風磨銅三萬一千六百八十斤。白水鉛一萬三千六百斤。黑水鉛六千四百斤。紅銅八百斤。洋錫六百四十斤。鋼鐵九千六百斤。

今據都水司主事臣米寶。營繕本。恭請戊字內顏料庫。領取安瀾砂一百六十斤。硃砂二十四斤。石青二

十四斤。石綠二十四斤。銅綠二十四斤。古墨十六斤。白蠟一百零四斤。黃蠟六百四十斤。黑白棋子一萬

六千個。料石九十六斤。

又據都水司主事臣米寶。營繕本。移會到太醫院。領取番礪砂二百八十八斤。金絲礪一百六十斤。紫礪石二

百六十斤。

百四十斤。紫礮石二百四十斤。晉礮一百九十二斤。胭脂石一百六十斤。黃明礮九十六斤。白明礮一百六十斤。水銀一千四百四十斤。方解石一百零四斤。血竭一十六斤。無名異一十六斤。赤石脂一十六斤。今撥鑄治局大使臣張護。費移會到司禮監借薪司。領取煤炭八萬六千四百斤。木炭八萬六千四百斤。松柴九萬六千斤。蘆柴三萬斤。

今撥鑄治局大使臣許百祿。費移會到皇木廠。領取鐵力木十六根。大杉木一百七十根。大毛樺竹三百。又撥鑄治局大使許百祿。費移會到皇磚廠。領取石灰五十石。皇磚三萬二千口。官瓦四萬八千片。黃砂六石。玉田砂六石。陽城繡二萬個。洋銅鐵罐一百六十個。

本部營繕司特造大小風箱二十具。以上各項物料。已經撥官領取。爲此上達天聽。臣等不勝榮遇之至。

宣德三年六月十五日。奉聖旨。知道了。

禮工二部奏進鼎彝名目册。

宣德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工部尙書臣吳中。會同禮部尙書臣呂震。太常寺卿臣周瑛。司禮監太監臣吳誠。恭詣乾清宮。謹獻鼎彝名目。并具造清册。進呈天電。其款式高低輕重。應否伏候上裁。各款鼎彝名目。須至册者。

謹開

郊壇園丘昊天上帝神位前。供奉乾宮卦象圓鼎一座。

太祖高皇帝配享神位前。供奉乾宮卦象圓鼎一座。

地祇方澤后土皇地祇神位前。供奉坤宮卦象方鼎一座。

高皇后配享神位前。供奉坤宮卦象方鼎一座。

園丘從祀大明之神。供奉三足金鳥象形鼎一座。

夜明之神。供奉玉兔朝元象形鼎一座。

風伯之神。供奉巽宮卦象圓鼎一座。

雲師之神。供奉艮宮卦象圓鼎一座。

雷公之神。供奉震宮卦象圓鼎一座。

雨師之神。供奉坎宮卦象圓鼎一座。

周天列宿之神。供奉紫微垣星象圓鼎一座。

方澤從祀五岳之神。供奉五岳真形方鼎五座。

四海之神。供奉四海真形方鼎四座。

太社之神。供奉太社基圖方鼎一座。

太稷之神。供奉太稷基圖方鼎一座。

五岳從祀五嶺之神。供奉五嶺真形方鼎五座。

四海從祀四瀆之神。供奉四瀆真形方鼎四座。

中祀諸壇先農之神。供奉一元大武鼎一座。

先蠶之神。供奉鳳首臥蠶鼎一座。

馬祖之神。供奉馬首臥蠶鼎一座。

太歲月將之神。共十六位。供奉三足索耳高鎗十六座。

山川社稷都城隍社。今共二十四位。賜三足索耳高鎗二十四座。

太學土地等神十二位。賜三足索耳高鎗十二座。

司禮監二十四司土地之神。賜三足索耳高鎗二十四座。

太常寺奉勅撥賜南京祀典神祇二百二十二位。三足索耳高鎗二百二十二座。

禮部祠祭司奉勅分賜名上各鎮神祇二百十六位。三足索耳高鎗二百十六座。

五軍都督府旂纛廟。并甲仗庫內豐積庫等土地之神。三十二位。勅賜三足索耳高鎗三十二座。

女官署十三局先蠶祠。并桑園等土地之神。共二十七位。賜三足索耳高鎗二十七座。

八蜡祠諸神。共二十二位。賜三足索耳高鎗二十二座。

歷代帝王廟。三皇五帝位前。供奉六合龜方鼎八座。從祀。漢高祖、漢光武、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供奉六合龜方鼎六座。

帝王廟從祀功臣。東廡第一壇。風后、旱陶、伯益、傅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參。第二壇。周勃、馮異、房元齡、李靖、李晟、潘義、岳飛、木華黎。共一十六位。西廡第一壇。力牧、夔、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第二壇。鄧禹、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俊。共一十六位。勅賜龍戈足前三十二座。

宣德鼎彝譜卷四

太廟奉先殿高祖考德祖元皇帝高祖妣元皇后曾祖考懿祖恆皇帝曾祖妣恆皇后祖考熙祖裕皇帝... 祖妣裕皇后皇考仁祖淳皇帝皇妣淳皇后聖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考高皇帝廟號太祖... 神文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皇后徐氏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洪熙元年上仁廟... 尊隆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宏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皇后張氏誠孝恭肅明德和仁順天... 啓聖昭皇后以上奉先殿七廟帝后共十四位供奉子孫孫萬年無疆方鼎一十四座... 功臣廟 中山武寧王徐達 開平忠武王常遇春 岐陽武靖王李文忠 寧河武順王鄧愈 東甌... 襄武王湯和 黔寧昭靖王沐英 以上六位正座供奉助名鼎六座... 功臣從祀兩廡東序西向 都指揮使滿國用 都督僉事耿再成 都督僉事丁德興 都督同知張... 德勝 靖海侯吳祜 平章康茂才 副使茅成... 西序東向 參政胡大海 都督同知趙德勝 廣德侯華高 都督同知俞通海 江陰侯吳良 宣... 軍侯曹良臣 安陸侯吳復 副使孫興祖 共一十五位供奉助名鼎一十五座... 內府五祀 司戶之神 供奉戟耳鐘三座

宣德鼎彝譜 卷四

二二

宣德鼎彝譜 卷四

三三

宣德鼎彝譜 卷四

三三

司寇之神 供奉饗器二座... 中雷之神 供奉三元鐘一座... 司門之神 供奉九鐘五座... 司井之神 供奉井口鼎二座... 旗纛廟 旗頭大將軍位一 六韞大將軍位一 無敵大將軍位七 五方旗神主宰位五 征戰船... 神位五 金鼓角炮銃神位四 弓弩飛鎗飛石神位四 陣前陣後五猖等衆神祇位十七 共四... 十四位供奉大鼓墩鐘四十四座... 聖濟殿 三皇聖帝位前供奉大朝冠鼎三座... 從祀先儒東廡 儲貨季 天師岐伯 鬼臾區 俞跗 少俞 少師 桐君 太乙雷公 馬師皇... 伊尹 張機 神應王扁鵲 倉公淳于意... 西廡 華陀 王叔和 皇甫謐 葛洪 巢元方 孫思邈 藥王韋慈藏 啓元子王冰 錢乙... 朱肱 李杲 劉完素 張元素 朱彥修 共二十八位賜環耳丹鐘二十八座... 內府... 紫宸殿御几 陳設大金狻猊鼎... 紫宸殿東暖閣御几 陳設蟠螭垂花鼎... 紫宸殿西暖閣御几 陳設蟠虬環耳鼎... 睿思殿御几 陳設做古文王鼎... 睿思殿東暖閣御几 陳設太平有象鼎... 睿思殿西暖閣御几 陳設四方平定黼黻鼎... 乾清宮... 瑤華殿御几 陳設子父鼎... 瑤華殿東暖閣御几 陳設王伯鼎... 瑤華殿西暖閣御几 陳設象形鼎... 文華殿御几 陳設象龜龍蟬文鼎... 文華殿東暖閣御几 陳設龜龍蟬文鼎... 文華殿西暖閣御几 陳設龜龍蟬文鼎... 凝神殿御几 陳設龜龍鼎... 凝神殿東暖閣御几 陳設龜龍鼎... 凝神殿西暖閣御几 陳設龜龍鼎... 隆安殿御几 陳設高壽鼎

隆安東便殿御几。陳設蟠螭垂花鼎。商金。
隆安西便殿御几。陳設鬩角雷文鼎。商金。
隆安東香閣御几。陳設蟠虬鼎。商金。
隆安西香閣御几。陳設乙毛鼎。商金。
玉宸殿御几。陳設蟠龍鼎。青綠。
玉宸東便殿御几。陳設素腹鼎。青綠。
玉宸西便殿御几。陳設素腹鼎。青綠。
景福殿御几。陳設蟠夔雷文鼎。本色。
景福東便殿御几。陳設雷夔鼎。本色。
景福西便殿御几。陳設蟠雷敦。本色。
景福東香閣御几。陳設八節平安鼎。本色。
景福西香閣御几。陳設如意彝。本色。
貞一齋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大乳鏡。本色。
貞一齋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鏡。本色。
貞一齋東書房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大乳鏡。本色。
貞一齋西書房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鏡。本色。
貞一齋東書房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鏡。本色。
貞一齋西書房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鏡。本色。
貞一齋東香閣御几。陳設沖天耳三足小乳鏡。本色。
貞一齋西香閣御几。陳設雙魚耳彝。本色。
端拱堂東便室御几。陳設雙魚耳彝。金帶。
端拱堂西便室御几。陳設雙魚耳彝。金帶。
端拱堂東煖閣御几。陳設雙魚耳彝。祥雲。
端拱堂西煖閣御几。陳設雙魚耳彝。祥雲。
淵默堂御几。陳設蟠龍耳大彝。祥雲。
淵默堂東書房御几。陳設蟠龍耳大彝。祥雲。
淵默堂西書房御几。陳設蟠龍耳大彝。祥雲。
坤寧宮。皇后。
懿德殿御几。陳設錦邊天雞彝。本色。

懿德殿東椒房御几。陳設山雷蟠首彝。本色。
懿德殿西椒房御几。陳設夔龍素腹鼎。商金。
天漢樓御几。陳設太平萬歲博山鏡。商金。
天漢樓南榮閣御几。陳設定時香案。本色。
天漢樓北極閣御几。陳設銜香金鶴。流雲。
鑫斯殿御几。陳設辟邪鼎。商金。
鑫斯殿東椒閣御几。陳設疏蓋鳳足彝。商金。
鑫斯殿西椒閣御几。陳設百摺夔龍方鼎。商金。

宣德鼎彝譜卷五

勅賜南京各衙門鼎彝名目。
奉聖旨。著禮部會同司禮監等官。商酌頒賜南京各衙門鼎彝。必須品格典雅。與官職名目義合經史者。明白寫圖奏來。俟朕採擇中式者。鈔治頒賜。欽此。
禮部尚書呂震等。遵旨議定頒賜各衙門鼎彝名目。已經進呈。蒙聖恩採擇中式者。已經鈔治奏成。理合具題。上達天聽。伏望差官勘驗。以便頒賜。臣等不勝瞻依之至。
奉聖旨。各衙門頒賜鼎彝。昨勘官回奏。如法鈔治。深合經史文義。大洽朕懷。卿等勤勞可嘉。各賜勅獎。欽此。
文淵閣大學士。三。
勅賜三元神獸風盆彝。商金。
吏部衙門。侍郎二具。
勅賜蟠虬彝。商金。
戶部衙門。侍郎二具。
勅賜蟠夔修日彝。商金。

禮部衙門侍郎二具
 勅賜雙耳連虬鼎商金
 兵部衙門侍郎二具
 勅賜獅首大彝鼎商金
 刑部衙門侍郎二具
 勅賜環耳蟠虬鼎商金
 工部衙門侍郎二具
 勅賜象耳大彝鼎商金
 宗人府衙門一具
 勅賜金枝玉葉鼎商金
 詹事府衙門一具
 勅賜蓋几鏡商金
 翰林院衙門一具
 勅賜鳳池鼎商金
 都察院衙門副都御史一具
 勅賜豸首大彝鼎商金
 國子監衙門一具
 勅賜橋耳鏡商金
 京府尹衙門順天府一具
 勅賜和羹鼎商金
 通政司衙門一具
 勅賜嘉石陳書鼎商金
 太常寺衙門一具
 勅賜八音天樂鼎商金
 光祿寺衙門一具
 勅賜天廚鼎商金
 大理寺衙門一具
 勅賜神羊鼎商金
 鴻臚寺衙門一具
 勅賜白澤鼎商金

太僕寺衙門正卿一具
 勅賜天馬鼎商金
 尙寶司衙門一具
 勅賜圖書鼎商金
 太醫院衙門一具
 勅賜神獸鼎商金
 六科衙門都給事
 勅賜法器鼎商金
 欽天監衙門一具
 勅賜明時鼎商金
 司禮監衙門太監一具
 勅賜既濟鼎商金
 奉旨補鑄內府雜用鼎彝名目
 內府齋宮雙敦商金
 內府御書房三螭硯頭小鼎商金
 內府水殿金蓮博山鼎純金
 內府相宴橋囊鏡商金
 內府御廁深腹鼎商金
 勅賜天下名山勝境釋道二教鼎彝名目
 大號梵書鏡商金
 中號梵書鏡商金
 中號梵書鏡商金
 中號梵書鏡商金
 大鉢盂鏡商金
 高腳押金鏡商金
 低腳押金鏡商金
 雁翎法蓋鏡商金
 連珠法蓋鏡商金

工部一本為鼎彝鑄治告成進呈御覽恭謝天恩事臣吳中蒙皇上特達之知猥承榮近職瀛可空謬以樗櫟之庸材特膺喉舌之重任糜捐頂踵難報隆恩我皇上敬天法祖聿修聖德與唐堯並體虞舜駢肩

海宴河清年登歲稔。黔首康定。宗社奠安。萬國咸賓。四夷臣服。越裳白雉。來集禁廷。弱水丹綳。歸翔靈沼。日月照臨。罔不慕化。爰有暹羅之國。祥占星歷。仰企華風。重譯獻琛。不辭跋涉。險歷鯨波。朝瞻鳳闕。鼓舞膜拜。喜覲天顏。知我皇上。重德輕財。不寶珠玉。謹貢良銅百億。以供神禹。鑄鼎之需。爰勅臣工。越稽典禮。諏吉興工。賴皇生如天之福。山岳效靈。風雲增色。鼎彝諸器。指日告成。謹詹本月十五日。長至之辰。帝歷與日月增長。皇圖共乾坤永固。臣謹同禮部太常卿司禮監諸臣。恭誠按驗。逐件精詳。並皆完好。無訛。恭詣乾清宮。謹獻鑄成鼎彝諸器。並具清冊。上呈睿覽。伏冀天恩。賜錄。赦宥顯愚。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無任恐懼之至。

宣德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司禮監太監吳誠。齎出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自臨馭以來。兢兢自修。不崇外飾。惟以敬天法祖為務。深荷天地祖宗之靈。海宇清寧。山川安謐。遠夷慕化。重譯而至者。三十餘國。內有暹羅國王刺迦滿。獻琛闕下。爰貢良銅。厥號風磨。色同陽邁。詢之臣下。堪鑄鼎彝。朕念郊壇宗廟。內廷所在。陳設鼎彝。式範猥鄙。不足以配典章。故勅爾工部鑄造。昨覽進呈諸種鼎彝。深合古制。大治朕懷。卿等勤勞可嘉。勅賜白金文綺。各陞三級俸。訖外。如應補鑄鐘彝尊俎豆諸器。可倣古範製造。告成之日。著禮部太常寺司禮監。協同爾工部。按驗進呈。不必寫圖。煩瀆。欽此。

工部一本。為欽奉上諭事。工部尚書臣吳中。與禮部尚書臣呂震。太常寺正卿臣周瑛。司禮監太監臣吳誠。于本月二十日。接到聖旨。蒙恩頒賜白金文綺。已經赴闕。恭謝天恩。訖外。蒙頒諭補鑄鐘彝尊俎豆諸器。倣古式範鑄造。不必寫圖。煩瀆。欽此。欽遵。應補鑄諸器數目。理合清冊。先呈睿覽。俟諸器告成之日。照冊按驗。恭進尚方。為此具題。上達天聰。伏冀聖慈。垂照。臣等不勝榮遇之至。

謹開以上應該補鑄一應大小鼎彝尊俎豆鐘彝諸器。合計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四件。除鼎彝鑄過外。餘器應補鑄者。照永樂十三年禮部題請鑄造祭器諸項。目款式。列冊上呈。應否伏候聖裁。臣等謹聽玉音。特疏。

宣德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奉聖旨。該部知道。照冊施行。

宣德鼎彝譜卷六

郊壇圓丘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配享。供奉乾宮卦象鼎二座。

倣宋祥符禮器圖式。鼎高二尺四寸。耳高一寸八分。腹深八寸六分。足高一尺四寸四分。兩耳三足。體圓。重十六斤八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周身赤金純裹。鼎腹細鍍乾宮卦象及雷雲之文。下有陽識大明。宣德年製六字真書匾印。二鼎款製一同。臣等謹案大明會典曰。洪武初元。建郊壇於南京鍾山之陽。冬至日致祭。以仁祖配享。昊天上帝南向。仁祖西向。永樂十八年。北京郊壇成。於正月上辛日致祭。以高皇帝配享。而能仁祖。上帝位前。高皇帝位前。俱有洪武十年所鑄金鼎。現供在案。今鑄此鼎。以昭誠敬。於二帝筵前。恭設沉香雕几二張。特安此鼎。純焚沉腦。以敬天神。夫乾者天也。郊社之器。宜於典則。臣等酌議。以祥符禮器乾宮鼎。允宜郊壇之用。況鼎體圓規。以象圓天之形。宋儒議禮。酌古證今。可謂合於禮經之制矣。凡圓丘從祀諸神。供鼎圓者。俱所以則天也。

大明之神。供奉三足金鳥鼎。

倣唐朝天寶年局鑄。鼎高一尺九寸七分。長二尺一寸三分。座高五寸一分。重十八斤六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周身赤金純裹。細鍍毛羽翅足。妙具翔生動之致。臣等謹按大明會典曰。洪武初年。以大明之神。從祀圓丘。永樂十八年。北京朝日壇成。建於東長安門外。春分日致祭。神位前。原有洪武間金鳥

日字圓鼎今鑄此鼎以設沉香雕几安置純焚沉腦以昭誠敬其鼎象形之義唐之議禮諸臣蓋取離
騷經天問曰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日中有鳥或本於此今以象鼎報功各合其宜矣
夜明之神供奉玉兔朝元鼎

做唐朝天寶年局鑄鼎高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六分座高五寸三分重十四斤九兩十二煉洋銅鑄
成周身白銀純裏細級頭尾耳足深得俯伏顧戀之態臣等謹案大明會典曰洪武初年以夜明之神
從祀圓丘永樂十八年北京夕月壇成建於西阜成門外秋分日致祭神位前現供洪武年銀鑄月字
圓鼎今鑄此鼎設紫檀雕几安置純焚沉腦以昭誠敬其象鼎之義蓋緣唐儲探取離騷經天問曰夜
光何德死而復育厥利惟何願兔在腹月中有兔蓋本於此今以之鑄鼎報功合其宜矣
風伯之神供奉巽宮卦象鼎

做周易後天八卦圖鼎高一尺七寸五分耳高一寸六分腹深八寸足高八寸腹徑圍二尺二寸兩耳
三足體圓重十五斤九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商嵌巽宮卦象間以風文臣等謹案大明
會典曰洪武初年建圓丘於鍾山之陽於冬至日有事南郊以大明夜明及風雲雷雨周天星宿從祀
原有洪武鑄鼎現供神前今鑄此鼎另几焚香以昭誠敬臣等謹按易傳曰巽為風其位東南性好飄
揚司於發育萬物風伯之職與巽相符今取卦象以儷鼎焉
雲師之神供奉艮宮卦象鼎

做周易後天八卦圖鼎高一尺九寸耳高一寸七分腹深八寸一分足高九寸一分腹徑圍二尺五寸
兩耳三足體圓重十七斤三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商嵌艮宮卦象臣等謹案大明會典
曰洪武初年建圓丘於鍾山之陽冬至日郊祭以諸神從祀原有洪武鑄鼎現供神前今
特鑄鼎另几焚香以昭誠敬臣等謹案易傳曰艮為山連山出雲不崇朝而雨雲師之職與艮合德以
之飾鼎頗合其宜
雷公之神供奉震宮卦象鼎

做周易後天八卦圖鼎高一尺八寸七分耳高一寸七分腹深七寸足高一尺一寸三分腹徑圍二尺
八寸體圓重十九斤四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商嵌震宮卦象臣等謹案大明會典曰洪
武間建圓丘於鍾山之陽冬至日以風雲雷雨諸神從祀原有洪武鑄鼎現供神前今特設
鼎另几焚香以昭誠敬臣等謹按易傳曰震為雷其能驅除邪厲出則與利入則除害與雷公之職相
符宜著之祭鼎以報懋功
雨師之神供奉坎宮卦象鼎

做周易後天八卦圖鼎高一尺七寸九分耳高一寸七分腹深七寸九分足高一尺五分腹徑圍二尺
三寸八分體圓重十七斤二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商嵌坎宮卦象臣等謹案大明會典
曰洪武間建圓丘於南京鍾山之陽冬至日致祭以風雲雷雨諸神從祀神位前原係洪武所鑄雨字

圓鼎今特設鼎另几焚香以昭誠敬臣等謹案易傳曰坎為水在天為雨露霜雪在地為江淮河海水
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故堯舜之時五風十雨歲稔年豐昇登紀瑞此坎德之不失其信也今以
之象雨師之鼎甚為合宜
周天列宿之神供奉紫微垣星象鼎

做璇璣圖鼎高一尺六寸八分耳高一寸四分腹深六寸八分足高八寸三分腹徑圍二尺七寸七分
體圓重十五斤三兩十煉洋銅鑄成兩耳三足周身蠟茶色赤金白銀商嵌列宿星象臣等謹按大明
會典曰洪武初年建圓丘於南京鍾山之陽合祀諸神以列宿之神次於夜明永樂十八年北京夕月
壇成以星神從祀原有洪武年間所鑄星字圓鼎現供神前今特設鼎另几焚香以昭誠敬臣等謹案
禮經曰祭星曰散首日五星其次曰二十八宿並周天列宿國有舊祿必祭星禳之日祭臣等酌議以
璇璣之圖列寫於鼎以報神功
郊壇方澤后土皇地祇高皇后配享供奉坤宮卦象鼎二座

做周易後天八卦圖鼎高一尺四寸耳高二寸二分腹深一尺九寸三分足高九寸一分腹方徑一尺
五寸七分長徑一尺八寸兩耳四足體方重二十七斤六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周身赤金純裏細級卦
象水紋臣等謹案大明會典云洪武初年建方澤於鍾山之陰於夏至日祀皇地祇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每年仍合祀洪武所鑄皇祇字金鼎現供在案今鑄此鼎以昭誠敬另設沉香雕几供鼎焚
沉腦以敬神祇臣等謹按經解曰坤為地厚載羣生發育萬物陽施陰翕德合昊天祀地鼎紋允宜坤
象況鼎體矩方亦以象地方澤從祀諸神供鼎皆方者所以從地也鼎做宋祥符禮器圖象之外圍以
水紋者水浮天而載地也其說見坤輿圖考
五嶽之神供奉五岳真形鼎五座

做宋祥符禮器圖鼎高二尺一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腹深一尺二寸足高七寸一分腹方徑九寸六
分長徑二尺二寸兩耳四足重十六斤十二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白銀商嵌真形雲氣
臣等謹按大明會典曰洪武十年夏至日祀皇地祇於方澤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從祀永樂十八年
北京天地壇成合祀圓丘方澤從祀諸神列壇丹墀東西相向分祀東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
岳恆山中岳嵩山五岳位前原供洪武所鑄泰衡華恆嵩字銀鼎今鑄此鼎另几陳設焚香以昭誠敬
臣等謹按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駕降漢宮與帝遊宴帝見王母申箱中有五岳真形圖云得佩服者能
祛邪魅通神明帝乞得之流傳至今祀岳鼎器合寫真形矣
五鎮之神供奉夔龍鼎五座

做宋宣和博古圖鼎高一尺六寸五分耳高一寸四分腹深七寸二分足高七寸六分腹方徑一尺五
寸五分兩耳四足重八斤四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流紋龍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曰五
鎮之神乃基運山神翊聖山神烈山神天壽山神純德山神也臣等謹按翼雅曰夔龍神物能致霖

雨以澤蒼生夫五鎮名山拱衛皇圖輔翼山岳恪神昭格災厲不興莫安黎庶德澤深矣鑿龍飾鼎祀之允宜

四海之神供奉四海真形鼎四座

做唐天寶局鑄鼎高一尺八寸七分耳高一寸八分腹深八寸三分足高八寸九分腹方徑二尺二寸長徑二尺五寸兩耳四足重十二斤五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白銀商嵌真形水紋臣等謹案大明會典曰方澤從祀四海之神於天地壇丹堦分祀今特鑄鼎以昭誠敬臣等謹按魚龍圖云昔神禹治水天帝遣元夷使者乘龍乘節授禹以四海真形之圖然後能疏通衆水下流入海今祀海神用以飾鼎合其宜矣

四瀆之神供奉萬水朝宗鼎四座

做宋祥符禮器圖鼎高一尺七寸三分耳高一寸五分腹深六寸五分足高九寸三分腹方徑二尺長徑二尺四寸兩耳四足重十三斤二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赤金白銀商嵌篆書水紋臣等謹案大明會典云方澤從祀四瀆之神於天地壇之丹堦分祀今鑄此鼎以昭誠敬謹按水經曰濟者獨也不與衆流混其源獨超歸海故衆水推尊今飾器祀神合宜極矣

太社之神供奉太社址基鼎

做唐天寶局鑄鼎高二尺一寸六分腹深九寸六分足高一尺一寸耳高一寸二分腹方徑一尺三寸長徑二尺二寸兩耳四足重十四斤九兩十煉洋銅鑄成赤金白銀商嵌址基圖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洪武初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建壇於門之右異壇同壇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尺上微尖立於壇社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主埋土亦同今太社太稷用址基飾鼎蓋本於此云臣等謹按集禮彙要曰社稷之樹夏后氏以松般人以柏古人所稱今太社鼎兩輔樹柏太稷鼎兩輔樹柏取此意也

太稷之神供奉太稷址基鼎

做唐天寶局鑄鼎式一同太社制度諸說詳見太社

先農之神供奉一元大武鼎

做宋元豐禮器圖鼎高二尺二寸重六斤十一兩有井田座面方八寸四分重一斤八兩煉洋銅鑄成赤金純裏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仲春上戊致祭先農於山川壇神前原有舊鑄方鑑今博採古器得此一元鼎及井田座深合禮儀謹按事物異名云牛畜別名大武任重致遠爲農家耕本以此飾鼎以井田飾座報功先農合其宜矣

先蠶之神供奉鳳首臥蠶大鼎

做宋定磁款式蘇高一尺三寸四分口徑六寸六分足高三寸鳳首長九分四厘十煉洋銅鑄成重二斤二兩周身琥珀色赤金商嵌鳳首蠶文臣等謹案大明會典云每歲仲春擇吉致祭先蠶神於內苑

皇后親祭其儀制詳大明會典今鑄此鼎以祀先蠶報功之典於此允當

馬祖之神供奉獅首馬蹄鑑

做宋哥察款式鑑高五寸六分口徑五寸三分足高一寸二分獅首高四分四釐八煉洋銅鑄成重七兩二錢周身棠梨色赤金商嵌獅首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馬祖廟建南京後湖每歲二月中旬擇日敕太僕寺官致祭今鑄此鑑以供馬祖之祀爲宜

太歲月將山川城隍各土地共五百八十位賜索耳三足高鑑大中二號共五百八十座

做宋定磁款式大號高二寸六分口徑二寸三分耳高八分足高三分重六兩七錢中號高二寸口徑二寸一分耳高七分重五兩四錢五煉洋銅鑄成周身棠梨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載祀部祠所奉祀典神祇合應分賜今鑄此高鑑二號敕禮部分給各祠

歷代帝王廟三皇五帝并兩漢隋唐宋元諸帝共十四位供奉六合輔轂方轡十四座

做晉六合輔轂款式蘇高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一分耳長一寸八分足高五分四釐八煉洋銅鑄成重六兩七錢周身藏經紙色赤金商嵌輔文及耳臣等謹按大明會典洪武六年建歷代帝王廟於京師以春秋致祭今鑄此蘇以昭誠敬云

從祀功臣三十二位供奉夔龍戈足大蘇高鑑三十二座

做宋宜和博古圖鑑高七寸八分耳高一寸三分口徑四寸二分腹徑六寸深三寸足高三寸兩耳三足體圓六煉洋銅鑄成重十兩七錢周身蠟茶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春秋祭歷代帝王廟其從祀功臣三十二位分東西四壇今鑄此蘇三十二座飾以夔龍喻許謨良輔輔轂皇猷戈足者喻戈輯武抑暴除強以此飾蘇報功可也

至聖先師供奉麒麟立鼎

做元朝姜鑄款式鼎高二尺四寸八分重二十四斤二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赤金純裏細銀毛爪形製如生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國初每歲春秋二仲傳制致祭先師於國學其儀制詳見會典聖位前原供洪武所鑄商金龍鼎今設檀几特供此鼎以昭誠敬臣等謹按春秋夫子絕筆於西狩獲麟今以立麟象鼎尊祀先師雅稱合節

祀先賢先儒一百零六位供奉案耳三足大高鑑一百零六座

做元朝姜鑄款式鑑高四寸八分耳高二寸一分腹深三寸足高七分腹圓徑一尺八寸兩耳三足重二斤三兩八煉洋銅鑄成棠梨本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春秋二仲傳制致祭先師于國學其從祀四配十哲兩廡先賢先儒共一百零六位今鑄大高鑑一百零六座照數敕賜臣等謹按宜和博古圖錄云夫高者格也供祀神明欲其昭格故於文廟從祀諸賢以此爲供

武學武成王供奉夔龍戈足雷文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高低大小如圖重一斤十一兩耳高八分口圓徑七寸八分腹深四寸三分足高一

寸二分。八煉洋銅鑄成。葉其本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仲秋上辛日。祭武成王於武學。永樂八年。敕改祭期。以仲秋上戊日。用犢羊豕各一。登銅簠簋各二。邊豆各十。制帛六。酒爵三。神位前。原供洪武所鑄武字圓鼎。今賜此兩。以昭誠敬。臣等謹按夔龍經云。夔龍為諸龍之長。能食銅鐵。力移山海。出入有風雷相隨。雄姿威武。世莫等倫。今以此兩供神。昭其武烈之偉。頗合其宜。

從祀名將四十四位。賜母乙兩。鑄四十四座。

做宜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重十五兩八錢。耳高六分三厘。口圍徑六寸四分。腹深三寸六分。足高一寸二分。八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仲秋上戊。敕祀武學武成王。及歷代名將四十四位。今賜母乙兩。四十四座。以昭誠敬。臣謹按邵古人考。母乙兩商朝名將。三伐鬼方。平定疆宇。載之史乘。此兩必當時商王所賜。以旌武功者。今做此兩。以祀歷代名將。亦稱其宜。

宣德鼎彝譜卷七

太廟奉先殿七代帝后。共十四位。供奉子子孫孫萬年無疆鼎十四座。

做紹興鑿古圖式。鼎式四方。高一尺二寸四分。耳高二寸一分。口方徑一尺四寸。腹深七寸。足高一寸六分。十二煉洋銅鑄成。周身熟栗梨色。腹間銘字。填以黃金。四鋪十乳。填以白銀。以供列聖几筵。伏願聖子神孫萬年蕃衍無疆云。

功臣廟。正殿六位。兩廡十五位。共二十一。賜助名鼎二十一座。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樣畫。連蓋高九寸八分。耳高二寸六分。口圍徑一尺二寸四分。腹深六寸四分。足高二寸。蓋高九分。重四斤十二兩。十煉洋銅鑄成。周身蠟茶色。腹間二帶及蓋上二鈕。填以赤金。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洪武二年。建功臣廟。每歲四孟及歲暮。遣助大臣祭之。凡助臣之家。敕建家廟者。給鼎一座。供奉位前。以為銘功紀績之器云。

內府五祀司戶之神。供奉戟耳彝三座。

第一座二座。但做紹興鑿古圖式。第三座做宋磁戟耳彝式。第一座重十四兩九錢。耳高一寸八分。口圍徑八寸八分。腹深二寸九分。足高五分一厘。八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不施金采。第二座重九兩六錢。耳高二寸一分。口圍徑六寸七分。腹深二寸七分。足高六分。八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不施金

采。第三座。重七兩八錢。耳高一寸一分。口圍徑六寸二分。腹深二寸九分。足高五分。八煉洋銅鑄成。葉梨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孟春。遣內官祭司戶之神于宮門外道左南向。用豕羊各一。菓品五。酒爵三。制帛一。謹按皇唐禮制云。唐初內府于戶外皆施金戟。以備非常。本朝雖敕制不行。今以戟爐祀戶外。亦循唐制之遺意云。

司竈之神。供奉饗簋兩座。

做宜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耳高八分。口圍徑六寸八分。腹深二寸九分。足高一寸四分。重一斤二兩。八煉洋銅鑄成。深藏經紙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孟夏。遣內官祭司竈之神于內府大庖廚前中道南向。用羊豕各一。菓品五。制帛一。謹按博古圖說云。饗簋畫器者。戒貪饗之意也。本朝列聖御宇。咸存儉約。今遵旨以鑄此兩祀竈。足知我皇上喻意之宏遠矣。

中雷之神。供奉獅首三元鐘一座。

做紹興鑿古圖式。大小如圖。重一斤二兩。八煉洋銅鑄成。深蠟茶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季夏。遣內官祭中雷之神于文樓前西向。用羊豕各一。菓品五。制帛一。謹案三元圖位云。天地人為三才。上覆為天。下載為地。而人處于天地之中。故稱三才。若內府宮殿。除前後禁門為象天地。而中雷一宮之中。即猶人處天地之中也。合以三元鐘供奉焉。

司門之神。供奉九鐘五座。

做宋磁九鐘鑄款式。大小如圖。重一斤五兩。八煉洋銅鑄成。深蠟茶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孟秋。遣守門內官祭司門之神于午門前西角樓東向。用羊豕各一。菓品五。酒爵三。制帛一。謹按三禮黃圖云。天子之門九重。亦猶天之有九霄也。今以此鐘祀神。取其約束之嚴云。

司井之神。供奉井口鼎二座。

做宋官鑿井口鼎款式。減小口圍徑一尺一寸。腹深五寸三分。足高二寸九分。重一斤十二兩。八煉洋銅鑄成。葉梨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孟冬。遣內官祭司井之神于內府大庖廚前南向。用羊豕各一。菓品五。酒爵三。制帛一。謹案周易會通云。井以泉源養人。資汲不窮。有功于生民。今以井鼎報功。亦其宜矣。

旗幟廟諸神。共四十四位。賜鼓墩鑄四十四座。

做古器圖款式。大小如圖。重十四兩三錢。八煉洋銅鑄成。深藏經紙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仲秋。遣官祭旗幟廟。霜降日。又祭之于教場。如御駕親征。則必親祭。若大將出師。則遣官致祭。用犢羊豕各一。登銅各二。邊豆各十。簠各一。酒爵三。制帛七。謹按司馬法。三軍以鼓進。以金退。今鑄鼓鼎祀神。亦效鼓進金退之意也。

內府聖濟殿三皇聖帝。供奉朝冠方鼎三座。

做古器圖款式。大小如圖。耳高三寸一分。口方徑一尺二寸八分。腹深四寸六分。足高二寸四分。重二

斤十二兩八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每歲春冬仲月上甲日。祀醫學三皇。及歷代名醫二十八位。正壇用羊豕登銅各一。蓮豆各十。酒爵三。制帛三。兩廡用羊豕各一。菓酒各五。制帛二十八。謹按事物紀原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古聖皇。聚方物以療羣生。今特鑄此方鼎三座。用祀神以昭誠敬云。

從祀名醫二十八位。賜環耳三足鼎二十八座。

做元朝姜鑄環耳丹鎧款式。大小如圖。耳高七分。環大八分。口圓徑八寸四分。腹深四寸七分。足高一寸三分。重七兩六錢。八煉洋銅鑄成。藏經紙色。不施金采。臣謹按列仙傳云。上古仙師。以五金八石百藥煉成丹。濟治羣生。今以丹爐供奉先醫。似為合宜。

內府紫宸殿。陳設大金狃鼎。

做唐朝天寶局式。高三尺六寸。首高一尺一寸。身高二尺五寸。重三十八斤八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蠟茶色。頭尾毛爪。俱以金銀商錯。下載沉香須彌座。臣等謹遵上諭。凡鑄治鼎彝務選款式之典雅者。寫圖進呈。俟選中發下。如式鑄成。進上不許再引經傳。以瀆聽聞。臣等欽此。欽遵。以下進呈各項鼎彝。俱蒙聖恩。允選中者。照遵原式。進上不致再引經傳。以瀆天聽。

紫宸殿東煖閣。陳設螭垂花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耳高一寸一分。口圓徑九寸六分。腹深三寸二分。足高一寸九分二厘。重十二兩七錢。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紫宸殿東煖閣御几。

紫宸殿西煖閣。陳設蟻虬環耳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耳環大四分三厘。口圓徑七寸七分。深二寸八分。足高一寸一分。重七兩八錢。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紫宸殿西煖閣御几。

容恩殿。陳設文王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四分。耳高一寸六分。口方徑二尺四寸五分。腹深六寸六分。足高四寸二分。重三斤十二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周身文畫。錯以金采。陳設容恩殿御几。

容恩東便殿。陳設太平有象鼎。

做紹興鑿古圖式。減小。彝高八寸三分。口圓徑七寸八分。腹深八寸八分。足高五分。耳長一寸四分。重二斤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卦象及耳。填以赤金。陳設容恩東便殿御几。

容恩西便殿。陳設四方平定龍鼎。

做紹興鑿古圖式。減小。彝高七寸九分。口方徑一尺六寸一分。耳長二寸五分。腹深七寸四分。足高六分。重一斤九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腹耳龍。填以赤金。陳設容恩西便殿御几。

瑤華殿。陳設子父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三寸。耳高二寸一分。口圓徑一尺四寸二分。腹深四寸三分。足高六

寸六分。重二斤十四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鼎身天雞文畫。錯以赤金。陳設瑤華正殿御几。

瑤華東便殿。陳設王伯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九寸三分。耳高一寸四分。口方徑一尺六寸。腹深五寸一分。足高二寸八分。重二斤十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瑤華東便殿御几。

瑤華西便殿。陳設象形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八寸七分。耳高一寸五分。口圓徑一尺三寸八分。腹深四寸一分。足高三寸一分。重二斤八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腹間夔龍。填以赤金。陳設瑤華西便殿御几。

文華殿。陳設龍蟬文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六分。耳高一寸九分。口圓徑一尺六寸。腹深六寸二分。足高三寸五分。重三斤二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蠟茶色。不施金采。陳設文華正殿御几。

文華東便殿。陳設龍蟬文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九寸九分。耳高一寸一分。口圓徑一尺二寸五分。腹深六寸一分。足高二寸七分。重二斤十五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不施金采。陳設文華東便殿御几。

文華西便殿。陳設龍蟬文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七分。耳高二寸三分。口圓徑一尺二寸六分。腹深六寸二分。足高三寸二分。重三斤六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不施金采。陳設文華西便殿御几。

凝神殿御几。陳設龍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一分。口圓徑一尺五寸一分。腹深六寸二分。足高四寸。重三斤十三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陳設凝神正殿御几。

凝神東便殿。陳設龍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九寸八分。耳高一寸八分。口圓徑一尺二寸三分。腹深四寸五分。足高三寸八分。重二斤十五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陳設凝神東便殿御几。

凝神西便殿。陳設龍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零三分。耳高一寸九分。口圓徑一尺三寸八分。腹深四寸八分。足高三寸六分。十二煉洋銅鑄成。重三斤四兩。棠梨色。不施金采。陳設凝神西便殿御几。

隆安殿。陳設萬壽鼎。

做唐朝天寶局款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四分。耳高一寸一分。口圓徑一尺三寸八分。腹深五寸三分。足高四寸六分。重三斤九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項腹文畫。填以赤金。陳設隆安正殿御几。

隆安東便殿。陳設蟻虬垂花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一寸二分。耳高二寸。口圓徑一尺五寸三分。腹深五寸四分。足高三

隆安西便殿。陳設萬壽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四分。耳高一寸一分。口圓徑一尺三寸八分。腹深五寸三分。足高四寸六分。重三斤九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項腹文畫。填以赤金。陳設隆安正殿御几。

隆安東便殿。陳設蟻虬垂花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一寸二分。耳高二寸。口圓徑一尺五寸三分。腹深五寸四分。足高三

隆安西便殿。陳設萬壽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四分。耳高一寸一分。口圓徑一尺三寸八分。腹深五寸三分。足高四寸六分。重三斤九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項腹文畫。填以赤金。陳設隆安正殿御几。

隆安東便殿。陳設蟻虬垂花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一寸二分。耳高二寸。口圓徑一尺五寸三分。腹深五寸四分。足高三

寸八分重三斤十四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隆安東便殿御几

隆安西便殿陳設鬮角雷文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零八分耳高一寸七分口圓徑一尺四寸五分腹深六寸一分足高三寸重三斤七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隆安西便殿御几

隆安東香閣陳設蟠虬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九寸八分耳高一寸七分口圓徑一尺三寸八分腹深五寸一分足高三寸重三斤十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隆安東香閣御几

隆安西香閣陳設乙毛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九寸耳高一寸三分口圓徑一尺二寸腹深五寸足高二寸七分重三斤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隆安西香閣御几

玉宸殿陳設蟠龍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七分耳高一寸九分口圓徑一尺四寸一分腹深六寸三分足高四寸五分重三斤十三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腹間文畫填以赤金陳設玉宸殿御几

玉宸東便殿陳設素腹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六分耳高二寸二分口圓徑一尺二寸九分腹深六寸一分足高四寸三分重三斤十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玉宸東便殿御几

玉宸西便殿陳設素腹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一寸八分耳高一寸七分口圓徑一尺四寸一分腹深六寸足高四寸一分重三斤十五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玉宸西便殿御几

景福殿陳設蟠夔雷文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九寸七分耳高一寸六分口圓徑一尺三寸九分腹深四寸六分足高三寸四分重三斤三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陳設景福殿御几

景福東便殿陳設雲夔紋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連蓋高九寸八分耳高三寸七分口圓徑一尺三寸二分腹深四寸五分蓋高二寸三分底高三寸四分重三斤十四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陳設景福東便殿御几

景福西便殿陳設蟠雷紋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敦高一尺一寸三分耳高三寸三分口圓徑一尺三寸二分腹深六寸一分蓋高二寸二分座高三寸重四斤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不施金采陳設景福西便殿御几

景福東香閣陳設八節平安鼎

做宣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七寸八分耳高一寸三分口方徑九寸八分腹深三寸三分足高三寸二分

分重二斤十四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腹間四帶填以赤金陳設景福東香閣御几

景福西香閣陳設如意鼎

做古器圖式大小如圖高四寸三分耳長一寸八分口圓徑九寸七分腹深四寸足高四分重十三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深藏經紙色兩耳如意填以赤金陳設景福西香閣御几

貞一齋陳設沖天耳三足大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如圖高三寸八分耳高一寸二分口圓徑一尺七寸腹深二寸五分足高四分重一斤十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藏經紙色耳項填以赤金名覆祥雲陳設貞一齋御几

貞一齋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如圖高三寸三分耳高七分口圓徑一尺腹深二寸四分足高三分五厘重六兩七錢十二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耳及口腹填以赤金名帶圍陳設貞一齋御几

貞一齋東書房陳設沖天耳三足大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如圖蠟茶色耳及口腹填以赤金名帶圍輕重同前陳設貞一齋東書房御几

貞一齋東書房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輕重同前蠟茶色耳及口項俱填以赤金名覆祥雲陳設貞一齋東書房御几

貞一齋西書房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輕重同前蠟茶本色腹下及足填以赤金名湧祥雲陳設貞一齋西書房御几

貞一齋東香閣陳設沖天耳三足中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輕重同前淡藏經紙色不施金采陳設貞一齋東香閣御几

貞一齋西香閣陳設沖天耳三足小乳鑪

做宋官窰款式大小如圖重五兩三錢耳及口項填以赤金名覆祥雲陳設貞一齋西香閣御几

端拱堂陳設雙魚耳耳

做宋汝窰款式大小如圖高三寸二分足高三分一厘耳高一寸三分口直徑二寸七分重十四兩有七兩二錢六兩八錢者凡三等內分本色流金二品諸鑪品格當以魚耳耳為冠以其款式典雅鑄冶精工此鑪藏經本色不施金采者恐掩銅質之精華也陳設端拱堂御几

端拱堂東便室陳設雙魚耳耳

做宋汝窰款式重七兩二錢十二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口耳項填以金采錯鑲雲氣名覆祥雲最為瑰麗陳設端拱堂東便室御几

做中宮器款式重六兩八錢十二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繞腹填以赤金錯鏤雲氣名金帶圍陳設

端拱堂西便室御几

做宋汝器款式大小如圖重七兩二錢十二煉洋銅鑄成蠟茶色腹以下填以赤金名湧祥雲陳設端

拱堂東煖閣御几

端拱堂西煖閣陳設雙魚耳彝

做宋汝器款式大小如圖重六兩八錢十二煉洋銅鑄成藏經紙色項耳腹足成飾赤金錯鏤雲氣最

為瑰麗剛設端拱堂西煖閣御几

淵默堂御几陳設雙龍耳大彝

做定器款式大小如圖重一斤十兩十二煉洋銅鑄成藏經紙色腹以下填以赤金名湧祥雲款製極

佳陳設淵默堂御几

淵默堂東書房御几陳設雙龍耳大彝

做定器款式大小輕重同前耳及口項填以赤金名湧祥雲陳設淵默堂東書房御几

淵默堂西書房御几陳設雙龍耳大彝

做定器款式大小輕重同前腹以下填以赤金名湧祥雲陳設淵默堂西書房御几

坤寧宮懿德殿御几陳設錦邊天彝

做元朝奏簪款式減小高一尺二寸六分耳高七分環圍徑一寸四分口直徑八寸四分重三斤四兩

十二煉洋銅鑄成蠟茶色腹間鑄邊及天雞環首填以赤金陳設懿德殿御几

懿德殿東椒房陳設山雷蟠首彝

做宜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高二寸八分耳長二寸一分足高三分口圓徑九寸二分腹深二寸五分

重十兩八錢十二煉洋銅鑄成淡藏經紙色不施金采陳設懿德殿東椒房御几

懿德殿西椒房陳設龍素腹彝

做宜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高三寸一分耳長二寸三分口圓徑九寸一分腹深二寸三分足高八分

重一斤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頭間獸面飾以赤金陳設懿德殿西椒房御几

天漢樓御几陳設太平萬歲博山彝

做唐朝天寶局款式大小如圖高五寸二分博山高二寸盤深七分重二斤十兩十二煉洋銅鑄成

棠梨色細以赤金錯鏤文畫最為典重佳器陳設天漢樓御几

天漢樓南榮閣陳設定時香案

做元人郭守敬所鑄案長二尺四寸按二十四番而闊一尺二寸按十二時高三尺六寸按一年三百

六十日重六十四斤按六十四卦十煉洋銅鑄成棠梨本色案面刻時刻星辰成以金銀細錯最為工

級陳設南榮閣

天漢樓北極閣陳設街香金彝

做元朝奏簪高高三尺三寸凡三隻每隻重二十四斤十煉洋銅鑄成赤金純製口銜官首每枝連耳

陳設北極閣

鑫斯殿陳設辟邪鼎

做紹興鑿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五寸三分重五斤四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辟邪神獸頭

尾毛爪皆細金采下乘沉香須彌座項間有鎖可以開合若以焚香烟從口出氣風合殿最為佳製陳

設鑫斯殿御几

鑫斯殿東椒閣陳設疏蓋風足彝

做紹興鑿古圖式減小高七寸六分腹深三寸八分足高一寸七分重八兩二錢十二煉洋銅鑄成棠

梨色蓋耳及足錯以赤金此古人蒸燎之器所以用蓋蓋又疏通使香烟四達以薰被服者也陳設東

椒閣

鑫斯殿西椒閣陳設百摺夔龍鼎

做宜和博古圖式減小鼎高一尺二寸耳高二寸四分口方徑一尺四寸七分腹深六寸二分足高三

寸八分重四斤一兩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不施金采陳設西椒閣

宣德鼎彝譜卷八

兩京衙門

文淵閣三員賜三元神獸風盒彝三座

做紹興鑿古圖式大小如圖共高五寸八分蓋高一寸七分腹深三寸足高一寸一分十煉洋銅鑄成

重十三兩六錢做古青綠色其間文藻咸錯赤金臣等謹按唐六典曰宰相之職發理陰陽代天宣化

位尊風閣禮絕百僚宜以風盒彝賜之

吏部衙門三員賜蟠虬彝三座

做宜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共高六寸二分耳長二寸四分口圓徑九寸九分腹深五寸二分足高一

寸重二斤六兩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腹間與足文藻錯以赤金臣等謹按龍經云虬龍為羣龍之

長能進退羣龍乘雲注雨以濟蒼生周禮天官冢宰統率百僚黜陟所任與虬合德應以此彝賜之

戶部衙門三員賜蟠螭修口彝三座

做宜和博古圖式大小如圖共高七寸六分耳長二寸一分口圓徑一尺二寸六分腹深五寸六分足

高二寸重二斤七兩十煉洋銅鑄成棠梨本色腹間文藻錯以赤金臣等謹按龍經云螭龍為羣龍之

主飲食有節不游濁土不飲濁泉所謂食於清游於清者三禮儀節曰地官司農出納金穀貴於廉介

不以脂章自染者得其人矣。司農之器。合以此彝賜之。

禮部衙門三員。賜雙耳連虬鼎三座。

做考古圖式。大小如圖。共高六寸四分。耳長一寸六分。口圓徑九寸八分。腹深五寸五分。足高九分。重二斤一兩。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耳及脰足。填以金采。臣等謹按漢官儀云。春官大宗伯。掌國家典禮。為宰相之佐。代天宣化。古稱秩宗。又稱儲相。為六曹顯秩。夫虬之為物。甲有文章。飾器賜之。合其宜矣。

兵部衙門三員。賜獅首大彝三座。

做官憲款式。大小如圖。共高四寸八分。獅首大一寸二分。口圓徑一尺七寸三分。腹深四寸四分。足高四分。重二斤十二兩。十煉洋銅鑄成。棠梨本色。惟獅首細以赤金。臣等謹按獸經云。獅為百獸之王。每一振發。虎豹懼服。大司馬職專征伐。統帥六師。為國家鷹揚之任。雄武莫當。與獅合德。飾器賜之。宜矣。刑部衙門三員。賜環耳蟠虬鼎三座。

做考古圖式。大小如圖。高六寸二分。耳高八分。口圓徑一尺零三分。腹深二寸二分。足高三寸二分。重一斤十五兩三錢。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耳脰腹間。文藻細以赤金。臣等謹按參龍經云。虬之為物。陸食虎豹。水噉蛟螭。去惡除邪之獸也。而大司寇之職。掌邦國之三典。佐天子之刑。討穢除凶。與虬合德。飾器賜之。宜矣。

工部衙門三員。賜象耳大彝三座。

做哥窰款式。大小如圖。高五寸八分。兩耳大一寸三分。足高四分。重二斤八兩。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象耳填以赤金。臣等謹按獸經云。象為南越大獸。首員六牙。任重致遠。司空之職。董百工。為國家營度之司。任大責重。與象同德。象之賜。允合其宜。

都察院衙門三員。賜豸首大彝三座。

做哥窰款式。大小如圖。共高六寸一分。豸首大二寸二分。高八分。口圓徑一尺七寸四分。腹深五寸七分。足高四分。重一斤十五兩。十煉洋銅鑄成。棠梨色。腹間二帶及豸首。細以赤金。臣等謹按瑞應圖。人君省刑則獬豸至。能觸邪衛善。御史之職。舉直刺奸。不避權貴。與豸合德。宜以此彝為賜。

宗人府衙門一員。賜金枝玉葉鼎一座。

詹事府衙門二員。賜盞几鐘二座。

翰林院衙門一員。賜鳳池鼎一座。

做唐天寶局錢。減小鼎高六寸四分。耳長二寸四分。口圓徑八寸八分。腹深三寸。足高三寸四分。重一斤十兩。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脰腹飾以赤金。臣等謹按開元官制云。翰林學士。專掌內命。號為內相。稱天子私人。又名鳳皇池上客。國朝因之。非名儒文士。莫得而居焉。宜以此鼎賜之。

做古器圖款式。大小如圖。高四寸五分。耳長九分二厘。口圓徑一尺一寸二分。腹深三寸二分。足高一寸二分。重一斤十三兩。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國朝會典云。國子祭酒。掌國學。舉人貢士。以及助臣。子教訓之事。奉監規而損益焉。務在明體達用。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本。故其職任。為朝廷教育人材。重秩焉。昔漢明帝幸國學。命博士祭酒。講經史。士人環向。橋門而聽者。以萬計。今以橋耳彝賜之。實為允當。

京府尹衙門二員。賜和羹鼎二座。

做紹興鑿古圖款式。大小如圖。通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一分。口圓徑九寸七分。腹深三寸九分。足高一寸三分。重一斤一兩。十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會典云。兩京府尹。秩視九卿。以其職任。宣化和人。勸農開俗。有宰相之權者。商高宗語傅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今以鹽梅象鼎。以賜。允合其宜。

通政司衙門二員。賜嘉石陳書鼎二座。

做禮器圖玉鉉鼎式。減小。高七寸六分。耳長一寸一分。口圓徑九寸六分。足高一寸。腹深四寸五分。重一斤五兩。棠梨色。不施金采。臣等謹按會典云。通政司古稱銀臺使。掌出納帝命。通達下情。周禮以嘉石平能民。肺石達窮民。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實通政之職也。故鼎文作嘉石陳書之象焉。

大理寺衙門二員。賜神羊鼎二座。

做禮器圖玉鉉鼎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國朝官制云。大理古稱廷尉。掌折獄詳刑之事。與刑部都察院為三法司。務期平允。以詳刑憲。故鼎文鑄以神羊。亦黨正觸邪之義也。

太常寺衙門二員。賜八音天樂鼎二座。

做禮器圖款式。大小輕重顏色同前。臣等謹按會典云。太常掌朝會祭禮郊廟社稷之禮樂。以及冊封冠婚之營度。為國家禮樂之宗也。宜以八音天樂鼎賜之。

光祿寺衙門二員。賜天廚鼎二座。

做禮器圖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周禮曰。天官膳夫。為食官之長。即光祿之職也。而國朝令典。則以掌祭祀朝會宴享酒醴羞膳之事。為九卿之一。故以天廚象鼎賜之。

鴻臚寺衙門二員。賜白澤鼎二座。

做禮器圖款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國朝會典云。鴻臚卿。掌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以及歸義蠻夷撫譯之任。漢魏稱為大鴻臚。國朝因之。以白澤著鼎者。因此獸能通萬國之語。亦猶鴻臚能解譯遠夷之義也。

太僕寺衙門二員。賜天馬鼎二座。

做禮器圖款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宋元豐官制云。太僕之職。掌天子之五轡。及左右馱驥天駟。

等署畜牧之事。國朝因之行於山陝。遂為添設苑馬寺監。以通外藩貿易和易之任。最為右職。故以天馬著鼎賜之。

太醫院衙門一員。賜神獸鼎一座。

做禮器圖款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宋元豐官制云。翰林醫官。掌供奉醫藥。以承詔視療。疾。國朝因之。改為太醫院。院使一人。院判二人。以隸事焉。昔神農氏嘗百草。以治民疾。有白民之賦。能辨諸藥。溫涼攻補之性。自遠而至。神農師之後。世圖其象。以旌厥功。今以此獸著鼎賜之。

六科衙門六員。賜法器鼎六座。

做禮器圖款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國朝會典云。六科都給事。及左右給事等官。皆得封駁。凡朝廷政令之得失。與百官之賢佞。皆許連名上達。古稱諫院是也。凡糾彈之日。必首誓白筆。手執白簡。故諫垣賜鼎。應以法器象之。

欽天監衙門一員。賜明時鼎一座。

做禮器圖款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三禮儀制曰。少皞氏以鳳鳥為歷。命重黎司天地。唐虞之義和。周之馮相保章。皆其職也。國朝名之曰欽天監。監正一人。監副二人。以司其事。成祖會幸欽天監。登觀星臺。御書經天緯地。治歷明時八字。賜之。今即以此八字鑄鼎。以賜為宜。

尚寶司衙門一員。賜圖書鼎一座。

做禮器圖。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大明會典云。尚寶司。掌天子之六璽。及徵發兵符印信等事。凡朝廷用璽。必敕司官。以手本於宮中。掌璽女官處請出。用訖。隨即送入。歲終必上紀簿。登記一歲所用璽數。以稽察焉。關防嚴密。非比他曹。今蒙賜鼎。臣等謹按其宜。為之說曰。上古自河出圖。洛出書之後。而尚史皇頡。遂從而制字。若篆若隸。紛紜而生。此尚寶所掌諸璽。皆圖書之所生也。今以圖書飾鼎。以賜為宜。

司禮監衙門二員。賜既濟鼎二座。

做禮器圖款式。大小顏色同前。臣等謹按會典云。司禮之職。在漢室稱大長秋。又稱侍中。國朝改為司禮監。分十有一司。如尙衣等官是也。各有所掌。如官闈禮儀諸事。皆其所任。故以司禮名之。謹按三禮圖云。五行以火為禮。以水為智。而司禮非有禮智者不克以智之。故賜鼎畫以水火既濟之形焉。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大號梵書蘇鐘。

做宋青磁款式。高三寸二分。口直徑四寸九分。腹直徑五寸二分。足高三分六厘。八煉洋銅鑄成。棠梨本色。重一斤二兩。梵書佛字。鈿以赤金。共二百座。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大號梵書蘇鐘。

做宋東青磁款式。大小輕重同前。鈿以白銀。共二百座。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中號梵書蘇鐘。

做宋東青磁款式。大小輕重同前。鈿以白銀。共二百座。

做宋東青磁款式。高三寸。口直徑五寸四分。足高三分八厘。梵書佛字。鈿以赤金。共二百座。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中號梵書蘇鐘。

做宋東青磁款式。大小顏色同前。鈿以白銀。共二百座。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鉢盂蘇鐘。

做宋填漆鉢盂款式。高七寸一分。口直徑四寸五分。八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不施金采。共二百座。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高腳押經鐘。

做宋定密款式。高二寸三分。耳長七分。環大五分。足高五分三厘。口直徑三寸二分。重六兩五錢。八煉洋銅鑄成。棠梨色。共二百座。

洋銅鑄成。棠梨色。共二百座。

賜內府佛堂。及天下名山寺院。低腳押經鐘。

做宋哥窑款式。高二寸七分。耳長八分。四厘。環大六分二厘。足高一寸三分。重七兩一錢。八煉洋銅鑄成。棠梨色。共二百座。

賜內府道場。及天下名山宮觀。雁翎法蓋鐘。

做元朝樞府密款式。高四寸七分。耳長三寸八分。口直徑二寸九分。足高四分八厘。重六兩八錢。八煉洋銅鑄成。棠梨色。共二百座。

洋銅鑄成。棠梨色。共二百座。

賜內府道場。及天下名山宮觀。連珠法蓋鐘。

做元朝樞府密款式。高三寸四分。耳長二寸八分。口直徑二寸六分。足高七分。重六兩八錢。八煉洋銅鑄成。蠟茶本色。共二百座。

錫成。蠟茶本色。共二百座。

內府齋宮做古菱紋。

做宣和博古圖款式。大小如圖。高二寸八分。耳長一寸二分。口直徑二寸七分。足高五分七厘。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色。耳及獸面。鈿以赤金。以供皇上齋宮之用。

洋銅鑄成。棠梨色。耳及獸面。鈿以赤金。以供皇上齋宮之用。

內府書堂硯頭。三螭小鼎。

做宣和博古圖款式。通高二寸。耳長四分一厘。蓋高七分二厘。口直徑一寸一分。足高三分八厘。重三兩七錢。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文藻悉鈿赤金。以供皇上硯頭焚香之用。

兩七錢。十二煉洋銅鑄成。做古青綠色。文藻悉鈿赤金。以供皇上硯頭焚香之用。

內府金蓮博山鼎。

做姜鑄款式。高六寸四分。重一斤六兩六錢。十二煉洋銅鑄成。藏經紙色。鈿以赤金。以供皇上水殿之用。

內府上用橋養鐘。

做元朝姜鑄款式。高二寸二分。耳高六分。口直徑七寸九分。足高三分一厘。重六兩六錢。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紅色。以供皇上進卺御筵之用。

錫成。棠梨紅色。以供皇上進卺御筵之用。

內府御前深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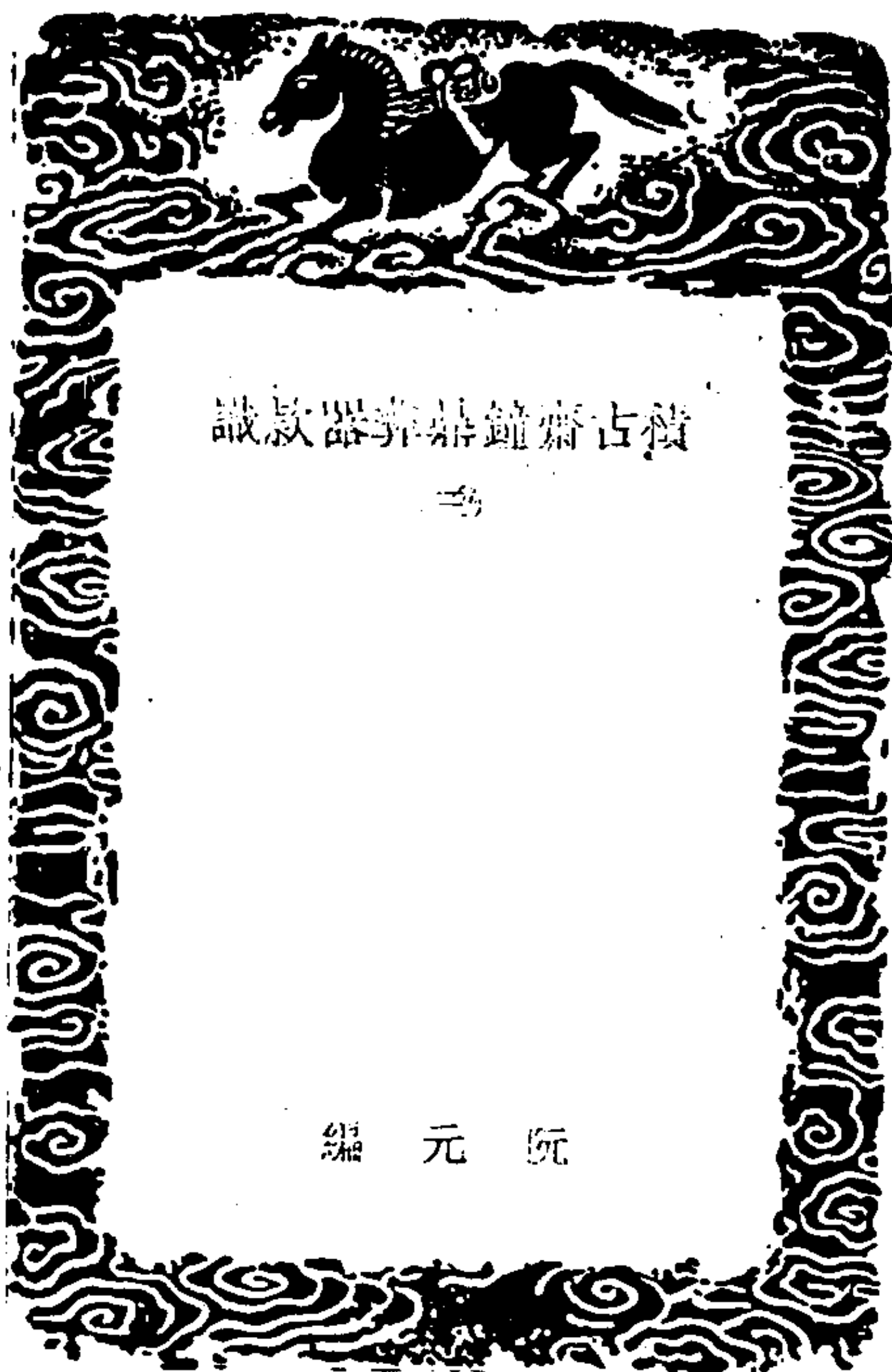
做元朝姜鑄款式。高二寸二分。耳高六分。口直徑七寸九分。足高三分一厘。重六兩六錢。十二煉洋銅鑄成。棠梨紅色。以供皇上進卺御筵之用。

錫成。棠梨紅色。以供皇上進卺御筵之用。

做考古圖款式。高三寸一分。耳高六分。口圓徑六寸三分。足高三分三厘。重六兩七錢。十二煉洋銅鑄成。藏經紙色。不施金采。以供皇上御廟雕礎中焚香之用。

後序

宣德鼎彝譜十六册。出自于忠肅公家。公於正統中爲禮部祠曹郎。得之於司禮太監吳誠。誠於宣德間奉敕曾監督鑄冶之事。當日與工開冶。身親自擊其事。因與大宗伯呂公茂。太常卿周公瑛。彙著圖譜。進呈尙方。九重嚴密。世無傳本。最爲珍秘。此譜乃進呈之副本也。忠肅公官禮曹時。與司禮吳公爲京邸比鄰。莫逆交稔。得以此。余與忠肅諸孫豫菴中翰。素稱相知。往來契密。暇日偶以出示。因拜假歸。乃命畫工繪圖。敷采裝潢。藏之笥中。以時展玩。得視昭代典章文物之盛。非獨以鼎彝爲薰燎之微。而忽視之也。倘有海內好事諸君子。購得宣爐真本。當按圖披視。梗概自明。余雖非博雅之流。恆喜茗椀薰爐。日與周旋。開册盤桓。撫圖玩式。每致忘於寢食。因自晒痴癖。多難免達人之嗤矣。然此册序列精詳。應與博古圖考古圖諸書。共垂不朽也。嘉靖甲午歲仲春上浣。吳郡文彭書於玉磬山房。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阮元編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贈器皆以是為先直與土地並重且或以為重賂其造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青綠其有青綠者金之不精外洩于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尚書百篇而有過于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為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祀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多出復為世重勒為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至我朝西清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有遠過於張敞節瓶者而古器之出于土田榛莽間者亦不可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揭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往于數千年前以為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論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蕭然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即珍如鴻寶何況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書麻沙木板即藏為秘冊何況商周文字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星朱右甫為獨孫觀察星宿趙銀堂梁鴻比部謝培秦太史思後宋學博孫蔚錢博士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江鄭堂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為鐘鼎款識一書以續尚功之後尚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六十數迨過之夫架字于板自不如鑄字于金之堅且久然自古左國史漢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休薛尚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僅有存者矣然則古器雖甚壽然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

燹之壘墟或為水土之沈埋或為俗賈之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莫勤為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固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備勿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搨本屬之編定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茲記其始末如此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中秋日揚州阮元序

商周銅器說上篇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為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縱橫傳寫之比且其詞為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為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彝彝致樂戈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觀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承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致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袤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食不為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鐃不為奢此古聖王之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而梓人鳧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阮元

商周銅器說下篇

三代時鼎鐘為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為分器者武王有分器之篇...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三

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

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

商周兵器說

三代以上稱人之戰者曰卒伍軍旅不曰兵曰兵者戈戟弓矢之屬之專者也...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後敘
惟自十科姬泐竹帛... 臨淮太守傳之乃... 竄又作其對刺... 奇詭迥始初精... 朝龍興大文... 册府不煥... 金書詮詳... 削遺拔犀... 緯馮生信... 宸鑾鑿... 天上雲雷... 白心圭揚... 哀麟善見... 箕紀商周... 述新傳用... 美陽之字... 淵之戒大... 至于宣和... 是語然... 曾無... 壽... 以壽... 神祇... 受冊... 錄... 銘... 恭儉... 則... 夫... 好... 府... 止... 者... 皇... 可...

知齊乙公之侈... 穆即呂命百... 春秋之遺... 觀古之... 一舉... 答... 比... 就... 奇... 東... 例... 詳... 爲... 知... 厚... 強... 黃... 敦... 金... 且... 者... 寺... 爲... 制... 節... 有... 古... 先... 帝... 享... 然... 所... 嘉...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一
商器款識
商鐘
旅鐘
册冊父乙鼎
虎父丁鼎
成父癸鼎
伯申鼎
穆父丁鼎
父册
立矛父辛鼎
亞守鼎
册命父癸鼎
戊寅父丁鼎
宥父辛鼎
畋册鼎
象形父丁尊
立鉞尊
立戈父辛尊
叔父辛尊
亞形父丁尊
已祖乙尊
臚尊
耐父乙尊
刊宮尊
商彝
重卣父丁彝
百丁彝
父辛彝
父丁彝
執刀父丁彝
史彝
析父甲彝

知齊乙公之侈... 穆即呂命百... 春秋之遺... 觀古之... 一舉... 答... 比... 就... 奇... 東... 例... 詳... 爲... 知... 厚... 強... 黃... 敦... 金... 且... 者... 寺... 爲... 制... 節... 有... 古... 先... 帝... 享... 然... 所... 嘉...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一
商器款識
商鐘
旅鐘
册冊父乙鼎
虎父丁鼎
成父癸鼎
伯申鼎
穆父丁鼎
父册
立矛父辛鼎
亞守鼎
册命父癸鼎
戊寅父丁鼎
宥父辛鼎
畋册鼎
象形父丁尊
立鉞尊
立戈父辛尊
叔父辛尊
亞形父丁尊
已祖乙尊
臚尊
耐父乙尊
刊宮尊
商彝
重卣父丁彝
百丁彝
父辛彝
父丁彝
執刀父丁彝
史彝
析父甲彝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一
商器款識
商鐘
旅鐘
册冊父乙鼎
虎父丁鼎
成父癸鼎
伯申鼎
穆父丁鼎
父册
立矛父辛鼎
亞守鼎
册命父癸鼎
戊寅父丁鼎
宥父辛鼎
畋册鼎
象形父丁尊
立鉞尊
立戈父辛尊
叔父辛尊
亞形父丁尊
已祖乙尊
臚尊
耐父乙尊
刊宮尊
商彝
重卣父丁彝
百丁彝
父辛彝
父丁彝
執刀父丁彝
史彝
析父甲彝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一
商器款識
商鐘
旅鐘
册冊父乙鼎
虎父丁鼎
成父癸鼎
伯申鼎
穆父丁鼎
父册
立矛父辛鼎
亞守鼎
册命父癸鼎
戊寅父丁鼎
宥父辛鼎
畋册鼎
象形父丁尊
立鉞尊
立戈父辛尊
叔父辛尊
亞形父丁尊
已祖乙尊
臚尊
耐父乙尊
刊宮尊
商彝
重卣父丁彝
百丁彝
父辛彝
父丁彝
執刀父丁彝
史彝
析父甲彝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一
商器款識
商鐘
旅鐘
册冊父乙鼎
虎父丁鼎
成父癸鼎
伯申鼎
穆父丁鼎
父册
立矛父辛鼎
亞守鼎
册命父癸鼎
戊寅父丁鼎
宥父辛鼎
畋册鼎
象形父丁尊
立鉞尊
立戈父辛尊
叔父辛尊
亞形父丁尊
已祖乙尊
臚尊
耐父乙尊
刊宮尊
商彝
重卣父丁彝
百丁彝
父辛彝
父丁彝
執刀父丁彝
史彝
析父甲彝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一
商器款識
商鐘
旅鐘
册冊父乙鼎
虎父丁鼎
成父癸鼎
伯申鼎
穆父丁鼎
父册
立矛父辛鼎
亞守鼎
册命父癸鼎
戊寅父丁鼎
宥父辛鼎
畋册鼎
象形父丁尊
立鉞尊
立戈父辛尊
叔父辛尊
亞形父丁尊
已祖乙尊
臚尊
耐父乙尊
刊宮尊
商彝
重卣父丁彝
百丁彝
父辛彝
父丁彝
執刀父丁彝
史彝
析父甲彝

祖已彝	寶彝
立戟父戊彝	日庚父癸彝
雙爵母戊彝	作父辛彝
冊冊父乙彝	父癸宗彝
羨彝	雕伯癸彝
好父辛彝	立矢父戊彝
叔彝二器	
高卣	
冊卣	舉已卣二器
父已卣	父辛卣
父丁卣	虎父戊卣
山卣	亞卣
丁城卣	舉父已卣
子執刀祖乙卣	咎父癸卣
丁師卣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二	
商壺	應父已壺
蛟象壺	明我壺
余爵壺	作祖壺
祖辛壺	
商爵	亞舟爵
亞爵	系爵
父癸爵	父王爵
母王爵	舉父丁爵
辛父辛爵	子癸父爵
子父癸爵	守冊父已爵
父癸爵	父丁爵
亞木父丁爵	子父已爵
父辛爵	子父已爵
子孫父癸爵	丙父辛爵
雙爵父辛爵	虞爵
子壬父辛爵	主庚爵
目父癸爵	祖已爵
拱井父辛爵	矢父戊爵
祖癸爵	日父乙爵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唐子爵	立戈爵
子父乙爵	
商飲附	
商觚	子執戈觚
立戈父癸觚	乃作器觚
手執刀觚	
商解	
庚解	善父戊解
主父已解	象形父乙解
亞服解	析父已解
子執刀父已解	父丁解
冊冊父乙解	八孫子解
孫祖已解	父辛解
子孫父已解	父乙解
商角	
象形角	象形父癸角
召夫角	子孫父庚角
父丁角	子孫角
庚申父丁角	
商敦	
乃作器敦	子立敦
子孫父乙敦	析孫子父乙敦
亞敦	鼻敦
商甗	
兩甗	子商甗
商甗	
母乙甗	子持壺甗
婦女甗	父辛甗
商盃	
雞父丁盃	子丁父甲盃
商匱	
父辛匱	父癸匱蓋
商盤	
漢盤	子孫父癸盤
商戈	
差勿戈	玃戈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蚪戈	
商句兵	
馬文句兵	子執旂句兵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三	
周器款識	
周鐘	
宋平公鐘	紀侯鐘
楚公鍾鐘	鄭叔綏鐘
楚良臣余義鐘	祿康鐘
叔丁寶林鐘	邢叔鐘
宗周鐘	號叔大林鐘
楚公鐘	楚曾侯鐘
周公魯鐘	周公望鐘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四	
周鼎	
木鼎	中鼎
中旅車鼎	小鼎
腹鼎	父乙鼎
孟姬鼎	得鼎
子女鼎	包君鼎
束鼎	太祝鼎
戈扶鼎	叔饒錢鼎
各鄰鼎	魯公鼎
亞形魯公鼎	陽鼎
乙公鼎	乙公萬壽鼎
孟申鼎	魏姜鼎
魚冷姪鼎	市師鼎
叔夜鼎	戎都鼎
茲太子鼎	羌鼎
番君鼎	叔單鼎
郭季鼎	齊父鼎二器
唯叔兩鼎	叔姬鼎
癸亥父已兩鼎二器	師給鼎
正考父鼎	師且鼎
南宮方鼎	季嬭鼎
仲偃父鼎	寔鼎

召父鼎	叔師父鼎
父己兩鼎	君錫鼎
伯正父鼎	伯躬父鼎
史伯頌父鼎	康鼎
無專鼎	禹攸八鼎
頌鼎	召鼎
乙亥鼎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五	
周尊	麥尊
亞尊	邑尊
號叔尊	東明尊
取尊	諸女尊
冠尊	
嘉禮尊	
周卣	旗卣卣
卣卣	壹卣
番卣	叔卣
邑卣	門枝卣蓋
寶卣卣	
周壺	祖已壺
伯壺	嬭妣壺
周壺	家德氏壺
周壺	官寶壺
頌壺	彭姬壺
史僕壺蓋	大壺蓋
周史賓斝	
周爵	獸爵
木工爵	鳳爵
叔臣爵	
周尊	父舟尊三器
周解	象解
象解	彭女解
連仲解	
周解	手執中解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目錄

周子雙兒卣	雞彝
周彝	旅彝二器
伯彝	伯旅彝
尊彝	燕姬彝
仲明父彝	夔王彝
婦舉彝	田彝
史自彝	王伯彝
伯爵彝	遯伯爵彝
庚姬彝	泉伯彝
三家彝	禽彝
然虎彝	
賓彝	霸女彝
大保彝	印父彝
吳禾彝	自彝
向彝	司士彝
小臣繼彝	父丁彝
繼彝	康彝
允彝	吳彝
格妃彝	中義彝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六	
周敦	伯敦
兕敦	伯敦
寶敦	伯敦
朕敦	伯司敦
晉妊敦	叔臬父敦
貞敦	兄光敦
司敦	郭季敦
號姜敦	伯四敦
兮仲敦	中維父敦
戲侯敦	郭遺敦二器
伯攸敦	叔殷父敦
遺小子敦	長生敦
伯角父敦	豐兮同敦
魯伯大父敦	鄧公子敦
師田父敦	豐姑敦

仲啟父敦	追敦
德敦	師遺敦
郭公敦	彙敦
召伯虎敦	卯敦
頌敦	館隄眉敦
仲殷父敦	師酉敦二器
仲駒父敦二器	父辛敦
祖辛敦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七	
周簋	吉父簋
寶簋	伯其父簋
雷君簋二器	叔朕簋
允簋	曾伯蒙簋
張仲簋	
陳逆簋	
周簋	兩叔與父簋
立簋	曼其父簋
單子伯簋	史燕簋
魯侯簋	甲午簋
遲簋	格伯簋
天錫簋	
周盃	冊父考盃
允盃	
周獻	司獻
教父獻	鄭大師小子獻
寔獻	
周鬲	帛女鬲
齊鬲	永宮鬲
京姜鬲	姬與母鬲二器
番妃鬲	叔舊父鬲
王母鬲	鄭美伯鬲
戲伯鬲	叔夫鬲
子鬲	
周匜	姬單匜
諸女匜	
周王子申盞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目錄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八

周盤	寶盤	會中盤
品父盤	伯侯父盤	
般仲盤	散氏盤	
拍盤	寰盤	
周齊侯甗		
周戈		
衛公孫呂戈	子永戈	
高陽左戈	象形戈	
宋戴公戈	羊子戈	
邾戈	從成戈	
敵戈	夔戈	
公戈	方寅戈	
樂左軍戈	高陽戈	
公戈	乙戈	
周龍伯戟		
周句兵		
戈形句兵	象形句兵	
周幼衣斧		
周可伯槍		
周吳季子之子劍		
周距末		
周刀琕		
周削		
周豐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九		
秦器款識		
秦權		
秦斤		
秦量		
秦平陽封宮銅器		
秦石軍戈		
漢器款識		
漢鐘		
孔文父鐘	王長子鐘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漢鼎

漢鼎	陶陵鼎	好時鼎
承安宮鼎	汾陽侯鼎	
孝成鼎	外黃鼎	
銅鼎	日利千金鼎	
漢司正鼎		
漢鐘		
齊安鐘	菑川太子鐘	
陽泉使者舍熏鐘		
漢壺		
大官壺	杜陵壺	
大吉壺	延光壺	
更甲壺	嚴氏壺	
千秋壺		
漢千馬卣		
漢洗		
陽嘉洗	伏地洗	
大吉昌洗	長宜子孫洗	
宜侯洗	章和洗	
中平洗	初平洗	
永建洗	富昌洗	
富貴昌洗	宜子孫洗	
大吉羊洗	董昌洗	
平陽侯洗	漢安魚鸞洗	
大吉羊洗	雙魚富貴昌洗	
吉羊洗	雙魚永建洗	
漢注水卮		
漢鏡		
建昭鳳足鏡	龍虎鹿盧鏡	
羊鏡	永元鳳足鏡	
上林鏡	黃山鏡	
林華觀行鏡	耿氏鏡	
漢尚浴府金行燭盤		
漢周陽侯鼎		
漢元延鈞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卷十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漢弩機	宛仁弩機	建安弩機
	右中郎將弩機	左尚方弩機
	書言府弩機	
漢戈		
阿武戈	陰字戈	
晉左軍戈		
漢劍		
寶用劍	陽武劍	
漢元嘉刀		
漢建初銅尺		
漢龍虎銅節		
漢符		
南郡銅虎符	新莽銅虎符	
漢鏹斗	元康鏹斗	八方鏹斗
宜子孫鏹斗		
漢鈞		
丙午神鈞	丙午鈞	
長宜君官鈞	長壽半鈞	
丙午鈞	長宜子孫鈞	
漢鈞		
永平鈞	宜子鈞	
漢宜子孫鐸		
漢染格		
漢安昌車鈿		
新莽銅權二器		
漢斗檢封		
漢尚方銅器		
漢宜子孫銅器		
漢湯金銅器		
漢吉利銅器		
漢壽命昌銅器		
漢內者樂臥銅器		
魏器款識		
魏太和鐘		

魏正始鐘

魏景初帳構銅

晉器款識

晉泰始滌槃

晉永昌椎

晉太康釜

晉銅尺

弟亨梅叔姪榮少梅祚華甫初小仲校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一

揚州阮氏編錄

商器款識

商鐘

董武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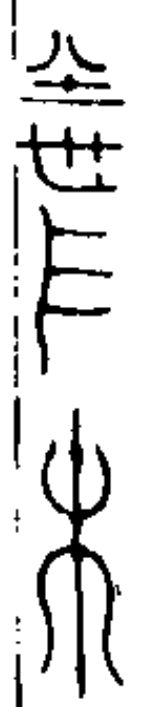
戎起



動武鐘



用吳疆



口末

右董武鐘鉦間銘六字兩變四字右變第一字不可識此與下二器皆據宋王氏復齋鐘鼎款識揚本摹入冊內款識五十九種皆復齋所輯揚本中有畢良史跋識十五器乃秦燔之物此外周師且鼎楚公鐘號姜鼎亦一德格天閣中之物其餘數十種則朱敦儒劉炎張詔洪遵等人所藏其方城范氏古鐘及末葉楚公鐘乃石公弼所藏北宋搨本復齋得之續于冊後者也復齋名厚之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三年進士歷官淮西通判改江東提刑直顯謨閣致仕見兩浙名賢錄復齋與朱子同列偽學之籍見慶元黨禁中興編年別有復齋碑錄已散佚宋陳思寶刻叢編引之去年元得此冊于吳門陸氏既加考釋摹刻矣今編是書亦并載入以有揚本可據也海鹽吳佩叔東發云動古通董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擇四曰振動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作鐘銘功故曰董武左昭十三年傳云董之以武師是也鍾或釋作敷嘉定錢獻之姑云古戎從甲秦繆山碑戎從十本古文甲字吳古虞字此篆奇古是商初之器



鹿象形

右鹿鐘左變銘一字王氏復齋云舒州太湖縣取土得之

歸王慈壽家鹿字從王氏釋鳴鹿得食呼其同類故詩雅有取焉此鐘以鹿為銘殆燕饗所用之器與吳佩叔云古鹿字通象象即鹿也有田鹿者始作彝器攷書大傳大麓之麓訓為錄麓或作蔡見周禮釋文知二字古通旅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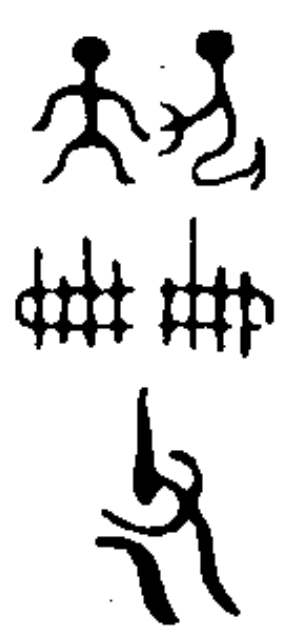


口父作旅

右旅鐘銘四字剝蝕不可識者一字案爾雅釋詁旅陳也彝器凡言旅者皆贖陳之義此鐘甚小當是歌鐘左襄十一年傳云歌鐘二肆杜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此曰旅者蓋陳列之義

商鼎

冊冊父乙鼎



子冊 父乙 孫冊 父乙

右冊冊父乙鼎銘六字器為元所藏子坐孫立作授物狀下作兩冊者紀君命也在禮有爵祿者始作祭器而爵祿之賜必受冊命故周器銘往往有王呼史冊命某某等語商人尚質但書冊字而已子為父作則稱父以十干為名字商人無貴賤皆同不必定為君也或曰甲乙者宗廟作器之次第

立戈父癸鼎



立戈形 父癸

右立戈父癸鼎銘三字據吳佩叔所藏揚本摹入案立戈以旌功也欽程易時瑤曰云古戈字下作巾者乃木柄有根之形

虎父丁鼎



亞形中虎 父丁

右虎父丁鼎銘四字器今在杭州王氏據仁和趙晉齋魏所藏搨本摹入案薛氏款識亦有此文字形與此微異或別是一器古器作亞形者甚多宋以來皆謂亞為廟室錢獻之以為亞乃古徹字兩已相背取徹是相繼之義元謂飯與舖同為畫續之形舖形象明矣兩已相背已何物耶蓋亞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已者謂也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絃畫為亞文亞古弗字也師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彌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說文頌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屏弓之不正者即考工記弓人之菱鄭注所謂弓藥是也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收于了部解曰弗撝也從了從彡從章省元謂弗字明是從弓之字若從章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譌弗字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指也凡鐘鼎文作亞者乃以輔屏二弓之象正是古彌字亦即是弗字蔽字作器遺子孫當銘之以武作二弓在輔形者與執弓執戈矛族上立矢皆同一義若蔽字乃繡亞下裳故從弗義又屬後起錢氏云蔽冕相繼尚非初義也又古器每作虎形取服猛之義猶周官六彝之有虎彝也

申鼎



申作 寶鼎

右申鼎銘四字據上海趙太常 兼 摹本編入銘見薛氏款識中乃作鼎者名也此申字有剝蝕凡銘文已見薛書而其器尚存及有搨本可據者繁為採入以古人作尊彝文同者不止一器而薛氏石刻款識曾見平湖朱右甫 為 弼藏有殘帙一卷未見全冊其書輾轉臨摹甚多謬誤錄之可資考證也

成父癸鼎



成 父癸

有成父癸鼎銘三字此銘與下四器皆據王氏款識搨本摹入復齋云此鼎孝宗皇帝賜洪邁亦見薛氏款識成字釋為立戈形王保嘯堂集古錄釋為戈穿貝形皆非是吳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侃叔云楷古文成字林準之象也平也一繩之象也直也○所以權之也權之而得之直即得其平也考工記所謂可水可縣之象也凡物平則成故左文十八年傳地天平成注云成亦平也是也據後省為成為成或為成或為成詩毛傳成平也凡二見鄭注周禮成平也凡六見爾雅釋詁平成也穀梁傳平者成也凡三見不觀此文莫窺其象而漢儒平成轉注有此詁訓可知經師相傳之義所由來者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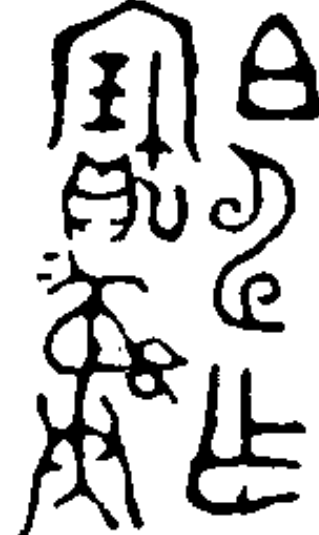
兕父癸鼎



兕形 父 子執弓 癸

右兕父癸鼎銘四字案子執弓博古圖釋作孫執弓此從薛氏及後齋釋執弓者旌武功也作象形兕者詩小雅吉日云益此大兕晉語云唐叔射兕於徒林執弓射兕取服猛之義也

伯申鼎



伯申作 寶彝

右伯申鼎銘五字亦見薛氏款識伯申作器者於經傳無可考錄者當器也器之總名

秉仲鼎



秉仲

右秉仲鼎銘四字案秉仲左右二文薛氏以為析木形是也彝器多作此形未審何義說文解鼎字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明以目下鼎字為析木形矣又解片字云判木也從半木而無月部壯壯等字皆從引聲不應無此部載氏六書故云月在良切李陽水曰石為片左為月徐錯曰說文無月部李亥也按唐本說文有月部張參五經文字亦有之李氏未可厚非據此知說文引字

義與片同合文為鼎鼎字從之今本似有闕文矣金壇段茂堂 玉裁 云著書者但當云反片為月不得直云有闕文穆父丁鼎



穆作父丁



寶彝

右穆父丁鼎銘七字吳侃叔云穆非人名禮祭義君率牲穆容君注穆子姓也公羊傳注子曰穆穆取其北面尚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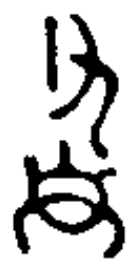
婦女鼎



婦女 彝

右婦女鼎銘三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薛氏款識有商帝女乙觚釋帝女為箕帝之妾非是箕帝之妾乃謙辭非可以為號也此帝字當是婦之省文禮天子諸侯有世婦士之妃曰婦人茲曰婦女上下皆可通也

父鼎



父口

右父鼎銘二字案父下一字不可辨或以為君字或以為庚字按其字形皆未可定當從闕疑

荷貝父丁鼎



子荷貝兩貫 父丁

右荷貝父丁鼎銘三字 元 手搨本案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商貨惟貝故作器誌貝尤多子周君錫貝必以作祭器紀寵命崇孝幸也已作器必誌用貝之數重彝器也貫字古從兩貝從一見薛氏款識南宮中鼎及父乙斝聚兩貝而以一穿之是貫之義說文

母字从一橫貫母即寶貨形則錢貝之貫从母貝亦重貝象也惟文稍變耳此作子荷貝兩貫所以著鑄器之重也立子父辛鼎



籀形 父
立子形 辛
橫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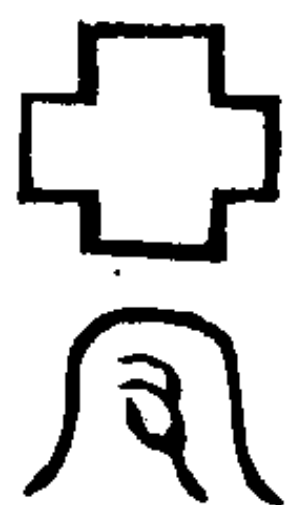
右立子父辛鼎銘五字此與下二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揚本摹入案說文所載古文从戈之矛字與此略同此省戈也

阜禾鼎



自形 禾形
亞形中

右阜禾鼎銘三字案古自字說文陸字籀文作儀彝器銘鐘鼎等字皆从自此為自字無疑通作阜詩天保云如山如阜所以祝壽考也阜有厚盛大之義作器以貽子孫為頌禱焉禾所以養人也薛氏款識有禾父己鼎說文禾字从木从來省象其穗此正作穗來之象是禾形也



亞形 守

右亞守鼎銘二字案亞下作守取世守先烈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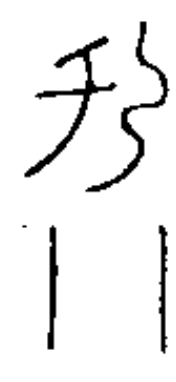
亞室父癸鼎



亞形中召夫 室形



父 家
癸 家
刊 桓形



右亞室父癸鼎銘九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此與下一器即薛氏款識所謂冊命鼎也此無冊命二字亞中二字薛釋作召夫此召字微異可以意通也室廟室也日乃桓形周禮大宗伯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

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為璵飾此正作雙植是桓桓之象刊有劉治之訓見儀禮士喪禮注穀梁莊二十四年傳云天子之橫斷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斲之大夫斲之此云刊桓是桓亦當斲治也召夫為父癸廟室刊桓因作彝器卿大夫稱家其大夫之器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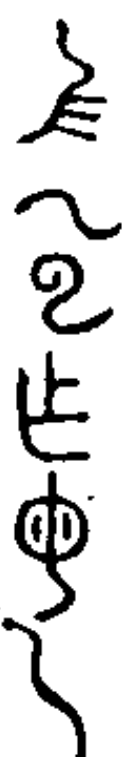
冊命 亞形中召夫室形 父 家刊 桓形



冊命

右冊命父癸鼎銘十一字元手搨本案此銘與薛書冊命鼎同篆文差小別是一器或謂前器亞中是見一字此器是且見二字且古文祖始也子始見于父廟而作器也其說未可遽定姑從舊釋

母乙鼎



唯乙已作母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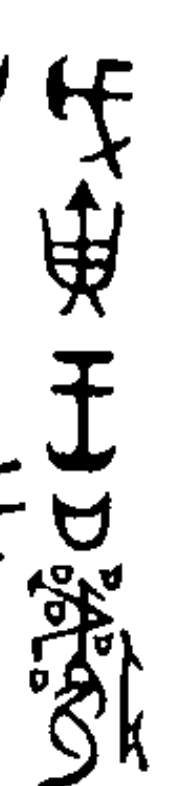
尊鼎萬年



子孫永寶用

右母乙鼎銘十七字闕里孔農部尚任所藏據舊藏摹本編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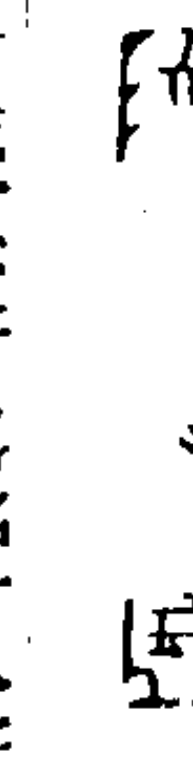
戊寅父丁鼎



戊寅王月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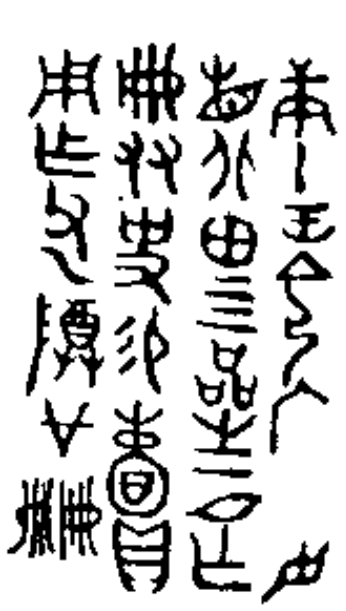
口見耐錫 貝用作父丁 尊 亞形中架構形



右戊寅父丁鼎銘十八字不可識者一字摩滅之字蓋葬字也器為元所藏四足而方趙晉齋以為周鼎按其文甚奇古是商器也吳佩叔云王月喪讀為王闕喪說文月闕也白虎通月之為言闕也喪字薛氏款識穆公鼎作諱寅籀作諱與此正同特文有繁省耳闕喪者闕喪也喪下一字佩叔以為隋字古齊字作命此作亡者象臍之形隋者

升也案此字是作器者名或釋作臍亦未可定耐說文云三重醇酒也从酉从時省明堂月令孟秋天子飲耐漢書景帝紀高廟耐注云耐三重醇酒也張晏云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耐此耐字从酉从彡彡者三也古彡字有作彡者見據古遺文取三重酒之義故从彡後世从彡之字或从寸如說文彤字或作耐是其證許氏耐字下解云諸法度字从寸是古文取三重酒之義故从彡後世以耐為法酒故从寸也時當飲耐進見于王故曰見耐古飲耐之禮天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左傳所謂見于嘗耐即此禮嘗耐在梁之明年正晉平公閱喪時也架構形者取世守堂構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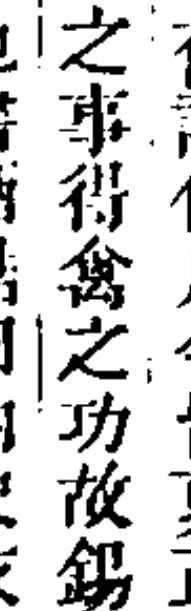
庚午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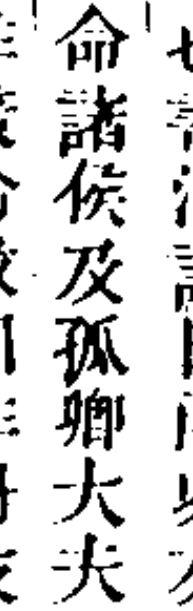
庚午王命口口辰 相北田四品之二文作 冊友史錫賴貝 用作父乙尊鼎

右庚午父乙鼎銘三十字摩滅者二字據錢唐陳秋堂錄鐘所藏搨本摹入案博古圖及薛氏款識並有此銘摩滅之二字彼釋為寢廟辰當是作器者名王發命于寢廟辰為右相也舊釋相為見非是薛氏云房星為辰辰辰見則農當舉趾故命以北田四品所以授民時其說未當田是田邑之田不當云四品四品者田狩獲禽之數也易巽六四田獲三品虞翻注謂良為狼坎為水艮二之初離為雉故獲三品矣翟元注田獲三品下三爻也謂初巽為雞二爻為羊三離雉也是三品即三禽也此云四品義同北田者田于北郊也品下之字其明舊釋作十一二字久舊誤作月今皆更正北田四品之一夕紀時也辰有傳王之事得禽之功故錫以賴貝賴贏也作冊友史作冊內史也書酒誥曰內史友周官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七日子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錫貝所以馭其幸也為王作策命故曰作冊友史鼎字薛書象形鼎作非此即其上形而倒之省非旁作闕局之形是鼎字也

宥父辛鼎



宥作父辛



尊彝 亞形中弓形

右宥父辛鼎銘九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此與下一器即薛氏款識所謂冊命鼎也此無冊命二字亞中二字薛釋作召夫此召字微異可以意通也室廟室也日乃桓形周禮大宗伯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

右省父辛鼎銘九字據趙謙士太常摹本編入案有非人名古文宥作侑見儀禮注詩楚茨云以侑儀禮特牲饋食禮云尸三飯告飽祝侑鄭注侑勸也此廟中侑食之器弓矢所以旌武功或曰先人所用器謹世守也

唯八月初吉
辰在乙卯公錫
旂僕旂用作
文父日乙寶
尊彝析木形子孫

右旂鼎銘二十六字據揚州江秋史侍御德量摹本參以趙謙士太常摹本編入案旂作器者之名也禮天子於有功諸侯賜以僕正虎賁僕習騎射者左傳所謂紀綱之僕漢律所謂騎官此云公錫旂僕乃諸侯所以錫大夫也薛書高克尊銘曰錫伯克僕山夫山讀爲卅三十夫也文父尊稱非諡詩江漢告于文人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左哀二年傳衛太子禱曰文祖襄公是文祖父亦猶皇祖烈考古諸侯大夫皆得以稱其先人日乙者商人以生日爲名字商之先有上甲微史記索隱曰皇甫謐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諱周以爲死稱廟主曰甲也案此日曰乙他器有日曰庚日辛者並廟主之稱或以爲祭日者非是祭日必卜非有定也

歐州鼎蓋
董山歐州作父
乙寶尊彝

右歐州鼎蓋銘十字蓋爲元所藏案董山地不可考或釋作衡山說文古衡字作與形與此相近歐說文以爲古賢字漢國三老袁良碑文優賢之寵賢正作歐州字通說文解州字云呼雞重言之从卅州聲讀若祝案列仙傳有祝雍公說文又云祝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爲日爲巫此則二口之下作四直形而不作州字有从兌通意較从州得聲爲史古矣說文解巫字云祝也王逸楚辭注男巫曰祝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禮曲禮商官六大有祝無巫知商人尊神巫祝合爲一職也作器者古銘或係以國或係以氏無稱山者此曰董山賢祝意古巫每居山故水經注云鹽水逕巫咸山北海外西經云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彭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蓋巫通鬼神山爲積高神明之區神巫所遊故山以得名此銘董山既祝必神巫也書君奭云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傳云賢成子巫氏說文云巫咸初作巫君夷巫咸又王家馬注云殷巫巫賢蓋嗣職爲巫孔傳訓巫爲氏者古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如晉中行氏之類亦通銘云既祝或卽巫賢所作器以祀其父者與

商尊
象形父丁尊
著尊形 父丁

右象形父丁尊銘三字此與下一器皆據陳秋堂所藏搨本參入案象形之文有口有頸腹者雷同紋與博古同著尊形相似周禮司尊彝朝獻所用司農以爲著略尊禮明堂位云著殷尊也注云著地無足此尊底無足是著尊也持勺父癸尊

蓋 手持勺形 父癸
器釋同

右持勺父癸尊蓋銘各三字案又爲手形說文云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別多略不過三也禮明堂位湛尊有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考工記梓人云勺一升儀禮上冠禮注云勺尊升所以斟酒也此勺形有頭有口曲中而柄長合乎禮圖勺以注酒于尊又挹取之以實爵角祭禮重灌故作手持勺斟酒形示敬也

立斂形

右立斂尊銘一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立斂所以旌武功字本作戔說文云戔斧也从戈レ聲司馬法曰般執白戔據古遺文右文戔作戔與此正同戔字从戈其柯長與戈秘相等書牧誓曰王左杖黃鉞正義引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此鉞形柯甚大足徵古制矣

山形 父壬

右山形父壬尊銘三字元三搨本案禮明堂位山盥夏尊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再獻用兩山尊注云山體刻而黃之爲山雲之形尊銘作山形其山體之遺制與說文云山宜也宜氣散生萬物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云山之爲言宜也含澤布氣調五行也山所以宜雲氣尊所以宜鬱鬱之氣香香上達鬼神是故有取焉壬作工者省文嘗見禮記安室器銘姪字蓋作如知工爲壬省文也

立戈形 弛弓形 父辛

右立戈父辛尊銘四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戈下作弛弓形所以著儀武之義弓中作○象射之形禮曲禮左手承弣注云弣把中也釋名云弓中央曰弣弣也人所撫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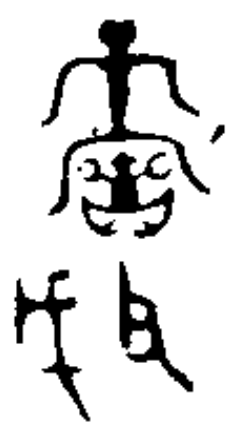
父己尊
父己

右父己尊銘二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謙士太常摹本編入

叔父辛尊
叔父辛

右叔父辛尊銘三字案薛氏款識有孟祖辛彝此曰叔父辛孟叔皆字也叔爲父辛作器也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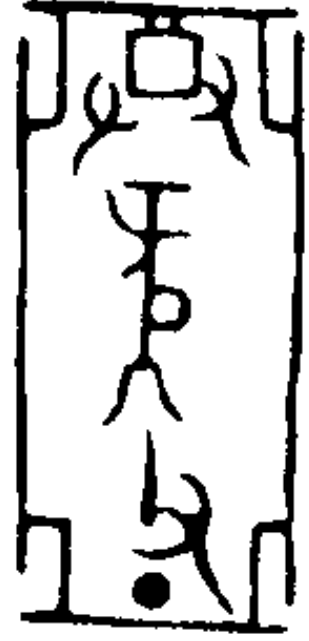
蓋 子孫父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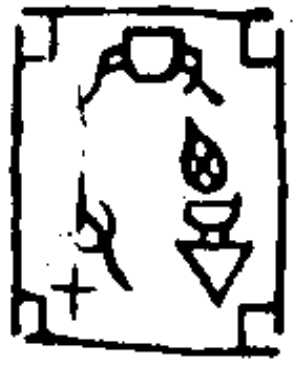
右子孫父戊尊蓋器銘各四字案孫字象胎形

亞形父丁尊



亞形中兩手奉器形

右亞形父丁尊銘五字案西即提梁之象形西之古文
兩手奉之合形為尊宗廟祭器必兩手奉而奠之故尊字
从収収冰手也尊彝為祭器之總名鼎曰尊鼎敦曰尊敦
並取此義形下作門者象斂之形禮曲禮進戈者兩其
斂進矛戟者前其斂注云斂底曰斂平底曰斂廣川書跋
引字林云斂平底也觀此矛斂形為歧足可平植于地足
證平底之制矣



西宮形倒反
亞形中 兩手奉器形
父甲

右西宮父甲尊銘六字據江秋史侍御摹本編入案古器
銘每有倒文如薛書辛父舉自舉字作丫已舉爵作八是
倒文也此宮形見薛書內言古銘所異者彼文不倒耳明
是宮室之象薛氏釋作言非也宗廟之次左昭右穆西宮
者穆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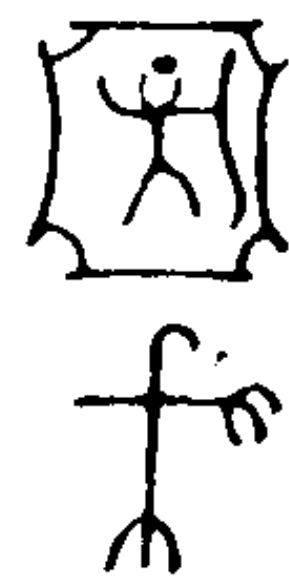
己祖乙尊



己祖乙

右己祖乙尊銘三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晉齋云此
尊四戟四山腹足俱夔龍文間以雷文制甚華美案己祖
乙者己為作器者名乙為祖廟主號也或曰己乙者紀器

之數宗廟器多十千紀之不盡則錯互以為紀如甲則有
甲甲甲乙以至甲癸自乙以下皆然故薛氏款識有戊丁
尊已丁敦其說亦通



亞形中子執弛弓形 立戈形

右子執弓尊銘三字 元 手搨本案子執弛弓取守文儀武
之義古銘立戈形內之末每作三垂文疑古制必有物下
垂以為飾如旌旗之有旒以今所得古戈驗之內末皆有
闕空去其甚遠別無所用殆鑿穿以懸此飾與

備尊



備作寶
尊彝

右備尊銘五字據海寧陳仲魚 摹本編入薛氏款識商
彝亦有此文案備同馮山形故从自此當讀為獻人名也
或曰朝獻饋獻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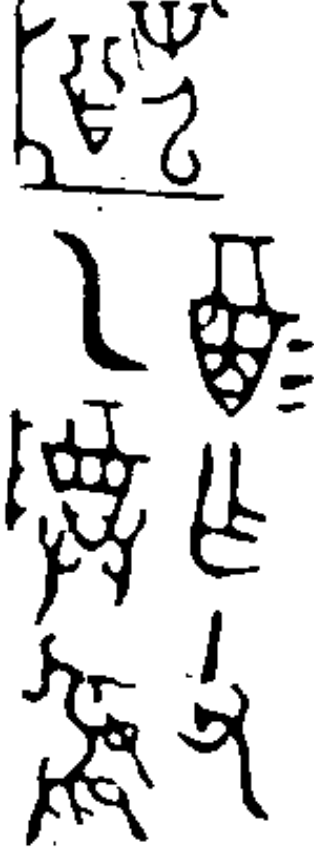
冊父乙尊



冊 班作父乙
戈在槽形 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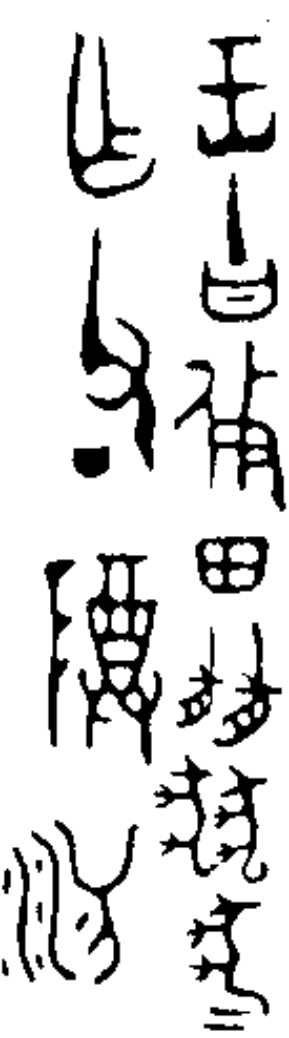
右冊父乙尊銘九字嘉興張叔未 廷濟 所藏器搨本摹
入案戈在槽即禮少儀所謂戈有刃者積也著之彝器所
以謹世守且示偃武弗用之義班从珏說文以為分瑞玉
也此从站者班古文作辦儀禮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附
注云古文班或為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為辨漢書王莽傳
集注引孟康云辨或作班布也班字亦作辨見文選西京
賦證以此銘知辨為古班字繁文而从珏之字又其後起
經史班辨同字益昭然矣

耐父乙尊



耐作父
乙尊彝

右耐父乙尊銘九字 元 手搨本案古銘更字舊釋以為格
上三矢此有剝蝕案其形殊未確然無以易其說始從之
尚象形有提梁或釋作尊形中尊也亦通耐非人名因
飲耐而作祭器故曰耐作古人銘器初無違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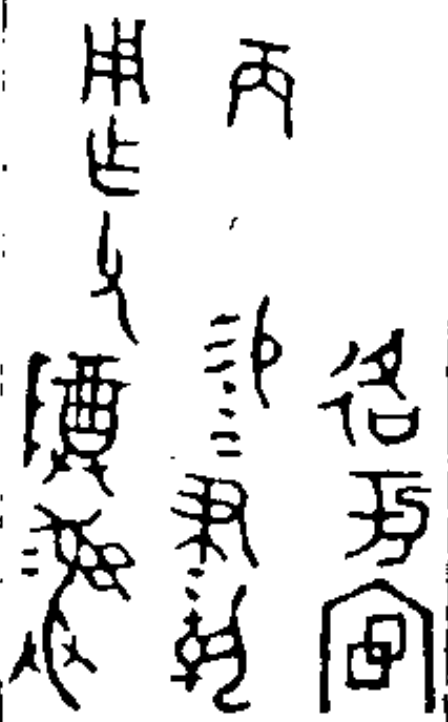
王 王曰後田繼虎
作父丁尊



王 釋同

右王王父丁尊蓋器銘各十四字 元 手搨本案王為公卿
大夫之通稱此曰王王是天子也依田謂所田狩之地禮
說文解為飛龍籀文變字从之小篆省作誓讀若惜文選
東都賦云莫不陸營水慄注引說文曰誓失氣也六書精
蘊云謹震怖也是謹之義與誓同矣賦說文云虎怒也詩
當武云進厥虎臣闕如城虎傳云虎之自怒然則賦虎
猶城虎也王王於田獵之所誓服二城虎神武不昭用作
彝器崇孝焉躬即班字禮王制名山澤不以躬古从
舟之字隸每省从月躬字當即般之異文分也禮王子弟
出封得立其祖王之廟逸書分器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
侯班宗彝此銘曰躬謂般之同姓諸侯俾作重器以鎮撫
其社稷禮之經也

刊官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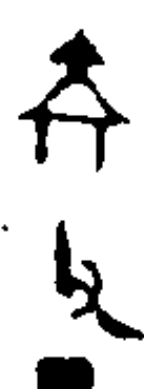


刊 刊官
丙 丙曰錫二乘三級
用作父口尊彝

右刊官尊銘可辨者十四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案各字
見揚子方言義同格至也乘論語馬注云十六斛儀禮聘
禮記云十六斗曰錫十穀曰乘說文云種也从禾夙持
而種之詩曰我粃黍稷是粃當釋為先種早種之種此云
錫二乘二級案其文義當是粟米二種此級字應釋為春
獻種之種矣種有二義豈古楓字亦兼二義與君有錫子
而作器紀寵命也

商彝

重屋父丁彝



重屋形 父丁

右重屋父丁彝銘三字據陳秋堂所藏揚本摹入案考工記般人重屋之制四阿重屋此正重檐複椽之象形

東彝



東彝 父丁

右東彝銘四字江寧司馬達夫所藏器據揚本摹入江秋史侍御有此摹本釋東為東案揚本東中明有當釋為東東字有作東者見汗簡所引義雲章東字从東知古東作東也東練之省禮曾子問云主人練祭而不旅此曰東彝是練祭之器彝象形之字也



東彝



東彝

右百丁彝蓋器二銘據趙晉齋所藏揚本摹入銘文奇古不可識晉齋云此關中友人揭寄者名曰百丁據器制也



亞形中爵形矢形

丁 父

右亞爵父丁彝銘五字據趙謙士太常摹本參江秋史侍御摹本編入侍御曰鳥下倒矢蓋田後獻禽之意元謂亞為兩弓相背中置矢鏃旌武功也說文獻字解云象履之形此正作雀形鬱也之酒先實於彝而酌以入爵此彝而作爵形明其用也



父辛彝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一

四六

右父辛彝銘二字器為元所藏

子執旂彝



子執旂

右子執旂彝銘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揚本摹入晉齋云此器舊名蚩尤六戟彝據器制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子執旂者重守前勳也或曰旂當作於說文解於字云旂旗之游於寒之兒从申曲而下垂於相出入也以子執於為銘取假武之義亦通

父丁彝



父丁

右父丁彝銘二字此與下二器皆據元舊藏摹本編入



立戈形 父丁

執刀父丁彝



手執刀形 立戈形 父丁

右執刀父丁彝銘四字案祭禮孝子親割禮祭統云君執鬻刀羞齊祭義云鬻刀以割取膊手執刀者所以割牲也

雙矢彝



雙矢在架形

右雙矢彝銘一字此與下一器皆據陳秋堂所藏揚本摹入案雙矢所以旌武功吳佩叔以為矢鏃聯屬取合族之義說詳後雙矢父已爵

史彝



史

右史彝銘一字案薛氏款識有史古文與此同作器者蓋

史官或以史為氏族所謂官族是也

子荷貝父乙彝



子荷貝兩貫形 父乙

右子荷貝父乙彝銘三字據趙晉齋所藏揚本摹入亦見江秋史侍御摹本侍御云貝兩貫即古文拜貝之義



折木形 孫子 父甲

右折木甲彝銘五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亦見趙太常摹本仲魚云孫在子前者詩云施于孫子又云論孫子古人蓋隨稱之也

主父乙彝



子侯形 主 父 乙

右主父乙彝銘五字據江秋史侍御摹本編入侍御云个象射侯張布中作个棲皮也个象矢鏃人矢符歧末也案古者天子將祭必先習射射中得與於祭此子為父乙廟主作祭器而著侯形明以射選與祭者也侍御之說是矣吳佩叔云个廟室形个曲形象廟之曲个矢形族之省文廟中所以合族也案是說亦通並錄之

祖己彝



作祖己 尊彝

右祖己彝銘五字此與下四器皆據趙謙士太常摹本編入案彝字形甚奇古創見此器

寶彝



作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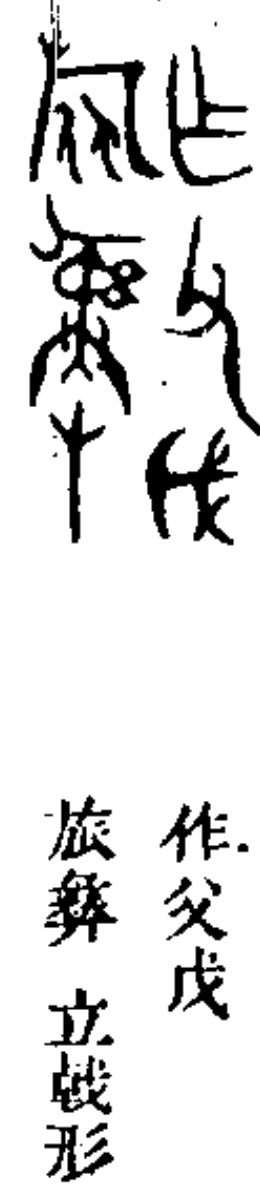


尊彝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一

五一

右寶彝銘四字案作字反書古文向背不拘一定也
立戟父戊彝



作父戊
旅彝 立戟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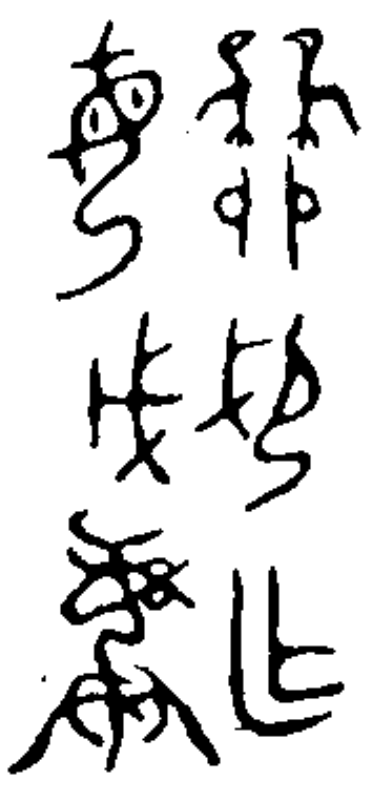
右立戟父戊彝銘六字案說文云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此戟字兩旁有枝中有鋒冒出不平頭觀其文可知其器書顧命鄭注所謂三鋒矛者或即此戟與

日庚父癸彝



日庚作父癸
寶彝彝

右日庚父癸彝銘八字案日字見郭忠恕汗簡出華岳碑象日輝四射形庚作器者以生日為名也
雙爵母戊彝



爵形非必作
母戊彝

右雙爵母戊彝銘八字案鄭字見薛氏款識周晉姜鼎此有闕泐非必作器者氏與名也作二爵形者儀禮特牲饋食禮云主人更爵酌醕禮祭統云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此祭器取夫婦相酢之禮故作二爵形也
作父辛彝



作父辛
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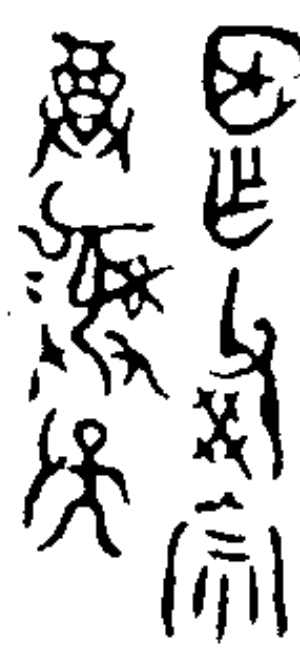
右作父辛彝銘五字此與下五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揚本摹入
冊冊父乙彝



矢鏃形冊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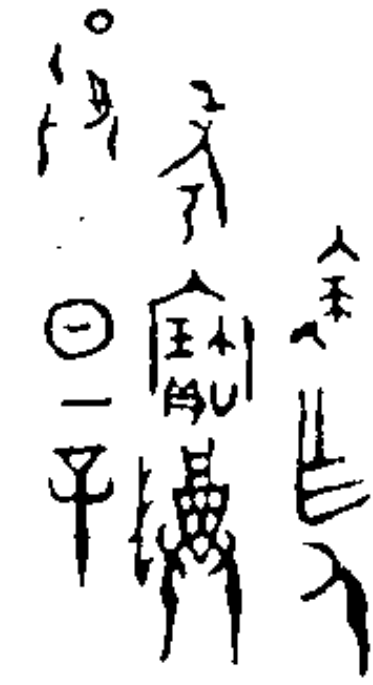
右冊冊父乙彝銘五字

父癸宗彝



口作父癸宗
尊彝 子執弓

右父癸宗彝銘八字案首一字不可識疑是匡字古文蓋通甫然未可定姑闕疑祭器稱宗書所謂宗彝是也
表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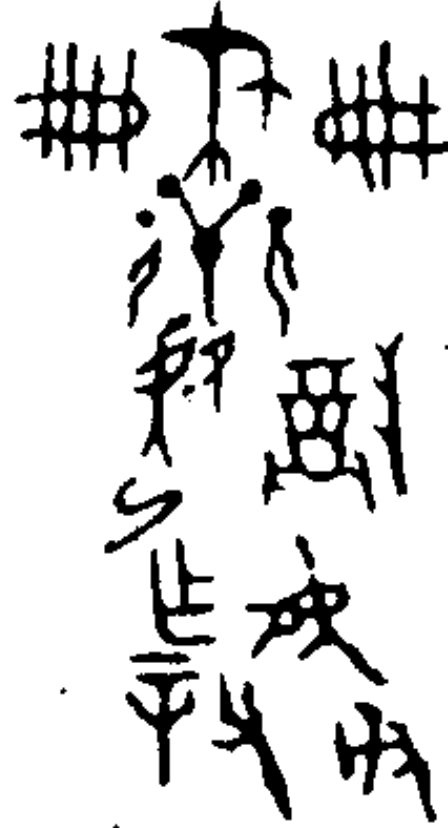
表作乃
考寶彝
彝日辛

右表彝銘可辨者九字案表作器者名
雕伯癸彝



析木形孫子
癸寶彝彝
雕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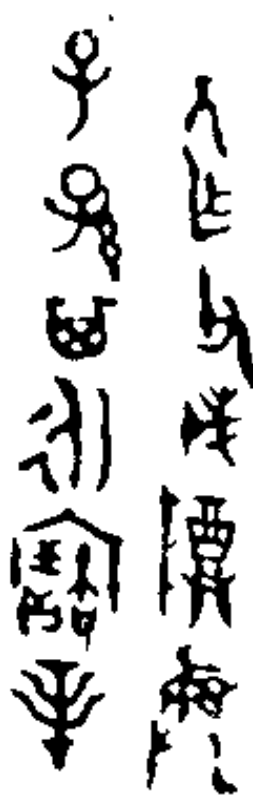
右雕伯癸彝銘九字案說文云佳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雕也從佳周聲此雕字雖剝蝕而外作鳥形中有積畫隱隱可辨與薛氏款識夏凋戈凋字相類是雕字也雕作器者氏或國名伯之為爵為字亦未可定此銘篆體甚古
彝字尤為殊異
好父辛彝



冊子
尊彝
立戈形單
冊子
好作父辛

右好父辛彝銘十二字案古好字从女从丑此作器者名薛氏款識有單父丁彝釋立戈形為子夾單字兩旁者為孫非是兩子夾單即子執旂之義單字作丫象三辰之形左桓二年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說文示字三垂取象日月星示字从古文示从从單通旂是單即旂上三辰形也義亦同示說文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祭所以事神示所在子夾侍之敬之至也

立矢父戊彝



口作父戊尊彝
子孫其永寶 立矢上重形

右立矢父戊彝銘十二字此與下二器皆一元手掛木案首一字闕泐不可識
叔彝二器



叔作寶彝



釋同

右叔彝二器銘各四字

商卣



冊

右冊卣銘一字此與下五器皆據王氏款識宋揚本摹入案冊卣見薛氏款識與此不同別是一器
舉已卣二器



舉已



釋同

右舉已卣二器銘各二字古器銘卣字舊釋為舉錢獻之以為卣字案舉飲酒也訓見儀禮特牲饋食禮注故古人爵解向等器每以舉字銘之古文舉形象兩薛氏款識父已舉釋云校集韻音舉支而也林乃舉省耳案說文卣所以枝卣者從樂省卣省徐音某容切六書故引說文作支卣支訓為持義與舉同卣舉二字形亦相近致齊侯鐘鐘銘格字正似卣字爾雅釋訓格格舉也知丁度此音必有師說古舉字正從卣但形有繁省耳
父已卣

右父己酉銘三字案說文無酉字解酉字云就也八月黍成可以釀酒象古文酉之形此正古提梁酉之象形也

父辛酉

作父辛彝
析木形孫子

右父辛酉銘七字案此銘見薛氏款識彼器則彝也

父丁酉

口作父丁
尊彝 子孫足跡

右父丁酉銘八字首一字剝蝕不可識案孫足跡者繩武也詩下武云繩其祖武傳云繩戒武述箋云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此銘孫在子下係以足武故王氏釋為孫承子足跡錢獻之云古器有作足跡形者說文云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取子孫基址相承之義也

虎父戊酉
蓋 虎形子作戊尊彝

右虎父戊酉蓋器銘各七字元所藏
器釋同

山酉
蓋 山形 酉形

器釋同

右山酉蓋器銘各二字據江秋史侍御摹本編入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右亞酉蓋器銘各四字器銘蝕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酉形及其字舊釋作尊基二字博古圖錄引列子基衛之箭以燕為國名殊未確酉形即酉字其通下說文云下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諸若箕同此銘上為酉下為其置酒于丌上所以尊也二文合即為尊字又說文解尊字云置祭也从尊會酒也下其丌也是可證矣格上三矢從舊釋或曰此堂構形說文專字上形與此相類有堂構而後可設尊乃故詩曰自堂徂基義亦可通

器釋同

右丁琥酉蓋器銘各七字元手搨本案琥字作虎形旁加玉形甚奇古或曰此即寶字說文古文保字作禾从子寶古通保故此作子坐形兩手奉玉寶之義也其說亦可通然案器銘虎首與虎父戊酉銘同故定為琥字

丁琥酉

作丁琥尊
彝子孫

器釋同

右舉父己酉銘三字器在湖州據搨本摹入案舉字與薛氏款識已舉爵舉字同飲酒謂之舉由為中尊故以銘之不特爵解有是名也或曰古甲字有作丌者此其倒文亦通

舉父己酉

子執刀祖乙酉

子執刀
蓋 祖 作
器釋同

右子執刀祖乙酉蓋器銘各四字元手搨本

符作父癸
寶彝彝
用旅車

右符父癸酉銘十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各人名說文云符與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此所異者从人从舛从口舛者又牛相背相違之意愈顯此古文之保存者彝器多以旅車為名禮儀象不出門而古者師行奉宗廟土與社主載以齋車每舍必有備奠之事見周禮小宗伯及禮曾子問祭器不可踰竟故別作尊彝陳之主車示敬也此日用旅車言用以膳列主車之器也

丁師酉

子錫厥車
口口一厥車
用作丁師彝

子錫厥車
器 玕圓形一厥車
用作丁師彝

右丁師酉蓋器銘各十四字蓋銘摩滅二字案子者君之尊也厥汗簡以為且字由王庶子碑且祖之者商臣有祖伊祖己雷字字書所無以聲求之疑卽寰字然未可定此作器者名圓形當是古珠字玕珠一者玕一珠一也玕美玉爾雅所謂瓘無閭之珣玕琪周書所謂夷玉也古者珠玉為上幣故用作尊彝紀君寵錫丁其祖考之字師官名也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一 六九

商壺

蛟篆壺



右蛟篆壺銘據王氏款識宋搨本摹入王氏云畢良史少董得古器於盱眙權場摹十五種貼以青箋親題其日以納秦燔伯陽此壺其一也良史題為夏壺今從薛氏款識定為商器篆銘奇古薛氏釋為月形吳佩叔以為龍鳳合文皆未可定姑闕疑

鷹父已壺



父 鷹

右鷹父已壺銘三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薛氏款識有鷹父癸彝字與此文略同蓋作器者名古人多以十干為名字亦有用十二支者如孟申仲西之類此父已以十二支為名字也

余爵壺



余爵作 寶彝



器 釋同

右余爵壺蓋器銘各五字吳佩叔云爵字象爵下垂三足形余爵者君錫余爵而作彝器也商人尚質故略言之案古爵字有與此相似者見李氏據古遺文余爵或作器者氏與名

明我壺



明我作壺

右明我壺銘四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吳佩叔曰我即娥字之省案古明字通孟孟娥猶言孟姬也壺字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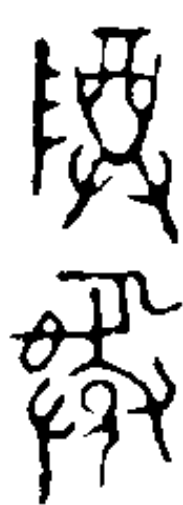


丙祖辛

右祖辛壺銘三字此與下一器據江秋史侍御摹本編入



作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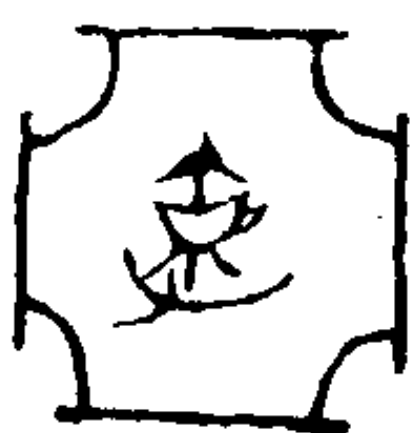


尊彝

右作祖壺銘四字

商爵

亞爵



亞形中爵形手形

右亞爵銘三字器為闕里孔農部尚任所藏據元舊藏摹本編入案說文禮器也中有甔酒又持之也此作爵形下作手形正合說文从又之指元在山左曾觀是器土繡駁蝕銅質幾盡矣

亞爵爵



亞形兕觥形舟

右亞爵爵銘三字錢塘黃小松司馬易得於齊寧據搨本摹入吳佩叔云此爵有二於壽張梁山土中掘得之案爵字下體作一尾二足象雀之形上作後首兩角兩目初不可解及得周兕觥蓋正作後首形兩角然兕觥亦爵類左傳謂之兕觥知兕觥以蓋得名此正象兕觥之形也舟字泐其半鄭司農周禮注云舟尊下也若今之承槃

儀爵



儀形棋組形

右儀爵銘二字此與下四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儀陳棋組饋奠之義禮明堂位組般以棋鄭注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棹之也此組前二附正橫曲如枳句是棋組形也

系爵



系

右系爵銘一字案說文系細絲也象束絲之形讀若覲徐音莫秋切周禮天官屨人赤繩黃繩鄭司農注以赤黃之絲為下絲廣韻總於力切釋文同總與系音相近此系爵即儀禮士虞禮所謂總爵也口足之間有篆文彌飾謂之總爵見鄭注

父癸爵



父癸

右父癸爵銘二字

父壬爵



父壬

右父壬爵銘二字

母壬爵



母壬

右母壬爵銘四字案子史為母壬作此爵也母作女者薛氏款識伯碩鼎亦如此字有關泐耳

舉父丁爵



舉父丁

右舉父丁爵銘三字器為程易時所藏據摹本編入案舉一釋為甲舊釋作丁誤也

辛父辛爵



辛父辛

右辛父辛爵銘三字器為程易時族人所藏據摹本編入案辛為父辛作此爵也父子同日辛者猶湯為天乙後有祖乙皇甫謐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也蓋

詳始於周商人不詳子生之日與父同名字不嫌同也
子癸父爵



子癸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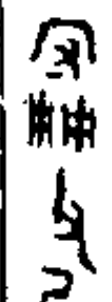
右子癸父爵銘三字此與下一器皆錢獻之所藏據摹本
編入案于癸父者子癸為父作爵也



子癸父

右子癸父爵銘三字

守冊父已爵



守冊父已

右守冊父已爵銘四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案冊者君所
錫命世世守之示不忘也

父癸爵



父癸口

右父癸爵銘三字末一字泐不可辨此與下四器皆據王
氏款識宋搨本摹入

父丁爵



父丁

右父丁爵銘二字

亞木父丁爵



手執杖形 亞形
木 父丁

右亞木父丁爵銘五字案手執杖取上承父架之義也



子兩弓相背形 父
雙矢有架

右子父已爵銘五字吳佩叔云雙矢有架竊謂栖矢之器
稍諸六書象形族字即其形疑即其器之名南宮中鼎族
作肉父即二矢形所以幹矢其用當與口同門旌旗之
幹也族屬也以其為矢鏃所聯屬故謂之族亦讀如秦族
之族說文族束矢族族也元謂格上三矢或二矢古人銘
器用旌武功吳說洵可補釋名釋器之闕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父辛爵



父辛

右父辛爵銘二字

子父已爵



子父已

右子父已爵銘三字此與下五器皆據江秋史侍御摹本
編入

子孫父癸爵



子孫 父
癸

右子孫父癸爵銘四字

丙父辛爵



丙父辛

右丙父辛爵銘三字

雙爵父辛爵



爵形 父辛

右雙爵父辛爵銘四字

膚爵



膚形

右膚爵銘一字案此象形字舊釋作兩今按其文是累高
象膚之制上若飯下若鬲膚亦作榘象連山形易艮兼山
夏易首艮謂之連山即膚山也爾雅釋山重巖隴是也此
文下為款足之鬲上作仰孟以出氣是膚字也爵而銘以
膚者古膚字同獻是獻爵也

子壬父辛爵



子壬 父
辛

右子壬父辛爵銘五字案壬作器者名古器凡言東西者
紀廟祀之昭穆左為東右為西也

主庚爵



主庚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二

右主庚爵銘二字案主者廟主也此與下二器據舊藏摹
本編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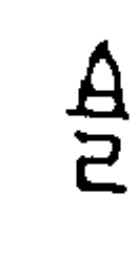
日父癸爵



子倒文 日形 父
癸

右日父癸爵銘四字案子倒文乃古字說文云古不順忽
出也从倒子彝器重孝享古字義無所取古文或順或倒
不拘一定也日字義同見或曰取其氣之清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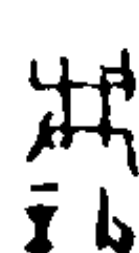
祖已爵



祖已

右祖已爵銘二字

拱井父辛爵



兩手拱井形 父
辛

右拱井父辛爵銘三字此與下三器皆元所藏案兩手拱
井者禮有田祿始為祭器子孫拱井昭世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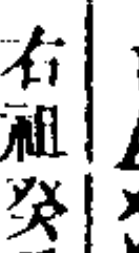
大父戊爵



爵形 大
父戊

右大父戊爵銘四字案說文大傾頭也从大象形蓋作器
者名或釋作大以為商王大戊之爵殊鑿

祖癸爵



足跡形 祖癸

右祖癸爵銘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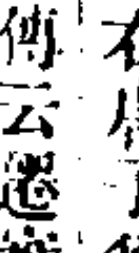
日父乙爵



日形 乙 父

右日父乙爵銘四字案日即日庚日辛之義

唐子爵



唐子 祖

右唐子爵銘四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唐國名左昭元年
傳云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注云
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是銘曰唐是商世
唐君之器也

立戈爵



立戈形

右立戈爵銘一字此與下一器皆元手搨本
子父乙爵



子東父乙

右子父乙爵銘五字案子字刺他二東字不可解說文云
東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棘二東聲从此闕此正
作二東許氏義闕不可詳矣
商飲附



飲



釋同

右商飲二銘各一字據王氏款識宋搨本摹入從王氏舊
題爲商飲不知何器二銘亦不知孰爲蓋孰爲器飲非器
名姑附于爵後元案博古圖有飲爵文作禽飲本從禽作
會者省此Y向上又有不同或曰飲當釋爲舊說文云昔
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酒是爲昔象神飲之也一口
昔植上塞也从酉从艸此銘下作酉字上作艸形是植上
塞之象也其說亦可通

商飲
立戈父癸觚



立戈形 父癸

右立戈父癸觚銘三字據吳佩叔所藏搨本摹入

子執戈觚



子執戈

右子執戈觚銘一字元所藏器

手執刀觚



手執刀

右手執刀觚銘一字錢獻之所藏器舊釋爲父執刀
乃作器觚



立戈形 器作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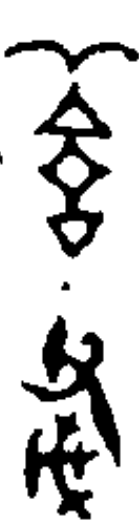
右乃作器觚銘四字元所藏器案器作乃三字當自下讀
之爲乃作器乃者難辭也訓見公羊宣八年傳又說文云
乃與辭之難也作器必有田祿者忠孝勤儉植基維烈刻
銘以難辭示後俾慎世守垂戒深矣

商解
庚解



庚

右庚解銘一字此與下一器皆元所藏案庚一字卽祖庚
父庚之義尚質故從簡或曰紀彝器之次弟也此庚字與
薛氏款識商庚鼎庚字同有庚庚重質之象不觀此文安
識叔重說文之義乎此器編體塗金間以珠斑燦爛奪目
腹間有一琴作犧首形他解所無也
善父戊解



善 父戊

右善父戊解銘三字案說文篆文善字从言作善此从平
从言从羊者从羊省也據古遺文善字作善與此略同善
膳之省

主父己解



主父己

右主父己解銘三字元曾見其器搨文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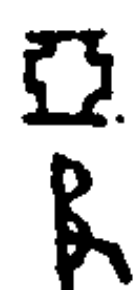
象形父乙解



象形 父乙

右父乙解銘三字據舊藏搨本摹入

亞服解



亞服

右亞服解銘二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析父己解



析木形 孫子
父己

右析父己解銘五字器爲張叔未所藏搨本摹入
子執刀父己解



析木形 孫子
父己

右子執刀父己解銘五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父丁解



父丁

右父丁解銘二字器爲錢獻之所藏搨本編入
冊冊父乙解



子持貝形 冊 父乙

右冊冊父乙解銘五字元所藏器
八孫子解



八孫子

右八孫子解銘三字元所藏器案說文云八別也象分別
相背之形此作八者取別生分類之義也與析木形略同
孫祖己解



孫祖己

右孫祖己解銘三字此與下三器皆據舊藏搨本編入案
孫一釋作子器爲祖作當釋爲孫
父辛解

廿以子

二八相對形 父辛

右父辛解銘三字案二八相對即說文夂字古文也
子孫父已解

子孫父已

子孫父已

右子孫父已解銘四字

父乙解

父乙

父乙

右父乙解銘二字

商角

象形角

角象形

角象形

右象形角銘一字此與下二器皆據陳秋堂所藏揚本摹
入案此象獸角兩歧之形

象形父癸角

角象形 父癸

角象形 父癸

右象形父癸角銘三字

召夫角

亞形中召夫

亞形中召夫

右召夫角銘三字

子孫父庚角

父庚

父庚

右子孫父庚角銘四字據江秋史侍御摹本編入

父丁角

父丁

父丁

右父丁角銘二字據舊藏摹本編入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子孫角

子孫

子孫

右子孫角銘二字程易晴族人所藏據揚本摹入案此器
如箭有雙柱無流是角也

庚申父丁角

庚申王在東門夕
王格宰桃從
錫員五朋用作父丁
每彝十六月唯王
乙祀角形手形五

庚申王在東門夕
王格宰桃從
錫員五朋用作父丁
每彝十六月唯王
乙祀角形手形五

庚丙冊

庚丙冊

右庚申父丁角口內銘三十二字蓋內銘三字元所藏器
案夕字舊釋合上門字為開字非也周明堂有四門殷重
屋之制當亦如之東門青陽門也說文所無木部有
號字此或號之省或釋作據王氏款識周伯據教據字正
如此歲止十二月此云十六月者管子有十三月二十四
月二十八月之交古洛鼎銘有十月四月之交歐陽修蔡
襄劉敞皆疑之董道謂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蓋時君未
改年也又者以手持角形五者角之第庚丙二字統紀祭
器之數商年曰祀此器華紋色澤甚古定為商器無疑矣

乃作器教

立戈形 器作乃

立戈形 器作乃

右乃作器教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揚本摹入說詳商觶

子立教

子立形 八口

子立形 八口

右子立教銘三字末一字不可釋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
子立上一者祭位也立乎其位所以承祭也立古位字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二

1011

从大立一之上說文以大為象人形此銘一上作人形即
古立字也

子孫父乙教

子孫父乙

子孫父乙

右子孫父乙教銘四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

析木形 孫子父乙

析木形 孫子父乙

右析孫子父乙教銘五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太常摹本
編入

亞敦

亞形中 足跡形 龜形 彝形 父口

亞形中 足跡形 龜形 彝形 父口

右亞敦銘七字父下一字闕泐案禮器諸侯以龜為寶
鄭注云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
是寶龜惟天子諸侯有之白虎通云天子之龜尺二寸諸
侯一尺大夫八寸是下龜也故城氏守龜有僕句作器刻
龜形重世守也或曰此與持貝同意然龜主守貝主用又
微有別也

導敦

器 導 句兵形

器 導 句兵形

蓋 釋同

蓋 釋同

本導敦蓋器銘各二字據陳秋堂所藏揚本摹入案導句
兵而作器蓋武功也

商版



商版

右商版銘一字此與下一器皆元手搨本案版而作商形者版之下體是商也商字兩旁有火形古為烹飪之器故取象焉下曲象款足之象爾雅釋器云款足者謂之商史記封禪書云其空是日商款者空也郭氏訓款為曲今按其制外曲中空合二訓而義備矣

子商版



子商 亞形中 乙

右子商版銘五字案子商之姓也商之孫子所作以祀先人故曰子商左哀九年傳史遷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此古辭辭也子商謂殷商在春秋時則謂宋耳羞者進獻之義說文云羞从羊辛所進也从丑丑亦聲又云丑紐也此銘羞字从丑丑字正作交紐形觀其文可知其訓矣

商版

母乙版



亞形中子執矛 母乙

右母乙版銘四字據王氏款識宋搨本摹入案子執矛者釋為子執戟非是此正矛字古文也

子持壺版



子持壺

右子持壺版銘一字此與下一器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婦女版



婦女 彝

右婦女版銘三字

父辛版



商形 父辛

右父辛版銘三字據舊藏搨本摹入

商盃

雞形父丁盃



盃 亞形中

雞形 舟 父丁



器 釋同

右雞形父丁盃銘七字器為錢塘梁山舟伴講同書所藏據搨本摹入案矢鏃相並者即族字之義也盃為和調五味之器嘗見古盃之流有作雞形者此銘作雞形取義盃與雞聲同

子丁父甲盃



子丁 彝器形 父 甲

右子丁父甲盃銘五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中一字象敦瓶兩旁有耳是彝器形也

商匱

父辛匱



亞形中 父 辛 寶

右父辛匱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寶古省文



子孫 父

右父孫匱銘四字元所藏

商盤

漢盤



弛弓形 漢形 張弓形

右漢盤銘四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漢取其潔也子孫父孫



子孫 父

右子孫父孫盤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商戈

差勿戈



差勿之戈

右差勿戈銘四字據程易疇摹本編入易疇云錢唐孫景高遺余戈銘四字余按尋篆籀而辨識之為差勿之戈差字見袁鍊古文四聲韻引石經作𠄎又作𠄎據古遺文所載又有作𠄎者此字蓋从君之古文作𠄎者而參差之也君字从𠄎平正弗差此从𠄎變作𠄎參差不平定為差字無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說文所解如是字但作勿今下多兩岐余以為柄用木岐者木根也如此戈之戈字作𠄎變之戈戈字作𠄎皆木柄有根之形此加丫

者旗柄下或有鑄蓋象鑄之形也案史記公劉子慶節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弗勿字可通豈即其人與論其世在商之中葉殆不可考然茲戈則古矣



面周



背 八寶平圓

右弔戈面銘一字背銘四字司馬達甫所藏據趙晉齋所得搨本摹入戈之面背俱雕鏤龍夔紋及獸面內之空處鑿成斧形為固秘之孔制作甚精而銘一字程易疇據薛氏款識所載夏弔戈弔字及紀曉嵐大宗伯所藏周公華鐘周字比例推詳定為周字即弔之省周弔一聲古文相通背銘四字亦易疇所釋說云必知其文為八寶平圓者不當也謂以八寶當圓道藏之自字象形兼指事作直畫指其事也元謂寶字省文與豐潤文廟牛鼎寶字相類開字作自見汗簡臨陸等字從之惟中分不連此開字中連而加直畫為少異耳八寶平圓義不可詳以意度之八別也即即隱也考工記鳧氏為鐘于上之據謂之隱注隱在鼓中窰而生光有似夫隱是器上窰處皆可謂之隱此開字亦謂戈上窰處也別寶飾以平漫戈上之隱所以暢別字之說於義差近

蚪戈



面 蚪象形 至



背 釋同

右蚪戈面背銘各二字字橫列援上器為平湖錢子嘉天樹所藏搨文摹入案上一字似龍而小有角是蚪象形也下一字是古至字始作戈者名說文云至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下來也此字上體作飛鳥形即小篆字下體从𠂔而橫之𠂔古坤字漢人書乾坤字皆作乾𠂔陸氏釋文反以𠂔為今字非也坤為地鳥飛至坤上是至地也觀此文許氏所說象形之義更為明顯而說文所載古文作豈尚非最古者矣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商句兵



面 馬象形



背 句兵立形

右馬文句兵面背銘各一字元所藏器案面銘作馬形項有鬣尾有三岐背銘即此器形安秘如立戈象此器如戈橫按本不為內而為登上下相穿以安秘登外長出寸餘勒銘其上程易疇云書顧命曰一人冕執殳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罷立於西垂孔氏以為殳罷皆屬似得之廣韻殳戰皆引顧命而以戰屬釋之是矣戈戟並有內此器為登受秘制似少異其為句兵為戰屬無可疑也



面 亞形中 子執旂形 足跡形



背 亞形中 兒 癸

右子執旂句兵面銘四字背銘三字器向為潘毅堂有為所藏今歸張叔未搨文摹入此器制與馬文句兵相同銘已錄入山左金石志足跡形誤摹作孫字弛弓形舊釋為乙字必知其為弛弓形者鑄兵器而作銘每取優武之義弛弓義取囊弓弗用若釋為乙字形固相類然背面既有癸字為作器者名此不應更有乙字也兒舊釋為舉考舉字異文甚多古有作𠂔者又有作𠂔者此作𠂔按之字形殊未確今從吳佩叔釋定為兒字案說文兒字从目从儿此从目儿字象其睛屈形而有省變兒者孺子之稱兒癸猶言子癸也或曰兒即倪字之省其作器者姓氏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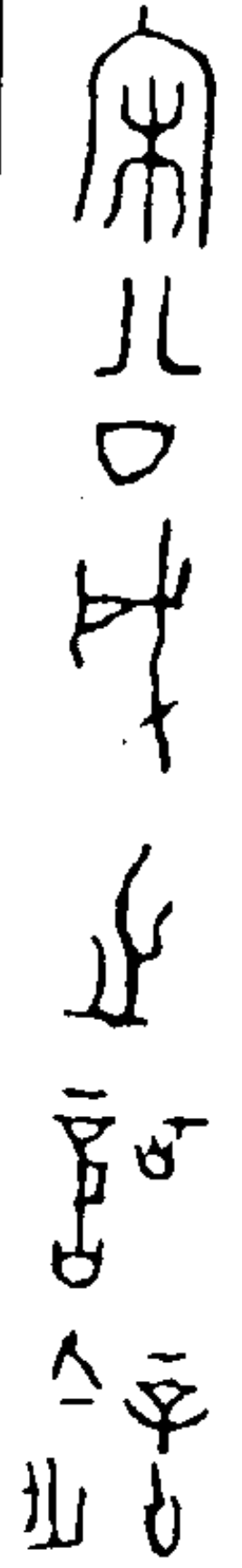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二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三

揚州阮氏編錄

周器款識

宋平公鐘



宋平公鐘

右宋平公鐘銘六字據王氏款識宋揚本摹入薛氏款識

題作宋公鐘鐘有六器此其一也黃伯思游帖刊誤云宋

鍾鐘六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

府聖詔有曰得英鍾之器於受命之邦即此鐘也是時帝

作大晟即取以為鐘濼宋公成舊釋為宋公成吳佩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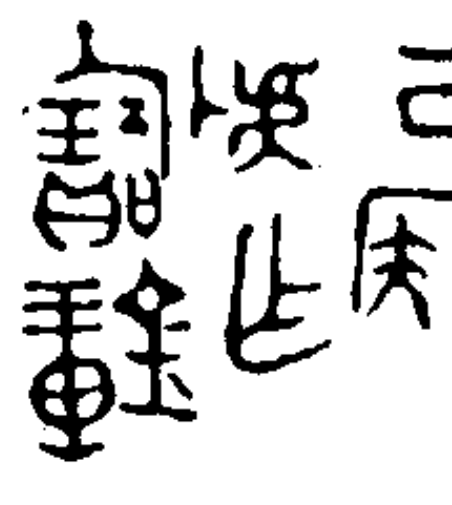
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戊史記亦作戊今觀是銘當

以公羊為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

作戌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

與城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

紀侯鐘



已侯 號作 寶鐘

右紀侯鐘銘六字山左益都舉人李麻所藏器據舊藏墓

本編入案侯下一字舊釋為虎今諸審之尚有偏旁剝蝕

難辨姑闕之是紀侯名也已紀古通用鐘字作反文此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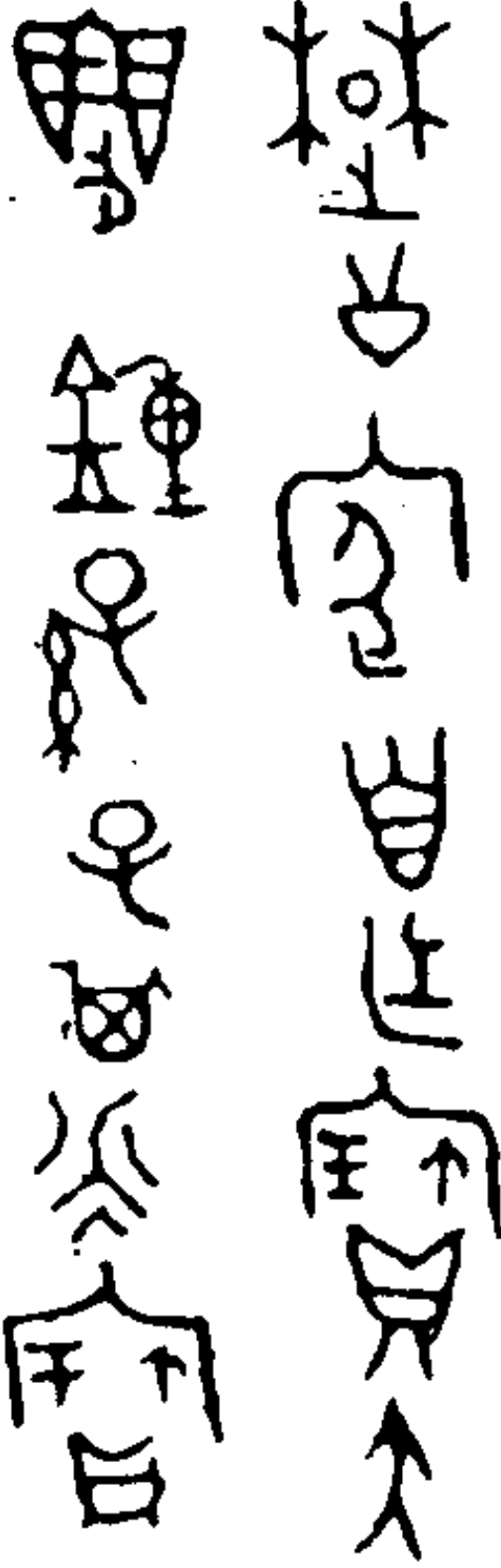
壽光縣人得之於紀侯臺下左隱元年傳紀人伐夷杜注

紀國在東莞劇縣齊乘云壽光南三十里春秋之紀國即

劇城也通志云紀本在嶺榆縣後遷劇亦稱紀城致漢恩

澤侯表陳倉亦封紀侯此銘係古文非漢物也

楚公鐘



楚公鐘 孫子其永寶大

右楚公鐘銘十四字據舊藏墓本編入案公下一字是

楚公名不可識或釋作守亦未可定姑闕疑大下一字以

意求之蓋專字鐘之省上體與形當是甫之古文下體

易寸為文始取搏擊之義此鐘與楚夜山雷鐘篆文相類

奇古雄深與他國迥別且俱在未稱王之時年代相去當

不遠也

鄭邢叔綬寶鐘



鄭邢叔作 需備鐘用

右鄭邢叔綬寶鐘銘鉅間八字鼓右二字據趙晉齋所藏

墓本摹入案說文云邢鄭地邢亭此邢叔必鄭大夫食邑

於邢亭者需古靈字謂即蘇氏款識師危故錄字省

禾靈蘇二字合文古器銘如西夏小子之例往往有之此

編鐘也委寶即楚寶鐘所應之律儀禮士相見禮安而後

傳言鄭注古文委為綬周禮夏采鄭注上冠禮及玉藻冠

綬之字故書亦多作綬者今禮家定作楚知委字古通綬

綬又同裝也程易略云難寶律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

二十六是鐘度以今裁尺得四寸二分以周尺通之為六

寸三分弱適符難寶律度也

楚良臣余義鐘



惟正九月 初吉丁亥 曾孫僕見

余迹斯 于之子余 茲格之元孫

于之子余 茲格之元孫

曰於序敬 哉余義楚 之良臣而

得吉金鐘

鐘以鑄 錫以追 孝先祖 樂我

父兄飲 飲 詞舞 孫三 用 之後 民是

右楚良臣余義鐘銘七十四字器為陽湖孫淵如觀察 衍所藏昔年纂山左金石志觀察手搨銘并釋文寄元器

本無定名以銘文有余義楚之良臣一語遂名之曰楚良

臣余義鐘及金石志刊成吳佩叔又以此鐘釋文相質與

孫觀察所釋多互異者考此鐘蓋見所作以祀其祖余

義者余迹斯于其父名字也茲格義之字也銘明言義為

迹之字父字讀為慈孫釋育好之字吳釋為曾孫元子吳

釋為元孫萬吳釋為兒孫之象體吳釋為確從之余者兒

之氏僕其官也迹字作迹又作跡古銘往往有一字而異

文屢見者余萬迹者言余氏至迹始大也萬訓為大見廣

雅銘中多古異文如和為蘇謂為河先為徙楚為楚皆足

作器供孝享揚先德備紀祖父名字創見此銘古鐘每刻

銘一兩此兩面皆有刻款體制亦殊異銘辭古雅可謂父
 銘祖壽語五字書句末相韻之字也銘字每見于古金銘
 中而說文無之廣雅云銘謂之錯玉篇銘與鐘同說文鐘
 字解曰錯銅鑄也錯字解曰金涂也然則銘為鐘之重文
 許氏所未收耳

祿康鐘
 受作余服之康康
 兩宏屯右寅啓

朕身餘
 于永命
 用寓光
 我家受

右祿康鐘銘二十五字器為元所藏是棧鐘也銘在鉦間
 及鼓右案古文受作爲此銘受字乃作者者名首一字省
 作爲末一字省作爲可知古文惟變所適也兩古鐘字見
 薛氏款識商鐘銘說文鐘字或从兩作鐘據此知古文省
 金作兩也屯純之省屯寅身三字皆句末爲韻之字此鐘
 銘與翁氏所藏寶林鐘辭意相類寶林等字俱與彼鐘互
 校得之

叔丁寶林鐘

作朕皇考叔
 丁寶林鐘用喜侃皇考其
 嚴在上世能降余魯多福
 疆惟康右屯魯用寅啓士

身餘于永
 父其眉
 萬年子
 寶用享

于宗

于宗

右叔丁寶林鐘銘可辨者五十三字據爲大典翁宜泉比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部 樹 所藏揚文奇元因摹入錄案琴即林之古文鐘所
 應之律侃義同衍玉篇云侃樂也又強直也是侃本訓爲
 樂也愷愷亦和樂之意能當爲熊熊山海經西山經其
 光熊熊注云光氣炎盛相焜爛之貌古器銘每言魯休純
 魯者魯即叔字史記周本紀魯天子之命魯世家作嘉天
 子命叔訓爲嘉魯嚴嘉聲並同此云降余魯者猶言錫余
 叔也齊魯之字古作魯魯爲借字魯公鼎可證也此鐘銘
 亦以屯寅身三字爲韻

邢叔鐘 銘文據原本一行分作兩行

其 邢叔母曰
 朕 朕叔文祖

皇考對揚
 乃德魯屯

作魯永終
 于吉毋不

政弗帥用
 文祖皇考

右邢叔鐘銘三十二字器不知所在據趙晉齋所藏搨本
 摹入案母邢叔名作即祚字德吉帥三字句末爲韻此係
 鉦間之銘辭意未畢下必有文而未漏或已剝落不可知
 也

宗周鐘

宗周鐘
 考先王其嚴在上
 能世降余多福
 余口孫參壽惟利
 割其萬年峻
 保三國

王 南 國 服 要 敢 召 虐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三

一三七

我 土 王 章 伐 共 至 裁
 乃 都 服 要 通 道 開
 未 從 師 王 南
 于 東 之 魯 王
 四 祗 保 中 魯 王
 司 卽 成 止 魯 王
 命 卽 成 止 魯 王
 命 卽 成 止 魯 王

來 造 昭 王 南

節 東 節 具 見 廿

有 六 邦 惟 皇 上 帝

罔 神 保 余 小 子 朕

猷 有 成 亡 競 我 惟

嗣 配 皇 天 王 對 作

宗 周 寶 鐘 倉 宅 祖

雖 用 昭 格 丕 顯 祖

考先王其嚴在上

能世降余多福

余口孫參壽惟利

割其萬年峻

保三國

右宗周鐘鉦間銘三十二字鼓左五十七字鼓右三十一
 字中有摩滅者一字共一百二十字器爲山陰陳默齋都
 尉所藏吳侃叔以揭銘及釋文來質因摹入錄案宗
 周鐘京也見書畢命孔傳豐亦稱宗周見書周官傳孔疏

云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此宗周未詳何地以相文武之
文瑞之此鐘或成王所作宗周乃鎬京也董勤之省要字
與說文所載古文略同周制天下為九服大行人衛服之
外為要服大司馬衛畿之外曰蠻蠻國語周語云夷蠻要
服韋注云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
也自說文云小阱也从人在臼上天井碑云堅無名積隸
續說名即陷字周禮雍氏注穿地為壘所以禦禽獸謂之
陷阱此从臼从人持弓為掩禽獸伏機之象形義更備其
為陷字無疑慮字見薛氏款識牧敦百虐我土者謂攻陷
其城池虐害其人民也辜說文云執也从官从羊讀若純
義同烹烹伐猶言殺伐戰即撲字擊也殺伐其內侵之師
乘勝擊伐其都邑以聲罪致討也開字月在門上徐鍇所
謂門夜閉而見月光是有開闢非謂月在門內也可見古
文取象之妙要服畏威乃遣使請開來朝凡諸侯來朝必
以節達之是甘有六邦皆東南要服之諸侯也周說文云
窗屬麗慶圖明象形讀若獾賈侍中說讀與明同此言圖
神是明神也亡讀為無倉讀為鏘鏘言鏘鏘之盛它字
說文訓為虫此它當為佗佗言鏘鏘之美雄亦盛意
楚辭大招雄赫赫注云雄雄威勢盛也參壽惟利即晉
姜鼎所謂三壽是利也割字與蓋通禮緇衣引書君夷割
申勸寧王之德為周田親文王之德鄭注云割之言蓋也
此割字正似周義通蓋又可借作祈句之句焦山周無專
鼎用割肩壽割字正如此舊釋作周旁七形非也吳佩叔
云此銘武士都為韻鐘鐘為韻利讀為列與國為韻且多
用雙聲疊韻如文武勳疆乃都皆雙聲王享戮伐其至司
配我土道開雄離離皆疊韻同韻人也三國三字為
作三疑字有闕畫或口周在西土故以東南北為三國也

鐘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鐘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一四三

穆秉元明德御于乃辟尊
屯乍攸旅敢啟帥刑皇考
威義為御于天子甫天子

多錫旅休旅對天
子魯休揚用作朕皇
考惠叔大琴餘鐘
皇考嚴在上翼在下
懋能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高

右號叔大林鐘銘鉅間四十字鼓右五十字器為元所藏
案左傳五年傳云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正義引賈逵注
云號仲封東號制是也號叔封西號號公是也鄭所滅
者號仲之後晉所滅者號叔之後國語韋昭注與賈逵同
號仲後有號叔左隱元年傳號叔死焉鄭語所謂號叔特
勢是號仲之後字曰叔也號叔後有號仲又有號叔桓八
年傳王命號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是號仲號公林父
也莊二十年傳鄭伯聞之見號叔二十二年傳號叔自北門
入是號叔之後字亦稱叔也此號叔名旅史傳無徵未詳
何國假師武盧谷進士 億云周景王作大林鐘是時號亡
已久不宜復有號叔為之效尤蓋其後續封也唐書宰相
世系表西號地在廣鄆之間平王東遷奪號叔之地與鄭
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責王滅號於是王求號叔裔孫
序封于陽曲表文多舛當亦有所據 案鄭所滅者乃東
號表云西號誠有舛謬然謂復封陽曲必有確據如楚簡
王十四年越既滅鄭及頃襄王十八年復有鄭費鄭都春
秋時小國之絕而後封者難更供數矣案國語周景王鑄
無州而為之大林單穆公諫謂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

楚公鐘

鐘以辭其繼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先王之制鐘不過石
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仲州鳩又謂細抑大陵不
容於耳韋昭注謂大林為無射之覆無射陽聲之細者大
林陰聲之大者據此知大林為過常之大鐘景王鑄之當
日必有效之者此號叔鐘是也鐘之大從無及此者稱之
重六十六斤逾于古權遠矣古之為鐘也各自計律倍而
半之故曰為之律度如林鐘之律長六寸林鐘之鐘當長
一尺五寸翁氏所藏周叔丁林鐘以漢慮尺度之兩樂
高一尺五寸有零合於律矣此鐘兩樂高一尺八寸五分
準以林鐘之律兩倍有贏意景王之鐘當亦如是故名曰
大林單子謂其比之不度州鳩謂其極則不容皆以其乖
於律度也不然聲中林鐘安得為非法鐘乎銘云景也乍
彼當為得純詐攸攸遠也威義即威儀也即說文由字解
云艸木實坐由然讀若調桌字从之攸岐陽石鼓文桌
字从三由又君子迪樂奮釋迪為適非是當釋為適古同
攸適字从西此从由字體迥別說文云由木生條也說文
無由字籀謂由即其字蓋調由一聲之轉古音相通故調
飢之調讀如周條革之條古作攸由字以木生條為訓由
亦艸木垂實之貌是也由之古文無疑銘言為御事于
天子之由天子於是錫旅休也嚴在上翼在下即詩六月
所謂有嚴有翼也懋懋能說已詳前宗周鐘銘體字从
支此似从金可知古文偏旁有變通矣此銘以德辟帥為
韻彼由休為韻吳佩叔云利皇是雙聲御于威儀多福皆
疊韻韻字音同富也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一四九

夜 雨 雷 鐘 故 木
惟 八 月 甲 巳 楚 名

子其永寶
萬年壽
甲木
日身其克
公選自作

右楚公鐘銘四十二字摩滅者二字不可識者三字銘見薛氏款識此據宋王氏款識本摹入冊末又有北宋石國佐公勳捐本題曰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趙明誠古器物銘曰鐘于鄂州嘉魚縣此鐘後有紹熙四年東州榮芑記云紹興十四五年間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合部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邵澤民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泰會之書見取度不可謂為我達之會之償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奇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宜銘在鐘裏今諸處所刊成其雲仍對之可見元案論衡雷虛篇云雷之狀象如連鼓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此鐘雷字即連鼓之形裸鬼即王充所謂若力士者也此鐘名兩雷者蓋應仲春來鐘之律史記律書云二月也律中夾鐘正義引白虎通云夾字甲也言萬物乎甲種類分也故銘云木甲木中舊無釋十古甲字舊釋為十非是易解象傳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荀爽曰解者震世也仲春之月草木萌動而以潤之雷以動之故甲坼也說文解甲字云从木戴乎甲之象解中字云艸木初生也象一山形有枝莖也讀若微是甲中即甲坼也據此知鐘名兩雷者所以著夾鐘之律銘云木甲木中者所以申兩雷之義蓋夾鐘應律正始雨水雷發聲時也而作樂崇德於雷雨亦有取焉甲已舊釋為丁巳吳佩叔云當作甲巳甲辰乙巳兩日成此鐘也與薛書伯碩父鼎款識之乙子兄癸寅之丁子同例楚楚公名舊無釋今案上體作呈下體作是廷字也說文云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廷往也春秋左氏傳往勞之往皆作廷字亦作廷漢書揚雄傳注廷古往字往與狂通書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作熊狂生熊釋左氏傳言熊釋事康王熊狂當在成王時鐘其所作然史記言熊釋始封于楚此已稱楚公者按大戴記陸終氏六子其六曰季連季連者楚氏也則楚同舊封至熊繹乃加地耳雷下一字舊無釋今案其文从金从專省是鐘字也錢獻之云鐘下當是故名曰三字古故字秦亞和鐘亦有此文可以互證名即銘之省文身其二字舊亦無釋克舊釋作八克非是說文云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古文作會亦作來此作克與象相類特筆畫有移易耳市即款字孫上一字是章字為相背之形而省其口與市字連文取世世執章相承之義頌禱之辭也此鐘文字雄奇不類齊魯可觀荆南霸氣矣又石氏北宋捐本與此係一器故不另摹惟克字石本作某與說文所載古文作京者同上加八者象屋交覆之形楚曾侯鐘銘文西陽一行據原本分行

廷往也春秋左氏傳往勞之往皆作廷字亦作廷漢書揚雄傳注廷古往字往與狂通書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作熊狂生熊釋左氏傳言熊釋事康王熊狂當在成王時鐘其所作然史記言熊釋始封于楚此已稱楚公者按大戴記陸終氏六子其六曰季連季連者楚氏也則楚同舊封至熊繹乃加地耳雷下一字舊無釋今案其文从金从專省是鐘字也錢獻之云鐘下當是故名曰三字古故字秦亞和鐘亦有此文可以互證名即銘之省文身其二字舊亦無釋克舊釋作八克非是說文云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古文作會亦作來此作克與象相類特筆畫有移易耳市即款字孫上一字是章字為相背之形而省其口與市字連文取世世執章相承之義頌禱之辭也此鐘文字雄奇不類齊魯可觀荆南霸氣矣又石氏北宋捐本與此係一器故不另摹惟克字石本作某與說文所載古文作京者同上加八者象屋交覆之形楚曾侯鐘銘文西陽一行據原本分行

惟王五
十有六
祀徒自
西陽楚
王能章
作會侯
乙宗彝
真之于
西陽其

永時用高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三

一五五

商 商 商

右楚曾侯鐘面銘三十一字背銘三字銘見薛氏款識此據王氏款識北宋摹入石國佐題曰方城范氏古鐘下有公輔水疎印考國佐初名公輔見宋史本傳案此鐘薛氏以為楚惠王器按其紀年確然無疑惠王名章左傳及史記並同章上一字舊釋為韻案古文無韻字音韻之韻但作均此文作韻亦非从音之字錢獻之以為古能字之省變通能楚君之名每冠以熊字是也考左傳楚昭王於魯定公六年遷都漢志若屬南郡注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其音同此云徙自西陽者當即自都還郢之時是時越已滅吳楚東侵廣地至泗上無所畏懼故還舊都西陽漢志屬江夏郡去都甚近其不曰徙自都而曰徙自西陽者西陽有先君廟視下文作會侯宗彝實于西陽其義可見徙都大事告于祖廟而後行禮也楚之僭號久矣此曾侯其遠祖曾義為重亦為高儿先祖皆可稱會侯猶先公也穆者廟之序商者鐘之音也吳佩叔云周官大司樂注云祭尚柔商堅剛也故樂無商惠氏禮說曰三大祭之樂古旋宮法也非無商尚不為均也此銘曰宗彝又曰永時用享是宗廟所奏而有二商字可證商不為均非無商之說元案此鐘篆文工整結體又長近於小篆與元所藏王子申鐘蓋銘略同始一時之器無復有開國時雄奇氣象矣周公魯鐘銘文首一行末一行據原本分行

惟王正月吉日亥周

公季錫乃吉金元錫

赤錯用錫乃錫錫以

作其皇祖皇考曰

余其錫威

忌恐穆不

錫于乃身錫其錫

錫于乃身錫其錫

錫于乃身錫其錫

樂大夫以
安士庶子
春為之樂元器
其舊哉公肩壽
周邦是保其萬年無
疆子孫永保用高

樂大夫以
安士庶子
春為之樂元器
其舊哉公肩壽
周邦是保其萬年無
疆子孫永保用高

右周公魯鐘銘間銘十六字鼓左四十字鼓右三十七字
共九十三字器為河間紀曉嵐宗伯所藏據舊藏揚本
摹入宋左氏傳有周公魯肩周公忌父宰周公孔周公閱
周公楚為王卿士杜氏注周采地城風雍縣有周城史記
魯世家索隱曰周公次子留相王室世為周公又路史云
平王子秀封在汝川者為周此周公魯不見史傳要亦王
畿內食采為卿士者此周字釋易時所定為古篆文莊進
士述祖釋為邪公五等之符于其國皆稱公似也然按其
字形不如釋周字為長辨說文訓為引給義與釋字異銀
郭璞注爾雅以為紫磨金錯即銘也錯字見薛氏款識叔
夜鼎及太公篋彼釋為毀實即齊侯鐘錯字省文也古銘
以多作台者二字義通爾雅釋詁訓台為我又訓為子廣
雅釋詁云以予也與與猶實恭威忌猶敬忌怒憂也穆默
靜也家字見薛氏款識齊侯鐘古隊字之省盟祀者周
官司盟北面詔明神既盟則為司盟其前酒脯鄭氏謂王
之盟主曰諸侯山川王官之伯主月是盟有祀也據此
知盟祀亦用樂也燕禮有獻卿獻大夫獻士庶子周公為
王官伯不得有卿故但言樂大夫安士庶子而已聽字見
汗簡作也亦作聖出義雲章程易時云此鐘以今尺度之
高六寸六分通於同身寸當林鍾倍律也銑十銑開八鼓
開六舞脩六與考工記鬼氏合矣
周公魯鐘銘文首一行末一行據原本分行兩行

唯王九月初吉辰在
乙亥周公望彝

吉金元鏤昔呂
作餘鐘曰余畏冀
威忌鑄辭餘鐘二
錯以其屯于餘乍
天子且若士呈于
天以豈者士至于

右周公望鐘銘間及鼓左各二十一字鼓左累下摩滅
一字蓋其字也鼓右十三字共五十五字器為元所藏案
考工記鄭注云銘刻之也賈疏云刻之者正謂在模上刻
之非謂在器乃刻然考古器銘鑄款固多鑿款亦間有之
此鐘象文是鑄成後刻也昔呂錯銘之有文錯堵之異文
懸鐘容牛為堵也乍讀為祥豈懼之省樂也者古諸字諸
士猶言多士分器者分所當作之器書序武王班宗彝作
分器孔傳云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寺持之省錯餘士寺
皆句末為韻之字此鐘與周公華鐘是一家之器但不知
孰先孰後耳

萬年分器是寺

周鼎
木鼎
右木鼎銘七字乾隆
欽頒內府周器十事在曲阜
孔廟此其一也元子癸丑年任山東學政至曲阜
廟廷主祭禮成親揭款識敬錄

御製考釋
右高七寸九分深四寸六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口徑七寸
七分腹圍二尺四寸四分重一百二十五兩按古食器之重莫
如鼎其范形取象宜和博古圖詳言之茲器銘為木銘多自識
其名魯有后木楚有子木此其類歟曰冊作昭君賜也立戈以
象武功兼是數義而以大夫鼎用銅之制合之則茲器正當時
大夫所謂論議其功烈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明著之後世者
可徵矣

中鼎
右中鼎銘五字據趙晉齋所藏揚本摹入案中仲之省作
器者字也
中旅車鼎
中作旅
寶鼎
中作
旅車鼎
右中旅車鼎銘五字器藏湖州民家揚文摹入旅車說詳
高甫
小鼎
小

右小鼎銘一字器為錢獻之所藏據摹本編入獻之云此器約重二十餘斤闊大可觀小者當是制器之人名案左氏傳晉有叔仲小此小字是人名也



腹鼎

右腹鼎銘二字器為元所藏案腹者厚也復也即陪鼎也陪義為重亦為加左昭五年傳殽有陪鼎杜注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儀禮聘禮差鼎三鄭注差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差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是陪鼎所以實勝應慶重複設之所以加厚腹字兼此二義此鼎小而淺異於他鼎是陪鼎也

父乙鼎



父乙

右父乙鼎銘三字據吳佩叔所藏據本摹入案此等款識猶有商人簡質之風蓋周初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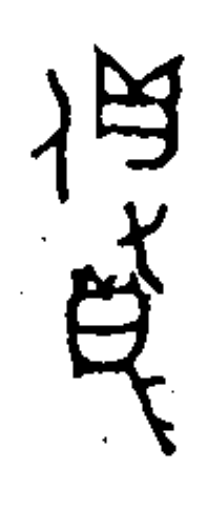
孟姬鼎



作孟姬

右孟姬鼎銘三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

得鼎



得鼎

右得鼎銘二字此與下一器皆據宋王氏款識據本摹入亦見薛氏款識以為齊丁公子乙公得之器案春秋時周有毛伯得晉有蒯得名得者多矣不定為乙公也

子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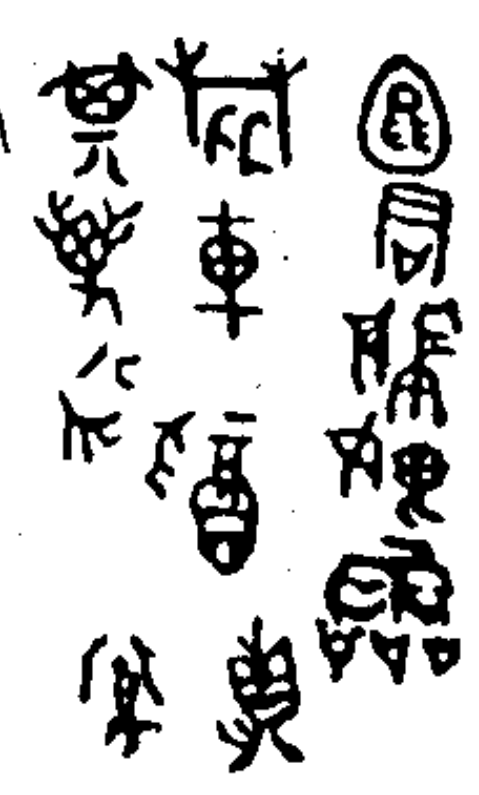
子持貝朋形女

右子女鼎銘二字王氏釋與薛氏同俱以上一字為絲字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案薛氏款識宋公樂鼎微樂鼎樂字皆从絲从言此明係从子之字薛氏引王楚釋作子是也雖乃朋字致致朋字作拜與此同作子持貝朋形者古人作器用貝即他器用貝十朋用貝三朋之義子女者器為女子所作也吳佩叔釋女為母字

包君鼎



包君盤娘需

旅車尊鼎

其口口寶

右包君鼎銘可辨者十二字器為元所藏案說文解包字云象人裹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此銘口內作子未成形是古包字通褒晉語章注褒姒姓之國褒娘者娘古威字姑也父之姊妹其字也包君之姑所作之器需古同

東鼎



東作寶鼎

右東鼎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據本摹入亦見江侍御摹本案東作器者名

太祝鼎



大祝

禽鼎

右太祝鼎銘四字器為元所藏案禽字向釋作祖罕二字今從吳佩叔釋以祖字不類而禽字見薛氏款識致致銘與此同也考周禮屬禽饌獸舍其祖謂乃句祝之職而祝號之事太祝領之故曰太祝禽鼎此為禽獸之鼎也而曰禽鼎者周禮庖人注云凡鳥獸未孕曰禽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是散文相通也鳥獸之肉入之膳人則為乾豆此以新殺者薦之宗廟故實之鼎也

右戈扶鼎銘各五字據程彝齋手搨本摹入其器純素向在關中案戈扶作器者氏與名春秋傳夏有戈國其受氏久矣扶字見說文義通扶此扶字筆畫糾連篆體之近乎草者



器釋同

右叔簋銘六字亦據程彝齋手搨本摹入案說文云簋似鹿而大也从鹿與聲又云昇共舉也與黨與也此簋字从鹿从昇昇與音義可通是古簋字也簋即鑊字此作簋者翁尊彝之尊作鑊也周禮大宗伯省牲鑊注鑊烹牲器也漢書刑法志注云鼎大而無足曰鑊此方鼎也而謂之鑊豈鑊為鼎類散文可通乎或曰鑊即漢者也



叔簋作官伯簋

右各鄰鼎銘六字器藏山左膝縣諸生徐家據本摹入案說文云各異辭也从口久久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此从久从只只字从口象氣下引之形許氏解為語已詞也語已而不相聽古文取義更精矣鄰作〇見古老子各鄰者作器者氏與名也



各鄰作寶旅鼎

右魯公鼎銘六字器藏山左膝縣諸生徐家據本摹入案說文云魯公作文



王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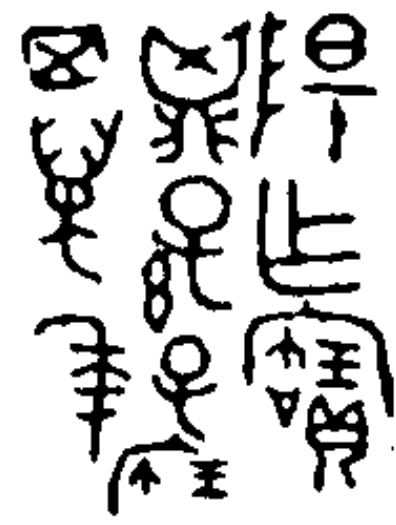
右魯公鼎銘七字器爲元所藏案函古文魯東方濱海地多廣函故以爲名字與魯通路史國名紀魯函也曲阜少吳之虛此魯公伯禽之器薛氏款識亦有此銘釋魯公爲周公非是周公不之魯不得稱魯公或疑魯公不當祭文王考魯有文王廟見左表十二年傳周禮春官都宗人注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注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賈疏云魯衛之屬據此魯當立文王廟作祭器禮也



亞形中 王尊彝 函公作文

右亞形魯公鼎銘八字元手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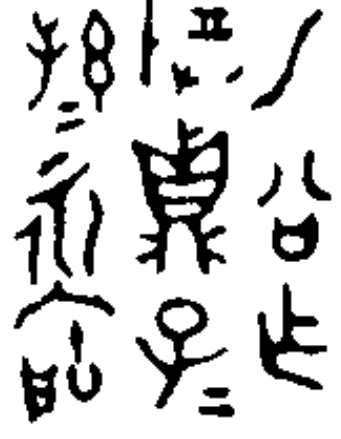
陽鼎



陽作寶 鼎孫子寶 其萬年

右陽鼎銘十字據程蘇齋關中搨本摹入案陽作器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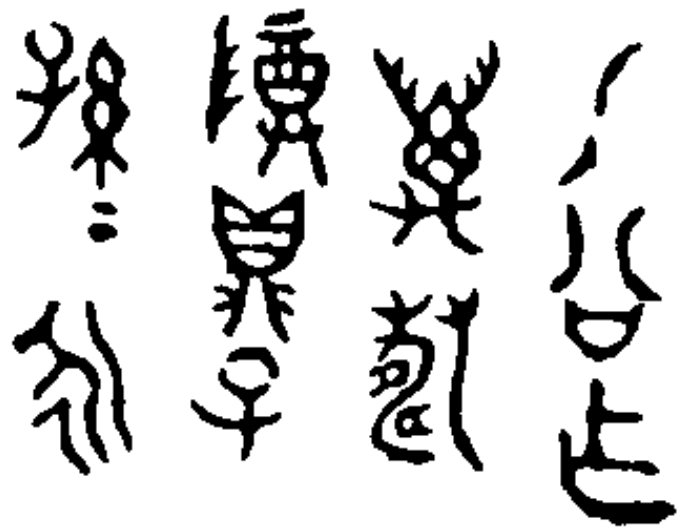
乙公鼎



乙公作 尊鼎子 孫永寶

右乙公鼎銘十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銘亦見薛氏款識定爲齊乙公得之器案周公作諡法數世後始行周初諸侯每以生日爲諡沿商制也如齊太公子爲丁公宋公稱子亦爲丁公此乙公未詳何國

乙公萬壽鼎



乙公作 萬壽 尊鼎子 孫三永



實用之

右乙公萬壽鼎銘十四字據吳佩叔所藏搨本摹入有蓋器二銘此蓋銘也器銘到蝕不可摹佩叔云銘云萬壽尊鼎其言夸大以此定爲齊器或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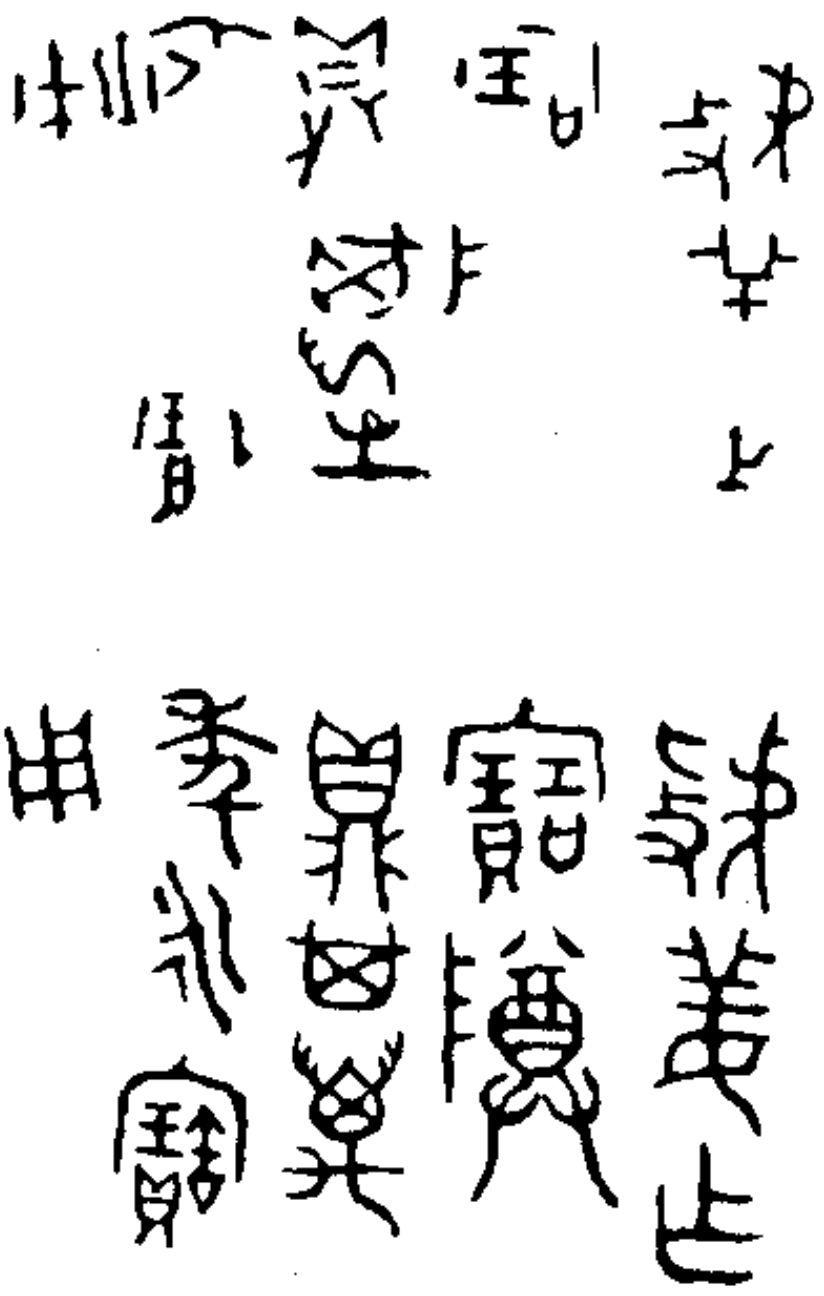


孟申作 鼎彝

右孟申鼎銘五字此與下一器皆據宋王氏款識搨本摹入案舊釋作鼎錢獻之云當作鼎說文作當從兩羊聲也也玉篇有鼎字訓同亦作當同詩采蘋子以湘之朝

詩作禮史記封禪書云鑄九鼎皆當字禮據此知鼎以熟烹故曰鼎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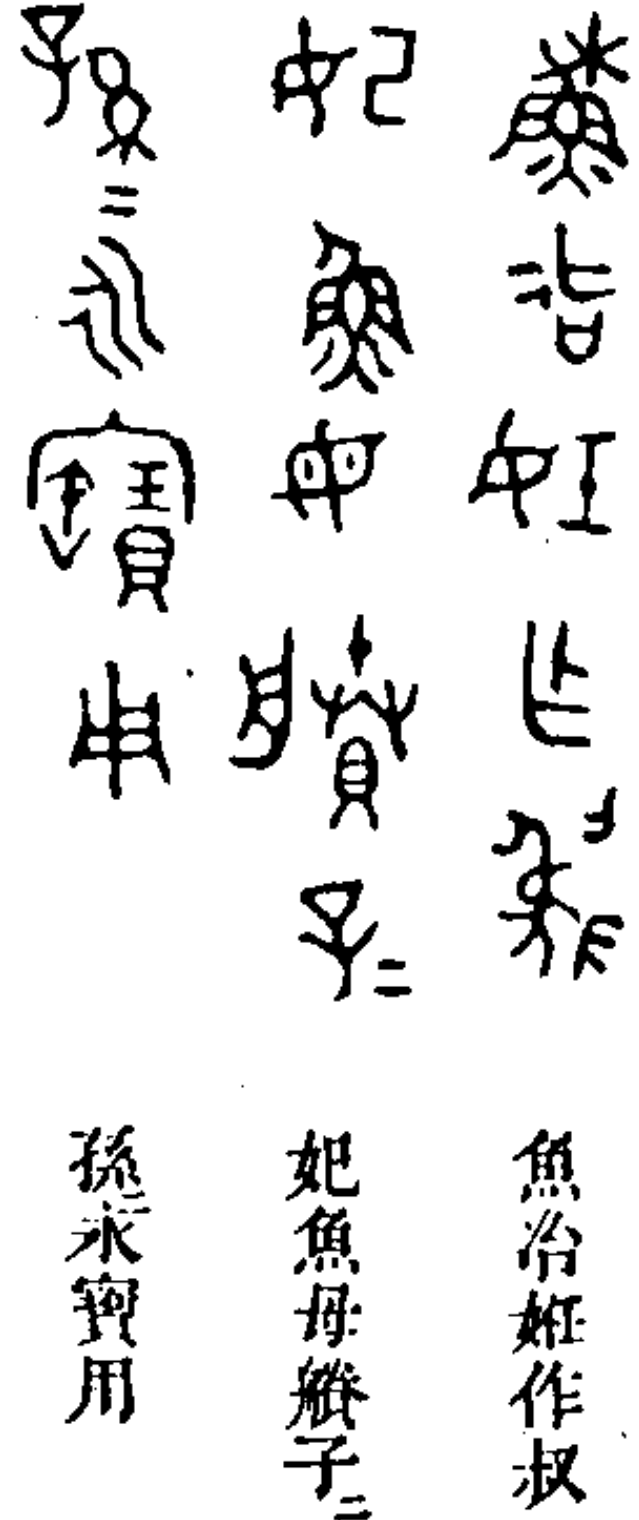
鏡姜鼎



鏡姜作 寶尊 鼎其萬 年永寶 用

右鏡姜鼎銘可辨者九字下方篆文十二字乃宋人對器臨摹以釋搨本者案鏡姜即晉姜周姜之例曾大中跋以鏡爲姓非也

魚治姪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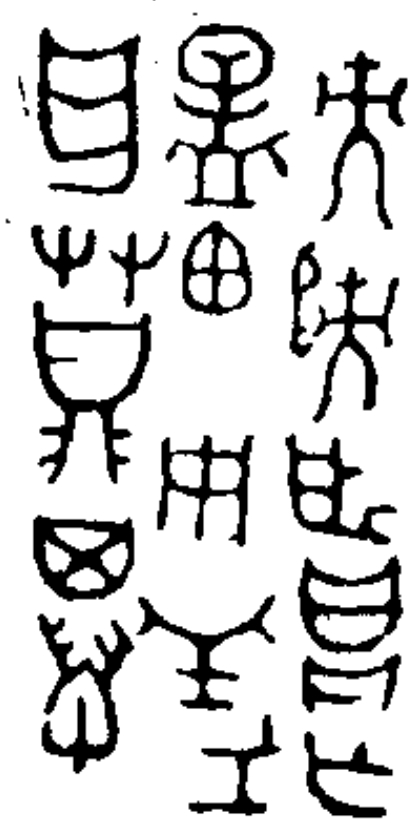


魚治姪作叔 妃魚母嬭子 孫永寶用

右魚治姪鼎銘十六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治字有闕書魚字上一字从水下一字省之可見古文繁簡無定矣

魚氏宋卿族魚石魚府見左傳司馬子魚之後桓族也治姪任姓之女晉語云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任其一也其後爲薛國任字亦作姪詩大明大任潛大論五德志作大姪是任字古从女與嬭字同此从女从壬是也後世借爲懷妊之姪故以任字別之續說文云物相增加也从貝朕聲一曰送也副也此嬭字取贈送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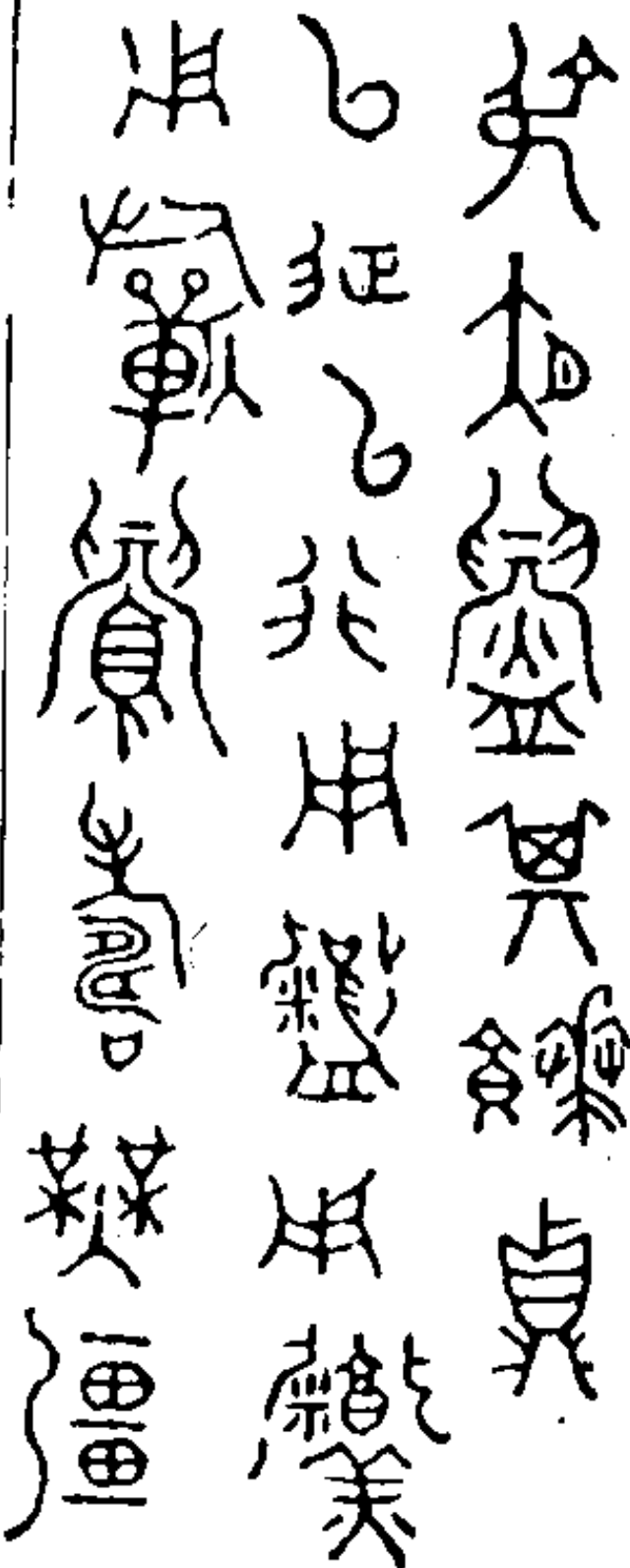
市師鼎



市師口昌作 孟昌用萬 耳鼎其萬

右市師鼎銘十三字不可釋者一字孟下一字半泐萬字下有闕文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說文市字篆體作與解云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口从了了古文及象物相及也之省聲此上體作市下體作八八古及字見薛氏款識齊侯鐘是市字也說文師字从巾古文有从巾者薛書南宮中鼎師作師與此正同市師官名周官胥師買師之職蓋者也此从羊从皿似隸書蓋字元所藏王子申蓋蓋亦有此文玩其義是蓋字从皿者高亦皿也耳鼎者助有耳也鼎字从艸見薛氏款識田鼎舉鼎即升字也然皆在下體此艸在上體則爲創見可證古文偏旁上下左右固無一定也

叔夜鼎



叔夜 鑄其 錄鼎 以征 以行 用器 用器 用器

右叔夜鼎銘二十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治字有闕書魚字上一字从水下一字省之可見古文繁簡無定矣亦有用的者此以行美爲的也傳舊釋作餽錢獻之云說

文饒字一作饒一作饒博古圖凡饒字皆釋作饒者非爾雅饒饒也孫炎注蒸之曰饒均之曰饒是饒為炊蒸之義案錢說良是以此銘證之更確蓋饒有二義一為菜菔之饒詩所謂維翰及蒲是也一為饒饒之饒易所謂覆公餗說文所謂陳雷謂健為饒是也此饒字若釋為菜菔之饒則下不當云用饒饒五味孟美也爾雅肉謂之美况明係从事之字非从束也饒字从似此饒字中作饒即古文侃之省字或作軒通饒左傳正考父鼎銘云饒于是饒于是此取義正同趙晉齋云此當是後世摹勒之本然案其筆畫工整無譌可以校正近刻薛氏款識之釋存之

戎都鼎
戎都作旅鼎
用句饒饒
用爰眉象用
作文考官伯
寶尊彝

右戎都鼎銘二十三字器為趙太常所藏據本摹入案戎都作器者氏與名都一釋作諸說文云祀以厥祠司命从示比聲漢律曰祠祀司命此从示者比从二人北亦从二人特形有向背之異故史記天官書隨北端兌之北漢書天文志作比二文每以形似通借此為祀字無疑係舉也傳魯社猶言舉吉祭也委古綴字

茲太子鼎

惟九月正初吉
丁亥口茲太子
作孟姬廟鼎子
孫永寶用之

右茲太子鼎銘二十四字摩滅者一字據吳侃叔所藏搨本摹入案正初吉者正朔也與後都敦正二月同例字有剝落或釋作之恐非故國名少吳氏後見路史姑蘇有茲城太原亦有茲氏城高辛氏後又有焉茲國未詳孰是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羌鼎

口命羌死司
車官羌對揚
君命于彝用
作文考序叔
權彝永余寶

右羌鼎銘二十五字首一字摩滅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說文羌字从人从羊此从人从羊羊古羊字石鼓文洋字通父鐘散季散姜字皆可證死讀為尸司車官名掌若乘車之車命羌主司車之官也廟序皆从广之字古廟字有从人者广皆屋形古通用此序字从人中作早乃子之古文也永下又從止者變文也序父鼎變鼎皆如此

番君招自
作鼎其萬
年眉壽
孫永

右番君鼎銘可釋者十三字招字有關筆據舊藏摹本編入案番有二國路史國名紀商氏後有番國亦作鄆御姓史夫差取番今饒之番陽又周氏武王之穆有番國亦作番魏王地記云下洛城西南四十潘城是此番君未知何國路史又有虞氏後番國字从米从田漢縣屬魯國或即

叔單鼎

唯黃孫子系
君叔單自作鼎
共萬年無疆
子孫永寶用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四

右叔單鼎銘二十一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楚滅黃見左傳十二年傳路史云黃子爵黃姓少昊後此云黃孫子系者蓋黃滅後子孫又續封故稱黃孫子也系說文云繫也編文从爪絲此从爪从系从巾小系之下體也省么系者繼也續也叔單為始續封之君故曰系君可證春秋時小國絕而復續者多矣又說文云籀文以鼎為貞字此鼎字正作貞合乎籀文

郝季鼎

作孟妊寶口鼎
用

壽子孫永寶用

右郝季鼎銘十九字寶下一字摩滅蓋寶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郝魯所取見左傳襄十三年杜預云亢父有郝亭說文云郝附庸國漢志詩亭詩國水經云春秋詩國也在任城界

序父鼎二器

序父作連寶鼎

序父作連寶鼎

永命日有女多
兄母又遠女惟
女率我友以事

金今二字古多通作下一字舊亦無釋按其文从車从走
乃連字也胡連之連亦作犛犛也鼎作廡形為廡寶鼎
猶之高鼎孟鼎也戰功曰多兄古況字通脫母作母者古
通用率我友以事舊釋作司我共以事誤遠舊釋作遣亦
誤有女之有當讀為右言右汝之戰功而加賜也友謂
臣僚也詩既醉鄭箋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書酒誥云
大史友內史友是臣僚得稱友也此君錫命之辭

釋同

右序父鼎二器銘各十八字此與下十器皆據宋王氏款
識勝本摹入此器舊題為周麻城鼎蓋得自麻城者吳仇
叔云左隱元年傅費伯帥師城郟二年司空無駭入極費
序父勝之此盛字舊無釋蓋序字也虛父疑即序父元謂
金今二字古多通作下一字舊亦無釋按其文从車从走
乃連字也胡連之連亦作犛犛也鼎作廡形為廡寶鼎
猶之高鼎孟鼎也戰功曰多兄古況字通脫母作母者古
通用率我友以事舊釋作司我共以事誤遠舊釋作遣亦
誤有女之有當讀為右言右汝之戰功而加賜也友謂
臣僚也詩既醉鄭箋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書酒誥云
大史友內史友是臣僚得稱友也此君錫命之辭

唯叔高鼎

唯叔從王南
征唯歸惟八
月在而居海
作寶高鼎

右唯叔高鼎銘十九字王字誦字從舊釋家文刻他不可
摹案前說文訓為二百夷字從之訓為盛是而有盛義也
誦通晦在盛而能居晦君子所以保名也銘器示祭台
手湯盤孔鼎矣居舊釋作位

唯叔高鼎
唯叔從王南
征唯歸惟八
月在而居海
作寶高鼎

叔姬寶尊
鼎其萬子
孫永寶用

右叔姬鼎銘十六字首一字不可識王氏云在梁柏讓家
癸亥父己兩鼎二器

癸亥王徙刊作口
收新宗王庶作冊
豐員大子吳乙
貝用作父己寶高

叔姬寶尊
鼎其萬子
孫永寶用

釋同

右叔姬鼎銘十六字首一字不可識王氏云在梁柏讓家
癸亥父己兩鼎二器銘各二十七字第一器首行末一
字刻蝕舊釋為冊字按其字形殊不類當疑第二器豐
字兩字皆摩滅王氏云博古圖作周父己鼎案此器甚多
薛氏款識所載別是一器太子下錫東大三字與此迥異
此子下一字从口从大乃吳字古通虞吳下明是乙字王
氏從薛氏釋誤也案收新宗禮所謂收族也虞爾雅釋詁
云績也豐員猶言大員王既錫以大員太子又錫以乙貝
用以作鼎彰龍賜也薛氏云古文兩作屢此兼象其大而
空足之形

師餘鼎
王女工侯師餘從王
夜珠錫師餘金餘則
對揚乃德共作乃文
考寶鼎孫子三寶用

右師餘鼎銘三十二字王氏云博古六法帖十一有師餘
尊作六行改其作為用作改寶鼎為寶尊二字不同當別

是一器案工舊釋作上珠舊釋作功錢獻之吳仇叔云
上當釋作工女工侯者言女工于射侯也夜通射左文六
年傳狐射姑穀梁作夜姑功當釋作彌矢二字古器兩字
合文如庚午西夏之類甚多大夫始鼎銘云王在和宮大
夫始錫友厥亦彌矢二字攷工記玉柳離矢器注故書雕
或為舟舟周古通始鼎銘作周講聲也爾雅玉謂之雕此
作王指事也

正考父鼎
惟四月初吉
正考父作文
王寶尊鼎其

萬年無疆子
孫永寶用首

右正考父鼎銘二十五字錢獻之吳仇叔云春秋傳蔡
宣公名考父正長也周禮太宰建其正注正家宰司徒宗
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蔡文之昭也時或為王卿士故稱官
曰正案竹書紀年商武乙子曰文丁史記作太丁湯之太
子曰太丁此當以文丁為是武湯詩稱武王文丁稱文王
宜也正考父非甫何之孫孔子之七世祖求商頌十二篇
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祭器之作當在此時館鑄之銘
不可見得見此銘幸矣

師且鼎
惟元年八月丁亥
師且受命作周
王太姬寶尊彝
敢拜稽首用祈
眉壽無疆子三
孫其萬億
年永寶用言

右師且鼎銘四十一字案師且周公也書君夷序周公為
師魯立文王廟周公食采于周亦必先王廟作器祭周
王太姬禮也朱右甫云此元年當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武

王時太公為師故詩大明云維師尚父攷漢志成王元年乃周公攝政七年之明年竹書紀年以周公攝政之一年為成王元年致召諸洛諸皆周公攝政七年所作見史記及漢志鄭注召誥以為居攝五年鄭除去居東二年也召誥之言曰王乃初服洛誥之言曰朕復子明辟是攝政七年成王已即政矣今以麻法推之漢志所云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正月己巳朔八月當得乙未朔無了亥日依竹書紀年成王元年即周公攝政元年推之正月約得壬午朔八月約得戊申朔亦無了亥惟周公攝政之七年八月壬申朔是月既望為了亥然後知周公攝政之七年即成王即政之元年證之此器灼然無疑是時周公遷于文武祭器作焉曰受命者受成王之命也王復齋云此器後為秦檜取去購得秦檜家廟銅豆一器其銘詞自稱師臣檜軒妾不臣即此可見及觀此冊知所本在此正如魏晉上擬碑受耳

南宮方鼎

王命南宮伐反
 惟王命南宮伐反
 先相南國貫行凱
 王居在射圃貞山
 中呼歸生對揚刊王
 執刊寶彝

右南宮方鼎銘四十字王復齋云法帖作南宮中鼎此第一案相荷釋作召居作位今改正對揚二字舊釋作原錢獻之以為對揚二字合文

季頌鼎

正月王在成周
 王徙于楚麓命
 小臣麥先相楚居
 王至于徙居麻
 遣小臣麥錫貝
 馬兩麥拜稽首
 對揚王休用作
 季婦寶彝彝

右季頌鼎銘四十八字薛氏款識亦有此銘作錫貝錫馬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兩此銘不重錫字當別是一器貝字作鼎者古通用說文貝字从貝而籀文从鼎可證矣麻讀為撫撫猶晉姜鼎云嘉造也案周王無徙居楚麓事此王疑是王子朝子朝僭亂時號西王將窺荆蠻命臣通使理或然也說文妘祝融之後姓也又數籀文國語祝融後入姓妘姓之國鄭師路福陽也此季婦者其詳何國

仲偁父鼎

唯王五月初
 吉丁亥周伯邊
 及中偁父伐
 南淮節孚

金用作寶
 鼎其萬年
 子孫永寶

王命南宮伐反
 惟王命南宮伐反
 先相南國貫行凱
 王居在射圃貞山
 中呼歸生對揚刊王
 執刊寶彝

右仲偁父鼎銘三十五字王復齋云法帖作五行今是別本吳佩叔云邊舊釋作臬當為邊案銘文不類臬字吳說是也左莊十九年傳周大夫有邊伯始其後與節當為節就也乎讀為俘軍獲曰俘言就伐南淮所俘之金以鑄鼎也

楚鼎

王命南宮伐反
 惟王命南宮伐反
 先相南國貫行凱
 王居在射圃貞山
 中呼歸生對揚刊王
 執刊寶彝

王命南宮伐反
 節楚從道征
 攻戰無敵相刊及
 身字戈用作寶彝
 子孫永寶

右楚鼎銘三十四字器為錢獻之所藏據本摹入獻之云載國名春秋公羊傳作載左傳作載說文解字作載此用解字之體而上略異載今衛輝府考城縣也攻字古支從文戰作弄者亦單字之省變敵作古敵字從會而即通於會也案趙即獵字見石鼓文銘言命獵載東反節復

命又從道征而有功伐因以俘戈之金鑄鼎也

召父作乃
 父寶彝

右召父鼎銘七字器在桐鄉據石門方鐵珊延珪手搨本摹入案薛氏款識有召父彝定為召公夷器是未必然

叔師父鼎

叔師父作彝
 叔師父作彝
 叔師父作彝

叔師父作彝
 叔師父作彝
 叔師父作彝

父已鼎

癸亥王徙刊作冊
 收新宗王庚作冊
 豐貝天子錫東大
 貝用作父已寶彝

右父已鼎銘三十字陽識濟寧李鏡橋東珉所藏據擴陳秋堂搨本摹入案此銘與薛氏款識所載者同與前二器迥異

君錫鼎

君錫用
 君錫用
 君錫用

君錫用
 君錫用
 君錫用

伯正父鼎

伯正父自
 伯正父自
 伯正父自

伯正父自
 伯正父自
 伯正父自

右伯正父鼎銘十三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君錫錫命也

右伯正父鼎銘十一字器為元所藏案此鼎甚小款足當是陪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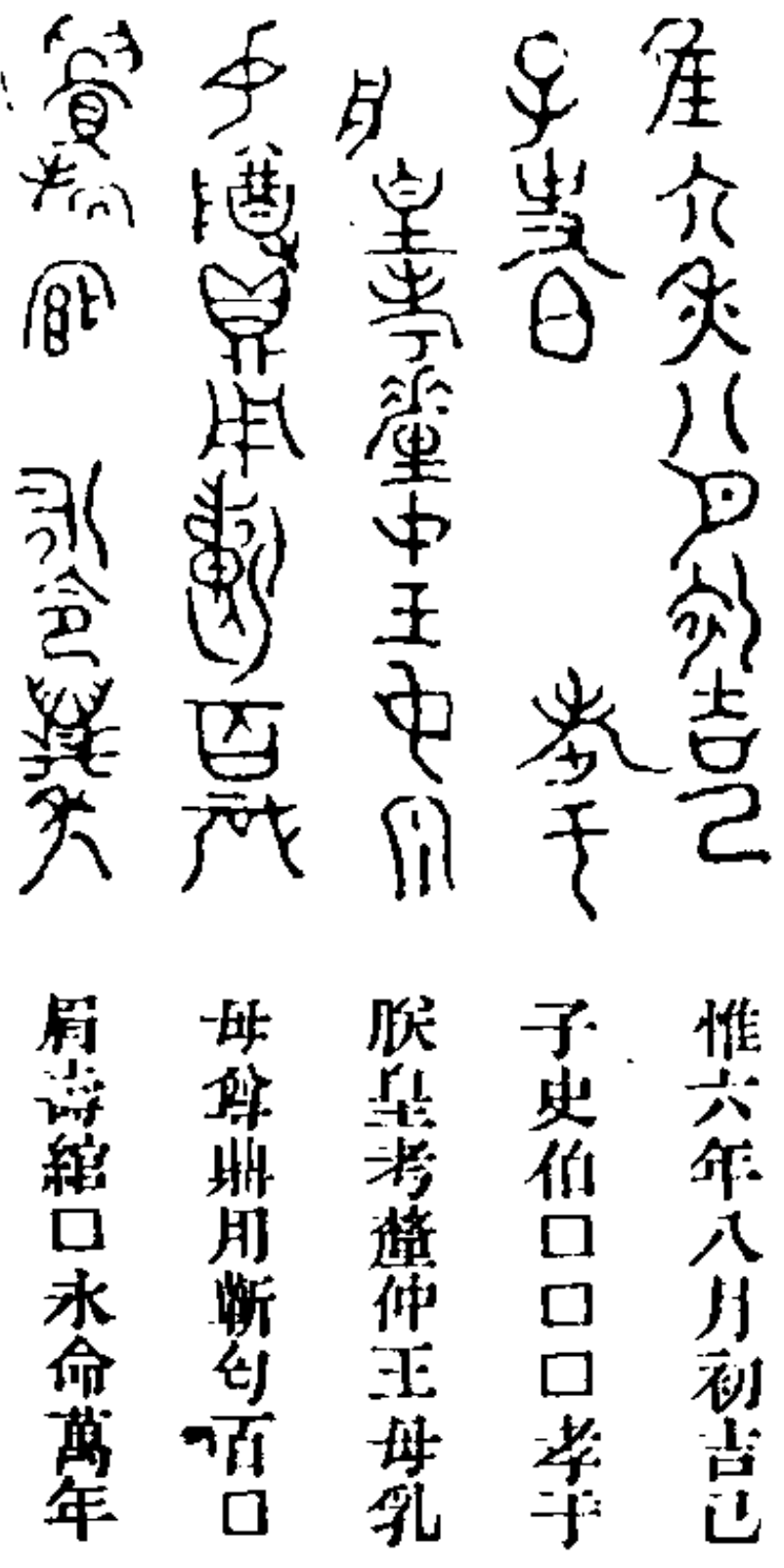
伯躬父鼎



右伯躬父鼎銘十八字錢唐馬秋葉侍御履泰所藏器據

陳秋堂撰本摹入案舊釋伯下一字為呂皇二字誤也此字从呂从頁从弓乃古文躬說文解百字云頭也解頁字云頭也从頁从儿古文諸首如此解躬字云身也从躬从身或从弓考躬字取鞠躬之義古訓為身亦為恭故字从呂呂同音背脊也此銘躬字不从身而從頁蓋百象人首下凡古人字象形頁與身義固相近且頁即古箭字箭下首也首下而見呂合乎鞠躬之義此會意也又从弓者諸聲也一字而會意諸聲兼之古文之體備矣又說文儿字下引孔子曰在人下故屈屈諸屈即有鞠躬之義弓義為窮可通於躬故鄭注論語直躬之躬作弓先聖之傳恭即於躬字傳之垂訓切矣案靈之省通合徐氏獻忠金石文

史伯碩父鼎



惟六年八月初吉已

子史伯口口口孝于

朕皇考釐仲王母乳

母毋用斷句百口

肩壽緝口永命萬年

右史伯碩父鼎銘可辨者四十五字據江符御其本編入銘見薛氏款識彼篆體其大常別是一器蓋同倍諡也乳字象形吳佩叔曰王母謂適母乳母謂生母其說甚確內則所謂食母喪服所謂乳母是選於傅御之中者不得與皇考王母並著尊尊其為生母無疑矣說文云生子曰乳廣雅云乳生也是乳義為生也黃氏長容東觀餘論云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案史伯見國語說有依據據下

一字乃練字黃氏云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練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練善禱之辭也考雅訓練練髮綏也竊謂練練即綏練也詩云寬分練兮

康鼎

惟三月初吉甲

戌王在康宮艾

伯內右康王命

女司王守口口

幽黃肇勒康拜

稽首敢對揚天

子不顯休口作

朕文考釐伯寶



尊鼎子孫其萬年永寶用那那

右康鼎銘六十二字摩滅者三字據趙太常草木編入案康宮康王廟禮尚祿必賜於祖廟示不敢專也下康字人名銘末綴那那二字知康即那那邑大夫也艾伯傳王則命者康王命女云云乃則命之詞也幽黃即幽黃黃古通衡王莽大布黃千乃衡下也即當于之義禮玉藻一命緇帨由衡再命赤帨由衡鄭注衡佩玉之衡也幽黃為助康蓋再命為大夫也內門之內同納古通入無專鼎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

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

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廷

王呼史友冊命無專曰

官司焉王道側虎方錫

女元衣帶束戈瑠戲編

繹形矢攸勒鑿旂無專

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

御祠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無專鼎銘九十四字器今在焦山僧行藏所輯焦山志

云鼎傳于吾鄉魏氏分宜相嚴嵩嘗國以不得此鼎將罪

之嵩敗魏氏懼子孫終不保遂焦山據此則鼎自魏氏歸

焦山王西樵士蘇詩序以為曾入嚴氏謫矣此據武康徐

雪廬熊飛手搨本摹入案此銘自顧亭林程穆倩以下釋

文甚多大輿翁學士方綱輯為一書至詳且備攷南仲有

二詩出車篇之南仲毛傳以為文王之屬常武篇之南仲

毛傳以為王命南仲于太祖是宣王之臣也此銘不類商

器當是宣王時臣無專無字當讀為無古無字每省邑王

命無專於祖廟而南仲為相禮入門立中廷呼史冊命云

云可補禮文之不足友史臣名燔于圖室之燔舊釋作烝

今從吳佩叔釋作燔周九月夏七月非烝祭之時字形亦

室二字無可考竊謂即明堂太廟也周禮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鄭注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寶器之說鄭引書顧命球圖之屬以當之其注書云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知周之河圖藏于祖廟必有其室矣史記五帝本紀文祖者堯太祖也集解引鄭氏說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正室殷謂之重室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知圖室又為周明堂之異名矣其曰天府者仍唐虞之名也天府以藏球圖故又曰圖室也備于圖室即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官司馬王之鳴舊釋作佐或作空皆非是字从工从鳥形是鴻之古文大也迫側虎方四字佩叔所釋甚為明顯惟虎字稍剝蝕然可以意通通玉篇云避也虎方西方也謂避道反側之虎方也王與方為韻帶束或作束帶者誤錢竹汀宮詹大昕云古器銘多用盤勒字惟石鼓及寅蓋文正作盤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故又作攸革薛尚功王休諸家並釋攸為盤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盤勒即詩所云條革也詩條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條或云盤首或云盤首並毛公則訓條為盤革為盤首說文無條字而有盤字訓盤首銅明乎盤即盤也爾雅釋器盤首謂之革郭景純曰盤即勒也明乎勒即革也詩盤革有鶴鄭以鶴為金飾古文盤從金與許叔重訓盤首銅合孔氏疏謂以條皮為盤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鼎師毀故並有編必字薛氏釋必為編按攸工記天子圭中必鄭讀如鹿車纏之纏是必纏古文相通此銘亦必與康成注合案攸革編釋官於之說精矣矢作恣者與伯姬鼎同蓋矢在房攢聚之形也魯休猶言嘉休舊釋作敷割蓋聲相近借作句舊釋作周旁七形眉壽之眉作目上蒙眉形與戎都鼎同舊釋作益今俱改正此鼎元于癸亥秋北觀回浙渡江便至焦山視之鼎約高二尺許體圓雙耳三足口約徑一尺七八寸其銘在口下直立于鼎內非在鼎腹向上仰也質頗純厚黝然光澤外有紋絕無青綠元每謂古金之至精者其銅精不外洩絕無青綠其有青綠者皆金錫之齊不精堅走洩于外漸成剝落其體必輕故以青綠為古器重者非真知古器者也

高依从鼎 銘文據原本每行分作兩行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惟卅有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宮辟大室南外以攸衛牧告于王曰女系我田牧弗口計南外王命

相史南以口就旅適使攸衛牧誓曰口弗其友南外其祖射分田是則口攸衛牧則誓从作朕皇祖丁公

皇考惠公尊鼎南外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高依从鼎銘一百字摩滅者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掛木摹入案南夏諸侯有南氏之後路史云都國縣道記古南國假姓南陶後漢為縣近南津攸從南二子也攸為兄從為弟知者二人同作鼎而父祖並同攸先從後是昆弟也曰王口也曰上省一王字衛牧地名南史官名相史者內史之傳王者也此言分田之事王以屬旅使治之就旅

疑即錡大林鐘之號叔旅也以祖分田授攸以衛牧受從二子遂以誓言勒之毋鼎周禮所謂大約刺書于宗彝是也

頌鼎 銘文據原本每行分爲兩行

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宮且王格大室即立宰宏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就生冊命頌王日頌命女官治成周貯廿家監治新鼎貯用宮御錫女元衣帶束赤市朱黃鑿旅鑿勒用事頌拜稽首受

册佩以出及入

册佩以出及入

觀龍頌敢對

觀龍頌敢對

揚天子不顯尊

揚天子不顯尊

休用作朕皇

休用作朕皇

考龔叔皇母

考龔叔皇母

龔叔寶尊

龔叔寶尊

册用追孝新

册用追孝新

句康虔屯右

句康虔屯右

通承水命頌

通承水命頌

其萬年眉壽

其萬年眉壽

峻臣天子德

峻臣天子德

終子孫寶用

終子孫寶用

右頌鼎銘一百四十九字據趙晉齋所藏揚本摹入朱氏
錄尊 樂書亭集有周司成頌寶尊銘跋今其揚本尚存
與此鼎及頌敦皆一人所作吳佩叔云康昭宮者康王昭
王之廟也竹垞釋昭為邵非是避父鐘銘用昭乃穆穆
和鐘銘以昭格孝享昭字篆體與此正同召公之召作邵
者是後世繁文古文所無也銘云命女官治成周古司治
嗣梓四字並作制竹垞釋治為司遂以司成絕句定為官
名周字屬下讀為不辭矣案吳說是也周下一字以虛及
致銘互校之乃貯字據古遺文用印字下體从貝是貯
積之貯也監治新船貯用官御者命掌積聚以充宮御之
用猶周官大府以關市之賦待王膳服也朱黃朱衡也受
册佩以出者佩朱衡以出也在禮君賜衣服服以拜賜言

佩朱衡則服裘市可知矣反入觀龍者言受册以出而反
入觀龍光也觀此銘知左傳二十八年傳晉重耳受策以
出出入三觀杜注以為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誤也享禮一
觀受册命一觀受册以出反入觀龍為一觀是一日而三
觀易所謂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此古禮之僅存者康虔
純佑亦見薛書說姜故虔雅訓為同即康健之謂也
召册 銘文據原本每行分作兩行

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
亥王在周穆王大口口
若日習命女夔乃祖考
司卜事錫女赤環口口
用事王在遷居邢叔錫
留赤金琳留受休口口
王習用絲金作朕文考
宄伯彝牛鼎留其萬口
用祀子孫其永寶

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
亥王在周穆王大口口
若日習命女夔乃祖考
司卜事錫女赤環口口
用事王在遷居邢叔錫
留赤金琳留受休口口
王習用絲金作朕文考
宄伯彝牛鼎留其萬口
用祀子孫其永寶

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
亥王在周穆王大口口
若日習命女夔乃祖考
司卜事錫女赤環口口
用事王在遷居邢叔錫
留赤金琳留受休口口
王習用絲金作朕文考
宄伯彝牛鼎留其萬口
用祀子孫其永寶

惟王四月既生翁辰在
丁酉井叔在異為口口
事及小子散以限訟于
井叔我既賣女五口口
父用所馬龜絲限詔日
質則卑我賞馬效口口
卑復龜絲口質效父適
詔徵日于玉參門口口
木枝用債徒賣絲五夫
用百爰非之五夫口口
詞適質又詞累口金井
叔日在王及迺賣口口
不造收習毋卑越于質
習則拜稽首受茲五口
日口日恆日饒日彝日
相事爰以告質迺卑口
以習尊返羊茲三爰用
到茲及習迺每于質口
口口舍散大五乘日
在尚卑處乃邑田口
田質則卑復命日若
答鐘德德德德德德德
夫國自保一木口口
學古車同口口口口

惟王四月既生翁辰在
丁酉井叔在異為口口
事及小子散以限訟于
井叔我既賣女五口口
父用所馬龜絲限詔日
質則卑我賞馬效口口
卑復龜絲口質效父適
詔徵日于玉參門口口
木枝用債徒賣絲五夫
用百爰非之五夫口口
詞適質又詞累口金井
叔日在王及迺賣口口
不造收習毋卑越于質
習則拜稽首受茲五口
日口日恆日饒日彝日
相事爰以告質迺卑口
以習尊返羊茲三爰用
到茲及習迺每于質口
口口舍散大五乘日
在尚卑處乃邑田口
田質則卑復命日若
答鐘德德德德德德德
夫國自保一木口口
學古車同口口口口

了井德中... 夫自... 昔僅歲匡... 夫寇督禾... 季告東宮... 乃弗退女... 通稽首于... 衆一夫曰... 伍日鄭曰... 首曰余無... 不可口余... 告東宮督... 賞東宮適... 種遺十種... 來歲弗賞... 或即督用... 舟用即督... 夫督受匡... 右名鼎銘... 鎮洋畢秋... 叔並有釋... 高二尺圍... 鼎器圖云... 錫者赤環... 二節則小...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爲誓詞也... 季爲誓詞... 節望字通... 純也則非... 文載古文... 爲字與善... 佩叔云券... 別賣買也... 古省文下... 對之義也... 五夫者言... 古遺文彼... 下一字釋... 者順其復... 種是積字... 吳釋爲季... 釋作通冊... 歲來字或... 償後當倍... 每字當是... 字乃雙之... 表作仲智... 皆以井爲... 邢亭二字... 氏應讀本... 爲三鈔故... 今東萊或... 書呂刑其... 賈遠說俗... 用六兩之... 達故不取... 兩兩有半... 之誤史記... 蕭望之傳... 亦與選字... 字同收書...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乙亥鼎... 右乙亥鼎... 及乃吉金... 語云神謨... 定是當時... 體云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五

揚州阮氏編錄

周尊



亞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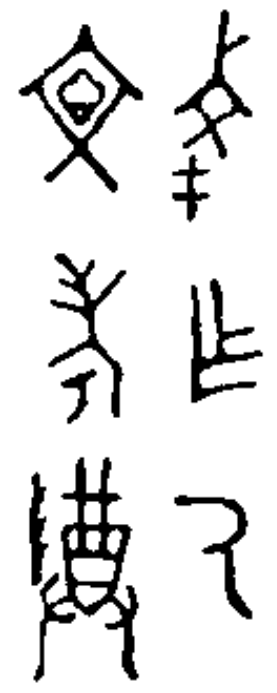
右亞尊銘二字

欽頌曲阜

孔廟之器 巨元據搨本恭摹入錄敬錄

御製考釋

右高一尺二寸深七寸四分口徑六寸四分腹圍九寸二分重六十五兩按周禮司尊彝掌六尊而壹尊為壹山尊為壹是形製迥不一矣茲器狀如觚博古圖所載多類此者銘作亞形又為弓古者射必有飲而亞則有廟室之義意此為射宮飲器與



麥作乃
文考尊

右麥尊銘六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麥字有剝落張秋水錄云麥字說文从先此上體作爰改儿為又為稍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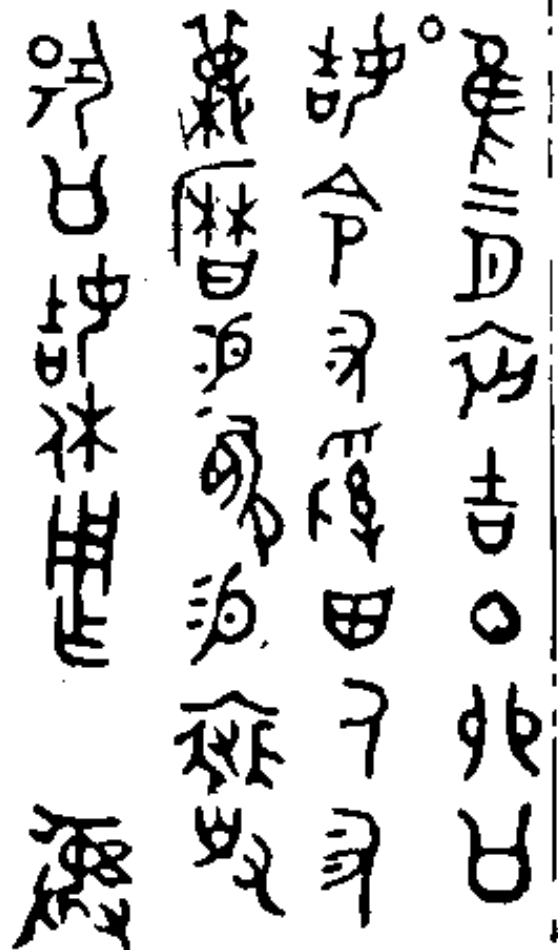
殷叔作叔



殷叔尊款

右殷叔尊銘八字案殷叔作此尊以饋送叔殷故曰朕殷尊名說文解殷字云乳也左宣四年傳楚人謂乳殷穀當為穀彝器凡作乳形者義取養人此尊以穀為名當必作乳形也

邑尊



唯二月初吉丁卯公
姑命邑伯田乃邑
茂歷錫馬錫裘對
揚公姑休用作口彝

右邑尊銘三十字作下一字摩滅據趙大常摹本編入案說文姑黃帝之後百姓姓后穆妃家也左宣三年傳注姑南燕姓又路史引陳雷風俗傳云敦氏姑姓後引姓纂云宋之雖氏本姑姓此公姑未詳何國公姑者公之妃也邑作器者名古邑字作公見汗簡張字象毛在衣外之形

右取尊銘五十四字摩滅者一字器為元所藏案十三月者董道所謂自王即位通數其月蓋時君未改年也吳侃叔以為師滑父屯屯在外未聞王朝頒朔故以今歲之月係於去年之下亦通薛書有師滑父屯屯云穆從師滑父成于古阜茂歷與此詞意正同此師下一字从骨从侃叔釋作滑字是也取堅也字見說文藝古業字亦見說文師滑父及仲業父皆當時軍帥取其係屬故受錫金而作器也古器銘每言茂歷按其文皆勉力之義是茂歷即爾雅所謂靡沒後轉為密勿又轉為勉勉小雅十月之交云勉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此器與穆自當係一時所作彼銘師滑父准字佳安亦似从骨即此銘師滑父也公阜見晏子春秋蓋齊地名

東周尊



唯東周東口
金自作寶
彝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高

右東周尊銘十九字東下一字半泐據甘泉江鄭堂搨手搨本摹入鄭堂云此尊也案明古韻之省重說文云專小謹也或曰東古專省通博義為聚訓見管子注東下一字當是于字東于金者言聚其金以作器也

楚尊



楚作寶尊彝

右楚尊銘五字器為錢獻之所藏據摹本編入案此與元所藏楚尊文同當是一人所作

諸女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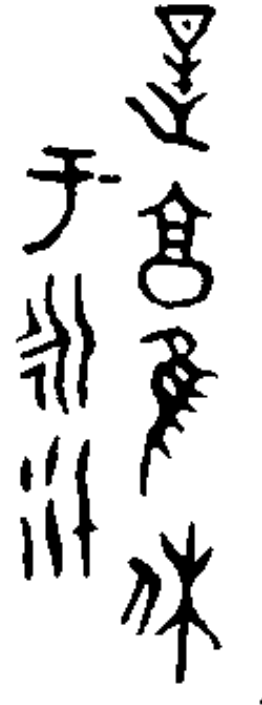
諸女舉
尊彝

右諸女尊銘五字張叔未之弟季勤所藏器搨文摹入案諸作者古省諸女說詳後

嘉禮尊



帝舉傳
嘉禮作壺
尊用薦神保
是百唯休
于永世



是百唯休
于永世

右嘉禮尊銘二十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案此等篆體近乎小篆當是戰國時秦所作之器初稱帝而舉吉祭故曰舉備嘉禮說詳後

周卣



冊父乙

右冊卣銘三字

欽頌曲阜

孔廟之器 巨元據搨本恭摹入錄敬錄

御製考釋

右通蓋高九寸一分深五寸九分口縱三寸五分橫四寸五分腹圍一尺九寸八分重一百四十四兩兩耳有提梁按爾雅疏直中尊也在尊罍之間以實鬱也詩書紀周代錫功皆言和也一

右則知直所以承君之錫故銘冊以紀君命父乙蓋廟器次序

旗單直



蓋 旗箭單



器 釋同

右旗單直蓋器銘各三字據宋王氏款識本摹入復齋云直藏番陽洪遠景裴家精甚有提梁錢竹汀少詹云此洪遠當是容齋昆弟行爵舊釋作雞吳佩叔云此字从雀形从又當作爵周景王時單穆公名旗荀子壽于旗翼即箕翼其箕本字也

番直

番作父丁

右番直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本摹入案古文番作見說文此點畫同而少變詩小雅采芣平平左右左襄十一年傳引作便蕃左右蓋米與平字形俱相近也或釋作采非是此作器者名詩十月之交番維司徒豈即是人與

定直



蓋 定作寶尊彝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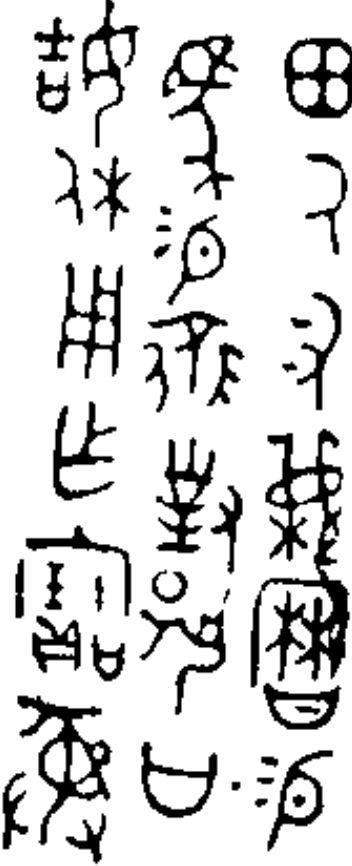
右定直蓋器銘各五字元所藏案定作器者名一釋作惠古文惠从爾薛氏款識孟和鐘音姜鼎惠字皆直此略同也

邑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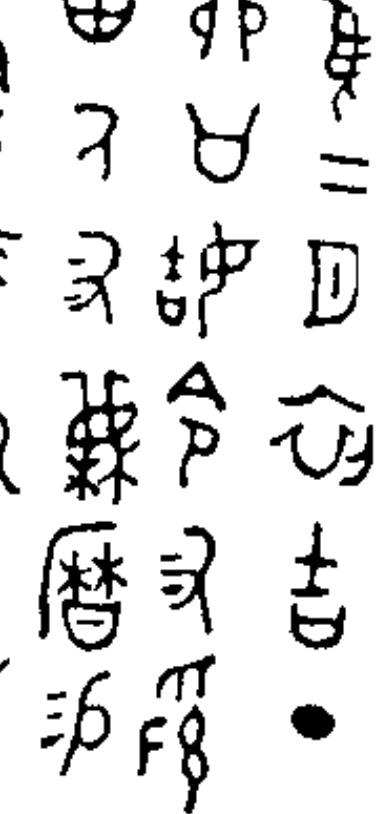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惟二月初吉丁

卯公姑命邑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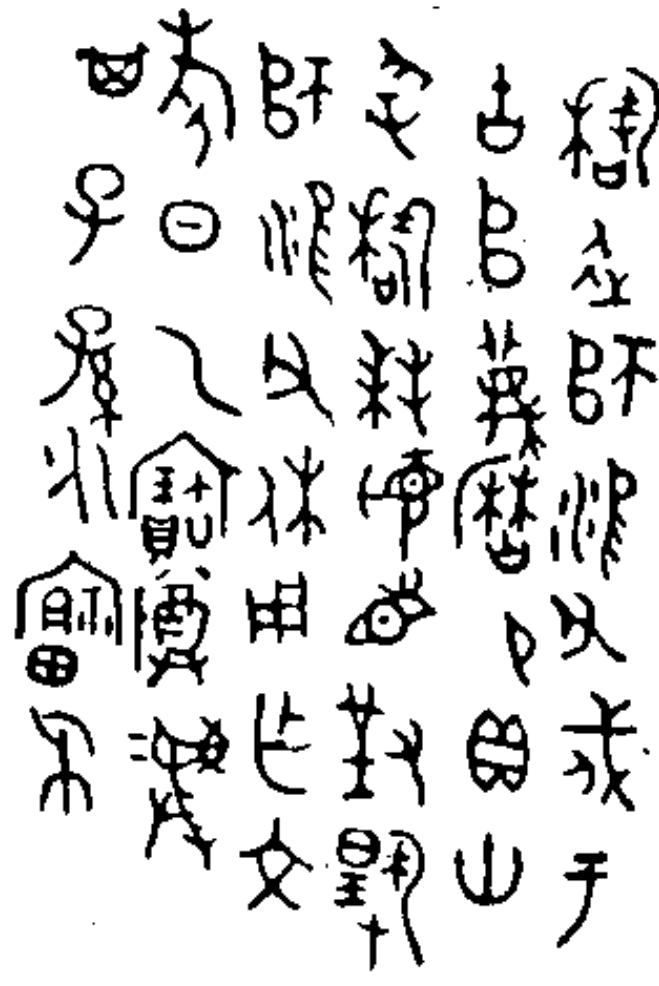
田乃邑茂歷錫 馬錫裝對揚公 姑休用作寶彝



器 釋同

右邑直蓋器銘各三十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此與前邑尊銘文並同惟彼器四行此五行爲少異蓋一人所作也

叔直



叔從師淮父成于 古阜茂歷錫貝山 爰叔拜稽首對揚 師淮父休用作文 考日乙寶尊彝 其子孫永寶口

右叔直銘四十字據宋王氏款識本摹入錢獻之吳佩叔說云叔字舊釋作穆非也說文叔穆也叔从木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此从丑不省元謂經傳人名無此叔字文選宋玉風賦叔句來巢叔句曲木當是穆叔二字省文知經傳叔字皆省作句矣山當作卅古三十字石鼓文作卅卅鼎作山爰鈞也媛之省貝當以朋計而日卅錢者周時或以泉貨代貝也末一字當是用之異文舊無釋姑闕疑永寶之寶作與與寶尊彝之寶迥別他器亦罕見此體蓋異文也吳佩叔云蘇卽福字古文福亦作富祭統云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百順之名也故作祭器特以示子孫焉末一字闕釋文博古釋爲立戈形亦未審其音義古文載諸皆作禾爾雅釋詁哉問也銘云其子孫永福哉是辭之閒也元案此說雖未確存之以

備異義

寶用直



作寶用

右寶用直銘三字朱右甫所藏器據本摹入

門狄直蓋



門狄作寶伯 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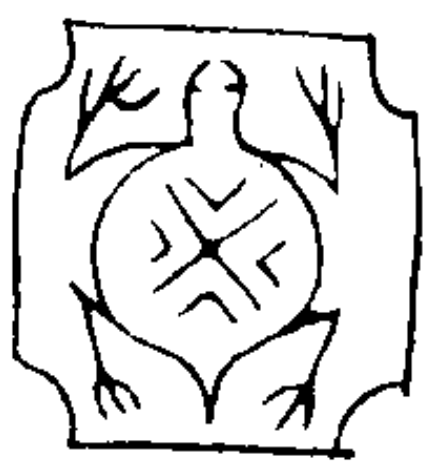
右門狄直蓋銘八字據朱右甫手搨本摹入案周有下門子宋有門尹般此門氏未知何屬狄字宮字字書所無

周蓋

祖已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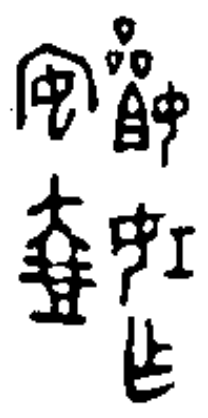
祖已



亞形中龜形

右祖已蓋銘四字陽識器爲元所藏案彝器有取乎龜者龜卽古文軌字故蓋之形象龜以其爲軌物也或曰古者寶龜故著其形亦通

姪妊蓋



姪妊作 安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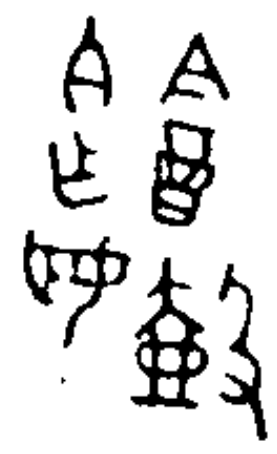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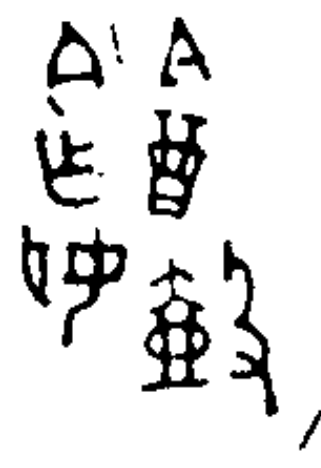
右姪妊蓋蓋器銘各五字據吳佩叔手搨本摹入佩叔曰案說文鼎字从品从立亡新改三日爲三田此銘从品古从晶之字或从晶。嬰是也宜與且古亦通用詩假樂且君且王釋文且本作宜此古文嬖字也案集韻嬖同姪吳

說良是考公羊傳何休注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左右媵各有媵婦此媵所作之器妊即妊之省妊之姓也器銘妊字甚明蓋銘似紅字紅集韻同姓無所取義安字通盒

伯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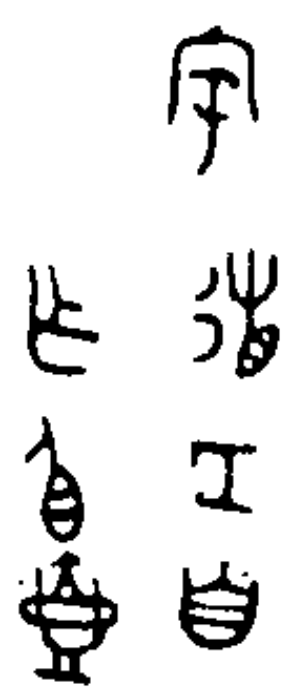
會壺
伯作姬



器釋同

右伯壺蓋器銘各五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舍即古文盒字上作覆蓋形古文今也蓋有蓋故曰盒壺

家德氏壺



家德氏白
作白壺

右家德氏壺銘七字據舊藏搨本摹入案家者卿大夫也古卿大夫稱家德氏作器者氏與名或曰家其氏也春秋凡名歸生歸父者字皆曰子家孫以王父字為氏德氏其名也白壺猶麻鼎孟鼎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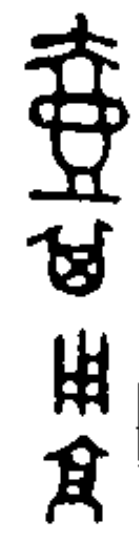
周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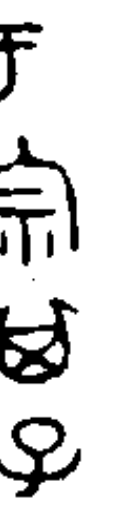
周口作



壺其用亨



于宗其子



孫萬年



永寶用口



右周壺銘二十一字摩滅者二字不可識者一字據趙太

常摹本編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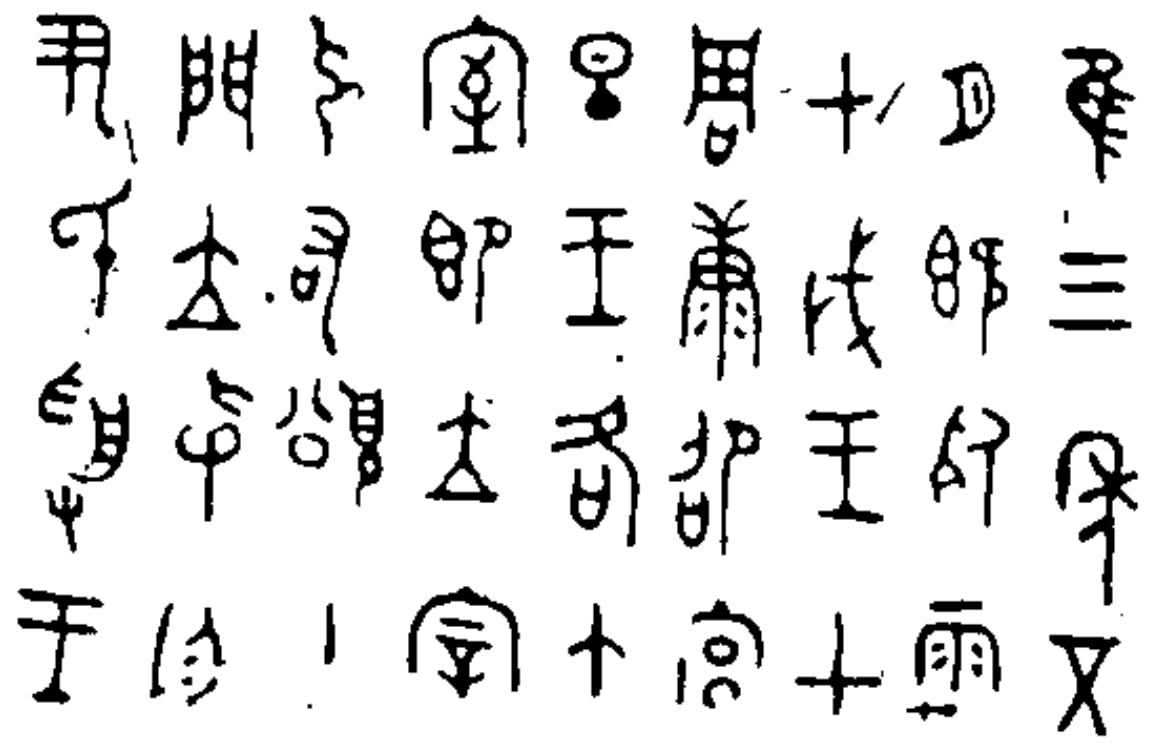
官寶壺



周口 子
尊壺
于宗其
年官寶用口

右官寶壺銘可釋者十一字據舊藏搨本編入其曰官寶用者卿大夫之家有官為之守宗器祿釐之辭欲子孫世守其職也案此與上一器當是一人所作周下一字雖當關疑然按其篆體固與前器同也

頌壺



惟三年五
月既死霸
甲戌王在
周康昭宮
旦王格大
室即立宰
宏右頌入
門立中廷
尹氏受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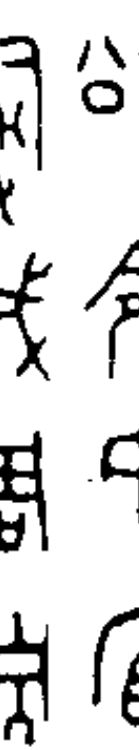
命書王呼



史職生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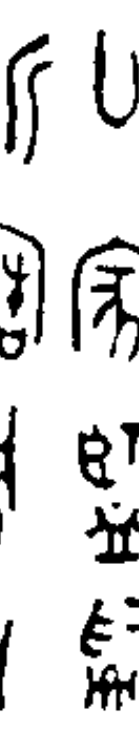
命頌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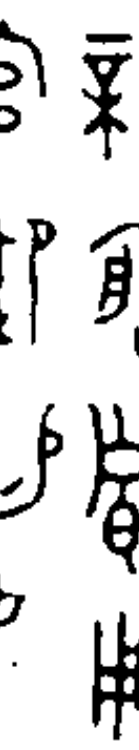
頌命女官



治成周貯



甘家監治



新船貯用



宮御錫女



元衣帶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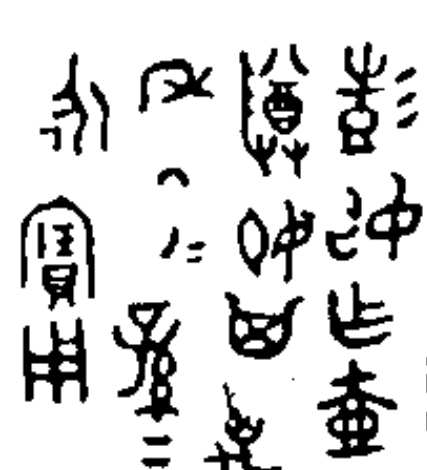
赤市朱黃
鑿旂攸勒
用事頌拜
稽首受命
冊佩以出
反入覲龍
頌敢對揚
天子丕顯
魯休用作



朕皇考
叔皇母
嬖寶尊壺
用追孝新
句康虔屯
右通祿水
命頌其萬
年眉壽
臣天子需
終子孫寶

右頌壺銘一百四十九字朱竹垞太史與書亭集有周司成壺銘跋即此器向藏仁和趙次閑之深家今不知所在據吳佩叔所藏搨本摹入銘辭與鼎同惟彼作受冊佩以出此受字下多一命字彼作子孫寶用此寶字下少一用字為異耳

彭姬壺



彭姬作壺
尊姬其萬
年子孫
永寶用

右彭姬壺銘十六字趙次閑所藏器搨本摹入

史僕壺

史僕作尊
僕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享

右史僕帝蓋銘十七字蓋為元所藏
大壺蓋

大作父乙
寶其子
孫永寶

右大壺蓋銘十三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

周鉞

鄂史寶自
作鉞用征
用行用斬

眉壽萬
年無疆
子孫永
寶是尚

右史寶鉞銘二十六字器為元所藏案此銘史字鉞字俱
有缺畫由梓治未精耳鄂與鄂同汗簡王庶子碑考作鄂
此作鄂俱从品从木形寶說文古文作原此作原其六貝
之間文少異耳案鄭那叔鐘寶作向又周張仲鐘寶作
向然則寶之異文亦多矣鉞即說文鉞字說文解鉞字云
似鍾而頸長此字正在鍾字之上鍾字解云酒器也然則
鉞為酒器似鍾而頸長耳此器頸長足見許氏無虛語也
茲氏六書故云鉞經天切似壺而大莊子曰求鉞鍾也以
束縛自陸氏釋文誤音刑後世遂混于鉞鼎之鉞其實一
从开一从井形聲判然異矣博考古二圖俱無是器其
失傳久矣鄂有二一為商侯國一為晉鄂侯此鄂未詳何
國寶作器者名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周爵

木父
子工癸

右木工爵銘五字據宋王氏款識揚本摹入復齋云器今
在祕書省案木舊釋作禾今審定當為木木工官名也
獸爵

獸作父
戊寶彝

右獸爵銘六字器為錢獻之所藏據揚本摹入獻之云尚
有一器銘文形制與此同惜文剝蝕不可摹搨

叔臣作
寶彝彝

右叔臣爵銘六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案臣字見夏竦古
文四聲韻

鳳作父庚
尊彝

右鳳爵銘六字器為元所藏案說文鳳古文鳳象形鳳飛
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周尊

亞中告
父癸

右父癸尊銘五字器為元所藏案告者祭告之器或曰告
古造之省同形蓋穀黍形象之義為稼故取象焉

父舟作狀

癸尊彝

父舟狀
乙尊彝

父舟作狀
子倒支 尊彝

右父舟尊三器第一器第三器銘七字第二器銘八字第
一器第二器據趙太常摹本編入第三器據陳秋堂搨本
摹入案狀字見汗簡禮會子問曰祭殤必厭此父祭殤子
之器也

周解

象解

右象解銘二字器為元所藏案禮器云尊者舉解卑者舉
角鄭注解三升角四升此解而銘曰角者說文解解字云
鄉飲酒角也解角同類散文可通聖人制器尚象功鼎處
注云六十四卦皆觀繫辭獨於鼎言象象事知器也解取
象獸角此解腹上又有犧首故曰象也

彭女舉 舉

右彭女解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揚本摹入案舉者揚解
之謂也

連仲作父

丁寶 亞中八 足跡形

右連仲解銘十字器為元所藏案連古通連而雅釋草大
菊連麥釋文蓮本作連連伯玉之蓮淮南秦族作璣後世
有連氏又有璣氏皆蓮之異文八別也

周觚

招觚
招作乃文
考父戊寶
尊彝子孫
其永寶用

右招觚銘十六字作字泐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薛氏款識已酉戌命彝招父丁爵招字並與此同古器銘或言文父某或言文考其未有考父並稱者古人有以考父為名字如蔡侯考父宋正考父皆是此云文考父戊又非其例禮記以父考為存歿異稱郭注爾雅引尚書公羊傳者頤篇以辨其非存歿之異稱然據此銘則文考歿後之尊稱父戊生前之字號也



手執中形

右手執中觚銘一字陽識元所藏器案中射禮所用以實算者儀禮大射儀賓之弓矢與中籌豐鄭注中箇中算器也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箇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兜中士鹿中禮投壺司射奉中疏云中箇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兜鹿而伏背上立箇圍以盛算此銘中字旁有旌旂當是兜鹿背上所立之箇圍形四其上以受算以手執之奉中之義此觚其射禮所用者與

周兕觥



子變在邦
作文父彝



釋同

右子變兕觥銘蓋器各九字元所藏器制如爵而高大蓋作犧首形有兩角首以下作蟠螭雷回紋滿身作獸面蟠螭雷回紋此器舊名為犧首爵元得之考定為兕觥案說文變从又持炎幸此从二炎从支省幸亦从又之字

又手也故作手形以手持二炎合乎許氏大熟之訓可定為變字子變見左文五年傳楚臣此子變或即其人與邦說文古文作番此番字下體田字作田象城郭之形是古文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按毛說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詩訓甚明非謂以兕角為之也周禮鬯酒注鬯用酒其符以兕角為之說文云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詩疏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案左隱五年傳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杜注謂不以飾法度之器觥為禮器安得以兕角為之如今之犀角盃乎古器多用銅或飾以玉至刻木為之其說近是古銅器如壘榘之屬皆銅木互用也禮器凡言爵者皆三足散角觥皆稱爵皆有三足此器身形為角爵蓋作牛首爾雅云兕似牛郭璞云兕一角此實二角而名兕觥者牛形似兕取其形似為名也案許氏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觥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庶然明者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觥不過一飲而七升為過多當謂五升元謂毛詩說觥大七升固為過大韓詩說觥五升亦未可為定論蓋自暴秦銷金商周古器盡毀其淪沒于土者未盡出于世故許鄭大儒生當漢世未能目驗之凡論彝器每沿舊說頗多抵牾考商爵大于周容一升有半今以商爵校此觥觥容二爵太半爵則觥同角實四升也或曰兕觥為罰爵何以為孝享之器及陳氏禮書云兕觥之用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觥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甯惠子歌兕觥是燕有觥也問齊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然則兕觥固祀器也不得以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無兕觥遂謂觥祇以罰不敬也觥亦爵故左傳謂之兕觥毛傳謂之角爵黃小松所藏古爵有作兕觥形者然博考古二圖所載皆無蓋且無如此器之大者則兕觥與爵固有別矣

又手也故作手形以手持二炎合乎許氏大熟之訓可定為變字子變見左文五年傳楚臣此子變或即其人與邦說文古文作番此番字下體田字作田象城郭之形是古文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按毛說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詩訓甚明非謂以兕角為之也周禮鬯酒注鬯用酒其符以兕角為之說文云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詩疏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案左隱五年傳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杜注謂不以飾法度之器觥為禮器安得以兕角為之如今之犀角盃乎古器多用銅或飾以玉至刻木為之其說近是古銅器如壘榘之屬皆銅木互用也禮器凡言爵者皆三足散角觥皆稱爵皆有三足此器身形為角爵蓋作牛首爾雅云兕似牛郭璞云兕一角此實二角而名兕觥者牛形似兕取其形似為名也案許氏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觥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庶然明者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觥不過一飲而七升為過多當謂五升元謂毛詩說觥大七升固為過大韓詩說觥五升亦未可為定論蓋自暴秦銷金商周古器盡毀其淪沒于土者未盡出于世故許鄭大儒生當漢世未能目驗之凡論彝器每沿舊說頗多抵牾考商爵大于周容一升有半今以商爵校此觥觥容二爵太半爵則觥同角實四升也或曰兕觥為罰爵何以為孝享之器及陳氏禮書云兕觥之用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觥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甯惠子歌兕觥是燕有觥也問齊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然則兕觥固祀器也不得以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無兕觥遂謂觥祇以罰不敬也觥亦爵故左傳謂之兕觥毛傳謂之角爵黃小松所藏古爵有作兕觥形者然博考古二圖所載皆無蓋且無如此器之大者則兕觥與爵固有別矣

又手也故作手形以手持二炎合乎許氏大熟之訓可定為變字子變見左文五年傳楚臣此子變或即其人與邦說文古文作番此番字下體田字作田象城郭之形是古文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按毛說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詩訓甚明非謂以兕角為之也周禮鬯酒注鬯用酒其符以兕角為之說文云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詩疏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案左隱五年傳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杜注謂不以飾法度之器觥為禮器安得以兕角為之如今之犀角盃乎古器多用銅或飾以玉至刻木為之其說近是古銅器如壘榘之屬皆銅木互用也禮器凡言爵者皆三足散角觥皆稱爵皆有三足此器身形為角爵蓋作牛首爾雅云兕似牛郭璞云兕一角此實二角而名兕觥者牛形似兕取其形似為名也案許氏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觥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庶然明者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觥不過一飲而七升為過多當謂五升元謂毛詩說觥大七升固為過大韓詩說觥五升亦未可為定論蓋自暴秦銷金商周古器盡毀其淪沒于土者未盡出于世故許鄭大儒生當漢世未能目驗之凡論彝器每沿舊說頗多抵牾考商爵大于周容一升有半今以商爵校此觥觥容二爵太半爵則觥同角實四升也或曰兕觥為罰爵何以為孝享之器及陳氏禮書云兕觥之用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觥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甯惠子歌兕觥是燕有觥也問齊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然則兕觥固祀器也不得以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無兕觥遂謂觥祇以罰不敬也觥亦爵故左傳謂之兕觥毛傳謂之角爵黃小松所藏古爵有作兕觥形者然博考古二圖所載皆無蓋且無如此器之大者則兕觥與爵固有別矣

又手也故作手形以手持二炎合乎許氏大熟之訓可定為變字子變見左文五年傳楚臣此子變或即其人與邦說文古文作番此番字下體田字作田象城郭之形是古文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按毛說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詩訓甚明非謂以兕角為之也周禮鬯酒注鬯用酒其符以兕角為之說文云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詩疏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案左隱五年傳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杜注謂不以飾法度之器觥為禮器安得以兕角為之如今之犀角盃乎古器多用銅或飾以玉至刻木為之其說近是古銅器如壘榘之屬皆銅木互用也禮器凡言爵者皆三足散角觥皆稱爵皆有三足此器身形為角爵蓋作牛首爾雅云兕似牛郭璞云兕一角此實二角而名兕觥者牛形似兕取其形似為名也案許氏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觥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庶然明者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觥不過一飲而七升為過多當謂五升元謂毛詩說觥大七升固為過大韓詩說觥五升亦未可為定論蓋自暴秦銷金商周古器盡毀其淪沒于土者未盡出于世故許鄭大儒生當漢世未能目驗之凡論彝器每沿舊說頗多抵牾考商爵大于周容一升有半今以商爵校此觥觥容二爵太半爵則觥同角實四升也或曰兕觥為罰爵何以為孝享之器及陳氏禮書云兕觥之用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觥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甯惠子歌兕觥是燕有觥也問齊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然則兕觥固祀器也不得以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無兕觥遂謂觥祇以罰不敬也觥亦爵故左傳謂之兕觥毛傳謂之角爵黃小松所藏古爵有作兕觥形者然博考古二圖所載皆無蓋且無如此器之大者則兕觥與爵固有別矣

又手也故作手形以手持二炎合乎許氏大熟之訓可定為變字子變見左文五年傳楚臣此子變或即其人與邦說文古文作番此番字下體田字作田象城郭之形是古文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按毛說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詩訓甚明非謂以兕角為之也周禮鬯酒注鬯用酒其符以兕角為之說文云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詩疏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案左隱五年傳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杜注謂不以飾法度之器觥為禮器安得以兕角為之如今之犀角盃乎古器多用銅或飾以玉至刻木為之其說近是古銅器如壘榘之屬皆銅木互用也禮器凡言爵者皆三足散角觥皆稱爵皆有三足此器身形為角爵蓋作牛首爾雅云兕似牛郭璞云兕一角此實二角而名兕觥者牛形似兕取其形似為名也案許氏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觥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庶然明者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觥不過一飲而七升為過多當謂五升元謂毛詩說觥大七升固為過大韓詩說觥五升亦未可為定論蓋自暴秦銷金商周古器盡毀其淪沒于土者未盡出于世故許鄭大儒生當漢世未能目驗之凡論彝器每沿舊說頗多抵牾考商爵大于周容一升有半今以商爵校此觥觥容二爵太半爵則觥同角實四升也或曰兕觥為罰爵何以為孝享之器及陳氏禮書云兕觥之用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觥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甯惠子歌兕觥是燕有觥也問齊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然則兕觥固祀器也不得以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無兕觥遂謂觥祇以罰不敬也觥亦爵故左傳謂之兕觥毛傳謂之角爵黃小松所藏古爵有作兕觥形者然博考古二圖所載皆無蓋且無如此器之大者則兕觥與爵固有別矣

又手也故作手形以手持二炎合乎許氏大熟之訓可定為變字子變見左文五年傳楚臣此子變或即其人與邦說文古文作番此番字下體田字作田象城郭之形是古文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按毛說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詩訓甚明非謂以兕角為之也周禮鬯酒注鬯用酒其符以兕角為之說文云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詩疏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案左隱五年傳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杜注謂不以飾法度之器觥為禮器安得以兕角為之如今之犀角盃乎古器多用銅或飾以玉至刻木為之其說近是古銅器如壘榘之屬皆銅木互用也禮器凡言爵者皆三足散角觥皆稱爵皆有三足此器身形為角爵蓋作牛首爾雅云兕似牛郭璞云兕一角此實二角而名兕觥者牛形似兕取其形似為名也案許氏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觥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庶然明者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觥不過一飲而七升為過多當謂五升元謂毛詩說觥大七升固為過大韓詩說觥五升亦未可為定論蓋自暴秦銷金商周古器盡毀其淪沒于土者未盡出于世故許鄭大儒生當漢世未能目驗之凡論彝器每沿舊說頗多抵牾考商爵大于周容一升有半今以商爵校此觥觥容二爵太半爵則觥同角實四升也或曰兕觥為罰爵何以為孝享之器及陳氏禮書云兕觥之用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觥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甯惠子歌兕觥是燕有觥也問齊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然則兕觥固祀器也不得以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無兕觥遂謂觥祇以罰不敬也觥亦爵故左傳謂之兕觥毛傳謂之角爵黃小松所藏古爵有作兕觥形者然博考古二圖所載皆無蓋且無如此器之大者則兕觥與爵固有別矣

又手也故作手形以手持二炎合乎許氏大熟之訓可定為變字子變見左文五年傳楚臣此子變或即其人與邦說文古文作番此番字下體田字作田象城郭之形是古文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按毛說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詩訓甚明非謂以兕角為之也周禮鬯酒注鬯用酒其符以兕角為之說文云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詩疏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案左隱五年傳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杜注謂不以飾法度之器觥為禮器安得以兕角為之如今之犀角盃乎古器多用銅或飾以玉至刻木為之其說近是古銅器如壘榘之屬皆銅木互用也禮器凡言爵者皆三足散角觥皆稱爵皆有三足此器身形為角爵蓋作牛首爾雅云兕似牛郭璞云兕一角此實二角而名兕觥者牛形似兕取其形似為名也案許氏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觥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庶然明者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觥不過一飲而七升為過多當謂五升元謂毛詩說觥大七升固為過大韓詩說觥五升亦未可為定論蓋自暴秦銷金商周古器盡毀其淪沒于土者未盡出于世故許鄭大儒生當漢世未能目驗之凡論彝器每沿舊說頗多抵牾考商爵大于周容一升有半今以商爵校此觥觥容二爵太半爵則觥同角實四升也或曰兕觥為罰爵何以為孝享之器及陳氏禮書云兕觥之用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觥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甯惠子歌兕觥是燕有觥也問齊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然則兕觥固祀器也不得以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無兕觥遂謂觥祇以罰不敬也觥亦爵故左傳謂之兕觥毛傳謂之角爵黃小松所藏古爵有作兕觥形者然博考古二圖所載皆無蓋且無如此器之大者則兕觥與爵固有別矣

又手也故作手形以手持二炎合乎許氏大熟之訓可定為變字子變見左文五年傳楚臣此子變或即其人與邦說文古文作番此番字下體田字作田象城郭之形是古文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按毛說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詩訓甚明非謂以兕角為之也周禮鬯酒注鬯用酒其符以兕角為之說文云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詩疏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案左隱五年傳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杜注謂不以飾法度之器觥為禮器安得以兕角為之如今之犀角盃乎古器多用銅或飾以玉至刻木為之其說近是古銅器如壘榘之屬皆銅木互用也禮器凡言爵者皆三足散角觥皆稱爵皆有三足此器身形為角爵蓋作牛首爾雅云兕似牛郭璞云兕一角此實二角而名兕觥者牛形似兕取其形似為名也案許氏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觥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庶然明者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觥不過一飲而七升為過多當謂五升元謂毛詩說觥大七升固為過大韓詩說觥五升亦未可為定論蓋自暴秦銷金商周古器盡毀其淪沒于土者未盡出于世故許鄭大儒生當漢世未能目驗之凡論彝器每沿舊說頗多抵牾考商爵大于周容一升有半今以商爵校此觥觥容二爵太半爵則觥同角實四升也或曰兕觥為罰爵何以為孝享之器及陳氏禮書云兕觥之用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觥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甯惠子歌兕觥是燕有觥也問齊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然則兕觥固祀器也不得以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無兕觥遂謂觥祇以罰不敬也觥亦爵故左傳謂之兕觥毛傳謂之角爵黃小松所藏古爵有作兕觥形者然博考古二圖所載皆無蓋且無如此器之大者則兕觥與爵固有別矣

周彝

伯彝
伯作彝用
人永

右伯彝銘六字
飲頌曲阜
孔廟之器元據搨本恭摹入錄敬錄
御製考釋

右高五寸深四寸口徑七寸二分腹圍一尺九寸重五十六兩兩耳有珥按周禮六彝注彝亦尊也以珥同是酒器但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茲其銘曰伯作考博古圖有周伯英彝叔彝皆以為名字茲器亦其類顧周制伯為五等之爵又為伯仲之次則亦未可槩定為名也

雞彝
右雞彝銘字奇古不可釋器為東昌章氏所藏蓋頂作雞形據搨本摹入

尊彝
右尊彝銘三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旅彝二器
右旅彝銘三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伯彝
右旅彝銘四字案生作器者也
伯作彝

右伯彝銘三字器在平湖據搨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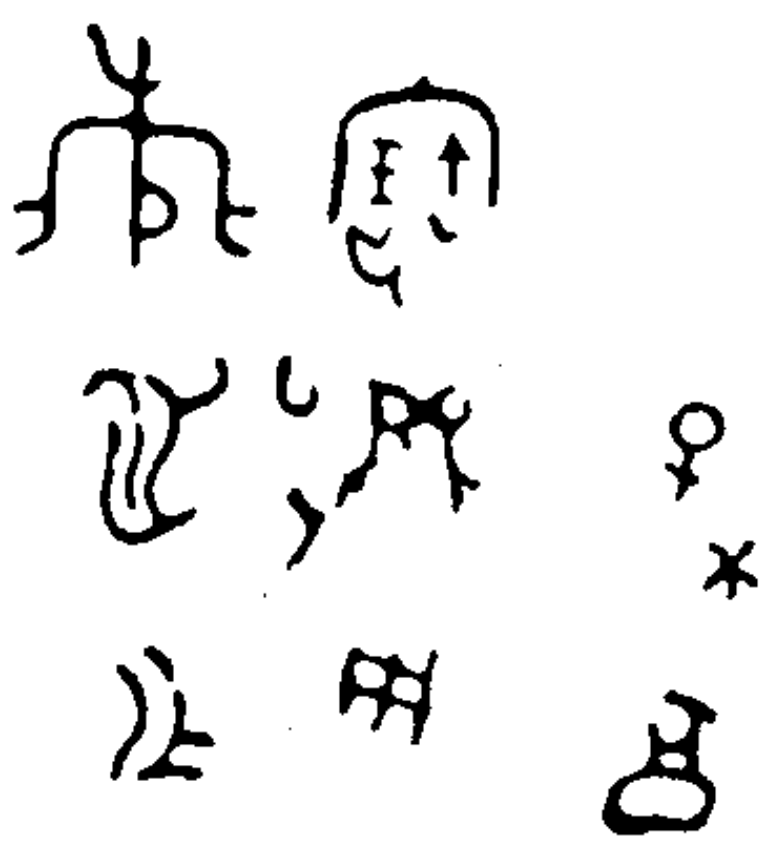
伯作旅彝

右伯旅彝銘四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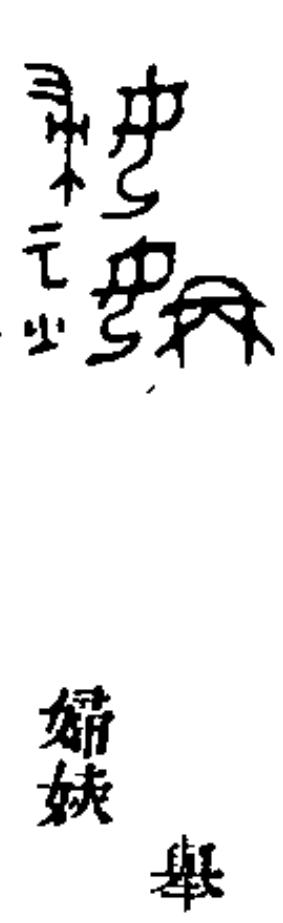
仲明父彝

右仲明父彝銘六字元手搨本



燕姬彝

右燕姬彝銘可釋者八字餘俱摩滅據陳秋堂所藏搨本



婦舉彝

右婦舉彝銘三字據舊藏搨本摹入案按字字書所無



夔王彝

右夔王彝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說文解至字鳥飛至於地也此夔字上作二鳥至地形汗簡云羣羣皆日字日下从火乃夙字說文云夙見也此夙古文蓋諸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侯見王時所作之器也



史自彝



史自作

右史自彝蓋器銘五字器見於歷城肆據搨本編入案說文自小自也象形蓋作器者名自一釋作師說文解官字云史事君也从八从自自猶眾也此與師同意寶字作自由之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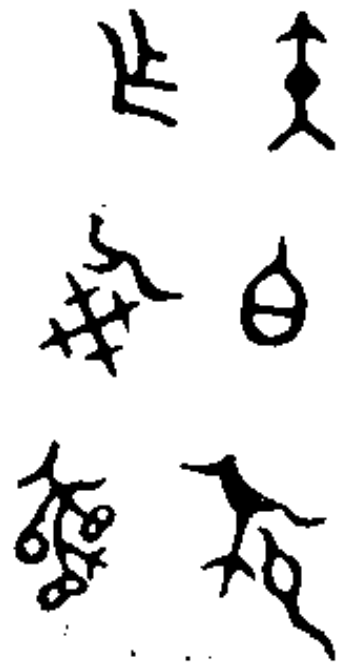
田彝



田作父己

右田彝銘八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案田作器者名兩手奉器所以承祭也

伯爵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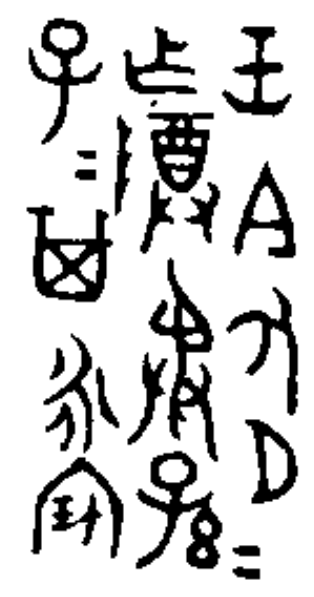


矢伯爵

右伯爵彝銘七字此器於乾隆辛亥夏出于臨胸柳山寨

土中土人得之以售益都賈人據段赤亭松谷搨本摹入案彝器有取乎矢者所以旌武功伯爵作器者氏與名爵舊釋作雞父二字今案其字从雀形从又是爵字也考柳山案有古城基即春秋之駢邑論語云魯伯氏駢邑三百此器出當其地氏亦為伯或即伯氏之器歟

王伯彝



王伯力己

右王伯彝銘十四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案力字見夏竦古文四聲韻左傳周有王叔氏此王伯亦氏也蓋王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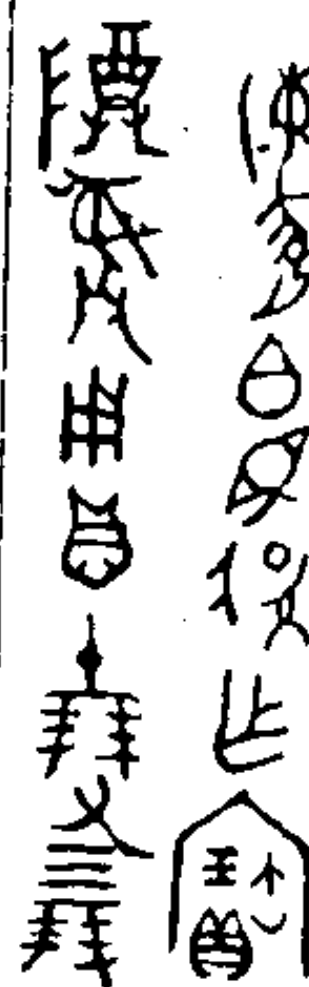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五

已其名也仲魚云嘯堂集古錄有王伯鼎銘云王伯作寶齊鼎此或即其人與凡銘詞皆曰子孫孫此言孫孫子子者詩云施于孫子又云語孫子古人蓋隨稱之也



庚姬作彝

右庚姬彝銘十一字據舊藏搨本摹入案當讀為賜



逯伯戛彝

右逯伯戛彝銘十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江侍御曰銘記用貝此碑陰記出錢之詞案彝器每以君錫貝而作彰籠養也商銘辭簡但作貝字而已亦有敘錫貝者如父丁角之類周器文繁作器每敘君賜或其正長所錫亦紀之鼎彝如取尊椒卣之類此逯伯戛作器非君錫之貝故但紀其數云或曰戛環之省通瓊疑即伯王之器也



三家彝

右三家彝銘二十四字摩滅者二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案作器者當是追叔之僚屬大夫稱家同宗三人為大夫故曰三家也

惟伯彝



惟王八月叔伯

右惟伯彝銘十七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說文貝衆詞與也从自聲庚書曰貝符錄貝古文此从自从未省是貝字也蓋進也因進獻而錫貝作器也

然虎彝

然虎敢肇作
蓋乃皇考公命
中寶尊彝

釋同

右然虎彝蓋器銘各十四字據吳佩叔所藏搨本摹入案
然虎蓋鄭然明之族

王伐許侯周公
某禽祝禽右
啟祝王錫金百爰
禽用作寶彝

右禽彝銘二十三字錢獻之所藏搨本摹入案禽字獻
之釋作祖罕二字今从佩叔釋作禽詳書說文禽字正如
此作器者名也某當讀為謀元帥之謀祝从示从兒錢釋
作祝吳作擒按之字形殊未的而祝字又字書所無今據
前後文義考之當即宜社之宜禮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
社宜鄭注以為祭名說文祭名凡禱禮禱等字皆从示古
宜字當亦从示宜字古通儀詩角弓如食宜能釋文引韓
詩作儀國語楚語采服之宜周禮春官序官司農注作采
服之儀儀又通倪釋費鳳別碑黎儀瘁傷斤彭長田君
碑安惠黎儀倪並作儀說文觀字或作輶知二字古通周
公謀禽祝者春官大祝大祝宜于社禽或居其職故周公
謀使禮其事禽右祝祝者古右字作习義同佑啟玉篇訓
為擊此當讀為厥左成十三年傳成子受厥于社杜注厥
宜社之內也

禽對口王
休用作齒

尹寶尊口
其永寶用

右禽彝銘十六字摩滅者二字據江侍御摹本編入侍御
曰幽乃似楚大夫案幽尹與吳彝青尹同例當是官名
霸女彝

霸女作
寶尊彝

右霸女彝銘六字據陳秋堂手搨本摹入案霸當讀為伯
大保彝

予作
大保

右大保彝銘六字此與下六器皆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
予自稱也或釋作共元所藏寶盤共字與此相類大保官
名也
印父彝

印父作
父王

右印父彝銘八字案印父當是鄭大夫印段印堇父所自
出也
吳禾彝

寶尊彝
吳禾作

右吳禾彝銘五字案說文云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
也从矢口詩絲衣不吳不敖釋文引何承天云吳字誤當
為吳從口下大此人姓而作吳則吳乃吳之古文也
自彝

自作口中

寶尊彝

右自彝銘七字摩滅者一字

向彝

向作乃
尊彝
折采形孫子

右向彝銘八字
司土彝

乃乃寶尊彝
司土司作

右司土彝銘九字案禮曲禮天子之六府一曰司土鄭注
司土土均也互說文以為古文弓字又以為巧字鐘鼎文
每借作祖考之考薛氏款識召仲考父蓋考字正如此
小臣繼彝

唯十有三月王
宅勞舟小臣繼
即事王錫貝五朋
揚天子休用作
父口寶尊彝

右小臣繼彝銘三十字摩滅者一字案刻舟猶言邦京也
舟古通周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詩大東
舟人之子雙云舟當作周左傳申舟且覽作申周華周說
苑作華舟二字古通用也
父丁彝

丙口大君卿
視口西十口口
君廣貝乃口口
乃所貝用作
父丁尊彝子孫

右父丁彝銘二十八字剝蝕不可釋者六字據趙晉齋所
藏搨本摹入案左傳列國之大夫稱天子曰大君卿古通

慶賞也視蓋作器者名諸侯之臣錫貝于天子而作是器

也
繼彝
惟四月初吉丙寅王在
有京王錫錫口繼彝
積首敢對揚王休用作
宗彝其子孫永寶用

右繼彝銘三十六字摩滅者一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案
京上一字舊釋作楚非是此有之繁文古邦字異文也邦
京猶上小臣繼彝之邦周繼字見薛氏款識齊侯鐘及微
樂鼎作器者名也

康彝
康拜稽首休朕寶君公伯
錫乃臣叔康井五業錫裘冕
干戈康弗敢聖公伯休對
揚伯休用作祖考寶尊彝
右康彝銘四十一字器為孫淵如觀察所藏據搨本摹入
案康彝釋作康未全當作康作器者名也朕下一字舊釋
作寶今從之義通保謂康克保輔其君也公伯為康之保
君而錫寶甚厚故康不敢忘其休而作器也望通作忘古
文困从止从木見說文此案字上體作是古文止下體似
从禾當是困字言以一井公田所入之五困錫康也困康
之國者也

允彝
惟六月初吉王在鄭丁亥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王格大室那叔右先王口

允信命史林錫允載束同
黃作司工對揚王休用作
魯彝其萬年永寶用

右允彝銘四十九字摩滅者一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
竹當是冊之異文古文冊有从竹或从日者此以竹指事
以日指聲是冊字也林从矛此有刺蝟載即章之繁文韋
市也束帶束也同借作形形衡猶朱衡也司工司空之屬
王下一字當是日字說文云人在屋下為允此作器者名
惜於經傳無可考別有蓋一盃一皆是人所作一錫命於
魯一錫命於周王臣之最顯者也或曰允當釋作允魯桓
公名軌史記以為名允蓋銘云王在魯蓋銘云錫魯是魯
器也此錫命於鄭魯于鄭王在鄭公朝之未可知也然
考春秋桓公時無朝王事亦無王至魯事其說未確

吳彝
成二月初吉王在周
成太室王格廟宰明右
作冊吳入門立中廷北鄉
王呼史戊冊命吳司柏栗
叔金錫錫也一亩元表衣赤
馬金車乘朱號旂虎冠
東夷乘車盡轉金甬馬三匹
攸勒吳拜稽首敢對揚王
休用作青尹寶尊彝其
之子孫永寶用唯王二祀

右吳彝銘一百零二字器為趙太常所藏據搨本摹入案
禮祭統爵祿必賜於太廟示不敢專此廟即太廟也旂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古旂字通帛為旂故从从帛省也叔通淑命司旂兼職

邦國所貢之善金左傳二十八年傳城濮之戰亡大旂之
左旂那瞞奸命知司旂之職重矣眾及也即還字之省方
言曰還及也關之東西曰還奉通資察察之省約也金路
而以資車之索約之資車為攻城圍邑之車見說文繫傳
引六韜是戎車也而以文畫之轉約之取其文武相濟也
轉說文云車下索也周禮中車金路以封同姓是吳必天
子同姓也朱號即朱鞞那二字古通用詩載驅毛傳諸
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彼下一字當是旂字異文
同說文以為飯剛柔不調相著讀若適此从日从皂當以
皂得聲讀為虎鞞之鞞通鞞鞞亦作皂見詩閔宮傳而古
鐘字馬三匹四字舊釋作所今審定當為匹周歲曰年此
日記者散文相通也

惟十有二月既望辰在壬午伯錫
父休于楫妃曰祖乃左楫伯
室錫女妹十兩執口我周王
黃圖楫妃女又伯辟父休曰
休伯見丘居那楫伯室女君我
惟錫壽我不鳥乘乘楫伯
萬年保裝燕降于彝曰
其曰今日孫子毋敢望伯休

右楫妃彝銘九十字摩滅者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
入案楫字从相从彡疑即釋名相乘之相兩字象形禮月
令角斗兩鄭注兩今斛也執即禾種與商父尊銘錫秉執
執字同義圖字見南宮方鼎又有也猶保也訓見禮哀公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問節注曰休伯以下乃楛妃之辭說文無珥字有珥字解云極巧視之也此珥字疑珥之省文巧攷也珥居猶言考室也邠通加穀梁昭二十五年傳云邠公也集解曰邠當為訪言謀訪楛伯之室也惟錫壽壽字當為時我不鳥未者我乃大於未也鳥字見說文即於字未象曲木之形於未猶言于相謂伯辟父錫執可大修未相以勸耕也製通綏裝燕者綏安也薛字从聿說文解聿為聿飾此疑即古文筆字筆述也謂述之于葬也

中義葬

中義 其自作 食葬

右仲義葬銘七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

右仲義葬銘七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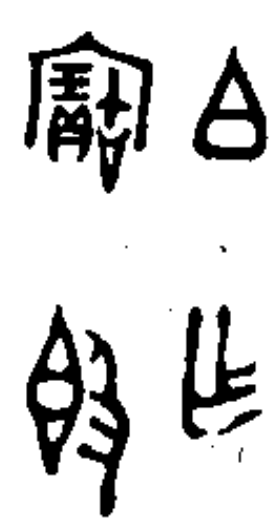
周敦



重屋形 已

右周敦銘二字據宋王氏款識搨本摹入案舊釋周字非是博古圖云此器蓋上有一屏兕之形故以兕名之薛氏款識亦云上為屋室之形今按其文明是宗廟重屋之形吳佩叔云下一字薛氏書一器作只與此同四器並作只即已字已古通祀易已事遷往庚本已作祀祀已也訓見釋名此廟中祀器也

伯敦



伯作 寶敦

右伯敦銘四字器為元所藏案彝器凡言伯者或爵或字俱未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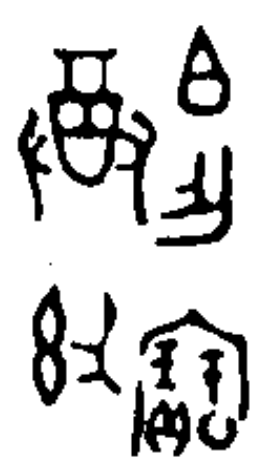
寶敦



作寶敦

右寶敦銘三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伯尊敦



伯作寶 尊敦

右伯尊敦銘五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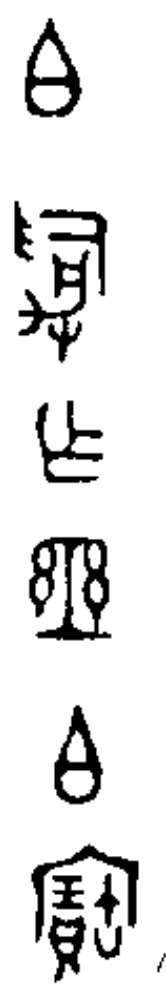
朕敦



朕作寶敦 舉

右朕敦銘五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作字有闕筆朕作器者自稱也舉執也少牢饋食禮云主婦執一金敦黍

伯司敦



伯司作幽伯寶

敦止子孫寶用

右伯司敦銘十二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案止之也傳之子孫為寶器也

晉妊敦



子孫永寶用享

獻晉妊作寶敦

右晉妊敦銘十二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獻蓋氏也晉說文云籀文晉从二子一日晉即奇字晉此蓋姪女之字

叔梁父敦



叔梁父作寶敦 子孫其萬年用

右叔梁父敦銘十四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貞敦



貞從王伐梁 字用作條敦



器釋同

右貞敦蓋器銘各十字錢獻之所藏搨本摹入案說文梁字从米梁省聲此从刀从米形古从刀之字有从刀者是古文梁字張籀梁字微異者从刀从米耳仲梁與梁古每通作此即春秋之梁國也字讀為俘言俘金而作器也

兄光敦

光作尊敦其
詩考寶用

右兄光敦銘十字此與下二器皆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
兄光二字合文猶庚子西夏之例稱兄者為弟作器也

司敦

司作寶敦

其萬年子

孫永用

右司敦銘十三字

郭季敦

寺季故公

作寶敦子

孫永寶用享

右郭季敦銘十五字案寺部之省部為魯所取郭季始亡
國萬公故曰故公也

魏姜敦

維王四年魏姜作寶敦其永用享

右魏姜敦銘十三字此與下一器皆據宋王氏款識搨本
摹入款識跋云禮部郎官朱敦儒所藏者

伯圖敦

伯圖父作周姜

寶敦用夙夕

享用漸萬壽

右伯圖敦銘十六字銘亦見薛氏款識薛氏據歐陽公集
古錄及劉原父先秦古器記定為穆王太僕正伯圖之器
吳佩叔云詩思媚周姜傳云周姜大姜也此周姜即皇妣
王母之義

兮仲敦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兮仲作寶
敦其萬年
孫永寶用

兮中作寶
敦其萬年
孫永寶用

兮仲敦蓋銘十三字器銘十五字錢獻之所藏據搨本
摹入古彝器蓋器文無不同凡重文每作二且無單言孫
二者此蓋銘也當以器銘為正案兮語詞也古無以為
氏者字通倚古文尚書兮為倚見禮大學疏又通侯高祖
過沛時三兮之章史記樂書作三侯之章路史云河東倚
氏夏世侯伯圖左傳鄭有侯羽此兮仲未詳何出

中離敦
中離父
作寶敦

右中離敦銘六字器為張叔未所藏據搨本摹入案雖
字象形

陳侯敦
陳侯作嘉姬
寶敦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右陳侯敦銘十六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說文自部陳
字解云宛邱舜後媽滿之所封支部陳字解云別也觀此
銘知古文陳正作陳經典作陳省文耳

邾造敦二器
邾造作寶敦用
追孝于其父母

用錫永壽子
孫永寶用享

右邾造敦銘二十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釋同

伯據敦
伯據虛堂作
皇考刺公尊
敦用享用老萬

右邾造敦銘二十四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又有一
器剝蝕不可摹

年眉壽晚在
位子孫永寶

右伯據敦銘二十八字據宋王氏款識搨本摹入亦見薛
氏款識案虛字說文云虎不柔不伸也此當是古祖字繁
文刺公未詳何國諡法復復遂過不思忘愛皆曰刺

叔殷敦
叔殷父鑄敦用
斯月享孝宗室
其子孫永寶用

右叔殷敦銘二十八字據宋王氏款識搨本摹入亦見薛
氏款識案虛字說文云虎不柔不伸也此當是古祖字繁
文刺公未詳何國諡法復復遂過不思忘愛皆曰刺

叔殷敦
叔殷父鑄敦用
斯月享孝宗室
其子孫永寶用

右叔段父敦銘十八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禮祭法大夫三廟享嘗乃止諸侯五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此銘云月享叔段父非諸侯之稱而行月享之禮殆王臣歟

遺小子敦

遺小子敦
其友作招男
王姬鼎

遺小子敦以
其友作招男
王姬鼎

右遺小子敦銘十四字器在平湖據朱右甫手搨本摹入

案小子父在之稱其其也以其與其僚友為招男王姬作器王姬蓋招男之配遺氏招國經傳無徵或曰招當釋作召周卿士有召武公召昭公此召男當即畿內之召案召武公昭公乃召康公之後路史所謂東遷後采於垣者於周為同姓不當娶王姬也隸字从末汗簡古末字作平此作不省文也

長生敦

長生敦
長生其壽考萬
年子孫永寶用

右長生敦銘十八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伯角父敦

伯角父敦
仲口寶敦其
萬年無疆子
孫永寶用享

右伯角父敦銘二十一字摩滅者二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角字見商父丁角象形伸下一字从女左旁刺餘不可釋蓋強之本字說文云界也从畀三其界畫也

豐兮下敦

豐兮下敦
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享孝

豐兮下作朕
皇考尊敦
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享孝

右豐兮下敦蓋銘二十十字器銘二十二字蓋少子孫二字

重文當是闕泐張叔未所藏搨本摹入吳佩叔云豐兮鄭侯也侯兮聲相近鄭侯文王子漢書古今人表列于中上左倍二十四年傳云畢原鄭鄭文之昭也杜注鄭國在始平郿縣東下說文節字豐侯名也考作考古文通借薛氏款識公緘鼎亦以巧為孝字

魯伯大父敦

魯伯大父敦
姜厥敦其萬年
眉壽永寶用享

魯伯大父作孟口

姜厥敦其萬年

眉壽永寶用享

右魯伯大父敦銘十九字摩滅者一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鄧公子敦

鄧公子敦
日薦新作我
姑登孟姬

日薦新作我
姑登孟姬

敦水壽用之
登公子伯余
日薦新作我
姑登孟姬

敦水壽用之
登公子伯余
日薦新作我
姑登孟姬

右鄧公子敦蓋器銘各二十十字蓋銘摩滅者三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登字从收籀文見說文薛氏款識齊

侯鐘齊侯鐘鐘登字皆如此此登公子當是鄧國之公子鄧曼姓為楚所滅見左氏傳伯余公子名因薦新而作敦贈姑爾雅云父之姊妹為姑娘即戚字古畏戚通說文云戚姑也漢律婦告戚姑吳佩叔云此銘既曰姑後曰戚是戚即姑也許氏所訓確不可易矣

師田父敦

師田父敦
惟五月既望甲申
京命師田父
師田父命小臣新折余
朕考里師田父命孫
商伯刺父商
用朕

右師田父敦銘可釋者四十字器見歷城肆據舊藏摹本編入案古籀文於星名多象形故設敦銘昂作參作

此商字作灋亦象形也甲字無可考也字从虎从刀即劇字省文

豐姑敦

豐姑敦
唯王五月辰在丙
戌鐘叔作豐姑
旅敦豐姑慈用荷
夜享孝于公于
口友茲敦既也亦壽
人子孫其永寶用

右豐姑敦銘四十五字闕疑者一字據吳佩叔所藏摹本摹入案此器多奇字佩叔有釋文與元所釋畧同惟叔下友上之字釋作旅既釋作厭食爲小異耳疑疑是古文意字說文古齊字从喜从欠此其異文疑疑卽齊字許氏解云寧也从辵从升寧中辵猶齊也說文訓爲到之義義與寧字同徐音廷爲人質切字以此得聲是齊字也宿通夙說或卽設字說文云設施陳也从言从夙夙也此此从言从人从支使人之意更顯又說文云既小食也食穀之說文既字从无得聲此从旨是古文也友讀爲有友上一字疑寶之異文佩叔云亦通奕壽通僑奕信人者如禮祭統所謂異輝胞翟闈者是也

仲獻父敦

仲獻父作朕皇考
 遲伯王母遲姬尊
 敦其萬年于孫
 永寶用享于宗室

右仲獻父敦銘二十九字據趙晉齋所藏摹本摹入案說文獻字解爲又取此作器者名字又在左者古文偏旁不拘左右也遲伯遲姬遲字一釋作辟

後漢書...
 天子多錫追休追敢對

道庚歲少卹乃死事

天子多錫追休追敢對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天子顯揚用作朕皇祖

考尊敦用追孝于前
 文入用斬句眉壽永
 命峻臣天子需終追
 其萬年于孫永寶用

右追敦銘五十九字據陳秋堂所藏摹本摹入案卹死事者卹職陳死事者之後禮有春製孤子之文左亥二十七年傳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杜注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薛氏款識齊侯鐘銘云虔卹故死事穆和二軍知古者卹死事之典重矣追王臣名史傳無徵

德敦

德其鏞口敦
 其萬年眉口
 子孫永寶

右德敦銘十四字摩滅者二字器爲元所藏

惟王三祀三月既生
 霸辛酉王在周家新宮
 王延正師氏王呼師
 朕錫師遠貝十朋遠拜
 稽首敢對揚天子不
 顯休用作文考於叔
 尊敦止孫子永寶

右師遠敦銘五十七字據舊藏摹本摹入

都公敦

惟都正二月初吉
 乙丑二都公殺人
 作寶敦用享孝于
 乃皇祖于乃皇考
 用斬眉壽萬口口
 疆子孫永寶用享

右都公敦銘四十二字摩滅者二字秦敦甫太史思復所藏器據摹本摹入案左僖二十五年傳秦晉伐都杜注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都都縣正二月者用正朔也二者月之一日也殺人都君名

彙敦

唯十月初吉
 甲戌彙作朕
 文考允伯尊
 敦定共萬年
 子孫永寶用

右彙敦銘二十七字器爲張叔未所藏

召伯虎敦

命頌其萬年眉壽無疆

臣天子需終于孫永寶用

右頌敦銘一百五十二字據陳秋堂所藏樹木摹入

箱綽眉壽敦

叔口口父作孟

口尊敦綽綽

眉壽永命便

生萬年無疆

孫永寶用享

右箱綽眉壽敦銘二十八字據蔣葆木編入

仲殷父敦

口口父錫敦

蓋用朝夕享孝宗

室其子孫永寶用

仲殷父錫

敦用朝夕享

孝宗室其

子孫永寶用

右仲殷父敦蓋器銘各十九字蓋摩滅一字元手樹本

師酉敦一器

師酉敦銘各一百零八字元所藏案古籍周王無
通其事此吳古虞字也詩周頌不吳不敷史記孝武紀引
作不虞不益左傳五年傳虞仲吳越春秋作吳仲漢書地
理志云武王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
又史記吳世家每以中國之虞夷蠻之吳分別言之者亦
以吳虞同字也蕭山王進士宗安云左氏傳曰太伯虞仲
太王之昭又曰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謂諸侯始封得立出
王廟然則虞太廟當是太王廟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
其祖廟莊二十一年傳言王巡視守其時號云方為王卿
士也虞與號皆稱公疑虞先君亦有為王卿士者故王巡
其守知是虞非吳者穆天子傳載天子南登于薄山窺輪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蓋 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吳格

吳太廟公族鳩釐入右

師酉立中廷王呼史辨門

冊命師酉司乃祖商官

邑及虎臣西門節能節

奉秉節京師與人節新錫女

赤市朱黃中赫使勒敬風

夜勿廢朕命師酉拜稽

首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作

厥文考乙伯宛姬尊敦酉

其萬年于孫永寶用

右師酉敦蓋器銘各一百零八字元所藏案古籍周王無
通其事此吳古虞字也詩周頌不吳不敷史記孝武紀引
作不虞不益左傳五年傳虞仲吳越春秋作吳仲漢書地
理志云武王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
又史記吳世家每以中國之虞夷蠻之吳分別言之者亦
以吳虞同字也蕭山王進士宗安云左氏傳曰太伯虞仲
太王之昭又曰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謂諸侯始封得立出
王廟然則虞太廟當是太王廟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
其祖廟莊二十一年傳言王巡視守其時號云方為王卿
士也虞與號皆稱公疑虞先君亦有為王卿士者故王巡
其守知是虞非吳者穆天子傳載天子南登于薄山窺輪

器釋同

之陞宿于虞當即其事吳則無文以應之焉釐之焉從孫
淵如觀察釋字从工从鳥象形與周無專鼎字相類特
文有繁省耳辨字从禾从片即脈字廣雅云椎棺也其當
謂之脈字通和呂覽云見棺之前和和門為史名猶鳩釐
為公族名古人少二名此二人皆二名也或曰他器右者
與史皆舉其名此但舉其官言公族在廟祝鳩釐而入右
王呼史於和門而冊命西和門軍門也見周禮大司馬注
此器銘變例說可附存司讀為嗣商通商殆師酉之祖為
商官所食采邑周初不改即命西嗣守之也商或釋作皆
以為西祖名亦通虎臣宿衛之職及作見薛氏款識齊
侯鐘西門節門節之節也能通熊字見號叔大林鐘銘熊
節疑同虎節汗簡奉字作恭說文奉字作泰此作齊下
亦象手承之形是古奉字也秉字說文訓為禾束从又持
禾秉節當是主委積之節即貨賄之節也京王都京節
則守邦國之玉節也與說文訓為舉人節士國之使節也
曰奉曰與義同執持之意也絲即繼字春秋傳釋鞞鞞
皆所以馭馬說文釋鞞鞞訓為著掖鞞鞞字訓云鞞鞞一
曰龍頭繞者泰公孫繫字當為子繫鞞鞞弓作子顯省文
此作絲又顯之省也王進士云完字从口从九口者
國邑也九鬼古通用商時有鬼侯國佩叔云完古完字古
完軌通从口者古文以口為規故以為聲義完古亦作完
習習云奔伯奔法也與此完姬同義仲殷父敦云皇考辟
伯王母辟姬義亦同辟軌並訓法也此與下一器是一人
所作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六

釋同前器

右師酉敦銘與元所藏者同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晉
燕云此西人秦伯崖所手搨者

仲駒父敦二器

象旁仲駒

父作仲美

敦王孫永

寶用享孝

右仲駒父敦銘十八字據錢塘陳曼生海壽手搨本摹入
薛氏款識亦有此銘案旁通防又通房象旁蓋邑名

頤用享

象用中

象用中

釋同前器

右仲駒父敦銘同前器為東昌張太守官五所藏元向在
京師厥肆亦見一器有此文此文固習見然左行者絕少
也

父辛敦

作父辛敦敦

作父辛敦敦

右父辛敦銘五字元手搨本

祖辛敦

祖辛敦

口口祖辛寶

敦共萬年孫

子永寶用蓋

右祖辛敦銘十七字摩滅者二字寶字牛泐器為張叔未
之弟季勳所藏搨本摹入案畫刻也謂刻銘也鄭注考
范章注國語皆謂銘為刻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七

揚州阮氏編錄

周簋

寶自作

寶其子

孫永寶用

右寶簋銘十二字

欽頌曲阜

孔廟之器 臣元據搨本摹入錄敬錄

御製考釋

右高三寸深二寸一分口縱七寸橫八寸四分重八十五兩
耳披周禮合人共簋簋注方曰簋又公食大夫禮進稻梁者以
簋禮家以簋為刻木為之外方而內圓而博古圖以為出於治
鑄證以當時所見如周叔邦簋之類銘載繁然刻木者所能
仿佛器形制正與周叔邦簋同足驗所言之不謬

吉父簋

口吉父

作寶甫

甫簋之省

右吉父簋銘六字首一字摩滅寶字牛泐器為孫淵如親
察所藏搨本摹入案周有尹吉甫情首一字闕未可定
甫簋之省

酉君簋二器

酉君招作簋

簋用享用商

用斯眉壽口

孫永寶

右酉君簋銘十八字摩滅者一字器為元所藏零落僅存
其底案酉字說文作酉从酉古文酉玉篇作酉从卯此
酉字从卯疑是卯古文薛氏款識劉公簋劉字从卯與此
正同叔猶敦酉旁亦从卯蓋卯有茂音酉字从之得聲古

不從卯石鼓柳字从卯可證也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
酉周人有酉子嗟酉子國許王風邱中有麻詩毛傳後為
劉康公劉文公食采此酉君是畿內諸侯招其名也簋字
作匱从古从匚古聲通作胡左哀十一年傳胡簋之事則
管學之胡簋即簋也禮明堂位殷之六瑚與敦簋並列
明為盛黍稷之器瑚之為簋異名無疑矣南字見說文解
為行賈从貝商省聲通作商簡文商作簡此商字上體正
合籀文讀為賞賞者餘餘惠下之義且與享字為韻也

酉君招作簋

簋用

孫永寶用

伯其父簋

右酉君簋銘可釋者十一字餘俱摩滅據趙晉齋所藏搨
本摹入案此酉字从卯與上一器微異牛蓋卯之異文

伯其父簋

唯伯其父薦文

作旅簋用錫

眉壽萬年子

孫永寶用之

右伯其父簋銘二十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其
古簋字左傳有箕鄭筮道皆晉人或即其父之後與薦字
象形薦文者薦新於文考也簋作諸者與篋同

允簋

唯三月既生霸乙卯王在晉

命允作司土司農還散眾

唯三月既生霸乙卯王在晉
命允作司土司農還散眾

吳眾牧錫戎衣錄對揚王休

用作旅裝彝元其萬年永寶用

右允鐘銘四十四字器為元所藏案司土即周官土均之職屬司徒司與選散者與定也通鑑案古縣字穀梁隱元年傳案內諸侯釋文案音縣案內圻內也散維也命與定縣內之雜政眾眾牧者眾及也吳古虞字土均掌地征地守與牧人虞人俱有聯事故曰及虞及牧也戎衣章弁服絲和華也禮臣受君錫命必設奠于其廟時允從王在魯故作旅裝彝以告其先人也此圓器而定為鐘者說文云鐘黍稷圓器也周禮舍人鄭注云方曰鐘圓曰鐘今日驗諸器知鐘多方而有圓者鐘多圓而有方者許鄭之說可並存也

叔朕鐘

唯十月初吉庚

午叔朕擇其吉

金自作薦鐘以

乳稻梁萬年無

疆叔朕眉壽

子孫永寶用

右叔朕鐘銘三十六字器為元所藏本摹入案以乳稻

梁者蓋為稻梁黍稷之器乳養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梁字

與鐘字為韻狀鐘之省狀者我也古人無以此為名字者

張仲鐘

唯王九月初吉庚午
張仲鐘銘
唯王九月初吉庚午
張仲鐘銘
唯王九月初吉庚午
張仲鐘銘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七

三八六

張仲作寶鐘擇之金
鉞鉞鉞其動其元其
黃用盛朮稷樵梁用饗
大正款王賓饌具召
臥鉞仲受無疆福諸
爰殫臥具飽鉞仲身壽

右張仲鐘銘五十一字據王復齋款識宋搨本摹入後齋云此乃劉原父蓋劉變於權場得之以不全故斷於其家劉居湖州歐陽公集古錄云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偏旁左右或異今以呂氏考古圖本及薛氏款識本與此則本校之又互有不同當以此為正彼二書展轉摹刻失其真矣釋文有歐陽薛黃劉呂王八家今考定為釋文

而詳說之鉞字劉原父釋作張歐陽氏薛氏從之是也呂大臨與叔釋作鉞趙德父黃長睿同之非也說文無鉞字玉篇有之音巨勿切字从巨案說文巨字从工古文巨作正此鉞字从巨與古文巨字从工者迥別明是象張弓之形非乃古張字也擇一作張此作張乃省呂作奉薛作業並非鉞鉞鐘蓋治具鉞鉞從薛氏釋說文云鉞刺也此字明從支而上加中蓋象刺芒形呂作鉞黃作鐘王作鑿皆非是鉞黃釋作鉞案說文鉞周書顧命一人冕執鉞說文引書鉞作鉞鐘古通鐘鐘即鉞也薛作鉞非也勳鐘古通用見左傳哀十一年製之以元鐘釋文吳佩叔云鐘元黃即攷工記康氏消鍊金錫之狀鐘下四字皆鐘之實此舊釋諸非是禮內則桃諸梅諸王肅云請蒞也蒞非

鐘實此字从巾从十中象稷黏手形十其聲說文云稷稷之黏者从禾朮象形或省禾作朮此朮字古文也稷作桂節形者古稷字从節見金石韻府稷訓為節見詩楚茨鄭箋此為稷古文無疑舊釋作受或作旋並非雜說文云早取穀也梁字从米从刃省以舊釋作米亦非故義為製周語王款太牢左襄二十七年傳能飲神人不特作祭祀解矣製大正款王賓文正相對舊釋故音或作商不辭矣解說文作饗或从與此从采古省文舊釋作饗古諸字即嘗字此作采即采字省文也友字從薛釋他釋作其非飽字从宝者說文古文飽从采古采通寶與舉也與與與之與音義迥別周禮宰夫掌賓客膳飲食張仲殆居其職故詩六月云飲御諸友包饗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銘亦曰諸友與詩合謂諸大夫也張仲為獻主故曰堪壽也

曾伯簠

唯王九月初吉庚午
曾伯簠銘
唯王九月初吉庚午
曾伯簠銘
唯王九月初吉庚午
曾伯簠銘

業克彼及女變級邑
湯金道賜金行具既俾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七

方余叢其吉金黃銘

余用自作旅簠以征

以行用盛稻梁用孝

用享于我皇祖文考

天賜之福會伯蒙段

絲黃者萬年眉壽無

疆子孫永寶用之享

右會伯蒙簠銘九十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本摹入案會當即節夏之後國爵為伯而春秋作者意後王貶之也伯下一字吳侃叔以為蒙字證以石鼓文蒙字及史蒙簠蒙字吳釋良是此特有省筆耳慈聖元元武孔業克者自明其德也慈同哲讀為哲漢書五行志云慈智也聖借為聽二字古文同見汗簡書無逸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彼准及女雙綬者言其功也女汝之省彼分也訓見說文分理准汝之事和安當時蓋受王命治水功也綬與邑賜與金皆二字合文湯盤之省黃金謂之鑿見爾雅邑鑿金道賜金者以國邑之鑿金為道路之賜金也道字與汗簡古文道字同行其即指賜金既傳方者已使行於道也孝字从食創見於此殆取養義段縑之縑即樂字段即假之省周禮典瑞注晉侯使段嘉平戎于王釋文云段本作假樂借為樂考工記魯氏兩樂謂之銑注故書樂作樂假樂黃者頌禱之辭此銘典雅可誦且先以美金給道路賜資之用後讚黃錯鑄旅用稻梁之器是先國後己之道也

陳逆簠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少子陳逆曰余陳桓子之裔孫余爽事齊侯惟郵宗家爵乃吉金以作乃元配季姜之祥器鑄茲寶笑以享以孝于大宗封板封犬封于封母作尨永命河壽萬一年子孫蒙保用

右陳逆簠銘七十七字據甘泉江子屏漢手搨本摹入案

陳逆見左哀十四年傳字子行陳氏宗也桓同桓書牧誓尚桓桓說文引作尚桓桓左莊二十二年傳及陳之初七也陳桓子始大於齊杜注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字銘云陳桓子之裔孫著其始大之祖也少子猶言小子也爽古同說文解詁字云目圓也从艸戶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為醜字解詁字云盛也从大从爾爾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案史篇以召公名為醜即器字也此作蒙事疑與就事同義是也惟字見據古文同歡郵作血者省文歡郵宗家者厚施於宗族也左傳云陳氏方睦惟歡血之故元配季姜逆之妻也祥器祥祭之器笑當即簠字孝字从食與會伯蒙簠同封作聖者見說文古封省文也樓即根字巨張弓之象又所以張之也侃叔云漢張納碑張字作弧亦張弓象與此是旁同案根犬皆采地名故曰封板封犬封于封上三封字謂正其疆界末封字指己之封邑猶言區畫根犬二邑以入我封疆也根通案論語中根史記作申案齊邑也犬字象形說文引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此正如畫狗形地名未詳老字與老生鼎尤敦老字畧同亂也宗封尤三字為韻老讀如蓬河義同行詩河水云河波流水朝宗于海說文云行水朝宗于海也行壽即延壽也蒙爾雅訓為長義同水說文引詩曰江之乘矣考左傳成子殺闕止執簡公逆實佐之銘云爽事齊侯又云無作尤偽也此器作于魯哀公二十年杜氏長麻哀二十年正月丁亥朔銘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與杜氏合時齊侯為平公驚距簡公之祇已五年矣史記田世家言田常相平公五年制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時田常正割齊地故逆亦自正封邑而銘之彝器也

周簠
立簠
立為旅
簠子孫
永寶用
右立簠銘十一字器為錢獻之所藏據本摹入案立作

立為旅
簠子孫
永寶用

右立簠銘十一字器為錢獻之所藏據本摹入案立作

器者名為猶作也

兩叔與父簠

兩叔與父
蓋
作旅簠其子
孫永寶用

器釋同

右兩叔與父簠蓋器銘各十五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兩氏系出夏諸侯有兩氏左傳有內史叔與父傳注未詳其氏未知即係此人否

單子伯簠
單子伯作叔
姜旅簠其子孫
萬年永寶用

右單子伯簠銘十六字據趙晉齋所藏本摹入案單氏世世為周王卿士左傳謂之單子與劉子並稱此名伯者於史傳無徵未詳

曼龔父簠
曼龔父作寶
簠用享孝宗
室用句眉壽
子孫永寶用

右曼龔父簠銘二十二字據趙晉齋所藏本摹入案左傳即有曼伯後為曼姓亦作鄭此龔父殆其後歟

魯侯簠
魯侯作香魯庚
用尊簠

右魯侯簋銘十字據陳仲魚摹本編入案查說文籒文作
首即奇字晉庚更也魯侯既為晉侯作也更為魯簋以供
盟祀也

史燕簋

史燕作旅簋
其永寶用

器釋同

右史燕簋蓋銘各九字器藏嘉興楓徑陳氏據揚本摹
入案此器與通簋皆精方說文云簋黍稷方器也又此蓋
與器並有五帶數道其形似龜先儒謂首飾象龜恐誤古
器銘每鼎等字大畧相同彝字已多變體而簋蓋二字變
化更不一然形體自存望而可辨知古所謂同文不拘拘
筆畫間也

通簋

運作姜溼簋用
享孝于姑公用
新眉壽純魯
子孫永寶用

運作姜溼簋
用享孝于姑公
用新眉壽純
魯子孫永寶用

右通簋蓋銘二十二字器銘二十三字錢獻之所藏據揚
本摹入案運一釋作辟姑故也故公猶言先公也或曰姜
溼蓋姜姓之女溼其名姑公謂姑舅舅姑而曰姑舅猶子
孫之為孫子倒文也亦通溼字里旁作史與薛書南宮中
鼎里字同純魯二字器銘甚明蓋銘已刻純字古器銘
每作屯此純字作屯者乃从么而橫之非从女也

甲午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四〇三

唯甲午八月丙寅
帝臨清廟作禮簋
吉錫明神神靈
是德傳帝萬年
永綏受命

右甲午簋銘三十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此與周嘉禮
尊祭體俱近秦篆然稱帝不稱皇帝知是昭襄王之器昭
襄王十九年秦為西帝宜作器稱帝也古者不以日辰之
名紀歲有十有二歲之號自攝提格至赤奮若是也鐘鼎

器銘則曰維王某年所以尊王也漢始以日辰之名紀歲
如西嶽華山亭碑之戊午荆州刺史度尚碑之丁未金鄉
長侯成碑之己酉甲辰今觀此銘曰維甲午八月丙寅知
以甲子紀歲實始于此是時秦既稱帝即不奉周正朔時
周尚存又不敢云維帝某年故造此紀年簡易之法也

天錫簋

帝受元命天錫
帝錫用綏于神祇
同弗各惟萬世無疆

格伯簋

唯正月初吉癸子王在成
周格伯受服馬棄于朋生
乃貯世田則析格伯過殿姬
彼似乃從格伯安彼旬般
乃系零谷杜木禹丙谷梓
萊森東門乃書史誠武
立盟成二肥土簋征皂用期
與格伯田其萬年子孫永保用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七

四〇四

唯正月初吉癸子王在成
周格伯受服馬棄于朋生
乃貯世田則析格伯過殿姬
彼似乃從格伯安彼旬般
乃系零谷杜木禹丙谷梓
萊森東門乃書史誠武
立盟成二肥土簋征皂用期
與格伯田其萬年子孫永保用

右格伯簋銘八十四字器為元所藏案左昭元年傳金天
氏有裔子曰昧生允格臺駘此格伯或即允格之後癸子
癸亥甲子二日也世即卅古三十字見椒百留鼎石鼓文
干求也格伯既受服馬四匹乃干祿于朋生也則者地未
成國之名見周禮大宗伯鄭注五命賜則王之下大夫出
封加一等也析分也格伯殿姬當時有田祿者過彼皆地
名過字从馬高从馬說文訓丹為別人肉置其骨又解丹
為半丹古占字作占此丹从只是古文也似如也過彼二
邑如格伯所欲從而授之安字从广古广通作也格伯
安彼者格伯以彼為安有通均般正也言析之甚均正也
零谷以下皆田所繫之地名菜當作萊游字从水从游此
省子孫字字書所無疑涓字古文雅訓水草交為涓也盟
當是玉篇孟字體也大約刻書于宗彝既合書史紀于盤
又成此紀罷土之簋昭慎重也肥說文解為鄰道息饗之
省期斷也說文古文期作回此作肥象旗形也此與錢獻
之所藏格伯彝蓋一人所作彼文有闕畧故不編入

周盃
光盃

惟五月初吉王在周命作冊
內史錫允齒百隳允肇繼
女王休用作般盃其萬年寶用

右光盃銘三十三字據元蔣藏揚本摹入案周禮春官內
史掌王八枋之法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
除則贊為之以方山之掌書王命遂貳之此銘云作冊內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七

四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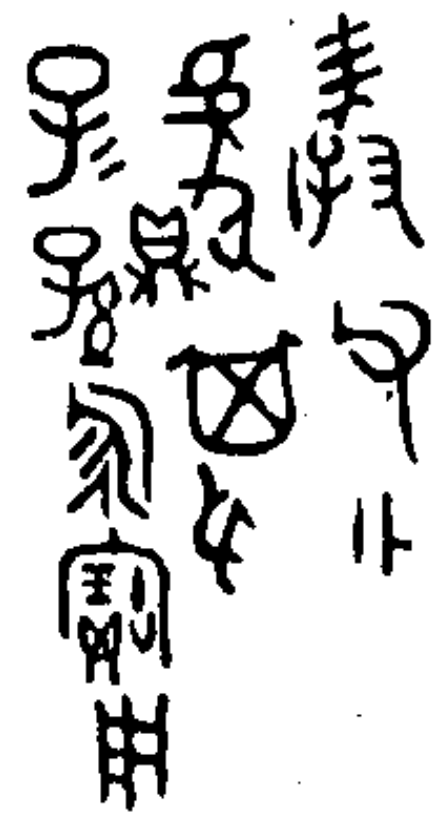
史與周禮合而說文云西方鹹地也... 說文獲字解云規獲商也... 度也左獲二十五傳楚為掩度山林表淳鹵正義引賈侍中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此鹵地當曰百表而曰百獲獲即度也淳鹵而以度計豈周制也楚異乎繼承也女猶乃也般即盤字蓋以和調五味者盤蓋蓋之有承盤者也



冊考 寶彝

右冊父考蓋銘六字秦敦甫太史所藏器據傳藏摹本編入

周獻 穀父獻



穀父作 獻其萬口 子孫永寶用

右穀父獻銘十四字摩滅者二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獻字从鼎者獻亦鼎屬也爾雅釋器以鼎之狀足者為鼎說文云兩鼎屬庸兩屬獻也獻也一曰穿也案獻以金治而成者獻以陶施而成者獻是鼎屬獻是獻屬也

司獻



器上 司口



器下 亞形中攝形

右司獻銘四字據王復齋宋搨本摹入案司下一字王釋作彝今案其文刻雖難辨當疑儀形舊釋作兕形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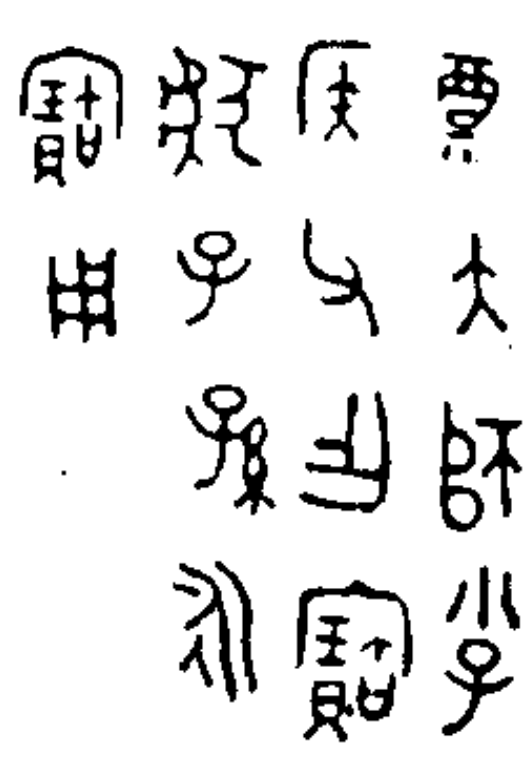
之云當作儀形 寔獻



寔作障鼎 犬形

右寔獻銘五字器為錢獻之所藏據搨本摹入案障即障字也禮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璫璫一作鞶說文作鞶與寔聲近相通寔有上下二器上為無底獻下為兩象重山形夏易首長謂之連山連山者獻山也爾雅釋山重獻險絳州文獻字有从自者即險之義作犬形者禮曲禮云犬曰羹獻說文解獻字云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从犬屬聲以此銘證之知獻為薦犬牲之器上可獻儀形或即犬牲也

鄭太師小子獻



鄭太師小子 侯父作寶 獻子孫永 寶用

右鄭太師小子獻銘十五字據元手搨本摹入案太師樂官之長小子父在之稱左傳鄭有侯宣多侯羽殆侯父之後獻獻从犬者薛氏款識伯溫獻仲父獻獻字皆从犬鼎从犬此省鼎獻獻古通

周鼎 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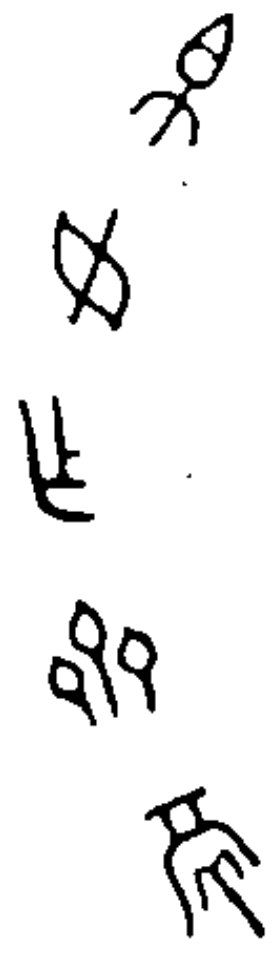


作齊鼎 足跡形

右齊鼎銘四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齊案也黍稷

曰案

帛女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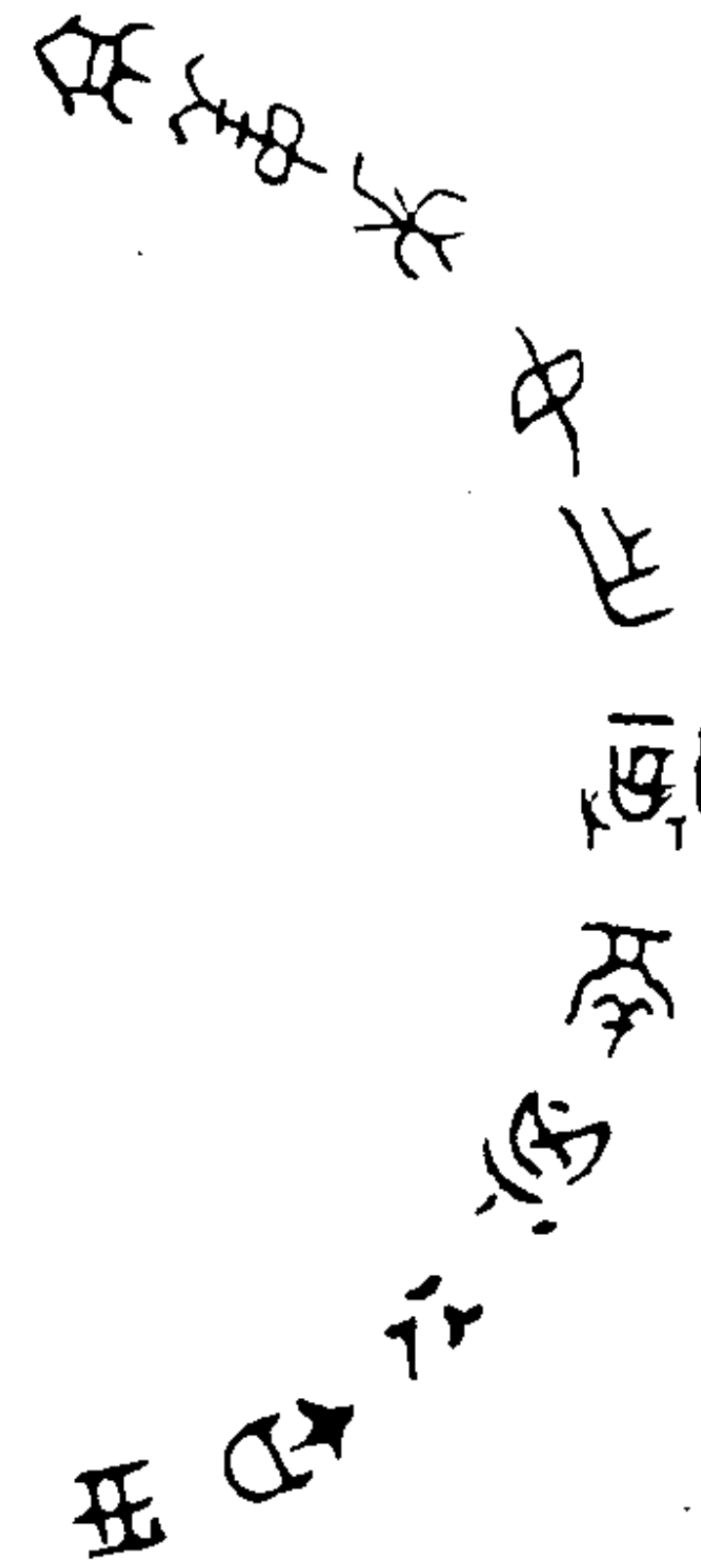


帛女作齊鼎

右帛女帛銘五字據王復齋款識宋搨本摹入案帛女即

伯女左隱二年傳紀子帛公羊穀梁作子伯史記伍子胥傳伯孫論衡作帛喜古字通借也薛氏謂帛女宮女之有職者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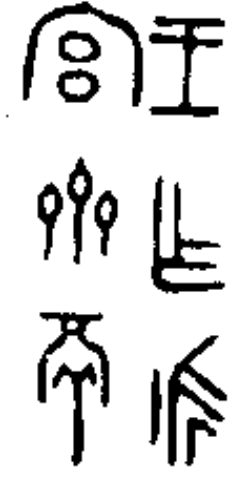
京姜帛



京姜庚女作帛其永寶用

右京姜帛銘十一字據王復齋款識宋搨本摹入案京京師也詩思齊云京室之婦女舊釋作中非是庚女者猶母乙婦庚之例古女子亦有以十為字者寶為古文省程易嚙云齊刀之古字豐潤文廟牛鼎之兩字皆古寶字省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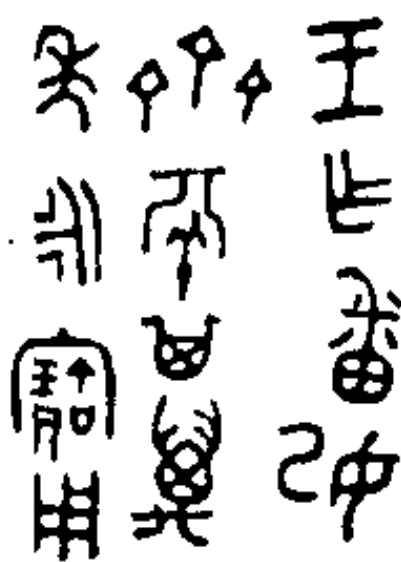
永宮帛



王作永 宮齊帛

右永宮帛銘六字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

番妃帛



王作番妃 齊帛其萬 年永寶用

右番妃帛銘十二字據舊藏搨本摹入案番古潘字國名路史潘故縣屬上谷有虞氏之後

姬姬母帛



姬奭母作尊兩其永用

釋同

右姬奭母兩二釋銘各十字末一字俱摩滅據舊藏本編入案姬奭人名姬字从金从起古走旁又旁每通用

王母兩

五作王母尊兩

王母兩

右王母兩銘八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王母父之妣也釋說文云姬也象耳頭足丸地之形古字同歐周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釋文本或作魯獸通詩車攻搏獸于叔後漢安帝紀注作薄待符宮田待之宮也叔獲父兩

西叔獲父作羞兩

右叔獲父兩銘七字器見于山左據舊藏摹本編入案西

當作抑有關畫發字見說文蓋進獻也丑本从又此正作又吳佩叔云古文蓋與敬相似畫敬用五事漢書作羞

叔伯兩

右叔獲父兩銘七字器見于山左據舊藏摹本編入案西

姬奭母作尊兩其永用

右歐伯兩銘十四字據舊藏摹本編入案路史戲國有二

一為炎帝後姜姓國驪山之北水名今新豐有戲亭幽王死焉或云幽褒戲此而名姜也正音希一為商世侯伯武王克商命呂作伐戲方戲鄭地案鄭之戲即左成十七年傳之戲童水經注所謂汜水出浮戲之山是也此戲伯未詳何國齊蓋也字从鼎者凡从貝之字古每从鼎鼎古貝字也蓋有二義周禮小宗伯辨六齋之名物注六齋謂六穀是齋作菜字解也說文云齋黍稷在器以祀者是齋作盛字解也周禮人云祭門用瓢齋杜子春注云齋盛也兩為盛黍稷之器故曰齋

鄉羌伯兩

周區

諸女區

亞形中 尊其 諸女舉 格上矣 大子尊葬

右諸女區蓋器各十一字據趙晉齋所藏本摹入案

器釋同

左襄十九年傳諸子仲子戎子哀五年諸子鬻如之子茶雙房元齡管子注諸子內官之號杜氏注一解為諸妾姓氏一解為庶公子俱失之諸子亦稱諸姬見漢書高五王傳此諸女即諸子諸姬之例又漢書元后傳云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此必從古制古禮太子當有妾御也奉區沃盥妾御之職故作器也

姬單區

右姬單區銘七字器為元所藏案龍國名履降後虜圍國

龍後作姬 單盤區

見路史薛書尤生鼎龍教尤生皆作亦

右子南銘七字元所藏器

子南

子南

作寶葬 子其永寶

叔夫兩

叔夫兩

叔夫作寶葬

右叔夫兩銘七字據江鄭堂所藏本摹入案叔夫作器者受父命而作葬器故曰父冊

周盤

王子申盤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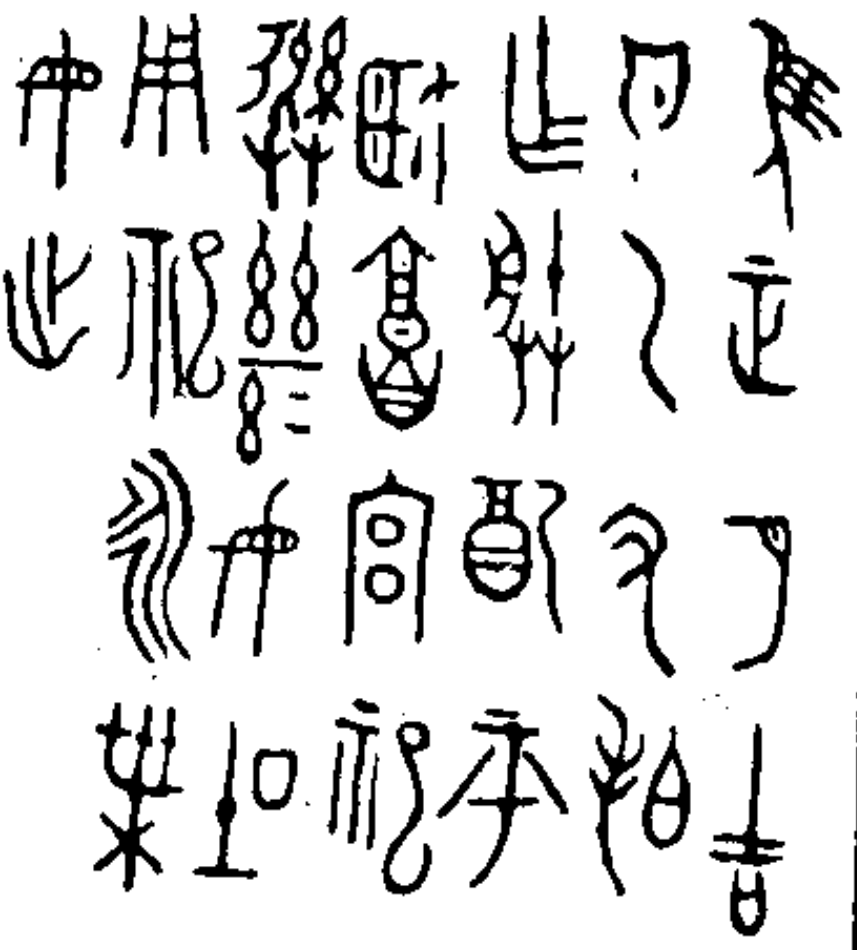
王子申作嘉嫺 盤蓋其眉壽

無期永保用之

右王子申盤蓋銘十七字元所藏案此楚器也廣雅釋親嫺母也廣韻嫺楚人呼母也薛書楚即仲南和鐘有此字他器無之此曰嘉嫺其為楚器無疑矣楚僖王公子皆稱王子楚王子名申見于左傳者有二一為其王右司馬成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者一為平王長庶子字子西

字剋之有司剋期命有司也說文解云替替銳意也攷
 易豫九四朋盍簪京房易替作摺陸希聲云摺今捷字鄭
 康成注云替速也此云旒付散氏田器則旒義同替捷速
 付之也與字作殫者說文與卦之殫作殫義同罔此異
 旅蓋人名氏爽差忒也有不有也言苟有差忒是不有散
 氏心藏此事則其罰千錢此其替辭徹徹之古文達也滙
 字無考牆即牆字古文牆从田土來之省絲說文云亂也
 執數史主數器之史也之中福之字疑即作字薛書司寇
 區方寶獻作字並作止此銘分三節用大蔽散邑以下紀
 田表之四竟也義祖微武父以下紀微武父暨諸有司考
 田境定封略也惟王九月以下紀義祖與旅及西宮襄戎
 父之誓辭并作圖作器之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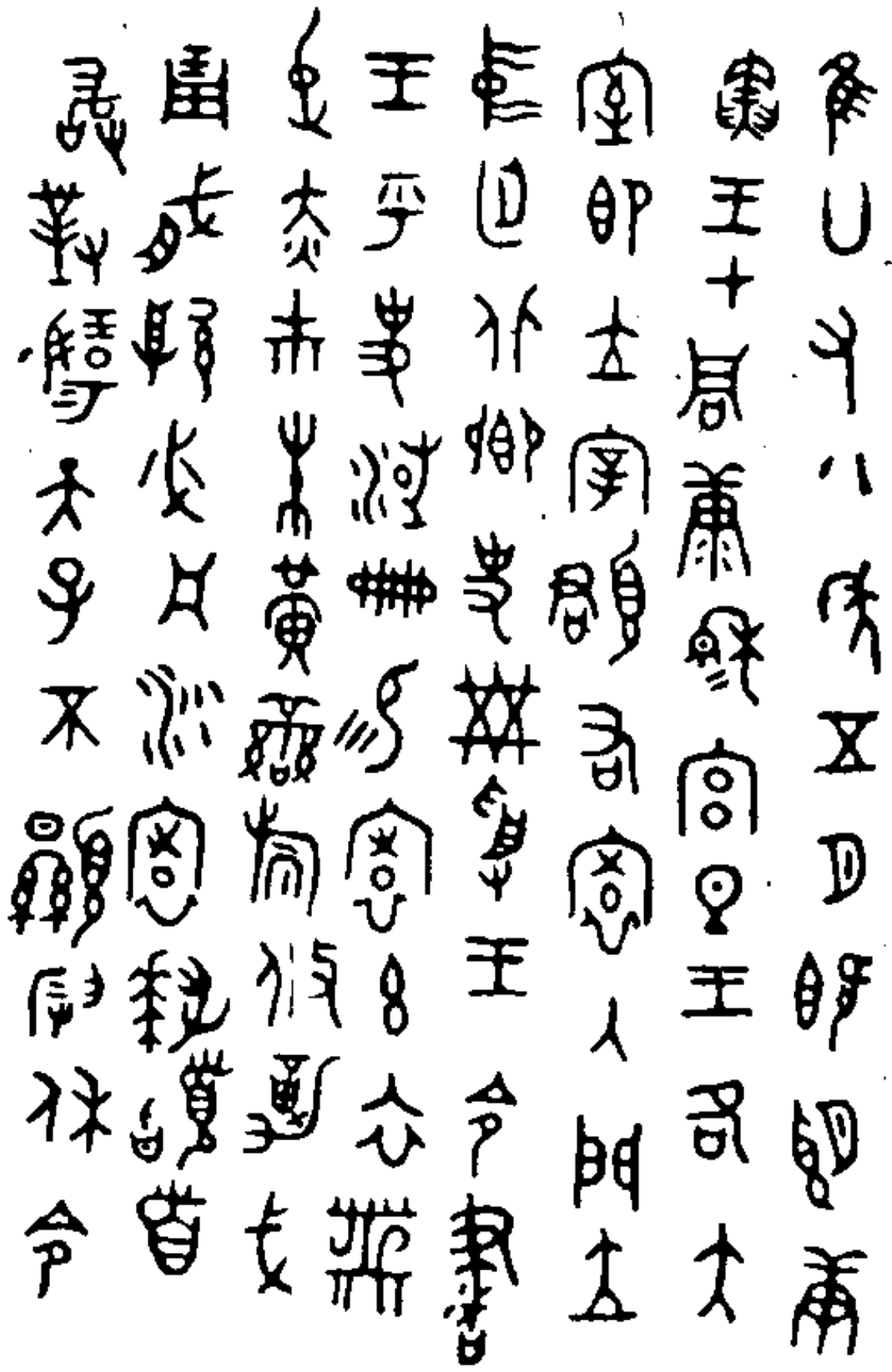
拍盤



惟正月吉
 日乙丑拍
 作朕配平
 姬享宮祀
 彝繼母吐
 用祀永葉
 母出

右拍盤銘二十七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奉入案拍作器
 者名吳佩叔云拍字古與伯通繼繼母吐者謂常欲禮祀
 也永葉母出者謂常守祭器勿以出境也皆頌辭之辭

寶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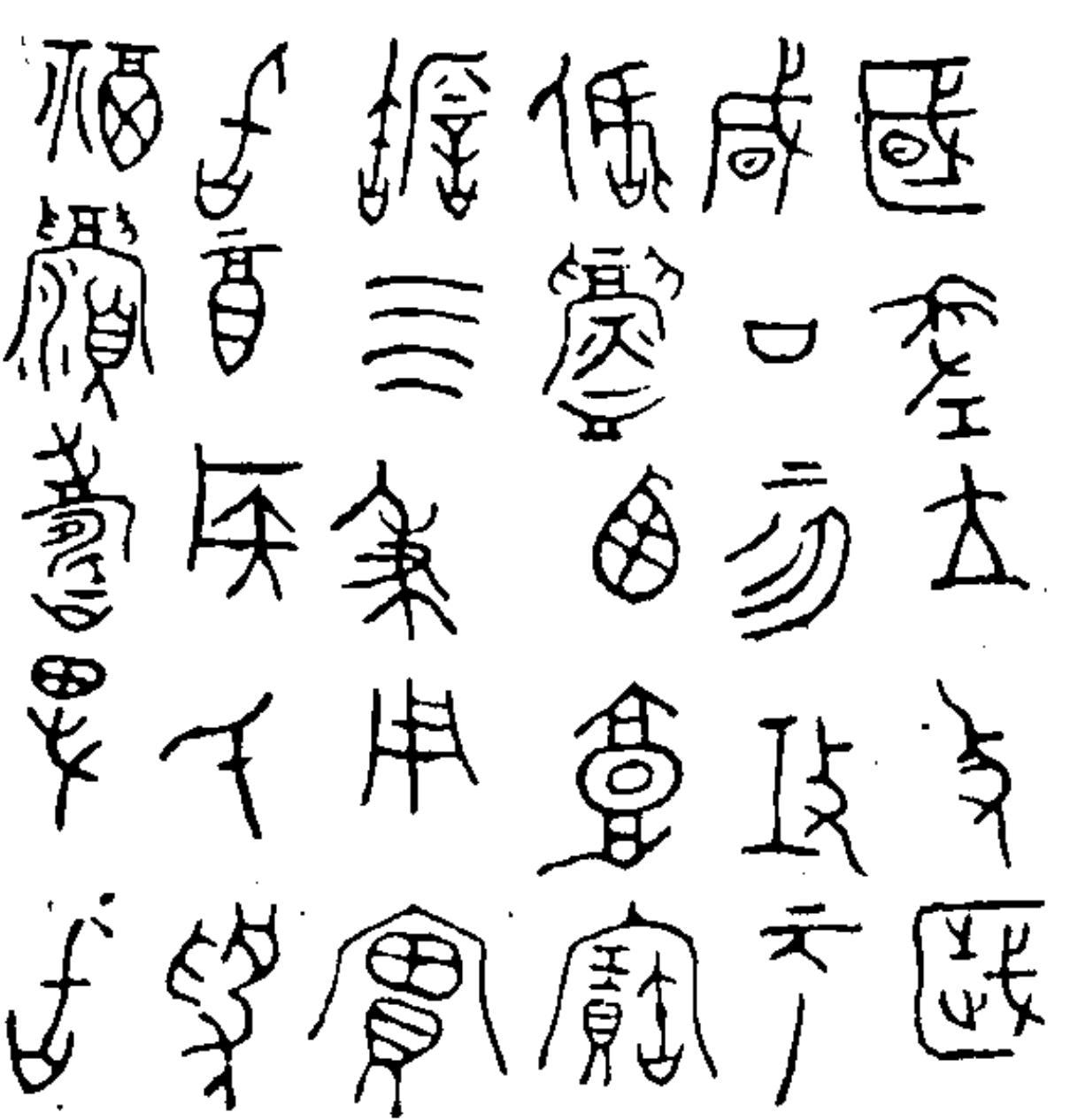
惟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
 寅王在周康穆宮且王格大
 室即立宰頌右寶入門立
 中庭北鄉史共受王命書
 王呼史滅冊錫寶乎衣帶
 束赤市朱黃絲旂攸勒戈
 珮載綺繡形矢寶拜稽首
 敢對揚天子不顯段休命
 用作朕皇考鄭伯姬寶盤

寶其萬年子二孫永寶用

右寶盤銘一百三字器為元所藏案此與薛書鄭伯姬鼎
 銘同所異者彼銘伯字下姬字上脫一鄭字遂名為鄭伯
 姬鼎伯姬者妣之稱豈得稱皇考乎此銘曰皇考鄭伯鄭
 姬猶曰皇考鄭伯皇母鄭姬不曰皇母者統於所尊也師
 酉敦云文考乙伯宛姬即此例寶作器者名額率名滅史
 名共受王命書者恭敬受王冊命之書也段古假字通嘉
 嘉休猶魯休也薛書釋作辱非是此鄭非宣王弟友所封
 之鄭母曰伯姬必非同姓之國也此器甚大形制古樸
 可與虢叔大林鐘並寶矣

周頤

齊侯瓶



國差立事歲
 咸丁亥攻市

儀鑄迺享寶
 鐘四乘用寶

旨酒侯氏受
 福眉壽俾旨

俾清侯氏母
 咎毋厲齊邦

買靜安寧子
 孫永保用之

文官十斗
 一鈞三斤

右齊侯瓶銘六十字據趙太常所藏搨本奉入案鑄即瓶
 字廣雅釋器云瓶瓶也亦作擔後漢明帝記注引埤蒼云
 擔大器也字或作儋史記貨殖列傳云醬子瓶徐廣云瓶
 大器也方言云樽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瓶漢書刺通
 傳注引應劭云齊人名小器為儋受二斛此齊器也國字
 作區見距末銘歲字見召鼎市作不見齊侯鐘師字儋勿
 古師字从市儋字辰旁从口亦合齊侯鐘四乘者作器所
 用乘之數知非器之量者乘十六斛瓶所容僅十斗無容
 四乘之大器也旨字亦見齊侯鐘諸字儋旁俾旨俾清謂
 酒也俗外耳者義通次買字不可識吳佩叔云當是鎮字
 以齊之強盛而曰國差立事其所祈禱惟曰毋咎毋厲鎮
 靜安寧而已何其衰弱之甚也其當田常專政割齊安平
 以東為封邑之後乎文官以下八字蓋漢人所鑿字在篆
 隸之間且紀權量非周器款識也

周戈兵

衛公孫呂戈

衛公孫
呂之告戈

衛公孫
呂之告戈

右衛公孫呂戈銘七字此與下三器皆元所藏案考工記治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鈞鄭注戈今句子戟也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說文戈平頭戟也戟有枝也二儀寶錄謂雙枝為戟獨枝為戈黃尤造蓋戟與戈俱有援與胡內其不同者戟獨有刺戈之胡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也考春秋左氏傳衛公族有公孫彌牟公孫免餘公孫無地公孫臣公孫丁而無公孫呂得此可補三傳所未備告既造字之省與船舟之船相同余所見戈有曰羊子之結戈邪大某某之結戈然則之是戈之文古人屢用之矣

子承戈

子承之作用

右子承戈銘五字內與援通長七寸五分胡半折胡內各有一空銅多爛蝕而色質甚古銘處有黃金錯其畫故字跡顯然洵周器也

高陽左戈

高陽左

右高陽左戈銘三字案陽陽古通詩湛露毛傳訓陽為日禮祭義服人祭其陽鄭注陽讀為日兩曰陽之陽書洪範時賜若漢書五行志作時陽若此陽字从日橫之合體于易成陽字左文十八年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杜注高陽帝顛頊之號春秋時和莒糜楚諸國皆高陽苗裔通志載以名為氏者有高陽氏引呂氏春秋古辨士高陽魁則此高陽乃作戈者之氏也其言左者程易時瑞田曰凡款識於戈體者刻在背於內則刻在面以內為戈之餘事其面猶戈體之背也今乃不刻於內之面而反在其背者右手之背即左手之面曰左者殆左手所執者與三國志魏典韋持大雙戟吳甘寧能雙戟抱朴子單雙戟皆有口訣要術然則古人戈戟有用雙者鋒刃相向宜分左右與元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四五五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四五六

謂古者諸侯行必有二人執戈先之左昭元年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此國君當有二戈在前之證此戈云高陽左者或高陽氏之諸侯左右二戈中之一戈與又考古戈銘有作右軍者古行軍左右有局謂之上下軍亦謂之左右軍或此戈為左軍所用故以左字志之亦未可定至刻文面背之異亦姑存之以備一說古人於此等事原非定有程式也

象形戈



戈象形

右象形戈銘一字雙鉤此戈芒刃不頓若新發于硎可寶也

朱戴公戈

朱戴公

王商戴公歸之告

右朱戴公戈銘九字末一字刺蝕不可識此與下四器皆據趙晉齋所藏揚本摹入案輜當為朝詩怒如調似釋文作朝今作調者字形相近而誤朝音周朝一聲之轉古字通借此戈借為朝觀之朝猶毛詩借為朝夕之朝矣其右旁近舟古鐘鼎舟周每同字也謂商戴公為宋戴公者春秋傳禮記凡有三證詳銅距末跋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猶晉詩之稱為唐風也禮弓孔子曰某般人也皆同此例矣按史記戴公為微子八世孫當幽王之世釋歸字者石鼓文作歸从辵是其證也此戈乃戴公朝于平王歸後所作至于武公時始加銘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稱蓋也戈造于先銘勒于後故文鑿而非鑄此戈為顏運生崇製目觀田夫自曲阜土中掘出者文字銘語非後人所能偽託矣

羊子戈

羊子

羊子之結戈

右羊子戈銘五字曲阜顏氏得之周公廟土中江寧周文學編釋第一字為半謂姓大與朱學士為羊謂羊不上出且子爵無與姓連稱者是羊子為大夫稱翁單溪學士曰羊字固應上出然此銘造字既用古文而羊下告

上皆變直為曲則羊从羊聲亦可以形舉該之矣惟爵名與國姓罕有連稱之文是所當闕疑者至謂羊子為大夫稱翁無可據矣乃引左氏傳楚熊通授子一事定為若敖紛冒舊稱言之甚辯然第一字以原戈細審之字畫清則豪無刺蝕半頭實不上出難定為半字朱學士謂羊字近之羊乃氏也通志畧謂為羊舌氏之分族春秋時有羊斟為華元御戰國時有羊干著書但不知造戈者為何如人耳結古文造字無可疑者

邾戈

邾大

邾大

右邾戈銘八字刺蝕者三字黃小松司馬所藏器案邾即春秋之邾國小松云上三字疑是邾太師從成戈

敵戈

敵

永用乃從成其

右從成戈銘六字顏運生曾見于濟寧案永字上其字下當有關文

夔戈

夔

夔之造戟

右夔戈銘四字海寧吳棫客所藏器案此戈而稱戟戈為平頭戟也

公戈

公

公戈

右公戈銘三字首一字泐翁單溪學士所藏器

方寅戈

方

方寅

右方寅戈銘三字首一字泐翁單溪學士所藏器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四六一

右方寅戈銘八字左行據趙晉齋所藏搨本摹入案古

寶字之省

樂左軍戈

左

右樂左軍戈銘三字器為元所藏案絲字古樂省齊有樂

施晉有樂枝樂警樂懸樂盈左軍即下軍古人尚右則左

為下矣晉有三軍左倍二十七年傳城濮之戰樂枝將下

軍文十二年傳河曲之戰樂盾將下軍宣十二年傳邲之

戰樂書佐下軍成二年傳鞏之戰書將下軍此戈其晉樂

氏之物與然則高陽左戈之左亦左軍也後載戈銘有作

左軍者今據此釋為左軍

高陽戈

高陽

右高陽戈銘二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舊藏搨本摹入

公戈

公作

右公戈銘二字

乙戈

乙戈

右乙戈銘二字

周龍伯戟 此後銘款其類止一器者不復另行書總名

龍伯作奔戟

右周龍伯戟銘五字據舊藏搨本編入案周禮旅賁氏掌

執戈盾戈戟同物也此旅賁所執之戟故曰奔戟賁作奔

者古文也詩鴉之奔奔禮記表記作鴉之賁孟子音義

引丁音虎賁先儒言如猛虎之奔漢書百官公卿表更名

虎賁即注云賁讀與奔同言如猛獸之奔證之此銘虎賁

旅賁之賁當作奔也續漢書志注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

故名焉

戈形句兵



賁

立戈形

右戈形句兵面銘一字背銘一字據陳秋堂搨本摹入

象形句兵



右象形句兵銘據程易疇摹本編入銘文奇古不可釋易

疇釋為周字未敢定姑闕疑易疇云此句兵戟屬也顧命

曰一人冕執殳立於東坐一人冕執干立於西坐孔氏以

為殳殳皆戟屬似得之廣韻殳皆引顧命而以殳屬釋

之是矣

周幼衣斧

幼衣

右周幼衣斧銘二字據程易疇摹本編入易疇云余從洪

養泉見一斧屬之器有內與戈內同內上有銘二文曰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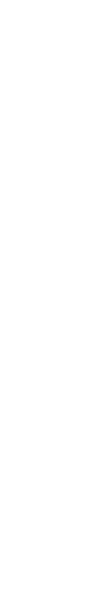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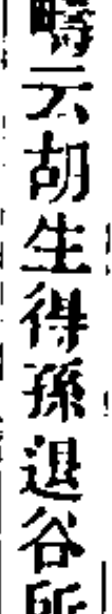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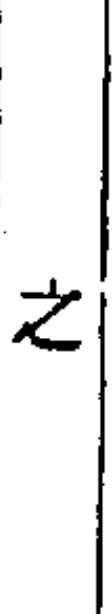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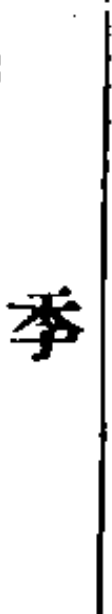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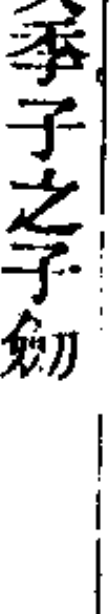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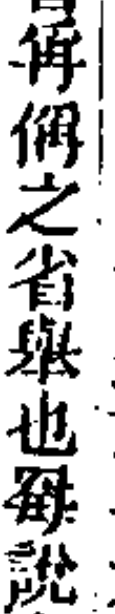
衣幼疑即斲字黑衣蓋衛尉屬官國策左師觸警見超太

后曰賤息舒祺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是也

周可伯槍



可伯再



子之子保之永用劔又為跋尾手書之其略云昔季子有

劔為徐君所愛此則其子之劔晉見三代諸器款識多矣

鮮有及此者舊在睢陽袁氏曾向余言買時一守酬以十

金余案曝書亭集有孫少宰鑄室觀吳季子劔四十韻聯

句詩又有延陵季子劔銘跋其略云康熙九年冬借李良

年潘耒蔡湘過退谷先生塾室出延陵季子佩劔相示以

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半重九鎰上士之劔也臘有

銘篆文不可辨曰季子劔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據此則

退谷初得是劔時尚未能盡識其銘文見有季子字故以

為季子劔厥後十字盡識乃知為季子之子劔也朱氏言

臘有銘以劔身為臘仍注之誤蓋臘與身其廣略同也又

案精華錄有雙劔行孫退谷侍郎席上作是詩作於康熙

八年在曝書亭集作劔銘跋之先一年詩中但敘季子事

無一字及其子可見是時王氏亦不知其為季子之子劔

也乃自注雙劔則云其一魚腸其一有銘云吳季子之子

劔此必因退谷既經辨識之後改其自注以存實錄故池

北偶談之作遠在作雙劔行之後亦得詳載十字銘文與

退谷手書釋文無異而其詩仍舊未暇改益足徵其注之

為改作矣元案選字吳佩叔所釋蓋季子之子名舊釋作

造非也

周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距末

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預注子商謂宋又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商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而鄭康成曰商宋詩皆其證也

周刀秘



子執刀形



寶

右周刀秘銘二字據江鄭堂手搨本摹入案詩瞻彼洛矣韓琇有髮毛傳云琇上飾珞下飾天子玉琇而琇琇諸侯琇琇而琇琇大夫琇琇而琇琇士琇琇而琇琇說文琇琇天子皆以玉然則諸侯皆以金大夫皆以銀士皆以琇也此刀秘未見其器不知何所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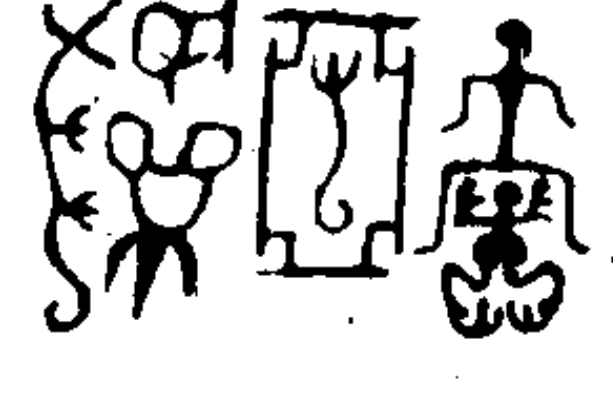
周削



子

右周削銘一字據陳秋堂搨本摹入案考工記築氏為削鄭注今之書刀博古圖題曰刀筆據史記蕭相國世家文及後漢書劉盆子傳注也然刀以書竹簡筆以書絲帛古明有二器不得以削為筆鄭云書刀是矣凡刀刃皆在外削刃獨在內故考工記云合六成規馬氏諸家以為假曲却刃禮少儀云刀却刃授類削授類注類環也附謂把蓋削曲刃木向內故不必却刃也說文所謂削削曲刀者即削也今案此器脊微偃身屈刃在內刃下按附拊末有鑽可置纒結以便佩帶古貨刀亦如之蓋仿其制也

周豐



子孫

亞形中有龍形

龍形

右周豐銘五字以建初尺量之高七寸徑一尺七寸如豆而卑作已形中有大小龍形大龍之首正當器心其銘字在大龍首上此器近出蘇州人不識為何器錢博士拊寄拊本來訂此為古器之豐實合古制也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九

揚州阮氏編錄

秦器款識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濶度量則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廢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裝號而刻辭不稱始

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右秦權銘一百字此與下一器皆據江鄭堂所藏嚴氏舊搨本摹入銘見薛氏款識案權秤錘也漢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為宜因而環之今之周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孟康曰謂錘之形如環也此器未見不能詳其形制

秦斤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濶度量則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廢度量盡始皇帝為之者有刻辭焉今裝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九

刻左使母疑

平陽斤

右秦斤銘一百三字器舊藏平湖高文恪士奇家今不知所在案殿字見石鼓文薛氏釋爲也江鄭堂云殿緊之省左隱元年傳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杜注繫語助是殿字當屬上讀元謂鄭堂之說是也繫猶已也皆助語之辭若如俗讀屬下句則注當云繫發聲也如襄十四年傳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注則云繫發聲而隱元年傳注則云語助杜意繫字屬上爲句也得此斤銘可以證古義矣

秦量

廿六年皇帝口并兼天下
口口黔首大安立口口皇帝口
詔丞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壹款疑者皆明壹口

廿六年皇帝口并兼天下
口口黔首大安立口口皇帝口
詔丞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壹款疑者皆明壹口

始皇帝其於久遠口如後嗣
爲之者不稱成功
盛德刻此詔故
刻左使母疑

始皇帝其於久遠口如後嗣
爲之者不稱成功
盛德刻此詔故
刻左使母疑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濼口口盡
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濼口口盡
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濼口口盡
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

右秦量銘一百字摩滅者十六字器在杭州據陳秋堂揚本摹入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平六國號皇帝一法度衡石丈尺更名民曰黔首此量銘廿六年以下四十字始皇帝刻辭也以秦權秦斤銘校之帝字下摩滅者乃畫字下字下乃諸侯二字立字下乃號爲二字帝字下乃乃字相字下乃狀縮二字灑字下乃度字則字下乃不字壹字下乃之字縮王縮也元年以下六十字二世皇帝刻辭也灑字下乃度量二字刻字下乃辭不二字遠字下乃也字去疾馮去疾也本紀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龔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薛氏云始言金石刻而卒止言刻石據權之文云故刻左則史記石字當爲左也元視學山左時求秦石刻如嶧山成山諸刻皆久佚泰山石刻於乾隆戊午歲燬于火得舊本僅存臣斯以下三十字琅邪臺石刻歸然獨存首行五夫三字第二行五夫二楊樓五字皆始皇所刻從官名也詔書共十一行皇帝曰金石刻盡七字一行始皇帝所爲也今龔八字一行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八字一行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八字一行如後嗣爲之者不稱八字一行成功盛德四字一行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八字一行史夫二臣德昧死言臣九字一行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八字一行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八字一行制曰可三字一行得此斤權量三銘金石刻備矣因附錄之

秦平陽封官銅器

平陽封官

右秦平陽封官銅器銘四字器有雷回紋銘在其旁或以爲漢官舉製未可遽定蓋殘銅也向藏桐鄉金比部家據陳秋堂揭本摹入案此秦平陽封官之器也史記秦本紀云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官正義曰宮在岐州平陽城內考武公元年乃春秋魯桓公之十五年此銘是秦篆非古文當是始皇以後所作

秦右軍戈
廿三年加推
命右軍
工戈夏止豎工

右秦右軍戈銘十四字桂未谷後所藏器據揚本摹入案說文卞加廣漢縣名惟都假切唯唯高也二字甚分明金石韻府夏字與莫字畧同銘文昔年不書號嘉定錢晦之大昭云建元以前無二十四年者建元以後惟建武建安有二十四年然此器篆文奇古非東漢人所能及當是秦器蓋祖龍之世本無年號琅邪臺之刻石亦但稱維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也班固百官公卿表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當始皇二十四年三晉及楚皆滅是年又攻破荆軍想此時尚未銷兵故作是戈也卞加夏邱雖見漢志當亦沿襲周末舊名故定爲始皇時物豈乃官名周禮寺人內豎倍寺人之數鄭康成注豎未冠者之官名也

漢器款識

漢鐘

建安三年
孔文父作

右孔文父鐘銘八字在鉦間秦教甫太史思復所藏器江鄭堂云建安三年後漢獻帝即位之十年孔文父無可考是器形製與考工記氏大畧相同當時之小鐘也鐘有篆有枚枚三十六律數始於六終於六六三十六天地自然之數也黃鐘旋宮得備此數

王長子鐘
王長子鐘容一石重卅斤

右王長子鐘銘十一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薛氏款識周陽侯鐘銘云今周陽侯家金鐘一容十斗重卅八斤鐘記量權漢制如是

漢鼎

陶陵鼎
陶陵鼎
銅多鼎蓋并重十一

田丰雅

尺

蓋

陶 廩 陶 陵 共 廚 銅 鼎 蓋 并 重 十 一 斤

陶 廩 陶 陵 共 廚 銅 鼎 一 合

陶 廩 陶 陵 共 廚 銅 鼎 一 合

陶 廩 陶 陵 共 廚 銅 鼎 一 合

容 一 斗 并 欸 味 亦 止 歟 重 十 斤

志 屬 一 尺 徑

右漢陶廩陶蓋銘大字十五小字四器銘大字十七小字十六元所藏案漢書地理志陶廩汧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為陶廩侯續漢書郡國志作陶廩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之陶即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曹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其王為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此器云陶廩是定陶共王陵也陶廩汧二邑合其此器故曰共廚銅鼎薛氏款識漢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共廚金一斗鼎汾陰官鼎銘云汾陰共官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廚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為小廚裁足祠祝薛書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當時共鼎正多不知何時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四八九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九

四九〇

八合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元得此鼎因思焦山祇有周鼎若以漢鼎配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爰以官贖進之鎮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並加冊于栢繪圖楊款鈐印紀之以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也

好時鼎

好時 共廚 銅鼎

第十 八斤 一兩

右好時鼎銘十二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承安官鼎

承安官鼎

承安官鼎銘容一升重十四斤廿二年安長丞福孫守令史宣夕世造第五

右承安官鼎銘三十一字據陳秋堂手搨本摹入案甘肅

二年漢宣帝即位之二十二年承安官名三輔黃圖及長

安志皆無之漢官名不傳者多矣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衛

尉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長

樂建章甘泉皆掌其口師古云各隨所掌之官以名官此

云安長丞以所掌承安官為官名也

汾陰侯鼎

汾陰 侯

右汾陰侯鼎銘三字此與下一器皆據江鄉堂舊藏搨本

摹入說詳薛氏款識

孝成鼎

蓋

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第一

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第一

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第一

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第一

右孝成鼎蓋銘十五字器銘四十字陽識見薛氏款識

外黃鼎

外黃五斤四兩

容一斗十三

右外黃鼎銘十一字據舊藏搨本摹入案漢志外黃屬陳

留郡故縣在今開封府杞縣東北

銅鼎

銅鼎重二斤六兩

銅鼎重二斤六兩

右銅鼎銘十六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日利千金鼎

日利千金鼎

右日利千金鼎銘四字滋陽牛 運 所藏器據摹本編入

日利千金鼎

右日利千金鼎銘四字滋陽牛 運 所藏器據摹本編入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九

四九五

漢司正鼎
 右漢司正鼎銘四字此與下一器皆據江鄭堂舊藏揚本
 摹入此即薛氏款識所載侈耳鼎也侈耳據形制為名詩
 毛傳云小鼎謂之雍爾雅云園弁上謂之鼎今未見其器
 不能強說

齊安鑑
 齊安宮銅重鑑容五升其蓋重五斤六兩神爵四年
 典宮喬夫忠佐史工司馬讓造第一廿一廿一廿三
 右齊安鑑銘四十字陽識案廿三薛氏款識作廿三
 苗川太子鑑
 苗川太子 苗川太子
 家金燭
 虛容二斗
 半重十
 斤八兩

陽泉使者舍重鑑
 陽泉使者 陽泉使者
 舍重鑑一
 有股及蓋
 并重四斤
 五年六安
 十三年

正月乙未
 內史屬
 賢造維
 陽付守長
 則丞善
 揚勝傳
 舍喬夫充

右陽泉使者舍重鑑銘五十一字唐滅者四字秦太史所
 藏據揚本摹入江鄭堂云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魚豢
 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器文洛作維其為光武
 以後之器無疑第五行刻蝕不可辨蓋兩數及年號也云
 六安十三年者乃侯國紀年如孔廟漢石既書五鳳二年
 又書魯三十四年也考漢書實融傳有六安侯旰又楚王
 英傳肅宗建初二年封英子楚侯後徙封六安侯續漢書
 郡國志無六安縣是光武時省入六安國然一地無封兩侯
 之理自必旰國除後乃徙封則所缺年號當在章和以
 後矣陽泉亦侯國不知何時國絕省入六安改為縣使者
 疑是四百石三百石之長有事于侯國故稱使者耳內史
 屬者內史之屬官後漢河南尹職與前漢左右內史同豈
 內史之稱至後漢尚相沿不改耶當時諸侯王亦置內史
 或者賢乃六安內史屬官亦未可知惟陽付守長不知何
 官其縣長之類歟器文鑑通鑑盤省皿古人通借省文之
 例也

大官壺
 大官銅鐘容一斛建
 武十選工伍與造
 考工令史由丞或介
 通主大僕監掾蒼省

右大官壺銘三十二字陽識據江鄭堂所藏舊揚本摹入

案建武十者二十年也薛氏款識銘文脫一十字且以
 十選工四字釋作二十五年二當是傳抄之訛史由由
 字釋作右亦誤

杜陵壺
 杜陵東園銅壺容三斗
 重十三斤永始元年併工
 長造護昌守喬夫宗掾
 通主守左丞博守令並省

右杜陵壺銘三十八字平湖合漢陽路墨莊所藏器據
 朱右甫手搨本摹入案杜陵西漢宣帝陵也永始元年成
 帝之十七年也

大吉壺
 大吉

右大吉壺銘二字陽識元所藏器

延光壺
 斤直錢萬二千
 延光四年銅二百

右延光壺銘十三字陽識據宋王氏款識揚本摹入案延
 光四年東漢安帝之十九年今銅百斤約直錢萬五千
 斤權輕小也

更甲壺

更甲
更甲

右更甲壺銘二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太常摹本編入
嚴氏壺

嚴氏作

右嚴氏壺銘三字

千秋壺
千秋

右千秋壺銘二字

漢千馬卣
馬形
千

右漢千馬卣銘二字陽識元所藏器案漢人銘器每作吉
解語千馬蓋取富厚之義庚子山刀銘云價重十城名高
千馬則以馬銘器亦有珍重之義焉

漢洗
陽嘉洗

陽嘉四年朔令

右陽嘉洗銘六字秦敦甫太史所藏器據本摹入

伏地洗
伏地

右伏地洗銘二字陽識錢塘何夢華元錫所藏器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五〇七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九

五〇八

大吉昌洗

大吉昌洗

大吉昌洗銘六字據趙晉齋摹本摹入案漢洗多陽識
此後凡陽識者不注明矣

長宜子孫洗

長宜子孫洗

右長宜子孫洗銘四字此與下九器皆據趙太常摹本編
入案此洗兩旁作雙魚形
宜侯洗

宜侯洗

富貴昌宜侯
右宜侯洗銘五字
章和洗銘文據原本一行分作兩行

章和元年

堂狼造

右章和洗銘七字案章和元年東漢章帝即位之十四年
漢志犍為郡有堂狼縣常璩南中志云常璩山多毒草盛
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即其地琅宋書州郡志作狼
中平洗

中平洗

右中平洗銘七字案中平二年東漢靈帝即位之十八年
富世作器者氏與名也
初平洗銘文據原本一行分作兩行

初平洗

太歲在甲戌初平五年吳師作
宜子孫

右初平洗銘十五字案東漢獻帝以巳巳年即位庚午改
元初平初平止四年甲戌改元興平此稱初平五年者遠
方於春秋初作器不知改元仍舊號猶西漢五鳳止四年
而元所藏五鳳軹云五鳳五年也

永建洗

永建洗

永建元年朱提造

右永建洗銘七字案永建元年東漢順帝之元年也漢志
犍為郡有朱提縣提字本從手旁此從木作提者考補林
讀朱提為朱提云北方人名匕為匙玉篇木部云提即匙
字是提乃匙字之別文隸書手旁與木旁往往多亂也
富昌洗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九

五〇九

富昌其宜王

右富昌洗銘五字

富貴昌洗

富貴昌洗銘六字

富貴昌宜侯王

右富貴昌洗銘六字

宜子孫洗

右宜子孫洗銘三字

大吉羊洗

大吉羊

右大吉羊洗銘三字案羊字祥之省銘有雙螭雙魚

形

董昌洗

董昌器

右董昌洗銘三字器在杭州已剝落僅存殘銅一片據楊本摹入銘有羊形蓋取吉羊之義

平陽侯洗

永

漢安平陽侯

用

右平陽侯洗銘七字元所藏器案漢安後漢順帝之號平陽侯後漢有二一為曹宏據漢書列傳及表故平陽侯本始子宏舉兵佐軍建武二年復故封嗣嗣後無聞後漢書后紀永平三年封平陽公主主明帝女適大鴻臚馮順又馮勤傳建初八年順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奮無子兄勁為侯勁子卯嗣勁爵延光中為侍中子雷嗣延光安帝之號則漢安之平陽侯乃雷也

漢安魚鷺洗

漢安二年朱提堂侯造

右漢安魚鷺洗銘九字案續漢書郡國志有朱提無堂瓊後漢堂瓊既省入朱提故此器云朱提堂瓊也健為故夜郎國禹貢梁州之境厥貢璆鐵銀鏤章昭璞以為珍當作鏤紫磨金與鐵銀鏤以類相從則朱提山之出銀銅由來舊矣漢書食貨志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其產銀銅特佳故造器多出其地至今銅器每以雲貴為最朱提堂瓊即今貴州威寧雲南東川二府地博古圖陽嘉二年洗字之右作魚左作鷺正與此同洗取象于鷺魚以二者為水物也圖釋為鷺曾水而捕魚譬之習于禮而得民殊屬曲說盤名洗者儀禮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鄭注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土用鐵意古人盥洗以手盥盤御者以盥盛水沃之洗後棄水在盤故盤為棄水器最崇義以盤洗為二器失之矣

大吉羊洗

大吉羊

大吉羊宜用

右大吉羊洗銘五字器旁作雙魚形此與下一器皆元所藏

雙魚富貴昌洗

富貴昌宜侯王

右雙魚富貴昌洗銘六字

吉羊洗

吉羊

右吉羊洗銘二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張世堂云吳門陸賈夫起自藏此漢銅洗有紋作羊形吉作尚諸家篆書所無存之可備一種篆法翁學士云羊字篆法亦篆書所無蓋漢人器用之字多以意屈曲自成章法爾

雙魚永建洗

永建元朱提堂造

右雙魚永建洗銘七字器為慈谿鄭徵君勳所藏器據楊本摹入

漢注水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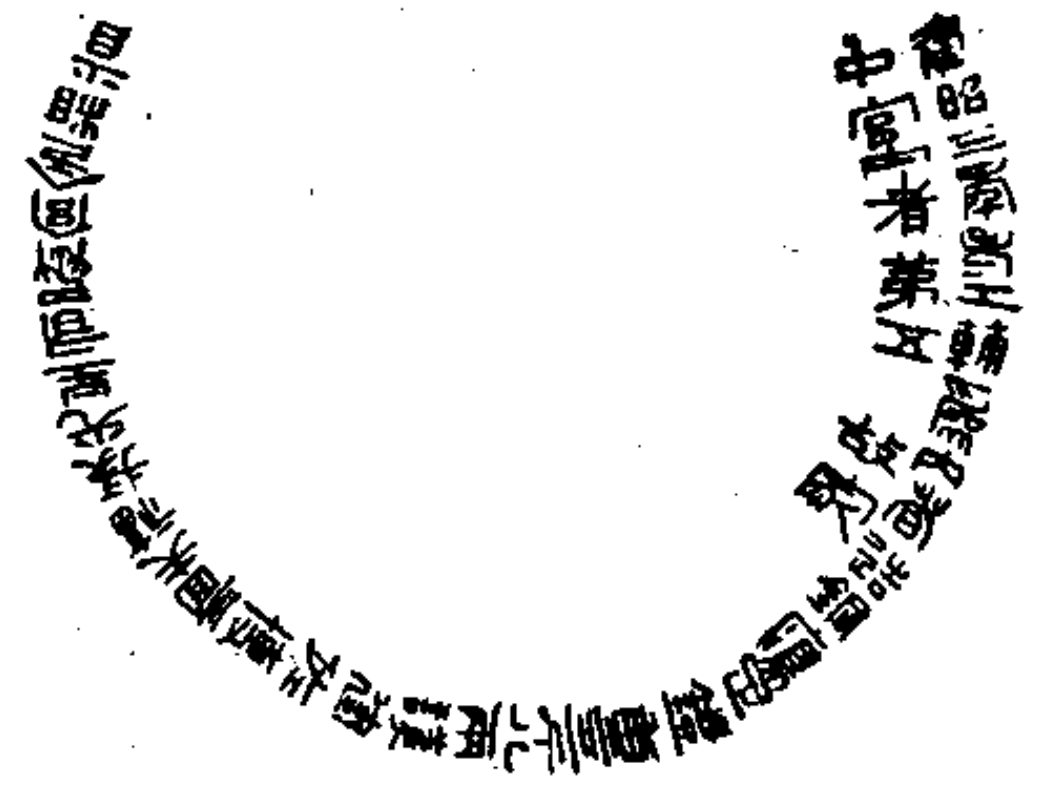
律斤衡蘭
注水區容耳
始建國元年
正月癸酉
朔日制

薛氏款識

漢鏡

右漢注水區銘二十二字據江鄭堂所藏舊本摹入說詳

建昭厲足鏡



廚亦

今陽 平家 至一 陽朔 元年賜

建昭三年考工補鑄
中宮內者第五

廚大後

今陽 平家 至一 陽朔 元年賜

右建昭厲足鏡銘五十九字青浦王述莽少司冠和所藏
器據本纂入案建昭三年西漢元帝即位之十三年漢
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
考工室為考工臣瓚曰冬官為考工主作器械也內者內
者令也右丞宮令守宮令之丞也皆屬少府護建佐官名
漢表無考輔博光主相皆人名外戚恩澤侯表陽平侯
蔡義本始四年薨無後此陽平家當是大將軍王鳳鳳于
永光二年嗣封陽平侯銘云陽朔元年賜陽朔元年成帝
即位之九年鳳于陽朔三年薨此鏡本宮禁之物成帝以
賜鳳今陽平家以下十三字乃鳳所刻蓋者刻也一至三
者當時所賜不止一器故備記之

龍虎鹿盧鏡

吉 大吉 宜子孫吉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五二五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九

五二六

右龍虎鹿盧鏡銘七字元所藏器器體固益作鹿盧形後
半著于器前半仰以承炷中有錐前後有小蓋蓋上有環
器口亦有小蓋蓋底及兩翼並龍虎紋與考古圖所載二
器形制相類元近見桐鄉金比部德與所藏鹿盧鏡較此
器稍大銘惟宜子孫吉四字而已

羊鏡

大富貴昌宜長樂

黃龍元年李常造

右羊鏡銘十四字長洲顧文鏡所藏器據本纂入案黃
龍元年西漢宣帝之二十五年也

永元厲足鏡

永元二年中尚方造銅厲足鏡重九斤工宋次等作
右永元厲足鏡銘二十字秦太史所藏器據本纂入江
鄭堂云是器後漢和帝永元二年造文云重九斤以今權
分之則永元時權一斤重今權七兩有奇耳續漢書百官
志少府卿屬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
刀劍諸好器物書職官志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
尚方皆製漢制有中左右三尚方證以器之中尚方可知
漢時有三尚方矣是可補司馬彪之闕太史云銘之對面
尚有一山字此失摹

上林鏡

付上林

右山林鏡銘三字據趙太常本編入

黃山鏡

黃山第四

右黃山鏡銘四字張叔未所藏器據本纂入案四作三
古三四之字皆積畫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注云有
黃山宮孝惠二年起

林華觀行鏡

林華觀行鏡 一重四十斤

林華觀行鏡 一重四十斤

兩五二造第一

兩五二造第一

右林華觀行鏡銘十八字陽識此與下一器皆據江鄭堂
所藏舊本纂入銘見薛氏款識

耿氏鏡

延光四年二月耿氏
延光四年二月耿氏
作鏡比二工張真造

右延光鏡銘十六字亦見薛氏款識

漢尚浴府金行燭盤

內者米米尚浴府果金行燭盤向三
重三斤十二兩六分內向三第外八十四

溫臥

內者米米尚浴府果金行燭盤容二升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九

五三一

重二斤十二兩元年内造第初八十四

右漢尚浴府金行燭盤銘三十六字錢獻之所藏器據本編入獻之云溫臥者當是溫室臥處所用也尚浴府者深浴之室也其盤非一故曰第初八十四也内向未詳或云是内者令之名

漢周陽侯廟

周陽侯家銅三習鑿銀一容五斗重十斤六兩師治國五年五月國輸第四

右漢周陽侯廟銘三十三字陽據江鄭堂所藏舊本摹入說詳薛氏款識案鑿字通鑿器也

漢元延銷

長安共廚銅三斗銷卅枚第廿重十五斤八兩元延元年十月造

右漢元延銷銘二十五字據舊藏本編入案元延元年西漢成帝即位之二十一年說文云銷小盆也漢書李廣傳注云銷即銚也今俗呼銅銚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十

揚州阮氏編錄

漢弩機

宛仁弩機

宛仁 宛仁

右宛仁弩機銘二字元所藏器案古史考黃帝作弩禮細衣引書大甲云若虞機張鄭注機弩牙也周禮司弓矢掌四弩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將軍戰野戰說文云弩弓有臂者主發謂之機則弩機之由來舊矣謂於越與吳備敵而為之非也春秋傳有宛射犬宛春此宛仁殆造弩者名氏與

建安弩機

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八十五百師符

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八十五百師符

右建安弩機銘十九字張叔未所藏器據本摹入案建安廿二年東漢獻帝即位之二十九年師同師見成陽靈臺碑吳佩叔云師者工師也夢溪筆談云鄆州發地得銅弩機其側有刻文臂師處士耳師張柔莫曉其何謂案逸雅弩怒也有勢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鈞絃者曰牙似齒牙也外曰郭為牙之規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又漢書言府弩機銘云郭工鍛賢是則造臂者曰臂師造牙者曰牙師猶之造郭者曰郭工也牙緣作耳故誤讀為耳師然則此曰師指福與臂師虞上牙師張柔郭工鍛賢同也錢晦之云稽姓未審所出漢書貨殖傳有稽發廣韻云呂氏春秋有秦賢者稽黃此銘可加證矣市字或以為第字或以為制之半文

右中郎將弩機

中郎將曹悅赤黑間

卷轉臂

右右中郎將弩機銘十二字據陳秋堂本摹入案續漢書百官志右中郎將比二千石曹悅史無考轉讀為郭牙外為郭臂弩之柄卷者束也赤黑間當是弩名古弩有名黃問者見漢書李廣傳注又有名紫間者陸機七道云據紫間之神機是也

左尚方弩機

兒十四

左尚方 十一

右左尚方弩機銘八字元所藏器案兒造器者名據水元鐘銘云中尚方造則漢時已有中左右三尚方矣十一者左尚方造器之次第十四者工人所造器之次第也

書言府弩機

延光三年閏月書言府作六石鐵郭工鍛賢合磨守丞躬乘鉅史訓主

右書言府弩機銘二十七字陽據江鄭堂所藏舊本摹入說詳薛氏款識

漢戈

阿武戈

阿武 阿武

右阿武戈銘二字顏運生案樂所藏器據本編入案漢書王子侯表阿武或侯豫河間獻王之子戈其所造也

陰字戈

陰字



右陰字戈銘三字不可釋者一字有華紋黃小松所藏器據本摹入案陰下一字似戟字未可遽定姑闕疑吳佩叔云此華紋中蓋火象左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外作鈞距形蓋戟之象

晉左軍戈

晉左軍 口晉左軍 口口

右晉左軍戈銘六字不可釋者三字據趙晉齋本摹入案左軍舊釋作左庫

漢劍

寶用劍

工口王天口

自作其實用

右寶用劍銘十字摩滅者二字黃小松所藏器據本摹入案寶用舊釋作天水誤也

陽武劍

狀如古用 劍陽武用

右陽武劍銘四字司馬達甫所藏器據本摹入程易時云劍作絨口即△者乃二口形即出汗簡中字从古文種者出皆作耕或作世與作者同下作畔者中下象于足形中即人其明徵也

漢元嘉刀 銘文據原本每行分作兩行

元嘉 二 年 五 月 丙 午

日 造 此 口 官 刀 長 四

尺 二 口 官 刀 長 四

侯 王 大 吉 羊

元嘉 三 年 五 月 丙 午

日 造 此 口 官 刀 長 四

尺 二 口 官 刀 長 四

侯 王 大 吉 羊

右元嘉刀銘二十七字據宋王氏款識本摹入案元嘉三年東漢桓帝即位之七年是年四月改元永興是刀必作于四月以前而曰五月丙午者鑄陽燧必于五月丙午日中之時見王充論衡每見銅鏡帶鉤款識有此年五月並無丙午而曰丙午者可知此刀實非五月丙午所造銘文特取其月日火德之盛耳

漢建初銅尺

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慮 饒 銅 尺 建 初 六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造

右漢建初銅尺銘十四字本為江都閭義行所藏後歸孔東塘民部 尚 任 今 在 行 聖 公 府 中 據 黃 秋 平 文 賜 手 搨 本 摹 入 案 新 城 王 尚 書 居 易 錄 云 漢 章 帝 時 冷 道 舜 祠 下 得 玉 律 以 為 尺 與 周 尺 同 因 鑄 為 銅 尺 須 郡 國 謂 之 漢 尺 此 或 其 遺 歟 吳 江 沈 冠 雲 形 著 周 官 祿 田 考 未 見 建 初 尺 然 其 所 繪 古 尺 圖 與 此 尺 正 同 冠 雲 云 右 圖 摹 宋 泰 禧 鐘 鼎 款 識 冊 所 載 冊 又 載 尺 底 篆 文 銘 云 一 周 尺 漢 志 劉 歆 銅 尺 後 漢 建 武 銅 尺 晉 前 尺 並 同 案 高 若 訥 依 隋 志 定 十 五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等尺第一為周尺即此也蓋此與後人所定周尺中為近古且最著云江寧周慢亭 集 云曲阜孔氏所弄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兩面廣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與冠雲所用尺同然則建初尺與建武尺同矣慮饒郡國志屬并州太原郡顏師古音為慮夷孔氏部 尚 任 云 建 初 銅 尺 與 周 尺 同 當 古 尺 一 尺 三 寸 六 分 當 漢 末 尺 八 寸 與 唐 開 元 尺 同 當 宋 省 尺 七 寸 五 分 當 所 尺 八 寸 四 分 當 明 部 定 官 尺 七 寸 五 分 弱 當 今 工 匠 尺 七 寸 四 分 當 今 裁 尺 六 寸 七 分 當 今 量 地 官 尺 六 寸 六 分 當 今 河 北 大 布 尺 四 寸 七 分 余 之 能 定 者 以 有 建 初 銅 尺 也 以 上 諸 說 皆 精 覈 元 試 學 山 左 曾 借 觀 之 范 銅 摹 精 一 尺 藏 於 家

漢龍虎銅節

王命惠賈

一 楷 創 一 楷 創 之

右漢龍虎銅節銘九字據陳秋堂手搨本摹入案此銘亦見江侍御摹本江識命下重文為月云嶧山碑而二之例惠釋作遺云李陽公謙卦作道賈釋作賈從僕省楷釋作楷云疑借作倍此從吳佩叔釋佩叔云畫即惠字楷古文楷爾雅附聞即諒陰之陰左傳鹿死不擇音亦以音為陰 與 此 文 參 證 後 漢 書 皇 甫 規 為 中 郎 將 持 節 監 關 中 兵 軍 大 疫 死 者 十 三 四 親 入 菴 廬 巡 視 三 軍 感 悅 此 節 銘 云 王 命 惠 賈 一 卷 臥 之 事 正 相 類 蓋 軍 行 遇 疫 故 王 命 賈 一 卷 以 棲 軍 之 病 疫 者 而 為 藥 藥 以 臥 之 也 說 文 賈 庸 也 此 銘 雖 微 亦 可 見 古 昔 行 軍 既 體 恤 兵 卒 復 無 纖 芥 騷 動 官 民 皆 可 法 也 黃 山 谷 云 今 俗 書 施 字 於 篆 無 有 當 據 後 漢 書 作 卷 不 知 古 文 作 陪 作 間 陰 又 作 楷 也 案 此 樹 本 與 趙 晉 齋 搨 本 楷 字 日 中 皆 有 小 畫 吳 釋 其 確 周 禮 掌 節 山 國 用 虎 節 澤 國 用 龍 節 此 節 一 面 作 龍 首 形 一 面 作 虎 形

漢符

南郡銅虎符

與南郡守為虎符

南郡左二

右南郡銅虎符背銘半文七字腹銘全文四字此與下一器皆錢獻之所藏據摹本編入獻之云史記文帝本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即此是也字皆錯以銀舊說云虎符右留京師左與郡守其合處左有方空右有方柱余謂虎符自古皆有特不以銅作之耳信陵君得魏王虎符奮晉鄙軍在七國時說文解字曰號發兵瑞玉為虎文是古用玉符

新莽銅虎符

武亭口

武亭口

武亭口

右新莽銅虎符背銘半文十一字不可釋者二字腹銘全文四字摩滅者二字案漢書王莽傳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此銘云新與武亭汜汜連率為虎符是莽時所造也錢獻之云漢書莽傳及地里志所載莽改郡國無武亭之稱未識是何地

漢鏹斗

宜子孫鏹

宜子孫

右宜子孫鏹斗銘三字元所藏器案說文解鏹字云鏹斗也廣韻云鏹斗也溫器三足而有柄又史記李廣傳並康注以銅作鏹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斗蘇林曰形如銷以銅為之埤蒼云鏹溫器有柄斗似鏹周官鬱人鄭司農注鬱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鏹中停於祭前蓋鏹斗為煮物之器故字从焦焦者持火熟物也

八方鏹斗

八方

八方

右八方錐斗銘二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翁學士兩漢金石記方字摹作弄釋為升

元康錐斗

元康元年考工質案作府莫錐錐斗

右元康錐斗銘三十五字海鹽張世堂所藏器據金石契摹本編入世堂釋文丞上有右字摹款無之蓋誤脫也世堂云漢宣帝嘗惠帝皆有元康之號審此器文字古質必漢器也其字體雖極小然與五鳳二年字正相埒是篆初變例時也鐘鼎款識云凡漢器必謹其歲月與夫造器之官記所謂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是也翁學士云百官表曰縣令長皆泰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又云書夫職聽收賦稅此器

自府署大以下凡四人建當時平義皆名也上一人云籍作者工之職下四人總言省者官所司也其曰右丞者百官表止言縣有丞不言左右是又可以補史家所未及矣學士又謂般當是縣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萬年縣高帝置般亦縣名然般屬勃海郡不應遠與三輔之邑連書元案此款般字甚明姑從世堂釋

漢鈎

丙午神鈎

丙午神鈎君高遷

右丙午神鈎銘七字銀絲填文元所藏器案造銅器必於丙午日取干支皆屬火元所見帶鈎有作丙午劍君宜官者有作五月丙午造者此云丙午亦錯鈎之日也君高遷者頌禱之辭此鈎嵌金銀絲身作神人鳥喙抱魚食象首

作獸面故曰神鈎考山海經大荒南經云白水山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有人名曰張宏在海捕魚海中有張宏之國食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于海郭注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谿水內出善金蓋當時取善金作鈎因象其地之神人以爲飾也首作獸而蓋師比形史記漢文帝造何奴黃金胄一漢書作犀毗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黃金師比

以傅王子延篤云師比革帶鈎也班固與竇憲牋云復賜固犀比金頭帶東觀漢紀鄒遊破何奴上賜金剛鮮卑緝帶一然則師比否緝犀毗鮮卑比聲相近而文互異其實一也楚詞天問晉制犀比昭白日只王逸以爲博棋誤矣師比之制創自趙武靈王而革帶有鈎由來已舊古人以鈎著背腹間所以拘帶且以捍矢左傳僖二十四年齊桓公置射鈎而使管仲相杜注中帶鈎呂覽黃卒管子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鈎國語晉語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

鈎者誅荀子禮論縉紳而無鈎帶揚子太元格裳格帶鈎據之則鈎之制古矣南史吉士瞻傳浚伏防火池得一念革帶鈎懸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滿金鈎既公且侯玩其詞當亦漢器也考古圖帶鈎有四第一鈎身形若守宮手抱魚與此器差似其餘形制各異元尚有漢鈎二器款識亦俱不同傳曰坐客滿堂視鈎各異其是之謂與

丙午鈎君高遷 丙午鈎君高遷

右丙午鈎銘六字元所藏器

長壽半鈎



右長壽半鈎銘二字元所藏器據本摹入案銘作陰款揣其制當更有一鈎文必陽識古人合之以當符券也

丙午鈎 六年五月丙午口 張師信印

右丙午鈎銘十一字陽識午下一字舊釋爲作此本文未全據趙太常摹本編入翁學士云漢自武帝始有年號此器但云六年故知是西漢器也考惠帝六年壬子呂后六年己未文帝六年丁卯此三年之五月皆無丙午惟高帝六年庚子景帝六年庚寅此二年之五月皆有丙午此器當屬何時則弗能深攷矣

右長宜子孫鈎銘四字黃小松所藏器據舊藏摹本編入案此鈎嵌金銀絲篆法奇古每字兩旁皆有粟狀制作之工非漢以後所能也

漢鈎 永平鈎 宜子 孫 宜子 孫 永平 二年

右永平鈎銘七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舊藏摹本編入案詩載見云和鈎中央左桓二年傳云錫鸞和鈎昭其聲也古者以鈎置於旂旆上所以和聲也永平東漢明帝年號

宜子鈎 宜子 大吉 大吉 宜子孫 大吉利 大吉利

漢宜子孫鈎

右宜子孫鈎四字陽識

右漢宜子孫鈎銘六字黃小松所藏器據摹本編入案古人以木鐸振文教以金鐸奮武衛禮樂記來振之注云夾舞者振鐸以爲節此器高不過三寸軍政不足以發號樂舞亦不可以爲節當是鈎屬然鈎鐸二器可通稱故仍舊名爲鐸說文解鐸字云大鈎也

漢染栝 右漢染栝銘十四字據趙太常摹本編入案染栝未詳何器 漢安昌車鈎 右漢安昌車鈎銘二字陽識錢獻之所藏器據摹本編入獻之云此安昌侯張禹物也

新莽銅權二器

律石衡蘭
奉口口容六升
始建國元年
正月癸酉
朔日制

律石
始建國元年
正月癸酉
朔日制

律石
始建國元年
正月癸酉
朔日制

律石
始建國元年
正月癸酉
朔日制

右新莽銅權二器上一器一十二字摩滅者二字下一器
可釋者十三字皆據陳仲魚纂本編入案薛氏款識漢注
水區銘云律斤衡蘭注水區容一斗始建國元年正月癸
酉朔日制與此權蓋一時所制薛氏云漢新室當諸子嬰
初始元年戊辰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則是明
年己巳歲制此器也考漢書王莽傳云以十二月朔癸酉
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莽以十二月為歲首則此銘正
月朔即初始元年之十二月朔也律石衡蘭注水區律斤
斤衡蘭石與斤皆權也律石衡蘭當是官名衡蘭當是人名莽
傳載莽策羣司之辭有曰白燁象平考量以銓此即命錡
權量之辭也新莽尚有量銘見翁氏兩漢金石記未得擗
本故不載

漢斗檢封

官律
所平

鼓鑄
為口

右漢斗檢封器內銘四字底銘四字末一字泐皆陽識張
叔未所藏器案周禮司市以勳節出入之鄭注勳節印章
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賈疏云漢法斗檢封其
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此器形方如斗內銘云官律所
平著平肆之義底銘末一字疑是變字鼓鑄為變著化居
之義其為通商之封璽無疑叔未以為斗檢封是也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五六一



高解廌形 故治 八千

右漢尚方銅器銘八字陽識元所藏器以建初尺度之長
五寸二分容前後廣七分左右六分四方中容背有三孔
長各一寸一分廣二分容而中有一乳乳下一孔分岐
至末有組合之長二寸三分廣二分上口內有四齒皆斜
向內面識凡三層上層橫書尚方二字中盡一角獸乃解
廌也中層直書故治二字下層三字分書于孔之兩旁左
曰方右曰八千案漢書百官表尚方令丞屬少府注曰主
作樂器物也後漢書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法曰
掌上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丞一人員吏十二人吏從
官六人皆屬少府章和以下加尚方考工別作監皆六百
石官官為之轉為監副或省翁學漢學士云尚方之職雖
前後同隸少府而當東漢時所治屢有兼增此言故治者
是明此器為尚方所舊辦非新辦之器也準此言之當
是東漢時器曰萬曰八千其次第之數也其器之用則不
可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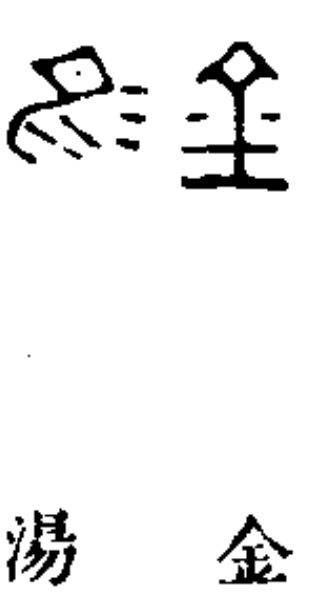
漢宜子孫銅器



宜子孫

右漢宜子孫銅器銘三字元所藏器以建初尺度之長二
寸八分廣七分未詳何器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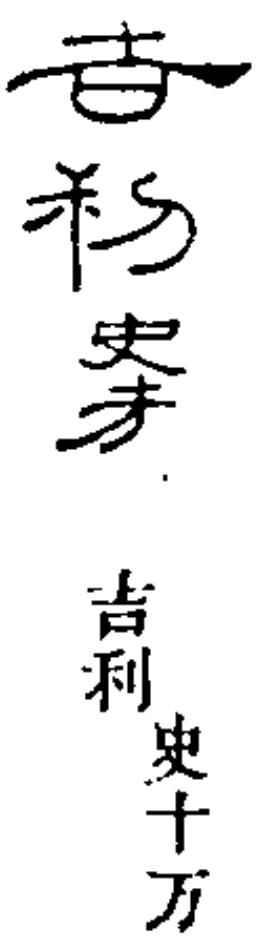
漢湯金銅器



湯金

右漢湯金銅器銘二字此與下一器皆據趙太常本編
入案湯字反寫湯之省爾雅釋器黃金謂之湯說文云金
之美者與玉同色此曰湯金言美金所鑄之器也

漢吉利銅器



吉利 史十萬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十

五六一

右漢吉利銅器銘五字案史作器者氏或官名十萬亦吉
祥語也



壽命昌宜侯王

右漢壽命昌銅器銘六字
漢內者樂臥銅器

內者樂臥重斤十四兩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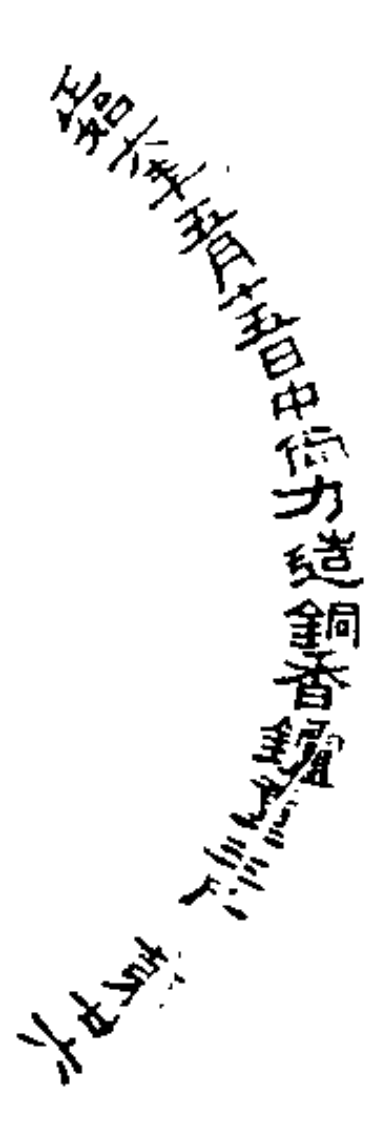
右漢內者樂臥銅器銘十一字據陳秋堂所藏搨本蔡人
案樂臥當是長樂宮臥處所用器也

魏太和鐘

太和 黃鐘清

右魏太和鐘銘五字孔農部尚任所藏器今失去據蔡藏
蔡本編入案集古錄云景祐中修大樂治工給銅得古鐘
命工扣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是知古人定律準以清聲
故此題黃鐘清也農部定為魏太和間杜夔所造是
不然夔典樂時工柴玉別鑄鐘多不如法數毀改作主其
脈之更相白于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知夔為精
至文帝愛待玉夔遂就繁黜免是鐘鑄于太和安知非柴
玉所鑄乎

魏正始鐘



正始 正始鐘

正始六年五月十五日前方造銅鐘重三斤第廿六
右魏正始鐘銘二十二字黃小松所藏器據蔡本編入案

魏景初帳構銅

右魏景初帳構銅銘三十二字據張巴堂本編入案景
初景初帳構銅銘三十二字據張巴堂本編入案景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十

五六一

初元年魏明帝即位之十一年翁學士云帳構銅之名厲樊榭謂僅見於南史崔祖思傳然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及西京雜記已皆有之不獨南史也至於景初之字本不可臆斷為何人書樊榭詩中以為韋仲將筆者特詠歎之詞未可以為據也而丁敬身復作詩駁之謂當是邯鄲浩所書則亦同無所據耳

晉器款識
晉泰始漆祭

泰始九年五月七日右尚書治禮府故二千石銅漆祭重九斤八兩第二

右晉泰始漆祭銘二十九字摩滅者一字據宋王氏款識揭本摹入案泰始九年晉武帝即位之九年也將字下府字甚明實無作字宋人舊釋云將作府非也案晉志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又曰將作大臣有事則置無事則罷此云右尚方治將府故知無事時少府兼領將作也將作府曰將府省文耳漆祭古謂之盥盤亦謂之盥盤樂纂云晉人有銅盥盤自鳴張茂先以為與洛陽鐘聲請即此類也

晉承昌權

承昌元年二月四日

小將申雨造

右晉承昌權銘十三字黃小松所藏器據摹本編入案承昌者年不一此據字體定為晉元帝時物段亦卒於承昌元年不但王敦舉兵武昌石勒亦遣騎士大寇河南此器於濟寧發工得之距武昌校遠安知非石勒部曲所造小將二字見漢書灌嬰傳吳志丁奉傳北史魏帝紀云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然則申雨實為小將非搗謙之詞也

晉太康金

太康三年八月六日右尚書治禮府故二千石銅漆祭重九斤八兩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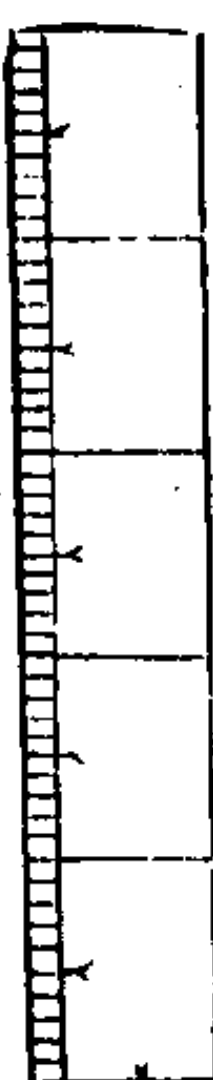
太康三年八月六日右尚書治禮府故二千石銅漆祭重九斤八兩第二

右晉太康金銘二十二字據武虛谷揭本摹入案太康三年晉武帝即位之十八年也

晉銅尺
周尺漢志鎡款銅尺後漢建武銅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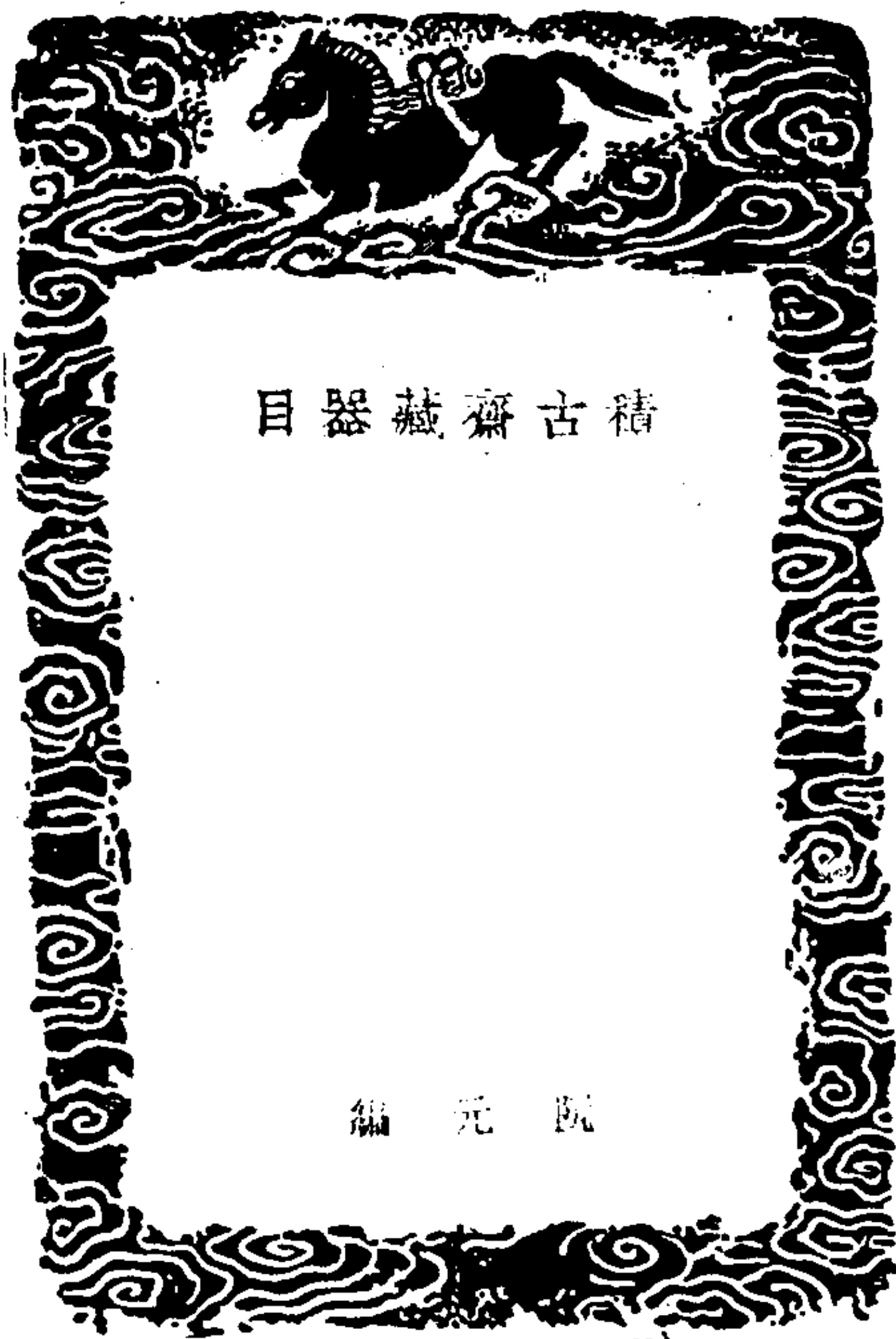
晉前尺並同

右晉銅尺銘十九字據宋王氏款識揭本摹入案晉志荀勗尺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撰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其七日建武銅尺志又云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解尺弱於今尺四分五釐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釐即荀勗所謂今尺長四分半是也又案隋志列十五尺一周尺即劉歆之銅尺建武之銅尺祖沖之之銅尺荀勗令劉恭所造之尺謂之晉前尺者是也吳沈冠雲形晉周官麻田考繪古尺圖即此尺併錄此銘云右國摹宋秦熹鐘鼎款識冊所載所摹銘文建下一字正作武惟首多一字係誤衍程易疇云江慎齋承考定諸家之說周尺得開元錢八枚以較此晉尺短一寸一分漢尺得大泉十枚以較此晉尺長二寸三分又案曲阜孔氏所藏應僂銅尺造于建初六年以較此晉尺長二分強皆不相合惟據王莽所造貨布貨泉及大小泉流傳于今擇其邊郭完好者互相比較定為莽時造錢布之尺與此晉尺毫髮不爽劉歆奉國師也然則尺背所謂劉歆銅尺者即余今所定之莽尺于此可見莽所造錢布無不精美也元謂應僂建初尺獨長二分考建初六年乃後漢章帝即位之六年辛巳距建武五十餘年矣時代既殊尺有贏羨不害其為同也



右晉尺之半于此倍之可得其全度

雲山鮑足爵彝象甬重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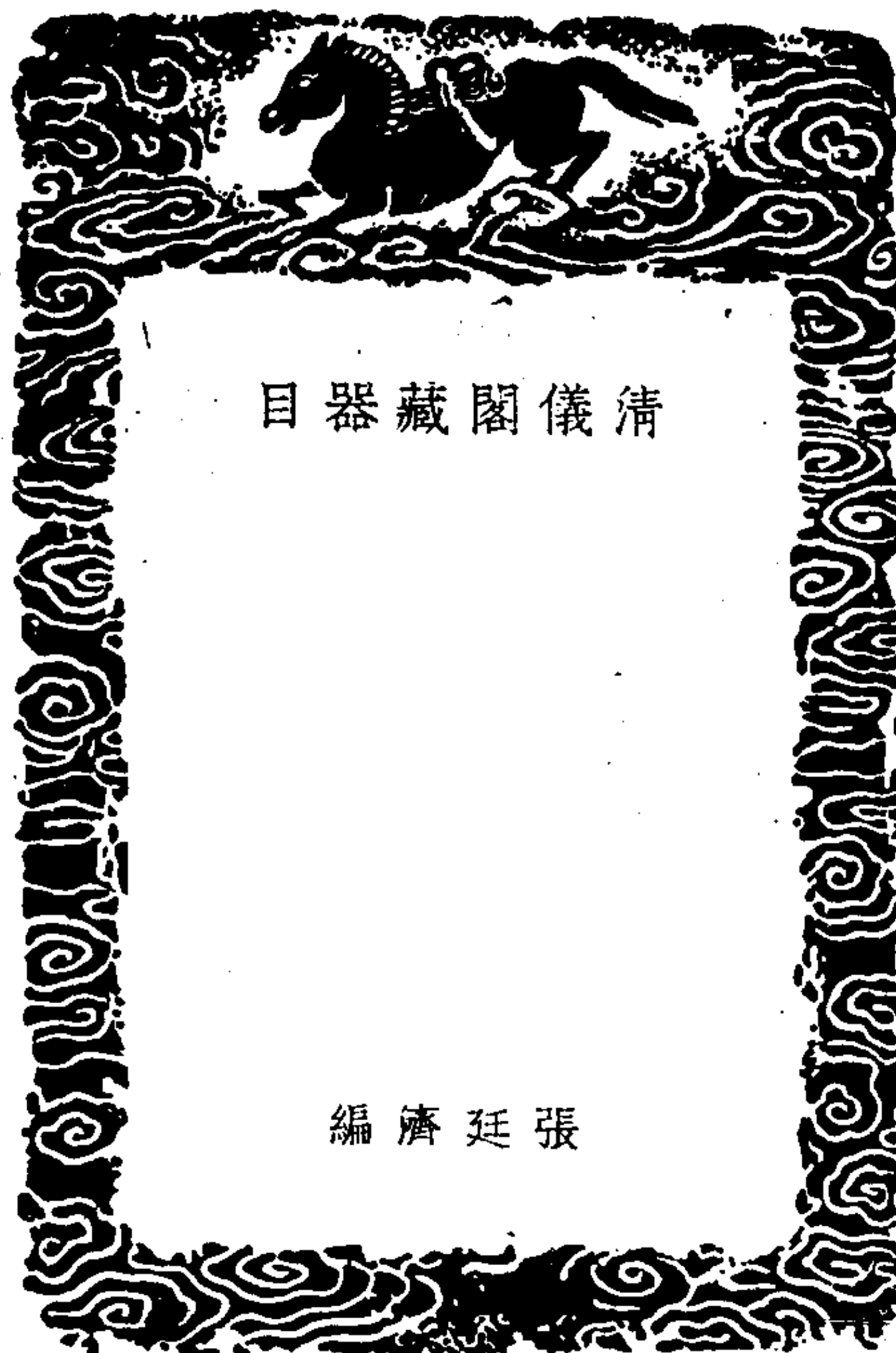
積古齋藏器目
儀徵阮元

采康鐘 二十五字
號叔大林鐘 五十字
邾公望鐘 五十五字 原稱周公望鐘
百池鐘 鉦 間有字難辨
素棧鐘
子孫冊、父乙鼎 六字
太祝禽鼎
戊寅王月鼎 十八字
堇山鼎蓋 十字
復鼎 二字
伯正父鼎 十一字
魯公鼎 七字
父辛彝 二字
師酉敦 一百零八字
殘敦 惟王命刑正月字起凡七行
德敦 十四字
虎形父戊自器蓋 各六字
甕自器蓋 各五字
惠自
亞父辛自 象形又二字
千馬自

允釐 四十四字
雷君釐 十九字
叔朕釐 三十六字
格伯簋 八十四字
素豆
亞父癸尊 四字
子變兒觥器蓋 各九字
歐尊 五十四字
中姜壘尊器蓋
黃目尊
齊侯壘
祖己壺 二字
史僕壺蓋 十七字
康申父丁角 三十二字 蓋三字
矢父戊爵 三字
足迹形且癸爵 三字
拱井形父辛爵 三字
要爵 七字
鳳爵 六字
日刀形父乙爵 四字
父乙觶 象形又四字
遽中觶 六字
象角觶 二字
康觶 一字
善父戊觶 三字
八子孫觶 三字
子執戈形觶
手執中觶 陽文
戈形器作乃觶
史賓斝 二十六字
王子申盞蓋 十七字
周甗
寰盤 一百零三字

積古齋藏器目

彤侯作姬單匜 七字
諸女匜
子孫父癸匜 四字
素匜
衛公孫呂戈 七字
子永戈 五字
高陽左戈 三字
樂左軍戈 三字
象形戈 一字
華戈
素鷄鳴戈
素斷戈
馬又句兵
朕作兵
登兵
素劍
素瞿
魯削
素觶
羹斗
此據翁方綱所著積古圖後記及瀛舟筆談內所載入錄
未据拓本



清儀閣藏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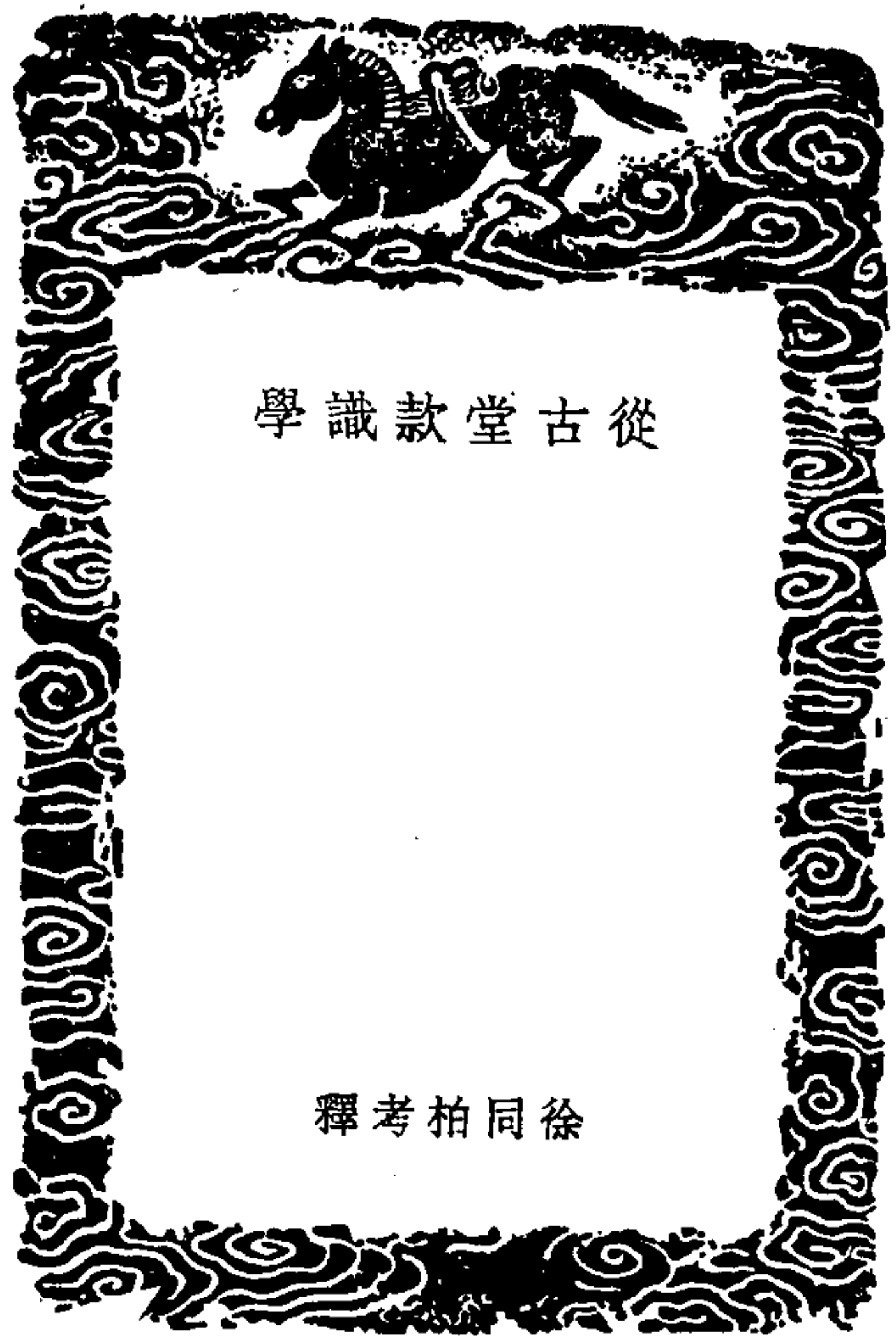
張廷濟編

嘉興張廷濟

清儀閣藏器目	子璋編鐘	甬叔鐘	父乙鼎	婦姑鼎	象鼎	父母丁尊	御尊蓋	班尊	冕彝	立戈人癸彝	諸女方爵	高爵	偶父癸爵	偶父辛爵	父丁爵	冊二解	朕作父癸解	子作父戊解	北子孫父戊解	相作父丁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父癸觚	孫且乙觚	婦鴿觚	番君鬲	畢姬鬲	陸卣	婦秉卣	汪伯卣	兮仲敦蓋	封敦	致敦	豐芍敦	中離敦	頌敦	史頌敦	史頌盤	伯黍子盤	商句兵	秦始皇殘度	永元鼎	漢置鏃	綏和壺	漢家公主鬲	黃山鏡	館陶家鏡	宜子孫鏡	奉山官行鏡	大吉鹿盧鏡	丙午神鉤	建安弩	解贊弩	王吉弩	五銖泉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契刀范	斗檢封	千金氏殘器	禾平洗	富貴昌洗	宜字農器	大泉五十范	伏波大虎符	隋柁原府虎符	大唐小銅碑
-----	-----	-------	-----	------	------	-------	-------	--------	-------



從古堂款識學

徐同柏考釋

從古堂款識學

嘉興徐同柏鍾莊攷釋

周號林大林鐘

是鐘向見二器一為阮氏積古齋所藏一為伊氏墨卿所藏所藏積古齋一器先是臧司馬達夫氏

胡氏子西長庚釋為太族鐘程氏易晴孫田著

通藝錄曾采其說及入積古齋乃攷定為號林大

林鐘釋文自積古齋彝器款識外有吳氏侃林東

發朱氏右甫為第二家道光辛卯春日吾師張林

未明氏又得是鐘為次鄙見於拓本後以備清儀

閣著錄中採擇焉

號林旅日丕顯皇考惠林

蘇秉元明德御子乃辟得

純龍均旅散啓帥州皇考

威儀龍御于天子地天子

以上四行凡四十字在鈕間

多錫旅休旅對

天子魯休揚用作

從古堂款識學

朕皇考惠林大林

蘇鐘皇考儼在上翼

在下能降旅多福旅

其萬季子孫永寶用高

以上六行凡四十六字又重文四字在鼓之

左

劉即均字从从土通附二益也增也得純龍附

夾詩天保俾爾多益以莫不增之意

古龍字从龍几古龍字正龍龍此从

几者龍尊居也古居處之居字从几从口得几而

止龍字从几於尊居之義為尤顯伊氏一器此字

泐積古齋一器也乃龍字从几及尤之變尤

龍古通左襄四季傳龍龍也故龍字也龍字也

也字與伊氏一器同文自是通字積古齋一器

他自即之省借古林字積古齋一器文同伊氏

一器也又林氏寶林鐘二器積古齋彝器款識

泐似丁字此林他箭竹中大林鐘林他箭竹

又為林又字中大夾鐘夾他箭竹為夾室字與他

同義此為夾鐘楚公太族鐘族他箭竹古奏字古

字故又從金楚公太族鐘族他箭竹古奏字古

象族理形从月與从平同義上从南者南為屋庶

象蓋覆目之意淮南子天文太族者族而未出也

族有覆目義知从南為太族字是鐘所見大小

二器文然同惟与略異積古齋彝器款識他箭竹

失摹月刻合觀數文知南象屋庶形南即南之變南

南又南之變古屋庶之庶與繁棘之棘同字書庶

章繁庶說文引棘字本从林此林字更从棘益見

繁棘之義雖古數字古鐘鼓之鼓从支數鐘之鼓从支此从

全者全即鐘也攷工記覺氏于上謂之鼓注鄭司

從古堂款識學

農云鼓所擊處銘云能二能二謂鼓其鼓處而共

聲能二也熊二聲聲近義同積古齋一器他箭

从皇同伊氏一器他箭竹氏鐘他箭竹一器他箭

宗周鐘作他箭竹即數省豈豈豈豈豈豈豈豈豈

支更可證數二能二重文

號林左僖五季傳云王季之穆也疏引賈侍中說

號林封西號號公是也此名族者蓋號林之後竹

書紀季厲王三季淮夷侵洛王命號公長父伐之

按古人名字相配旅呂古通左氏春秋宣十八年

呂有長義也又方言呂長也號公長父恐即此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號林旅也依此號林旅也號林旅也號林旅也

一寸許而要不失其為津中林鐘者則以鈇鈇鼓
舞甬衡及旋薄厚侈身之不離乎鳧氏所云耳景
王惟鑄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故單穆公伶州鳩
議其過制若大林固自有其制而非單穆公伶州
鳩之議之所及矣然則是鐘也其即周語所謂大
林與伊氏一器尺寸以拓本辭外林氏鐘林鐘
尺寸與伊氏一器同寸
中鐘尺寸與是鐘同

周無專鼎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各
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
南中右無專內門大中廷
王乎史參冊命無專曰
官嗣佐王遺側成方錫
女元衣帶束戈瑁戟編
必形矢攸勒繚旂無專
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
作尊鼎用官于朕烈考用
剖盟壽萬季子孫永竊用

銘十斤七斤九字三斤十字又合文一

字

既望之翼日也周禮鄉士疏月大則十六日為
望月小則十五日為望各格省廟字从朝反書格
廟謂特格廟周禮大宗伯注王將出命假祖廟次
舊釋作烝激浦畢崑圖師云時在九月不得云烝
古文番作此即烝之省从火乃燔字耳按燔
義有三一為燔燎之燔字正作燔詩楚茨傳燔取
脾膾是也一為燔灰之燔說文字作燔經典皆作

燔周禮量人注燔從于獻酒之肉炙是也又為版
燔之燔說文燔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
燔焉以饋同姓是也銘燔字當是燔燎之燔圖
室即太室謂之圖者圖象也象與貌同意司徒當
時相禮者周禮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十有一曰以
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南中據詩出車傳常
芝箋及竹書紀季是南中為文王時人據詩常芝
傳及漢書古今人表是宣王時又一南中是銘之
南中當是宣王時人若通祐當讀如伯謂詔伯之
如周禮大宗伯注燔者進當命者之進延之命使
登之延之義無字三文小異鄭之省古文鄭作豐
邢作井鄭作奠鄭作登部作寺部作曾皆省邑旁
內門二字合文內入古通大當讀如字乎呼木字
叟內史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
之參名其人未聞嗣即司字此當讀為嗣作字本
作左从尸此即尸之變象手刃形佐王當指大
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追即偵字問正也追側猶云反覆審克之意成字
與季媿嵬頌壺成字同象方字从艹艸反書成方
刑濫也說文鄰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無專當
即其後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故其冊命如此元
衣元衮衣帶束舊釋作束帶陽湖孫淵如觀察釋
作帶純按遲筮純魯純作多作多周公望鐘以其
純于蘇純作宅即古文象回繞形也即屯字
又屯之變也純訓專訓一訓大訓美訓善訓文
與屯屯屯字从一者訓固訓厚有別帶純猶云黼
純元衣帶純即詩采芣所云元衮及黼也戈戟屬

錫中王方前純旂酌遺側雙聲魯休榮酌
是鼎今在侯山即 國初諸老所傳侯山鼎是
也釋文自古欽程氏劍津鄭氏下約數十家詳
大興翁草溪學士集山鼎銘考激浦吳侃林剛
經東發 釋文出更足訂舊說之謬而補所未備
儀濼阮氏積古齋彝器款識曾采其說道光辛
巳五月朔檢閱吳氏及諸家之說偶有所見因
作此以質同者者

格廟

格廟周禮大宗伯鄭氏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諸
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是王格于周廟為特假廟
非常祭之謂今以禮祭統鄭注及書洛誥疏引鄭
說并所見鼎彝銘文證之祭統爵賞之施節鄭注
一獻一醑尸也非時而祭曰奠云一醑尸則非常
祭之醑也矣云非時而祭則受命者如是出命者
準是矣此特假廟之一證也又祭有四時節鄭注
謂夏殷時禮也鄭以因祭而發爵賜服為夏殷時
禮則周時發爵賜服自不因祭此特假廟之二證

從古堂款識學

一八

也洛誥戊辰王在新邑歸誦謂鄭以祭上屬云
 歲文王駢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
 文王封周公也是當常祭時必越日行事如巡守
 歸格之儀則不當常祭時可知此特假廟之三證
 也哉故云正月乙子王格于太室師毛父故云六
 月既生霸戊戌且王格于太室吳彞云二月初吉
 丁亥王在周成太室且格廟頌頌頌頌云五
 月既於廟甲戌王在周康昭宮且王格太室彞
 寰祭云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宮且王格太
 室邦故云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
 榭凡祭以周之季月夏之孟月為正曰正月曰二
 月曰五月則非常祭之時曰且則是行一醑尸之
 禮此特假廟之四證也至穴彞云六月初吉王在
 鄭丁亥王格太室師酉故云正月王在吳格吳太
 廟此天子適諸侯自是特假廟又不在因祭不因
 祭之例祭統載孔悝鼎銘云六月丁亥公假于太
 廟鄭注云謂以夏之孟夏禘祭是銘云九月既望
 甲戌王格于周廟正當夏之孟秋嘗祭時何以波
 為因祭此為特假是在孝禮者之曾而通之耳

燔

燔說文云藝也詩楚茨傳云燔取胙骨按燔是朝
 踐時事禮祭義建設朝事燔燎羶羶見以蕭光鄭
 注云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見當為羶羶當為馨燔
 燎馨香觀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又郊特牲詔祝於
 室鄭注云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
 主席東面取牲胙骨燎於爐炭上洗肝於鬱鬯而
 燔之六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二人親制其

從古堂款識學

肝所謂制祭也是銘云燔于圖室圖室太室謂之

圖者圖象也象與貌同意燔于圖室即祭義之建
 設朝事郊特牲之詔祝於室也或因郊特牲故既
 奠朕後燔蕭合羶羶注謂燔又是饋孰時事今按
 鄭注云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
 釗南是也蕭蕭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
 蕭祭脂奠或為薦竊謂奠或為薦乃申足上文奠
 謂薦孰時語猶云或說如此耳如詩生民取蕭祭
 脂鄭箋云至其時取蕭艸與祭牲之脂藪之於行
 神之休至其時者不定之時也禮家不察乃有一
 祭再燔蕭及朝踐為殷禮饋孰為周禮之疑其實
 郊特牲之既奠燔蕭郊祭義之朝事燔燎也至燔
 于圖室之燔更無庸疑者古假廟冊命皆贊明行
 事吳彞云且格廟寰彞寰祭云且格太室頌頌頌
 壺領故云且王格太室師毛父故云且王格于太
 室是銘不曰且者古文也書洛誥王入太室裸禮
 祭統故祭之日一獻裸獻並在質剛則裸之後獻
 之前之燔自不煩言而知其在朝踐時矣諸家饋
 孰時事之疑試以鄭注及是銘所云燔于圖室覆
 按之

右

右讀為侑謂詔侑之如周禮大宗伯鄭注所云擯
 者進當命者之進延之命使登之延之義大宗伯
 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去依前南鄉饋者進當命
 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拜稽
 首登受冊命以出此其略也按鄭氏此注據禮祭
 統及儀禮觀禮文觀禮太史是右鄭注云右讀如

從古堂款識學

三三

從古堂款識學

二四

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
 右古文是為氏也鄭以今文氏為是故有此訓若
 如古文則右讀大當為侑矣必知為侑者周禮王
 命諸侯則饋乃大宗伯之職今按是銘云司徒南
 中右無專內門大中廷王呼史參冊命無專又載
 敵云穆公入右載大中廷北鄉師毛父敵云師毛
 父鄭大邦伯右內史冊命康彞云艾伯內右康耶
 敵云艾季入右耶大中廷艾伯呼命耶周敵云宰
 辟父右周大邦敵云宰智入右大邦中廷王呼史
 冊命大邦敵云宰智入右大邦中廷王呼史
 鄉王呼史戊冊命吳寰彞寰祭云宰額右寰入門
 大中廷北鄉史其受王命書王呼史滅生冊錫寰
 頌頌頌頌頌頌云宰宏右頌入門大中廷尹氏受
 王命書王呼史號生冊命頌師酉敵云公族口盤
 入右師酉大中廷王呼史口冊命師酉是宗伯之
 外又有司徒及曰公曰伯曰季曰宰曰公族諸侑
 如策命本內史職而觀禮述命又為太史也司徒
 及曰公曰伯曰季曰宰曰公族既使饋者則所云
 右者自是進當命者之進延之命使登之延之義
 不得因下有史及內史之文而謂右即內史由王
 右之右也邦敵云毛伯內門大中廷右祝耶王呼
 內史冊命邦敵陽集古錄謂毛伯入廟門中其廷
 太祝與邦皆在其右此但據祭統文云爾翁氏尊
 溪隄山鼎銘孝乃謂右字必如是說今觀大宗伯
 及觀禮鄭注有以知其說之未朕矣

南中

南中據詩毛傳出車篇云南仲文王之屬是南中

為文王時人常一篇云王命南仲於太祖是宣王時又一南中據鄭箋常篇云南中文王時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是常蓋之南仲即出車之南仲為鄭箋之說者謂竹書紀年帝乙三季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南中自是文王時人為毛傳之說者謂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於周宣王之世列召虎方林南仲二山甫申伯尹吉甫韓侯蹇父張仲程伯休父自是宣王時又一南中今按南宮中昆虎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季王命中先相南國虎白虎西方宿虎方猶云西方詩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出車篇云赫二南仲薄伐西戎事正相合是南宮中即出車之南仲矣是銘云司徒南中右無專內門大中廷王呼史琴冊命無專曰官嗣佐王遺側成方佐王即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遺側猶云反覆審克之意成方刑瀆也禮王制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所謂遺側成方也蓋無專者甫侯之後說文鄭炎帝太嶽之允甫侯呀封無即鄭省文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故其冊命如此計甫侯至無專近則四五世遠則五六世正當宣王時則宣王時又一南中無疑矣或說官嗣佐王嗣當釋作司佐王猶詩六月篇云佐天子遺側成方成當釋作虎即南宮中胤之虎方當時南中伐西戎無專為之副也按南宮中胤虎作胤又父丁尊作胤師酉作胤召伯虎作

然虎彝作也無作氏者則是說究屬無據存之以備一說可耳

隼山周胤自 國初諸老著錄後為古器之鳥奕者銘中多周家舊典禮經如易象春秋見者知為周禮爰寫其文作四解附於後

周諸女方爵

亞形中 人持爵形 諸女以大

銘兩截上象形五字下兩行凡七字又夾行

中一字

亞亞形古聖字通屋廟室之象爰舊釋作格上三矢形今按當是人持爵形蓋古與字斟酒之象勺勺形西酉形合為酌字勺六形酌奠之象酒所以洽百禮故著此象以示敬

者諸省諸女猶婦女九嬪之屬也舊釋作舉今按明是以字以與也大子舊釋作太子今按大如字子當讀為祀周禮闈隸掌子則取隸焉注杜子春云子當為祀是也司字與楚公夜雨雷鐘木甲木中四字在夾行中同司主也著此文者明此尊彝有主之者諸女特贊其事耳

釋史

筥古與字从人从缶二大聲凡人也持缶故詰屈筥古留字象留形留有容義容有與音石鼓庸作筥字次从留容庸與一聲之轉與字次作庚陶屬故字从留二缶也盛酒漿器與字次作則量也量二輕重也人持留量之象也儀禮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晉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注闕文選北

征賦注須臾少時也竊謂須臾二字當是斟酌之意須臾或傳斯須或直傳須二需也需須也字天通轉易需象辭需於酒象傳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序卦需者飲食之道也虞注坎水兌口水流入口為飲又逸象坎為酒是也合之與之音義其為斟酌之意可知凡飲酒必踰時故古人少時夫謂之須臾又謂之斯須禮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論語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意說文艸部與乃與本字讀如贊者以艸部形象留遂讀如贊引論語有荷與云二至申部从乙之字 同相按申部與从厂聲與為反與疑鳥之解為束縛捭捩乃與曳之與今讀如須臾之與凡庾料等字从之乃假借字不觀此文無以知與之形聲而古人須臾二字幾不解其謂何矣是器似爵而方四足高大於他爵身作云回叨珍紋銘在尾之裏張林未明氏辨於吳門臧之清儀閣同柏既為之釋其文復考定其器為觚觚之觚按博古考古二書所載爵無有方者方爵之傳著錄家未嘗及惟楚詞招魂實羽觴些注有觴觚也之訓因徧檢傳注如觚禮酒器也又觚寡也觚校也觚方也觚次方也觚酒器之總名也又觴爵名觴爵也觴酒爵也又說文角部觴文觴从爵省乃知王氏此訓是指爵之方者顧不曰觴方爵而曰觴觚也明爵之方者曰觴如鼎之款足者曰鬲不曰款足鼎也難者曰許氏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撤總名曰爵其實曰觴又說文觚鄉飲酒之爵也

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觴楚詞注分明據此二條何得云指爵之方者同柏謂是固狀矣狀獨不聞尊彝器之總名而尊彝有器乎如許氏引韓詩說爵為總名而爵又有其器乎尊彝爵有其器而觴獨無其器乎觴自有器則觴自不當但作酒器解至先儒每論彝器多所抵牾特微特讀為獻象鳳皇姿二狀象以象骨飾尊其說非是即如此條韓說與說文觴受三升者謂之觴又觴鄉飲角也觴受四升觴解實曰觴虛曰解說又互異總之未經目驗不免沿譌方今古器畢出考禮者正宜藉此以明制度而乃拘守一說執而辨通識者惜焉同柏故以王氏之訓為指爵之方者而爵之方者當直名為觴耳妄意如此不識博雅君子以為狀乎否也

周史頌啟

惟三季五月丁子在王宗

周命史頌德蘇澤友星君

百生帥隅蓋于成周休右

成事蘇儼寵馬三匹吉全用

作甞彝頌其萬年無疆日

匡天子定命子孫永寶用

銘六行二十字又合文一字重文二字

宗周謂鎬京史內史頌名得池通慶賞之謂德蘇

即蘇字蘇省文侯氏名濶古字象象獸形益古文

吳象回而形即口字合為數牧之象从水則為

澤矣澤友里地名君猶尹也百生其人名韞古隅

字从章城隅之象隅通作偶副貳也蓋即抽字引

從古堂歌譜

也去也于往也成周謂洛邑休美又右省助也言君百生帥其副貳去往他邑非若春秋時晉遷原伯貫于冀所謂休右成事此其命辭也賓二頌也字通儀章即龍字通作龍儀禮觀禮侯氏儀使者諸公四馬儀太史夾如之此三日馬三匹并見禮有隆殺遷古匡字星辛一聲之轉日匡猶云日襄匡襄聲近義同類字夾見追敵彼當釋作觀即書之觀揚也此當釋作定即詩之定命也顯覲定一聲之轉寶王賞賜內史職也故即以此為頌禱之辭與峻臣天子需終同意

此王命頌慶賞蘇地而頌以其事作彝器也與頌鼎頌壺頌啟為一人之器波器位于前此器位于後知者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王制祿則贊為之賞賜夾如之波銘云官韞成周官監制新造實用宮御寶古賁字賜也即八枋之子也御馭通即八枋馭羣臣予以馭其幸也此曰史凡銘文內史皆直曰史則知為一人矣波紀受職受服受器為其孝蘇林母龔姒作尊彝蓋初命為大夫之辭此直曰作甞彝既辭也故知波器位于前此器位于後也奉王命慶賞人地而夾作彝器者夾大約刺書于宗彝之意蘇曹戴伯蘇按竹書紀季宣王三季曹公子蘇絨其君幽伯疆又史記曹赫世家幽伯九季弟蘇絨幽伯代太是為戴伯戴伯元季周宣王已太三歲此曰三季其為曹戴伯蘇無疑特頌鼎頌壺頌啟有王在周康昭宮之文康王廟祧在厲王時則波之三季為夷王或孝王是銘之三季又為宣王當以五月丁子及頌鼎

從古堂歌譜

四一

頌壺頌啟之三季五月既外霸甲戌推筭得之五月諸侯夏見之時丁子丁夾戊子二日也德蘇一節丁夾日事蘇儼一節戊子日事是銘通章五節每節中又各自為韻如子里事彝韻用易剝象傳以韻災尤載豐象傳以韻災志事讀如以夾與子里事彝韻此通章用韻也隅周韻儀全韻疆命韻周有調音調讀如重詩車攻以韻同字屈原離騷東方朔七諫並韻同字則周夾與頌韻此每節中各自為韻也觀此見古人用韻之密

是啟向為錢夢盧外林明物同柏曾假至家摩挲累月嘉慶廿又五季十月廿又二日張赫未明氏介同柏以重幣易得既以同柏同有古癖拓文命釋爰不揣樛昧謹書所見於冊其然與否惟能讀古文者是實

周頌啟

惟三季五月既外霸甲戌

王在周康邵宮且王格大

室即休宰宏右頌入門太

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乎

史號生冊命頌王曰頌命

女官制成周貴監銅新鑄

實用宮御錫女元衣帶束

赤市朱黃絲旂攸勒用事

頌操前首受命冊佩以出

反入觀寵頌啟對揚天子

丕顯魯休周作朕皇孝冀

從古堂歌譜

林皇母龔妣端尊釀用追

孝斬句康虔純右通祿永

命頌其萬季豐壽無疆

臣天子靈終子孫永寶用

銘十五行二十字又重文二字蓋器同

邵昭昭字周禮小史釋文昭或從從王在周康昭宮謂王有事

于康王昭王廟也在有祭義尚書大傳祭者薦也

薦之為言在也在者在其道也

尹氏夫見博古圖敬啟云尹氏受命稱氏者左僖元

季傳疏所謂氏者佐尊乃賜是臣之寵號是也詩

常豈傳尹氏寧命卿士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

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左僖二十八季傳

杜注尹氏王卿士按尹氏自文豈時逸周書和寤

解豈寤解有尹氏八士宣王時詩有尹吉甫幽王

時詩有尹氏大師春秋時左僖二十八季傳有王

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馮與父策命晉侯之文尹

氏自是世大夫周禮內史王命諸侯及孤卿大夫

則策命之故傳云掌命卿士箋云王使大夫尹氏

策命程伯休父也又儀禮親禮天子賜侯氏以車

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故杜云王卿士也

成周洛邑謂之成周者公辛宣十六季傳注周道

所成王所都也又疏引鄭義居攝七季天下太平

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按詩清廟箋七書洛誥

傳及疏引鄭義以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以澗水

東為成周詩譜又以王城為東都書多土序傳又

以成周為下都按澗瀍之間及澗水東自是二邑

然書但云大邑新邑新大邑書序及尚書大傳則

云成周竊謂周公營洛時成周未有下都之名鄭

東都王城大統於成周書洛誥云自服於土中且

曰其作大邑逸周書作洛解云乃作大邑成周於

土中土中大邑鄭洛邑乃特著成周二字則當時

固以東都王城統於成周矣孔鄭云二蓋據東遷

後說是銘在東遷以前成周當兼東都王城言

鄭古文造新造謂新邑攷新邑自洛邑外一為南

鄭一為槐里竹書紀年穆王元年築祗宮於南鄭

下云穆王以下都於南鄭漢書地理志京兆郡縣

鄭臣瓚曰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師古曰穆王以

下無都西鄭之事按西鄭當依竹書紀年作南鄭

穆天子傳至於南鄭鄭注南鄭今京兆縣也按地

漢中郡有南鄭縣乃古褒穆王以下都南鄭它無

所攷觀左昭十二季傳子革對楚靈王語則南鄭

之為穆王所都可知又竹書紀年懿王十五季遷

于槐里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注周曰大邱懿

王都之是也新造當指此二邑

賁頌壺同文頌鼎作賁又成周賁下頌壺頌鼎有

甘家二字證以格伯益乃賁卅田則云二周禮大

命賜則注則地知賁乃賞賜之謂玉篇賁賜也字

未成國之名賁賁乃賞賜之謂玉篇賁賜也字

从貝从青賁字大見廣韻此用鄭學之省岸古文

青从貝益古賁字命女官勳成周賁監新造賁

言賞賜之謂田在成周者女總領之其在新造者

并監察之勳即司字總領之謂監讀為三監之監

祭也書君陳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畢命序

云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又書梓材王啓監或

據詩邶鄘禘譜成王更於此三國建諸侯封康赫

于衛使為之長謂之監此曰司曰監司任大責重

與君陳畢公康赫等又書畢命序鄭義今其逸篇

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按霍侯事今

無所攷然以成周冊命又可為是銘之一證御字

以上文賁字推之當讀若馭賁賜也即八柄所謂

予也周官御謂以王之八柄馭之也官君也周禮

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

以詔王治注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然

則領當是官內史者

朱黃讀為朱衡黃衡古通禮王藻幽衡康鼎作幽

黃

佩謂佩冊說文冊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

形蓋如佩王之有組綬故得佩以出入也觀龍猶

云觀光寵與光同意左僖二十八季傳云受策以

出二入三觀可補儀禮親禮侯氏受以下儀節是

銘云受命冊佩以出入觀寵又可與左傳互證

韓謚韓恭古今字

故古文始似本字說文有始無似似姓

吮峻省通駮長也與宗周鐘峻保三國峻字同義

按頌之名見於彝器者是散及頌壺頌鼎外有史

頌散清儀閣舊城銘史頌壺同里王古肅上舍錫

頌其萬季子二文六十三字史頌散清所城銘曰史頌作

孫二禮肅用 史頌散有命頌德蘇省文 灑澤

字友里及蘇寶龍馬三匹之文

親禮侯氏使使者諸公四馬償太史夾如之是頌

為太史職據周禮內史王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

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為之賞賜夾如之是頌為內

史職證以是該云命女官司成周賁監司新造賁

從古堂款識學

五三

用宮御賄賜也御馭通朝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也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之灋以詔王治注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則領自是官內史者親禮云二當時定制如是非謂行禮時無容兼攝也因此推之波敵之蘇乃曹戴伯蘇史記曹赫世家幽伯九季弟蘇弒幽伯代大是為戴伯戴伯元季周宣王已大三歲又竹書紀年宣王三季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迺波敵云惟三季五月丁子自是宣王三季戴伯初大來朝事又因此推之是敵之尹氏如博古圖敵敵之尹氏敵敵云尹氏受釐敵大郎詩常蓋之尹氏竹書紀年宣王六季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戎錫召穆公命博古圖敵敵紀敵伐淮事及王蔑敵伐淮事與詩江漢合自是宣王六季同時事蘇與尹氏為宣王時人則領為同時人可知特是敵云王在周康昭宮以章元成合文蓋世室為七廟之說推之康王廟祧在孝王時以朱子以劉歆文蓋世室不在七廟之內之說推之康王廟祧在厲王時是敵云惟三季五月既於廟甲戌若以康王廟祧在孝王時則三季為懿王之三季距宣王為六十八年二數未免太遠若以康王廟祧在厲王時則三季為厲王之三季距宣王三季為三十四年或三季為孝王之三季距宣王三季為四十三年二數適符而三季之為夷王為孝王未能遽定者則以是敵之三季五月既於廟甲戌及史頌敵之三季五月丁子尚待推筭耳同柏曾季為吾師張林未舅氏攷釋史頌敵從古堂識學

謂與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所載頌敵為一人之器頌敵作於前史頌敵作於後今明氏又獲是敵同柏一再攷釋深信金石之果有奇緣又竊喜向時所見之不謬云

周史頌敵

史頌作樂
其萬季子

孫永竄周

銘三六二四字又重文二字

說詳史頌敵頌敵

張未翁明氏師得周史頌敵賦呈四絕句

善頌羣推晉室張摹成小印姓名香舅氏善賦頌器仁和趙次閑之琛珠樂王敵今番會好共詩歌為篆張老善頌印

周魯商氏史頌敵同里王氏物今歸身氏因名滅器處曰三頌軒

參校周家舊禮經大夫制器果能銘如何史伯傳

尊鼎姓氏還教照汗青銘文史謂內史東觀餘論載史伯頌父鼎釋云史伯官又王伯鼎引傳曰史伯者著其姓也恐失之

奉命曾嘉曹伯史頌敵銘云王命頌當季尹氏贊詩謨命頌云尹氏受王命書

仲與壽應傳主客圖張仲見王復壽應鼎款識蓋銘云張仲與壽應鼎也

高堂傳禮孰為容千古涂生學者宗漢書儒林傳注頌讀願藉茲繁閑內則進先生盥奉當胸與容同願藉茲繁閑內則進先生盥奉當胸

周曾伯壽簠

惟王九月初吉庚午

曾伯壽慈聖元蓋孔

業克狄淮戶印燬邑

湯金道金行具既卑

從古堂識學

五九

方余擇其吉金黃銘
余用自作旅簠以証
以行用盛稻梁用孝
用官于我皇文孝天
賜之福曾黎段不黃
考萬季豐壽無疆子
孫永竄用之官

孫永竄用之官

考萬季豐壽無疆子

賜之福曾黎段不黃

用官于我皇文孝天

以行用盛稻梁用孝

余用自作旅簠以証

方余擇其吉金黃銘

文四字

銘十一行二八字末行六字又合文二字重

曾國名鄧子也古文鄧作豐邢作井鄭作奠鄧作

登鄧作無邾作寺茲省邑旁伯二仲非侯伯之伯

彖字見石鼓此从雨从黎省鄧子名悲卿折字哲

聖元二蓋二孔業當與石鼓文君子員邈二員旉

同一讀灋狄說文从犬从夾省聲此从犬从夾不

省淮口即淮夷淮字从唯古文佳夾佳唯夷古文

侂此口即侂之省左僖十六季傳曾于淮謀鄧

且東略也注鄧為淮夷病故又鄭氏詩譜魯頌僖

十六季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泮

水狄波東南箋狄當侂治也東南斥淮夷克狄

淮夷與狄波東南事正相合印當讀為抑說文云

抑按也从反印變讀若灑幽灑也綴古文爰下也

灑爰邑謂海濱斥鹵之地從淮夷者闕宮所云大

東海邦是也抑變爰邑猶詩皇矣云以按徂旅爰

邑二字合文湯壘省壘全美全謂所賂者泮水次

云大賂南金道賜金謂為道路之賜全左襄九季

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貨

撫其民分貧振窮此云道賜且即以所賂之金撫
郵倍至賜金二字合文行次道也既說文云小食
也斤具既如周禮倉人凡國之大事其道路之穀
積食飲之具是也孝字从食取食老之義卑俾省
方字與燕專鼎同象俾方使民知義也鉛同鑣張
仲簠作鑣黃鑣鑄金之狀段遐省

銘中業與邑鑣與簠福與壽疆與旨行盛梁皆
相韵字哲聖吉金雙聲克狄旅釐疊韵

是器爲簠蓋按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東面坐啓
會注會簠蓋也禮曲禮毋放飯疏會謂簠蓋也據
此次可名爲曾伯鑣會器爲長白越氏壽金盃所
臧銘文與積古齋彝器款識所載一器同惟文皇
孝波佗文祖皇孝曾黎波佗曾伯鑣賜金合文又
賜字波皆反書歪字重文鉛字疆字子孫重文波
有泐筆

漢建昭鴈足鏡

建昭三季孝工輔爲內者造銅鴈足鏡重三斤

八兩護建佐博雷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

中宮內者第五

以上四十三字隸書在槃底

故家

以上二字隸書在槃底

今陽平家畫一至三陽朔元季賜

以上十三字篆書在槃側

後大廚

以上三字篆書在趾側

建昭鴈足鏡凡六十一字按槃底四十三字建昭

三季刻又槃底二字及槃側十三字趾側三字陽
朔元季刻蓋元帝時所制成帝以賜陽平侯王鳳
物也漢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令丞丞帝
太初元季更名考工室爲考工臣瓚曰冬官爲考
工主作器械也後漢書百官志考工令一人主佐
兵器弓弩刀鎧之屬及主織綬諸雜工左右丞各
一人是銘首曰考工下曰主右丞曰令二即考工
令右丞即考工之右丞曰主者大官蓋有主大僕
監湯官蓋有主守右丞同元康鑊斗有主令長平
杜陵東園蓋有主守左丞博蓋典領之謂考工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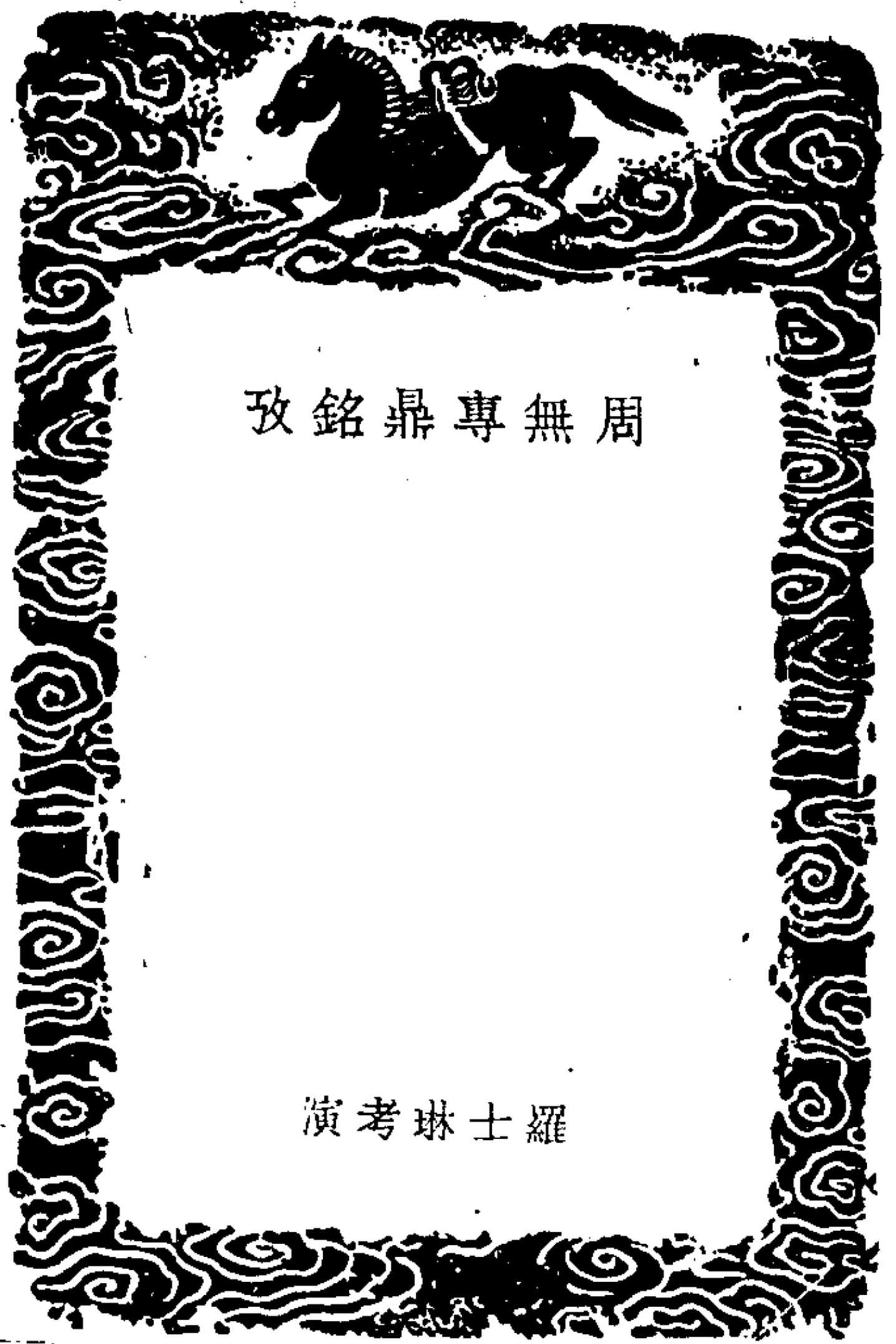
重文與元康鑊斗同蓋工徒之謂百官志左校令
掌左工徒文帝十六季公主家南有左工二之文
兩銘云十六季鑊左工二賀咸五升公主家南重
二斤二兩凡廿字同里張讓木上舍兆相所藏器
左工二即左工徒可與考工二互證銘中曰護曰
佐曰畫夫曰掾於孝工之屬百官表畫夫見縣令
長條下掾見將作少府注餘無剛又百官志佐畫
夫微見各條下及注引漢官儀護無剛文今以漢
器證之湯官蓋有護級杜陵東園蓋有護昌元康
鑊斗有護萬季上林鼎有佐李負芻齊安宮虛有
佐口口甘泉上林宮行鎗有畫夫山齊安宮虛有

曲宮畫夫忠元康鑊斗有繕作府畫夫建陽泉使
者舍熏廬有傳舍畫夫充孝成鼎有掾譚大官蓋
有掾倉湯官蓋有掾臨承安宮鼎有掾祿杜陵東
園蓋有掾通當時作器具載此職故知爲考工之
屬也未首字與孝成鼎大官蓋湯官蓋元康鑊斗
杜陵東園蓋同蓋監工之謂凡曰輔曰建曰博曰
福曰光曰宮曰相於人名器爲輔所造故特管口

輔省則建以上六人所司序職由賤及貴比它器
更爲謹嚴又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內者百官志內
者掌中布張諸衣物是銘內者即其職以其職掌
中宮故又稱中宮內者猶甘泉鎗內者又稱甘泉
內者也宣帝紀內謁者令郎穰師古曰百官表云
內者署屬少府續漢書志云掌宮中布張諸衣物
按內謁者當是中宮謁者屬大長秋師古合爲一
恐非外戚恩澤侯表陽平頃侯王禁元帝初元二
季封成帝永光二季敬成侯鳳陽朔三季釐侯
襄嗣是銘有陽朔元季字其爲陽平侯王鳳物無
疑故家云者著王氏之始元后傳云田和有齊國
三世傳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
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
是也後大廚雖不見紀載狀孝元后傳所云大治
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足以
知其大略今陽平家謂今爲陽平家物也觀好時
鼎銘云今好時可見畫一至三謂刻故家字及後
大廚字及今陽平家數字也外戚傳云畫大后遺
詔畫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薛氏款識載
有長信賜館陶家畫一器元后傳云王氏之與自
鳳始此器有今陽平家及陽朔元季賜字外戚恩
澤氣餒即一器而可見者如此

是鎗向爲青浦王述菴少司寇所藏後歸陽湖
孫淵如觀察鎗之形制銘文具詳仁和趙晉齋
明經 孝及大興翁章溪學士兩漢金石記嘉
慶丁丑秋日同柏以舊說義有未盡因備考焉

徐籀莊明經爲金石之學說古文形義舉證經史時
有心得咸豐初余客嘉興於郭丈止亭家見所攷釋
金石文字數十通未成書此本同治己巳得於京師
亦隨取題識爲存者故詞多複疊爲器凡八而張氏
清儀閣物居其五庚申後清儀閣收藏一毀於賊再
厄於火壽金盃所有已久散獨建昭一鏡尙在侯官
王氏籀莊著述板本近亦不知存佚此冊幸無恙未
可任湮沒也籀莊天性孝友父曰澍弟曰大杭嗣叔
後父有遺齒歿時求納棺覓不得越七年籀莊奉父
母遺衣以半授大杭得父三齒一慟幾絕今其鄉人
猶能道之籀莊年七十餘卒于士燕字穀孫能詩會
稽趙之謙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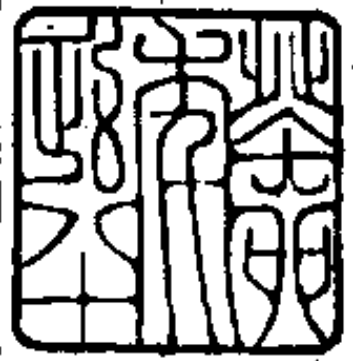
周無專鼎銘攷

羅士琳考

周無專鼎銘攷

焦山周無專鼎雖不學者亦知為真古鼎也然不能定為何代
 鼎銘之考釋者世亦無微不搜矣獨于惟九月既望甲戌七
 字明明有隙可尋而人莫能知之久矣余與朱氏椒堂雖以為
 非周文王即宣王終莫能定之甘泉羅氏若香久精推步于此
 茫茫天筭一隙中獨深求之以四分周術又證以漢三統術參
 覈異同進退推勘得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皆不
 得甲戌既望之九月獨宣王十六年己丑既望得甲戌為九月
 之十七日毫無所差令人拍案稱快是周無專南仲渺渺隔數
 千年而顯然識者予我

大清道光二十二年間亦甚奇矣元于積古款識成又三十年
 今年八十而忽得知之亦甚幸矣羅氏或恐不確著書一篇質
 之世 明天筭之學者世間如若香者曾有幾人吾為此懼涉
 數十年後蝕壁或有參差欲求如若香者能得幾人哉
 癸卯正月暨後三日癸亥阮元謹記時年政八十



焦山舊藏周無專鼎或云無惠或又云無當作無銘凡十行行

九字其第三行及後三行行十字大共九十四字其文曰惟九

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中仲古通假字

吾鄉儀徵相國纂刊積古齋鐘鼎款識謂南仲有二詩出車篇

之南仲毛傳以為文王之屬常武篇之南仲毛傳以為王命南

仲于太祖是宣王之臣也然則鼎之或為文王時器或為宣王

時器未可知也案詩大明疏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

日皆用殷術殷術周術恆後天今攷周世年日似用周術為

較切據四分周術上元丁巳至文王受命之元年二百七十五

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算外李淳風五經算術注云周術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

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依劉歆說代紂至魯釐公五年積四

百六十七歲又世經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

克殷是文王受命至伐紂克殷凡十三歲二共四 盈元法四千

百八十歲以減倍公距積得此數與開元占經合 盈元法四千

五百六十去之餘四百八十九為入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九命

起了已算外得是年歲在丙寅乃置入紀年如法七十六而

一得積部六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

算外得戊午部其不盡之三十三即為入部年是文王受命元

年丙寅入周術戊午部三十三年又三統漢術上元庚戌至文

王受命之元年十四萬二千九百六十六算外漢志三統上元至伐

紂十三歲減之得此數與開元占經合 盈元法四千六百一十

七去之餘三千五百八十六如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而一得

二命甲子一甲辰二算外為入孟統甲申其不盡之五百八即

為入統年是文王受命元年丙寅入漢術甲申統五百八年爰

以四分周術為主佐以三統漢術參覈同異進退推勘得文王

受命以來始丙寅終甲戌計九年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既

望更案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厲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王共

三百八歲如部法而一得積部四不盡四用加文王元年周術

之入部年命自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算外得甲午部

是宣王元年甲戌入周術甲午部三十七年又以三百八歲用

加文王元年漢術之入統年是宣王元年甲戌入漢術甲申統

八百一十六年復據二術推勘得宣王之世始甲戌終已未計

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是歲入甲午部五十二年以章月二

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如章法二十九而一得

六百四十三為積月不盡三為閏餘是歲無閏以部日二萬七

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千七百八十四萬九千三十七如

部月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八千九百八十八為積日不盡三

百一十七為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二十八為大餘命起甲午

算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置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

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部月得一從大餘大餘盈六十去之

得逐月朔大小餘加至八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百三十二

即為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二十四小餘五百四十九又加大餘

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為建申月望大餘三十九小餘三

百二十八半命如前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又是歲入甲申統

八百三十一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十九萬五千二

百八十五如章歲一十九而一得一萬二百七十八為積月不

盡三為閏餘是歲無閏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得一

千四百五十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如日法八十一而一得三

十萬三千五百一十八為積日不盡一十八為小餘以六十去

周無專鼎銘考

三

積日餘三十八為大餘命起甲申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

宣王九年甲戌 是歲閏餘二無閏

宣王十一年甲申 是歲閏餘六無閏

置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如周術加至八

九月丙戌朔 三統 辛丑望 三統推 作庚子

九月丁亥朔 壬寅望 三統 并同

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十即為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三十四

已上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據二術所推宣王十二年乙酉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小餘三十八又加大餘一十四小餘六十二為建申月望大餘

皆不得九月既望甲戌

九月壬午朔 三統推 作辛巳 丙申望 三統 同

四十九小餘一十九命如前亦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既望

宣王元年甲戌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宣王十三年丙戌 是歲閏餘一無閏

甲戌為月之十七日與周銘合相國曾疑此銘不類商器當是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 三統 并同

九月乙巳朔 庚申望 三統 并同

宣王時臣得此洵為顯證足見相國鑒別有真因一一觀列于

宣王二年乙亥 是歲閏餘無無閏

宣王十四年丁亥 是歲閏餘八無閏

次俾資嗜古金文字者之徵信焉爾甘泉羅士琳若查氏識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 三統 并同

九月庚子朔 三統 乙卯望 三統推 作甲寅

文王受命元年丙寅 是歲閏餘三無閏

宣王三年丙子 是歲閏餘七無閏

宣王十五年戊子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壬寅朔 丁巳望 三統 并同

九月甲辰朔 戊午望 三統 并同

九月甲子朔 戊寅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年丁卯 是歲閏餘十無閏

宣王四年丁丑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宣王十六年己丑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丁酉朔 辛亥望 三統 并同

九月戊戌朔 癸丑望 三統 并同

正月壬戌朔

文王三年戊辰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宣王五年戊寅 是歲閏餘二無閏

二月辛卯朔

九月辛酉朔 三統推 乙亥望 三統 同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 三統 并同

三月辛酉朔

文王四年己巳 是歲閏餘五無閏

宣王六年己卯 是歲閏餘九無閏

四月庚寅朔

九月乙卯朔 庚午望 三統 并同

九月丙辰朔 辛未望 三統 并同

五月庚申朔

文王五年庚午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宣王七年庚辰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六月己丑朔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 三統 并同

九月庚辰朔 乙未望 三統 并同

七月己未朔

文王六年辛未 是歲閏餘無無閏

宣王八年辛巳 是歲閏餘四無閏

八月戊子朔

九月癸酉朔 戊子望 三統 并同

九月乙亥朔 三統推 作甲戌 己丑望 三統 同

九月戊午朔 癸酉望 已上三統 并同

文王七年壬申 是歲閏餘七無閏

宣王九年壬午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已上文王自元年甲戌迄十六年己丑據二術所推惟

九月戊辰朔 三統推 壬午望 三統 同

九月己巳朔 甲申望 三統 并同

是歲九月既望得甲戌為月之十七日與周銘合

文王八年癸酉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宣王十年癸未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宣王十七年庚寅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 三統 并同

九月壬辰朔 三統推 作癸巳 丁未望 三統 同

九月壬子朔 丁卯望 三統 并同

周無專鼎銘考

二

周無專鼎銘考

一七

宣王十八年 辛卯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子朔 辛卯 三統 并同	宣王十九年 壬辰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辛未朔 乙酉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年 癸巳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丑朔 庚辰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一年 甲午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丑朔 甲辰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二年 乙未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未朔 戊戌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三年 丙申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寅朔 癸巳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四年 丁酉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壬寅朔 丙辰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五年 戊戌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申朔 辛亥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六年 己亥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申朔 乙亥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七年 庚子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寅朔 己巳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八年 辛丑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酉朔 癸亥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九年 壬寅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癸酉朔 丁亥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年 癸卯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丁卯朔 壬午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一年 甲辰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辛酉朔 丙子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二年 乙巳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乙酉朔 庚子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三年 丙午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庚辰朔 甲午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四年 丁未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癸卯朔 戊午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五年 戊申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戊戌朔 癸丑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六年 己酉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辰朔 丁未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七年 庚戌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辰朔 辛未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八年 辛亥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庚戌朔 乙丑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九年 壬子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巳朔 庚申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年 癸丑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巳朔 甲申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一年 甲寅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亥朔 戊寅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二年 乙卯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丁巳朔 壬申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三年 丙辰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辛巳朔 丙申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四年 丁巳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子朔 辛卯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五年 戊午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子朔 甲寅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六年 己未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午朔 己酉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七年 庚申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酉朔 癸亥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八年 辛酉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癸酉朔 丁亥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九年 壬戌 是歲閏餘二十五應閏九月 九月戊寅朔 癸巳 三統 并同	宣王五十年 癸亥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壬辰朔 丁未 三統 并同	宣王五十一年 甲子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丙辰朔 辛未 三統 并同	宣王五十二年 乙丑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庚戌朔 乙丑 三統 并同	宣王五十三年 丙寅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甲寅朔 己巳 三統 并同	宣王五十四年 丁卯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巳朔 庚申 三統 并同	宣王五十五年 戊辰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巳朔 甲申 三統 并同	宣王五十六年 己巳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亥朔 戊寅 三統 并同	宣王五十七年 庚午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丁巳朔 壬申 三統 并同	宣王五十八年 辛未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辛巳朔 丙申 三統 并同	宣王五十九年 壬申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子朔 辛卯 三統 并同	宣王六十年 癸酉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子朔 甲寅 三統 并同	宣王六十一年 甲戌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午朔 己酉 三統 并同	宣王六十二年 乙亥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酉朔 癸亥 三統 并同	宣王六十三年 丙子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癸酉朔 丁亥 三統 并同	宣王六十四年 丁丑 是歲閏餘二十五應閏九月 九月戊寅朔 癸巳 三統 并同	宣王六十五年 戊寅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壬辰朔 丁未 三統 并同	宣王六十六年 己卯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丙辰朔 辛未 三統 并同	宣王六十七年 庚辰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庚戌朔 乙丑 三統 并同	宣王六十八年 辛巳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甲寅朔 己巳 三統 并同	宣王六十九年 壬午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巳朔 庚申 三統 并同	宣王七十年 癸未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巳朔 甲申 三統 并同	宣王七十一年 甲申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亥朔 戊寅 三統 并同	宣王七十二年 乙酉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丁巳朔 壬申 三統 并同	宣王七十三年 丙戌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辛巳朔 丙申 三統 并同	宣王七十四年 丁亥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子朔 辛卯 三統 并同	宣王七十五年 戊子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子朔 甲寅 三統 并同	宣王七十六年 己丑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午朔 己酉 三統 并同	宣王七十七年 庚寅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酉朔 癸亥 三統 并同	宣王七十八年 辛卯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癸酉朔 丁亥 三統 并同	宣王七十九年 壬辰 是歲閏餘二十五應閏九月 九月戊寅朔 癸巳 三統 并同	宣王八十年 癸巳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壬辰朔 丁未 三統 并同	宣王八十一年 甲午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丙辰朔 辛未 三統 并同	宣王八十二年 乙未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庚戌朔 乙丑 三統 并同	宣王八十三年 丙申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甲寅朔 己巳 三統 并同	宣王八十四年 丁酉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巳朔 庚申 三統 并同	宣王八十五年 戊戌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巳朔 甲申 三統 并同	宣王八十六年 己亥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亥朔 戊寅 三統 并同	宣王八十七年 庚子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丁巳朔 壬申 三統 并同	宣王八十八年 辛丑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辛巳朔 丙申 三統 并同	宣王八十九年 壬寅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子朔 辛卯 三統 并同	宣王九十年 癸卯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子朔 甲寅 三統 并同	宣王九十一年 甲辰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午朔 己酉 三統 并同	宣王九十二年 乙巳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酉朔 癸亥 三統 并同	宣王九十三年 丙午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癸酉朔 丁亥 三統 并同	宣王九十四年 丁未 是歲閏餘二十五應閏九月 九月戊寅朔 癸巳 三統 并同	宣王九十五年 戊申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壬辰朔 丁未 三統 并同	宣王九十六年 己酉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丙辰朔 辛未 三統 并同	宣王九十七年 庚戌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庚戌朔 乙丑 三統 并同	宣王九十八年 辛亥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甲寅朔 己巳 三統 并同	宣王九十九年 壬子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巳朔 庚申 三統 并同	宣王一百年 癸丑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巳朔 甲申 三統 并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王卽位元年己丑 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丁未朔 三統 同 壬戌望 三統推 作辛酉	文王二年庚寅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辛未朔 三統推 作庚午 乙酉望 三統 同	文王三年辛卯 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丑朔 庚辰望 三統 并同	文王四年壬辰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五年癸巳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戊戌望 三統 并同	文王六年甲午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戊寅朔 三統推 作丁丑 壬辰望 三統 同	文王七年乙未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申朔 丁亥望 三統 并同	文王八年丙申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丙申朔 辛亥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九年丁酉 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寅朔 乙巳望 三統 并同	文王十年戊戌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寅朔 己巳望 三統 并同	文王十一年己亥 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己酉朔 三統推 作戊申 癸亥望 三統 同	文王十二年庚子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卯朔 戊午望 三統 并同	文王十三年辛丑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殷九月丁卯朔 三統 同 壬午望 三統推 作辛巳	文王十四年壬寅 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酉朔 丙子望 三統 并同	文王十五年癸卯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丙辰朔 三統推 作乙卯 庚午望 三統 同	文王十六年甲辰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卯朔 甲午望 三統 并同	文王十七年乙巳 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戌朔 三統 同 己丑望 三統推 作戊子	文王十八年丙午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戊戌朔 三統 同 癸丑望 三統推 作壬子	文王十九年丁未 是歲閏餘三無閏 殷九月壬辰朔 丁未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年戊申 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丙戌朔 辛丑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一年己酉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庚戌朔 乙丑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二年庚戌 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巳朔 三統 同 庚申望 三統推 作己未	文王二十三年辛亥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亥朔 甲寅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四年壬子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亥朔 戊寅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五年癸丑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丁巳朔 壬申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六年甲寅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子朔 三統 同 丁卯望 三統推 作丙寅	文王二十七年乙卯 是歲閏餘二無閏 殷九月丙子朔 庚寅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八年丙辰 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午朔 乙酉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九年丁巳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午朔 己酉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三十年戊午 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戊子朔 癸卯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三十一年己未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丁酉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三十二年庚申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七月 殷九月丁未朔 三統推 作丙子 辛酉望 三統 同	文王三十三年辛酉 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丑朔 丙辰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三十四年壬戌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乙未朔 庚戌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三十五年癸亥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望 三統 并同	文王三十六年甲子 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寅朔 三統推 作癸丑 戊辰望 三統 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無專册銘考

二九

周無專册銘考

三〇

周無專册銘考

三五

文王三十七年^{乙丑}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丁丑朔 壬辰^{二統} 并同

己上文王受命之先自元年己丑迄三十七年乙丑據

二術用商正建酉為九月推得甲戌皆不值既望

道光壬寅日南至

甘泉羅士琳攷演



兩壘軒藏器目

編雲吳

兩壘軒藏器目

歸安吳雲

祿康鐘
邾公極鐘
冊父乙鼎
庚午父乙鼎
伯頹父鼎
歐陽鼎蓋
魚父己尊
壺尊
畎尊
師田父尊
伯到尊
父丁彝
仲見彝
齊侯壘
齊侯中彝
虎父戊白
執爵父癸白蓋
繇父辛白蓋
庫廡白
遠白
師酉敦

兩壘軒藏器目

又月
岑如敦 此陝估偽刻
封敦
兄光敦
惠敦
伯到敦
史頹敦蓋
中五父敦蓋
祖辛觚
父辛觚
手執中觚
魚觚
父辛爵
父己爵
父己解
雙爵父辛解
孫子解
庠解
舉丁解
吳父壬壺
愛壺
魏季子壺
史橫壺蓋
伯春壺
丙木子壺
魯伯俞壺
曼父壺
旅壺蓋
異鬲
齊侯匜
齊侯盤
王子申盤蓋
錢 此陝估偽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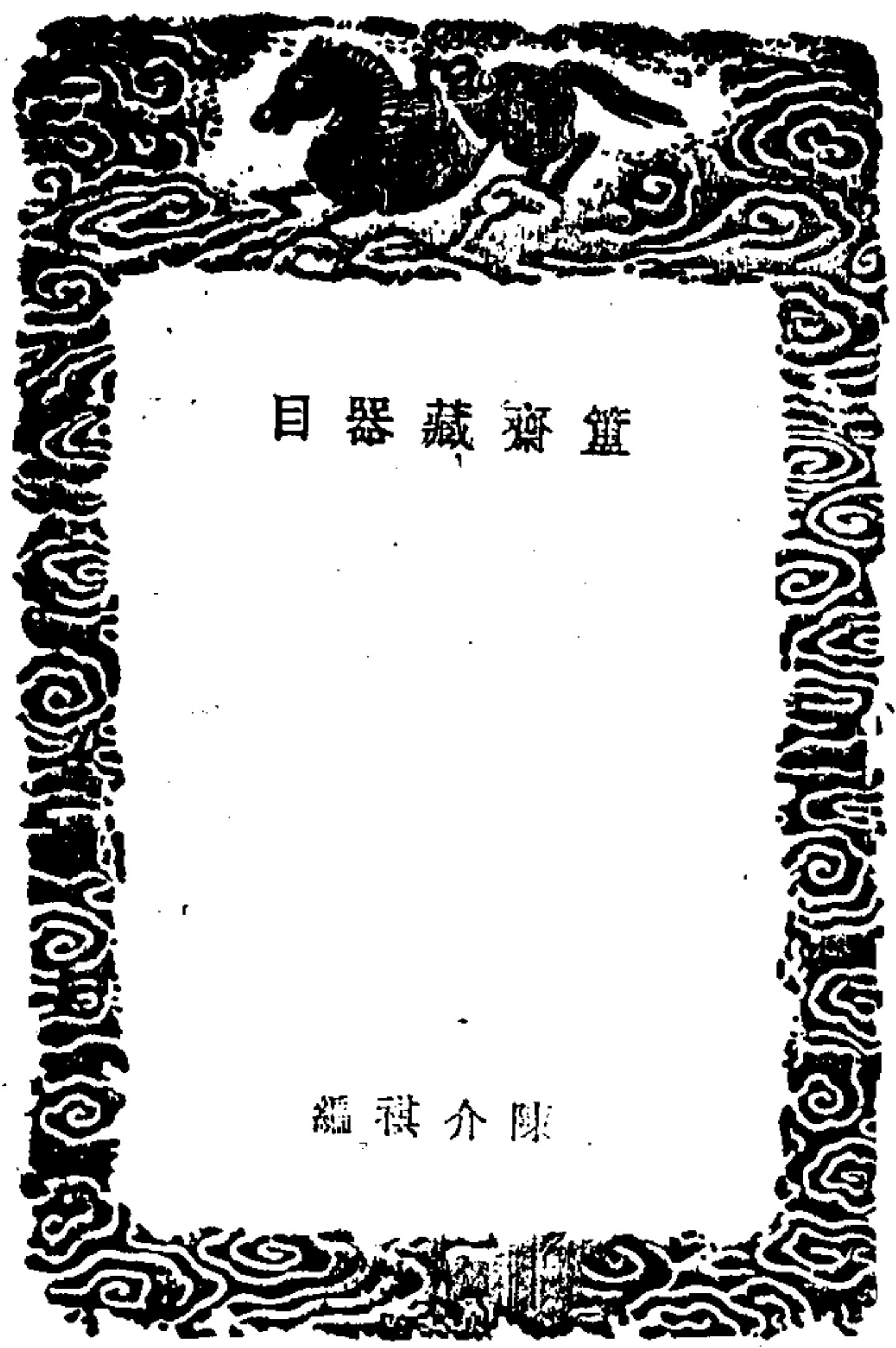
兩壘軒藏器目

五

瞿
齊良鏡
高陽左戈
朕作矛
農器
秦度量殘銅

兩壘軒藏器目

六



篋齋藏器目

維陳介祺

目器藏齋篋

編祺介陳

楚公鐘一
楚公鐘二
楚公鐘三
井八鐘
兮仲鐘
已侯鐘
盧鐘
旅鐘
虞鐘
編鐘 <small>前</small>
編鐘 <small>後</small>
侯見鐘 <small>前</small>
侯見鐘 <small>後</small>
受鐸
楚鼎
虢鼎
鄭臨鼎
圓鼎
甚謀鼎
商鼎
齊鼎
上官鼎
視鼎

鄧伯鼎
鄭同媿鼎
有啓鼎
馭方鼎
杞伯鼎
袁鼎
犀伯魚父鼎
伯魚鼎
陳侯鼎
伯鼎
釐鼎 <small>蓋</small>
孔鼎
曾伯黍簠
鄧子收簠
鄧公誠簠
虢叔簠
得簠 <small>蓋</small>
商尊
此尊 <small>蓋</small>
應公尊
傳尊
祖辛尊
父已尊
員父尊
魚尊
造尊
子殉尊
享敦
朋敦
取敦
山敦
戊敦
伯魚敦 <small>一蓋</small>

伯魚敦 <small>二蓋</small>
鼎辟敦
中敦
伯喬父敦
伯闕敦
趙生敦
釐母敦
哲伯敦
且敦
已侯敦 <small>蓋</small>
采敦 <small>蓋</small>
君夫敦
子師敦
師害敦 <small>一蓋</small>
師害敦 <small>二蓋</small>
豐兮下敦 <small>蓋</small>
陳侯因齊敦
函皇父敦 <small>蓋</small>
聃敦
頌敦 <small>蓋</small>
古爵一
古爵二
古爵三
古爵四
古爵五
鬲爵
象形爵
魚爵
史父爵
乙公爵
孟爵
鹿爵
中虢爵

嬰爵
中爵
祖乙爵
祖庚爵
祖辛爵一
祖辛爵二
子孫爵
父甲爵
父乙爵一
父乙爵二
父丙爵一
父丙爵二
父丁爵一
父丁爵二
父丁爵三
父丁爵四
父丁爵五
父丁爵六
父戊爵一
父戊爵二
父戊爵三
父戊爵四
父己爵一
父己爵二
父庚爵
父辛爵一
父辛爵二
父癸爵一
父癸爵二
父癸爵三
父癸爵四
父癸爵五
父癸爵六

寶齋藏器目

一一

因爵
山丁爵
丁爵
子爵一
子爵二
子爵三
婦鬲 <small>鬲</small>
父乙卣
瞿卣
祖己父辛卣 <small>卣</small>
父乙卣 <small>卣</small>
父丁卣一 <small>卣</small>
父丁卣二
父癸卣
祖癸卣
矢伯卣 <small>卣</small>
伯辰卣 <small>卣</small>
仲狂卣
豚卣
效卣 <small>卣</small>
賈卣
盧卣
犀子卣
才卣
告田卣
祖戊卣
祖丙卣
祖己卣
父乙卣
父己卣一
父己卣二
父庚卣
父癸卣

寶齋藏器目

一一

癸卣
木工卣
子卣
陸角
交角
宰梳角 <small>內</small>
宰梳角 <small>外</small>
卣
卣
祖戊卣
父乙卣
父丁卣一
父丁卣二
鄭昭伯卣
艾伯卣
鄭昭伯卣
彝妊卣
伯貞卣
父丁卣 <small>卣</small>
卣
史卣
中卣
古卣
繁安君卣
子禾子金
陳猷釜
左關饌
啟卣一
啟卣二
敏卣
緝父盤
父丁盤
取庸孖商盤
齊太宰歸父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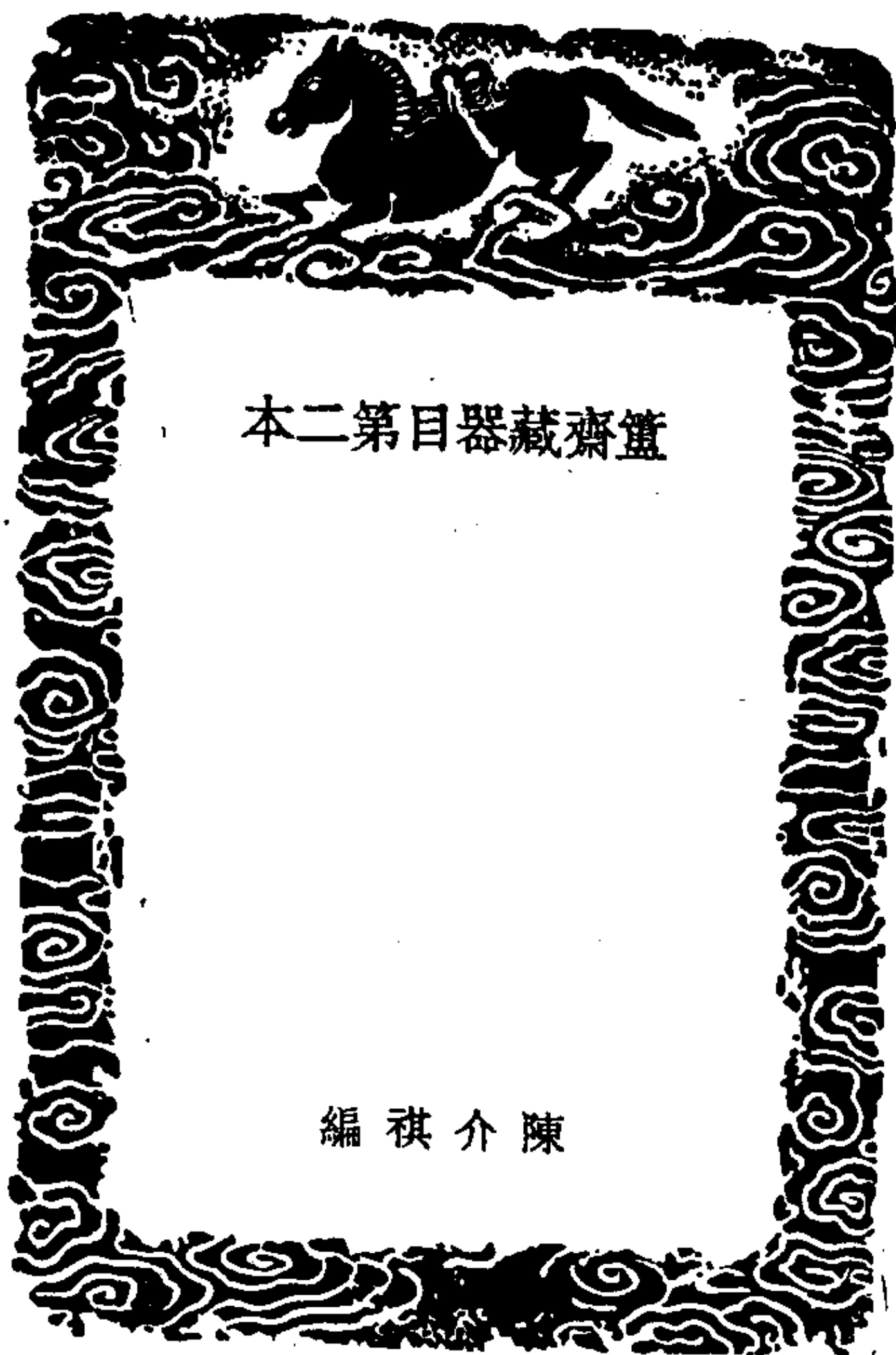
寶齋藏器目

一一

兮田盤
取膚孖商匜
函皇父匜
蘇甫人匜
黃中匜
周窳匜
陳孖匜
古刀一
古刀二
高陽劍
厥劍
泝子劍
古劍
古戈一
古戈二
古戈三
古戈四
呈戈
梁伯戈
宋公戈
歸戈
平陸戈
平陽戈一
平陽戈二
羊子戈
高密戈
子備戈
仕戈
就戈
鹽戈
陳戈
陳圖戈
右濬戈

陸右戈
子戈
魏散父戈
鄭戈
鏞戈
右耶戈
黃戈
陳廐戈
侃戈
伯哲戈
壘戈
右軍戈
吾戈
泉戈
皇宮戈
高肖戈
鄧王戈一
鄧王戈二
鄧王戈三
大長戈
左軍戈一
左軍戈二
輅戈
秦子戈
余子戈
呂不韋戈
古矛一
古矛二
卍矛
寶矛
羊矛
高矛
武父矛

安家矛一
安家矛二
鄧王矛一
鄧王矛二
鄧王矛三
棘余子矛
羊鐔
鋪首一
鋪首二
鋪首三
古鞬



董齋藏器目第二本

陳介祺編

鐘

鐘

井仁女鐘

獻鐘

子中鐘

已侯鐘

楚公蒙鐘 大

又 次

又

古奇字編鐘 兩面文

號未旅編鐘

獻編鐘 小

鄒兒編鐘 兩面文

鐸

兩手奉舟鐸

鼎

韓鼎

已亥方鼎殘器

董山既朋方鼎殘器

白魚鼎

天君鼎

陳侯鼎

董齋藏器目第二本

犀白魚父鼎

鄭君敦鼎

釐鼎 蓋器

卮鼎

荀肇鼎

彝鼎

子作父癸旅車鼎

白鼎

眉妹鼎

商字鼎蓋

梁上官鼎 蓋器

王南征鼎

兩鼎

英山白鼎

犧尊

亞中以犧尊 蓋器

犧尊蓋

尊

錯尊

田文秀尊

傳尊

應公尊

員父尊

魚尊

且辛足跡形尊

雙總角形子父已尊

卣

效卣 蓋器

盞中狂卣器

白夏卣 蓋器

祖癸殘卣

矢白雞父卣 蓋器

卣子孫父乙卣 蓋器

董齋藏器目第二本

五

董齋藏器目第二本

留父辛且巳卣 蓋器

卣子孫父丁卣 蓋器

子孫父癸殘卣器

舟方父丁卣

壺

中白壺蓋

錫

欽器

鉞

蘇宮君鉞

尊

崇虎父丁尊

甗乙尊

甗

天子班甗

手薦甗形父丁殘甗

且戊甗

父乙子豕形甗

未甗

舉甗

解

母甲解

周垣重屋且巳解

父丁告田解

兩子父丁解

卣魚父丁作卣解

子孫父巳解

幸貝父辛解

舉父巳解

子父庚解

亞中子形父乙解

毛解

舉且戊解

六

舉且丙爵
癸解
子立刀形解
子執器父癸解
丑父丁解
角
宰梲角 腹內文 蓋內文
父乙羔角
父乙陸冊角
觥
敝闕觥 蓋文 器文
爵
孟爵
觥爵
且辛爵
癸受爵
二龍奉中父癸爵
父己北子孫爵
父戊舟爵
又
子在祿象形子執干爵
本罍中甲爵
子壬乙辛爵
且且癸爵
且乙爵
且辛爵
山丁爵
子丁爵
丁舉爵
作乙公爵
父甲爵
子甲父乙殘爵
舉作父乙爵

禮書藏器目第二本

一

五十四

旂單父丙爵
魚父丙爵
父父丁爵
子儿父丁爵
父丁爵
父丁爵
父丁爵
父戊爵
舉父己爵
子負主父庚爵
酉父辛爵
父辛爵
二足踏矩父癸爵
子提白父癸爵
雙雀形父癸爵
又
雀集木形父癸爵
饗餐爵
又
鴉形爵
魚爵
舉爵
子爵
敦
聃敦
頌敦蓋
君夫敦蓋
周皇父敦 蓋器
采敦 蓋器
師害敦 蓋器
又 蓋器
又 蓋器
豐父丁敦 蓋器
又敦

三

小子師敦

且庚乃師敦

格白敦

城號遺生作敦器

白開殘敦

已灰敦 蓋器

白喬父敦器

中敦器 底龍文

白魚敦 蓋器

白魚敦殘器

子戊敦器

癸山百乳敦

廟形百乳敦

雙鳳集木敦

陳侯因齊鐘器

盤

子田盤

齊太宰歸父殘盤

魯盤

陵子盤

陳子子區

魯作雷區

王婦奚孟姜區

黃中區

蔡甫人區

齊太公田和區

陳猶區

齊左閔錄

艾伯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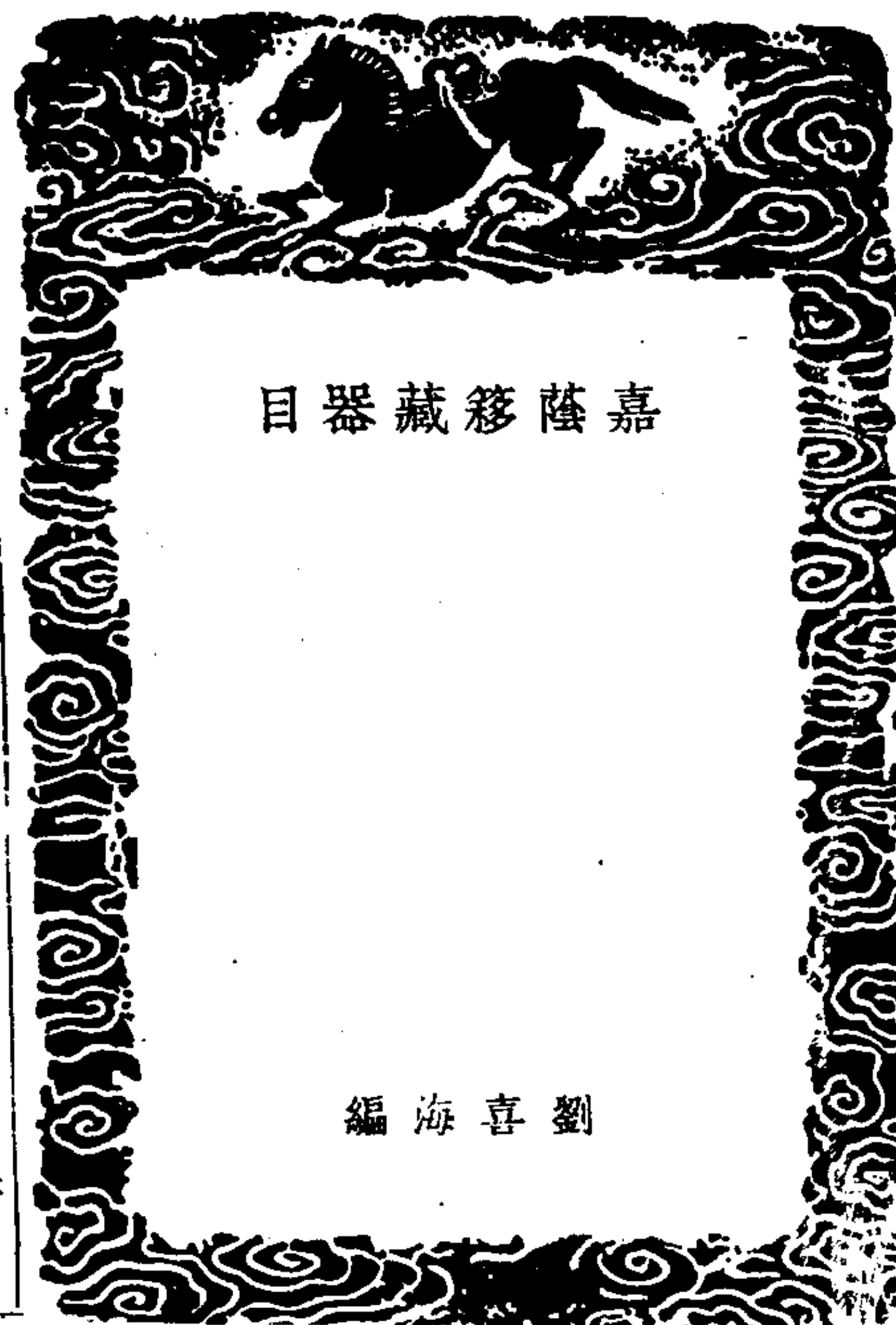
鬲

禮書藏器目第二本

一七

五

鄉燕白扁
鄉白扁
簋
曾白象簋
鄉子批簋
都公諫簋
沈木簋
簋
邊簋器
瓶
饕狂殘瓶片
白良殘瓶片
盃
立羅子執干形盃 盃器
父辛盃蓋
史孔和
襍器
盃字銅器
又



嘉蔭移藏器目

劉喜海編

諸城劉喜海

嘉蔭移藏器目
鐘
已仄保鐘 清愛堂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稱已侯鐘
鼓至文三行六字
號未編鐘 从款識帖名
鉦聞字二行十三字 鼓至文三行十三字
益公爲樹氏蘇鐘 金石苑長安獲古編稱益公鐘
鉦聞字二行七字
今中大簫鐘 款識帖稱子中鐘
鉦聞字二行十三字 鼓至文四行十四字
鼎
山子中與祭作叔媿鼎 款識帖稱叔媿鼎
文四行十六字
作父癸鼎 款識帖稱父癸鼎
文一行七字
鈇鼎 从款識帖名
文二行五字
未孟父鼎 从款識帖名
文二行十字
命獲倫父丁鼎 款識帖稱父丁鼎
文一行五字
立戈鼎 从款識帖名

文一行四字
魚形父癸鼎
文一行三字
師浮父作文考口未鼎 獲古編稱師湯父鼎
文八行五十四字
師奎父鼎 獲古編稱師奎父鼎
文十行九十四字
季念旅鼎 獲古編稱季念鼎
文二行九字
孟禮父鼎
文二行六字
中犧作文考宗尊彝鼎
文三行十字
宋怡公之孫穆也亦鼎 獲古編稱宋公鼎
文五行十九字
浮鸞必鼎 獲古編稱揚鼎
文一行三字
衛妃旅鼎 獲古編稱衛妃鼎
文二行九字
獻食之饋鼎 獲古編稱鄒鼎
文一行五字
彝
廣作父已彝 款識帖稱父已彝
文二行七字
金彝 款識帖稱禽彝
文四行二十二字
立戈彝 从款識帖名
文四字
季保彝 款識帖稱季保彝
文二行六字
作父辛彝 獲古編稱父辛彝
文二行八字 蓋器同文
凡山彝 獲古編稱父舟彝

文二行四字
公作父癸彝
文二行七字
子儀形下辛彝
文四字
敦
頌作皇考龔未皇母龔似敦 款識帖稱頌敦
文十五行一百五十字
釋文乙敦 款識帖稱父乙敦
文四字
劉曾作且戊敦 款識帖稱且戊敦
文三行九字
中父敦蓋 獲古編稱中五父敦蓋
文二行十一字
盤
呼辰作未妊媿盤 款識帖稱未妊槃
文四行二十字
益父作88女般 款識帖稱茲女槃
文二行七字
盃
益父作88女盃 款識帖稱茲女盃
文二行七字
酉父戊盃 款識帖稱父戊盃
文三字
鸞王作姬姝盃 獲古編稱王盃
文二行六字
父乙盃
文三字 蓋器同文
鬲
夏鬲白作未鬲鬲 款識帖稱未鬲鬲
文一行八字
白鬲父作畢姬鬲 款識帖稱畢姬鬲
文十九字

單白邊父作中姑鬲	獲古編稱單伯鬲
文二十字	
召中作生妃鬲	獲古編稱召中鬲
文十五字	
衛子未父旅盃	獲古編稱衛子盃
文二行八字	
譯作姜湮盃	款識帖稱姜湮盃
文四行二十三字	蓋器同文
鬲父盃	从款識帖名
文四行二十二字	
周生豆	从款識帖名
文二行十字	
向貞	从款識帖名
文八字	蓋三行器二行同文
女子小臣父卣	
文三行十二字	
父庚卣	獲古編稱父庚卣
文三字	蓋器同文
等作父戊卣	獲古編稱父戊卣
文二行七字	
效卣	从獲古編名
文七行六十四字	蓋器同文
香尊	从款識帖名
文二行七字	
旅尊	从款識帖名
文三字	
子牟	从獲古編名
文一字	
對父乙角	款識帖稱父乙角
文六字	
亦且癸角	款識帖稱且癸角
文三字	
婦卣	

嘉德簋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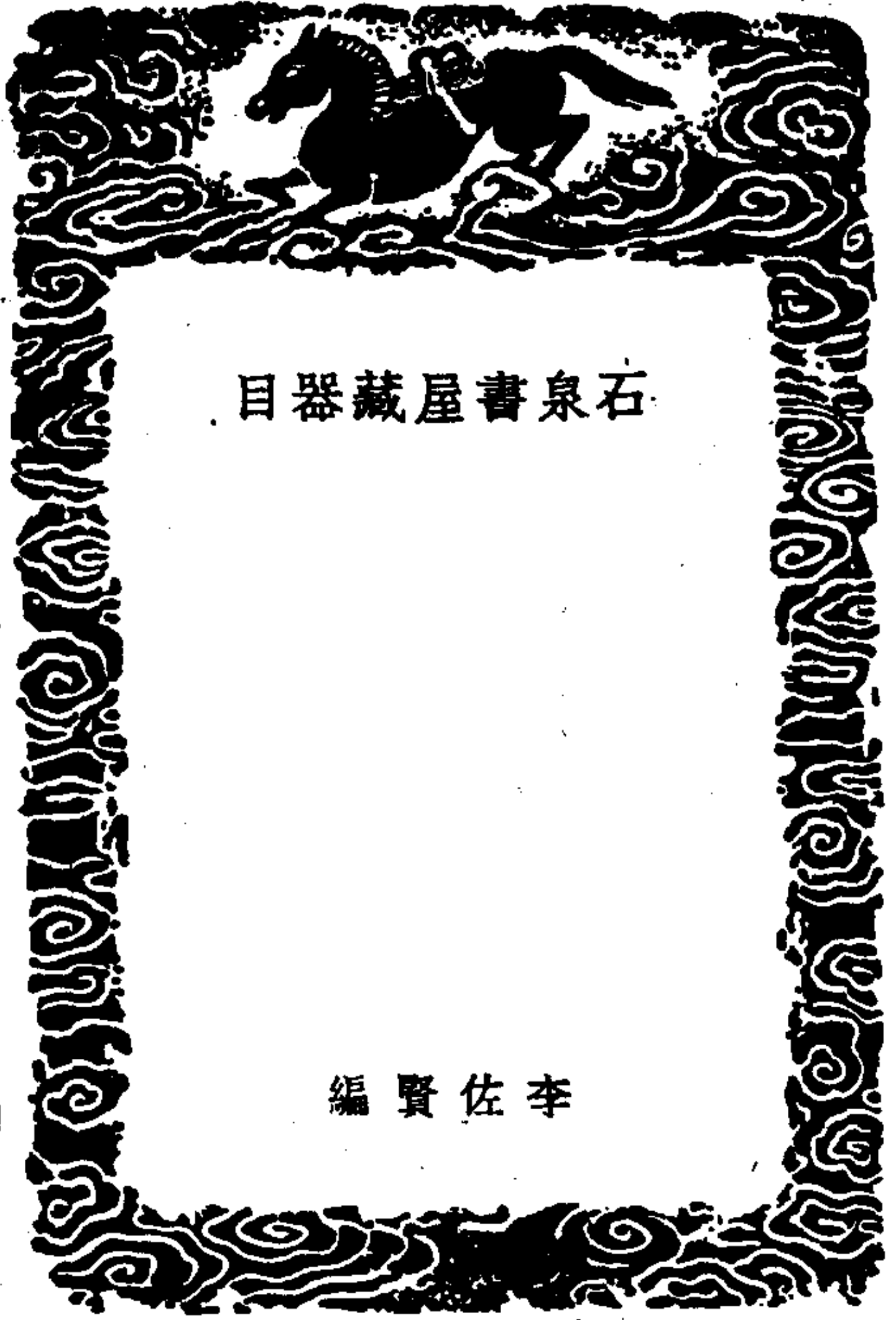
二

文四行十三字	
子執戈父乙解	从款識帖名
文三字	
解	獲古編稱單解
文四字	
父丁解	从獲古編名
文二字	
婦女解	
文六字	
白大爵	款識帖稱白夫爵
文二字	
乃父丁爵	款識帖稱父丁爵
文八字	腹內
中父辛爵	款識帖稱父辛爵
文三字	
父癸爵	从款識帖名
文二字	腹內
作且辛爵	獲古編稱且辛爵
文六字	柱二字 肩下四字
乙公爵	从獲古編名
文三字	柱上
父癸爵	獲古編稱父癸爵
文三字	
作父乙爵	獲古編稱父乙爵
文四字	柱一字 蓋內三字
父戊爵	獲古編稱父戊爵
文三字	
父己爵	獲古編稱父己爵
文三字	蓋內一字 足上二字
父己爵	獲古編稱父己爵
文三字	
父癸爵	獲古編稱父癸爵
文三字	

嘉德簋器目

三

商婦卣	从獲古編名
文七字	
齊六化範一	
文二字	
齊三字刀銅範一	
秦始皇詔版一	
秦二世詔版三	



石泉書屋藏器目

李佐賢編

石泉書屋藏器目

利津李佐賢

亞形中象形二事鼎

父癸方鼎

鼎 一字

子立刀形彝

中殷父敦 器蓋

方父己卣 器蓋

父癸○斝

斝

辛解

斝

子執

斝

子執弓形龜形父丁觚

非子孫父乙觚

皇父區

貞父尊

易州出土

禾亞父乙爵

作寶尊第四字

亞作父乙寶尊彝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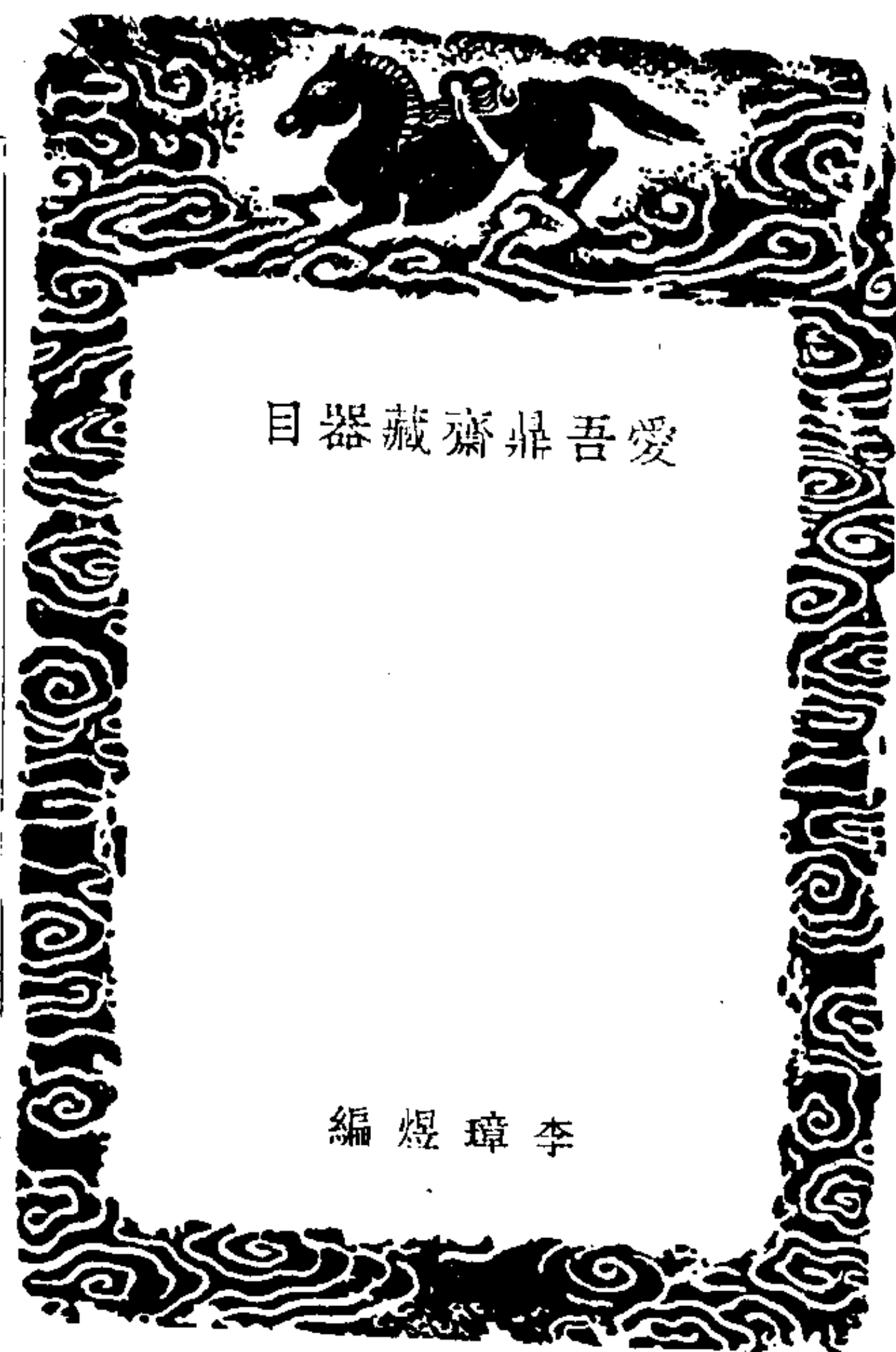
白駒自作鐘

作父庚旅彝觚

侯作乙盃

器蓋





愛吾鼎齋藏器目

李璋煜編

愛吾鼎齋藏器目

諸城李璋煜

鼎

關白作寶鼎 五字

森中鼎 二字

山日鼎 三字

尊作寶鼎 四字 剔甚

彝

翁作父庚宗彝 二行十一字

作從彝 四字 今歸吳縣潘氏摹古慶

敦

白作寶敦 四字

牌製也作南男敦 二行十學 行間有陽文方格

亞宋 二字

禾 一字

盃

公盃 五行二十五字

盤

手未作中姬盤 三行十八字

卣

卣 一字 蓋器同文

木作寶尊彝殘器 五字 僅存一底

尊

愛吾鼎齋藏器目

季尊 六字

舉

樂父乙 三字

觚

非父乙 四字

爵

樂父癸 三字

劍

高陽三劍

戈

羊子之肱戈 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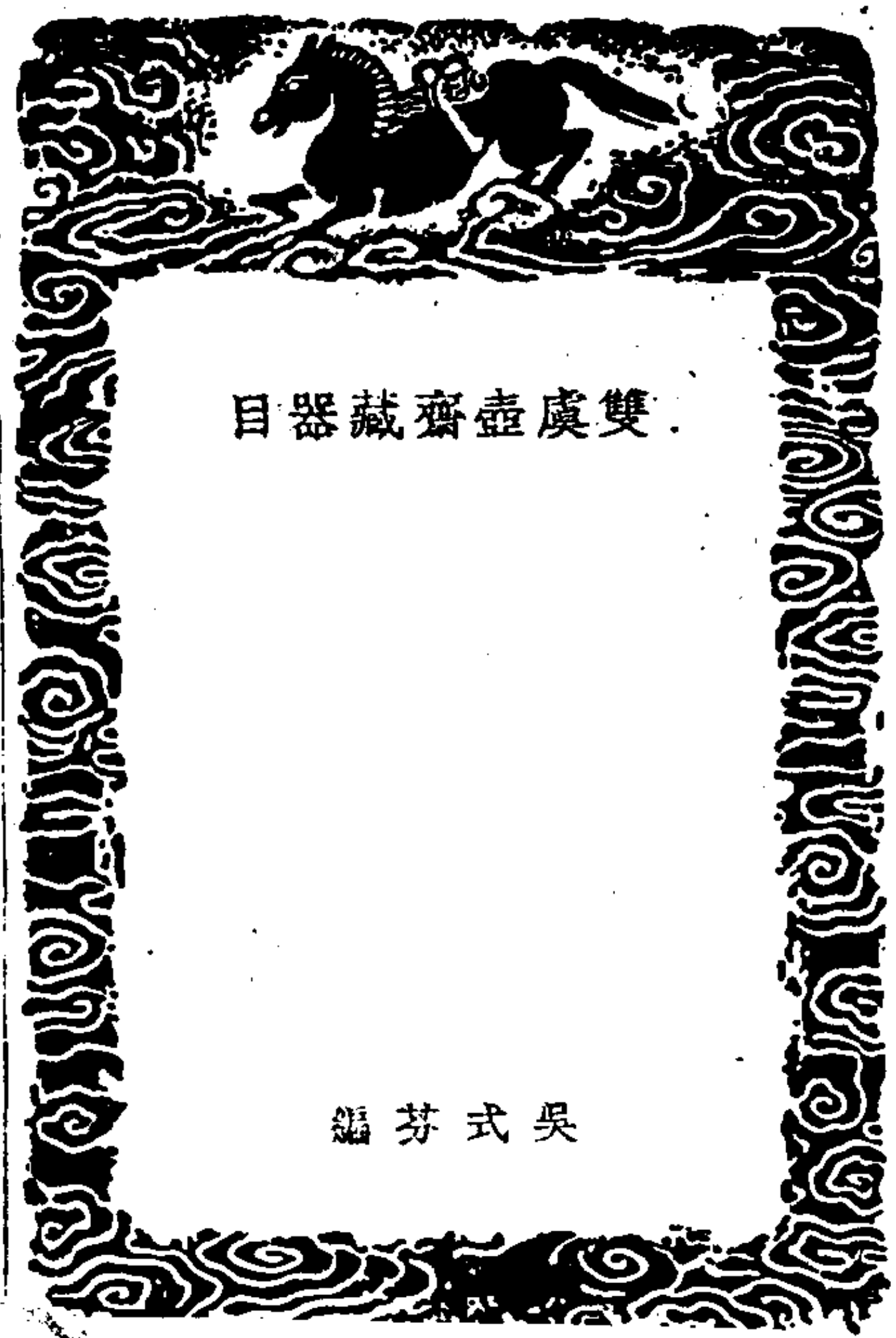
又龍文 象形

鼎

野甘又一季大虎司寇鼎 十八字

鐸

鳳樓形



雙虞壺齋藏器目

吳式芬編

雙虞壺齋藏器目

海豐吳式芬

鐘

殘鉦文鐘

器已殘毀僅存鉦間第三行永寶鼓之四字其第一行及此行之首僅存殘字數筆無從證辨

鼎

岡鼎 一字

於方鼎

亞

父癸方鼎 二字 字大

咸白鼎 四字

明我鼎 四字 原稱明娥鼎

亞形中召夫足跡形鼎

亞形中象形又足跡形 原稱足跡召夫鼎

咸豐辛酉捻亂後吳氏所感古印內辟邪經子母人名

印一類蓋行失去利津李竹朋太守在濟南省城市上

得之仍以歸吳中餘叔姪遂以此器報之今在利津李

氏

足跡弓形夙作父丙鼎

象形二事又四字 原稱足跡父丙鼎

金井父已鼎

象形二事又四字 原稱金井鼎

叔師父鼎 二行行五字

白俗父司寇庚季鼎

九行五十五字 原稱庚季鼎許印林云庚當是爵字

彝

安父鼎 六字

適彝 六行四十二字 此陝估偽刻首行自著昌字起後吳氏沃去

解

應公解 二字

子孫父乙解 四字

象形父辛解

緝父辛 象形三事又二字 原稱緝子未解

爵

重屋爵 象屋形一事

白爵 象形一事 原稱車爵

纓爵 爵一字

父辛爵 二字

又 二字

口乙爵 六乙二字

豕形立戈爵 象又立戈形

橫戈形子爵 象橫戈形又一字

子鳥形爵 象鳥形又一字 原稱子鶴爵

舉父丁爵 三字

尊形父丁爵 尊形又二字

貝父已爵 貝形四又二字

木父壬爵 木柱上文 父壬 蓋內文

象乃乙爵 象又二字

象父丙爵 象又二字

虞貝父辛爵 象又二字 蓋內文

解爵 柱文連蓋內共六字 原稱鳳爵

山作父丁爵 山作父丁爵 蓋旁及花內共七字 原稱甘作父丁爵

作寶彝尊 三字

伯族尊 六字 器蓋 同文

勺為樽爵尊 二行十字 原稱樽爵尊

拍尊蓋 七行二十字

首 首 蓋一字器一字

癸父乙首 癸又二字 首字象形非癸字此從原稱名之

愛作兄日壬首 二行九字末一字象形 原稱日壬首

敦

需敦 四字

員父敦 二行六字

襄敦 二行八字

未羽父敦蓋 二行十字

保子達敦 三行十四字 蓋器 同文

然虎敦 三行十四字

寺季故公敦 三行十四字 原稱寺季敦

杞白每同敦 三行十六字 蓋器 同文 原稱杞白每敦

吳彰父敦蓋 四行二十一字

筓小子敦 五行二十五字

陳庚午錫 八行三十六字 行五字末行一字

史頌敦蓋 十五行一百五十二字

鬲

白診父鬲 十字 原稱井姬鬲

白淺父鬲 十五字

甗

卣子孫父癸甗 第一字象形又四字

卣子良父甗 六行二十三字 甗破原卣子甗

盂

包君婦媿盂 七行存十一字

壺

魯灰壺 二行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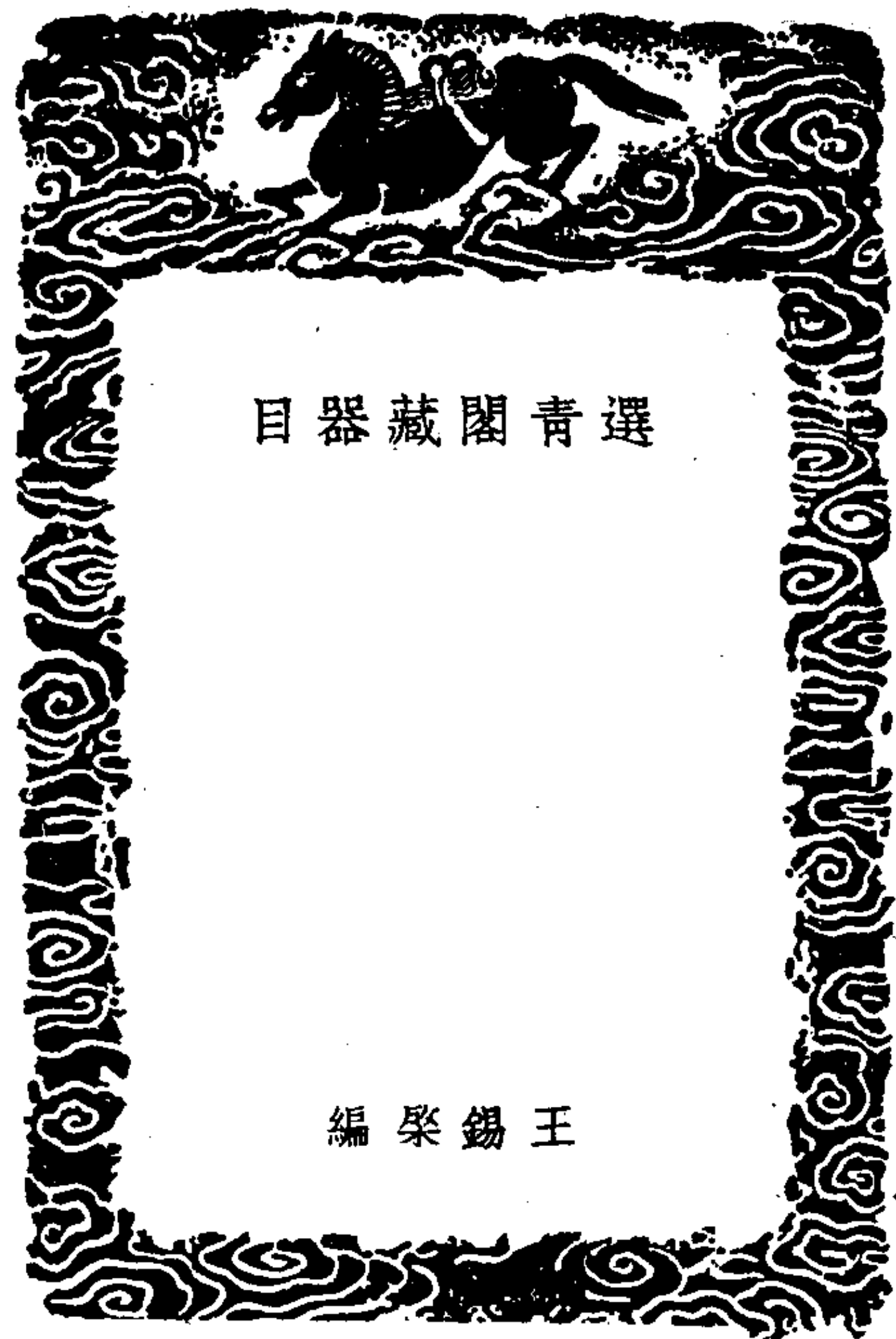
虞司寇白毛壺

左行 五行共二十四字 器 原稱虞司寇壺

蓋十一行 同文 每行二字末一字

又蓋器 同上

長湯匱	二行九字
諸女匱	亞形中三事又七字 蓋器 同文
杞白每匱	三行 原稱杞白每匱
史冗蓋	四行二十二字
未脰蓋	六行三十五字
未倉蓋	二行六字 器 原文蓋 後刻字 同文
改蓋	三行十七字
滕侯蘇敦蓋	三行二十字 原稱滕侯蓋 銘文為敦此誤入蓋類
手執矢觚	象手執矢形
乙毛觚	二字
婦女觚	二字
鄂史寶鉞	七行二十八字 原稱喪史鉞
杞白每匕盃	三行共十七字
古兵	
陳寧節戈	四字 原稱戈
劉	一字 原稱鑿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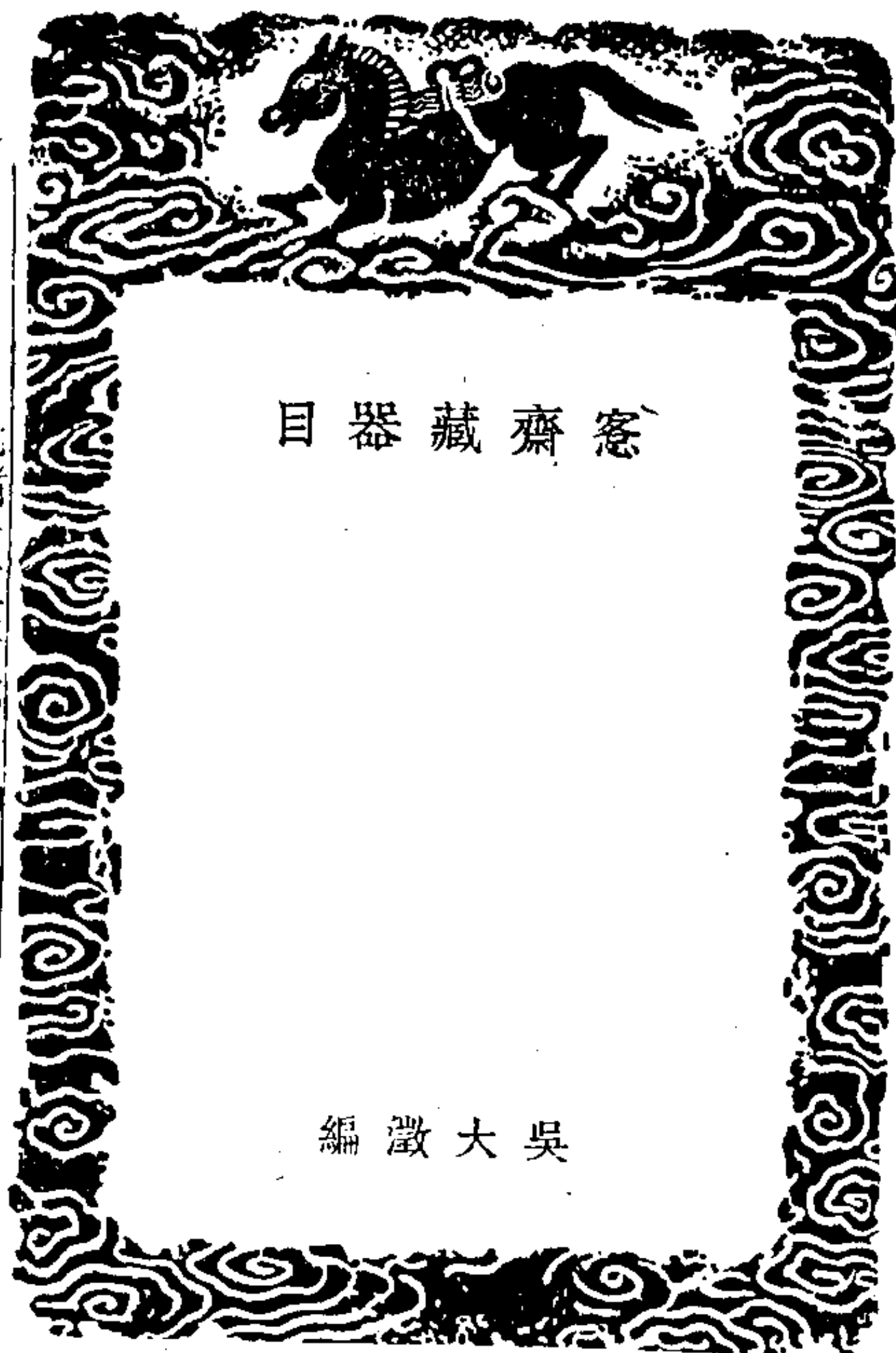
選青閣藏器目

編榮錫王

選青閣藏器目	諸城王錫榮
鐘	益公鐘 鉦文
鐘	卽簾編鐘
鐘	婦女鼎 十一行
鼎	特未作王姑鼎 四行
鼎	揚鼎
鼎	荷貝父丁鼎
鼎	亞形中象形九事鼎
鼎	師器父鼎
鼎	魚父癸鼎
鼎	糾鼎
鼎	夙父辛鼎
鼎	糾父癸鼎
鼎	應公彝 冊二本工作母辛尊彝
鼎	象形父丁彝
鼎	子父丁彝
鼎	白闕作旅車彝

爵彝	蓋器
敦	仔林父敦蓋
敦	然睽敦蓋
敦	格白敦蓋
敦	中岡父敦蓋 卅子孫父乙敦 督敦 六行
敦	夙作父巳卣
敦	唯父卣 蓋器
敦	守婦卣 蓋器
敦	夙父癸卣 器
敦	卅子孫婦卣 蓋器 陽文
敦	盪卣 蓋器
敦	子孫父戊卣器
敦	夙父辛卣
敦	卅卣
敦	亞形中象形父丁卣
敦	子父乙卣
敦	子執旂父回卣
敦	且巳卣
敦	夙父辛卣
敦	尊
敦	亞形中二事父丁尊
敦	作旅車尊
敦	子尊
敦	夙父乙角 蓋文 鑿內文
敦	夙日乙觚 四行

父巳觚	子執器冊二父乙觚
簋	衛子簋
簋	魯白愈父簋
簋	魯父簋
簋	卅叔作叔班簋
鬲	召中鬲
匜	由何賢匜
壺	孟載文壺
壺	龜形壺
句鐘	其句鐘



憲齋藏器目 光緒十三年六月編

吳大澂

鐘	數秋鐘	邵鐘	子璋鐘	福無疆鐘	鼎	微子鼎	乙亥方鼎	析子孫父丁鼎	霸作已公鼎	丙父乙方鼎	亞形且辛父庚鼎	母癸鼎	乙未鼎	舉父丙鼎	木父辛鼎	魯公伐郟鼎	師奎父鼎	太保鼎	叔廣鼎	斂鼎	憲齋藏器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宗婦鼎五	寓鼎	庚午鼎	鬲鼎	伯作鼎	舉黍鼎	丙父辛鼎	从鼎	羊首鼎	孫父丁鼎	孫鼎	婦鬲鼎	立戈形且癸鼎	平安君鼎	梁鼎蓋	敦	子抱孫敦	立戈父丁敦	析子孫父乙敦	孫父丁敦	亞形鹿血敦	父父乙敦	虎形敦蓋二	器作妣敦	乙亥商敦	子贊父癸敦	宗婦敦四	衆作文考敦蓋	伯拜敦	四足敦	作寶敦	析子孫父丁敦	斂仲敦	憲齋藏器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史頌敦	亞形兕酉敦	穗敦	陳侯嘉姬敦	追敦	聿貝父辛敦	牧卣敦	孫子父乙敦	仲白敦	丙父辛敦	卣子父癸敦	尊	立戈形尊	五二尊	己且乙尊	足迹象尊	且癸殘尊	趯尊	穗尊	敵作父辛尊	作寶彝尊	卣	歸女卣	卣卣卣	老作父辛卣	饗父乙卣	作寶卣	鹽卣蓋	爵	陽文父癸爵	唐子且乙爵	弓矢形爵	加作父戊爵	憲齋藏器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憲齋藏器目

手執簡父辛爵
木父丁爵
且庚爵
子丁爵
且癸爵
倒子文爵
丁且丁爵
父丁爵
子申且乙爵
畧作妣爵
父丁爵
析子孫父癸爵
舉戊父爵
舉咤爵
揚爵
魚爵
對雁父庚爵
尊婦爵二
父乙爵
山且丁爵
父己爵
舉乙爵
尊舍爵
角
陸二父甲角
簋
魯白俞父簋
師麻考簋
匝
黑臣匝
叔男父匝
鄭太叔匝

憲齋藏器目

一一

憲齋藏器目

魯伯俞父匝
觚
已兕形觚
子執旂觚
子犧卣觚
陽文子觚
手執中觚
子父觚
父乙觚
亞形克卣觚
觶
立戈父丙觶
犧形觶
且丁觶
父丁觶
舉且丁觶
盤
宗婦盤
曆盤
父辛殘盤
壺
宗婦壺二
韓仲修壺
津扁壺
盃
季良父盃
鬲
雞形父乙鬲
王白姜鬲
芮公鬲
月子孫父丁鬲
姬妣鬲
雜器

一一一

北征補

北征補
龍節
幣范四
王豆
兵器
乙癸丁戈
夔文戈
宮小臣戈
干形目形句兵
虎文鉞
庀陽矛
秦權
秦鐵石權
秦銅石權
秦銅鈞權
秦大魏權
秦詔
秦詔版二
漢鼎
盞屋鼎
好時鼎
長楊鼎
新成鼎
陳氏鼎
安陵鼎蓋
漢鐘
杜陵東園鐘
漢壺
日入大万壺
橋字壺
矢中鶴形壺
王壺
漢洗

北征補

一一七

客齋藏器目

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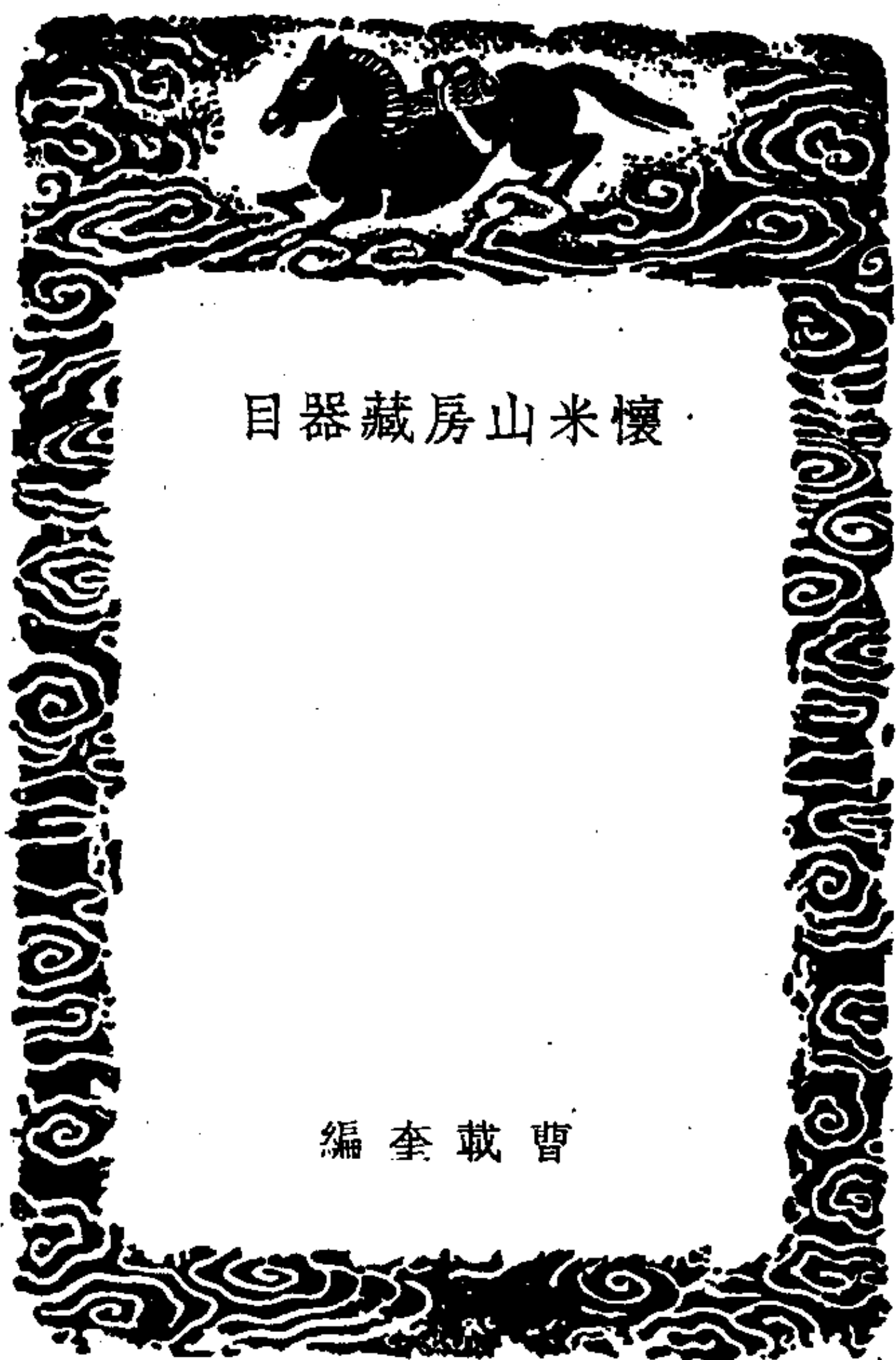
延光洗	陽文
永元洗	陽文
吉羊洗	陽文
漢鐙	
苦宮銅兒喙燭錠	
六字鴈足鐙	
禁中銅高鐙	
宜子孫行鐙	
龍虎鹿虎鐙	
弩機	
永初弩機	
漢興弩機	
元興弩機	
河內工官弩機	
生五十二弩機	
弩機	
大王弩機	
虎符	
長沙太守虎符	
常山太守虎符	
瀕陽太守虎符	
壓戎連率虎符	
敦德連率虎符	
鉤	
龍蛇辟兵鉤	
千金鉤	
永興鉤	
長生大富鉤	陽文
富來鉤	陽文
辟兵鉤	
又	
生字鉤	
阮字鉤	

客齋藏器目

斗檢封	
斗檢封	六
千金氏	
千金氏	三
戈	
漢陽將軍戈	
襍器	
單安侯家奩蓋	
建平鈔	
千四鈔	陽文
新莽律管	
大吉昌鋤	
大吉利鋤	二
半兩泉範	
銅五銖泉範	
大泉五十泉範	
六朝器	
趙敬等造弩機	
不合羅鐸	
隋器	
美政府左禦衛虎符	
唐器	
同州刺史魚符	
九仙門外右神策軍魚符	
鷹揚衛左紫輝繩符	
太和門外左龍武軍繩符	

客齋藏器目

一三



懷米山房藏器目

編奎載曹

懷米山房藏器目	吳曹載奎
魯遠鐘	鈕文二行八字
邾公極鐘	銑及鉦中鼓左右文四行五十七字
歸父甲鼎	三字
非子孫父己鼎	五字
舉鼎	一字
父辛鼎	三字
亞形鼎	亞形中三事
歐季作父癸鼎	二行八字
魯公作文王鼎	二行七字
又	同
說文公子也作未妃鼎	

四行二十一字	白頤父作皇孝澤白吳姬鼎
四行二十三字	甄侯伯鬲作文孝龜公官尊鼎
十六行九十八字	大作烈孝己伯孟鼎
八行八十一字	王作又嬭鼎
一行五字	白作寶彝
一行四字	木木極作父癸彝
二行八字	效父彝
三行十五字	象形冊父辛彝
三行十二字	格伯彝 <small>原帖誤稱蓋</small>
八行六十五字	師鬲三敦
二行六字	師鬲父孫子未多父作孟姜敦
四行二十三字	器蓋同文
史寔敦	三行十四字 器蓋同文
對其敦敦	三行十五字 器蓋同文
追作皇祖孝尊敦	七行五十九字
卜敦蓋	十二行一百五十一字
說仲作說妃口兩	十六字

魯白厚父作中姬助膳盤	二行十字
甫人父旅匜	二行十字
匡公作姜乘般匜	三行十三字
齊侯作說孟姬良女匜	四行二十二字
魯龍父盤	四行二十二字
立戈形卣	四字 器蓋同文
太叔父丁卣	四字 器蓋同文
叔作乃孝寶尊彝卣	三行十一字 器蓋同文
王卣及田作父丁尊	四行十三字
亞形中象形尊	象形
晉公亞形中象形尊	二字又亞形
匚作父辛尊	三行八字
鬲作文孝尊 <small>原帖稱格仲尊</small>	四行二十五字
太史尊	二行五字
司寇良父作衛姬壺	三行十五字
齊侯中鬲	十九行一百四十二字
子格許子壺	

一行五字
原帖稱史尊

一字

山形父丁觚

三字

立戈形觚

四字

亞形父丁觚

亞形中象形下二字

卣子孫且巳角

二行五字

才不爵

二字

台八爵

三字

卣子孫父癸解

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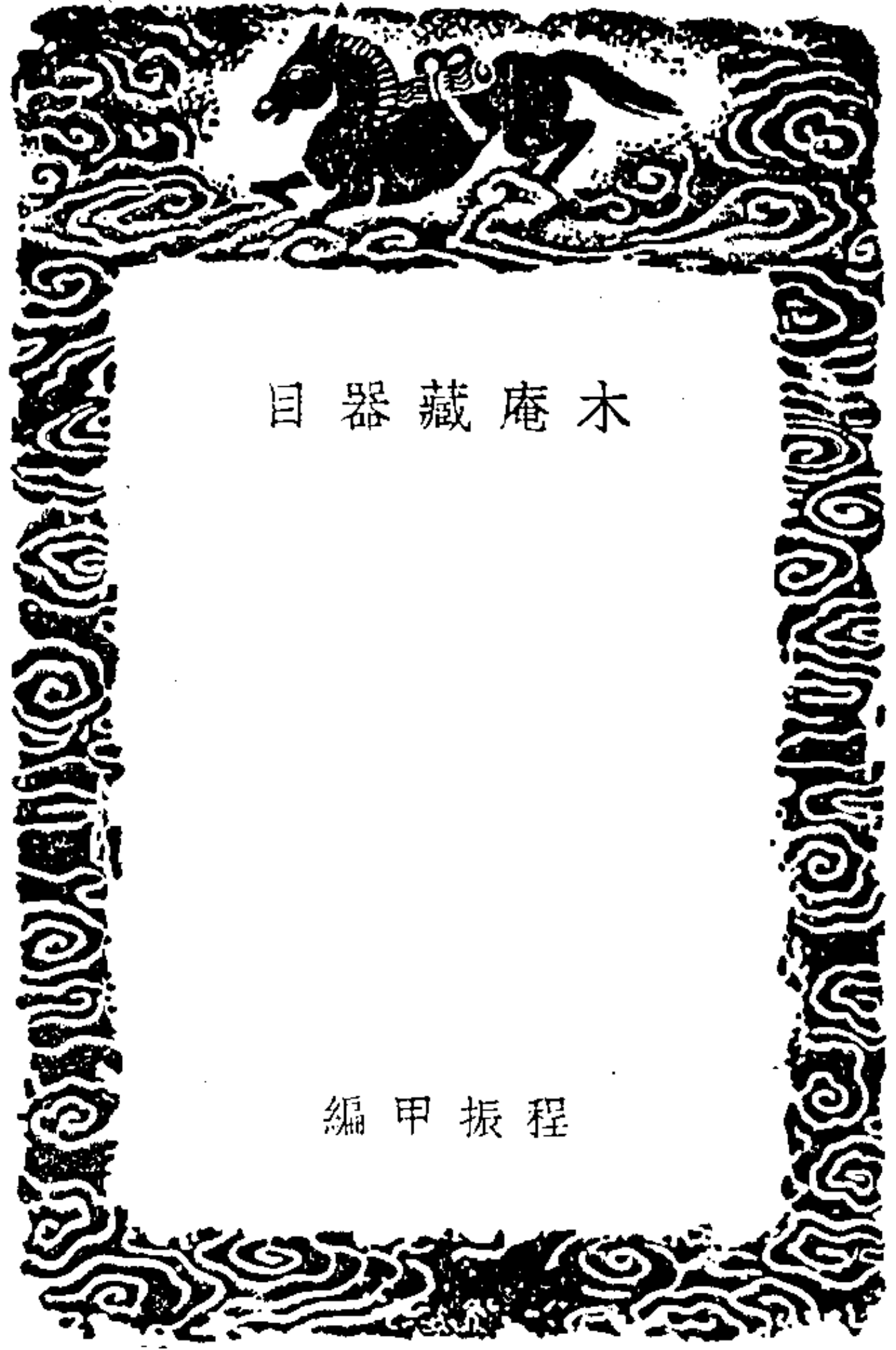
亞形中卣父辛解

亞形旁二字

且辛解

三行十字

長山房藏書



木庵藏器目
 璋鐘
 叔鼎
 曾諸子鼎 此係宋仿
 穆公鼎 此係宋仿
 史頌鼎 今歸潘氏代古樓七字
 番仲吳生鼎 此張顯眼偽刻
 先獸鼎
 子立刀父辛方鼎
 奉冊父癸尊
 子孫尊
 舉卣
 惠卣
 伯旅卣 △偽
 子府弓卣
 子孫卣
 婦庚卣 夫梁今歸恒軒吳氏
 寶用卣
 白山父壺
 父戊爵 柱文有肆貝二字
 台夫爵
 子孫敵爵

欽程振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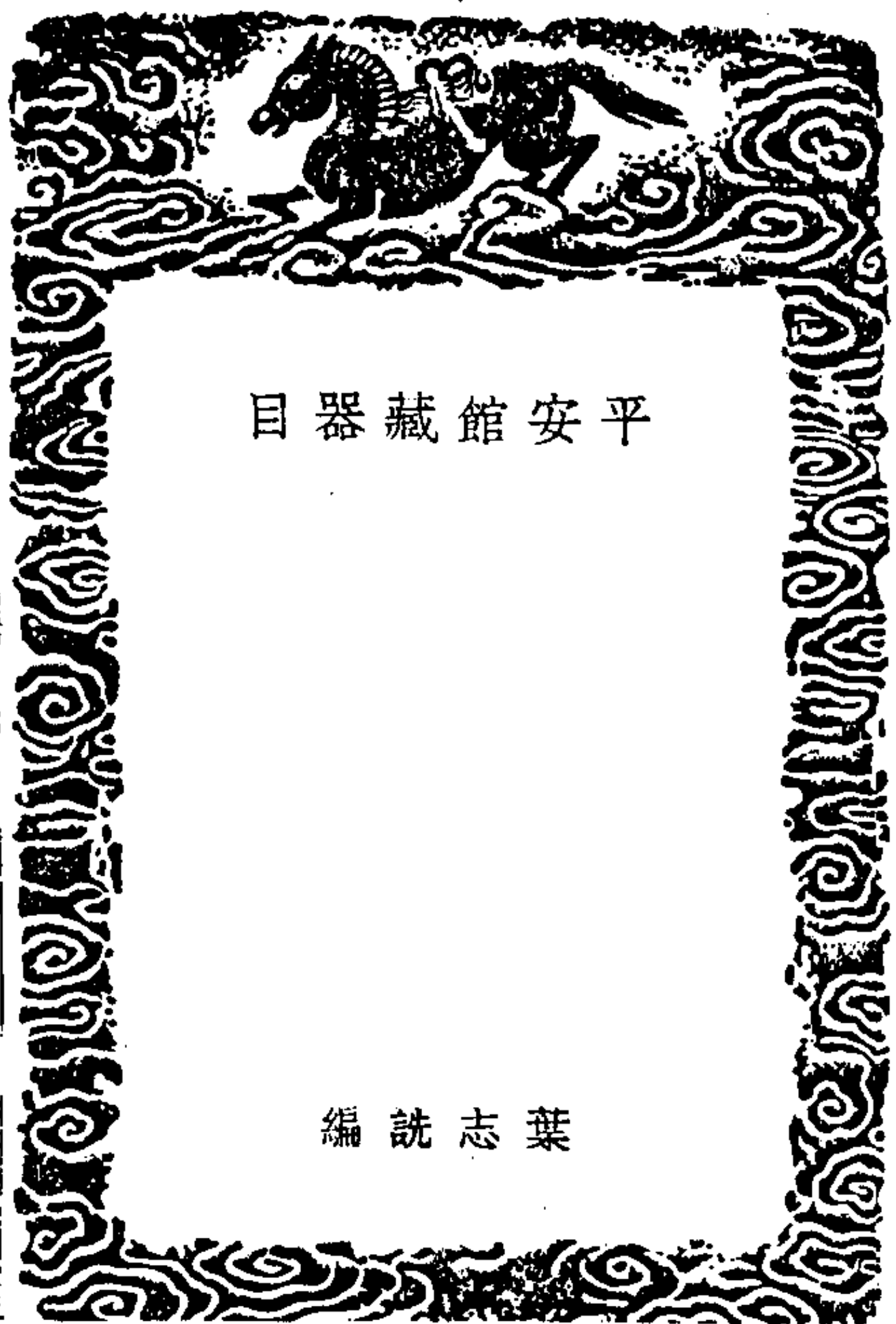
木庵藏器目

編甲振程

孫母爵
 祖丁爵
 乙爵
 立戈觚
 冊父乙觚
 手執中觚
 鬲形觚
 舉觚
 子孫角
 白癸彝
 獸形父子彝 此係鳥形
 立戈彝 此係偽刻
 象旁仲駒父敵 宋仿
 其二 宋仿
 帝作簋 宋器
 商父辛盤
 元延銅斚
 所〇〇鐘
 白公孟 此係偽刻
 永建洗
 嚴氏洗
 吉羊洗
 泉范雙魚洗
 鳳形洗
 富貴昌宜侯洗
 竟甯鴈足鐙
 商距末
 左軍戈
 十二年邦上軍矛
 高陽右軍戈 有建元二年造五字亦係偽刻
 五銖錢范
 大布黃千范
 斗檢封

木庵藏器目

五



平安館藏器目

編誌志葉

漢陽葉志說

平安館藏器目
叔氏賈斧鐘
無疆編鐘 偽刻
禾鼎
辛毛鼎
對鼎
叔我鼎
右父鼎
小子射鼎
父辛鼎
遂啟謀鼎
父乙鼎
录秀仲駒父鼎
鄭遷父鼎
乙公鼎
戎都鼎
門枝鼎 <small>六字</small>
趨尊 <small>今歸恆軒</small>
子尊
己叔尊
附尊
亞尊

平安館藏器目

亞形父癸尊
父乙旅車尊
北子孫父丁尊
冊父乙尊
叔尊
吳尊益 <small>今歸光古樓</small>
辟車尊
高父辛尊
亞形且丁尊 <small>今歸光古樓</small>
番尊蓋
盥白
辛白
廟形白
仲白
枝兵母白
非子孫白
交伯剛白
寓白 <small>潘日庚蓋也即見積古齋款識者</small>
亞形白
相作父辛白
王仲壺
史僕壺
番壺
母璉
父癸璉
主庚爵
癸爵
父丁立戈爵
父丁爵
重屋爵
饗發文爵
馬形父乙爵
系冊爵

平安館藏器目

五

孫乙觶
父辛爵
父丁橫戈爵
父癸舉
若癸舉
丁父舉
子孫解
戮解
縶解
兀子孫解
册子孫父丁解
仲解
父乙解
善父辛解
若癸解 <small>蓋亞形中銘</small>
亞形父乙解
彝作丁父解
南亞角
丁未伐商角
子孫角
非子孫父戊角
册二旅觶
父用觶
孫乙父戊觶
奚觶
册觶 <small>一字</small>
癸觶
短父斝
穴斝 <small>潘日殘尊底</small>
守斝
叔龜斝
鄂侯斝
叔姬斝

平安館藏器目

六

平安館藏器目

費啟
陳裔孫啟
彭文啟
齊侯啟
非子孫父乙啟
燹啟
伯要府人啟
叔彭父啟
仲殷父啟
伯伯啟
西宮啟
畢仲孫子啟
慧姬啟 <small>偽刻</small>
揚啟
鄭義季父簋
伯太師簋
項歸簋
史燕簋
陳曼子簋
晉姬鬲
王伯姜鬲
工鬲
婦女鬲
伯廬鬲
舉父癸鬲 <small>蓋器文同 器字較大</small>
叔頰鬲
潘妃鬲
孫父癸鬲
竝匜
奉冊匜 <small>一作拱冊</small>
鄭伯匜
相作父辛匜 <small>潘日即經火者</small>
女蘇盤

平安館藏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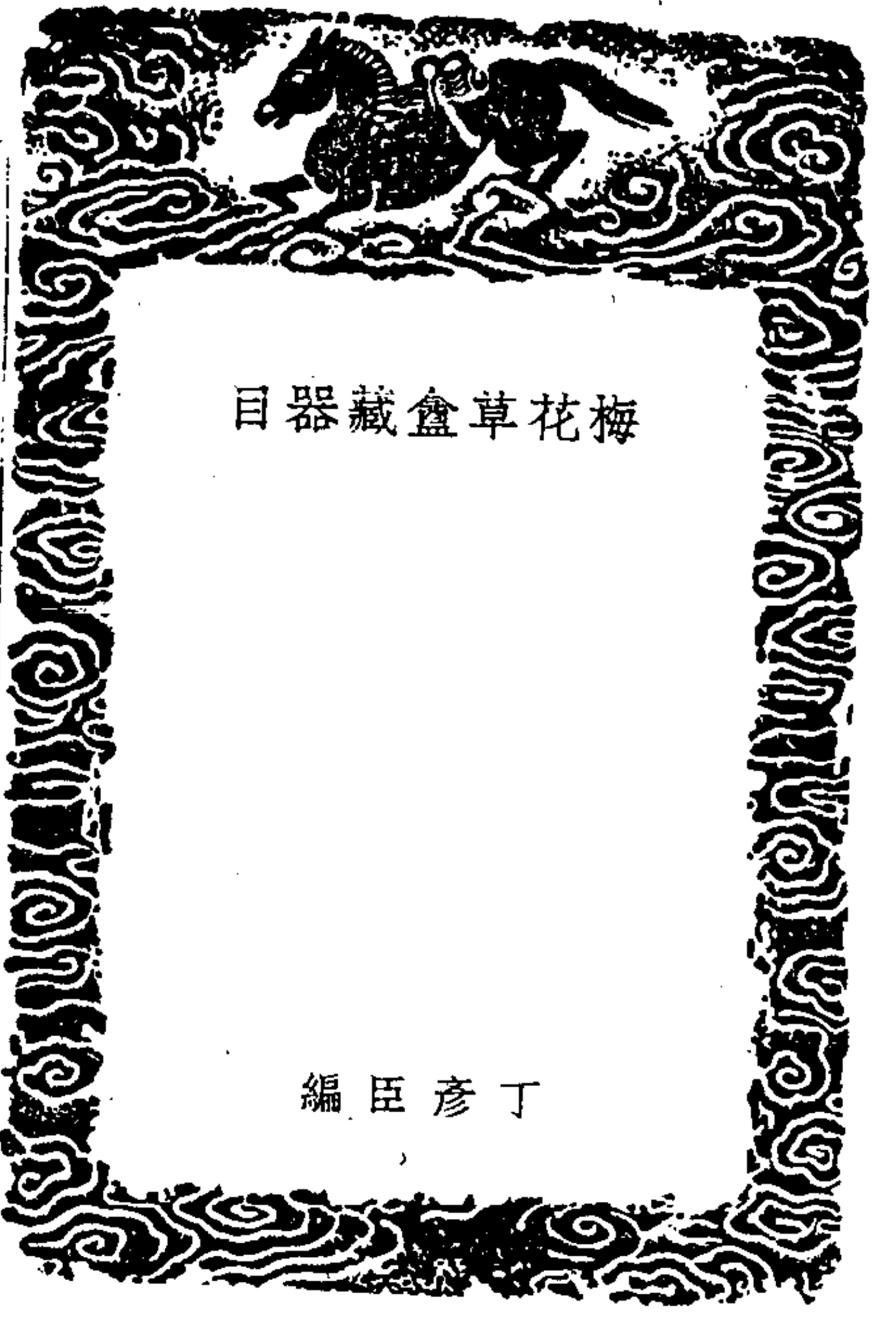
二

平安館藏器目

婦女鏡
吳彝 <small>偽刻</small>
伯彝
單子彝
安康彝
邴子彝
邴季彝
兼史彝
豚彝
母若鐸
東父丁豆
無咎劍
王命道貨節
良山戈
高陽左戈
右攻戈
刺戈 <small>九字</small>
錢金戈 <small>四字</small>
珮戈
戈 <small>背字面器</small>
右軍戈
幼衣斧
高陽削
古刺兵 <small>無字</small>
公山兵 <small>四字</small>
啟農兵 <small>三字背二字</small>
車飾 <small>背面公字各一</small>
漢始建國鐘
始建國鐘 <small>偽刻</small>
始建國權
漢鼎
巨孔鐘
漢九華豆

三

秦權
年未央壺
酒泉太守虎符
宜子孫錠 <small>三字</small>
宜牛羊鐸 <small>六字</small>
千秋萬歲鐸 <small>入字</small>
銜環 <small>三字</small>
從人直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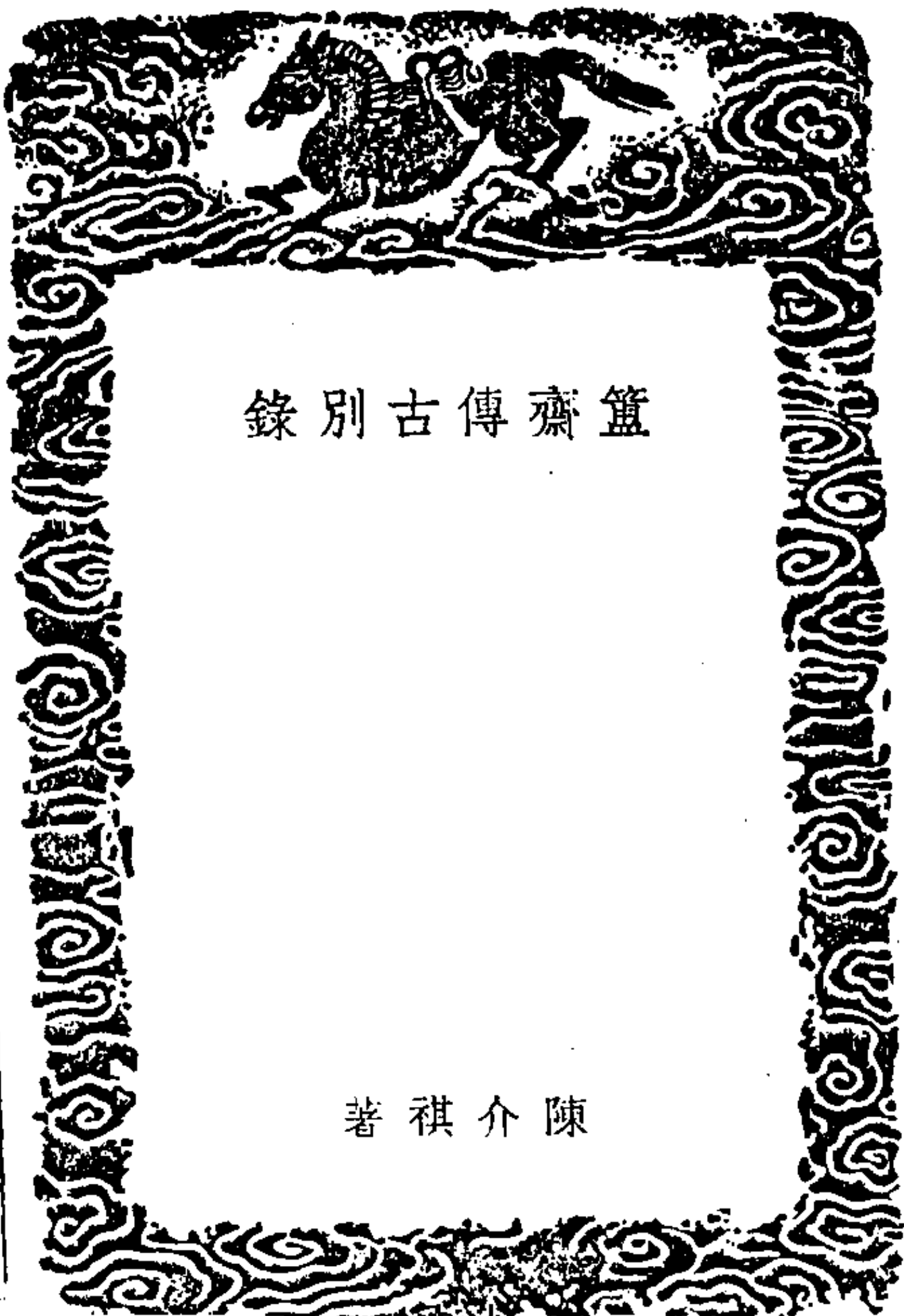
梅花草盒藏器目

編臣彥丁

梅花草盒藏器目	白卿鼎	作寶鼎	魚形父丁鼎	亞形中象形父辛鼎	亞形且辛鼎	亞父辛彝	戟作白癸彝	作寶彝	考中敦	父父入敦	批白割白	并季黃白	器蓋	女子小臣白	作寶彝白	白魚白蓋	父己爵	亞形角父辛爵	父父癸尊	編器豆尊
---------	-----	-----	-------	----------	-------	------	-------	-----	-----	------	------	------	----	-------	------	------	-----	--------	------	------

梅花草盒藏器目

宵尊	鬲方尊	器蓋	井子孫父癸斝	父丁解	盤解	白父父簠	甗	甗	魯白愈父鬲	魚瓶	井侯盃	白矩盃蓋	太師小子師望壺	周壺蓋	口心盤	四行	父戊盃盤
----	-----	----	--------	-----	----	------	---	---	-------	----	-----	------	---------	-----	-----	----	------



錄別古傳齋簠

著祺介陳

簠齋傳古別錄

拓字之法

昔用瓊卷白細絨隨中不夾灰土者卷緊以今用毛刷尾勝帶滿縛緊兩頭切平適用為便
 皆今稱有柄者施之字在平面者無柄而圓者入竹筒中施之沐所用
 深腹之字者此種每有髮邊過剛久用雖隔紙亦損字邊際鋒之弊或用劈者用柔者用送豪大筆者愈用久愈柔純愈佳二者重用皆有所損凡敲擊皆不可過重復而揚不可不慎也毛刷有紙為刷刺之弊固難硬
 者直下者尤甚也刷究大可畏必以不用為安
 昔用銅弩鍵觀薄細瓊敲擊極淺之字良佳但不可重複尤須中平無廉隅不傷器者乃可試用也
 昔用六吉棉運扇料紙小名十七刀者今無之矣今海者名淨皮較昔固不能薄尤不能軟紙料處有灰性工不良之故張叔未有宋本書副頁紙拓本至佳以明羅文紙為之亦少佳素方伯拓本紙黃色亦雅今紙厚則蠶拓石尙可拓吉金則不能精到也
 昔用清水上紙或招紙水溼勻透吹開上之拓可速而紙易起水上者不甚起而字中有水每乾溼不勻後用大米湯上紙勝於清水上紙之劣莫劣於膠礬礬則損石脆紙矣
 今用張叔未遺煎白芨膠法上紙然止是札詢未見如法拓者

姑以及水上紙以紙隔勻去溼紙再以乾紙墊刷擊之

拓包外用帛一層內包新棉絮緊帛少省然不如固絲帛之
 零者為佳包上墨時以筆抹墨塗於小椀蓋上或蓋碟上以包
 速揉之令勻乾則再上墨不可以包入墨聚處應之使棉有溼
 點著紙即成墨點有墨點即須易棉近有使棉全溼者究不合
 法最易墨入字中包外墨用不到處易積而忽用之則墨重須
 常揉去之帛做則易包鬆則時紫之紫則不入字紫則易入字
 上墨須視紙乾溼溼而色略白即包採濃墨少乾於溼上一
 遍令少乾再拓此一編最易蓋紙地且潤然不可接連上上墨
 須膠不粘手再放方粘不起紙膠即重紙即不起亦不可上墨
 須勻勿先不勻後再求勻上墨不可使有駭墨透紙使紙背有
 不白處有輕重濃淡處最後則俟紙極乾時以包蘸好墨撲而
 兼拭則墨色明矣其要則先須字邊真尤須字肥瘦細即邊真
 亦不如真而肥者拓止為字字邊真而肥乃得原神墨色則其
 次淡墨蠅翼拓固雅不及深墨之紙黯而猶可鈎摹也字外之
 墨漸淡而無如煙雲為佳不可有痕拓墨須手指不動而運腕
 運腕乃心運使動而腕仍不動不過其力或輕或重或撲或揚
 一到字邊包即騰起如拍如揭以腕起落而紙有聲乃為得法
 劣拙則以溼包直搗入字不看字乾溼之候不問包墨之勻不
 勻不求手法不審字邊之真不真而已白紙黑墨至成黃色墨
 水浸鋪字無邊際無從鈎摹何貴乎有此一拓乎廉生云著手
 善形上紙有極難者鼎腹為甚必須使指不在字而已紙不
 佳則尤易破紙不可小須留標目攷釋與用印處紙文宜直用
 勿橫紙不可揭處以口呵之重膠溼拓或以熱湯薰之
 器之陰款止求字邊即可陽識者可肥可瘦須執包緊直落平
 拓勿轉折為要轉側必失真矣又須解字之筆法不少拓不多
 拓乃可鏡反博泥封刀幣泉同

器之深者以竹葉縛撲包探拓之時處以錘鉗包探拓之爵蓋
 內以扁竹角加少棉帛拓拭之器之難拓莫過於兩齊侯鐘以
 三行留中一行為善其不闊而紙極難上者亦可整紙拓完再
 逐行拓之以便摹刻唯以可刻為主拓鐘法已詳拓器須循則
 人佳式拓古泉須置舊冊上並冊之則不動古器性情各有
 不同須細心揣度拓之
 拓圖已記尺寸為王上中下高低尺寸既定其曲處以橫絲夾
 木版中如線表式抵器即可得真再向前一傾見口即得器之
 陰陽以紙稍空出後有花文耳足者拓出補綴多者去之使合
 素處以古器平者拓之不可在博木上拓不可運者紙隔拓之
 整紙拓者似巧而俗不入大雅之賞也
 拓古石須厚紙先撲後拭石完者以濃芨膠上紙乾以白蠟先
 微拭之再上拭墨即有古瓊蠟之意必不可用膠礬水上紙尤
 不可用大椎重擊拓時須先洗刷使清晰拓石須四圍留紙並
 額陰側勿遺拓博必須拓反面或正面及有字有花文者

拓字之目

近日習氣以私拓售直為事必須
 慎之良友久交可送不可私拓也
 裁紙大小須自定先裁定大小各種用時為便
 發紙須有目發墨同須記日 紙箱須內存
 發器出拓須有目須記日拓者亦記易磨者紙糊後再發亦可
 繳拓須有目拓劣亦繳須記日可知
 繳器須記目記日某某手收何處
 收拓本須用紙稍俗作包一器題字內用紙護紙面記收支數
 目外用箱盛
 博反泥封須上白蠟後乃可拓土范同

拓式多見擇其紙式大方者從之不可省紙

拓紙不可大小過不同以易作一束為便

拓紙須留標目題字用印處字之高下前後亦須合式

拓器冬則凡用檀夏則以舊書紙裹者藉之鐘則以舊絮坐墊

俗觀其乳且易轉移

拓鐘須先以紙空孔套于鉦乳上孔大則粘紙便小僅可下紙

為是以以此紙樣鋪于棉連紙上以水筆撕之每孔自外去大半

而連其內須於紙樣記明某鐘存之拓鐘留孔不拓鉦為大雅

斜貼作鉦甚俗拓用須審其寬狹追後拓先斷一鐘之上而無條長方孔落紙

拓者拓之則鐘之尺寸甚明

紙不可過小者 尊 卣 角 爵 觥 學 觚 觶 重

戈 矛 鼎

拓符須連花文一段紙小易失難收且不大雅又不便題字用印

虎符與金銀錯字者字細淺者須摹其文拓之不可剔去如幣距末也

拓字損器之弊傳古不可不多拓多拓不可不護器

檀卷搗 硬刷磨 重按 皆可至破

毛刷敲擊字邊固易真小鐘之類擊敲時動者則易磨出新銅

吉金古澤乃數千年所結損去則萬不能復且損銅如何能補

故其良工修補無痕者再傷尤為可惜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重器朽器不假常人之手此見項守得定

拓字時有必須將器轉動手運然後可拓者或底在几上易磨

者皆必須紙糊矣

語拓者以易損無不慨然不可不慎之於始也紙糊又須糊以細軟布裏

漢書傳古別錄

一三

緊易磨處可矣二者酌之如

必須紙糊則不可不從也

硬刷皆可畏將進之無論作何用也刷古印亦然尊自腹內字

近多以圓長硬刷入竹筒搗而搗之雖隔紙久搗亦恐為硬者

損字邊際須以少軟如犀尾者為安

朽者易損雖完而尚有殘質已化為青綠不勝敲磨與其悔于

事後不如防于事前我既愛之則不可不保之還不愛者而使

之愛強不可託者而望其可託是亦愚而勞矣 廉生謂于金

文石理愛若肌膚是矣然豈能不拓傳豈能刻刻監之唯有求

謹信之人而任之或得謹信之人使監之庶乎其無失矣

爵足履易損 尊卣鼎等字在內者非欲側非轉動不可拓

須審其執而護之詔版不平又兩面有字其凸面與角易磨字

在足內者易磨底有字則易磨上口在側則易磨旁面

銅質薄甚者重敲易破鐘易磨乳兩面有字最易磨凸面之鉦

間鼎字每其腹內外皆易磨 尊卣易磨口與腹外觚觶同敲

觥不能磨盤匱豆同愛古者以此類推之將拓先試其易磨處防之可也

古幣至薄而不平古泉有薄小而朽者尤易按破敲斷不可託

躁人之手小童之手與借出不知何人惟拓甚至遺失損易或

求精拓而一意重按復敲亦甚可慮自非精細者不能無弊

剔字之弊

刀剔最劣既有刀痕而失渾古其損字之原邊為尤甚全失古

人之真而改為今人心中所有之字今人手中所為之字矣

銅絲剔亦損字邊損斑見骨去銅如錯古文字之一劫也俗

子以其易見字每為之謬之甚矣為刻用以去斧鑿痕使拂去

渾融如舊者

鉞剔尚可用大鉞鈍者自畫之正中時刻轉動聽其斑之自

起而字邊仍不可動不可用鉞刮磨勿令鉞走劃出畫外成痕

又於不當通處通之而不能留得佳尤不可用尖鉞與用力過

漢書傳古別錄

一七

很不知字底銅質之薄古久銅質之朽以致刺銅成孔或鈍很

致破蓋款字原係中凹積結青綠原非真銅其字邊方是真銅

斑落見字雖字邊有少斑亦可聽之矣其銅質已無青綠凸起

字在高斑而無復平地者則不可剔剔則斑去而字亦去矣須

斑下有原銅平地而字畫之中是斑者乃可剔也

醋漬去斑之說不可用凡酸物皆可去青綠斑而不能去朱斑

但變紫耳嘉興張叔未廷賢有去字中斑之法未知其詳但見

其字真而肥字字清晰而核之舊拓未去斑者則神理鋒芒遠

遜吾不取則亦不欲聞矣有字者必有可見字處若一無可見

而誤信不見字亦可出字之言則古器之厄腐矣古器感數十

年而出世制作色澤極可寶愛誠不可不察而以求字損之也

醋浸亦須有銅質地平見字甚明而不可拓者斑至堅而又不

可剔剔者乃可試之不如是則必不可

剔字須心氣靜定目光明聚心暇手穩時為之須看明字之邊

際勿以斑痕浸入字邊內銅之色變者為斑而去之遇堅處須

從容試之精神倦則勿剔有人有事相擾則勿剔也

剔印亦然字印印不出者油浸數月可出

古人之字有力有法故有神剔者知其如何用力如何是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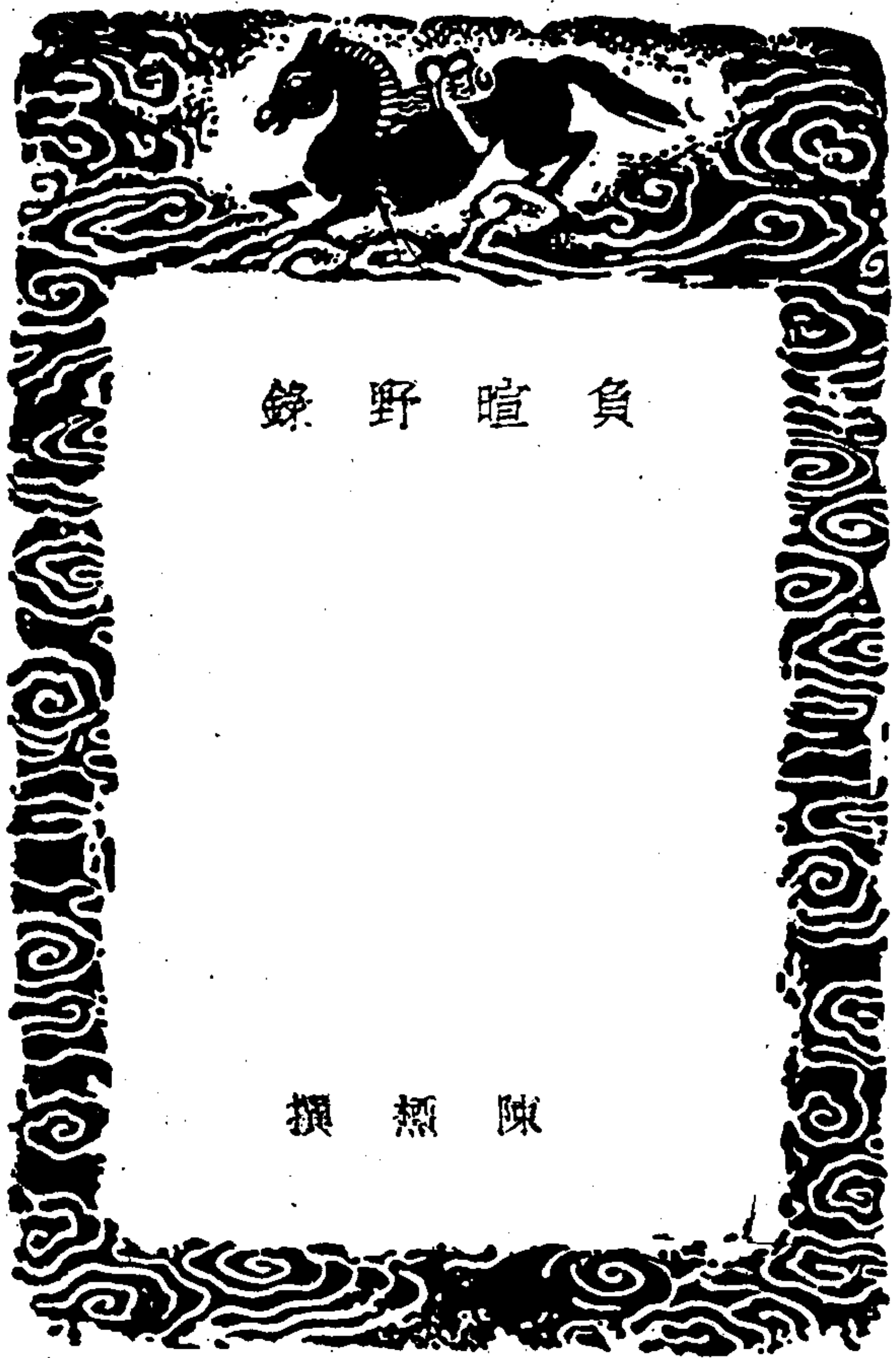
剔之則不失其神矣良工心細或亦能之而不如讀書人解古

篆刻者之所為也一誤即不可復不可不慎之又慎若直不敲

剔不肯拓亦非至善不能傳古與無此器何以異哉

凡古器鏽之厚者先用淘米水漬之數日取出再用山查大紅色者去淨皮核用杵臼搗如泥敷於鏽上要攤平實約分許厚俟九成乾便揭去不可令過乾亦不可不到九成乾揭去之後趁其潮潤將鏽用竹刀或鈍鐵刀取其不傷古器用力刮去土鏽去不動即再用山查泥如前敷之如此敷次未有不能去之鏽者可勉強致傷古器

凡古器鏽之薄者銘字可見而不可拓或可拓而思不清亦用山查泥如前敷之俟九成乾便去淨速以竹削尖或鐵花針取其不壞古器因其字勢剔之不用大力其鏽自迎刃而解一次剔不去即再敷二次以剔淨為止不可欲速此屢試屢驗之方法也此方延陶堂說



負暄野錄

陳熙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負暄野錄二卷

舊本題曰陳熙撰不著時代卷末有至正七年王東跋乃云不知何人所述是當時所見之本未署名也今考書中秦璽一條稱熙嘗問諸老先生議論則其人名熙無可疑但不知何據而題為陳姓案圖書陳熙陳幾之孫長樂人紹熙元年進士書中秦璽條內稱近嘉定己卯光宗紹熙元年下距寧宗嘉定己卯首尾三十年又西漢碑條內亦稱聞之梁溪尤表惜不再叩之表亦當光寧之時疑即此陳熙也其書上卷論石刻及諸家書格下卷論學書之法及紙墨筆研諸事皆源委分明足資考證至所載鼠鬚筆詩一首宋文鑑題為蘇過作其時斜川集尚存心無舛誤而熙稱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於此云云則失考之甚矣

負暄野錄卷上

總論古今石刻

古者金銅等器物其款識文字皆以坯治之後鐫刻非若今人就範模中徑鑄成者余於武陵郡開元寺鐵塔上見鐫刻經咒之屬皆是治鑄後為之至於石刻率多用麗頭石又字畫入石處甚深至於及寸其鐫鑿直下往往至底乃反大於面所謂如巖巖鑿鑿之形非若後世刻削鑿上銳下似茶葉碾槽狀故古碑之乏也其畫愈肥近世之碑之乏也其畫愈細愈肥而難漫愈細而易滅余在漢上及襄陽間親見魏晉碑刻如此象石既麗頭自然難壞後世石雖精好然卻易剝缺以是知古人作事不苟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蔡邕文玉刻

古器物銘載此聖文云得於河內向氏家按集古印格所載謂是秦璽按金石錄元符中咸陽獲傳國璽初至京師執政以示故將作監李誠誠手自摹印二本以一見遺又蔡條鐵圖山蓋載載元符所得乃漢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疆九字今此璽文乃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文不同則知趙明誠蓋未嘗見秦璽也按晉書載此璽自漢傳至晉遠五胡亂華璽為石勒所收石既敗滅璽失所在後載得之歸於東晉但其璽文乃云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已非是舊文矣又歷六朝至隋氏附之平陳復得舊璽乃

名前者謂曰神聖。又傳五代後唐王從珂自焚。聖亦毀棄。即此則與續刻咸已失之。余竊詳二聖。各是一物。及諸家譜書。乃謂通是一聖。背面有異文。非也。二者疑皆魏晉所刻。而秦聖不存久矣。後有得者。益非古物。近嘉定己卯歲。賈涉節制河北。申繳到秦國大將撲鹿花獻一聖。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篆刻甚得古意。然非舊物。或謂真廟因天書降後所刻。卻有此理。意者。金人自汴京攜至燕山。北都既破。為蒙古人所得耳。類皆謂諸老先生議論。謂自昔陋儒。謂秦聖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皇帝。太祖不受曰。吾無秦聖。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何足貴乎。契丹畏服。聖性高明。持守剛正如此。亦可謂度越前古。而貽範於方來矣。

前漢無碑

集古目錄。并金石錄所載。自秦碑之後。凡稱漢碑者。悉是後漢。其前漢二百年中。並無名碑。但有金石刻之識數處耳。歐陽公集古目錄。載其說。第於答劉原父書。及之。趙明誠云。西漢文字。世不多有。不知何為希罕如此。略不可曉。然金石錄卻載有陽朔碑數字。故云希罕。言不多。非無也。余嘗聞之。尤梁溪先生。云西漢碑。自昔好古者。固嘗採訪。片簡隻字。搜括無遺。竟不之見。如陽朔碑。要亦非真。非一代不立碑。聞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所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嚴其禁。不容略留。至於秦碑。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毀。故至今尚有存者。梁溪此言。蓋有所據。惜不曾再叩之。余因記范石湖題房中項王廟詩。有云。人間隨事有知音。新石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刻者。一笑。近世洪景伯丞相著錄釋。卻有前漢哀帝元壽中。即縣一碑。或謂乃後人偽為者。按石湖集有七十二家詩。云。一棺何用。家如林。誰復如公。以此為頂。王廟詩。恐是誤記。

古碑毀壞

趙德甫謂所著金石錄。善於二千卷所載之碑。由今觀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其如隨時廢興。摧毀非一。前輩所載。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村民急以應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余又聞蕭千巖云。蔡拱之訪求石碑。或踐田害稼。村民深以為苦。悉鑿其文字。或為柱礎。而確路不容存留。又自亂離而來。所在城堡攻戰之處。軍兵率取碑鑿為砲石。摧毀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其仆壞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一厄會也。

樂毅論

無錫徐氏家藏樂毅論碑石。止存五塊。可見者一百八十九字。用木匣鐵束。甚寶秘之。徐氏之上世名。與字君微者。劉公啟原父之妹婿也。嘗與原父評論石刻始末。跋此碑。尤詳。云樂毅論有二本。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趙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書賜官奴。其上書昇僧權。即梁朱异徐僧權也。其一即周越書苑所載高神學士得其石於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神之子安世。卒於吳興。其家以石質錢於州民。

錢氏家。當官者。每令摹拓錢氏脈之。給為比。以失火焚毀矣。熙寧中。吳大饑疫。趙子立者。以金質得之。又云。舊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于石。其後石入昭陵。朱梁時。溫韜得之。復傳人間。即高氏本也。是褚遂良記。貞觀中。內出樂毅論真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長孫無忌等。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子立所得高氏本。字亦奇絕。非右軍親書于石。亦摹真跡而刻之者。子立名。東。泉。南。人。曾將漕兩浙。入為都水使者。無子。有二女。長嫁徐康直。字平甫。即君微之子也。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世寶藏。尤延之。給事。表。王。順。伯。大。卿。厚。之。皆。有。題。跋。尤。謂。余。常。親。見。歐。陽。公。集。古。所。藏。高。氏。本。梅。聖。俞。於。碑。後。白。紙。缺。處。題。甚。妙。二。字。與。此。卷。前。一。本。同。王。謂。考。之。集。古。錄。高。紳。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其。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趙。德。甫。金。石。錄。云。集。古。錄。謂。石。焚。非。也。元。祐。間。余。待。親。官。舍。徐。州。時。故。郎。官。趙。棟。被。旨。開。呂。梁。壘。挈。此。石。隨。行。竦。沒。石。遂。不。知。所。存。蓋。歐。陽。公。為。錢。氏。所。給。而。趙。德。甫。則。不。知。石。後。歸。徐。氏。也。又。碑。有。朱。异。徐。僧。權。押。縫。者。乃。梁。朝。摹。刻。之。本。又。上。有。小。字。云。大。和。六。年。中。勒。畢。大。和。唐。文。宗。年。號。是。經。唐。時。再。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然。極。有。典。刑。此。石。出。太。湖。時。為。章。氏。所。得。刊。二。印。為。朱。文。云。申。國。秘。藏。及。章。淵。文。房。印。淵。字。伯。深。乾。道。間。嘗。為。江。山。宰。寓。居。于。吳。余。猶。及。識。之。亦。疎。爽。好。事。今。不。知。此。石。尚。存。其。家。否。

右軍書論

右軍書。使門生喪心。借辨才殞命。昭陵被發。咸陽痛受。其為世所珍貴。而貽害於人也。蓋如此。

篆法總論

小篆自李斯之後。惟陽冰獨擅其妙。常見真跡。其字畫起止處。皆微露鋒。映日觀之。中心一縷之墨。倍濃。蓋其用筆有力。且直下不歇。故鋒常在畫中。此蓋其造妙處。江。南。徐。鉉。書。亦。悉。爾。其。源。自。彼。而。得。其。精。微。者。余。聞。之。善。書。者。云。古。人。作。篆。率。用。尖。筆。變。通。自。我。此。是。活。法。近。世。鶴。山。魏。端。明。先。生。亦。用。尖。筆。不。媿。昔。人。常。見。今。世。書。字。者。率。皆。束。縛。端。端。限。其。大。小。殊。不。知。篆。法。雖。貴。字。畫。齊。均。然。束。筆。豈。復。更。有。神。氣。山。谷。云。篆。篆。當。隨。其。幅。斜。肥。瘦。與。槎。牙。處。皆。備。乃。妙。若。取。令。平。正。肥。瘦。相。似。俾。令。一。概。則。蛇。蚓。筆。法。也。山。谷。此。語。直。自。深。識。篆。法。妙。處。至。於。槎。牙。肥。瘦。惟。用。尖。筆。故。不。能。使。之。必。均。但。世。俗。若。見。此。字。必。大。哂。嫌。故。善。書。者。往。往。不。得。已。而。徇。之。耳。

李陽冰書

義與莊元卿家所藏。絹本小篆。題顯揚儒教四大字。各從四尺而約衡五之三。畫經二十而一位。位得宜。頓挫有法。發筆處。圍若運規。而見鋒穎。遂久。絹質腐敗。墨色不漫。體勢精彩。猶若飛動。元卿言。其大父少師。位簡公。官京師時。得之於河內向氏家。相傳為李陽冰少監所書。雖無題識。可考。然其神氣。信所謂如古。鈞。倚。物。力。有。萬。夫。度。非。後。人。所。及。按。陽。冰。嘗。至。德。時。嘗。欲。立。石。經。而。弗。果。四。字。之。作。安。知。其。不。為。此。而。發。即。此。亦。可。驗。其。為。陽。冰。書。云。

章友直書

建安章伯益。友直。以小篆著名。尤工作金鈞體。初來京師。人有欲從之學者。章曰。所謂法。不可驟為。

須平居時先能約束用筆輕重及熟於畫方運圍始可下筆其人猶未甚解章乃對之作方圓二圖方為棋盤圓為射帖皆一筆所成其筆畫細細位置疎密分毫無差且語之曰子姑歸習之能進乎此則篆有餘用不必見吾可也其人方大駭愕不敢復請問蓋其筆法精熟心手相忘方圓不期自中規矩友直尤工作古文余嘗見其為信州弋陽縣口口峰記文意高絕蓋非止以字畫名世也伯益既下世有女適著作佐郎黃元者能嗣其篆法備極精巧嘗書陰符經字皆徑寸勢若飛動伯益姪孫章衡得其本知襄陽日刻于郡齋余嘗得墨本誠可珍玩

邵鍊書

邵居士鍊才行俱美高尚不仕隱居丹陽尤工為釵股篆世所欽重范文正公作釣臺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專遣錢持書繼之余嘗傳得范公之書今錄于此書云仲淹書白先生邵公足下仲淹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湖濱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有嚴子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貧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功於名教也乃作堂而祠之又為之記聊以辨子陵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奇人則不足傳於後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子陵之風後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觀此書語則其推重邵君亦不薄矣余又於巴陵登岳陽樓乃滕宗諒子京知郡日所脩記亦范文正公所撰蘇舜欽書邵鍊篆額時號四絕云

近世諸體書

余嘗評近世衆體書法小篆則有徐明叔及華亭會大中常熟會者年然徐頗好為復古篆體細腰長脚二會字則圓而勻稍含古意大中尤喜為摹印甚得秦漢章璽氣象隸書則有呂勝己黃銖杜仲微虞仲房呂杜黃工古法然雖頗動而其失太拙而短虞開出新意波磔皆長而首尾加大乍見甚爽但稍欠骨法皆不得中行草則有蔣宜卿吳傅朋王逸老單炳文姜堯章張于湖范石湖蔣吳極秀媚所乏者適勁逸老草法甚熟而間有俗筆單字法本湯少師擬式而微加婉麗姜蓋學單而入室者于湖石湖悉習寶晉而各自變體今世俗於篆則推明叔隸則貴仲房行草則取于湖蓋初無真識但見其飄逸可喜殊不知此皆字體之變雖未盡合古要各自有一種神氣亦足嘉尚人效之者往往但得形似非惟不及且併失其故步良可歎也

蔣宜卿書

蔣宜卿待制燦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解岳侯遂忤秦相諷言者論罷閑廢十年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家時秦尚當國老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不變徐而言曰主上聖明吾無大過咎且既從能免縱有後命不過符下州郡處分耳亦何至遣中使此必美意不然亦當任之既而中使納謁具傳上旨賜以香茶湯藥宮羅之屬又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弟吳八郡王蓋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即奉敕書以授中使而歸憲聖及后族錫賚至數千緡紳帛文房之具蔣久閑廢頗窳賈賴以少蘇蔣之字畫高出流

輩而高廟垂情詞翰臣下雖在閑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為動容安靜以待其量亦有可取者蔣前將漕江西時先大父嘗為幕屬及其家食嘗專詣荆溪里第訪之親聞其說

小王書

世稱小王書蓋稱太宗皇帝時王著也本學虞永興書其波磔加長體尚嫵媚然全無骨力方上集刊法帖時著預校定識鑿凡淺不無謬誤如列王坦之於逸少諸子間意謂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王述之子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黃長容志及書苑云僧懷仁集右軍書唐文皇製聖教序近世翰林侍書輩學此目曰院體自唐世吳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習書諸教者悉規做著字謂之小王書亦曰院體言翰林院所尚也

負喧野錄卷下

學書須觀真跡

石湖云學書須是收昔人真蹟佳妙者可以詳視其先後筆勢輕重往復之法若只看碑本則惟得字畫全不見其筆法神氣終難精進又學時不在旋看字本逐畫臨做但貴行住坐臥常諦觀經目著心久之自然有悟入處信意運筆不覺得其精微斯為善學

寫大字法

古人作大字常藏鋒用力故其字畫從顛至末少有枯燥處今往往多以燥理為奇殊不知此本非善書者所貴惟斜拂及挈筆令輕處然後有此所謂側筆取妍正蹈書法之所忌也

論細字說

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方寸千言又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管輅東坡題運經前注云經七卷如筋飽故其語云卷其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俱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蠃猴黃長容跋細字華嚴經亦云書是經者尺紙作七萬字余謂七卷之軸如筋猶或可書至於尺紙作七萬字誠為難事若以宜官方寸千言概之已為有餘此說殊不近人情恐決無是理余不敢以為然

總論作大小字

昔人云。作大字要如小字。作小字要如大字。蓋謂大字則欲如小書之詳細曲折。小字則欲具大字之體格氣勢也。刊勒之工。仍有善展字。不拘字之大小。皆可遞展其法。以刀鑿去紙。存墨。就燈旁映之。去燈愈近。則其形愈大。自尺至丈。惟意所定。然後展紙于壁。模勒其影。既小大適中。且不失體勢。亦良法也。

論筆墨硯

硯貴細而潤。然細則多不發墨。惟細而微有銛鏘。方其受墨時。所謂如熱炭斗上煽熾。不聞其聲。而密相粘滯者。斯為上矣。墨貴黑光。筆貴易熟而耐久。然二者每交相為病。惟墨能用膠得宜。筆能擇毫不苟。斯可兼盡其善。又硯忌枯燥。則易吸水。墨忌濡溼。則易昏滯。筆忌乾捺。則毫隨膠折。故愛硯之法。當以鬆匪相之。不惟養潤。亦可護塵。研墨當旋。滴水勿使停積。昔人多用硯板。不鑿墨池。致恐膠久而凝滯也。用筆時。當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軟。然後循毫理點染。仍別置洗具。用畢。隨即滌濯。勿使留墨。則難禿也。藏墨當以茶筒包之。又以綿裹而入於棧。則蒸滲不能入。藏筆宜皂角子水調鉛粉蘸上。則不生蟲。如上諸法。留意文翰者。皆能知之。今讀書示兒輩耳。如藏筆墨。則高挂。用木匣懸於梁棟間。

俗論筆墨

俗論云。善書不擇筆。蓋有所本。褚河南嘗問虞永興曰。吾書孰與歐陽詢。虞曰。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裴行儉亦曰。褚遂良非精墨佳筆。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余謂工不利器。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擇而佳。要非通論。又世俗評墨訣云。粘著輕。噴著響。磨著滑。此亦非真知墨者。蓋墨質貴重實。輕則不堅。色貴光黑。清則不濃。又墨之香者。多使腦麝。好惡初不在此。具生蒸腐。今其所論。皆非佳墨所宜。俗輩之見不明。其說不可據如此。

論紙品

蘭亭序。用鼠鬚筆。書烏絲欄紙。所謂鼠鬚。蓋實絹帛也。烏絲。即是以黑間白。織其界行耳。布縷為紙。今蜀箋猶多用之。其紙遇水。滴則深。作窠臼。然厚者乃爾。故薄而清瑩者。乃可貴。古稱刻藤。本以越溪為勝。今越之竹紙。甲於他處。而藤乃獨推撫之。清江。清江佳處。在於堅滑。而不留墨。新安玉板。色理極膩。白然質性頗易軟弱。今士大夫多稱而後用。既光且堅。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蒸蠹。又吳人取越。以梅天水淋。噴令稍乾。反覆。使之浮茸去盡。筋骨瑩澈。是謂春膏。其色如蠟。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鑑。故吳箋近出。而遂與蜀產抗衡。江南舊稱澄心堂紙。劉賈父詩。所謂百金售一幅。其貴如此。今亦有造者。然為吳蜀箋所掩。遂不盛行於時。外國如高麗。閩婆。亦皆出紙。高麗紙類蜀中冷金。縝實而瑩。閩婆者。厚而且堅。而長者至三四丈。高麗人云。抄時使幅端連引。故得爾長。胡人用作帷帳。修齋供。則張之滿室。若有嘉會。乃更設花布及屬綺所為者。

春膏紙詩

吳門孫生造春膏紙。尤造其妙。余嘗賦詩曰。

齊潤滋松雨。孤高表竹君。夜確寒擗玉。春几盤鋪雪。越地雖呈瑞。吳天乃策勳。真言名晚出。端可大斯文。近觀米南宮。有一帖云。余嘗種越州竹。光透如金板。在油拳上。矩截作軸。入笈。番覆數十張。學書作詩。寄詳紹彭。劉涇云。越筍萬杵。如金板。每用抗油與池。置高壓。巴郡烏絲。開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研。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薛和之云。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聞。寶杵成。刻竹。光淺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駁。嚴難。口研。世傳。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以此觀之。則其擅美。蓋可知矣。

紙分陰陽面

凡紙皆以澆處向上為陽。著穢處向下為陰。今人多為面陽而背陰。蓋以陽面雖熱。而光滑不凝滯。陰背雖細。而難認。能沁墨故也。然太滑又易失用筆之意。太澀又推筆不行。惟今之清江及越竹紙。其陰面細而不澀。用以作字。筆法具存。其陽面則光滑太甚。筆鋒未到而墨已先馳。似過於峻快也。

論筆料

韓昌黎為毛穎傳。是知筆以兔穎為正。然兔有南北之殊。南兔毫短而軟。北兔毫長而勁。生背領者。其白如雲。霜毫作筆。絕有力。然純用北毫。雖健且耐久。其失也不婉。用南毫。雖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為筆者。但以北毫束心。而以南毫為副。外則又用霜白。搜之。斯能兼盡其美矣。古人或用狸毛。鼠鬚。今都下亦有製此筆者。大抵只是於兔毫中。入數莖同束。聞之。工者云。但可以助力。且作美觀。然不可多用。多用則大飽澀。闔廣間有用雞羽。鴈翎等為筆。余嘗用之。究其軟弱無取。殆亦求奇之過。西陽雜俎載。南朝有姥。善束筆。心用胎髮。蕭子雲嘗用之。似是取其軟熟。此法今不復見。於用吳俗。近日卻有用竹絲者。往往以法揉製。使就揮染。或謂是若枝。而冒稱曰竹絲。江西亦有緝竹為輕絛者。疑未必不可為此也。

二毫筆

歐陽通以狸毛為筆。以免毫複之。此二毫筆之所由始也。以羊合兔。盛於今時。蓋不但剛柔得中。差宜作字。而且價廉工省。故人所競趨。番陽張彥實待制。名札元注云。犯光廟御筆。皆為賦詩云。包羞不惜虎皮蒙。筆陣仍推免作鋒。未免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

詠筆詩

猩猩毛筆。惟山谷詩絕冠。名士無不諷詠。茲不贅錄。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于此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與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餉飢貓。分毫雜霜兔。插架刀梨便。落紙雲煙燻。穿窬一何微。託此馳佳譽。

毫筆名筆

世稱筆之鋒短而銳者為毫筆。蓋本白太傅詩云。有毫鋒銳若錐之語。白自注云。時與元微之各有鋒纖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自曰毫筆。

近世用筆

今所在筆生作筆。例是尖鋒。蓋于子輩編節時文。只是用筆端點啄於紙上。成字具體而已。更不顧法度。如何故率作此。以便求售。余乃用筆心作字。全使此等筆不得。每染一管。至於拾禿。終不可意。嗟乎。文既趨時。筆亦徇俗。苟利成風。勢不可挽。欲求為印泥畫沙之妙。正如策蹇驅而追驥。豈不難哉。但鋒齊之筆。乃有易禿之患。惟良工專務擇毫。飽而有力。自然難乏。

論墨法

近世言墨法者。蓋推吾鄉雪齋趙彥先。子覺。彥先乃故安定郡王超然居士令襟表之子也。其墨法本無宗承。但自少時篤好製造。集諸家名方。且招延良工。無方不試。無時不作。參合衆技。舍短取長。積日累月。遂造其妙。中興三廟。咸見貴重。名播遐邇。目無潘李。彥先所造墨至多。今物故已數十年。墨之在人間者。亦漸稀少。間有藏得數笏者。與玉寶同貴。彥先亦已嗣王封。有子十四人。持麾把節。亦已大半。皆能紹其法。然各務從仕。鮮復留意。餘人得其傳者。有郡士黃元功。朱知常。諸葛武仲。詹從之。周達先。葉茂實。及天台陳伯叔。琴隱。薛道士之徒。雖皆頗異常品。然較之真雪齋所造。要之不及也。余與雪齋諸子姪。皆宛轉有嫻好。嘗為余言。世俗相傳。咸以對膠為奇。先公嘗云。此大不然。若用是法。非特堅頑難磨。且終不能黑。大抵當以十分為率。而煤六而膠四。乃為中度。但取煙貴輕。而杵貴多。自熟耳。膠次者。泛論大概如此。至其要妙。非言之所述也。按自熟句有脫誤。

論硯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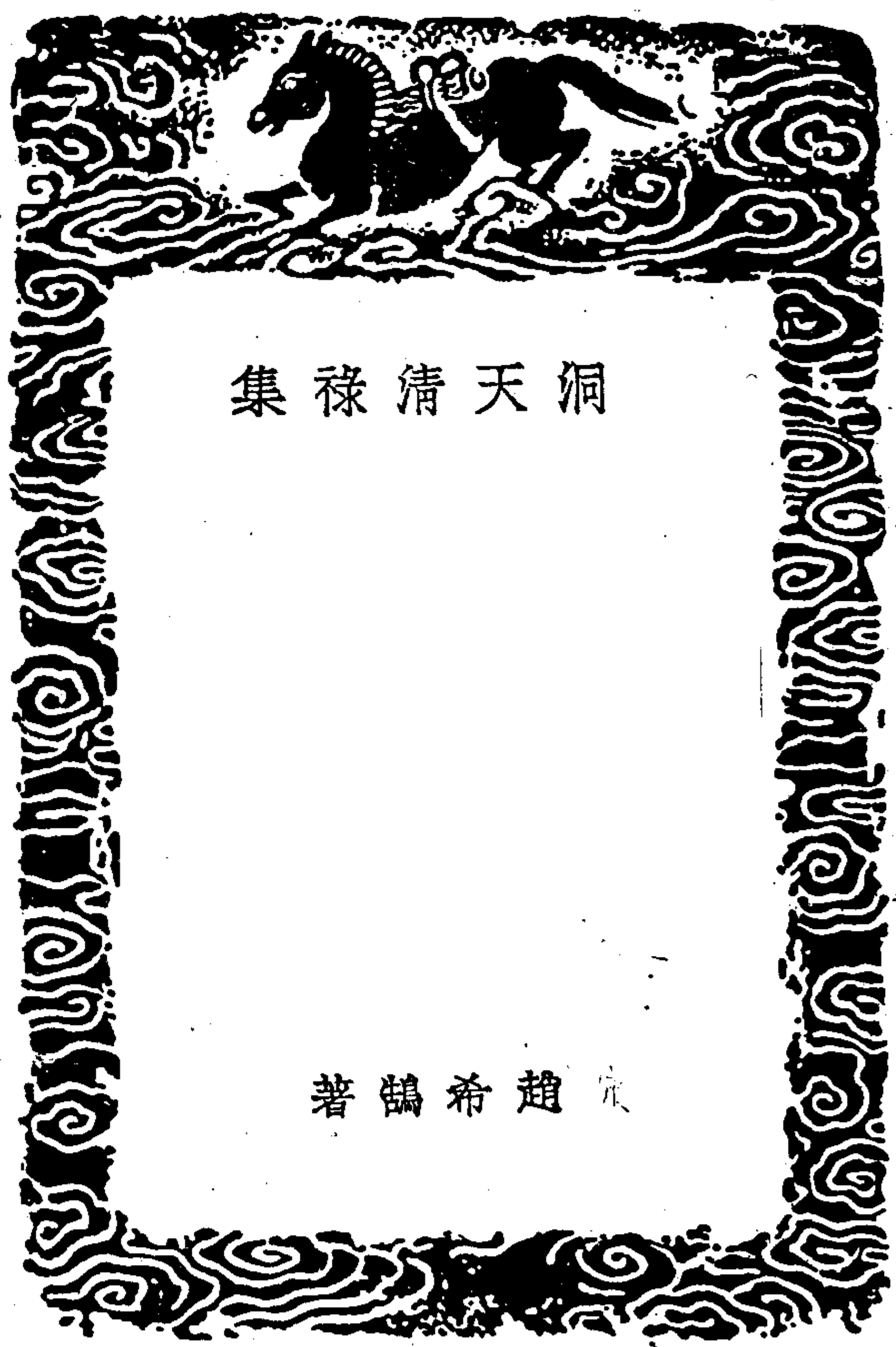
硯以端溪為最。次則洮河。又次則古歙。又次則劍溪。此外如淮安辰溪諸郡。雖亦有之。然皆不足俎豆其間。端歙所產。皆有新舊坑之別。惟舊坑者為上。今已淪為深淵。不可復取。但聞人間時有收得者。亦絕希罕。新坑亦間有可採。然百不一二。端石有眼。本非硯之所貴。特以此表其真耳。故辯之者。有活眼死眼之殊。活眼凡有數量。黃赤相間。所謂鸞眼者。乃佳。若但純黃或純綠色。模糊不明了者。則為死眼。此無足取。兼多有偽為者。須細察之。方可見也。歙石有四種紋。一曰刷絲。乃直紋也。二曰蘆版。乃交雜紋也。三曰眉子。上有黃黑紋如眉。四曰金星。狀若灑金。此四紋者。惟刷絲為上。其間復有差等。但金星之質。最頑不堪用。洮石亦絕少。歙之祁門有一種石。淡綠色而理細。土人以之為假洮石。但性極燥。故為賤耳。劍溪出黟溪灘。有石子為之。甚東坡所謂鳳珠。以為出於北苑鳳山之味。今其地初不聞有佳石。不知何以稱此。慶陵人工造澄泥瓦硯。規做銅雀。然其質枯燥。又南中人以瑣瑣珠硯。久則拒墨。漆硯亦然。不取漆匠案。卓上自然久積者。質堅而銳。利於研磨。今人乃旋緊漆偽為。體虛而滑。不可用。大抵皆非硯之正材也。

大德三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五日甲子。吉雲山楚人德甫乘龍子茅。端真敬書。
陳綱與范石湖。張子湖。姜白石同時。約齋山人俞洪賦。

右貧野錄一帙。莫知何人所述。其發明古今碑刻及翰墨諸法。後又附以文房四寶之評。蓋博雅之士也。先君俾茅雲山草鈔。而不及再謄。遂致紙板散亂。至正七年五月初吉。梅雨連日。因理故書而緝之。計其歲月。則四十九載矣。光陰去速。可以慨歎。拜手而題于左。王東。

起善兄文府所藏諸書。僕獲觀者過半矣。間有予所好者。則假而鈔之。不置。起善略無吝色。今夏又以是書見示。適予所未見者。遂命表妹夫胡善長。贈于□然堂。以為清玩。起善先尊海粟先生。僕在童時。雖識之。第生晚。不克親炙。教誨為恨。然公之遺書傳之子孫。僕亦得觀覽。則拜賜多矣。至正七年青龍丁亥六月旦日。里生古雍樊士寬謹識。

至正十九年歲在己亥三月四日。因祇直□□□公府。駐於左右鄰家。覽此。則知篆者邵鍊。繼其末。又有文房四說。云筆則取於兔毫。墨則妙於潘李。紙出蜀吳。硯出端歙。刷絲直紋者云四妙。示故信筆記之。時同座有樞府斷事官廳王君守宗。分省理問。所將彥祥也。聊記歲月云。



洞天清祿集序

唐張彥遠作閒居受用。至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醞醢脯羞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督米鹽細務者之爲。誰謂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分之二。其閒得閒者。纔一分耳。況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受用。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研良以是也。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蹟。以觀鳥篆。螭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研涌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是境也。閔苑瑤池。未必是過人鮮知之。良可悲也。余故會粹古琴研古鐘鼎。而次凡十門。辯訂是否。以貽清修好古塵外之客。名曰洞天清祿。若香茶紙墨之屬。既譜載而亡謬誤者。茲不復贅。觀者宜自求之。關封趙希鶴序。

集祿清天洞

著鶴希趙

洞天清祿集

古琴辯

古琴以斷紋爲證。蓋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然斷有數等。有蛇腹斷。有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亦停勻。多在琴之兩旁。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爲極古。非千餘載不能有也。凡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蓋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閒。而琴日夜爲弦所激。又歲久桐腐而漆相離。破斷紋隱處雖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真斷紋如劍鋒。僞則否。僞作者。用信州薄連紙。先漆一層於上。加灰紙。斷則有紋。或於冬日以猛火烘極熱。用雪盪激裂之。或用小刀刻畫於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劍鋒。亦易辨。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竝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橫嵌堅木以承弦。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闊。非若今筈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於岳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下通。身如壺瓶狀。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古制。又於第四弦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尤可笑也。古琴有陰陽材者。蓋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背陽不面日者爲陰也。謂如不信。但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

陽面浮而陰必沈。雖反復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今琴士所未嘗言。陽材琴且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且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非他物比也。

古琴最難得。過於精金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製之。斯可矣。自昔論擇材者曰。紙飯。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檠柳。然梁柱恐為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紙飯。水槽。患其薄而受溼氣太多。惟木魚鼓腔。晨夕近鐘。鼓為金聲所入。最為良材。然亦有敲損之患。別有擇材往監。今陳述之。昔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為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滄石處。正對一屋柱。而柱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俟一年。斷之。既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為曠代之寶。後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轉至晉川。葉夢得上之。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入之。所處在空曠清幽。蕭散之地。而不聞塵凡喧雜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安琴之室。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雜之地也。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高士主之。仍不得促辦。如糟腹琴面之類。每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既斷削去。則不復可增。度造一琴。并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於桌上。橫厚木於桌下。夾卓以篋絞縛之。依法匣訖。候一月方解。底灰必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極乾。再上一次。面灰用極細骨灰。如薄連紙。止一上。並一月方乾。面上糙漆。僅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微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製造之法。諸琴書備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文。張越字。便以為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留心。斷之。雷張未必過也。惟求其是而已矣。

湖南有范氏曾守土。號范連州。自能斲琴。今有一琴。在折彥質參政家。其琴面乃用方二三寸許小桐木片。以膠漆湊成之。名曰百衲。彈之。則與尋常低下琴無異。此何益哉。木不成段。聲必不應。又為漆所礙。其窳塞可知。折氏至今寶之。尤可笑。今人或以琴材短不及式。自岳之外。別用桐木接之。亦不可也。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海舶所貨烏木。此最奇古。而或者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滯琴之聲。此大戒也。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為之。取其暮夜陰雨之際。聲不沈。然必不能遠。蓋聲不實也。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匿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梓木。鋸開。以指甲搯之。堅不可入者方是。桐木不宜太鬆。桐木太鬆。而理疎。琴聲多泛而虛。宜擇緊實而紋理條條如絲。綫密條遠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亦以搯不入者為奇。其搯得入者。粗疎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今人多誤用之。

桐木年久。木液去盡。紫色透裏。全無白色。更加細密。萬金良材。

古人以桐梓久浸水中。又取以懸甕上。或吹暴以風。日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者。蓋萬物在天地間。必歷年多。然後受陰陽氣足。而成材之後。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陰陽之氣去盡。然後反本還元。復與大虛同體。其奇妙處。乃與造化同功。豈人力所能致哉。豈吹暴所能成哉。

有梧桐。生子如篔簹。有花桐。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紅。號折桐花。有櫻桐。其實堪以榨油。有刺桐。其木偏身皆生刺。如釘。堪作梁柱。四種之中。常用梧桐。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書曰。椅木梓實。而桐皮。即今花桐也。花桐之實。正類梓實。桐即今梧桐也。二者雖皆可以為琴。而梧桐理疎而堅。花桐柔而不堅。則梧桐勝於花桐明矣。今取舊材。但知輕者為桐。不知堅而輕者為梧桐。母怪乎滿天下無良琴也。但諺曰。新為桐。舊為銅。蓋指言梧桐也。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用以為琴底者。有黃心梓。其理正類。木而極細。黃白不堪。若作器用。難朽。非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為琴底。須不經取漆。而老大方可用。製琴腹至安。風足處。須小。匱之。過足則復寬之。蓋聲遇匱則不直。達過匱寬則復悠揚而去。所以韻長。乃唐雷文祕法。此論琴腹橫廣也。面底皆然。於匱處穿鑿足。琴足宜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平如鏡。切忌尖與凹。足之柄與琴之鑿。必大小相當。毋差毫釐。若柄小而以紙副之。琴聲必泛。岳軫焦尾。亦宜此三等木。切不可金玉犀象為飾。多晦盜併為琴害矣。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於琴底悉窳。微令如仰瓦。蓋謂於龍池風沼之弦。微令有脣。餘處悉窳之。正如今銅錢之背穿眼處。有弦凸起。令聲有關閉。既取其面底如瓦相合。而池沼之脣。又關閉不直達。故聲有所匿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余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於池沼間。以指探之。果如此。

古之愛琴者。沒則戒子孫藏之。塚間。或有石匣者。復出而為世用。多是聲沈闊闊。蓋以受土氣多。溼氣勝耳。法當用大飯蒸之。以去溼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於風日處挂眼。經月聲復矣。婺女浦江一士。夫家。發地得琴。長大有斷紋。紹興開。獻之御府。為巨璫所阻。曰。此城墓中物。豈宜進御。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愈久而聲方出。此琴若用前蒸曝法。當無比矣。

南昌一士。人家有古琴。而三穿孔。然皆不常弦。不礙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疋市之而去。紹興諸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常弦。今已轉徙他處。琴案須作維摩樣。庶案腳不礙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於案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為第一。次用堅木厚為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腳令壯。更平不假坳。則與石案無異。永州石案面固佳。然太薄。必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以上。若得大柏大棗木。不用膠合。以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琴卓。僅可容一琴。須闊可容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案較琴聲。便可見琴案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於前。與自強雲山集云。於案面。作小水槽。不必爾也。

前輩或埋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不達。園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於高林大木或巖洞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也。

挂琴不宜著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為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貓犬所不到處。當挂時。則加袋以障塵。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溼氣。梅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上陰涼處。琴匣之制。須低矮窄小。僅可容此琴。蓋令容受子口。仍釘鉸加鎖。若令僮僕抱琴。勿橫抱。多前遇物。觸損雲牙。不若於袋上作帶。舉豎背肩後。則不損。然舉須緊。不可寬。

聽下彈琴而聲不。蓋陽材也。若鐘鳴雞唱。霜清月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未彈琴。先聾手。手澤能膩。弦損聲。夏月尤甚。惟早晚差涼。宜弄琴。正午炎熱。非惟汗汗。天氣太燥。亦難為弦。若陰涼處無害。

焚香惟取香清而煙少者。若濃煙撲鼻。大敗佳興。常用水沈。蓬萊。忌用龍涎。鴉片。凡兒女態者。彈琴對花。惟巖桂。江梅。茉莉。茶蘼。薝蔔等。香清而色不豔者方妙。若妖紅豔紫。非所宜也。

夜深人靜。月明當軒。香熱水沈。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人何異。但須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舞鶴。鶴未必能舞。觀者闕然。彈者心不專。此與觀優何異。非君子之事。瀟瀟瀑布。凡水之有聲處。皆不宜彈琴。惟澄淨池沼。近在軒窗。或在竹邊林下。雅宜對之。微風灑然。游魚出聽。其樂無涯也。

春秋二候。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醒。月色臨窗。披衣趺坐。橫琴膝上。時作小操。然須指法精熟。方可為此。琴徽。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則愈煥發。了然分明。此正謂對月。及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中產珠蚌。他蚌無甚光彩。道人彈琴。琴不濁亦清。俗人彈琴。琴不濁亦濁。而況婦人女子。倡優下賤乎。

古硯辨

世人論硯者。皆曰多用歙石。蓋不知有端。殊不知歷代以來。皆採端溪。至南唐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已而取其次。歙乃端之次。其失一也。近時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巖。不知下巖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有新舊坑。於歙亦然。其失二也。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巖舊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種。初未嘗紫。無他。未曾睹古硯。其失三也。余慮世人貴耳。而無心賞。故述古硯辨。惟說端溪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歙。或強以為硯。寧不羞見子墨客卿乎。是說非老於用硯者。其孰知之。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歷開坑。竭下巖舊坑。又一種卵石。去臙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清瑩。與硯質不同。唐

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謂為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誤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點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滸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慶歷開坑。竭。已上二品石。久用鋒銛。愈出不退。鈍。不假磨。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

端溪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如綫。蓋豎而圓者。為眼。橫而長者。為條。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黃臙包絡。扣之無甚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銛。不退。不假磨。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鴛鴦。眼大重暈。而緊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者扣之有聲。嫩者無甚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然久用則鋒銛退。必假磨。今此品難得。遂為希世之寶。百研之中。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未曾見古研。遂目此為下巖舊坑。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端溪上巖新舊坑。皆色灰紫。而粗燥。眼大如雄雞眼。扣之瑤然。磨墨相拒如鋸聲。久用則鋒銛。光如鏡面。不堪用。然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夫所藏研多此品。

他處石類。端溪而非者。有一種潑石。出九溪潑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面。間有金綫。或黃脈。直截如界行。相間者。號紫袍金帶。高宗朝。咸里吳璠曾以進御。不稱旨。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駘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為黑端。相去天淵矣。今端溪民負販者。多市辰沅研。璞而歸。刻作端溪樣。以眩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鑄刻者。則大雕篆。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漢飾異常。雖極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辨辰沅研之一法。

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洪如秋水。竝無紋。以水溼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黑如泛油。竝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溼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巖。然龍尾舊坑。雖極細。猶微濕。端溪下巖。則直如鐵。搗塌。以此為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粗燥。磨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三尺者。

羅紋刷絲。金銀開刷絲。眉子。四品新舊坑。四品舊坑。竝青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紋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金銀開絲亦細密。久用不退。磨墨無聲。無關大者。然皆次於龍尾舊坑。亦南唐時開坑。今已無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竝紋粗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或長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花紋。拒墨如鋸。久用退之光硬。大者盈一二尺。甚大者三尺。金星新舊坑。竝龜燥。淡青色。雖金星滿面。然磨墨退筆。久用退。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委質。亞端溪下巖。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星石。色漆黑。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溼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泛油。無聲。久用不退。非歙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巖。

銀星新舊坑。竝隨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牆壁。拒墨如銀。久用退乏如鏡面。大者盈尺。

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為無價之寶。者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目所未睹。今有綠石硯名爲洮者。多是潔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潔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巖黑卵石同。而堅縝過之。正堪作研。惟不如玉器出光留其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闊寸許。玉石謂之閒玉。瑤瑤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研。當在端溪下巖之次。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不常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又誨盜。法當用佳漆爲之。研雖低。匣蓋必令高過寸許。方雅觀。然只用琴光素漆。切忌用鈿花犀毗之屬。四角須布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研。而周圍寬三紙。或作阜絹襯尤妙。今人於匣底作小穴。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但令匣稍寬。不必留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汗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腳。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宜。蓋硯實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研。多實其趺。又加以絳樹。正爲是也。

古鍾鼎彝器辨

夏尙忠。尙尙質。周尙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瓊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歎。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俗謂爲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閒有土蝕處。或穿或剝。竝如蠅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殊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陶易盡。至有鋤擊破處。竝不見銅色。惟翠綠微骨。或其中有一綫紅色如丹。然尙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會入水。惟流傳入閒。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斑愈見。偽者以漆調硃爲之。易辨也。

三代古銅。竝無腥氣。惟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若偽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識文。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篆。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晉宋以來。皆用楷書。唐秦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假篆。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閒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鑄。蓋陰識難錄。陽識易成。陽識決非三代物也。

款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款。乃花紋以陽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而器多無款有識。

古人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

糊。識文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絕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竝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款識。稍或模糊。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爲模。如此器樣。又加款識刻畫。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略寬。入模於桶中。其桶底之縫。微令有絲綫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候乾再澆。必令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并紙筋固濟於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二寸留竅中。以銅汁瀉入。然一鑄未必成。此所以爲貴也。

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開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甚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風環瓶。此極品也。

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醋調細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即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即成純翠色。三者竝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匿。并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悶。不能逃識者之鑒。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銅器多能辟異祟。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水魅之能爲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鍾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祟。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棊子。每至此時。則博棊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士人家藏十二時鐘。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古之居官者。必佩印。以帶穿之。故印鼻上有穴。或以銅環相縮。漢印多用五字。不用雙窠。篆止宜小篆。筆畫停勻。故左有三字者。右有二字。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五代以前尙如此。今則否。

古人惟鍾鼎彝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孟禹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古。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

字書曰。斗以行軍。畫炊夕擊。今世所見古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鑄。威斗。厭勝家所用耳。或於上刻貳師將軍字。及其他官號。尤表其僞。大抵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宜可炊一人食。即古之勺。認勺字爲銚字耳。字書以銚爲田器。不言可知也。銚斗亦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余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真三代物。蓋勺銚皆有柄。故皆謂之斗。勺無足而銚有足耳。又字書以銚爲溫器。蓋古以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熱。故溫已烹之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銚。余所見者正然。

余獨及見漢館陶侯鼎。可容今三斗。則三代可知矣。然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考其款識。則

真古物也。亦謂之鼎。鼎乃大烹之器。豈爾耶。此蓋古之祭器。名曰從彝。曰從。則其品不一。蓋以時已熟之物。以祭宗廟。象鼎之器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銚釜者。凡曰鬲。曰甗。曰甗。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謂曰寶尊。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謂香爐。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爲之。爵。則古之爵。後。後。後。則古之甗。足。豆。香。則古之鬲。其等不一。或有新鑄而象古爲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香爐之制。始於此。亦有偽爲者。當以物色辨之。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盆。大如火爐。而周圍有十二環。婺州馬鋪嶺人家。掘得古銅盆。兩環乃在腹之下。足之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爲古。敬器。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趙岐注。以追爲鍾。鈕於義未安。追者。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蓋古銅器款紋。追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蓋爲絕。亦非。蓋剝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蝕者爲。蓋。

道州民於春陵塚得古鏡。背上作菱花四朵。極精巧。其鏡面背皆用水銀。即今所謂磨鏡藥也。鏡色略昏。而不黑。並無青綠色及剝蝕處。此乃西漢時物。入土千年。其質並未變。信知古銅器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無此也。

或傳。嶺南僧舍。治地得磚。有永和字。及得銅器。如今香爐而有蓋。蓋上仰三足。如小竹筒。空而透上。筒端各有一飛鶴。爐下亦三足。別有銅盤承之。

怪石辯

怪石小而起峯。多有巖岫。發秀嶽嶽之狀。可登几案。觀玩亦奇物也。其等有靈璧石。英石。道石。融石。川石。桂川石。邵石。太湖石。與其他雜出亦多。等。今列於後。

靈璧石。出絳州靈璧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土中掘之。乃見。色如漆。開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峯。亦無巖岫。佳者如菌。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刮之。略不動。此石能收香。齋閣中有之。則香雲終日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峯也。僞者多以太湖石染色爲之。蓋太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脈。然以利刀刮之。則成屑。

英州出石如銅鏡。聲亦如銅。倒懸生巖下。以鋸取之。故底有鋸痕。大者或長七八尺。起峯至二三寸。亦几案奇玩。然色潤者可愛。枯燥者不足貴也。

道州石。亦起峯可愛。但石粗。又枯燥之甚。且體脆。不任衝撞。

融州有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峯。粗燥體脆。又甚於道州石。
川石。奇。奇。奇。高大可愛。然多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春撞之。其色枯燥。
桂川石。靜江府所出。雖出自然。而石粗色不佳。閒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用也。
邵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棊子。或刻作筆架。並無自然峯樹。

太湖石。出平江太湖。土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刻。置急水中。春撞之。久久如天成。或用煙薰。或染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置假山。

紹興一士夫家。有異石起峯。峯之趾有一穴。中有水。應潮自生。以之供硯滴。嘉定閒。越帥以重價得之。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爐。引數竅。正對巖岫閒。每焚香。則煙雲滿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常與告身同置一篋。

研屏辯

古無研屏。或銘研。多鑄於研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研屏。既勒銘於研。又刻於屏。以表而出之。山谷有烏石研。銘屏。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夫家。用南康軍烏石。蓋烏石堅耐。他石不可用也。

洪景盧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妊。輜夫顛仆。而半產。乃翁呼輜夫欲治之。夫曰。返腕不辨。道路爲一石所礙。翁不信。親往視之。匾闊微如玉。良璞也。攜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林雲月飛鳥像。歷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謝玉工。治作屏。因貴瑤以獻御府。惜其無對。召工問之。工具以士夫姓名對。被旨以重賞。宜取。湊成三屏。置之玉虛殿。

永州祁陽縣石。雖成紋。然景叢雜不清。楚。又多刻畫而成。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驗。閒有自然者。不甚佳。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又松止高二寸。正堪作研屏。屏之式止須連腔。脚高一二寸許。闊尺五六寸許。方與蓋小研相稱。若高大非所宜。其腔宜用黑漆。或烏木。不宜用鈿花犀毗之屬。

取名畫極低小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古人但多留意作阮面。大如小器者。亦宜嵌背。苟非名筆。則不可。或用古人墨蹟亦妙。

筆格辯

筆格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鑄刻象山峯發秀而不俗。方可。或嵌作蛟螭尤佳。嘗見一士人家。用玉作二小兒交臂作劇。面白頭黑而衣紅。腳復白。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爲之。以其有枝。可以爲格也。

銅筆格須奇古者爲上。然古人少曾用筆格。今所見銅鑄盤螭形。圓而中空者。乃古人鎖紙。非筆格也。靈璧。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於石下作小漆木座。高寸半許。奇雅可愛。

水滴辯

象牙鳥木作小案。面上穴四竅。下如座子。洗筆訖。倒插案上。水流向下。不損爛筆心。

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號右軍研水盂。其底內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腦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狠。俗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銜小孟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爲水滴耳。止堪作几案玩具。

洞天清錄集

一八

白玉或璣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泥及塵汗立見而換之此物正堪作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蓋之蓋側作小穴以小杓柄嵌穴中永無塵入若當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器用古小磁盂貯水亦佳

古翰墨真蹟辨

北紙用橫縑造紙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縑必必豎若二王真蹟多是會稽豎紋竹紙蓋東晉南渡後難得北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止高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押縫可見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蹟今在長沙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胡世將曾以此帖勒於豫章其建安靈樞字提起別作一行蓋古人簡帖寫至他人事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提空此常禮也余屢見硬黃做書亦然今長沙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羲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有碑提空而真蹟反不提空者此乃揭淳化閣帖作無疑蓋太宗朝刻淳化閣帖乃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著小人不學故於古人提空處皆連屬之此猶可也至於蟲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空缺而牽強聯之故多讀不成句謬書者多以故紙浸汁染膠蹟又以墨雜朱作爲印章令紙潤殊不知塵水浸紙表裏俱透若自然舊者其表色故其裏必新微揭視之則見矣古人印章必用上等朱譬如古畫著色愈久愈新初未嘗昏闇也

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蘗取其辟蠹以其紙加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王真蹟或用硬黃紙皆唐人做書非真蹟

顏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聞其家有魯公真蹟一篋以獄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摹那齋篋書遂歸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伎自隨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蹤跡其人暴尸溪側篋不知所存

朝中名賢書惟蔡蒲陽蘇許公易簡蘇東坡黃山谷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傅用王逸老皆比肩古人蒲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草聖得意咄咄逼顏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聖可亞張長史淮海專學鍾王小楷姿媚遒勁可愛龍眠於規矩中時見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成一家於側掠擊趨動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練塘深入大令之室時作鍾體逸老草殆欲欺凌懷素或謂過之

古今石刻辨

北紙用橫縑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墨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可辨

北墨多用松煙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用油煙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欲辨墨者皆放此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璽御寶淳祐壬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

洞天清錄集

一九

洞天清錄集

二〇

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做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璽樣御寶今售墨蹟者或云古人真蹟皆筆勢相聯屬後世贋作者必逐字爲之殊不知此論行草者也若楷書則此論難用古人真蹟字畫雖不聯而意實相聯屬觀其意可也若泥其說誤矣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其真草篆隸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傅朋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以紙加碑上貼於窗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填以濃墨謂之響榻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易見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纔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蹟甫三百餘年亦稀如星鳳何也嘗攷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常聚於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與水火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元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幾何良可悲也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蹟令王著錄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於秘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措之不汗手乃親王宰相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閒罕得當時每本價已八百貫文至慶歷開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秘閣反不如絳帖精神乎則此可以觀也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錫石雖非閣閣皆偏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爲二長者負官錢沒入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模至再慶元間予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國所模者天淵矣

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屬行至慶歷八年石已殘闕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金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三次重模失真遠矣

劉次莊摹閣帖於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模獨二卷略殘闕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錄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譌處

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迥出臨江之上余嘗見於長沙兩府劉驥家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足觀其釋文尤舛繆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處自可見

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爲北帖

洞天清錄集

二一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遺刻續法帖元本在禁中後過太清樓今會稽重模本亦不減古絳帖

淳化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蹟皆藏御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蹟重刊於太清樓而參入他奇蹟甚多其中有蘭亭帖者是也名曰太清樓帖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規疊矩宸畫尤妙兩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蹟至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模勒入石名淳熙閣帖置秘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帖乃王案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爲黃伯思所楷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靡耳

宋宣獻公刻賜堂帖於山陽金鄉首載古鍾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詮釋未精今石不存胡龍學世將刻豫章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模後有小字隸書范忠宣公子弟戒者是初本許提舉開刻二王帖於臨江

模勒極精然少詮釋廬江李氏刻甲秀堂帖前有王顏書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公書頗多大抵今人書自當作一等耳曹尚書彥約刻星鳳樓帖於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模而精善不苟竝無今人書韓郡

王侁刻翠玉堂帖所載前代遺蹟多所未見者後亦多今朝人書韓郡後入秘書省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瑄作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

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弦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伸脚十字下出橫闌外三也管弦之盛字之刀鋸利如鈎四也痛字改筆處不模糊五也與感之

由由字類申列敘之列其豎如鐵釘此其大略也然定武又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爲真定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模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

風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宜和開就薛瑄家取入禁中竊於容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金龜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鹿裘裘之車載而去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蹟模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宇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模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余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

缺而清勁逾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開拓本真人間希有之寶元常力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顏碑在南方者尙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記舊本千祿字妙喜寺記西林題名皆絕品也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博墓志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竝在北方

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模化度寺碑咄咄逼真鴈塔題名帖有北宋有彭州本然北本爲上彭本頗失真

徐騎省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模失真余溯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竝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登校尉熊君之碑若涪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

立爾亦已石乏工人每因舊蹟加洗刻以爲衣食業故愈失真余嘗見南嶽一僧云衡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翳開寺僧懼爲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至屋下故愈爲霜露剝蝕良可歎也

山陰僧僞作王大令書保母墓志韓侂胄以千緡市其石予每疑其僞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志語則僧僞也

古畫辨

古人遠矣曹不與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日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白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瓘得此數家已爲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真蹟者價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所不及者哉

李營丘作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窗開雅悠然遠眺道路窈窕儼然深居用墨頗澁而皴斷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也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趙昌折枝有工花則含煙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僞設色如新年遠不迷王友乃昌之上足賦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也

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鷺自得天趣黃筌則孟蜀主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綺園花錦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綫孔雀鸚鵡麗之禽動止生意

崔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先作圈綫勁利如鐵絲填以衆采逼真所作荷蘆飄然風生順之乃白之孫綽有祖風所作翎毛獨步天下上有御寶乃順之所作玉虛殿立屏面流落人間微廟已難得之

韓幹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間見一二長幀上作街道闌干有作馬攏并無他物其馬神駿不可名狀伯時惟作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僞作其餘人物面相尤妙

厲歸真范不泯皆異人厲多作寒林而牛則遠觀如活近視有未工處范多作楊柳筆頗嫩而牛亦不及厲然二家近時所無

孫太古蜀人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倫時下然衣褶宛轉曲盡過於李石恪亦蜀人其畫鬼神奇怪筆畫勁利前無古人後無作者亦能水墨作蝙蝠水禽之屬筆畫輕盈而曲盡其妙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瓘則熙寧畫院祗應所作貓犬何則有士夫氣周則工人態度然生動自然二家皆有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

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為之。然止是生搗。令絲編不碍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偽作者則否。或用絹包硬物。推成破處。然絹本堅易辨。

古畫色黑。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偽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無塵暗。此可辨也。古畫軸。多作簪頂。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多如蔗段。大而輕。古人用棗木降真烏木象牙。他木不用也。

米南宮多游江湖間。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模放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為畫。紙不用膠。不肯於絹上作一筆。今所見米畫。或用絹者。皆後人偽作。米父子不如此。

臨江楊无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遍。真以其筆畫勁利。故以之作梅。下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嘗游臨江城中。一倡館。作折枝梅於梁上矮屋。至今往來士夫。多往觀之。倡藉以壯門戶。端平間。為偷兒竊去。其壁。車馬頓稀。今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又詩筆清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蘇黃諸公。今人止以作梅目之。端無品題之者。

郭忠恕石恪厲歸真。范不混輩皆異人。人家多設絹素筆硯。以俟其來而求畫。然將成必碎之。閒有得之者。不過一幅半幅耳。李營丘范寬。皆士夫。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或以孤軸為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擇畫之名筆。一室止可三四軸。觀玩三五日。別易名筆。則諸軸皆見風日。決不蒸溼。又輪次挂之。則不令惹塵埃。時易一室。則看之不厭。然須得謹。子弟或使令一人細意舒卷。出納之日。用馬尾或絲拂輕拂。畫面切不可用機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降真腦子。有油多煙之香。比宜蓬萊甲箋耳。窗牖必油紙糊。戶口常垂簾。畫前必設一小案。以護之。案上勿設障畫之物。止宜香爐琴硯。極暑則室中必蒸熱。不宜挂壁。大寒於室中漸著少火。令如二月天氣。候挂之不妨。然遇夜必入匣。恐凍損。

畫不脫落。不宜敷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此決然無疑者。墨蹟法帖亦然。古畫絹肥。以手指點之。皆能破損。一壞則不復可救。又有酒餘汚染。食後油膩。此皆大戒。切須片紙先寫此說。粘窗間。以呈客。方可引客入觀。然又有以此獲罪於貴客者。所以人家有法書名畫。止可時以自娛。苟以奇品自銜。成買禍之媒。切宜謹之。墨蹟法帖亦然。若古鐘鼎尤脆。爛手觸之。則糜潰。米元章之言如此。

人物顯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潤幽曠。屋廬深邃。橋約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為妙手。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約強作斷形。山脚不澄明。及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皆謬筆也。

郭照畫於角有小照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筆記。永年某年筆記。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崔順之書。姓名於葉下。易元吉書於石開。王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審定真蹟等印。或用團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蘇者國老等印。東坡則用一寸長形印。文曰趙郡蘇軾圖籍。吳傅朋則曰延州吳說私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貓。則鼠皆遠避。宮洞於醫川長興成山寺。維漢壁上作猿鶴。皆走而復歸。吳道子作出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舒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有畫維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身飛還寺中。

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畫人先命名。非士夫也。近世畫手絕無。南渡尚有趙千里。蕭照。李唐。李迪。李安忠。栗起。吳澤數手。今名畫工絕無。寫形狀略無精神。士夫以此為賤者之事。皆不屑為。殊不知胸中有萬卷書。目飽前代奇蹟。又車轍馬跡。半天下。方可下筆。此豈賤者之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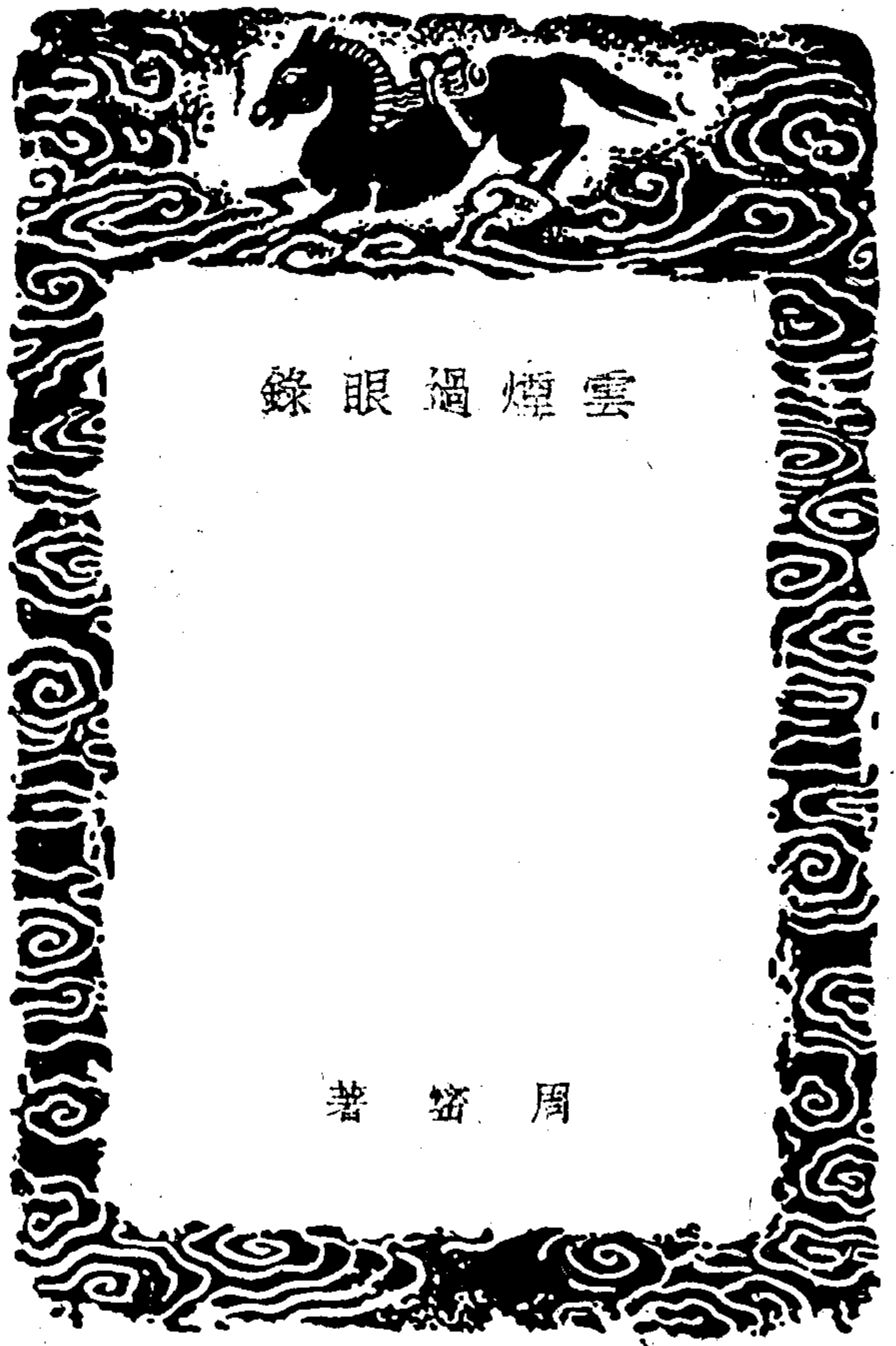
唐盧楞伽筆。世人罕見。余於道州見所畫羅漢十六。衣紋真如鐵綫。惟崔白作罔綫。頗得緒餘。至伯時萬不及也。畫無筆蹟。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沈著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知名畫無筆蹟之說。故古人如孫太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書畫其實一事爾。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點睛。睛活則有生意。宜和畫院工。或以生漆點睛。然非要訣。要須先圈定目睛。填以藤黃。夾墨於藤黃中。以佳墨濃加一點作瞳子。須要參差不齊。方成瞳子。又不用塊然。此妙法也。臨者謂以元本置案上。於傍設絹素。像其筆而作之。謬工決不能如此。則以絹加畫上。翠臨之。墨稍濃。則透汗。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人摹臨。謂是棄也。就人借而不從。尤非名鑒者也。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輒模本以還。而取其元本。人莫能辨。此人定非鑒賞之精也。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其後王晉卿。趙大年。近日趙千里皆為之。大抵山水初無金碧水墨之分。要在心匠布置如何爾。若多用金碧。如今生色畫畫之狀。而略無風韻。何取乎與水墨異。其為病則均耳。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草菜條。正避此耳。由是知李伯時。孫太古。專作游絲。猶未盡善。李尙時有逸筆。太古則去吳天淵矣。

此書近時刻本。皆謬清祿為錄。且去集字。又認分為十一門。似未詳讀本序者也。古畫辨中。次第亦多錯亂。皆當以此本為正。康熙癸巳。義門何焯記。右本傳自陸明夫中丞家。元澄生堂鈔本。經何義門手校者。較胡文煥刻本多一十九條。又不特如義門所云序次不同而已。實之實之。

乾隆乙卯七夕款鮑廷博書於西湖沈莊。



雲煙過眼錄

周密著

雲煙過眼錄卷上

蘭坡趙都丞與勳所藏

宋齊人周密公謹著

名書

- 漢張芝久問帖
- 魏鍾元常賀捷議事表
- 晉王右軍鵝鳥帖
- 王導省示帖
- 王大令可必帖
- 謝太傅八月五日帖
- 索靖出師頌
- 晉人小楷曹娥碑
- 孫綽蘭亭述
- 王廙仲春帖
- 蕭子雲急就章
- 快雪時晴帖
- 玉枕帖
- 官舍帖
- 奉告帖
- 瞻近帖
- 東方朔畫讚
- 洛神賦
- 動靜帖
- 勝常帖
- 未遊共事二帖
- 書謝安碑真蹟

雲煙過眼錄 卷上

- 梁阮研民事帖
- 王僧虔陳情帖
- 謝靈運古詩帖
- 隨僧智永法華經
- 唐代宗守歲詩
-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真蹟
- 褚遂良臨丙舍帖
- 歐陽率更卜商帖
- 孫虔禮書譜
- 陸東之行書千文
- 裴行儉千文
- 唐人雙鉤蘭亭
- 唐人臨黃庭經
- 湯普微臨蘭亭
- 唐景審臨黃庭經
- 唐高閑上人千文
- 唐人書月儀帖
- 唐薛河東書心經
- 張廷範謝安帖
- 唐樞戎路帖
- 唐雙鉤王洽帖
- 唐臨十七帖
- 唐人真草千文
- 唐臨右軍頤神帖
- 唐臨右軍稚恭帖
- 樞右軍孫氏帖
- 唐樞右軍備威帖
- 唐臨右軍吳興帖
- 唐臨大令和汝帖
- 唐樞右軍周大嫂帖
- 與僧帖
- 小楷心經
- 高僧帖
- 臨蘭亭序
- 鄭封非事實
- 陰苻經
- 草書策路帖
- 性慈帖
- 書凡古
- 保安帖
- 書蘭亭詩

雲煙過眼錄 卷上

柳公權書多心經。陰符經。
唐人書樂毅論。或云虞世南臨。

李邕書長短句。口味帖。

吳融博士帖。詩帖。

唐樞密亮家傑帖。

唐臨羊欣移居帖。

顏魯公自書告。頓首夫人帖。顏元孫帖。湖州帖。

唐人書宰臣除拜錄。

賀知章詩帖。千文。

唐僧齊己懷廬岳詩。

張旭論書帖。玉壺帖。書陳羽古意。

唐憲宗手勅。

洪贊書放生軌儀。

唐人出紙帖。

卻仲恭雜帖。

唐權九正異熟帖。

蜀少府帖。

徐浩書李氏告。

李頌權贈別詩。

懷素書大風歌。猛虎吟。感春詩。自詠詩。臨右軍種藥帖。論書帖。松風帖。

唐韋瓘真草千文。

唐胡英孤山詩。

唐吐蕃首領告。

楊景度三任銘。雜詩。珊瑚帖。

李後主道院碑。歸命帖。

李景讓手簡。

真照臨劉中使帖。

杜祁公衍帖。

富鄭公弼帖。

蘇才翁銀跋。

悉悉國王書。
王荆公胡笳集句。

蔡忠惠米襄陽胡安定雜手簡。

仁宗御書飛白記。

司馬溫公通鑑彙。

張文潛雜詩。

秦少游手簡。

至道中公案。
鄒忠公誥諭。志完。

十相帖。

李西臺擬元封詩。使淮詩。早年帖。

米元章臨破羌帖。北窗詩。小楷千文。襄陽曲。

尹和靖悼書西銘。

蘇東坡書韓文公廟碑真蹟。詞翰長短句。與張厚之手簡。與龍節樂語。前後赤壁賦。烟江疊嶂圖詩。魚魴冠頰。試諸葛氏筆。書鮮于子駿事。宜州家書。家書三帖。湖州墨妙亭詩。

超然臺賦。人參賦。顏樂亭詩。眼藥方帖。書六賦。與惠勤詩。墨君堂詩。或云墨妙亭詩。海

市詩。遊徑山詩帖。懷內帖。詩翰。蘭芳楚辭。

黃山谷書大藏禮。田園樂詩。嘲熱客吟。臨顏魯公祭伯父文。書范文正公廟詩。校韓魏公詩

卷。寄老菴枯木賦。跋顏真墨鬼。一作墨苑。書東坡文。漁父詞。禪語。別官賦。大孤山詩。

醉中歌。壯遊詩。古德頌。楞嚴呪。

名畫

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陸探微降靈文殊。

尉遲乙僧龜茲舞女。

曹弗興兵符圖。

張僧繇大力菩薩。五星二十八宿。高僧像。

展子虔五星。

顧愷之初平起石圖。列女圖。

唐閻立本太宗步登圖。神駿圖。維摩像。

閻立德捕象圖。

唐人明皇宴游圖。
 王維異域圖。漁父。孟浩然像。行道僧。
 周昉天官像。橫笛士女。龍女問道。渾侍中宴魚朝恩圖。
 盧楞伽維摩像。
 張萱虢國夫人夜游圖。乳抱嬰兒。
 戴嵩牛。春景牧牛。牧童奕棋。
 韋偃牧馬圖。
 陳閔二駿。
 韓幹騎從圖。五陵游俠圖。雙馬圖。
 周文矩高閒圖。鍾馗像。大龍烹茶。
 邊鸞芭蕉孔雀。鸚鵡圖。
 胡瓊獵騎。牧馬圖。
 李景道會友圖。一作景元。
 劉商十八拍。
 胡虔蕃部車歌。
 張符牧牛。
 李思訓射雉圖。
 李昭道摘瓜圖。
 李昇春山游賞。
 韓混堯民墾壤圖。飛泉出峽圖。
 顧德謙砥礪圖。
 支仲元四皓。
 勾龍爽醉道釋士。
 趙德進江山清潤。
 艾宜寫生。
 王齊翰高士圖。藥王像。修史圖。仙山圖。
 郭乾暉架上鶴子。山鷓噪鷹圖。
 樂士宣鶴鷄。
 刁光胤蝴蝶茄菜。一本無扇字。
 陸文通寫鎖秋林。

張嘉寫照謝自然。
 常榮佛因地。
 賈神閱梵圖。
 陸瑾水閣開基。
 孫可元山寺晚照。
 陳坦豐年圖。
 巨然江山平遠。江山晚興。
 王士元山水。
 梁揆蓮溪漁父。
 陳廬枯木山水。
 李延之雙蟹。
 徐熙杏花。折枝梅花。
 徐崇嗣竹梢小禽。
 李後主江山撫勝。
 張訓禮調矢圖。
 關同深巖藏瀑。
 惠洪秋塘。
 黃筌王母會仙。
 黃居寀寫生。
 董元溪岸圖。烟嵐重溪。
 范寬雪山。雪霽僧歸。秋山圖。
 郭熙溪山。晚秋平遠。喚渡圖。
 許道甯漁歌唱晚。層巒漁浦。
 宋迪清江疊嶂。
 燕肅秋山旅思。牛頭山圖。寒溪獨釣。
 易元吉竹石雙猿。寫生雜菜。蟻陣圖。子母猿。猿猿圖。樹葉猿。子母戲猿。
 王晉卿烟江疊嶂。連山絕澗。層巒古刹。溪山勝賞。四景圖。
 李成雪山行旅。
 崔白魚。一作崔翥。
 范道士牛。

滕昌祐鵝

黃居實秋塘聚禽

蔡天啓三馬

李伯時天神象

天育驥駒

村歌社舞圖

西旅獻獎

西帝宸遊

飛騎習射

嵩岳降靈

李白

煙波風月

臨顯世之女史箴

于闐獅子

陽關圖

歸去來辭

九歌圖

五馬

臨周景元佳

麗圖

山莊圖

一名山居

冀缺圖

三馬

東坡畫贊

會仙圖

天馬圖

家宅圖

喬仲常蘭亭圖

高僧誦經

米元章壯觀圖并詩賦

九老圖

海岳菴圖

瀟湘寺觀圖

南山萬松圖

賈休羅漢

郭忠恕飛仙故實界畫甚麗山水佳

董元山水

巨然溪山圖四人捧一舟甚佳

李伯時畫女孝經并自書經文惜不全

右各有宜和御題及宣和大觀印容思東閣大印其後歸金章宗或剪去舊印用明昌御府明昌中祕

明昌詔詔明昌御覽大印軸桿多檀香合成蓋慮其久而不直故也贈卷皆高麗紙內數軸有大金密

國公棹軒收附題字

案間石屏一其上橫軸色如黛林木蒼然如着色元暉畫也莫知為何石

一琴名冰清唐開成中郭亮製建中靖國修製作斷紋皆非常琴可擬葉森于至元後戊寅歲見此琴在

大街賣骨董康家

汝密爐一 瓶二 唱盆二 甚佳

靈璧石一佳

丁蹄鞮 一作鞮 畫孝經

丁酉九月三日王子慶攜陸探微降靈文殊來觀後有高宗御題本趙蘭坡物喬仲山以十五錠得之

後為游和尚所得今歸張氏大小人物共八十人飛仙四皆有妙處內亦有番僧手持燭籠蓋者蓋西

域俗然此畫纖豪無遺恨真奇物也又李思訓江山漁樂圖金章宗題有明昌諸印顏魯公馬病帖高

宗題簽李唐畫晉文公復國圖缺下卷其上有思陵御題并三御寶所作人物樹石絕類伯時尋常以

李唐為院畫史忽之乃知名下無虛士如此元皆王子慶今屬喬仲山

焦遂卿敏中所藏

晉王逸少十七帖真蹟五紙不出戶帖帖一作琴

唐孫過庭書譜上下全徽宗添金御題前後宣和政和印

古伯翳正如一大青瓜色碧可愛

湯仲謀云余至順壬申見南安總管趙伯昂所收古伯翳蓋色光瑩如漆內有文曰古伯翳不審焦氏

曾有蓋否葉森幼年見焦公此鼎彝正如前見同當時即無此蓋

鮮于伯幾樞所藏

文思博要帝王部一唐類書也所引荀子慎子尸子莊子數書皆古書也天寶十載十二月朔旦臣胡山

甫書字極逾麗至大中年間方自館中雜書內揀出是時亦止存一卷而已卷後有史館新鑄印用麻

紙列館中典掌之人及三校姓名牌卷皆紹聖問題跋其後如蔡元長周美成晁說之薛紹彭諸人在

焉內有歷下周子默不知何人也

以上書畫止是短卷大者不在此數其中多佳品今散落人間者往往皆是也

喬遂之寶成號仲山所藏

衛賢高士圖上作楚狂接輿下作伯翳孟光妙

智永真草千文徽宗題有宜和政和印永興軍節度使印韓偓肖印

吳道子火星像

張符牧牛圖

李思訓溪山滿卷皆小景甚奇

張萱彈琴宮女圖

王維畫維摩像如生

胡璣番騎卓歌佳

湯仲謀曰。允善按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太宗貞觀年間。詔左僕射高士廉特進魏徵等十四人。取歷代載籍。採其精義。至十年書成。即此書也。

吳彩鸞書切韻一卷。其書一先為廿三先。廿四偈。不可曉。字畫尤古。此物舊藏鮮于伯幾。今又屬諸他人矣。

索靖草月儀帖一短卷。下有希世藏小印。及閣古永興軍節度使印。晉武帝真蹟。宜和御府物。有唐人跋。

王右軍與桓溫謝玄帖真蹟。用蠶紙書。字輕清不類右軍。後有駙馬蔡璠跋。楊和王故物也。牡丹錦標首。儼然着色。蓋宜和法錦也。

沈傳師書積雪陰山馬過難。殘更深夜鐵衣寒。將軍破了單于陣。更把兵書仔細看。右御史大夫沈傳師詩。書寄太府兄侍史。二字甚新。

蘇東坡書晁無咎詞云。東武城南運隄。就滄海初溢。今刊本作東武南城新隄。固澗初溢。非也。雜帖一册。內有劉涇巨濟墨跡一紙。印文曰劉巨濟符。符字甚新。

玉印一。其文曰鑿定寶書之印。口題幽字。伯幾云。太平州有重刻本。靈鶴銘。然不知以何物為別。當叩識者。又云。孔子廟堂碑。京兆府本無裂乃佳。葉森今收一本。乃饒州錦江書院本。極佳。又云。國咄犀。乃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又曰蠱犀。然唐書有骨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說為國咄耳。葉森於延祐庚申夏。見其子必明。將骨咄犀刀靶二來者。即此也。其花紋似今市中所賣糖糕。或有白點。或如嵌糖糕點。以手摸之。作巖桂香。若摩之無香者。乃偽物也。

玉爐經火不甚佳。然皆雲龍紋。謂是思陵中物。透光鏡一。映日則背花俱見。凡突起之花。其影皆空。昔麻知幾有詩。余亦嘗賦詩。其後伯機又得一面。郝清夫亦有二面。最後胡沐存齋一鏡。透影極分明。余因歸取所有鏡映之。或止透一字。或透而不甚分明。蓋凡鏡皆透。特有分明不分明耳。

張受益謙號古齋所藏。李西臺新竹詩。後有蘇子美跋。賈秋壑故物也。米元章帖十二册。各以其類為次。如手簡家書。詩文分類。聞是韓侂胄故物。中間多韓魏公家園池詩。各有閣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凡如此五六十册。一一精好。米帖家書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謂虎兒是也。花押乃兩樣。益可。

李成畫碑圖。乃李成畫樹石。王崇畫人物。今止有一幅。其人物一幅。則不可見矣。余平生觀李營丘筆。當以此軸為最。舊藏王子慶。今歸張受益。又山水一幅。號李成。雖非李。然秀潤可喜。人物屋宇皆好。

范寬雪景三幅。潤景甚偉。元王子慶物。唐人畫三官佳。

張萱戲貓士女佳。着色山水三幅。平二幅。云是董元。唐人畫阮孚蠟屐圖。

周防揮扇士女圖。高宗題妙。李景元古木鶴雀。

周防臨六朝人畫天官。甚佳。今亦歸張受益。黃筌獨釣圖。山峯刻峭。

徽宗臨李昭道摘瓜圖。小軸。易元吉手卷。紙上畫子母獼猴二十餘枚。秦氏物。前有尚書儀衛使官印。上題潭州散吏易元吉作。甚佳。

易元吉獼猴捫竇圖。有東坡題字。歸去來圖三幅。二幅。云是唐人作。即畫史所載者。

寶覺大師二鶴圖。雙幅。閩佳。艾宜萱草孔雀雙幅。

郭隱白描十二國圖。後有劍南樵客趙昌押字。一跋云。雖太古文播所不及。尤羨延之亦有跋。賈師憲物也。甚奇。

袁曠遊魚。高宗題。後有賈師憲封字印。湯仲謀曰。允善按封字印。篆文如此。口當是長字。與其家悅生胡盧印。皆美玉為之。周公謹先生誤以為封字。葉森嘗於圖畫見賈氏此印。約二寸餘闊。印文不甚細。先師吾真白亦云。言封字者。乃長字也。

又云。是唐時物。乃模印作一寸許。命匠者鑄。獻刊銅印。印於書畫中。真者今在張伯雨處。邊鸞葵花。花心數蜂如活。是楊中齋故物也。

櫻桃枇杷二幅。云是趙昌。山水二幅。云是董元。

銅器中最佳者。莫如盟手匱。文藻精妙。色如綠玉。第無款耳。三代之器多無款。今歸張可與。商瓶內有款。歸之張可與。

細文大壺。頸有雕戈一月字。方壺一。遍身皆硃砂斑。紅如血點。

碧圓壺一。佳。元榻中齋勤有堂物也。壬辰正月。兩耳森爐。下連方座。四周皆作雙牛。文藻凸起。朱綠交錯。葉森按此非名森爐。乃是敦也。

大尊一彷彿如麻柳林家者。
 小鼎一內有款曰※自蒸文藻甚佳。其色青楊。楊或作綠。
 篋刀一其鐵皆細花文。云此乃銀片細剪。又以鐵片細剪如絲髮。然後圍打萬槌。乃成自然之花。其靶如
 合色烏木。乃西域鷄舌香木也。此金水總管所造刀。上用漆金鑄水造二字。
 王子慶芝號井西所藏。

五字不損本蘭亭。元係堂候官盧宗邁家物。墨花滿面。後有一行空處。歸碑祖童道人。姜堯章自童處得
 之。凡一册。題跋上有白石生四履之印。又有鷹揚周郊鳳儀虞廷印。蓋寓姓名二字。甚奇。後歸蕭千巖
 之姪沈介文。後有李秀巖跋。既而復歸之俞松壽翁。有夢鷗堂二跋。及會稽內史等三古印。最後為趙
 子固所得。喜甚。乘舟夜歸。至湖州昇山舟覆。幸值淺港。行李盡沒。子固獨持此卷。立淺水中。示從者曰。
 蘭亭已在。其他不足憂也。跋語亦詳載之。且題八字於卷首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其風致殊如米老。
 子固垂死。以此歸之賈氏悅生堂。今藏王子慶。後歸李叔固家。葉森曾於其子仲庸參政處見此本。仲
 庸棄世。屬之他人。

趙太祖御批三卷。其一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堯進。開寶四年九月。請給旗號。樞密院官只押字。而不食
 名。又內前打鼓陳亭長。失去放停公憑。乞別給。御批不行。又江南投來者三人。賜衣服。及送西京撰軍
 名收管。聖旨照定來。又三司具糧料奏。後有鹽鐵度支部使印。又內前打鼓亭長郭珣女阿劉。稱夫
 章。輟為楊光美打傷。御批不行。階級有法故也。以上共五件。其二卷御筆批出遞還軍頭都虞候指揮
 使。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奏。牛羊司失去驅羊人。聖旨令收捉。又發遣差補十將。御批我
 會與你作指揮。開定遠都頭有家累無家累。且發遣鐵騎軍分。又內前打鼓百姓王再興。為人嗾使。打
 鼓告官家差役不均。御批與臂杖七十放。已上共四件。其三。忻州定襄縣開門寨歸朝人進馬。及代州
 界投來四人。各賜頭巾衣服等。已上共三件。今第三卷只有二件。疑有脫誤。當參考志雅堂錄。

真宗御書封泰山禁音樂批。
 仁宗飛白便面六枚。
 英宗舊名宗質。監押侍禁私書。及齒藥方云。生乾地黃。細辛。白芷。不蛀皂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瓷餅
 內。調黃泥固劑。用炭火五六觔煨。令炭盡。入白僵蠶一錢。甘草二錢。並為細末。早晚用揩齒牙堅固。并
 治衄血動搖等疾。

高宗御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中有御押。
 高宗御書損齋二大字。并御製損齋記。左僕射沈該以下。聯名親書。表在後。
 欽宗圍城日。絹上蠟彈丸徵兵御書。
 李西臺古篆。并行書風后廟碑。甚佳。駙馬都尉王晉卿家物也。王名說。字晉卿。今印文乃用進。蓋字通用。
 又一印文。如此位置。好奇之過。又於一卷中。用保母帖中曲水硯樣。國內作古篆。亦近世好奇士也。

李伯時孝經圖并書。自題云。鳳閣舍人楊公雅言。孝經關鍵六藝。根本百行。世訓所重。謂龍眠山人李公
 麟曰。能圖其事以示人。為有補。元豐八年六月。因撫其一二。隨章而圖之。
 僧元鑄畫太宗御容小本。舒脚幘頭。上插生花六枝。衣金龍袍。玉束帶。描金龍軟靴。手持毬仗弄毬。神采
 英武。真天人也。上下有題。此必天章閣本。藏王子慶家。
 邊鸞海棠上有一蝶。

李伯時山陰圖。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像。並題小字。是米老書。縱有睿思。東閣小鑿。并米字印。
 題兩舒李伯時。為襄陽米元章作。下用公麟小印。甚奇。尾有紹興小鑿。跋尾云。米元章與伯時說許玄
 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當時同游。適於山陰。南唐顧闳中。遂畫為山陰圖。三吳老僧寶之。莫肯傳借。
 伯時率然弄筆。隨元章所說。想像作此。瀟灑有山陰放浪之思。元豐壬戌正月二十五日。與何益之。李
 公擇。魏季通同觀。李琮記。壬戌正月。過山陰。伯時作。迺若神明。頓還舊觀。襄陽米芾。山陰圖。長沙
 作。一幅輕絹三尺闊。百歲丹青半塵脫。誰將光景寫吳綾。神采森然動毫末。臨卷歎張芝。落筆入妙
 思。疎眉映朗目。白玉無泥滓。堂堂偉且長。想見坦腹姿。山陰道士鶴目龜趺多秀氣。右軍將軍蕭散精
 神一片雲。東山太傅落落龍驤兼虎步。灑倒支公窮骨零。丁少道風。仲殊述。伯時為元章作山陰圖。
 神情適往。令人願接不暇。今歸希文家。宣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楚師正同觀。
 高宗御題李伯時畫歸去來辭。薛紹彭逐段書陶詞。且跋其後。

伯時天馬圖。筆意飛動。有王晉卿。蘇子瞻和詩在後。
 又伯時白描于闐圖。獅子圖。後自有跋。
 李伯時五馬圖。并列其名於後云。一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驥驥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
 五尺四寸。一正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驥驥院收董種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一正元祐二年
 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驕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三寸。一正元祐三年正月。上元。□□進滿
 川花。一正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溫溪進照夜白。山谷跋云。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
 者。然朝中士大夫。多歎息伯時久當在臺閣。乃為書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豈熱之聲名。儒
 來之軒冕。此公殊不及汲也。此馬駉駉。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聖世所謂識鞭影者也。黃魯直書會空
 青跋云。余元祐庚午歲。以方開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於醜池寺。魯直方為張仲謨箋題李伯時
 畫天馬圖。魯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馬而馬。蓋神駿精魄。皆為伯時筆端攝之而
 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峽。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余瀟
 湘江上。因與徐靖國。宋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所親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
 笑曰。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將漕二浙。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
 吳德素。張元範泛舟訪劉延仲於真如寺。延仲出是圖。開卷錯愕。宛然時昔。拊事念往。逾四十年。憂
 患餘生。歸然獨在。彷彿弔影。殆若異世也。因詳序本末。不特使後來者知伯時一段異事。亦魯直遺意。

且以玉軸遺延仲，俾重加裝飾云。空青曾紆公卷書，余按此事不見之他傳記中。豈當時諱不敢言耶。王逢原賦幹馬亦云：傳聞三馬同日死，死魄到紙氣方就。豈前代亦有此事乎。畫前後皆有乾卦紹興印。高麗紙畫翎毛梅花。

易元吉獵二，有吳越之錢印，及吳郡深居莊書林印。又羣禿一卷。

清江九華圖一卷，畫秋浦兩岸，中橫大江，林木樓臺，極其精細，全類燕文貴。後有石林二印，石林藝文隱居世寶，及秦氏伯和數印。秦氏伯和章，贈卷有建炎諫院之印，紹興諸王宮學，朱記宗學之印，御史臺六察之印，建炎御史臺吏察，并戶禮二察印，後有劉須谿辰翁跋。

黃筌鴉撲狐雙幅。

山水雙幅，自號李成。帝釋像，彼以爲吳道子，上有彩幡，帝釋居中，立有四圍火燄，兩手合掌，以方孔雀扇，橫于二肘間，從者凡十二，其二類天官，手執圭璧，細而乏力。

李伯時臨草堂十志，有劉娘子諸印記，見後。

趙大年水墨蘆雁，上題令穉二字。

楊補之梅二紙，一題云：江右楊補之作。古鏡一，中藏寶，有聲鏗然，蓋夾鐫者。

王介石虎臣所藏。

唐劉良曠告，咸通中吳通微書，并贊，告書體甚佳。米老有跋。

江南陽周宗卿詔，用書語之印。

東坡書蔡君謨二小詩，又書杭妓周詔詩。初杭州營妓周詔能詩，蘇子容過杭，述古飲之，詔求脫籍，子容令即席賦詩，有云：隴上集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多念阿彌陀世尊。一時歎賞。

籍中諸妓，皆有詩送之。內胡楚龍觀詩最佳，事在侯鯖錄。

李建中畫絕句云：鶯已無聲花已老，誰知三月盡頭時。亦佳句也。歲庚寅七月觀。

米老自畫東山朝陽巖海岳菴圖，朝陽巖背焦山，其側有早來堂，率意而寫，極有天趣。後有自書海岳菴賦，并五詩。至正癸卯正月廿九日，文璧與士文觀於張松谷家，松谷乃士文泰山，故余得一見。

東丹王畫番部行程圖，前有宜和御題，後又題云：世所謂東丹王者，其畫絕妙。

王晉卿臨小李將軍山水。

宗子叔儺畫魚。

丁歸韓畫孝經，晞韓字令子，書畫皆精，畫全似伯時，後有米元章跋。

吳元瑜紙畫翎毛四片，甚佳。高麗紙畫翎毛梅花。

張可與斯立號繡江所藏。

陶隱居小字黃庭外景經，元謝起翁物。

蕭子雲進寫古文啓，徵宗題。

張旭草書真跡，有六一翁跋。

顏魯公劉中使帖。

元微之轉官告。

楊凝式千文。

郭佑之天錫號北山所藏。

晉王右軍得告帖，又快雪時晴帖，皆真跡。有米老跋，遂以名齋。且刻石，葉森曾見此二帖，神韻精采。

又唐模千文，又蘭亭，乃李山房故物，有米老印，又有李常公擇長印，葉森曾見戴厚甫持此來售，乃南

唐椒閣錦標首。

梁人臨重告等五帖。

唐徐浩寶林寺詩真跡。

歐陽率更碧紙行書詠陳後主詩，又夢奠帖，勤有堂故物也。舊陳德翁家藏。

襖帖甚佳，葉森嘗齋所收，即此本亦厚甫攜售。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後有米老跋，皆真跡。辛卯六月。

褚中令小楷西昇經。

且極寒帖，妙。

陶弘景板帖，見東觀餘論。

閻立本畫，佳。

又御書十餘卷，內太祖者，河陽武林關使身故，乞差人充替，御筆上用內合同印。太宗者，乃尹京時禁打

捕榜，後有御押及行移，書字甚草草，可見五代文物，苟簡，用開封尹印，真宗數紙，其後臣僚奏狀，既無

銜位，亦只押而不書，名作匡巨，殊不可曉。徽宗數幅，皆處分中省進呈短奏，亦多不急之事，皆御筆親

書，照已畫旨，欽宗一幅，係親事官節級徐劍狀，稱某處某人，聚衆疑作賊等事，御批付程振，只令追捕

杖脊配千里，巨封皮，用御前之寶。

藥師佛，甚佳，云是吳生畫。

又紙上粉本天王，高僅盈尺，而位置廿八人，筆繁不亂，有劉大年曹仲玄一作元，收附。

李成風雨圖一幅。

陳閱畫馬一。

真一天師像甚古。手持章函。前後植二劍。甚佳。歸之崔晉之。葉森見此畫軸。身衣魚鱗。朱皆硃砂。非銀朱也。章函乃一瑪瑙函云。

善神立像二。云是吳生畫。上各有尙書省印。其後有祕書省印。蓋宋祕閣物也。尉遲乙僧坐神佳。

張瓌松石。高宗題。誤書爲張藻。

朱繇立神天女。奇詭之甚。三幅。閣。王維書孟浩然像。昔爲趙碧潤由祚物。後歸趙信之。乃歸余。又歸喬仲山。仲山歸之郭北山。司德用進所藏。

王維捕魚圖。單小直幅。徽宗題。前有雙龍圓印。後有大觀政和二靈。明昌七印。上作岡阜古木。全如李成所畫。下作數舟。閑溪取魚。人物甚佳。

范長壽醉道圖。好至正甲辰。文壁見此畫。丘文播渡水僧弱。

范寬雪景。後有遠山重疊。傳古畫龍。

韓混歸去來圖。又雙牛佳。盧楞伽過海羅漢古。

邊覺躑躅孔雀平。李伯時白描維摩經相。又勘書圖。有元人二印。平。張萱抱嬰仕女圖。佳。

黃筌時苗留犢雙幅。二軸。癸巳冬月。見之困學齋。又琴高故實。火星一軸。云是吳生。徽宗御題。

王端人物。徽宗題。擊壤圖古。董羽龍。

王詵長江遠岫。北方物。李成晴巒疊嶂。山水小幅四軸。內一幅佳。

盧楞伽羅漢十六。徽宗題。有李後主題字花押。董元絳色山居圖。千巖万壑。下有小屋村市。中間人物優裝虎弄。不類尋常所見者。今歸莊夢塘矣。

胡瓌略鷹隼。佳。湯子昇軒轅鏡鏡圖。徽宗題。後有李後主書字。作屠龍殺虎之類。鬼神瘳甚。

博古圖。佳。

荆浩山水一軸。所畫屋簷皆仰過。而樹石極麗。與尤氏者一類。然不知果爲荆畫否也。易元吉孔雀。一擲樹甚佳。上有鸚鵡黃鶯栗留之類。下作雙孔雀。有院體。元王升西物。趙林所作豫章逢故人雙幅。林宣和未畫人。

阮孚蠟屐圖。畫草中坐。上裸。止着犢鼻。手執雙屐。傍有一人侍立。手持貂尾并冠蓋。孚所戴者。書屐中。昔五卷。酒一壺。盃一盃。恐是唐人畫。比之張受益者尤佳。張是小幘。此是卷子也。閣立本西旅賁獅子圖。獅子墨色。類熊而猴毛大尾。殊與世俗所謂獅子不同。聞近者外國所貢。正此類也。

山水一軸甚古。上有五小字云。後涼徐麟筆。畫譜中未聞其名。然以余觀之。前涼張軌。後涼乃呂光。正如前漢後漢。前唐後唐之類。當時未嘗自稱爲後涼。殊可疑也。

尤氏所藏。支仲元四老圍碁圖手卷。高宗題。妙。顧愷之水閣圍碁圖一卷。亦佳。悉歸之張受益。

周文短緇女卷。高宗題。佳。黃筌牡丹一軸。後有奉華堂二印。劉貴妃之物也。王齊翰過海天王平。

胡瓌番馬平。盧楞伽妙聲如來。高宗題。乾卦紹興印。杜子璇寶相菩薩。高宗題。并御印。

袁嶽蟹高宗題。戴嵩牛二。其一有高宗題。兩目微紅。凡戴牛皆然。郭熙秋晚殘霞。

李成山水。厲歸真牛。題云。庚辰十月。錦溪迂疎子作。

荆浩畫漁樂圖二。各書漁父辭數百字。類柳體。關全山水。宣和大璽。高宗題。

易元吉狼二。內二大狼。皆有白牙。出於頰外。識者謂母狼然後有牙。上有宣和大璽。宣和御墨子母雉雞。皆有御題。并印。又有古松荷花。

趙千里訪戴圖。有紹興印。趙希遠漢武帝受蟠桃圖。又蟠桃大樹。

趙希遠漢武帝受蟠桃圖。又蟠桃大樹。

趙希遠漢武帝受蟠桃圖。又蟠桃大樹。

趙希遠漢武帝受蟠桃圖。又蟠桃大樹。

趙左丞仁榮所藏仁榮即伯昂之兄字伯華後爲平章周文矩畫韓熙載夜宴圖紙本長七八尺前有蘇國老題字內又題不如歸去來江內有人憶兩句十字并蘇題識神采如生真文矩筆也元廣濟庫物先歸監賈官張運副後歸之趙

劉浙漕伯益所藏

蒼玉符長可一尺闊三寸厚可半寸許兩傍作雙螭中碾七篆字云玄孫似文治水聖瀾彼以爲禹治水符甚珍之余則以爲僞物也蓋禹姓然非從人之似又玄孫乃軒轅之孫何爲曰玄孫且三代當作鐘鼎文乃作小篆刻亦不工不足奇也

松江鎮守張萬戶所藏

聞所收畫卷甚多皆御府故物無非妙品余僅見下項王維渡水僧高宗題

馮觀唐楷墨障

顧德謙乳牛圖佑陵題凡三牛二犢一枚意奇甚

陶縝菜譜色凡二十種上題金陵陶縝筆

崔白五雀圖皆買氏悅生堂物其間一印云賢者而後樂此

王子才英孫號修竹所藏

米老書自作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大字書舊在向若水家後歸賈秋壑今歸王子才乃與東坡同作米意極自得然非爲坡文壓倒則此老必叫屈也余家亦有米老自撰自書天衣禪師第二碑字畫絕妙藏之甚久爲德生豪奪去意甚惜之金孫壁應桂亦有之字大於此然究不及也

雪竇和尚親書詩一卷後有諸公題跋雪竇詩云有無盡是兩頭語諸祖因茲不立言末代兒孫列戶隔

一五花葉失真傳永嘉雜問曹溪路畢竟惟聞自己禪根器警拔誠難遇鑿透高原始及泉道人詩筆從頭讀老筆峰巒自一家誰會林間相見事莫都錯看亂飄花紹聖四年十二月廿四日周禮仁熟

觀百中神鎗歸妙手當時破敵祇因機餘花墮城無人見半偈流傳豈易知元符三年建安陳師錫

雪竇傍邊又生一孔北邙山下千塚萬塚兔角龜毛竟將何用仔細思量不如珍重浮休居士一

幅昏昏半已空何人重出自爲工從今方偈并千頌撥亂春風卒未窮襄陽米芾真機昔振雲門路

祖席今多雪竇孫傳到懸林華果磴須知葉落總歸根崇寧二年鶴林居士葛藜老子休去歇去遺

墨今傳古傳想見本來面目不離當處湛然崇寧癸未高郵徐文一作徐太困學齋雜錄云越人王修竹

所藏雪竇禪師真跡末用封字印是會入買秋壑家有韓宗古敏甫時邦美朱伯原吳邦獻王元直周

仁熟鄧子常白蒙亨章致平王子助霍靜文等紹聖四年跋

荆浩關仝郭熙各一幅皆買氏物頗佳

司馬相如入蜀圖雙幅絕類郭熙後題御前待詔孫沅水支慙其祖疑是支仲元仲元五代人

五代董氏六隱圖一卷着色山水全類小李將軍所畫溪山舟楫及小兒無數不知六隱故實爲何事高宗跋詳見宜和畫譜

張藻秋湖所藏

御府蘭亭類考十册凡百餘種

高宗臨十七帖內八帖有跋尾印記

越人董十六閣門所藏

紅瑪瑙一塊徑三寸許搖撼之其中有聲汨汨然蓋中虛有水在內故也彼嘗欲易余家崔白橫披二軸時不與相易後不知歸于何所葉森家有水晶鈎一亦如此中空內有藻一枝隨水傾瀉後售魏塘陳家不知存否文壁嘗讀邵氏聞見錄載楚元輔家藏一黑水晶中有半開繁杏一枝希代之寶也予不之信今見葉森所見水晶鈎之異始信元輔之藏不謬

游氏家藏

陸探微摩利支菩薩徽宗題四角宣和政和印及金書神品上上其畫青地細描三首四臂

邊鸞五色葵花花心皆突出數蜂抱花心不去活動精彩真奇物也元係楊中齋物今歸張受益

徐熙山水人物一騎從數人上有仁宗飛白徐熙二字

滕昌祐拒霜野兔上有一大蟬

關仝山水一

黃筌秋山詩意上寫唐詩八句

朱絲天王坐像

趙千里大雙幅畫范蠡西施圖恐未真

趙希遠夜景二

郭熙松石二幅恐非

王端出山佛彼以爲孫太古

許道寧山水

黃居采海棠折枝

厲歸真牛

崔白貓魚各一

馬和之倚樹觀書二

董羽龍水雙幅佳壬辰八月

陸冕畫鹿人車。

孫夢卿松石間禪。宣和題。上有雙龍印。下有宣和印。所畫一僧絕妙。

荆浩。李成。山水各一。

陸冕捕魚單幅。明昌題。二漁翁皆衣紅。全類胡人。

周昉揮扇士女。高宗題。元受益物。文壁與士文同觀于張松谷家。

紙上山水一幅。極細。云是范寬。又云燕文貴。

顧闓中畫明皇擊梧桐一本。甚長。元仲山家物。

黃筌紫葵花。有雀立花上。

周文矩寫李季蘭真。思陵題。亦仲山家物。癸巳仲冬。

王晉卿長江遠岫着色山水。前一帶山水可喜。中題杜詩云。門泊東吳萬里船之句。前後皆蔡京書。後有

山東東路轉運使印。安平府印。甲午九月。

戴嵩戲牛圖。宣和御題。元吳興孟氏物。後歸季文彬宗元。今歸于莊。

吳生過海騎馬天王。高宗題。元喬仲山家物。

關仝山水。

李思訓巫山神女圖。明昌題。權場物。曾入賈氏。

郭忠恕飛閣晴楹。明昌題。宮殿四角皆有款。上有御題。

冊葉共十二册。內趙希遠。趙千里共一册。馬和之一册。院畫十册。皆精。

廉端甫希貢號。獬林所藏。商尊內父已。其質如漆。紅黃青綠之色皆具。文藻絕奇。尤物也。昔康老舊之蓋瓚者。葉森登公門屢見之。

又有一尊。恐止是漢器。

敦二。皆有款識。大小亦相似。亦秦漢物。

孟一。

天鹿啣盃。硯滴一元。王廷用物。後歸鮮于伯機。今以蠻人騎獅子易到。延祐庚申。葉森謁趙承旨時。亦出

蠻人騎獅子。高七寸許。獅子昂首。口可出水。蠻人坐獅子背上。頂作窠。可吸水起。人披髮張兩手。左手

擎鷹。右手作引鷹勢。

向彌林靈壁臥石。上有刻字。并小詩。獬林伯恭書。

唐人畫觀音像。

銅鐸二。

袁氏伯長漢印。

東坡畫竹石小壁一塔。元秘書省汗青軒物也。事見楚語。今歸楊仲威。

雲煙過眼錄卷下

莊夢塘肅所藏

張畫彈琴士女。明昌御題。并前後印。曾入賈氏。元喬仲山物。

楊庭光畫觀音。徽宗題。有宣和政和印。及廣運大定二印。蓋未入明昌之前。已散在人間也。

孫太古上真。其上作山水甚古。惟木盤石。神坐石上。其像甚佳。側有捧劍天女。絕佳。下闕海水。有龍神足

躡巨鯨。手捧琉璃。方座上有龜蛇。又有一龍捧劍。爐炷香。上有小樹數十株。猴數十枚。甚奇。題云。彭山

孫知微筆。元楊澄之物。後為和英之所得。今歸莊夢塘。

董元溪山圖。思陵題。王井西得之。嘗川。

董元着色山居圖。思陵題。余家物也。得之王璫。後歸小許。至正癸卯正月。文壁與士文同觀於乃岳張松

谷家。

張南本勘書圖。思陵題。

徐崇嗣花二幅。

絳色山居圖。云是李伯時。

唐人畫戈船二隻。甚佳。

紅葉大阮二
錦精阮譜七册元御府物也壬辰七月。

徐容齋瑛子方所藏

顏魯公自書刑部尚書告乃用紙書不可曉大曆十二年物。

唐人雙鉤蘭亭

孟簡細書六賦

朱希真雙鈎力命帖黃庭經

白玉剛卯四面正方形兩邊真字各兩行細如絲髮真奇物也癸巳三月葉森曾見先師吾真白所收剛卯

一四面皆有字乃漢隸也非真字

王晉卿煙江疊嶂圖幾二丈後有與東坡唱和詩各二首及王駙馬花押收附元係劉漢卿物有王子約

中丞跋後俾李公略歸之戴祖禹

玉研一高一尺廣六寸厚二寸雖未甚白然瑩淨可愛獨受墨處不光可以研磨亦奇物也葉森舊有紹

興內府玉硯作壺樣下碾字云玉壺長六寸廣四寸半厚二寸玉色白潤然磨墨處光研墨亦起

銅持硯一狀類箕長近一尺其硯池傍作一倭人坐其上後有一獸類蝨四足以前兩足撫倭人之身上

作牛首其地皆細花紋甚精此必倭人之舊物也

道士褚雪嶼伯秀所藏

銅虎符一半上有篆文六云某處發兵合同下有甲至癸十真字各半疑非古物葉森曾見先師吾真白

收虎符一長一尺五寸廣四寸上刻首下平一面作虎跡在上下有漢隸字款云第一至第五背面上

作身通垂下有字磨滅不可辨刻首二邊有字刊年月磨滅難辨

黃玉一片如七首之狀其色瑩潤稍以爲雷斧非也葉森又見褚弟子馬虛中出示褚所藏諸古錢皆作

粉牌綴錢於上下書其文褚多有佳品玩物如金細天尊像古銅編鐘彝鼎之類

一作都 清夫清臣所藏

孫過庭草書千文用五色紙書其縫內各有珍字印或謂唐文宗印或謂宋太宗印又有唐宏文館印

張旭秋深不審帖上有雙龍圓印前後並用宣和政和印也

聞有蕭子雲出師頌真跡甚佳未及見也

李伯時白口陽關圖後有所題詩跋及書王右丞一詩并三鳳後人等印後有二印圖及圖不知何許人

也

又有唐檉蘭亭

高彥敬克恭號房山所藏

折枝花四段作一卷趙昌畫也四花者躑躅鷓鴣木瓜海棠初不甚佳卻有米老詩及蔡元度章子厚林

據林希劉原父王晉卿徐兢諸人題跋官印凡十數內有太原府尹中書省祕書省溫杭蘇州觀察使

等印私印有林希子中祕笈清玩及徐兢一印保大騎省宣和畫學博士及襄陽漫士等印悉用黃絹

素書本楊和王家故物有楊侯名印後有周文忠益公必大及蕭照隣燧等題名

胡存齋沐所藏

范長壽西域圖長三丈餘徽宗書題簽後歸張子有

展子虔春遊圖徽宗題一片上凡十餘人亦歸之張子有

玉花尊一隻約高尺四五徑七寸玉雖不甚白然文藻磁法極精乃穆陵內府物在燕得之謝太后價止

中統緒廿定即鈔也葉森於大德十一年以一百十五定得之于古董康家兼有一香楠木座黑漆光

套蓋今亦屬之他人矣

圓素玉碗一隻亦徑五寸餘色甚佳碾法尤精

玉托子一隻尺二三徑足乃外來

玉匣有足雙耳亦徑尺餘色微黃前後碾兩雙發口有緣亦精

玉符一高數寸許滿身文藻把手下有政和二字

玉樛一亦數寸徑腰子樣癸巳臘

靈璧硯山一座無天趣不甚佳

楊彥德伯昂號冰齋所藏

宜和御畫四幅後各有御題詩一首并用宜和小璽

易元吉翠翎圖高宗御題乾卦卦與印

胡瓏折枝桃花高宗御題御印

郭乾暉架上細腰鷹高宗題乾卦印

巨然山水雙幅

刁光睦貓高宗題

勾龍爽遊秦女便面細如絲髮而精采炯然

盧鴻草堂十志圖林彥祥臨伯時本遺草堂榭館二所存者八爾今錄詩于後必慮徵君所賦也

竊翠庭 竊翠庭者蓋崖巖積陰林蘿沓翠其上綿綿其下深澗可以谷神可以冥道矣及喧者遊之

則酬澗水日汨清薄厚歌曰清崖陰兮月澗曲重幽壑兮隱淪闕草樹綿密兮翠蒙籠當其無兮庭

在中當其有兮竊翠庭神可谷兮道可冥有幽人兮張素琴白玉徽兮綠水音聽之惓惓惜忘心如

如野叟林師心書

洞元室 洞元室者蓋因巖作室析理談元室反自然元斯洞矣及邪者居之則假容竊次妄作虛誕

竟以盜名歌曰嵐氣肅兮巖翠冥空陰虛兮戶芸迎披蕭帳兮促羅筵談空空兮竅元元蕙帳羅筵兮

洞元室秘而幽兮且吉。返自然兮道可冥。釋妙思兮草元經。結幽門兮在黃庭。故人陳昱書。

期仙磴。期仙磴者。蓋危磴穹窿。迥接雲路。靈仙髣髴。想若可期。及儒者毀所不見。則斥之。蓋疑冰之談信矣。歌曰。霏微陰整兮氣騰虹。迥迥危磴兮上凌空。青霞杪兮紫雲垂。鸞歌鳳舞兮吹參差。鸞歌鳳舞兮期仙磴。鴻雁迎兮瑞華。贈山中人兮好神仙。想像聞此兮欲升烟。鑄月煉液兮好還年。家居道士米友仁書。

瀟瀟磴。瀟瀟磴者。蓋窮谷峻崖。發地盤石。飛流激激。積漱成渠。潔性瀟瀟。迥有幽致。可為智者說。難為俗人言。歌曰。靈磴盤礴兮奔溜錯。漱冷風兮鎖冥壑。研苔滋兮泉珠潔。一飲一憩兮氣想滅。磷澗清粹兮瀟瀟磴。是仙境兮仁智歸。中有琴兮徽以玉。峩峩湯湯兮彈此曲。寄聲知音同所欲。湧泉治祭酒道士翟耆年書。

雲錦涼。雲錦涼者。蓋激溜攢衝。傾石叢倚。鳴湍疊浪。噴若風雷。詭譎分麗。煥如雲錦。可以登發靈颯。幽玩忘歸。及世士觀之。則反曰。寒泉傷玉趾矣。歌曰。水攢衝兮石叢倚。煥雲錦兮噴澗湧。苔駁華兮草黃綠。芳馨兮瀟瀟磴。石攢叢兮雲錦涼。波連珠兮文杏峯。有潔冥者媚此幽。漱靈液兮樂天休。寶籟我心兮復何求。冷雲菴釋慈賢書。

金碧潭。金碧潭者。蓋水潔石鮮。光涵金碧。岩葩林藹。有助芳陰。鑿洞虛靈。道斯勝矣。而世士纏乎利害。則未暇游之。歌曰。水碧色兮石金光。澗潛溜兮淺煌煌。泉葩映兮烟蕙臨。紅灼灼兮翠陰陰。紅翠相鮮兮金碧潭。霜天洞兮煙景涵。有幽人兮好冥絕。炳其煥兮凝其潔。悠悠千古兮長不滅。無所住淨曇書。

倒景臺。倒景臺者。蓋太室南麓。天門右崖。傑峯如臺。氣凌倒景。登路有三。處處可憩。或曰三休臺。可以遺御風之客。會絕塵之子。超逸與。遺遐襟。此其所絕也。及世人登焉。則魄散神越。目極心傷矣。歌曰。天門豁兮仙臺登。傑屹峯兮雲湧湧。窮三休兮曠一觀。忽若登昆侖兮期汗漫。仙符天關兮倒景臺。凌顯氣兮軼群埃。皎皎之子兮自獨立。雲可朋兮服可吸。曾何榮辱之所及。經堂孫煥書。

枕煙庭。枕煙庭者。蓋特峯秀起。意若枕煙。秘庭凝虛。窈如仙會。即楊雄所謂愛淨遊神之庭是也。可以超凡絕世。永潔精神。及機士登焉。則寥閭黨。愁懷情。哀矣。歌曰。臨泱泱兮背青焚。吐雲煙兮合宵冥。悅歡兮奔幽。意縹緲兮羣仙會。宵冥仙會兮枕煙庭。絳魂形兮凝視聽。問夫至誠必感兮。期祈此巖。契瀟瀟兮養丹田。終仿像兮觀靈仙。隱岳道人石昭問書。

先子畫史。載劉子禮以五百緡置錢氏畫五百軸。初未嘗發。絨絳美惡也。既得之後。其間有盧鴻草堂圖一卷。已是數百年物矣。後李伯時嘗臨一本。仍自書卷首歌一篇。次則秦少游。朱伯原。先子書也。又其次陳碧虛。仲殊師。參寥子輩繼之。餘亦一時聞人。紹興己未仲春。余舟過蘇臺。石壁中為長洲令尹。得宇文季蒙所藏伯時本。屬林彥祥為摹。乃亦首書其篇。壁中今輒俾余書先子所書一篇。餘悉欲得一時名士繼之。欲其雅尚不凡。因又跋于卷尾。是月二十七日。米友仁元暉。李參元居子曰十志者。

草堂。修身畜德之府也。樞館。延賓閱禮之用也。元室。談道乘妙之宗也。翠庭。樓閣谷神之致也。期仙。靈澗。傲睨之適也。瀟瀟。深性潔己之謂也。錦涼。沃志日新其德也。碧潭。端形鏡清其色也。倒景。熙熙春暈之樂也。枕煙。涉涉仙山之興也。十者。蓋天地之成數。志者。即紀述之總名。元居子道心惟微。幽賞亦異。可謂隱淪之奇絕。今昔所未聞。故備錄焉。貽諸好事君子也。小篆書。甘泉建章章空草莽。甲第紛紛誰復數。嵩岳徵君一草堂。卻有畫圖傳萬古。岩巒與勝帶烟霞。曠望幽盤隨處所。微茫短幅幾臨摹。便覺市朝如糞土。輞川別景王維畫。君陽山記希聲鼓。胡將冰雪汚器塵。模規雖勝非吾侶。李參。不知何許人。盧鴻草堂十志。今所存者八。而遺其草堂樹館二紙。據小米所云。林彥祥臨伯時畫。而自書其首。則云二紙者。亡之久矣。畫手意趣。有神遊八極氣象。歌語亦清峭淩厲。如酌沆瀣而挹浮丘者。若使親接盧處士丰度。應不減誠元魯山也。余友毛復父小築林塘。自拔流俗。娛侍汝劉丙峯先生。日徜徉于其間。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篋笥所珍。多奇絕者。駭闕如斯卷。特以鐫錄者耳。往輩標短。日不可見。慨想刻舟之痕。以求干將青萍之劍。得無為癡鬼笑乎。紹定辛卯。復父官左帑。且一歲矣。丙峯先生讀書之眼。登臨之脚。尚如少時。八十六翁。見其子。駭駭有位于朝。但恐林慚凋。草堂勒移預為君。正月十六日。汝陽被揭翁徐逸。其後王子慶于昆陵。得伯時畫十志。即元暉跋中所言者。錄其書人姓名于後。

- 一、龍眠山人李伯時書。
 - 二、高郵秦觀書。
 - 三、樂圃居士朱長文書。
 - 四、吳郡周沔書。
 - 五、靜常居士曹輔書。
 - 六、緡雲胡份書。
 - 七、襄陽漫士米芾書。
 - 八、碧虛子陳景元書。
 - 九、太平間人仲殊書。
 - 十、參寥子道潛書。
- 然與林彥祥所臨本。人物甚大。多不同。前有奉華大小印。向曾收入劉娘子位者。後有一印云。閉關頌酒之裔。雖用劉伯倫事。然于婦人恐不類耳。又有瑞文圖書。
- 李士宏個號開齋所藏。
- 黃山谷大字活溪詩。有序。甚妙。
- 山谷草聖書嵇康四言詩一卷。絕妙。
- 關全山水四軸。雪景尤妙。
- 許道甯華岳三峯雙幅。
- 王晉卿着色楚山清曉圖。有萬壽無疆之印。前所未見也。或云此是偽物。
- 郭熙三幅山水。內一最佳。
- 又雙幅雪景。
- 董羽子母出水龍手卷。徽宗題。
- 高仲器鑄所藏。
- 唐撫蘭亭。極瘦而自然。高子奇跋云。此乃馮承素等所臨。
- 柳公權小楷清淨經。開成五年。書于上都昭成觀。
- 大肥馬甚佳。云是曹霸。

蘇東坡書杜少陵騎圖詩。後有子由跋。山谷二絕句。
易元吉草蟲小幅。

艾宜鶴鶴。

韓滉漁獵圖。

郭熙做李成山城圖。又山水雙幅。

唐畫白芍藥。范仲淹題。

申屠大用致遠號忍齋所藏。

周昉彈箏士女。

戴嵩子母牛。

徐熙牡丹。

韓幹照夜白。又雙彈琵琶觀音。恐非真音。

又唐佛並卷子。

黃筌綠竹紅葉花雀。又壽星一。

王齊翰羅漢兩軸。每軸四尊。

吳生大辨才熾盛光佛。絕佳。

董羽子母出水龍。

趙昌册葉數紙。丙申二月。

馬子卿紹號性齋所藏。

蕭道幽公帖。明昌題。

張芝久問帖。宣和題。恐臨。

東坡德威堂銘。黃絹烏絲。闌書大字。甚佳。上清儲祥宮碑。黃絹上綠闌書。翰苑樂語草書一大卷。上

有開封趙與勳小印及齊齋印。

石曼卿大字籀筆驛詩。奇甚。

山谷草書鸚鵡賦。佳。家書數幅。又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往。豈食料禁不批放耶。呵呵。又

一帖云。花四枝。謾送餘春。尙可。豈否。戴花人安否。前輩風流可想也。

米帖一云。胡不入城。草外恐不堪久。蒂白。草外二字新。

洪元慎集王書勝業讚。高宗題。

許渾烏絲闌絹上書所作詩。大軸。佳。

展子虔春遊圖。今歸曹和尙。或以爲不真。

張萱橫笛士女。宣和題。佳。

陸晃初平起石圖。高宗題。

楊甯出遊人物。思陵題。佳。

閻立本駱駝。

黃居采拒霜秋兔。明昌題。

徐熙牡丹。鴉鷲。明昌題。

胡虔番部卓歇人馬。思陵題。絕佳。後歸曹和尙。

天王托塔圖。不知名。丙申仲春。

閻立本掃象圖。宣和題。作胡僧。以大帚。洗一黑象。傍一人以巾拭之。必有故實。奇甚。

董北苑松峯圖。雙幅。重岡疊嶂。甚奇。玉池上有蔡蕭閒父子及吳激彦高。宇文虛中題詩。

王齊翰重屏圖。未佳。

崔中丞所藏。

閻立本職貢獅子圖。大獅子二。小獅子數枚。皆虎首而熊身。色黃而褐。神采粲然。與世所畫獅子不同。胡

王偃坐甚武。傍有女伎數人。各執胡琴之類。并執事十餘。皆沉着痛快。高宗題云。閻立本職貢獅子圖。前有睿思東閣大印。亦買師畫物。有台州官估唐印。後有封字印。崔中丞物。王德修爲。丙申四月。見

之容齋。

趙子昂孟頫乙未自燕回出所收書畫古物

虞永興枕臥帖。有建業文房之印。紹興小璽。

李北海萬粉帖。宣和題。

顏魯公乞米帖。元謝奕修物。

王右丞山水小本。

李思訓摘瓜圖。宣和題。

韓幹五陵遊俠圖。高宗題。

周昉春宵秘戲圖。

吳生觀音。剔青地。葉森會見。公與張伯雨作題。

謝稚三牛圖。

魏元君受經像剔青地。

韓滉五牛圖。

李成看碑圖。元張受益家物。

黃筌唐詩故實。又脫繡新篋。剪金雜雀。雙鶴。孫知微十一曜圖。

董元河伯娶婦一卷長丈四五山水絕佳乃着色小人物今歸莊肅與余向見董元所作弄虎故實略同
董元水石吟龍高宗題
王詵連山絕壑高宗題
趙希遠蟠松雙兔
朱熙牛一卷

崔白兔二一軸作紫棘小叢佳
徽宗御畫古木寒鴉嫩竹有御璽押

王齊翰巖居僧甚古徽宗題一胡僧筊耳凡口鼻皆傾邪隨耳所向作快適之狀

李公麟慈孝故實圖

易元吉竹石獐猿圖高宗題

徐熙戴勝梨花自董元至徐熙梨花葉森於松雪齋屢見之

米海岳書寶章待訪錄秦少游黃庭堅題公又有水檻其中所藏尤多不能盡記也

珮玉盤螭環白地上黑雙螭此環是葉森先人所贈與公者甚佳

又有白玉方頂簪一條其玉白瑩真絕品也

白玉雙荔枝女環一對可長三寸并脚通碾皆白玉也甚精此必女直后妃故物惜乎其一微損

方銅爐四脚兩耳雙鑿面回文內有東宮二字款色正黑後歸張受益其直十二錠此鼎博古圖所無在

可疑之間

圓銅鼎一文藻極佳內有款云嬰父癸鼎

蛟脚大圓壺一可受五斗米滿身蛟螭文歸之王氏爲價六錠

金絲商嵌小鼎元賈氏後送謝堂十爐之一文極細後併高麗商嵌歸之吳存齋還銀四十兩

靈壁石出香山一座下有雲根二字亦歸張受益

又靈壁小山一葉森曾見魏公靈壁石一其大如拳峰巒皆五列分名之五老峯手爪之拂之皆有聲米

海岳故物也

古玉筆格一

圓端硯一葉森見公一端硯若辟雍硯名曰大雅

又洮石名綠漪如玉斗樣

古濟硯有神品朱字本沈草庭物製作極精然滑甚不受墨

京兆府所刻東方畫贊比之今本字稍大

趙子固做湯叔野箱入千林圖又作水仙一百一窠中一株最大號百花朝王其後自跋云做湯所爲

流落北方子昂得之

子昂又云北方好事者收紹興稽古錄廿冊皆高宗時所收三代古器各圖其物或青或綠或紅各標其

款于右亦各有考證如宣和博古圖而加詳近世諸公所收者多在焉

周豐鼎見博古圖第三卷銘六字子昂題詩云豐鼎制特小周人風故淳摩挲玉質潤拂拭翠光勻鑄法

觀來妙銘文考更真平生篤好古對此與彌新

姚端夫燧號牧菴所藏

珮玉盤螭甚奇鮮于伯機一古玉鈎亦妙中議相易不成葉森曾見姚先生此物先生所收古銅器尤多

不止此玉璣也

省齋鎮撫所藏

古珮玉蟠螭尤奇一螭角有一小鼠殊不可曉或名云太虛鼠又名虛木相符皆不可曉云皆出太原之

高辛一作柴墓中皆古玉也此物紅如血黑如漆白如酥五色備具真神品也

天台謝奕修養浩齋所藏

虞永興頭眩帖有機暇清賞及潞國公珍玩鑿笠軒印紹興小璣

顏魯公鹿脯帖 乞米帖 情仲跋

楊少師手帖

李西臺詩

蘇滄浪草書

東坡醉草

溫公帖

陶隱居小楷大洞真經隱訣後有林希父子題

秦少遊數帖

周越書劍器行

唐劉良驢元陵挽郎告貞元八年三月廿四日三省長官董晉領吏部選袁滋知吏部選杜黃裳尙書右

丞趙儼即中草夏卿

唐陳尙庭縣尉告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章陟景融三人名後又稱陳尙庭四十三載按天寶改年爲載

而人之年齒亦以載代未通也告身乃用羅文紙殊不可曉後有向若水跋

趙昌梨花千里收附

楊補之四清圖

吳越承制大略如諸教後書天下兵馬元帥尙父吳越王衍

王晉卿八帖皆與親賢宅諸王書內有送酒一帖云瀑釀四器納上以瀑釀酒可謂好奇

東坡救月圖併贊畢良史印小米玫瑰齋跋

蘇氏譜系帖。自蘇源明坡穎而下。凡五世。世各有十餘帖。爲六巨帙。平生所觀蘇帖。未有如此之多且旨也。

米老自畫宅圖。又小楷三帖。珊瑚等十帖。米老親書楷書畫法。并青山白雲圖。米老辨印帖。

詞云。綏平郡名。卯里右政者。中有省文。有人收古印文。曰相侯宜印。乃是丞相富侯侯薛宜印。最小繆家。乃今所謂填家也。用辨私印二字。尙書禮部員外郎米芾審定。

蔡君謨朱書青紙上大字。

東坡書續觀音贊。

吳越王判狀二。並贊甯狀。忠懿王草書判字一。花押。

李後主畫戲猿。後有建業文房之印。

韓滉子母牛。有錢氏合章大印。

徐熙出獵圖。

戴嵩着色飲水牛。高宗題。乾卦印。

唐畫二佛。

郭熙雪獵圖。

伯時畫九歌。曹緯。吳傳朋跋。

張萱煎茶圖。

唐日本大荒西經圖。思陵題。乾卦印。

胡虔獵騎圖。

以上共三十五卷。多買師憲故物。後以此送謝堂。堂不能保。歸之起翁。起翁今亦不自保也。

陳氏所藏。

顧愷之初平叱石起羊圖。高宗題。乾卦印。紹興小璽。顧愷之吳王斫輪圖。紙畫。後有元祐丙寅四字。及

乾卦印。紹興小璽。

菊坡趙待制所藏。

韓渙作精康像。

宣和御畫水墨草蟲。後題云。紫宸殿游戲。并御押御印。又作百合萱草草蟲。刻甚佳。

黃筌鸞鶴圖。高宗題。

易元吉乳貓圖。

艾宣野鳥。

孫知微九曜圖。

崔白野兔。

黃筌梅竹白鷗。

石恪鍾馗。

趙希遠紙畫百勞二。

古畫二。一作五丁開山。一作帝仙對奕。上有飛鬼。下有神馬。疑是石恪畫。

山谷大字發願文。

唐畫人物二。又梅枝上鷹一。

崔白野兔雙幅。紙上草蟲二。作茴香薄荷。尤奇。

宋秘書省所藏。

乙亥春。秘丞王汝濟以蓬省司點。邀予偕行。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有坡仙所作竹

石。歷汗背軒。登潭鏡臺。觀銅潭鏡。鏡色澤如銀如玉。精緻特甚。後步玉渠。登祕閣。閣內兩傍。皆列繡藏

先朝會要。及御書畫。別有硃漆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法書名畫也。是日僅閱秋收冬藏內畫。皆以鸞鶴

綾象軸爲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書表裏皆有尙書省印。關防雖嚴。往往以僞易真。殊不可曉。

其佳者有。

董元笑虞丘子圖。

唐模顧愷之說經圖。此二畫絕高古。

李成重巖寒溜圖。

孫太古誌公像。

展子虔伏生。

無名人三天女。亦古妙。

燕文貴紙畫山水小卷。極精。

趙士雷湘鄉小景。

符道隱山水。

胡瓌馬。

關仝山水。

文與可枯木竹石。

陳晦栢。

餘悉常品。亦有甚謬者。通閱一百六十餘畫。絕品不滿十焉。余想像書之。以爲平生清賞之冠。

董慶壽德時所藏。

購得括蒼葉氏召公尊。其蓋細花。款文極精妙。尊腹有五指摺文。中有款細十字。真三代之奇物。博古圖

有之。俗名手摺尊。後以開元宮道火。失其蓋。送之張萬戶之子焉。

教化參政所藏

癸字鼎。初出蕭山張稱孫家。其制三足兩耳。其鑿窠圓雷文。相細花相間儼然。局爐耳第背綠自內出。外則裹之以褐色。光豔可愛。內有三字款文。狀廿日然。其樣則不古也。沈大器得之。以為奇貨。既而董璜者欲得之。遂酬以善價。後歸喬氏。復歸教化參政矣。余自世變以來。所見香鼎多矣。未有如內字款者。為佳。此實師憲第一器。後歸謝堂。又歸屈者珠陳家。又歸竹祐德巖。今不知歸之何人。

張氏收

宋太祖御書一紙。前據殿前軍馬數次。有御筆兩行云。我自別勾當公事。誰要汝具人數來。後復有太祖御書字印。其下有封禪函簿使印。印上書臣陳康伯四字。

劉漢卿所藏

回回刀一。小口。背上皆金。錯出回回書。內金錯出一人面獸。精甚。聞回回國主所佩者。

趙德潤藏

一鏡。杏葉樣。背有大鐵環。乃掛鏡也。上有銘云。人有一口前。牛無八角。牛口走。殊不可曉。下有一牛轉頭。前有草一叢。下篆辟祟驅邪兩傍。亦有字。細考之。乃丙午造三字。其下牛與草必寓年號耳。

張夢符孔孫曰。今御府有寶硯曰蒼龍橫沼。內有龍形橫硯沼中。趙子昂云。蒼龍者。世所謂岩花是也。今在集賢院中。又有聚寶硯。玉板太乙。船無眼而溫潤。皆寶硯也。

琴則春雷為第一。向為宣和殿萬琴堂稱最。既歸大金。遂為章宗御府第一琴。章宗挾之以殉。凡十八年。復出人間。略無毫髮動。今又為諸琴之冠。蓋天地間尤物也。

又有唐氏所斲玉振。及黃鶴秋嘯。皆瑟。瑟徽白玉。焦尾岳軫足。又有所謂混沌材。自高麗來。亦異寶也。

又有般玉。長三尺餘。一段美玉。文藻精甚。三代之寶。宣和故物。後歸大金。今在御府。每大朝會。必設之外庭。

高彥敬二琴。其一後題金儲鳴玉。唐大中五年。處士金儲斲。於琴名下。刻高士談家寶藏六字。為人削去。尚有舊迹。此琴乃宣和御府故物。後歸大金高士談家。金人以與宋通。被殺。故或者諱而去其字。其色亦如新栗殼。斷文隱起如蛇蚪。誠奇物也。其一三足鼎峙。皆美玉。咸通二年。張鉞斲。款用小篆。精妙。又有銘文。漫漶不可識。但見龍鳳等取像數字。

廉御史廷臣所藏

琴名玉潤。鳴泉。咸通二年。西蜀雷迅斲。

廉端甫所藏

琴名雙響。慶曆五年。道士街中正奉聖旨斲。崇寧三年。馬希亮奉聖旨重修。

喬仲山收冰清。大中祥符年。西蜀郭亮斲。馬希仁修。

廉端甫又藏一琴。名秋籟。唐三慧大師斲。

鮮于伯機收唐琴。張鉞斲。僧智仁重修。

郭北山收唐琴。萬壑松。白玉軫足。

張受益收懷古。斷文如絲髮而赤色。

又一琴。名霜鐘。

李公略收雷威。百納琴。雲和樣。內外皆細紋。腹內容三指。內題大宋太平興國七年。歲次壬午。六月望日。

殿前承旨監杭州。瓷器務趙仁濟再補修。進入吳越國王宮。百納雷威琴。極薄而輕。異物也。

古今新琴名手

雷威。雷珏。郭亮。並蜀人。

張鉞。張口。沈鉞。皆江南人。

蔡毅。僧智仁。街中正。慶曆中人。

朱仁濟。馬希亮。馬希仁。崇寧中人。

金淵。汴人。紹興初妙手。

金公路。所謂金道者。琴薄而清。紹興初人。

陳亨道。高宗朝琴。厚而古。

近世有嚴樽。古清之祖。

馬大夫。向居癸辛街。

梅四官人。古清妻父。

龔老應奉。

林吳東卿。石橋之父。

林石橋云。近世琴之有名者。如趙郡丞之大雅。黃玉軫足。又松雪。亦蘭坡物。今歸趙子昂。趙節齋之浮

馨。樊澤卜氏之奔雷。吳沂詠齋之存古。今歸張受益。張佑之萬壑松。

南北名琴。北人粘合文卿云。古琴絕品。皆聚於宣和。後悉歸之大金。今散落。現存者。如春雷。蜀人雷

威作。賜傅初庵。可以為冠。其次玉振。藏隆福宮。石上清泉。古篆書。不知作者。都下陳天賜家。寒玉。沈錄

作。宋少卿家。冰清。唐郭亮作。喬仲山百納。雷威作。內外皆漆。吳越重脩。恐即李公略者。

秋嘯。內府之物。秋塘寒玉。雷氏斲。唐承旨收。冠古韻馨。唐張鉞斲。在李學士家。又隋人趙取利所斲。二

張。在余家。

褚伯秀云。江南李後主。常詔徐鉉以所藏前代墨跡。為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然則在淳化之前。當

為法帖之祖。

聖子云。楔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人銜位。然則在智永未藏之前。此帖亦嘗入御府矣。又見伯機仲山言。有所藏貞觀御府書畫譜。以上三者。余皆未之見也。嘗見汪龍溪彥章一帖云。去年得下血疾。半年有餘。今春誤食胡桃。復嘔血升餘。始知胡桃能下血。汪不善書。僉名業如此寫。

高宗御府手卷。畫前上白引首。縫間用乾卦圓印。其下用希世藏小方印。畫卷盡處之下。用紹興二字印。墨跡不用卷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後仍用紹興小印。

徽宗朝墨跡。用天水雙龍縫印。及泥金御題。淡金狹簽頭。余家有火浣布尺餘。外祖知泉州日。得之里人。後歸余家。長生螺數枚。直之鮮中則活。

瑪瑙蓋二隻。其一純白。中有金鱗魚一條。其一純紅。中有白鯢魚一條。沉香連三暖閣窗隔皆鏤花。其下替板亦然。下用抽替打篆。香在內則氣芬郁。終日不散。前後皆施錦繡籠掛。瓶皆官窰。粧飾侈靡。舉世未有後獻之福邸。

先子向寓杭。收奇異書。太廟前尹氏嘗以探畫三輔黃圖求售。每宮殿各繪成圖。甚精。後爲衢人柴氏所得。近者左藏庫變賣禁中故書。內有出相探畫本草一部。極佳。

米氏研山。後歸宜和御府。今在台州戴覺民家。

大衍庫出售雜物。時有靈壁小峰。長僅五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所謂胡桃皮沙背水道皆有之。於上峯之半。有圓白小月。瑩然如玉。徽宗御書八小字。刻於峯傍云。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琢刻之跡。真奇物也。

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人帶印。其後並不見用之。趙子俊孟簡藏一爵。其款云。自火色黑而褐。亦佳物也。俱一足已折。粘綴于上。爲可惜耳。

東坡詩卷。近世跋云。觀此真跡。始覺偽者甚可笑也。亦善下語云。

三代遠矣。鼎彝之器。傳至於今者絕少。或傳而傳。類多損缺。勢使然耳。今世收古之家。必以其完。殊可笑也。其間自有一種。而文藻精細者。往往皆宜和間禮製局依仿而造。今人見其完備。乃以爲真。三代器尤爲可笑。余嘗得三代器之不完者。其鑿一羊首。瑩如綠玉。其傍乃黃銅耳。蓋古鑄器用黃銅。歲久自然丹碧。其元質不變者。正黃銅。其後乃用藥煙薰染而成。殊失古意。

何道士收古玉圭。出自土中。玉色類磁。長一尺三寸。廣三寸五分。厚八分。其上甚銳。其下所執處。隆起二分。其底有竅。廣一寸。而橢或半寸許。與他圭製絕異。當考。

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與材所藏。

玉印一紐。方二寸。厚一寸。把手又高寸許。一環所成。其文曰。陽平治都功印。凸鑿甚精美。玉色亦溫潤。

法劍一口。玉靶。靶上兩面。皆有篆字二行。每行十餘字。劍長四尺許。兩面皆鑿金作法。其一面略記有

文關圖。日月內有春夏秋冬。其下三台北斗。其一面字不能辨。最下作雲雷電三字。劍兩面俱有鋒銛。無缺蝕。蓋自漢到今千七百年。累代所持以立教。止此二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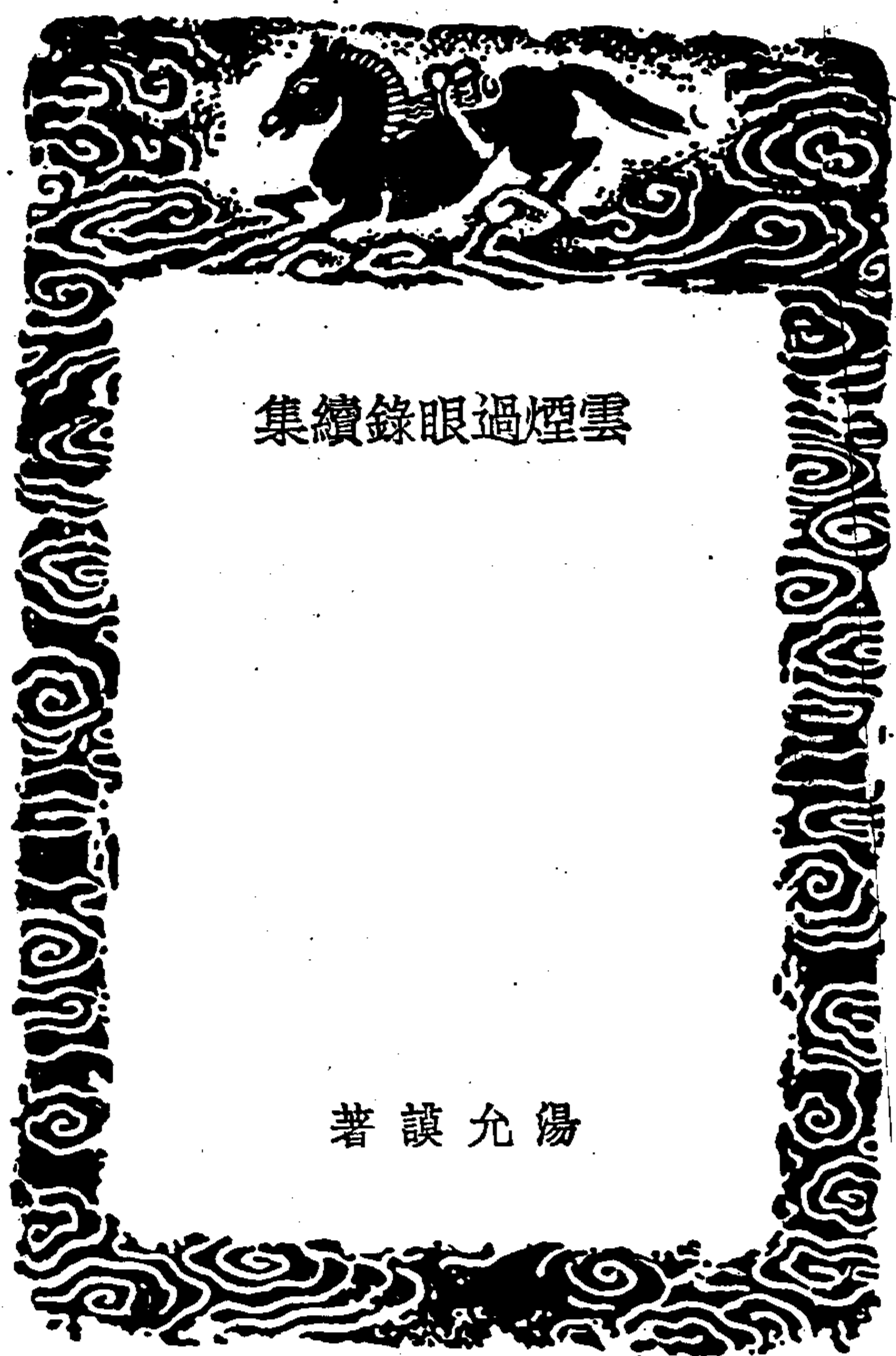
又出御賜玉圭。約長尺五寸。廣四寸。厚一寸餘。瑩然白玉。略無纖瑕。上銳下方。圭面碾四小山。龕乃思陵所乘鎮圭也。

又玉佩二環。環等八事。穿以大珠。亦宋諸帝之佩。又金冠一。甚大。并頰仰簪。共用黃金二十五兩。前爲北斗。後爲南斗。每面嵌紫金捺子五粒。斗星皆大銳珠。大如彈者爲之。通許大白北珠三十四粒。頰仰如意簪亦嵌大珠。

法衣一領。所謂納失。失者皆織渾金雲鳳。下闕皆升龍。絳帖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全不成字。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乃無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

賈師憲丞相祭器銘曰。維景定三年正月一日。詔太傅丞相賈公似道。奕世勤勞。再造王室。其錫家廟于行都。乃作俎豆。供奉時薦。有子孫永保之歎。

余家有墨妝圖。不知所出。後見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粉黛。自非宮人者。黃眉墨粧。方知所出。



集續錄眼過煙雲

著謨允湯

雲煙過眼錄續集

編管太中漢陽趙伯昂仁舉所藏器

羊鐘一內有款曰南宮羊鐘

古伯彝蓋一色青綠花瑩可愛上有把鈕為人盜去

又有兩鼎內有款識字尤多在底下甚佳

玉馬一高五寸有奇雕琢極精作嘶鳴狀如生玉色溫美古玉色如此樣有十餘枚或大或小或有文或無文或青或綠長不滿寸蓋人縮繩之物

玉人一高五六寸束髮於頂餘髮被腦後衣垂至地不見足色溫潤與馬同人如顧愷之所畫列女圖中人物

子母蟠螭玉鈎環徑六寸螭身白頭紅子亦紅走母腹上作相視之狀宛然如生紅如荔枝白如酥製作精巧通前入馬為諸玉之冠

楊庭光下生如來像思陵題乾卦印如來衣朱衣坐圓光內

王右軍司州帖古黃紙書金章宗泥金書簽明昌七印全

雲煙過眼錄續集

雲煙過眼錄續集

雲煙過眼錄續集

雲煙過眼錄續集

雲煙過眼錄續集

又屏風帖硬黃紙書徽宗泥金題簽首尾天水宣政內府圖書等印並全

吳元瑜瑤池圖二卷一作王母冠玉冠乘金車駕二龍前後女從各執旌節導引攀龍撫鸞者亦二鬢髻女童甚奇卷尾作大池即瑤池也一作穆王坐金殿據金椅而王母與一義冠婦人鼎峙而坐彼云右坐者上元夫人也畫極精緻而有院體前後政和七印佑陵題宜和畫譜云三卷今止二卷

吳元瑜梅竹雪雀圖有明昌七印

西域貝葉一片長二尺餘高只二寸半即今西番字葉色如蒲裏經細竹片二片內有識字云大蜀皇帝

賜撫州溥山院今世畫上作羅漢誦貝葉經像多作手持樹葉甚謬可笑

古墨

潘衡墨一已斷上有潘衡二字約重四兩背有金填篆書墨成不敢用進上蓬萊宮

宣和雙龍一笏裕陵書八字云政和丙申宣和容製

俞林一笏題順慶殿殿名未審當再考

劉士元一笏題云緝熙殿乙未星砂

胡光烈黑犀一笏

郭忠恕鏡湖方氏一笏劉文通一笏

郭玘一笏上題緝熙殿

宜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

宜和明昌二帝題簽法書用墨名畫用泥金

明昌七印其一曰內府葫蘆印其二曰羣玉秘珍其三曰明昌珍玩其四曰明昌御覽其五曰御府寶繪其六曰明昌中祕其七曰明昌御府

祝君祥永昌收

趙千里釋迦佛行像一下有細字云臣伯駒奉聖旨畫其像廣目深眉螺髮大耳耳垂二大金鎖螺髻而

虬鬚頂有肉髻左眉放光一道衣紋腹腿隱隱可見筆法極佳宛然西域一胡僧

端硯一背有墨紋者皆成細花面有鐫篆字兩行云王次張漢老水坑下巖子子孫孫其水寶用沼貯水不涸回其樣如此王次張高宗紹興中為肇慶通判此硯乃買秋整物也

山居太史楊瑪所藏

古玉天祿長一尺餘背起一竅身皆水銀古如虎斑文爪牙製作極精巧

銅虎符一全體具存背上篆云某處發兵待行腹下分書十千唯戊癸二字合全餘八字皆平腹內作牝

牡五竅關合之則一全虎也往往有漢虎符者霜雪爛及吾貞白所收皆如是符牌樣上鑄一小虎形

下云某處發兵或左右或止有一邊今此全虎形亦異矣

竹龜一乃一老竹片製首尾四足皆他竹外來者較小兩頭倍大可轉動而不可出故用縱橫之竹紋理

雲煙過眼錄續集

雲煙過眼錄續集

雲煙過眼錄續集

雲煙過眼錄續集

雲煙過眼錄續集

雲煙過眼錄續集

顯然背上負三接碑牌一面。兩側有轉動者。亦是外來之竹。首大腰細。不知何法得入。雖巧於製作。亦罔測之。或云鬼工也。

奇石子一。色青而質粗。大如鷄卵。形差圓。上有兜塵觀音像。天然如畫。或加磨洗。精神愈見。

又瓊漿石漿。水瑤瑤也。二寸許。乃塊石耳。觀之則滴水在內。搖之則上下流動。古玉畫也。圖畫志云。張文懿公某有玉畫。或疑其故物云。

智永石刻千文。九成宮石刻。皆金士孫所書。

余見施家有一手卷。錦表首漢王元昌鼠馬圖。上寫廣德元年七月。奉旨檢入。漢王元昌畫。臣殿款之。臣陳淨心進。上有龍鳳印。紹興印。乾卦七印。餘一印不分曉。

鮮于伯機有震雷琴。是許旌陽手植桐作琴。背旌陽印劍之跡宛然。

又有黃素黃庭經。飄飄有仙氣。有楊玄靖許穆之印。陶穀米芾跋。

余見某家藏宋徽宗御筆作一胡鷹。紅綠皮圈足。前有一馬。缺足。栗殼色。甚奇特。

又有滕王雙蝶穿花。上有一押印。亦真跡也。

東坡竹。

昔漁者于江邊見雷公。逐一小黃蛇。擊殺之。化為劍。背有八字。許旌陽斬蛟第三劍。蓋至寶也。今在張伯雨家。

趙蓬家有闔立本作十八學士圖。于中虞世南房玄齡最佳。

余家舊藏林邑進鸚鵡圖。蓋唐貞觀時經進。太宗以其思歸。并二女皆放之。遺國。乃闔立本真跡也。

楊元誠家所藏。唐王建親書宮體小詩一百二十首。蓋宮詞也。極其宛轉妖麗。今人罕能及。後有錢武肅王印。圖押。

龍蓋。宣和內府物也。其字皆草草。

余見薛玄卿。示以銅雀香鼎一。兩耳有二龍。交蟠宛轉。目各有珠能轉。又取不出。蓋紹興古物。亦希世之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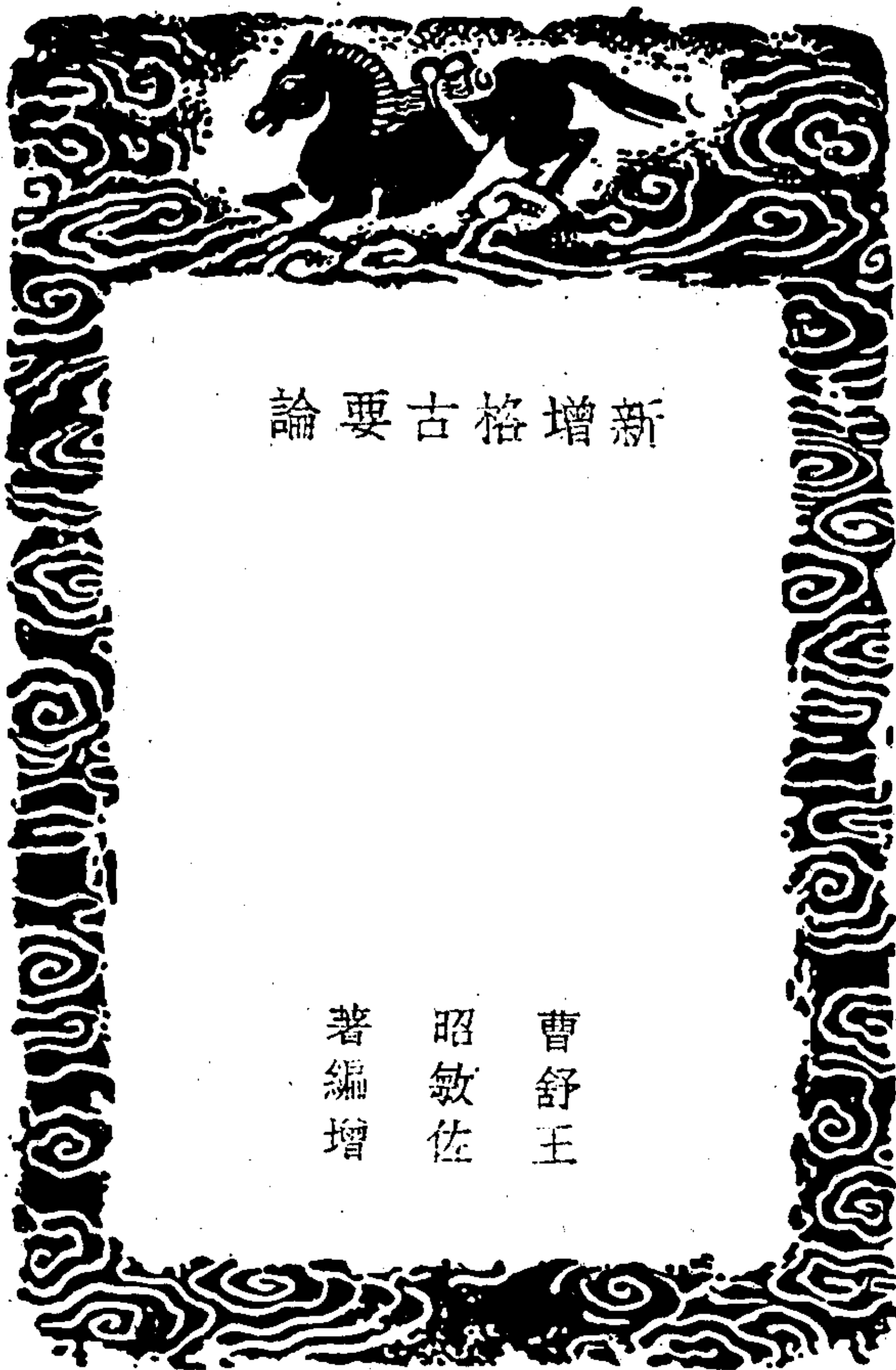
新公子家所藏。

錦川石。長五丈餘。蓋宣和後宰門所謂長岳前河梁也。石色紫碧相間。皆成文理。近世罕得。今藏成順王家。

余家舊藏司馬文正公手錄富鄭公使北日抄一卷。其長五尺。大字。書雖若古拙。而首尾端書如一。豈像其平生行止耶。史稱公之至誠。可以動天地。此卷見之。丞相益國公周必大子充為之跋。買師憲物也。

弁陽老人所著雲煙過眼錄。中附葉森文壁二氏所見。與湯允讓續錄數頁。非盡周公之書也。世所傳抄與刻本。皆斷外不可讀。此為張青甫所校。猶有未盡。余復重加考正。然其中錯亂無序者尚多。

聊且錄出。以備遺忘。戊午三月廿二日。京師橫街。時余病口糜。食粥一月矣。林村題。



新 增 格 古 要 論

曹舒王
昭敏佐
著編增

新增格古要論序

序

石鼓無聲，非張華不能扣紫珍有識，非竇儀不能知。故知博古博物君子所當務。雲開曹明仲，世為吳下簪纓舊族，博雅好古，凡世之一事一物，莫不究其理，明其原，而是非真偽，不能逃其鑑。由其見之廣，識之精，而講之素也。因讀書之暇，閱世之玉石之難辨，紅紫之亂朱，遂著為格古要論，以辨釋器物，使玉石、金、珠、琴、書、圖、畫、古器、異材，莫不明其出處，表其指歸，而真偽之分了然在目。凡詐偽苦窳之器，不能眩惑求售，可謂有益於世矣。予竊觀而愛之，類為增校，訂其次第，敘其篇端，亦可謂格物致知之一助也。君子觀之，更能以辨物之玉，石辨人之玉，石使卞和止泣，宋恐免笑，庶有以發明於世，豈小補哉。雲開舒敏志序。

先子真隱處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書、名畫、古琴、舊硯、彝鼎、尊壺之屬，置之齋閣，以為珍玩。其售之者，往來尤多。予自幼性亦嗜之，侍於先子之側，凡見一物，必徧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非，而後已。迨今老尤弗忘，特患其弗精耳。嘗見近世執袴子弟，習清事古者，亦有之，惜其心雖愛，而目未之識矣。因取古銅器、書法、異物，分其高下，辨其真贋，正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目之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然其間或有謬誤，尙冀多識君子幸而正之。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雲開曹昭明仲書於澳上之寶古齋。

格古要論凡例

- 一、格古要論一書舊刻歲久損壞。今博訪初本以補其闕亡。初本所無，仍從其舊。
- 一、舊本文字多有重複。今校定刪去之。
- 一、舊本中多魯魚亥豕之誤。至有以芋爲羊者。今加考正。開有不可稽考者。姑從之。以俟博物君子焉。

新增凡例

- 一、格古要論。始於雲開曹明仲。編校於雲開舒志學。是編合舊本二本而錄之。亦格物致知之事也。
- 一本得之前。變成侯公子李莊。篇目頗多。而脫誤殊甚。
- 一本得之同寅主事常熟孫紀。篇目略於前本。而脫誤亦多。
- 二本古碑法帖。纔二十一條。而陝西及各處碑帖。則全不及錄。
- 二本古善畫者。略載十二三人。今各增入。
- 二本目錄。始末不同。佐謂物莫古於琴書。在學者所當先務。今是正之。以琴書列于卷首。而以畫次於金石遺文。法帖題跋之後云。
- 一舊二本俱分爲五卷。今以古琴論爲首卷。古墨跡論分爲上下二卷。名公題跋。以類而入。若歐曾二公金石遺文。法帖題跋。又自爲一卷。餘皆仍之。而事實則加詳舊本焉。
- 一文房四寶。皆備生日用。而不可缺其一者。若歐公硯譜。則參入七卷。古硯論內。又作文房論以補其遺。自爲一卷云。
- 一唐宋以來。詰勅體式題跋。先正書押。皆吾儒之所當考究。列爲一卷。
- 一傳國玉璽。功臣鐵券。教令服帶。紫金魚袋。與夫民生耕織之事。宋元宮殿之制。皆不可不知。作雜考。

一卷於其末云

一、是編古琴碑帖畫品文房皆參以事林廣記歐陽公祝譜及天畫陶九成書史會要吳興夏士良圖繪寶鑑并佐家藏古碑法帖目錄及所見聞者與夫名賢題跋考究各以類增入于後其續增者註曰後增其新增者註曰新增或只註增字舊本則不註

一、金石珍寶器物之類亦各隨所見聞以類增入

一、是編自景泰七年丙子夏四月中旬得李孫二公舊本至其秋七月考校增完又至天順三年己卯夏四月上旬欲命工錢梓點校始完

新增格古要論目錄

卷一

古琴論

斷紋琴
唐宋琴
古琴樣
焦尾琴新增
純陽琴新增
百衲琴後增
格琴要訣新增

偽斷紋

古琴色
製琴法新增
古琴陰陽材增
琴有五不彈新增
琴卓後增

卷二

古墨跡論上

真行草書墨跡
古墨跡紙色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響榻

古紙後增

二

古帖難辨

古碑法帖

南北碑紙墨
宋姜堯章蘭亭偏傍考新增
會宏父蘭亭始末題識新增
黃晉卿蘭亭圖跋新增
又蘭亭觴詠圖記新增
又蘭亭諸帖記新增
又蘭亭定武本跋新增
戴叔能定武蘭亭肥瘦二帖跋新增
胡若思蘭亭模本書後新增
戴叔能趙文敏公蘭亭序跋新增
又石鼓臨本跋新增

蘭亭帖後增

黃晉卿蘭亭五字損本跋新增
王功敬河南周府蘭亭禊圖考新增
宋景濂跋蕭翼賺蘭亭圖跋新增
胡若思定武蘭亭跋新增
王功敬蘭亭模本字考新增
宋仲溫書趙子昂蘭亭十三跋新增
王魯齋默成定武蘭亭記新增
王功敬蘭亭禊圖記新增
王子充玉枕蘭亭帖跋新增
楊文貞石鼓文題後新增

卷三

古墨跡論下

古碑法帖

淳化閣帖

王魯齋淳化帖記新增
王功敬絳帖考新增
泉帖後增
王功敬汝帖考新增
黃晉卿館本十七帖跋新增
宋徽宗太清樓續帖後增
臨江戲魚堂帖後增
星鳳樓帖新增
寶晉齋帖新增
利州帖
蔡州帖
武陵帖
賜書堂帖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王功敬淳化閣帖考新增

絳帖後增
潭帖後增
汝帖後增
又十七帖考新增
宋哲宗元祐祕閣續帖新增
宋孝宗淳熙祕閣續帖後增
鼎帖新增
玉麟堂帖新增
百一帖新增
黔江帖
彭州帖
東庫本
甲秀堂帖

二

二王帖

李藥師西嶽書新增

千祿字書

新增陝西碑帖 王功載

嶧山碑

真草篆書千文五家

孔子廟碑

皇甫君碑

昭仁寺碑

座位帖彙

祭伯父深州刺史文彙

金蘭帖

律公藏真帖

九成宮醴泉銘

金剛經

虞恭公碑

唐羽林大將軍臧懷亮碑

西岳華山廟碑

搗衣篇

上京薦福寺碑

聖教序記臨本

唐贈榮州刺史碑

新增各處碑帖 王功載

南京 南直隸

嶧山碑

瘞鶴銘

致廣大十二大字

丹陽公言子祠堂碑記

第一山三大字

七姬樓層志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靈玉堂帖

嶧山石刻新增

聖教序記

夫子廟堂碑

筆陣圖

化度寺碑

多寶寺塔銘

祭顏杲卿并十三姪文

顏氏家廟碑

玄秘塔銘

聖母帖

唐雲慶將軍李秀碑

心經草書

懷素自序

孝經隸字

一行禪師塔碑

唐三藏法師塔銘

十八體書

蘭亭詩序臨本

謙卦爻辭

度人經

敬齋篇

茅山玄靜先碑

大字千文

蘭亭十三跋

杜甫前出塞詩九首

送任參政詩

歸去來辭

行書千文

鐵佛寺鐘銘

北京 北直隸

樂毅論 黃庭經

蘭亭序

草書千文

唐雲慶將軍碑

宣父碑

韓延壽碑

淳于長夏承碑

山東

壯觀二大字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

孔子廟諸碑

國朝尊崇碑

泰山碑

孟子像碑

宗聖侯碑

周公廟碑

齊太公碑

山西

絳帖

魏并州刺史王垣碑

魏車騎將軍穆祚碑

河南

汝帖

魏受禪碑 公卿上尊號碑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與俞仲幾書

草書千文

春夜宴桃李園記

真書千文

寶晉齋法帖

金丹四百字

座位帖彙

北岳恆山碑

石鼓

嶧山石刻

慶壽寺碑

之罘石刻

栖霞阡表

孔子手植柏贊

嶧山碑

孔門聖賢像贊

聖賢墓石

義堯廟碑

房定公墓碑

黃石公廟碑

漢郭有道碑

郭林宗墓碑

堯碑

邊韶墓碑

老子銘

老子銘

遺教經

鍾繇墓碑

玉枕蘭亭

戴叔倫道愛碑

劉寬碑

董宜廟碑

月儀帖

易繫卦說辭

洛橋石柱銘

陳寔壇碑

湖廣

易繫卦說辭

荀公墓碑

漢橋玄二碑

摩崖碑

城南書院四大字

比干墓碑 封比干墓銅盤

桐柏淮源廟碑

岳麓寺碑

抽賦

圍合趙君碑

顏母陳夫人碑

乾坤清氣四大字

靈符經

蘭亭序

查錦堂記

太極圖說

靈符經

東書堂法帖

蘭亭諸臨本序及流觴曲水圖

陽華巖銘

碧虛洞三大字

浙江

聖賢像贊

東嶽行宮記

峴山碑

陰符經

放生池碑

七觀帖

福建

出師頌

蘭亭禊圖

孔子廟碑 城隍廟碑

千字文

光風霽月四大字

史隱山諸石刻

黃帝祠字四大字 鼎湖二大字 縉雲縣三大字

玉枕蘭亭

讀書二大字

射堂記

赤松山三大字 赤松宮三大字 北山二大字

畊雲釣月四大字

帝王聖賢將相像

天清地寧四大字

徐偃王廟碑

容膝及天光雲影

唐韓文公廟碑

嚴陵祠堂記

岳飛像

廣東

漢桂陽太守功勳碑

胡安定像

大字千文

天涯海角亭碑

九疑山碑

江西

示子手帖

清氣二大字

廣西

羅池廟碑

誠齋二大字

禮義廉恥四大字

四川

益州周公禮殿記

大魁字

天府地理圖 魯國圖

梁武祠堂畫像

千祿字書

太極圖說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千字文

石室畫像

明倫堂三大字

四體千文

益州周公禮殿記

書法要覽

脫去凡近

歷代鐘鼎彝器銘誌法帖

金石遺文

柳子厚觀八駿圖說

狄梁公仁傑碑

孔顏像贊

韓退之畫記

又龍馬圖贊

醉翁亭記

歸去來辭

宋金石遺文

又龍馬圖贊

孝經

龍江阡表

宋金石遺文

歸田賦

戲魚堂法帖

宋金石遺文

心經

戲魚堂法帖

宋金石遺文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又讀李嗣文

又薦司馬光劄子

又薦布衣蘇洵狀

又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狀

又六一居士傳後

又簽隨後

曾子固金石錄跋尾十四條

法帖題跋

戴叔能跋黃庭經

又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又跋十七帖

黃晉卿跋嶧山碑

宋景濂智永真草千字跋尾

解大紳書學傳授增

虞伯生跋柳誠懸墨跡

又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又書王氏草韻後

又跋子昂書陰符經後

又題米南宮墨跡

又題王維輞川圖後

又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跡

又學書法

又跋蘇文忠公書

又集古錄跋尾十條

又書董子春秋繁露後

又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又舉蘇軾應制科狀

蘇東坡慎改竄

又樂毅論

王介甫孔子世家議

朱晦菴跋絃古千文

又跋米元章帖

王魯齋跋東邨嶧山碑

又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王子充跋黃庭經

黃伯思東觀餘論

又題歐陽會二公帖

又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又題朱侯所臨智永千字文

又題宋諸陵畫像後

又子昂臨洛神賦後

又所翁龍跋

解大紳題縛筆帖

又評書

又跋大兄所藏李邕墨跡

裝裱書畫定武十條

辨古名畫

書畫一法

士夫畫

院畫

沒骨畫

裝裱畫

古畫絹素後增

御府書畫

古人善畫者

王維後增

董源後增

郭熙後增

崔白後增

李伯時後增

董羽後增

張舜民後增

陳所翁後增

馬遠後增

趙子昂後增

錢選後增

盛子昭後增

王元章後增

蕭月潭後增

李如菴後增

高士安

畫有十三忌

古畫真跡難存

畫山石皴皴

古書用筆設

無人名畫

名畫無對軸

古畫絹色

畫難題名後增

題跋畫

李思訓後增

李成後增

米元章後增

文與可後增

郭忠恕後增

蘇東坡後增

楊補之後增

李唐後增

夏珪後增

李息齋後增

顏輝後增

陳珪後增

張天師後增

李雪菴後增

雪窮後增

高克恭後增

卷五

古畫論

畫有六法三品

六要

製作楮模

粉本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三病

六長

古今優劣

賞鑒

卷六

珍寶論

玉器

古玉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玉名新増

沙子玉

鐘子玉

石類玉

端溪中巖舊坑新坑石

端溪古論新增

瑪瑙

柏枝瑪瑙

評硯新增

硯譜新增

圓塊玉瑪瑙水晶後增

水晶

歙溪龍尾石舊坑

金星舊坑新坑

玻璃

硝子

銀星舊坑新坑

類端硯

貓睛

碧險子

洪溪硯

萬州金星硯

馬價珠

南珠後增

衛硯新增

硯名新增

北珠後增

石榴子

洗硯法新增

王子充漢未央宮瓦硯記

鋪絨線石

金星石

江西新造漢未央宮瓦硯

魏武銅雀瓦硯缺

車渠

琥珀

端硯

吳石論

珊瑚樹

蠟子

靈璧石後增

土瑪瑙

犀角

毛犀

紅絲石

竹葉瑪瑙石

骨篤犀

花羊角

雲母石

南陽石

象牙後增

龍涎

永石即祁陽石

川石

鬼功石

鬼功毯

英石

試金石後增

紅豬牙

鶴頂紅後增

湖山石

石琉璃

龜筒

玳瑁後增

不灰木石後增

龍紋石

烏金

紫金

烏石新增

龜紋石

烏金缺

金榨藥後增

神龜新增

崑山石後增

銀後增

銀子名色

太湖石新增

唐白樂天太湖石記

鸚鵡杯

錫

宋歐陽文忠公菱谿石記

古窯器論

錠鐵

天生聖像

柴窯

汝窯

古銅論

偽古銅

官窯

董窯

古銅色

局器

哥哥窯

象窯

三代器

古錢

高麗窯

大食窯後增

新銅器

古香爐後增

古定窯

吉州窯後增

古銅款識

古龍泉窯

古磁窯

古建窯

古硯論

端溪下巖舊坑石

霍窯

古饒器後增

端溪上巖舊坑新坑石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彭窯

古無器皿

卷八 古漆器論

古犀毗

堆紅後增

攢犀

古錦論

古錦後增

紵絲作

火浣布

青羅

西洋剪紙單

異木論

鴻鵠木

烏木後增

假柏楠後增

瘻木後增

鐵力木增

染木

金剛子木

檳榔木新増

韃靼檉皮木後增

不灰木見異石

竹論

竹杖

卷九

文房論新増

評筆

洗筆

張來儀筆對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各處墨

蜀笺

澄心堂紙

廣信紙

英山紙

紹興紙

法湖

書窗

收畫

造雌黃墨法

藏墨法

評紙附奏後紙

歛紙

西山觀音紙

常山紙

撫州紙

印色

書燈

收書

點書調硃法

造硃墨法

卷十

古今話勅題跋

朱晦菴跋馮君家藏唐詔

宋景濂題宋高宗賜羅尚書手詔

又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又跋顏魯公書殷氏誥

又跋包孝肅公誥辭後

又題王魯公受少保致仕誥

王子充跋宋太宗御書

蘇平仲跋陳彥弼誥

胡光大跋歐陽文忠公官誥後

楊文貞跋唐誥

又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又跋黃檢法告身後

又元太宗皇帝御製宣諭後題

又恭題御製賜給事林廷綱等勅符後

王魯齋右貴人押字跋

黃晉卿書唐誥後

又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又題楊將仕磨補勅牒後

又劉參軍黃牒跋尾

又題顧拙軒誥命後

又題唐太宗哀册文後

又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又跋宗忠簡公誥

又書宋黃裳官誥後

又書宋高宗手詔後

又題宋歐陽修讓告身後

宋景濂跋傅氏戶券後

又書穆陵遺詔

楊文貞跋宋誥

胡若思題宋授通直郎致仕朱樂勅牒後

卷十一

雜考上

新增格古要論 目錄

王功載玉璽考

又金書鐵券考

宋景濂送錢允一還天台序

唐昭宗封錢鏐為彭城郡王賜金書鐵券缺

後唐莊宗封錢鏐為吳越王賜玉冊金印缺

王功載唐昭宗賜吳越武肅王錢鏐鐵券考

羅隱代錢鏐作謝恩表

卷十二

雜考中

聖旨教令之別考

天子親王文武官員服帶之制考

紫雲樓金帶考

唐賜紫金魚袋賜緋銀魚袋魚符考

宋魚袋考

宋制服章入銜考

佩金銀牌考

神位金版考

古今祠廟考

卷十三

雜考下

樓大防耕織圖後序

樓杓又跋

宋史地理志汴京宮室考

宋史地理志洛陽宮室考

楊煥然宋汴都故宮記

徐大章宋行宮考

又吳越國考

又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又辨錢塘鐵箭

元故宮遺錄

胡若思樓畫角三弄記

宋朝金魚考

新增格古要論卷一

古琴論

斷紋琴

古琴以斷紋為證。不歷數百年。其紋不斷。然斷紋有數等類。有蛇腹斷。其紋橫截琴面。相去或寸許。或寸半。一作寸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或有背面皆斷者。作背一

又有梅花斷者。其紋如梅花頭。此為最古。琴雖古而有斷紋者。不精實脆透。及有病者。亦不為奇也。

偽斷紋

用琴於冬日內曬。或以猛火烘琴極熱。以雪霰音音激裂之。然漆色還新。又有入雞子白灰內。漆後以飯蒸之。懸於燥處。自有斷紋。此皆偽者。

唐宋琴

唐時有雷文、張越二家。製琴得名。其龍池鳳沼間有鮫。餘處悉窪。令關聲而不散。

宋時置官局製琴其琴俱有定式長短大小如一故曰官琴但有不如式者俱是野斲宜子細辨之

古琴色

古琴歷年既久漆色一作盡退其色如烏木此最奇古也

古琴樣

古琴惟有孔子列子二樣琴合古製若太平古琴以一段木為之近有雲和樣者其樣不一皆非古製也

製琴法見事林廣記

造琴之法木用陰陽取其相配以召和也桐木屬陽以為琴面梓木屬陰以為琴底面圓象天底方象地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合十三徽以應律呂象十二月中徽為君以象閏也

帝王世紀曰炎帝作五絃之琴以應五音記曰舜作五絃琴歌南風桓譚新論曰神農氏始削桐為琴繪絲為絃又曰周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乃為七絃謂之文絃武絃

焦尾琴新增

漢吳人有燒桐者蔡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材請以製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故曰焦尾琴

古琴陰陽材新增

古琴有陰陽材蓋桐木面日者為陽背日者為陰不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必浮陰必沈反覆不易陽材琴且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此可驗也

陰材琴且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可驗也

或云桐木近寺觀者佳以其且暮受鐘鼓之聲故耳

純陽琴新增

底面俱用桐木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為之取其暮夜陰雨彈之聲不沈然必不能遠達聲亦不實也

琴有五不彈見廣記

疾風甚雨不彈 塵市不彈 對俗子不彈 不坐不彈 不衣冠不彈右五者所以尊聖

百納琴後增

嘗見一琴是列子樣者其面闊一寸許桐木條以漆膠成斷紋尤多彈之聲如常亦無節病列子琴今不考

佐按桐木是枯桐木最輕近寺觀開鐘聲者最佳

琴卓後增

琴卓須用維摩樣高二尺八寸此樣一有可入於卓下可容三琴長過琴一尺許桌面用郭公輒最佳 瑪瑙石南陽石永石尤佳 如用木卓須用堅木厚一寸許則好再三加灰漆以黑光為妙

佐嘗見郭公輒灰白色中空面上有象眼花紋相傳云出河南鄭州泥水中者絕佳 多有偽作者要當辨之 輒長僅五尺闊一尺有餘此輒駕琴撫之有清聲冷冷可愛

格琴要訣見廣記

古琴冷而無音者用布囊砂礮候冷易之數次而又作長飯候有風日以飯蒸琴令汗滴取出吹乾其聲仍舊

琴無新舊常宜置於牀上近人氣被中尤佳

琴絃久而不鳴者朔定一處以桑葉捋之鳴亮如初大凡蓄琴之士不論寒暑不可放置風露中及日色中止可於無風露陰暖處置之

新增格古要論卷二

古墨跡論上

真行草書墨跡

真行草書墨跡之法姜白石書譜論之備矣凡辨古人墨跡當觀其用筆雖體製飄逸典重不同其法一也如真書宜逐筆折處看不可全以體製紙色言也

響榻

響榻偽墨跡用紙加於碑帖上向明處以游絲筆圈卻字畫填以濃墨謂之響榻然圈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

古墨跡紙色

古墨跡紙色必表古而裏新僕作者用古紙浸汁染之則表裏俱透微揭視之乃可見矣

古紙後增

北紙用橫簾造紋必橫其質鬆而厚 南紙用豎簾造其紋亦豎晉二王真跡多是會稽豐紋竹紙 唐有麻紙其質厚又有硬黃紙其質如漿光澤瑩滑用以書經故善書者多取其作字 今有二王真跡用硬黃紙皆唐人做書之也 五代南唐有澄心堂紙絕佳 宋有澄心堂紙觀音紙匹紙長三丈又有絲

色粉牋其色光滑蘇東坡黃山谷多用之作字。元有綠色粉牋蠟牋綠色黃牋花牋羅紋牋皆出紹興。又有白籙紙觀音紙清江紙皆出江西。趙松雪子蟻子山張伯雨鮮于樞書多用此紙。又有倭紙出

以蠶質爲之細白光滑之甚。皇明內用紙如前元。但江西西山紙最高。見高麗蠶紙細白光滑。又勝於倭紙。厚又加倍。咨禮部咨文可見。

古帖難辨

唐蕭誠僞爲古帖。示李邕曰。此右軍真跡也。邕忻然曰。是真物。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好。疑作以此論之。古人墨跡未易辨也。

古碑法帖

南北碑紙墨

北墨多用松烟色青。北橫紋其質鬆厚。不甚染墨。拂之如薄雲過青天。凡北碑皆然。不用油蠟。南碑用油烟墨。墨色純黑。用油蠟打碑文。履墨皆倣此。

蘭亭帖後增

蘭亭帖世有定武本爲第一。金陵清涼本爲第二。其定武本薛瑄作帥。別刻石易去。宋宣和開於薛瑄家。取入禁中。建炎南渡。不知存亡。清涼本洪武初因寺廢入官。其石雷天界寺住持僧金西白盜去。後事覺。其僧繫獄死。石亦不知存亡。

宋姜夔堯章蘭亭偏傍考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轉折。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人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口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內人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脚帶橫。是字下疋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草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死生念大矣。尔字是四點。與威威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一點。未嘗不字。反挑脚處有一關。

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五字損本者。瀾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已上俱見。歐陽率五字損本。新増。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似道枋圖定武舊刻

流落人間者少甚。不以資其清玩。俾其客家寺丞。參校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藝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堂印。必嘗備選擇者。可寶也。金華黃潛晉卿跋。

唐太宗得蘭亭真本始末及定武翻刻石本

永和九年暮春。王右軍與親友四十二人。修禊於蘭亭。揮毫製序。興樂而書。逾媚勁健。謂有神助。醒後連日再書數百紙。終不能及。右軍自珍愛之。祕藏於家。七傳而至智永。子徽之派也。舍俗爲僧。居越之永

欣寺以其手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散施湖東諸寺。蘭亭序則以授弟子辨才。俗姓袁。梁司空昂之玄孫。辨才實愛此帖。藏之寢室梁上。置匣以貯之。人所罕見。唐太宗酷好二王書。聚其跡幾三千六百紙。暇日與魏徵等作論。論二王書法。證曰。右軍存日。自喜者蘭亭序。今在辨才所。太宗欲即取之。證曰。辨才實此。過於頭目。未易遽索。後召至長安。因作價本以示之。辨才曰。右軍作此三百二十五字。夢天台白雲子傳授筆訣。以永字爲法。深恨所收真蹟。兵火之餘。求之不獲。上謂辨才。而密遣搜訪。但得智永千文以歸。辨才託疾還山。房玄齡薦御史蕭翼負才。多權謀。必能稱蕭翼。梁元帝曾孫也。太宗以命之。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可得之理。願得二王雜帖三數通。開行以往。太宗給之。翼遂易冠微服。至湘潭。隨客舟至越。深倒真得山東書生體。每旦必入永欣寺觀畫壁。過辨才院。則休於門。辨才見之。問曰。何處檀越。翼答以北人。寒暄纔畢。語意投合。延入圍棋。撫琴。握槊。談文。情甚相得。便留夜飲。設缸面新筍。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甕頭新醞也。酒酣。探韻賦詩。辨才得來字。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旅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然灰。翼得招字。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自調。誰憐失羣翼。常苦業風飄。妍媚略同。彼此諷詠。自恨相知之晚。網繆。月翼示以乃祖手書。職貢圖。辨才歎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先世皆傳二王楷書法。自幼耽玩。亦有數帖。自隨。辨才欣然。約以明日攜至。如期而往。熟視數過。曰。是則是矣。非得意時書。貧僧有一真跡。翼曰。何帖。答以蘭亭。翼伴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辨才曰。先師寶惜。臨終親付於吾。付授有緒。明且來看。翼至。自梁上匣內出之。翼見。故指瑕摘類。分競不定。自示翼之後。不更置。梁上并翼二王帖。借甕几開。辨才時年六十餘。日臨數過。老而彌篤。翼往還既密。辨才偶出。赴嚴家齋。翼來。謂守房弟子曰。忘淨巾在內。乃爲撤開。遂取蘭亭。並二王帖。函出。於永安驛。呼驛長凌。懇告曰。我是御史。奉墨勅在此。可報汝都督。齊善行馳至。則宣示墨勅。辨才時猶在嚴家。聞命不知所以。見所謂御史者。乃翼也。聞取帖。驚倒仆地。久始甦。翼遂奉帖馳驛以進。太宗大悅。擢爲員外郎。賜以金縷瓶。瑪瑙碗。良馬。莊宅。以玄齡舉得其人。賜錦綵千段。始怒辨才。慳吝不與。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殺三千斛。辨才不敢自私。施於寺。建塔三級。帝得帖。命馮承素。韓道政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虞。褚。諸公。皆臨搨相尙。貞觀二十三年。太宗不豫。幸玉華宮。舍風殿。命太子治以蘭亭序。從非昭陵矣。今馮承素等所搨之本。在者一本。尙直錢數萬也。

右見法書要錄何延年蘭亭記尙書故實并唐野史

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宣帝。隋平陳。帖歸晉王。王不愛之。僧果從王借搨。及登位。終不求索。僧果死。辨才得之。太宗爲秦王。因見搨本。知在辨才處。遣蕭翼取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始搨以分賜近臣。若鑿鑿後人。帝白所撰南部新書。則言太宗在秦邸時。歐陽詢就越祚求之。武德四年。入秦邸。及搨本以送辨才。趙景安雲。麓漫抄引唐野史。載智永所居之寺。曰雲門。會稽志則云。智永與其兄惠欣。本住郡之嘉祥寺。右軍舊宅也。梁武以二僧能從釋教。合二名改賜額。

永欣云。處士鄭元素。温箱之甥。隱廬山。青牛谷四十餘載。自言從船發昭陵。入隧道。至玄宮。見宮室制度。宏麗幽深。殆類人世。正寢東西廂。皆設石榻。上列石函。中有鐵漆匣。悉藏前代圖書及鍾王墨跡。秘護謹密。紙墨如昨。盡為所掠。殆死。不知流散之所。

右見鄭工部所編南唐記。

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序。惟率更令歐陽詢自揚之本。奪其勒石。雷之禁中。他本付之於外。一時貴尚爭相打搗。禁中石本人不可得。石獨完善。石晉不綱。契丹自中原發寶貨圖書。以北至殺胡林。德光死。永康立國。乃交兵。遂棄石而歸。慶歷中。李學究者得之。韓忠獻塔也。始以墨本示公。公索石觀。李瘞之地中。李死。其子出石。始售於公。本必千錢。由是好事者稍稍得之。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公守定武時。以公幣金代輸。取石匣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求者至。薛惡其模打有聲。乃刊別本於外。多持此以惠求者。此郡真贋已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又模之他石。潛易元刻。暗以自別。遂於古刻端流帶左右五字。各刻損一二筆為識。或又謂古跡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微帶肉。乃唐古刻。大觀中。詔取此石於薛氏家。其子嗣昌納進御府。徽廟龜置宜和殿。金狄之亂。不知所在。

右見何子楚跋語。若滕章敏公則謂有游士攜此石走四方。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是石本歸諸定武。雖有六說。然皆宋景文公守郡日也。

薛紹彭既易定武石刻。祐陵取入。龜置殿閣。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此刻非虜所識。獨得置焉。宗汝霖為留守。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虜騎大至。倉卒渡江。因此竟復失之。向子固為揚帥。高宗嘗令冥搜之。竟不獲。

右見王明清揮塵錄。父嘗瞻高宗御札二本。一則付孟庚。令於會稽向子固家取索米芾所跋蘭亭序。一則付還。疑即尋訪定武石本。二宸翰孟之子。以與朕莊張履。履以昇宏父。敬勒石在前。又觀王大醉詩有云。昭陵永闕千年跡。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舊時本。石今焉往落東夷。又未知何所憑據。宏父親鳳山書院於廬陵。去郡城遠不二三里。深得林泉之勝。雖夏旱冬涸。滂流自如。稍東。即泉所發源地。鑿石引水為池。漾流杯池。置亭其上。友人維揚倅朱行父。以引流開拉十數親友。種稻前躅。因刊禊園。并考訂所以。就為小詩。題於後。時淳祐改元。歲次辛丑。斗柄插亥。上滑甲子日也。鐫石於廬陵鳳山別墅。曾宏父謹識。

暮春浴罷振春衣。正是流觴修禊時。世事癡機應落落。人情忘我總熙熙。醉能辭醉元非醉。詩到無詩乃是詩。偉矣蘭亭乘君子。不將文字立藩籬。

河南周府蘭亭禊圖考 新增
一十一人詩兩篇成。一十五人詩一篇成。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王佐

周王府永樂十五年新刻蘭亭序修禊圖。并詩文考證共一卷。絕佳。卷翰亦甚勤矣。其前五序。一臨定武的本。一定武肥本。一定武瘦本。一褚遂良模本。一唐太宗模賜本。圖後自製跋語。其圖蓋模李公麟所畫。而翻白尤多。比山陰禊圖稍細密。圖後有天台孫綽後序。序後有唐柳公權。宋米元章跋語。宋高宗行書。付孟庚二帖。俱旁註宋高宗御寶。又其次有唐太宗得蘭亭二跋。及定蘭亭審訣詩歌。曾宏父詩。又載姜堯章蘭亭偏傍考。又載十七帖辨蘭亭。旁註僧字不是曾字之誤。未有殿下所跋蘭亭諸說。識以蘭雪軒東書堂圖書記二圖書。蓋此圖精緻得之者。多自闕藏。後生小子。或未之見。因併書之。以示來者。

天順改元歲丁丑春三月。吉水王佐書。

右王羲之修禊禊帖。為古今書法第一。自唐以來。摹搨相尚。各有不同。而傳之久遠者。惟石刻存。故後世有定武。褚遂良諸家。不啻數十本。讀者尤衆。惟以定武本為逼真。其他亦有可觀者。予閱之頗多。今以定武本三。褚遂良本一。唐模賜本一。刻之於石。復書諸賢跋。做李伯時之圖。兼禊帖諸家之說。共為一卷。讀書之暇。惟自以為清玩。非敢遺示於人。以為楷式也。永樂十五年。歲在丁酉。七月。中泠書。

蘭亭後序

天台孫綽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滑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頗探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榮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乎南澗。之濱。高領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成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鷗鷺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略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柳公權狀

蘭亭詩兼公權續得者。亦封上。伏惟檢領。八篋。餘冀面語。不次。十二日。公權狀上。給事閣老閣下。青標擬換御舊者。謹白。

米元章跋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安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檢法李公麟製圖。皆駢馬王晉卿家所藏。所謂三絕。崇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襄陽米芾書。

宋高宗御劄

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進來。欲一閱之。十一日付。孟庚押。蘭亭序。御付卿。二十四日押。

一劉鍊嘉話蘭亭序

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龜為之。腹受水一。三日如意。潤色如水晶。唐太宗特工書。聞右軍之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

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無矣其餘何愛乃以神龜如意皆棄之右見紀聞唐太宗詔供奉云見前

大醉詩有云昭陵永闕千年跡定武猶存幾樣碑碑是中原舊時本石今焉往落東夷右見曾定

定蘭審定訣我生適癸丑倒指十四周中間幾今古沿革難泝流長歌繁頌末後山無與儔區區訪寡陋欲陳良贊流書家一辭稱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領能墨或因三疊紙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古亭列九處剗最後滯流五字損界畫八臨九更長空一尾行意不盡歐公集古莫之珍道祖懷璧西歸秦雲林寶晉最博雅肉骨喻借修江人近世王尤號多識肥瘦聚訟徒紛紜手追賴有吳姜單粗於斯文能寫真真偽要區別驪黃俱小節模拓偶濃淡豈足病奇絕取玉棄木石貴完次剗缺鑿裁當精深副以右方訣右見曾句詩

又

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模以八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序者以不知老之將至傍一僧字為逸少作會字之誤借使八行中則害理矣按古蘭亭序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特闕者蓋紙接尾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傍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法書率多如此此帖僧字下失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會之誤因讀為會不知老之將至今非也又按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皆載此序而序中並無會字蓋可是正耳右見黃伯思法帖刻誤並去書

右蘭亭諸說今擇其言當者錄於此其他詭辭所論皆不紀之愚以為書學之工亦小道耳誠不必留意於此要當寓意以適情興志於臨池之學者又當知之

偶乘秋涼以蘭亭諸說書此卷末復久不作楷殊愧庸俗但欲識其事誠未暇較其工拙耳七月二十五日天順改元丁丑夏四月初吉吉水王佐謹錄之於此

跋蘭亭圖 新增

金華黃潛晉卿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禊集四十有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為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跋唐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新增

予幼時聞文皇遺蕭翼賺蘭亭序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序因梁亂流落人開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之書蘭亭序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

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序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鍊所載謂餗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詆蕭翼之事鄙妄被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遺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危殘老僧何敢斬一紙書其意心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者謂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題題二詩胡曾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問立本繪辨才以翼圖則出於河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毫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記蘭亭觴詠圖 新增

金華宋濂景濂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靜四面皆巖巖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研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後冠竹籊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蒸鼎鼎水沸將淪湯前一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鷓三一去一返顧一飛起波面兩二鵝閒溪上皆崇山峻嶺布衣自中出三級水西實酒尊四一童左手執杖右入尊酌酒一童執觴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一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僮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回顧羲之仲右手欲索卷觀羲之左手持卷授滂未授右執翰凝視若將塗寫然風流之狀猶可髣髴想見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榮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開膝解襟盤礴詩思久未闕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琨左持卷當胸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穎川庾友王渙之凝之祖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卷授友友祖如疑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祖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丘施祖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琅邪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之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交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指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之兩手執紙直垂展轉軸之凝祖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敘危危坐若泊然無所為者次畫穎川庾蘊年甚老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軍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縣獻之襟紐半敞垂右手著地左按膝肅之困睡不可擊一手然紙作針刺鼻令嚏說祖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統出臂後開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絲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盛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艇致觴欲飲盛次畫參軍劉密祖衣坐左手執杖右八水微波動指開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出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釋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祖肩坐伸手借卷釋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徽之左筆卷至額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

仰視。指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者。右執觴。未飲。左燃燈。旁
 晚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據下。司
 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連半欲。舉手迎
 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連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輪貼耳上。
 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中軍參軍孫嗣。茂祖背。右執輪。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
 谷祖衣與茂同。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抑首讀。背
 微偃。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重。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
 倚闌。執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觸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
 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
 襲加紳。各地坐。藉以方榻。或熊虎皮。研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係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
 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
 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閒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
 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
 深道。唯辭章勞烈。足以傳世于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尙得描貌之乎。
 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定武蘭亭跋 新增

國子祭酒南昌胡儼者思

王右軍蘭亭序。世傳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逾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
 構別體。其時若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無如所書者。右軍亦自珍愛。畱付子孫。傳至
 七代孫智永。即第五子。微之之後。掌其書。至唐弟子辨。才為蕭翼給而取之。太宗尤用寶惜。從非昭陵。唐
 末之亂。昭陵為溫裕所發。其所書。皆別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人間。
 宋太宗時。購募所得。集為十卷。揚摹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世所傳法帖是也。然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
 列於法帖以傳世。今傳世獨以定武本為冠。而所傳亦不一。一云。唐太宗以真跡刻真學士院。後宋梁徒
 於汴。耶律德光載歸。棄於鍾山。士人李學究得之。埋土中。以別刻獻韓魏公。李沒。其子出之。宋景文公賈
 真公。薛向子紹彭。載歸長安。以別刻真公。大觀中。就薛氏取真宜和殿。靖康之變。金人以紅毯載取
 而歸。一云。唐太宗既得辨才真跡。令趙模等摹十本。賜方鎮。定武以玉石刻之。一云。江左所傳。會稽石也。
 錢氏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歸。一云。自薛向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鑄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定
 武又自謂有肥瘦二本。而鑄損者乃瘦本。為真定武。後復州以真定武本重模。亦鑄損四字。其字極瘦。王
 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而瘦本之石。宜和開就薛向家。宜取入禁中。竈于睿思殿。東
 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至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氈裹車載之而去。其所傳頗
 末不同。大槩如此。今此本其來甚遠。永樂四年五月。余始得觀之。較他本定武筆法。差瘦殆所謂

有風韻者。今觀天流帶右四字。具存。當是定武初刻未鑄損時本也。鄉里前輩。凡論碑帖。必以此為言。信
 知其可寶也。

蘭亭諸帖記 新增

胡儼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關會字。又永字與二行會字。三行畢字。四行修字。五行為流二字。六行絃
 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因字內。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昔下二字。作罔。夫字上露
 初也字。末行文字稍重。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
 豫章裂本。首行關會字。第二行亭字。第三行羣字。第六行列字。第七行幽字。第九行勝字。俱有闕白。又第
 九行觀字。第十行以遊二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抱悟言三字。十三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
 欣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江州裂本。首行關會字。第五行端字。第六行坐其二字。第七行詠亦二字。第八行清惠風三字。第九行之
 盛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鄱陽汪相家裂本。首行關會字。第二行亭字。三行羣字。四行流激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內字。十
 七行隨字。十八行猶字。廿二行若字。廿三行生行。皆有闕白。又其裂處。正與豫章本同。後有闕書二。一云
 忠衛社稷之家。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濟劉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末題模家本。劉刻仙都。又題紹聖丁丑。蜀人劉涇。字皆
 全。惟第三行畢字闕白。
 石氏肥本。云是石熙明摹刻。石首亦闕會字。筆畫雖肥。而意度亦有可取。
 不知處本。首行亦闕會字。其中多細裂。而意度亦好。
 淡墨本。前八行橫裂。第一行暮字。二行亭字。三行咸集字。四行有字。五行流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行
 暢仰字。正當裂處。又十七八行有細裂。其原不知何處。
 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
 為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激。清淑摹勒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
 永嘉本。云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開太守程邁。刻真郡齋。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真。首行會字亦全。末有孫
 綽後序。是唐乾封二年。僧懷仁集書。又有秦相。吳傅朋題識。俱在。
 北京本。近出天師庵土中。規摹意度。與豫章本略同。今在北京。
 右蘭亭諸本。當以復州本為勝。次豫章本。次則劉無言重刻本。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豫章胡
 儼記。

蘭亭模本字考 新增

王佐

各處模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崇山二字。傍註困苦所託。因字中改會。不知會字。旁註作會
 字。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畫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

傳無曾字乃是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耳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為曾字脫落增添此字耳

蘭亭定武本跋新增

王佐

定武本是唐率更令歐陽詢信本以蘭亭真本臨摹最為逼真太宗愛之刻石置禁中詳見何子楚跋語宋慶歷中宋景文公祁守定武得之於韓忠獻公琦之甥家匣藏於庫故世傳曰定武本熙寧中薛師正出收定武別刻一本於外以應求者於是定武本真股有二刻石矣其子紹彭又模刻他石潛易定武真本於石刻上暗刻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又號曰五字損本大觀中紹彭之子嗣昌以進徽宗寵置宣和殿靖康之亂金人不知此石刻之可寶也獨得而藏焉宗澤汝霖時為留守入內帑見此石刻取以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踰月虜騎大至倉卒渡江東竟失此石札仰揚帥向子固冥搜不獲國朝宣德四年兩淮鹽運使金華何士英偶得之民間一而肥本一面瘦本九年秋佐錄囚至淮上士英以數本見貽瘦肥本果刻損五字異於衆碑佐信其為定武原本也其年冬士英適考滿匣至京師擬進明年春宣朝賓天士英得請致仕竟攜此石以歸金華佐以一木貽春坊左庶子周公崇述餘藏於家正統三年惜遭回祿燬焉其後同寅員外金華蔡安貴又得士英所藏肥本管請予題其後云因併識之以告來者景泰七年丙子夏五月節後二日竹齋王佐識

宋克仲溫戲書趙子昂蘭亭十三跋

在松江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辭紹起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

此三行

字大七八分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未損其本尤難得此蓋已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明天台人此四行零四字字比

上差小一行

皆隸字

蘭亭帖當宋末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其贗始難辨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穢纖之間分毫不可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為佳本五字鑿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子昂

此七行

字與上四行大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蓋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

此二

行作

小於上

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二十二日邳州北題

此一行

字比上又差小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遇人耶

此行

大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號東屏有定武蘭亭是其師晦嚴照法師所藏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

此四行

字比上略小

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二十六日早飯罷題

此三行

字比上差小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

此三行

字比上差小

八日濟州南待闕題

此三行

字比上差小

二十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索書于景遠甚衆而乞

余書者益衆殊不可當適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

此四行

字與昔人得古刻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

學蘭亭者亦然黃大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而欲換凡骨

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一月一日

此二行

字比上差小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絕不同蓋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題

此三

行作

章草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吳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

此三行

字比上差小

庚戌九月望夜乘獨燭趙魏公子昂十三跋蘭亭一過付沈文舉子時年四十有四吳郡宋克書

右吳中宋克仲溫書趙魏公蘭亭十三跋予愛趙公跋語有益於學書者於是乎書

天順改元歲丁丑夏四月二十四日王佐題

跋定武蘭亭肥瘦二帖

九壺先生藏良叔能

右軍蘭亭序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武本為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尤延之謂瘦者為真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真偽甚為當世所推重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何耶孫氏藏此二本一類瘦者其一差肥使二公而在當必互有所稱許矣其家尚寶藏之他日子孫有能書者當推此為書種

跋定武蘭亭記

金華齊齋王柏

蘭亭修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遒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而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秘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十七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於昭陵而其跡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

率更爲通真勒石禁中。后晉時契丹歸。流落於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曆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別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臨本耳。自熙寧後。薛師正父子別刻二本。以易元碑。於端流帶左夫。刻損一二筆。爲識行於世者。往往別刻本。故定武真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訛。僅同兒戲。每竊晒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默成所寶蘭亭序。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懼。質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熙寧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刻五字。尙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目。千石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緯沈暉。如祥鸞覽德。而羣飛斂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假僞。士大夫宜未暇。而神於翰墨。題識於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冲一跋。微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瘖晉室羣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於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盛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憾世道之廢興。而是物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歎。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顛末於後云。

書蘭亭模本法帖後新

胡儼

余嘗見此書真跡。云是宋蘇易簡家故物。世傳蘇家親帖三本。此爲第二本。乃舜元字才翁房所藏。題爲唐褚遂良所模。其書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回。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偏扁。而見鋒。暨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研墨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當時米芾甚愛重之。以王維雪景六幅。李後主翎毛一幅。并徐熙梨花大折枝。就蘇洵易得之。泊才翁之子。易簡之曾孫也。今觀刻本。乃宋嘉熙庚子。西秦張激清淑模勒上石。少長二字。與真跡合。懷字暨字有不同者。意蓋模勒之不及耳。要之筆活有鋒勢。過他本遠甚。上有易簡子若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題識。及元章贊辭。人言爲舜欽藏本者非也。考之舜欽房所藏。蓋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其第一本。又云有易簡題贊。世遠皆不知存亡。然聞字畫精妙。俱不逮第三本也。

王佐

蘭亭親圖記新
佐幼聞之鄉前輩云。右軍初書蘭亭序。用鼠須筆。蠶紙。適媚勁健。自謂有神助。爾後累書數百本。皆不及心。甚愛惜而藏之。唐太宗酷好二王書法。得真本蘭亭於僧辨才。令歐陽詢。褚遂良等臨摹。以賜諸王。以詢所書逼真者。刻石真禁中。非諸王大臣不可得。遺命以真本蘭亭從葬昭陵。太宗陵爲溫籍所發。得其真本。其後流落人間。不知所在。今所傳諸碑。皆真觀中臨本也。故各有不同。然世所傳蘭亭修禊圖卷。其序不知書者名氏。要皆歐褚之筆也。其行款字體。大小塗改。諸本皆同。其圖則相傳爲李公麟之筆。布置精妙。不易得也。天台孫綽後序行書。又不知爲何人之筆。其次則有唐陸柬之蘭亭詩。又其次則有宋高宗二御札。宋米芾題識。字皆可愛。其後有廬陵曾宏父所序唐太宗得蘭亭之始末。及宋高宗失定

武本之顯晦。與夫薛紹彭父子翻刻定武本之由。皆據何延之蘭亭記。鄭工部南唐記。何子楚蘭亭跋語。王明清揮塵錄。而書之。考究詳實。其用心勤矣哉。淳祐初元。宏父刻真吉州鳳山別墅。江鄉大族。未嘗聞有存其本者。而吾郡學士大夫君子。又不知何故。無一語及此者。而其石不傳。亦未知其自何時而燬於兵也。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自國朝洪武中有蘭亭流觴曲水圖石本。往往流傳於世。蓋即宏父本也。其題識如舊。第未知何時人刻。實於彼也。正統中。碑石損壞。又繼刻之。亦未知何人所置也。王佐謹記。

跋趙文敏公所臨蘭亭序新

九靈先生戴良叔能

前輩論逸少筆跡。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子之。既鑄之石。而又摹臨之者。其屬猶近。繼此蓋遠矣。文敏所臨本。豈屬之近者。非耶。然傳之於世。真贗常相半。此本舊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德平友善。故書以遺之。奉化陳士中。慈溪孫原道。皆德平姻家子。原道得之於士中。而士中得諸德平。前後相傳。不出他族。其爲真跡無疑矣。原道與弟原理皆善書。其必知所珍矣。

跋玉枕蘭亭帖新

金華王禕子充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爲小體。或謂率更亦嘗爲之。宋景定間。賈氏道柄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此本後有石軍小像。且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洪武年。王禕子充跋。臨江府有玉枕蘭亭帖。永樂中。佐得之。煨於火。惜不知是何人所書。近在南京李莊家見之。云是趙子昂所書。字皆蠅頭小楷。方四五寸。字行如蘭亭古本。

跋石鼓臨本新

王禕

石鼓三。三代石刻之僅存於今者也。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別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士宇分裂之後。拓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則其見實於世可知。國朝既取中原。乃築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於是近時搨本日以廣。而字畫益漫漶不可辨矣。云。元至正。年。義烏王禕子充跋。

題石鼓文後新

秦和楊士奇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在今北京國子監。此刻鄭夾深定爲秦篆。歐陽公集古錄。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予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永樂。年。秦和楊士奇題。

佐按石鼓歌。唐韓文公謂爲周宣王時。文公必有所見也。

燬而泉帖取歸國朝祕府不易得矣因并識之王佐記。

淳化帖記新考

王柏

本朝儒學獨盛非漢唐可比而碑刻尤多蓋太宗皇帝偃武修文一洗五季鋒鏑之腥以闡吾道伊洛之原天下甫定即遣使購募前賢真跡集為法帖十卷而藏之鏤板於中禁每大臣登進二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錄云時禁中災碑板被焚遂不復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閒以官法帖為難得然當時命王著辨精粗而著之識鑿不明真偽莫察玉石雜揉遂為全帖之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彙萃古人筆千百年閒一開卷而粲然在目使人擊節賞歎不已豈不快哉後來未暇論其少繆政恨真法帖之難見絳帖餘次不同劉希白長沙帖字行疏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無精神臨江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此肩開本紛紛各自誇張不特字體變動而模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用歙州貢墨模打則色濃李莊簡云用李廷珪墨後用潘雲谷墨則色淡此墨色濃淡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釘後來板漸拆裂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又謂墨濃則瘦墨淡則肥此字畫肥瘦之分也然非開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開帖凡四本一為李莊簡舊藏此為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為先伯文定家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一為閻氏仲信家藏亦非先本一為潘氏維屏得故家物疑陳王本也淳祐癸丑之夏予偶得觀碑應敗之帖兩卷人所不售者細視之真李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絕出前四本手自裝褫分為四册永為開本之式以予草莽下士邂逅而得中原盛時難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惟其不全故予得而寶之錫山尤公有云鳳凰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況已得十分之二矣天下之尤物豈盡出於金題玉躡中耶

絳帖後考

宋尚書郎潘師旦用淳化開帖增入別帖重摹刻二十卷於絳州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在淳化開帖之次其石比淳化帖本又高二字

絳帖考新考

王佐

絳帖十二卷第一卷孔子倉頡秦漢魏人書第二卷晉南朝唐宋帝王書第三卷晉人書第五卷六卷右軍書第七卷八卷獻之書第九卷南朝唐人書第十卷晉何氏衛夫人及隋唐人書第十一卷十二卷宋名賢書此刻歲久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為節度使又補完之增入顏魯公諸帖以壯忠義之氣且題於後今又不完存者五十七幅碑入晉王府不易得矣元編修陳繹曾云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然駁馬露骨又未免羸瘦之病蓋淳化之子今之學者不見古帖得此一可寶矣惜不完也王佐記

潭帖後考

淳化帖頒行潭州模刻一本與絳帖同行宋慶歷開長沙僧希白重模本亦佳紹興開第三次重模者失其真矣

新增格古要論卷三

古墨跡論下

淳化開帖

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跡於淳化年中命侍郎王著摹勒作十卷用聚木板刻置祕閣各卷尾俱有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摸勒上石上有銀錠紋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拓打以手楷之墨不汗手親王大臣各賜一本人間罕得今世人所有皆後來轉相傳摹者

淳化開帖考新考

王佐

淳化開帖十卷第一卷漢晉至唐帝王書第二卷漢魏吳晉人書第三卷晉宋齊人書第四卷梁陳唐人書第五卷蒼頡孔子禹湯及秦隋唐人書并隋僧智果評書第六第七第八卷羲之書第九第十卷獻之書宋監察御史劉次莊中更有釋文十卷宋丞相吾郡永新劉沆當以太宗賜本模刻傳於世自後士大夫家又有摹刻其本以傳者又有木板淳化帖及右軍十七帖舊家大族往往有之今皆不復聞有藏其板者矣疑皆為元末紅巾盜所燬也佐家藏前帖皆是木板字完好如開本但中間亦未免缺落一二至如十七帖與今太子洗馬安成李紹所藏同一本也又未知其源出於何人家說者謂宋南渡以前帖有六本其後摹刻以傳者益多而絳潭泉汝四帖在焉然泉汝不及潭絳今潭帖已

元陳繹曾云希白模刻潭帖風韻和雅血肉停勻但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在澶之郡

泉帖後增

以淳化法帖翻刻於泉州郡庠 佐生也後無以考究模手洪武四年辛亥知府古任常性以劉次莊釋文序而刻之我仁宗皇帝命取入祕府人不可得而見矣

汝帖後增

汝州帖乃摘諸帖中字率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重模之謂之蘭亭帖

汝帖考新

王佐

汝帖十二卷第一卷三代金石文八種第二卷秦漢三國人書十五種第三卷晉南朝帝王書第四卷魏晉九人書第五卷晉人王邕桓三氏書第六卷二王書并洛神賦第七卷南朝十人書第八卷晉胡北朝十二人書第九卷唐三朝帝后書第十卷唐歐虞褚薛書十一卷唐李顏韓賀柳李六臣書十二卷韓愈及五代諸國七人書其石不佳諸帖中最低者也佐亦無以考爲何人所模也謹識

十七帖考新

王佐

右軍十七帖因首有十七日三字故名八碑共二十九帖中間多與淳化法大同小異佐家藏者是木板絕妙但不能考其所從來宣德中佐見大理寺丞蘇州仰瞻所藏石本後有唐文皇押字疑其爲館本也宋黃長睿云右軍草書十七帖最爲可師此書中龍也佐識

跋館本十七帖新

金華黃潛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揚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墨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後有勅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足梁之徐僧權云元金華黃潛跋

宋哲宗元祐祕閣續帖新

元祐中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跡除淳化帖外刻續法帖

宋徽宗太清樓續帖後增

宋大觀開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蹟重刻於太清樓與淳化帖有數帖多寡不同其中有蘭亭序皆蔡京標題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陳繹曾云大觀帖蔡京模刻京沈富貴恣意粗率筆偏手縱非復古意賴刻手精工猶勝他帖蓋淳化之弟也又云太清樓續開帖溫陵劉燾無言模刻工夫精緻亞於淳化肥而多骨求備於王著乃失之粗硬遂少風韻

黃山谷題太清樓帖云劉燾鑿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由是觀之此帖必無言早年所書也

宋孝宗淳熙祕閣續帖後增

宋淳熙開奉旨以御府珍儲刻石禁中卷尾題云淳熙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聖旨模刻上石

陳繹曾云修內司武岡福州諸帖皆有可觀

臨江戲魚堂帖後增

宋元祐開劉次莊以淳化開帖十卷模刻於臨江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在潭帖之次

陳繹曾云此帖在淳化翻刻中頗爲有骨格者淡墨揚尤佳

正統二年佐歸省還家道過臨江府學見數碑埋沒路傍意其爲戲魚堂碑也俾訓導同邑杜思昭起之果法帖也其餘碑刻度因紅巾盜起埋沒學傍土中惜無賢守令尋獲姑記所見以俟賢者王佐記

鼎帖新

陳繹曾云鼎帖石硬而刻手不精雖博而乏古意

星鳳樓帖新

星鳳樓帖宋尙書趙彥約刻於南康雖衆刻重模而精善不苟

陳繹曾云此帖南宋曹士冕模刻工而有餘清而不穠亞於太清樓續帖

玉麟堂帖新

陳繹曾云汴人吳瑀居父模刻穢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仗蓋瑀日臨古帖字類米芾故也

寶晉齋帖新

陳繹曾云宋曹之格模刻在諸帖中爲最下蓋星鳳之子也

宣德九年佐錄囚至無爲州學見此碑散亡不完命諸生拓其存者六七碑字多米芾元章所書米友仁題其後云羲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所臨此字有雲烟卷舒翔動之氣非善雙鉤者所能得其妙精刻石者不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 凡卷首寶晉齋法帖卷第幾幾篆字末有右曹氏家藏真跡識以大圖書

百一帖新

陳繹曾云宋王曼慶模刻筆意清適雅有勝趣恨刻手不精

利州帖

宋慶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并釋文重刻石於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稍大

黔江帖

宋秦子明於長沙模刻借寶月希白古法帖十卷載入黔江紹聖院乃潭人湯正臣父子刻石

蔡州帖

蔡州臨模絳帖上十卷刻石出於臨江潭帖之上。

彭州帖

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類北紙。

武陵帖

武陵帖二十卷較諸帖增益最多中間有右軍黃庭經他本所無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東庫本

世傳潘氏子析居法帖石本分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上十卷絳守重刻下十卷足之一部名東庫本其家復重刻上十卷亦足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後金虜重模者天淵矣。

賜書堂帖

賜書堂帖宋宣獻公綬刻於山陽有古鐘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未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模本。

甲秀堂帖

甲秀堂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亦多。

二王帖

二王帖宋許提舉間刻於臨江模勒極精。

羣玉堂帖

羣玉堂帖宋韓侂胄刻所載前代遺跡最多後亦有宋人書。

李靖西嶽書

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嶽書蓋厭隋亂其志奮欲有爲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

壇山石刻

吉日癸巳四篆字周穆王時所刻字畫絕妙在趙州贊皇縣。

干祿字書

唐顏魯公真書小字辨別字之正俗顏元孫作石刻在四川潼川州。

新增陝西碑帖

嶧山碑

秦李斯篆燬於火宋鄭文寶翻刻皆玉筋篆一行十字字方二三寸。

聖教序記

褚遂良臨本在同州倅廳唐太宗作序高宗作記僧玄奘譯多心經僧懷仁集右軍行書字體遒勁可愛貞觀二十三年八月作。

成亨三年十二月刻石

真草篆書千文五家

新增格古要論 卷三

唐僧智永書

一行真一行草末有大觀己丑薛嗣昌記。

唐張旭草書

方二三寸極佳今亡缺過半。

唐僧懷素草書

大小三種大者極佳小者字頗促。

唐開元中李陽冰篆書

唐僧夢英篆書。

夫子廟堂碑

唐虞世南書真字。孔子廟碑。唐僧夢英篆書。筆陣圖。晉王右軍行書開有草字其書神妙爲世所重時年五十有二末云千金勿傳非其人也永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書。

皇甫君碑

唐率更令歐陽詢真書字多損壞存者數十字耳乃于志寧撰文今石本乃重模者耳。

化度寺碑

唐歐陽詢書真字。

昭仁寺碑

唐歐陽通真書詢之子。

多寶寺塔銘

唐顏魯公真書。

座位帖

顏魯公行草蓋初藁也中多塗改字體最妙凡五碑正統中破缺多矣。

元超子昂臨本

在北京國子監今亦不全。

祭顏杲卿并十三姪文

真卿行書

祭伯父濠州刺史文彙。

真卿行書

顏氏家廟碑。

真卿文并書碑

金闕帖

新增格古要論 卷三

歐陽率更真書凡六十字。

玄秘塔銘

唐侍書學士柳公權書

律公藏真帖

唐僧懷素草書藏真一帖。律公二帖。俱游絲字。未有宋景祐三年馬丞之題。草書二十三字亦妙。又有

微仲書云。結字小異。

聖母帖

懷素草書。頗難識。貞元九年歲在癸丑五月。刻石。宋元祐三年戊辰。模刻上石。

右自嶧山碑至此。俱在陝西西安府學。

九成宮醴泉銘。太宗改隋仁壽宮作九成宮。

唐歐陽詢真書。字差大。魏徵文。在鳳翔府麟遊縣。其文有箴規太宗之意。故末云。居高思墜。持滿戒覆。

唐雲慶將軍李秀碑

唐北海太守李邕行書。結字最妙。在西安華州蒲城縣。一在順天府良鄉縣。學石刻不及。

金剛經

唐僧懷仁集右軍行書。在西安府鳳塔下。

又有柳公權書。在興唐寺中。

心經草書

草書類懷素。今秦府又翻刻作己書。佐家新舊二碑俱有。

虞恭公碑

唐歐陽詢真書。此詢第一筆遒勁。最妙。世人貴尚。惜缺落過半。在邢州宜祿巡檢司。惜今字碑多損缺。

過半。學者先學此。

懷素自序

懷素草書。宋蘇舜欽補一帖。後有魏良臣跋。有建業文房印。在耀州三原縣。

唐羽林大將軍咸懷亮碑

李邕行書。遺絹圓健可愛。在耀州三原縣。咸氏墓上。

孝經隸字

唐玄宗八分隸書。註作小隸字。末有御跋草書。字方三四寸。甚妙。凡四大片。碑末具列廷臣官勳。

西岳華山廟碑

漢郭香察隸書。在華陰縣華山廟。蓋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漢隸書姓名者。獨此帖耳。

一行禪師塔碑

唐明皇御製文。八分御書。在灊橋東源上。

搗衣篇

僧查循草書。在西安府學中。

唐三藏法師塔銘

僧建初行書

上京薦福寺碑

唐韓擇木八分書。史維則篆額。在西安府景風街仁王寺中。

十八體書

唐玄度十八體書。在西安府香城寺中。

聖教序記臨本

唐褚遂良臨羲之書。在西安府同州倅廳。

蘭亭詩序臨本

褚遂良臨本。後有延陵之印。在同州學中。

唐贈榮州刺史碑

唐張頌行書。在三原縣北墓上。

新增各處碑帖

南京。南直隸

嶧山碑。在應天府學

宋李西臺處巽翻刻李斯篆書。一行三字。

謙卦爻辭

唐李陽冰篆書。方三寸大。四扇板門。在太平府蕪湖縣民家。

瘞鶴銘

梁陶弘景真書。世傳在焦山寺山足水中。今不可得。其字神妙。

鎮江府。今不傳。詳見東觀餘論。

度人經

元趙子昂小楷。宣德初。鎮江府玄妙觀道士得之土中。今在丹徒縣學。經後有皇慶元年春正月九日。

三教弟子趙孟頫書。末有元翰林學士袁桷跋。其字又小。

致廣大十二大字

宋建安蔡伋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凡十二字。計四碑。字方尺二三寸。在鎮江府學壁土匣石。

教齋錄

朱文公作 朱頤梅隸書 在蘇州府學屏風上。
又韓符讀書城南詩 在立齋。

丹陽公言假祠堂碑記

朱子作文 元趙子昂真書 在蘇州府常熟縣子游殿前。

茅山玄靜先碑

一碑銘 唐顏真卿文 并真書。

一碑 唐柳詵文 張從申行書 李陽冰篆 蓋額 世人號曰三絕碑 俱在應天府句容縣茅山。

第一山三大字

一在鳳陽府盱眙縣宋米芾行書 其字方六七寸 奇偉秀麗。

一在鳳陽府龍興寺中 方一尺四五寸 我太祖御書 端嚴遒勁 妙入神天 真宸翰 非名筆可及。

大字千文

皇明中書舍人新安詹孟舉真書 每一行二字 在蜀府者為第一本 字方四寸 勁健壯麗 蓋國朝第一手也 字兼顏 歐 虞 柳 雖古人亦少及之 宣德中 寧國知府樂安袁旭翻刻於郡中 摹手亦佳 江西諸本 不及遠甚 後有吏部尚書豐城黃宗載跋。

七姬權厝志

七姬者 元潘元紹諸妾也 曰程氏 翟氏 徐氏 羅氏 牛氏 彭氏 段氏 皆妙年麗質 潘赴召時 恐其不守 皆自經死 潘合葬一冢 事平 請尋陽張羽銘其墓 吳郡宋克以鍾字書之 婁江盧熊篆蓋 皆可愛也 潘蓋宋魏王廷美之後 其先避亂易姓而未復 今蘇州府吳縣陳嗣初先生家有碑刻 乃子陳

蘭亭十三跋

元宋克仲溫戲書趙子昂舟中所畫蘭亭十三跋 真楷行草 蠅頭小書 大小不一 舊藏松江府華亭沈民望家 正統中 吉水楊政惟效以監察御史改松江推官 令善書者模刻於郡 後有訓導會稽陳賓跋 在松江府。

杜甫前出塞詩九首

宋克章草九詩 吳僧善啓舊藏此本 模刻於寺 其字絕佳 在松江府。

與俞仲幾書

宋克與俞仲幾書 亦鍾字 今仲幾諸孫俞珙勒於石 在松江府。

送任參政詩

解學士大紳贈參政任冕詩二首 皆公草書 在松江府。

草書千文

吳付訥老草書 勁健可喜 蓋學張旭 懷素者也 上有晉陵孫仲賢跋語 宣德中 寺僧得之土中 凡十餘石。

歸去來辭

晉陶淵明作 元趙子昂行書 二大碑。

春夜宴桃李園記

唐李白作 洪武中 中書舍人新安詹孟舉希原真書 字方三四寸 一行兩字 俱在崑山縣。

行書千文

元趙子昂行書 絕佳 惜碑破碎 今翻刻本有附善啓跋 在松江府。

真書千文

元鮮于樞伯機真書 絕妙 在松江府。

鐵佛寺鐘銘

子昂真書 絕妙 在松江府 鶴砂報恩懺院。

寶晉齋法帖 見前

宋曹之格模刻於無為州 多米芾所臨。

北京 北直隸

樂毅論 黃庭經

元趙文敏公臨王右軍真書小楷 俱在北京國子監。

金丹四百字

唐張平叔金丹四百字 趙文敏公中楷。

蘭亭序

趙文敏公臨定武本。

座位帖

趙文敏公臨顏魯公行草 絕佳 俱在北監 五碑 今亦不完。

草書千文

唐僧洛陽亞栖草書 得張顛筆意 嘗云 世徒知張之顛 而不知張實非顛也 又曰 吾書不大不小 得其中道 若飛鳥出林 驚蛇入草 則果顛也 耶 千文正爾 在北監。

北岳恆山碑

一碑 蔡邕漢隸 一碑 蔡有鄰唐隸 在定州曲陽縣。

唐雲慶將軍碑

李邕行書 在順天府良鄉縣。

李邕行書

石鼓

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時史籀小篆，歲久刻淺，字多不可識，非秦漢以來之人所能為也。元國子司業潘迪有音訓，絕刻於後。今在北京國子監大成殿前門上。

宜父碑

東漢蔡邕伯喈隸書。在真定府。

壇山石刻

史籀篆書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為周穆王時物。今在真定趙州贊皇縣。

韓延壽碑

在順天宛平縣。

慶壽寺碑

金代懷英八分書，最妙，正統中情為中人所毀。北京。

淳于長夏承碑

魏帝建寧三年蔡邕八分書。在廣平府學。

山東

壯觀二大字

唐李太白書，今翻刻於濟寧州城南樓上，外有數碑。在山東金鄉縣。

之罘石刻

秦李斯玉筋篆，今存二十一字。在山東萊州府文登縣。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

李邕行書。在金鄉縣。

栖霞阡表

子昂行書，極佳。在金鄉縣。

孔子廟諸碑

漢、晉、唐、宋、遼、金、元尊崇。

先聖及加封諸碑，俱在關里大成殿前。

孔子手植柏贊

宋米芾元章行書。古柏在孔廟杏壇東南，今不存矣。惟再生一株，亭亭獨立，身文皆左轉，如草繩纏。至梢有葉，青青可愛，非世上所有也。佐親見之。稍尾有葉一小，高廣一尺許，樹大僅二尺許。

國朝尊崇碑

皇明尊崇孔子，仍唐、宋、元舊王號，內載正五嶽四瀆海鎮神號，字皆真字，中書舍人詹孟舉筆也。碑極高。

大勝於前代碑遠甚

嶧山碑

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李斯篆，凡二碑，一行十字，極古雅。山本嶧縣地，尉兗州府，山北去鄒縣二十里。古碑經秦末之火不存，今鄒縣有翻本。

泰山碑

秦始皇三十六年封禪泰山立碑，丞相李斯篆書，今止存二十九字。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

孔門聖賢像贊

孔子廟中有聖人及弟子像。廟在兗府北曲阜南。

孟子像碑

孟子廟在鄒縣南門外，東北有父母廟，兩廊祀樂正子十七人，韓愈孔道輔從祀焉。歷代尊崇之碑甚多，派系圖大賢碑像，具列廟中，惟廟西南檐下有一石像，高古，信所謂泰山巖巖氣像也。景泰六年乙亥冬十二月，佐拜大賢於廟下，其東南諸石山，直接嶧山，皆惟石巖巖，蓋天地扶與清淑之氣，鍾靈毓秀于大賢亞聖也。自鄒縣以南，山勢環抱，包裹非一重，直出滕縣，監利，其環抱皆然。至徐州洪而止，後之君子其尙知之。

聖賢墓石

孔子墓前石壇刻文。子思墓西石壇刻文，皆漢隸字。

宗聖侯碑

魏文帝封孔子二十一世孫孔羨為宗聖侯，其碑曹植子建作文，乃梁鵠書。在孔廟中。

義堯廟碑

伏義廟碑。帝堯廟碑。堯母廟碑。俱漢隸，在曹縣。

周公廟碑

周公廟在魯國城外東，不知何年廢矣，其碑尙存。漢隸。

孔子廟在魯國舊城中北，顏廟在城外東。

孔林在魯城外北方廣十里，無荆棘蛙聲鳥巢。

房定公墓碑

房彥謙字孝冲，唐初為長昌令，百姓號為慈父，立碑頌德，去官不仕，而清白守貧，以子玄齡功，追封定國公，其墓碑乃歐陽詢真書。

齊太公碑

齊太公呂望碑。漢隸，在汲縣。

黃石公廟碑

黃石公廟碑。漢隸，在汲縣。

黃石公廟碑。漢隸。在東河。

山西

絳帖

晉陽王府藏之。本不完。詳見前。

漢郭有道碑

蔡邕作文。隸書。在平晉縣。

魏并州刺史王垣碑

隸書。在絳州。

郭林宗墓碑

漢隸。在介休縣。

魏車騎將軍穆祚碑

隸書。在介休縣。

堯碑

帝堯廟碑。在汾水東原上。

河南

汝帖

汝帖十二卷。自三代。秦漢至唐。五代帝后羣臣書。見

邊韶墓碑

邊韶字孝先。教授弟子常百餘人。號五經笥。漢桓帝時大中大夫。蔡邕隸書其墓碑。在開封府東北五

魏受禪碑

公卿上尊號碑。魏文帝受禪二碑。按魏銜說金針書。世傳俱為魏梁鵠書。顏真卿辨為鍾繇書。俱在許州。

老子銘

李聃世稱曰老子碑。在歸德州鹿邑縣。即古亳州太清宮。

道教經

鍾繇墓碑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善書。初師劉德升。書如飛鴻戲海。舞鶴遊天。魏封平陽侯。在尉氏縣西北三

十里。將城鄉高兼村。今屬中牟。

劉寬碑

漢劉寬字文饒。桓帝時為南陽太守。溫仁多恕。用蒲鞭示辱。仕至大尉。靈帝中平二年立墓碑。隸字。在宋高宗御製孔子與七十二弟子像贊。在仁和縣學。又有五經石刻。

洛陽縣上東門

董宣廟碑

漢董宣字少平。光武時為洛陽令。鯁直不屈。得強項之名。以廉潔死。賜文綬。葬以大夫禮。在洛陽。

洛陽橋石柱銘

洛陽橋石柱銘。在建春門外雙石柱土。

陳寔壇碑

漢陳寔字仲弓。為大丘長。其碑漢隸。在永城。

荀公墓碑

漢荀淑字季和。為僕射。墓在長社東北七里。碑在許州。

漢橋玄二碑

一碑。故隸司徒崔烈立。一碑。隴西范罕立。在宋城。

比干墓碑

比干墓碑。封比干墓銅槩。俱古篆。在汲縣。

桐柏淮源廟碑

漢桓帝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丑立。隸書。在南陽府唐縣。

圍令趙君碑

漢獻帝初平元年立。隸書。在南陽縣文廟中。

顏母陳夫人碑

唐顏真卿文。并書。在鄧州。

蘭亭序

唐褚遂良臨本。在歸德州。

畫錦堂記

宋歐陽文忠公為丞相。韓魏公琦作。蔡襄真書。在彰德府。

東齊堂法帖

周府臨淳化閣帖。增以宋名人法帖。凡二十卷。

蘭亭諸臨本序及流觴曲水圖

周府臨本。見有四本。蘭亭記有肥本。有瘦本。

浙江

聖賢像贊

末有秦桧記。宣德中御史常熟吳訥巡按至浙。磨去桧作。而自題其後云。

東嶽行宮記

元湖州總管孟淳作。趙子昂行書。在長興縣。

放生池碑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刻。顏真卿真書。在長興縣。

七觀帖

趙子昂小楷最妙。末有元學士袁文清公榜題跋。在寧波府。

蘭亭禊圖

王右軍蘭亭序。李龍眠畫流觴曲水圖。後有廬陵曾宏父考究并跋。見前在山陰。

孔子廟碑

城隍廟碑

二碑俱縣令李陽篆。在縉雲。

吏隱山諸石刻

李陽冰遊眺之所。詩文多刻於石。其山有窪尊。上有四井。周圍四丈。留題篆刻於石者甚多。

黃帝祠宇四大字

縉雲縣令李陽冰篆書。

趙子昂書二大字。在湖州府前公館亭上。

射堂記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顏真卿書。在長興縣。

赤松山三大字

赤松宮三大字。北山二大字。智者天清地寧四大字。光孝

李陽冰篆書於金華府。

徐偃王廟碑

嚴陵祠堂記

宋范文正公作嚴光祠堂記。在嚴州府桐廬縣釣臺。

岳飛像

宋忠臣鄂武穆王飛。字鵬舉。中興名將也。廟號忠烈。改諡忠武。在杭州祠中。

胡安定像

胡安定先生名瑗。字翼之。教授蘇湖。在湖州書院。

江西

示子手帖

趙文敏公行書。在臨江府學。

大字千文

唐孟舉書。一在布政司。一在番陽縣。

誠齋二大字

宋孝宗書。賜寶謨閣學士楊萬里。在吉水楊氏澹塘忠節祠中。

清氣二大字

文丞相書。在玄潭觀雪浪閣後壁上。字徑五尺。在吉水。今亡。

大魁字

宋文丞相書。在廬陵縣學中壁上。前有魁星贊。字方一丈。其堂曰進士第一之堂。乃劉道存書。

禮義廉恥四大字

宋張南軒書二碑。俱在廬陵縣學。

太極圖說

一在南安府學。一在撫州府學。

天府地理圖

魯國圖

俱在撫學。

明倫堂三大字

朱文公書。在吉安府學。

上常臨汝無貳爾心

朱文公書八大字一碑。字徑尺。俱在撫學。

脫去凡近

朱子書四大字。在瑞州府學。

四體千文

元左丞周伯溫書。在番陽。

狄梁公仁傑碑

宋范仲淹作。黃山谷真書。在九江彭澤縣。

歷代鐘鼎彝器銘誌法帖

宋薛尚功編。凡二十卷。刻於九江府使庫。

醉翁亭記

宋歐陽文忠公作。蘇文忠公行書。字徑三四寸。四碑。在吉安府學明倫堂上。

孔顏像贊

元顏輝筆大小二碑。在吉安府學大成殿上。

孝經

小字真楷。今不完。不知何人書。在吉安府學。

歸去來辭

一碑。蘇東坡行書。在南康。一碑。黃山谷行書。

歸田賦

元趙文敏公行書。在臨江府學。

瀟岡阡表

宋歐陽文忠公自作。不載何人書。疑公自書。在永豐。

心經

在吉水清涼寺。不知何人臨本。

戲魚堂法帖

劉文莊以淳化閣帖十卷。刻於臨江府。題曰戲魚堂法帖。

今不完。無有知者。正統初。佐歸省。見人以碑貼路。俾訓導杜思濟收拾。在臨江府。

玉枕蘭亭

方四五寸。蠅頭小楷。以蘭亭舊本縮細。字行如故。

戴叔倫遺愛碑

在江西撫州府。

月儀帖

月儀自正月至十二月止。凡二碑。俱草草。在臨江府學。

湖廣

摩崖碑

唐元結作大唐中興頌。顏真卿真書於涪溪崖上。字稍大。

易繫卦說辭

朱子書。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易逆數也。未有朱熹書。蔡元定刻。

佐考是書在宋乾道間。書孔子易繫卦說辭三節。凡八碑。在明倫堂東壁。依堂壁逆行。至國朝正統三

年戊午。歷年二百五十。舊刻漫滅。知道周鼎重刻。刊正順行。教授廬陵劉慶有跋。

岳麓寺碑

李邕行書。字徑寸。在衡山之麓。

城南書院四大字

在長沙府臨湘門。宋張南軒講學之所。張紫微得意之書。

乾坤清氣四大字

松軒書。方五尺。在道州。

拙賦

二碑。濂溪在春陵郡西十八里。周子作。凌儀向子廓隸書。宋淳熙戊申。趙師俠刻於郡丞廳後。有跋。碑在周拙堂。

太極圖說

周子作太極圖。發前聖所未發。自二程沒後。其義難明。至於朱子。始發明圖說。而後之學者。始習聞其義。在道州。

靈符銘

唐元結作銘。顏真卿書。在道州城外湖東報恩寺西二十步。有小石山。山巔有窟穴。可為尊。刻銘其上。張浮休又刻石於彬州江畔。

陽華巖銘

元結次山作銘。邑令崔令問以雜體篆。刻之崖上。在道州東南七里山下。

碧虛洞三大字

一名嘉魚洞。元結改曰無為洞。篆刻在焉。唐德宗貞元間。李嶠。名巨山。官鳳閣舍人。鸞臺侍郎。中書令。有篆額。在道州永福寺東十步。

秀山斗門四大字

宋龔頴為常德太守。篆此四字。刻海蟾遊斗門曰。此秀水。乃武陵郡一條玉帶也。又有玉帶河三大字。在武陵辰溪西。

義井銘

井在舜子巷。漢靈帝光和三年。相傳為秦碑。在隨州漢東關下。

峴山碑

晉羊祜字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同登峴山。既而浩歎。與杜預元凱相繼平吳。元凱功銘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濱。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蓋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叔子卒。襄人建廟立碑於峴山上。望者流涕。杜預名曰墮淚碑。叔子官至尚書僕射南陽太守。緜之孫。上黨太守。衛之子。中郎蔡邕之外孫也。嘗守襄陽。

陰符經

潭帖

福建

新增精古要論 卷三

六五

五十五

15B

232

千字文

元吳志偉錄書 在福州府學

出師頌

梁蕭子雲章草 虎都魯沙仲威模刻 在福州府

玉枕蘭亭

小楷 在福州府學

光風霽月四大字

朱子書於江西白鹿洞 福州模刻

研雲釣月四大字

朱子書

讀書二大字

朱子書與劉綱刻於方安里三寶岩 在長樂縣

容膝及天光雲影

朱子書於雲谷

帝王聖賢將相像

三皇五帝禹湯文武項羽漢高文景光武蜀漢昭烈魏太祖吳大帝晉司馬宣王懿東晉元帝南朝宋武帝廢帝子業宣帝齊高帝梁武帝昭明太子陳武帝唐高祖太宗武則天玄宗憲宗宣宗南唐李後主宋太祖仁宗高宗寧宗孝宗閔王審知倉頡稷契皋陶伊尹傅說太公周公老子孔子屈原漢張良董仲舒東方朔司馬遷嚴光楊雄晉王羲之謝靈運陶淵明南朝宋檀道濟隋文中子唐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勣尉遲敬德姚崇宋璟狄仁傑郭子儀顏真卿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孟郊賈島宋包拯歐陽修蘇軾周子程子明道伊川邵雍張載司馬光張敬夫朱子黃山谷楊龜山蔡西山蔡九峯劉雲莊呂東萊真西山元許魯齋

右自伏羲至元許衡凡一百一人上下三千七百年間曰皇曰帝曰王曰聖曰賢曰相曰將其揖讓授受仁厚恭儉僭竊邪正殘暴荒淫一覽而盡得之此本三皇至孔子原在城都魯恭墓前石室中餘則見於廬山元住后山玉林居士合而刻之於廬峯書院閩中張士賢序之詳矣王佐謹識

廣東

漢桂陽太守功勳碑

漢隸 在樂昌縣

唐韓文公廟碑

宋蘇東坡文并真書字徑寸

天涯海角亭碑

廣西

羅池廟碑

唐柳子厚祠 韓文公作文 宋蘇東坡真書

九疑山碑

漢蔡邕文并隸書

四川

益州周公禮殿記

漢隸 在成都府

千祿字書

唐顏元孫作 顏真卿書小楷 在潼川州

梁武祠堂畫像

伏羲至孔子七十二弟子

石室畫像

三皇至孔子七十二弟子凡一百人 太守張恢立在漢魯恭墓前石室四壁上 後有跋

千字文

蜀府石本 元趙子昂書大者方一尺石碑小者方四寸木碑 又有詹孟舉書推為第一

書法要覽

蜀府長史秦和劉仲珩真書 洪熙己巳七月刻石

奔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棋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顧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感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園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觀八駿圖說

唐河東柳宗元子厚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鶩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螭若蛇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其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烈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里而汗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躡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稀而清裘而煖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驪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供頭為龍鳳麒麟螭螭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供頭之間故終不能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龍馬圖贊

柳子厚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派人盧遊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鑿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不以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保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鳴鑿在御大路遊兮世廬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齋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陸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宋金石遺文

集古錄目序

宋廬陵歐陽修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纏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聚聚而

新增格古要論卷四

金石遺文

畫記

唐昌黎韓愈退之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披甲載兵立者十八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繩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鉞鉞植者七人甲冑執繩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假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把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說者立者人立者斂者飲者渡者陟者降者摩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踴者駭者駭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驢三頭驘如驢駝之數而加其一焉一犬羊狐兔鹿鹿共三十旂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笠笠筥筥飲食用之器壺矢博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相碑、器銘、詩序，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村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爲轉寫，失其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聚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集古錄跋尾十條

歐陽修

右漢公防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防修廟記之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防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子公防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嘆瓜旁有異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其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閭郡驚焉。自爾府君徙爲御史，鼠醫被具，君乃實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防妻子，公防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防妻子，曰：可去乎？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雪，來迎公防妻子，屋宅六畜，備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異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防之事，以語恐人，豈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姓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開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牒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飾，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發喉通氣，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宋文鑑百事下 按字作瘦字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子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奪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施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之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於用，而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失，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閩朝隱撰附詩曰：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論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讀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與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為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伺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成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一年題名者五百一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林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乙亥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路王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遠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讀李翱文 歐陽修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乃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賢而難處兮感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歐陽修

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一復又有民間應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日文初以此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率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歐陽修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為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敢不奏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動將直陳則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遂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羣臣下納諫之意遠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以諫職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上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榮恩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薦布衣蘇洵狀 歐陽修

臣猥以庸虛叨塵待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闕偉博於古而宜

歐陽修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幾四十篇又總

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備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委識明敏文采爛然論議盡出其行業修飾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才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甘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狀

歐陽修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怠仕進行義以修東南士子以為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為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為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衙其縣主簿王回學行絕倫論議精明光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甘當同罪

慎改竄

蘇子瞻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背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擬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瞻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閒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樂毅論後

蘇子瞻

魏氏春秋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

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鬼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篆隨後

蘇子瞻

樂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隨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閒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雖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子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予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孔子世家議

宋臨川王安石介甫

太史公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遑遑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為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熱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金石錄跋尾

宋南豐曾鞏子固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錄真君真保命仙君皆漢景帝中元閒人盈武帝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帝時拜執金吾卿真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修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定錄真君更為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韜書

常樂寺浮圖碑

曾鞏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遠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觀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曾鞏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

魏爲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爲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爲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偏學寺碑

襄州偏學寺碑黃門侍郎修國史章承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偏學寺碑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章氏有功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風開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逾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尙完尤爲可愛也偏學寺於宇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

襄州與國寺碑

丁道諶書啓法寺碑一與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寺今爲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與國寺今爲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與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楊東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諶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論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壘卽焉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爲壘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碑

晉陸碑此碑云碑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碑赤烏六年召宿衛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碑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賓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爲左丞相又云凱子碑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尙書省郎官石記序

尙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爲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勳容周旋中禮非強爲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爲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新增格古要論 卷四

八七

會 翠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濤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愛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溪合其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府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鷓鴣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水真水黎溪盧溪曹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激爲瀧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卽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所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摸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一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惟十有三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姦人作凡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郡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郡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臥禪俗姓辛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州開元寺右脅而臥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爲就寺造淨土堂故爲銘自河隴沒於羌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往往多在世皆以爲四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四夷雖態唯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胡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爲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撰太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爲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太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爲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穎川郡鍾某爲始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爲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均

辱井銘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爲文又有青陽樓下

新增格古要論 卷四

八九

會 翠

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其太厚。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已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西狹頌

會 羣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開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實墜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晏定策。勸衛官掾仇審治東坂。又秩李瑾治西坂。鑿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王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翁嘗令灑池。治峭嶽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開。鬼仲約質夫為興州。還京師。得郡閣頌以遺余。稱析理橋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翁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沈沒之患。而翁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尾。以為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玉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為李翁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才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近世士大夫喜藏寶。自晉已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真偽。往往皆傳而貴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偽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沘隴西南接於巴蜀。為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為興州。成郡則武都之上祿也。郡閣立於建寧五年。翁治峭嶽西狹。郡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跋黃庭經

九靈先生金華戴良叔能

黃庭經為王氏父子所書者。皆不可復見。宋儒評其小字殘缺者。蓋是永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祕。雖稱其溫潤可喜。當是世之善本。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輩復生。當必能辨之矣。

法帖題跋

跋古千文

朱文公

右跋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敘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承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明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清江劉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謹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用梅字。刻真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己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朱熹

右濂溪先生所為賦。篇聞之。其會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開已斷裂。然尚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開江東道院之東室。榜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

無蹈先生之所恥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熹謹記。

跋米元章帖

朱熹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蕪穢。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跋十七帖

朱熹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偽已混。後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為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後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顧訖無補報。而徒失西游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隱游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東邨嶧山碑

王魯齋

東邨趙公出示嶧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嶧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跡跡芒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聚木本。徐騎省模唐刻于石。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得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撫矣。所謂雙鉤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邨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為不誣云。

跋嶧山碑

黃晉卿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齊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黃晉卿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楮所謂摺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徵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楮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口口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金華宋景濂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召周興嗣次韻。一夕而成。須髮為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摹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賦河淡等字。又謂為章草之宗。遂誤指為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付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為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耶。克莊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

大儒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醜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耶非米南宮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為其所惑余久憤於中因題智永所書千文故特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羲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贊也

跋黃庭經

王禕子充

黃庭經刻本出於泰州者傷於骨勝出越州者病於肉多此本迺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信為佳本海內絕無而僅有者也

書學傳授增

吉水解縉

書自蔡中郎雖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祕遂為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草誕仲將及其女瑗文姬傳魏相國鍾繇元常元常初與關杞把學書抱憤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章誕家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為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象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真集章繇章齊皇素潤色古今登峯造極典午之興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向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鄒超謝朓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梁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南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信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為貞觀四家而孫處禮過庭獨以草法為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閒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傳柳京兆公權零陵僧懷素藏真郎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少師凝式凝式傳于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其後蘇太師軾黃太史庭堅米南宮芾蔡端明襄卓然為時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廷筠以南宮之甥擅名于金傅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師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翁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素太僕饒介介之得文敏傳授而太僕以教宋璉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法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為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時歲丁未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丘公童子亦曰介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紱培畜之後卒于姑蘇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洪武丁卯

宋璉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人卒于洪武辛酉

宋璉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人卒于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樵者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中以布衣卒年八十餘杜環字叔循廬陵值夏人卒官水部員外郎時洪武戊辰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庵丙寅訥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為鈔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中盱江人一字建民得書法于宋克一云或謂與克同受學紹興老僧云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右此文後有春雨二字用硃界行表白紙寫或正或行最為神妙蓋先生下錦衣獄日春雨必為指揮使紀綱書之而流落他家今為南京刑部尚書楊寧所得余又得先生游絲字二幅直書於陝西尤□□□□□□□□□□秦府所得因併識之天順三年己卯春三月王佐識

東觀餘論

東觀餘論法帖刊誤上下二卷計二百一十七條乃宋秘書郎邵武黃伯思長容撰辨別三代以來古器漢晉以來碑帖研究款識體製字畫真偽了然明白凡學古臨池之士宜精究之佐既錄其書又略識于此云

跋柳誠懸墨蹟

臨川虞集伯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稽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矣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鵠勒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畫寶經真蹟非惟筆精墨妙殿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精緻硬黃搗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九格臨玩僅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謔致榮乃得絕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自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縵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以為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題歐陽會二公帖

虞集

右歐陽公會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會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辭氣因辭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虞集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虞集

新增格古要論 卷四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備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龍。汝鳩汝方。太顛閔天。散宜生於一日之閒哉。

書王氏草韻後

虞集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漢許慎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從。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開也張也。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字文

虞集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與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惘然。臨池者尙三思斯言哉。

跋子昂書陰符經後

虞集

陰符託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尙。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題宋諸陵畫像後

虞集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像俱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尙想像而求之乎。

題宋南宮墨蹟

虞集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諱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虞集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開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媚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

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題王維輞川圖後

虞集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泚。音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微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虞集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戲弄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與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靈。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虞集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閒。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題縛筆帖

解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一文藝爾。非得善筆。義獻復生。無所用其巧。吾尋常欲作佳書。爲傳後計。非陸穎筆不可。陸穎本農家。而善縛筆。長子尤能知筆之病。次子亦能縛筆。而不廢農事。樸茂尤可喜。農隙時讀書。農時手自耘種。古者士大夫皆然。風俗日薄。遂不肯爲爾。

學書法

解縉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蹟。布置開架。捏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鍾丞相蘇入抱橫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樓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簡板馬上書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識開架。古人以帶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評書

解縉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悟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之。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元。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竊自愧。報耳。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解縉

跋蘇文忠公書

解縉

書之為藝非他藝比也。歷世聖賢重之。蓋宜人文。施治化。述六經。應萬事。經天緯地。不能外此。至百千萬年。日用而不可闕者。豈他技藝之能比哉。是故自庖犧作書契。三皇五帝。無有不事於書者。世遠不能得見其迹。古文尙書。與世傳石刻。亦彷彿其萬一。皆非謬妄者矣。周人善篆書。孔子為人作題扁大字。觀闕里牀前。延陵季子墓石。可見矣。漢晉唐宋帝王皆學書。漢光武皇帝。晉武帝。元帝。唐太宗。宋太宗。高宗。其尤也。當時臣庶多能書。杜度。張芝。鍾元常。王逸少。歐陽。薛。蘇。黃。米。蔡。其尤也。其開工於書者。豈圖為人觀美哉。蓋天之文。與地之文。人之文。一也。景星卿雲。人皆仰之。精金美玉。人皆寶之。書。見欲吐。罵棄且不暇。何以垂世傳遠哉。余嘗思世之不能書者。不自咎其拙惡。而以書為末技。藉藉口也。蘇文忠公大節表著。文章妙天下。其書師顏魯公。規模醇厚。筋骨隱映。古意渾成。中藏至巧。如周鼎秦鐘。使人可愛。固可以破惡起懦於千百載之下。余既耽學古人書。得文忠公此紙玩之。不啻拱壁。書之所進。他日安知不與古人並傳哉。余姑識此為之兆云。

跋大兄所藏李邕墨跡

解縉

右李邕永康帖。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跡等印。俱在。芾以模本刻之。甚為寶惜。而此真本。其子友仁紹興中進之。藏之祕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宋亡。歸于元國。初流落于鳳陽某家。洪武庚午。余里人侯成章得之。歿後。余兄簡約購。永以為解氏之寶。好事者可以一覽而足。兼有裝潢。題識具在。皆為人褫去。聲譽也。脫也。去蓋售其偽。此真者正不須也。

新增格古要論卷五

古畫論

畫有六法三品

此下俱見吳興夏士良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三病

畫有三病。皆繁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扁。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句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

六要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六長

粗而求筆。一也。僻澀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製作楷模

釋像有善巧方便之顏。道流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崇天日龍鳳之表。外夷有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識高世之節。貴戚尚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醜醜馳趨之狀。仕女宜秀色嬌媚之態。田家有醇肥朴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句綽縱製。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挺幹。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山石多作鑿頭。亦為凌面。要見幽遠而氣雄。嶺嶸而秀潤。畜獸須備筋骨精神。毛骨隱起。魚龍求游泳之妙。升降之宜。觀水湯湯若動。使人有浩然江湖之思。屋木折算無虧。筆墨均壯。深遠透空。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條老嫩。苞萼後先。自然豔麗開野。闢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禽鳥向毛羽翔舉。飛集之形。知此雖不能盡鑿閱之精妙。然工拙亦略可見矣。或有逸品。皆高人勝士寄興寓意者。當求之筆墨之外。方為得趣。

古今優劣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王筍。居采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粉本

古人畫葉。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宜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賞鑒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脫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鏡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

唐人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唐。宋也。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做。而粉墨皆浮於縷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

御題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名手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為真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者自能別識也。

裝裱畫定式十條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下引首二寸。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下引首一寸九分。經帶四分。上欄除打擲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下欄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下引首二寸六分。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上欄除打擲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下欄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下引首二寸九分。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下引首三寸一分。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五分下引首三寸三分。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合長一尺三寸。高者用引首闊四寸五分。高者。

古畫不脫。不須精裱。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機靈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稍多或失之也。故紹興裝裱古畫。不許重洗。亦不許裁剪過多。聲音思福也。又去聲音雜解也。脫也。又平。古厚紙不得揭薄。若紙去其半。則畫畫精神。一如摹本矣。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

畫有十二忌

一曰布置拍塞。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脈。四曰水無源流。五曰景無夷險。六曰路無出沒。七曰石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僵僵。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濃淡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凡畫者有犯於此。雖工不取。

辨古名畫

佛道有福聚端嚴之像。人物有顧盼語言之意。衣紋樹石。用筆類書。衣紋大而調暢。細而勁健。有捲摺飄舉之勢。樹分老嫩屈曲。皴皮石骨。三皴皴老潤。山水林泉。幽閑深遠。有四時朝暮。風雨晦明。雲烟出沒之景。水源來歷分明。蕩蕩若動。橋梁往來。野逕迂迴。屋廬深遠。一斜一隨。百道折算無虧。魚龍有游泳升降之勢。花果陰陽向背。帶露迎風。飛禽走獸。飲啄動靜。精神奪真。有如此者。定知其為名手也。

古畫真迹難存

董源李成皆宋人也。所畫猶稱如星鳳。況晉唐名賢真迹。其可得見之哉。嘗考其故。蓋古畫紙絹皆脆。如常舒卷損壞者多。或聚於富貴之家。一經水火喪亂。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猶有散落存者。

畫一法

古人云。畫無筆迹。如書之藏鋒。常見趙魏公子昂自題己畫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須八法通。正謂畫一法也。

畫山石皴皴。上背透皮。起也。下背噴亦。又云。木皮甲。皴也。

畫山石有披麻皴。亂麻皴。亂雲皴。斧鑿痕皴。亂柴皴。芝麻皴。兩點皴。點皴。鬼皮皴。彈渦皴。有濃皴頭。一作。

顧景。校面用筆。有老澗者。有帖潔者。描人物有鐵線筆。有蘭花筆。花。游絲筆。戰筆。亦各師一家。但調暢勁健為妙也。

士夫畫

趙子昂問錢舜舉曰。如何是士大夫畫。舜舉答曰。隸家畫也。子昂曰。然。余觀唐之王維。宋之李成。徐熙。李伯時。皆高尚士夫所畫。蓋與物傳神。盡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畫者。其謬甚矣。

舜舉子昂俱宋元人

古畫用筆設色

古人畫用筆圓熟。設色入絹素。傳色思入神妙。愈玩愈妍。雖年遠破舊。亦有精神。後人作色者。墨皆浮於縑素之上。全無精采。初觀可取。久則意盡矣。

院畫

宋畫院衆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稟。然後上真。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種種臻妙。今朝廷內畫及民間畫人物皆然。

無名人畫

無名人畫。有甚佳者。今人以無名命為有名。不可勝數。如見牛即說是戴嵩。見馬即說是韓幹畫也。尤為可笑。俱唐人。

沒骨畫

嘗有一圖。獨棧熟絹。蜀黃筌畫榴花百合。皆無筆墨。惟用五彩布成。其榴花一樹百餘花。百合一本四花。花色如初開。極有生意。信乎其神品也。品一作妙。

筌蜀王衍待詔子居竊

名畫無對軸

李成范寬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高尚士夫。以畫自娛。人家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以孤軸為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米元章子元暉世稱小米。即友仁也。

裝裱畫 詳見裝裱書畫定式

畫不脫落。不宜數裱。一裱則一損精神。墨迹法帖亦然。邊道破碎處。必用補葺。不可裁去。裁則損畫多矣。

古畫絹色

古畫絹色淡墨。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烟薰黑者。多偽。作者取香烟。或用竈烟。搗碎煎汁染絹。其色黃而不精采。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鮑魚口。須連三四絲。不直裂。偽作則否。其絹亦新。

古畫絹素後增

唐絹絲粗而厚。或有搗熟者。有獨梭絹。闊四尺餘者。五代絹極粗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梭絹。有等極細密如紙者。但是稀薄者非院絹也。

元絹類宋絹。有獨梭絹。出宣州。有必機絹。極勻淨厚密。是嘉興府魏唐必家。故名必機。趙松雲。盛子昭。王若水。多用此絹作畫。國朝內府絹與宋絹同。兩京亦有好者。

畫難題名後增

宋米南宮云。范寬師荆浩。王說嘗以二畫見送。題句龍爽。因重荷入水。於石上見洪谷子荆浩筆。自然全不似寬。下二字一作後。於丹徒僧房見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於瀑泉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信荆浩弟子也。以一畫易之。收以示鑒者。以此論之。畫難題名也。

佐考之句龍爽。蜀人。宋初翰林待詔。喜畫古衣冠。質野不媚。尤善嬰孩之態。范寬。華原人。山水師荆浩。晚年不及。荆浩。河內人。號洪谷子。山水為唐末之冠。王說。字晉卿。太原人。宋時居開封。為駙馬都尉。尚宋英宗公主。善山水。

御府書畫
宋徽宗御府所藏書畫。俱是御書標題。後用宣和年號玉璽御寶記之。於中多有臨摹者。未可盡以為真。收者宜子細辨之。

題跋畫

古人題畫。書于引首。宋徽廟御書題跋亦然。故宣和閒稱書畫用黃絹引首也。近世多書于畫首。趙松雲云。畫至元朝。遭一劫也。古人善畫者。口多新增。俱見圖繪寶鑑。

王維後增

唐王維。字摩詰。家藍田。開元中為尚書右丞。嘗作輞川圖。山峯盤迴。竹樹瀟灑。石小嶂。樹稍雀爪。葉多夾筆。描畫人物。眉目分明。筆力清勁。蓋其思致高遠。出於天性。故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張彥遠云。右丞得興處。不論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作一景。畫袁安臥雪圖。有雪裏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迴得天真。此難與世俗論也。見寶鑑。

李思訓後增

唐宗室李思訓。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善畫設色山水。筆法尖勁。礪谷幽深。峯巒明秀。石用小劈斧。樹葉夾筆。當作金碧山水圖障。筆格豔麗。雅有天然富貴氣象。自成一方法。後人所畫著色山水。多師宗之。然至妙處不可到也。子昭道。官至中書舍人。變其父之勢。其智思筆力。雖未及其父。然其妙亦至矣。世稱思訓為大李將軍。昭道為小李將軍。

董源後增

董源。江南人。事南唐後主。為後苑副使。其山峭拔高。從腳至頂。轉摺分明。其石披麻。其水縠紋。樹多亭直。葉暈夾筆。兼之喜作人物。多用青紅衣。人面亦用粉素。論者謂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其畫溪橋石。皆極精妙。初師關仝。

郭忠恕後增

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後周博士。太宗召為國子監主簿。後忤旨。流登州。道中尸解而去。善畫樓觀水石。皆極精妙。初師關仝。

州者。皆有生意。一片江南景也。

李成後增

唐宗室李成。避地營丘。因家焉。業儒工文。時命不偶。放意詩酒。寓興於畫。初師關仝。穎悟融變。思精格老。有以過之。議者謂得山之體貌。為古今第一。子覺。登館閣。贈成光祿丞。然世絕無成畫。故不細論也。

郭熙後增

郭熙。河陽溫縣人。宋御書院藝學。工山水。其山盤拔盤迴。水源高遠。多鬼面石。亂雲。鷹爪樹。松葉攢針。雜葉夾筆。單相半。人物以尖筆帶點。絕佳。早年巧斲致工。晚年落筆益壯。自著山水訓。議論一時卓絕。千古可規。

米元章元暉後南宋

宋米芾。字元章。元豐中人。官大學博士。出守無為軍。建寶晉齋。鑿墨池。仰高堂。明遠樓。刻寶晉齋法帖。書法入神。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居焉。作海岳庵。畫山水。學董源。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平生喜蓄書畫。故黃山谷詩云。滄江夜夜虹貫月。盡是米家書畫船。

米友仁。字元暉。芾之子也。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眷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略襲父法。自成一派。烟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

崔白新増

宋崔白。字子西。濠梁人。仁宗命畫垂拱殿御辰。稱旨。補圖畫院藝學。善畫花鳥。道釋人物。飛走之類。極工於驚。宋畫院較藝者。必以黃筌父子筆法為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變。

文與可新増

宋文同。字與可。梓潼永泰人。稱石室先生。又自號笑笑先生。錦江道人。守湖州。官至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墨竹精妙。文潞公。蘇東坡極稱道之。或作古槎老樹。淡墨一掃。雖丹青極妙者。形容所不能及也。

李伯時後增

宋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舒城人。登進士第。官至朝奉郎。元符中。歸老龍眠山莊。肆意泉石。開作山莊圖。繪事集願。體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及前代名手。以為己有。專為一家。作畫多不設色。但作水墨。畫無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偽也。獨用澄心堂紙。為之。惟臨摹古畫。有用絹素著色者。筆法如雲行水流。有起倒。論者謂鞍馬逾韓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瀟灑如王維。當為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有王右軍蘭亭流觴曲水圖行于世。

郭忠恕新増

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後周博士。太宗召為國子監主簿。後忤旨。流登州。道中尸解而去。善畫樓觀水石。皆極精妙。初師關仝。

董羽新傳

宋董羽字仲翔毗陵人南唐待詔歸宋爲圖院藝學善畫魚龍其洶湧瀾翻咫尺汗漫莫知其涯淡也

蘇東坡後傳

宋蘇東坡高名大節照映古今復能留心墨戲作墨竹師文與可從地一直起至頂未曾逐節分以濃淡墨分葉背面枯木奇石時出新意木枝棘虬屈無端石皴老硬奇怪如胸中之盤鬱也大抵寫意不求形似季子過字叔黨石竹逼乃翁又善山水岩屋以焦墨爲之官至中山倅

張舜民新傳

宋張舜民字芸叟號浮丘居士紹聖中貶筠州高宗追復直學士山水作秋景自題云我有故山常自寫免教魂夢落天涯畫上有浮丘二字可辨

楊補之新傳

南宋楊補之字無咎號逃禪老人南昌人也祖漢子雲高宗時不直秦檜累徵不起又自號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李伯時竹松水石清淡閒野獨梅爲世一絕從子季衡畫墨梅得補之家法又能作水墨翎毛鄉舊劉夢良亦作墨梅

陳所翁新傳

宋陳容字公儲自號所翁福唐人端平二年進士歷郡文學倅臨江入爲國子監主簿出守莆田買秋壑似道招致賓幕詩文豪壯嘗作柳誠懸墨竹絳色山水可並董羽善畫龍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噴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或全體或一首隱約不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名重一時獨步百世

佐嘗見所翁龍頭自題其下或四言或長短句字粗大而勁健詞語老古所翁二字下腳筆長往往見價本作字甚嫩於此可知其僞也世傳曾見真龍故多畫首後墨晴

李唐後傳

宋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徽宗補入畫院高宗建炎初以太尉郡淵薦授成忠郎畫院待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山水初法李思訓其後變化愈覺清新多喜作長圖大障其名大劈斧皴水不用魚鱗紋有盤渦動盪之勢觀者神驚目眩此其妙也夏士良云其山水人物筆意不凡尤工畫牛高宗雅愛之嘗題長夏江寺卷上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訓其眷愛如此

馬遠後傳

宋馬遠河中人光寧朝畫院待詔師李唐下筆嚴整岩壑用焦墨作樹石枝葉夾筆石皆方硬以大劈斧帶水墨皴甚古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削峯直上而不見其頂或絕筆直下而不見其腳或近參天而遠山則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獨坐此邊角之景也

夏士良云其畫山水人物花禽種種臻妙院人中獨步也

祖興祖紹興中待詔工花鳥雜畫高宗每得名筆卷軸多令辨驗之

兄達得家學之妙山水人物花果禽鳥疏澹極工毛羽燦然飛鳴生動之態逼真殊過於遠他皆不及

夏珪後傳

宋夏珪字禹玉錢唐人寧宗待詔賜金帶山水布置皴法與馬遠同但其意向蒼古而簡淡喜用秃筆樹葉間夾筆樓閣不用尺界畫信手畫成突兀奇怪氣運尤高

夏士良云夏珪善畫人物高低醜醜墨色如傅粉之色筆法蒼老墨汁淋漓奇作也雪景學范寬院人中畫山水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者也

趙子昂新傳

元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太祖之後也世居吳興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贈江州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諡文敏榮際五朝名滿四海書法二王畫法晉唐宋俱入神品世傳其蘭竹馬圖最多其妻管夫人亦善畫竹梅蘭

子雍字仲穆官集賢待制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山水師董源人馬精妙長子鳳字充文畫蘭竹與乃父亂真集賢每題作己畫以應求者故其名不顯次子麟字彥徵登進士第爲浙省檢校善畫人馬

李息齋新傳

元李衍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薊丘人官至浙省平章政事致事封薊國公諡文簡善畫竹石枯槎初學王翬游後學文湖州著色者師李頗馳譽當世

子士行字遵道官至黃巖知州畫竹石得家學而妙過之尤善山水

錢選新傳

元錢選字舜舉玉潭晉山人理宗景定間鄉貢進士善畫人物山水花竹翎毛師趙昌廣漢人宋人青綠山水師趙千里名伯駒南宋人尤善折枝其得意者自賦詩題其上

佐嘗見其設色他山水畫入絹素歷元至今粉墨如新

顏輝新傳

元顏輝字秋月盛陵永和人善水墨道釋人物亦入妙品

盛子昭新傳

元盛懋字子昭嘉興府魏塘鎮人得其父洪甫之學而過之善山水人物花鳥始學陳仲美名琳錢塘人宋南渡人略變其法精緻有餘特過於巧

陳珏新傳

宋陳珏字子昭嘉興府魏塘鎮人得其父洪甫之學而過之善山水人物花鳥始學陳仲美名琳錢塘人宋南渡人略變其法精緻有餘特過於巧

無不臻妙見畫臨摹咄咄逼真蓋得趙魏公之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論者謂宋南渡以來無此手

也。

王元章新增

元王冕字元章。會稽上虞人。能詩善墨梅。萬葉千花。自成一派。凡畫成。必自題詩其上。字俊逸。詩渾厚。可愛。宋學士景濂為作王冕傳。

張天師新增

元天師張與材。字國梁。初號薇山。又號廣微子。第三十八代。元貞初。鹽官州平潮有功。善畫竹與龍。

蕭月潭新增

元道士蕭月潭。淮人。善白描道釋人物。

李雪菴新增

宗師溥光。字玄暉。號雪菴。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大師。善山水。學關仝。墨竹學文湖州。俱成逸趣。

李如菴新增

頭陀溥圓。字大方。號如菴。俗姓李氏。河南人。於雪菴為法弟。山水墨竹。俱學黃華。

雪窗新增

僧明雪窗。善畫蘭。最有生意。其他未工。

高士安

元高士安。字顏敬。回鶻人。居官公暇。登山賞玩。覽其湖山秀麗。雲烟變滅。蘊于胸中。發于毫端。自然高絕。其峯巒皴法。董源。雲樹。學米元章。品格渾厚。元朝第一名。

高克恭

元高克恭。字彦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至刑部尚書。善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李成。墨竹。學黃華。大有思致。怪石瀆浪。灘頭水口。烘鎖潑染。作者鮮及。

右舒志學

右舒志學云。歷代畫者不可勝數。略取數家。以示知者。如王維。李思訓。董源。李成。郭熙。米芾父子。李伯時。蘇東坡。李唐。馬遠。夏珪。高士安十三人是已。佐既以圖繪寶鑑增添唐宋元名人。而善畫得名者。蓋不止此。欲悉究羣公。宜取圖繪寶鑑熟玩之可也。

王佐識

新增格古要論卷六

珍寶論

玉器

玉出西域于闐國。有五色。利刀刮不動。溫潤而澤。摸之。靈泉應手而生。凡看器物。白色為上。黃色碧色亦貴。更碾琢奇巧。敦厚者尤佳。若有瑕玷。敲動。夾石。及色不正。欠溫潤者。價低。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貴。但冷色。即飯湯色。油色。及有雪花者。皆次之。黃玉。如栗者為貴。謂之甘黃玉。焦黃色者次之。碧玉。其色青如藍。旋者為貴。或有細墨星者。色淡者。皆次之。蓋碧色今深青色。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謂之墨玉。價低。西蜀亦有之。赤玉。其色紅如雞冠者。人聞少見。綠玉。深綠色者為佳。色淡者次之。其中有飯糝者最佳。甘青玉。其色淡青而帶黃。菜玉。非青非綠。如菜葉。此玉色之最低者。

玉名新增

再玄圭象水色。

圭古作珪。瑞玉也。上圓下方。以象天地。以封諸侯。

璧。圓玉。外圓象天。內方象地。

琮。瑞玉。八寸。形似車缸。周禮以黃琮禮地。

璋。半珪。周禮以赤璋禮南方。象夏物榮盛。

琥。瑞玉。周禮以白琥禮西方。爲虎形。虎猛。象秋聲。

璜。半璧。周禮以玄璜禮北方。象多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也。

珮。瑞玉。佩。俱佩玉。瑚璉殷宗廟玉器。

璉。石次玉者。瑛。珠。石似玉者。

國朝郊祀天用蒼璧。祀地用黃琮。祀仁祖配天用蒼璧。

古玉

古玉器物。白玉爲上。有紅如血者。謂之血玉。古人又謂之屍玉。最佳。青玉上。有黑漆古。有渠古。

有甄古者。價低。

嘗見菜玉連環。上儼然黃土一重。並洗不去。此土古也。

沙子玉

此玉罕得。比之白玉。此玉粉紅潤澤。多作刀靶。環子之類。少有大者。

罐子玉

雪白罐子玉。係北方用藥於罐子內燒成者。若無氣眼者。與真玉相似。但比真玉則微有蠅脚。久遠不潤。且脆甚。

石類玉

句容石。山石。白而有光。有水石。冷白色。或有水路。或有飯糝色。好者與真玉相似。雖刀刮不動。終有石性。不溫潤。宜仔細辨之。

瑪瑙

瑪瑙多出北地。南蕃亦有。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快刀刮不動。凡看盃。盃器皿。要樣範好。碾得薄。不爽石者爲佳。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有錦花者。謂之錦紅瑪瑙。有漆黑中一線白者。謂之合子瑪瑙。有黑白相間者。謂之截子瑪瑙。有紅白雜色如絲相間者。謂之纏絲瑪瑙。此幾種皆貴。有淡水花者。謂之漿水瑪瑙。有紫紅花者。謂之醬斑瑪瑙。有海藍色。鬼面花者。皆價低。凡器物刀靶。事件之類。看其好。碾琢工夫。及紅多者爲上。古人云。瑪瑙無紅一世窮。

柏枝瑪瑙

漿水色內有花紋如柏枝者。故謂之柏枝瑪瑙。亦可愛。

圓塊玉瑪瑙水晶後增

玉水晶瑪瑙。大小圓塊。有外面便見玉者爲好。亦有外好而內反不佳者。必須令玉匠仔細辨驗方可。佐往年在京。見有一人。與蕃人買一大玉石。其價八十兩。外面是好白玉。錫開。其中甚不好。琢成玉龍。觀音。以獻內臣。得價稍倍。又有一人。用銀二十兩。買一大塊。其外土黃色石。其中卻是白玉絕佳。

水晶

古語云。千年冰。化爲水晶。其性堅而脆。刀刮不動。色白如泉。清明而瑩。無纖毫瑕玷。擊痕者爲佳。凡器皿盃蓋。素者爲好。但碾花者必有節病出處。倭國多水晶。第一。南水晶白。北水晶黑。信州水晶濁。

玻璃

玻璃出南蕃。有酒色紫色。白色與水晶相似。器皿背多碾兩點花兒是眞。其藥燒者入手輕。有氣眼如琉璃相似。

硝子

假水晶。用藥燒成者。色暗青。有氣眼。或有黃青色者。亦有白者。但不潔白。明瑩。謂之硝子。又有大如指面者。亦有小者。多。儘大儘貴。古人云。蠟重一錢。價值十萬。一作可鑲嵌劍鐲。蓋戒指。用自然生成者好。碾琢者不佳。假造者用藥燒成。內有氣眼。

貓睛

貓睛。出南蕃。性堅黃如酒色。睛活者。中開有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與貓兒眼睛一般者爲佳。故云。若眼睛散及死而不活者。或青黑色者。皆不爲奇。大如指面者尤好。小者價輕。宜鑲嵌用。

碧錠子

碧錠子。出南蕃。西蕃青綠色。好者頗與馬價珠相類。有黑綠色者。低皆不甚值錢。又謂之北錠子。宜鑲嵌用。

馬價珠

青珠兒。出西蕃諸國。色青如翠者。道地。有指面大。轉身青者多。做管兒用。亦有當三折二錢大者。顏色好者。值錢。其價如馬。故謂之馬價珠。但夾石粉青。有油烟。及色老者。價低。

南珠後增

或云。凡遇灰塵迷眼。以珠兒拂之。則明也。

南珠

南珠。出南蕃海蚌中。南蕃者好。廣西者易黃。要身分圓。及色白而精光者。價高。以大小粒數等分兩定價。古云。一粒圓。十粒錢。又云。一圓。二白。今廣東廉州府合浦縣海中出珠。

北珠後增

北珠。後增。

北珠

北珠。後增。

北珠

北珠。後增。

北珠

北珠。後增。

北珠

北珠。後增。

北珠

北珠。後增。

北珠出北海亦論大小分兩定價看身分圓轉身青色披肩結頂者價高如骨色粉白油黃渾色者價低

佐管開本縣四十九都繞源王□□家其先下蕃其家分金銀一雙環子珠大而圓作三百兩銀

石榴子

石榴子出南蕃類瑪瑙顏色紅而明瑩如石榴肉相似故名曰石榴子可鑲嵌用

鋪絨線石

鋪絨線石顏色純綠明瑩如鋪絨線相似多鑲嵌繡環等用不甚值錢

金星石

金星石出金坑色青如豆靛無金星不夾石者好有金星褐色者不中皆不甚值錢白者但不潔白明瑩謂之硝子

車渠

車渠形似蚌極厚大色白有紋理不甚值錢

琥珀

琥珀出南蕃西蕃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為琥珀其色黃而明瑩潤澤其色若松香色紅而且黃者謂之明珀有香者謂之香珀有鴉黃色者謂之蠟珀此等價輕

深紅色者出高麗倭國其中有蜂蟻松枝者甚可愛真者以琥珀於皮膚上摺熱用紙片些小離卓子寸許以琥珀吸之則自然飛黏或以稻草寸許試之

珊瑚樹

珊瑚樹生大海中山陽處水底海人以鐵網取之其色如銀珠鮮紅樹身高大枝柯多者為勝但有髓眼及淡紅色者價輕此物貴賤並隨珍珠枝柯有斷者用釘稍釘定鎔紅蠟粘接宜仔細看之如有零碎材料每兩值價萬餘

蠟子

蠟子出南蕃西蕃性堅有紅蠟紫蠟亦有酒色者俱明瑩凡器物須看碾得奇巧者為佳

犀角

犀角出南蕃西蕃雲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兒者好及正透者價高成株瘦小分兩輕花兒者不好但可入藥用其紋如魚子相似謂之粟紋每粟紋中有眼謂之粟眼此謂之山犀凡器皿要滋潤粟紋錠花兒者好其色黑如漆黃如粟上下相透雲頭雨腳分明者為佳有通天花紋犀備百物之形者最貴有重透紋者黑中有黃花黃中又有黑花或黃中有黃黑中又有黑

有正透紋者黑中有黃花古云通犀此二等亦貴

有倒透者黃中有黑花此等次之

有花如椒豆斑者色深者又次之

有斑散而色淡者又次之

有黑犀無花而純黑者但可車象基不甚值錢

凡犀帶角地上貼好犀作面而夾成一片者可驗底面花兒大小遠近更於側畔尋合縫處可見真偽

又有原透花兒不齊整用藥染黑者則無雲頭雨腳黃黑連處純黑而不明

但有粟紋不圓者必是原透花兒不居中用湯煮軟攪打端正不是生犀宜一一驗之

凡器皿須要雕琢工夫及樣範好宜頻頻看之不可見日恐燥而不潤故也

毛犀

其色與花斑皆類山犀而無粟紋其紋理似竹謂之盤犀此非犀也不為奇也故曰毛犀

骨篤犀

骨篤犀出西蕃其色如淡碧玉稍有黃其紋理似角扣之聲清如玉磨刮練之有香燒之不臭能消腫毒及能辨毒藥又謂之碧犀此等最貴

花羊角

花羊角多出北地黑身白花者高白身黑花者低作刀靶染油不滑凡刀靶鶴潮木為最佳花羊角次之他物皆不及也鶴潮木見下異木內

象牙後增

象牙出南蕃西蕃及廣西交趾雲南皆有南蕃者長大廣西安南者短小新鑿開粉紅色者最佳雲南斃別出作梳子直者好橫者易斷

龍涎

龍涎出大食國無香有燥色白者如白藥煎名而膩理黑者亞之如玉靈脂名而光澤能發衆香故用以合香

鬼功石

嘗有戒指內嵌瑪瑙一塊面上碾成十二文生肖其紋細如髮似非人功故謂之鬼功石又名鬼國石

鬼功毯

嘗有象牙圓毯兒一箇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謂之鬼功毯或云宋內院中作者

紅豬牙

紅豬牙出西蕃如蚌殼色紋理粗細與象牙相似世傳多年龍牙多作刀靶扇柄假者以白象牙用藥煮成者

鶴頂紅後增

鶴頂出南蕃大海中有魚頂中鮫紅如血名曰鶴魚故以為帶號曰鶴頂紅今用龜筒夾鶴魚鮫為梳名曰鶴頂梳

佐近在都御史羅通官舍見其鶴頂紅帶云是海外真鶴頂剪碎紅頂夾打成帶上有細波紋無紋者即偽物也姑併記之以俟知者辨焉又見真鶴頂但兩頰紅頂不紅大者三箇可作一帶

龜筒

龜筒亦出南蕃海中其色似玳瑁而無斑紋

玳瑁後增

玳瑁出南蕃山海中白多黑少者價高但黑斑多者不為奇有移斑者用龜筒夾玳瑁黑點兒宜仔細驗之

佐按字書玳瑁是大龜背文有黃多黑少者有黃黑相半者好者其黃如蜜其黑如漆古人云黃者黃如蜜黑者黑如漆其低者黑白不分或黃黑散亂

金後增

金出南蕃雲南西蕃高麗等處沙中南蕃瓜子金銀皮金皆生金也

雲南葉子金西蕃回回金此熟金也其性柔而重色赤足色者面有椒花鳳尾及紫靛色如和銀者性柔石試則色青火燒色不黑

和氣子者即紅銅又名張公又名身子石試有聲而落屑色赤而性硬火燒黑色難打又發裂古語云金怕石頭銀怕火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為足色也

金性軟插銅則硬打則有路痕

佐在京見蘇人唐宗仁將青金鑄成足色赤金中有一大點紫色謂之紫衣凡買金者不見紫衣不肯信為足色

南京又有人將金打箔亦作葉子金其中多有沙屑成交方肯鑄錠子與買主恐沙不能出也宜仔細用水洗驗切不可輕易須燒三出以醋於瓦器或木盆內淬之真則黃有銅則黑

紫金

紫金古云半兩錢即紫金今人用赤銅和黃金為之然世人未嘗見真紫金也

烏金後增

金標藥後增

用鐵硝綠礬留密器入乾淨水調和火上煎色變即止然後刷上金器物上烘乾留火內略燒焦色急入淨水刷洗如不黃再上然俱在外也

佐有人傳云用好青綠鑄成要泡鵝油煉之和銀則軟

銀後增

銀出閩浙兩廣雲南貴州交趾等處山中足色成錠者面有金花次者綠花又次者黑花故謂之花銀蜂窩中有倒滴而光澤火燒色不改者又次之

松紋假金花以密陀僧為之若面有黑斑而不光澤者必有黑鉛在內有八成色謂之狗蛋斑九成色者火燒後死白邊灰色謂之吹松紋雪白者有九六成色

佐按金花銀是足色直砍到底兩頭有絲者曰粗絲亦好有八五成色臉欠白一頭有絲明白而無鍋者又次之有八成色四五條線絲者但七八成者砍得二三分即斷又有印絲者只五六成色

最低擦得甘草黃但寫錠子只要有絲面平而無鍋者好好者出爐白次者灰色又次者出爐便黑和鉛多者一砍即碎俗曰濕有五六成色擦則不紅和銅多者砍則難斷一燒即紅至低者燒紅打得粉碎

古語云燒得黑尤使得燒得紅是塊銅偽銀有鼎銀一燒則烟起去了水銀卻有六分好銀其餘偽銀宜仔細辨驗好銀性軟插銅則硬擦之則紅

凡假銀只用磨擦一燒即見又有做得好者燒四出火

銀子名色
金花銀第一 細花松紋第二 粗絲松紋第三 兩頭絲曰粗絲 第四 俱八
細絲松紋臉白光第五

銀子名色

凡假銀只用磨擦一燒即見又有做得好者燒四出火

金花銀第一 細花松紋第二 粗絲松紋第三 兩頭絲曰粗絲 第四 俱八
細絲松紋臉白光第五

鸚鵡杯

鸚鵡杯即海螺蓋出廣南土人琢磨或用銀或用金鑲足作酒杯故名曰鸚鵡杯

鸚鵡杓亦海螺俱不甚值錢

鑽鐵

鑽鐵出西蕃面上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劍器打磨光淨用金絲鑿鑿之其花則見價值

過銀

古語云識鐵強如識金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細辨刀子有三絕大金水總管刀一也西蕃瀾木把

二也韃韃韃皮鞘三也嘗有鑽鐵剪刀一把製作極巧外面起花鍍金裏面嵌銀回回字者

錠鐵

錠鐵出甘肅北方青黑色性最堅燥北方多用此鐵作利刀其價值低於鑽鐵多矣閩廣衡鐵廣東

鐵高衡州鐵無用易斷閩鐵亦好

錫

善錫出雲南最軟宜鑲盤盞。花錫亦出雲南大花者高小花次之。衡州錫亦高。

金剛鑽

金剛砂出西蕃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隼打食在上同肉喫於腹中卻在於野地上鷹糞中獲得看大小定價。

如辨真偽將砂於炭火中燒紅入醋中浸假者酥而易碎真者乃復硬而可用如或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內搗之響者是也以其能鑲定器故名之曰金剛鑽。

天生聖像

嘗有降真香節內及木節中生成真武像。有石中及蚌中生成觀音像此乃天地造化真世之奇寶也。或云正統中貴州珠砂中有生成觀音像。

古銅論

古銅色

銅器入土千年色純青如翠。入水千年色純綠如瓜皮皆鑿潤如玉未及千年雖有青綠而不鑿潤。有土蝕穿破刺一作處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偽也。器厚者止能鏽三分之一或減半其體還重。器薄者銅將鏽盡有穿破處不見銅色惟見青綠微骨其中或紅色如丹不骨入水土惟流傳人間。其色紫褐而有硃砂斑凸起者如上等辰砂此三等結鑄最貴。有如蠟茶色者有如黑漆色者在水土中年近雖鏽不能入骨亦不鑿潤此皆次之。嘗考漢銅錢至今一千五百餘年雖有青綠而少有鑿潤亦無硃砂斑凸起者。漢印亦然。

今所見古銅器有青綠剝蝕微骨鑿潤如玉及有硃砂斑凸起者非三代時物蓋古無此也。

偽古銅

用醋調礪一作砂末白傳新銅器上候成蠟茶色或淡色或綠色入水浸後用糯稻草燒烟薰之以新布擦光櫻刷刷之偽硃砂斑以漆調硃為之然俱在外不能入骨最易辨也。

三代器

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而夏器獨不然。嘗有夏器於銅上鑲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鑲嵌今訛為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局器

唐天寶開至南唐後主時於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體輕薄花紋細而可愛非古器也。

亦有微青綠色及硃砂斑者不能微骨鑿微。

新銅器

宋句容縣及臺州鑄者多是小雷紋花見。

元杭州姜娘子平江路王吉鑄銅器皆得名花紋卻粗姜鑄勝於王吉俱不甚值錢。

古鑄

古之鑄器以蠟為模花紋細如髮而勻淨分曉識文筆劃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淺深如一並無硃砂斑之類此乃作事之精緻也其款識稍有模糊不勻淨及模範不端正者以野鑄也。

古銅款識

或云款乃花紋以陽飾器皿居外而凸識乃篆字以紀工所謂銘書鐘鼎居內而凹者。三代用陰識其字凹入漢用陽識其字凸起。開有凹者亦陰鑄。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但有陽識者決非三代之器也。音突四音拗平聲

古香爐後增

向古無香焚蕭艾尙氣臭而已故無香爐今所用者皆古之祭器鼎彝之屬非香爐也。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中所用香爐也香爐之製始於此。多有象古新鑄者當以體質顏色辨之。

新增格古要論卷七

古硯論

端溪下巖舊坑石

端溪出廣東肇慶府端溪下巖舊坑卵石色黑如漆細潤如玉有眼中者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象此巖宋慶歷開坑石已竭矣又有一種卵石去標方得材色青黑細潤如玉有音花如筋頭大似碧玉青瑩者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像水濕方見皆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二種石最貴下巖止有一坑出此漆色青花二種石其色未嘗紫也別無新坑。

端溪上巖舊坑新坑石

端溪上巖舊坑新坑石皆灰色紫而粗燥眼如雄雞眼大叩之磨墨皆有聲久用光如鏡面舊坑稍勝新坑惟端石有眼。

古人云無眼不成端其眼有活眼淚眼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又云眼多者石中有病。

端溪中巖舊坑新坑石

端溪中巖舊坑新坑石色紫如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或有綠縷紋或有白縷紋堅而圓者為眼橫而長者為縷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二種石最貴外有橫膈包絡久用鋒芒不退此石宋時此坑

取亦竭矣。中巖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鴿眼。大中有量。嫩者扣之無甚聲。磨墨微有聲。久用鋒芒退乏。石有枯潤。潤者亦難得。此石下巖低三等矣。

端溪古論 出方輿勝覽新增

唐柳公權曰。端州有溪曰端溪。其硯有赤白黃色點者。謂之鴿眼。或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端州郡志云。有青紋者。謂之青縑。其短者謂之眼筋。下巖石亦有之。色微斑者。謂之火點者。下巖無此。又有曰赤裂。曰黃霞。曰鐵線。曰白鑽者。圓而深。如鑽眼。曰壓矢。其色斑駁。其舊坑則有龍巖。汲梗。黃圃三石。汲梗全無眼。其新坑則有後磨。小湘。唐寶。黃坑。蚌坑。鐵坑六處。皆不及上三石。

蘇易簡硯譜。端溪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脈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為硯。可值千金。謂之子石硯。東軒筆錄。魏泰曰。端溪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色深紫。視手而潤。扣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鴿眼。乃巖石。其次色赤。呵之乃潤。鴿眼。色紫。紋慢而大。此乃西坑石也。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下後磨石三。當西坑之一。其品可知。

宋丁寶臣知端州。以端溪綠石硯送王荆公。謂之玉堂新樣。隋唐宋皆為端州。宋徽宗封端王。以潘邸。始改肇慶府。端溪在高要縣下。巖在大江中。又名北壁。有龍潭硯最佳。

評硯 見林廣記

端硯出端溪。有上下巖。西坑。餘處悉其下也。惟北巖為上。北巖即上巖。色理整潤。有銛者。尤發墨。本以紫石為上。紫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又有草蒙茸。金線紋。惟有眼者最貴。謂之鴿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者。乃以為病。惟上巖石有眼。眼之佳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而。其大者尤為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星之形。世人以眼多少為價之輕重。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謂之低眼。高眼尤為尚。然又有活眼。死眼。黃黑相間。繫精在內。品豈可愛。謂之活眼。四傍浸清。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大抵活眼勝。死眼勝。死眼勝無眼也。

硯譜 見歐陽公外集

宋歐陽文忠公硯譜云。端石出端溪。色理整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說。遂以紫石為上。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鴿眼者為貴。眼石病也。然惟北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上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為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玩好而已。端溪在宋端州。今廣東肇慶府。

歙石出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為貴。其石理微粗。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銛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歙州。今南直隸徽州府也。端溪以北巖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耳。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紋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州也。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粗。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為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為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耳。歸州。今湖廣荊州府歸州。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思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研簡便於提攜。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青州。今山東青州府。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竭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為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雖潤。惟有銛者。尤發墨。歙石多銛。惟賦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也。非石硯之比。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濰州。今山東萊州府平濰州濰縣。相州古瓦。賦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斷以為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瓦。瓊片。研墨。作文。皆快也。相州。今河南。

饒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為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義叟物故。獨余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為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耳。

已上十一條。俱見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二十二卷。

歙溪龍尾石舊坑。歙溪。龍尾溪。舊坑。赤卵石。色淡青黑無紋。而溫潤如玉。水濕之微紫。或隱隱有白紋。成山水星月異像。乾則否。

大者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材也。

或有純黑者。此石至貴。不減端溪下巖石。

舊坑。南唐時方開。龍尾溪坑。至宋取盡矣。

龍尾溪新坑。色亦青黑。質粗燥。有極大者。盈二三尺。

歙溪羅紋刷絲。金銀開刷絲。眉子。俱舊坑四品。舊坑石皆青黑色。

紋細而潤如玉。曰羅紋。如細羅紋。刷絲如髮密。金銀開刷絲亦細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

已上石亦南唐時開。至北宋時無矣。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石質並枯燥。紋亦粗。

羅紋如羅紋。紋大者盈二三尺。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眉子或長二三寸。金星舊坑新坑。

金星舊坑新坑。石淡青色。並粗。大者盈尺。久用則退之。

銀星舊坑新坑。

銀星舊坑新坑。石淡青色。並粗。有星處不堪磨墨。多側取為硯。久用則退之。其小者如鏡面。大者盈尺。佐家有一團。面上多白點。如粟米大。此銀星也。

類端石

湖廣辰沅州出一種石。色深黑。質粗燥。或有小眼。端溪人取歸。刻作端石樣。稱為黑端。今湖廣辰州沅州。

辰沅二州人自製者。多作犀牛龜魚八角等樣。

潑溪石。有一種石。出九溪之潑溪。石表淡青色。內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久用則光如鏡。或有金線及黃脈相間者。號為紫袍金帶。今九溪衛在湖廣常德辰州二府界。紫袍金帶。多有偽者。蓋以藥成之。分明有拆痕。可驗。真者自不同也。

洗溪硯

嘗聞洗河綠石。色絕如藍。其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石。此石出陝西臨洮府大河深水中。甚難得也。

今有綠石硯名洗石者。多是潑石之表。或湖廣長沙府山谷中石也。潑石潤而光。卻不受墨。

萬州金星石

萬州懸崖金星石。資質亞於端溪下巖石。色淡墨。細潤如玉。水濕之則金星自見。乾則否。極發墨。久用不退。非欵比也。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巖石。在廣東海外瓊州府。

衢硯新種

衢硯。今浙江衢州府所出。開化縣黑石最佳。大者三尺。但多不發墨。硯名下俱新種。此

龍尾硯。金星硯。羅紋硯。蛾眉硯。角浪硯。松紋硯。豆斑硯。已上俱出歙縣。皆硯之異名。其石皆出於龍尾溪。金星尤佳。

紅絲硯。黑角硯。黃玉硯。褐色硯。紫金硯。鵲金墨玉石硯。已上俱出東州。唐彦猷作紅絲硯。自號為天下第一。

子石硯。鵲眼。綠縹。已上俱出廣東端溪。紫石硯。出吉州。黃金硯。出淄州。金雀石硯。出淄州。熱鐵硯。出青州。磁洞石硯。出萬州。懸崖金星石硯。出萬州。古瓦硯。出相州。即銅雀硯。

魯水硯。出南劍州。樂石硯。出宿州。綠石硯。出洮州。角石硯。出絳州。石末硯。出青州。澄泥硯。出魏州。大陀石硯。出歸州。駝基島石硯。出登州。石末硯。發墨而磨筆。龍尾。得墨遲而久不燥。

羅紋石。起墨過於龍尾。端溪龍窟巖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末。他無足議。洗硯法新種。出廣記

凡硯須日滌之。過二三日。即墨色差減。縱未能滌。亦須易水。春夏蒸濕之時。墨久留其間。則膠力滯而不可用。尤要頻滌去之。

洗硯不得使熱湯。亦不得用氈片故紙。惟以蓮房枯炭洗之。最佳。端溪自有洗硯石。或按卓角水洗之。亦得。半夏切平洗硯。大去滯墨。又黃蠟補硯尤佳。

漢未央宮瓦硯記

漢未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覆椽際者。則其腹有面向外。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而至背厚一寸弱。其背平可研墨。唐宋以來。人得之。即去其身。以為硯。故俗呼瓦頭硯也。或謂其質稍粗。又入土歲久。頗濁水。比銅雀瓦為少劣。抑豈知銅雀瓦雖精。然曹瞞所製。無足貴者。孰與未央諸瓦。出於漢初。為可重乎。洪武辛亥夏。余留長安。校官馬懿。張祐。以此瓦相遺。其字曰長樂未央。於是為千六百年物矣。乃貯以梓匣。寶而用之。嗚呼。物之用固繁。其途也哉。

按未央宮在長安。漢高帝七年。丞相蕭何建。近因錄王忠文公禕此記。同寅員外王鉉。長安人也。云有太極未央一等。而此未之及。蓋子充或未之見歟。因併識之。以俟參考。時

天順元年丁丑夏四月朔日王佐記。

江西新造漢未央宮瓦硯

宣德中。江西寧府老殿下。新造漢未央宮瓦硯。改作今布瓦樣。極精緻。恆以賜往來官員。人多寶為清玩。研墨頗不渴水。其瓦高八寸強。闊六寸。面至背厚一寸弱。面上有銘。曰伊口古龍。飲涓達樊。口以龍首。西

皇高原。卯金方昌。大興天口。雕檀玉碼。華棧璧現。以壯天下。誰何不尊。世遠人逸。獨遺斯存。可歎可戒。且磨且捫。茅茨土階。孰為其仁。凡十一行。一行六字。末有體仙書三字。字皆古隸。下有一小圓書寧國二字。面中開刻。其四圍作小維環樣。硯上有水池。左有炎漢古號。維天所錫。右有子子孫孫。永寶口。皆皆八

字。

字。

字。

篆字下有爲愛甄陶之質宜加卽墨之封十二小篆字凡四行其背中間大書未央宮東閣瓦六字結方一寸左有大漢十年四字右有鄼侯蕭何造造六字俱隸字差小於中姑記于此以俟知者吉水王佐記

魏武銅雀瓦硯

柳公權曰端州有溪曰端溪其硯有赤白黃色點者謂之鸚鵡眼或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

郡志云有青紋者謂之青龍其短者謂之眼鏡下岩石亦有之色微斑者謂之火點下巖無此又有曰赤裂曰黃霞曰鐵線曰白鑽圓而深如鑽眼曰壓矢其色斑駁其舊坑則有龍岩汲梗黃圃三石汲梗全無眼其新坑則有後歷小湘唐寶黃坑蚌坑鐵坑六處皆不及上三石

蘇易簡硯譜端溪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鑿山之脈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爲硯可直千金謂之子石硯

東軒筆錄魏泰曰端溪硯有三種曰岩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攪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鸚鵡眼乃岩石其次色赤阿之乃潤鸚鵡眼色紫紋漫而大此乃西坑石也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岩石之一後磨石三當西坑之一其品可知

李賀紫石硯歌端州石匠巧如神露天磨刀割紫雲紗帷盡睡墨花春輕灑灑沫松麝香昔丁寶臣知端州以時送綠石硯於介甫所謂玉堂新樣者介甫以詩報之云玉堂新樣世爭傳況是嶺溪綠石鑄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特贈有新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蘇子瞻硯銘

吳石論

靈壁石後增

蘇子瞻硯銘千夫挽纜百夫運斤篝火下純以出斯珍端溪古硯論以結上文

靈壁石出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在深山中掘之乃見其色黑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者有臥砂不起峯者亦無岩岫

佳者如臥牛齒蒼蟻蟻一作扣之聲清如玉快刀刮不動此石能收香齋閣中有之香雲終日不散假者多以大湖石染色刀刮成屑

土瑤瑤

洪武初年取其石作聲給賜各府文廟其色灰白其聲清逸吉安南昌府學皆有之近年多取其石作硯而不見有黑漆者

土瑤瑤

此石出山東兗州府沂州花紋如瑤瑤紅多而細潤不塔粗石者爲佳胡桃花者最好亦有大雲

頭花者及纏絲者皆次之有紅白花粗者又次之次者五六尺性堅用砂鑄板嵌臺桌面几牀屏風之類又曰錦屏瑤瑤

紅絲石

紅絲石類土瑤瑤質粗不潤白地上有赤紅紋路並無雙頭等花亦可鑄板嵌臺卓大者五六尺不甚值錢出下

竹葉瑤瑤石

此石花斑與竹葉相類故名竹葉瑤瑤斑大小長短不一樣每斑紫黃色斑大者青色多性堅可鑄板嵌桌面斑細者貴斑大者不貴有一等斑小者如米豆大甚可愛多碾作散盆等器此石甚少

雲母石

雲母石出袁州江州石州青黃色揭薄片留火上燒香最佳

南陽石

南陽石出南陽

此石純綠花者最佳有淡綠花者有油色雲頭花者皆次之性堅極細潤鑄板可嵌桌面硯屏其石於燈前或窗間照之則明少有大者俗謂之硫黃石

水石 卽那陽石後增

此石出湖廣永州府那陽縣今謂之那石

水石不堅色青好者有山水日月人物之像多是刀刮成非自然者以手摸之凹凸者可驗紫花者稍勝青花者鋸石版可嵌桌面屏風鑲嵌任用皆不甚值錢

左近得二三片石其大者四五尺其山水人物鳥獸儼然如畫皆出自然委非刮成者今以嵌作春臺屏風近又見金陵朱士選侍郎家有一大屏風四尺許其上有三峯本佳以藥咬成三峯相連又以刀刮成反不好看信如前所云者皆此類耳五尺者絕少小者最多

川石

川石出四川

此石白地青黑花紋如山坡性堅鑄版可嵌桌面此石亦少稀見大者

英石

英石出英州

此石如銅鑄聲倒生岩下以鋸取之故底平起峯二三寸亦可作几案奇玩色黑潤者可愛

試金石後增

試金石出蜀中

此石出江水內純墨色細潤者佳若石上試金滿用鹽洗去留放濕地上少時用更用胡桃油揩過卻

上金常用袋盛之好者四五寸長二三寸大價銀值一二兩。又有一等黑石可試銀佐不知其所出。

湖山石

湖山石出原

此石青黑色類太湖石花紋與骰子香楠木相似性堅鑿版可嵌桌面雖不奇異亦少有之。

石琉璃

石琉璃出高麗國性堅刮不動色白厚半寸許可作燈蓋注油點燈明如角者好者多以重價求之。

不灰木石後增

不灰木石出山西澤潞二州山中青白色堅重似石或以紙裹蘸石腦油浸之點燈可照夜燒不成灰世

多作小刀靶。

佐同寅膠中鑿瑄任大同知府曾以數刀靶見贈正此也。或又有送二三刀靶正如石亦青白色失記送者姓名竟不知出於何處石腦油出陝西延安府陝西客人云此油出石岩下水中作氣息以草拖引煎過土人多用以點燈云浸不灰木浸一年點一年理或然也姑俟試之。

霞石

霞石出山西

此石其色黑如漆內有白點如豆大似菊花但質甚粗不為奇。

烏石新增

烏石出山西澤潞山中其色純黑如漆細潤如玉性堅甚利刀刮不動多作帶用亦難得。

龜紋石

嘗見石龜鎖子一箇如酒盞大偏身天生自然龜紋甚可愛。

神龜新增

永樂中造孝陵碑鑿石於石中得一白石龜今在內府南京奉先殿。

崑山石後增

崑山石出蘇州府崑山縣馬鞍山此石於深山中掘之乃得玲瓏可愛鑿成山坡種石菖蒲花樹及小松柏樹。

佐近詢其鄉人山在縣後一二里許山上石是火山洞中石玲瓏好栽菖蒲等物最佳茂盛蓋火暖故也。

太湖石新增

太湖石在蘇州府吳縣南五十里近洞庭湖郡志湖在洞庭湖西石在水中者為貴蓋石在水中歲久為波濤所衝擊皆成空石面鱗鱗作層名曰彈窩亦水痕也。沒人能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在山上者名旱石枯而不潤或

屢作彈窩以售人亦得善價。

唐白樂天太湖石記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稽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余嘗怪之。余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壘壘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致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嚴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緝潤削成珪璋者有廉稜銳刺如劍戟者又有如蚪如鳳若踞若動將翔將踊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擢將闢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歎雷巖巖然有可畏而望之者烟霧景麗之日巖巖巖巖若拂嵐撲黛巖巖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閒乎。將匪運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輒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駭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為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

宋歐陽文忠公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假然偃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為符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黃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符谿者詢於滌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符為菱理或然也谿傍有遺址故亡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今偽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耶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滌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墟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古窯器論

柴窯

柴窯器出北地河南鄭州。世傳周世宗姓柴氏。時所燒者。故謂之柴窯。天青色。滋潤細膩。有細紋。多是粗黃土足。近世少見。

汝窯

汝窯器出汝州。宋時燒者淡青色。有蟹爪紋者真。無紋者尤好。土脈滋潤。薄亦甚難得。

官窯

官窯器。宋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與汝窯相類。有黑土者。謂之烏泥窯。偽者皆龍泉所燒者。無紋略。

董窯

董窯出原州。

淡青色。細紋。多有紫口鐵足。比官窯無紅色。質粗而不細潤。不逮官窯多矣。今亦少見。

哥窯

舊哥窯出原州。

色青濃淡不一。亦有鐵足紫口。色好者類董窯。今亦少。有成羣隊者。是元末新燒。土脈粗燥。色亦不好。

象窯

象窯器出原州。

有蟹爪紋。色白而滋潤者高。色黃而質粗者低。俱不甚值錢。

高麗窯

古高麗窯器出。

色粉青與龍泉窯相類。上有白花朵兒者。不甚值錢。

大食窯

大食窯器出原州。

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者。與佛郎歇相似。

嘗見香爐花瓶。合兒。蓋子之類。但可婦人閨閣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謂之鬼國窯。今雲南人在京。多作酒盞。俗呼曰鬼國族。

內府作者。細潤可愛。

古定窯

古定器。俱出北直隸定州。

土脈細。色白而滋潤者貴。質粗而色黃者價低。外有淚痕者是真。刻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繡花者次之。

宋宣和政和開窯最好。但難得成隊者。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價高於白定。東坡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凡窯器有茅簷骨出者。價輕。蓋損曰茅路。曰篋。無油水曰骨。此乃買骨董市語也。

吉州窯

吉州窯出今吉安府廬陵縣永和鎮。

其色與紫定器相類。體厚而質粗。不甚值錢。

宋時有五窯。書公燒者最佳。有白色。有紫色。花瓶大者值數兩。小者有花。又有碎器最佳。

相傳云。宋文丞相過此窯。變成玉。遂不燒焉。今其窯尚有遺迹在人家。永樂中。或掘有玉杯。蓋之類。理或然也。自元至今猶然。

古磁器

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

好者與定器相似。但無淚痕。亦有刻花繡花。素者價高於定器。新者不足論也。

古建窯

建窯器出福建。

其盤蓋多是擊口。色黑而滋潤。有黃兔斑。滴珠大者真。但體極厚。俗甚少見。薄者。

古龍泉窯

古龍泉窯。在今浙江處州府龍泉縣。今日處器。青器。古青器。土脈細且薄。翠青色者貴。有粉青色者。有一等盆底有雙魚。盆外有銅撥環。體厚者不甚佳。

古饒器

古饒器出今江西饒州府浮梁縣。

御土窯者。體薄而潤。最好。有素折腰樣。毛口者。體雖薄。一作色白且潤。尤佳。其價低於定器。

元朝燒小足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新燒大足素者欠潤。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今燒此器好者。色白而瑩。最高。又有青黑色。戲金者。多是酒壺。酒盞。甚可愛。

霍窯

霍器出山西平陽府霍州。

彭窯

元朝戲金匠彭均寶。效古定器制折腰樣者。甚整齊。故名曰彭窯。土脈細。白者與定器相似。比青口欠滋潤。極脆。不甚值錢。買骨董者。稱為新定器。好事者以重價收之。尤為可笑。

古無器皿

古人吃茶，俱用擊，取其易乾，不留滓。飲酒用盞，未嘗把盞，故無勸盤。今所見定器勸盤，乃古之洗。古人用湯瓶，酒注不用登，瓶及有臂折盃，茶鍾盞盤，此皆胡人所用者。中國人用者始於元朝。古定宜竈，俱無此器。

假剔紅用灰圍起，外用硃漆之，故曰堆紅。但作劍環及香奩者多，不甚值錢。又曰罩紅，今雲南大理府多有之。

嵌金後增

嵌金器皿，漆堅，嵌得好者為上。

元朝初，嘉興府西塘有彭君寶者，甚得名。嵌山水人物亭觀花木鳥獸，種種臻妙。寧國府今有描金器皿，南京匠人亦多作之。

攪犀

攪犀器皿，漆堅者，多是宋朝舊做，繪金人物景致，用攪攪空閑處，故謂之攪犀。

螺細後增

螺細器皿，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

宋朝內府中物及舊做者，俱是堅漆，或有嵌銅線者，甚佳。

元朝時，富家不限年月做造，漆堅而人物細可愛。今廬陵新做者，多用作料灰豬血和桐油，不堅而易壞。甚者又用藕泥，其賤不可當。然好者須在自家自作，方為堅固。今吉安各縣舊家藏有螺細牀椅屏風，人物細妙可愛，照人可愛。諸大家新作，果合簡牌，胡椅亦不減其舊者，蓋自作故也。

洪武初抄沒蘇人沈萬三家條凳椅卓螺細剔紅最妙，六科各衙門猶有存者。

古錦後增

古有樓閣錦、樽蒲錦，又曰關婆錦、紫駝花、鸞鶴錦。此錦裝背古畫尤佳。今蘇州府有落花流水錦，及各色錦。

刻絲作

刻絲作，宋時舊織者，白地或青地，織詩詞山水，或故事人物花木鳥獸，其配色如傳彩，又謂之刻色。此物甚難得，嘗有舞袖闊一尺有餘者，且勻淨緊厚。

紵絲作

紵絲作，新織者，類刻絲作，而欠光淨緊厚，不逮刻絲多矣。又曰紵絲作。

古錦帳

古錦帳，闊一丈有餘，多織畫錦堂記、滕王閣記，字方四寸，又有小幅者，皆佐所目觀，亦有花竹翎毛者，雖富貴可愛，然但可裝堂遮壁，非士大夫清玩也。

佐聞之鄉長老云，吾邑太原坪下人織畫錦堂記，蓋前元時也。今泉州府、蘇州府又有織者，大小幅皆，有然不及古遠甚。

火浣布

新增格古要論卷八

古漆器論

古犀毗

古剔犀器皿，以滑地紫犀為貴，底如仰瓦，光澤而堅薄，其色如膠凝色，俗謂之聚兒犀，亦有剔深峻者次之。福州舊做者，色黃滑地圓花兒者，謂之福犀，堅且薄，亦難得。有堅者，元朝嘉興府西塘楊匯新作者，雖重數多，剔得深峻者，其膏子少有堅者，但黃地子者最易浮脫。

剔紅後增

剔紅器皿，無新舊，但看硃厚色鮮，紅潤堅重者為好，剔劍環香草者尤佳。若黃地子剔山水人物及花木飛走者，雖用工細巧，容易脫起，硃薄而紅者價低。

宋朝內府中物，多是金銀作素者。

元朝嘉興府西塘楊匯有張成，楊茂剔紅最得名，但硃薄而不堅者多。日本國、琉球國獨愛此物。今雲南大理府人專工作此，然偽者多。南京貴戚多有此物，有一等通硃紅，有一等帶黑色，好者絕高，偽者亦多，宜仔細辨之。

堆紅後增

火浣布出西域南炎山用火鼠毛織者如染汗垢膩入火燒之則潔白如故西漢梁冀有之嘗見有如錢大者用銀鑲周圍留火上燒香甚難得

灑海刺

灑海刺出西番絨毛織者闊三尺許緊厚如氈西番亦貴

普羅

普羅出西蕃及陝西甘肅亦用絨毛織者闊一尺許與灑海刺相似卻不緊厚其價亦低

兜羅錦

兜羅錦出南番西番雲南沙羅樹子內錦織者與剪絨相似闊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衣服

西洋剪絨單

西洋剪絨單出西番絨布織者其紅綠色年遠日晒永不退色緊而且細織大小番犬形方而不長又謂之同盆單亦難得

西洋布

鄉烟那風律得西洋布其白如雪闊七八尺

異木論

鷓鴣木

鷓鴣木出西番其木一半紫褐色內有蟹爪紋一半純黑色如烏木有距者價高西番作駱駝鼻中紋子不染肥膩嘗見有作刀靶者不見其大者

紫檀後增

紫檀木出交趾廣西湖廣性堅新者色紅舊者色紫有蟹爪紋新者以水濕浸之色能染物作冠子最妙近以真者措粉壁上果紫餘木不然黃檀木最香今人多以作帶

烏木後增

烏木出海南南番性堅老者純黑色且脆開道者嫩今偽者多是繫木染成作筋音

虎斑木

虎斑木出海南其紋理似虎斑故名之曰虎斑木

般柏楠後增

般柏楠出西蜀馬湖府紋理縱橫不直中有山水人物等花者價高四川亦難得又謂之般子柏楠俗今

近歲戶部員外敘州府何史訓送卓面是滿面蒲荷尤妙其紋脈無間處云是老樹千年根也

赤水木

赤水木出原蜀

此木色赤紋理細性稍堅且脆極滑淨

瘰木後增

瘰木出遼東山西樹之瘰有樺樹瘰花細可愛少有大者柏樹瘰花大而粗瘰音影蓋樹之生瘰者也口北有瘰子木多是楊柳木有紋而堅硬好作馬鞍轆子

花梨木後增

花梨木出南番廣東紫紅色與降真香相似亦有香其花有鬼面者可愛花粗而色淡者低廣人多以作茶酒盞

鐵力木後增

鐵力木出廣東色紫黑性堅硬而沈重東莞人多以作屋

杉木後增

杉木出四川廣西江西湖廣徽州等處俗呼曰參木又曰撥木色白而其紋理黃稍紅有香甚清或云南番腦子生此木中有花紋細者如雉鷄斑甚難花紋粗者亦可愛直理不花者多有紫油杉木第一等蘇人呼為紫椒木

馬湖府枋子全廂有野雞斑者最貴

梁木

梁木出廣西四川色黃紋理稍黑花紋細者可愛直理者多性最柔可圈素新者有香濁甚

樺木後增

樺木出湖廣及江西南安萬羊山木色白紋理黃花紋粗亦可愛謂之倭樺木花者多有一等稍堅直而細謂之草樺俗呼曰椴木

金剛子木

金剛子木出海南安南六楞偏身花紋深細可愛堅且實故名金剛子作素珠冬月不冷手大者如榛子小者如梧桐子大亦有如圓眼大者

椰杯木後增

椰杯出兩廣安南類瓢且厚實黃黑色肉白可食鑿開中有酒微酸謂之椰子酒或漆或銀鑲作酒杯小者最貴而難得大者作酒壺勸盤酒注水杓之類或云酒傾入有毒則爆故出路人多帶之椰子木出廣西梧州府鬱林州廣西方輿云樹似檳榔實大如瓜堪為飲器文選曰檳榔無枝椰葉無陰

檳榔木後增

檳榔出廣西鬱林州樹如櫻櫚高七八丈葉可為扇不引風氣其實尖者為貴與石灰同食令人齒黑故有難題黑齒之俗

實能辟瘴氣故土人日日早食客至傳以相待

人面木見方輿出鬱林州春花夏實秋熟兩邊似人面故以名之。

韃韃樺皮木後增

韃韃樺皮木出北地色黃其斑如米大微紅色能收肥膩甚難得。裹刀靶為最。今人以樺皮飾弓名樺皮弓。又以襯靴。

香楠木新增

楠木出四川湖廣色黃而香故名。好刊牌扁。

又有紫黑色者皆貴。白者不佳。

不灰木見異石

竹論

竹杖 晉戴愷之竹譜有五十餘種

方竹出西蜀 浙江杭州府西湖飛來峯山上亦有之。其竹節上有刺。蜀人謂之刺竹。

湘竹出廣西□□府斑細而色淡有暈中一點紫與蘆葉上斑相似作簫管最貴。

雪竹出廣西斑極大色紅而有暈。

皺兒竹孩兒竹出西蜀下有尺許如豬大腸。

櫻竹出西蜀廣西葉如櫻欄其身似竹堅且實又名桃竹。已上皆可作杖。

花藤出廣西身細而斑黑堪作杖。身粗者俗。

藤杖出兩廣至粗大節密者佳。可為引道之用。至小者亦佳。可作馬鞭。肥。

斬竹新增

今湖廣黃州府斬州有竹名斬竹。州即古斬春縣也。竹篔其節平。人睡則涼。而不生痕。今謂之斬篔。斬篔自所得名。

新增格古要論卷九

文房論新前七卷

評筆見事林廣記

廣東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為筆。或用雞鴨毛。或以雉尾。五色可愛。又有豐狐毛。虎僕毛。鼠鬚。羊毛。麝毛。狸毛。羊鬚。胎髮。然皆未若兔毫為佳。兔毫須取崇山絕仞中之兔。八九月收之。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則毫少筆貴。

夫筆須要尖齊勁健。筆之四德。今世筆皆鋒長。少損已禿。不中用矣。

宣州諸葛高。常州許穎。洗鼠散。散卓長心筆最佳。

國朝有陸繼翁。王古。用筆最得名。皆湖州人。住金陵。永樂初。吉水鄭伯清以猪鬃為筆。健而可愛。其心則長。予少時甚愛之。

收筆

蘇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

黃山谷以蜀椒。黃檗煎湯。磨松煤染筆。藏之不蛀。尤佳。

洗筆

以器盛熱湯。浸一飯久。輕輕攪洗。次用冷水滌之。若有油膩。則以皂角湯洗。甚佳。

筆卦有序

筆之行事。昌黎伯毛穎傳可考。已予復何言哉。然予嘗讀孔子易。至十三卦之制器尙象。若聖者未相。矢杵曰舟楫之利。與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之制。皆古聖人取諸卦而作也。何獨於筆而遺之耶。況筆之爲器。上而帝王之典謨訓誥。下而官府之簿書期會。四海之同文殊譯。莫不賴以爲錄。其功不下於聖。若未相。孤矢杵曰舟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也。何獨於筆而遺之也耶。或曰。筆之名始於秦氏。其不見稱於孔子易也。同宜予曰。不然。筆不始於古乎。則包犧氏之八卦。夏后氏之九疇。凡科斗鳥迹。鐘鼎籀篆之文。亦將何以施其巧哉。若然。則筆之名雖始於秦氏。其所由來則遠矣。乃不見稱於孔子易者。其在夫夫之書契也。與吳興筆者。陸生索予文以術其技。竊謂包犧氏畫卦之物。卽筆之所由兆也。因著是說。并作筆卦以貽之。

元亨利用書。貞吉。象曰。筆。剛柔合而成。內虛而外健。柔得中而順行。應乎剛而文明。是以元亨。利用書。貞吉。書契筆而天下治也。春秋筆而亂臣懼也。筆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天下文明。筆先王以作書。契代結繩。初九。田于林。羸兔拔毛。以其彘征吉。測曰。羸兔拔毛。大有得也。六二。淇園伐竹。用資簡牘。測曰。淇園之竹。虛而直也。用資簡牘。言有實也。九三。乘筆滯其墨。王用亨于三。畫大吉。測曰。三畫之吉。其文立也。九四。隕筆不利。入於場屋。有悔。測曰。隕筆有悔。其行塞也。九五。利見大人。天下同文。測曰。利見大人。居君側。則天下同文。小人黜也。上九。筆顛刺不資錄。其形禿。終凶。測曰。筆顛形禿。任之極也。至正辛卯冬十一月廿二日。京兆字文材述。

筆對

尋陽張羽造

班超歸自西域。止於洛陽。閉門養疾。無所逢迎。有一儒生。銳首而長身。款扉投謁。自稱故人。門者辭曰。君侯久勞於外。精神消亡。不樂於應接。公卿大夫。雜坐於門。尤不得望見顏色。安問故人生聞之。竊然變色。毛髮竦豎。排闥而入。如脫兔。顧謂超曰。子當壯年。傲功速利。馳志異域。乘我如履。跨騰風雲。一息萬里。子固絕我矣。而我未嘗與子絕也。凡子之建功名。享爵位。耀於今而垂於後者。我與有勞焉。子不德我。乃待我不見乎。超聞之。瞿然而視。且怒且疑。與之坐而問曰。子欺我哉。遂掖之士。淹寂穹廡。游詠術藝。呻吟典謨。研朱清墨。佔畢操觚。目厭百家。腕脫六書。若史遷發憤於紀傳。伏生皓首於遺經。董子下帷而講授。劉向閉閣而研精。相如託風於詞賦。揚雄覃思於法玄。彼皆收功於老死之際。成名於隔世之間。樂爲迂闊。往而不還。故爾得以揚眉吐穎。含毫吮思。或呈材以效能。或摘藻而綺靡。寫幽思於尺素。垂空言於百世。雖聖知之有餘。諒非爾而莫濟。僕誠不能與吾子並。故逃爾而遠遊。於是。要槁具之劍。擁澄特之旄。左執鞭。右屬。謝弘玄之流。招劇季之豪。望蒲類而北向。踰流沙而西涉。鳴鑼伊吾之野。飲馬長城之窟。稱名王於。會豪華於。橫四校於。龍堆出九死於。虎穴。但見千車雲屯。萬騎雷合。矢如。戈

如電掣紛紛。紘天動地。知者爲之。愚者爲之。怯。爾於是時。固已銷鋒。歛迹。顛倒。聞鉦鼓而魄。遁。望羽旄而膽。又豈能出一奇畫。一辭。以相及哉。夫名不可以虛得。功不可以幸取。勞之未圖。報於何。有生乃卓然。起立。進而言曰。吾聞大功無形。大利難名。仁人垂德於不報。志士弛勞而不爭。凡我之功。遠。者大者。人所共知。不待觀。近在子身。何獨未。子游京師。困於逆旅。與我庸書。求直官府。握手終日。未。嘗厭汝。工爾字畫。順爾指使。成爾文章。通爾志意。仰事俯畜。皆我是賴。及爲令史。掌書。闔。辰入西出。必。與爾借。言無爾。行無爾。夫何一旦。絕已固之交。結巨信之友。壞可成之功。造難就之計。舍聖賢之業。操不祥之器。乘機蹈危。以做一時之富貴。然我猶。封管之動。忍投地之恥。將全爾交。未即背棄。若乃戎。車竟野。仗鉞誓師。文告之修。我記爾辭。伍符尺籍。有所徵發。我傳爾信。應期而合。或移書而飛文。或安屯。而數實。或計功於幕府。或通訊於鄰國。凡此多端。匪我弗克。爾在姑墨。上書乞兵。我寫爾心。卒獲所請。爾。厭西土。情懷首丘。泣血騰章。實我所。女弟陳辭。悲難激切。感動天子。實我所。既而還旅。窮荒。縣車帝。里。微我之惠。何以及此。雖然。此特其小小者耳。若夫鋪張鴻休。潤色烈烈。書之。旂常。列之。簡冊。使爾得以。流英聲。騰茂實。光明顯融。千載而不滅者。其功豈易易哉。今子徒欲夸淺近之效。忘本原之義。是何異於。始皇之疏。穎。而平原之失。遂也。超乃。肝膽。失容。意若有。避生日。未也。願安爾。少窮我。昔爾先君。開關。抵蜀。我在。童髦。資其簡牘。逮爾兄。固。父書是。念我前功。復見齒錄。我乃。竭其管。見。投以寸心。道叶膠漆。利同斷金。相其成。書。蔚爲詞林。向使固不。恆其德。背好忘故。改行易業。效尤於汝。則孰爲之。綴辭。乘翰。以。成其制度哉。且夫萬里封侯。立功異域。榮則榮矣。孰與夫論道。屬書。爲世儒宗。以闡父之績。薄伐西戎。恢。我士疆。忠則忠矣。孰與夫斷代作史。勒成一。家。以佐漢之光。向使戎狄之人。感神巫之言。悼斬使之恥。獸。心。盆。雖。狙。詐。叢。起。吾。將。見。爾。膏。身。懸。度。之。墟。暴。骨。焉。者。之。野。生。爲。囚。伴。死。爲。夷。鬼。又。安。敢。望。青。紫。乎。故。子。常。鄙。我。而。不。用。我。亦。笑。子。身。勤。而。事。左。勞。大。而。功。細。也。超。聞。斯。言。俛。首。流。汗。揖。客。門。外。自。悔。不。學。卒。以。歿。死。

至正丙午夏六月十有七日。吳興陸文寶持所製筆。過余求文。且乞一言以張其。因書舊作筆對一。通貽之時。炎氣。暫息。紙墨清潤。而陸君筆又佳。惜余不善書。不能顯其美也。羽識。

評墨

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州。本姓奚。南唐李主賜姓李氏。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今之言墨者。亦以李廷珪爲第一。易水張遇爲第二。李廷珪墨有二品。龍紋雙脊爲上。一脊次之。張遇墨亦有二品。易水貢墨爲上。供堂次之。近時兗州陳朗亦精於墨。可以次之。又有王君得墨。柴珣。朱君得小墨。皆唐末五代知名者。

各處墨

元朝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有潘雲谷墨。國朝直隸鳳陽府舊城大東門有查文通墨。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有龍忠迪墨。上有偽造天誅四字。

常州府宜興縣有徽州府休寧縣有。

評紙州產

古無紙。以竹簡書之。所謂汗青是也。蓋以火炙簡。令汗出。取其青。易書。漢和帝時。來陽蔡倫始造紙。封龍亭侯。今來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石曰。是倫造紙白也。

蜀棧

南部新書云。唐元和之初。蜀妓薛濤製小牋。有十色。號薛濤牋。此妓以紙爲業。

歙紙

唐新安郡。宋歙州也。今直隸徽州府歙縣是也。其紙有麥光白滑冰翼凝霜之因。今績溪縣界有地名龍巖者。紙出其間。

澄心堂紙

宋朝諸名公寫字及李伯時畫。多用澄心堂紙。歐陽公謂南唐澄心堂紙極佳。但不知所出。

西山觀音紙

國朝永樂中。江西西山置官局抄紙。最厚大而好者曰觀音紙。連七紙尤妙。

廣信紙

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奏本紙最妙。

常山紙

浙江衢州府常山縣有榜紙。中夾紙。奏本紙次於鉛山。

英山紙

直隸廬州府六安州英山縣出榜紙。好作紙帳。

撫州紙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有小牋紙。

紹興紙

浙江紹興府上虞縣有大牋紙。一種至厚。一種稍薄。

印色

用真麻油半兩許。入草麻子十數粒。搗碎。取白仁同煎。至黃色。去草麻子。將油拌熟艾。令乾濕得所。然後入銀硃。隨意多少。以色紅爲度。更不須用帽紗。生絹之類。攪隔。自然不沾。塞印文。而又不生白醜。雖十年不燬。一法用蜜調硃最善。紙素雖久。色愈明。今內府用蜜以塗。佐常以前法用之。久而滯。易之以麩。鬆而不佳。又易之以紗。頗妙。久而堅。不可用。然不若調硃以手黏。

上圖書者。絕妙絕妙。凍月宜溫之可也。否則必糊塗矣。

又見楊東里先生用煎蠟子清油。勝於草麻油。或自以麩爲大丸。煎湯亦佳。然凍月用之。又在己之活法也。

法糊

用瓦盆盛水。以麩一斤。糝水上。任其浮沈。夏五日。冬十日。以臭爲度。漚漚。漚清。水蘸。白芨半兩。白礬三分。去滓。和元浸麩打成濃糊。入桐油。黃蠟。芸香等。各三錢重。就鍋內打作一團。別換水。煮令熟。去水。傾置器內。候冷。日換水浸。隨用以湯調開。

書燈

讀書須用麻油點燈。蓋麻油無烟。不損眼目。但恨其易燥。每香油一斤。入桐油三兩。和之。則難乾。又辟鼠耗。若蔓菁。墨栗油。紅花油。每一斤。入桐油三兩。以鹽少許。置燈盞中。亦可省油。以生薑擦盞邊。可不生洋蠟。以蘇木煎燈心。晒乾。炷油。可無燼。

書窗

讀書須用明窗淨几。以油紙糊窗。隔則明。造油紙訣云。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草麻。去殼。研。光粉。黃丹。各半。七。桃枝。攪用。似神仙。又桐三麻四。不須煎。十五草麻。去殼。研。定粉。一分。和合了。太陽一見。便光鮮。

收書

收藏書籍之法。當於未梅雨之前。晒取極燥。頓放書櫃中。以紙糊外門。及周圍小縫。令不通風。即不蒸濕。古人藏書。多用芸香辟蠹。今之七里香是也。麝香收書櫃中。亦辟蠹。一法用樟腦亦佳。

收畫

亦於未梅雨前。晒取極燥。緊捲入匣中。厚以紙糊匣縫。務令周密。過梅月方開。則無蒸濕之氣。蓋蒸濕自外而入。故也。匣須用楸木。梓木。或杉。染之類爲之。漆外以黑光裏面。以用漆也。

點書調硃法

銀硃不拘多少。入少許。騰黃。用水研勻。以點抹。擦不落爲度。多用騰則反黃矣。卻勝於用膠。并阜子膠。調者遠矣。雖久亦不臭敗。一法用白芨水研硃亦佳。肥阜子浸水次之。銀硃用四川心紅。杭州散。

造雌黃墨法

研。金陵片硃最妙。四川井口砂。雖紅。生砂不佳。江西樟樹鎮硃。多雜以紅土。不好。

造雌黃墨法

用雌黃研細。以水飛過。澄清去水。用秦皮。梔子。阜角。各一分。巴豆一粒。去皮。廣東黃明牛膠半兩。同煎汁。和雌黃。作餅子。陰乾。

雌黃有二等。調漆者妙。

造硃墨法

雌黃有二等。調漆者妙。

藥汁如造雌黃墨法。此卻用好銀硃。今蘇州府崑山縣。

藏墨法

用熟艾和墨收。遇梅月。藏用過石灰中不蒸。佐常用爐灰收最妙。凡墨厚者可以久藏。其薄者不耐風。故隨研隨破。雖久藏不動。亦不耐也。

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為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遙尊母沈氏為皇太后時也。故舉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為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瓘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敕册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為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吏部尚書告身印者。尚書實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題宋高宗賜羅尚書手詔

元 金華宋 濂

右手詔八十四字。蓋思陵所賜新安公汝楫者也。按宋制。凡羣臣上章有所陳乞。允則就章後批之。謂之批答。不允則別降手詔。謂之御筆。其字乃內夫人代書。雖則用書詔之寶。或自上自御翰墨以賜之者。謂之親筆。雖則用御書之寶。或用帝筆印記及花書。此詔蓋所謂御筆者也。汝楫自右諫議大夫遷御史中丞。舊例御史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史。汝楫乞補外。不允。及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又陳乞如前。不允。久之始除龍圖閣學士。出知嚴州。秩滿請祠。遂提舉太平興國宮。以卒。詔云。擢冠常伯。進讀經緯。其殆紹興末年為尚書兼侍讀之時邪。汝楫十世孫宜明。能藏此詔於二百餘年之後。近雖更兵火亂離。他物喪去殆盡。而片楮獨存。宜明亦可謂賢矣。羅氏之子孫。尚當寶之。如商伯乙鼎。周淮父卣。以繼宜明之志哉。唐百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太常伯。故詔云然也。

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宋 濂

光堯宸翰。初微黃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魯年。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尚類庭堅書。考其歲月。其當在建炎之初邪。大中參知政事時。與趙鼎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使蕭振勳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宋 濂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公浩多從中沮之。上嚮浚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即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今內批所謂蕭清舊壤者。蓋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使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逮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丐辭。罷知紹興府。奉祀而歸。此批之類。當在末罷相前數日。開爾予道出欵上。朱徵君持此卷至驛舍。迫之使題。故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楊將仕應補助牒後

宋 濂

將仕郎崇寧所定七階選人之一。係宋初判司簿尉也。須三任六考。用奏薦及功賞。乃可升改。而之以任。

新增格古要論卷十

古今誥勅題跋

跋馮君家藏唐誥

宋 朱 嘉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為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徵召諸道之兵。入西畿。屯整屋。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即西畿。其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即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即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即平章事者。則為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耶。抑且以將軍師少而略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越國難。馮君又能為之領軍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為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予。且言君之後散居劍。仰之閒。為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絕。予以為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為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嘉書。

書唐誥後

元 金華黃晉卿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比公山濤叔孫通者。公書為吏部尚書。大歷

考者則自朝請大夫帶職奉朝郎以上皆可得之。故烏傷楊公壇官准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會明堂大禮。遂以朝奉大夫奏補。其子鉤將仕郎。蓋咸淳五年九月十八日。至九年二月。其勅始下。惜乎國事日非。而將仕君不能歷仕。以至於改官也。今觀其諸孫所藏尚書吏部所給勅牒。猶可想見一代之制。而其階級之嚴。甄別之精。皆堪為後世法。不但孝子慈孫之宜寶祕而已。勅後有員外郎李姓。侍郎劉姓。考其時言之。李當是李澤。以文字著於時。劉當是劉良貴。政尚嚴猛。嘗承買魏公風旨。鞠京學生葉李而刺配之者。及之。以俟該治之士正焉。

跋顏魯公書般氏誥

宋 濂

右魯郡顏允南官國子司業時。贈其母般氏。關陵郡大夫人誥一卷。乃允南之第四弟司徒魯公真卿所書。蓋公自蓬州召還。還向書右丞之日也。唐人最重誥命。往往令工書者為之。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已下官。詔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匹。餘官二百匹。其愛重之意可見。公尤號能書者。故所受刑部尚書馮翊太守。太子太師。及父惟貞贈誥。皆公自書。世猶或傳之。不特此卷而已也。然寶應元年四月丁卯。唐肅宗崩。已代宗即位。明年七月壬子。改元廣德。使此誥下於七月壬子之前。則可稱寶應二年。今乃在十一月之一日。是屬於廣德之元年矣。不知何以復云二年。況寶應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奏上。不應經一歲之久。至是而始降下也。又以裴遵慶苗晉卿。歷官證之。歲月亦微有不同。豈或二年之。乃元字之訛乎。且書誥之式。自天寶以來。官則書名。令史則兼書姓。元載時乘鈞軸。而書其姓。亦似吏筆之誤。此姑實之。竊意誥命乃當時所給。決不應有差第。恐後來作史者之失耳。然改元重事。史家亦不應不謹也。詳疏於此。以俟博古之士問焉。允南字去惑。其卒以寶應元年十一月十日。是誥之下。當不及見之矣。卷首字多磨滅。其存誥字上字。當是正議大夫上柱國。其存鄉縣等字。鄉字上當闕封金二字。蓋允南自司封郎中封金鄉縣男也。復并及之。至若字畫之美。精神飛動。當為公平生所書第一。不待贊也。

劉參軍黃牒跋尾

宋 濂

西昌劉氏。素號饒饒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閭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誥與勅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誥。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祿而已。後因臣僚奏請。游詔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遂等依舊給誥。則三年三月九日也。慶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諡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為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為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為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

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繁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與國真奸臣之雄。不足汗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為金人所惡。不可使乘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悅。惟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為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土。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

跋包孝肅公誥辭後

宋 濂

右包孝肅公誥辭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潢成卷。請濂為之題識。濂不敢讓。因疏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官之外。別加職名。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御書。直學士則祥符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即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所改之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也。其階自兵部員外郎轉刑兵部中者。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歷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遷。公嘗為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擢。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刑部郎中在中行。由前行員外郎而陟中行郎中。此超遷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宜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宜之侍郎。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宜奉行者。當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偉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為所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辭命。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舍人有闕。故以學士兼之。偉當是楊偉。時與歐陽修胡宿趙鼎楊察。並為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而不名者。宋初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為真拜。而左右僕射皆為宦官。相銜帶之。亦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以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銜當帶之。雖不名。必知其為二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判公著者。絳乃韓絳。奎乃吳奎。二人者皆以言事被黜。奎知壽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後三十年始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真領其職事者也。其云主事令史。書令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為省吏。唯尚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令史十。有四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祇事也。其云都事高允迪受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尚書。必歷三省而後備。所以誥命聯著三省位銜也。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三年為嘉祐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于太廟。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所以尚稱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

風峻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區宋學之所褒贊姑以舊聞疏之如右文質直而無潤飾庶使世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生選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制中謂白雲之司蓋黃帝時以秋官為白雲公遷刑曹故行辭者援其故事云

題顧拙軒誥命後

宋 濂

右拙軒先生顧公誥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陪修職郎故事修職郎滿三考關陞令錄先以合入階官給誥公遂入從政郎久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鮑郎鹽場差遣然舊制無從政郎崇寧初以通仕郎身錄事參軍縣令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此誥之首當有十幹賢千文紀號若曰甲夫等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欠紹定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其背紙又當書行在官誥院準鈔出給及寫誥楷書當行守分令史主事等名氏而守當官批上等官誥命照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爾吏部主事碩公之六世從孫琢玉為軸重加裝裱持以相示故為詳書之以備當時典故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再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碩者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題王魯公受少保致仕誥

宋 濂

右宋王魯公特受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公由樞密使拜相十五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衢州尋即奉祠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八月魯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是年仍稱淳熙十六年十一月始詔改明年為紹熙元年是為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十閱月後何耶宋自宜和以前未有既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輔臣考終于位其家已發哀即服降旨給賜方上謝事之章而朝廷復為之誥廷出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乖政理其後吏部郎嘗以為言終不能行而止此誥未免循習當時故事而未之或改者也然誥中所謂尚克全於德履及益高沖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書之其為後來補授制勅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軸者唯梁文靖公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約雅飭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店新起精神昏昧謾掛漏而書之洪武十三年八月己未朔後學宋濂謹識

題唐太宗哀册文後

宋 濂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册文一卷舊書藏相發岳珂傳翁家後有北燕喬資成所題定為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濂一言之濂聞唐故事哀册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為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為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與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攝皇帝載者已九月哀册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為命案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籍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八字迺悲風於長下缺術字然特其

缺文爾徵之大詔令羅圖琬琰集文粹文苑諸書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濂竊按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棄本之筆訛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瀆也其理固當太宗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真卿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實成雖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尚永寶之

跋宋太宗御書

王 禕

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其辭多辭臣所擬進而皆內夫人所代書所謂御寶批者則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也所謂親筆者則上所親書或加押字不用寶也今觀熙陵賜丞相張文定公齊賢母子二札前一札辭意字畫甚古質且不用御寶蓋親筆也後一札辭既溫暢字亦秀潤復識御寶其後查御寶批也習典故之學者必有考於斯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王 禕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武穆王飛召其以兵援廬州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以謂鄂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于鄂會金人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解圍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兒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闢襄陽兼宜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浚言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即趣飛援之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汴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兵比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札當是此三年中所遺以不署名月故莫得而詳然札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年乃張俊重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俊督師采石也惟十一年劉錡屯濡須合張俊河中之軍以御敵與札中語合則其為此年所遺不疑初武穆為秦檜所誣且置之死檜令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淳熙中事既昭雪其子霖以為請孝宗還之此札固在其數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於武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至於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秦檜之計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為之吾於其君何尤焉

跋陳彥翔誥

蘇 平 仲

與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彥翔擬淮南節度推官知亳州錄事參軍以元祐三年五月二十

蘇平仲

蘇平仲

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籍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八字迺悲風於長下缺術字然特其

六日舉行至六月三日其勅始下時宜仁聖烈太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凡厥登用皆天下之賢才勅後署名彬彬可徵也守中書侍郎呂大防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給事中兼侍講傅奕守吏部侍郎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呂公著以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尚書左丞拜中書侍郎孫覺以右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爲學士在翰林是夕召入見於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行辭既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獎待之意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復勉公盡心事上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燭送歸院郎行司空左右僕射辭世傳一揮三制是也餘辭則劉敬會肇等行呂司空以下皆再三表辭不允賜詔各一口宜各二斷來章批答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

歐陽文忠公官誥後

胡廣

獨傳侍郎以舊疾未平未上後復申辭免之情仍有詔不允亦公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今其名下前小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詔之後五六月之交遂就職歟元年春司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事未久乞用文彥博爲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依舊以師相起彥博不煩以事而侍中虛至今故書闕也頌者姓蘇氏延慶者姓蔡氏萊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之夏蘇公由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在二年之冬願臨邊給事中與我先文定公遷戶部侍郎實並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宇文員外節紹節之叔祖嘗言州縣不依數今放免積欠者黃左司即庭堅之叔父嘗體勸蜀茶者周考功蘇都事皆名士云觀此蓋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森列二聖之左右前後雅所謂濟濟多士殆不是過矣哲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不歸之君子在內之功抑豈可哉然則此卷豈足以係孝子慈孫無窮之思而已乎

跋宗忠簡公誥

蘇平仲

宋朱黃袁官誥後

胡廣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

右宋永嘉黃公袁官誥三通其一勅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任饒州司法參軍三考以舉主例轉階左從事郎其二由左從事郎歷任滿七考以舉主奏改左宣教郎充光州州學教授其三磨勸轉左奉議郎權通判均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前誥紹興八年五月八日趙鼎奏會開並列職名後二誥失去年月則是檜加太師時在十二年九月獨列其官銜無趙會名已爲檜所竄逐自時厥後檜獨用事正國步艱難之秋君子垂首喪氣之日輻輳之徒一言契合卽位顯要士大夫一言異已卽見斥逐如黃公袁在當時舉之者非一人其才猷不見超用終始一卽官而已知非附檜者使其如鄭仲熊輩則名位可立致其不位通顯宜哉雖抑厭於一時而發之于悠久視彼欻然而焱忽然而熄者相去遠絕今公之八世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宗豫以是誥示余其家君思恭先生題識其後甚悉既嘗失之復歸于黃氏若有物以相之者誠有可成也非八世澤之遠則幾何而不淪於煨燼乎然則其可不知所重哉昔王太令以青氈爲舊物尤重愛惜矧此誥乎黃氏之子孫宜世寶之可以驗其先德也

跋唐誥

楊士奇

右唐弘文生鄧自勉授行德州平原縣尉告身一通開元二十四年所給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
 集衆告之然後類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
 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此不云僕射者開元中改僕射爲丞相也弘文館隸門下省生凡
 三十人時試人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爲中經易書春秋公穀二傳爲小經其試弘文生一大
 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而經史皆試策也此名揚者蕭瑀從會
 孫焉淮安王神通玄孫豫者唐僖宗弟景融陸象先弟及韋恆裴耀卿苗晉卿唐書皆有傳
 有可稱惟陳希烈在姦臣傳其擬官廿二人無所考世所傳盛唐詩人有常建亦未知是否此詩書者及
 署名筆意皆佳今七百年完整如新余得之前秦和令吳楚遂考而識之

書宋高宗手詔後

楊士奇

右宋思陵賜呂忠穆公頤浩手詔一道公九世孫今福建按察僉事升之所藏也升前官江西時嘗倉卒
 失焉後二十有三年適復求得之閱以示余詔紹興五年所賜蓋紹興三年公罷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
 士提舉洞霄宮居台州五年起知潭州兼帥即此詔所命也是年夏岳武穆平湖寇楊太此命當在初平
 太之後公至潭適大旱究心荒政盡力拯濟所全活甚衆而明年冬遂改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
 在潭期歲而已夫以公平生愛君愛國之切而此詔辭旨深厚誠要義庶幾可爲上下交而其志同者
 也然公之大忠在於力排和議以圖恢復之績以雪君父之恥而當時文武大臣斷斷同公此志者如李
 張韓岳諸公可爲衆矣然卒不能以勝一逆檜之邪致宋終以不振嗚呼天下國家以衆君子與之而不
 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此聖人於坤之初六所以深致夫履霜之戒也歟三復成歎志其後以歸之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楊士奇

此宋慶歷三年歐陽公修知諫院所授誥也誥辭孫抃行時公自滑州召還是年二月與余公靖王公素
 蔡公襄俱爲諫官號四諫四月夏竦呂夷簡皆罷而杜韓范富諸公相繼入兩府想見其一時公道昭明
 善類豐達天下日躋於治盛矣哉於今三百八十年此誥今藏於公之十四世孫齊又以見名賢之後能
 永保之也余以齊遊近北京獲拜觀焉敬志其左

題宋歐陽修誥告身後

楊士奇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衷恤之命蓋初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辭雖切
 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鉉韓絳言和議何兌言馬仲存趙之功梁勳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
 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賭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
 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與傷也

跋黃檢法告身後

楊士奇

右宋御史臺檢法官永嘉黃履官告身三通公七世孫性什襲唯謹性之子今右春坊大學士淮以示
 余求題余考其時其人不能無慨焉者第一通紹興八年公爲饒州司法參軍時所授是年三月奏檢自

樞密使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樞密使五月王倫使金還柏力勸思陵屈己主和議左僕射
 趙鼎持不可參政劉大中附鼎議於是樞密使臣劾大中十月罷知處州鼎亦繼罷爲兩浙東路安撫制
 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鈇以上疏極論和議不便乞斬首相等遂遠竄侍郎曾開亦
 以論和議被黜而刑部尚書胡交修先以母老求去皆在八年鼎以下諸賢當時國家所持以爲元氣者
 一旦盡逐之蓋自是和議遂定而天下之事變矣後兩通皆不完有月日而無紀年第二通改左宣教郎
 充光州學教授考之當是紹興十六年蓋前年十月以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書樞密院事兼權
 參知政事十七年正月罷僉樞而其爲參政第三通權通判均州轉左承議郎時所授當是紹興二十三
 年蓋廿二年十月始以御史中丞宋樸僉樞密院事次年十月遂罷至是而天下之事愈變矣若谷與
 樸柔佞拔之散地取其易制二人拱默於位無足論林一飛兄弟黨於樞密所不爲周三畏親佐樞密岳
 飛小人之尤無忌憚者而皆柄用之賢者如吳表臣正直敢言志同趙鼎陳賡薛徽言皆以非和議見嫉
 於樞用未久而輒斥嗚呼親小人遠賢臣宋之不復振豈待他日而後見哉此余所以爲深慨者也然當
 槍勢餘赫奕時奸邪阿附之徒一言苟合自散元超躋華要如鄭仲熊輩者多矣黃公以紹興壬子張九
 成榜進士與仲熊同年歷官二十餘年猶卑卑以權州判轉承議郎終其身不過檢法官檢法在御史臺
 與主簿皆從七品非公自重難進而若此乎紹興二十二年至今二百六十有一年性恂恂篤行以承
 家蔭後爲務用准貴封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准起科目登清華駸駸光榮未可量也賢者必有後撫
 掌三歎遂爲題此

跋傅氏戶券後

宋 濂

右戶券二番姑蘇傅君著所藏裝裱成卷請予題其後予頗記元太宗以歲甲午正月平金越十有九年
 壬子而北籍方定世祖以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有五年庚寅而南籍方定開基創業之君甚不易也
 蓋如此是券之存猶可見元初政令之槩不特著之賢能保守先世遺物而已也著字則明與弟範皆舉
 進士著選常熟校官範爲輩昌會寧令云

元太宗皇帝御製宣諭後題

宋 濂

太宗即位之五年新建國子學于燕京御製宣諭二通其一通諭奪羅解等及十投下管匠等官方是時
 遣蒙古子弟一十八人來習漢人語言文字復掄漢人子弟二十二人攻習蒙古言語弓箭命提領陳時
 可擇二名儒管句并主守孔子廟道人馮志亨選秀士二人通儒道人二人分作四牌子教讀不帥教者
 以簡子量籩之更權用燕京真定歷日銀建立夫子廟兩廡及肄業之舍其子弟日給米人一升麪如之
 肉一斤晚同給酒四缶家糧之給亦一升土著者皆不與又於降戶每人撥小蒼頭一名以奉使令此蛇
 兒年六月初九日所頒也其一通諭受學諸弟子員習漢人文書之外兼諸匠氏藝事及藥材所用彩色
 所出地州郡所紀下至酒醴麴蘖水銀之造食飲烹飪之制皆欲周覽旁通仍戒飲酒不可有違而於習
 讀之事尤詳也所頒之年月與前同不書何日意稍後於前亦不過旬日爾後十六年當定宗崩之明年

己酉十月望日。夫子廟住持賜紫知觀李志元始製樂石。令重玄子葛志仙刊置學中。其左方序列四教。讀弟子名。蒙古必閣赤自禮古魯真以下凡十九人。漢人必閣赤自文宣奴而下凡二十八人。所謂必閣赤者。譯言書生也。其數比舊有所加者。續有慕效而來者耳。又列羅劉二通事。不著其名。又列宣授蒙古必閣赤四牌子總教馮志亨。宣授金牌提舉國子學事。中書楊惟中。御前宣議國子學事。仙孔八合識。李志常三人銜名。所謂八合識。譯言師傅也。惟中即楊文肅公。從事征行。勞烈甚著。餘若志元。志先。志亨。志常。則皆黃冠師。當時制尚淳質。混儒道二者為一。不復異別。有合於老。易。同用之旨。厥後勳碩輔。頗有為道家所薦而起者。濂謹按蛇兒年六月九日。正金哀宗天興二年。癸巳六月壬午也。金自宣宗以貞祐二年五月壬午遷汴。三年五月庚申。燕京入我職方。至是垂二十載。立學以教胄子。固惟其時。然竊獨怪。是年王師南征。圍汴蹴蔡。決策制勝。日不暇給。而我太宗乃以教育英才為先務。而其為教。又能達理事不二。鑿鑿見諸實用。神謀睿算。度越前王。天縱之聖。為不可及。已列聖有作。益修成均。養士之制。百年以來。遂用人文化成天下。茲蓋其權輿也。始者歟。石刻今藏京師。與御賜祭宣聖王碑。皆提舉學事者司之。每當代云出以相傳。且繫其名于籍。非惟不忘其本先。蓋亦慎之至也。濂因得而備記之。俾覽者知祖宗垂意學校。文運之興。殆非一日。而纂修史臣。或得以參考焉。

書程陵遺稿

宋濂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玄。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瑩其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頭以為飲器。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宜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恭題御製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宋濂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奉天門。權給事中林廷綱等六人。以歸省其親為請。上欣然可之。明日。陛辭。上親製勅符諭之。且命人各書其副。以歸。廷綱等咸叩頭拜受而退。既而廷綱嚴裝成卷。以示臣。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待重臣。當授職之際。必告之以言。如堯之命九官。周康王之誥。君陳者。有之矣。今廷綱以初試職之小臣。而有此賜。誠古所鮮有也。小臣膺此賜。或有之。然昔時訓命之辭。多作於代言之官。如廷綱之賜。出於上所親製者。無有也。親製或有之。求其誨諭。深切期望。深厚。猶父命子。如廷綱所被者。無有也。嗚呼。上之待廷綱。可謂至矣。廷綱宜何如報哉。廷綱其去而思乎。昔者處乎閭巷。而齒乎恆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焉可不盡心也。上之望廷綱者。以忠為先。而忠非效一職奉一令之所能盡。必也至公而忘私。循義而忘身。斯可矣。苟徒恃上之寵榮。以夸其鄉邦。是恆人之智。爾於廷綱何取哉。是月二十五日。前某官臣濂拜手謹題。

跋宋話

楊士奇

建寧府照磨臨江謝良翰。出示所藏先世宋嘉祐二年贈官告勅一通。蓋良翰十三世祖堪時。以尚書員外郎通判衡州。用郊祀恩。贈其父少連。殿中丞者也。堪。天聖八年進士。與歐陽文忠。石守道皆同年友。終殿中侍御史。其歷官頗多。而所受勅。蓋屢歷世變。獨存此耳。其書員外郎。知制誥。謝希深也。學士中書舍人。偉者。楊子奇。大年弟也。崇文院檢討公著者。呂正獻也。獨吳奎。奎書姓。當時臣僚於御下。但書名。名有同者。則書姓以別之。蓋自丁度。盛度始。此話至今三百七十有四年。完好如新。亦可以見謝氏後世之賢。敬識而歸之。宣德六年冬。

右貴人押字跋

王魯齋

我思古人。嘉言善行。不能盡識也。每見其一點一畫。未嘗不玩味其意趣。注心高仰之。寶祐癸丑。得此碑於鸞書人。異哉。人之癖好也。何彙萃者不憚其勞。何刻石者不吝其費。是果何益於世哉。予則因可以觀人物。亦可以觀世變。蓋古人之押字。實書名而花之。後世乃不然。與其名而不相似。直著其心之精微。寓於數畫之中。字者與人同。未足以深知其入。押則我之所獨。人焉度哉。予觀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既不失其製押之原。而精神風致。自然見於誠意之表。特此法未易盡識之耳。以大略言之。凡氣稟之重。厚。輕。浮。心事之坦夷。險。趣。向之邪正。力量之強弱。皆可見也。既於字以得其人。又於人以驗其世。故自唐末終五季。諸人固無足取。觀其押字。莫不怪詭飄揚。傾欲放蕩。宜乎亂亡之相尋。及我國家盛時。諸賢之押。何其簡易而平正也。君子之於物。不以其末而棄之。亦必求其本也。嗚呼。是雖筆墨閒至淺事也。其可忽諸。

題宋授通直郎致仕朱棗勅牒後

胡儼

右宋通直郎致仕朱棗勅牒一通。實徽宗大觀二年八月十八日所授也。棗乃今江西按察副使浚邦輝祖母之六世祖也。邦輝於故篋中得此。裝演以來。求題。觀勅所云。景貺備臻。八寶告成。凡茲有位。爰舉恩章。考之當時。得良玉工。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并受命鎮國二寶。通為八寶。所謂景貺者。若甘露。竹花。瑞穀。芝草。仙鶴。麒麟之類。不一而足。帝以是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大赦。蔡京表賀符瑞。遂加京太師。故吳潛。朱棗亦得次第致仕。恩勅尾所列京與梁子美。何執中。林據。諸宰執。在當時固無足稱者。獨喜得見宋三省之制。尚遵唐舊。使學者見之。瞭知故實。執筆臨文。不致誤也。因題此卷。併以識之。

佐按自璽寄於劉石凡五十五年而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相繼傳之梁元帝承聖元年壬申夏四月盜竊梁傳璽歸之北齊蓋侯景得之景死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以送鄴後周併北齊而得之隋文帝滅後周而得之唐滅隋歸太宗後梁朱溫篡唐而得之後唐莊宗平亂入洛而得之明宗嗣立傳至從珂後晉主石敬瑭舉兵入洛陽從珂攜璽登玄武樓自焚死時清泰三年丙申十一月也自是璽不知所在契丹從後晉出帝求之不可得蓋璽之亡後唐清泰丙申至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凡二十五年自宋建隆庚申至宋哲宗元符元年戊寅又一百三十九年而宋復得璽於咸陽又自宋元符戊寅至宋欽宗靖康二年丁未凡二十九年而璽沒入金虜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無璽明矣元世祖平宋凡十六年亦不得璽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始得璽于太師國王之孫拾得之妻脫脫真家成宗即位而元始得璽矣成宗元貞元年乙未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凡六十六年而璽隨順帝北歸矣

秦別有一璽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或云隋煬帝蕭后與孫政道并傳國璽奔入突厥唐太宗即位自製一璽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庚寅蕭后與政道自突厥奉璽來歸唐始得璽焉

宋哲宗祥符元年戊寅正月得秦玉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在於河南鄉到銀村修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於朝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夏五月受寶于大慶殿赦六月改元元符

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十二月得鎮國寶

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凡九字詔名鎮國寶明年改元大觀大觀二年戊子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

時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六寶之數與受命寶鎮國寶通曰八寶

政和七年丁酉秋七月作定命寶

重和元年戊戌正月受定命寶于大慶殿赦時得于闐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帝命製為寶其文曰範圓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篆以魚蟲製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為九寶詔以九寶為稱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於定命寶乃我所自製也

宣和四年壬寅春正月遂主延禧殺其子晉王叔虞遂走雲中遣玉璽于桑乾河

通鑑續編注云秦以藍田玉作傳國寶六面螭紐魚鳥篆文漢王太后投之殿階螭角微玷至魏文帝曹不得之錄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至石晉歸之遊

欽宗靖康二年丁未夏四月庚申金粘沒喝退師二帝及后宮北避凡八寶九鼎圭璧等物為之一空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八日世祖崩三十日得傳國璽進篋

新增格古要論卷十一

雜考上

玉璽考

王佐

通鑑綱目漢光武建武三年春正月馮異大破赤眉劉盆子降得傳國璽授慈湖王幼學集覽云璽王者印也綬帶也所以繫璽黃赤綬四彩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版中約署衛宏曰秦以前以金銀為方寸璽秦始皇得楚和氏璧乃以玉為之螭紐在六璽之外李斯書之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秦王子嬰以獻于漢高帝謂之傳國璽王莽篡逆使安陽侯王舜迫王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益益切后出璽投之地璽因歸莽莽敗王憲得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取璽送上更始更始降赤眉樊崇等立劉盆子盆子以璽授奉上光武至獻帝時董卓作亂掌璽者投諸井富春孫堅入洛討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浚井得璽袁術懼逆乃拘堅妻奪之時廣陵刺魚徐璆徵詣京師道為術所劫後術死璆得璽還以上獻帝於許昌時建安四年己卯夏也漢以禪魏文帝魏以禪晉武帝前趙主劉聰使劉曜入洛陽執晉懷帝取璽詣平陽獻聰後為後趙石勒所并璽乃歸勒勒為魏冉閔所滅璽歸閔閔敗璽存其大將軍蔣幹求救於晉征西將軍謝尚尚使其將戴施據枋頭遂入鄴助守給幹得璽以還建康時東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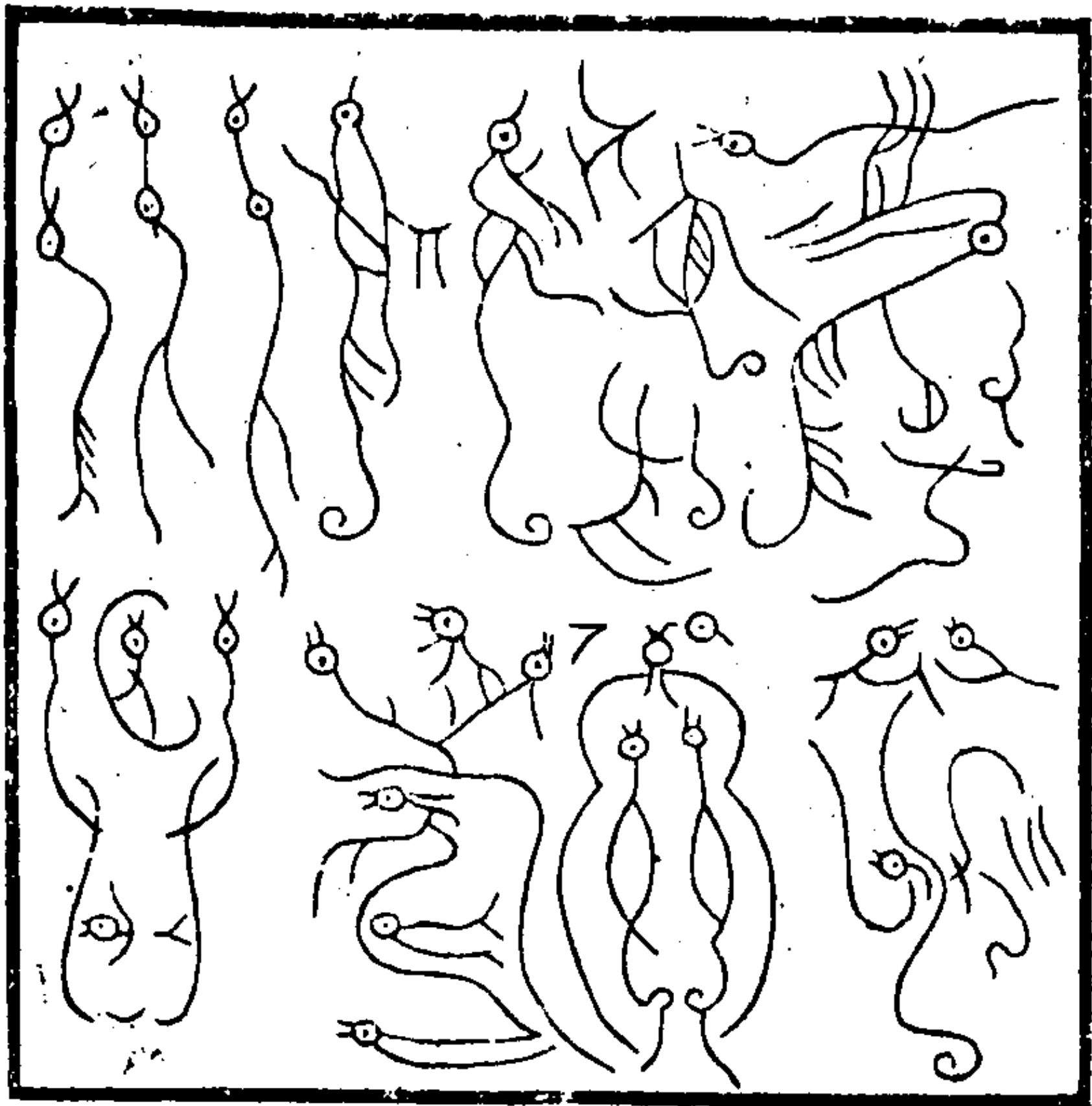
御史中丞崔暹進傳國璽曰。臣番直宿衛。御史臺通事關亦即衛告曰。太師國王之孫同知通政院事拾得。今既沒矣。家計窘極。其妻脫脫真榮病。一子甫九歲。託以玉見賢。以供朝夕之給。及出。乃玉印也。及回家私視之。色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三之不足。背紐盤螭。四厥方際。紐蓋璽者之上。取中道一橫紋。音缺。可徑二分。舊貫以韋條。面有篆文八刻。畫捷徑。位置勻通。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別其彷彿。有若命字。若壽字者。心益驚駭。急召監察御史楊桓至。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曰。此傳國璽文也。因直趨青宮。同詹事王慶端等進獻。皇太妃徽仁裕聖皇后前啓曰。此古傳國璽也。秦以和氏璧所造。厥後有天下者寶之。以君萬國。然自前代失之久矣。今當宮車晚出。諸大臣僉議。迎請皇太孫成宗龍飛之時。不求而見。此乃天示其瑞應也。宜早達於皇太孫行殿。以符靈貺。翼日賜收玉之家楮幣二千五百貫。曠等及進辨寶者三人。衣段各一表裏。紋金綺素有差。中書石丞相完澤率集賢翰林侍從諸臣入賀。命出寶璽。備示羣臣。翰林學士董文用等前啓曰。此誠神物。出當其時。若非皇太妃皇太孫聖感。何以臻此。丞相以下羣臣等次第上壽。自是內外稱慶。咸曰。天命有歸。云云。謹將寶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考證。按許慎說文。璽玉者。印也。以守此土。故為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付爾此器。俾寶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為從爾從玉。義取天付爾此寶。以為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考諸史籍。并寶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飭如前。秦始皇得楚卞和之璞。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為藍田玉所刻。子嬰奉璽以降沛公。高祖即位。因世傳之。謂為傳國璽。云云。此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隋。滅陳而得璽。隋末。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太宗始得璽焉。朱溫篡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後唐。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為廢帝。石氏篡立。從珂自焚死。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為金所虜。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金所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然自金既取於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見有明說。以及我元。適集皇太孫寶所歸之際。應期而出。臣職總御史。親會盛事。不可以不錄。又圖中別有一璽。其文亦八。旁注曰。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璽之背。皆刻螭形。盤屈凸凹。上下交切。不齊。循歷四際。無地可置此文。又按太平御覽。晉泰光十九年。醴州刺史郝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蟠螭為鼻。今高四寸六分。四邊龜文。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未詳其始。以斯言之。當別是秦一璽。非今傳國璽也。此又不可不辨。臣職誠惶誠恐。頓首稽首。謹奉。上進以聞。伏希聽覽。臣職不勝瞻望之至。謹言。此乃楊桓所撰。

皇太子名繼木耳。太子真金之子。世祖之嫡孫。是為成宗。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博覽羣籍。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任監察御史秘書少監。官至國子司業以卒。

關關木拓跋氏。任御史臺通事。成宗即位。近臣以璽事聞。授漢中道廉訪司僉事。官至湖廣廉訪使以卒。拾得禮刺氏。國王速渾察之子。太師國王某之孫。任同知通政院事。崔瑛。字某。任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完澤。元賢相。已上俱見宋薛尚功所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璽文模勒于前。以備博古者之一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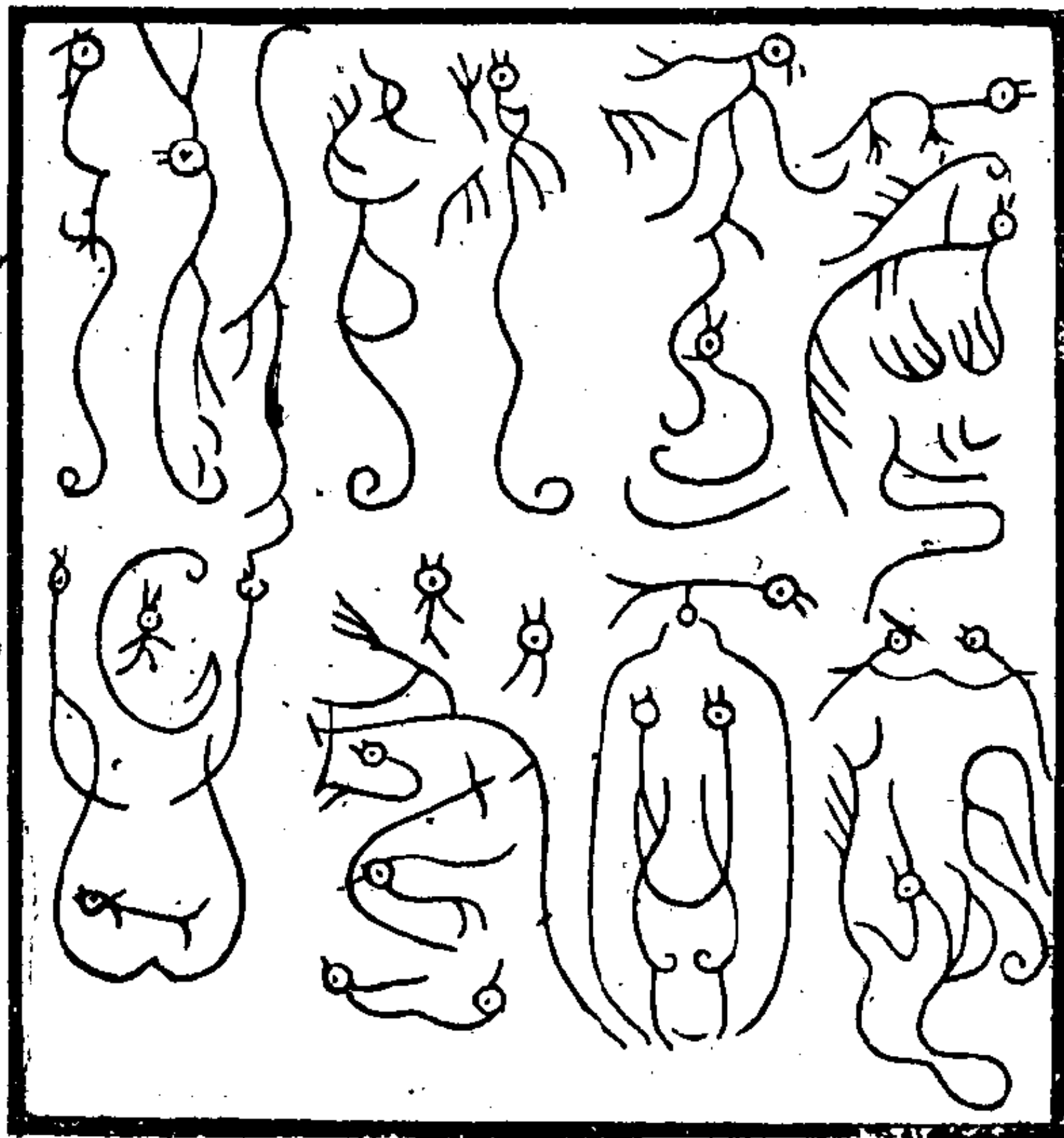
尚功云。二璽文本只一器。緣傳摹字畫。不同形制。

傳國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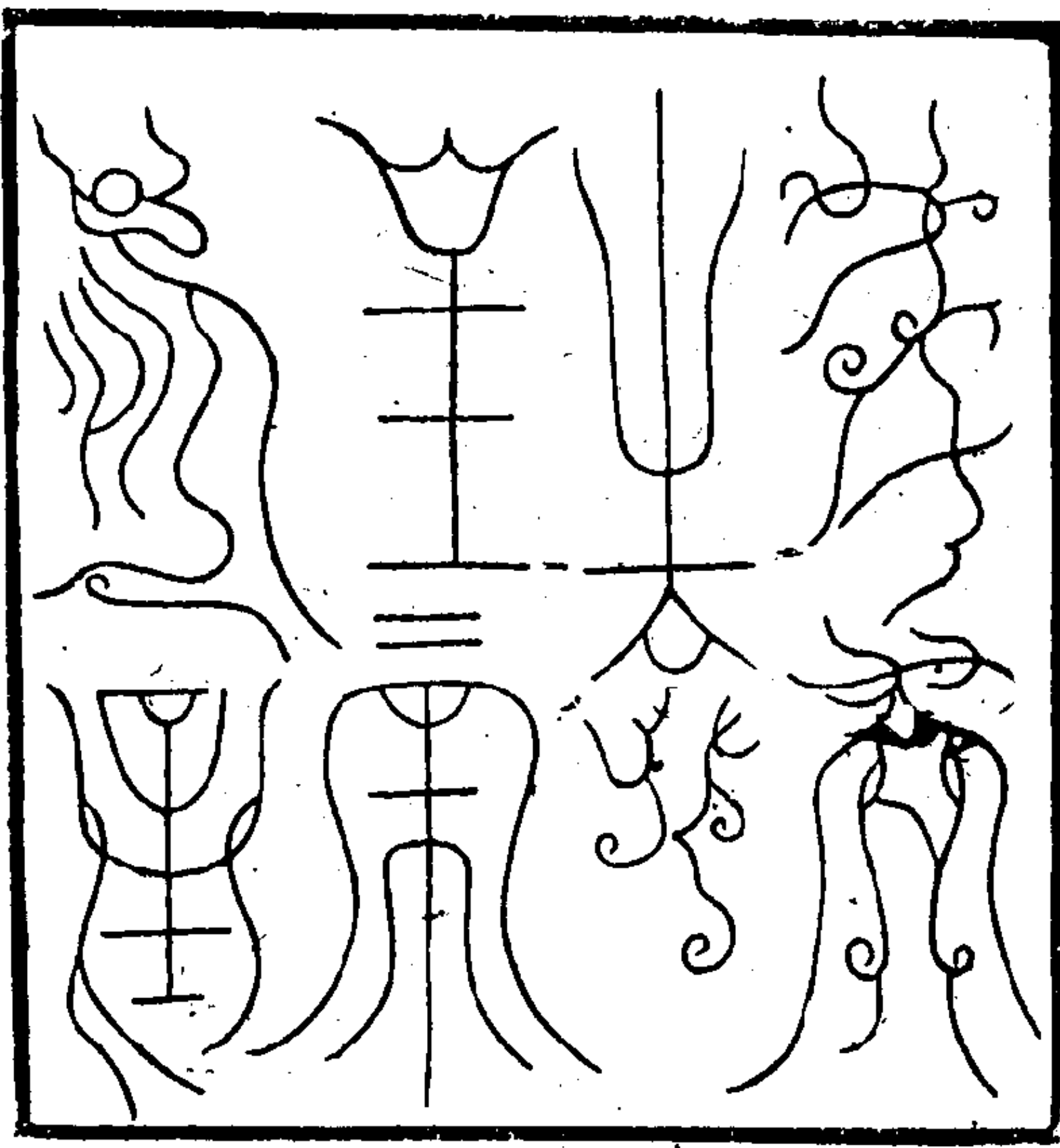


向巨源本。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皇太子名繼木耳。太子真金之子。世祖之嫡孫。是為成宗。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博覽羣籍。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任監察御史秘書少監。官至國子司業以卒。



蔡仲平本
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



畢景備本
受天之命
皇帝壽昌
其文玄妙淳古
無過於此雖龍
飛鳳翥不足以
擬其勢摹印之
祖也
已上俱秦璽
大小有異因
荆玉刻之非疑
以傳疑之意也
天順三年春
正月 日王
佐記

新增格古要論 卷十一
金書鐵券考

漢高帝平定天下，即剖符封功臣。上者王，次者侯，及赦淮陰侯。十二年，又大封功臣百四十有三人為侯。大侯不過萬家，小侯五六百戶。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始作鐵券。其內錄字，以金塗之。故名曰金書鐵契。其封爵之誓有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作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又作元功十八侯位次。見高帝紀及歷代因之，以賜功臣。

送錢允一還天台序

宋 濂

皇帝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帥師取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年之冬，上將親御袞冕，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復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鐵券，以申柯山帶礪之誓。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度。近臣奏言：唐和陵時，嘗有賜於錢武肅王鏐，其十五世孫尚德實寶藏之。上遣使者即其家訪焉。尚德奉詔，積券及五王遺像上之。上御外朝，與丞相宣國功臣善長、禮部尚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皇情悅豫，勅省臣宴尚德于儀曹，恩意有加焉。已而尚德東歸，陛辭之日，命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之。予時待罪禁林，尚德以予知其事，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實有此券也。五百載宋淳化中，杭州守臣嘗連玉册進之。元豐五年，又進之。宋季兵亂，券沈官涓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之，而售於尚德之父世珪。迄今有道之朝，而尚德又進之。是嘗三登天子之庭，其開或顯或晦，雖若類靈物呵護之，亦其孫子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尚德字允一天台人。

唐昭宗封錢鏐為彭城郡王，賜金書鐵券。

後唐莊宗封錢鏐為吳越王，賜玉册金印。

唐昭宗賜吳越武肅王錢鏐鐵券考

王 佐

其券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辭用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詰詞云：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鄒賈之勳，言垂漢典，戴孔埋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偽，東昏銳水，在謀惡貫，深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海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氣稜清，其化也疲羸泰，拚軀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焉，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辭，長使黃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礪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羅隱代錢鏐作謝恩表

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恕臣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眷眷，形此論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

稽。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驚起肝膽。伏念臣微從筮仕。殆及乘塵。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謹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疑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有必死。雖君親矜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為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買。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

故乘輿以排方。東宮不佩魚。親王佩玉魚。大臣勳舊佩金魚。金帶帶六綳。綳路。御仙花。荔枝。師蠻。海捷。寶藏。金塗帶九種。天王。八仙。犀。寶餅。師蠻。海捷。雙鹿。行虎。犀面。金塗帶八種。荔枝。師蠻。戲童。海捷。犀牛。胡安。鳳子。寶相花。金塗帶四種。犀牛。雙鹿。野馬。胡安。犀帶有二種。以牯。特為別。

宋初凡新除恩慶。宰臣。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簽書。同簽書。樞密院事。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武臣御仙花帶。無魚袋。使相節度使。宮觀使。觀文殿大學士。曾任宰相者。即賜金頭笏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餘只賜御仙花帶。無魚袋。三司使。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資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讀。侍講。龍圖天章。寶文閣學士。樞密直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及權兼守等官。並賜金御二十兩。帶。知制誥。賜牯犀帶。副以金魚。

凡出使見任中書樞密使。曾任宰相。并使相節度使。賜金御仙花二十五兩。束帶。宣徽使。曾任中書樞密院。充諸路都總管。安撫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節度。轉運。置後。觀察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正任防禦使。正刺史。內客省使。至開門使。延福宮使。至昭宣使。充諸路。路分一州。總管。鈐轄。沿邊。知州軍安撫。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諸司使。充者十五兩。客省。引進。開門。副使。諸司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充諸路。沿邊。路分。鈐轄。賜金御仙花十五兩。束帶。文臣。換武臣。並賜塗金銀寶餅十五兩。帶。御前軍班。換前班。並賜塗金銀帶。諸司使。寶餅二十兩。副使。至崇班。寶餅十五兩。供奉官。至殿直。荔枝十兩。奉職。借職。雙鹿八兩。堂後官。新除。賜塗金銀寶餅十五兩。帶。伎術官。雖服紫綠。皆給銀帶。

新增格古要論卷十二

雜考中

聖旨教令之別考

秦漢 天子稱制。詔。敕。 母后東宮諸侯王稱令。 郡守稱教。 無名為旨者。 魏晉 天子稱聖旨。 若曰宜奉承聖上之旨意而已。 然則承旨行事。 本取指揮之義。 以從尋常簡便之稱。

王佐



大事則有制可。 宣布則有詔書。 除授則有敕命。 非古制也。 晉書王沈傳。 沈為豫州刺史。 下教求言。 又羅友答桓溫曰。 非奉教旨。

唐 天子稱教旨。 如延英面對。 或稱進止。 則又或進或止。 取於宸斷之義。 趙宋奏劄。 猶襲用之。 五代 每事稱進止。

宋 天子稱聖旨。 中宮稱教旨。 東宮稱令旨。 太皇太后亦稱聖旨。 岳珂曰。 令體重也。 教體輕也。 且旨者一時之名。 而教令則典則之常也。

天子親王文武官員服帶之制考

宋制 乘輿東宮繫玉帶。 親王勳舊開賜玉帶。 大臣金帶。 其次則犀帶。 角帶。 此不易之制。 考之典

王佐

元豐改官制。 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詔三師。 三公。 宰相。 執政官。 開府儀同三司。 節度使。 曾任宰相者。 觀文殿大學士以上。 金龜文方圍帶。 佩魚。 觀文殿大學士。 至寶文閣直學士。 節度使。 御史大夫。 中丞。 六曹尚書侍郎。 散騎常侍。 御仙花帶。 內御史大夫。 六曹尚書。 翰林學士以上。 及資政大學士。 特班翰林學士上者。 仍佩魚。 大觀二年五月十七日。 詔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 待制。 殿中少監。 許繁。 紅鞋犀帶。 更不佩魚。 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 詔中書舍人。 左右諫議大夫。 龍圖。 天章。 寶文。 顯謨。 徽猷。 敷文閣待制。 權侍郎。 許服紅鞋排方黑犀帶。 仍佩魚。 於是其制始定。 太平興國七年正月九日。 翰林學士承旨李昉言。 準詔詳定車服制度。 六荔枝帶。 本是內出。 以賜將相。 在於庶僚。 豈合僭服。 望非恩賜者。 官至三品。 乃得服。 則是荔枝帶。 其初固以賜將相矣。 而今則惟武臣用之。

也。
 慶曆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彰信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言。伏見張善。兼侍中日。特賜笏頭金帶。以為榮異。詔如舊例。王貽永見任樞密使。同平章事。亦令開門就賜。則是笏頭帶。其初雖武臣。為見任樞密使。若使相者。皆未嘗得賜。而今則凡使相皆通服也。
 又有笏頭毬文帶。

熙寧十年十二月八日。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旦。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諤。以郊禮加恩告謝。特賜金笏頭腰帶。加魚袋。自是宗室帶。同平章事者。始得服其帶也。
 又有花犀帶。

紫雲樓金帶考

王佐

蔡條鐵圍山叢談曰。太宗得巧匠。因親督視於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條。匠者為之神耗而死。以一賜曹彬。一以自御。後以隨葬。餘二十八條。貯之於庫。號鎮庫帶焉。後人徒傳其名。而宗戚有服金帶異花精緻者。往往指目此紫雲樓帶。其實非也。徽宗以賜童貫諸人。欽宗追復還庫。高宗十三年。有客來自海外。忽出紫雲樓帶。上以四跨出示。岳珂蓋虜騎再入。適紛紜時。欽宗所追不及者。其金紫磨也。光監盜月異常金。又其文作醉拂蒜人。皆竄起。長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畫所弗及。若其華紋。則又六七級。層層為之。鑲篆之精。其細微之像。殆入於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勝。不若此帶。迺大至十二。稻是在往時為窮極巨寶。珂不覺為之再拜。

唐賜紫金魚袋賜銀魚袋魚符考

王佐

宋岳珂按劉昫會要。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唐舊史與服志為五月。歐陽修宋祁新史與服志不著年月。以為三品五品有飾金與銀之別。且出內必合。以防召命之詐。還考會要。

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勅恩榮所加。本緣品命。帶魚之法。事彰要重。豈可生平在官。用為褒飾。纔正亡歿。即便追收。尋其終始。情不可忍。自今以後。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隨身魚不須追收。如此則魚袋本以褒飾。恐不專以防詐偽也。會要又載高宗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職事佩銀魚。是日內出魚袋。獨賜之。舊史亦載是年月。五品以上。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參之。新史魚袋之賜。與分品賜飾年月。迥別。本非一時事。又初無金飾魚袋之制。所謂金飾者。乃刀子礪石耳。斷文紀事。固已失實。又按會要。武后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敕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新舊唐史所載無訛。按外鎮都督刺史。自有魚符。初不假魚袋。以信召命。蓋驗褒飾之說。為可據。所以給之者。欲以均內外之親而已。又按會要。武后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內外官所佩魚為龜。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事三品以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在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九月十七日。敕嗣王郡王有階卑者。許佩金魚

袋。玄宗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詔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聽著紫佩魚袋。又神龍二年八月。制在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銀魚。睿宗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則散職佩魚自此始。新舊史雖有詳略。其事互同。則改魚為龜。正武后革命時事。而中宗反正。不俟淹時。即復其制。要必有深意。不直為外飾。蘇氏記又曰。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即去魚袋。員外判試。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貞請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為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又會要。睿宗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銀裝。新史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銀魚袋。參稽並觀。則散官。員外。判試。檢校。皆佩魚。又許終身。雖去任。亦佩魚。益驗褒飾之說。為不誣。而防詐之制。為已變也。假紫假緋。正今日借服之所自始。而金銀銅之飾。雖肇於武后之久視。而用以假紫假緋。而無開內外品秩者。蓋至於景雲而後定。新史官品魚袋飾。謂在高宗朝。益見其非。珂後因閱朝野僉載。有曰。唐高宗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石。袋。紛紜為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鯉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準前結帛魚為飾。竊疑魚袋之始。意或出此。武后既廢帛魚。亦改龜佩。正一意度耳。乃考雜傳。見唐李淳風識書。有江中鯉魚。十八子之說。為唐受命之符。又酉陽雜俎。載唐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鯉。公賈者。決六十。程文簡大昌演繁露。載武后以玄武為龜。故改龜佩。釋此數說。始信所疑。為有據。新史又載唐高祖初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置守。折衝府。提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收監。皆給銅魚符。宮殿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蕃國亦給符。雄雌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不至不合者。劾奏。又新史載魚袋。頗末曰。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以銅。皆題某位姓名。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復考帝紀。高祖以隋義寧元年十一月甲子。入京師。二年四月辛巳。停竹使符。班銀符。五月甲子。受禪。改元武德。九月癸丑。改銀符為銅魚符。則草昧之初。所以汲汲易之者。正以為開國之兆。而其他一切之用符契。皆以魚意。尤不待辨而可察也。在隋之先。雖亦嘗用魚符矣。特偶然以為飾。至唐用識。正指此。以神其革命。又不當以隋為比。新史雜載之說。正防偽之源流。要是符盛以袋。雖出初意。而袋飾以魚。本為龍章。金銀之初。無年月。自當以紀為正。後雖不合符者。亦得佩魚。意亦顯然。其不可泥初制之制。亦明矣。然則國朝因之可乎。洪文敏適容齋四筆載。隨筆書。衡山唐碑。刻別駕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袋帶門。鍍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餘不得佩賞魚袋。斯文明也。珂按以魚袋充賞。蘇氏記。新舊史。皆有賞緋紫。例兼魚袋之文。會要開元二年閏二月。勅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無功借賞。深非道理。宜勅收取。即將以上先借後奏。其並武和戎。天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遠。等軍。既臨賊衝。事藉垂賞。最軍大小。各賜金魚袋。一二

十枚銀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則賞魚袋出處。亦可與職林參見也。馬永卿爛真子錄載。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問魚袋製度。而答以今之魚袋。乃古魚符。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唐人用袋盛魚。今人以魚飾袋。為非古制。要亦未詳考其所由云。詳見後

宋魚袋考

王佐

宋初承五季草創官儀未備。太宗既卒伐功。垂意右文。章服稽古。以為後則。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祀南郊。大赦。初許陞朝官服緋紫。及二十年。敕賜緋紫。內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陞朝文武。皆帶魚袋。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京朝官。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帶魚袋。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魚袋。宋朝魚袋之制。自此始。岳珂云。嘗以歐陽文忠公修劉昫新舊唐史。唐要考訂其由。雖詳。然其所以。抑寓他說。殆非國朝所當因也。

宋制服章入銜考

王佐

宋之賜章服入銜者。服紫者曰賜紫。金魚袋。服緋者曰賜緋。銀魚袋。其為連率職司節。儀支郡。俸貳。服色未至。而應隔借。若序借者。服紫者止曰借紫。服緋者止曰借緋。所借魚袋。不以入銜。而實得佩魚。如正賜者。岳珂按唐故事。假紫者。金魚袋。假緋者。銀魚袋。見於新史。開元之制。本朝雍熙。郊赦。雖服賜魚。而不及借服者。考之續會要。徽宗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尚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宰等。並許借服。色而不佩魚。即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並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銜。候回日。依舊服色。從之。則借服得佩魚。蓋自是年始也。然當時詔所奏。既許以借佩。又許以入銜。凡今之結銜者。皆當全書金魚銀魚袋。而有司給告勅。例不帶行。則被借者。無緣敢自以入銜。高宗南渡。而後掌故散。訛之失也。又有位登法從。而未至八座者。於法止賜金帶。不復佩魚。而每於官職封賜。金銜猶帶紫金魚袋。被賜者。亦不敢削去。則是借服。本有佩魚。不得入銜。賜帶雖無佩魚。適循誤例。名實有無。於是舛矣。蓋凡除授。率中書關尚書勅。或下天官給告。因襲前此。不復檢數。士大夫亦忽而不考云。

佩金銀牌考

王佐

宋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者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太宗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岳珂按三朝國史。與服志曰。銀牌。唐制。差發驛道。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宋朝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勅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為駝。實以韋帶。其後罷之。樞密院給券。謂之顯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

誅。樞密院券。別制新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分書。上級二飛鳳。下級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端拱中。使臣護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復給樞密院頭子。然則所謂舊制者。唐制也。考之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一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而注其下曰。兩京。兩守。及諸州。若行軍所。並給傳符。諸應給符。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其長官若被告謀反大逆。其符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兩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又注其下曰。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人。其兩京。兩守符。並進內。若軍。巡幸。兩右符。付兩守人。歷考其事。皆無以銀為牌之制。豈沿襲至季世。不復分左右符。以從簡便耶。風麟之象。是亦雙龍四獸之遺規也。蔡條鐵圍山叢談曰。徽宗政和以來。道家者流。始盛。羣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上者。必賜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成使佩之。以為外飾。被寵異。則又得金牌焉。及後女真亂華。羣酋長皆佩金牌為號。始悟前兆之不祥。蓋此又一時崇尚異教之制。非前比云。

神位金版考

王佐

岳珂愧鄭錄云。宋朝郊祀。天地祖宗正配位。皆有金版書神位。以金飾木為之。如匣之制。稍高博。且表以金字。珂按典故。徽宗政和六年六月甲戌。宣和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言。臣昨受容旨。討論位版之制。退考太史局所掌。見用位版。皆無所稽。據周官。有鬼神所居。則知凡事未嘗無位。旅上帝。供金版。則知凡位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之數。不見於書。非考禮文。傳以經誼。伏請吳天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一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碧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仍取周官之制。皆以金為之飾。又按春秋公羊傳。周之郊祭社稷。王者必立祖配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何以休謂匹合也無。

古今祠厲考

王佐

岳珂愧鄭錄。古有七祀。於前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於依附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註。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達於民也。於古加嚴矣。鄭注又云。民祠厲而託之曰山。蓋惡言厲。巫祝取厲山氏之名。去厲為山。且引春秋良霄事。謂厲山有子曰柱。證時巫之謬。珂按巫誠謬矣。然謂厲為山。要非如此大說。意必祀山氏。特去一字不馴者耳。巫祝下流。去古未遠。尙知有厲山氏。今世謂夏禹為行雨之神。謂小孤為婦人之神。皆安行而不以為誤。是巫又烏知厲山。已上俱見岳飛之孫岳珂愧鄭錄。

以詩刊諸石，儲為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況萬乘之主乎？累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盡知幽隱。此圖此詩，誠為有補於世。夫沾體塗足，農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織織紉，女之勞至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又必無兵革力役以奪其時，無汗吏暴胥以肆其毒，則足以坐享農桑之利，而無衣食之艱矣。然人事既盡，而天時不可必，旱潦螟蟘，既有以害吾之農，若夫桑遭雨而葉不可食，蠶有變而壞於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璿，字壽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嘉定三年八月朔，從子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論謹書。

又跋

樓杓

男耕女桑，勤苦至矣。聲詩以達其情，繪事以圖其狀，刻真左右，以便觀省。庶幾飽食煖衣者知所自云。嘉熙改元正月，中泠從曾孫朝散郎權知南康軍事杓謹題。

宋宮殿記續增

宋史地理志汴京宮室考

東京汴之開封府也。五代梁為東都，石晉為東京，宋因周之舊為都。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未盡洛陽宮殿圖，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熙寧三年，欲廣宮城，以民居多，遂罷宮城，周迴五里，南三門，中日乾元，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北一門曰拱辰，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門曰左右昇龍，左右北門內各二門，曰左右長慶，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宣和，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兩掖門曰東西上閣，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東有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凡殿有門者，皆階殿名。宮中又有延慶，安福，觀文，清景，慶雲，玉京等殿。又有壽寧堂，延春閣，福寧殿，東西門曰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曰真君殿，曰積慶，前建威真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知，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閣下有翠玉，藥珠二殿。後有寶文閣，閣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福門，後苑東門曰寧陽，苑內有崇聖，大清殿，其西又有宣聖，化成，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萃景，翠芳，瑤津三亭。延福宮後有穆清殿，延慶殿北有柔儀殿，崇徽殿北有欽明殿，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內有太清，玉清，沖和，集福，會祥五殿。又建流杯殿於後苑，又有慈德殿，楊太后所居也。觀稼殿亦在後苑。延禧閣在崇政殿西，邇英閣在崇政殿西南，蓋使臣講讀之所也。隆儒殿則邇英閣後小殿也。慈壽殿則皇太后所居也。慶壽宮，保慈宮，則亦后宮也。玉華殿亦在後苑，其後有基春殿，睿思殿，承極殿，崇慶，隆祐二宮。又有睿成宮，則神宗在東宮所居，宣和殿在睿思殿後，東有小殿曰凝芳，西曰瓊芳，前曰重熙，後曰環碧，皆徽宗重建也。曰聖瑞宮，皇太妃所居也。曰顯謨閣，藏神宗御

新增格古要論卷十三

雜考下

耕織圖後序

四明樓 鎔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于軀于理，以至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其君（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九月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至於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農桑為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之田，牆下之桑，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遂為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閒，勤勞百萬，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為心，未遑他務，首下務農之詔，躬耕藉田之勤，伯父時為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閒有不同，其大略不外於此，見者固已趨之未幾，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閒，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曰：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閒，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舶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維揚，持慶節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此，晚而退閒，斥俸餘以為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沒，欲

集也。曰玉虛殿。曰玉華閣。在宣和殿後。曰親賢宮。后宮也。曰燕寧殿。在延福宮北。安仁宗慈聖光獻皇后御容之所也。延福宮舊在後苑之西南。宣和中改作。始南向。與藥珠並。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西門曰麗澤。宮左別有種清。承平。會寧。睿讓。凝和。崑玉。羣玉等殿。其東閣則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鈴英。雲錦。蘭薰。摘金等亭。其西閣則有繁英。雪香。坡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華。禮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等亭。會寧殿北。壘石為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為二亭。曰雲巖。屏巖。凝和殿次有閣。曰明春。閣之側有二殿。曰玉英。玉潤。其背附城。築土植杏。曰杏岡。覆葑為亭。修竹萬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為宴春閣。舞臺四列。山亭二峙。鑿圓池為海。跨海為二亭。架石梁以升山。有亭曰飛華。橫度之。又疏泉為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為葑亭。鶴莊。鹿苑。孔翠。諸榭。其中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皆置貫。何所為也。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晨暉門出入最多。城外浚溝。作東景龍門橋。西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為固。引舟相通。沼中作兩洲。東為葑渚。作浮陽亭。西為梅渚。作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鳳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輝雪廳。介亭。左復有極目。蕭森二亭。右復有麗雲。半山二亭。北俯景龍江。引江水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碧軒。又行石開。爲煉丹。凝觀。團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土岸有勝筍庵。躡雲臺。蕭蕭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蓬壺堂。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闕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四五里。屬之龍德宮。徽宗以萬歲山在國之良。故名曰良嶽。而自爲記。宣和六年。詔以金芝產于良嶽。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然景龍江北。有龍德宮。江夾岸皆奇石珍木。殿宇比比對峙。中有壺春堂。後盡都城一限。名曰擗芳園。山水秀美。林篁暢茂。樓觀參差。猶良嶽延福也。又有保和殿。凡七十五間。曰上清神霄宮。在福寧殿東。曰上清寶籙宮。在景龍門東。對景暉門。又作仁濟。正二亭於宮前。命道士施符藥於民。徽宗時。登皇城下視之。上清寶籙宮之東。作萬歲山。周圍十餘里。其中一峯最高。凡九十步。上有亭曰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尊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按真覽。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勝池。囉囉亭。北其絳霄樓。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洞。瀟瀟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大方壽峯。又改名壽嶽。嶽之正門曰陽華殿。亦號曰陽華宮。朱勳嘗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毀堰。折插數月。乃至。賜號昭功。敷慶神運石。以是年爲宣和五年。得燕地故也。勳緣此授節度使。大抵徽宗之時。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羣閣與築。各爲制度。不務治製。故有延福。五位。六位之號。各不肯已。徽宗晚歲。亦思苑囿之衆。國力不能支。數有厭惡語。由是得稍止。及金人再至。欽宗命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投之汴河。聽其所之。既而折屋爲薪。鑿石爲砲。伐竹爲筴。離。又取大鹿數百千頭。殺之以啗衛士。

云。吉水王佐曰。徽宗當國富兵強之時。肆窮極侈靡之欲。日增月盛。以致辱身喪國。而不知悔。其死朔漢也。宜矣。吾故索聯書于此。以爲後世人主窮奢極欲者戒。

再考之。

乾元門。梁晉曰明德。太宗改丹鳳。真宗改正陽。又改宣德。雍熙初改今名。東西華門。舊名寬仁。神獸開寶中改今名。熙寧末。又改東華門。北設門。拱宸門。舊名玄武。真宗祥符中改今名。熙寧末。改門內西橫門曰臨華門。左右長慶門。熙寧中改。其隔門曰左右嘉肅。

左承天門。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其上。加祥符二字。

宣和門。舊名光天。真宗改大寧。明道初改今名。

左右太和門。宋初曰日華。真宗祥符中改今名。

文德殿。宋初曰文明。雍熙初改今名。熙寧中改南門曰端禮。

左右嘉祥門。宋初曰左右勤政。明道初改今名。

舊城。周迴二十里一百五十步。東二門。北曰望門。宋初曰和政。南曰麗景。南面三門。中曰朱雀。東曰保康。西曰崇明。西二門。南曰宜秋。北曰闕闔。北三門。中曰景龍。東曰安遠。西曰天波。已上各門。宋初皆因梁。晉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改今名。惟保康一門。大中祥符五年始創也。

新城。周迴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周顯德三年始築。宋大中祥符九年增築。元豐元年重修。政和六年。詔有司度國之南。展築京城。移置官司軍營。南三門。中曰南薰。東曰宣化。西曰安上。東二門。南曰朝陽。北曰合輝。太宗改寅賓。西二門。南曰順天。北曰合輝。北四門。中曰通天。天聖中改寧德。東曰長景。次東曰永泰。西曰安肅。周初曰衛州門。太宗改之。汴河上水門。南曰大通。天聖初改順濟。北曰宣澤。舊南北水門。皆曰大通。熙寧十年始分名之。汴河下水門。南曰上善。北曰天津。天聖初改廣津。惠民河水門。上曰普濟。下曰廣利。廣濟河水門。上曰咸豐。下曰善利。舊名咸通。熙寧十年。改上南門曰水順。其後又於金輝門。置通遠門。天聖初改曰開遠門。

佐按。自安肅門以上。皆因周舊名。宋太平興國四年。始改今名。自開遠門以上。皆太平興國四年賜名。天聖初。又改今名。其合輝。大通。通津等門。雖改而又復舊名也。

宋史地理志洛陽宮室考。

西京。唐高宗顯慶間。爲東都。玄宗開元中。改河南府。宋爲西京。山陵在焉。宮城周迴九里三百步。城南三門。中曰五鳳樓。東曰興教。西曰光政。東一門曰蒼龍。西一門曰金虎。北一門曰拱宸。五鳳樓內。東西門。曰左右永泰。左永泰門外道北。有贊和門。右永泰門西。有永福門。蒼龍金虎門內。第三隔門。曰廣福千秋。廣福門內道北。門曰建禮。正殿曰太極殿。前有日月樓。日華。月華門中。又有三門。曰太極殿門。後有殿曰天興。次北殿曰武德。西有門三重。曰應天。乾元。敷教。內有文明殿。傍有東上閣門。

西上閣門前有左右延福門。後又有殿曰垂拱。殿北有通天門。主廊北有明福門。門內有天府殿。殿北有觀殿。曰太清。第二殿曰思政。第三殿曰延春。東又有廣壽殿。視朝之所也。北第二殿曰明德。第三殿曰天和。第四殿曰崇徽。天福殿西有金鸞殿。對殿南廊有彰善門。殿北第二殿曰壽昌。第三殿曰玉華。第四殿曰長壽。第五殿曰甘露。第六殿曰乾陽。第七殿曰善興。西有射弓殿。千秋門內有含光殿。拱宸門內西偏有保寧門。門內有講武殿。北又有殿相對。內園有長春殿。淑景亭。十字亭。九江池。砌臺。婆羅亭。宮城東西有夾城。各三里餘。東二門。南曰資輝。北曰啓明。西二門。南曰金曜。北曰乾通。宮室合九千九百九十餘區。夾城內及內城北皆左右禁軍所處。

皇城周迴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南面三門。中曰端門。東西左右掖門。東一門曰宣仁。西三門。南曰麗景。與金曜相直。中曰開化。與乾通相直。北曰應福。內皆諸司處之。京城周迴五十二里九十六步。隋煬帝大業元年所築。唐武后長壽二年增築。南三門。中曰定鼎。東曰長夏。西曰厚載。東三門。中曰羅門。南曰建春。北曰上東。西一門。曰開門。北二門。東曰安善。西曰徽安。宋徽宗政和又重修之。光政等門因隋唐舊名也。鸞和門。太平興國三年以車輅院門改名。太極殿。舊名明堂。宋太宗改今名。

大慶殿。舊名崇元。宋初重修。改曰乾元。太宗改曰朝元。真宗改曰天安。明道三年改今名。紫宸殿。舊名崇德。明道初改今名。垂拱殿。舊名長春。明道初改今名。皇儀殿。宋初曰茲福。明道初改今名。集英殿。舊名廣政。宋初改曰大明。淳化中改合光。祥符中改會慶。明道初改今名。需雲殿。舊名玉華。後改瓊華。熙寧初改今名。崇政殿。舊名簡賢。講武。太宗改之。熙寧中改北橫門。曰通極。延和殿。祥符中改宣和。明道初改端明。尋改今名。延慶殿。舊名萬歲。祥符中改今名。

觀文殿。舊名集聖。明道中改肅儀。慶歷八年改今名。化成殿。即玉宸殿。明道初改今名。柔儀殿。章獻太后改崇徽。明道初改寶慈。景祐中改今名。欽明殿。舊名天和。明道初改觀文。又改清居。治平中改今名。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延慶。崇徽。天和。承明。八殿。呂夷簡修。太平樓。舊名紫雲。明道初改今名。延春閣。舊名萬春。寶元初改今名。壽寧堂。舊名清淨。明道初改今名。

寶文閣。即壽昌閣。慶歷初改今名。事陽門。即宣和門。明道初改今名。廣聖宮。天聖二年建。曰長寧。景祐二年改今名。顯原閣。

宋汴都故宮記
元楊 奐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於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為纂其大略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遊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鼓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曰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曰嘉福樓。西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曰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殿祇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之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樓。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涌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涌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涌金殿。涌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殿祇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書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衣局。尚衣之南。曰紫宸門。紫宸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門。與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曰尚慶局。尚慶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曰尚食局。尚食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醴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輿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壘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宋行宮考在杭州

宋行宮。在杭州鳳凰山下。即唐以來州治也。按咸淳臨安志。建炎三年二月。高宗詔以杭州為行宮。時執

政奏屋宇隘陋高宗以百官六軍未得其所不御正寢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徐康國措置且命不得
華飾二年南門成名曰行宮之門三年以百官遇雨泥行非便詔梁汝嘉創廊廡於南門之內十八年名
南門曰麗正北曰和寧東苑門曰東華二十八年始增築禁城而其宮殿之制六參官起居與百官聽宣
布則曰文德殿謂之正殿其次參官起居則曰垂拱殿謂之常朝曰紫宸殿則曰壽御焉曰大慶殿則朝
賀御焉曰明堂殿則宗祀御焉曰集英殿則策士御焉此四殿者皆即文德殿隨事而揭名未暇專建也
後殿有四曰崇政一名祥曦曰福寧曰復古曰延和福寧則寢息之所復古則燕閒之所而延和在垂拱
之後遇聖節冬至正旦寒食齋戒或避正殿則御焉曰選德殿則孝宗建以為射殿曰緝熙殿則理宗開
以為講殿曰熙明殿則度宗改東宮之益堂為之實經籍其中以肄習焉而講筵延英閣則在禁中高宗
之將倦勤也即秦檜舊第更築新居其內禪也則退居之名曰德壽孝宗之內禪也改名曰重華而居焉
不更作也至於東宮初無定制蓋宋諸帝多由外邸入繼正統不遑築宮如孝宗之資善堂度宗之益堂
皆在宮中遂以為就學之地至於臣僚之署獨學士院在和寧門內蓋做唐北門之制也郊社園丘則在
嘉會門外龍華寺西太社太稷則在觀橋東北其地北有靈池九宮海神壇則在東青門外一里籍田先
農高宮等壇皆在嘉會門外南四里理宗以南渡後依海建都宜以海神為大祀又立海神壇于東青門
外太平橋之東宗廟太廟則在瑞石山之左即鳳凰山左翅也景靈宮則在新莊橋之西蓋太廟乃宗祀
之常而景靈宮則漢原廟之制也又有欽先孝思殿以奉神御則仍東都之舊在內中閣則自真宗御龍
圖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其名昉見仁宗召輔臣於天章閣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則不獨藏
書畫也南渡後遂令修內司復建諸閣太宗閣曰龍圖真宗閣曰天章仁宗閣曰寶文神宗閣曰顯謨哲
宗閣曰徽猷徽宗閣曰敷文不忘先也而高宗閣則曰煥章孝宗閣則曰華文光宗閣則曰寶謨寧宗閣
則曰寶章諸閣皆在禁中閣置學士直閣苑園凡六處曰聚景園曰玉津園曰富景園曰翠芳園曰玉壺
園曰集芳園聚景在清波門外玉津在嘉會門外富景在崇新門外翠芳在錢湖門外玉壺在錢塘門外
集芳在葛嶺其後理宗以賜其相賈似道為第宅云南渡後宮室不過如此若夫苑囿之設亦不過奉其
親宴游非荒嬉也德祐二年宋亡元有司封鑄以幼主北行明年為至元十四年民間失火飛爐及其宮
室焚燬殆盡後十年西僧楊璉真嘉言于朝即其基造佛寺五塔曰般若曰小仙林塔一曰塔一曰塔一曰塔
皆夷為民居僧舍元末之亂張氏毀塔造城五寺亦就廢今姑識之州縣吳王

有兩浙八十餘年亦頗有功德于民詢之故老已不知其建國之處弔古者無從質焉吳越舊有備史今
亦不存因修新誌補其闕略云爾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徐一夔

吳越國在杭州鳳凰山下其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門錢氏納土後二門猶存臨安志載吳越錢氏造
而不言在鳳凰山下宋政和二年孫洵守杭蔡襄為河撰雙門記內云吳越王依山阜以為治而雙門置
木石鋼金鐵用為敵備洵以為非禮制改作之則錢氏宮室在鳳凰山下無疑高宗南渡駐蹕杭州徙州
治于清波門內今州治是也但宋南渡即其地為行都故後人但知有宋故都而不知有錢氏耳初錢氏
以強弩射潮築隄捍國而以鐵幢識其射處以今驗之去鳳凰山僅二百許步此足為證錢氏當五季據

辨錢塘鐵箭
徐一夔

按舊臨安志那人相傳吳越王鏐用強弩射潮箭所止處立鐵幢識之又云錢氏子孫言築塘時高下置
鐵幢三以衛水則在今利津橋北者其一也舊名其地為鐵幢浦幢制首圓如杵徑七八寸許出土約三
尺餘其趾入土不知幾許故老又云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漲幢用鐵輪護幢趾而以鐵紐貫幢輪且
引繩維於塘上下之石礎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云此說是也宋淳祐間趙安撫與口買民地作亭
覆幢今亭夷為民居獨存窪池而鐵幢之首嶄出窪池可驗幢本有三故老云一在舊便門街東南小巷
今其巷尚名曰鐵箭一在舊萬橋門外者壘塞於民居僅存其在利津橋者又為民居所蔽若不表識久
亦壘塞此實幢也近世有賦鐵箭者遂指此幢為箭認幢首為鏐首不思方射潮時箭已逐潮去矣箭豎
能存且鏐雖英雄其所發箭亦不過致一時之精誠未必異於常箭不考而妄作如此可笑又謂其首出
土面可拔而不可拔以為神異此尤不察其下有關鍵故也至惑於夷堅志之說謂此矢拔則龜目紅其
言尤謬今恐以訛傳訛故力辨之

元故宮遺錄
明蕭洵

南麗正門內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靈星門門建蕭牆周迴可二十里俗呼紅門關馬牆門內二十步有
河上建白石橋三座名周橋皆琢龍鳳祥雲明壁如玉橋下四白石龍擊水中甚壯繞橋盡高柳

新編格古要論 卷十三 二四一

萬株遠與內城西宮海子相望及橋可二百步為崇天門門分為五總建閣樓其上翼為回廊低連兩觀傍出為十字角樓高下三級兩傍各去午門百餘步有掖門皆崇高閣內城廣可六七里方布四隅隅上皆建十字角樓其左有門為東華右為西華由午門內可數十步為大明門仍傍建掖門繞為長廊中抱丹墀之半左右為文武樓與廊相連中為大明殿殿基可高五尺前為殿階納為三級繞置龍鳳白石圍闌外每柱壓以鼉頭虛出闌外四繞於殿殿四向皆方柱大可五六尺飾以起花金龍雲欄下皆白石龍雲花頂高可三尺欄上分間仰為鹿頂斗拱攢頂中盤黃金雙龍四方皆用金紅鎖窗開貼金鋪中設山字玲瓏金紅屏臺上置金龍牀殿右連為主廊十二楹四周金紅鎖窗連建後宮廣可三十步殿半之不列楹架四壁立至為高曠通絹素冒之畫以龍鳳中設金屏幃幃後有寢宮深止十尺俗呼為弩頭殿龍牀三座亦頗渾樸前宮東西仍相向為寢宮中仍設金紅小屏牀上仰皆實如方隅中綴綵雲金龍鳳通殿皆冒絹素畫以金碧山水壁間每有小雙扉內貯袈衣前皆金紅推窗開貼金花中夾玉板明光油紙至冬則自殿外一周皆鋪準皮帳夏則黃油絹帳內寢屏幃重覆帷帳而後裏以銀鼠席地皆編細篋上深紅厚氈後復葺茸氈至寢處牀座每用榻褥必重數疊上蓋乃純織金納失再加金貼氈以異香始邀臨幸宮後連抱長廊以通前門前繞金紅欄檻盡列花卉以貯妃嬪而每院開必建三口東西相向為繡榻壁間亦用絹素而畫以丹青廡後橫亘道以入延春閣丹墀皆植青松即萬年枝也門廡殿制大略如前但用落花板石甃之磨以核桃光采如鏡中置玉臺牀兩旁有皮毛伏虎機發如生前置金酒海前後四列紅蓮牀其上為延春閣梯級由東隅而上長短凡三折而後登雖至幽暗閣皆塗以金雲龍冒以丹青絹素上仰高皆拱為鹿頂中設金龍四周皆繞金珠鎖窗窗外蓋繞閣干憑望至雄傑宮後仍為主廊後宮寢宮大略如前廊東有文思小殿西有紫楹小殿寢殿東有玉德殿殿窗皆貼白玉龍雲花文中設白玉金花小屏臺上置玉牀又東為宣文閣旁有祕密室西有鹿頂小殿前後散為便門高下分引而入綵閣翠閣開植花卉異名松柏更為別殿飛鸞數座又後為清寧宮宮制大略如前宮後引抱長廊連長春宮其中皆以處嬖幸也外護金紅欄檻各植花卉異種又後繞長廊別虛御道再護離闌又以處嬖幸也又後為厚載門上建高閣環如飛橋舞臺于前回闌引翼每幸閣上天魔歌舞于臺繁吹導之自飛橋而升市人聞之如在雲霄開臺東百步有觀星臺臺傍有翠柳萬株甚雅臺西為內浴室有小殿在前由浴室而出內城臨海子廣可五六里駕飛橋于海中起瀛洲之殿繞以石城散作洲島拱門以便舟舟往來由瀛洲殿後引長橋上萬歲山山高可數十丈皆崇奇石因形勢為岩巒前架石門三座與瀛洲對東臨太液池西北皆俯瞰海子由三門分道東西而升下有故殿基尚存金主閣基石盤山半有方壺殿四通左右之路幽花芳草紛紛與松栢陰映上下隱然仙島又為呂公洞尤為幽邃洞上數十步為金露殿由東而上為玉虹殿殿前有石岩如屋每設宴必溫酒其中更衣玉虹金露殿交馳而繞層閣登廣寒殿殿前皆綠金朱鎖窗綴以金鋪內列二十四楹皆繞刻龍雲塗以黃金左右後三面則用香水鑿金為祥雲數千萬片擁結于頂中盤雙龍殿內有玉金玲瓏屏臺玉牀四列紅蓮椅前從

螺鈿酒卓高架金酒海窗外出為露臺繞以白石花圍旁有鐵竿數丈上置金葫蘆三引鐵練以繫之乃金章宗所立以鎮其下龍潭憑閣四望穹闕前瞻瀛洲仙橋與三宮樓觀金碧流輝後顧西山雲氣與城闕縹緲翠巒而海波塵迴天宇低沈欲不謂之清虛府不可也山左數十步萬柳中有浴室前有小殿由殿後左右而入為室凡九皆極明透交為穴中盤雙龍昂首共吐一丸於上注以溫泉九室交涌香霧從龍口中吐奇巧有莫能辨自瀛洲外城西度飛仙橋上回闌處巡紅牆而入於明仁殿沿海子導金水河步遶河南行為西前苑苑前有新殿半臨遶河河流引自瀛洲西遶地而出繞延華閣後達于興聖宮復遶地西折禿樂廡後老宮而出抱前苑東下于海子約遠三四里龍舟大者可十丈繞設金紅綵闌前起龍頭機發五竅皆通餘船三五亦自奇巧引挽遊幸或引或出已覺忘身況論其他哉新殿後有二水晶圓殿起於池中通用玻璃為飾日光回彩宛若水宮中有修衢長橋遠引而升嘉福殿橋傍二石柱立高二丈闊徑一尺金采光芒鋒利如斲度橋前苑入懿德殿主廊寢宮亦如前制乃建都之初基也由殿後出掖門皆叢材中起小山高可五丈分道緣延而升皆崇怪石間植異卉雜以幽芳自頂引注流泉若下悉為深洞有飛龍噴雨其中前有盤龍相向舉首而吐流泉泉聲夾道交走冷然清爽又一幽迴處彷彿仙島山上復為層臺回廊遶閣高出空中隱隱遙接廣寒殿山後仍為寢宮連以長廡廡後西繞遶河東流水出便門走繞東北又繞紅牆入紅門可二十步許為光天門仍開左右掖門而繞以長廡中為光天殿殿後穿廊如前但廊後高起隆福宮四壁皆冒以絹素畫飛龍舞鳳極為明曠左右後三向皆為寢殿殿制大略如前殿東有沈香殿西有寶殿長廡環抱與前殿重圍掩映高下亦多難名又後為興聖宮丹墀皆植萬年枝殿制比大明差小殿後分道為閣門出繞白石龍鳳欄檻上每柱皆飾翡翠而置黃金雕烏獅座中建小直殿引遶河分流繞其下甃以白石翼為仙橋四起鎖窗而抱綵樓樓後東西為日月殿皆用金翠點綴欲像扶桑桑海之勢至為奇巧壁間往來便門出入有莫能窮極後又有禮天臺高跨殿上碧瓦飛甍掩映皆非常制盼望上下無不流輝不覺奪目亦不知蓬萊仙島又果何似也又少東有流杯亭中有白石牀如玉臨流小座散列多刻石為水獸潛躍其旁塗以黃金又皆親制水鳥浮杯機動流轉而行勸酬必盡歡洽宛然尚在中繞河沿流金門翠屏回闌小閣多為鹿頂鳳翅重檐又凡數座總引長廡以繞又少東出便門步遶河入明仁殿主廊後宮大略如前宮後為延華閣規制高大與延春相望四向皆臨花苑苑東有端木堂堂上冒以青紵絲又東為櫻毛殿皆用櫻毛以代陶瓦少西出掖門為慈仁殿又後苑中為金殿殿窗皆窗屏皆裹以黃金四外盡植牡丹百餘本高可五尺又西有翠殿又有花亭毳閣環以綠牆獸闌綠帳窗左右分布異卉幽芳參差映帶而玉牀寶座時時如瀉流香如見扇影如聞歌聲出戶外而若度雲霄又何異天上人間也金殿前有野果名姑娘外垂絳囊中空有桃子如丹珠味甜酸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亦自可愛花外重繞長廡廡後出內牆東連海子以接厚殿門凡長廡中皆宮娥所處之室後宮約千餘人掌以閣寺給以日飯又何盛哉庚申以荒淫久廢朝政於洪武元年為諸將叛背棄宗廟社稷而逃走依西北蓋立彼蒙古之國逾年不為所容思庶翁吉刺氏魯

王所封之國以求生。即應昌府也。府有西江焉。庚申。心知不可為已。因泣數行下。未幾。以痢疾崩。子愛猷。諱理。遠臘立五日。我師奄至。愛猷識理。遠臘僅以身免。二后。愛猷識理。遠臘妻子。及三宮妃嬪。扈衛諸軍。將帥從官。悉俘以還。元氏遂滅。至是始驗。指望兌。生涯死在西江月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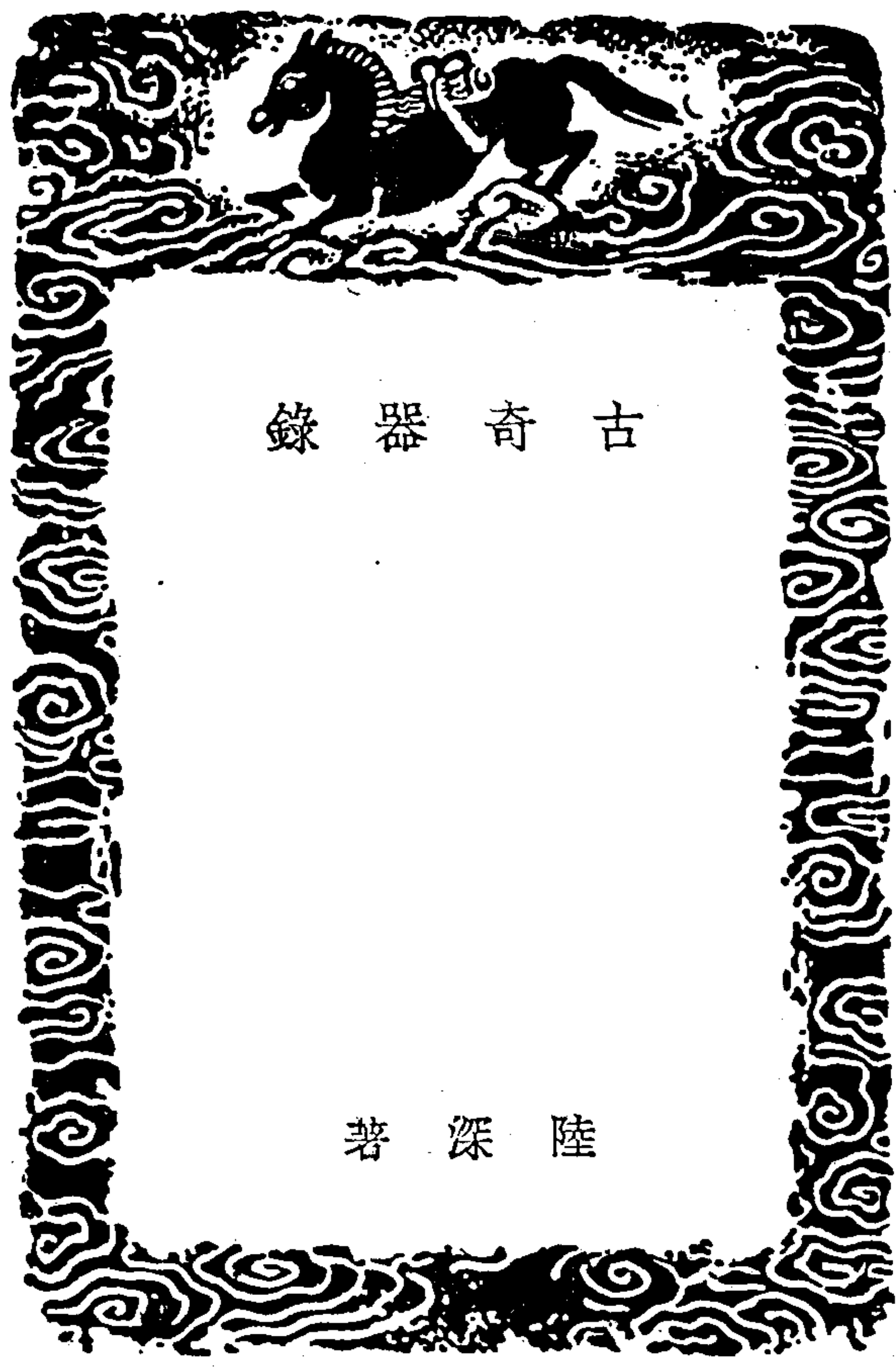
誰樓畫角三弄記

胡儼

儼幼聞諸伯父虞部府君曰。世之鼓樓曰誰樓。誰樓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畫角之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譏。其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鳴。鳴者皆難字之曳聲耳。所以使人昏曉之間。燕息之際。聞之有所儆發也。至唐節度使。辭曰。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縣。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今州郡有樓。以置鼓角。必會府而後。可。非受方面之任。而置鼓角。皆僭也。

宋朝金魚考

曰忠。曰孝。曰清。曰慎。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咨爾毋踰此盟。



古奇器錄

陸深著

古奇器錄

雲間儼山陸深著

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寶之

龜茲國進奉一枕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玄宗帝因名為游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於盃足上有縷金字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吹如沸湯遂取於內藏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隨文帝時本國會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煉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為喚鐵

內庫中有七寶硯一所以曲畫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硯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玄宗常用之

古奇器錄

古奇器錄

二

葉法善有一鐵鏡鑿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腑臟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癒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即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會命使取視愛而不受曰此龍皮扇子也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漆叩之則有聲每出入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涉險未嘗失足杖之力也

學士蘇頌有一錦文花石鑲為筆架嘗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此石架即津出如汗遂巡而雨頌常以此為雨候無差

魏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而此鞍在坐如溫火之氣已上開元天寶遺事

東方朔得西域國玉杖以進武帝帝賜近臣年高者云病則杖汗死則杖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僊佺得之三年不折洞冥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星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座皆高二尺列於筵上琴筑笙等各有所執皆點綴華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吹

出一人納繩則琴筑笙等皆作與真樂不殊有琴長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混璵之樂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通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腸胃五臟

歷然無礙又女子有邪心則胆張心動烽火樹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然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十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道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附江東藏書目錄小序

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觀視屑屑不能舉羣有也壯游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羣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痾新起命僮出曝既乃次第於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錄而存之各繫所得僮后益焉將以類續入是月六日史官江東陸深識

深識

古奇器錄

三

夫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咸得附矣。故錄經第一。

理性之書。倡於宋而盛之。然經之流亞也。故錄理性第二。

語曰。經載道。史載事。故錄史第三。

書作於經史間。而非經史可附者。概曰古書。故錄古書第四。

聖轍既逝。諸子競馳。故錄諸子第五。

質漸趨華。而文集興焉。故錄文集第六。

四詩既刪。體裁益衍。按厥世代。考高下焉。故錄詩集第七。

山包海匯。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謂也。故錄類書第八。

紀見聞。次時事。而掌不在官。通謂之史可也。故錄雜史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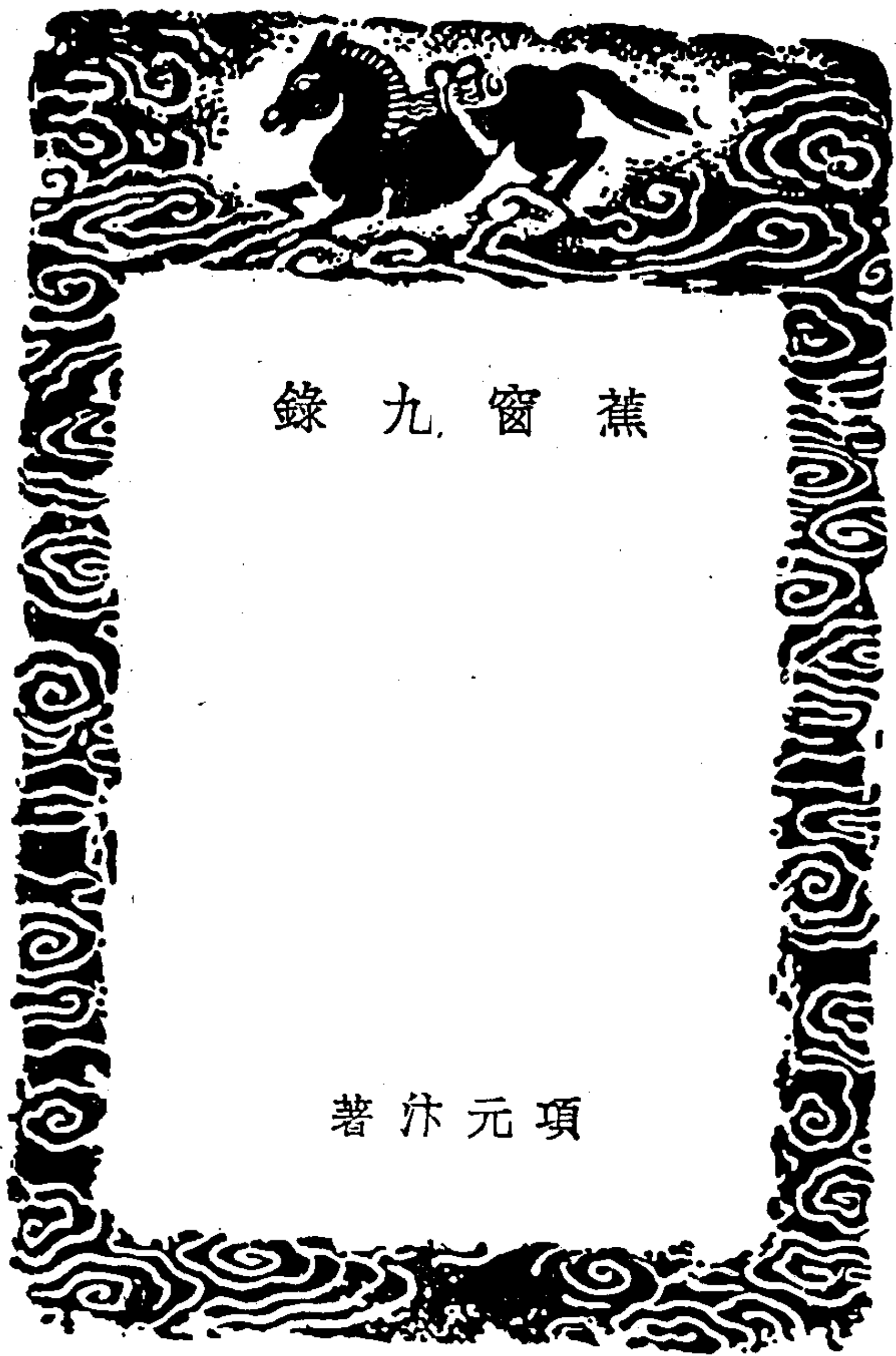
山經地志。具險易。敘貢賦。寓王政矣。故錄諸志第十。

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而禮樂所由出也。故錄韻書第十一。

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故錄小學醫藥第十二。

方藝伎術。故有成書者。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錄雜流第十三。

聖作物視。一代彰矣。宣聖從周。遵一統故也。特爲一錄。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瀆云。目曰制書。



序

構李項子京世丈。動閩華胄。濡首文學。人皆以祖父之科名。屬之年甫三十五。自以體弱善病。旋棄舉子業。日惟酬花賞月。問水尋山。萃集法書名畫。鼎彝琴劍之屬。與好事者品購古今。評論真贋。情酣而性適。子京丈殆以是為枚乘之七發。而不自覺其病之去體者乎。蕉窗九錄者。大半採自吳文定鑑古彙編。開有刪潤。亦極精確。蓋子京丈之所好在此九者。而天籟閣中。多植芭蕉。予嘗過其居。綠陰清晝。觴咏流連。出其所藏。一一質證。恍置我于米顛書畫舫中。與趙承旨之松雪齋也。然予竊有規焉。天下身外之物。特其寄耳。若必役役焉疲精力而為之。此累也。而亦病也。子京丈其勿留滯于物而可哉。長洲文彭壽承書。

著 汴 元 項

錄 九 窗 蕉

蕉窗九錄目次

- 紙錄
- 墨錄
- 筆錄
- 硯錄
- 書錄
- 帖錄
- 畫錄 附畫訣
- 琴錄 附琴聲十六法
- 香錄

雨鮮于樞畫多用此紙。

國朝紙

永樂中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紙最厚大而好者曰連七曰觀音紙有奏本紙出江西鉛山有榜紙出浙之常山直隸廬州英山有小箋紙出江西臨川有大箋紙出浙之上虞今之大內用細密酒金五色粉箋五色大籐紙酒金箋有白箋堅厚如板兩面研花如玉潔白有印金五色花箋有磁青紙如段素堅韌可寶近日吳中無紋酒金箋紙為佳松江潭箋不用粉造以荆川連紙背厚研光用蠟打各色花鳥堅滑可寶宋紙新安做造宋徽宗紙亦佳有舊裱畫卷紙紙作紙甚佳有則宜收藏之。

高麗紙

以縣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

造麥箋法

五六月戎葵葉和露摘下搗爛取汁用孩兒石鹿堅厚者裁段葵汁內稍投雲母細粉明礬些少和勻盛大盆中用紙拖染挂乾或用以研花或就素用其色綠可人且抱野人傾葵微意。

染宋箋色法

黃伯一片搥碎用水四升浸一伏時煎熟至二升止聽用橡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聽用胭脂五錢深者方妙用湯四盤浸榨出紅三味各成濃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觀音籐堅厚紙先用黃柏汁拖過一次復以橡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更看深淺加減逐張晾乾可用。

染紙作畫不用膠法

紙用膠膠作畫殊無士氣否則不可著色開染法以阜角搥碎浸清水中一日用砂罐重湯煮一炷香瀝淨調勻刷紙一次挂乾復以明礬湯加刷一次挂乾用以作畫儼若生紙若安藏三二月用更妙折舊裱畫卷紙作畫甚佳有則宜寶藏可也。

造槌白紙法

法取黃葵花根搗汁每水一大盃入汁一二匙攪勻用此令紙不粘而滑也如根汁用多則反粘不妙用紙十幅將上一幅刷溼又加乾紙十幅累至百幅無礙紙厚以七八張相隔薄則多用不妨用厚板石壓紙過一宿揭起俱潤透矣溼則晾乾否則平鋪石上用打紙槌敲千餘下揭開晾十分乾再疊壓一宿又槌千餘槌令發光與蠟箋相似方妙余嘗製之甚佳但跋涉耳。

造金銀印花箋法

用雲母粉同蒼朮生薑甘草煮一日布包揉洗又用絹包揉洗愈揉愈細以絕細為佳收時以絲紙數層置灰缸上傾粉汁在上溼乾用五色箋將各色花板平放次用白芨調粉刷上花板覆紙印花板上不可重搗欲其花起故耳印成花如銷銀若用薑黃煎汁同白芨水調粉刷板印之花如銷金二法亦多雅趣。

造松花箋法

蕉窗九錄

紙錄

南北紙

北紙用橫籐造其紋橫其質極而厚謂之側面紙南紙用豎籐其紋豎管二王真跡多是會稽豎紋竹紙。

唐紙

有硬黃紙唐人以黃藥染之取其辟蠹其質如漿光澤瑩滑用以書經今祕閣所藏二王書皆唐人臨做紙皆硬黃入元和初蜀妓薛洪度以紙為業製小箋十色名薛濤箋亦名蜀箋。

宋紙

有澄心堂紙極佳宋諸名公寫字及李伯時大都用此紙亳州有紙織成界道謂之烏絲欄有欲紙今徽州府歙縣地名龍巖者紙出其間光滑瑩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之有碧雲春樹箋龍鳳箋團花箋金花箋有匹紙長三丈至五丈陶穀家藏數幅長如匹練名鄱陽白有藤白紙觀音籐紙白紙日蘭紙竹紙大箋紙有彩色粉箋其色光滑東坡山谷多用之作畫寫字。

元紙

有彩色粉箋蠟箋黃箋花箋羅紋箋皆出紹興有白藤紙觀音紙清江紙皆出江西趙松雪祝枝山張伯

槐花半升炒煎赤冷水三盞煎汁用銀母粉一兩礬五錢研細先入盆內將黃汁煎起用濾過方入盆中攪勻拖紙以淺為佳文房用箋外此數色皆不足備

墨錄

論墨

古人用墨必擇精品蓋不特精美於今更藉傳美於後昔晉唐之書宋元之畫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漆神氣賴以全若墨之下者用濃見水則沁散溼汚用澆重背則神氣索然未及數年墨跡已脫此用墨之不可不精也高深甫云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煙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新研新水磨若不勝忌急則熱熱則生沫用則旋研研無久停塵埃汚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澀墨積勿盈藏久膠宿墨用乃精誠鑑墨三味語其古今名家造法備詳墨經墨書

古製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用手光可射人又曰蚌松取烟鹿膠相揉九蒸回澤萬杵力扣光可照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為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筋及毛皆割不用入治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料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微墨今古第一者上比潘谷蔡酒中開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朱萬初墨

楊慎曰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歷乙巳開奎章閣揀儲臣親待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湖壑非根深千歲斧斤遠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元雲繞紫微蓋紀茲事也又曰萬初之墨沈著而無留跡輕清而有餘潤其在郭圮父子間又跋其後曰近世墨以油烟揚松烟姿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又得真定劉法造墨法於石刻中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余嘗謂松烟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烟墨姿媚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爲炬取煙二者兼之矣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金一斤欲做爲之不能此謂墨可也

玉泉墨畫眉墨

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烟止以燈煤爲之名玉泉墨又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麟香小御圍爲畫眉墨余謂玉泉之名與燈煤無干只以東坡佛幌煙烟爲名豈不奇絕

松墨

古墨惟以松烟爲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唐詩輕翰染松墨東坡詩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此說載王方翼煒松丸烟富家聞見錄云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

墨名家仇池筆記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麟氣世之嗜者如騰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衛蔡瑄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近世稱微墨率用桐油烟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爲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墨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予得法墨于異人祇用烟膠成即光如漆名之曰一品元霜殆不虛也

香與墨同關紐

邵安又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搗治之研楓肪羣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若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海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畫香空齋幽寒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筆錄

筆法

製筆之法以尖齊圓健爲四德毫堅則尖毫多則色紫而齊用麻帖襯得法則毫束而圓用以純毫附以香狸角水得法則用久而健柳帖云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筆之元樞當盡於是今八毫少而狸麻倍之筆不耐寫豈筆之咎哉爲不用料耳

毫

筆之所貴者在毫廣東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之以雉尾或鷓鴣毛爲蓋五色可觀或用豐狐毛鼠鬚虎毛羊毛鹿毛鹿毛羊鬚胎髮豬鬃狸毛造者然皆不若兔毫爲佳兔以崇山絕壑中者兔肥毫長而銳秋毫取健冬毫取堅春夏之毫則不堪矣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毫少而貴朝鮮有狼尾筆亦佳近日所製尤絕妙

管

古有金管銀管斑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鑲金管綠沈漆管機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然皆不若白竹之薄標者爲管最便持用筆之妙盡矣他又何尚焉冬月以紙帛衣管以避寒者似亦難用悉不取也

式

舊製筆頭式如筍尖最佳後變爲細腰葫蘆樣初寫似細宜作小書用後腰散便成水筆即爲棄物矣當從舊製可也

工

古者蒙恬創筆南朝有姥善作筆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管如玉宜州有諸葛高常州許穎國朝有六繼翁王古用皆湖人住金陵吉水有鄭伯清吳興有張天錫惜乎近俱失傳其妙大抵海內筆工皆不若湖之得法畫筆以杭之張文貴爲首稱而張亦不妄傳人今則善惡無準世業不修似亦可惜揚州之管鼠心畫筆用以落墨白描佳絕水筆亦妙

筆以十月正二月收者為佳。文房寶飾云：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蘇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則不蛀。黃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尤佳。

滌

妙筆書後即入筆洗中滌去滯墨。則毫堅不脫。可耐久用。寫完即加筆帽。免挫筆鋒。若有油膩。以皂角湯洗之。

瘞

古人重筆。用敗則瘞。今人委之糞土。似非雅厚。昔趙光逢遊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云：吳友退鋒郎。功成髮鬢霜。家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後題獨孤貞節。立碑上積有苔痕。此蓋好事者瘞筆之所。

筆經

劉向說苑。王滿生說。周公籍筆。讀書之。則周公時已有筆矣。韋誕筆經曰：製筆之法。築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為刀。慳者為輔。參之以麻。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滯墨小試。直中繩曲中句。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又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取管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此帖論筆之妙。頗精粹。故書之。

硯錄

論硯

研以端歙為上。古端之舊坑下巖。天生石子。溫潤如玉。眼高而活。分布成象。磨之無聲。貯水不耗。發墨而不壞。筆者為希世之珍。有無眼而佳者。第白端綠端。非眼不易辨也。歙亦如之。但無眼耳。大抵端取細潤。停水。歙取澀發墨。兼之斯為寶矣。然皆難得。今惟取其質之堅膩。琢之圓滑。色之光彩。聲之清冷。體之厚重。藏之完整。傳之久遠。為可貴耳。

養硯

凡硯池水不可令乾。每日易以清水。以養石潤。磨墨處不可貯水。用過則乾之。久浸則不發墨。

滌硯

日用硯須日滌去其積墨。取水則墨光盛潤。若過一二日。則墨色差減。春夏二時。霉溼蒸淫。使墨積久。則膠泛滯筆。又能損硯精彩。尤須頻滌。以草麻子擦硯。滋潤。不得以滾湯滌硯。不可以紙片故紙揩抹。恐匪毛紙屑。以混墨色。端溪有洗硯石絕佳。今以皂角清水滌之為妙。或以半夏切片擦硯。極去滯墨。或以絲瓜蘸洗。或以蓮房殼滌洗。去垢起滯。又不傷硯。絕佳。大忌滾水磨墨。茶亦不可。尤不宜令頑童持洗。

試新墨
新墨初用膠性并棱角未伏。不可重磨。恐傷硯質。

藏硯

端溪水中出一草。芊芊可愛。石工取石。琢硯訖。適用其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取以為囊。藏硯最佳。或以文綾為囊。稍避塵垢。質之筒匣。不可以硯壓硯。恐傷硯材。

冬月硯

冬天嚴寒。不可用佳硯。得青州熟鉄硯。可以敵凍。硯須用四脚掙爐架火硯上。微微逼之。或用硯爐亦可。

朱硯

亦得舊石者方妙。或用端石亦可。

黑硯

硯池邊斑駁墨跡。久浸不浮者。名曰墨鏽。為古硯之徵。最難得者。不可磨去。致規杖漆琴之謂。

製法

繁欽硯頰。均三址於夏鼎。故硯亦有如鼎樣者。右軍端樣。外方內峻。坂墨下入水中。不費硯磨。晉唐多用。風池硯。中如瓦凹。故曰硯瓦。宋王彥獻作鑿心凸硯。與古不同。硯成塗蠟。與石相益。

書錄

論書

書貴宋元者。何哉。以其雕鏤不苟。按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刷印清明。況多奇書。未經後人重刻。故海內名家。評書次第。為價之輕重。以填典六經。騷國史記。漢書文選為最。詩集及百家醫方次之。文集道釋二書。又其次也。宋書紙堅刻。輒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開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溼。燥無滲跡。開卷一種香。自生異味。元刻做宋。單邊闊多一線。字畫不分。蠶細。紙鬆刻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嗅味。皆見宋板漢書。不惟內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為副。今歸吳中。不可得矣。次以活潑竹紙為佳。蠶繭白藤紙尚美。而存遺不黃。若糊背及以官券殘紙者。則惡矣。元補宋板遺缺。其去猶未易辨。國初補元板遺缺。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別。不辨自明矣。近日作假宋板書者。種種若舊。非今書彷彿。或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警惑。售者莫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具法眼辨證。

獻書

今官塗率以書為贄。惟上之人好焉。則諸經史類書。卷帙叢重者。不逾時集矣。朝貴達官。多有數萬以上者。往往狼狽相揉。芟之不能。萬餘精綾錦標。連窗委棟。朝夕以享羣鼠。而異書秘本。百無二三。蓋殘篇短帙。篋篋所遺。羔雁弗列。位高責冗者。又無暇綴拾之名。常有餘。而實遠不副也。

燕書九錄

三二

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中。三吳七閩。典籍萃焉。諸賢多武林龍邱。巧於鑿斷。每圖故家有儲蓄。而子姓不才者。以術鉤致。或就其家獵取之。此蓋海內皆然。楚蜀交廣。便道所播。開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裝裝所挾。往往寄鬻市中。省試之歲。甚可觀也。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秩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檣處棟。蒐其奇秘。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若紳博雅。勝士韻流。好古之稱。籍籍海內。其藏蓄當甲諸方矣。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辰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并下泮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

刻地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印書

凡印書。永豐縣紙上。常山東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為下。蘇貴其白且堅。東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蘇。厚不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鵝卵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篋篋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非屑也。

書直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校視其謄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鑒對

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於鑒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鑿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鑿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成廢不售矣。

藏書

藏書於未梅雨之前。曬取極燥。入櫃中。以紙糊門外及小縫。令不通風。蓋蒸氣自外而入也。納芸香麝香樟腦可辟蠹。

燕書九錄

一三

燕書九錄

一五

燕書九錄

一四

觀書

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紙。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則無傷殘。出子昂書跋。

帖錄

淳化閣帖

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跡。於淳化年中。命侍書王著。摹勒作十卷。卷尾俱有篆書。題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紙。李庭珪墨拓打。以手摩之。墨不汚。手親王大臣。各賜一本。無銀錠紋。初搨者上。也不可得矣。有銀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之。今世所有。皆轉相傳摹者。翻本以泉州為佳。宋揚泉帖。亦不可得。泉州今刻。何曾天淵哉。

絳帖

宋潘思且以淳化帖增入別帖。摹于山西絳州。計二十卷。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帖比淳化高二字。亦稱潘駟馬帖。

潭帖

淳化頒行潭州。摸刻一本。與絳帖。鴈行。慶歷年丞相劉公沆帥潭日。命慧照大師希白摸刻。增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帖。風韻和雅。血肉停勻。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在潭之郡齋。亦名長沙帖。紹興開第三次重摸者。失其真矣。

汝帖

摘諸帖中字。牽合為之。刻河南汝州府。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重摹。謂之蘭亭帖。

秘閣續帖

元祐中。哲宗於淳化帖外。增刻他帖于秘閣。謂之續帖。

淳化祖石刻

后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名昇元帖。在淳化前。故名祖刻。

太清樓帖

大觀年中。徽宗以淳化帖考選數帖。重刻於太清樓下。摸自蔡京。恣章草率。筆偏于縱。無復古意。賴刻手精工。猶勝他帖。亦名大觀帖。

淳熙秘閣續帖

孝宗命劉黻摸勒禁中。工夫精緻。亞於淳化。兩續帖相去不遠。肥而多骨。乃失之。遂少風韻。亦名太清樓續閣帖。後重摸刻於紹興府學。亦名續閣亭。以其中有閣亭也。今遷于潭州。

戲魚堂帖

元祐開劉次莊以淳化帖。除去篆題年月。增入釋文。摸於臨江官署。亦名臨江帖。在翻刻中。頗有骨格。淡

墨欄尤佳。

淳熙修內司本

卷帙規模同閣本。而卷尾題字乃楷書。非篆書也。

星鳳樓帖

宋趙彥約刻於南康。曹士冕重模於南宋。趙刻精善不苟。曹刻清而不濃。亞于太清樓帖。

寶晉齋帖

紹興年間。曹之格刻于直隸無為州學。多米芾所臨。在諸帖中為最下。米元章又云。羲之七帖。有雲烟卷舒翔動之氣。

百一帖

宋王曼卿刻。筆意清適。雅有勝趣。但刻手不精。

利州帖

宋慶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重刻於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稍大。

黔江帖

宋秦子明命湯正臣父子。刻于長沙。即僧寶月古帖十卷。載入黔江之紹聖院。

武陵帖

較諸帖中。所增最多。中有右軍黃庭經。他本所無。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東庫帖

世傳潘氏以石本帖二十卷。分為二。絳州公庫得其上十卷。絳守重刻下十卷。以足之。靖康兵火俱失。金人重刻者天淵矣。

賜書堂帖

宋宣毅刻于山陽。有古鐘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俱不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模本。

甲秀堂帖

宋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亦多。今吳中有重摹者。亦有可觀。

一百十七種關亭

宋理宗內府所藏。裝綴作十册。希世之寶也。備詳南村輟耕錄。

二王帖

宋許提舉刻於臨江。摹勒極精。二王帖選。

蘇州帖

上蘇州重摹絳帖上十卷。出於臨江潭帖之上。

彭州帖

蘇州帖

蘇州帖

彭州重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類北紙。

鼎帖

武陵郡齋。石硬而刻手不精。雖博而乏古意。

鐘鼎帖

宋薛尚功編次鐘鼎。古銅器銘二十卷。刻于九江府庫。臨摹極工。甚有古意。今多取便抄錄。作十卷以市於人。

四聲隸韻

玉麟堂帖

書法極工。略似熈寧。傳云石刻於琉球。其搨法紙色絕佳。

宋吳琚摹刻。禮而不精。多雜米家筆法。

已上諸帖。原石存者十無一二矣。

石鼓文。中猶篆。今重刻北監。

泰山碑。秦李斯篆。始皇封禪。山碑石在山東濟南府。

嶺山碑。秦李斯篆。皆玉。燬于火。宋鄭文寶刻。石在陝西西安府。宋李西。刻在應天府。中。山東鄒縣。亦有翻本。

章帝草書帖。

淳于長夏承碑。漢蔡邕八分書。石在直隸廣平府。

九疑山碑。漢蔡邕文。并隸。在廣西。

遼紹墓碑。即漢李先。漢蔡邕隸書。在河南開封府。北五里。

師宜官八分書。

張公廟碑。

劉耀井陰碑。

北岳碑。漢蔡邕隸。在山西。

西岳華山廟碑。漢郭香溪隸。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帖耳。碑在陝西華陰縣華山廟。

已上皆周秦漢帖。

蘇州九錄

蘇州九錄

蘇州九錄

蘇州九錄

蘇州九錄

蘇州九錄

蘇州九錄

蘇州九錄

蘇州九錄

蘇州九錄

蘇州九錄

蘇州九錄

蘇州九錄

雜書九錄

鍾元常智捷表

文皇哀册文

上尊號碑。在河南許州。世傳受禪以號二碑。俱梁魏許。顏真卿辨為偽書。

劉元州華岳碑

已上皆魏帖。按文皇哀册文。文皇是唐太宗。作魏帖非。

吳國山碑

已上皆吳帖

關亭記。王右軍作。并書。李龍巖畫流觴曲水圖。後有羅國曾安父考究并跋。在浙江山陰縣。

黃庭經

樂毅論

集王聖教序。唐太宗作序。高宗作記。曾元英碑多心經。僧懷仁集右軍行書。貞觀二十三年八月作成。享三年十二月刻石。字體遒勁。可愛。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北岳醮告文

東方朔頌

大草書蘭亭。恐非真跡

告墓文

攝山寺碑。智永集。右軍書。

興福寺碑集書

平西將軍墓銘

楊承源碑。魏晉之歐陽詢。精造良等書。

王渙之陀羅尼經幢

羊祜峴山碑。有二石。一在湖廣峴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濱。亦名懸漢碑。

雜書九錄

二〇

大磬碑

受禪碑

宗聖侯碑。魏文帝孔子二十一世孫。孔奐為宗。聖侯。曹子建作文。梁編在孔廟中。

王僧恕延陵季子二碑

筆陣圖。右軍行書。闕有草字。末云千金勿傳。非其人也。永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書。在陝西西安府學。

金剛經。唐僧懷仁集右軍行書。石在陝西西安府雁塔下。

草書心經

周府君碑

洛神賦。較大會。齊稍大。

集右軍書牡丹詩

絳州重修夫子廟堂碑。集右軍書。

裴雄碑

臨鍾繇宣示帖

梁思楚碑。集右軍書。

改高樓碑

建福寺山門碑。集右軍書。

包府君碑

二二

雜書九錄

以上皆晉帖

宋文帝神道碑

齊南陽寺隸書碑

瘞鶴銘。梁陶宏景書。世傳在直隸鎮江府焦山寺山。足水中。今不可得。其字神妙。見東觀餘論。

以上宋齊梁陳帖

魏裴思順教戒經

後周大宗伯唐景碑。歐陽詢書。

天柱山銘

以上皆魏齊周帖

薛道衡書朱版碑

魏瑗書上方寺舍利塔銘

虞世南書陰聖道場碑

以上皆隋帖

唐太宗書魏徵碑

雲臺將軍李秀碑。北海太守李愷行書。石在陝西蒲城縣者。最妙。一在順天府良鄉縣。石刻不及。

盧府君碑

元度十八體書。石在陝西西安府香城寺中。

李陽冰篆先侍郎碑

張旭草書千文。石在陝西西安府學。今亡。餘過中。

賢母帖。僧懷素草書。新羅國。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入市詩

藏真律公二帖。僧懷素草書。俱游絲字。末有宋景祐三年馬秀之題。草書二十三字。亦妙。又有微仲書。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心經

雜書九錄

三三

齊倪桂金庭觀碑

梁茅君碑。張澤書。

劉靈正隕淚碑

北齊王思誠八分茅山碑

蕭子雲草草出師頌。在福建福州府學。

張公謹書龍藏寺碑

史陵書帛廟碑

開皇三年刻蘭亭記。妙絕。諸本。

李邕書李思訓碑

僧智永千文。一頁一行。末有大觀己丑。薛嗣昌記。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陀羅尼經

僧亞栖千文。洛陽僧亞栖草書。得張顛筆意。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石在北監。

郎官帖

僧懷素三種草書千文。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自敘帖。懷素草書。宋蘇舜欽補一帖。後有魏良臣跋。有建業文房印。石在陝西耀州三原縣蘇氏墓上。

褚河南忠臣像贊

三三

枯樹賦。

夫子廟堂碑。虞世南書。真字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龍藏寺碑。

臨墓蘭亭。褚遂良臨。虞世南書。後有延陵之印。石在陝西同州學中。

蔡孝子墓表。

草書陰符經。

紫陽觀碑。

虞世南龍馬圖贊。

史惟則隸書千文。

薛稷昇仙太子碑。

中興頌。

汝南宮主墓誌銘。

草書千文。顏魯公書。公書。

李含光碑。

五言詩。四寂上人。

爭坐帖。顏魯公行書。蓋初書也。中多塗改。字體妙絕。凡五碑。正統中破缺多矣。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顏氏家廟碑。顏魯公文并書。碑四面環轉。李陽冰篆額。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放生池碑。顏魯公真書。在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顏母陳夫人墓碑。顏魯公文并書。在湖南鄂州。

祭顏泉卿并十三姪文。顏魯公行書。石在陝西。

虞世南寶曇塔銘。

破邪論。

褚遂良文皇哀冊。

臨聖教序。褚河南臨本。一在陝西西安府同州。一在河南歸德府州中。

小楷陰符經。

小楷度人經。

真千字文。褚河南書。

李懷琳絕交書。

于志甫十八學士像贊。隸書。

顏真卿元次山碑。

麻崖碑。顏魯公真書。於湖廣清溪崖上。

北岳廟碑。顏魯公書。

戒壇記。

祭伯文。顏魯公書。石在陝西。

麻姑仙壇記。

東方朔畫像贊。

多寶寺碑。顏魯公真書。石在西安府學。

千祿字書。顏魯公真書。小字。別辨字之正俗。顏元孫作。石刻在四川瀘州。

射堂記。顏魯公書。石在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昭仁寺碑。歐陽詢真書。石在陝西。

茅山元靜先碑。一顏魯公楷非井文。一唐柳諶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世號三絕碑。俱在直隸順天府句容縣茅山。

西嶽書。衛公李暉。布衣時。上西嶽書。蓋厭腐亂。其志奮欲有為。而春之神明之辭也。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

一行禪師碑塔。唐明皇御製文。八分書。在陝西瀘州東原上。

三藏法師塔銘。僧建初行書。石在陝西。

北岳恆山碑。蔡有鄰隸。石在直隸宣州曲陽縣。

壯觀。李自書。二大字。在山東金鄉縣。今刻於濟甯州城南樓上。

孔子廟碑。李陽冰篆書。石在浙江縉雲縣。

李北海陰符經。

曹娥碑。

咸懷庇碑。李陽書。石在陝西耀州三原縣。羽林大將軍咸氏墓上。

開元寺碑。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真書。在西安府學。

皇甫君碑。歐陽詢真書。字多損壞。

虞恭公碑。歐陽詢真書。道勁最妙。此碑第一筆也。世人貴。尚惜。後過牛石在陝西邠州宜祿縣。巡檢司。

夢奠帖。歐陽詢書。

鄱陽銘。

唐太宗李勣碑。

薦福寺碑。韓擇木八分書。史維則篆額。

金剛經。柳公權書。石在陝西興唐寺中。

搗衣篇。僧彦修草書。石在西安府學。

榮州刺史碑。張頌行書。石在陝西三原縣北墓上。

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陽行書。石在山東金鄉縣。

房定公墓碑。歐陽詢真書。石在山東。

月儀。自正月。至十二月。止。凡二碑。俱草書。石在臨江府學。

娑羅樹碑。

秦望山碑。

岳麓寺碑。李陽行書。石在湖廣衡山之麓。

李夢徵篆與教頌。

九成宮醴泉銘。歐陽詢真書。

真書千文。歐陽詢書。

小楷心經。歐陽詢書。

金闕帖。歐陽詢真書。石在西安府學。

唐太宗屏風帖。

城隍廟碑。李陽冰篆書。在浙江縉雲縣。

韓擇木八分書。藏希沈碑。

唐元宗孝經。八分書。註作小篆。字末有御跋草書。

李陽冰篆書千文。石在西安府學。

元秋塔銘。柳公權書。石在西安府學。

薛平碑。

元度八分書崔守城碑。

蘭興寺四絕碑。李華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法。

僧行收書遺教經。

王維書壽州紫極宮記。

牛僧孺書陀羅尼經。

熊君重修先師廟碑。

褚遂良樂毅論。

智永草書蘭亭記。

字源千文十二體。僧夢英書。在西安府。

以上皆唐帖。

蘇長公真書韓文公廟碑。石在蘇州。

馬券。東坡書。在揚州。陸宣公書院。

王郎帖。

表忠觀碑。蘇書。

金剛經。蘇書。

此君軒歌。

黃筌翁書狄梁公碑。范仲淹作。黃山各真書。

晚遊池塘詩。

歐陽通道因禪師碑。詢之子。

謙卦爻辭。李陽冰篆書。石在直隸。太平府蘇州縣民家。

李晟碑。

武侯祠堂碑。

唐明皇誓金仙公主碑。

薛稷周封中岳碑。

孫過庭書譜。

柳公綽諸葛廟堂碑。

歐陽通益州碑。

索靖出師表。

李北海荆門行。

白鶴禪師墓誌記。

孔子廟碑。僧夢英書。

醉翁亭記。蘇文忠行書。石在江西吉安學。

魚枕冠記。

歸去來辭。東坡行書。石在江西南康府。

洋州園池三十首。蘇書。

楚頌帖。蘇書。

羅池廟碑。

書評。行書。

大江東去詞。

食時五觀帖。

歸去來辭。山谷行書。

山水歌。米書。

壯懷賦。

行書千文。

孔子手植柏贊。米南宮行書。

畫錦堂記。蔡襄書。

荔枝譜。

白從矩先師廟碑。

周越草書千文。

陶穀抄高僧傳。

佛印牛頰。

歷代鼎彝器銘誌。薛尚功編。凡二十卷。刻於九江府使庫。

易繫卦辭說。蘇書。蔡元定刻。于湖廣明倫堂。

岳鄂王像。石在杭州西湖。

集蘭亭。宋某定成。淨圓真似道。命客棧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者。編成一帖。用良工玉用和刻之。經年始成。此本後有悅生堂印。甚可寶也。

以上皆宋帖。

鮮于太常進學解。

饒子山白石箴。

宋仲溫竹譜。

七姬權盾志。宋克做。續字。張羽撰。文成。蘇在蘇州吳縣陳同勳家。

米南宮章君表。

穹窿山賦。

龍井記。米書。

天馬賦。米書。

第一山。米南宮行書。字方六七寸。

蔡端明書東園記。

閔古堂記。

嚴陵祠堂記。

冉宗閔宣廟門記。

葛剛正續千文。

姜夔續書譜。

袁正己摩利支天經。

朱晦翁富貴有餘樂詞。

拙賦。周源溪撰。向子廓書。石在湖廣。

雪賦。

清風嶺詩。

行書千文。鮮于樞書。

與俞仲幾書。宋克做。續字。今仲幾諸孫會共勒石在直隸松江府。

蘭亭十三跋。宋克戲書趙松雪者。傳藏華亭縣沈氏家。正統中楊政模刻于郡。後有訓導會將陳寶跋。

趙松雪小楷度人經。宣德初直隸鎮江府元妙觀道士得之土中。今在丹徒縣。學經後有皇慶元年春正月九日三教弟子趙孟頫書。

言偃祠堂記。朱晦翁撰文。趙松雪書。

樂毅論。松雪臨右軍小楷。在北京國子監。

佑聖觀帖。

番陽君廟碑。

沈山寺碑。

東嶽行宮碑。元孟深作。趙子昂行書。

小楷千文。松雪書。

元元十子像贊。

洞元經。

臨蘭亭帖。趙文敏公臨。定武本北監。

臨座位帖。趙松雪臨顏魯公帖。在北監。今亦不全。

樓霞肝表。松雪行草。在山東金鄉縣。

示子手帖。趙文敏行書。在臨江府學。

真書千文。詳于幅書。在松江府。

樂善堂集趙諸帖。

吳衍篆陰符經。

不自棄文。宋德小楷書。

蕭窗九錄

小楷孝經。顏輝書。

張卽之金剛經。

石鼓臨本。卷刻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則取其金而棄之。故自增廣土字。分製之後。搨本絕不可得。至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刻附于後。置北京國學。于是搨本日以廣而字畫之存者僅三之一耳。且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刻亦久遠之驗也。若今之轉摹者。其亦矣。

僧訥草書千文。吳僧訥老學張旭倒素書。上有曹隆孫仲賢跋。置宣德閣。寺前得之土中。今在蘇州崑山縣。

已上皆元帖。

大字千文。中書舍人新安唐孟華真書。字兼顏歐虞柳。在蜀府者。為第一。本宣德中宣祖刻于直隸南陽郡中。亦佳。

送參政任冕詩。解學士大紳草書詩二首。

春夜宴桃李園記。唐孟華書。在蘇州崑山縣。

易駢卦辭說。朱晦翁書。刻石湖廣石久漫滅。正統間知府周鼎重刻。校對頗有跋。

草韻。三種各五卷。宋元有刻。今吳中重刻。

閣帖。松江顧氏潘氏得。泉州卷刻較時本為佳。

國朝書法。石在浙。江湖州。

東書堂帖。皇明宗室周府。摸刻閣帖。而將入閣。草篆文。并宋人書。其有雅趣。近復翻刻。其去周國又甚遠矣。

小停雲館帖。文徵明刻。內多本朝名人筆跡。

以上皆國朝帖。

國朝書家。當以祝允明為上。今之人不啻家臨池。而人染翰。然無敢與希哲抗衡也。文徵明以法勝。王履吉以韻勝。然文之書畫。有親藩中貴。及外國人。雖遣以隋珠趙璧。而欲購片紙隻字。平生必不肯應。此文之名。益重于世。宋仲溫仲珩。常與王文並駕之。四子者。亞於祝者也。陸深。沈度。徐元玉。李應禎。吳寬五人。其又次者也。

蕭窗九錄

蕭希原解紳鳴于朝。周砥虛熊著於野。朝者適當讓野。杜環。沈榮。楊士奇。李昌祺。胡文穆。曹榮。李時勉。陳敬宗。吳餘慶。衛靖。魏驥。徐有禎。劉珏。張汝弼。黃翰。張天駿。蕭顯。邵文敬。錢博。錢博。陳白沙。任道遜。王守仁。金宗。周倫。張電。凌晏如。許成名。許宗魯。朱九江。王慎中。楊慎。羅洪先。陳鶴。楊柯。羅鹿齡。吳維嶽。陳道復。王同祖。袁襄。王毅祥。文嘉。陳鑿。陸師道。彭年。許初。王姬水。張鳳翼。王稱登。邢侗。俞允文。莫雲卿。朱子价。黎惟敬。梁思伯。湯煥。吳大禮。陸萬里。其又次者也。

隸古在明世殊寥寥。聞惟陳文東。文徵明。文彭。數人而已。

篆書李東陽。滕用亨。程南雲。金湜。喬宇。景陽。徐霖。陳道復。王毅祥。周天球。

署書詹希原。夏昶。蔣廷暉。朱孔暘。湛若水。夏言。方官煥。張書紳。蘇洲。王問。愈憲。莫如忠。陳爾見。

張天駿有斷髮婢。善書。觀者咄咄稱賞。能費列紫微郎署分科水天可怪也。

朱孔暘。姜立綱。皆據史筆所謂南略體也。馬一龍用筆本流迅。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不可識。拆看亦不成章。況多俗筆。方元煥。張書紳。蘇洲。皆近時書中惡道也。馬負圖狂翰。亦有習者。既貽譏大雅。終非可久。王逢得本有筆。而雜用之。遂不成家。之數子者。書不足法也。

李自質亦稱善書。為右都御史。坐削藩事。伏法。豐東部坊改名道生。自負書數。第形模既不美觀。加之狼戾難親。蹤跡永絕。此二人者。人品惡薄。書不足道也。

以上評國朝書家。

宋姜堯章蘭亭偏傍考。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轉折。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淺頂。在字左入反刷。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口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內去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脚橫帶。是字足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少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草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與或或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字。反挑脚處有一缺。

右法特舉其大概耳。持此以觀天下之蘭亭。恐亦不大失眼。

五字損本蘭亭考。

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蘭亭撰本字考。

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崇山二字傍註。因寄因字中改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斯字。皆改而筆畫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曾不知曾字。旁註作曾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曾字。乃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耳。藏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為曾字。脫落添此字耳。

蘭亭諸本考。

復州製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缺會字。又永字與二行會字。三行舉字。四行修字。五行為流二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因字。內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昔下二字。作圈。夫字上露也字。末行

蕭曹九錄

三七

文字稍重。適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豫章製本。首行闕會字。二行亭字。三行舉字。六行列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俱有闕白。又九行觀字。十行以遊二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抱悟言三字。十三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欣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江州製本。首行裂會字。五行缺流字。六行坐其二字。七行詠亦二字。八行清惠風三字。九行之盛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鄱陽江相家製本。首行闕會字。二行亭字。三行舉字。四行流激二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內字。十七行隨字。十八行猶字。二十二行若字。二十三行生字。皆有缺白。又其裂處。正與豫章本同。後有圖書云。忠衛社稷之家。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濟劉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是其家本。留刻仙都。又題紹興丁丑。蜀人劉涇字皆全。惟第三行舉字闕石。

石氏肥本云。是石照明摸刻。首行缺會字。筆畫雖肥。而意度亦有可取者。不知處本。首行缺會字。其中多細裂。而意度亦好。

淡墨本。前八行橫裂。一行暮字。二行亭字。三行成集字。四行有字。五行流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行暢仰二字。正當裂處。又十七十八行。有細裂文。

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褚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清淑。摹勒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

永嘉本。云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真郡齋。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真。首行會字亦全。末有絲綉後序。是唐乾封二年。僧懷仁集書。又有吳傳朋題識。具在。

右諸本。當以復州本為勝。次豫章本。次劉無言本。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

趙松雪蘭亭十三跋考。

第一跋三行絲字。大七八分。二跋四行零四字。比上差小一半。皆絲字。三跋七行作草草。與二跋大小同。四跋二行作絲字。差小于一。五跋一行半作絲字。比上又小。六跋二行半作行書。比首跋差大。七跋四行作行書。比上差小。八跋三行零二字。作草書。比上差小。九跋三行半作小楷。帶絲字。十跋四行半。行草帶草字。書與昔人得古刻同大。十一跋二行小楷作絲字。十二跋三行作蠶頭章草。十三跋三行。作絲字。頗盛。

畫錄

蕭曹九錄

三九

蕭曹九錄

書畫有賞鑑好事二家。其說甚矣。若求其人。則自人主侯王將相。以及方外衲子。固宜有之。版彥遠云。有

收斂而不能鑑識。能鑑識而不能善閱。能善閱而不能裝。能裝而無餘。皆病也。若庸庸人。其深。最遠。人世。蓋富貴貪婪之極。而傍及于此。固不可以言好事也。

似不似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在似。非高於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陵老之于詩也。

古畫

上古之畫。跡簡意淡。真趣自然。畫譜繪鑑。雖備而歷年遠。其筆素敗腐。不可得矣。

唐畫

意趣具於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處。後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

宋畫

評者謂之院畫。不以爲重。以巧太過。而神不足也。不知宋人之畫。亦非後人可造。室室。如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此南渡以後四大家也。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

元畫

評者謂士夫畫。世獨尙之。蓋士氣畫者。迺士林中能作隸家。畫品全法。氣運生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爲高。觀其日寫。而不日畫者。蓋欲脫畫工院氣故耳。此等謂之寄興。但可取玩一世。若云善畫。何以擬古人。而爲後世寶藏。如松雪。黃子久。王叔明。吳仲圭。之四大家。及錢舜舉。倪雲林。趙仲穆。輩。形神俱妙。絕無邪學。可垂久不磨。此真士氣畫也。雖宋人復起。亦甘心服其天趣。然亦得宋人之家法而一變者。

國朝畫家

明與丹青。可宋可元。與之並駕馳驅者。何啻數百家。而吳中獨居其大半。即畫諸方之煜然者不及也。

邪學

如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輩。皆畫家邪學。徒逞狂態者也。俱無足取。

粉本

古人畫。謂之粉本。草草不經意處。迺其天機偶發。生意勃然。落筆趣成。自有神妙。有則宜寶藏之。

臨畫

臨摹古畫。著色最難。極力模擬。或有相似。惟紅不可及。然無出宋人。宋人摸寫唐朝五代之畫。如出一手。秘府多寶藏之。今人臨摸。惟求影響。多用己意。隨手苟簡。雖極精工。先乏天趣。妙者亦板。國朝戴文進。臨摸宋人名畫。得其三昧。種種逼真。效黃子久。王叔明。較勝二家。沈石田。有一種本色。不甚稱。摸做諸畫。筆意奪真。獨於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評者云。子昂近宋。而人物爲勝。沈啓南近元。而山水爲尤。今如吳中。莫泉。臨畫。亦稱當代一絕。

宋繪畫

宋之閨繡畫。山水人物。樓臺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其用絨一二絲。用針如髮。細者爲之。故眉目畢具。絨彩奪目。而丰神宛然。設色開染。較畫更加。女紅之巧。十指春風。遇不可及。

看畫法

看畫之法。如看字法。松雪詩云。石如飛白。本如榴。寫竹應從八法求。正謂此也。須著眼圓活。勿偏己見。細看古人命筆。立意委曲。妙處方是。

品第畫

以山水爲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鳥竹石又次之。走獸蟲魚。又其下也。更須絹素紙地。完整不破。色雖古而清潔。精神如新。照無帖。嗅之異香可掬。此其最上品也。

無名畫

古畫無名款者多。畫院進呈卷軸。皆有名人款。迺御府畫也。世以無名人畫。即填某人款字。深爲可笑。

單條畫

高齋精舍。宜挂單條。若對軸。即少雅致。況四五軸乎。且高人之畫。適與偶作數筆。人即寶傳。何能有對乎。今人以孤軸爲嫌。不足言與畫矣。

古絹素

唐紙則硬黃短簾。絹則絲粗而厚。有搗熟者。有四尺闊者。宋紙則鴿白。澄心堂。絹則光細若紙。摺摸如玉。閒有闊五六尺者。名曰獨梭。元絹有獨梭者。與宋相似。有必家機絹皆妙。

裱錦

古有特精錦。又名開縷錦。有樓閣。紫駝。花。鸞。章。錦。朱雀。錦。鳳。鳳。錦。斑。文。錦。走。龍。錦。麒麟。錦。皆御府。有海馬。錦。龜。紋。錦。粟。地。錦。皮。毳。錦。和。絨。今蘇州有落花流水錦。皆用作裱首。

學畫

人能以畫寓意。明窗淨几。描寫景物。或觀佳山水處。胸中便生景象。或觀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梗。轉折。向日舒笑。迎風欹斜。含烟弄雨。初開殘落。布置筆端。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若不以天生活潑爲法。徒竊紙上形似。終爲俗品。古之高尙士夫。如李公麟。范寬。李成。蘇長公。米家父子。輩。不畫珍神品。賞鑑大雅。須學一二名家。方得深知畫意。

軸頭

用檀香爲之。可以除溼。遠氣。芸。麝。樟。腦。亦辟蠹。

藏畫

以杉抄木爲匣。匣內切勿油漆糊紙。恐惹蠹溼。遇四五月之先。將畫幅展玩。微見風日。收存入匣。用紙封口。勿令通氣。置透風空閣。或去地丈餘。又常常近人氣。過此二候方開。可免微白。平時張挂名畫。須三五日一易。則不厭觀。不久惹塵溼。收起先拂去兩面塵垢。略見風日。即珍藏之。久則恐爲風溼損其質。

地。

小畫匣

單條短軸。作橫面開關門扇匣子。畫直放入。軸頭帖紙。細書某畫。甚便取看。

捲畫

須顧邊齊。不宜局促。亦不可著力捲緊。恐急裂絹素。

拭畫

措抹畫片。不可用粗布。恐摸擦失神。

出示畫

古畫不可出示俗人。不知看法。以手托起。畫起就觀。絹素隨折。或忽慢墮地。損裂莫補。

裱畫

畫不脫落。不宜敷跡。一裝背。則一損精神。墨跡亦然。

挂畫

對景不宜挂畫。以偽不勝真也。

附畫訣十則

立意

余作畫。每取古人佳句。借其觸動。易於落想。然後層層畫去。

取神

樹石人皆能之。筆致纏綿。全在雲烟。乃聯貫樹石。合為一處者。畫之精神在焉。山水樹石。實筆也。雲烟。虛筆也。以虛運實。實者亦虛。通幅皆有靈氣。

運筆

畫用輕毫。取其活動作勢。筆態便俗。余止取湖穎。運筆一如寫字。用中鋒也。

造景

每見畫家。先用炭畫。取可改救。然已先自拘滯。如何筆力有雄壯之氣。余不論大小幅。以情造景。頃刻可成。

位置

又怪畫用成。離窠不能自裁。故畫全無生氣。惟視絹大小。素宜樹石。宜高山。宜平坡。宜亭臺。宜舟楫。胸有定見。自然位置妥當。任意揮寫。有何滯礙。奚必拘用成窠。

避俗

畫中人物房廊舟楫類。易流匠氣。獨出己意寫之。匠氣自除。有傳授必俗。無傳授乃雅。

點綴

畫忌淺露。石頗樹隙之間。屋宇亭臺之上。宜用點葉補綴。或樹杪樹旁。亦用淡葉擁護。其難收結處。雲烟斷之。殊有蒼茫之氣。亦深藏莫測。

渴染

墨少著水重磨。用禿湖穎不著水。即醮焦墨。先用別紙試微潤。輕拂畫上。筆筆勻起。可染二三次。惟無筆痕為妙。頗有秀色。凡點葉樹。俱用渴筆。實染雙句。葉白著不染。房舍有瓦草處。無瓦草處。空白。室內人物器具。俱空白。周圍俱用渴筆。剔清。每一石止渴染數處。石頂空白。石根宜重染。大山平坡皆然。遠山先用炭為輪郭。外渴染。漸與天氣相接。遠山空白。山根用渴染。坡水溪江。俱用平直筆。密細畫去。有聚有散。皆用渴染。樹石房屋。橋梁舟楫。凡外空處。皆用渴染。托出雲烟斷續。須輕染。漸漸不見。乃妙。非有定體。惟畫者自裁。有墨畫處。此實筆也。無墨畫處。以雲氣襯。此虛中之實也。樹石房廊等皆有白處。又實中之虛也。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滿幅皆筆跡到處。卻又不見筆痕。但覺一片靈氣。浮動紙上。

款識

畫上題款。各有定位。非可冒昧。蓋補畫之空處也。如左有高山。右邊空虛。款即在右。右邊亦然。不可侵畫位。字行須有法。字體勿苟簡。

圖章

用圖章。甯小勿大。大即不雅。或書詩章。亦不必用。引首。

昔人畫。論山水賦。諸規式。其法已備。凡此數則。乃讀書作文之暇。不煩別有所需。即以作文之筆。作文之理。作畫。工拙非所計。只取自怡悅耳。不堪持贈人也。

琴錄

論琴

琴為書室中雅樂。不可一日不對清音。居士談古。若無古琴。新者亦須壁懸一牀。無論能操。縱不善操。亦常有琴。淵明云。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音。吾輩業琴。不在記博。惟知琴趣。貴得其真。若亞聖操。懷古吟。志懷賢也。古交行。空窗夜話。思尚友也。猶關陽春。鼓之宜暢。布和風入松。御風行操。致涼聽解。儘滿湘水雲。雁過衡陽。起我興。薄秋穹。梅花三弄。白雪操。逸我神。遊元圃。樵歌漁歌。鳴山水之閒心。谷口引。扣角歌。抱煙霞之雅趣。詞賦若歸去來。赤壁賦。亦可咏懷寄興。清夜月明。操弄一二。養性修身之道。不外是矣。豈徒以絲桐為悅耳計哉。

古琴色

古琴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烏木。此最奇古也。

古斷紋

古琴以斷紋為證。不歷數百年不斷。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此為最古。有牛毛斷。其文如髮千百條。有蛇腹斷。其紋橫截。而相去或一寸。或半寸許。有龍紋斷。其紋圓大。有龜紋冰裂紋者。未及見之。蓋諸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以他器用布漆。而琴無布。他器安靜。而琴日夜為絃所激也。

古琴灰

觀合縫處無隙不散。斷紋過肩。此漆灰琴也。若上下有紋。兩傍光漆者。迺開而復合。重漆補者。此料灰琴也。

古琴材

琴材以桐而梓底者為上。純桐以一木置之水上。取上半浮者為面。下半沈者為底。亦陰陽材也。若底面皆用浮者。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為之。取其暮夜陰雨彈之。聲不沈也。然必不能遠。聲亦不實。桐而杉底者。無足取也。桐木近寺觀。聞鐘鼓聲者最佳。吳中懿王。得天台寺中對瀑布泉屋柱。斲二琴。一號洗凡。一號清絕。為曠代之寶。過於精金美玉也。

琴軫

玉者不為之花。有花則易轉。素不受污。紫檀犀角者亦可。

琴徽

琴以金玉為徽。示重器也。然每為琴災。不若以產珠蚌為徽。清夜彈之。得月光相映。愈覺明明。光彩射日。取音了然。觀亦不俗。若老翁清夜不寐。以琴消遣。如用金蚌為徽。則有光色。燈月炫目。不便老視。惟白日照之。無光為宜。

琴絃

絃絲蜀中為上。秦中洛下為次。山東江淮為下。此由水土使然也。今只用白色柘絲為上。秋露次之。絃取冰者。以素質有天然之妙。若朱絃則微色新滯。稍濁而失其本真也。

琴臺

以河南鄭州所造。古敦公碑。長僅五尺。闊一尺有餘。上有方勝或象眼。花紋用鑲。琴臺長過琴一尺。高二尺八寸。闊容三琴。以堅漆塗之。或用維摩式。高一尺六寸。坐用胡牀。兩手更便運動。高或費力。不久而困也。嘗見一琴臺。用紫檀為邊。以錫為池。於臺中置水蓄魚。上以水晶板為面。魚戲水藻。儼若出聽。為世所稀。

琴室

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漫。斗室小軒。則聲不達。如平屋中。則於地下埋一大缸。缸中懸一銅鍾。上用板鋪亦可。幽人逸士。或於喬松修竹。巖洞石室。清曠之處。地清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哉。

唐琴

蜀中有雷文張越二家。置琴得名。其龍池鳳沼。閒有絃。餘處悉窪。令關聲而不散。

宋琴

宋有琴局。製有定式。謂之官琴。餘悉野斲。有施木舟者。造琴得名。斷紋漸去。

元琴

有朱致遠。造琴精絕。今之古琴。多屬施朱二氏者。

國朝琴

成化開。有豐城方隆。宏治開。有錢塘惠祥。高騰祝海鶴。擅名當代。人多珍之。又樊氏路氏琴。京師品為第一。大抵琴以音為主。其音善矣。又何必拘拘以為古哉。

蕉葉琴

取蕉葉為琴之式。製自祝海鶴。甚佳。

百衲琴

偶得美材。短不堪用。因而裁成片段。膠漆最長。非好奇也。今做製者。以龜紋錦片。錯以玳瑁象牙。香料雜木。嵌骨為絃。鋪滿琴體。名曰寶琴。與廣中滇南。細嵌琵琶何異。更可笑也。近有銅琴石琴。紫檀烏木者。皆失琴音。雖美何取。

挂琴

不論寒暑。不可挂近風露日色中。及磚牆泥壁之處。恐惹溼潤。琴不發聲。宜木格布骨紙屏。常風透處挂之。加以蓑盛。以遠塵垢。或置牀上被中。以近人氣為佳。

琴匣

貴者小。止可容琴。不使中空搖動。梅月未至。須先以琴入匣中。鎮閉。以紙糊口。不令溼微著琴。

抱琴

常語童僕。勿令橫抱。恐觸物致損。須按古今人抱琴之式。方稱雅觀。

對鶴

彈琴欲鶴舞。鶴未必能舞。觀者闕然。誠非雅致之事。

對月

春秋二候。天氣澄和。人亦中夜多醒。萬籟咸寂。月色常空。橫琴膝上。時作小調。亦可暢懷。

對花

宜共巖桂。江梅。茉莉。簪菊。建蘭。夜合。玉蘭等花。清香而色不黯者為佳。

臨水

鼓琴偏宜於松風湖響之間。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或對軒窗池沼。荷香撲人。或水邊簾下。清漪芳芷。微風洒然。游魚出聽。此樂何極。

焚香

香清烟細。如水沈生香之類。則清韻韻雅。最忌龍涎。及兒女態香。

盥手

彈琴須先盥手。則絃不受汚。夏月惟宜早晚。午則不可。非惟汗滯。恐太燥。脛絃。

露下

乘露彈琴。不可久坐。不惟潤絃。抑且傷人。且陽材鼓之有聲。陰材則無聲矣。

飲酒

彈琴之人。風致清楚。但宜吸茗。閒或用酒發興。不過微有醜意而已。若堆醴酪。雜葷葷。蕩情狂飲。致成醉者之狀。以事琴。此大醜。最宜戒也。

琴壇十友

冰絃。玉軫。轉函。玉足。絃扣。琴薦。錦囊。琴牀。琴匣。替指。以繡綉造。此雁仙製也。

古今論琴之言。惟淵明無絃中散。暗暗琴德。為得味外味。此箋近之。因德美賦。

附冷仙琴聲十六法。冷仙名。字。字。明洪武時。為。協律郎。被謫仙去。吾郡人也。

一曰輕

不輕不重者。中和之音也。起調當以中和為主。而輕重特損益之。則其趣自生。蓋音之輕處最難。力有未到。則浮而不實。晦而不明。雖輕亦不嘉。惟輕之中。不爽清實。而一絲一忽。指到音綻。幽趣無限。適有一節一句之輕。有開離高下之輕。種種意趣。皆貴於清實中得之。

二曰鬆

鬆即吟。吟妙處。宛轉動蕩。無滯無礙。不促不慢。以至恰好。謂之鬆。吟。吟之巨細。緩急。俱有鬆處。故琴之妙。在取音。取音宛轉。則情聯。鬆活。則意暢。其趣如水之與瀾。其體如珠之走盤。其聲如哦咏之有韻。方可名鬆。

三曰脛

脛者健也。於沖和大雅中。健其兩手。而音不至於滯。兩手皆有脛音。第藏之不見。出之不易。右指靠絃。則音滯而木。故曰指必甲尖。絃必懸落。在指不勁。則音膠而格。故曰響如金石。動如風發。要知脛處。即指之靈處。指之靈自出于健。而指之健。又出于腕。腕中之力既到。則為堅。然後識滯氣之在絃。當為知音。厥聽耳。

四曰滑

滑者溜也。又澀之反也。音嘗欲澀。而指嘗欲滑。音本喜慢。而緩緩出之。若流泉之鳴咽。時滴滴不已。故曰澀。指取走絃。而滯則不靈。乃往來之鼓動。如風發發。故曰滑。然指法之運用。固貴其滑。而亦有時乎貴留。

所謂留者。即滑中之安頓處也。故有澀不可無滑。有滑不可無留。意各有在耳。

五曰高

高與古似。而實與高異。古以韻發。高以調裁。指下既靜既清。而又能得高調。則音意始臻微妙。故其為留。諳也。若深淵之不可測。若喬嶽之不可望。其為流逝也。若江河之欲無盡。若三額之欲無聲。

六曰潔

欲修妙音者。必先修妙指。修指之道。從有而無。因多而寡。一塵不染。一指弗縈。止於至潔之地。而人不知其解。指既修潔。則音愈希。音愈希。則意趣愈永。吾故曰。欲修妙音者。必先修妙指。欲修妙指者。又必先自修潔始。

七曰清

清者音之主。地僻則清。心靜則清。氣肅則清。琴實則清。絃潔則清。必使羣清咸集。而後可求之指上。兩手如鸞鳳和鳴。不染纖毫濁氣。指如擊金。夏石。緩急絕無容聲。試一聽之。則澄然秋潭。皎然月潔。割然山濤。幽然谷應。真令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八曰虛

撫琴著實處。亦何難。獨難於得虛。然指動而求聲。烏乎虛。余則曰。政在聲中求耳。聲厲則知躁。聲粗則知濁。聲靜則知虛。此審音之道也。蓋下指功夫。一在調氣。一在淘洗。調氣則心自靜。淘洗則聲自虛。故雖急而不亂。多而不繁。深淵自居。清光發外。山高水流。於此可以神會。

九曰幽

音有幽度。始稱琴品。品係乎人。幽由於內。故高雅之士。動操便有幽韻。向知幽之在指。無論緩急。悉能安閒自如。風度森溢。些無塵染。足視瀟灑胸次。指下自然寫出一段風情。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聽其音而得其人。此幽之微妙也。

十曰奇

音有奇特處。乃在吟逗間。指下取之。當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流連不盡。應接不暇。至章句頓挫曲折之際。尤不可輕意草草放過。定有一段情緒。又如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字字摹神。方知奇妙。

十一曰古

琴學祇有二途。非從古則從時。茲雖古學久淹。而彷彿其意。則自和澹中來。故下指不落時調。便有義皇氣象。寬大純朴。落落絃中。不事小巧。宛然深山邃谷。老木寒泉。風聲簌簌。頓令人起道心。絕非世所見聞者。是以名曰古音。

十二曰澹

時師欲娛人耳。必作媚音。殊傷大雅。第不知琴音本澹。而吾復調之以澹。固衆人所不解。惟澹何居。吾愛此情。不寧不說。吾愛此味。如雪如冰。吾愛此響。松之風而竹之雨。澗之瀉而波之濤也。故善知音者。始可

有黃黑二品。黑者價高。惟內府者佳。劉鶴所製亦可。

甜香

惟宣德年製。清遠味幽可愛。燕市中貨者。罐黑如漆。白底上有燒造年月。每罐二三斤。有錫罩蓋。罐子一斤一罐者方真。

黃香餅

王鎮住東院所製。黑沈色無花紋者佳甚。偽者色黃惡極。

黑香餅

劉鶴二錢一兩者佳。前門外李家。印各色花巧者亦妙。

京線香

前門外李家第二分。每束價一分。佳甚。

龍樓香

內府者佳。

玉蓉香

武林高深甫所製。

暖開香

有黃黑二種。劉鶴製佳。

黑芸香

河南短束城上王府者佳。

香爐

官哥定窯。龍泉宜銅。潘銅。彝爐。乳爐。大如茶杯。而式雅者為上。

香盒

有宋剔梅花。蔗段盒。金銀為素。用五色漆胎。刻法深淺。隨妝露色。如紅花綠葉。黃心黑石之類。奪目可觀。有定窯饒窯者。有倭盒三子五子者。有倭撞。可攜遊。必須子口緊密。不泄香氣方妙。

隔火

銀錢雲母片。玉片砂片俱可以火浣布如錢大者。銀鑲周圍。作隔火。猶難得。凡蓋隔火。則炭易滅。須於爐四圍。用筋直擱數十眼。以通火氣。周轉方妙。爐中不可斷火。即不焚香。使其長溫。方有意趣。且灰燥易然。謂之靈灰。其香盡餘塊。用瓷盒。或古銅盒收起。可投入火盆中。薰焙衣被。

匙筋

雲開胡文。明製者佳。南部白銅者亦適用。金玉者似不堪用。

筋瓶

吳中近製短頸細孔者。插筋不動不仆。古銅者亦佳。官哥定窯者。不宜日用。

香盤

紫檀烏木為盤。以玉為心。用以插香。

爐

書齋中薰衣炙手。對客常談之具。如倭人所製。漏空罩蓋。漆古。可稱清賞。今新製有罩蓋。方圓爐亦佳。

爐灰

以紙錢灰一斗。加石灰二升。水和成團。入大甕中燒紅。取出。又研絕細。入爐用之。則火不滅。忌以雜火。惡炭入灰。炭雜則灰死。不靈。入火一盞。即滅。有好奇者。用筋帶燒灰等說。太過。

香炭壁

以鷄骨炭。碾為末。入葵葉或葵花。少加糯米粥湯。和之成餅。或爛漿入石灰。和炭造者亦妙。

留宿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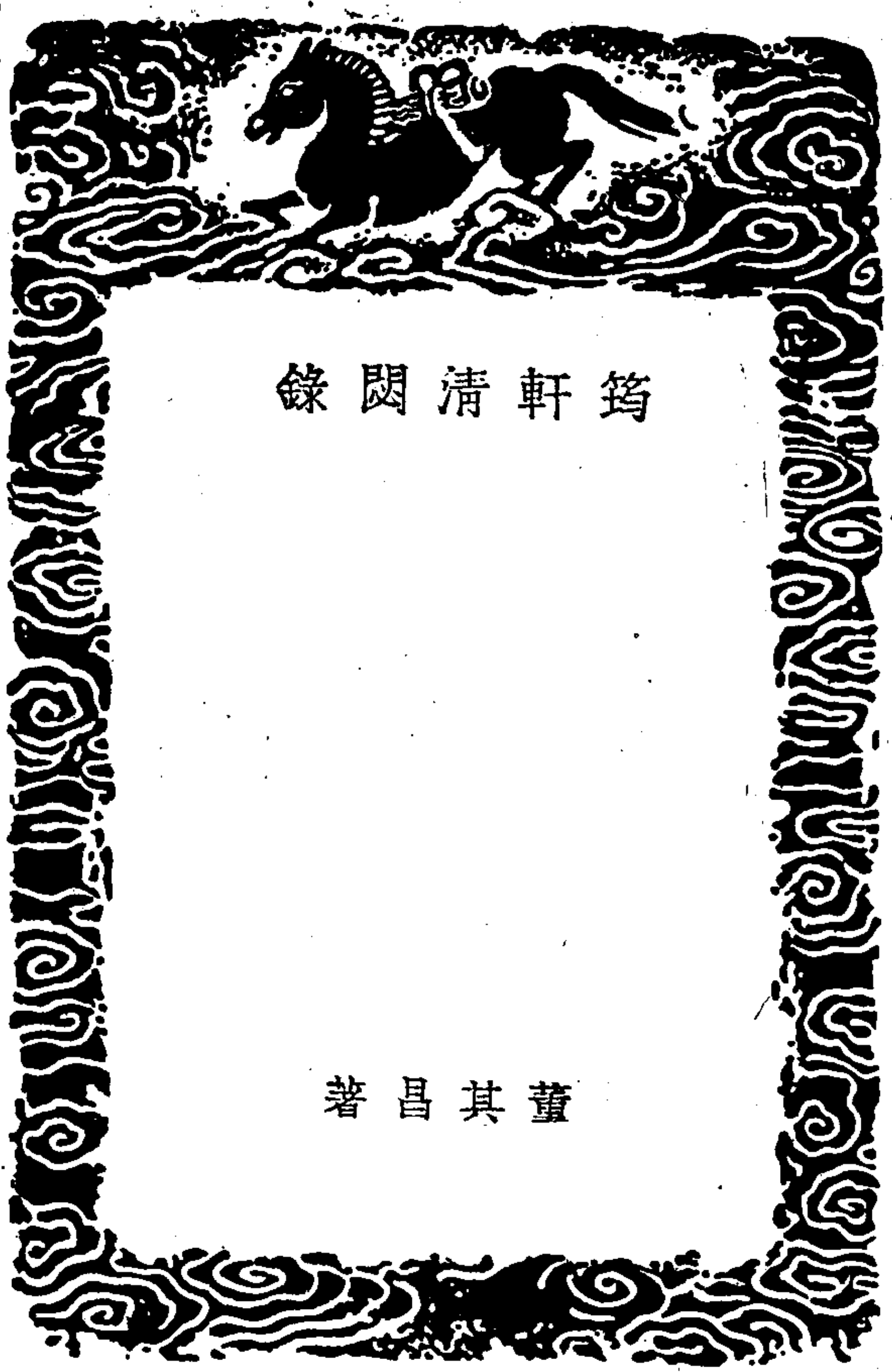
好胡桃一枚。燒半紅。埋熱灰中。三五日不滅。

香都總匣

嗜香者不可一日去香。書室中宜製提匣。作三撞式。用鎖鑰啓閉。內藏諸品香物。更設瓷合。瓷確銅合。漆匣木匣。隨宜置香。分布於都總管領。以取便用。須造子口緊密。勿令香泄為佳。

本傳略

項元汴。字子京。秀水人。初為國子生。博雅好古。善鑒別古人翰墨。不爽毫髮。所藏多圖書鼎彝。欣賞得意。輒臨摹題詠。尤精繪事。得摩詰三昧。自號墨林山人。神宗嘗賜璽書徵聘。不就。時論高之。



筠軒清閔錄序

近時鑑古之精稱梅李項子京為最其所著薈林清課考證明確雖頗米迂倪何以復過惜其書從未付梓予向於子京從姪元度齋頭見之未得抄錄至今耿耿于衷不意元宰先生淵海宏才藁筆餘閒亦有斯清製也先生在翰苑多年凡祕府法書名畫及一切古玩無不手披目睹而又愛與好事家論辨累日不厭遇有愜心之物輒傾囊購之以故度藏甚富是編乃自敘其見聞所得具有根據而非憑空影嚮之談未知於薈林清課何異何同余即日發鴛湖之棹可挾此以駭元度矣余山陳繼儒書

筠軒清閔錄

董其昌著

筠軒清閔錄目錄

卷上

- 論玉第一
- 論古銅器第二
- 論法書第三
- 論名畫第四
- 論石刻第五
- 論窯器第六
- 論晉漢印章第七
- 論硯第八
- 論異石第九
- 論珠寶第十

卷中

論琴劍第一

論名香第二

論水晶瑪瑙琥珀第三

論墨第四

論紙第五

論宋刻書冊第六

論宋繡刻絲第七

論雕刻第八

論古紙絹素第九

論裝機收藏第十

卷下

敘賞鑑家第一

敘書畫印識第二

敘法帖源委第三

敘臨摹名手第四

敘奇寶第五

敘斷琴名手第六

敘唐宋錦繡第七

敘造墨名手第八

敘古今名論目第九

筠軒清閔錄卷上

論玉

明 華亭董其昌元宰著

辨玉者以金鐵不入者為真。東坡先生云：珉之佳者，金鐵亦不能入，必磁錠不入者，乃真玉也。色以紅如雞冠者為最，余僅見一漢印，及一扇墜，然大特如龍眼耳。黃如蒸栗者次之，白如截肪者次之，黑如點漆者次之。其青如新嫩柳，綠如鋪絨者次之。他不必蓄也。其有色白而質稍薄者，非羊脂也。白玉耳，水料者良，有等大塊劈片玉料，從石山中拖擊取出，原非于閩崑岡西流沙水中天生玉子，謂之山材，低於水料一等矣。凡稱余者，設為先生之自稱也。

玉器古色土鏽血侵最多。土鏽謂玉上藏黃土，龍潭浮漿，壓不可破，一種佳色。自不同，非若血侵古原質與改鑿不易辨，似難偽造。銅侵蓋少，翳翠色，水銀色，特一二見耳。

古玉人作法，後人俱可得其彷彿，惟臥蠶紋、雙鉤吸法，恐非中古人所能辨耳。即如雙鉤吸法，今人非不為之，其疏密不自交接，斷續難若遊絲，白濁曾無滯迹，終不可到也。

三代秦漢人製玉古雅不煩無意肖形而物趣自異若宋人製玉則刻意模擬雖能發古之巧而古雅之氣已索然矣特其取用材料多人心思所不及余向見一張仙高尺許其玉結處布為衣褶如畫又見一擊荷孩兒滿身純白如截肪獨髻及所擊荷葉乃黑若點漆無一絲相錯如此等類種種不一舉一二以例其餘

玉製花瓶內有天生紫心蓋取材之祖也

玉器中圭璧最貴第不適用余向見一穀璧大幾尺許厚一寸二分上作九螭周身純白如酥微有土鏽血古得五十千歸休寧人家真不易得

論古銅器

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獨夏器間有相嵌以金細巧若髮者鑑古者不可不知鐘鼎彝器款夏商周初時器少者一二多則二三十止矣其或二三百字者定周末先秦時器耳亦有無款者或真正三代民間之器無功可紀故無款文不可避謂非古也款之篆文夏用鳥迹商用虫魚周用虫魚大篆秦以大小篆漢以小篆又三代用陰款秦漢用陽款間有凹入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款難鑄陽款易成故也

曹仲明云銅器入土千年者色純青若翠入水千年者則色綠若瓜皮余意土氣溼蒸鬱而成青水氣滲浸潤而成綠理似有之又謂未及千年者雖青綠而不瑩潤恐不然也豈瑩潤者即千年物而青綠不純者決無三代物耶高深甫以銅質清瑩不雜者為青銅質渾雜者多發綠夫古人製器不惜所費烏有銅質渾雜者哉此論若盲人觀場可資哂豈特其論褐色以為非人閒流傳之色乃出自高阜古冢磚宮石室燥地秘藏無水土侵剝尸氣染惹地氣蒸潤所成亦不無一得之見

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悶古銅並無腥氣惟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偽作者試熱磨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古人作事精緻不吝工夫非若後世賤丈夫苟且成事故古器必款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其識文筆畫宛宛如仰瓦而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余家所蓄器數皆然及觀賞鑑家所藏無弗然者設有古器款識稍或模糊必是偽作其體質顏色亦是不同

右一段所云款者花紋也

古銅色有以褐色為最上品者余以為鉛色最下硃砂班次之褐色勝於硃砂而不如綠綠不知青青不如水銀水銀不如黑漆雖然黑漆最易偽造在具真眼者辨之

官廟銅器製度極雅然花紋者絕少底款用區方字印明鑄大明宣德年製六字作小楷書極適勁完整其色止蠟茶鏽金二種蠟茶以水盪洗入肉盪洗為之鏽金以金鏽為泥敷四塗抹火成赤亦用工用料俱異常品非若青綠硃砂黑漆水銀等色可草草點綴而成所費不貲故佳者與秦漢等器爭價有

非唐時天寶局鑄器花紋細密可愛全向華漢第可擬元朝姜娘子所鑄又在下風

冷沖銅器冷沖謂三代秦漢銅器或落一足或墮一耳或出土時鑿磨成小孔或收藏家偶購物成者損者用鉛補冷沖以法鑄填飾點綴顏色山黃泥調抹作出土狀層湊銅器層湊謂搜求古家舊器不完者或取其耳或取其足

或取其鑿或取其腹或取其蓋或取其鑿面或取其鑿方鼎復燒鑿器者以舊補舊如以鎊鎊以泥合入蒸一火燒成身亦用鉛冷沖湊合或器法鑄填飾點綴顏色山黃泥調抹作出土狀

與舊製無異不甚精采 武夫怪石武夫石也極似美玉但少溫潤水色耳俱可亂真殊不入格

論法書

欲觀古法書當澄心定慮勿以粗心浮氣乘之先觀用筆結體精神照應次觀人為天巧真率作作真偽已得其六七矣次考古今跋尾相傳來歷次辨收斂印識紙色絹素而真偽無能逃吾鑑矣或得其結構而不得其鋒鏘者摹本也得其筆意而不得其位置者臨本也筆勢不聯屬字形如算子者集書也或雙鉤形迹猶存或無精采神氣此又不難辨者也古人用墨無論燥潤肥瘦俱透入紙素後人偽作墨浮而易辨

書價以正書為標準即如右軍草書一百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正書至於樂毅論黃庭經太師箴畫贊累表告誓等書但得成篇即為國寶不可計以字數昔鍾尚書紹京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貫錢惟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置真書一字餘可知矣惟畫贊雖然山水竹石可敵正書人物小者及花鳥可敵行書人物又者及神佛圖像宮室樓閣可敵草書走獸魚虫又其下也

魯公送裴將軍詩兼正行分篆體條條瘦條巧條拙或勁若鋼鐵或綽若美女或如冠冕大人鳴金佩玉於廟堂之上或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或如金剛瞋目夜叉挺臂或如飄風驟雨落花飛雪信手萬變逸態橫生所謂如壁拆印印泥錐畫沙屋漏痕折釵股法兼得之者魯公傳世數帖余從備觀當以此帖為最

論名畫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幽幽曠屋廬深遠橋約往來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勢崔嵬泉流洒落雲烟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山腳入水澄清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是妙手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鳥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寒樓閣模糊錯雜橋約強作斷形境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曲枝或高大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腳浮水面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雖不知名定是俗筆舉此以觀畫亦不大失

眼矣已上所云止是細目其大綱一言以蔽之曰觀其神

畫有三品。一曰神。二曰妙。三曰精。何謂神。自然是也。何謂妙。理趣是也。何謂精。工巧是也。三品外別有逸品。如宋之大小米。元之倪瓚是也。當在神妙之間。

論畫若謝赫之六法三品。王維之山水訣。劉道醇之六要六長。郭熙之畫訓諸篇。郭若虛之三病。黃子久之畫訣。饒自然之十二忌。可稱畫家三尺。學者宜常玩索之。品畫以氣韻生動為要訣。是猶聽鐘而得其希微。乘月而思游汗漫。畫家之能事畢矣。故鑑賞家以水墨畫片為貴。淺絳色者次之。青綠大幅又其次也。

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四六。唐人詩餘。宋人畫與南北劇。皆是獨立一代。王元美云。人物自顧陸展鄒。以至僧繇道元一變也。山水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人。人物為勝。沈啓南近元人。山水為優。二子之於古。可謂具體而微。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雅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當家。詩文書畫。雖屬小技。然皆妙心所發。故朝楚通尚之。古惟曹劉李杜。左史莊騷。鍾張義獻。顧陸張吳。足稱四絕。近時若啓南。希哲。元美。于鱗。縱未能伯仲前人。實亦一代之雋學者。所當誦揚耳。

畫學不以時代為限。各自成佛作祖。書法則不然。六朝不及晉魏。宋元愈不及六朝與唐。故舊畫上自顧陸張吳。下及伯虎徵仲。皆為偉觀。而舊畫必遠求上古可也。蓋以長卷為勝。圖幅立軸。失之單條。並不入清賞。

我朝書法。稱希哲履吉徵仲。後鼎足畫品。尚啓南子畏徵仲。筆趣韻頗。然王唐之蹟較少。瓊玖蚤折故也。附錄徵子長畫卷云。野望憫言一卷。為宋徽宗書也。卷中為圖者一。為詩者三。後先皆名筆。凡三年而歸于。歸民壽氏。民壽傳子若孫。歷四世七十六年。而始歸于我。先公此其相傳之自也。先公云。當正德己巳。吳中大水。黃有宗讓者。適居相城。不無幸甚。履吉之感。一時士大夫如王文格輩。爭為詩詞。題藉之。獨子畏先生。既成有聲之畫。復撰無聲之詩。始是詩中畫。畫中詩。恐應諸復生。子畏無多讓也。暇日出示張進士伯起。伯起謂其天眞爛熳。逸趣宛然。一段蕭疏清曠之氣。出沒于烟波柳岸間。使人應接不暇。藉令徵仲立松巒翁。極意為之。亦自不遑。真神筆也。願其詩往自成一。家語。比于唐人。篤什。為不類耳。先公服其知言。而幸無以復之。又云。此卷在徵子所時。方買田相城。東恒從主人借觀。形影數畫之。誠見乎詞色。幾欲作米顛。顛後始知。未有因也。萬歷丁亥。吳中復大水。施子以此卷來買米。爾時極喜。戲語之曰。昔宗讓以水厄得此。吾子以水厄失之。是何彼此不類與。施子曰。是誠有之。不聞人亡。可人得之。夫復奚恨。我傳諸後人。而不知所遺。何如歸于我。而留之。卷首故有野望憫言四字。亦子畏書。誠者。猶及見之。惜已失矣。願欲倩名手補其亡。復計虎賁之似。未若延津之合也。遂藏右以俟。後七年。先公析筭。祖常田籍在相城。東。有雜色。先公出此卷。授不肖。曰。以此常行。邪十。可善護持。毋為人所奪。蓋吾家一雅語乎。遂百拜受之。而識其額。末于卷後。皆又明年丙申九月十二日。畫觀常。

凡欲觀古帖。先觀字法。刻手。次觀搨法。紙墨色澤。宋也。若不能識字法。刻手。審其墨氣。可定色。墨如漆。手指不汗者。最古也。微扶之。而滿指染黑者。為搨耳。

凡帖以北紙北墨為佳。北紙用膠。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手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凡帖以北紙北墨為佳。北紙用膠。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手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

凡帖以北紙北墨為佳。北紙用膠。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手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凡帖以北紙北墨為佳。北紙用膠。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手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

處。又北用松烟。墨色清淡。不和油蠟。故色淡而紋縷。非夾紗作蟬翅搨也。凡北碑皆然。南紙堅薄。極易搨。墨用烟和蠟為之。乃色純黑。而面有浮光。此南北紙墨之辨也。古畫以膠和傳。其末刻者。不特取其紙墨之精。其妙可淳化閣帖。雖為黃米搨。而今之書家。莫不祖之。其澄心堂紙。李廷珪墨。而無銀錠紋者。初搨也。絕不易得。余向見止第七卷第十卷二册。字法搨法。精神極勝。有銀錠紋者。有墨淡墨濃之分。而墨濃者。覺勝。總之。價尚不下百千。故臨江泉源。皆可蓄也。元美以絳為淳化。嫡子。太清樓為介弟。太清樓嘗見之。獨絳帖不會見。

宋搨閣亭定武本。有五未損本。初搨也。損本。紹彭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定武本闕行。古刻也。復州鑄損本。真定武本重模也。鑑家當辨以心目。損本。謂流帶。右天五字損也。

宋搨勅字本十七帖。及臨江二王帖。集書聖教序。俱山陰之嫡嗣也。鍾王書。定當以宣示。力命。蘭亭樂毅。東方先生贊為冠。雖摹搨失真。風韻殊勝他刻。

論窯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聞其製云。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此必親見。故論之如是。其真。余向見殘器一片。製為條環者。色光則同。但差厚耳。又曹明仲云。柴窯足多黃土。未知然否。汝窯余嘗見之。其色卵白。汁水醇厚。如堆脂。然汁中微隱隱起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釘者。乃真也。較官窯質製尤滋潤。官窯品格。與哥窯大約相同。其色俱以粉青色為上。淡白色次之。油灰色最下。紋取冰裂。鱗血為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最下。必鐵足為貴。紫口為良。弟不同者。官窯質之隱紋。亦如蟹爪。哥窯質之隱紋。如魚子。其汁料稍不如官窯之尤佳耳。定窯有光素凸花二種。以白色為正。白骨而加以泐水。有如淚痕者。佳。閒有紫色者。黑色者。不甚珍也。

均州窯。紅若胭脂者為最。青若翡翠。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純而底有一二數目字號者佳。其雜色者無足取。均州窯之。不有龍泉窯。古宋龍泉窯器。土細質厚。色甚葱翠。妙者與官窯爭。但少紋片。紫骨鐵足耳。且極耐磨弄。不易芽蔑。第工匠稍拙。製法不甚古雅。有等用白土造。器外塗泐水。翠淺影露。白痕。乃宋人章生所燒。號曰章窯。校龍泉製度。更覺細巧精緻。我朝官廟窯器。質料細厚。隱隱橘皮紋。起冰裂。鱗血紋者。幾與官汝窯敵。即暗花者。內燒細細。龍鳳暗花。底有紅花者。以西紅寶石為末。調蓮花。鳥魚蟲等。青花者。用蘇浮泥。厚堆染可也。皆發古未有。為一代絕品。迺出龍泉均州之上。又有元燒樞府字號器。永樂細款青花杯。

成化五彩葡萄杯。各有可取。然亦尚在龍泉章窯之下。鳳花鳥魚蟲等形。以內燒細細。龍鳳暗花。底有紅花者。以西紅寶石為末。調蓮花。鳥魚蟲等。青花者。用蘇浮泥。厚堆染可也。皆發古未有。為一代絕品。迺出龍泉均州之上。又有元燒樞府字號器。永樂細款青花杯。

成化五彩葡萄杯。各有可取。然亦尚在龍泉章窯之下。成化五彩葡萄杯。各有可取。然亦尚在龍泉章窯之下。

成化五彩葡萄杯。各有可取。然亦尚在龍泉章窯之下。成化五彩葡萄杯。各有可取。然亦尚在龍泉章窯之下。

道氏所編中題云山嵐水瀟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噴噴狀其聲也其外環下隱大雅松雪大雅乃黃玉軫足二琴皆子昂所收有宋書云洛水多清泚崑崙有白雲聖朝容隱時得此南薰此詩載宋之間集中其以大雅名堂松雪名堂取諸此

浮聲元時藏趙奔雷唐人雷威所存古吳派永寒玉唐人沈百納出藏浙內外皆細紋腹內容三指內題云大宋興國七年歲

響泉即琴臺所傳開成至寶內鳥玉大中五年處士金德新于琴名下刻高士談家藏寶六字初藏宣和殿後歸金高士談人冠

古韻器二琴皆唐洗凡清絕吳越忠懿王得古桐良材命良工斲之經年成二琴一曰鳴玉涉深天球三琴未詳所自泚沌材白

高麗吳萬整松白玉軫足唐人霧中山伊南田戶店賣管谷隱士趙彥安獲一古琴斷紋奇古真蛇蟠也聲韻雄遠中題云當

耳雪夜冰未詳蔡邕琴其承之藏池之側有錄字云雷威琴一為李氏藏中題云曠陽孫技匠成雅器一聽秋聲三月忘味故號

樂成文正音微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所歐陽詢書忘味也或云過之其一際遠道所蓄中題云石山孫技標玉潤鳴泉咸通二

剪伏義將扶天隨水契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其一中題云唐大歷三年仲夏十二日四蜀出藏于雜花亭合玉潤鳴泉咸通二

出迅石上清泉唐人秋塘寒玉唐雷威琴未知何佛羅羅琴據李翰習和書一琴雲和標天海上題云南漢吳島產

其異遂用作此臨岳製五行行七字橫四字云李陽冰書後主和中沒入官過入樂府遂歸禁中云

客有攜示古銅劍一器其長三尺六寸銘作小篆書文曰定秦雖青絲四裏而鋒若新發於礪余緝視久之曰此劍相傳亦大有年矣

按陶宏景刀劍錄秦始皇三年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此其一也客問秦劍何以用銅曰非獨秦三代刀劍多以銅為之耳

又問秦以後何以不復用銅曰三代金工鍊液之法漢已亡之故不復為也然精於鍊鐵者誰乎曰干將莫邪向矣

秦漢以來代有人焉近時莫如倭奴倭奴刀劍前後所見約十餘口雖大小不同俱有一道青光射人即蚊蚋遇之無不立死者又見一古鐵劍製極古雅

據銘文當是三國時物其鋒終莫能過倭產也論名香

余性嗜香乃不喜合和鹽香今錄名香數十種以備清賞惟修合香品不錄釋典所記

兜婁婆香 大象藏香 牛頭旃檀香 須曼那華香 開揭華香 青赤蓮香 華樹香 果樹香 拘鞞陀羅樹香 曼陀羅香 殊沙華香 象香 馬香 男香 女香 必栗香

傳記所載 返魂香 威香 沈楡香 兜末香 茶蕪香 蘅蕪香 都夷香 茵犀香 飛氣香 明天發 日香 辟寒香 五枝香 沈光香 龍文香 月支香 薰肌香 青木香 石葉香 紫逸香

筠軒清閨錄卷中

論琴劍

余不知琴知琴者以仲尼列子二式為古

仲尼琴或云尚在御府歷代傳寶者也列子式趨取和仲尼山文皆做之今亦尚有存者其式皆垂肩而闊不若今世之變而狹也前一指後

二指為佳漆光退盡黯黯如海船所貨烏木者為古材取桐而梓底者為正純桐者次之紋肖梅花斷為最蛇腹紋半毛紋次之斷紋如劍鋒者真也無劍鋒者偽也有紋可見拂之則無者真也以手摩之裂紋有痕者偽也上下有紋兩旁光漆此開而復合者也姑記所聞如右以俟博雅君子

嚴氏古琴有鳴雷垂月松風水泉霜鐘震殿玉壺冰一天秋月下水玉清流激玉蒼龍噴玉琮琤寒玉流水高山寒江落雁等余佳其名因集古名琴逐一記於此

春雷宋時藏宣和殿為琴第一後歸金章宗為明昌御府第一章宗沒後冰清凡二張一為岳珂撰出所載錢沈振所

音清潤高月苦風動環餘神爽泛絕氣淨晝夜敲冰霜天擊鑿陰陽潛感石磧前鏡人共響之豈獨知政大歷三年三月三日

日上述蜀郡雷氏所真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得修土惟記其一周公禮樂燭通眼錄所載唐開成中郭亮說述中靖國修

鶴秋陸三琴唐人雷氏所皆精獲釋大歷五年道士衛中正奉勅買所秋穎唐三雅大師所製懷古漢受查收斷紋向薰洛

馬白玉岳軫內府物獲釋崇寧三年馬希先奉勅買所秋穎于白鹿潭更終世如絲髮而赤色

筠軒清閨錄 卷中 一五

千畝香。木蜜香。蟬露香。羯布羅香。迷迭香。辟邪香。蘭齊香。拘物頭花香。煖香。
水麝。蘭寶國香。祇精香。九真雄麝香。鷹嘴香。十里香。藜香。千步香。郁梁香。
乾達香。藜車香。特迦香。

外國所產
薔薇香。一名薔。
雞舌香。薰陸香。兜納香。金銀香。婆律香。速暫香。降真香。加藍香。
市肆所有

棋楠香。有糖結金。龍腦香。龍涎香。蘇合香。安息香。沈水香。有黃蠟黑角二種。片速香。檀香。

余於萬歷丁亥見棋楠香一枚。稱之重十六斤五兩。於時以為奇貨。憶傳記所載。古天方國得沈香一枝。重一千三百斤。其奇蹟又何如。推此則沈香寧關。沈香林。蘇旋山龍腦佛皆有之也。凡棋楠沈水等香。居常以錫盒盛諸。香花蜂蜜養

之。則氣味尤美。其盒中格實香花。開時難以諸香。下格實蜜。上施蓋焉。中格必穿數孔。如龍眼大。所以使氣上升也。每盤一斤。用沈香四兩。細割如小赤豆大。和勻用之。則所養之香。可倍市肆中者矣。

附三勻煎方

每料用。龍腦。五兩。麝香。五兩。精沈。五兩。三錢。三錢。三錢。

右細割為末。散用為丸俱可。

香珠方。此香可服。可燒。每空心服一二丸。待含化盡。用白湯送下。精神爽。期久久服之。肌內皆香。

每料用。棋楠香。二兩。龍腦。一兩。沈香。六兩。檀香。二兩。蘇合油。六錢。速香。四兩。丁香。二兩。

右細割為末。絹篩羅過。煉蜜和勻。乾溼得所。搗十千杵。丸如梧桐子大。用之盛於緊口銀錫盒。四周以紙糊之。則久久恆如新合也。

論水晶瑪瑙琥珀

水晶瑪瑙。雖不甚珍。開有奇絕者。雲烟過眼錄載。葉森家有水晶鈎一。中如稍空。內有藻一枝。隨水傾瀉。邵氏聞見錄載。楚元輔家藏黑水晶枕。中有半開繁杏一枝。又珍玩考載。沈萬三有瑪瑙壺一。質通明。類水晶。上有葡萄一蔓枝。如墨點就。余初不甚信之。後見一白瑪瑙盤。中有黑色寶石。及硃魚二枚。毫髮畢具。在白下人家。不知存否。始信三書所載。不謬也。

瑪瑙出西洋者。名番瑪瑙。紅色為重。內有柏枝及五色纏絲者勝之。白者最殿。今雲南處處有之。名土瑪

亦如寶石。產雲南者。瑤蓋至賤者。僅堪作西洋石耳。琥珀以紅赤色為貴。內有蟻虫蒼蠅者頗見珍。用手摩熱之。能引燈草者真也。不能引者偽也。

論墨

試墨當用發墨硯磨。一縷如綫。而鑑其光。紫光為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為下。黯白無光。或有雲霞氣為下之下。蔡君謨言。奚氏墨。能削木。米元章言。古墨磨之無泡。古墨無泡。膠力強也。故墨以口有鋒刃而無泡者為貴。至於香味形製。鑑家略而弗論。

造墨之妙者。無過金章宗蘇合油烟墨。次之。莫如奚廷珪。廷珪初名廷邽。在南唐賜國姓。遂稱李廷珪云。其墨每松烟一斤。用真珠三兩。玉屑一兩。龍腦一兩。和以生漆。搗十萬杵。故堅如玉。石能實水中三年不壞。世有龍紋墨。劍脊雙龍圖墨。蟠龍彈丸墨。千古稱絕。前輩云。其珪字作下邽之邽者為上。圭潔之圭者次之。珪璧之珪者又次之。作奚珪廷者最下。或有作庭珪字者偽也。墨亦不精。又有元祐開潘谷墨。得之亦足以推矣。

論紙

法書名畫。必資紙。而久傳。紙之不可無致審矣。粵稽造紙。始於蔡倫。有網紙。穀紙。麻紙。徒存其名而已。晉有子邑紙。側理紙。一名水苔紙。以苔為之。蕭紙。日本有松皮紙。大秦有蜜香紙。一名香皮紙。微褐色。如魚子。極奇而堅韌。高麗有雙紙。扶桑國

有笈皮紙。江南有竹紙。楮皮紙。彭歙凝霜紙。浙中有麥麩稻稈紙。吳有由拳紙。刻溪小等月而松紋紙。唐有短白籠硬黃紙。布紙。藤角紙。麻紙。有黃白二色。桑皮紙。桑根紙。雞林紙。苦紙。建中女兒青紙。卯紙。一名卯品。見於多道。非善書者不敢用。李後主有會府紙。長二丈。闊一丈。厚如帛。數重。陶穀家鄱陽白。長如。南唐有澄心堂紙。薄如卵膜。堅潔如玉。細者不致用。白自造紙。為天下最。向方不及。藤白紙。研光小本紙。蠟黃藏經箋。有金粟山。轉輪二種。白經箋。白紙。白玉版。匹紙。蠟黃紙。元有

黃麻紙。鉛山紙。常山紙。英山紙。上虞紙。皆可傳之百世。近時大內白牋。堅厚如板。兩面研光。潔白如玉。瓷青紙。高麗繭紙。皮紙。新安土箋。乃純細。潔白。不用粉造。以鹽白。荆川。連背。厚。研紙。或為小。光用蠟打。各樣細花。古雅可愛。觀音籙正紙。後世必見珍者也。

論宋刻書冊

藏書者貴宋刻。大都書寫肥瘦有則。佳者絕有歐柳筆法。紙質勻潔。墨色清純。為可愛耳。若夫格用單邊。開多諱字。雖辨證之一端。然非致據要訣也。余向見元美家班范二書。乃真宗朝刻。云祕閣特賜兩府者。

無論墨光煥發紙質堅潤每本用澄心堂紙爲副尤爲精絕前後所見左傳國語老莊楚詞史記文選諸子諸名家詩文集雜記道釋等書約千百冊一一皆精好較之元美所藏不及多矣

評書次第紙白板心紙紙爲佳活觀竹紙次糊背批

點者不審可也

論宋繡刻絲

宋人之繡針線細密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髮細者爲之設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遠近之趣樓閣得深遠之體人物具瞻眺生動之情花鳥極綽約嗚嗚之態佳者較畫更勝望之三趣悉備十指春風蓋至此乎余家蓄一幅作淵明潦倒於東籬山水樹石景物粲然也傍作蠅頭小楷十餘字亦遒勁不凡用以配子昂歸田賦真蹟亦似得所元人則用絨稍粗落針不密閒用墨描眉目不復宋人之精工矣宋人刻絲不論山水人物花鳥每痕剝斷所以生意渾成不爲機經掣制如婦人一衣終歲方成亦若宋繡有極工巧者元刻迥不如宋也

論雕刻

宋人雕紅漆器宮中所用者多以金銀爲胎妙在刀法圓熟藏鋒不露用朱極鮮漆堅厚而無皴裂所刻山水樓閣人物鳥獸皆儼若圖畫爲佳絕耳元時張成楊茂二家技擅一時第用朱不厚開多皴裂我朝永樂年果園廠所製及宣廟所製不獨用朱用胎精美之甚其款文尤勝

底刻大明永樂年製者用針刻而填以黑漆大明宣德年製者刀刻而填以金屑宋元

第刀法視宋人尙隔一合薄胎沙金銅嵌金銀片嵌等漆器惟倭稱最僞作者質重易辨也雕刻精妙者宋高宗時有詹成能於竹片上刻成宮室山水人物花鳥纖毫具備細巧若縷而且玲瓏活動余見其所刻一鳥籠四面花版上雕山水花鳥及詹成製三字精巧之極見者擬之鬼工又宣德間夏白眼能於烏欖核上刻十六哇哇狀米半粒眉目喜怒哀具或刻子母九螭荷花九鸞其蟠屈飛走綽約之態成於方寸小核求之四百餘年僅二人耳

論古紙絹素

真古紙色淡而勻淨無雜潰斜紋皺裂在前若一軸前破後加新甚衆薰紙烟色或上深下淺或前深後淺真古紙其表故色其裏必新塵水浸紙表裏俱透真古紙試以一角揭起薄者受糊既多堅而不裂厚者糊重紙脆反破碎莫舉僞古紙薄者即裂厚者性堅韌而不斷其不同皆可辨

唐絹粗而厚宋絹細而薄元絹與宋絹相似而稍不勻淨三等絹雖歷世久近不同然皆絲性消滅受糊既多無復堅韌以指微跑則絹素如灰堆起縱百破極鮮明嗅之自有一般古香可掬非若僞造者以藥水染成無論指跑絲露白即刀刮亦不成灰嗅之氣亦不雅也碎裂文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幅直

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耳其裂亦儼狀魚口橫聯數絲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指亦蘇不可僞作僞作者刀刮指甲盡開絲縷直過依舊作毛起指堅韌不斷也此望而可辨者

畫不重絹素若唐宋人畫皆絹素上作紙者絕少不可一概不取獨元章父子畫絕無一筆作於絹者亦不可不知墨蹟不重研光粉澤紙神易脫故也

論裝紙收藏

凡書畫法帖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此決然無疑者故元章於古背佳者先過自揭不開以乾紙印了面向上以一重新紙四邊著糊黏桌子上帖上更不用糊令新紙虛彈壓之紙乾下自乾慎不可以帖而金漆桌揭起必印墨也裝背書畫不須用絹故唐人背右軍帖皆硬熟紙如絲乃不損古紙又入水蕩滌而曬古紙加有性而不糜蓋紙是水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又元章每得古書畫不用絹補破處用之絹新時似好展卷久爲硬絹抵之卻於不破處破大可惜不用絹背帖勒成行道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爲堅所隱字上卻破不用絹壓四邊只用紙免摺背重彌損古紙紙上書畫尤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致古紙墨一時蘇磨落在背絹上且文縷絹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其去塵垢每古書一張以好紙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榜澀細卓角汗和水楷然澆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輕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續以清水澆五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以乾好紙洩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於半潤好紙上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貼補古人勒成行道使字在筒瓦中乃所以惜字不可剪去破碎邊條當細細補足勿倒視帖背古紙隨隱便破只用薄紙與帖齊頸相挂見其古損斷尤佳又古紙厚者必不可揭薄古紙云其半方背損書畫精神一如臨摹書畫矣

其匣以杉板爲之內勿漆油糊紙可免溼礙

凡法書名畫古帖古琴至梅月八月先將收入窄小匣中鎖閉氣庶不至微白過此二候宜置臥室使近人氣置高閣裨遠地氣乃佳又書畫帖平時十餘日一展玩微見風日不至久卷作微琴則盛以錦囊挂板壁透氣處勿近牆壁風露日色收藏之法過人遠矣展玩書畫有五不可謂燈下雨天酒後俗子婦女也

關閣。印〇並。已上諸印記千百年可爲鑑鏡者。別有萬壽無疆之印。偽印也。褚氏書印。非河南印也。暨蕭

公書印。溫氏之印。模樹印信。清河張廷範私印。永福印信。文經遠書等印。皆非識鑑家印識。但偶獲書畫

便印印之。不足證驗。茲不具錄。蓋明跋尾印識。乃是識鑑家本業耳。

米芾於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跡。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

印。鑑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其文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元章印。

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

其他字印。有百枚。如團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者。及元章戲筆字印。宜和書學博士襄陽漫士字印。火政

後人芾印。參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亦用玉印。濮州李文定家。圖畫法書三等。用上等書名用名字印。

中等書字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

今人於宜和秘殿書畫。有瓢印題識。而二譜不載者。未可遽以爲僞也。如大觀初。禁天下不得傳蘇黃詞

翰。而宜和開。以內侍梁師成請。搜訪蘇文忠墨跡一紙。定價爲錢。幽人釋子。所藏悉歸天府。又宜和時所

重銅器。皆三代物。若秦漢間器。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宜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至萬餘。宜和殿後。又創立

保和殿。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閣。咸以貯古玉印。諸鼎彝禮器。法書名畫。觀此則博古圖書譜畫譜

之外。書畫古器。尙不可勝紀。不當執一而廢百也。明矣。

古帖多前後無空紙。乃是剪去官印。以應募也。後人收真觀印。繞帖若是黏著字者。更不復入開元御府。

蓋貞觀書武后時。朝廷無紀綱。駙馬貴戚。巧請得之。開元購時。剪印不去者。不敢以出也。開元經安氏之

欽法帖源委

歷代名家碑刻。詳載歐趙二錄中矣。彙集本定當以淳化開帖歷卷。即待書王著。摩勒刻板。禁中藏

之。宋蔡京奉旨。模刻歷代真蹟刻石。先後之次。與淳化少異。而參入他書。甚多。中有開元序末題云。亦京書也。而以建

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二十二卷。刻手極精。名大觀大清樓帖。

思且。以官帖摹刻于石。而增入別帖。與淳化不同。而實則祖之。計二十卷。精神尤勝。後潘氏析居。分而爲二。絳州公庫得其一。補刻餘

帖。名東庫本。送卷送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二十字爲次序。後潘氏刻。刻于庚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筆。謂之亮字不全本。

潭帖。曾希白所摹。以淳化爲主。而增入潘氏十七日。王深源真蹟法帖。字行頗高。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拙于分行。二王帖。宋

帖。數風文理。錯雜。然風韻和雅。骨肉勻。東坡推其有晉人風度。勝于開帖。趙希真亦推其當與舊帖。行也。

開續帖。高宗訪求遺書。多得晉唐真蹟。至淳。戲魚堂帖。劉次莊摹開帖於臨江。除去蔡邕年

帖。上十卷。遺出。星鳳樓帖。趙彥約刻于南康。曹士冕項墓於南。甲秀堂帖。宋盧江李氏刻。前有王顏詩多。諸

帖。江之上者。宋趙刻。精善不有。曹精清而不遺。帖未見。後有宋人書石。今不存矣。黔江帖。黔人秦世章

月古法。泉帖。泉州東華閣。羣玉堂帖。宋韓侂胄刻。所載前代。家塾帖。薛紹。寶晉齋帖。曹之格。雲谿堂帖。王庭

帖。十卷。帖。題。遺。最。多。後。有。宋。人。書。家。塾。帖。薛。紹。寶。晉。齋。帖。曹。之。格。雲。谿。堂。帖。王。庭

名者也。開亭一百七十七刻。裝機作十册。乃宋理宗內府所藏。每板有內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似道。元

時相傳數家。希世之寶也。今錄其目以備考。

甲集州郡。一十二刻。修城本。葉仲。定武。開行。著合一。定武肥。定武瘦。定武板刻。定武釘石。定武斷石。定

武古刻。兩京斷石。永興。古懿郡齋。宣城。乙集。一十三刻。舊梅花。三衢板刻。安吉古苔真草。臨川麻石。臨賀。豫章。二。靜江府。復州。鼎州。後有武

古潭。新梅花。宣城南陵。丙集。一十刻。蘇州府治。福州府治。福州崇木。道州。金陵。三米。米芾米友。永嘉。古嘗斷石。隆州。柳

州。蘭亭重言。丁集。一十刻。紹興府治。二。紹興倉司。紹興府學。紹興古刻。餘姚縣治。曲水詩蘭亭。曲水詩前。曲水

詩後。婺州府治。精塗。良摹。戊集。內府。一十刻。高宗臨定武。米友。唐貞觀。太清開皇。祕首。內殿。內司。四。京師玉堂。

己集。雜集。九刻。玉枕。花石。柳誠懸。大字。唐人硬黃臨。唐人雙鈞。晉唐刻。孫過庭草。京師鵝黃棗木。黃武印。

彭城小字。江寧粉極精。修內司本。淳熙。又次之。昇帖元。后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秘閣續帖。元祐中以淳化帖外。續所得

江寧粉極精。修內司本。淳熙。又次之。昇帖元。后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秘閣續帖。元祐中以淳化帖外。續所得

江寧粉極精。修內司本。淳熙。又次之。昇帖元。后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秘閣續帖。元祐中以淳化帖外。續所得

庚集·故家 一十一刻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吳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 一十四刻

吳誦草書 吳瑛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周平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

番陽洪氏 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廬江吳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 毗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邱氏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 三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邺朱氏 大梁會朴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玉林二趙

菊坡 不題名 錢唐李利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臨摹雙鈎唐人歐褚北宋老米皇明徵仲父子俱第一手也 臨摹書畫宋老米第一子昂次之 南伯虎徵仲又次之餘俱未得其神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臨摹雙鈎唐人歐褚北宋老米皇明徵仲父子俱第一手也 臨摹書畫宋老米第一子昂次之 南伯虎徵仲又次之餘俱未得其神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炳鏡 清水珠 萬佛山 陽燧珠 度世寶珠 游仙枕 水珠 靛靛寶 松風石 火玉 無盡

堂 九玉釵 龍虎玉 紫雲盆 芝烟劍 履水犀 辟水犀 蜈蚣珠 十二時盤 陳泉寶 祝

媚珠 零珠 滴翠珠 宜和玉屏 龜寶 天地分珠 龍藏寶石 于闐玉佛 聚寶盆 水寶 余

皆欲集此類為異寶錄而未暇也

昔大德開 回回買紅刺一塊 稱之重一兩三錢 估值中統鈔一十四萬錠 用嵌帽頂上 自後皇帝相承寶

重 凡正旦及天壽節 大朝賀時 則服用 蓋珍之也 我朝巨璫劉瑾 有祖母綠條環 一事 重斤許 用黃金一

千二百五十斤得之 朱寧有祖母綠佛一尊 亦用價至黃金千餘斤 天生奇物 寶娛人耳目 大奇大奇 云

巨璫劉瑾等購六七錢重桃花刺 鑲骨青石四百餘枚 作弄其計 其價用黃金幾萬 誠希有之寶

斲琴名手 漢蔡邕後 隋則趙取利 唐則雷雷 雷威 雷珣 雷文 雷迅 郭亮 一作 雷 並江

士 僧三慧 宋則蔡蔡 朱仁濟 道士衛中正 趙仁濟 馬希先 一作 馬希仁 並 並 並 並

亨道 嚴椿 馬大夫 梅四官人 製老 林泉 元則嚴古清 施溪雲 施谷雲 施牧州 我朝

則高騰 朱致遠 惠桐岡 祝公望 皆其選也

斲唐宋錦繡

貞觀開元間 裝綴書畫 皆用紫龍鳳細綾為表 綠紋文綾為裏 南唐則標以迴鸞墨錦 籤以演紙 宋之錦

標 則有刻絲作樓閣者 刻絲作龍水者 刻絲作百花散龍者 刻絲作龍鳳者 紫寶階地者 紫大花者 五色

篋文者 一名山 紫小滴珠方勝鸞鶴者 青綠篋文者 一名閣 紫鸞鶴者 一等紫地紫鸞鶴 紫白花龍者 紫龜紋

者 紫珠餞者 紫曲水者 一名紫 紫湯荷花者 紅霞雲鸞者 黃霞雲鸞者 一名青樓閣者 青天落花者 紫

滴珠龍團者 青櫻桃者 早方團白花者 褐方團白花者 方勝盤象者 毬路者 柿紅龜背者 桴蒲者 宜

男者 寶照者 龜蓮者 天下樂者 練鵲者 方勝練鵲者 綬帶者 瑞草者 八花位者 銀鈎位者 細紅花盤鴨者

翠色獅子者 盤毬者 水藻戲魚者 紅編地雜花者 紅編地翔鸞者 紅編地芙蓉者 紅七寶金龍者 倒仙壯

丹者 白蛇龜紋者 黃地碧牡丹者 方勝者 早木者 綬引首及託基 則有碧鸞者 白鸞者 早大花者 碧

花者 畫牙者 雲鸞者 桴蒲者 大花者 雜花盤鴨者 濤頭水波紋者 仙紋者 重蓮者 雙雁者 方旗者 龜子者

方紋者 鷓鴣者 紫花者 墨勝者 遼國白毛者 金國回文花者 高麗國白鷺者 花者 余未及盡 誠殊以為

恨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蘇長公謂王會稽書存世者蓋一二唐人歐褚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為貴第今世愈久遠唐臨亦少即元

章子昂所撫去會稽尚不遠也

彼造墨名手

三八

之士不可缺者也

陶九成載墨二唐祖時奚鼎奚起奚之陳朗州王君得紫珣南唐李超奚之子始居欲李廷珪李廷

寬李承宴皆起李文用承宴李惟慶李惟一李仲宣皆文耿遂仁欲耿文政耿文壽皆遂耿德耿盛盛巨道盛

通盛真盛舟盛信盛浩宋張遇潘衡潘大詔款曰書窗葉世英皆造德朱知常朱知常梁果李世英款曰蓋桂

胡友直潘秉彝衡徐知常葉邦憲皆造復雪齋款曰雪周朝式李克恭世英樂溫亦世蒲彥輝鍾文通郭忠厚

鏡湖方氏黃表之齊峯鍾士先皆造萬菴俞林邱汝謝東徐禧葉茂實三翁彥卿元潘雲谷清江胡文忠

長林松泉錢於材仲宜杜清碧武黃修之天朱萬初豫邱可行金邱世英邱南傑並可可謂詳矣然

始不載章誕張永冀公宋不載常和沈珪陳相張孜沈晏徐鉉張谷常遇潘遇陳瞻王迪蘇解

陳昱關珪關瑱郭遇明江通朱觀胡景純梅瞻耿德真何也士大夫如蘇子瞻晁季一賀方回張乘道康

為章皆能製墨見何蓮春緒紀聞若我朝墨定當以羅小華鹿角膠為第一龍柱次之華山松又次之宜

彼古今名論目

子魯墨不及小華所刻諸
頗奇絕堪供開卷清賞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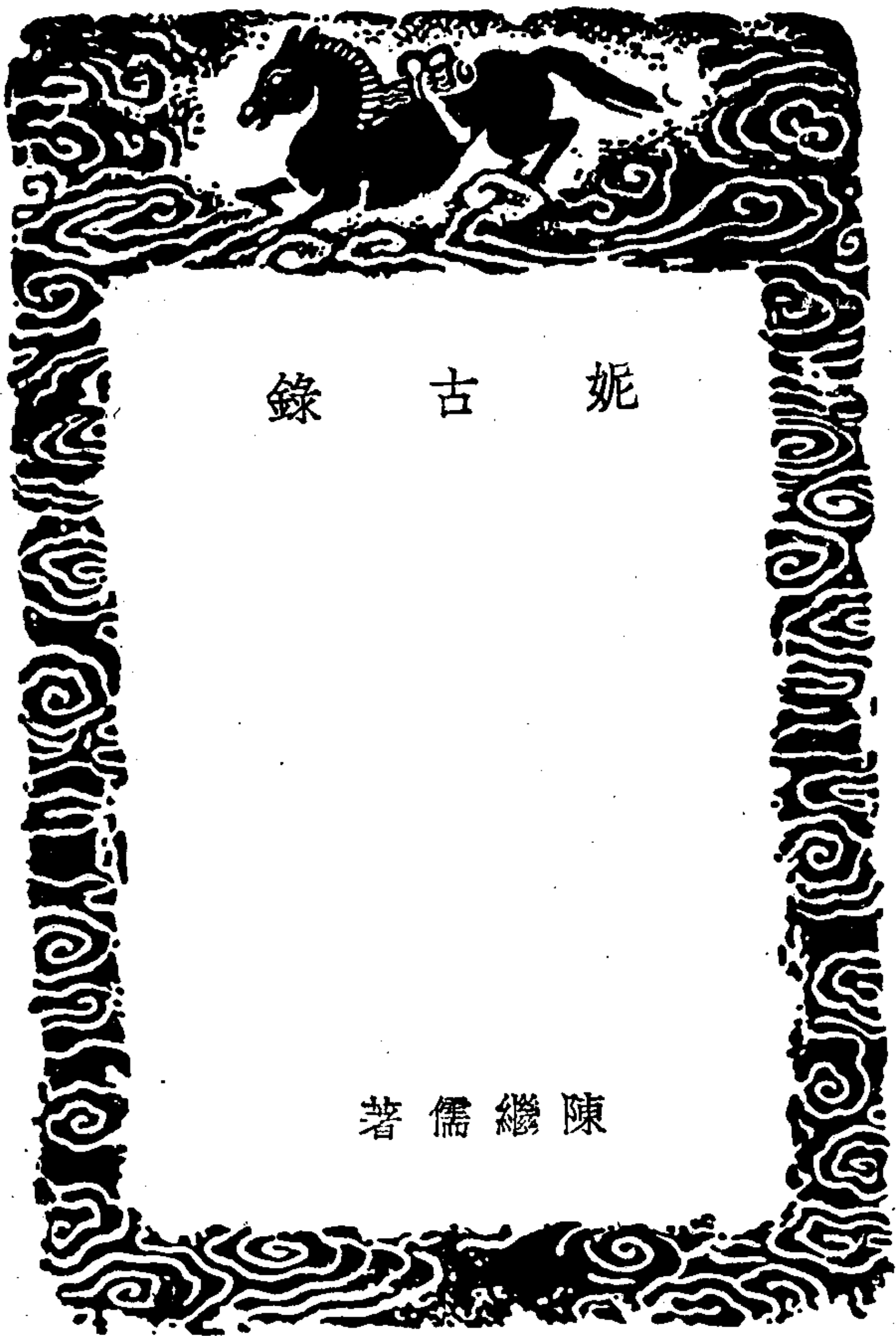
此係先公中年手輯之編名位既崇見聞益廣每欲增訂而祇事公家趁有暇日書僮竊錄遂以流傳近

日飛兔稱精鑑者率以是編為枕秘也次男祖常百拜謹識

虞荔鼎錄陶宏景刀劍錄宋人琴式圖王僧虔圖書會粹謝赫古今畫品李嗣真書後品續古今書人優
劣畫後品溫子融畫鑑唐人續畫品寶蒙畫錄拾遺徐浩書譜畫譜古蹟記陳拙琴籍張彥遠法書要錄
歷代名畫記張又新畫總載裴孝源真觀公私畫錄李氏墨經宋景真唐賢名畫錄端硯圖畫總錄宣和
書譜畫譜博古圖印譜思陵翰墨志紹興稽古錄李清麟古器記唐蹟硯圖譜蔡襄墨譜薛尚功鐘鼎
宋敏求寶刻叢書錦傲先秦古器記呂大臨考古圖李公麟古器記唐蹟硯圖譜蔡襄墨譜薛尚功鐘鼎
款識帖歐陽修集古錄米芾書史畫史寶章待訪錄米姓晉唐法書真蹟秘玩目硯史閣帖跋尾趙明誠
金石錄諸道石刻目錄法帖譜系黃伯思東觀餘論法帖刊誤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五代名臣記宋朝畫
評桑世昌蘭亭考嘯堂集古錄周越古今法書苑名畫苑朱長文續書斷名畫彙蹟廣川畫跋趙希鵄洞
天清錄端溪硯譜歙州硯譜辨歙硯說蔡京崇寧鼎書僧應之臨書關要李薦德隅堂畫品趙子昂印史
委堯章集古印譜楊克一圖書譜王厚之復齋印譜吾衍古印文周密雲烟過眼錄圖繪寶鑑曹仲明格
古要論朱存理鐵網珊瑚都穆寓意編文徵明畫畫見聞志顧汝修印藝文嘉慶氏畫畫記等書皆攷古

三九

四一



妮古錄序

予寡嗜。願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瓊璧之屬。以為極樂國在是。然得之於目而貯之心。每或廢寢食。不去思。則又翻成清淨苦海矣。夫辨於古者。發臆。推冢墓。帝王而巧賺。借藏。文士而僥奪。人好及其究也。至化為飄風冷煙而不可得。夫至於化為飄風冷煙而不可得也。則收藏家絨局封閉。傳之後世。可謂古人之巧臣。賞鑒家批駁其真偽。醜好。窮秋毫之遁情。振夏蟲之積贖。可謂古人之直臣。余無長能。見而輒記之。此雖託之空言。亦不可謂非古人之史臣也。楊用修云。六書中有妮字。軟纏之謂。乃笑以妮古名錄。

華亭陳繼儒撰

陳繼儒著

妮古錄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著

太祖高皇帝喜誦唐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大書屏間。又極喜顧渚茶。定額貢三十二斤。歲以為常。高皇帝燕處武樓中。簾同在左右。偶理竹事。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同對曰。其實晉戴凱之譜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為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概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惟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為僂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為筍。既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親翰墨草方竹記一通。

宣廟時。磁器及蟋蟀澄泥盆最為精絕。兩宮火。藏金流入銅中。鎔而為爐。故後世偽造者。迥不能及。宣廟妙於繪事。其時惟戴文進以不稱旨歸。邊景韶吳士英夏昶皆待詔。極被賞遇。孝宗垂覽墳典。間亦好琴。臺諫時以為言。上笑謂左右。彈琴何損於事。勞此輩云云。然終不以為忤也。吳買得古琴曰霹靂。攜入都。介巨礪以獻。上試其音清越喜甚。出內幣千金以賜。又一日賞畫工吳偉輩綵段數匹。命曰。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

今皇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九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董其昌聞之中。舍人趙士楨言如此。因考右軍會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今可見者。趙榮祿書耳。

江南好古之端。說者以爲起於南唐。不知吾鄉陸士雲。已先創之。其貽兄士衡書云。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高。如吳小

人。嚴具狀。刷賦處。尙可識。跡批別齒。縱皆在。扶目黃梨。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滂手衣臥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款案。以臥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好析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器物皆素。今送郵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總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賦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謫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

一日。三上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於今。正平夷墟。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籤一箇。今送以見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稜不近。因魯引以問。秘書中謹啓。

右軍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金壇虞公議。洪武時人。儀觀偉然。風采凝潔。瀟灑絕俗。其詩文名於時。著玉雪齋稿若干卷。喜寫山水。木石幽澹簡遠。有倪雲林韻致。嗜書法。書名畫。遊近所好。輒贈不靳。以平原爭坐位。求蘇米。方知其變。宋人無不寫爭坐位帖也。

褚河南臨大令飛鳥帖。柯九思跋云。此唐人所摹。略有元常遺法。足以知字畫源流之有自也。況絕無宋人氣。是唐無疑耳。奎章閣學士院鑿出。博士柯九思。跋項氏而不必真。梅花道人畫骷髏一軸。其上題云。漏泄陽春。參娘搬販。至今未休。吐百種鄉談。千般扭扮。一生人我。幾許機謀。有限光陰。無窮活計。汲汲忙忙。作馬牛。何時了覺。來枕上。試聽更籌。古今多少風流。想蠅利蝸名。誰到頭。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週拜相。兩度封侯。採菊籬邊。種瓜圃內。都只到。邱山一土丘。惺惺漢皮囊。扯破便是骷髏。

又題云。身外求身。夢中索夢。不是骷髏。卻是骨董。萬里神歸。一點春動。依舊活來。拽開鼻孔。李伯時未識山谷。畫王右丞像。正與山谷同。但多髯耳。秦少遊藏一右丞像。亦甚類之。安公一日見韓愈畫像。語坐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夫永叔爲退之後身。魯直爲摩詰後身。二公根器清。故出世皆自不俗。丁酉六月初八日。見高克恭大幅雲山。上有姚廣孝徐緝仙諸君題。下有柯九思印。用墨者此幅。淡着色。樹石全學董北苑。

吳說傳朋爲宋小楷第一。世亦不傳。余曰。古人亦自有不幸。雖然。安知非幸乎。古之書畫有名無跡者。定多幸耳。若其流傳後人。檢點未有已也。

韓太史家有李伯時所畫一人。別耳狀。其屏障細山水。皆學王維。後有子由東坡及王獻書。乃是晉卿摹得耳疾。故東坡作詩以嘲之。而龍眠繪此爲圖。此載在東坡集徽宗題作勘書圖。非也。勘書圖。舊傳有顧虎頭作。董廣川極辨之。見畫跋中可考。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管夫人亦嘗畫懸崖朱竹一枝。楊廉夫題云。網得珊瑚枝。擲向篔簹谷。明年錦樹兒。春風生面目。樂圃先生朱氏。名長文。字伯原。樂圃在蘇州雅熙寺之西。已鞠爲民居。其米南宮書樂圃墓誌手蹟。余從辰王家見之。

鄧道元收錄古碑。巨細不遺。至林邑外夷亦在記中。歐陽趙明誠而後罕見其倫。吾朝庶幾蜀之楊太史乎。顧光祿有唐人兄妹共寫法華七卷。細如蠅頭。後題云。燕子女丁問之。無能知者。楷法甚精。吳中宣德間。嘗織畫錦堂記如畫軸。或織詞曲。聯爲帷障。又布紫白落花流水。充裝潢卷冊之用。

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於紙。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趙模韓道政諸葛真等鈎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自然不侔也。獻之刻此石。以端硯及交胸銅鑿爲殉。帖前有小硯影。

余見蘇文忠手蹟。與郭廷平帖。又與中玉提刑帖。又獻蠶帖。又蘇過題郭熙平遠帖。視老坡無異。差於東耳。舊爲朱子擔所藏。文太史有跋。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董玄宰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寄書報予云。爲此裝裝潔矣。但不知何本也。余別見仇英所摹。後有文休承題跋者。

項希憲家馬和之扇風一卷。七月至狼跋。凡七段。皆高宗補書經文。高宗每云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或每書毛詩。虛其後命和之圖焉。山谷云。小字樂毅論。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其婦翁者。陳瓊與仲清帖。及仲清答書。皆集蘭亭字爲文。

余藏顏魯公朱巨川告身。偶讀張雅陽傳。雅陽之死也。論者薄其功。而巨川與李翰等爭之。天下無異言。賈師憲遺竄逐時。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李遵道李息齋之子。善畫竹木。頗勝伊父。遵道爲黃巖知州。息齋爲嘉興守。凡書畫裝幀之佳。自范曄始。

劉原父侍讀所書莊子秋水篇。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家藏物。徐資幼文字學。晉王展畫法董源。周公謹云。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余見銅虎符僅二寸許。虎各半。合而為一。色如琥珀。微帶黃金。

蔡君謨水精枕中有桃一枝。宛如新折。

溫日觀蒲萄。惟若深沈。仲華得其法。仲華日觀弟子。

金海陵場王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為妖變。悉命毀之。故南庫物脫於劫火者無幾矣。

余於項玄度家。見官鑿人面杯。哥鑿一枝。哥鑿八角把杯。又哥鑿乳爐。又白玉蓮花臘脂盒。又白玉魚盒。又倭扇。又宋紅剔桂花香盒。又水銀青綠鼎。銅青綠提梁。蓋底皆有款。又金翅壺。又商金鵬尊。有四螭上下蟠結。而青綠比他器尤翠。皆奇物也。是日為乙未八月二十有五日。

又黃雀山樵花溪漁隱一軸。天真道人圖一軸。又倪雲林一軸。又盛子昭雪景一軸。又王孟端梧竹一軸。又趙子昂落花游魚一軸。又馬遠探梅單條一軸。又文太史做子昂送王履吉一軸。又馬遠梅花冊二十六幅。又薛道祖字一幅。又王晉卿謝餽帖一幅。又韓絳字一幅。又吳傳明節婦詩一幅。又沈文通秋抄帖一幅。又蘇文定公和詩帖一幅。歐陽玄字一幅。又宋楊懷素千文一冊。又東坡乞田帖一卷。又蘇東坡及穎

濱帖二卷。又黃文節公詩帖一卷。又米襄陽杜詩山水歌一卷。又盧楞伽六祖像一卷。又子昂文賦一卷。吳興賦一卷。又李龍眠狂僧圖一卷。而其間如蘇明允題懷素詩。鄒志完建平東張南軒游誠之書。皆生平未見之翰墨也。諸蹟中宜以東坡手束六紙為輔。而以懷素苦筍帖後有米跋文跋者冠之。庶得次

盤矣。以上亦項玄度所藏。

樞李項氏靈璧石一座。長二尺許。色青潤。聲亦泠然。背有黃沙文。一帶鮮紅。皆雋下金。項玄度字云貞。和九

年三月朔日御製御書其下押一字。

歐陽公示李邕書。余始不甚好。好之最晚。嘗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矣。

吾鄉寅陽徐太常家有輞川一卷。多名跋。吳匏庵題其後云。此卷宋人藏。漆竹筒中。以之柱門。後啓視。乃

輞川圖也。余觀之。即未必果出右丞。然絹素極細。卻是雪景。以浮粉着樹上。瀟灑清韻。應宋人臨本。非後

人可到也。

歐陽公劉原父趙明誠皆收據墓碑。間有事迹與史不同者。以證史之訛缺。

王維雪蕉。曾在清園閣。楊廉夫題以短歌。

紫陽山下有米南宮大書第一山三字於石壁。

吳興八俊。趙王孫稱首。而錢舜舉與焉。至元間。子昂被薦入朝。諸公皆相附。取官遂。獨舜舉齟齬不合。流

連詩畫以終其身。余見其畫五君咏卷。學周文短。王蒙跋極推穀之。而公寄意亦高雅。

俞紫芝有臨十七帖卷。此帖向藏林叔大家。後有大勅字。世傳為勅本。紫芝過其家。臨之。紫芝後有二跋。

楷書結字精緊。

漢太尉尹誠碑。其陰題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徐鉉讀之。以為許碑重立。碑在宜興。

馬遠畫竹下有冠者道士持酒杯。侍以二童。一鶴在烟泉之間。上有詩云。不禱自安綠壽骨。人間難得是

清名。淺斟仙酒紅生頰。永保長生道自成。賜王都提舉為壽。上有辛巳長印。下有御書之璽。

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因判簿二帖。節幹即公舅氏。管公無子。公奉之甚。及歿。建孝思道院。以主

其祀。

顏書朱巨川誥。真蹟有二卷。皆絹本。其不書誥文。首止吏部尚書四字。尾題建中八年三月日。下字如棋

子。稍大。中有一大說字。前後紹興小爾。藏項子京家。其停雲館刻墨蹟。後有鄧文原喬贊成二跋者。向為

陸全卿太守所寶。跋千餘言。檢考甚詳。今藏余家。余故有寶顏堂印。

蔡君謨小字新而傳二。謂集古錄序及龍茶錄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粗

知其意。而力已不及。劉後村云。茶錄凡見數本。

李伯時作山莊圖。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數本伯時自為御史檢法。遂以病瘵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

也。伯時既歸老。肆意龍眠山岩壑間。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滌。即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堂

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

小米雲山卷。藏項希憲家。後有素心道人及沂陽董復二跋。雲林止題四字云。倪瓚會覽。

劉無己遺余漢玉章。為陳壽卿印。當賜吾兒步蓮作字。長壽佛蓮。蓮邦教主也。

董玄宰有印曰畫福。郭恕先以篆籀畫屋。故上折下算。一斜百隨。咸中尺度。倪迂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惟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承率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余有宋仲溫書子昂蘭亭跋諸體皆備。而僅九段。然亦吉光片裘也。永禪師弟子辨才。不惟書法擅場。而畫亦工。見蘭亭記。學書僅摹石刻。而不多見真蹟。便是虬髯未見唐太宗也。古人寫字。用筆必有味。用墨必有流珠處。龍眠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坐石臨流。備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為畫所掩。至正大德間。有僧雪庵。以楷書大字名世。其臨蘭亭為牟大理趙孟頫所賞。大令送梨帖十字。柳誠懸十二字。此卷向藏王敬美太常家。以分授第四子閑仲。余見之。大令字疑鈞填。公權書真神品也。

宋高宗御書跋文一首。前有斷簡。後稱臣稱名。蓋御製徵宗御集序也。趙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綺綺故習。文敏三子長亮。次即仲穆。仲光其季也。山河阻絕。星霜變移。傷搖落之桃蹊。感依依之柳塞。此見高麗本桃蹊二字。一正閣帖飄零二字之訛。米海岳言李懷琳好作偽書。世莫能辨。而不知身蹈其過。

董玄宰買樊氏江貫道江山不盡圖。法董巨。是絹素。其卷約有二三丈。後有周密林希逸跋。貫道負茶癖。葉少繼常薦之。故周跋云。恨不乞石林見也。顧信字善夫。居太倉。善筆札。從趙文敏公遊。每得文敏書。即鑄諸石。真一亭中。扁曰墨妙。文敏為其好學樂為之書。嘗為杭州軍器局提舉。吳伯度有濠州祭伯父文。云是顏平原手蹟。然大不如季明及爭坐位帖。偶讀山谷雜書。云近見安師文有祭濠州刺史伯父文。學其妙處。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也。王維清製墨面云。淨名齋幕云。姑蘇山人右二品米元章家所造。世人愛書畫。而不求用筆用墨之妙。有筆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筆不妙者。有筆墨俱妙者。有筆墨俱無者。力乎。巧乎。神乎。膽乎。學乎。識乎。盡在此矣。總之不出蘊藉中沉着痛快。董玄宰持節楚藩。謂余云。會晚泊祭風臺。即周郎赤壁。在嘉魚縣南七十。雨過。輒有箭鏃。於沙渚間。出里人拾鏃視子。請以試之火。能傷人。是當時毒藥所造耳。子瞻賦赤壁。在黃州。非古赤壁也。因圖一册。

余藏有錢舜舉茄菜二帖。上有趙松雪題云。天上歸來兩鬢皤。山園近日竟如何。年年五月黃梅雨。老瓦盆中此味多。此余友十年前所畫。今余謝事歸來。偶閱書笥而得此。因作詩以識之。至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也。題菜云。歸老林泉無外慕。盤中野菜餈黃梁。交游來往休相笑。肉味何如此味長。至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檢出。既得錢舜舉茄菜一幅。而又有其畫菜。因有所感而吟口之也。子昂記。文裕陸儼山云。予往請延比平歸。宿健陽公館。時薛宗鑑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歲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枝。橫映粉牆。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為奇格。而不知冒雪看花。乃實境也。陳惟允游子手中線一幅。畫夾葉楊柳柳下駕車欲行。上有雲林書此詩。姑射仙人圖。據跋龍眠作內府賜朱勝。非有楊廉夫跋。借此卷幅短。項氏有洛神十二行。宋人書也。後有墨記一行云。此亡宋西廊下物。讀之慘然。玄宰攜示北苑一卷。諦審之。有二妹及鼓瑟吹笙者。有漁人市網渡魚者。玄宰曰。瀟湘圖也。蓋取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為境耳。又云。余曾遊瀟湘道上。山川奇秀。大都如此圖。而是時方見伯時瀟湘卷。亦復效之作一小幅。今見北苑。乃知伯時雖名家。所乏蒼莽之氣耳。宋宣和譜。有北苑瀟湘圖云。智永禪師寫真字千文八百本。每了人爭取之。但是律召調陽。即其真本。石本是內降貞觀年中也。俗本稱律呂調陽誤也。

朱珪字伯盛。崑山人。師漢陽吳容大小篆。尤善摹刻。凡吳下碑板。多出珪手。然非其人。珪不屑也。又喜為刻印章。茅山張外史嘉珪錫之名方寸鐵。珪嘗取宋人王順伯并元趙孟頫吾子行二家印譜。吳容所刻印文。并附自製私印。竊例為書名曰印文集考。惜不傳。所存有名蹟錄。蓋其平生所刻名文也。性孤潔不娶終。董玄宰血侵周玉。中刻一小山四而繞以水文四寸長。予諦審之。此冒圭也。周禮云。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冒之云者。契勘圭璧。無作偽者也。冒古帽字。今玄宰者。其形如帽。亦約有四寸。山水者。河山帶厲也。玄宰大以為然。

謝祀能刻印章。元貞錢翼之有二私印。為吾衍所篆。而祀刻之。翼之特識其名于衍手跡後。王賓吳縣木酒人。隱晦不仕。嘗於天平山作龍門春。晚陶。遂知名于繪事。王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簡文云。假令寡人耽之若此。何必獨減右軍。予謂政復耽處。讓古人耳。古人論云。有雙鉤懸腕等語。李後主又有撥鐙筆法。凡論此知必不能書。政所謂死語。不須參。也要決在提得筆起。於轉處着力。六一居士極好書。然書不能工。大都書有不可學處。亦猶畫家氣韻必在生知。禪家所謂無師智。不可強也。

繆貞字仲素。善篆隸。真行書。處山碑刻。多貞手蹟。尤嗜古。凡三代漢唐器物。悉能購藏。嘗得宋內藏紹興

丁巳邵壽所進述古圖。因以述古名堂。黃晉卿為之記。子侃字叔正。亦好文。

東坡跋宋漢傑畫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傑真士人畫也。東坡此言得鑒畫之髓。

紫陽方氏曰。人主之堂曰殿。自秦始。納陛以登。謂陛十六級。在殿前屋簷之下。城即陛也。平者車轅上下也。若步上堂下堂。則侍御者以玉環引其手。小臣不敢執君之手也。今通以大玉環為掘奴。亦不考古之故歟。

後村云。牛李嗜如冰炭。惟愛石則如一人。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宋顧大中曾於南陵巡補司。勅子臥屏上。畫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未甚賞譽。後為人具眼者竊去。乃更歎息。

妮古錄卷之二

水齡因請圖之歸。為而翁西村先生之玩。蓋以西村未嘗見也。並寫歸途所得詩於後。西村寧不有以教我乎。昭明臺下芒鞋緊。虞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誇健在。舊游山水喜重來。兩乾半愛相將發。春淺梅嫌瑟縮開。傳取梁朝楸神去。袖中疑道有風雷。時成化甲辰人日沈周。黃魯直云。李侯畫隱百寮底。畫隱字未經。入用文五峰。卻有此印。宋化卿檀香大士約尺許。衣褶皆吳道子。二樹根承之。上者如屋。下者如馬。遠畫水浪頭渦。刻借書陀羅尼經於左方。

大庾縣觀音寺千佛閣。有東坡題壁。廣化寺有東坡畫竹。見該文通公使交錄。氣霽地表雲斂天。未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予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奈何。

歐陽公撰蔡君謨墓志云。工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作。今端明繪事絕迹矣。雲間陶叔明有畫。題曰無聲詩。古人畫雲。沾濕絹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高昌正臣博古好雅。其燕處之室。凡可以供清玩者。莫不畢具。石屏其一也。石方廣僅尺。其文如畫。北苑僧巨然破墨用筆。命曰江山晚思。柯九思記其背而刻之。此屏石色澄碧。今在雨花庵中。趙文敏公家藏小李將軍摘瓜圖。歷代寶之。常借胡廷暉全補。暉私記其筆意。歸寫一幅。質公公驚賞亂。真由此名實俱進。

虞世和甫名士善醫。公卿爭邀至。而性不可馴狎。往往尤忽權貴。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黃庭堅。常言黃孝於其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楷奇玩。必歸魯直。余見鮮于伯機草書昌黎琴操四章及秋興十一首。其真蹟後題云。為寶國先輩書。國寶書法臻妙。家藏秘蹟甚奇。惡札何足以汗几案。愛忘其醜。長者事也。鮮于奉常公嘗見葉秋臺畫。反復諦視之。欲下拜。陸務觀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閣亭賜壽王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高房山清節雅尚。有馬先生亦其國人。遂號彥敬。蓋司馬慕蘭之意也。倪元鎮言。子昂水村圖學摩詰。在王徽美太常家。文太史臨摹一卷。如出趙手。余于白下得之。蔡倫紙。有玉版。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玉版貢餘。難以零布。破履亂麻為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體。張伯雨素不善書。嘗醉寫奇石。具一種逸韻。為雲林所稱。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多屬曹勳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潘谷驗墨。模索便知粗精。

吳伯慶家有靈璧石。高七尺。闊五尺。後刻元章題云。元符元年二月丙申米芾題。又有篆云。泗濱浮玉。樂毅論。王右軍親書於石。殉葬昭陵。溫酒發得之。至宋入高紳家。紳子高安世自鏡塘至蘇州。十餘年。石已破數片。以鐵束之。後亡矣。或云唐公主以偽本易之。不曾落昭陵中。呂東萊畜犀帶一圍。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於角。石田少時畫。所為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為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余見王右丞山莊圖。又雪霽捕魚圖。山莊樹葉皆如个字。其雪霽枯木圖。似郭熙二卷。皆無款。疑宋人臨本稿也。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子昂書秋興賦行書墨蹟一卷。筆法全出歐之。其卷向在吾鄉進士王緝之所藏。後有張東海跋。今藏於項希憲家。

唐人書藏秘閣者頗多。惟顏真蹟甚鮮。張有酒德頌。宋學士云曾見之。項希憲藏石田水墨三楮卷。極奇。翁後大字跋云。虞山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槍者。相傳為梁時物也。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騷者。尤為僂異。真奇觀也。暇中與子培史永齡往觀焉。

宋時有雞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

東坡馬券石刻在陸宣公書院院舊爲嘉興縣學。

重修嘉興府學記。子昂書在府學孔子廟前。

傅彬老謂蜀之錦繡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

張飛不特八分書。刁斗銘。又有流江縣有紀功題名。云漢將張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石。

米南宮海岳圖。陳叔方嘗寄雲林簡云。此圖拙古。俗眼罕識。前輩嘗評其畫云。大米造妙入無言。雲林胸次清曠。筆意蕭遠。當咄咄逼真矣。暇日能寄小立軸一紙否耶。

楊廉夫寄元鎮一絕云。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

天目道傍崑山石皆有之。蓋崑山天目龍之子也。

趙魏公書。早年法思陵。既而師李北海。余見其秋聲賦一卷。晚年筆也。後有文太史徵仲願中丞應祥跋。

元美公石田。春山欲雨圖卷。今歸董玄宰。

宋開封張堯夫墓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輓命太原王顯以丹爲隸書。納於礪中。見水

叔華表。

鶴林寺多宋碑。而岳珂孫覿爲多。

文衡山寫雲山一卷。奔放橫溢。後題七言律草書一首。藏項希憲家。堪與白石翁三槍卷敵手。

余有趙承旨卷。花木竹石。及漫興語。共二十七小幅。有一紙云。長見王眉叟。說長髮方。今忘之。常往來方寸間也。後王弇州跋云。蘇長公喜畫枯木小石。山谷愛書禪伯句。秦少游愛書山鬼句。古人風流奇諒若

合一轍。可想見也。

張三丰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冷謙號龍陽子。與劉秉忠。邢奇。趙子昂。善。無書不讀。見李思訓畫效之。不月餘悉得其法。

朱紫陽畫深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善繪事。

吾鄉孫毅翁文簡。善畫美人。

悠悠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舉在灰念中。但醉吟兀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畫公六十爲癸卯。

曹雲西有霽雪圖。傍題云。老雲爲敬之作。

宋人以墨絲織樓閣。精於刺繡。真古之所謂絲絕針絕。

高子勉記。龍眼李亮工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圖。兼有宮禁富貴氣象。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工官長沙。而黃魯直謫宜州。過見之。嘆愛彌日。後此畫遂歸禁中。余于王問伯處見周昉撥阮圖。卻無竹

馬小兒等景。而清態襲人。上有高宗題周昉撥阮圖四字。及蔡京詩。

米南宮墨池二大字。又寶藏二大字。傍題書學博士米芾書。在無爲州。顧野王有墨池。楊子雲亦有墨池。右軍有墨池。費長房有墨池。張芝有墨池。

宋無爲章居士墓誌銘爲米書。應是偽帖。其里人亦能言之。

交趾有密香樹。欲取香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水面平者爲雞骨香。其根爲黃熟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骨香。

黃震嘗爲長老言。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惟昌黎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

樂器琵琶。皆作琵琶字。唐書以爲近代樂家所作。又漢劉然釋名。枇杷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象其鼓時。因以爲名也。

石林葉夢得著書。石林家訓一卷。石燕語十卷。石林過庭錄二十七卷。玉圃雜書十卷。石林避暑錄巖下放言。石林建康集十卷。石林密集八卷。石林詩話二卷。石林書傳二十卷。論語擇言十卷。又有志堯集。

范丞相質畜一墨表。曰五劍堂裏。曰天關第一煤。

鶴華秋色卷。趙子昂爲周公謹作。山頭皆青綠。全學王右丞與董源。

顧光祿藏宋揭黃庭曹娥東方朔贊。小楷極精。後配入樂毅論。雖差較不及。然皆墨池鳳毛也。

文太史云。篆君能三尖。擗筯虛腕疾。書。今人莫能爲也。

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雪白者爲佳。夾砂石爲下。其氣能聚衆香。

臘仙有一阮。阮銘填金刻之。藏高元雅家。

漢玉佩。皆臥蠶文。自首至尾稍曲而銳。沈存中云。當如芡蘭之葉。但今不復見耳。余一見於張貴門之子起之一。見於陳仲玉。張簡長。張麟短。觸字從角。想玉者又貴人所佩也。

秋整使其客廡中參校諸本擇其精者命鑿工王用和以靈壁石刻於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勇府兩之所謂悅生閣亭也沈石田家玉枕本有秋整印及右軍像而刻搨亦精楊文貞云玉枕閣亭有二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二石今皆不存

宋史守之心非叔父彌遠所為著昇開錄以寓規諫避勢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為樂寧宗書碧社字賜之今吳中藏書家所收古書有舊學史氏及碧社印者多其遺書

宋徽宗竹簡卷趙子昂題其後有云小物得聖人圖及其幸耶又見徽宗畫六石玲瓏古雅不用皴法以水墨生景學吳道子此二卷項晦夫所藏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四明樓璣字壽玉時為杭之於潛令乃繪作耕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隴凡二十有一畫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於左末幾璣名見遂以圖上進後此圖說流傳人間見遂段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畫絕相類

湖州夫聖寺殿壁東西二塚有管夫人寫竹陸以寧謂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畫畫官他日身後官官畫

丘長春有桃核杯楊廉夫老鐵為補樂府一解鍾離翁詩宋溧陽斗子坐盜米估籍得草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如一劍狀

宋高宗手書龍王勅向在三塔寺寺僧信大源寶頂子京家高宗書養生論姚侍郎物也質吳伯度家

速轉香出真臘者為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之半存謂之暫香而黃而熟者為黃熟通熟者為夾箋

楊子江水并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杜康泉二考三銖蘇文忠愛陽羨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惟斬蛟橋八字而已按橋題經崇寧禁鋼沉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來伯家真跡紹定間其子奕修宰義興攜以入石者非常時之物也

黃大慶溪山雨意一卷題云此是僕數年前寓平江光孝時陸明本將佳紙二幅用大陀石研郭忠厚墨一時信手作之雲林又題云黃翁子久雖不能夢見房山歐波要亦非近世畫手可及此卷尤其得意者畫竹以濃墨為面淡墨為背此法始於湖州而柯奎章全法之

趙子昂畫淵明像一卷題云既歸歸去來餘興未盡乃作竹石淵明亦當愛此耶後有王行元末人歿於難詩亦清雅而石田亦有詩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歸去自嫌遲寄奴小草連天綠剛剩黃花一兩籬

唐太宗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

春郊牧馬圖或曰趙王孫子昂或云仲穆玄宰定以為五代人筆

宋紙於明望之無雜痕

趙承旨手跡一啓頗得老農風味其略云孟頫前得書發至農具又田園丈尺及稻把傍綠竹皆已收今

欲新竹椽五六十條為用可折西邊江南竹并斑竹擇恰好者斫五六十竿餘舊椽竹疾發來

趙千里弟伯駒字希遠高宗常命二人合畫集賢殿壁稱旨實資特厚

呂公釣臺有坡老筆

穎上井中有光得一石鐵皮鋼束之啓視乃右軍黃庭蓋玄宰嘗以揚者示余頗異後刻今聞藏穎上庫中

山谷云來樊道舟中觀長年澁漿羣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又云下筆痛快沉着乃古人妙處

乙未三月十一日得法書通釋翰林要訣抄本於武塘市肆因念梅道人戢身撮土市廛相匪反不若此書製余芸蕙中為洗塵以慶其遺

文人之有硯猶美人之有鏡也一生之中最相親傍故鏡須秦漢硯必宋唐

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

陸友仁舊得古銅印一紐以示元鎮辨之文曰陸定之印以名其子而字之曰仲安友仁沒仲安謁元鎮賦焉有古詩載雲林集中

巴蜀自古多奇士獨不聞善書者自老坡始

褚河南有真跡千文濼溪云如鐵綫繁結而成

余藏有真跡清醇帖手蹟其帖云子高見邦直了便請見過仍以此詩呈邦直不妨恐其個送得一棹清醇也帖上子高朝請八日後讀山谷集亦有清醇酒頰頰云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

永日游絲落花之困人借此以借翁清閑鑒此杯而潑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翁頭春

唐有魚子箋宋顏方叔嘗創製諸色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俱研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范成大云蜀中粉箋正用吳法元有春香水玉二箋鮫色尤奇又以親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傳流於世故有宋箋元箋之稱近年所造者幅小于昔雖便於用而無古法

王敬美公第六子名士統出示乘海蟾銅水涵綠色裏如翠羽君今亡矣

蘇子由之子與襄陽家小米皆字虎兒黃山谷贈以謝玄暉古印者是也後見老米墨跡一帖云吾子驚

兒洞陽三雄

項氏藏一古錢甚綠。楷書趙將廉頗四字。其陰一馬。秦漢皆篆隸。不應有楷。故是後世鎮魅之物。趙榮祿深居二字。快雪時晴四字皆在秀州。

禹治水碑。相傳在响哩峰。人未有見者。韓愈詩可考。又雲密峰亦相傳有碑。龍眠書法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

余有唐伯虎夢草圖一卷。全法范寬太。原王公跋云。陳仲醇奉其尊公先生之命。名長子曰夢蓮。次日夢松皆寶夢也。獨第三子生時。未有夢而偶得是卷。仲醇雖然曰。此詎非夢乎。今余子為謝家兄弟續池塘春草之句。不辱此圖。已於昨之辰為綏圖命之。而囑予題後卷。以代摩頂王錫爵書。

安東金剛嘴。不知築於何時。殘碑上有尉遲公字。顏真卿嘗使僕奴刻己所書。奴輒以意修改之。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書已印去。後人為刻之。乃得真云。

宋恭帝云。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見續俗

岳州諸名家可為書法者。篆則李斯二十八字。玉女池後官和。大定二碑。額會真宮李白詩。四面碑。八分則開元磨崖御書。葉彬補書百八字。回馬嶺三字。崖巖有門元紀秦山銘。四字如斗。申補鑿書秦始皇紀秦山銘。皆有古法。楷則張侍制宣和修廟。宋真宗御書青帝贊。陰字碑。行則錢鑿遊覽記。尹待詔祥符四碑。草則黃廣洋魏開許應元詩刻環亭

衡山無漢碑。唯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峰。馮精神在水。故篆體皆有流水形。

董玄宰云。吾松書自陸機陸雲創于右軍之前。以後遂不復繼。二沈及張南安陸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傳世。為吳中文視二家所掩耳。文視二家。一時之標。然欲突過二沈。未能也。以空疎無實際。故手書則并去諸君子而自快不欲爭也。以待知書者品之。

◎環內之空處名之曰好。玉之圓者為肉。其大者璧也。肉倍於好。孔小而身大。璧之用亦甚大。◎此環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肉內孔之與玉之肉等也。◎此環也。好倍肉謂之環。

古人論書。有雙鉤懸腕等語。李後主又有撥鐙筆法。凡論此知必不能書。政所謂死語不須參也。要訣在提得筆起。於轉處着力。

陸友仁嘗衛青古玉印。故著印史。李少卿印。王通印。皆銅鈕瓦形。藏余處。雲煙過眼錄云。東坡畫竹石小壁一堵。元和書曰。省汗青軒物也。

妮古錄卷之三

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澤細膩。相傳四世。請趙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時乃得書之。

蘇東坡有硯銘手跡。或謂居士。吾嘗往端溪。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居士曰。真硯不損。紹聖二年臘月七日。集不

敘法。董原麻皮敘。范寬雨點敘。俗云芝李將軍小斧劈敘。李唐大斧劈敘。巨然短筆麻敘。江貫道師巨然泥裏拔釘敘。夏圭師李唐米元暉拖帶水敘。先以水筆敘。後卻用墨筆。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琴囊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畫家土黃。用水一碗。以舊席片覆水碗。上置灰。用炭火煨土黃紅如火。置地上。以碗覆之。待青冷細研。調作松皮色及紅葉等用。俗工用麝脂銀硃為陋矣。維陽鑑續云。

董玄宰云。王右丞畫。余從樵李項氏見鈞雪圖。盈尺而已。絕無敘法。石田所謂筆意凌兢人局者。最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營丘而高簡過之。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類大李。有宜和題危樓日暮人千里。欬枕風秋雁一聲者。然總不若馮祭酒江山雪霽圖。具有右丞妙趣。予曾借觀。今

如漁父出桃源矣。山居圖小册卷首錄江

金章宗幸蓬萊院內宴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

思陵草書詩一卷。云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裳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

穠性飽。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人。其墨跡藏項家。每行止二字。字大如拳。押

縫有御書之寶印。書後有御書瓢印。收藏有王濟之圖書及三槐堂印。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凡卷軸上有開國印者。韓平章侂冑也。平章善寫琅玕大葉。自號太師竹。

山谷云。東坡不善雙鶴。

宋時傳三昧閣亭出於杜器之。杜畜百本。而唐刻為第一。杜名寶晉。其有寶晉印者。不獨米老也。

趙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眠龍。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尚在。當與之抗

衡也。

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載伊尹放太甲于桐宮。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謬爾。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

天雨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僧事與林甫詩曰。中興唯白雲。身外即丹青。山水小類李中舍。

壬辰九月同董玄宰過嘉禾。所見有諸華閣亭。徐季海少林詩。顏魯公祭涇州伯父文。趙文敏道德

小楷。皆真墨也。是日余又借得王逸季虞永興汝南公志。適到玄宰手摹之。

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一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一龍朔

三年歲次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大唐褚遂良書。一永徽四年歲次癸未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

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其字有肥瘦方圓寬緊不同。余有瘦本。元美公題

簽。

梅道人一畫册云。至正十年。年已七十一矣。試鼠毫筆清衡舊里。見論語語熟。

錢塘吳山之陽。玄妙觀方丈後。池上絕壁有竹一枝。俯而仰。息齋寫其真於屏上。至今遺墨在焉。吳仲

王維江干雪意卷。藏王敬美家。又見梁伯龍示余大青綠獅子羅漢一軸。亦云有承筆也。

山陰蘭亭研池。可以染縑。記云。山如屏障。水似松江。

臨池學書。王右軍澄懷觀道。宗少文。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中無此君。倪瓚題王叔明巖居高士圖。

黃山谷集二十八二十九卷。皆評書法。

鮮于伯幾。以震餘琴送趙文敏。是許旌陽手植桐所斲。

東方朔久居吳中。為書師數十年。姑蘇志。

虎丘生公講臺四字。李陽冰篆書。

金大定中。汾東岸崩。得古墓。有鼎十餘。鐘磬各數十。鼎有五。大者幾三尺。其中寶物獨存。鐘磬小者僅五

寸許。大至三尺。凡十有二。蓋音律之次。後世之制以厚薄。而此以大小。其制度皆周器。非秦漢以後所作。

今器不存。而墓址猶在。

靈泉縣兩岸奇石可愛。石產於縣鳳凰山。以大為貴。或云花石崗所棄者。

朱文公云。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跋跋辨證之辭。以為樂

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義也。既又慨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非能盡致所欲得

如公之為者。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略如歐陽子書。然銓序益條理。考

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于是始祛其囊。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

奇古可玩。悉皆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懸之壁間。坐對循行臥起。恆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篋卷。舒把

瓶而後為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樸。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良。非小助。其近世

刻石。本製小者。或為橫卷者。書帙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

種者。追而與之。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

山谷題萬松亭額篆書。東坡手畫一樂工。又作樂語題之。漢篆書。二公卻又能篆篆也。

予昂得靈璧石筆格。狀如鑽雲螭虎。

許尚書論藏水卷。自禹門三汲。以至秋風濛濛。凡十三種。卷終書寶慶丙戌南豐陳樞貢呈。上有彭城一

開國私印。余所見王弼州馬遠水十二幅。極奇絕。問伯攜至余齋。孫漢陽借臨之。又演為二十四幅。

華亭有八分碑。漢張昶書。陝中華亭也。

孫漢陽以宋復古殿瓦為研。瓦色黃而帶白。製頗古。

王敬美藏一玉觥。有把長三寸。皆臥蠶紋。純是青綠。侵蝕真奇寶也。敬美自題其爵曰寶觥。而余嘗一再

飲酒。

莫廷韓有米海岳石。遠望之其色玄。近視之其色澄碧。高約七八寸。長徑尺。多峯澗洞。叩之聲清越。雖

天燥蒼潤欲滴。下刻雲卿二字。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湖州學經史閣三字。石學士書。

楊廉夫自號鐵笛道人。鐵笛在張仲仁處。聞其色有羽綠。損而多坎。吹之不能成聲矣。廉夫草玄閣至今

存。望仙橋閣著亦付之祝融。可惜。

鐵崖圖水墨。上書大癡。為廉夫作。唐子華題。

元美公有宋刻兩漢書。皆大官板。長尺五許。後有趙文敏小像。蓋趙魏公物也。元美亦畫一小像在其後。

趙文敏小像一軸。止半身。其面圓而後偉。神觀煥爛。世祖所謂神仙中人也。公有七言律詩題其上。後有

男雍重裝四字。友人劉為己家見之。

關全山水。下筆辣甚。王尚伯特來見之。

丁酉秋病瘧。借得顧光祿宋人畫册。有宋徽宗題王右丞山居圖。載宣和畫譜。危樓日暮。人千里。孤枕風

秋雁一聲。宣和殿書。有宋高宗題趙伯駒畫。宋高宗題馬和之畫。宋周儀畫。宣和御題趙千里做大李將軍筆。宋高宗題李唐畫。月團初碾。瀾花瓶。嘖能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春暈相對吐秋絲。宋馬和之畫。陸軻。宋楊士賢畫對幅。南宋趙千里。宋夏珪畫對幅。宋馬遠畫。宋李唐畫對幅。宋徽宗畫對幅。宋毛益畫對幅。宋吳炳畫。宋李迪畫對幅。宋趙孟堅畫。蘭花對幅。趙子昂山水四幅。瘦馬一幅。管夫人竹一。東坡海棠詩。山谷書之。做長沙縱筆。特為奇逸。可喜。董玄宰至黃州。過定慧院。海棠園猶存故址。三年前花亦尚開。

鑄印官祝溫集自言。祖思言為唐禮部鑄印官。世習鑄篆。即漢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梅花和尚寫竹譜二十幅。在項又新家。其中草草跋語皆得畫竹籀法。而畫竹又皆帶草書法。跋云。為吾子能習右軍書。讀孟子佛奴作也。

籀冠徐延之云。古鐘鼎彝數盤孟。其款識文。多古鳥跡蝌蚪。書法簡古。人多不能識。獨唐鑿質鑑背銘篆。文明易。蓋唐故物也。其詞亦平易。銘云。鍊形神治。登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光含晉殿。影照秦宮。鑄書玉篆。永鏤青銅。凡四十字。學齋估畢。亦載此鑄銘。編八句。

宋松皮研。朱太史象玄齋中物也。硯有墨采偶失。浣滌出之。墨彩如新。聲清質細。目中罕視其類。幸為余所藏。韓幹畫下生噴彌勒。

宋高宗建炎。以己所常用之硯賜蔡密禮。硯上刻御書銘曰。操觚濡墨。今中有殺生。造次必思。令世可行。

唐太宗蘭亭。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陰。熙寧間薛紹彭開公廚有石。用以鎮肉。取視之。乃刻牡丹賦于碑陰者。遂易之以歸長安。大觀中詔取宜和殿。或云置容思東閣之壁。或云置長嶽瑤瑤亭。靖康之亂。尚方珍寶悉歸胡虜。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未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浙。倉卒失之。紹興中。密旨搜訪。竟不獲。

李易安趙清獻之子婦。趙挺之亦諡清獻。莫廷韓云。曾買易安墨竹一幅。余惜未見。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荆蠻民。印。劉熙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為驗也。亦言因封物相印付也。漢舊儀。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璽。鄭松曰。璽印也。古者印璽通名。諸侯王黃金璽。刻云某王之璽。已後尊卑有別。公卿百官表。相國丞相太尉太傅太師太保前後左右將軍大司空金印。武帝宣帝大司馬無印。成帝初。賜哀帝去之。又復。御史大夫銀印。成帝更名大司空。改金印。其次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其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大夫博士御史。諸者郎無。其僕射御史。尚書尚符璽者。有印。比二百石以上。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以上皆銅印。文曰印。而不曰章。刻曰某官之印。銅印鼻鈕。但作鼻。不為螭獸之形。銀印鼻鈕。黃金璽。橐駝鈕。天子璽。方四寸。獨白玉螭虎鈕。大抵佩印。鼻必佩。

綬也。王晉卿駙馬。不獨妙擅山水。其作樂府長短句。及碑版書極佳。山谷稱其如畫錦。青鶴山樵鐵網珊瑚官鑿軸。其畫止散樹三四株。四面界畫之。其界畫外第一首詩。有鐵網珊瑚起句者。故名。

若色倪雲林始。在宋光祿民倩家。後為徐太常所藏。徐澤夫長君溢我。藏吳道子三十二相觀音水墨卷子。其上標題細字。字小而極軒。畫寬綽有勢。又有王右軍月半帖。絹甚損。然筆法直是晉人風氣。

余有李嵩骷髏團扇絹面。大骷髏提小骷髏戲一婦人。婦人抱小兒乳之下。有貨郎擔皆零星百物可愛。又有一方絹。為休休道人。大癡題。金壇王肯堂見而愛之。遂以贈去。

蕭正德將去。莫知所在。衡山少從吳文定公游。遂學蘇書。李范庵見之曰。何至隨人步趨。因變本色。余見臨洋州園詩。極似端明也。書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漁隱。蓋是趙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亦作數幅。今皆為玄宰所藏。

玄宰每欲買山。嘗上作桃源人。以應畫識。為余圖。趙王孫桃花綠山一册。王叔明石梁秋瀑。其上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陳徵君同宿愚庵。房焚香。烹茗。圖石梁秋瀑。儼然有出塵之趣。黃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梁挂飛泉。遙瀟雪。山間疎樹。淨含烟。幽人自愛清秋景。閒坐虛窗對夕陽。周伯昂題。一道飛瀉萬壑流。平林如鏡錦光浮。山翁獨坐有何事。洗耳端來笑許由。排雲題。林際飛泉銀漢長。水邊細草紫蘅香。奔流峽底雲雷起。疑在匡山瀑布旁。陸有恆題。

畫家宮室最難為工。謂須折算無差。乃為合作。蓋束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

政和間。洛陽役夫枕小石。有刻畫。乃右軍蘭亭。殘缺之餘。止有五十一字。乙未六月初四。過項。又新觀魯國公顏真卿行書。定襄王郭公帖。頗定之修。筆圖。趙善長山居讀易圖。王

彼明咏石圖。徐幼文林泉高逸圖。香光居士王叔明丹山瀛海圖。趙文敏觀瀑圖。趙子昂書張文潛送秦少宰序。錢書川青山白雲圖。及歸去來圖。王羲之草書二帖。馬和之毛詩鶉鷄篇。皇太史墨妙。馬和之毛詩破斧篇。趙子昂行書歸去來辭。同賞者。郁師古。王子逸。馮鑑之。項希憲也。約秋潭僧病不至。唐喻龜符曰。我詩無雜綺鉛粉。宜其不售。余見王子久山水一幅。上有句曲張伯雨題云。由來老筆別開。畫施粉施朱笑後生。漁父圖。仲姬題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子昂和云。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驚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鉤。

春則濃陰。秋則肅殺。蘭亭中暮春三月。卻又天郎清氣。所以為佳。士大夫宜有如此氣象也。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還鄰田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霧。我來三宿夜連牀。行路荆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為藩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璣題。此畫在長安中。

宋周魯秋唐圖一卷。元皇姊大長公主所藏。前為皇姊圖畫印記。後有集賢翰林諸詞臣奉皇姊教旨所題。自大學士趙世延王約而下凡十六人。時鄂文原袁伯長俱為直學士。李洞以翰林待制居京師。為監修國史。實至治三年也。元運方隆。皇姊雅尚文學。一時名公鉅儒。以文章翰墨寵遇當世。其盛蓋可想見也。

趙魏公並年。喜臨智永千文。

鄧椿有言。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

黃庭經刻本。于秦州者傷于骨。出越州者病于骨。出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

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翠裳。石田先生見而圖之。

文太史得古端硯。銳首豐下。形如覆盆。面鑲五星聚奎。及蓬萊三島。左右蟠雙螭。刻其背令虛。鐫東坡裂

銘。一龜橫出。作風扇狀。文鏤精緻。不知何時物也。因命為五星硯。

張可觀與吳仲圭遊。故其筆力古勁。無俗弱之氣。嘗徙居華亭。再徙嘉興。歸寓長州之周莊。

今世傳界畫。夏皆出了野夫。野夫西域人也。

吾鄉於見心願氏。見一舊石璞。甚雋。鐫雲根二字。又旁鐫一堅字。涪翁物也。

東坡蘇鈞秀才帖云。蘇鈞秀才。取飲氏女為妻。宜得飲石之佳者。寄遺此硯。殆亦非絕品。蓋寒士無力致之耶。然亦發墨滑潤。此外當復何求。物既以拔羣為貴。則論者不得較精粗於流品之外。不然。則歐陽公所謂吏人磨礮片。最快便也。真跡藏項氏。

范石湖云。光風轉蕙。汎崇蘭些。此山谷先生小楷氣象。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慶端西土所貢雕玉杖一根。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

李後主金太子允恭。皆善墨竹。

虞世南奏草真跡中云。伏蒙聖慈。以臣進呈孔子廟堂記石本。特賜臣晉右將軍王羲之黃銀印一顆。臣已祇受。

歐陽公酬蘇子美古詩真跡。洪武間。榮公以高僧住北平之慶壽寺。一日過成卒家。見其糊窗紙有字。視之。乃此詩也。榮公驚喜。揭之以歸。

鄂州圖經云。李陽冰篆鄂字有四口。鬼為之哭。

池州翠光亭。有岳武穆詩。愛此倚欄干。誰同寓目閑。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鳥樹蒼巖外。征帆杏澗間。

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今世所傳者。惟岳墓二石刻耳。

晁無咎閣居濟州金鄉。昔東臯歸去來園。樓觀堂亭位置極瀟灑。盡用陶語名之。自畫為大圖。書記其上。

范石湖小峨眉靈璧石也。烟江疊嶂太湖石也。天柱峯英石也。皆歸時閣。既

米襄陽長者明公草書二帖。後遠字宛然。金錯刀法。但知府大夫不知為誰。府字闕點。疑有所諱耳。

山谷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

虞集云。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書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

趙文敏公書尚書洪範。并書箕子文王授受之意。為圖畫。既古雅。而小楷精絕。公素請尚書。嘗為之集註。

王齊翰陸羽煎茶圖。馬和之春宵鶴淚。秋空隼舉。王晉卿雪霽琴琴圖。王右丞松江圖。宋徽宗生翎毛圖。

李營丘秋晚圖。盛子昭雪深處。皆項氏藏冊。

花光長老。不特寫梅兼長山水。曾為王翼寫湖山樹。及橘州圖。其石門諸跋尚多也。

宛丘趙則頤。以書名世。得之吾衍者為多。衍所著書有尚書要略。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

正卦氣。楚史。檣杌。晉文春秋通書。授神契。說文續解。石鼓咀。楚文音釋。開中編。竹素山房詩。余又抄得開

居錄一卷。

余藏宋紹興所刻書冊。華嚴經八十一卷。後又得法華七卷。又得楞嚴十卷。圓覺二卷。皆宋版也。惜無宋

刻金剛配之。後得俞仲蔚手寫金剛一卷。蠅頭細書。而結法嚴密。真光明寶藏也。

陳惟寅高士有雅宜山居。其弟陳惟允亦長山水。實號大髯。允號小髯。

嗜古者見古人書畫。如見家譜。豈容更落他人手。見古人墟墓碑版。如見先隴間物。豈容更落樵採。不思

呵護耶。

常熟顧氏。自園中移荔枝數本。經裁途活。石田折枝驗之。翠葉茂茂。作新荔枝篇。

漢士識字者多。馬援武材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訛。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為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

佳。見之者必寶也。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

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使有數萬卷書氣象。便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

虞集常自稱曰。執筆惟憑於手熟。為文每事於口占。

張即之別號樗寮。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學有義行。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史官

書。依其名。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存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為

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即之八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稱樗寮

書。而于湖書鮮稱之者。

虞伯生云。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有善書得名。而流弊

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即之之惡。謬極矣。

臨帖切忌緊逼。相逼而視。吾身方在。中安能連。此亦旁觀。棋小變法耳。

東坡草書翠翁亭記。學懷素。舊有石。余始疑其偽。後見灌櫻亭筆記。紹興方氏藏。此真跡。為士人白麟草。寫本甚衆。往往得厚值。

綠端松檉研。長七八寸。蓋研板也。其上刻松枝石。而以半磨為研池。細潤發墨。趙子昂銘其陰。宋多有文之主。自真宗而下。皆有御筆。多至數百卷。

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玄宰在吳門。韓敬堂太史之子。快七也。攜示余顏書自身告。徐季海書朱巨川告。即海岳書史所載。與余平原巨川真跡。皆是雙玉。又趙千里三生圖。周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惟顧儂之作。右軍家園景。直酒肆壁上人耳。

上海潘學憲伯明。為桂史歸。偶有人持玉印來售。其文雪堂。學憲謂此蘇長公物也。以一金得之。未幾出知黃州府。治後有東坡書雪堂在焉。其題名下即此印。

妮古錄卷之四

項又新家趙千里四大幅。千里二字金書。玄宰與余論審之。乃顏秋月筆也。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澁暖。為第一。恨景碎耳。饒自然畫。深得馬遠筆法。

子昂洞庭雨山二小幅。各題以騷語四句。余學董巨川。為玄宰所藏。馮開之祭酒。有王維江山雪霽圖。即在漢內常推為墨王。後有洗石田跋。

廣陵寺碑。多記太宗清澣時事。滕用衡名。用亭。平日多開強記。亦講究六書法。好古博雅。自三代秦漢而降。山鶴石刻。象倫分隸之文。靡不研窮考覈。探極其源。商彝周鼎。款識。晉唐宋名公圖畫。見輒能辨其是非。吐論恆傾座間。雖垂老如壯夫。永樂時。徵入修大典。為任佐郎。姑蘇人也。

郭忠恕越王宮殿。向為嚴分宜物。後籍沒。朱節庵國公以折俸得之。流傳至玄宰處。其長有三丈餘。皆沒骨也。余細檢乃畫錢鏐越王宮。非勾越也。

余存唐六如夢草圖。學范寬。上題詩云。池塘春漲碧溶溶。醉臥沙塵淺草中。一夢熟時鷓鴣作伴。錦衾何必抱輕紅。崔氏青衣。崔與柳生。厚死猶其合。輕紅從焉。又曹惠得木偶人。自稱輕素。亦章有尺牘云。見楊

大年千文。愛其傾側之勢。出右軍外。今楊文公書。世不見石刻。則元章書學。政不當從古帖求之。

郭忠恕人物。求王士元添入。關全人物。求安定胡氏添入。或曰胡翼。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不宜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即此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董玄宰云。余性好書。而懶於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册置案頭。遂時為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塗抹。殊非程氏所謂用敬之道也。就予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苟且亦不免為名使耳。

李成晴巒蕭寺。文三橋舊之項子京。大青綠全法王維。今歸董玄宰。余細視之。其名董羽也。

仇英四大幅。在舟家。一畫西園雅集。一畫清夜游西園。一畫獨樂園。一畫金谷園。而獨樂園圖。則後張龍眠之稿。皆一丈有餘。人物位置皆古偉。

女史箴。余見于吳門。向來謂是顧愷之。其實宋初筆。乃高宗書。非獻之也。

展子虔。乃大李將軍之師。韓氏所藏人物卷。最為奇古。山谷嘗有詩云。人間猶有展生筆。物事蒼茫烟景寒。當恐花飛蝴蝶散。明應一日百回看。

子陵灘下有佳石。可作硯材。往三懷講師沒水中。抱一石。沉綠色也。而更樸質。余題云。鎮之以無名之璞。米元章視山圖。余見之純用焦墨。又見徽宗畫六石。純用淡墨。

吳璠晉陵人。書學米南宮。可以奪真。今北固天下第一江山題榜。是其跡也。所著有雲壑集。玄宰云。在京師見宋人掛幅。絕類南宮。但有雲經印。遂定為璠。欲為跋尾。題數行。使璠不泯沒也。

項氏有漢玉鳩一雙。上下相懸。

余藏漢玉杯。乃細腰半瓠。而下琢瓢葉細莖承之。真有宋人三年為格之意。人言前古民醇。工作率多鹵掘。而沈括謂古物至巧。正由民醇。知言哉。

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壁窠大字極佳。洗玉。龍眠以十六古玉洗於池中。云時置之几上。則不應有壁窠書。想別寫一大石也。

吳偉。孝廟賜畫狀元印。

黃五岳云。自顧阿瑛好蓄玩器書畫。亦南渡遺風也。至今吳俗。權家好聚三代銅器。唐宋玉器。器書畫。至有發掘古墓而求者。若陸完神品畫。累至千卷。王廷詰三代銅器。數倍於宣和博古圖所載。

項希憲藏大行皇太后挽詞。楷書真蹟。後題奉議郎。允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管句文字。武騎尉。賜緋袋。臣米芾上進。其字與哀册同。乃知哀册斷然米筆也。

七月一日風雨急。桐里湖蕪吹夕涼。蕉葉灑然。籠翡翠。荷花迷睡。鎮鴛鴦。卻疑身在瀟湘浦。且若舟停雲錦鄉。笑我雖口非徐孺子。陳蕃下榻更銜觴。七月一日留昌言高尙書堂。戲寫此圖。并賦贈馬瑣。王子下有陽文雲林子印。此畫藏項玄海家。

項氏藏百家註柳河東集宋魏仲舉刻梓紙板精妙錫山華氏家藏物也後視京兆跋云余所見宋刻文選數本惟此本精妙著名吳門舊為李氏珍藏嘉靖甲子購得之帙中有祝枝山唐伯虎諸公品題亦妙品也又跋云自士以經術榜名昭明之選與舊本久矣然或有以著者必事乎此者也吳中數年來士以文競茲編始貴余向蓄三五種亦皆舊刻此錢秀才高本尤佳秀才既力文甚競助以佳本當尤增翰藻不可涯爾丁巳祝允明筆門人張靈時侍筆研又跋云古文選爛秀才半自隋唐以來莫不習之余昔遊南都求監本率多漏缺不可讀偶閱舊肆獲部之半曰非全書也其後赴試京師今少宰洞庭王公出其前帙見示儼然合璧因遂留而後成之自是累購善本餘年莫之遇孔周何從得此紙墨刻印又精好倍余所藏豈非天緣耶好學之篤又有好書濟其求宜有以爲慶實楊循吉題後又有唐寅觀丁巳冬徐禎卿披玩

乙未七月十二日見蘇東坡禱雨帖阿育王宸奎閣碑文蔡端明郎中帖東坡潤筆帖黃奎山谷維清道人帖米南宮寶先生帖又米南宮臨蘭亭皆真蹟項玄度所藏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墓得隱起碑於塚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高妙王荆公常誦之書於天慶觀齋室壁間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真跡如覺僞者甚可笑也周公謹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爲多見石刻少見真跡往往覆以真者僞信乎東坡之善言也

長洲李世英精書學作韻類三十卷其義以字爲本音爲幹義訓爲枝葉自一而二井不紊凡十年而成書從子文仲又本說文作字鑑五篇辨點畫刊除舛謬以備一家之言

右軍爲山陰寫經道士住曇磧村一作

崇因寺有觀音畫像東坡頌李端叔跋曰吾葬亡妻崇因老長老欽公謂余曰子胡不禱觀音東坡南遊嘗禱而應遂作頌前人已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燬前人不致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於庫中米廩後塵十壤數寸稍曳出加滿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先是刻馬祖龐居士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全

柳誠懸度人經藏項司馬少溪家今授仲子希憲後題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知制誥馬紫魚袋柳公權書於上都昭成觀永充供養讀誦又一行云昭成觀內供養經法大德三洞道士徐文果核勘觀察友使給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長孫公受界造後又一行云有唐開成三年歲在戊午正月十六日記其題跋大順元年二月十九日華山道士魚又玄題後有趙嚴及馮子振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宋濂題又有吾鄉陸深與其師少宰蒲汀來一封押縫有大觀印宣和寶內經中麗字其上皆二丙字凡湖字世民字藤用亭待詔善鑿古器嘗侍上閱畫卷衆目爲趙千里用亭頓首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王駘名

丁晉公始與金陵陸辭之日真宗出周昉安臥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絕景處張此謂遂張於賞

心亭按乾道舊志及湘山野錄若溪集金陵記王密學詩序皆言賞心亭臥雪圖出於晉公家藏不言御賜惟圖畫見聞志中以此圖爲真宗所賜

張益登進士第入翰林死土木之難初益與夏景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景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己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景竹妙絕亦不復寫竹

虛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僞謬作旨得罪熊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

余見倪雲林畫一幅題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機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着行池灣沈氏伯侯仲貞出示宋人畫冊內有李唐趙千里劉松年李嵩皆精絕餘皆馬夏爲多又見馬遠漢宮春曉一軸梅花道人竹一軸梅花折枝插瓶中下以斑竹方架承者一軸又倪雲林山水一軸竹一軸趙子昂載酒圖一軸神穆洗馬圖一軸騎馬圖一軸又盛子昭山水一軸上有劉伯溫題又沈石田做梅花道人松石一軸又桐石一軸又竹雞芙蓉一軸又文太史柏舟圖一軸又水仙一軸仇十州四皓一軸

又梅花道人冊葉十三幅邀余題之余爲標其僉云梅沙彌以畫說法

東坡自製墨用高麗煤契丹膠王叔明之管試高麗墨無光

元美公云數年來甚推穀韓歐諸賢爲大雅之文

余見管仲姬字一卷平安家書付三歌長壽收拆娘押封娘書付三歌吾兒昨日福山寺僧來得四五歌六月內吉知汝安好家中及道院內平善方得放心可收音盟寺呈子至先還借錢一百定如得入手可與四五歌大一歌商量交孫行可買東橫錢百戶屋地并西邊羅荷地及德清園前地我已分付五歌了此地若別對付錢買了卻將此錢好生實封了附的便寄來九月間沈山主周年初須與三定錢油三斤米五斗請十僧登牀做汝父母名字追薦沈山主則個可憐此人多與我家出氣力切須報答他書到便與歌每說知分付福和萬六道徐慶一等交好生與我安排供養爲好蘇灣田膝令徐壽二好生修理休慢桑樹好生照管洗滌山上亦宜照管交梓沛兄令人多接栗樹多種椒樹只此不一七月廿六日娘付三歌收此卷沈定帆所藏子趙奕有跋

余於項氏見蔡君謨手蹟其前後二束即停雲館刻宋澄心堂紙帖也

玄宰爲余摹畫林一幅題云陳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稽叔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半耳仲醇好瓚畫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了不可得余爲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觀

顧阿瑛又別有摘阮小像

小米大姚村圖藉石甚紅會藏顧仲方中翰家

元美公局陸叔平臨黃安道華山圖四十幅後有于麟詩及記皆俞仲蔚書而叔平畫法不盡到如立粉本者余借至玄宰見之又轉借至京邸中

晉武帝賜張華理紙乃水苔所成賜蜜香紙萬幅令杜武庫寫春秋又蜜蒙花所成也

晉武帝賜張華理紙乃水苔所成賜蜜香紙萬幅令杜武庫寫春秋又蜜蒙花所成也

歐陽率更真履墨跡。有郭天錫趙子昂跋。而余以為定是宋人書。

張伯雨有古銅洗。種小蕉白石。名之曰蕉池積雪。

倪元鎮所居名蠅牛廬。焦光亦有蠅牛廬。俗呼黃憤廬。

余秀州買得白錠餅。口有四紐。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書。

張慈江攜示倪元鎮采茶圖。筆勢不王荆。發民俗氣灼人。都是贗本。

京師楊太和大夫家所藏唐晉以來名跡甚佳。辛亥借觀。有右丞畫一幅。宋徽宗御題左方。筆勢飄舉。真奇物也。檢宜和畫譜。此為山居圖。察其圖中松針石脈。無宋以後人法。定為摩詰無疑。向相傳為大半將軍。其拈出為輞川者。自玄幸始。

甲午秋白下得漢印。陰文長樂二字。懸之扇頭。訪雪浪山三懷講師保恩寺中。懷公云。長樂我淨佛之德也。其以贈我。是年渠又五十。余解以為壽。

張羽畫師小米。

杜綰號雲林。黃長容亦號雲林子。倪雲林又嘗號倪幻霞。

甲午五月初一日。從北庵聽講。榜嚴一參。是日見檀香瓜中佛。又中峯禪師畫像。像憨漢子也。

崑山王安道學醫於丹溪。朱彥修博極羣書。為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季遊華山作四十余圖。書紀遊詩其上。安道名履。

賈休背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為臨水圖以足之。

松雪楷書老子卷。前白描頭陀老子立像一尊。後寫道德經。題云。延祐三年歲在丙辰。廿四日。為進之高士書於松雪齋。又金寫道德經一卷。

元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馬祖常。歐陽玄黃潛卿柳貫。元好問袁桷姚燧。宋化卿一靈壁石。秀而多峯。其上有白石如小碁子。甚員背。鑄云。山高月小。

歐陽醉翁亭用也。字。東坡酒經用也。字。王荆公度支郎中葛公墓銘亦皆用也。字。不知誰相師。然皆出於孫武子十三篇中。

文待詔。自元四大家以至子昂白駒。董源巨然及馬夏間。三出入。而百谷丹青志言。先生畫師。李唐吳仲圭。此言似絕不知畫者。且亦何以稱待詔里客也。

王以劉廷美陳道復子正。逸品。而以文先生置妙品。稱益不平。待詔未肯心死。

梁楷待詔畫院。賜金帶不受。挂于院內。自號梁風子。余曾見其孔子夢周公圖。莊生夢蝴蝶圖。蕭蕭數筆。神仙中人也。

余見王元章飛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稽王冕寫。滿酒三君子。是伊親弟兄。所期持大節。莫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淡。有出處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成時來會談。論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清爽。真芝蘭玉樹。不下晉之王謝家也。遂題而歸。

之。

宋理宗御像。郭蕭齋所寫。度宗御像。俞似齋所寫。

董玄宰寄余書云。所欲學者。荆關董巨李成。此五家畫。尤少真跡。南方宋畫。不堪賞鑒。兄幸為訪之。作一銘心記。如宋人者。俟弟書成。與合一本。即不能收藏。聊以適意。不令海岳獨行畫史也。

蘇叔黨墨竹。能衣鉢老坡。

白鹿峯陸梅。自嘆有蘭亭癖。

淮南子云。宋人善畫。吳人善治。治賦色也。

顏魯公書法。有舅商仲容授之。

趙如興寫龍門三自省。偽自謂無慮數十百本。曰。願一切見聞。悉皆成佛。

高逸圖。趙承旨作二幅。而項玄度者尤闊大。皆有朱砂着色。背面撥阮人。其傍有一傲士。以手據地。簪冠竹簪。狼籍草間。坐有青羊皮。長松落落。真逸品也。

余有伯雨楷書詩七首。後云。上雲林清閣閣下。希是正之益。句曲張天雨起首。

黃叔明阜齊卷二幅。一背一向。學王摩詰李營丘。沈啓南題一短歌。其尾云。尺璧竟當酬尺紙。向藏元美公家。其跋刻四部稿中。有御史中丞太僕寺卿二大類印。公之子逸季轉以贈余。

項子京藏紫端石子硯。如羊肝不穴。研池。而細滑可翫。其研匣銀胎外漆之。以寶珠為足。蓋陰有金書題名。隆池彭年同高陽許初觀。又田汝成拜觀。又黃姬水與柘湖漳餘鑿。三橋文彭文水。文嘉同五湖陸師道。過天籟閣賞。土又有篆西室二字。

弁山梵陰羅漢。下筆蒼怪。而細潤不及龍眠。

文湖州竹一。幅。在橫册上。乃折竹也。其題者二人。柯九思題云。湖州放筆。每造化。此是世人那得知。定然何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臙時。

洪覺範能畫梅花。每用皂子膠畫梅於生絹扇上。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

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為辰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為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為項得新所藏。

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子趙仲穆。能作蘭木竹石。張伯雨題其墨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仲穆見而愧之。蘭遂絕筆。

倪元鎮畫竹。其上有高季迪題。倪君好畫復耽詩。瘦骨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斜影月低時。

李北海麓山帖。在雲巖婆羅之上。岳麓之下。東坡歸去來辭跋。子昂亭林碑。皆准此也。

辰玉言。京中見雙管漢玉盃。下穴一酒眼。過酒有鴛鴦及熊蟠其上。乃合盃也。而精巧非常。血浸中半雜青綠。後劉錫衣質杭州吳復齋。項希憲言。司馬公詩。鑿合盃雙桃杯。桃一合一開。即有許崇盤承之。盤

中一坎正相。亦奇物也。後入劉錦衣家。

懷素塔。衡山縣東五里。相傳唐僧懷素於此草書。旁有墨池筆塚。

研錄云。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王閔仲玉豆如燈。臺盤皆臥蠶。文高五寸闊如之。漢玉也。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下嫁左衛將軍王詵。好讀古文章工筆札。

畫者六書象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鐘鼎彝器往往如畫。而畫家寫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多兼書法。正是禪家一合相也。

董玄宰云。予家所藏北苑畫。有瀟湘圖。商人圖。秋山行旅圖。又二圖不著其名。一從白下徐國公家購之。

一則金吾鄭君與余。余嘗懸北苑於堂中。兼以倪黃諸跡。無復於北苑着眼者。政自不知元人來處耳。

東坡作畫於卷。後餘數尺。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

黃伯思以瘞鶴銘為陶隱居書似矣。獨謂以朱陽帖參之。絕類。則余所不許。朱陽帖出於信本。蓋不足復

疑且其寒峭取姿與銘體方嚴。乃一二相反。安得強合。

東坡書是學王僧虔。而歷代評者謂學徐浩。政不知浩故付度衣鉢耳。東坡草亦學長沙。今傳醉翁亭未

必是真。六一居士琴操得之。

吳門韓宗伯存良。有陸士衡小東。墨色有綠意。紙亦百雜碎矣。其書乃得索靖筆。始知閣帖所刻陸雲書

亦後人為之。陸更古也。

陶南邨記銀工精詣者。知嘉興之朱碧山。平江之謝君羽。和松江之唐俊卿。余僅於宋彥處見昭君像。

琵琶乘騎。眉髮衣領花繡及鬘鬘種種精細。馬腹上僅畫許一穴。其中嵌空。重二錢七分。碧山二字刻于

祝允明評勝國人畫。庚集如鹵簿禮官。贊導應節。結束弄姿。稍遠大雅。鮮于樞如三河壯俠。長袖善舞。蒙

鶯自擅。時落胡俗。鄧文原如疊巒層城。不勝沈實。饒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張雨如道士誦詞。雖禮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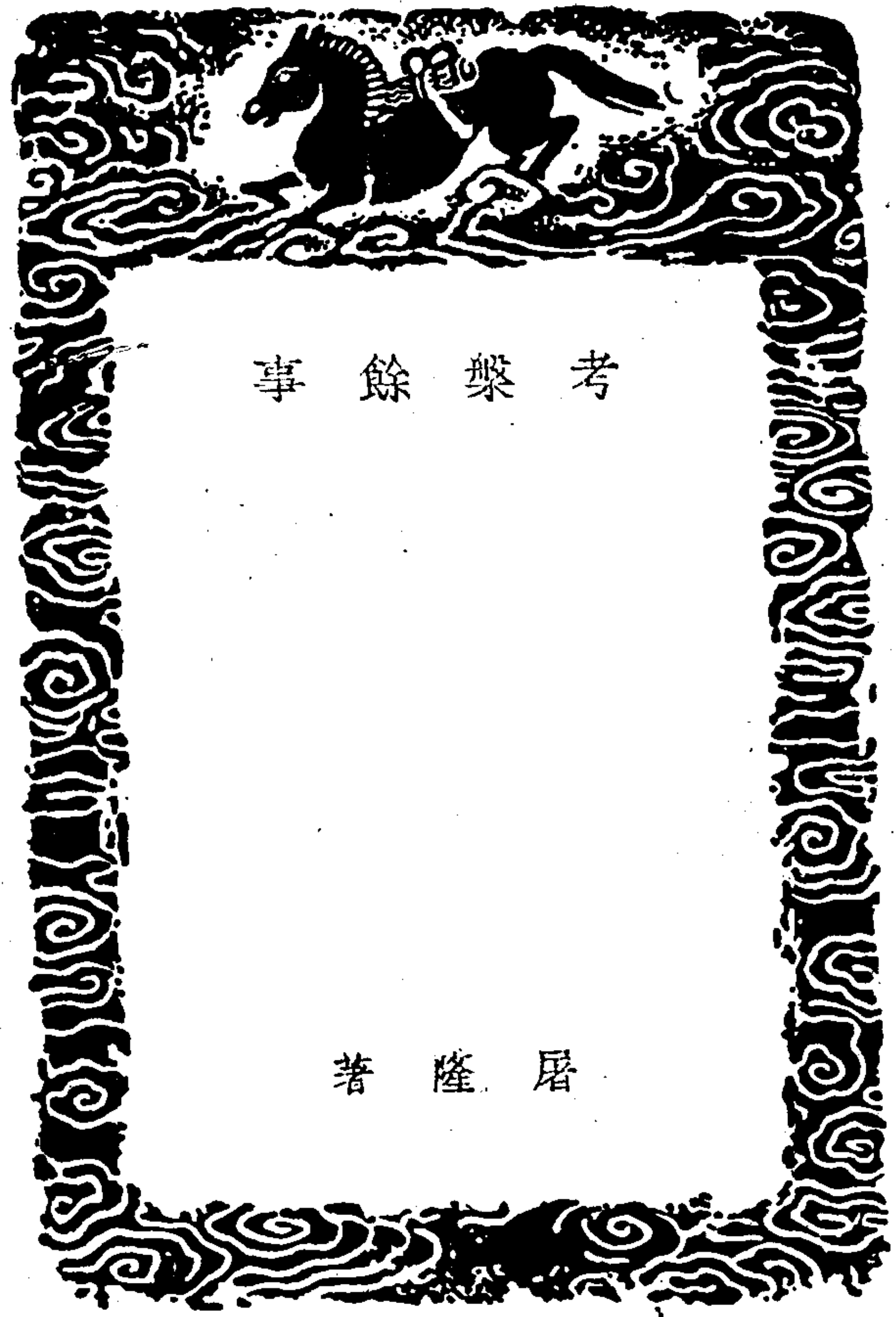
野。倪瓚如金錢野菊。略存別韻。揚維禎如華譯夷語。自隳侏儻。陳壁如有若據坐。尙有典刑。宋克如初筵

尚華。忽見三代。解縉如盾郎執戟。列侍明光。

祝允明又論吾鄉書法。近朝所稱。如黃翰二錢。張汝弼。皆松人也。松人以沈氏遺聲。留情篆墨。迄今猶然。

然荆玉一出而已。小錢大致亦可。翰與東海人絕。蕭猶而藝斯魯衛。張公始者尙近前規。繼而幡然飄肆。

雖名走海宇。而知音歎。今且以人而重。與黃人行伎俱下。非吾徒也。又有天駭者。亦將婢學夫人咄哉。



考槃餘事

屠隆著

屠長卿先生以詩文雄隆萬間。在弁洲四十子之列。雖官途不達。而名重海內。晚年優游林泉。文酒自娛。蕭然無世俗之思。今讀先生考槃餘事。評書論畫。激硯修琴。相鶴觀魚。焚香試茗。几案之珍。山鳥之制。靡不曲盡其妙。具此勝情。宜其視軒冕如浮雲矣。茲先生之嗣孫繼序等重付剞劂。屬予校正。并題數言歸之。乾隆乙巳季夏晦日錢大昕書。

考槃餘事卷之一

書箋

論書

書貴宋元者何哉。以其雕鏤不苟。校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刷印清明。況多奇書。未經後人重刻。故海內名家。評書次第。為價之輕重。以填典六經。駁國史。記漢書。文選為最。詩集及百家醫方次之。文集道釋二書。又其次也。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着水濕。燥無涇跡。開卷一種。香自生異味。元刻做宋單邊。闊多一線。字畫不分。籠細。紙鬆刻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嗅味。管見宋板漢書。不惟內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為副。今歸吳中。不可得矣。次以活欄竹紙為佳。蠶繭白藤紙固美。而存遺不廣。若糊襪及以官券殘紙者。則惡矣。元補宋板遺缺。其去猶未易辨。國初補元板遺缺。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別。不辨自明矣。近日作假宋板書者。種種若舊。初非今書。彷彿。或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瞞惑。售者莫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具法眼辨證。

刻地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宋本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明 東海屠隆著

印書

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東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爲下綿貴其白且堅東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驚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篋篋所收什九此物若稍有力者弗屑也。

書直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謄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中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等定矣。

鑒對

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於鑒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鑿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鑿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尙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不售矣。

藏書

藏書於未梅雨之前晒取極燥入櫃中以紙糊門外及小縫令不通風蓋蒸氣自外而入也納芸香麝香樟腦可以辟蠹芸香即今之七里香也

觀書

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則無傷矣出子昂書跋

帖箋

墨跡難辨

法帖真偽入手少不用心看眼即不能辨昔張思聰善摹古帖自名翻身風風最能亂真唐肅誠僞爲古帖以示李邕曰此右軍真跡邕欣然曰是真物也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辨但稍欠精神耳北海且然況下者乎

南北紙墨

古之北紙其紋橫質鬆而厚不甚受墨北墨多用松烟色青而淺不和油蠟故北搨色淡而紋緻如薄雲

之過青天謂之夾紗作蠅翅搨也南紙其紋豎墨用油煙以蠟及造烏金紙水敲刷碑文故色純黑而有浮光謂之烏金搨

古今帖辨

古帖歷年遠而搨數多其墨濃者堅若生漆以手措之纖毫無染兼之摩弄積久紙面光彩如牙古意自然故面舊而背色長新其側勒轉摺處並無沁墨水跡侵染字法且有一種異聲發自紙墨之外質薄者揭之堅而不裂以受糊多耳厚者反破裂莫舉以年遠糊重紙脆故也今之假帖效南搨者近似之然以手微抹兩指皆墨效北搨者敲法入石太深字有邊痕用墨不勻濃處若烏雲生雨淺者如白虹跨天殊乏雅致大率皆以川扇紙竹紙用挂灰爐烟澀和水染成古色表裏溼透兩面如一試以一角揭看薄者即裂厚者性健不斷矣此俱以形似求之若以字法刻手敲手揭法過目翻閱雖同一宋搨而妍醜即別矣。

贖帖

吳中近有高手贖爲舊帖以豎簾厚篋竹紙皆特抄也作夾紗搨法以草烟末香烟薰之火氣逼脆本質用香和糊若古帖嗅味全無一毫新狀入手多不能破其智巧精采反能奪目鑒賞當具神通觀法

藏帖

聚玩家評宋之書帖爲最上珍品以銅玉耐久而書帖易收耳兼之兵火銷燬或散落俗家用以覆甌粘牌劫會業遂不知其幾故得之者常寶過金玉斯爲善藏

學書

吾人學書當兼收並蓄聚古人于一堂接丰采于几案手執心談求其字體形勢轉側結構若龍跳虎臥風雲轉移若四時代謝二儀起伏利若刀戈強若弓矢點滴如山頽雨驟而纖輕如烟霧游絲使胸中宏博縱橫有象庶學不窮于小成而書可名于當代矣

淳化閣帖

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跡于淳化年中命侍書王著摹勒作十卷卷尾俱有篆書題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紙李庭珪墨拓打以手摩之墨不汚手親王大臣各賜一本無銀錠紋初搨者上也不可得矣有銀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之今世所有皆轉相傳摹者翻本以泉州爲佳宋搨泉帖亦不可得泉州今刻何嘗天淵哉

絳帖

宋潘思且以淳化帖增入別帖摹于山西絳州計二十卷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帖比淳化高二字亦稱潘

馮帖

淳化頒行涇州換刻二本與絳帖雁行慶歷八年丞相劉公沆帥涇日命慈照大師希白模刻增霜寒十

七日玉藻顏真卿等帖。風韻和雅。骨肉停勻。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在潭之郡齋。亦名長沙帖。紹興間第三次重摹者。失其真矣。

汝帖

摘諸帖中字奉合爲之。刻河南汝州府。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重模。謂之蘭亭帖。

秘閣續帖

元祐中。哲宗除淳化帖外。增刻他帖于秘閣。謂之續帖。

淳化祖石刻

南唐李后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以前。故名祖刻。

太清樓帖

大觀年中。徽宗以淳化帖考選數帖。重刻于太清樓下。摸自蔡京。悉草草率。筆偏手縱。無復古意。賴刻手精工。猶勝他帖。亦名大觀帖。

淳熙秘閣續帖

孝宗命劉壽模勒禁中工夫精緻。亞于淳化。兩續口相去不遠。肥而多骨。乃失之。遂少風韻。亦名太清樓續帖。後重模刻于紹興府學。亦名校蘭亭。以其中有蘭亭也。今避于潭州。

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淳化帖除去篆題年月。增入釋文。摹於臨江官署。亦名臨江帖。在翻刻中頗有骨格。滄墨榻尤佳。

淳熙修內司本

卷帙規模同開本。而卷尾題字乃楷書。非篆書也。

星鳳樓帖

宋趙彥約刻于南康。曹士冕重摹于南宋。趙刻精善不苟。曹刻清而不澁。亞于太清樓帖。

寶晉齋帖

紹興年間。曹之格刻于直隸無爲州學。多米芾所臨。在諸帖中爲最下。米元章又云。羲之七帖。有雲烟卷舒翔動之氣。

百一帖

宋王曼慶刻。筆意清澁。雅有勝趣。但刻手不精。

利州帖

宋慶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重刻于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稍大。

黔江帖

宋秦子明命湯正臣父子刻于長沙。即僧寶月古帖十卷。載入黔江之紹聖院。

臨武帖

較諸帖中所增最多。中有右軍黃庭經。他本所無。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東庫帖

世傳潘氏以石本帖二十卷分爲二。絳州公庫得其上十卷。絳守重刻下十卷。以足之。靖康兵火俱失。金人重刻者天淵矣。

賜書堂帖

宋宣獻公授刻于山陽。有古鐘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俱不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模本。

甲秀堂帖

宋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亦多。今吳中有重摹者。亦有可觀。

一百一十七種蘭亭帖

宋理宗內府所藏。裝綴作十冊。希世之寶也。備詳南村輟耕錄。

二王帖

宋許提舉開刻于臨江。摸勒極精。曰二王帖選。

蔡州帖

上蔡州重摹絳帖上十卷。出于臨江潭帖之上。

彭州帖

彭州重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類北紙。

鼎帖

武陵郡齋重摹。石硬而刻手不精。雖博而乏古意。

鐘鼎帖

宋薛尚功編次鐘鼎古銅器銘二十卷。刻于九江府庫。臨摹極工。甚有古意。今多取便抄錄。作十卷以市于人。

四聲隸韻

書法極工。略似嫵媚。傳云石刻于琉球。其搨法紙色絕佳。

玉麟堂帖

宋吳琚摸刻。穢而不清。多雜米家筆法。

已上諸帖原石存者十無一二矣。

石鼓文

史記云。今重模北監。

泰山碑

秦李斯書。始皇封禪。山碑石在山東濟南府。

胸山碑

增山石刻。周穆王時所刻。史籍吉日癸巳四某字絕妙。在直隸真定府州贊皇縣。

嶧山碑。秦李斯篆皆玉筋。成于火。宋鄭文寶刻石。在陝西西安。

章帝草書帖。

淳于長夏承碑。漢蔡邕八分書石。在直隸廣平府。

九疑山碑。漢蔡邕文并。在直隸廣平府。

邊韶墓碑。即邊季先漢蔡邕書。在河南開封府東北五里。

師宜官八分書。

張公廟碑。

劉權井陰碑。

北岳碑。漢蔡邕書。

西岳華山廟碑。漢郭香察撰。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此碑耳。碑在陝西華陰縣華山廟。

已上皆周秦漢帖。

鍾元常賀捷表。

薦季直表。

受禪碑。

宗聖侯碑。魏文帝封孔子二十一世孫孔嘉為宗聖侯。碑在孔廟中。

已上皆魏帖。

吳國山碑。

已上皆吳帖。

蘭亭記。王右軍作。并得李龍眠畫流觴曲水圖。後有盧陵曾安父考完并跋。在浙江山陰。

黃庭經。

樂毅論。

集王聖教序。唐太宗作。序高宗作。記元獎撰。多心經。僧懷仁集。右軍行書。貞觀二十三年八月作。咸亨三年十二月刻石。字體遒勁。可變石。在陝西西安府學。

北岳醮告文。

考證錄事 卷一

秦晉詛楚文。

郭有道碑。漢蔡邕作文。書。在山西平晉縣。

石經隸書。

宣父碑。蔡邕書。在直隸真定府。

仙人唐君碑。

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

堯母祠碑。

張平子墓銘。揚子。玉書。

大饗碑。

文皇哀冊文。

上尊號碑。在河南許州。世傳受禪尊號二碑。俱梁鵠所刻。真卿辨為鍾繇書。

劉元州華岳碑。

王增恕延陵季子二碑。

筆陣圖。右軍行書。間有草字。未云于金勿傳。非其人也。永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書。在陝西西安府學。

金剛經。唐僧懷仁集。右軍行書。石。在陝西西安府府署下。

草書心經。

周府君碑。

一一

東方朔頌。

大草書蘭亭。蔡邕書。真隸。

告墓文。

攝山寺碑。智永填。右軍書。

興福寺碑集書。

平西將軍墓銘。

楊承源碑。集蔡之歐陽詢。精善良書。

王渙之陀羅尼經幢。

羊祜峴山碑。有二石。一在湖廣峴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濱。亦名隨淚碑。

以上皆晉帖。

宋文帝神道碑。

濟南陽寺隸書碑。

捲鶴銘。梁陶宏景書。世傳在直隸鎮江府焦山寺山。足水中。今不可得其字。神妙見東觀餘論。

以上皆宋齊梁陳帖。

魏裴思順教戒經。

後周大宗伯唐景景碑。歐陽詢書。

以上皆魏齊周帖。

薛道衡書朱版碑。

魏瑗書上方士舍利塔銘。

虞世南書陰聖道場碑。

以上皆隋帖。

唐太宗書魏徵碑。

考證錄事 卷一

洛神賦。較大小。齊僧大。

集右軍書牡丹詩。

絳州重修夫子廟堂碑。集右軍書。

裴雄碑。

臨鍾繇宣示帖。

梁思楚碑。集右軍書。

改高樓碑。

建福寺山門碑。集右軍書。

包府君碑。

齊倪桂金庭觀碑。

梁茅君碑。張澤書。

劉靈正墮淚碑。

北齊王思誠八分茅山碑。

蕭子雲草草出師頌。在福建福州府學。

張公謹書龍藏字碑。

史陵書禹廟碑。

開皇三年刻蘭亭記。妙絕。諸本。

李邕書李思訓碑。

李邕書李思訓碑。

一一三

雲慶將軍李秀碑。北海太守李暹行書。石在陝西蒲城縣者。最妙一在順天府良鄉縣學石刻不及。

盧府君碑。石在陝西西安府。府香城中。

元度一人體書。石在陝西西安府。

李陽冰篆先侍郎碑。石在陝西西安府。學今亡缺過半。

張旭草書千文。石在陝西西安府。學今亡缺過半。

聖母帖。僧懷素草書。石在陝西西安府。

入市詩。藏真律公二帖。僧懷素草書。俱游絲字。未有宋欽祐三年馬丞之題草。書二十三字亦妙。又有魯仲書石在陝西西安府。

心經。在西安府。

枯樹賦。

夫子廟堂碑。虞世南書。石在西安府。

龍藏寺碑。

臨摹蘭亭。魏晉及隋唐之書。後有延陵之印。石在陝西同州。

蔡孝子墓表。

草書陰符經。

紫陽觀碑。

虞世南龍馬圖贊。

史惟則隸書千文。

薛稷昇仙太子碑。

中興頌。

考 錄 卷 一

僧智永千文。一真行。一行草。未有火烟已丑。詳嗣昌記。石在陝西西安府。

陀羅尼經。佛蘭僧亞細草書。得佛蘭筆法。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石在北監。

郎官帖。張旭。石在陝西。

僧懷素三種草書千文。石在陝西西安府。

自敘帖。懷素草書。宋蘇軾補一帖。後有魏良臣跋。有題文。房印石在陝西同州。三原縣感氏墓上。

褚河南忠良像贊。

虞世南寶曇塔銘。

破邪論。

褚遂良文皇哀册。

臨聖教序。褚河南臨本。一在陝西西安府同州。一在河南歸德府州中。

小楷陰符經。

小楷度人經。

真書千文。褚河南書。

李懷琳絕交書。

于志寧十八學士像贊。錄。

顏真卿元次山碑。

摩崖碑。顏魯公真書。於朝陽講院屋上。

一五

汝南宮主墓誌銘。

草書千文。顏魯公書。

李含光碑。

五言詩。四句。上人。

爭坐位帖稿。顏魯公行書。寶初稿也。中多塗改。字體絕妙。凡五碑。正統中破缺多矣。石在陝西西安府。

顏氏家廟碑。顏魯公文并書。碑四面環碑。李陽冰篆額。石在陝西西安府。

放生池碑。顏魯公真書。在浙。江湖州府吳興縣。

顏母陳夫人墓碑。顏魯公文并書。石在河南鄆州。

祭顏杲卿并十三姪文。顏魯公行書。石在陝西。

茅山元靜先生碑。一顏魯公書。并文。一唐柳公權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世號三絕碑。俱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茅山。

西嶽書。衛公李靖布衣時。上西嶽書。蓋服膺。其志奮欲有為。而奇之神明之辭也。其書亦佳。石在陝西。

一行禪師塔碑。唐明皇御製文。八分書。在陝西蒲城東原上。

三藏法師塔銘。僧道初行書。石在陝西。

北岳恆山碑。蔡有隣書。行在直隸。寶州曲陽縣。

壯觀。李內書。二太子在山東金鄉縣。今刻于濟甯州城南樓上。

孔子廟碑。李陽冰篆書。石在浙江嘉善縣。

李北海陰符經。

曹娥碑。

威懷恪碑。顏魯公書。石在陝西同州三原縣羽林大將軍感氏墓上。

考 錄 卷 一

北岳廟碑。顏魯公書。

戒壇記。

祭伯文。顏魯公書。石在陝西。

麻姑仙壇記。在蘇州。

東方朔畫像贊。石在山東德州。

多寶寺碑。顏魯公真書。石在陝西西安府。

千祿字帖。顏魯公真書。小字。別辨字之正俗。顏元孫作。石刻在四川瀘州。

射堂記。顏魯公書。石在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昭仁寺碑。歐陽通真書。石在陝西。

金剛經。柳公權書。石在陝西興唐寺中。

搗衣篇。僧彥修草書。石在陝西府。

榮州刺史碑。張頌行書。石在陝西三原縣北原上。

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陽行書。石在山東金鄉縣。

房定公墓碑。歐陽詢真書。在山東。

月儀。自正月。至十二月。止。凡二月。俱草書。石在臨江府。

望羅樹碑。

秦望山碑。

岳麓寺碑。李陽行書。石在朝陽衛山之麓。

岳麓寺碑。李陽行書。石在朝陽衛山之麓。

一七

開元寺碑。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真書在西安府學。

皇甫君碑。歐陽詢真書字多損壞存者數十字耳乃于志留撰文在西安府學今石本是重撰者。

虞恭公碑。歐陽詢真書造勢最妙此碑第一筆也世人貴命惜缺落過半石在陝西邠州宜祿巡檢司。

夢奠帖。歐陽詢書。

鄱陽銘。

唐太宗李勣碑。

薦福寺碑。韓擇木八分書史補則蓋額石在西安府城風街仁王寺中。

唐玄宗孝經。八分書註作小篆字末有御跋草書後具列廷臣官勳石在陝西。

李陽冰篆書千文。石在西安府學。

元祕塔銘。侍書學士柳公權書石在西安府學。

薛平碑。

元度八分書崔守成碑。

隴興寺四絕碑。李嶽孫張從申書李陽冰篆法真師書額。

僧行放書遺教經。

王維書壽州紫極宮記。

牛僧孺隸書陀羅尼經。

熊君重修先師廟碑。隸書。

褚遂良樂毅論。

智永草書蘭亭記。

以上皆唐帖。

孔子廟碑。僧夢英篆書石在西安府學。

李夢徵篆教興頌。

九成宮醴泉銘。歐陽詢真書魏徵撰文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

真書千文。歐陽詢書。

小楷心經。歐陽詢書。

金蘭帖。歐陽詢真書石在西安府學。

唐太宗屏風帖。

城隍廟碑。李陽冰篆書在浙江紹興縣。

韓擇木八分書臧希沈碑。

歐陽通道因禪師碑。詢之子。

謙卦爻辭。李陽冰篆書石在直隸太平府蘇州縣民家。

李晟碑。

武侯祠堂記。

唐明皇書金仙公主碑。

薛稷周封中岳碑。

孫過庭書譜。

柳公綽諸葛廟堂碑。

歐陽通益州碑。

索靖出師表。

李北海荆門行。

白鶴禪師墓誌記。隸書。

字源千文十八體。僧夢英篆書石在西安府學。

蘇長公真書韓文公廟碑。石在廣東。

馬券。東坡書在樞密院。

王郎帖。在蘇州府。

表忠觀碑。蘇軾書。

金剛經。蘇軾書。

此君軒歌。

黃潛翁書狄梁公碑。范仲淹作黃山谷真書石在江西九江彭澤縣。

晚遊池塘詩。

食時五觀帖。黃潛翁書。

歸去來辭。山谷行書在江西。

山水歌。米芾書。

壯懷賦。

行書千文。米芾書。

孔子手植楸行。米南宮行書在孔廟。

畫錦堂記。蔡襄真書在河南彰德府。

荔枝譜。在福建。

白從知先師廟碑。

周越草書千文。

陶穀抄高僧傳。

佛印牛頰。

醉翁亭記。蘇文忠行書石在江西吉安府學明倫堂。

魚枕冠記。

歸去來辭。東坡行書石在江西南康府。

洋州園池三十首。蘇軾書。

楚頌帖。蘇軾書。

羅池廟碑。東坡真書石在廣西。

書評行。

大江東去詞。

米南宮章君表。

穹窿山賦。

龍井記。米芾書。

天馬賦。米芾書。

第一山。米芾行書字方六七寸奇偉秀麗在直隸鳳陽府府治縣。

蔡端明書東園記。

閔古堂記。

嚴陵祠堂記。

冉宗閔宣廟門碑。

葛剛正續千文。

姜夔續書譜。

袁正己歷利支天經。

歷代鼎彝器銘誌。薛尚功撰。凡二十卷。刻于九江府使署。

易繫卦辭說。海虞書堂元定刻。于湖廣明倫堂。

岳鄂王像。石在杭州西湖。武穆王墓前中。

集蘭亭。宋嘉定成淳間。賈似道命書。書於木。其字之尤精者。成。一帖。用良工王用和刻之。雖年始成。此本後有偽生。蓋印甚可寶也。

以上皆宋帖

鮮于太常進學解。

嘯鶴子山白石篇。

宋仲溫竹譜。

七姬檀盾志。

蘭亭十三跋。宋克跋。趙松雪者。舊藏。事。蘇沈氏。家。正。就中。楊。政。模。刻。子。耶。後。有。關。會。精。陳。寶。跋。

趙松雪小楷度人經。

官價祠堂記。宋。蘇。翁。文。趙。松。雪。書。石。在。蘇。州。府。常。熟。縣。子。游。殿。前。

樂毅論。松。雪。臨。右。軍。小。楷。在。北。京。國。子。監。

佑聖觀帖。在。杭。州。府。

香陽君廟碑。元。明。善。撰。在。蘇。州。府。

沈山寺碑。

東嶽行宮碑。元。孟。澤。撰。趙。子。昂。行。書。在。浙。江。湖。州。府。吳。興。縣。

小楷千文。松。雪。

元元十子像贊。

洞元經。

朱晦翁富貴有餘樂詩。

抽賦。周。漢。漢。詞。子。康。蘇。石。在。湖。廣。

行書千文。鮮。于。子。樞。書。

清風嶺詩。

與俞仲幾書。宋。克。跋。趙。松。雪。字。今。仲。幾。書。蘇。州。府。常。熟。縣。石。在。蘇。州。府。

雪賦。

黃庭經。松。雪。臨。右。軍。小。楷。在。北。京。國。子。監。

七觀帖。松。雪。小。楷。宋。有。文。書。在。浙。江。湖。州。府。

關亭十三跋。趙。文。敏。書。

道德經。趙。松。雪。行。書。

真書千文。松。雪。

行書千文。趙。松。雪。書。情。境。破。碎。今。關。刻。有。僧。書。在。松。江。府。

大字千文。趙。松。雪。書。在。州。府。

歸去來辭。子。昂。行。書。在。蘇。州。府。吳。興。縣。

金丹四百字。趙。文。敏。公。書。在。北。京。

隨園亭帖。趙。文。敏。公。臨。定。武。本。在。北。京。

隨園位帖。趙。松。雪。臨。魯。公。帖。在。北。京。今。亦。不。全。

栖霞軒表。松。雪。行。書。在。山。東。金。鄉。縣。

示子手帖。趙。文。敏。行。書。在。臨。江。府。學。

真書千文。鮮。于。樞。書。在。松。江。府。

樂善堂集趙諸帖。

吳衍家陰符經。

不自棄文。宋。趙。小。楷。書。

小楷孝經。趙。文。敏。書。

張即之金剛經。

石鼓臨本。舊。刻。宋。東。都。時。鑄。金。其。刻。文。重。而。金。人。入。作。刻。其。金。而。去。之。故。自。增。康。士。字。分。割。之。後。拓。本。絕。不。可。得。至。元。則。亦。久。遺。之。也。若。今。之。轉。摹。者。甚。矣。

僧納草書千文。吳。僧。納。老。學。張。旭。懷。素。書。上。有。晉。孫。仲。賢。跋。謂。宜。德。閣。寺。僧。得。之。土。中。今。在。蘇。州。吳。山。縣。

以上皆元帖

大字千文。中。書。舍。人。新。安。傅。孟。真。書。字。法。嚴。歐。虞。柳。在。蜀。府。者。為。第。一。本。宣。德。中。宣。旭。刻。于。直。隸。開。州。亦。佳。江。西。諸。本。不。及。道。甚。

送參政任冕詩。解。學。士。大。紳。草。書。詩。二。首。石。在。直。隸。松。江。府。

春夜宴桃李園記。晉。王。羲。之。書。在。蘇。州。府。吳。興。縣。

易繫卦辭說。宋。蘇。翁。撰。刻。在。湖。廣。石。久。漫。滅。正。統。間。知。府。周。應。求。刻。授。劉。應。有。跋。

草韻。三。種。各。五。卷。宋。元。有。刻。今。吳。中。重。刻。

開帖。松。江。顧。氏。潘。氏。得。真。州。府。刻。時。本。為。佳。

春夜宴桃李園記。松。雪。

鐵佛寺鐘銘。松。雪。真。書。在。松。江。府。錫。報。恩。院。

碎金帖。

玉枕蘭亭。趙。松。雪。臨。河。南。歐。陽。率。更。續。本。方。四。五。寸。鐘。頭。小。楷。一。在。臨。江。府。一。在。蘇。州。府。學。

趙仲穆義田記。

雪菴顏陀茶榜。

玉翼箴。

書杜出塞九首。宋。仲。溫。微。章。吳。僧。善。書。蘇。州。府。常。熟。縣。石。在。松。江。府。

四體千文。周。伯。溫。書。在。江。西。鄱。陽。縣。

吳志淳千文。蘇。州。府。石。在。蘇。州。府。

第一山。太。祖。御。書。在。直。隸。鳳。陽。府。龍。興。寺。中。方。一。尺。五。寸。

國朝尊崇孔子廟碑。唐。孟。季。真。書。在。關。里。大。成。殿。前。

草書要領。五。卷。晉。書。書。初。學。法。

帝王聖賢將相像。自。伏。犧。至。元。許。衡。凡。一。百。一。人。玉。林。居士。刻。于。福。祿。慶。廟。碑。院。

書法要覽。劉。仲。真。書。在。四。川。蜀。府。

書法要覽。劉。仲。真。書。在。四。川。蜀。府。

書法要覽。劉。仲。真。書。在。四。川。蜀。府。

國朝書法

石在浙
江州

金剛經
本朝名人
各書一段

東晉堂帖
皇明宗室周府撰刻而增入草書文并宋
人書其有雅趣近復刻其去周周又甚遠矣

停雲館帖
姑蘇文待詔徽仲得前人未刻
真跡勒之于石翻本則不佳矣

小停雲館帖
文徵仲刻內多
本朝名人筆跡

以上皆國朝帖

國朝書家當以祝希哲允明爲上今之人不啻家臨池而人染翰然無敢與希哲抗衡也

文徵仲徵明以法勝王履吉龍以韻勝然文之書畫有親藩中貴及外國人雖遺以附珠趙璧而欲購片

紙隻字平生必不肯應此文之名益重于世宋仲溫克仲珩璣當與文王並駕之四子者亞于祝者也

陸子淵深沈民則度徐武功有貞李貞伯應禎吳匏菴寬五人其又次者也

詹孟舉希原解大神縉鳴于朝周履道砥盧公武熊著于野朝者適當讓野

杜瓊沈粲楊士奇李昌祺胡儼曾榮李時勉陳敬宗吳餘慶衛靖魏驥劉珏張汝弼黃翰張天駿蕭顯邵

文敬詹和錢溥錢博陳獻章任道濂王守仁金琮周倫張龍凌安然許成名許宗魯朱白濬王慎中楊慎

羅洪先陳鶴楊珂羅鹿齡吳維嶽陳道復王同祖袁袞王穀祥文嘉陳鑿陸師道彭年許初黃姬水張鳳

翼王稱登邢何俞允文莫是龍黎民表梁汝湯煥吳大禮陸萬里其又次者也

古蘇在明世殊寥寥聞惟陳璧文徵明文彭數人而已

篆書李東陽滕用亨程南雲金澐喬宇景暘徐霖陳道復王穀祥周天球

署書詹希原夏昶蔣廷暉朱孔陽潘若水夏言方元煥張書紳蘇洲王問俞憲莫如忠陳爾見

張天駿有厥養婢善書觀者咄咄稱賞能贊列紫微郎署分科木天大可怪也

朱孔陽姜立綱皆據史筆所謂南唐體也馬一龍用筆本流迅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不可識拆看亦

不成章況多俗筆方元煥張書紳蘇洲皆近時書中惡道也王逢年本有筆而雜用之遂不成家之數子

者書不足法也

李自實亦稱善書爲右都御史坐事濬事伏法豐吏部坊改名道生自負書畫第形模既不美觀加之狼

戾難親踪跡永絕此二人者人品惡薄書不足道也

以上評國朝書家

宋姜堯章開亭偏傍考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轉折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淺頂在字左入反剔歲字有點在

山之下戈口之右事字斜脚拂不挑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脚帶橫是字下正

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少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草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点大

矣亦字是四點興成或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末書不字反挑脚處有一缺

右法特舉其大槩耳持此以觀天下之蘭亭忍亦不大失眠

五字損本蘭亭考

蘭亭模本字考

吳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嶽山二字傍註因奇因字中改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改而

筆畫重視昔之下園去二字會不知會字旁註作僧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會字乃徐僧權得之

用名字小印押縫耳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爲會字脫落添此字耳

蘭亭諸本考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缺會字又永字與二行會字三行畢字四行修字五行爲流二字正當裂

處十三行因字內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昔下二字作團夫字上露初也字未

行文字稍重通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

豫章裂本首行闕會字二行亭字三行畢字六行列字七行幽字九行勝字俱有闕白又九行觀字十行

以遊二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抱悟言三字十三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欣二字正當裂處

餘同復州本

江州裂本首行裂會字五行缺滿字六行坐其二字七行詠亦二字八行清惠風三字九行之盛二字正

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鄱陽汪相家裂本首行缺會字二行亭字三行畢字四行流激二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內字十

七行隨字十八行猶字廿二行若字廿三行生字皆有闕白又其裂處正與豫章本同後有圖書云忠衛

社稷之家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濟劉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末題模家本留劉仙都又題紹興丁丑蜀人劉涇字皆

全惟第三行畢字闕

石氏肥本云是石熙明摹刻首行闕會字筆畫雖肥而意度亦有可取者

不知處本首行闕會字其中多細裂而意度亦好淡墨本前八行橫裂一行暮字二行亭字三行成集字

四行有字五行流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行暢仰二字正當裂處又十七十八行有細裂文劉無言本

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常是重刻舊本楮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寶愛後嘉

熙庚子西秦張清淑摹勒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

永嘉本云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劉郡齋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真首行會字亦全未有孫

綽後序是唐乾封二年僧懷仁集書又有吳傳朋題識具在

右諸本當以復州本爲勝次豫章本次劉無言本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

趙松雪蘭亭十三跋考

第一跋三行絲字，大七八分。二跋四行零四字，比上差小一半，皆絲字。三跋七行作章草，與二跋大小同。四跋二行作絲字，差小于一。五跋一行半作絲字，比上又小。六跋二行半作行書，比首跋差大。七跋四行作行書，字比上差小。八跋三行零二字作草書，比上差小。九跋三行半作小楷，帶絲字。十跋四行半行草帶草字，與昔人得古刻同大。十一跋二行小楷作絲字。十二跋三行作草頭章草。十三跋三行作絲字，頗窈。

意趣具于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處。後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評者謂之院畫，不以爲重，以巧太過，而神不足也。不知宋人之畫，亦非後人可造堂室。如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此南渡以後四大家也。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

元畫

評者謂士夫畫，世獨尚之。蓋士氣畫者，迺士林中能作隸家畫品，全法氣韻生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爲高。觀其曰寫，而不可曰畫者，蓋欲脫畫工院氣故耳。此等謂之寄興，但可取玩一世。若云善畫，何以上擬古人，而爲後世寶藏。如趙松雲、黃子久、王叔明、吳仲圭之四大家，及錢舜舉、倪雲林、趙仲穆、輩形神俱妙，絕無邪學，可垂久不磨。此真士氣畫也。雖宋人復起，亦甘心服其天趣，然亦得宋人之家法而一變者。

國朝畫家

明興，丹青可宋可元，與之竝駕馳驅者，何啻數百家。而吳中獨踞其大半，卽畫諸方之燁然者不及也。

邪學

如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輩皆畫家邪學，徒逞狂態者也，俱無足取。

粉本

古人畫畫，謂之粉本。草草不經意處，適其天機偶發，生意勃然，落筆趣成，自有神妙，有則宜寶藏之。

臨畫

臨摹古畫，着色最難，極力模擬，或有相似，惟紅不可及，然無出宋人。宋人摹寫唐朝五代之畫，如出一手，祕府多寶藏之。今人臨畫，惟求影響，多用己意，隨手苟簡，雖極精工，先乏天趣。妙者亦板。國朝戴文進、臨摹宋人名畫，得其三昧，種種逼真，效黃子久、王叔明畫，較勝二家。沈石田有一種本色，不甚稱摹，做諸偽筆，意奪真，獨于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評者云：子昂近宋，而人物爲勝。沈啓南近元，而山水爲尤。今如吳中莫樂泉、臨畫亦稱當代一絕。

宋繪畫

宋之閨繡畫，山水人物樓臺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其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髮細者爲之。故眉目畢具，絨彩奪目，而非神宛然，設色開染，較畫更佳。女紅之巧，十指春風，迥不可及。

看畫法

看畫之法，如看字法。松雪詩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從八法求。正謂此也。須着眼圓活，勿偏己見。細看古人命筆立意，委曲妙處，方是。

品第畫

以山水爲上，人物少者次之。花鳥竹石又次之。走獸蟲魚又其次也。更須絹素紙地，完整不破，色雖古而清潔，精神如新，照無貼視，嗅之異香可掬，此其最上品也。

考樂餘事卷之二

畫箋

評畫

書法六朝不及晉魏，宋元不及六朝，與唐畫則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爲限。王昇州四部稿

賞鑒好事

畫畫有賞鑒好事二家，其說舊矣。若求其人，則自人主侯王將相以及方外衲子，固宜有之。張彥遠云：有收藏而不能鑒識，能鑒識而不善閱覽，能閱覽而不能裝裱，能裝裱而無銓次，皆病也。若寧庶人宸濠，嚴逆人世蕃，蓋富貴貪婪之極，而傍及於此，固不可以言好事也。

似不似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在似，非高于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陵老子之于詩也。

古畫

上古之畫，跡簡意淡，真趣自然。畫譜繪鑒雖備，而歷年遠甚，鑿索敗腐，不可得矣。

唐畫

無名畫

古畫無名款者多。畫院進呈卷軸。皆有名家。通御府畫也。世以無名人畫。即填某人款字。深為可笑。

單條畫

高齋精舍。宜掛單條。若對軸。即少雅致。況四五軸乎。且高人之畫。適與偶作數筆。人即寶傳。何能有對乎。今人以孤軸為嫌。不足與言畫矣。

古絹素

唐紙則硬黃短簾。絹則絲粗而厚。有搗熟者。有四尺闊者。宋紙則鴿白澄心堂。絹則光細若紙。指摩如玉。間有關五六尺者。名曰獨梭。元絹有獨梭者。與宋相似。有家機絹皆妙。

綾錦

古有梅蒲錦。又名關婆錦。有樓閣錦。紫駝花鸞章錦。朱雀錦。鳳凰錦。斑文錦。走龍錦。翻鴻錦。皆御府有海中物馬錦。龜紋錦。粟地錦。皮毯錦。皆宜和綾今蘇州有落花流水錦。皆用作被背。

學畫

人能以畫為意。明窗淨几。描寫景物。或觀佳山水處。胸中便生景象。或觀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梗轉折。向日舒笑。迎風欹斜。含烟弄雨。初開殘落。布置筆端。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若不以天生活潑為法。徒竊紙上形似。終為俗品。古之高向士夫。如李公麟。范寬。李成。蘇長公。米家父子。輩。靡不盡臻神品。賞鑑大雅。須學一二名家。方得深知畫意。

軸頭

用檀香為之。可以除濕遠蠹。芸辟樟腦亦辟蠹。

藏畫

以杉杉木為匣。匣內切勿油漆糊紙。恐惹濕。遇四五月之先。將畫幅展玩。微見風日。收起入匣。用紙封口。勿令通氣。置透風空閣。或去地丈餘。又常常近人氣。過此二候方開。可免黴白。平時張掛名畫。須三五日一易。則不厭觀。不令惹塵濕。收起先拂去兩面塵垢。略見風日。即珍藏之。久則恐為風濕損其質地。

小畫匣

單條短軸。作橫面。開關門扇匣子。畫直放入。軸頭貼紙。細書某畫。甚便取看。

捲畫

須顧邊齊。不宜局促。亦不可着力捲緊。恐急裂絹素。

拭畫

措拭畫片。不可用粗布。恐摸擦失神。

出示畫

出示畫

古畫不可出示俗人。不知看法。以手托起。畫背就觀。絹素隨折。或忽慢墮地。損裂莫補。

裱畫

畫不脫落。不宜敷裱。一裝裱則一損精神。墨跡亦然。

掛畫

對景不宜掛畫。以偽不勝真也。

紙箋

南北紙

北紙用橫簾造。其紋橫。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南紙用豎簾。其紋豎。晉二王真跡。多是會稽豎紋竹紙。

唐紙

有硬黃紙。唐人以黃藥染之。取其辟蠹。其質如漿。光澤登滑。用以書經。今祕閣所藏二王書。皆唐人臨做。紙皆硬黃。又元和初。蜀妓薛洪度。以紙為業。製小箋十色。名薛箋。亦名蜀箋。

宋紙

有澄心堂紙。極佳。宋諸名公寫字。及李伯時畫。多用此紙。毫間有紙織成界道。謂之烏絲欄。有紙。今徽州歙縣地名龍巖者。紙出其間。光滑瑩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之。有碧雲春樹箋。龍鳳箋。團花箋。金花箋。有匹紙長三丈至五丈。陶穀家藏數幅。長如匹練。名都陽白。有藤白紙。觀音籙紙。鴿白紙。益蘭紙。竹紙。大箋紙。有彩色粉箋。其色光滑。東坡山谷多用之作書寫字。

元紙

有彩色粉箋。蠟箋。黃箋。花箋。羅紋箋。皆出紹興。有白籙紙。觀音紙。清江紙。皆出江西。趙松雪。饒慶子山。張伯雨。鮮于樞。書多用此紙。

國朝紙

永樂中。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紙。最厚大。而好者曰連七。曰觀音紙。有奏本紙。出江西鉛山。有榜紙。出浙之常山。直隸廬州英山。有小箋紙。出江西臨川。有大箋紙。出浙之上虞。今之大內。用細密酒金五色粉箋。五色大籙紙。酒金箋。有白箋。堅厚如板。兩面研光。如玉潔白。有印金五色花箋。有磁青紙。如段素。堅韌可寶。近日吳中。無紋酒金箋。紙為佳。松江。不用粉造。以荆川連紙。帶厚研光。用蠟打。各色花鳥。堅滑可類。宋紙。新安做造。宋藏金箋紙。亦佳。有舊棧畫卷。綿紙。作紙甚佳。有則宜收藏之。

高麗紙

以綿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

造箋法

五六月。戎葵葉和露。滴下。搗爛取汁。用孩兒白。白鹿。堅厚者。裁段。葵汁內稍投雲母。細粉。明礬。些少。和勻。盛大盆中。用紙拖染掛乾。或用以研花。或就素用。其色綠可人。且抱野人傾葵微意。

染宋箋色法

黃柏一斤搥碎。用水四升。浸一伏時。煎熬至二升止。聽用。楸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聽用。胭脂五錢。深者方妙。用湯四碗。浸抄出紅。三味各成濃汁。用大盆盛汁。每用靛香籬堅厚紙。先用黃柏汁拖過一次。復以楸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更看深淺加減。遂張晾乾可用。

染紙作畫不用膠法

紙用膠膠作畫。殊無土氣。否則不可着色。開染法以皂角搗碎。浸清水中一日。用砂漚重湯煮一炷香。瀝淨調勻。刷紙一次。掛乾。復以明礬炮湯。加刷一次。掛乾。用以作畫。礙若生紙。若安藏三二月。用更妙。拆舊裱畫卷。綿紙作畫甚佳。有則宜寶藏可也。

造槌白紙法

法取黃荑花根。搗汁。每水一大碗。入汁一二匙。攪勻用。此令紙不粘而滑也。如根汁用多。則反粘不妙。用紙十幅。將上一幅刷濕。又加乾紙十幅。累至百幅無礙。紙厚以七八張相隔。薄則多用不妨。用厚板石壓紙。過一宿。揭起。俱潤透矣。濕則晾乾。否則不鋪石上。用打紙槌敲千餘下。揭開。十分乾。再疊壓一宿。又槌千餘槌。令發光與蠟燭相似。方妙。余嘗製之甚佳。但跋涉耳。

造金銀印花箋法

用雲母粉同蒼朮生薑燈草煮一日。用布包探洗。又絹包探洗。愈探愈細。以絕細為甚佳。收時以綿紙數層。置灰缸上。傾粉汁在上。漚乾。用五色箋將各色花板平放。次用白芨調粉。刷上花板。覆紙印花板上。不可重塌。欲其花起故耳。印成花如銷銀。若用薑黃煎汁。同白芨水調粉。刷板印之花。如銷金。二法亦多雅趣。

造松花箋法

槐花半升。炒煎赤。冷水三碗。煎汁。用銀母粉一兩。礬五錢。研細。先入盆內。將黃汁煎起。用絹漚過。方入盆中。攪勻。拖紙以淡為佳。文房用。此外數色皆不足備。

墨箋

論墨

古人用墨。必擇精品。蓋不特精美於今。更藉精美於後。昔晉唐之書。宋元之畫。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漆。神氣賴以全。若墨之下者。用濃見水。則沁散。漚濁。用澆重。則神氣索然。未及數年。墨跡已脫。此用墨之不可不精也。高深甫云。墨之妙用。實取其輕。烟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新研新水。磨若不勝。忌急則熱。熱則生沫。用則旋研。研則久停。塵埃汚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漚。墨積勿盈。藏久膠宿。墨用乃精。誠鑒墨三昧語。其古今名家造法。備詳墨經墨書。

古製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添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又曰。虬松取烟。鹿膠相揉。九蒸回澤。萬杵力扣。光可

照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為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法取新解牛革。及勛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治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徵墨今古第一者。上比潘谷蔡滔。中間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楊升菴外集

朱萬初墨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歷乙巳。開奎章閣。揀備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凋整非。根深千歲斧斤遠。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玄雲繞紫微。蓋紀茲事也。又曰。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跡。輕滑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間。又跋其後曰。近世墨以油烟易松烟。委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又得真定劉法造墨法於石刻中。以為劉之精。蓋深心盡在於此。必無誤後世。因厚思而得之。余嘗謂松烟墨深重而不委媚。油烟墨委媚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為炬取烟。二者兼之矣。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烟為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金一斤。欲做為之不能。此謂之墨妖可也。楊升菴外集

筆箋

筆法

製筆之法。以尖齊圓健為四德。毫堅則尖。毫多則色紫而齊。用膠貼。視得法。則毫束而圓。用以純毫。附以香狸角水得法。則用久而健。柳帖云。副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有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筆之元樞。當盡於是。今人毫少而狸鬚倍之。筆不耐寫。豈筆之咎哉。為不用料耳。

毫

筆之所貴者在毫。廣東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為之。以雉尾或雞鴨毛為蓋。五色可觀。或用豐狐毛。鼠鬚。虎毛。羊毛。鹿毛。羊鬚。胎髮。猪鬃。狸毛。造者。然皆不若兔毫為佳。兔以崇山絕壑中者。兔肥毫長而銳。秋毫取健。冬毫取堅。春夏之毫。則不堪矣。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毫少而貴。朝鮮有狼尾筆。亦佳。近日所製者。尤絕妙。

管

古有金管。銀管。斑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鑲金管。錄沉漆管。棕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然皆不若白竹之薄。標者為管。最便持用。筆之妙盡矣。他又何尚焉。冬月以紙帛衣管。以避寒者。似亦難用。悉不取也。

式

舊製筆頭。式如筍尖。最佳。後變為細腰葫蘆樣。初寫似細。宜作小書。用後腰散。便成水筆。即為舊物矣。當從舊製可也。

工

古者畫恬削筆。南朝有老善作筆。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製管如玉。宜州有諸葛高。常州許頭。國朝有陸

繼翁王古用皆湖人住金陵吉水有鄭伯清吳興有張天錫惜乎近俱失傳其妙大抵海內筆工皆不若湖之得法畫筆以杭之張文貴為首稱而張亦不妄傳人今則善惡無准世業不修似亦可惜揚州之中管鼠心畫筆用以落墨白描佳絕水筆亦妙

筆以十月正二月收者為佳文房寶飾云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蘇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則不蛀黃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尤佳

妙筆書後即入筆洗中滌去滯墨則毫堅不脫可耐久用寫完即加筆帽免挫筆鋒若有油膩以皂角湯洗之

古人重筆用敗則廢今人委之棄土似非雅厚昔趙光逢薄遊襄漢灑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云覽友退鋒即功成髮髮霜塚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後題獨孤貞節立碑上積有苔痕此蓋好事者殘筆之所積其

筆經

劉向說苑王滿生說周公籍筆贈書之則周公時已有筆矣韋誕筆經曰製筆之法築者居前寫者居後強者為刀弱者為輔參之以藥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曲中勾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又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取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此帖論筆之妙頗盡故釋書之攝力筆外集

硯箋

研以端欲為上古端之舊坑下若天生石子溫潤如玉眼高而活分布成象磨之無聲貯水不耗發墨而不填筆者為希世之珍有無眼而佳者第白端綠端非眼不易辨也歛亦如之但無眼耳大抵端取細潤停水欲取續繼發墨兼之斯為寶矣然皆難得今惟取其質之堅膩琢之圓滑色之光采聲之清冷體之厚重藏之完備傳之久遠為可貴耳

硯研

凡硯池水不可令乾每日易以清水以養石潤磨墨處不可貯水用過則乾之久浸則不發墨

硯硯

日用硯須日滌去其積墨取水則墨光瑩潤若過一二日則墨色差減春夏二時霉溼蒸濕使墨積久則膠泛滯筆又能損研精彩尤須頻滌以草麻子擦硯滋潤不得以滾湯滌研不可以毡片故紙揩抹恐色

毛紙屑以混墨色端溪有洗硯石絕佳今以皂角清水滌之為妙或以半夏切片擦硯極去滯墨或以絲瓜穰滌洗或以連房殼滌洗去垢起滯又不傷硯絕佳大忌滾水磨墨茶亦不可尤不宜令頑童持洗

試新墨

新墨初用膠性并稜角未伏不可重磨恐傷硯質

藏硯

端溪水中出一草半可愛石工取石琢研訖適用其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取以為囊藏研最佳或以文綾為囊稍避塵垢真之筒匣不可以研壓研恐傷研材

冬月研

冬天嚴寒不可用佳研得青州熟鐵研可以敵凍炙研預用四脚榨爐架火硯上微微逼之或用研爐亦可

朱研

亦得舊石者方妙或用白端亦可

墨結

研池邊取墨跡久泛不浮者名曰墨結為古硯之徵最難得者不可磨去致規杖漆琴之謂

琴箋

琴為書室中雅樂不可一日不對清音居士談古若無古琴新者亦須壁懸一床無論能操縱不善操亦常有琴淵明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音吾輩業琴不在記博惟知琴趣貴得其真若亞墨操懷古吟志懷賢也古交行雪窗夜話思尚友也猶聞陽春鼓之宣暢布和風人松御風行操致涼颯解慳澗湘水雲雁過橫陽起我與薄秋宵梅花三弄白雪操逸我神游玄圃樵歌漁歌鳴山水之閒心谷口引扣角歌抱烟霞之雅趣詞賦若歸去來赤壁賦亦可咏懷寄興清夜月明操弄一二養性修身之道不外是矣豈徒以絲桐為悅耳計哉

古琴色

古琴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烏木此最奇古也

古斷紋

古琴以斷紋為證不歷數百年不斷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此為最古有牛毛斷其紋如髮千百條者有蛇腹斷其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半寸許有龍紋斷其紋圓大有龜紋冰裂紋者未及見之蓋諸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以他器用布漆而琴無布他器安靜而琴日夜為絃所激也

古琴灰

觀合縫處無隙不散斷紋過肩此漆灰琴也若上下有紋兩傍光漆者適開而復合重漆補者此料灰琴

也。

古琴材

琴材以桐而梓底者為上。純桐以一木置之水上。取上半浮者為面。下半沉者為底。亦陰陽材也。若底面皆用浮者。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為之。取其暮夜陰雨彈之。聲不沉也。然必不能遠。聲亦不實。桐面杉底者。無足取也。桐木近寺觀。聞鐘鼓聲者最佳。吳中懿王得天台寺中對瀑布泉。屋柱斲二琴。一號洗凡。一號清絕。為曠代之寶。過於精金美玉也。

琴粉

玉者不為之華。有花則易轉。素不受汚。紫檀犀角者亦可。

琴徽

琴以金玉為徽。示重器也。然每為琴災。不若以磁珠蚌為徽。清夜彈之。得月光相映。愈覺明朗。光彩射目。取骨了然。觀亦不俗。若老翁清夜不寐。以琴消遣。如用金蚌為徽。則有光色。燈月炫目。不便老視。惟白日照之無光為宜。

琴絃

絃絲蜀中為上。秦中洛不為次。山東江淮為下。此由水土使然也。今只用白色柘絲為上。秋置次之。絃取冰者。以素質有天然之絃。若朱絃。則微色所滯。稍濁而失其本真也。

琴臺

以河南鄭州所造古郭公傳。長僅五尺。闊一寸有餘。上有方勝。或象眼花紋。用鑲琴臺。長過琴一尺。高二尺八寸。闊容三琴。以堅漆畫之。或用維摩式。高一尺六寸。坐用胡床。兩手更便運動。高或費力。不久而困也。嘗見一琴臺。用紫檀為邊。以錫為池。於臺中置水蓄魚。上以水晶板為面。魚戲水藻。儼若出聽。為世所稀。

琴室

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查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則聲透徹。若高堂大殿。則聲散漫。斗室小軒。則聲不達。如平屋中。則於地下埋一大缸。缸中懸一銅鐘。上用板鋪亦可。幽人逸士。或於喬松修竹。岩洞石室。清曠之處。地清景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哉。

唐琴

蜀中有雷文張越二家。製琴得名。其龍池風沼間有絃。餘處悉虛。令關聲而不散。

宋琴

宋有琴局。製有定式。謂之官琴。餘悉野斲。有施木舟者。造琴得名。斷紋漸去。

元琴

有朱致遠造琴精絕。今之古琴。多屬施朱二氏者。

國朝琴

成化間有豐城。萬隆宏治間。有錢塘惠祥。高騰。祝海鶴。擅名當代。人多珍之。又樊氏路氏琴。京師品為第一。大抵琴以音為主。其音善矣。又何必拘拘以為古哉。

蕉葉琴

取蕉葉為琴之式。製自祝海鶴。甚佳。

百衲琴

偶得美材。短不堪用。因而裁成片段。膠漆綴長。非好奇也。今做製者。以龜紋錦片。錯以玳瑁。象牙。香料。雜木。嵌竹為絃。鋪滿琴體。名曰寶琴。與廣中滇南。絳琴。琵琶。何異。更可笑也。近有銅琴。石琴。紫檀烏木者。皆失琴旨。雖美何取。

挂琴

不論寒暑。不可挂近風露日色中。及磚墻泥壁之處。恐惹濕潤。琴不發聲。宜木格布骨。紙屏當風透氣。處挂之。加以綉盤。以遠塵垢。或置床上被中。以近人氣為佳。

琴匣

貴者小止可容琴。不使中空搖動。梅月未至。須先以琴入匣中鎖閉。以紙糊口。不令濕氣着琴。

抱琴

當語重僕。勿令橫抱。恐觸物致損。須按古今人抱琴二勢。方稱雅觀。

對鶴

彈琴欲鶴舞。鶴未必能舞。觀者固然。誠非雅致之事。

對月

春秋二候。天氣澄和。人亦中夜多醒。萬籟咸寂。月色當空。橫琴膝上。時作小調。亦可暢懷。

對花

宜共岩桂。江梅。茉莉。薝蔔。建蘭。夜合。玉蘭等花。清香而色不麗者為雅。

臨水

鼓琴偏宜於松風洞響之間。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或對軒窗池沼。荷香撲人。或水邊林下。清漪芳芷。微風酒然。游魚出聽。此樂何極。

焚香

香清煙細。如水沉生香之類。則清韻雅。最忌龍涎。及兒女麝香。

盥手

彈琴須先盥手。則絃不受汚。夏月惟宜早晚。午則不可。非惟汗溼。恐太燥脆絃。

露下

露下。

乘露彈琴不可久坐。不惟潤絃。抑且傷人。且陽材鼓之有聲。陰材則無聲矣。

飲酒

彈琴之人。風致清楚。但宜啜茗。間或用酒發興。不過微有醜意而已。若堆醴酪。羅葷腥。蕩情狂飲。致成醉者之狀。以事琴。此大醜最宜戒也。

琴壇十友

冰絃。玉軫。軫函。玉足。絨剝。琴薦。錦囊。琴牀。琴匣。替指。以鴨湖造。此雁仙製也。火燒為之。

有糖結棋楠。鋸開上有油如鉛糖。黑白相間。黑如墨。白如燥米。焚之初有羊羶微氣。有金絲棋楠。色黃上有縹若金絲。惟糖結為佳。

角沉香

質重劈開如墨色者佳。不在沉水。好速亦能沉也。有以碎沉香。煉成大塊。以市於人。當細辨之。

片速香

俗名鱒魚片。雉雞斑者佳。有偽為者。亦以重實為美。

唵叭香

一名黑香。以軟淨。色明者為佳。手指可燃者。尤者。妙甚。惟都中有之。

角香

俗名牙香。以面有黑爛色者。為鐵面。純白不烘焙者。為生香。其生香之味。妙甚。在廣中價亦不輕。

降真香

紫質為佳。茶煮出油焚之。

白膠香

有如明條者佳。

黃檀香

黃質者佳。茶浸炒黃去腥。

芙蓉香

京師劉鶴製妙。

蒼朮

句容茅山產。細梗如貓糞者佳。

萬春香

內府者佳。

蘭香

以魚子蘭。蒸低。速香。牙香。塊者佳。近以末香。滾竹棍。蒸者。惡甚。

安息香

都中有數種。總名安息。其最佳者。劉鶴所製。月麟香。聚仙香。沉速香。三種。百花香。即下矣。

龍桂香

有黃黑二品。黑者價高。惟內府者佳。劉鶴所製亦可。

甜香

惟宣德年製者清遠。味幽可愛。燕市中貨者。纏黑如漆。白底上有燒造年月。每匣二三斤。有錫罩蓋。確子。

考樂餘事卷之三

香箋

論香

香之為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與味蕭騷。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晴窗榻帖。揮塵閒吟。篝燈夜讀。焚以遠辟睡魔。謂古伴月可也。紅袖在側。密語談私。執手擁爐。焚以蕙心熱意。謂古助情可也。坐雨閉窗。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吸茗味淡。一爐初熱。香滿復腹。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絃憂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幾爐熱。香霧隱隱。繞簾。又可祛邪辟穢。隨其所適。無施不可。品其最優者。伽南止矣。第購之甚艱。非山家所能卒辦。其次莫若沉香。沉有三等。上者氣太厚。而反嫌於辣。下者質太枯。而又涉於燥。惟中者約六七分一兩。最滋潤而幽甜。可稱妙品。煮茗之餘。即乘茶爐火。便取入香鼎。徐而蒸之。當斯會心景界。儼居太清宮。與上真游。不復知有人世矣。噫。快哉。近世焚香者。不博真味。徒事好名。兼以諸香合成。闢奇爭巧。不知沉香出於天然。其幽雅冲澹。自有一種不可形容之妙。若修合之香。既出人為。就覺濃豔。即如通天爐。冠鹿真龍。冠雀頭等項。縱製造極工。本價極貴。決不得與沉香較優劣。亦豈貞夫高士所宜耶。

棋楠香

一斤一罇者方真。

黃香餅

王鎮住東院所製。黑沉色無花紋者。佳甚。偽者。色黃惡極。

黑香餅

劉鶴二錢一兩者佳。前門外李家。印各色花巧者。亦妙。

京線香

前門外李家第二分每束價一分。佳甚。

龍樓香

內府者佳。

玉華香

武林高深甫所製。

暖閣香

有黃黑二種。劉鶴製佳。

黑芸香

河南短束城上王府者佳。

香爐

官哥定窰龍泉宜銅潘銅彝爐乳爐。大如茶杯而式雅者為上。

香盒

有宋剔梅花蔗段盒。金銀為素。用五色漆胎。刻法深淺。隨粧露色。如紅花綠葉。黃心黑石之類。奪目可觀。有定窰饒密者。有倭盒三子五子者。有倭櫃可攜遊。必須子口緊密。不泄香氣。方妙。

隔火

銀錢雲母片。玉片。砂片。俱可以火泥布如錢大者。銀鑲周圍作隔火。尤難得。凡蓋隔火。則炭易滅。須於爐四圍用筋直擱數十眼。以通火氣。周轉方妙。爐中不可斷火。即不焚香。使其長溫。方有意趣。且灰燥易燃。謂之靈灰。其香盡餘塊。用磁盒或古銅盒收起。可投入火盆中。薰焙衣被。

匙筋

雲間胡文明製者佳。南都白銅者亦適用。金玉者似不堪用。

筋瓶

吳中近製短頸細孔者。插筋下重不仆。古銅者亦佳。官哥定窰者。不宜日用。

香盤

紫檀烏木為盤。以玉為心。用以插香。

袖爐

齊齋中薰衣炙手。對客常談之具。如倭人所製。漏空罩蓋漆鼓。可稱清賞。今新製有罩蓋方圓爐亦佳。

茶箋

茶品

與茶經稍異。今烹煮之法。亦與蔡陸諸前人不同矣。

虎邱

最號精絕。為天下冠。惜不多產。皆為豪右所據。寂寞山家。無繇獲購矣。

天池

青翠芳馨。噉之賞心。嗅亦消渴。誠可稱仙品。諸山之茶。尤當退舍。

陽羨

俗名羅芥。浙之長興者佳。荆溪稍下。細者其價兩倍。天池。惜乎難得。須親自採收方妙。

六安

品亦精。入藥最効。但不善炒。不能發香而味苦。茶之本性質佳。

龍井

不過十數畝。此外有茶。似皆不及。大抵天開龍泓美泉。山靈特生佳。若以副之耳。山中僅有一二家妙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真者。天池不能及也。

天日

為天池龍井之次。亦佳品也。地誌云。山中寒氣早嚴。山僧至九月即不敢出。冬來多雪。三月後方通行。茶之萌芽較晚。

採茶

不必太細。細則芽初萌。而味欠足。不必太青。青則茶已老。而味欠嫩。須在殺雨前後。覓成梗帶葉微綠色。而團且厚者為上。更須天色晴明。採之方妙。若閩廣嶺南。多瘴癘之氣。必待日出山霧。霧障風氣收淨。採之可也。殺雨日晴明採者。能治痰嗽。療百病。

日晒茶

茶有宜以日晒者。青翠香潔。勝以火炒。

焙茶

茶採時。先自帶鍋灶入山。別租一室。擇茶工之尤良者。倍其僱值。戒其撻摩。勿使生硬。勿令過焦。細細炒燥。扇冷方貯器中。

藏茶

茶宜箬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故收藏之家。先於清明時收買箬葉。揀其最青者。預焙極燥。以竹

絲編之。每四片編為一塊。聽用。又買宜興新鑿大罌。可容茶十斤以上者。洗淨焙乾。聽用。山中焙茶。回復焙一番。去其茶子。老葉枯焦者。及梗屑。以大盤埋伏生炭。覆以灶中破細赤火。既不生烟。又不易過。置茶焙下焙之。約以二斤作一焙。別用炭火入大爐內。將罌懸其架上。至燥極而止。以編著視斤罌底。茶燥者。扇冷方先入罌。茶之燥。以拈起即成末為驗。隨焙隨入。既滿。又以箬葉覆於罌上。每茶一斤。約用箬二兩。口用尺八紙焙燥封固。約六七層。揮以方厚白木板一塊。亦取焙燥者。然後於向明淨室高閣之用。時以新燥宜興小瓶取出。約可受四五兩。隨即包整。夏至後三日。再焙一次。秋分後三日。又焙一次。一陽後三日。又焙之。連山中共五焙。直至交新色。味如一。罌中用淺。更以燥箬葉貯滿之。則久而不泄。

又法

以中饅盛茶十斤一瓶。每瓶燒稻草灰入于大桶。將茶瓶座桶中。以灰四面填桶。瓶上覆灰築實。每用撥開瓶取茶些少。仍復覆灰。再無蒸壞。次年換灰。

又法

空樓中懸架。將茶瓶口朝下。放不蒸。綠蒸氣自天而下也。

諸花茶

蓮花茶。于日未出時。將半含白蓮花撥開。放細茶一撮。納滿葉中。以麻皮罌墊。令其經宿。次早摘花傾出。茶葉用建紙包茶焙乾。再如前法。隨意以別藥製之。焙乾收用。不勝香美。

橙茶。將橙皮切作細絲一斤。以好茶五斤焙乾。入橙絲間。用密麻布襯墊。火煎置茶於上。烘熱以淨絲被罌之。三兩時。隨用建紙袋封裹。仍以被罌烘乾收用。

木樨。玫瑰。薔薇。蘭。蓮。梅花。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花。諸花開時。摘其半含半放。葉之香氣全者。量其茶之多少。摘花為伴。花多則太香。而脫茶韻。花少則不香。而不盡美。三停茶葉。一停花始稱。假如木樨花。須去其枝蒂。及塵垢蟲蟻。用磁罐一層茶。一層花。投間至滿。紙箬墊固。入鍋重湯煮之。取出待冷。用紙封裹。置火上焙乾。收用。則花香滿。茶味不減。諸花做此。已上諸平等細茶。皆之可也。若花入茶。本色香味尤盛。茉莉花。以熱水半杯放冷。鋪竹紙一層。上穿數孔。晚時採初開茉莉花。綴於孔內。上用紙封。不令泄氣。明晨取花簪之水。香可點茶。

擇水

天泉。秋水為上。梅水次之。秋水白而冽。梅水白而甘。甘則茶味稍奪。冽則茶味獨全。故秋水較差勝之。春冬二水。春勝於冬。皆以和風甘雨。得天地之正。施者為妙。惟夏月暴雨不宜。或因風雷所致。實天之流怒也。龍行之水。暴而溢者。旱而凍者。腥而墨者。皆不可食。雪為五穀之精。取以煎茶。幽人清脫。地泉。取乳泉漫流者。如梁溪之惠山。泉為最勝。取清寒者。泉不難於清。而難於寒。石少土多。沙膩泥凝者。必不清寒。且瀾峻流駛而清。岩奧陰積而寒者。亦非佳品。取香甘者。泉惟香甘。故能養人。然甘易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取石流者。泉非石出者。必不佳。取山脈透迤者。山不停處。水必不停。若停

即無源者矣。早必易涸。往往有伏流沙土中者。掘之不竭。即可食。不然。則滲瀝之潦耳。雖清勿飲。有瀑湧湍急者。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如廬山水。匯洪州天台瀑布。誠山居之珠箔錦幘。以供耳目。則可。入水品則不宜矣。有溫泉。下生硫黃。故然。有同出一轍。半溫半冷者。皆非食品。有流遠者。遠則味薄。取深鑷停蓄。其味迺復。有不流者。食之有害。博物志曰。山居之民。多瘦。由於飲泉之不流者。泉上有惡木。則葉滋根潤。能損甘香。甚者能釀毒液。尤宜去之。如南陽菊。損益可驗。

江水

取去人遠者。揚子南冷夾石停淵。特入首品。

長流

亦有通泉竇者。必須汲貯。候其澄徹可食。

井水

脈暗而性滯。味鹹而色濁。有妨茗氣。試煎茶一甌。隔宿視之。則結浮膩一層。他水則無。此其明驗矣。雖然。汲多者可食。終非佳品。或平地偶穿一井。適通泉穴。味甘而淡。大旱不涸。與山泉無異。非可以井水例觀也。若海濱之井。必無佳泉。蓋潮沙近地。斥鹵故也。

靈水

上天自降之澤。如上池天酒。甜香雨之類。世或希觀。人亦罕識。遇仙飲也。

丹泉

名山大川。仙翁修煉之處。水中有丹。其味異常。能延年卻病。尤不易得。凡不淨之器。切不可汲。如新安黃山。東峰下有硤砂泉。可點茗。春色微紅。此自然之丹液也。臨沉廖氏家。世壽後掘井。左右得丹砂數十斛。西湖葛洪井。中有石筴。陶出丹數枚。如芙蓉。啖之無味。棄之。有施漁翁者。拾一粒食之。壽一百六歲。

養水

味甘曰甘泉。氣芳曰香泉。惟甘故能養人。然甘易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山子菴養茶小品

養水

取白石子置甕中。能養其味。亦可澄水不滯。

茶記。言養水。置石子於甕。不惟益水。而白石清泉。會心不遠。夫石子須取其水中表裏瑩徹者佳。白如截肪。赤如雞冠。藍如螺黛。黃如蒸栗。黑如元漆。錦紋五色。輝映甕中。徒倚其側。應接不暇。非但益水。亦且娛神。屠羅史著

洗茶

凡烹茶。先以熱湯洗茶。去其塵垢。俟冷氣烹之。則美。

候湯

凡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以其去餘薪之煙。雜微之氣。且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

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緣邊泉湧連珠為二沸。奔濤濺沫為三沸。三沸之法。非活火不成。如坡翁云。蟹眼已過魚眼生。鸕鷀欲作松風聲。盡之矣。若薪火方交。水釜旋燥。急取旋回。水氣未消。謂之嫩。若人過百息。水踰十沸。或以話阻事廢。始取用之。湯已失性。謂之老。老與嫩皆非也。

注湯

茶已就膏。宜以造化其形。若手顫臂轉。惟恐其深。瓶嘴之端。若存若亡。湯不順通。則茶不勻粹。是謂緩注。一瓶之茗。不過二錢。若篋量合宜。下湯不過六分。萬一快瀉而深積之。則茶少湯多。是謂急注。緩與急皆非中湯。欲湯之中。臂任其責。

凡事俱可委人。第責成効而已。惟論者須躬自執勞。論者而不躬執。欲湯之良。無有是處。唐幽叟若發

擇器

凡瓶要少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相應。若瓶大。既存存久。味過則不佳矣。所以策功建湯業者。金銀為優。貧賤者不能具。則甕石有足取焉。甕不奪茶氣。幽入逸士。品色相宜。石凝結天地之秀氣。而賦形。琢以為器。秀猶在焉。其湯不良。未之有也。然勿與誇珍銜。豪吳公子道。銅鐵鉛錫。腥苦且澁。無油瓦瓶。滲水而有土氣。用以煉水。飲之逾時。惡氣纏口。而不得去。亦不必與獵人俗輩言也。

洗器

宜廟時有茶盞。料精式雅。質厚難冷。瑩白如玉。可試茶色。最為要用。蔡君謨取建盞。其色紺黑。似不宜用。

燭盞

茶瓶茶盞。匙生銹。致損茶味。必須先時洗潔則美。

擇薪

凡木可以煮湯。不獨炭也。惟調茶在湯之淑慝。而湯最惡烟。非炭不可。若暴炭屑薪。濃烟蔽室。實為茶魔。或柴中之蕪火。焚餘之虛炭。風乾之竹篠。樹稍燃鼎。附瓶頗甚快意。然體性浮薄。無中和之氣。亦非湯友。

擇果

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點之際。不宜以珍果香草奪之。奪其香者。松子、柑、橙、木香、梅花、茉莉、薝蔔、木樨之類是也。奪其味者。番桃、楊梅之類是也。凡飲佳茶。去果方覺清絕。襍之則無辨矣。若必曰所宜。核桃、榛子、杏仁、欖仁、菱米、栗子、鷄豆、銀杏、新笋、蓮肉之類。精製或可用也。

茶効

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煩、去膩。出本草拾遺 人固不可一日無茶。然或有忌而不飲。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自清。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毒自去。矣然率用中下茶。出蘇文

人品

茶之為飲。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時廢而或興。能熟習而深味。神融心醉。覺與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賞鑒者矣。使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乳泉以灌蒿菜。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司馬溫公與蘇子瞻嗜茶墨。公云。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公以為然。

唐武墨博學有著述才。性惡茶。因以詆之。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瘴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收功。茶力貽患。則不為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世說新語

李德裕奢侈過求。在中書時。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速清。致可嘉。有損盛德。芝田錄

傅稱陸鴻漸闢門著書。誦詩擊木。性甘茗。辨辨淄澠。清風雅趣。貽矣古今。謂茶者至陶其形。置煬突間。祀為茶神。可謂尊崇之極矣。嘗考蠻貊志云。陸羽探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焦燌不可食。羽怒以鐵索縛奴。而投火中。殘忍若此。其餘不足觀也已矣。

茶具

- 苦節君。湘竹。
- 品司。編竹為。沉垢。洗。分。木杓。即茶經水則。執權。準。茶每茶一。合。日支。茶。竹。葉。并。渡。慶。商。
- 象。古石。遞火。銅。火。動。不。團。風。湘。竹。注。春。茶。靜。沸。竹。架。即。茶。蓮。鋒。刀。啜。香。茶。擦。雲。匙。甘。鈍。木。錫。納。
- 敬。湘。竹。易。持。易。茶。漆。受。污。拭。抹。
- 建。城。瀝。茶。湘。筠。焙。茶。箱。蓋。其。上。以。收。火。氣。也。附。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以。養。茶。色。香。味。也。雲。屯。烏。府。盛。炭。水。曹。滄。器。鳴。泉。煮。茶。

盆玩箋

盆花

盆景以几案可置者為佳。其次則列之庭榭中物也。最古雅者。如天目之松。高可盈尺。本大如臂。針毛短簇。結為馬遠之欹斜。詰曲。郭熙之露頂。攬掣。劉松年之假亞。層疊。盛子昭之拖拽。軒翥。等狀。栽以佳器。樣可觀。更有一枝兩三梗者。或栽三五窠。結為山林。排匝。高下參差。更以透漏竊窺。奇石古符。安插得體。置諸庭中。對獨本者。若坐岡陵之巔。與孤松盤桓。對雙本者。似入松林深處。令人六月忘暑。又如闔中石梅。適天生奇質。從石本發枝。且自露其根。樛曲。古拙。俯仰有態。含花吐葉。歷世不敗。蒼蘚。麟。瓣。封。滿。花。身。苦。豎。垂。或。長。數。寸。風。颺。綠。絲。飄。飄。可。玩。烟。橫。月。瘦。恍。然。步。醒。羅。浮。又。如。水。竹。亦。產。闔。中。高。五。六。寸。許。極。則。盈。尺。細。葉。老。幹。滿。疎。可。人。盆。植。數。竿。使。生。涓。川。之。想。此。三。友。者。盆。几。之。高。品。也。次。則。枸。杞。當。求。老。本。虬。曲。其。大。如。拳。根。若。龍。蛇。至。於。蟠。結。柯。幹。蒼。老。束。縛。盡。解。不。露。做。手。多。有。態。若。天。生。然。雪。中。枝。葉。青。鬱。紅。子。扶。

蘇點點若綴時有雪壓珊瑚之號亦多山林風致抗之虎茨有百年外者止高二三尺本狀管葉盛數十層每盆以二十株為林白花紅子其性甚堅嚴冬厚雪玩之令人忘餐更須古雅之盆奇峭之石為佐方愜心賞至若蒲草一具夜則可收燈烟朝取垂露潤眼誠仙靈瑞品齋中所不可廢者須用奇古崑石白定方密水底下置五色小石子數十紅白交錯青碧相間時汲清泉養之日則見天夜則見露不特充玩亦可辟邪他如春之芳蘭夏之夜合黃香豈秋之黃密矮菊冬之短葉水仙美人蕉佑以靈芝盛諸古盆傍立小巧奇石一塊架以朱几清標雅質疎朗不繁玉立亭亭儼若隱人君子清素逼人相對啜天池茗吟本色詩大快人間障眼

瓶花

堂供須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齋充玩瓶宜短小花宜瘦巧最忌繁雜如縛又忌花瘦于瓶須各具意態得畫家寫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瓶忌有環忌成對忌小口甕肚瘦足藥罇忌用葫蘆瓶忌彩雕花架忌香烟燈煤燭忌油手拈弄忌貓鼠傷殘忌井本貯瓶味鹹不宜於花夜則須見天日忌以插花之水入口惟梅花秋海棠二種其毒尤甚預防之

擬花榮辱

花之雅稱為榮曰栽灌得時開值時明輕雲蔽熱暖日蒸香薄寒護葩和風拂蕊清麗舞態細雨還嬌烟籠殘醉露濕新粧涼月篩陰夕陽弄影蒼蘿島嶼秀石嶙峋微雪點素晚霞闌影清溪照妍疎籬倚笑翠竹為隣長松作蔭小橋斜站明窓靜對粉牆掩映朱蘭曲護蒼崖倒懸綠苔錯縱銅瓶插玩紙帳藏春珍禽嘈雜孤鶴步影名園滿瀟高齋清供把酒傾歡嬌歌豔賞嘉客品題主人體籍閨值三月開值生日種落山家門無刺啄家僅善術美人助粧林間吹笛膝上橫琴石枰下棋掃雪煎茶花之憎嫉為辱曰狂風摧慘霖雨無度烈日銷鑠嚴寒閉塞種落俗家惡鳥翻脚春雪成凍惡詩詈詈頑童揉折主人慳鄙栽灌失時藤草纏攪蔓樹荒涼沉酣狼藉藥罇作瓶蠶食不治蛛網聯結廚廚薰觸談論時政較量差除花徑鳴道對花暮緝賞動鼓板醜婦命名蠅結作屏庸僧窓下食店插瓶枝上晒衣樹下狗矢青粉畫屏穢滯猥巷煤烟塵空白晝青蠅黃昏蝙蝠權勢剪摘頭戴如廁

魚鶴筭

鶴品

鶴仙禽也於物為多壽感於陽故鳴於子雄則聲聞數里雌則聲下而不揚江陵鶴澤中多鶴因以名郡揚州亦有惟華亭鶴窠村所出為得地蓋以海東飛集於下沙原非華產其體高俊綠足龜文翔薄雲漢一舉千里誠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驕驥他雖有凡格也相鶴但取標格奇古喉聲清亮頸欲細而長足欲瘦而節身欲人立背欲直削身橫則類鶴頸肥則類鴨雁矣隆鼻短口則少眠高脚疎節則多力頂若朱紅則善鳴露眼赤睛則視遠回翎亞膺則體輕龜背繁腹則善產鳳翼雀尾則善飛輕前重後則善舞洪脾纖指則善步蓄之者當居以茅菴障以池沼飼以魚蝦鯽勿以熟食飽其腸胃使之乏精彩而應倦

仙骨欲教以舞俟其饑餒置食於野使童子拊掌歡顛搖首起足以誘之彼則奮翼而飛逸足而舞矣習之既熟一聞拊掌即便起舞謂之食化空林別墅白石青松更宜此君以助清興

金魚品

青怪金魚之色相變幻遍考魚部即山海經異物志亦不載讀子虛賦有曰網玳瑁鉤紫貝及魚藻同置五色文魚因知其色相自來本異而金魚特總名也顧品有妍媸而謂巧在配哺者又不可盡非之也惟人好尚與時變遷初尚純紅純白繼尚金盞金鞍錦被及印頭紅裏頭紅連鰓紅首尾紅鶴頂紅若八卦若散色又出假偽繼尚墨眼雪眼珠眼紫眼瑞眼琥珀眼四紅至十二紅二六紅甚有所謂十二白及堆金砌玉落花流水隔斷紅塵蓮臺八瓣種種不一總之隨意命名從無定顏者也至花魚俗子目為癩不知神品都出是花魚將來變幻可勝紀哉而紅頭種類竟屬庸庸板矣第眼雖貴於紅凸然必泥此無全魚矣乃紅忌黃白忌蠟又不可不鑑如藍魚水晶魚自是陂塘中物知魚者所不道也若三尾四尾品尾原係一種體材近滯而色都鮮麗可常具品第金管也銀管廣陵新都姑蘇競珍之夫魚一蟲類也而好尚每異世風之華實茲非一驗與

山齋筭

書齋

書齋宜明靜不可太敞明靜可爽心神宏敞則傷目力中庭列盆景建蘭之嘉者一二本近窓處蓄金鱗五七頭於盆池內傍置洗硯池一餘地沃以飯瀝雨漬苦生綠澗可愛遠砌種以翠芸草令遍茂則青葱欲浮取蔕荔根壅牆下酒魚腥水于牆上腥之所至羅必蔓焉月色盈臨渾如水府齋中几榻琴劍書畫鼎研之屬須製作不俗鋪設得體方稱清賞永日據席長夜篝燈無事擾心儘可終老儻非訓習客非佳流不得入

藥室

靜屋一間不聞鷄犬之處中設一几供醫仙置大板桌一光而堅厚可以和藥石磨一鐵研乳鉢各一蠶筒一棹曰一大小中篩各一棕帚一淨布一銅鑊一火扇一火鉗一盤秤一藥櫃一藥廂一大小藥刀一葫蘆瓶罐當多蓄以備用平時密鎖以杜不虞

茆亭

茆亭以白茆覆之四構為亭或以棕片覆者更久其下四柱得山中帶皮老棕本四條為之不惟淳朴雅觀且耐久外護蘭竹一二條結於蒼松翠蓋之下修竹茂林之中雅稱清賞

花樹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深紅淺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賞莫教一日不開余意山人家得地不廣開徑怡園則四時花品不可不培植也

佛堂

內供烏絲藏佛。以金鑲甚厚。慈容端整。結束得真印結。跌跏妙相具足者。案頭以舊磁淨瓶獻花。淨碗酌水。畫燕印香。夜燃石燈。其錦擊椅榻之類。次第鋪列。人能供禮。亦增善念。

茶寮

構一斗室。相傍書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子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

冬月用蒲草爲之。高一尺二寸。四面縐束細密。且甚堅實。內用木車坐板。以柱托頂。久坐不壞。暑月可設藤墩。如畫上者佳。

坐團

有蒲團。大徑三尺者。席地。快甚。吳中製者。精妙可用。棕團亦佳。或以青氈爲團。中印白梅一枝。雅稱跌坐。山椒玩月。以雄黃熬蠟。作蠟布團。坐之可遠濕辟重蟻。

漆凳

以木爲之。長二尺。闊六寸。高如常。四程鑲成。中分一鑿。內二空中。車圓木二根。兩頭留軸轉動。凳中鑿活裝。以腳踏軸。滾動往來。蓋湧泉穴精氣所生之地。故必以運動爲妙。

枕

舊器枕。長二尺五寸。闊六寸者。可用。長一尺者。謂之尸枕。乃古墓中物。雖宋磁白定亦不可用。有磁石者。如無大塊。以碎者琢成枕面。下以木鑲成枕。最能明目益睛。至老可讀細書。有以大理石鑲成者亦佳。有書枕。臚仙所製。用紙三大卷。狀如碗。品字相疊。束縛成枕。每卷綴以朱籤。牙牌下垂。一曰太清天錄。一曰南極壽書。一曰蓬萊仙籍。用以枕於書窓之下。最雅。

蓆

蓆蓋出滿喇加國。生於海之洲渚岸邊。葉性柔軟。鄉人取之。織爲細簾。冬月用之。愈覺溫暖。夏則斬州之竹簾最佳。

被

以玉色或蘭花布爲之。上畫蝴蝶。飛舞態不一。儼存蝶夢餘趣。

臥褥爐

以銅爲之。花文透漏。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

帳

冬月紙帳。或白厚布。或厚絹爲之。夏月吳中縐紗爲妙。以粗布爲帳底。如縐頂式。紐其三面。前餘半幅。下垂。上寫梅花。副以布衾。菊枕。蒲褥。左設几。鼎。燃紫藤香。迺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閒之意。

紙帳

用藤皮繭紙纏於木上。以索纏緊。勒作皺紋。不用糊。以線折縫縫之。頂不用紙。以稀布爲頂。取其透氣。或畫以梅花。或畫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

禪衣

瑣哈刺絨爲之。外紅裏黑。其形似胡羊。毛片縷縷下垂。用布緘爲體。其用耐久。來自西域。價亦甚高。惟都中有之。似不易得。

道服

考槃餘事卷之四

起居器服箋

榻

高一尺二寸。長七尺。有奇。橫如長之半。周設木格。中實湘竹。置之高齋。可作午睡。夢寐中如在瀟湘洞庭之野。有大理石鑲者。或花楠者。或退光黑漆。中刻竹以粉填之。儼如石榻者。佳。

短榻

高九寸。方圓四尺六寸。三面靠背。後背少高。如傍置之佛堂書齋間處。可以坐禪習靜。共僧道談元。甚便斜倚。又曰彌勒榻。

禪椅

嘗見吳破瓢所製。採天台藤爲之。靠背用大理石。坐身則百納者。精巧整滑無比。

隱几

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帶之半者爲之。橫生三了作足。出自天然。靡弄整滑。置之蒲團或榻上。倚手頓顙。可臥書云。隱几而臥者此也。

坐墩

製如中衣以白布為之四邊延以縙色布或用茶褐為袍綠以皂布有月衣鋪地儼如月形穿起則如披風以呂公黃絲縹之中空者副之二者用以坐禪策蹇披雪避寒俱不可少

冠
有鐵者玉者竹籜者犀者琥珀者沉香者瓢者白螺者製惟偃月高士二式為佳瘦木者終少風神

扇
有羽扇有新安竹篾扇輕便可攜不宜漆有紙糊者如篾扇式亦佳但有竹根紫檀妙柄為美

漢唐巾
唐巾之製去漢式不遠前摺較後兩傍少窄三四分頂角少方有純陽巾亦佳兩傍製玉圈右綴一玉瓶可以簪花外此者非山人所取

披雲巾
或段或氈為之匾巾方頂後用披肩半幅內絮以綿此雕仙所製為踏雪衝寒之具

文履

用白布作履如世俗之鞋用皂絲縹一條約長一尺三四折中交屈之以其屈處縹履頭近底處取起出履頭一二分而為二復縹其餘縹於履面上雙交如舊畫圖分其兩稍縹履口兩邊緣縹處是為絢於牙底相接處用一細絲縹周圍縹於縫中是為縹又以履口納足處周圍縹以皂縹廣寸許是為純又於履後綴二皂帶以繫之如世俗鞋帶是為縹如黑履則用皂布為之或白或藍為絢縹純縹是也

雲帛

以縹草及棕為之雲頭如芒鞋或以白布為鞋青布作高挽雲頭鞋面以青布作條左右分置每邊橫過六條以象十二月意後用青雲口以青綠似非塵土中着脚行用當為山人濟勝之具也

文房器具箋

筆格

玉筆格有山形者有臥仙者有舊玉子母猫長六七寸白玉作母橫臥為坐身負六子起伏為格有純黃純黑者有黑白雜者有黃黑為玳瑁者因玉玷污取為形體板附眼抱諸態絕佳其奇物也銅者有鎔金雙螭挽格精甚有古銅十二峯頭為格者有單螭起伏為格者鑿器有哥密三山五山者製古色潤有白定臥花哇瑩白精巧木者有老樹根枝蟠曲為狀長止五六七寸宛若行龍鱗角爪牙悉備摩弄如玉誠天生筆格有棋楠沉速不俟人力者尤為難得石者有峯風起伏者有蟠屈如龍者以不假斧鑿為妙

研山

始自米南宮以南唐寶石為之圖載輟耕錄後即效之大率研山之石以靈壁英石為佳他石紋片粗大絕無小樣曲折帆棹森巖嶺狀者嘗見宋人靈壁研山峯頭片段如黃子久皴法中有水池錢大深半寸許其下山脚生水一帶色白而起礫砢若波浪然初非人力偽為此真可寶又見一將樂石研山長八

寸許高二寸四面米糕包裹而巒頭起伏作狀尤更難得

筆牀

筆牀之製行世甚少有古鑲金者長六七寸高寸二分闊二寸餘如一架然上可臥筆四矢以此為式用紫檀烏木為之亦佳

筆屏

有宋內製方圓玉花板用以鑲屏插筆最宜有大理舊石方不盈尺儼狀山高月小者東山月上者萬山春箇者皆是天生初非紐捏以此為毛中書屏翰似亦得所蜀中有石解開有小松形松止高二寸或三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者亦堪作屏取極小名畫或古人墨跡鑲之亦奇絕

筆筒

湘竹為之以紫檀烏木稜口鑲坐為雅餘不入品

筆船

有紫檀烏木細鑲竹篾者精甚有以牙玉為之者亦佳此與直方並用不可缺者

筆洗

玉者有鉢孟洗長方洗玉環洗或素或花工巧擬古銅者有古鎔金小洗有青綠小盃有小釜小匱此五物原非筆洗今用作洗最佳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碧口元肚洗四捲荷葉洗捲口儼洗縹環洗長方洗但以粉青紋片朗者為貴有龍泉雙魚洗菊瓣洗鉢孟洗百折洗有定密三種元桶洗梅花洗縹環洗方池洗柳元洗元口儀稜洗有中蓋作洗邊盤作筆洗者有宜密魚藻洗葵瓣洗碧口洗鼓樣青白蠟洗近日新作甚多製亦可觀似未入格

筆覘

有以玉碾片葉為之者古有水晶淺碟有定密圓坦小碟最多俱可作筆覘更有奇者

水中丞

玉者有陸子岡製其碾獸而錦地與古尊壺同亦佳器也有古玉如中丞半受血侵元口釜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乃殉葬之物古人不知何用今作中丞極佳銅者有宜銅雨雲沙金製法古銅甌者樣式甚美有古銅小尊壺做口圓腹細足高三寸許以作中丞特佳陶者有官哥錢肚元式有鉢孟小口式者有儀稜肚者有青東磁菊瓣錢肚元足者有定密印花長樣如瓶但口做可以貯水者有元肚束口三足者有龍泉錢肚周身細花紋者近用新燒均窮俱法此式奈不堪用

水注

玉者有圓壺方壺有陸子岡製白玉辟邪中空貯水上嵌青綠石片法古蕉形滑熟可愛有蟾蜍注擬寶骨齋舊式亦佳銅者有古青綠天籙壺有金銀片嵌天鹿妙甚有半身鸚鵡杓有鎔金雁壺有江鑄眼牛以牧童騎跨作注管者亦佳但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室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今所

見犀牛天鹿之類。口啣小孟者。皆古人注油點燈。非水滴也。陶者有官哥方圓盞。有立瓜臥瓜盞。有雙桃注。有雙蓮房注。有牧童臥牛者。有方者。有筆格內貯水用者。有定窰枝葉。有帶葉茄盞。有駝盞。可格筆有蟻注。有青冬磁天雞盞。底有一竅者。有官窰五采桃注。石榴注。雙瓜注。彩色類生。有雙鷺注。工緻精極。俱可入格。

研匣

不可用五金。蓋石適金之所自出。若同處。則子盈母氣。反能燥石。以紫檀烏木。豆瓣楠。及雕紅。退光漆者為佳。

墨匣

以紫檀烏木。豆瓣楠為匣。多用古人玉帶花板鑲之。亦有舊做長玉螭虎人物嵌者為最。有雕紅。黑退光漆亦佳。

印章

有古之鏤金。塗金。細錯金銀。及商金。青綠銅。章有金者。玉者。瑪瑙。琥珀。寶石者。有哥窰。官窰。青冬窰者。其製作之巧。鈕式之妙。不可盡述。古玉章。用力精到。篆文筆意。不爽絲髮。此必昆吾刀刻也。即漢人雙鉤。玉之法。亦非後人可擬。故玉章更為賞鑒家珍重。青田石中有瑩潔如玉。照之燦若燈輝。謂之燈光石。今頓賤。貴價重於玉。蓋取其質雅。易刻。而筆意得盡也。今亦難得。近刻玉章。並無昆吾刀。蚌酥之說。惟用真菊花鋼。煨而為刀。闊五分。厚三分。刀口平磨。取其平尖鋒頭。為用。將玉章書篆文。以木架鈐定。用刀隨文鑄之。一刀弗入。再鑲一刀。多則三鑲。玉屑起矣。但不可以力勝之。則滑而難刻。運刀以腕。更置礪石於傍。時時磨刀。使鋒銳堅利。無不勝也。別無他術。今之鑲家。以漢篆刀筆自負。將字畫殘缺。刻損邊傍。謂有古意。不知顧氏印。數六帙。可謂備括古章。內無十數傷損。即有傷痕。迺入土久遠。水銹剝蝕。或貫泥沙。剔洗損傷。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法古篆法刀法。而竊其傷損形似。可發大噱。若諸名家。自無此等。

圖書匣

有宋剔新剔者。有填漆者。有紫檀鑲嵌玉石者。有豆瓣楠者。近有退光素漆者。何文如之。亦堪日用。

印色池

官哥窰方者。尚有八角委角者。最難得。定窰方池。外有印花紋。佳甚。此亦少者。諸玩器玉。當較勝於磁。惟印色池。以磁為佳。而玉亦未能勝也。故今官哥定窰者。貴甚。近日新燒。有蓋白。定長方印池。并青花白地。純白者。此古未有。常多蓄之。且有長六七寸者。佳甚。玉者。有陸子岡。做周身。連蓋。滾白。玉印池。工緻。伴古。近多効製。有三代玉方池。內外土鏽。血侵四裏。不知何用。今以為印池。似甚合宜。

糊斗

有古銅小提。齒如一拳大者。上有提梁。索股。有蓋。盛糊。可免鼠竊。有古銅元。袋肚如酒杯式。下乘方座。且體厚重。不知古人何用。今以為糊斗。似宜。有古銅三。櫃長。桶下有。三足。高二寸許。甚宜盛糊。陶者。有建窰。

外黑內白。長。定窰元。肚并。蒜蒲。長。有哥窰方。斗如。斛。中置一。梁。俱可。充作。糊斗。銅者。便於。出洗。價。當。高於。磁石。

蠟斗

古人用以。炙蠟。絨。敗。銅。製。頗。有。佳。者。皆。宋。元。物。也。今。雖。用。糊。當。收。以。備。數。

鎮紙

銅者。有青綠。蝦蟆。有。遍身。青綠。蹲。虎。蹲。龍。眠。龍。有。坐。臥。哇。哇。有。鑲。金。辟。邪。臥。馬。皆。上。古。物。也。玉者。有古。院。古人。用以。擗。筋。殉。葬。者。有。白。玉。獵。狗。有。臥。螭。有。大。樣。坐。臥。哇。哇。有。玉。兔。玉。牛。玉。馬。玉。鹿。玉。羊。玉。蟾。其。背。斑。點。如。酒。墨。色。同。玳。瑁。無。黃。暈。儼。若。蝦。蟆。背。狀。肚。不。純。白。其。製。古。雅。有。生。用。為。鎮。紙。磨。弄。可。愛。瑪。瑙。有。日。月。瑪。瑙。石。鼓。有。栢。枝。瑪。瑙。蹲。虎。辟。邪。有。紅。綠。瑪。瑙。蟹。可。謂。奇。絕。水。晶。者。有。石。鼓。海。黃。眠。牛。捧。瓶。波斯。陶。者。有。哥。窰。蟻。螭。有。青。冬。磁。獅。鼓。白。定。哇。哇。後。現。

壓尺

有玉碾。雙。螭。尺。有。以。紫。檀。烏。木。為。之。上。用。古。做。蹲。螭。玉。帶。抱。月。玉。兔。走。獸。為。紐。者。有。倭。人。鑲。金。銀。壓。尺。古。所未。有。尺。狀。如。常。上。以。金。鏤。雙。桃。銀。葉。為。紐。而。以。金。銀。鑲。花。皆。纖。環。細。嵌。工。緻。動。色。更。有。一。竅。透。開。內。藏。抽。斗。中。有。刀。錐。鑷。刀。指。到。刮。齒。消。息。空。耳。剪。子。收。則。一。條。擗。開。成。剪。謂。之。八。面。埋。伏。蓋。於。斗。中。收。藏。近。有。潘。鉞。幼。為。浙。人。被。虜。入。倭。性。最。巧。滑。習。倭。之。技。在。彼。十。年。其。鑿。嵌。金。銀。倭。花。樣。式。的。傳。倭。製。後。以。倭。敗。還。省。徒。居。雲。間。所。製。甚。精。而。價。亦。甚。高。

祕閣

有以。長。樣。古。玉。碾。為。之。者。近。以。玉。碾。螭。文。臥。螭。梅。花。等。樣。長。六。七。寸。者。有。以。紫。檀。雕。花。者。有。以。竹。雕。花。巧。人。物。者。有。倭。人。造。黑。漆。祕。閣。如。圭。元。首。方。下。闊。二。寸。餘。肚。稍。虛。起。恐。惹。字。黑。長。七。寸。上。描。金。泥。花。樣。其。質。輕。如。紙。為。祕。閣。上。品。

貝光

多以。貝。螺。為。之。形。狀。亦。雅。有。古。玉。物。中。如。大。錢。元。泡。高。起。半。寸。許。傍。有。三。耳。可。貫。不。知。何。物。以。為。貝。光。雅。甚。有。以。紅。瑪。瑙。製。為。一。桃。稍。匾。下。光。可。研。紙。上。有。桃。葉。枝。梗。凡。水。晶。玉。者。可。做。為。之。

雙錢

如。大。錢。色。如。雲。母。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西。域。滿。利。國。方。洲。

裁刀

有古。刀。筆。青。綠。裹。身。上。尖。下。環。長。僅。尺。許。古。人。用。以。殺。清。為。書。今。人。入。文。具。似。雅。有。姚。刀。可。入。格。近。有。崇。明。刀。頗。佳。刀。靶。惟。西。番。瀾。木。最。為。難。得。取。其。不。染。肥。膩。其。木。一。半。紫。褐。色。內。有。蟹。爪。紋。一。半。純。黑。色。如。烏。木。有。距。者。價。高。山。西。澤。潞。有。不。灰。木。作。靶。亦。妙。

剪刀

有寶鐵剪刀。製作極巧。外面起花鍍金。裏面嵌回字者。如潘鏞所遺倭製摺疊剪刀。古所未有。有則寶之後世必有好尚之者。

途利

小文具匣一。以紫檀為之。內藏小裁刀、錐子、空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剉指、剔指刀、髮刷、錐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

書燈

有古銅蛇燈、羊燈、龜燈、諸葛軍中行燈、鳳龜燈、有元燈、有青綠銅荷一片、整駕花朵於上。想取古人金蓮之意。用亦不俗。陶者有定窑三臺燈、有宣窑兩臺燈、俱堪書室取用。

香盤

香盤出時。山齋最要一事。得官哥定窑大盆。青冬磁龍泉盤。古銅青綠盤。宣德暗花白盤。蘇麻尼青盤。硃砂紅盤。青花盤。白盤。數種。以大為妙。每盆置盤二十四頭。或二十三頭。方足。香味滿室。清芬。其佛前小几上。置香盤一頭之。靈。舊有青冬磁架。龍泉磁架。最多以之架玩。可堪清供。否則以舊硃雕茶臺亦可。惟小樣者為佳。

布泉

古之有堆積青綠錢。以金嵌貨布等字者。可作界畫軸。

鉤

古銅腰束維鉤。有金銀碧瑣嵌者。有片金商者。有用獸而為肚者。皆三代物也。有羊頭鉤。螳螂捕蟬鉤。鏤金者。皆秦漢物也。齋中以之懸壁。掛畫。掛劍。及拂塵。等用甚雅。自一寸以至盈尺。皆可用。

簫

鶴脚銅鐵玉簫。杖簫。總不若紫竹九節。而吹有奇聲者佳。湘竹眉綠九節者。尤更難得。今會稽胡了凡。雲間戈蓼汀。所製。可稱江南二絕。

塵

古人以玉為柄。用以對客清談者。近有天生竹邊。若靈芝如意形者。有小萬歲藤傍枝。玲瓏透漏。儼肖龍形者。製為塵柄。甚雅。其拂以白尾為妙。

如意

古人用以指畫。或防不測。煉鐵為之。長二尺有奇。上有銀錯。或隱或現。真宜和舊物也。近有天生樹枝竹鞭。磨弄如玉。不事斧鑿者。亦佳。

詩筒葵牋

採帶露蜀葵汁。用布揩抹竹紙上。何少乾。以石壓之。可為吟箋。以貯竹筒。與騷人往來。廣唱。昔白樂天與微之亦嘗為之。故和靖詩。有帶斑猶恐俗。和節不妨山之句。

韻牌
刻詩韻上下二平聲為紙牌式。每韻一葉。總三十葉。山遊分韻。人取一葉。吟以用韻。似甚便覽。

五嶽圖

篆法有二。一出唐鏡。一出道藏經。以玉篆圖琢為方圓。綴於漢唐巾兩傍。帶之甚雅。以黃素朱書。祇作三四寸高小卷。飾以玉軸。錦帶。懸之杖頭。與葫蘆作伴。可拒虎狼。可遠魑魅。謂非負圖先生輩歟。

花尊

古銅花瓶。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或就瓶結實。陶玉器亦然。其式以膽瓶。小方瓶。為最。若養蘭蕙。須用觚。牡丹則用蒲蘆瓶。方稱。瓶內須打錫套管。收口作一小孔。以管束花枝。不令斜倒。又可注滾水。插牡丹芙蓉等花。冬天貯水插花。則不凍損瓶質。

鐘

得古銅漢鐘。聲清韻遠者。佐以石磬。懸之齋堂。所謂數聲鐘磬是非外。一個開人天地間。是也。

磬

有舊玉者。股三寸。長尺餘。古之編磬。也有古靈壁石。色黑性堅者。妙。懸之齋中。客有談及人間事。擊之以代清耳。靈壁石能收香。烟可終日不散。

禪燈

高麗者佳。有月燈。灼以乳酥。其光白瑩。真如初月出海。有日燈。得火內照。一室皆紅。曉日東升。不是過也。小者尤更可愛。價亦倍於月燈。角者似不堪用。

數珠

有以檀香車八菩提子。中孔着眼引繩。謂之灌香。世廟初。惟京師一人能之。果絕技也。價定一分一子。為格。有金剛子。小而花細者甚貴。有人頂骨。以傍宗眼。血質色紅者為佳。枯黑為下。有龍鼻骨磨成者。謂之龍充。色黑。嗅之微有腥香。有玉瑪瑙。琥珀。金珀。水晶。沉香。紫檀。烏木。棕竹。瑣瑣者。亦雅。珊瑚俗甚。記念有宋做玉降魔杵。玉五供養。有定器豆。大葫蘆。有天生一寸小葫蘆。可作記總。

鉢

取深山巨竹。車旋為鉢。光潔照人。上刻銘字。填以大青。誠道家方物。似不可缺。

番經

嘗見番僧。攜玉佩。或皮袋。或漆匣。上有番篆花樣文字。四方三寸。厚寸許。匣外兩傍為耳。繫繩佩服中。有經文朱書。其細密精巧。中華不及。此真梵王物也。當與素珠同攜。坐臥西風黃葉中。俾念西方大聖。作人間有髮僧。使心神閒靜。妄念自熄。養老之術也。

鏡

秦陀黑漆古光。背質厚無紋者為上。水銀古花背者。次之。俗謂而無打撻。輪轉周圓。形影不改。為貴。有如

錢小鏡。滿背青綠。嵌銀嵌金。五嶽圓。及片子鐵花。而無痕痕。清瑩如水。極可人意。價亦高貴。似不易得。捕具用之。山遊寺宿。亦不可少。菱花八角。方鏡。悉不取也。

軒轅鏡

其形如瑟。可作臥榻前懸挂。取以辟邪。蓋山精木魅。皆能使形變。而不能使鏡中之形變。其形在鏡。則銷亡退走。不能為害。

劍

自古格物之製。莫不有法傳流。獨鑄劍之術不傳。典籍亦不之載。故今無劍客。而世少名劍。今所見有屈之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亦非常鐵能為也。吾輩設此。縱不能以禦暴敵。亦可壯懷志。勇不得古劍。即今之寶劍。如雲南製者。懸之高齋。俾豐城隱氣。化作紫電白虹。上燭三台。斗垣。令熒熒夜光。燦彼撥指。豈不取橫。豈果迂哉。

遊具箋

笠

有細藤作笠。方廣二尺四寸。以皂絹蒙之。綴符以避風日。名雲笠。有竹絲為之。上以解葉細密鋪蓋。名葉笠。有竹絲為之。上綴鶴羽。名羽笠。三者最輕便。甚有道氣。

杖

有方竹上生九節。其崇不滿七尺。有棕竹合竹之字。竹俱可作杖。有三代時立鳩。鳩杖頭。周身金銀。嵌用以飾杖。上懸二三寸長小葫蘆。小靈芝。及五嶽圖卷。暮年攜之。探奇歷怪。多有相長之益。若萬歲藤。藜藿為杖。形雖奇怪。此為老衲行具。恐非山人家扶老也。姑置弗取。

漁竿

江上一筭。釣為樂事。釣用綸竿。竿用紫竹。綸不欲大。竿不宜長。但絲長則可釣耳。豫章有蘆竹。其節長而直。為竿最佳。長七八尺。破針作鈎。所謂一鈎。單動滄浪月。釣出千秋萬古心。是樂志也。意不在魚。或於紅蓼灘頭。或在青林古岸。或值西風撲面。或教飛雪打頭。于是披羽笠。頂羽笠。執竿烟水。傲在米芾寒江獨釣圖中。比之嚴陵渭水。不亦高哉。

舟

形如刻。船底惟平。長可二三丈有餘。頭闊五尺。內容賓主六人。僮僕四人。中倉四柱。結頂幔以蓬罩。更用布幕。走簷罩之。兩傍朱欄。欄內以布絹作帳。用蔽東西日色。無日則懸鈎高捲。中置桌凳。列筆床香鼎。盆玩酒具。花尊之屬。後官以藍布作一長幔。兩邊走簷。前縛以二竹為柱。後縛船尾。釘兩圍處。以蔽僮僕風日。用二畫漿。泛湖棹溪。更着茶灶。起烟一樓。恍若畫圖中一孤航也。別置一小船如葉。繫於柳根陰處。時而閒暇。執竿把釣。放乎中流。或於雪窗月明。桃紅柳媚之時。放舟常溜。吹紫蕭箏笛。以動天籟。使孤鶴乘風。或扣舷而歌。飽漁風月。回舟返棹。歸臥松窓。逍遙一世之情。何其樂也。

藥燄

取吳中羅紋長箋為之。以蠟板研膏。藥紋用剪成。成紅色者。肖紅葉。綠色者。肖蕉葉。黃色者。肖貝葉。山遊時。偶得絕句。書葉投空。隨風飛颺。泛舟付之中流。逐水浮沉。自多幽趣。

葫蘆

有天生一寸小葫蘆。用以綴為衣紐。又可懸於念珠。有物外風致。若用杖頭掛帶。藥二三寸。葫蘆亦妙。其長腰。繫於葫蘆。可懸藥籃。左畔。右可為。葫蘆。吸飲。有小區。葫蘆。可為冠。及瓢。俱以生相周匝。摸弄精神。無汗氣。方妙。

瓢

有瓊瓢。其形如芝如瓠者。山人攜以飲泉。大不過四五寸。而小者半之。惟以水磨其中。布擦其外。光彩如漆。明亮燭人。雖水濕不變。塵污不染。庶入精鑿。有小區。葫蘆。可作瓢。須摸弄整潔。方妙。

藥籃

即水火籃也。有以二區瓢為之。有遠紅漆者。上開一蓋。放丹爐一個。內實應驗藥符。藥以便隨處濟人。山童攜之。有物外風致。

衣匣

以皮護杉木為之。高五六寸。蓋底不用板。惟布裏皮面。軟而可舉。長闊如襪包式。少長一二寸。携於春時。內裝綿夾便服。以備風寒驟變。夏月裝以夾衣。秋與春同。冬則綿服。暖帽圍項等件。匣中更帶檣背竹。肥。并鐵如意。以便取用。

疊卓

二張。一張高一尺六寸。長三尺二寸。闊二尺四寸。作二面。拆脚活法。展則成卓。疊則成匣。以便携帶。席地用此。接合以供酌酢。其小几一張。同上疊式。高一尺四寸。長一尺二寸。闊八寸。以水磨楠木為之。置之坐外。列爐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賞。

提盒

高總一尺八寸。長一尺二寸。入深一尺。式如小廚。為外體也。下留空方四寸二分。以板圍住。作一小倉。內裝酒杯六。酒壺一。筋子六。勸杯二。空作六合。如方合底。每格高一寸九分。以四格。每格裝碟六枚。置菜。敬供酒。船。又二格。每格裝四大碟。置鮭菜。供饌。筋。外總一門裝卸。即可開鎖。遠宜提。甚輕便。足以供六賓之需。

提爐

式如提盒。高一尺八寸。闊一尺。長一尺二寸。作三層。下層一格。如方匣。內用銅造水火爐。身如匣方。坐嵌匣內。中分二孔。左孔注火。置茶壺。以供茶。右孔注湯。置一桶子。小鑊。有蓋。頓湯。中煮酒。長日午餘。此鑊可煮粥。供客。傍鑊一小孔。出灰進風。其鑊鑊。迥出爐上。太露不雅。外作如下格。方匣一格。但不用底。以罩之。

使盡鑊不外見也。一虛一實共二格上加一格置底蓋以裝炭。總三格成一架。上可箭關與提盒作一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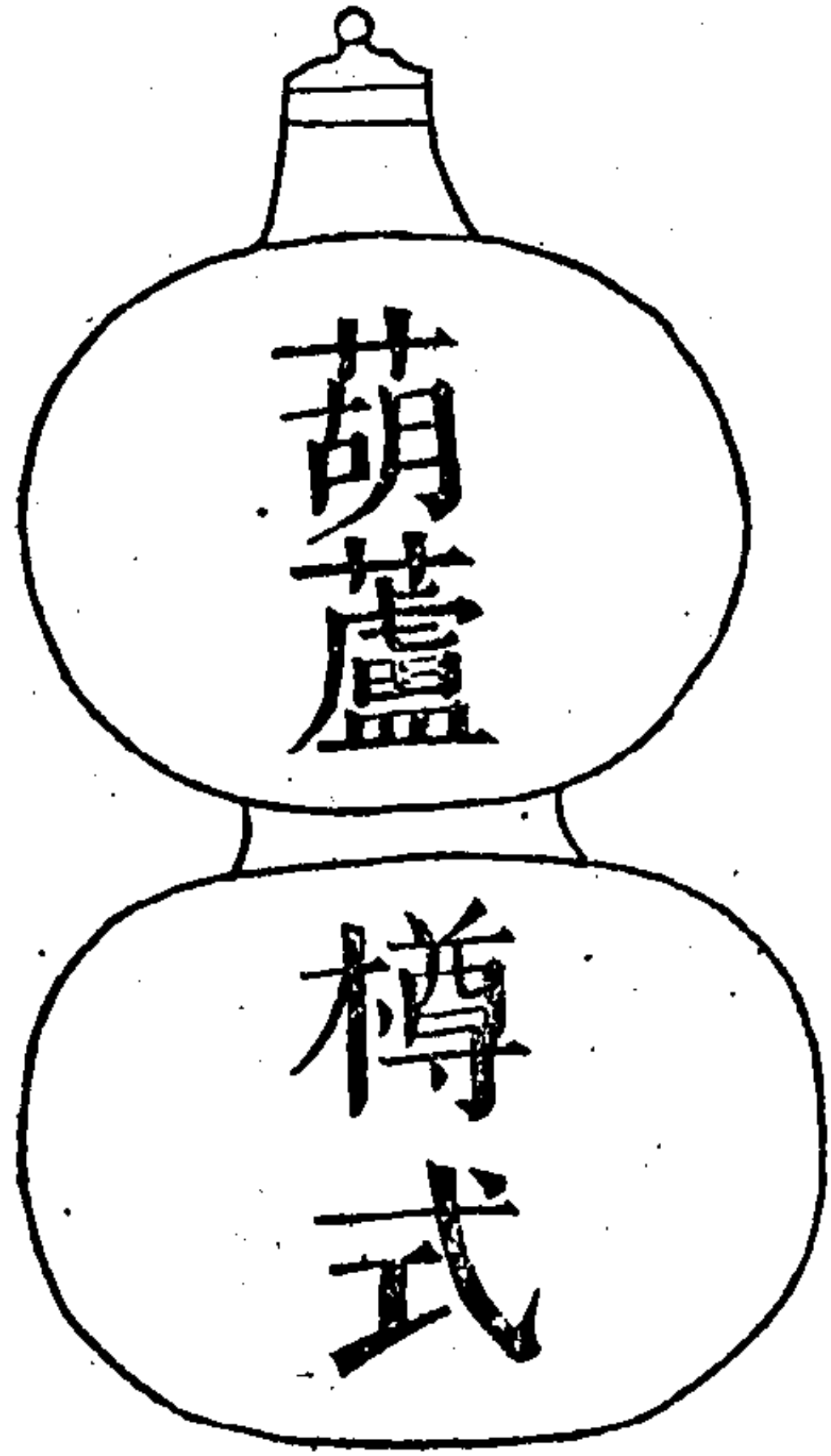
備具匣

以輕木爲之外加皮包厚漆如拜匣高七寸闊八寸長一尺四寸中作一替上淺下深。置小梳匣一茶盞四。設盆一香爐一香盒一茶盒一匙筯瓶一。上替內小硯一墨一筆二小水注一水洗一圖書小匣二骨牌匣一。骰子枚馬盒一香炭餅匣一。途利文具匣一。內藏裁刀錐子。空耳挑牙消息肉叉。修指甲刀。鏗髮刷等件。酒牌一詩韻牌一詩筒一。內藏紅葉各箋。以錄詩。下藏梳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鎖以啟閉。携之山遊亦似甚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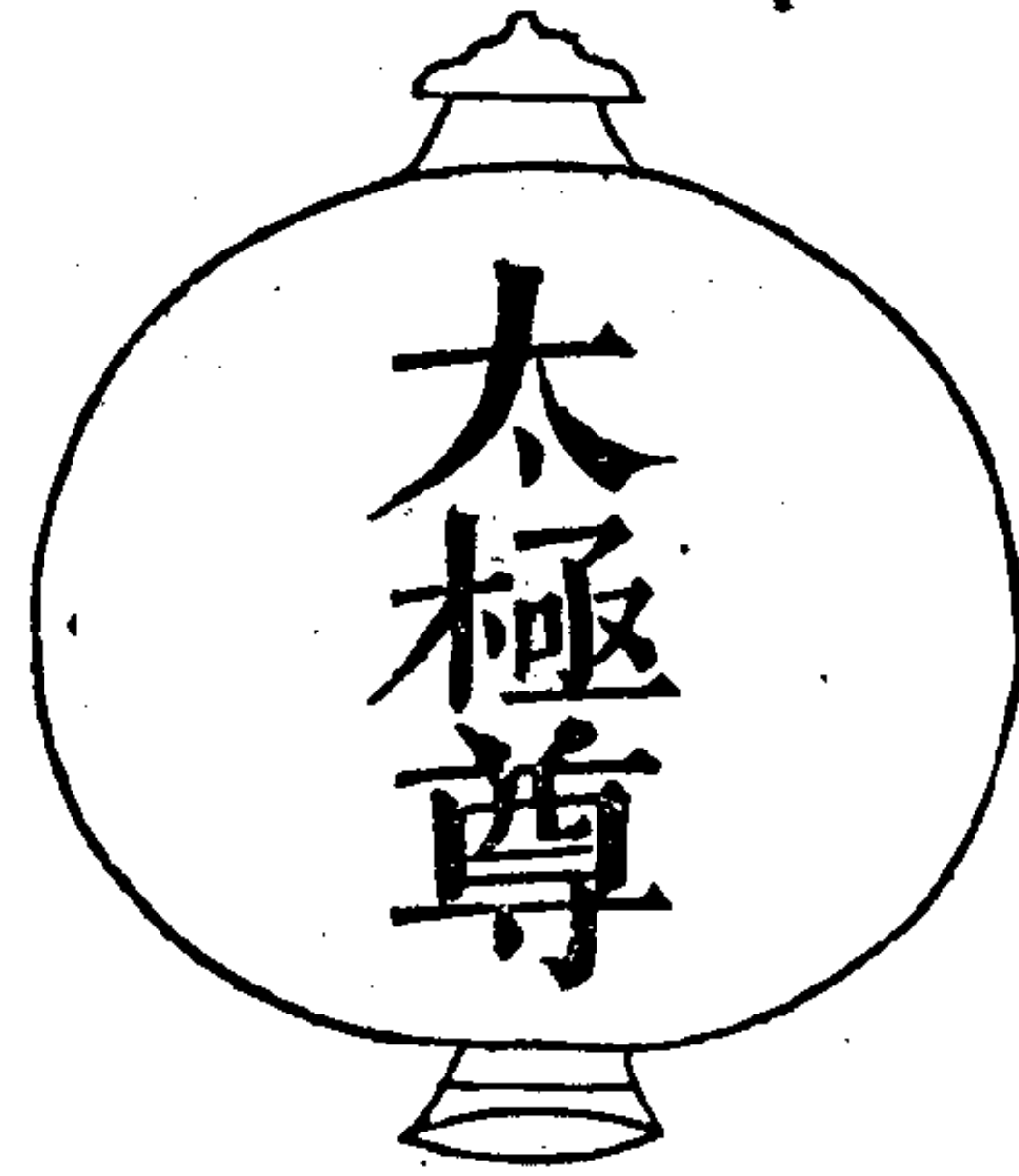
酒尊

上酒遠遊古有器甚佳。爲提次之。近以錫造者惡甚。余意磁者負重。銅者有腥。不若蒲蘆作具。內用堅漆。揀之遠遊似甚輕便。山遊當與已上三物束以二架。共作一肩。彼此助我逸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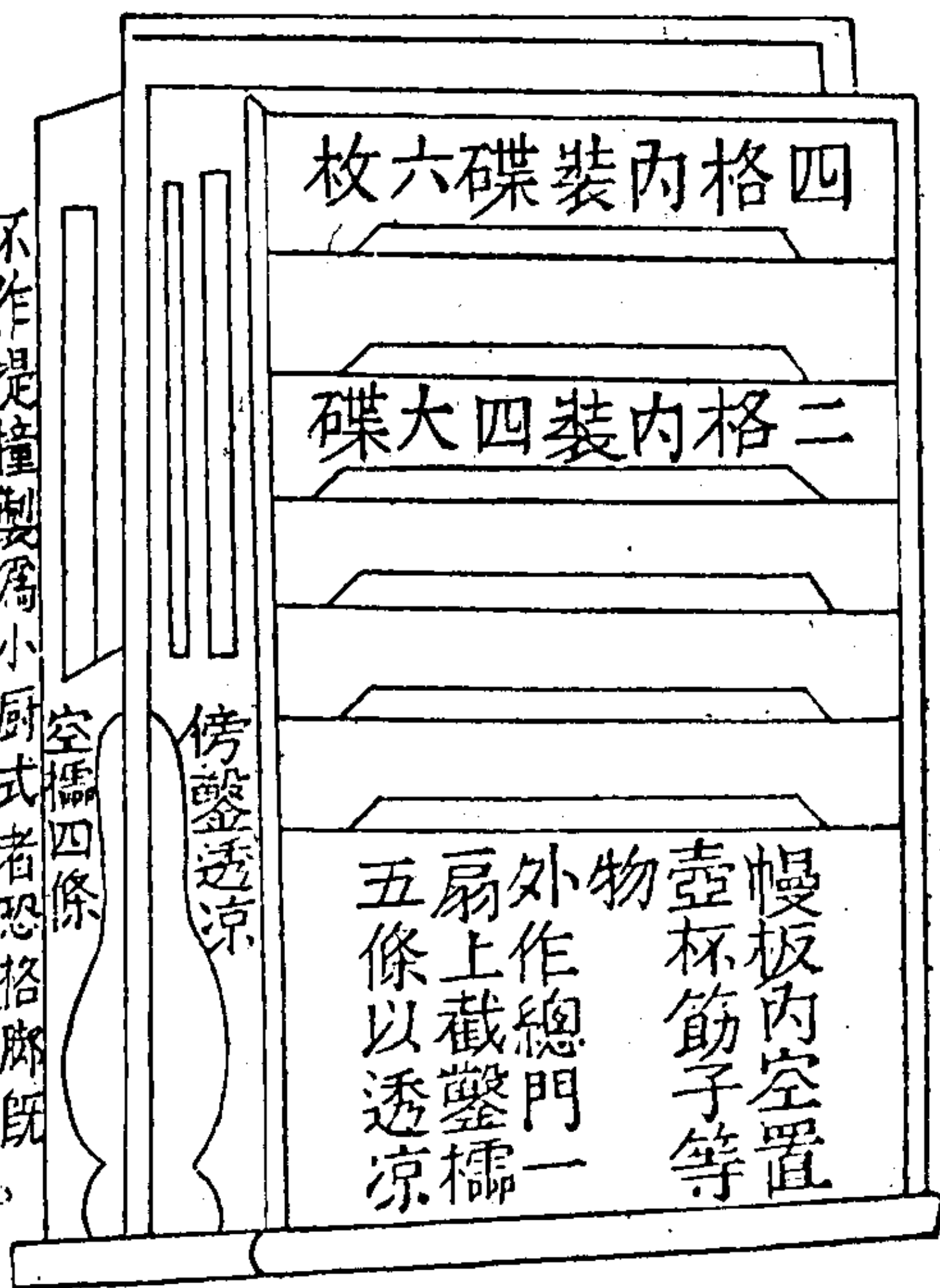
葫蘆樽用大小二瓠爲之中。以竹木旋爲筒。上下相聯。堅以布漆。頂開一孔。如上式。但不頂口。上開一小孔。并蓋子。口邊穿絲繩。備用。小鎖閉之。



大樽以區甕爲之。鑿起上蓋一孔。以竹木旋口。精以竹足。豎以漆布內。以生漆灌之。凡二次。酒貯不朽。且免沁漉。以結瑣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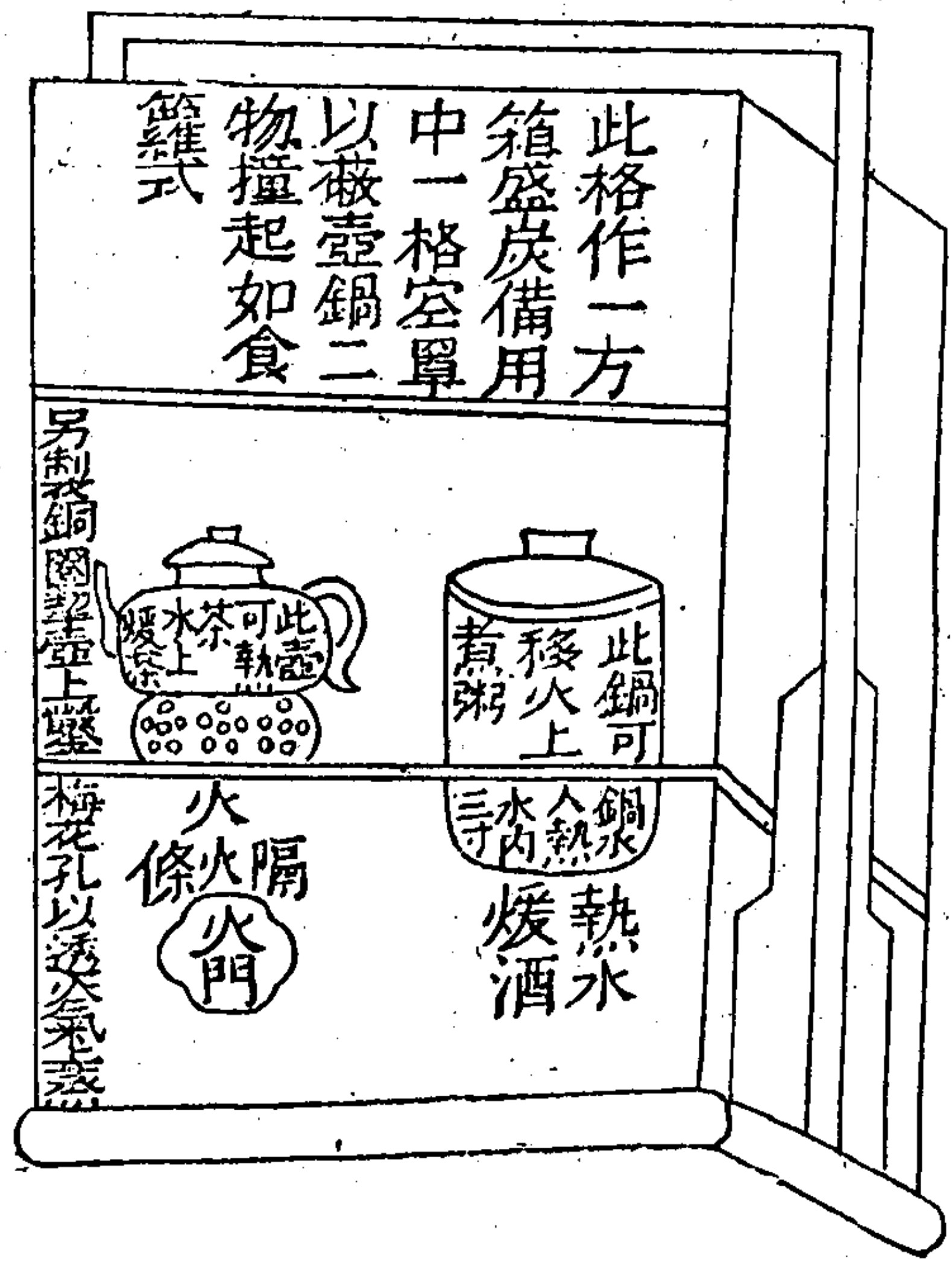


式圖合提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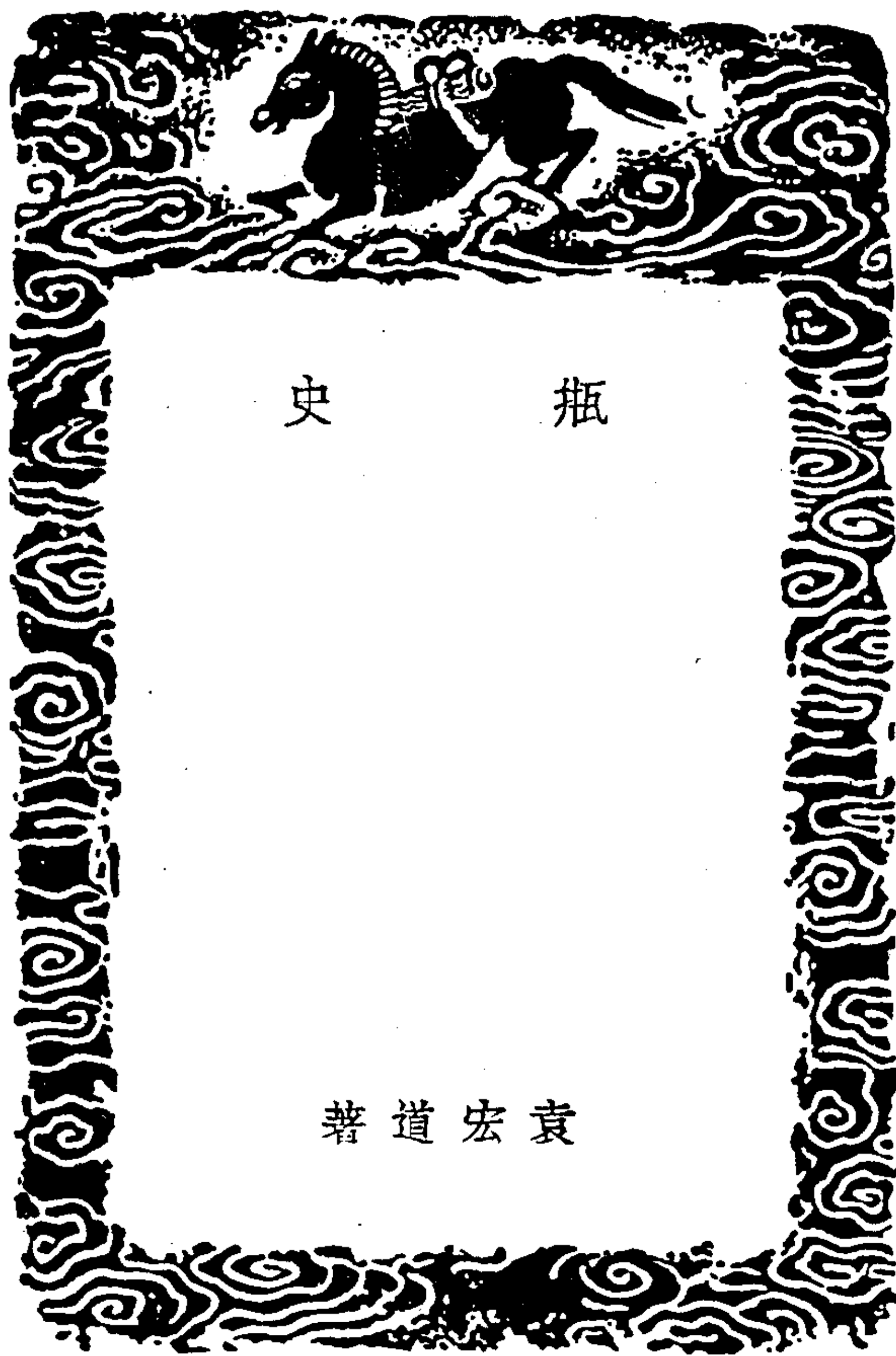
不作提撞製爲小厨式者。恐格脚既空。夏月取涼。非厨不足以拘攝故耳。

提爐圖



九四

唐宋以來文人學士耳聞目見俱以說部相尚其間詳藝苑之閒情誌山家之清供惟趙氏洞天清錄曹氏格古要論為別成一格余先祖儀部緯真公向傳有考槃餘事四卷依類分箋辨析精審筆墨所至獨具瀟灑出塵之想俾覽者於明窓淨几好香茗茗時得以賞心而悅目洵足與趙曹二書並垂不朽已乾隆乙巳夏日嗣孫繼序百拜謹跋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於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於巖崖利藪，目昧塵沙，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閒而踞為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於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嗟夫！此隱者之事，決烈丈夫之所為。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歛筮高巖，濯纓流水，又為卑官所絆，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邸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瓶置花，隨時插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為余案頭物，無汗剔澆頓之苦，而有賞味之樂。取者不貪，遇者不爭，是可述也。噫！此暫時快心事也。無耻以為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條列於後，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石公袁宏道題。

瓶史目錄

卷上

瓶花之宜
瓶花之法

卷下

一花目
三器具
五宜稱
七花祟
九使令
十一清賞

瓶花之忌

二品第
四擇水
六屏俗
八洗沐
十好事
十二監戒

瓶史

二

愛花人與何論瓶之美惡。又何分於室室二用乎哉。吾懼客嘲。具此以解。

瓶花之忌

瓶忌有環。忌放生對。忌用小口瓮。肚瘦足藥罇。忌用葫蘆瓶。凡瓶忌雕花。粧彩花架。忌置窗空几上。致有顛覆之患。故官哥古瓶。下有二方眼者。為穿皮條縛於几足。不令失顛。忌香煙燈煤。燭。忌貓鼠傷殘。忌油手拈弄。忌藏密室。夜則須移露天。忌用井水貯瓶。味鹹花多不茂。用河水或天落水。忌以插花之水入口。凡插花之水有毒。惟梅花秋海棠二種尤甚。

瓶花之法

松取其針短寸許。枝幹偃蹇。有古意者。插瓶最清。只用河水。竹惟鳳尾水竹。可插瓶中。取其枝葉如筆法者。折入小口瓶內。貯沸湯。以綿紙緊塞其口。勿令洩氣。俟湯寒。或易瓶。瓶底加泥一撮。

梅折枝不可太煩。擇其有韻古怪者。鮮嫩者。宜古銅瓶貯之。甚寒時。則銅亦綻裂。須用湯入。嚙少許。將花折處火燎之。然後插瓶中。仍用紙塞瓶口。

牡丹折後。即將燈燃折處。待軟為度。貯滾湯於小口瓶中。緊塞口。則數日不謝。與藥同法。一云。以蜜作水。插牡丹不悴。蜜亦不壞。

戎葵。鳳仙花。芙蓉花。凡柔枝花。皆用滾湯貯瓶。插下塞口。則不憔悴。

梔子花。將折枝根。搥碎。攪入水。則花不黃。其結成梔子。初冬折枝。插瓶。其子赤色。若花蕊可觀。荷花。將亂髮。密縛折處。仍以泥封其盛。先入瓶中。至底後。灌以魚池水。或天落水。不令入瓶。瓶口進水。則易收。

海棠花。以薄荷包枝根。水養。則難謝。

石榴。勿折新條。必隔年枝。乃佳。

金鳳花。千葉。灑金者。取其旁枝。將折處用濕石灰封之。紫微花。用湯製然後水插。水仙花。泥封折處。用水插。

薔薇花。取葉細者。佳。將折處搥碎。用鹽擦之。其色不黃。凡折花。須晨帶露。取半開者。如從登臨訪友處得來。就於此處。以法製之。藏之密室。則易謝。可露無風處。冬月不妨。

折花。須揀其受氣完足。堪玩者。人不善賞花。只愛花之妙。花好在顏色。顏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寓意於物者。自得之。

冬間插花。須用錫管。不惟不壞。磁瓶。即銅者。亦畏冰凍。如瑞香。梅花。水仙。粉紅山茶。臘梅。皆冬月妙品。雖曰疏黃投之不凍。恐亦難敵。惟近日色。南窗下置之。夜近臥榻。庶可多玩。一法。用肉汁去浮油。入瓶插梅。花。則專盡開。而更結實。

或云。以鹽灰。置瓶底。則不凍。

瓶史卷上

明 公安袁宏道著

瓶花之宜

瓶花之具有二用。如堂中插花。乃以漢之銅壺。太古尊。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壺。直口廠瓶。或龍泉。蓋草。大方瓶。高架兩旁。或置几上。折花須擇大枝。或上茸下瘦。或左高右低。或兩蟠臺接。偃亞偏曲。或挺露一幹中出。上簇下著。鋪蓋瓶口。令俯仰高下疎密斜正。各具意態。得畫家寫生折枝之妙。方有天然趣。若直枝。鬚頭花。朵不入清供。取花或一種二種。冬時插梅。投以硫黃五六錢。欲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若書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膽瓶。紙槌瓶。鵝頸瓶。青束。磁古龍泉。俱可。插花折枝。宜瘦巧。不宜繁雜。宜一種多則二種。須分高下。合插。儼若一枝。天生二色。方美。或先淡簇像生。即以麻絲根下縛定。插之。若彼此各向。則不佳。大率插花。須要花與瓶稱。花高于瓶四五寸。則可。假如瓶高二尺。肚大下實者。花出瓶口二尺六七寸。須折斜冗花枝。鋪撒左右。覆瓶兩旁之半。則雅。若瓶高瘦。卻宜一高一低。雙枝。或曲屈斜。鼻。較瓶身少短數寸。乃佳。最忌花瘦於瓶。又忌繁雜。如縛成把。殊無雅趣。若小瓶插花。令花出瓶。須較瓶身短二寸。如八寸長瓶。花止六七寸。方妙。若瓶矮者。花高於瓶二寸。亦可。插花。掛畫二事。是誠好事者。本身執役。豈可托之僮僕為哉。客曰。汝論辭矣。人無古瓶。必如所論。則花不可插耶。不然。余所論者。收藏家。積集既廣。須用合宜。使器得雅稱云耳。若以無所有者。則手執一枝。或採滿把。即插之水鉢。豈謂非

瓶史

瓶史

三

三器具

養花瓶亦須精良。譬如玉環飛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嵇阮賀李。不可請之酒店。中嘗見江南人家所藏。舊瓶。青翠入骨。砂斑堦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密細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也。大抵養瓶宜小而矮。銅如花觚。銅解尊。斝。方漢壺。素溫壺。圓壺。密器如紙槌。鵝頸。茄袋。花樽。花壺。蓄草。蒲槌。皆須形製減小者。方入清供。不然與家堂香火何異。雖舊亦俗也。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藥。蓮花。形質既大。不在此限。嘗聞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寶古者。非獨以既。然寒微之士。無從致此。但得宜成等。密磁瓶各一二枚。亦可謂乞兒暴富也。冬花宜用錫管。北地天寒。凍冰能裂銅。不獨磁也。水中投硫黃數錢。亦得。

四擇水

京師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粱橋。便為濁品。凡瓶水須經風日者。其他如桑園水。滿井水。沙窩水。王媽媽井水。味雖甘。養花多不茂。苦水尤忌。以味特鹹。未若多貯梅水為佳。貯水之法。初入壺時。以燒熱煤土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不獨養花。亦可烹茶。

五宜稱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疎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此其整齊也。若夫枝葉相背。紅白相配。此省曹擲下樹。蓋門華表也。惡得為整齊哉。

六屏俗

室中天然几一。藤牀一。几宜闊厚。宜細滑。凡本地邊欄。漆卓。描金螺鈿牀。及彩花瓶架之類。皆置不用。

七花祟

花下不宜焚香。猶茶中不宜置果也。夫茶有真味。非甘苦也。花有真香。非煙燎也。味香香損。俗子之過。且香氣燥烈。一被其毒。旋即枯萎。故香為花之劍刃。捧香合香尤不可用。以中有麝。故也。昔韓熙載謂木樨宜龍腦。酸醜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菡萏宜檀。此無異於中夾肉。官庖排當所為。非雅士事也。至若燭氣煤煙。皆能殺花。速宜屏去。謂之花祟。不亦宜哉。

八洗沐

京師風霾時作。空懸淨几之上。每一吹。飛埃寸餘。瓶君之困辱。此為最劇。故花須經日一沐。夫南威青琴。不香粉不櫛澤。不可以為妓。今以數葉殘芳。垢面穢膚。無刻飾之工。而任塵土之質。枯萎立至。吾何以觀之哉。夫花有喜怒。寤寐。曉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為口口。昔雨澹雲薄。日夕陽佳。月花之曉也。狂號連雨。烈燄寒。花之夕也。層林烘日。媚體藏風。花之喜也。暈神神敏。煙色迷離。花之愁也。敬枝困。如不勝風。花之夢也。燭然流盼。光華溢口。花之醒也。曉則空亭大廈。昏則曲房奧室。愁則屏氣危坐。喜則誰呼調笑。夢則垂簾下幃。醒則分香理澤。所以悅其性情。時其起居也。浴曉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夫

瓶史卷下

一花目

燕京天氣嚴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即有至者。率為巨瓏大碗。所有。儒生寒士。無因得發其幕。不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夫取花如取友。山林奇逸之士。族迷于豕鹿。身蔽於豐草。吾雖欲友之而不可得。是故通邑大都之間。時流所共標。其目而指為偽士者。吾亦欲友之。取其近而易致也。余於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入春為梅。為海棠。夏為牡丹。為芍藥。為石榴。秋為木樨。為蓮。為菊。冬為臘梅。一室之內。苟香何粉。迭為賓客。取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栢數枝以充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豈可使市井庸兒。瀾人賢社。貽皇甫氏充隱之嗤哉。

二品第

漢宮三千。趙姊第一。邢尹同幸。望而泣下。故知色之絕者。蛾眉未免俛首。物之尤者。出乎其類。將使傾城與衆。姬同輩。吉士與凡才。並駕誰之罪哉。梅以重葉綠萼。玉蝶百葉細梅為上。海棠以西府紫錦為上。牡丹以黃樓子。玉蝴蝶。西瓜。大紅舞青。靨為上。芍藥以冠羣芳。御衣黃寶。粧成為上。榴花以深紅重臺為上。蓮花以碧臺錦邊為上。木樨以子早黃為上。菊以諸色鶴翎。西施。剪秋。為上。臘梅以香為上。諸花皆名品。寒士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獨欲此數種者。要以判斷羣非。不欲使常聞。雖諸奇卉之間耳。夫一字之褒。榮於華。今以蕊宮之董狐。定華林之春秋。安得不嚴且慎哉。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浴夕浴愁。真花刑耳。又何取焉。浴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細微澆注。如微雨解醒。清露潤甲。不可以手觸花。及指尖折割。亦不可付之庸奴。猥婢。浴梅。宜隱士。浴海棠。宜韻致客。浴牡丹芍藥。宜靚粧妙女。浴榴。宜醜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兒。浴蓮。宜嬌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臘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當以輕絹護之。標格既稱。神彩自發。花之性命可延。寧獨滋其光潤也哉。

九使令

花之有使令。猶中宮之有嬪御。閨房之有妾媵也。夫山花草卉。妖艷日多。弄煙惹雨。亦自便嬖。惡可少哉。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為婢。海棠以類。芙蓉。丁香。為婢。牡丹以玫瑰。薔薇。木香。為婢。芍藥。以鸞。蜀葵。為婢。石榴。以紫微。大紅。千葉。木槿。為婢。蓮花。以山礬。玉簪。為婢。木樨。以芙蓉。為婢。菊。以秋海棠。為婢。臘梅。以水仙。為婢。諸婢姿態。各盛一時。濃淡雅俗。亦有品評。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清也。山茶鮮妍。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艷。石氏之翔風。羊家之淨琬也。林禽蘋婆。姿媚可人。潘生之解愁也。鸞粟。蜀葵。妍於離落。司空圖之鸞臺也。山礬。潔而逸。有林下氣。魚元機之綠翹也。丁香。瘦玉。簪寒。秋海棠。嬌然有酸態。鄭康成。崔秀才之侍兒也。其他不能一一比像。要之。皆有名於世。柔佞纖巧。頗氣有餘。何至出子瞻榴花。樂天春草下哉。

十好事

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塊。雋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貌可憎之人。皆無僻之人耳。若真有所僻。將沉酒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官賈之事。古之負花僻者。聞人談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跋涉而從之。至於濃寒盛暑。皮膚皴鱗。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將萎。則移枕藉。睡臥其下。以觀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於萎地而後去。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嗅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見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是之謂真好事也。若夫石公之養花。聊以破閒居孤寂之愁。非真能好之也。夫使其真好之。已為桃花洞口人矣。尚復為人間塵土之官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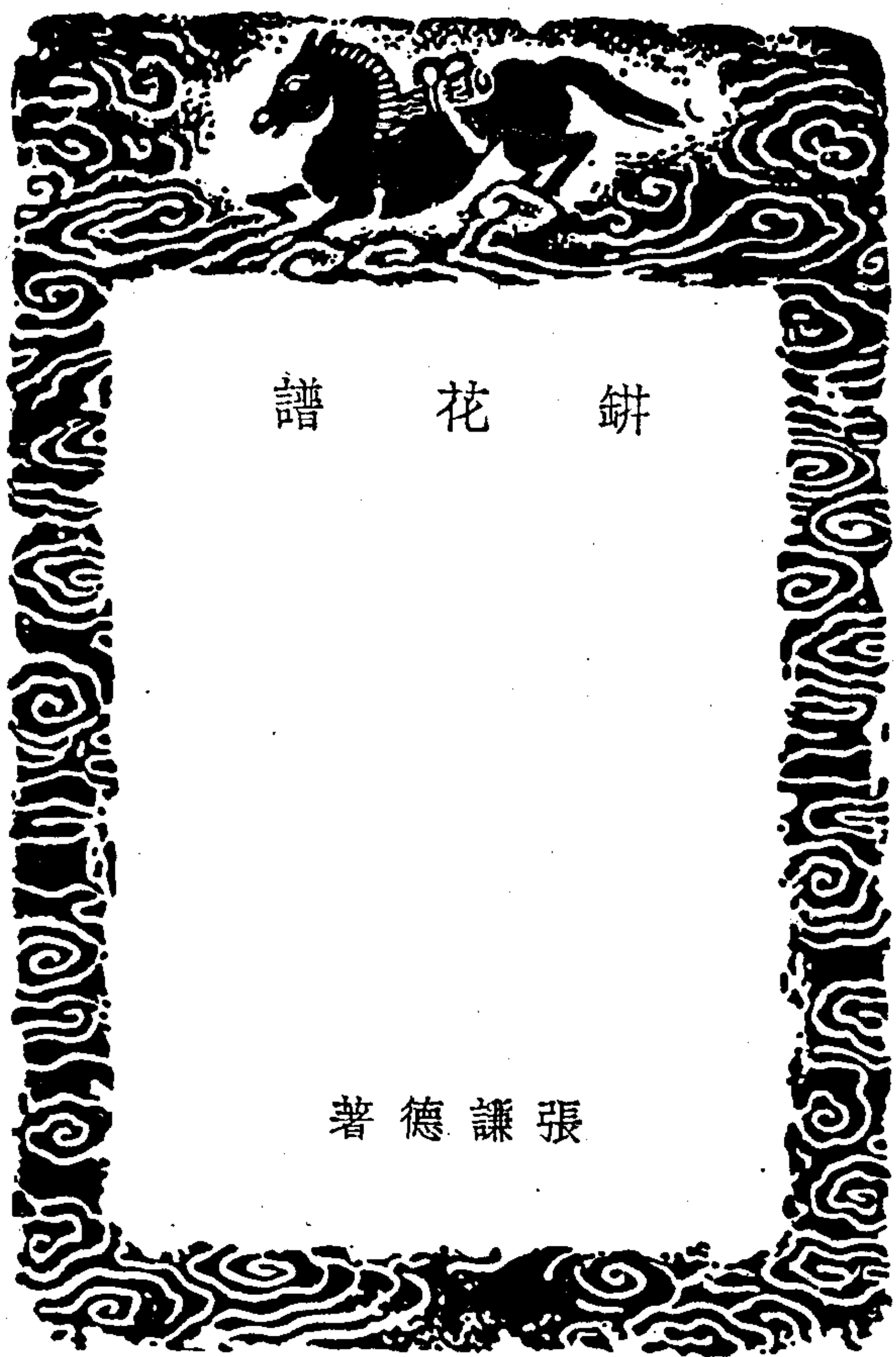
十一清賞

茗賞者。上也。譚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若夫內酒越茶。及一切庸穢凡俗之語。此花神之深惡痛斥者。寧閉口枯坐。勿遭花惱可也。夫賞花。有地有時。不得其時。而漫然命客。皆為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暖房。溫花宜晴日。宜轉寒。宜華堂。暑花宜雨後。宜快風。宜佳木。宜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徑。宜古藤。巖石邊。若不論風日。不擇佳地。神氣散緩。了不相屬。比與妓舍酒館中。花何異哉。

十二豎戒

宋張功甫梅品。語極有致。余讀而賞之。擬作數條。揭於瓶花齋中。花快意凡十四條。明窗淨室。古鼎朱硯。松濤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薊州人送酒。座客工畫花卉。盤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深

鐘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凡二十三條。主人頻拜客。俗子闌入。蠅枝庸僧。談禪廳下。狗鬪運子。斷新。歌童。弋陽。醉醜女。折戴。論陸。遷強。作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算帳。檢韻府押字。破書。狼籍。福建。牙人。吳中。販書。鼠矢。蝸涎。僮僕。假瑟。令初行。酒盡。與酒館。為隣。案上有黃金。白雲。中原。紫氣。等語。燕俗。尤競。販賣。每一花開。緋帳。雲集。以余觀之。辱花者多。悅花者少。虛心。檢點。吾輩。亦時有犯者。特書一通。座右。以自監戒焉。



餅花譜

餅花譜

張謙德 著

夢蝶齋徒曰：幽棲逸事，餅花特難解。解之者，億不得一。厥昔金潤齋年述譜，余亦稚齡，作是數語，其間孰是孰非，何去何從，解者自有定評，不費焉。乙未中秋前二日書。

崑山 張謙德 著

品餅
凡插貯花，先須擇餅。春冬用銅，秋夏用磁。因乎時也。堂廈宜大，書室宜小。因乎地也。貴磁銅，賤金銀。尚清雅也。忌有環，忌成對像神祠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穩而不泄氣也。大都餅寧瘦，毋過壯。寧小毋過大。極高者不可過一尺，得六七寸四五寸，瓶插貯佳。若太小則養花又不能久。

銅器之可用插花者，曰尊，曰觚，曰壺。古人原用貯酒，今取以插花，極似合宜。古銅餅鉢，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餅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爾。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無磁餅，皆以銅為之。至唐始尚瓷器，厥後有柴汝官哥定龍泉均州章生烏泥宜成等器，而品類多矣。尚古莫如銅器，器則柴汝最貴，而世絕無之。官哥宜定為當今第一珍品，而龍泉均州章生烏泥成化等

餅花譜

餅花譜

餅亦以次見重矣。

瓷器以各式古壺，餅尊，觚一枝，餅為書室中妙品。次則小簪，餅紙，餅圓，素餅，鷺頸，壁瓶，亦可供插花之用。餘如開花茄袋，葫蘆，棗核，細口，匾肚，瘦足，藥罈等餅，俱不入清供。

品花

花經九命升降。吾家先哲君諱所製，可謂縮萬象於筆端，實幻景于片楮矣。今譜餅花，例當列品，錄其入供者得數十種，亦以九品九命次第之。

一品九命

蘭 牡丹 梅 蠟梅 各色細葉菊 水仙 滇茶 瑞香 菖陽

二品八命

蕙 酸醜 西府海棠 寶珠茉莉 黃白山茶 巖桂 白菱 松枝 含笑茶花

三品七命

芍藥 各色千葉桃 蓮 丁香 蜀茶竹

四品六命

山礬 夜合 賽蘭 薔薇 秋海棠 錦葵 杏 辛夷 各色千葉榴 佛桑 梨

五品五命

玫瑰 薔薇 紫微 金萱 忘憂 豆蔻

六品四命

玉蘭 迎春 芙蓉 素馨 柳芽 茶梅

七品三命

金雀 躑躅 枸杞 金鳳 千葉李 枳殼 杜鵑

八品二命

千葉戎葵 玉簪 雞冠 洛陽 林禽 秋葵

九品一命

蜀春羅 剪秋羅 羅 高良姜 石菊 牽牛 木瓜 淡竹葉

折枝

折取花枝，須得家園鄰圃，侵晨帶露，擇其半開者，折供。則香色數日不減。若日高露晞，折得者，不特香不

全色不鮮，且一兩日即萎落矣。凡折花，須擇枝，或上蒼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兩端接，假亞偏曲，或挺露一幹，中出上簇下蕃，鋪蓋餅口，取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態，全得畫家折枝花景象，方有天趣。若直枝蓬頭花朵，不入清

餅花譜

三

供。
花不論艸木，皆可供餅中插貯。第摘取有二法：取柔枝也，宜手摘，取勁幹也，宜剪。越惜花人，亦須識得。探折勁枝，尚易取巧，獨草花最難摘取，非熟玩名人寫生畫跡，似難脫俗。

插貯

折得花枝，急須插入小口餅中，緊緊塞之，勿泄其氣，則數日可玩。
大率插花，須要花與餅稱，令花稍高于餅，假如餅高一尺，花出瓶口一尺三四寸，餅高六七寸，花出餅口八九寸，乃佳。忌太高，太高餅易仆，忌太低，太低雅趣失。

小餅插花，宜瘦巧，不宜繁雜。若止插一枝，須擇枝柯奇古，屈曲斜曷者，欲插二種，須分高下，合插，儼若一枝天生者，或兩枝彼此各向，先淡簇像生，用麻絲縛定插之。

餅花雖忌繁冗，尤忌花瘦于餅，須折斜欹花枝，鋪撒小餅左右，乃為得體也。
餅中插花，止可一種兩種，稍過多，便冗雜可厭，獨秋花不爾也。

滋養

凡花滋雨露以生，故餅中養花，宜用天水，亦取雨露之意，更有宜蜂蜜者，宜沸湯者，清賞之士，貴隨材而造就焉。

滋養第一，雨水宜多蓄聽用，不得已，則用清淨江湖水，井水味鹹，養花不茂，勿用。

插花之水，類有小毒，須且且換之，花乃可久。若兩三日不換，花輒零落。
餅花每至夜間，宜擇無風處露之，可觀數日，此天與人參之術也。

事宜

梅花初折，宜火燒折處，固滲以泥，牡丹初折，宜燈燃折處，待軟乃歇，芍藥花初折，宜搥碎其根，擦鹽少許，荷花初折，宜亂髮纏根，取泥封竅，海棠初折，宜薄荷嫩葉包根入水，除此數種，可任意折插，不必拘泥，牡丹花宜蜜養，蜜仍不壞，竹枝絨葵金鳳芙蓉，用沸湯插枝，葉乃不萎。

花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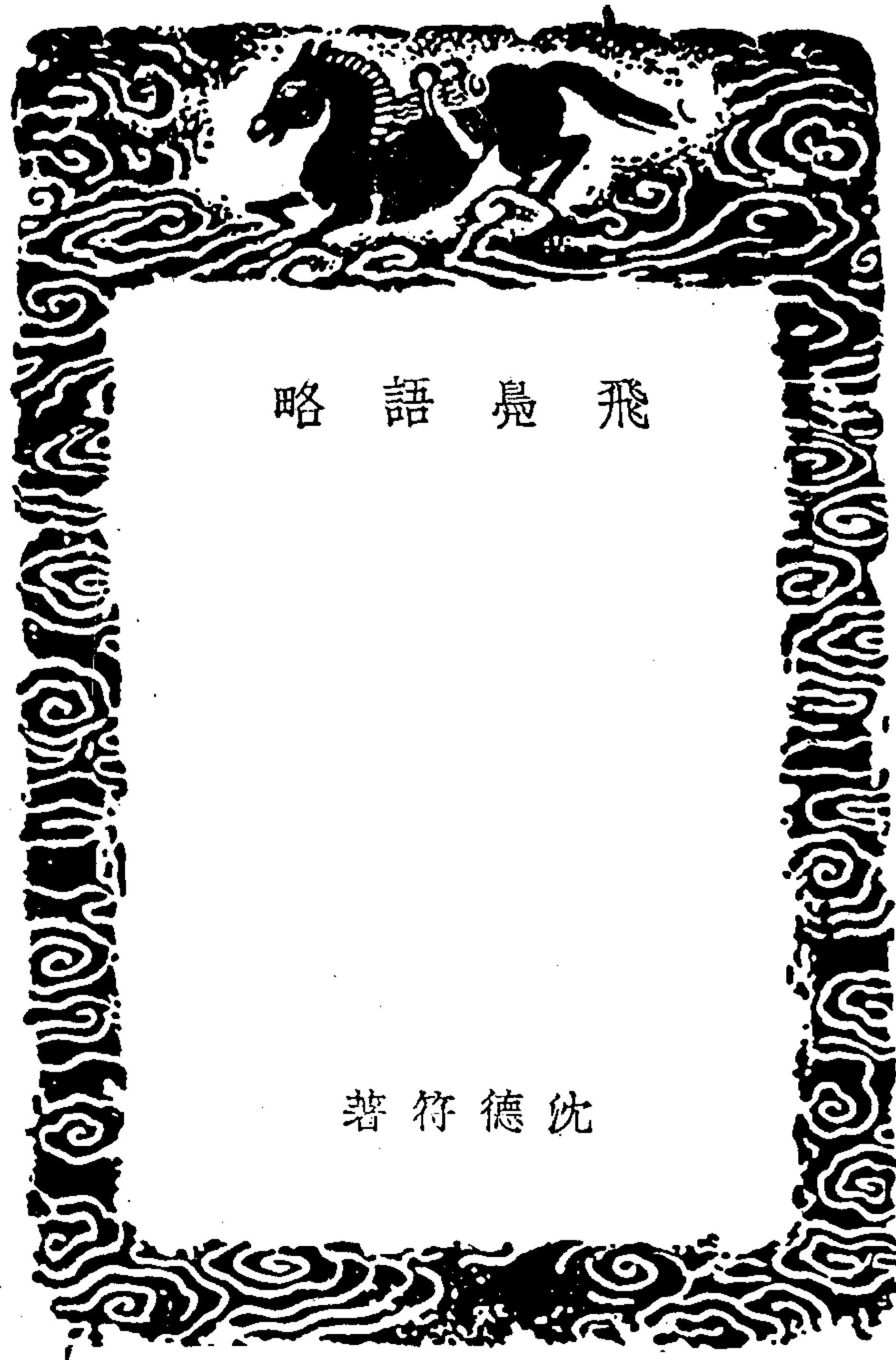
餅花之忌，大概有六：一者井水插貯，二者久不換水，三者油手拈弄，四者貓鼠傷殘，五者香烟燈煤燻觸，六者密室閉藏，不活風露，有一於此，俱為瓶花之害。

護餅

冬間別無嘉卉，僅有水仙蠟梅花數種而已，此時極宜敞口古尊，蠟梅插貯，須用錫作替管盛水，可免破裂之患，若欲用小磁餅插貯，必投以硫黃少許，日置南窗下，令近日色，夜置臥榻傍，俾近人氣，亦可不凍。一法用淡肉汁去浮油，入瓶插花，則花悉開而餅略無損。

餅花有宜沸湯者，須以尋常餅貯湯插之，緊塞其口，候既冷，方以佳餅盛雨水，易却，庶不損餅，若即用佳餅貯沸湯，必傷珍重之器矣，戒之。

飛鳧語略目錄



飛 鳧 語 略

沈 德 符 著

漢玉印
假骨董
淳化閣帖
小楷墨刻
新安製墨
瑪瑙
高麗貢紙
名臣通畫學
徐安生寫生

周宣王石鼓
定武蘭亭
時玩
晉唐小楷真蹟
端州硯材
舊畫款識
雲南雕漆
偽畫致禍
瓷器

飛鳧語略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漢玉印

自顧氏印殺出，而漢印真無遺。後學始盡識古人手腕之奇妙，然而文壽承博士以此技冠本朝，固在印數前數十年也。近日則何雪漁所刻，聲價幾與文等，似得印較力居多，然實不逮文。正如蘇長公讀章子厚日臨蘭亭，乃從門入者耳。印較中所刻，及顧氏續收玉章，多至八百方，大半皆出兩漢後，為吾里項墨林所得，余皆得寓目。若華琬，不足比擬。至今思之，夢寐中猶為色飛。聞今亦漸散佚，蓋漸為徽州富人，以高價購去。客云此邯鄲才人，嫁為勝產卒婦也。然勝養自是奇男子，昔許允拜鎮北將軍，而印墮廁中，印之榮辱亦何常哉。

周宣王石鼓

右來印章俱用銅，玉者罕用。玉，次則玉，侯用金，漢人私印，固亦有玉。今多傳世，價頗不賤。唐人自名與字之外，始有堂室私記，如李泌端居室是也。然皆銅耳。銀印自魏開光祿大夫，有銀青金紫之異。然止施之官署，未朝自玉印外，凡國寶及親王，或賜普王，俱用金。二品以上，俱用銀印。其私印用牙，始於宋時。我朝士人始以古田石作印，寫文房之玩，溫業雅潤，是冠前古。

飛鳧語略

飛鳧語略

其二於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離。靖康之亂。金人取歸燕。亦置之文廟。元仁宗又移置國子監文廟戟門。左右竝列。使後學得睹周世第一奇文。即天球拱璧不敵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學。得此無足怪。然而樸重難移。非他珍異可儲箚藏者。粘沒罕破城時。日索金銀表段。何以亦及此大骨董。蓋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遷汴後。蒙古攻城。一切頑石俱充砲用。即長岳無片礫存者。十鼓雖微。安得自免。乃在燕得留至本朝。為文苑佳話。殆有神物呵護。不可誣也。古人如韓愈蘇軾洪邁輩。俱有歌咏及考據。但是時文尚多缺字。至正德間。李東陽楊慎尋繹補訂。始稱全文。粲然大備矣。

假骨董

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百谷。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一日予過王齋中。適坐近一故敝黑几。壁挂敗笠。指謂予曰。此案為吾吳吳匏菴先生。初就外傳時所據者。此笠則太祖嘗賜十高僧。而吾鄉姚少師道衍得之。留至今。蓋欲飲予也。予笑曰。主臣有之。然亦何異。洪崖得道上昇。油垢幘頭。李西平破朱泚。破綻納襖也。王而頰無以應。時吳江曹孝廉家。一僕范姓。居蘇城。亦好骨董。曾購一閣立本。醉道士圖。真絕筆也。王以廉值骨得之。索價千金。損之亦須數百。好事者日往商評。不知范素黠狡。已先令吳人張元舉。臨摹一本。形模彷彿。幾如桓元子之于劉越石。酬之十金。王所收者是也。其本別得善價。元舉抄一目。偶為王所侮。因言于外。謂若雙目皆于鑑古。而謂我偏明耶。此語傳播合城。引為笑端。王遂匿不敢出。真偽二本。予皆見之。董太史元宰。初以外轉予告。歸至吳門。移其書畫船至虎邱。與韓君古洲。各出所攜相角。時正盛夏。惟予與董韓及董所昵一吳姬四人。披閱竟日。其不滅武庫。最後出顏清臣書朱巨川告身一卷。方嘆詫以為神物。且云此吾友陳眉公所藏。實異寶也。予心不謂然。周視細楷中一行云。中書侍郎開播。韓指謂予曰。此吾郡開氏鼻祖耶。予應曰。唐世不聞有開姓。自南末趙開顯於蜀。因以名氏。自析為兩姓。況中書侍郎。乃執政大臣。何不見之唐書。此必虛托所薦。開播。臨摹之人。不通史冊。偶訛筆為開字耳。魯公與盧關正同。時此誤何待言。董急應曰。予言得之矣。然為眉公所秘愛。姑勿廣言。亟卷而篋之。後聞此卷已入新安富家。其開字之會改與否。則不得而知矣。頃韓韓官濠陽。偶談及顏卷。予深悔當年妄發。

定武蘭亭

蘭亭自殉昭陵後。人間僅留歐虞褚薛四臨本。今虞褚尚有墨蹟。為好事家所藏。以予所見。聲價俱重。然斷以為二公真手筆。則終未敢定也。禊帖石刻。以定武為正。子孫石晉時為胡騎將去。帝犯歸。自棄置中。途今所傳宋榻本。皆屬之定武。然其價已不貲。頃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掘得一石。其行款肥瘦。與定武略同。說者遂以為真。廣運時所棄。即未必然。固亦佳刻。是時吳中韓敬堂宗伯為祭酒。揚得數百本。以貽友朋。今石以敲摹年久。漸就剝蝕。并韓初搨已不可得矣。今日禊帖。曰玉枕。曰寶晉齋。曰神龍臨本。紛紛翻刻。幾數十種。又出桑世昌蘭亭放之外。不可勝紀。然質之定武。則遠矣。

淨化開帖

宋世御刻帖。以淳化開為祖。而以大觀之太清樓。南宋之淳熙秘閣。次之。太清樓在當時已燬。最為艱得。惟淳化所傳最廣。曰汝曰絳曰澠曰舊泉州曰上下賀莊。皆其苗裔。雖曰高帝子孫。不過略存隆準已耳。淳化宋榻。近世推香邑項氏所藏。為當時初本。其價至千金。予曾寓目。即未必宋初。要在汝絳以上。今上初年。余州伯仲方購宋榻。不惜重價。有吳人盧姓者。取泉州之最佳本。重刻之。而少更其波畫。用極薄舊紙。蠅翅榻之裝。以法錦。偽印朱忠信家收藏印。以啖次公敬美。初閱之喜甚。不能決。質之周公瑕。擊節贊歎。以為有目所僅見。周故忠信客。竟不能辨其贗也。次公以三百金得之。其後盧生與同事者爭阿堵事。始露。次公與公瑕俱報甚。不復出以示人。然盧初費亦將百金。淳熙秘閣及續帖。近亦翻刻。

時玩

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窯。其價遂與古敵。蓋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詭宋。所謂柴汝官哥定諸窯。尤屬薄易。故以近出者當之。始于一二雅人。賞識摩挲。濫觴于江南。好事縉紳。波靡於新安。耳食諸大估。曰千曰百。動輒傾囊相酬。真贗不可復辨。以至沈唐之畫。上持荆關。文祝之書。進參蘇米。其敝不知何極。

小楷墨刻

墨刻自開帖後轉盛。至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不甚逼真。而小楷為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所稱工人伏靈芝。黃鶴仙。蘇長生。俱詭名也。又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顏之麻姑壇。右軍之曹娥碑。即真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無如黃庭經。然開映熟門。斷非換鵝古蹟。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吳江村名廷者。刻餘清堂帖。人極稱之。乃其父揚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小楷絕少。董元宰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于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韓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來字內法書。常推此為第一。而戲鴻所刻。幾并形似失之。予後晤韓君若詰其故。韓曰。董來借摹。予患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并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置齒頰矣。

晉唐小楷真蹟

晉唐墨蹟。近世已不多見。至于小楷。尤為寥寥。予幸生江南。幼時即從好事大家。徧觀古蹟。如嘉興項氏所收最夥。而摹本居大半。今項大學希憲夢原家。柳公權度人經。極真極佳。在小楷中可常壓卷。往年曾為先太史購得。其價尚廉。今展轉數姓。所酬已數十倍矣。新安汪大學宗濬家。積善善西昇經。可與度人經伯仲。杭州高瑞南家。有鍾紹京靈妃六甲經。亦奇。後歸徐司理茂吳。近為徽人厚募。去。而是許高陽女賈嫁會。不止昭君和戎已也。若晉人書。尤為希世奇寶。韓宗伯敬堂所藏曹娥碑。為右軍真蹟。絹素稍黯。字亦慘淡。細視良久。則筆意透出絹外。神彩奕然。乃知古云入木三分。不虛也。今入婁江王文肅家矣。又黃庭內景。亦翰物。長君寶護。不輕視人。其絹如新脫機。其筆如新澆漆。而軒若飛舞。非復食烟火人。

所辦趙子昂嘶以為楊許之筆，并非右軍換鴨書，可足當之。其他稱元常、稱逸少、子敬者，今新安大估多有之，不足供噴飯也。內景經題署有宋徽宗手書晉王羲之黃庭經七字，而無二蔡諸人跋語，予意或是金章宗筆。章宗酷嗜徽宗瘦金體，臨摹逼肖，其鑑賞亦有出藍之譽。今人但知有宜和御筆耳。

新安製墨

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為墨，後金章宗購之，黃金一斤才得一兩，可謂好事極矣。近代惟新安羅龍文所作，價逾拱壁，即一兩博馬蹄一斤，亦未必得真者。蓋墨之能事畢矣。新安人例工製墨，方于魯名最著。汪太涵司馬與之連姻，獎飾稍過，名振宇內，所刻墨譜，窮極工巧，而回里程君房出，幾超而上之。兩人買首深難，程墨管介內臣進之，今上方愈妒恨，程以不良死，則方力也。程亦刻墨苑，圖奇角異，似又勝方。真墨妖亦墨兵矣。孫司禮隆在江南所造清謹堂，類精以出內臣手，不為銀泓所貴，然入用自佳。今徽人家傳戶習，凡程鄭素封競造墨餽遺，為朱提紫磨伴侶，諸貴人輕之，膝置高閣，聞以給佐與臺急需文房雅道掃地矣。

端州硯材

端州為今肇慶府，古硯材所出，然惟下巖子石為第一品。自宋徽宗窮全盛物力，採貢以進儲內府，所藏自親王大璫及兩府侍從以下，俱得沾賜。嗣後少壘水深，不復可施工，此硯遂為絕世奇寶。靖康南渡，士大夫各攜以過江，及德祐隨駕，又攜至閩中，至莆田舟覆，人研俱沒，盡為彼中士人所得。正嘉中士紳始知貴重，流入吳中，爭購之。閩人因偽造以欺肉眼，今宋端硯滿天下，皆昔中廢物也。真下巖既不可得，乃及中巖，今中巖亦盡，而上巖之新坑始以充四方之所需。剝滑拒墨，幾同頑石，耳食者所枚藏，無一堪用。頃已亥歲粵東珠池內臣李鳳始命蠻人以餘技試之下巖，皮囊絞水窮日夜久之始見，則皆玉璞，臘囊絡包，中含奇質，斲之才得研材，豐膩細潤，有目所未睹。始知古稱子石非紫石也，所得凡百枚，水復大至，蠻人幾溺，旋泗以出，而下品復開矣。整份分得數十隻，歸以餉所厚宰官，今東南復見下品，如還宜和舊觀者，慈僧力也。

瑪瑙

瑪瑙以西洋為貴，其出中國者，則雲南之永昌府，以色紅者為上，紅白相間者名縷絲品，最下製為酒杯，書鎮之屬，凡市骨董者，俱云宋作。蓋本朝此石最少，故婦之宋以昂其價，二十年西洋瑪瑙，徧行天下，其值不過玉之十一，而色之奇幻，質之瑩潤，遠勝舊物，聞出遼東宣府一帶，每塊至有重百斤者。按宋政和四年，汝蔡等州上言，品石多變瑪瑙，地不愛寶，聖瑞非常，乞下詔封禁，以供御用。後數十年，果不復再見。今偶爾盛產，他時之絕必更踊貴，亦理勢然也。至如碧玉，亦重西番，向最難得，邇年亦大至中華，以故雲南碧玉頓賤。

仿畫款識

古名畫不重款識，然今人耳食者多，未免以無款貶價。予頃在京師買城市，中同老竹董徐季板步閱，見

一破碎手卷，紙質堅瑩，似高麗舊牋，純畫人物，長幾及尺，女郎十餘，皆倚酣偃仰，老嫗旁掖之，或背負以趨，予急買得歸寓。徐怪詰所以，予曰：昔聞立本作醉僧圖，後因有醉道士醉學究諸圖，此必醉士女也。衣摺簡逸，筆法生動，有吳帶當風遺意，是馬和之筆無疑。徐大喜，正窘迫，從予哀乞，因以貽之。售與朱戶部朱陵得重價，又一友世爵而為骨董大估，一日攜一大挂幅來，重樓複殿，巖泉映帶，中有美嬪袒露半身，而羣女擁持之，苦無題識，問予當作何名，予曰：此楊妃華清賜浴圖，可竟署李思訓。此友亦喜甚，聊城朱夢水太史一見嘆賞，以百金買去，其元值一金耳。金陵胡秋宇太史家，舊藏江干雪意卷，雖無款識，然非宋畫苑及南渡李劉馬夏輩所能辦也。馮開之為祭酒，以賤值得之，董元宰太史一見驚嘆，定以為王右丞得意筆，謂必非五代人所能望見。李營邱以下所不論也。作跋幾千言，讚譽不容口。以此著名東南，祭酒身後，其長君以售徽州富人吳心宇，評價八百金。吳喜慰過望，置酒高會者匝月，今真蹟仍在馮長君家。蓋初鑄時，覺得舊絹，情嘉禾朱生號雪漢者，臨摹逼肖，又割董跋裝潢于後，以欺之耳。今之賞鑑與收藏兩家，大抵如此。

高麗貢紙

今中外所用紙，推高麗貢紙第一，厚逾五銖錢，白如截肪玉，每番揭之為兩，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鏡而牋，毫穎所至，鋒不可留，行真可貴，獨稍不宜于畫，而董元宰酷愛之。蓋用黃子久澄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其表文咨文，俱函悍之甚，不足供墨池下陳矣。宣德紙近年始從內府溢出，亦非書畫所需，正如宜和龍鳳牋，金粟藏經紙，僅可飾裝裱耳。此外則涇縣紙，粘之齋壁，閱歲亦堪入用，以灰氣且盡，不復沁墨。往時吳中文沈諸公，又喜用棗背家復背故紙作畫，亦以灰盡發墨，而不顧紙理之礙，終非垂世物也。因思南唐一隅，尚能作澄心堂紙，冠絕古今，乃全盛聖朝，不遑與側，益結一勝緣耶。近日利西泰攜其國書籍來，質理堅瑩，云是敝布所作，亦奇。

雲南雕漆

今雕漆什物，最重朱剔，其次則本朝永樂宣德開所貴，果園廠者，其價幾與宋敵，間有漆光黯，而刻文拙者，衆口賤之，謂為舊雲南，其值不過十之一二耳。一日偶與諸骨董家談及剔紅香盒，俱津津執是說，辨難蜂起。予曰：總之皆雲南也。唐之中世，大理國破成都，盡擄百工以去，由是雲南漆織諸技，甲于天下。唐末復通中國，至南漢劉氏，與通婚姻，始漸得滇物。元時下大理，選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國初，收為郡縣，滇工布滿內府，今御用監供用庫，諸役皆其子孫也。其後漸以銷滅，嘉靖間又勅雲南揀選送京，應用者得雲南，又加果園廠數倍矣。諸骨董嘿不能對。近又有珍玉帽頂，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者，價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蓋上嵌飾也。問之，皆曰：此宋製，又有云宋人向未辦，此必唐物也。竟不曉此乃元時物。元時除朝會外，王公貴人俱戴大帽，視其頂之花樣為等級，嘗見有九龍，而一龍正向者，則元主所自御也。當時俱西域國手所作，至貴者值數千金。本朝還我華裝，此物斥不用，無奈為估客所昂，一時競珍之，且不知典故，動云宋物，其耳食者從而和之，亦可哂矣。又近日一友，亦名家子，為

骨董巨擘。曾高。一宋刻新唐書。索價甚高。云此真北宋初刻板也。坐客皆諛之。以為然。予適同集。繙一紙視之。偶見誠字缺一筆。予曰。此南宋將亡時板也。此友起而辨之。予曰。貴誠為理宗舊名。若此。史刻于初盛時。何以預知二百年後御名。而減筆諱之也。雖無以應予。而意色甚惡。今之嚮古者。大抵然矣。

名臣通畫學

英雄與聖賢。其才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畫。已異矣。本朝吳中善畫。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龍。俱兼畫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薰染也。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于蒲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于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賦梅花。乃盤礴之妙。幾與宋元名手齊驅。信乎非常之人。其餘技尙可了數子也。

偽畫致禍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鄧懋卿以總督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湖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曾君家。其家距萬。雜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蕪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其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氏既得此卷。以為畫寶。用以為諸書畫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為廢本。嚴世蕃大慙。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怨弁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蕭照劉松年輩比肩。何以聲價陡事。且為崇如此。今上湖圖臨本最多。余所見亦有數卷。其真蹟不知落誰氏。當高宗南渡。追憶汴京繁盛。命諸工各想像遊。為圖。不止擇端一人。即如瑞應圖。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興諸景。亦非止一人。今所傳者。惟蕭照耳。然照筆亦數卷。予皆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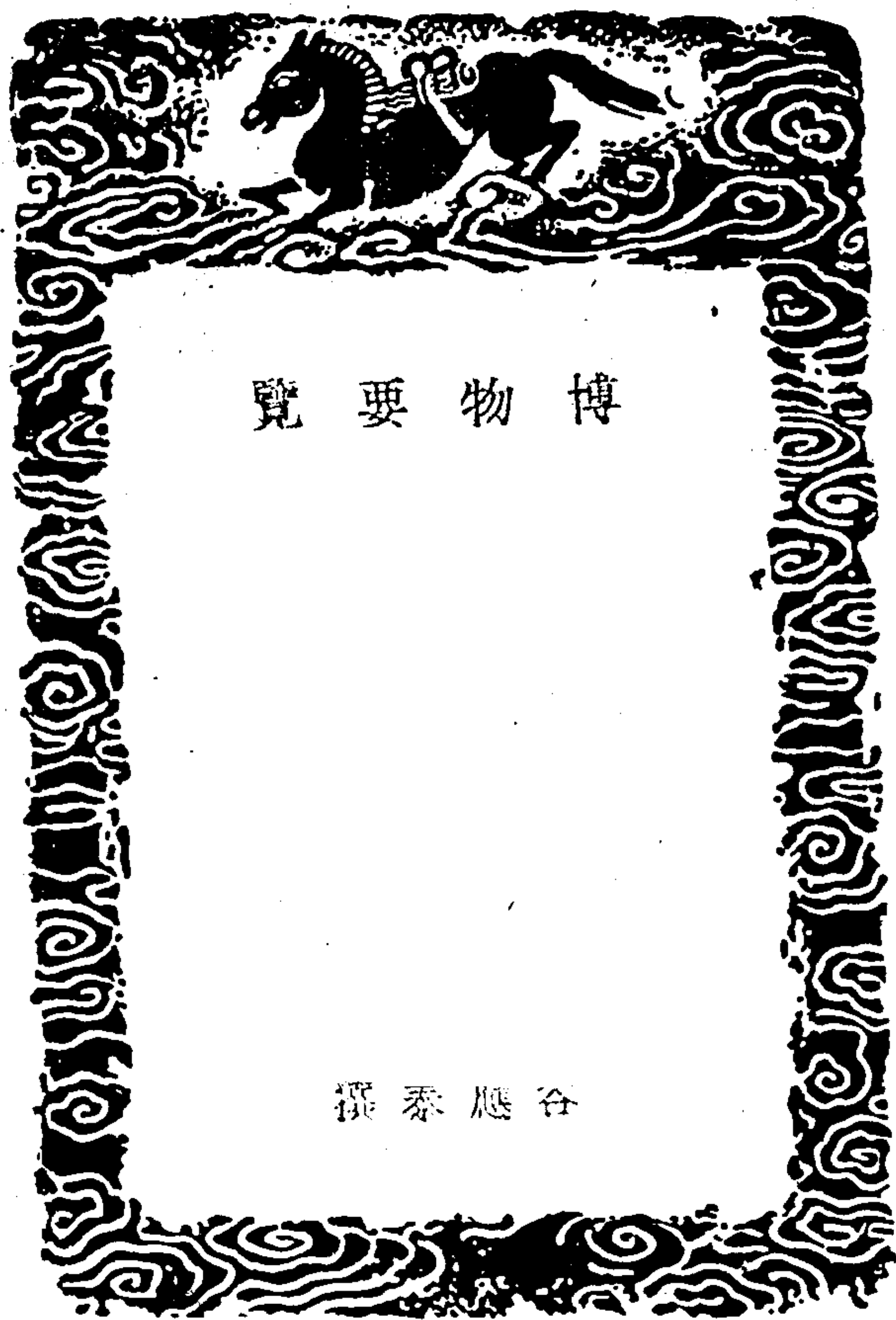
徐安生寫生

徐安生。吳人。徐季恆女也。季恆能鑑古善談。為予父客。暮年始舉此女。美慧多藝。而性頗蕩。曾嫁武林邵氏。以失行見逐。遂恣為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做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道余。且題二絕句於上云。夏月渾忘暑。酷堪愛酒杯棋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處君能盡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流落許久。嫁里中黃生。亦名家子也。為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元機行徑。今年已漸長。不知蹤跡何所。聞為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可念也。予向已紀徐姓女三人矣。

瓷器

本朝窯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為古今之冠。如宜窯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宜窯之上。蓋兩朝天縱。留意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金西番蓮。以至鬪鷄百鳥及人物故事而已。

至嘉靖窯。則又做宣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窯加貴。其亦值第宣成之十一耳。幼時曾於二三中貴家。見隆慶窯酒杯茗碗。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以故傳奉。命造此種。然漢時發冢。則鑿碑畫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世冊所紀甚具。則杯盤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窯漸少。今絕不復睹矣。



博物要覽

谷應泰撰

以書生渺見而欲游百寶之市。與富商大賈矜賞鑒之精。勢必不能。然而書冊所載。可考而知。則或有富商大賈所不能盡者。古人以博物歸儒者。洵非誣也。余素無金玉之玩。徒以久宦京都。再至領海。足跡半天下。凡夫珠玉犀象。可珍可翫之物。得之耳聞者固多。目見者亦復不少。居恆無事。即爲之紀其名。稱考其出產。乃取國初谷應泰博物要覽一書。未刻者。刊行于世。仍原名。示不敢欺也。兩村李調元序。

博物要覽卷一

志鼎彝 志雜器 志銅器

歷代鼎彝古器

古之銅器。存於今日。聊以適用。數者論。鼎者古之食器也。故有五鼎三鼎之供。今用爲焚香具者。以今不用鼎供耳。然鼎之大小。有兩。大者陳於廳堂。小者寘之齋室。隨時置宜。今其款雅入格者。開列如後。

古鼎方者

文王鼎

亞虎父鼎

南宮鼎爲次

周象簠鼎

已上皆方式。四足。週身花紋。

已上皆方式。光素無紋。

古鼎方而小者

單從鼎

王伯鼎

周豐鼎

周召父鼎

周花足鼎已上上款

百乳鼎爲下品

鈎、蟻、蠅、捕、蟬、鈎、有、鑲、金、者、皆、秦、漢、物、也、今、無、所、用、書、齋、用、以、掛、畫、掛、燈、挑、等、用、甚、雅、漢、有、雁、足、燈、鳳、龜、燈、有、柄、行、燈、用、以、乘、燭、若、駝、燈、羊、燈、犀、燈、用、以、燃、油、此、皆、文、具、中、要、用、一、器、似、不、可、缺、有、盈、尺、淺、盤、下、有、三、足、製、極、精、雅、乃、古、之、承、盞、也、且、紋、色、甚、佳、今、用、為、香、櫥、案、具、別、無、取、用、也、有、古、銅、蝦、蟬、躡、蟻、其、製、甚、精、古、人、不、知、何、用、今、以、為、鎮、紙、又、有、大、銅、伏、虎、長、可、七、八、寸、重、有、二、三、斤、用、為、壓、書、妙、甚、

古銅青綠及褐色

曹明仲格古要論云銅器入土千年者色純青如翠入水千年則色綠如瓜皆整潤如玉未及千年雖有青綠而不整潤此語大概未盡然也若三代之物迄今何止千年豈盡整潤而青綠各純色也若云入水則綠入土則青其水銀色褐色并黑漆古者此又埋於何地者也凡三代之器入土年遠近山岡者多青山氣蒸濕鬱而成青近河源者水氣瀟潤而成綠余見一物乃三代款識半身上浸年遠水痕潤溢數層此為入水無疑而色乃純青其著水潭底方寸則黃綠色則水土之說豈盡然哉余思鑄銅之時銅質清瑩不雜者多成青質之渾雜者多成綠譬之白金成色足者作器純白久乃成黑色不足者久則成紅成綠此論實不論製理可推矣它如古墓中近尸者作水銀色然水銀色亦分二種有銀色有鉛色惟銀居多者尸以水銀為殮彼世死者以鏡相遺殮者以鏡殉取照幽明之義故銅質清瑩者先得水銀沾染年久入骨滿背皆成銀色千古亮白謂之銀背其有先受血水穢汚始得水銀浸入銅質原雜則色如鉛年遠色滯則色如鉛者其半有水銀半青綠砂斑堆者先因受血肉穢腐其半日久釀成青綠其淨者仍染水鏡故一鏡之背二色兼雜也今之古鏡以水銀為上鉛背次之青綠又次之又若鉛背埋土年遠遂變純黑名為黑漆古此價又高而此色甚易為假至有古銅鼎彝亦有水銀色何也此在墓中得水銀散漫之氣沾染而成故惟一角一耳有之或地近生水銀處亦成此色所以鼎彝無全水銀色而鐘磬則萬無一二矣上古銅器以質厚為佳年既久遠土鏽侵骨質已鬆脆厚者尚有受用薄者若少鏽薄不破即裂又如無青綠而有純紫褐色者格古要論以為人間流傳之色此說非是三代之物因入土沉埋後人方得集以傳世若云三代流傳到今方有此色何能在世數千年不為兵燹銷燬破損沉淪者耶此等器皿皆因出自高阜古塚磚宮石室燥地秘藏又無水土浸潤又無尸氣沾惹列之石案間惟地氣蒸潤且原製精美光瑩變為褐色純一不雜故鼎彝居多而小物并秦漢物褐色純少近見褐色上有青綠點子乃出土之後人以鹵酸之味點染而成非透骨綠色故褐色上有雲頭斑芝麻點砂片并青綠雨雲點者此為傳世物也非傳世上三五千年始成褐色故古銅以褐色為上水銀黑漆鼎彝為次青綠者又次也若得純青純綠一色不雜瑩若水磨光彩射目者在褐色之上故宜廟銅器喜做褐色凡宜銅褐色為多凡銅器出自三代不惟青綠瑩潤其質其製其花紋款識非後人可能彷彿自不能偽若格古要論所云必三代之物方有砂斑此大謬矣宋元之物亦有大片砂斑若魚子者更多蓋因受人血氣浸染便成砂斑亦有一二層堆疊者刀刮摩擦不可泯也豈盡三代物哉不可不考

新鑄偽古器顏色

明時山東陝西河南金陵等處偽造彝鼎壺觚餅之類式皆法古分寸不遺而花紋款識悉從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以古器相形則迥然別矣其上偽色之法以井花水調泥漿浸一伏時取起烘乾再浸再烘三度為止名作脚色候乾以礮砂胆礮寒水石礮砂金絲礮各為末以青鹽水化淨筆蘸刷三兩度候一兩日洗去乾又洗之全在調停顏色水洗工夫須三五度方定次掘一地坑以炭火燒紅令通將礮醋澆下坑中放銅器入內仍以醋糟覆之加土覆實窖藏三日後取看即生各色斑點用蠟擦之要色深者用竹葉燒烟薰之其點綴顏色有寒溫二法均用明乳香令人口嚼嚙嚙去盡方配法礮礮和其色青以石青投入蠟內綠用四支綠紅用硃砂煨用蠟多寒則乳蠟相半以此點成凸起顏色其堆疊用礮錐針砂其水銀色以水銀砂錫塗抹鼎彝邊角上以法礮顏色罩蓋隱隱些少以愚隸家用手擦摩則香腥觸鼻洗不可去或做成入鹽池地內埋藏二三年者似有古意

宜銅鼎款式顏色

宣德之銅器以爐鼎為首爐之製有辨焉色有辨焉款有辨焉取其製式之美者宜書室登几案入賞鑒者開列如左

- 魚耳爐 一名雙耳 乳爐
 - 雙耳爐 一名雙耳 方員鼎
 - 天雞彝爐 高足押經爐
 - 香奩爐 象鼻爐
 - 已上諸款皆上品賞鑒也 獸面爐
 - 扁爐 六稜四方直脚爐 漏空桶爐
 - 分鑰索耳爐 馬槽爐 臺几爐
 - 太極爐 井口爐 象頭爐
 - 已上品格卑俗雖屬宜鑄皆下等物也 竹節爐
 - 上鑄造顏色 三元爐
- 宜爐如魚耳雙耳押經等爐多有鑄耳者蓋宜爐之式多做宋磁爐式中有身耳逼近施錯無餘地者乃別鑄耳磨治釘入分寸始合也釘耳多偽宜爐鑄耳不稱者毀去更鑄十不一存所如魚耳雙耳真宜銅者尤為難得故偽造者但能作釘耳也
- 宣爐之色不一做宋燒斑色者初年色 尚沿水樂
- 蠟茶本色中年色 宜爐中年爐之色愈工謂燒斑色掩其銅質之精乃向本色用礮砂礮礮洗為之也
- 藏經色比本色愈淡末年色也 宜爐末年爐之色愈淡謂燒斑色掩其銅質之精乃向本色用礮砂礮礮洗為之也
- 鑲金色者次本色為其掩銅質也 鑲金以上白礮礮

雞皮紋者覆首色。火氣久而成也。時向燒斑。有取本
 本色之厄。近有磨新厄。過求銅質之屬。取本色爐
 款亦辨製辨色焉。宣德款印。其大明宣德製。字完整。
 宣銅蠟茶。鏤金二色最佳。臘茶色以水銀浸擦入肉。薰洗為之。鏤金以金鏤為泥。數四塗抹。火炙成赤。所
 費不貲。豈民間可能彷彿。

宜爐惟色不可偽為。其真者色開然。奇光在裏。望之如一柔物。可按摺然。迫視如腐肉內色。火蒸之彩爛
 善變。偽者外光奪目。內質裏疏。槁然矣。傳宣德時。內佛殿災。金銀銅像。渾而液。因用鑄爐。非也。宜廟欲鑄
 爐。問鑄工。銅何法煉而佳。工奏。煉至六。則現珠光寶色。異恆銅矣。上曰。煉十二。已條之。置鐵鋼篩
 格。赤炭鎔之。其銅之精萃者。先滴。則以存格上者。乃銅之渣滓。即以作它器。
 宜爐真而好者。有無款識者。乃進呈樣爐也。宣德當年監造者。每種鑄成。呈上准用。方依樣鑄款。其
 其鑄合在款。既鑄。但從
 覆手審視。覺有微款。

博物要覽卷二

志器

汝官哥窯

昔人論器者。必曰柴汝官哥。柴則余未之見。且論製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是薄磁
 而格古要論云。柴窯足多黃土。何相懸也。汝窯余常見之。其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
 蟹爪。底有脂麻花。細小掙釘。余見一蒲盧大壺。圓底光若僧首。圓處密排細小掙釘。數十上。如吹填收。起
 嘴若筆帽。僅二寸。直槩向天。壺口徑四寸許。上加蓋。腹大僅尺。製亦奇矣。又見碟子大小數枚。圓淺。盆
 腹口。泐足。底有細釘。以官窯較之。質製瑩勝。

官哥器器皿

官窯品格。大率與哥窯相似。色取粉青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紋取冰裂。蟾血為上。梅紋。片墨
 紋次之。細碎紋。紋之下也。論製之器。如
 商庚鼎。 純素鼎。 慈管空足乳爐。
 商貫耳弓壺。 周貫耳壺。 漢耳環壺。
 祖丁尊。 慈管脚鼎爐。 環耳汝爐。 父已尊。
 小竹節雲脚桶爐。

已上諸器皆官哥窯之上乘品也

- 冲耳牛奶足小爐。 載耳彝爐。 盤口束腰桶肚大餅。 一戈立戈觚。
- 周小圓觚。 素觚。 紙槌餅。 胆餅。
- 雙耳匙筋餅。 筆筒。 筆格。 元葵筆洗。
- 桶樣大洗。 寶肚鉢孟二洗。 水中丞。 雙桃水注。
- 扁淺罍口槃。 方印色池。 四八角印池。 委角印池。
- 有文罍。 載耳彝爐。 小方著草餅。 竹節段壁餅。
- 橘爐。 六稜餅。 盤口紙槌餅。 大著草餅。
- 鼓爐。 菱花壁餅。 多嘴花罐。 肥腹漢壺。
- 大椀。 中椀。 茶蓋茶托。 提包茶壺。
- 六稜酒壺。 瓜壺。 蓮子壺。 方員八角酒盤。
- 各製酒杯。 大小員碟。 河西碟。 荷葉盤。
- 桶子籬碟。 雜環水池。 大酒海。 方員花盆。
- 舊蒲盆。 龜背雜環六角花盆。 觀音像。 彌勒洞寶像。
- 雞頭罐。 檀斗。 員硯。 筋槌。
- 篆隸圖書。 象棋子。 齊筋小碟。 螭虎鎮紙。
- 已上諸器皆官哥窯之中乘品也。
- 大雙耳高餅。 徑尺大盤。 夾底般盆。 大撞梅花瓣春勝合子。
- 棋子罐。 大扁獸耳彝敦。 鳥食罐。 編籠小花餅。
- 大小平口藥罈。 各製小罐。 肥皂罐。 中菓合子。
- 蟋蟀盆事件。 供水碗。 東腰六角小架。
- 已上諸器皆官哥窯之下乘品也。
- 官窯者。燒於宋修內司中。為官家造也。器在杭州鳳皇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鐵時。云紫口鐵足。紫口
 乃器口上仰。泐水流下。比周身較淺。故口際紫痕。此何足貴。惟尚鐵足。以它處之土。咸不及此也。
 哥窯者。燒於私家。取土亦在鳳皇山。官窯質之隱紋如蟹爪。哥窯質之隱紋如魚子。恆汁泐不如官窯料
 佳乎。二窯燒出器皿時。有筍變狀。類蝴蝶。禽鳥。犀。豹等像。本于木色。泐外變色。或黃或紫。紅。宵形可愛。皆
 文明。乃火之幻化。否則理不可曉。似更難得。後有薰。烏泥。紫骨。質粗不潤。而泐水燥。暴。入官哥窯
 今亦傳世。後元末新燒。宛不及此。近年諸窯。美者亦有可取。惟紫骨與粉青色。不相似耳。若今新燒。去諸
 器。遠甚。亦有粉青色。乾燥無華。即光潤者。變為綠色。且索大價。愚人更有一種。後燒者。取舊官哥器。如
 爐。欠耳足。餅。損口。稜者。以舊補舊。加以泐藥。一火燒成。如舊製無二。但補處色。渾。而本質乾燥。不甚精。得

此更勝新者。

定器

定器乃宋時北定州造也。其色白間有紫色黑色者。然俱白骨加以泐水。有如淚痕者為最。其紋有畫花、綉花、印花三種。多用牡丹、萱草、飛鳳三種。時造甚有佳器。式多工巧。開列如後。

獸面彝爐。子父鼎爐。獸頭雲板脚桶爐。胆餅。合子。內有三四寸者。孩兒持蓮葉枕。

花尊。花觚。四角蓮瓣碟。洞賓觀音像。水中丞。

長樣兩角碟。燈檠。大小碗盤。酒壺。

各種餅罐。蟾蜍注。瓜注。茄注。

茶注。坐墩。花囊。

葛蒲盆底。已上諸器皆定器上品。

定器器皿。以宣和政和年造者佳。時為御府燒造。色白質薄。土色如玉。物價甚高。其紫黑者亦少有。余僅見一二種。其器色黃質厚。下品也。又若骨色青潤如油灰者。彼地俗名後土器。又其下也。近如新仿定器。如文王鼎爐。獸面戟耳彝爐。不減定人製法。可用亂真。若周丹泉初燒為佳。亦須磨去滿面火氣。可玩若玉蘭花杯。雖巧似入惡道。且輪迴甚速。又若繼周而燒者。合爐桶爐。以鎖子申。毬門錦龜紋。穿挽為花地者。製作極工。不入清賞。且質較丹泉之造遠甚。元時彭君寶仿定器。燒于崖州者。名曰彭器。又曰崖器。效古定折腰製者甚工。土骨細白。凡口皆滑。惟欠潤澤。且質極脆。不堪真賞。

古龍泉器。定器而下。古龍泉器。次之。古龍泉器。土細質薄。色甚葱翠。妙者與官哥器爭豔。但少紋片紫骨耳。其製器款如。

花餅。有耳束腰小爐。蓄草方餅。兩爐。桶爐。有耳束腰小爐。蓄草方餅。兩爐。深腹盤盤。大乳鉢。酒盤。冰盤。大小藥。有花紋。坐鼓。高墩。酒海。燭臺。立地插梅大餅。

古建器

已上皆古龍泉器之精款者。但工匠甚拙。製不甚佳。僅可通用。而器質厚實。極耐摩弄。不易芴蔑。家以器損。或曰幾。剔漆。稍曰芴。

古建器。多盤口碗。蓋色黑而滋潤。黃兔毫斑。滴珠大者為真。但體極厚。薄者少見。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器。

均州器有硃砂紅。葱翠青。俗名鴨哥綠者。茄皮紫。紅如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為上品。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為記。豬肝色。火裏紅。青綠。鎊雜。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色。標俗即取名鼻。涕。豬肝等名。是可笑耳。此器惟種高蒲盆底佳。其他如坐墩。爐合。方餅。罐子。俱是黃沙泥坯。故器質粗厚不佳。雜物人多不向。近來新燒此器。皆宜與砂土為骨。泐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用耳。

大食器

大食器者。以銅為器皿。用藥料燒成五色。有香爐。花餅。合子之類。器之最下者也。

玻璃器

玻璃器出自島夷。惟閩中有之。其製不一。奈無雅品。惟餅之小者有佳趣。它如酒鍾。高罐。盤盂。高脚。勸杯。等物。無一可取。色有白。纏絲。天青。黃。鎖口三種。俱可觀。但不耐用耳。

新舊饒器

古之燒造饒器。進御者。體薄而潤。色白。花青。較定少。元燒小足。印花。內有樞府字號者。價重且不易得。若我明永樂年造。壓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畫有雙獅。滾球。毬。內篆書大明永樂年製六字。或白字。細若粒米。此為上品。鴛鴦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樣精妙。傳世可久。價亦甚高。若近時仿做。規製。器厚。火底火足。略得形似。殊無可觀。宣德年造。紅魚。龍。杯。以西紅寶石為末。圖畫魚形。自骨內燒出。凸起。寶光。鮮紅奪目。若紫黑色者。火候失手。似稍次矣。青花者。如龍。松。梅。花。龍。杯。人物。蓮子。酒。龍。杯。硃砂。小。壺。大。碗。色。紅。如。日。用。白。鎖。口。又。如。竹。節。龍。蓋。盞。小。壺。此。等。物。古。未。有。它。如。妙。用。種。種。惟。小。巧。之。物。最。佳。描。畫。不。苟。而。爐。餅。盤。最。多。製。如。常。品。若。置。盞。扁。罐。版。口。花。尊。密。食。桶。罐。甚。美。多。五。彩。燒。色。它。如。盞。心。有。壇。字。白。瓶。所。謂。壇。盞。是。也。質。細。料。厚。式。美。足。用。真。文。房。佳。器。又。有。等。白。茶。盞。較。壇。盞。少。低。而。盆。肚。釜。底。線。足。光。瑩。如。玉。內。有。絕。細。龍。鳳。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製。暗。款。隱。隱。橋。皮。紋。起。雖。定。礎。何。能。比。方。真。一。代。絕。品。惜。乎。外。不。多。見。又。若。坐。墩。之。美。如。漏。空。花。紋。填。以。五。彩。華。若。雲。錦。又。以。五。彩。實。填。花。紋。花。紋。絢。爛。恍。目。二。種。皆。深。青。地。子。有。藍。地。填。畫。五。彩。如。石。青。剔。花。有。青。花。白。地。有。冰。裂。紋。者。種。種。式。樣。似。非。前。代。曾。有。

成器上品。無過五彩。葡萄。葡萄。口。扁。肚。龍。杯。式。較。宣。杯。妙。甚。次。若。草。蟲。可。口。子。母。雞。勸。杯。人。物。蓮。子。酒。盞。五。供。養。淺。盞。草。蟲。小。盞。青。花。紙。薄。酒。盞。五。彩。齊。筍。小。碟。香。合。各。製。小。罐。皆。精。妙。可。人。余。評。青。花。成。器。不。及。宣。器。五。彩。宜。廟。不。如。憲。廟。蓋。宜。器。之。青。乃。蘇。泥。勃。青。也。後。俱。用。盞。至。成。化。時。皆。半。等。青。矣。宜。器。五。彩。深。厚。堆。梁。故。不。甚。佳。而。成。器。五。色。用。色。淺。淡。頗。有。畫。意。此。余。評。似。確。然。矣。

嘉密青花。五彩。二器。製器。悉備。奈何。饒。土。入。地。漸。惡。較。之。二。器。往。時。代。不。相。伴。有。小。白。甌。內。燒。茶。字。酒。字。漿。湯。姜。湯。字。者。乃。世。宗。經。錄。離。壇。用。器。亦。曰。壇。瑛。製。度。質。料。迴。不。及。宣。德。矣。嘉密。如。盤。口。饒。心。員。足。外。燒。三。色。魚。扁。瓊。紅。鉛。小。花。合。子。其。大。如。錢。二。品。亦。為。世。珍。小。合。子。花。青。畫。美。向。後。恐。官。器。不。能。有。此。物。矣。得。

博物要覽卷三

志金

黃金所產地

黃金產益州四川

或生水中沙際

黃金產益州梁州寧州四川

產水沙中作屑謂之生金

黃金產建平晉安俱福建

一 出石中乃金砂矣。燒煉鼓鑄為礪。雖被火亦未熟。猶須更煉。

一 產嶺南瘴夷洞中。

出瘴蠻洞中。如赤黑碎石。金鐵屎之類。兩人云。此金乃毒蛇齒落石上而成。又云。毒蛇屎及鴉鳥屎著石上皆碎。即成此等生金。有大毒殺人。

一 產饒州。又產信州。俱江西

產饒州山谷砂中。類如米粒。產信州山石中。類如荳顆而圓。

一 產南劍州澄州。俱四川

產劍州者。乃砂金。類如沙粒。淘漉鑄煉而成。產澄州者。乃塊金。在山谷土中。掘出顆塊如石狀。

一 產雲南麗江。

產麗水中。即古語云。金生麗水處也。金浮水面如沙糖。土人以鐵杓取之。鑄煉方成。

一 產鄱陽樂安。江西

產二郡土。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大者如荳。小如粟米。

一 產黔南遂府吉州。

三郡所產。皆沙中淘漉而出。如荳片。名荳片金。

一 產富州賓州涪縣。

三郡皆產江漢河沙中。居人多養鵝鴨。啜食取糞。以淘取金片。日得多寡不等。金色不如金之下品。良金十種。

第一馬蹄金。

產林邑國。名紫磨金。又名陽邁金。出林邑山峒石中。鑿石取之。狀如馬蹄。每得必雙。每二蹄成一斤。足十二成。至難得。又名馬蹄金。乃生金也。

第二橄欖金。

產嶺南。乃荆南山土中。顆形大如橄欖。兩頭皆尖。紅紫色。足十二成。不須淘煉。自然顆粒。亦生金也。

第三瓜子金。

產漢江五溪江中。大如瓜子。足赤十一成。不須淘煉。自然顆粒。亦生金也。

第四顆塊金。

產雲南麗江諸處。或土砂中及江砂中。顆塊如山石狀。有大塊十餘斤。或五六斤。一斤八九兩。及兩許者不等。足赤十一成。不須淘煉。自然顆塊。亦生金也。

第五勝子金。

產湖廣湖北諸郡砂土中。像鴈茶腰帶勝子。足赤十一成。不須淘煉。自然顆塊。亦生金也。

第六荳片金。

產高麗國砂土中。土人淘漉而出。如麥荳之片。足赤十成。土人鑄煉成小餅。每十七餅成一兩。乃熟金也。

第七荳瓣金。

產梁州土中。掘土十餘丈。方見。形圓扁如荳瓣狀。足赤十成。土人鑄煉成錠。每錠重一兩六七錢不等。乃熟金也。

第八麥顆金。

產饒州山谷砂中。類如米粒。產信州山石中。類如荳顆而圓。

產饒州山谷砂中。類如米粒。產信州山石中。類如荳顆而圓。

產梁州屬縣山石砂土中形尖如麥足赤十成土人淘煉而成小錠重三錢三四金亦熟金也
第九沙子金

產湖廣湖南屬縣江水砂中土人淘砂鑄煉而成小餅重輕不等足赤十成亦熟金也
第十葉子金

產雲南省城者為道地各店舖戶將雜色足赤金拍造葉子有八色九色至九五色止無十成者亦熟金也諸金中惟葉子金為最下

生熟金性良惡

本草陳藏器言生金有大毒能殺人云不可入口而本草綱目則云無毒李時珍云生金與黃金一俸而有生熟之分嘗見人取金掘地至深丈餘至粉子石石皆一頭黑焦石下有金大者如指小者猶蘇豆色如桑黃咬時極軟即是真金工匠竊而吞者不見有毒其熱金出水沙中甞上淘取或鵝鴨腹中得之即便鑄造打造器物入藥煎取金汁即堪鎮心

生金一種至毒者出交廣山石內赤而有大毒能殺人須煉十餘次毒乃已

熟金至良者有丹穴之還丹金焉金出丹穴中體含丹砂色尤鮮赤合丹砂服之希世之寶也

外域真金五種

波斯國紫磨金 東丹國青金

林邑國赤金

西洋國綠金

占城國黃金

假金十五種

水銀金 丹砂金 雄黃金 雌黃金

硫黃金 曾青金 石綠金 石胆金

母砂金 白錫金 黑鉛金已上假金皆類成 銅金

生鐵金 熟鐵金 鑰石金亦用藥點成者

辨黃金真偽法

黃金真者剪開有茶口實光射目脚如新開菜花綠黃鮮豔如茶口閃色光澤脚帶紅色者內有紅銅器子脚帶青色者有銀氣以此別識萬無一錯

凡看金器或錠金先看底面金色昏滯而帶黑氣內有銅氣多也看金錠法將錠用小鋼鑽于兜底鑽一孔用水銀傾入孔中

真金味甜而有香如松花凡欲試者將金物于掌心摩熱嗅有香含之味甘者真金也若嗅之氣腥含之味鹹而苦者內有銅氣或藥點者

凡看金物于杉木桌上金物於手中從高投下卓然不動良久微顛者真金也投下直躍去者內有銅也投下連顛者內有銀也投下卓然不動良久不微顛而寂然者內有鐵也

凡看金物不可于日中及燈下看之日色及燈光最能燦眼致令看金不準須于明朗背光處細細留心觀看真偽自見也

凡疑金物非真要見原質者用食調山黃泥塗金器入熾炭火中猛煨若有假偽其器即黑又法以碧綠胆礬澆調水塗金器上入炭火中煨黃者真黑者偽

又法看金錫扁方內防包夾者將錫舒開用竹筒一枚將金錫纏上若真金一圈即湊合柔軟若內中有包夾者入手生硬上筒不圓凹凸歪斜也

辨金器真偽法

凡辨夾金錠或夾金器皿用淡金或銀使赤金葉裹就熟研上錠子偽造者錠痕器皿看底足有縫即是如無縫看唇耳厚薄必有隙露入手硬夾器也

凡金器有偽造者多用石綠雌黃水銀辰砂縮錫及倭硫黃等再用藥點而試之之法以好醋一大盞調真胆礬青鹽黃泥塗器上一伏時於猛炭火中煨之若真者色黃如假者色黑而有小片如鐵屑葉葉落器質成青黑色矣

金器者假多在樽杯酒壺八仙人物走獸空處甚易如酒爵著假在三足中或用鉛條或用鐵屑和膠砂調稠填滿三足看法將酒爵再四搖撼中有聲浙浙而響者內有鐵屑因年久膠解鐵屑落散故搖而有聲也

其酒壺著假多在底內用夾底中藏鐵片或鎔鉛貯之所著甚多而重試之之法將壺底用堅重石子或小鐵植重重擊之一下若真者金性最柔若遭擊後即或坎陷若有夾底雖擊如故壺裏之底光平不凸起者內有夾假也

八仙人物及走獸著假更多乃在腹中多用鐵屑膠砂或填鉛錫辨之之法用極細鋼錐于背腹間及脚頂處鑽下如真者入若有鉛錫錐頭澀處不進以此為法真偽立辨矣

一產桂陽州陽安縣。

陽安產在陽礦中淨好無鉛穢。不須煉冶。自然瑩白。

一產閩中。

建平山中時產銀。淨好無鉛穢。

一產浙中。

衢溫二郡山中時有產者。多鉛穢。

一產荊州。

產于荊州山礦中。有鉛穢不淨。

一產滇州。即雲南。

產雲南各郡金坑中。所得如亂絲者佳。

外城銀四種

新羅國銀。

波斯國銀。

官估十三等銀

第一等金漆花銀。

第二等濃稠花銀。

第三茶花銀。

第四大胡花銀。

第五薄花銀。

第六薄花細滲。

第七紙灰花銀。

第八細滲銀。

第九麤滲銀。

第十斷滲銀。

第十一無滲銀。

假銀十三種

水銀。

石綠銀。

胆礬銀。

白錫銀。

銀草。

雄黃銀。

靈草銀。

已上俱藥點煉而成。毫無銀氣。

林邑國銀。

雲南省銀。

足白。一百分足。

足白。九十九分九厘。

足白。九十八分八厘。

次白。九十九分七厘。

次白。九十九分六厘。

次白。九十九分五厘。

次白。九十九分四厘。

次白。九十九分三厘。

微赤。九十九分一厘。

次赤。九十八分五厘。

正赤。九十七分五厘。

砂銀。

雌黃銀。

丹陽銅銀。

會青銀。

硫黃銀。

鐵銀。

博物要覽卷四

志銀

白銀所產地

一產雲南永昌府。

生山石銀。中乃生銀。

一產江西饒州樂平縣。

產饒州樂平縣諸坑銀。中狀如硬錫。文理粗錯。自然者真。

一產山西饒州。

銀與金生處不同。所在皆有。而以饒州者為勝。此外多鉛穢為劣。高麗作帖云。非銀。所出。然色青不

如饒州者。

一產朱提縣。四川。

朱提縣銀出礦中。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一五百八十。

一產始安與山縣。

始與安山縣出銀。產銀。有鉛穢。須煉淨。方白。不煉色青。

銅銀用藥點造者

罽貓銅銀。

白燒雞。

天蓋地。

一見九。

二見三。

白銅。

插香錠。

確銀。

已上俱銅銀將藥點者。傾銷入爐。即隨焰飛。或成黑滓不銷者。皆已上諸種也。

白銀所產狀貌顏色

凡銀。或生山中。或生石罅內。然色要白。不可帶青。青者銀內有鉛也。

生銀初產。狀如硬錫。若生金礦中所得。及在土中。或石內滲漏成條。若絲髮狀。土人謂之老翁鬚。極難得。

方書用生銀。必得此乃真。

波斯國有天生藥銀。用為試藥指環。又燒硃竈下多年。沉積有銀。號孟鉛銀。光軟甚好。與波斯國同功。相似。祇是難得。今燒鍊家每一斤生鉛。只鍊一二銖。

凡銀出於錒。必須煎煉方成。故名熟銀。其生銀即不是錒中出而特然者。名老翁鬚。方有實用。如術士家。

以硃砂而成。以鉛汞而成。以焦銅而成者。既無造化之氣。豈可入藥。不可不別。

閩、浙、荆、湖、饒、信、廣、滇、貴州。交趾諸處山中。皆產銀。有錒中鍊出者。有砂土中鍊出者。其生銀各稱銀筭、銀牙是也。亦曰山銀。

辨銀器真偽法

凡看銀器。須用試金石。擦看顏色。便知高下。更有一種白銅藥銀。擦於石上。亮白如足紋者。便不可辨。須將銀器以醋調石灰于炭火燒之。真者即陷。以此為辨可也。

看銀錠塊銀真偽法

銀錠除全銅假銀之外。又鑄鉛錠。而底邊際皆原錠足紋。惟中空灌鉛。一定纔三四錢餘。見白。偽者昏黑是也。

銀器作假。多在空心處內藏鐵砂。鉛屑。瓦磁。漆。石等項。欲識其偽者。將檀木或鐵梨木造小銀剪樣備用。

如銀器搖撼皆鉛耳。作偽之法。云于面下用鋼鋸截開。利刀剝去腹銀。以鉛填滿。用銀錐藥將錠面錐好。毫無隙漏。名曰天蓋地。試之之法。于桌上將錠連旋。真者能轉。偽者停處不動。

碎銀有銅造成者。底面絲孔如其或半定成一角做就。毫無隙漏。蓋用紅銅洋就煎開。鑿成絲孔磨熟。用攀梅諸藥煮成銀箔。貼口及脚。再煮方成。與真無異。辨之法。用鋼剪剪開。色閃青黃如蠅蚰光者是也。

博物要覽卷五

志真珠

真珠所產地

一產西洋。

色白。光耀明瑩。有夜光者。其價無等。

一產廣東廉州。

廉州邊海有洲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歲刺史親監珠戶入池。採老蚌。剖取珠。以充貢。池雖在海上。而人疑其底與海通。池水乃淡。此不可測。其珠瑩白光鮮。乃官珠中上等。價有高下不等。

廉州合浦縣海中有梅。青。嬰。三池。蛋人每以長繩繫腰。攜籃入水。拾蚌入籃。即振繩令舟人急取之。若有一線血浮水面。則其人葬魚腹矣。

一產蜀中西路女瓜鄉。

女瓜地在蜀中有溪。產珠。光白鮮好。與洋珠彷彿。但不常有。

一產河北塘樂。

河北沿山塘樂有數處產珠。亦有圍及寸者。色多微紅。珠母與廉州者不相類。但清水急流處。其珠色

光白濁水及淨水不流處其珠皆暗也。

一產淮南高郵及沿江。

高郵雙社湖中昔產珠蚌有極大蚌如門扉中含寶珠如拳每當望夕其光與日爭輝昔常有人見者百計取之不得土拾小蚌佐餐亦往往得細珠如米豆者。

一產安南國。

安南國海邊產明珠亦出蚌中國王禁民採取每歲於八月中秋夕看月色晴朗則其年多珠或值陰晦則此歲珠少珠色瑩白微紅亦海珠中上品。

一產廣西。

廣西潯梧二郡沿海產珠色雖白而乏紅潤與合浦產者迥異而價亦賤北人不甚貴重。

一產廣陽縣。

廣陽縣產珠色青而光瑩即馬價珠也。

一產永昌郡博南縣。

博南縣有光珠穴產光珠夜有光彩亦不常出。

一產館陶縣。

漢章帝永和元年明珠出館陶縣大如李有光耀。

一產豫章海昏。

豫章永和元年明珠出豫章海昏大如雞卵。

一產鬱林。

漢和帝永元五年鬱林降人獻明珠圍五寸七分。

一產蘇祿國。

蘇祿國產大珠明永樂中貢大珠一顆重七兩五錢。

一產日本國。

日本國產如意寶珠青色大如雞卵光彩四射云是鯨魚目睛。

一產佛蒜國。

佛蒜國產木難珠碧色夜有光明云木難鳥口中結沫所成。

一產錫蘭山。

錫蘭國中有珠簾沙沙中有螺蚌沙明珠國王命採珠戶網取傾入珠池採珠為用。

一產于闐國。

于闐國產瑟瑟明珠光采晶明一珠好者易一駿馬因名馬價珠。

一產占城國。

占城國大火珠。

占城國產朝霞大火珠唐貞觀初遣使獻一顆大如雞卵狀如水晶日午時以艾藉珠可以取火。

一產馬八兒國。

馬八兒國近占城常貢蝦蟇珠百顆大于彈丸光明瑩白中成龍紋至寶也。

一產拘弼國。

拘弼國于唐順宗朝獻却火雀及履水珠常堅冰等物履水珠色黑大如雞子王命善浮者繫于左臂遣之入龍池其人步履波濤如履平地潛沉潭底良久復出徧體略無落濕。

一產罽賓國。

唐代宗為兒時元宗命取上清珠以絳紗囊之繫于頸上珠即罽賓國所貢者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珠內有仙人玉女雲雀絳節之象搖動其中及上即位藏之寶庫每夜恆光明燭天。

一產西洋國。

唐武則天朝西洋國獻青泥珠一枚類拇指微青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布于金剛額上後有講席胡人來聽講見珠但于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問欲買此珠耶胡人云若必買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酬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腿肉中還至西洋國僧尋奏聞奉則天敕求此胡人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貴賤得此何所用胡云西國有泥泊泊中多珠多苦深不可得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珠可得矣。

一產渠泥國。

唐開元十年大安國寺僧造功德開櫃閱寶物得一珠狀如片石赤色夜有微光高數寸視其兩封曰值億萬月餘西域胡人闕寺求寶見珠大喜使譯珠價值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久而去明日又至謂僧曰珠價值億萬今胡客久以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問其故胡人曰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念之今幸得此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之水泉立至故軍行常不乏水自珠亡後軍行每苦渴僧命掘土藏珠試之果然清泉湧出僧取飲之方悟靈奇胡人持珠去不知所之。

一產羅利國。

羅利國其人極陋國出火珠狀如水晶日正中時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即時得火。

一產渤泥國。

渤泥國產力珠大如梅子色白有光以口含力能舉鼎可走及奔馬以此珠熨面而發寶光希世之寶也。

一產南海。

辟珠生南海椰子檳榔果壳中堅如鐵金銅不能損名曰聖鐵。

古今奇珠

洞光珠

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宮口啣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之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

靈馬

照乘珠

魏王與齊威王會田于郊魏王曰寡人國小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萬乘國而

無寶乎

青沙珠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名曰憑鸞自丹州而來啣青沙之珠積成壘阜名曰珠邱今蒼梧採藥者時得

青石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

花影珠

漢高后時朱仲獻三寸珠視之中有花影一里之內所種花木皆見

照月珠

漢武帝太初元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賜董偃盛以琉璃之筐覆以錦蓋光如照

月矣

昆明珠

漢武帝時昆明池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魚遂通夢於武帝求去其鈎帝明日戲于池上見大魚啣索帝曰

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閱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報耶

不夜光珠

漢成帝時真臘國夷獻萬年蛤不夜光珠帝以蛤賜飛燕珠賜合德后以蛤裝玉成金霞帳帳中如滿月

合德以珠獻后珠之照人無妍醜其形皆美麗

記事珠

唐元宗開元中張說爲相有人惠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遺忘卽玩弄此珠心神頓悟

滴翠珠

唐元宗時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雞卵微紺色瑩澈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

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不知何物或名曰滴翠珠

靈粟珠

唐同昌公主有神絲繡被上繡三千鴛鴦間以奇花異草其精巧華麗世無其比上絡以靈粟之珠珠如

粟粒有光耀五色輝映異寶也

夜光珠

唐同昌公主家豪富宮禁不如公主好爲葉子之戲至夜不點燭命侍妾以紅琉璃盛夜光珠一枚捧之

立于室中而光明如晝矣

立於室中而光明如晝矣

象田珠

白厚質而圓昏娶劉純材女厚送烏瑤十事犽斥爲書純材大笑答以象田珠十升紫弱千餘頭及使童

僕撒燭花盈路厚閉門大慙賓客走散

白影珠

唐人侯道昌因雨置龜頭硯于簷下承溜以滌之俄而滴破硯中出白影珠十顆有患目者滾水洗之

皆愈

岑珠

端溪俚人岑班入山遇一大珠徑五寸取還夜光明照燭俚人甚懼以火燒之雖損猶照一室

南北西珠身分

凡看北珠顏色須是看訖閉目再閃看顏色一同方爲驗也其珠青色如暑末秋初及晴雲綻處閃出青
天帶白雲此青係真色第一其青不用真深青只要白包青籠照乃嫩青也其珠青色只在頂上蓋者
不披青至頂下乃嫩青也謂之摩孩羅兒頂青上上者其青若至腰下及窺眼謂之轉身青爲第一腰
上青者謂之披肩青爲第二若珠頂上只有一點青不能蓋頂者謂之鬼眼睛不爲奇也
所看北珠身分須是帶圓只用窺眼其珠子身分須是白青色若綠色牽黃磁白青色者品低如珠帶粉
白色者尤易得如北珠身下有白搭膊或面上有牽字格及黃上青色者不佳青上黃色者尤妙如直
眼及窺眼身分有損破穴眼并改鑽三眼四眼者亦不佳也且如買直鑽北珠只買肚兒高者且得謂
如窺眼上尖乃黍頭下闊者謂之寶裝亦名無萬珠子如一頭大一頭小者謂之鼓槌中間一穴兩頭
圓者謂之橫鑽皆不佳也

凡看南珠要明亮精神撚圓或粉紅色白不要油黃貴價低次
凡看西珠要白瑩圓活有光采不帶枯骨色及油黃磁色者價高若諸病價便低下
凡看馬價珠要青色及蘆甘色者道地珠兒指面大肉臉高者妙亦有轉身青者多做寶兒用顏色妙者
直錢亦有當三折二錢大者價貴不可一例而看土番及回國珠兒顏色不好多與好碧錠相似也
看成匣珠法
凡看成匣北珠用絹帛蘸水突其面貌其絹帛不青乃真色者僞色者用上好青紙作筒捲珠於內突青色
未珠身者是也又有骨色油黃者用竹紙筒作捲兒裝粉在內突其珠子粉白色精神仔細矣
看南北西湖珠法
凡看南北西珠務要於淨室背亮處閉牖戶燃明燭將珠照看須要中無烏黑絲路色要青白一勻無斑
點者價高有黑紋者名爲砂柱珠心柱空外雖無傷年久用之或爲重物所壓必至粉碎故不可不辨
南北西珠顏色
南珠色紅西洋珠色白北海珠色微青木難珠色黃馬價珠色青也

凡採珠在三月用五牲禱祀海神然後收採取若祭祀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白蚌珠長三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一旁小形如覆釜為第一瑞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者雖有光色形不員正乃為第二

八種官珠

第一瑞珠 第二走珠

第三滑珠

第四礫柯珠

第五官雨珠 第六稅珠

第七摩羅珠

第八葱符珠

珠飾數目

珠飾有金銀銅鐵四種金銀者內府飾也多成化正德年製大小三套共二十二隻每隻俱有海靈効珍四字為記如此字及隻數不全者無用也其銅鐵者乃古時民間之飾也

一產雲南

雲南寶井產青紅寶石亦有高下大小大者紅色多帶黃色小者有至米粒豆瓣大者價廉而青寶石名鴉鵲青色翠光瑩亦好

紅寶石十種

第一回回國紅寶石

回回國產大紅寶石名鞞鞞寶石番名避者達石深紅鮮明如暹血光彩可以照夜元朝大德間本土巨商于彼買紅寶石一塊重一兩三錢官估值中統錢一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其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大節大朝賀則服用之

第二回回國紅寶石

回回國產紅刺寶石石色深紅而嬌艷大者有重兩許八九錢六七錢者可值二三萬換其錢許者可值萬換其六七分者可值五六千換五分者可值千換然無至小者

第三錫蘭國紅寶石

錫蘭國翠藍山產紅寶石石色大紅明瑩夜有寶光可以代燈燭元時曾差官到彼採買得大者一塊重一兩零七錢官估價值十萬頂嵌于冠上每大朝會黑夜滿殿紅光如曙名照殿紅又有中者重至七八錢一塊者亦值二三萬換五六錢者七八千換三四錢五六千換色滯有翳水者價低小至錢許或數分者不過值至數百換

第四錫蘭國紅寶石

錫蘭國產紅寶石石色深紅而有白水嬌艷光明瑩異常可愛出平遙坑者中有免毫紋者最為上等大者至五錢止可直萬換中者二三錢止可直五六千換小者至三四分止無極小者止直千換

第五錫蘭國紅寶石

錫蘭國產紅寶石石色深紅而帶嬌黃最明瑩有極大者重至二兩已外可直三萬換中者兩許可直萬換其重六七錢五六錢至錢許者止無細小者

第六土番國紅寶石

土番國寶石穴產紅寶石石色大紅而明瑩中有蟹爪小紋大者重七八錢至錢許止無細小者好而大者直五千換中小者直數百換色渾水翳者價低

第七土番國紅寶石

土番國產紅寶石石色次黃而嬌嫩如櫻桃色石中無紋翳無大者至大者不過重一二錢小者至三五分止價頗重可直五六千換至小者可直數百換

第八雲南寶井紅寶石

雲南寶井產紅寶石有大者明永樂中曾得一顆重三兩一錢深紅色明瑩嬌艷非常當時估價值銀三

博物要覽卷六

志寶石

寶石所產地

一產西番

西番回鶻地方產紅青寶石大小不等

一產錫蘭山

錫蘭國有翠藍山山頂有盤古足跡甚巨產有五色寶石云是盤古淚液結成故有奇光異彩

一產土番

土番國地有寶石穴昔元朝有商人航海遭風旬旬到岸昏夜黑暗墜入深穴中見大蛇盤結無數亦無吞噬之意其人懼甚久之亦定但腹甚飢無從得食時見大蛇舐石壁間小石其人亦試取啣之頓忘飢渴後聞雷聲見穴中之蛇相飛騰而去其人知是神龍因攬其尾始得出穴遇商船過始得附歸因以所啣小石示人皆鴉鵲青紅寶石也貨之遂至巨富

一產回回國

回回國產寶石其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其石以紅而大無昏翳者為上價值數萬換而不可得

千兩已後從無此大者。至大者不過兩許及五六錢。錢許至分許者。價有高低。須看顏色。其至小者價甚廉。不過一二十換。

第九雲南寶井紅寶石

雲南寶井所產紅寶石。石色嫩紅嬌俏。如新開海梅花。光采奪目。但無大者。至重不過十二錢。一顆小者分許。至其價可直二百餘換。小者一二十換。又有一種淡紅明瑩者。名童子色。價最高。無大顆。可直三百餘換。

第十雲南寶井紅寶石

雲南寶井中產紅寶石。石色大紅而帶黃黑色。名爲油煙紅。紅石中之至下者。有大者。重至二三兩者。不足爲奇。中多蟹爪碎紋。其中小者可直一二十換。

綠寶石三種

第一西洋默德那國祖母綠

默德那國產祖母綠寶石。石色深綠如鸚鵡羽。每顆重兩許者。價至十餘萬換。無小者。傳云此石能助催生。產母吞之。男左女右。自手中檢出。

又云。祖母綠寶石能滅火。試之之法。煽熾炭一爐。投寶石於其中。炭火即滅者。真物也。

又云。祖母綠寶石夜有光明如燭。明時內帟曾有數塊。每朝會之時。黎明將啓。殿廷尙暗。中使盛以金盤。捧而導駕。則所至如曙矣。故爲至寶。其價無等。

第二默德那國祖母綠寶石

默德那國產祖母綠寶石。石色嫩綠如新草。葱菁可愛。無大者。至大顆不過一二錢許者。可值萬餘換。

第三回回國祖母綠寶石

回回國所產祖母綠寶石。石淺綠微黃如新柳。中有兔毫紋。大者重二三錢。可直六七千換。小者至錢許止。

酒黃寶石六種

第一錫蘭國酒黃寶石

錫蘭國產酒黃寶石。石色嬌黃如鵝雛色者爲上。有大者。可重兩許。直五千餘換。中小者千餘換。

第二錫蘭國酒黃寶石

錫蘭國酒黃寶石。石色深黃蠟色。明瑩光潔可愛。無大者。至重不過一二錢至五六分止。可直五六千換。

第三錫蘭國酒黃寶石

錫蘭國產酒黃寶石。石色淡黃如松花。而明瑩有如黃水狀。有大者。重至兩許。七八錢不等。可直三千餘換。無細小者。

第四默德那國酒黃寶石

默德那國產酒黃寶石。石色深黃如赭。麗潤光瑩。無大者。至重不過四五錢止。無細小者。可直價三千換。

第五土番國酒黃寶石

土番國產酒黃寶石。石色嫩黃如秋葵色。嬌情明瑩可愛。有大者。重至兩許。八九錢。無細小者。可直三千換。

第六雲南寶井酒黃寶石

雲南寶井所產酒黃寶石。石色嫩黃如金珀。明瑩可愛。無大者。每顆不過重至錢許。亦無細小者。可直價千換。

紫寶石四種

第一錫蘭國紫寶石

錫蘭國產紫寶石。名披耶西石。色深紫如葡萄。品瑩光潤。有極大者。重至五六兩一塊者。可直五千換。三二兩。一兩七八錢。可直一二千換。小者價低。

第二錫蘭國紫寶石

錫蘭國產紫寶石。石色深紫如西穉色。但色微暗而欠明瑩。有大者。重至三兩以外。可直價一二十換。及五六百換。無細小者。若色帶黑則價更賤。

第三土番國紫寶石

土番國產紫寶石。石色淡紫如茄花。而明瑩光潔可愛。無大者。至重不過二錢。上下一顆。亦無細小者。可直五六百換。

第四土番國紫寶石

土番國所產紫寶石。石色深紫如茄皮。而暗晦不明瑩。亦無大者。中有水裂紋。至重不過五錢。亦無小者。可直價三百換。

白寶石二種

第一真臘國白寶石

真臘國產白刺寶石。石色纖白明瑩如水晶。光潤可寶。有大者。重至四五兩一顆。至小者五六錢止。價可直千餘換。

第二天方國白寶石

天方國產白刺寶石。石色白而淡紅如粉肉色。明瑩光艷。無大顆。至重者不過五錢。亦無小者。可直五百換。

青寶石五種

第一錫蘭國青寶石

錫蘭國產青寶石石色深青藍靛。明瑩光潔。有大顆重至三四兩者。小至五六分者。大而好者可直三四百換。小者百餘換。

第二錫蘭國青寶石

錫蘭國產青寶石石色嫩青如磁藍。無大顆及細小者。至過五六錢。可直價二百換。

第三土番國青寶石

土番國所產青寶石石色淡青如天晴色。明瑩可愛者。有大顆重至兩許者及五六分止。大者可直二百換。小者價低。

第四雲南寶井青寶石

雲南寶井產青寶石石色嫩青如翠藍者。大顆重至兩許七八錢者。無小顆。其價可直二百餘換。

第五雲南寶井青寶石

雲南寶井所產青寶石石色淡青如月下白。明瑩光潔可愛。無大顆。至重者三四錢至數分止。價可直百換。

貓兒眼寶石二種

第一默德那國貓兒眼寶石

默德那國產貓兒眼寶石石色淡黃。中含青紋一縷。隨時轉動。大者如指頂。可直一二百金一顆。

又云。貓兒眼真好者。其中心活縷與真貓睛。至午時及子卯酉四正時。則居正中一線為異。

第二雲南寶井貓兒眼寶石

雲南寶井所產貓兒眼。有種者不過重至錢外。中雖有紋。而散不能居中。每顆不過直三四換。看各種寶石要法

凡寶石西石。須于日色下。以銀淺小盤。或白綾方襖籍之。將寶石離去銀盤約五寸許。承日影照看。其光

下射盤如金星銀翅者。真而上等物也。若偽者。則光結黑影不散是也。

凡欲辨寶石之看真偽者。以寶石噙於口片時。久而滿口生津不竭。而返生涼石不熱者。真物也。

海外有留韃寶石一種。其價最貴。試之法。以此寶石置于空野草中。命善馳騎者躍馬向前。馬至此則不能超越。不知何故。故為總戎者。購以嵌蓋于陣上。彼騎見我寶石。不能至前。故能却敵。所以為寶也。

寶石有偽者。用料藥燒成。好者與真無異。但紅色者歲久則淡。中有冰裂紋。所以可辨也。

博物要覽卷七

志玉

玉所產地

- 一產陝西藍田縣。
- 一產崑崙山西葱嶺。
- 一產于闐國撈玉河中。
- 一產海外瀛洲。
- 一產四川嘉州。
- 一產陝西階州。
- 一產河南河南縣徐善亭部界。
- 一產安南國盧容水中。
- 一產珠勒國。
- 一產江南句容縣茅山。
- 一產四川忠州。

玉各種顏色

- 白玉。
 - 黑玉。
 - 黃玉。
 - 赤玉。
 - 碧玉。
- 白玉之色。須似羊脂。以瑩白微紅光潤滋潤為絕品。若色白帶青。并白得醜醜有斑點。帶漿水色油色者。皆價低。

黃玉之色如蒸栗以光瑩明潤為絕品者色澤焦黃而枯槁者價低赤玉古所謂璫玉也色鮮紅明瑩如雞冠者為上若胭脂色紅者次之

碧玉要色如新草青翠明瑩者為上若色帶菠菜葉色及色如凍柳者乃下品須有蛇蟻斑在上者為妙黑玉色如漆淳黑無斑點為上要不帶青灰色為上須要塊頭大作得玉鑿為佳古者皇帝居喪腰帶必以此玉為之

古玉茶褐色面上尸浸紅如點血白者價高青者次之

寶定石 茅山石 階州石

嘉璞 宣化璞 忠州石

阿不公石 梳粧樓宵子石 萊州石

玉材

今時玉材較古似多西域近出大塊石劈取之謂之山材從山石中槌擊取用原非于闐崑岡西流砂水

于闐國探玉之地名玉河在于闐國城外其源出崑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疏為三河

其玉隨地而變故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

退乃可取彼人謂之撈玉其國中有禁服用飲食往往用玉中國所有亦自彼來

古人論玉謂白者如截肪赤者如雞冠黃者如蒸栗黑者如淳漆謂之玉符而青玉獨無說焉今青白者

常有黑者時有黃赤者絕無雜禮記之六器亦不能得其真者今儀州出一種石如蒸栗色彼人謂之

栗玉或云亦黃玉之類且無潤澤聲不清越為不及也然服食器用者惟貴純白它色亦不取焉

又云儀州栗玉乃黃石之有光瑩者非玉也玉堅而有理火刃不可傷此石小刀便可雕刻與階州白石

同體而異色耳 太平御覽云交州出白玉夫餘出赤玉把婁出青玉大秦出菜玉西蜀出黑玉藍田出美玉色如藍故云

藍田 淮南子云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不變得天地之精也 玉書云玉有山玄水蒼之文山產玉而木潤水產玉而流芳藏於璞而文采露于外觀此諸說則玉有山

產水產二種中國之玉多在於山于闐之玉多在於水也 石之似玉者有玳瑁玳瑁玳瑁 北方有繡子玉雪白而有氣眼乃藥燒成者不可不辨然皆無溫潤之色 看石中玉法

凡石韞玉但將石映燈看之內有紅光明如初出之日便知內有玉也若無玉者則黑暗無光

玉色高下 玉以甘黃為上羊脂次之以黃為中色且不易得以白為偏色時有得者故耳今人賤黃而貴白以見少

也然甘黃如蒸栗者佳焦黃為下甘青色如新柳近亦無之余見甘黃玉馬長四寸神氣如生甘青羊

頭尚蟻蝕等件皆色嬌可愛碧玉色如菠菜深綠為佳有細墨酒點淡白間雜者次之黑玉如漆者佳

西蜀有石似之紅玉色如雞冠者佳三玉世多不有都中亦寶重之綠玉類碧玉少深翠者中有假綠

點子者佳外此七種皆不足取矣 玉器名目

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毀故製玉以封諸侯

璧以祀天帝 璋以祀地 琥以祀西方 璜以祀東方

瑱如半璧以禮北方 琬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龜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瑋如半圭以禮南方

餅。 杯。 盃。 壺。 鈎。 玉。 杖。 頭。
 杯。 盃。 扇。 墜。 梳。 背。
 簪。 珥。 縵。 環。 刀。 靶。 猴。 馬。

已上皆唐宋名工所作。碾手如刻。細入絲髮。無隙收短。工緻極矣。

辨新舊玉器顏色工作

玉器如漢唐宋之物。入眼可辨。至若古玉。存遺傳世者少。出土者多。土鏽尸浸。似難偽造。古之玉物。上有血浸。色紅如血。有黑綉如漆。做法典雅。摩弄圓滑。謂之尸古。如玉物上蔽黃土。籠澤浮翳。堅不可破。謂之士古。余見一玉玦。半裏青綠。此必與銅器墓中相近。故為所染耳。亦素物也。余又有定密二餅。周身亦有青綠。似同此故。

南中良工偽造古玉器法。以蒼黃雞邊皮葱玉或帶淡墨色玉。如式琢器物。以藥薰燒斑點。作血浸尸古之狀。每用亂真。以得高價。

看玉器法

凡看玉器。或假蓋碗。壺有把手者。孔竅要容大指。成器或腰帶環。笠帽頂。頭巾環。劍朔納子。琴樣納子。玉肥長者。成器或首飾玉。額花。玉釵牌。玉梳。玉佩。玉杯。玉合。玉花架。玉項牌。玉帶繫。五事件等。皆時樣好者。為最舊。入假造。生活合格者。值錢。不堪改造。勿用。須要得顏色樣範。好妙。碾法。玲瓏。敦厚。如實。碾粟米臥蠶。蟻虎等。地。或玲瓏。生活。細巧。工者。更看。不夾。雪花。及夾石。不洒。墨點。及玷。墨損。破。不。就。材料。者。玉。有。五。色。已。見。前。茲。不。具。論。

古奇玉

魚瑣玉 太公呂尚釣于渭濱。魚腹中得玉瑣。刻曰。姬受命。呂佐之。

若華玉

堯致舜天下。贈以若華之玉。

無價玉

魏田父得田耕之于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告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不利。田父猶豫。歸置廡下。明照一室。田父大怖而奔之。鄰人取以獻王。王召玉工相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玉。王問其價。玉工曰。無價以當之。王賜獻者千金。長食大夫之祿焉。

觀日玉

扶桑國于梁武帝時來獻觀日之玉。乃一大鏡。方員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日。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

赤虹玉

孔子作春秋。孝經既成。為戒告天。天降赤虹。化為黃玉。上有刻文。

藍田玉

秦得藍田美玉。卽卞和獻楚王者。命李斯以蟲魚鳥篆刻為寶璽。名曰傳國璽。累代相承。以為重寶。爾文附後。

昭華玉

漢高祖初入咸陽。周行庫藏。見玉笛長二尺二寸。二十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藉。吹息不復見。名曰昭華之玉。

軟玉

唐玄宗幸興慶宮。于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卽天寶中外國所獻者。光可鑑物。節文端嚴。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動直如繩。雖以斧鑿斫。終不能傷。上歎為異物。遂命以飾華綉。為綉碧玉絲為綉。因命藏之寶庫焉。

辟邪香玉

唐肅宗賜李輔國辟邪香玉各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鎖之金匱石函。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拂之。則芬馥經年。縱漸濯數四。其香終不銷歇。

龍虎玉

唐憲宗時。西域進美玉者二。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伊祈元解方坐于上前。熟視曰。此一龍玉。此一虎玉。上驚而問曰。何謂龍虎玉耶。元解曰。圓者龍玉也。生于水中。為龍所寶。方者虎玉也。生于岩谷。為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百獸潛伏矣。上異其試之。各如所說。詢使人得玉之由。對曰。一得自漁者。一得自獵人。上因命取龍虎錦囊之。藏于內府庫中。

重明玉

唐憲宗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玉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于水晶。中有樓臺山水樹木之狀。四方有十道。十持香執簡。巡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衣服。皆映無不悉備。如視水焉。

火玉

唐武宗時。夫餘國貢火玉三斗。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燃鼎。

冷暖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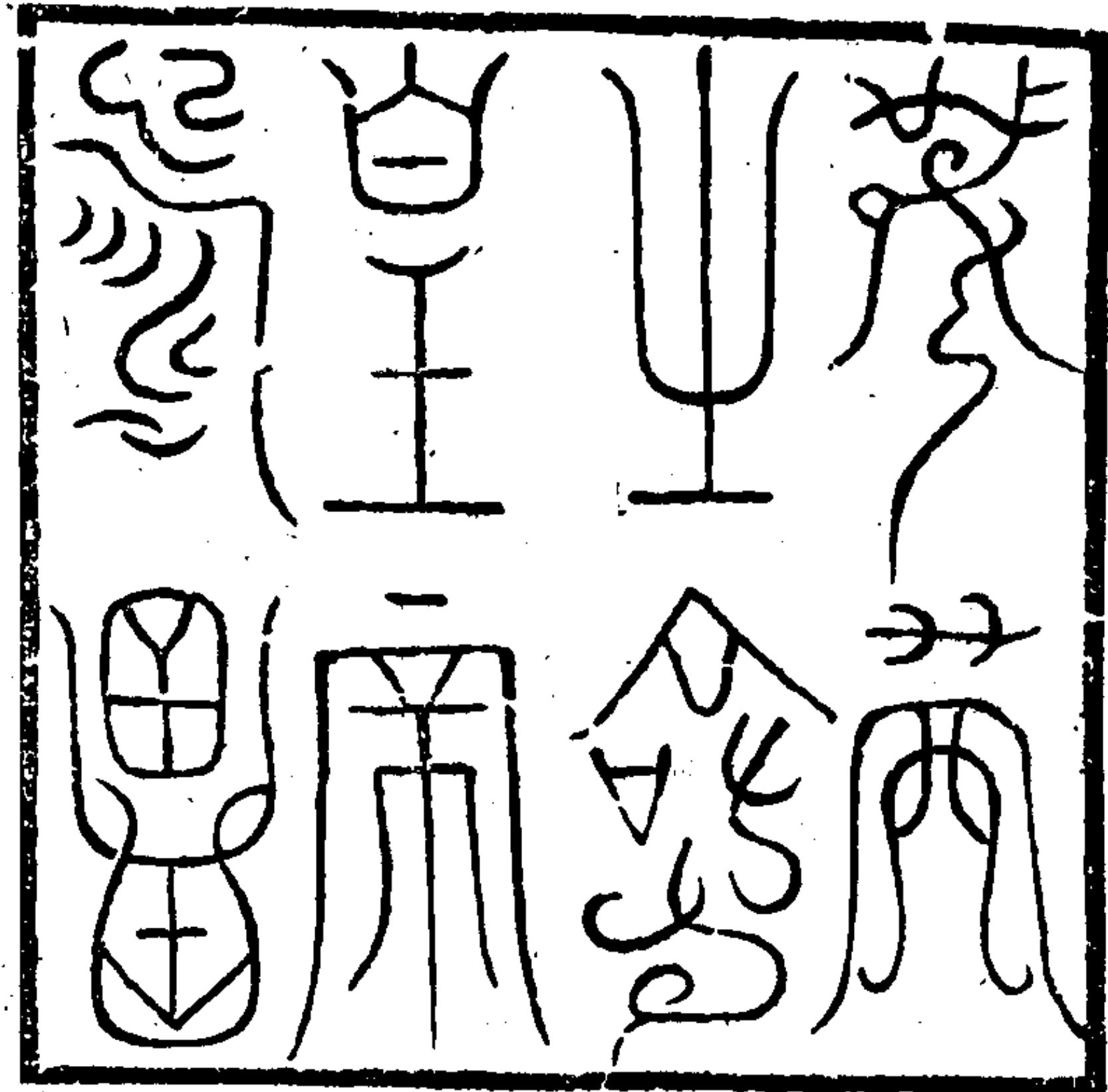
唐宣宗大中二年。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冷暖玉棋子及楸玉局。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積真島。島有凝霞臺。臺下有手談池。池中生玉碁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云。

如意玉

唐同昌公主有如意玉。形如寶桃。上有七孔。通明之象也。佩之令人喜悅如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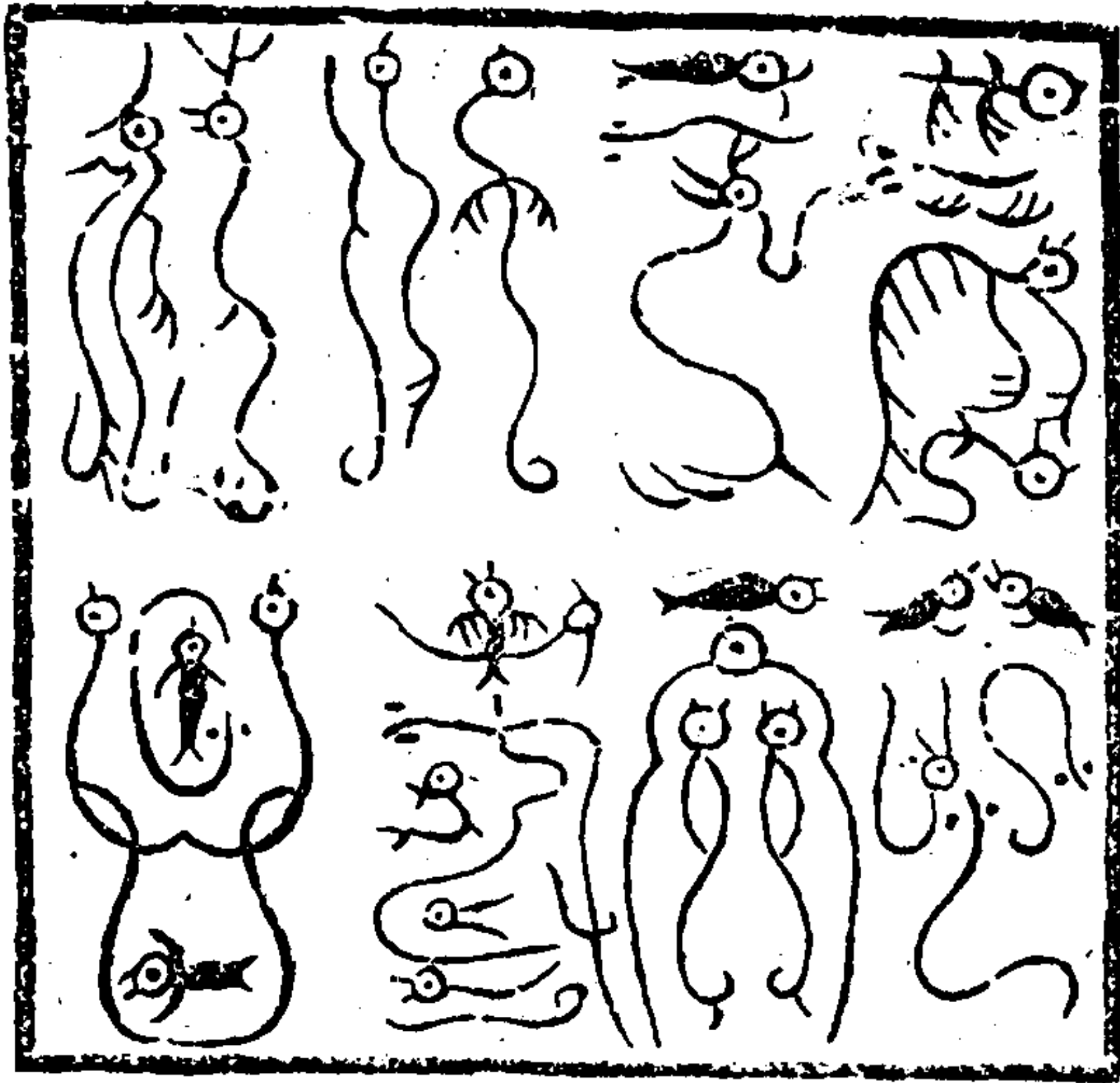
傳國璽圖說

秦併六國得卞和所獻之玉命工琢爲玉璽李斯以蟲魚字篆之凡二本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一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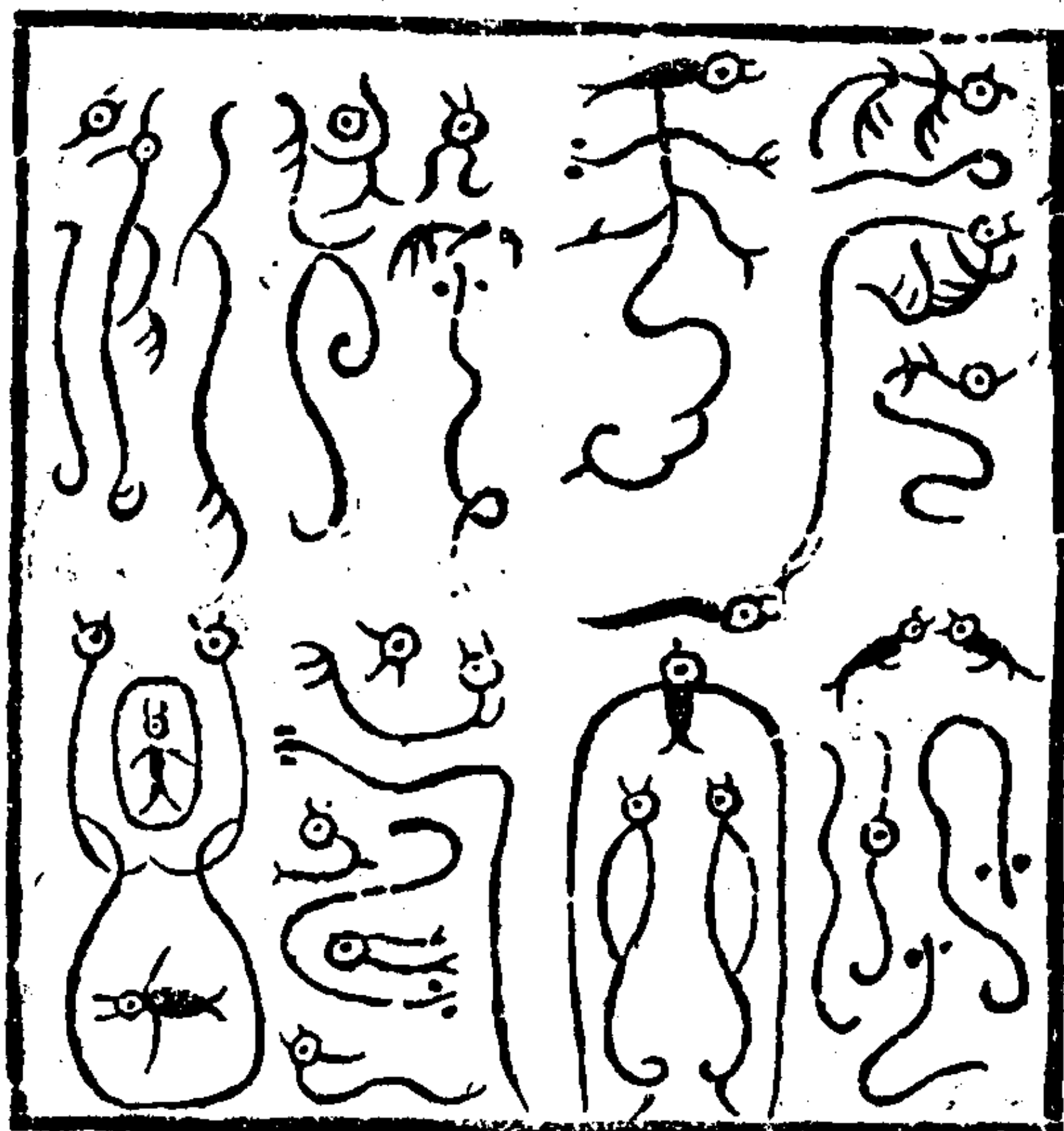
受 天 之 命 皇 帝 壽 昌

六二



受 命 于 天 既 壽 永 昌

六三



受 命 于 天 既 壽 永 昌

六四



受 命 于 天 既 壽 永 昌

六五

博物要覽卷八

志瑪瑙 志珊瑚 志水晶 志琥珀 志蜜蠟

瑪瑙所產地

- 一產西洋國
- 一產大食國
- 一產哈良兀國
- 一產寧夏瓜州
- 一產均州
- 一產日本國
- 一產西南夷
- 一產南巫里國
- 一產和州
- 一產沂州

瑪瑙身分品第

瑪瑙生西國。玉石亦美石之類。重寶也。來中國者。皆以爲器。又入日本器用。研木不熱者爲上。熱者僞也。瑪瑙非玉非石。自是一類。有紅白黑三種。亦有紋如纏絲者。人以小者爲玩好之物。大者研爲器具。瑪瑙出西南諸國。云得自然灰即軟。可刻也。瑪瑙多出南北番及西番。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利刃刮不動。其中有人物花鳥形者最貴重。

瑪瑙種類

博物要覽 卷八

六七

博物要覽 卷八

西洋瑪瑙

產西洋大食國。色正紅。明瑩如琥珀。可作杯罍。

錦紅花瑪瑙

產西洋。有纏絲。深紅色。有錦文花。爲瑪瑙中上品。

柏枝瑪瑙

產寧夏瓜州。礦中得者。碾開。白地綠紋。成柏枝狀。枝葉如畫。瑪瑙中之奇品也。

夾胎瑪瑙

產哈良兀國。正視瑩白。側視有若凝血。一物二色也。謂之夾胎瑪瑙。

截子瑪瑙

產南巫里國。白地。黑如山水樹石狀。爲奇。

合子瑪瑙

產大食及日本國。色如漆黑。中有白線。盤蹙如雲水禽鳥者。最好。價貴。

已上五種皆貴品。

漿水瑪瑙

產南巫里國。色黃白。中有淡紅水花者。名漿水瑪瑙。

醬斑瑪瑙

產大食國。色白。中有紫紅花紋者。或紫紅斑點如豆瓣者是也。

曲蟾瑪瑙

產日本國。色白。中有粉紅花紋。灣曲如蟾狀者是也。

海蟄瑪瑙

產西南夷。色紅黑。無花紋斑點。如海蟄之色。故名。

鬼面瑪瑙

產西南夷。色黃黑。無花紋斑點。

紫雲瑪瑙

產和州。色紫。有紋如鱗。不甚明瑩。

土瑪瑙

產沂州。色紅。有雲頭花紋。纏絲。胡桃花者。

竹葉瑪瑙

產淮右。色黃。有紋如竹葉。可作桌面圍屏。

看瑪瑙器物

博物要覽 卷八

六九

六八

凡看瑪瑙盞器物。先要式樣做得薄。紅錦色或間酒色花無夾雜破瑩為奇。如鬼面。凝無紅花貌。或紅花內有粉紅花者。謂之曲蟾紅。有紫花點者。謂之醬斑瑪瑙。皆不甚貴重。

瑪瑙以西洋錦紅花不雜青白黃黑色者為上。若瑪瑙但有雜色而無紅者。概不足貴。昔人所謂瑪瑙無紅一世貧也。

珊瑚所產地

- 一產南海
- 一產師子國
- 一產天方國
- 一產真臘國
- 一產波斯國
- 一產渤泥國
- 一產土番國
- 一產廣州府

珊瑚身分顏色

珊瑚生海底。作枝柯狀。明潤如紅玉。中多有孔。亦有無孔者。枝柯多者更難得。凡取珊瑚。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網而生。歲二三尺。有枝無葉。因絞網出之。多推折在網中。故難得完好。

珊瑚有油紅色無縱紋者為下品。

珊瑚產波斯國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船。鑿鐵網水底取之。珊瑚所生磐石上。白如齒。一歲而黃。二歲變赤。枝幹交錯。高三四尺。人沒水以鎗聚其根。繫網船上。絞而出之。失時不採。則成腐案。

珊瑚生海底。五七株成林。謂之珊瑚林。居水中。其枝柯一見風日。則曲而硬。變成赤色。珊瑚出大海中。水底五七枝成林。橫枝色鮮紅者。謂之珊瑚林。設放看玩。以高而鮮紅者值錢。其油紅及丹色并有髓眼者。皆價低。亦有斷折處。用紅蠟粘接。宜仔細看之。

珊瑚最忌色淡。有蛀眼蟲孔者。價低。設放看玩。要枝柯高大。作素珠。要無蛀眼。及零星細小價賤。

珊瑚器具名目

- 環珠
- 素珠
- 帽頂
- 指環
- 筆架
- 額花
- 一枝餅
- 穿心合
- 扇墜
- 流蘇結
- 袋押

水精所產地

- 一產西洋國
- 一產日本國
- 一產渤泥國
- 一產高昌國
- 一產天方國
- 一產兜渠國
- 一產大秦國
- 一產南亞里國
- 一產蘇門答刺國
- 一產土番國

- 一產高麗國
- 一產火州
- 一產哈良兀國
- 一產真臘國
- 一產留山
- 一產江西信州
- 一產均州
- 一產駐登國
- 一產三佛齊國
- 一產呂梁國
- 一產昆珍國
- 一產淡巴國
- 一產湖廣武昌府

水晶品白。北水晶黑。又有紫者。青者。未知產于何地。但以白而瑩澈。毫無纖翳。如冰品為上。其黑品要如薄漆而明潔者。次之。其青紫色有綿翳者為下。

水晶第一要白淨光潔。內中毫無絲髮露結。及氣魄大無損。擊者可得大價。如內綿花朵及色渾濁。作料小難改造者。其價最下。

水晶身分顏色

水晶白淨光瑩中。須白得如光。若紋銀者佳。若色帶粉紅及蛋青油黃色。光如錫箔。或中有五色光如蠅蚰。涎者為下品。

水晶其性最堅而脆。不耐搏擊。故內中多有縉裂。且礮造難過玉石。所以水晶器物。取材任料。難得佳器。黑水晶可作掠眼及素珠。圖章。鎮紙。印池。方圓五六寸圍元小硯。最能收墨。掠眼以黑色品者。水精性涼。能消眦火。故也。

水晶有紫者。云用血玉草及真紫礦等藥。煮水晶中有花色者。可以藏拙。色如葡萄。光瑩可愛。歲久紫色漸退。花紋斑爛。甚為可厭。其青者色如月下白。光稍可愛。但未見有大作料。不過筆架。圖章之類。若有大者。其價甚高。

水晶亦有偽者。如白色黃紫青者。皆有假造。乃以藥料燒成。內中有氣焰。脆甚不堪。余見水晶有深黃如金珀者。光瑩奪目。識者以為酒黃石類也。余目見黃品。為書鎮。長七寸。高三寸餘。光透閃爍。儼同金鱗。且琢手甚工。宋人所琢也。惜不可復見。

余又見黃品。獸面洗。元徑五寸三分。高二寸有餘。有二獸頭。啣素環三足。清潔如冰。而色如淡。又如秋葵花色。且製手精工。又不損裂。為可寶也。

凡用水晶什物。不可用熱湯滾水注之。注之粉裂。如擊破者。切須記之。

琥珀所產地

- 一產安南國
- 一產高麗國
- 一產高昌國
- 一產林邑國
- 一產琉球國
- 一產哈良兀國

- 一產三佛齊國。
- 一產佛蒜國。
- 一產永昌府。
- 一產雲南各屬。

琥珀身分顏色

琥珀昔人云千年松脂入地化為琥珀。今若燒之。尚作松氣。其中往往有蜂蟻之類在其中者。琥珀乃海松木中津液。初若桃膠。久之凝結。復有南琥珀。不及舶上來者。

楓脂入地千年。化為琥珀。不獨松脂變也。大抵木脂入地千年皆化。但不及楓松之脂。多經年歲耳。琥珀今西戎亦有。但色差淡而明澈。南方者色深而昏濁。彼中土人多礙為物形。若其千年茯苓所化。則其粘著蜂蟻。宛然具在。極不然也。

海南林邑多出琥珀。乃松脂淪入地中所化者。有琥珀則旁無草木。入土淺者五尺。深者丈餘。大者如斛。小者如升。削去皮乃成。

琥珀之色。以紅如雞血者佳。內無損結及不淨沾土者為勝。如紅黑海墊色。及有泥土木屑粘結。并有鹽結者為劣。

試琥珀真假法

琥珀亦有假造者。或燒蜂窠及煮蝦雞子及青魚鮓者。與真無異。欲辨其真偽。惟琥珀于掌心摩熱。能拾芥子。吸草莖者為真。偽者則否。真者摩熱生香。偽者則無香。

琥珀真者能吸片帛。不特芥子草莖也。

蜜蠟所產地

- 一產高麗國。
- 一產呂宋國。
- 一產高昌國。
- 一產三佛齊國。
- 一產永昌。
- 一產日本國。
- 一產琉球國。
- 一產紅毛國。
- 一產火州。
- 一產廣州。

蜜蠟身分顏色

蜜珀要色。蜂蜜明淨光瑩者為妙。氣魄要大。內無土塊砂脚及蟻損皮糙者。方可作器用什物。蜜珀有紅如琥珀而晶瑩者。名曰血珀。彼土人充作琥珀貨之。多作素珠。酒杯及簪。釵。手鐲諸物。蜜珀又有一種淡黃而明瑩者。如黃水晶狀。名曰金珀。頗有雅致。可琢圖書。酒杯及書鎮。素珠等物。

博物要覽卷九

- 志玻璃 志琉璃 志車渠 志玳瑁 志犀角 志象牙

玻璃出產地

玻璃本作頗黎。頗黎國名也。其瑩如水。其堅如玉。故名水玉。與水晶品同名。玻璃西國之寶也。玉石之類。生土中。或云千歲冰所化。亦未必然。玻璃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瑩徹與水晶相似。礮開有兩點花者為真。列丹家亦用之。用藥料燒成者。有氣眼而輕。

梁武帝時。扶南人來賣碧玻璃鏡。廣一尺半。重四十斤。內外皎潔。向明視之。不見其質。玻璃味辛寒無毒。治驚悸心熱。能安心明目。赤眼熨熱腫。能摩眼翳。

琉璃出產地

琉璃火齊也。

琉璃本質是石。以自然灰治之。可為器。石不得此則不可釋。佛經所謂七寶者。琉璃。車渠。瑪瑙。玻璃。真珠。金寶七種是也。

大秦國出琉璃。有赤白黃黑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此乃自然之物。潤澤光采。踴於衆玉。今所用皆銷治石。

汁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真。
琉璃石質真者出高麗國。刀刮不動。色白。厚半寸許。點燈明于牛角者。
琉璃亦名火齊。出南天竺國。狀如雲母。色如紫金。重者可開。拆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砂殼。即玻璃之類也。

車渠出產身分

車渠海中大貝也。背上黠文如車輪之渠。故名車渠。
車渠是玉石之類。生西國。形如蚌蛤。有文理。西域七寶。此其一也。
車渠大蛤也。大者長二三尺。闊尺許。厚二三寸。壳外溝壟如蚌壳。而深大。皆縱文如瓦溝。無橫紋也。壳內白哲如玉。亦不甚貴。番人以飾器物。謬言爲玉石之類。或云玉中亦有車渠。而此蛤似之故也。
車渠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蚌壳。以作器。綴如白玉。
車渠作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試之果然。
車渠色如白雪。纖淨無黃暈及油骨者爲上。可作酒杯。碗。酸素杯。扇墜等物。雅素可愛。又且堅緻不易損壞。

玳瑁出產

玳瑁一名瑤瑁。生嶺南海畔。山水間。大如扇。形似龜甲。中有文。
玳瑁身似龜首。嘴如鸚鵡。
玳瑁今廣南多有之。龜類也。大者盤。其腹背甲皆有紅點斑文。入藥用。生者乃靈。凡遇飲食有毒。則自搖動。死者則不能生矣。今人多用雜龜筒作器皿。皆殺取之。又經煮拍。故生者殊難得。
玳瑁生海洋深處。狀如龜。而壳稍長。背有甲十二片。黑白斑文相錯而成。其初邊缺如鋸齒。無足而有四。前長後短。皆有斑文如甲。海人養以藍水。飼以小魚。
玳瑁大者難得。小者時時有之。但老者甲厚而色明。小者甲薄而色暗。世言鞭血成斑。謬矣。取甲時必倒懸其身。用滾醋澆之。則甲逐片應手落下也。
玳瑁大者如席。小者如槃。皆有鱗大如扇。取下乃見其文。煮柔作器。治以鮫魚皮。瑩以枯木葉。則甲光輝矣。
玳瑁以甲上白多紅點少者值錢。花斑好者次之。胡黑者價極低。亦有用藥點甲。謂之塞堅。打人眼目。視假爲真。

犀角出產高下品第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永昌即今滇南也。
犀牛出產武陵。交州。寧州諸遠山。犀有二角。以額上者爲勝。又有鼻角。亦佳。

犀角各種名目

通天犀角上有一白點。稜直上至端。夜露不濡。入藥至神驗。或云。此是水犀角。出水中。漢書所謂駭雞犀也。從米侖雞。皆驚駭不敢啄。置屋上。鳥不敢集。
通天犀乃胎時見天上物。過形于角上。故曰通天犀。但于月下以水盆映之。則知。

水犀

水犀產西番。南番及滇南。交州諸處。有山犀。水犀之分。水犀出入水中。最爲難得。並有二角。鼻角長而額角短。水犀皮有珠甲。而山犀無之。刻其角爲魚。啣之入水。水開三尺者是也。

夜明犀

夜明犀即通天犀之別類。夜視有光。故名夜明犀。能通神開水。飛禽走獸。見之皆驚。

辟寒犀

唐德宗時。外域進辟寒犀。其色如金。每于隆冬之時。以金盤貯之。置于御座。則滿殿和煦如春。

辟暑犀

唐文宗尙賢才。每延學士于內廷討論。因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合上意。會時當盛夏。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賜之。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按辟暑犀出滂泥海。角色潤瑩如碧玉。當炎夏暑時。置之室中。則清涼如在深秋矣。

辟塵犀

辟塵犀產南丹國。色紅潤如珊瑚。可作腰帶。簪導。即于塵中騎馬馳驟。而纖塵不沾馬尾。以其角屑致之室中。纖塵不入。

獨念犀

唐同昌公主有獨念犀。佩之心意恆歡。忿怒獨息。名爲至寶。

望舒犀

石晉幼主有一犀帶。正透中有一月影。與月弦望相准。每當望時。其影則圓滿。過望則缺。當時以爲至寶。後幼主北行。獻于契丹。

壽星犀

宋高宗八表。孝宗以天下養。極意訪奇寶。名玩爲獻。有巨商賣一犀帶。乃正透中現一壽星之形。五官具備。衣服履舄。種種分明。描畫所不能及。旁有雀鹿。而壽星作植杖之狀。而杖微短。商介巨璫以獻。壽星甚喜。擬酬厚值。因左右有索賄于商而未遂者。遂譏之曰。杖不過頭。非吉徵也。壽星默然。急命退出。

白犀

白犀出招徠山。其犀毛角如雪。取其角爲器物。緻雅如玉。性大涼。能已心熱之疾。合之可以走逐奔馬。而不濡濕。亦寶物也。

墮羅犀

暹羅犀。犀中之最大者。角一枝可重七八斤。云是牯犀類角。其花多作撒豆瓣。色深者堪作腰帶。斑散者可作器皿也。

暹羅犀

暹羅國產犀。色如蜜蠟而潤澤。有香如松柏子。又有一種色紫者亦佳。俱堪作酒杯簪導帶勝之類。諸犀中之上品也。價亦甚高。

胡帽犀

胡帽犀生嶺表。有二角。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其角能改毒藥。以其角置飲食中。若有毒者。即生白沫。

牯犀

牯犀一名毫犀。即山犀也。亦有二角。但其角縱文粗而欠細。青黑色大者。每角一枝。可重五六斤。小者三四斤。可用作器用。彫刻費工。膠治。因角紋粗故也。

看犀角高下法

犀牛出南海者。上黔。蜀者次之。形如豬首。大腹卑脚。脚似象。有三蹄。黑色。舌上有刺。好食棘刺。皮上每一孔生三毛。如豕角。文有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有正插者。一半已上通。有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波斯呼象為白暗。犀角為黑暗。言難識也。

川犀。南犀。紋細。烏犀有紋頭顯露。黃犀紋絕少。皆不及西番者。紋高兩脚顯也。物像黃外黑者。為正透物。像黑外黃者。為倒透。蓋似以黑色為正。以形像肖物為貴。既曰通犀。必須紋頭顯露。黃黑分明。兩脚潤澤為第一。

犀角紋如魚子形。謂之粟紋。紋中有眼。謂之粟眼。黑中有黃花者。謂之正透。黃中有黑者。謂之倒透。黃花中復有花者。謂之重透。並名通犀。乃上品也。花如椒豆斑者。次之。黑犀純黑無花者。為下品。

象牙出產

象出交趾國及潮循諸州。具十二肖物。各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炙食精食甚美。又膽不附肝。隨月在諸肉間。如正月即在虎肉也。

象出交廣。雲南及西域諸國。野象多至成羣。番人皆出畜之。以服重。會長則飾而乘之。有灰白二色。形體擁腫。面目醜大者。身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餘。肉倍數。牛目。纒如豕。四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行則先移左足。臥則以臂著地。頭不能俯。頸不能回。其耳下。其鼻大如臂。下垂至地。鼻端甚深。可以開合。中有小肉爪。能拾芥針。食物飲水。皆以物卷入鼻中。方至口。一身之力。皆在於鼻。故傷之即死。耳後有冗薄如鼓皮。刺之則死。口內有食齒。兩吻出兩牙。夾鼻。雄者長六七尺。雌者長幾尺餘耳。交化在水中。以胸相貼。與諸獸不同。

象五歲始產。六十年骨方足。其性能久識。嗜芻豆及甘蔗酒。而畏煙火。獅子。巴蛇。南人常殺野象以為食。多設機穿以陷之。

象牙西域最重。用飾座牀。中國貴之。以為簡笏。象每脫牙。則自埋藏之。嶠嶠諸人以木牙潛易焉。象牙殺取者。色微紅。上品。自死者次之。脫于山中多年者。下品也。

博物要覽卷十

志香 志木

沉香出產品第

沉香產天竺國及海南交廣州。瓊崖諸處。其樹類椿。多節。取之先斷其木根。積年皮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乃香也。細枝緊實者。為青桂。香黑而沉水者。為沉香。半沉半浮者。為雞骨香。最粗者。為棧香。丁謂在海南作天香傳云。香凡二十四狀。皆出於一木。資化高雷四州。中國出香之地。比海南優劣。則不侔矣。既所稟不同。售者多而取之速。則是黃熟。不待其稍成。棧香。沉香。不待其香足。蓋趁於戕賊之地。非同瑞嶠。非時不加剪伐云。

沉香樹如冬青。其成香也。枝葉萎黃。猶人有癰疽之疾。內方纏結。有歷年至千百者。色黑味辛。入水即沉。者。謂之生結。又有死結者。黎人遇香樹。伐入水亦沉。但不潤澤耳。

嶺南緞海諸州及瑞嶠山多香。有三等。曰沉。曰棧。曰黃熟。沉。棧。皆有二品。曰熟結。曰生結。熟結者。於樹中自爛而得。生結者。伐樹得之。又久爛而剔取者。故不及熟結為佳。

沉香以堅實為最。以利刀削之。香片即卷。入口中咀之。初苦辛。而後回香甘。最勝。沉香以堅黑緊實不枯。如嘴角硬。重沉於水下者。為上。凡入藥。須用黃葉而佳。為上。

奇南香出產品第

奇南香名出占城國及渤泥三佛齊真臘等國或云寄生樹其香蟠結根節堅實生油滋潤柔輒爲上有黑花者爲上。有綠結。有糖結。金絲結等號。用錫匣盛蜜藏之。則香潤不枯。佩之能飲入氣。暑月少汗不。解洩氣。故近侍官珍之。其價甚高。稍枯燥者。即宿香帶板。其妙柔輒者。作牙香。不出一奇南香。南方之奇木也。亦名奇藍。乃沉香木之生結者。古人詩多用沉香。而不奇南。故拈出之。

奇南香有糖結。鋸開上有油如飴糖。黑白相間。黑者如墨。白者如糙米。焚之初有羊毳微氣。又有金絲結。伽柁。色黃如黃蠟。有結若金絲。惟糖結爲上品。

占城國產奇南香。國王禁民私採。有犯之者。斷其手足。

隆慶初年。京師有人將奇南香帶來售。每片黃黑。結花處其紋如張鸞乘槎之浮海之像。因名仙槎帶。竟得重價售去。

香中奇南。惟綠結。糖結爲最重。以質軟。指刻之如錐。蠶沙味辣。有胎。嚼之粘牙爲上。上者曰鶯哥綠。次者曰鶯花結。又次曰金結。下者曰鐵結。色黑而堅。黎人以雞刺木及雞骨木作素珠。充奇南。恆得善價。

奇南香亦生於千年榕樹之上。故名寄生香。

速香出產品第

速香產交趾。瓊崖。廣諸處。一名蜜香樹。枝柯如柁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

香水。平者爲雞骨香。根爲黃熟香。幹爲棧香。細枝緊實者爲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

肇慶新興縣出香木。俗謂之蜜木香。能辟惡氣。殺鬼精。

速香一名蜜香。產安南國千畝林。國人有香不欲取。先秋待終年。皮爛取木心及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浮者爲雞骨。半沉半浮而粗者爲棧香。

蜜香中之粗者爲棧香。棧香中之尤好者名油速香。香凝結不過數十年。名曰速飛香。樹已結香。爲風吹折。飛於它處。質枯而輕。味極悠遠。鐵皮香。烙白爲黑。真蟲口粉。肚者。蠶蛀結成鐵皮。差勝。餘香莫如花。

刺色黑者佳。色黃者嫩。雲頭者結香。一線錯綜如雲。黃東馬牙者爲下。黃熟有二品。一曰夾棧。即棧香也。其破者爲散沉。香之良者。瑞甍生取者爲夾沉。宜薰衣。木枯朽得之者爲黃沉。入藥用。近根最嫩者爲黃熟。

片速香俗名鱗魚片。鷓鴣斑者佳。有偽者。亦以重質爲美。更有鐵面生香。俗名牙香。以面有黑爛色爲鐵面。純白不烘焙者爲生香。其生香之味妙甚。在廣中價亦不廉。

黃白紫檀香出產品第

檀香有數種。有黃白紫色之奇。今人盛用之。江淮河朔所生檀木。即其類。但不香耳。

檀香出廣東。雲南及占城。真臘。爪哇。渤泥。暹羅。三佛齊。回國。今嶺南等處亦皆有之。樹葉皆似荔枝。

皮青色而滑澤

檀香皮質而色黃者爲黃檀。皮潔而色白者爲白檀。皮腐而紫者爲紫檀。木並堅重清香。而白檀尤良。宜以紙收。則不洩氣。

按紫檀乃諸路峒所出。性堅。新者色紅。舊者色紫。有蟹爪文。新者以水浸之。可染物。真者楷壁上色。即紫。故有紫檀色。黃檀最香。可作帶。扇骨等物。

降香出產品第

降香一名紫藤香。長莖細葉。根極堅實。重重有皮。花白子黑。其莖截置烟焰中。經久成紫香。可降神。降香生南海山中。及大秦國。其香似蘇方木。燒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則特美。入藥以番紫色而堅實。

潤澤者佳

降香今廣東。廣西。雲南。安南。漢中。施州。永順。保靖。及占城。暹羅。渤泥。琉球。諸番皆有之。降香一名降真香。又名雞骨香。出海南。及諸峒僻處所出者。似是非。勁瘦不甚香。降香并和諸香。燒烟直上。感引鶴降。醮星辰。燒此香爲第一度錄。功力極驗。降真之名因此。

樟木出產品第

樟木者。因木理多文成章。故名樟木。

樟木產豫章。西南處處山谷有之。木高丈餘。小葉似柁而尖。背有黃毛赤毛。四時不凋。夏開花結子。木大者數抱。肌理細而錯縱有文。宜于彫刻。氣甚芬烈。

柁木出產品第

柁木生雲南。豫章及安南。川。廣溪。嶺中。有三種。一曰香柁。二曰金絲柁。一曰水柁。南方者多香柁。木微紫。而香清紋美。金絲者出川。峒中。木紋有金絲。向明視之。的燦可愛。柁木之至美者。向陽處或結成人物山水之紋。水柁色青。而木質甚鬆。如水楊之類。惟可作桌凳之類。

影木出產品第

影木產西川。溪峒。樹身及枝葉如楠。年歷久遠者。可合抱。木理多節。縮成山水。人物。鳥獸。花木之紋。余昔于重慶。余子安家得卓面。長一丈一尺。闊二尺七寸。厚一寸許。滿面胡花。花中結小細葡萄紋。及莖葉之狀。名滿架葡萄。蜀人以爲罕見。此木如許之長大者。命工以紫檀鑲成。作雲林式几。以爲書室燕几之類。

烏木出產品第

烏木出海南。雲南。南番。葉似棕櫚木。色漆黑。體重。堅緻。可爲筴及器物。有間道者。嫩木也。南人多以繫木染色爲之。

烏木一名烏文木。樹高七八尺。其色正黑如水牛角。可作馬鞭。日南有之。烏文木出波斯。舶上將來。烏文闊然。溫括等州亦有產者。皆此物也。

黃楊木出產品第

黃楊生諸山野中。人家多栽插之。枝葉攢簇上發。葉初生槐芽而青厚。不花不實。四時不凋。其性難長。俗說歲長一寸。遇閏則退。今試之。但閏年不長耳。其木堅緻。作梳刻印最良。

世重黃楊。以其無火也。用水試之。沉則無火。凡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伐之。則不裂碎。

花梨木出產品第

花梨產交廣溪峒。一名花欄樹。葉如梨而無花實。木色紅紫。而肌理細膩。可作器具。桌椅。文房諸具。亦有花紋成山水人物鳥獸者。名花梨影木焉。

蘇木出產品第

蘇木一名蘇方木。出自南海。崑崙來。而交州。愛州亦有之。樹似菴羅。葉如榆葉。而無澀。抽條長丈許。花黃。子青。熟黑。其木人用染絳色。

蘇木生海畔。葉似絳木。若女貞樹。

蘇木樹類槐。黃花黑子。出九真。煎汁忌鐵器。則色黯。其木蠹之蠶。名曰紫納。亦可染絳。

樺木出產品第

樺木生遼東及臨洮。河州西北諸地。木色黃。有小斑點紅色。能收肥膩。其皮厚而輕虛柔軟。皮匠家用以製靴裏及爲刀鞘之類。謂之喚皮。胡人尤重之。以皮卷蠟。可作燭。樺皮畫家以其皮燒烟薰紙。作偽古畫字。故名樺。俗省作樺字也。

樺木以山桃皮堪爲燭。

樺木皮上有紫黑花勻者。可製馬鞍。弓韉。

榧子木出產品第

榧子生高山中。樹甚高大。枝葉皆如椿。特其葉對生。五月。六月開白花。結實。其大如彈丸。狀銀杏及苦楝。子生青熟黃。老則文皺。黃時肥如油燻之形。味辛氣膈且硬。其蒂下有二小子。相粘承之。實中一核。堅黑似肥皂莢之核。而正如珠。壳中有仁如榛子。亦率臚可炒食。其子可作釋道素珠。將其子碾碎。可作真珠。

靈壽木拄杖出產品第

靈壽木生劍南山谷。圓長皮紫。漢書。孔光年老賜靈壽木杖。靈壽木形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圍及寸或三四寸。自然有合杖製。不須削理。作杖令人延年益壽。

相思紅豆木出產品第

相思子生嶺南。樹高丈餘。白色。其葉似槐。花如皂莢。其莢似扁豆。其子大如小豆。半截紅色。半截黑色。彼人以嵌首飾。段公路北戶錄言有蔓生。用子收龍腦香相宜。令香不耗也。

博物要覽卷十一

志石

各種奇石出產

靈皇石

宿州靈璧縣地名磬山石產。口口歲久穴深數丈。其質爲赤泥所漬滿。土人多鐵刃遍刷。凡三兩次。既露石色。即以黃蓆帶及竹箒兼磁末刷治清潤。扣之鏗然有聲。石底多漬土不能盡去者。度其頓放。卽爲向背石在土中。隨其大小。具體而生。或成物像。峯巒巖岩透空。最爲諸石之長。有極大者。可飾園林。有極小者。可爲文房硯山及供玩者。

太湖石

太湖石產蘇州府洞庭湖。石性堅而潤。而嵌空穿眼。宛轉險怪。有三種。一種色白。一種色青黑。一種微黑黃。其質文理縱橫。連聯起隱。于石面遍多坎坳。蓋因風浪衝擊而成。謂之彈子窩。叩之有聲。多峯巒岩壑之致。大者高數丈至丈餘止。可以裝飾假山。爲園林之玩。又少有小巧。可入文房登案者。

崑山石

崑山石產蘇州府崑山縣。產土中。爲赤泥漬滿。倍費洗滌。其石質色瑩白。磊塊巉岩。透空宛轉。無大塊峯

樹上人或愛其石色潔白或種植小木或種溪蓀于奇巧處或置之器中互相貴重以求售

英州含光縣真陽縣之間石產溪水中。有數種。一種微青白。通脈龍絡。一微灰黑色。一淺綠。各有峯巒。嵌空穿眼。宛轉相通。其質稍潤。扣之微有聲。又有一種色白。四面峯巒。多稜角。稍瑩澈。而面而有光。可照物。扣之無聲。採之人就水中巧處取之。

湖口石 江州湖口石有數種。或在水中。或產水際。有二種。有一種色青。一種色白。皆渾天成峯巒。岩整。或類諸物。石理如刷絲。色亦微潤。扣之有聲。土人李正巨富。一石大為東坡稱賞。目為壺中九華石。

永康石 蜀水永康軍產異石。錢遜叔斷得一石。平如板。厚半寸。闊六七寸。于面上如鋪一紙。甚潔白。上有山一座。高低前後凡十數峯。劇有佳趣。迴邊不脫其底。山色皆青黑。潤而堅。利刀不能刻。扣之有聲。清越。有賞鑒者。目余石為江山小平遠。

水州石 州州。依山廳事之東。隔前太守黃叔度因其地稍露山骨。除治積壤十餘尺。得真山一座。凡八九峯。岩洞相通。翠潤可喜。遍有唐人刻字于諸峯之側。甚奇。右映一石。橫尺許。映石上。全若水禽。因泉出水。潑滿岩竇。其石正浮水面。亦有唐人刻字。目之為鶴瀾石。

卞州石 湖州西門外十五里有卞山。在郡西山。最為嶺峯。為朱先生所居。產石奇巧。羅山間嵌石磊塊。色類靈璧。而清潤尤勝。宋時葉少蘊得其地。蓋堂以就其景。故號石林。石上皆有李唐名人題字。自顏魯公而下。悉署焉。

全州石 全州湘江一帶。沂流而上。江邊兩岸狹處。間有土石。如鍾乳嵌空。巉岩萬狀。扣之有聲。清越。其色若靈璧。青翠可愛。余舟過石側。擊取數塊。高尺許。甚奇巧。

萍鄉石 袁州萍鄉縣百來里北名石觀。突兀一山。山洞石穴深六七丈。巖上垂石如鍾乳。高低無數。嵌空奇怪。有大山峯巒之狀。

修口石 洪州分寧縣地名修口。深土中產石。五色斑斕。全若玳瑁。石理細潤。或成物像。扣之有聲。土人就穴中鑄礮為器。頗精緻。見風即硬。亦堪作硯。亦頗收墨。松化石

產婺州永康縣。石在山。一日大風雨。忽化為石仆地。悉皆斷截。大者徑三二尺。尚有松節枝脈。土人多運為坐具。至有小如拳者。亦堪置几案間。

六合石 真州六合縣水中。或沙土中。出瑪瑙石。類細碎。有絕大而純白者。五色紋如刷絲。甚溫潤瑩澈。土人擇取。紋采或斑斕。成山水人物。花鳥之紋者。珍藏求售。有一石值至數十千錢者。

柏子瑪瑙石 黃龍府山中產柏子瑪瑙石。生瑩白。上有綠紋。成柏枝。或綠或黃。甚光潤。昔年白象亭奉使北虜。虜主遣以一石。大若桃實。上有鴿鷓。如豆許。栖柏枝上。頗奇怪。又有一種。多中空。不能瑩白。偶獲一塊。可盛藥百餘粒。

寶華石 台州天台縣石名寶華。出土中。其質頗與萊州石相類。扣之無聲。色微白。紋理斑斕。土人鑄琢器具及圖書頗佳。

端州石即端硯石也。端州今肇慶府石出斧柯山。距州三四十里。所謂靈羊峽對山也。凡四種。曰巖石。曰小湘石。曰後歷石。曰蚌坑。而巖石最貴。山極高峻。以漁舟入小溪。即蚌坑水。陡行七八百步。至下容十步許。至上岩。自上岩轉而南。凡百許步。至龍岩上。岩各三穴。下岩一穴。半邊。上岩石凡九十餘穴。又以下岩為勝。龍岩乃唐初取硯處。色正紫。而細潤不及下岩。後不得入龍岩。遂不復取之。令下岩石遂盡。取諸半邊岩。近亦塞矣。凡北壁石在水底。石質乾則灰青紫色。石質溫則深紫。眼正員。有腫子。量數十重。綠碧白黑。相間如畫。青綠處類翡翠色。南壁石則水半石也。上岩三穴。則土地岩。中穴即梅株岩。下穴今俗呼為中岩。上穴中穴今已塞矣。而下穴中亦能開路採石之處。下無積水。上有泉滴如飛雨。石色乾濕與下岩等。但稍多紫色。北壁者下岩南壁相類。下穴南壁者石色帶微黃眼。有腫子。量七八重。青黃綠白黑色相兼。已不及北壁眼無量矣。

婺源石 徽州婺源石產水中。皆為硯材。品色頗多。一種石理有星點。謂之龍尾石。蓋出于龍尾溪。其質堅勁。大抵多聚墨。前世多之。以金星為貴。石理微粗。以手摩之。索索有聲。如鋒銛者尤妙。深溪為上。或如刷絲。羅紋。或如瓜子。如眉子。兩兩相對。又一種色青而無紋。大抵石青紫。石理溫潤。收墨頗與後歷石差。近時出處倍于常。土人各以石材。厚大者為上。徽州歙縣地名小清。出石亦清潤。可作硯。但石理頗堅。不甚判墨。其紋亦有刷絲焉。

招信石 泗州盱眙縣寶積山與招信縣皆產瑪瑙石。紋理奇怪。宜和間。招信縣令忘其名。獲一石于村民。大如升。

其質甚白既磨礪中有黃龍作蜿蜒盤屈之狀歸貢內府。

奉化石

明州奉化縣諸山大石中凡擊取之即有平面石色微黃而稍潤扣之無聲其紋橫裂道如細墨描畫一帶夾徑寒林烟霞藤蘿之狀或如濃墨點染成高林與無爲軍所產石屏相類。

大理石

雲南大理府點蒼山出石白質青章或白質綠章及白質黃紋者多成山水人物飛走之物白質青章成山水者名春山綠章者名夏山黃紋者名秋山石紋妙者以春夏山爲上秋山次之亦有用漆藥點造而成者但真者就高下取形磨琢既平故有凹凸若僞者即平坦無底窪。

桃花石

韶州產桃花石出土中其色粉紅點膩稍潤扣之無聲。

紅絲石

青州產紅絲石出土中其質赤黃紅紋如刷絲縈繞石面而稍稜扣之無聲琢爲硯先以水漬之乃可用蓋石質燥渴頗收墨唐林甫彥猷作硯譜以此石爲第一。

無爲石

無爲軍石產土中性甚軟凡就土揭取之見風即勁兩面多柏枝如墨描寫石色帶紫或灰白間有紋理或成岡樹遍列寒林中有徑路全若圖畫之狀頗奇特又有彷彿諸佛像及人物形土人裝治爲屏頗自然。

菩薩石

嘉州菩薩石產峨眉山正與五臺山相似出岩竇中名菩薩石其色瑩潔狀如太山狼牙信州水品之類映日射之有五色圓光其質六稜或大如棗栗則光彩微茫間有小如櫻桃則五色燦然可喜。

雪浪石

中山府土中出石灰黑色燥而無聲溫然成質其紋多白脈籠絡如披藤旋繞委曲之勢東坡常日之雪浪石因爲作銘爲後人傳寶。

鏡石

鏡州來陽縣石產土中或在高山上其質甚軟無聲一種色深紫中有白石如圓月或如龜蛇之狀兩兩相對土人就石段揭取用藥化鑄治而成間有天生如圓月形者極少昔歐陽永叔賦雲月石屏詩特爲奇異又有一種色黃白中有石紋如山峯羅列遠近澗壑相通亦皆修治鑄削度其巧處乃成物像以手礪之石面高低多作硯屏置几案間全如圖畫。

仇池石

韶州之東南七十里地名仇池土中產石多有小者而峯巒岩竇其音冷然色清潤扣之亦有聲頗與

清溪品目相似

清溪石

廣南清溪鎮之三五十里山中出石巉岩險怪一種色甚清潤扣之有聲韻清越一種色白昔年蘇仲恭留臺家致于几案間有七八石甚奇巧此石所產青綠坑尤異于它處者。

襄陽石

襄陽府去城十數里有山名鳳皇地中出石長尺餘或如拳大者巉岩險怪往往如大山之勢色稍青黑間有如灰褐者扣之有聲土人不甚重宣和間惟鎮江蘇仲恭留臺有數塊几案間。

金陵石

江寧府江水中碎石謂之螺子石凡有五石大抵全如六合縣靈巖所產石子及它處所產瑪瑙無異紋理縈繞石面望之透明溫潤可喜。

博物要覽卷十二

志錦

錦繡

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製字從帛與金也。繡修也五色絲彩備者謂之綉。

歷代雖有錦而未彰至漢時西蜀貢錦始稱大備至三國時魏則市于蜀矣吳亦資于西蜀也。

鄴中記曰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光明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皇錦雀錦縉文錦桃核錦或青綉或白綉或黃綉或綠綉或紫綉或蜀綉二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歷代名錦

鸞章錦

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口琴臣張鸞章之錦文如鸞。

綉錦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綉錦其謂之綉几以象牙爲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

斜文錦

漢宣帝有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帝盛以琥珀筒。緘以戚里織成錦。名曰斜文錦。

蒲桃錦

霍光妻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疋。散花綾二十五疋。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錘。六十日成一匹。疋值萬錢。又與走珠一珠。綠綾百端。

鴛鴦萬金錦

□□□□□□□□□□□□□□□□金

綠地五色錦

漢武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鍍以金銀鑰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

蛟文萬金錦

漢成帝賜樊嬭蛟文萬金錦二十四疋。

五色雲錦帳

趙飛燕遣女弟昭儀以五色雲錦帳。沉水香玉壺。

連煙錦

漢武帝元鼎元年起仙靈閣。編翠羽摩毫為簾。有連煙之錦。走龍之縠。

紫鸞錦

漢明帝宮中藉地以紫鸞之錦。翠鴛之縠。

文龍錦

魏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文龍錦五疋。

迴文錦

寶滔妻蘇氏。織為迴文。迴環成誦。以寄滔。宛轉成詩。詩甚凄切。為絕世奇作。

神錦衾

唐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衾。錦乃冰蠶絲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斃池。採大柘葉飼蠶于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于其間。及老。可長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闊三尺。而蠶經十五月始入荷池中。以成其繭。形大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縲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繡席。易能為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冰蠶也。得水則舒。水火相返。遇火則縮。遂于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之。則方二丈。五色煥爛。逾于向時。上嘆賞其奇異。因命藏之內庫。

浮光錦

唐敬宗寶歷元年。高昌國獻浮光錦裘。浮光錦絲以紫海之水染其色也。以五采。成龍鳳。各一千二百。

絡以真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為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目。上亦不為之貴。一日。馳馬從禽。

值暴雨。而浮光裏略無濡濕。上方嘆為異物也。

明霞錦

唐大初。女蠻國貢明霞錦。錦練水香麻以為地。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于中國之錦。

神絲縠

唐同昌公主有神絲縠。縠上繡三千鴛鴦。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結以靈粟之採。珠粟。

粒。五色煥爛。希世之寶也。

魚油錦

唐會昌中。女王國貢魚油錦。文彩尤異。入水不濡。云有魚油故也。

冰蠶錦

康老子常以錢半千買得舊錦。擗一方。後波斯胡見之。求售。以數百千買去。曰。此冰蠶絲所織也。昔日陳于座上。滿座清涼。此奇物也。

宋錦名目

- 克絲作樓閣
- 克絲作龍鳳
- 五色寶文錦
- 紫鸞錦
- 紫珠焰錦
- 紅雲霞鸞錦
- 青藻花錦
- 皂方圓白花錦
- 棹路錦
- 棹蒲錦
- 龜蓮錦
- 方勝練雀錦
- 八花並錦
- 翠色獅子錦
- 紅遍地雜花錦
- 紅七寶金龍錦
- 克絲作龍水
- 紫寶階地錦
- 紫小滴珠方勝鸞
- 紫百花龍錦
- 紫曲水錦
- 黃霞雲鸞錦
- 紫滴珠龍團錦
- 褐方圓白花錦
- 納錦
- 宜男錦
- 禾下樂錦
- 綬帶錦
- 銀鈎量錦
- 盤毬錦
- 紅遍地翔鸞錦
- 倒仙牡丹錦
- 克絲百花攢龍
- 紫火花錦
- 青綠寶文錦
- 紫龜紋錦
- 紫湯荷錦
- 青樓閣錦
- 青櫻桃錦
- 方勝盤象錦
- 柿紅龜背錦
- 寶照錦
- 練雀錦
- 瑞草錦
- 細花盤鸞錦
- 水藻戲魚錦
- 紅遍地芙蓉錦
- 白蛇龜紋錦

黃地碧牡丹方勝錦。

宋綾名目

碧鸞綾。

皂大花綾。

雲鸞綾。

雜花綾。

仙紋綾。

方基綾。

鴻滿綾。

登勝綾。

回文綾。

皂木錦。

白鸞綾。

碧花綾。

樽蒲綾。

盤鵬綾。

重蓮綾。

龜子綾。

棗花綾。

白毛綾。

白鸞花綾。

皂鸞綾。

葵花綾。

大花綾。

清頭水波紋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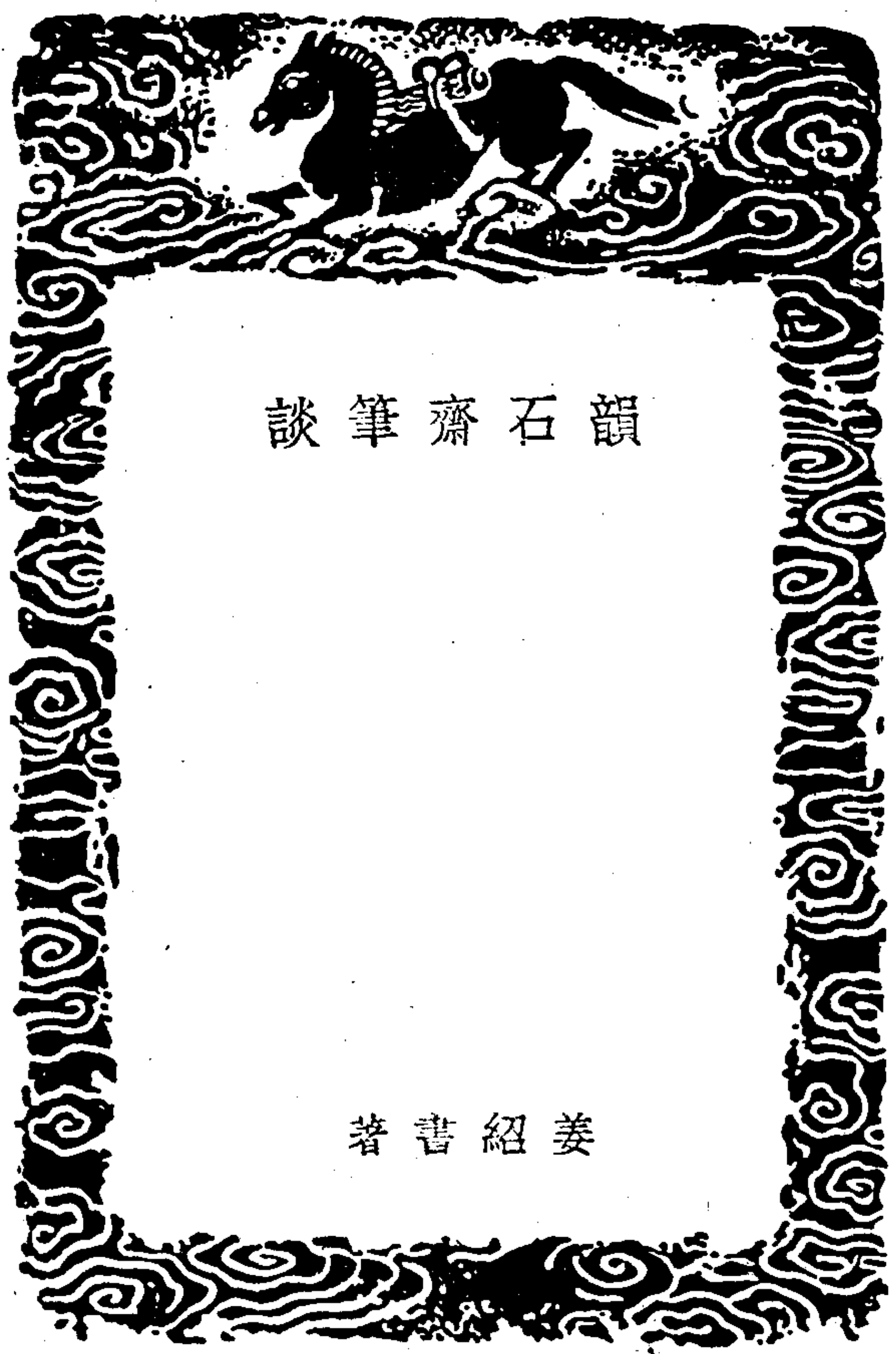
雙雁綾。

方鼓紋綾。

籃花綾。

遼國綾。

白鸞雀綾。



韻石齋筆談

著書紹姜

韻石齋筆談序

人之所以衛身者道而已。道之爲物清寧平夷不危不競。故達人必於近道者寄吾意焉。則氣不煩而慮
澄視不蕪而志曠。然後可以居高明而康強也。今之塗亦棘矣。車馬舟楫塵驚濤駭。持頭不暇而晏如姜
公獨能怡情於游息之具。風雅之林。斯其度越僭俗爲深遠也。蓋公少而植學。長益博綜。竹書蝌蚪。多所
研究。鍾王顧陸。蘇米倪黃之流。日與拱揖進退於几席之上。故胸無餘趣。口無鄙言。雖當雄豔之劇。而若
忘乎人間。神解冥契之若斯也。昔歲作鹽。舉國狂酣。走權倖如鴛。公獨先幾解組。乘鳩署歸寂室。希夷以
全其天。彌復肆力於考鑿。宅東有園。林木蒼蔚。溪流潺湲。虛亭一楹。幽翳不見日。時與余把臂入焉。撫殘
楮。撥斷絛。推論得失。搜討同異。別白眞贋。有倫有脊。意之所極。夢亦同趣。幾於昌歎之喑。然而公知道者
也。玩物而不溺於物。娛意而不滯於意。於其所著韻石齋筆談見之。舉其中數端。如黃石以定鼎。隄軀。文
泉以玉盃繫獄。項氏以多歲被掠。程生以善墨見傾。乃至秦璽無救於陸沈。唐錢悉燬于錢局。宋帖仍歸
於煨燼。凡以見多賄之焚身。而金玉之非寶也。盛衰之靡常。而聚散之有數也。物之尤者。應如烟雲過眼。
斯言亮不欺我。至於辨數精詳。通涉淹雅。特其餘事。非公澄懷觀道之幽旨耳。時余寄席於公之鶴阜別
業。接公手札。以所著見示。且索序言。因述其大較如此。屠維亦奮若律中夷則。望後二日。同里社小弟蔣
清世。

韻石齋筆談 序

韻石齋筆談目錄

卷上

- 天成太極圖
- 永樂大典
- 朝鮮人好書
- 周舉鼎考
- 金鐘
- 宣和玉盃記
- 定審鼎記
- 秦漢印
- 節慎庫銅缸
- 石壁題名
- 靈巖子石記

卷下

- 秘閣藏書
- 名賢著述
- 文王鼎附錄
- 周乳鐘
- 古玉盃
- 翡翠硯
- 中州玉璽
- 國朝印章
- 鼎鳴
- 南山小隱
- 瑞雲峯

韻石齋筆談 目錄

延陵十字科
 瘳鶴銘
 紹興米帖
 陳少陽繪語
 徽宗高士圖
 宣和宸翰
 憲聖皇后翰藻
 米海岳畫
 界畫樓閣述附裝圖
 黃子久畫
 王叔明
 梅道人
 書家餘派
 火院布
 晚季音樂
 沙雞
 林燈記略
 墨考

聖教序附述聖記

昇元帖
 河莊淳化帖
 斗書藏經
 危樓日暮
 山谷書法華經辨
 楊妹子
 郭河陽御屏粉本
 天池石壁圖
 子昂子固畫品
 倪雲林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項墨林收藏
 開元錢
 白兔
 文臣玉帶
 宋硯
 墨考緒言

三

韻石齋筆談卷上

清 延陵姜紹書二酉著

天成太極圖

余祖養訥公乃石雲孫先生館甥。會隨石雲過鄒古之肆。見一圓石。瑩潤精彩。搖之則中空而有聲。孫君疑以為璞玉。以數鑽易之。命玉工剖開。乃天成太極圖也。黑白分明。陰陽互位。邊繁紅線。絢若明霞。天地靈奇。蘊于此石。濂溪圖之于先。石雲剖之于後。較河圖洛書。更為明顯。因知世有此理。即有此象。朱子謂太極無形。是未觀此神物耳。

是圖石雲傳于乃子龍池。龍池弗克象質。僅得百金。售于楊文襄公之孫鶴慶君。以襲廡請旨。饋于分宜。嚴相嚴氏籍沒。已入內府。

秘閣藏書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版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嚼而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庠狹。而隔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輔臣無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諸君。世所稱讀中秘書者。曾未得窺東觀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歎也。

楊文貞士奇有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此乃永樂至宣德間所寫。後漸散逸。不能如舊數矣。

永樂大典

成祖敕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係湖廣王洪等編輯。徵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成就。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版。止寫原本。至宏治間。藏之金匱。嘉靖...

名賢著述

昭代藏書之家。亦時聚時散。不能悉考。就其著述之富者。可以類推。時則有若宋文憲。劉誠意。基。楊文貞。李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恪。吳文定。寬。史明古。鑑。陸文裕。深。程篁墩。敏政。邱文莊。潘。邵文莊。寶。楊文襄...

朝鮮人好書

朝鮮國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上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也。余曾見朝鮮所刻皇華集。乃中朝敕封使臣。與彼國文臣唱和之什。鏤板精整。且蠶紙瑩潔如玉。海邦細帙。洵足稱奇。

文王鼎附錄

修吾李公節鎮淮陰。博綜奇玩。遣中翰黃黃石。羅致名品。以千三百金。得文王鼎于梁溪積少翁家。曾挂彈章。于是寶鼎之名聞天下。迨修吾物故。乃郎視爲長物。此鼎仍歸黃石。黃又別購彝鼎花觚。蔚爲三絕。雄視飛兔。韓太史片城。見而愛之。徘徊款賞。幾同米顛。禮石宏光問。黃石流寓曲阿。賀日獻爲居停主。度中所攜。咸寄賀室。日獻于黃石。固有乳水之契。然雅玩非其所好也。黃石由慈遷起家。雖仕至鸞卿。而會計之精。徵賈推爲領袖。日獻素擁厚資。牙籌營運。惟日孳孳。兩意相孚。賀出千金授黃。將列肆于金閨。而逐什一也。不意黃石屆蘇而歿。賀往弔唁。兼理前貨。伊妾陳姬。匿之。償以古玩。于是彝鼎花觚。悉爲賀有。乙酉夏。日。余避暑于先宗伯義莊。與日獻家密邇。恆過晤言。因出三器示余。鼎方面淺。四面飛戟。足鏤雌文。觚則雷紋細花。翠色欲滴。爲周器無疑。彝則上下花紋兩瓣。乃漢器也。并城注念此鼎。多方求購。賀意將允。韓適北轅。因而中止。韓太史遇王憲副。仲和于燕邸。贊述此鼎。詔爲希觀。仲和心儀之。憲副乃覺斯。先生弟與余留都。有傾蓋之雅。戊子嘉平月。赴任金匱。停驂過昭。兼詢鼎藏何所。余酬帖于郵亭。出觀王

摩詰山水一幅。李希古萬松金闕圖。漢玉雙鳩。乃殿身宜物。青綠商彝。其餘秦漢瓊瑤。暨前暗祖母絲。俱璀璨琳瑯。如入縣圃。有欽人王君正求。見備陳賀氏之鼎。願効居間。斯時歲暮。風雨載途。賀既抱病。杜門。王亦徵期迫。各分手河梁。未幾日獻云亡。君正聞訃。遣報仲和。請圖此鼎。仲和命之。賚金懸購。而鼎無。俱屬金匱矣。

按宣和博古圖所載。文王鼎銘七字曰。魯公作文王尊彝。史記魯世家云。武王遍封同姓功臣。成者。封周公。且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以是推之。此鼎是爲周公作祭文王之器。考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則實伯禽就封。制于宗廟。以享其祖者也。今觀鼎內篆止三字。亦無文王之款。且輕重大小。與宣和所載迥異。祇緣鼎足彷彿于圖。乃強名之爲文王鼎耳。古器命名。皆據銘文。所有而題之。如子父舉鼎。南宮鼎之類。不一而足。今飛兔家見鼎之方面古者。即指名爲文王鼎矣。習焉不察。寧直見馬呼韓。見牛呼戴而已。

周舉鼎考

按周古舉字也。三代彝鼎。有此文者頗多。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皆驗其名款。非宋僖公。即伍大夫也。俱皆周人也。觀其文質相貫。翡翠欲滴。爲周器無疑。

周乳鐘

戊子春。余得古鐘于京口。高四寸五分。鈕高二寸。闊二寸八分。橫五寸三分。重三斤十二兩。無銘。鈕蟠雙螭。乳三十有六。乃周器也。文鏤典雅。色裏翠羽。扣之。其聲鏗鏗。頗乏藉中清越之響。蓋歷年既久。化銅成碧。雖瑩玉質。未振金聲。如至人忘言。神觀充悅。德音中函。莫可端倪。余懸之架上。于數千禩之後。尙存亮氏典型。祇以娛意。而不以審音。庶幾陶靖節之無絃琴耳。

余既得乳鐘。佐以泗濱浮磬。擊之。鏗金戛玉。餘韻悠揚。鐘音淳古。大扣小應。反遙石音。桓宣武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今乃知金不如石也。

金鼎

邑先輩鍾誠亭。爲河南永城令。鄉民發古墓。得金鼎二。後事露。追之。尋爲誠亭所得。其子繼聲。不才。終風且暴。剝其金而用之。雖蝸蝨蝕蝕。尙存典型。未爲棄物。繼聲蕩于滄海。售之史玉池太史。此萬歷間事。崇禎壬申春。仲余因瓊廡。驅車北行。至金陵。而暫憩焉。過晤于參將王澄海。見其案上金鼎。充耳鼎。足飾以金銀。其小可置諸掌。商嵌雲雷細紋。絲繁髮縷。且質地精滑。青綠內函。外如元玉。瑤璣文款。鏤錯雲燦。霞明。奇器之奇。莫奇于此。余把玩良久。而心賞神怡。元章袖中石。豈可令楊次公見乎。乃集詩以銘之曰。我有旨酒。酌彼金鼎。充耳琇瑩。如璋如圭。於萬斯年。莫不靜好。適我願兮。與子偕老。

余按鼎之式。凡有五山鼎。金鼎。大鼎。小鼎。水鼎也。諸侯大夫。飾以黃金。鏤爲雲雷。取博施之象。禮記曰。宗廟之上。爵尊在阼。犧尊在西。其爲列侯上卿。宴享之器。無疑。

古玉盞

天壤間神奇之器。其函蓋之合。雖遺失千秋。終當復遇。不但延津雙劍已也。與化李彬齋太保石籠公孫。有古玉盃。乃商周間物。其未出土時。曾近銅器。綠漆數片。侵入玉中。融酥凝碧。妙奪化工。其式能足充耳。蓋蟠三螭。蟻首于雲紋中。蜿蜒生動。雕琢之工。玲瓏古雅。神彩陸離。石籠傳之彬齋。彬齋有蓋而缺其蓋。彬齋官遊燕邸。攜以自隨。遇中州估人。以古玉一囊求售。皆琛璧琳瑯。零星塊異。中有玉盃一枚。與所藏之盃。色澤惟肖。彬齋見而躍然。持入內室。取盃合之。渾然天成。了無縫二。驚喜踴躍。不論直而收之。于是琬琰之名。聞于遐邇。道彬齋有若救之威。李氏羣從爭欲得之。議久不決。旋歸季因是而剖分其價焉。余獲觀于因是齋中。當為奇器甲觀。

宣和玉盃記

宋宣和御府所藏玉盃三。其一內外瑩潔。絕無纖瑕。盃口聳出螭頭。小螭乘雲而起。天矯如生。名教子昇天。真神物也。二名八面玲瓏。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鉤鏤精工。瑩白過于教子。而神彩稍遜。其一其三。向在雲間朱尚書旅溪家。尚書之孫文巖。及少愚。各分得之。文巖不能守。以教子孟典。吳門三百金。已而從。見太史文石公諱大韶。念玉盃為旅溪公故物。倍價贖歸。其單螭盃之在少愚處者。久之亦歸文石。文石居平晨起。即科頭坐快閣上。用五色筆批評古書數葉。巾櫛後。即把玩古彝鼎。展名畫法書。薄暮則設席款客。令歌童度曲。出所珍雙玉。佐以文犀。奇器諸物。琳瑯溢目。坐客常滿。與內弟平湖陸仲仁尤所親。陸嘗對陸君云。此盃乃宣和御苑所珍。閱五百餘年。而雙璧宛然。供余賞。不惟奇器。良亦奇緣。陸亦摩挲久之。不忍釋手。雖私豔慕。不敢如米顛據也。文石捐館無子。立弟太學文泉子為嗣。諸寶玉器。則夫入平湖陸氏。貯之熊祥閣中。謹司箴鑰。外人不能窺也。萬歷壬午七月。忽白光一道。從閣上冉冉而去。識者知為寶玉將散之兆。未幾陸夫人暴殁。陸宗族無不垂涎。其家業者。夫人之姪陸怡石。安稱陸氏中。乃訟文泉于浙。平湖劉令逮置圍扉。衆瓜分其有。時仲仁已為顯宦。把持其間。曰。兩玉盃至。文泉還矣。于是取取之。盃至之夕。文泉之室胡氏忿然曰。夫君之禍。此為祟耳。脫盃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謂曰。如主公何。胡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沾村醪一樽。盃中。遍飲侍兒。咸獲明日納之于陸。遂議和。而出文泉于獄。越夕。張筵款文泉。即將玉盃勸飲。文泉歸而恨絕。圖所報復。力有不能。惟嚴課其子。冀以成名。伊子果中甲榜。仕為平湖令。天啓間。陸之子鍾奇。少年任俠。游于酒人。因葉朗生謀叛。望議爰書。將罹危法。正屬朱令鞠獄。生死懸于筆端。朱陸舊係內姻。不欲終置于理。遣人謂鍾奇曰。吾兩家久屬肺腑。奈何因酒釀微器。而辱我先人。楚弓不還。則我先人含恨地下。終無已也。鍾奇適在危迫。且為釋家所軋。費及數萬金。此盃雖則家傳。非其好也。願還之。朱君乃致祭于家廟。令陸生手捧玉盃。首之几筵。裸酒三巡。泣告于祖考曰。而今而後。可雪恥于九原矣。并語陸生。茲乃尤物。吾兩家嗣之。幾陷不測。無語忠于後人也。取唯擊之。碎若進珠。乃保全鍾奇。緩其吏議。鍾奇改行從善。仕執金吾。

翡翠硯

崇禎丙子。余參南中府軍事。樞務蕭閒。與同寅諸君。以登臨觴詠為事。丁丑初春。偕何青邱。楊獻可。郝東

星觀梅靈谷。時零雨初霽。山容明秀。玉雪亭亭。芬馥十里。夾道古松。樛枝盤鬱。山徑幽邃。如行空翠中。八功德水。涓涓始流。漱之清寒沁齒。金陵蔣生為地主。攜榼集花下。出碧玉盃勸飲。青邱謂坐客曰。余家藏翡翠硯。與此盃同色。磨之以金。罪罪成屑。如硯中墨。潘先君聞學士。宗彥所遺。世固稀有。惜未攜來。與君輩玩之。未幾隨州破于流寇。青邱之家蕩然矣。

歐文忠公歸田錄云。家有一玉器。梅聖俞以為碧玉。真宗朝老內監見而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蓋禁中有翡翠盃一隻。所以識之。公偶以金環磨于器腹。金屑紛紛而落。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正與青邱所藏者同。

定審鼎記

定審鼎。乃宋器之最精者。成宏間。藏于吾邑河莊孫氏。曲水山房。有李西涯篆銘。鑄于爐座。曲水七峯。昆仲。乃朱陽賞鑑家。與楊文襄。文太史。祝京兆。唐解元。稱莫逆。西涯亦其友也。孫氏嘉靖間。值倭變。產日益落。所蓄珍玩。俱已轉徙。茲鼎為京口靳尚質伯齡所得。昆陵唐太常疑。負博雅名。從靳購之。遂歸于唐。唐雖奇器。尤物。此鼎一至。諸品避席。自是海內評審器者。必首推唐氏之白定審鼎云。吳門周丹泉。巧思過人。交于太常。每詣江西之景德鎮。仿古式製器。以眩耳食者。紋款色澤。咄咄逼真。非精于鑒別。鮮不為魚目所混。一日從金閭買舟往江右。道經昆陵。晉謁太常。借閱此鼎。以手度其分寸。仍將片楮。悉鼎紋袖之。傍觀者未識其故。解維以往。半載而旋。袖出一爐云。君家白定爐。我又得其一矣。唐大駭。以所藏較之。無纖毫疑義。盛以舊爐底蓋。宛如輯瑞之合也。詢何所自來。周云。余曷昔借觀。以手度者。蓋審其大小。輕重耳。實做偽之。不相欺也。太常歎服。售以四十金。蓄為副本。並藏于家。萬歷末年。淮安杜九如。買而多資。以釣奇為名。高出累千金。購求奇玩。董京宰之漢玉章。劉海日之商金鼎。成歸之。浮慕唐氏之定爐。形于寤寐。太常之孫君俞。豪華好客。杜齋千金為壽。必求茲鼎一觀。以慰生平。君俞出贖鼎戲之。杜謂得未曾見。如見帝青天寶。強納千金。以二百金酬居間者。攜鼎以去。君俞雖尚俠氣。而居心頗厚。良不忍欺。遣門下士告之曰。吾子所取者。贖鼎也。真者尚在。遵太常公戒。不輕以示人。子既捐千金。而保贖品。若雖不知。余寧不愧于心乎。杜反護前。以為悔盟。持以愈堅。客曰。子如不信。請列二鼎。並觀可乎。杜猶疑信者半。唐出真鼎示之。若虬髯之遺文皇。雖各具龍虎之表。而神彩煥發。自與常異也。由此知九如不過葉公之好。原非真賞。君俞襟度過人。遠矣。九如歿。傳于伊子生之。有王廷瑞者。字越石。慣居奇貨。以博刀錐。矚杜生遊平康。以八百金供纏頭費。逆料其無以償。且示意不欲酬金。而欲得爐也。爐竟歸之。詭稱其值萬金。求售于徐六岳。徐惡其語。拒之不納。乃轉質于人。十餘年間。旋質旋贖。紛如舉棋。又求其族屬之相肖者。方圓數種。並置篋中。多方壟斷。泰與季因是企慕唐爐。廷瑞以一方者証之。售直五百。季君以為名物而愉快焉。昆陵趙再思。舊遊于唐。稔知此鼎。偶過泰與晤。季云。近得一奇器。乃唐氏名物。方期請政。而適來。誠良緣也。趙生唯唯。季問唐定審方鼎。君曾見否。趙大笑曰。唐之定鼎。體圓而足三。公文鼎何居。季廢然入內。久不出。趙生屏息以俟。至暮乃出。謂生日。此鼎欺我。南科屈靜源。吾中州所取士。今致書辭。

源道其事當為我處之。屈君屬有司追理。廷珪抱頭鼠竄。挽人講解。另以偽物償季。僅免狂狴焉。而黃石之事。黃石名正賓。而黃郎建言廷杖。憑藉聲氣。遊于指紳。頗蓄鼎彝書畫。與廷珪同籍徽州。稱中表。互博易骨董以為娛。正賓有倪雲林山水一幅。估價百廿金。託廷珪轉售。仍暗記花押于隱處。廷珪心豔。倪畫屬高手。臨換待正賓取時。即以摹本還之。殊不知其有默記也。正賓道者頭王佛元取畫。裝池宛然。唯失花押佛元點人也。謬云。主人不惟遺來取畫。兼欲觀定。且議價耳。廷珪方授爐佛元。而正賓亦至。謂廷珪曰。畫久不售。應以原物歸我。奈何作狡獪伎倆。廷珪擲額發誓。正賓詰之曰。吾有私記。今安在。正誚讓回。佛元從旁執鼎。象以左右指搗鼎耳。以示無遺。理廷珪奪之。鼎墮地如裂瓦。廷珪恨絕。頭撞正賓。傷脅。時正賓被逐于宏光帝。鬱鬱不樂。又遭廷珪之侮。越夕奄逝。廷珪背懸潛踪于杭。爾時潞藩寓杭。聞定爐名。遣承奉俞啓雲詣訪。遇廷珪于湖上。出贖鼎誘。把臂甚歡。恨相見晚。引謁潞藩。酬以二千金。承奉私得四百。以千六百金界廷珪。潞藩時在播遷。乏主藏吏。命一廚司役司鑰。其人頗推魯。居無何。王欲觀鼎。廚役啓匣取鼎。豈然有聲。忽折一足。廚役懼。投水死。大兵入杭。潞王赴北。承奉沈廢鼎于錢塘江中。

野史氏曰。鼎乃重器。以備清廟明堂之儀。商周以來。典型具在。若夫越鑿秘色。昉于後周。而三代無傳焉。奈何以瓦缶之微。與天球宏璧抗衡耶。或曰。虞之陶。不在商周上乎。然土礪汗橙。昭其儉也。非以示珍。今宣成之器。又將與定瓷競勝。好事者趨之若狂。良不可解。

中州玉璽

天啓四年秋。河南臨漳縣學生王恩極。王燦。同鄉民那一秦。耕于漳河之濱。忽風起水湧。紅光旋繞。視之地間閃出一玉。古色璀璨。黃白相宜。重一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高一寸八分。龍鈕龜形。乃傳國璽也。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龍飛鳳舞。神彩陸離。撫臣程紹其表進之。副使張夢鯨則齎表官也。夢鯨印成絹本。攜至京師。其時董玄宰為少宗伯。得絹本藏之。以為珍異。進璽之日。則十一月十三日。天子御皇極殿受朝。賀傳視廷臣。頒賞撫臣以下有差。得璽者僅賞銀五兩。魏忠賢欲令天下有司赴京慶賀。時同節家伯諱志禮為尚寶卿。職掌符璽。力阻其議。大拂忠賢之意。乃令科臣以年老劾歸。同節雖經執己見。以忤權璫。然免王程之驅馳。而省驛遞之騷擾。為益多矣。

秦漢印

秦以藍田玉。制傳國璽。命李斯篆文。王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追太后求之。太后怒罵。投之殿階。一角微缺。遞傳而至宋。靖康之變。鼎彝圭璧蕩然一空。元成宗時。御史臺通事關闕木。得之于故同知通政院事拾得家。後被順帝擗入沙漠。秦璽化為鳥有先生久矣。中州所得。方稜無缺。似非秦漢所傳。或曰。秦璽有六。此其一也。抑漢唐以來。倣而制之耶。夫秦璽受命。僅垂兩葉。中州呈璽。隨見陸沈。于傳國乎。何有惟善為寶。侯服且然。況君天下哉。臨漳古郡。地魏都于此。或曹氏所制。

秦漢時玉印三十餘方。銅印七十餘方。其鈕各異。有龜鈕。蛇鈕。鼻鈕。又有陰陽子母等印。石雲于秦。漢。魏。晉。六朝。篆文。類能辨之。後為上海顧氏購得。復次第購印三千有奇。蓋由孫氏始也。余曾見淮安杜九如家玉印凡二百餘方。各甚精好。中有無篆之章。而鈕極佳。亦因其鈕而存之耳。俞容自先生有印。辨收藏古印頗多。參考最詳。彙為印譜。國變後。俱散逸矣。

國朝印章

印章之制。始于秦而盛于漢。然祇記姓名及官階耳。至宋元始有齋名及別號。殆我明風雅之士。博綜篆籀。鳥跡。螭遊。游泳上古。鐵筆之妙。莫過于文三橋。彭何雪漁。賀三橋。如漢廷老吏。字挾風霜。雪漁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徐髯仙。葉許高陽。初周公瑕。天球。皆係書家。旁及篆體。印文章法。心畫精奇。李長蘅。流芳歸文休昌世。以吐鳳之才。擅雕蟲之技。銀鈎屈曲。施諸符信。典雅縱橫。梁千秋。受業于何雪漁。奏刀運腕。饒有慧心。亦後來之秀。

節慎庫銅缸

崇禎間。余承乏南起部郎。曾館庫家。見節慎庫銅缸二隻。云是沈萬山家物。其形四方。外多花紋。色純黑如漆。若世傳姜鑄之式。

鼎鳴

余既解組歸。偃臥林麓。視舊遊為畏途。丙戌秋。因羣從赴南園之試。亦策蹇于秣陵。逍遙登眺。晤舊同寅董君。閒談間。始知別後適值兵興。水衡之錢。日應軍需。猶虞不給。且川湖道梗。陡缺銅商。凡內帑銅器。悉充鼓鑄。間有古色陸離者。董君心知奇器。然亦未敢議留。有巨鼎三座。俱重六七百觔。釜至鑄廠。將投熾炭。命吏守之。靜夜鼎各長鳴。如虬吟幽壑。頭陀文璞。聞而惜之。糾衆借募。銅赴部請易。乃于碧峯報恩等兩利。暨圓覺菴。各置一鼎焉。由此千秋重器。脫火坑而登蓮域。永鎮檀那矣。

石壁題名

外大父七峯孫君。吾陽高士也。與唐六如。祝希哲。楊運菴。陳石亭。張石川。諸名彥。稱莫逆交。相思命駕。翠質畢集。往往見之圖詠。流傳人間。孫氏所居之南山。石壁奇峭。屹立江湖。正德庚辰歲。七峯與諸君修禊于石壁之下。題名巖表。鑄之以紀勝游。其懸崖揮翰者。乃楊文襄也。唐六如圖之。兼題長歌于幘首。雖西園雅集。不是過也。余追慕涓陽。遣人搦之。其磨崖之刻。半泯于風雨。惟六如圖詠。尚煥耀于天壤間。七峯之藉以不朽者。不在金石。而在縑緙矣。石壁題名詩。六如集中未載。今錄于此。以俟桑梓之彥。如葛常之著韻語陽秋者探焉。

七峯山上多石壁。虎踞龍蹲。兼臥立。有時斜疊波濤紋。籊固苔封半乾涸。主人乘興恣登臨。不速長攜二三客。烹開山林半相雜。一時謔談皆文墨。梯高躡險不肯辭。淋漓每灑如扛筆。深窺淺刻動錐鑿。從此長年費工力。我也從傍記姓名。太歲庚辰年正德。雖然汗漫一時事。百年轉眼存舊跡。試聽夜深風雨中。應有鬼神驚且泣。

余和六如先生韻云石骨嶙峋蒼壁一點芙蓉天外立江濤遙浸翠微寒雲氣長封苔蘚溼七峯高
士稀阮儻四座琳琅偏好客客星每動太史占雅集西園欣瀛墨飛梯懸磴記芳名黃鶴靈芝鐫鐵筆
六如仙子染緗素五百年來扛鼎力畫圖三見歲庚辰曾並磨崖傳正德千秋應有六丁護玉函金題
存舊跡只恐夜深風雨中虹光射斗蛟龍泣

浪漱雲根巖峭壁靈鷲飛來江上立霜凝危岫巖蘿寒露墜空林松桂溼南山小隱真奇士北海清樽
俱上客燒餘竹瀝祇烹茶磨遍松煤堪澆墨伯虎前身顧虎頭與酣盤礴方留筆掣管迅如風雨來曠
渴鴻驚慙腕力石涼墨興垂瓊瑤風雅不孤徵有德紀元前度是庚辰驚喜百年傳舊跡雲巒幻出蚪
蚪文蒼韻書成鬼應泣

南山小隱

正德庚午祝京兆為河莊孫氏作南山小隱記文體華整書法端莊有雅人深致此亦吾鄉文獻足徵者
卷乃素綾所書今藏于文學孫□家

靈巖子石記

余性好石尤好靈巖子石此種出靈巖山之罅中出在大舍而聚于金陵余履齒每及雨花桃葉間必博訪其
上乘者貯之奚囊攜歸以古銅盤挹水注之日夕耽玩心怡神賞如坐蓬瀛見蛟蜃吐氣結成五色珠璣
絢爛莫可名狀此石初為山靈所秘人未之知或樵夫牧豎過而拾之玩弄俄頃旋復棄擲惟與曉烟暮
靄出沒于溟濛中而已萬歷丙申歲米友石尹于茲邑簿書之暇觴詠于靈巖山見溪流中文字巖巖道
輿臺臺叢撥之則繽紛璀璨髮縷絲縈其色白如霏雪紫若蒸霞綠映遠山之黛黑洵瀚海之波黃琮可
薦于虞禮亦文會藏于禹穴更有天成魚鳥竹石暨大士高真如鏡涵影自然成文友石得未曾有詫為
奇觀更其舂鏹採之重淵邑令所好風行景從源源而來多多益善自茲以往知音競賞珍奇琳琅想米
顛袖中無此一種坡老怪石供不必取之齊安江上矣

瑞雲峯

震澤洞庭之麓產奇石焉宣和中朱勳得神運峯于龍山廣百圍高六仞燁東南民力運入汴京為良岳
翠峯之長今姑蘇徐氏園之瑞雲峯亦其流亞也峯巒秀拔巖壑嵌空蒼潤嶙峋聳立林表初在王文恪
別墅後歸太僕徐君徐營菟裘于吳門移置此石聯舟載之既至湖心風狂浪湧舟敗石沈于是寒波萬
頃遙浸月華素練千層倒沈雲影擘瘳淵底恆驚躍浪之鯨突兀波心長為秋水之骨犀然牛渚孰窺水
府神奇劍入龍津莫測波臣變化徐君素有平泉之癖反為望石之夫廣募漁人泐于浩淼若蜃戶之探
珠類舟人之求劍忽覺洪濤中崔巍影現彷彿似之乃編巨筏設絞車千夫競拽登之水涸則塊然如磐
非復故物就而視之即斯石之座也徐君得魚思筌仍百計旁求冥摎于蛟闕漁人復于深潭揣得石骨
越壑穿巖足指幾裂益以千尋縲索挽而出之如巨甕戴山橫截波面宛然原石也乃知神物會集確有
機緣雲峯不沈磐石不出珠還璧合夫豈偶然

韻石齋筆談卷下

延陵十字碑

曲阿延陵里季子墓在焉夫子書十字碑云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簡體奇偉冠絕古今且石碣巨麗
足表聖謨碑陰張從申書圓潤逾逸輝映翠琰淳化開帖亦勒孔書十字如小彈丸不類豐碑之製此必
王著輩欲藉先聖之蹟以重閣本乃縮而小之若玉枕蘭亭耳或謂孔子未嘗至吳是否俱不可考此豈
其然蓋夫子于其讓國諸賢未嘗不心儀而神合焉故稱泰伯曰至德稱夷齊曰得仁茲則稱季札曰君
子因嗟悼其亡而表揚其墓夫復奚疑今之人欲誌壙石尚不遠千里而徵文豈乘筆者皆造墓門方染
翰耶唐李陽冰書篆初學嶧山碑後見孔子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
知陽冰之篆法得所宗矣

聖教序附述聖記

唐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先觀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
大唐三藏聖教序後之皇太子治又製述聖記有宏福寺沙門懷仁集王右軍字勒二文于石今考序內
自顯揚聖教起其文乃高宗在青宮時所述龍藏典雅可與太宗序頡頏豈即所謂述聖記耶
雁塔初成褚遂良書二帝記序鐫兩碑置塔間自是雁塔為進士題名及遊人燕集之所褚河南聖教

序碑乃永徽四年十二月建較之懷仁集右軍書更覺風骨清勁匠心獨運尤為可珍

瘞鶴銘

瘞鶴銘在焦山斷崖中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今已剝蝕于驚濤怒浪不復存其髣髴矣論者以華陽真逸為願況道號又以為王逸少書又以為陶真白書又以為唐人王瓊書紛紛揣磨奚首蘭亭聚訟余審其結體蒼勁楷隸相參且銘詞古雋其出于六朝名手無疑歲久石泐傳諸簡冊者文多缺略友人徐若水有唐摹本了是全文余喜而錄之

瘞鶴銘并序華陽真逸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遺也乃襄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于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元門去鼓華表留聲我惟勞瘁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上皇樵人逸少書彖山微陽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昇元帖

宋太宗萬幾之餘留意翰墨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墨蹟命侍書王著鑿板禁中集為法帖十卷惟大臣登二府者得賜故法帖譜系以閣本為祖然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以前當為法帖之祖

按石刻三代及秦漢即有之皆豐碑及磨崖也法帖之成帙而可置案頭者自昇元淳化帖始

紹興米帖

宋高宗聽政之暇垂情文藻嘗自書禮部韻略五卷如千尺文錦卷舒有餘于米元章書尤所篤好紹興辛酉集元章墨蹟刻之禁中余得宋搨第三卷于袁寶中皆壁窠書秀偉奇傑掩映縹緗

河莊淳化帖

淳化閣帖碑板不知何年入于禁中正德間吾邑河莊七峰孫中翰好古博雅遊于京師頗善內臣蕭敬武宗翠華巡幸敬常居守其時功令稍寬敬引七峰觀大內至一小殿見殿角堆積碑板七峰諦視之徘徊不去敬曰內庭萬戶千門即西苑一隅非竟日可歷君津津于朽木何為者哉七峰曰此宋刻淳化帖也余愛其結構清拔轉折飛動有風旋電激之勢冠絕外庭諸本是以觀耳敬謂子欲之乎當為圖之孫謝不敢敬有心人也亦善草書歲暮大雪傳旨掃除敬啟御前云內庭有廢材并宜移出帝可其奏敬即以帖板致之七峰七峰驚喜過涯以錦囊密貯攜之歸里當時善書如文徵仲祝希哲諸公鑒定可與宋搨開帖方駕求者填門吳中為之紙貴京口楊文襄與孫為姻家戒之曰碑板出自禁庭紛紛傳揚倘為人指摘禍且叵測竊為君危之七峰篤好此板不忍付之水火亟以原搨另刻十卷以應求者謂之二號帖宋刻則稱上號焉後因家僮夜博不戒于火兩本俱失流傳人間者真同吉光片羽而上號尤為寶鑑家所重

淳化間太宗以前代墨蹟命王著鑿板禁中集為閣帖十卷非登二府者不得賜人間以官帖為難得其搨用李廷珪墨色濃而無銀錠紋者上也後來板漸拆裂墨色稍淡有銀錠紋者次也河莊帖標格清勁結構圓密有純錦裏鐵之致無銀錠紋此乃宋刻上乘而非王著所摹明矣至于次號存為評脚可也孫氏曾經優變帖傳稀如星鳳其上號將與宋搨並驅非上海顧氏本所可望也陸文裕云蘭亭無下搨吾于閣帖亦云

陳少陽繪詰

吾邑陳少陽先生蚤有雋聲傲儻負氣丹誠貫日九死不移于欽宗高宗兩朝疾邪秉正屢上彈文劾蔡京王黼朱勳輩黃潛善諸奸鷹鷂之擊不遺餘力終遭潛善構陷與歐陽徹同斬于市紹興四年思陵追悔前非贈先生朝奉郎祕閣修撰所頒誥軸俱藏于家先孝廉曾刻之石今錄于左以存桑梓典故其文曰

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為良臣已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身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微其殆將有意于為忠臣乎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為忠而願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歸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

北斗書藏經辨

句容崇明寺有斗書藏經年久散落地間精素完好展之墨色映人眼睫信毘盧法寶也相傳寺僧欲延請名流書經滿藏忽有全真七人至寺俱濕顏飄髯風度冲遠謂僧曰吾能書此何必倩人主僧允之揭閉一室至明啓扉閱無其人止有八鴿冲霄而去刻籙貝葉繕寫無遺鋒穎端莊如出一手始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余舞象之年聞其說而異之留意採訪後先凡得三卷皆朱絲界行紙瑩潔如玉書體頗類眉山其一為大雲經宋元祐五年庚午七月錢塘張暉書其一為般若經亦庚午年張暉書其一為法輪經元祐五年庚午七月崑山潘澤書想元祐庚午乃寫經起首之期也姓名歲月班班可考何乃神其說而謂北斗降靈之迹乎

徽宗高士圖

徽宗模衛賢高士圖贈首瘦金御書所圖高士展對問鬚眉生動儼與古賢晤語後有蔡京題跋崇禎壬申中余見于燕邸無十五城之價不能留之每往來于懷不勝趙明誠牡丹圖之感不知何由轉徙吳中為韓古洲所得已卯秋日余會古洲于京口追述燕中所見古洲掀髯曰兄欲觀此卷乎余曰長安遠在日邊止可作京華客夢耳古洲即于行笈中取出此卷登黃庭內景經皆煇燁名蹟內景經亦有宣和小兒茲卷印記若合符節余既出春明門自分永隔高士儀表何期復見于古洲書畫船中展卷憮然如遇故人也

危樓日暮

余於金陵見冊葉一帙。上多名蹟。中有山居圖一幅。諦視之。乃宣和御筆邱整全法王右丞。御題左方云。危樓日暮人千里。欹枕秋空雁一聲。蓋文敏鑒定為王獻之。非也。蓋宣和內府所藏。多右丞真蹟。帝薰習之久。故渲染似之。

宣和宸翰

乍覺生風喜雨涼。農家得地發田穰。卻緣暑退秋光滿。點滴高梧似漏長。右宣和殿書。為鶴林寺僧藏。

憲聖皇后翰藻

宋憲聖慈烈皇后吳姓。高宗之配。工于詞翰。書法絕類高宗。四明樓璘為於濟。繪耕織圖進呈。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遂段有憲聖題字。余曾見后題徐熙牡丹圖。云吉祥亭下。萬年枝看盡。將開欲落時。却是雙紅有深意。故留春色緩人思。題芍藥云。穠李天桃掃地無。眼明驚見玉盤盂。揚州省識春風面。看盡琴花總不如。

楊妹子

楊妹子乃宋寧宗恭聖皇后妹。其書類寧宗。凡御府馬遠畫。多命題詠。余曾見馬遠松院鳴琴小幅。楊娃題其左方云。閒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樓深。夜沈沈。清風拂。移明月。當軒。誰會幽心。調寄訴衷情。波撇秀穎妍媚之態。映帶繚繚。

山谷書法華經辨

戊子夏日。親張修羽所藏黃山谷書法華經七卷。以朱絲界行。格素精好。真宋蹟也。然斷以為涪翁書。則不能無疑。結體雖出雙井。頗乏靈骨。秀韻管閣。蘇黃墨蹟。即赫驥駁行。未有不識款及歲月者。豈手書至七卷之多。而不落一款。不鈐一印。恐涪翁之鑄迹逃名。不至是也。此必趙宋高僧。深于黃體者所書。若李懷琳之做楮叔夜耳。余每見宋書藏經。結體多是眉山。形模宛肖。若邊謂東坡真蹟。則不然矣。修羽所藏。乃檀那珍品。固非墨池奇蹟。

徐若水有趙文敏書法華經七卷。乃三懷講師故物。後多名人題跋。雖有子昂款。余亦謂非趙筆。凡名賢書以韻為主。字如算子。了無天趣。何能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哉。

米海岳畫

米海岳人物英邁。裁鑿精深。翰繪映翠。有邁往凌雲之致。所寫雲山烟樹。雖宗王洽澗墨。實法董源皴染。且其臨摹古畫。往往亂真。圖畫唐周忠臣義士像。得顧陸標格。自寫海岳卷。及淨名齋圖。嚴整深秀。曾于紙上橫寫松梢。針芒千萬。橫錯如鐵。又自寫照三本。其一藏紹興御府。想寶晉齋中。盤礴之蹟。必有極精工者。其墨戲雲山。乃米畫之一種耳。

郭河陽御屏粉本

古人畫案。謂之粉本。不經意處。天真爛漫。生意勃然。良足珍重。余見郭河陽玉華殿屏風圖。兼李營邱畫北苑風骨。熙寧間。奉旨畫玉華殿後苑御屏。經營畫格。以應宣召。乃粉本之佳者。款則八分書。結體古雅。

生平僅見

界畫樓閣述所

畫家宮室最難為工。須位置無差。乃稱合作。世傳界畫之工。繡者。成目之為李將軍。殊不知唐之尹繼昭。五代之胡翼衛。皆擅國能。至郭恕先而人品既高。構思精密。游于規矩準繩中。而不為所窘。余曾見其避暑宮圖。千棧萬梯。纖毫不遺。誠行家絕藝也。勝國王孤雲。能接武恕先。而更加細潤。其仙山樓閣。及端陽競渡圖。結構邃密。筆若懸絲。刻畫精整。幾無剩義。其徒李公。又其次也。復有夏永字明遠者。以髮繡成。滕王閣。黃鶴樓圖。細若蚊睫。伴于鬼工。唐季女仙盧眉娘。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明遠之製。庶幾近之。余通考博雅家言。無所謂夏明遠者。絕技如此。而姓字不傳可乎。因附著之。

精于界畫者。不但以筆墨從事。兼通木經算法。方能為之。空繡之製。至明已失其傳。若仇十洲之精工。秀麗。幾于棘猴玉格。然須規撫舊本。方能譽擅出藍。非匠心獨運也。嘗觀吳文中所畫。羣樹車馬。種種臻妙。即復閣重樓。次第不紊。北宋畫格。于此君尙存典型。且兼人物山水。非若恕先孤雲之專門宮室也。

黃子久天池石壁圖

黃子久畫。荷華之韻。溢于毫素。為士氣建幢。石田元宰兩先生繪事。由此發脈。此天池石壁圖。乃煇燦有名之蹟。流傳多贋本。其真蹟。舊藏金沙王宇泰家。董思翁于萬曆甲辰歲。游茅山。過訪宇泰。披閱此圖。極其欣賞。以為烟雲生動。林壑虛閒。誠篤論也。宏光間。余與董長公孟禮同仕于朝。獲觀其所攜畫。亦有天池石壁圖。經思翁標題。與此靈異。殊之韶秀之色。故容華集評石壁圖。不大許可。蓋指所授孟禮本也。董公見法書名畫。隨筆品題。即為人藏。弄鑑裁餘韻。往往散見于金翅玉麟中。集之所載什一耳。若以評駁別本之語。強擬此圖。不為黎邱之恨者幾希。

黃子久畫

國朝繪事。不啻家驥人壁矣。至于氣韻生動。應推沈石田。董元宰。迺兩公盤礴之源。俱出自黃子久。子久畫。秀潤天成。每于深遠中。見蕭灑。雖博綜董巨。而靈和清淑。逸羣絕倫。即雲林之幽淡。山樵之縝密。不能勝也。當時松雪雖為前輩。惟以精工佐其古雅。第能接軫宋人。若夫取象于筆墨之外。脫衝勒而扞性靈。為文人建畫苑之幟。吾於子久無間然矣。今之畫史。稍知紙筆。輒著款云。仿大癡。此不過望塵逐影已耳。亦曾窺其遺蹟之一斑否乎。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子久畫道之宏遠也。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非會心人。烏能辨此。子久每欲滿室。則登高樓。望雲霞出沒。以挹其勝。故其所寫。逸趣磅礴。風神元遠。千載而下。猶足想見其人。世傳年八十六歲。不知所終。皆以為仙去云。

子昂子固畫品

觀子昂畫。泓灑秀拔。嫣然宜人。如王孫芳草。欣欣向榮。觀子固墨梅水仙。則雪幹霜枝。亭亭獨立。如歲寒松柏。歷變不凋。志士寧為子固。弗為子昂。

王叔明 叔明爲趙文傲甥。畫師王右丞。書宗鍾太傅。不涉鴨波。蹊徑。然靈秀之韻。得之宅相爲多。極重子久。奉爲師範。一日肅子久至齋中。焚香淪茗。從容出己得意畫請教。子久爲山樵。從其匠心處。復加點染。爲林樾秋色圖。遂覺烟雲生動。世傳爲黃王合作。

倪雲林

雲林畫以荆浩爲宗。蕭蕭數筆。神仙中人也。閒有林壑似李成。而寫人物及著色者。百中之一耳。其盤礴之蹟。寓深遠于元澹。清穎蕭灑。得自先天。非後人所能學。

梅道人

余見元畫。揮染之餘。題詠于幀首者。不一而足。風竄鴉塗。妍媸並列。亦是文人習氣。惟梅道人畫。秀勁拓落。運斤成風。款則墨瀟淋漓。龍蛇飛動。卽綴以篇什。亦壓空獨運。旁無贅詞。正如獅子跳躑。威震林壑。百獸斂跡。尤足稱尊。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余曰。此董文敏書品也。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云。戴安道不作王門。伶人余曰。此孫文介書品也。然安道之峻。不如千里之達。

書家餘派

晉唐而下。書家烜赫者。無如蘇長公。趙松雪。董元宰。然三公同時。皆有臨池餘派。以演其傳。如優孟之于叔敖。抵掌談笑。併其神情似之。能傲東坡者。則有高述。述。丹陽人。名不甚朗。與坡公同時。書法惟肖。乃附之以傳。子昂傳燈。則有郭天錫。天錫。名昇。京口人。嘗手書松雪齋詩一帙。適逸精潔。宛入鴨波三昧。其他詩文題跋。散見于卷冊中。駁駁與松雪並驅。元季工趙體者。未能或之先也。元宰門下士。則有吳楚侯。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翰。爲諸生時。思翁頗拂拭之。書稱入室弟子。崇禎癸酉。余遊燕都。適思翁應宮殿之召。年八十餘矣。政務閒簡。端居多暇。余時過從。而楚侯恆在坐隅。長安士紳。祈請公翰墨。無虛日。不異素師。鐵門限。公倦于酬應。則倩楚侯代爲之。仍而授求者。各滿志以去。楚侯之寓。堆積綾素。更多于宗伯架。上焉。雖李懷琳之擬右軍。不是過也。惟知交之篤。及賞鑒家。公乃自爲染翰耳。此三人者。皆親炙名賢。而八法之緒。如歲之有閏焉。

項墨林收藏

項元汴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贍。享素封之樂。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及鼎彝奇器。三吳珍秘。歸之如流。士紳州與之同時。主盟風雅。蒐羅名品。不遺餘力。然所藏不及墨林遠甚。墨林不惟好古。兼工繪事。山水。法黃子久。倪雲林。蘭竹。松石。饒有別韻。每得名蹟。以印鈐之。繁縟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鏤。聘得麗人。而虞其他適。則踈面記之。抑且遍覽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爲

酷烈矣。復載其價于楮尾。以示後人。而與賈豎甲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期照原直而請益焉。貽謀亦既周矣。乙酉歲。大兵至嘉禾。項氏累世之藏。盡爲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無遺。詎非枉作千年計乎。物之尤者。應如烟雲過眼。觀可也。

火浣布

東方朔所撰神異經。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其中有鼠。重百餘斤。毛長二尺許。可作布。鼠常居大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絨織爲布。或垢浣以火。則淨。魏文帝嘗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真有之。至朋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爲必無也。戊子歲。友人高文伯自金陵來。示余火浣布一方。色微白。以手撫之。則餘粉染指。如弄蝶翅。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故。了無所損。嗅之。微有麝氣。正類鼠毛織成。

開元錢

余幼時見開元錢。其萬歷錢參用。輪廓圓整。書體端莊。間發青綠硃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傳楊妃以爪拂蠟。模形如新月。天啓三年。南工部郎白紹光。職掌鼓鑄。建議前朝舊錢。非時王之制。不應互用。致泉壅滯。悉宜追毀。以裕國儲。大司空以爲能。嚴禁民間。無得以開元錢貿易。凡有存者。俱作廢銅。歸爐改鑄。白君雖一時之見。規畫利權。遂使八百餘年流傳泉貝。銷于烟燼。深可痛惜。

晚季音樂

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蕪弱。卽新聲詞曲。亦皆靡靡。亡國之音。阮圓海所度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諸樂府。音調猗猗。情文宛轉。而憑虛鑿空。半是無根之說。殊鮮博大雄豪之致。楊仲修見周藩樂器。因制爲提琴。哀絃促柱。佐以簫管。童子以曼聲和歌。纏綿淒楚。如泣如訴。聽之。使人神惰。不能自己。聲音之道。關于氣運。豈曰偶然。

白兔

白兔。瑞物也。有一種相似者。來自閩廣。畜其雄雌。頗能生育。遇竹木器。則嚙之。如鼠損物。識者曰。此沙鼠也。宋祥符將終。此物頗多。今屢見。恐非佳兆。迨國變後。罕視矣。

沙雞

崇禎六年。余遊燕都。見童子持一鳥。形若斑鳩。問之曰。此沙雞也。昔日所無。今來塞外。千百成羣。夜中燃炬照之。向明飛繞。點者以棍擊之。旋空而墜。俯仰蠶蠶。余默念。邵康節聞杜鵑于洛陽。預知南人作相。天下多事。此鳥由漠北而入中原。不無烽火甘泉之警。十餘年間。四郊多壘。而鼎移社屋矣。

文臣玉帶

明之文臣。雖入內閣。未嘗公孤。不敢繫玉。至于尙書之加銜一品。乃異數也。宏光元年。自輔臣以及六部尙書。都御史。無不加保傅銜者。其武弁之濫恩尤多。余與董孟禮。祖和。待漏朝房。見腰間之白。盈于御路。孟禮謂余曰。賜玉。乃從來重典。大臣尤關氣運。倘滿八條。則天下亂矣。未及半年。播遷放蕩。果驗其言。孟

禮蓋聞之乃翁元宰先生云。

陸文裕公深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

絲燈記略

絲燈之製。始于雲南。宏治間。邑人潘鳳。號梧山。善丹青。有巧思。隨楊文襄公至滇中。見料絲燈悅之。歸而煉石成絲。如式做製。于是丹陽絲燈。達于海內。余歷北平。金陵。維揚。蘇浙。素稱繁華之地。屢逢燈節。遍閱千門火樹。碧映珠輝。訪及雲南絲燈。稀如星鳳。豈因梯航萬里。艱于郵致乎。燈雖種種。唯料絲之光。皎潔晶瑩。不啻明珠照乘。囊中之點綴。上元者。曲阿稱最焉。近日里中。王又元。巧鑿新樣。鏤玉裁雲。妍雅精工。出入意表。可稱絕技。然梧山乃造燈鼻祖云。

宋硯

建炎已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寶硯。載以自隨。拍浮滄波。徘徊島嶼。于斯時也。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軸。往往飄沒。硯之淪于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罾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者。常估于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硯。文頗珍重。許曰。此硯。閩廣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寶硯也。乃端溪舊坑。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即攜宋寶硯二十方。過姑蘇。文見大駭。因歎至寶。何以若是之多也。文易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嘉靖乙卯。許復攜三十方。欲仍往姑蘇。以觀厚直。時海上倭寇猖獗。乃客于金陵。為都中士大夫所質。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于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遷于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但高宗所攜也。

墨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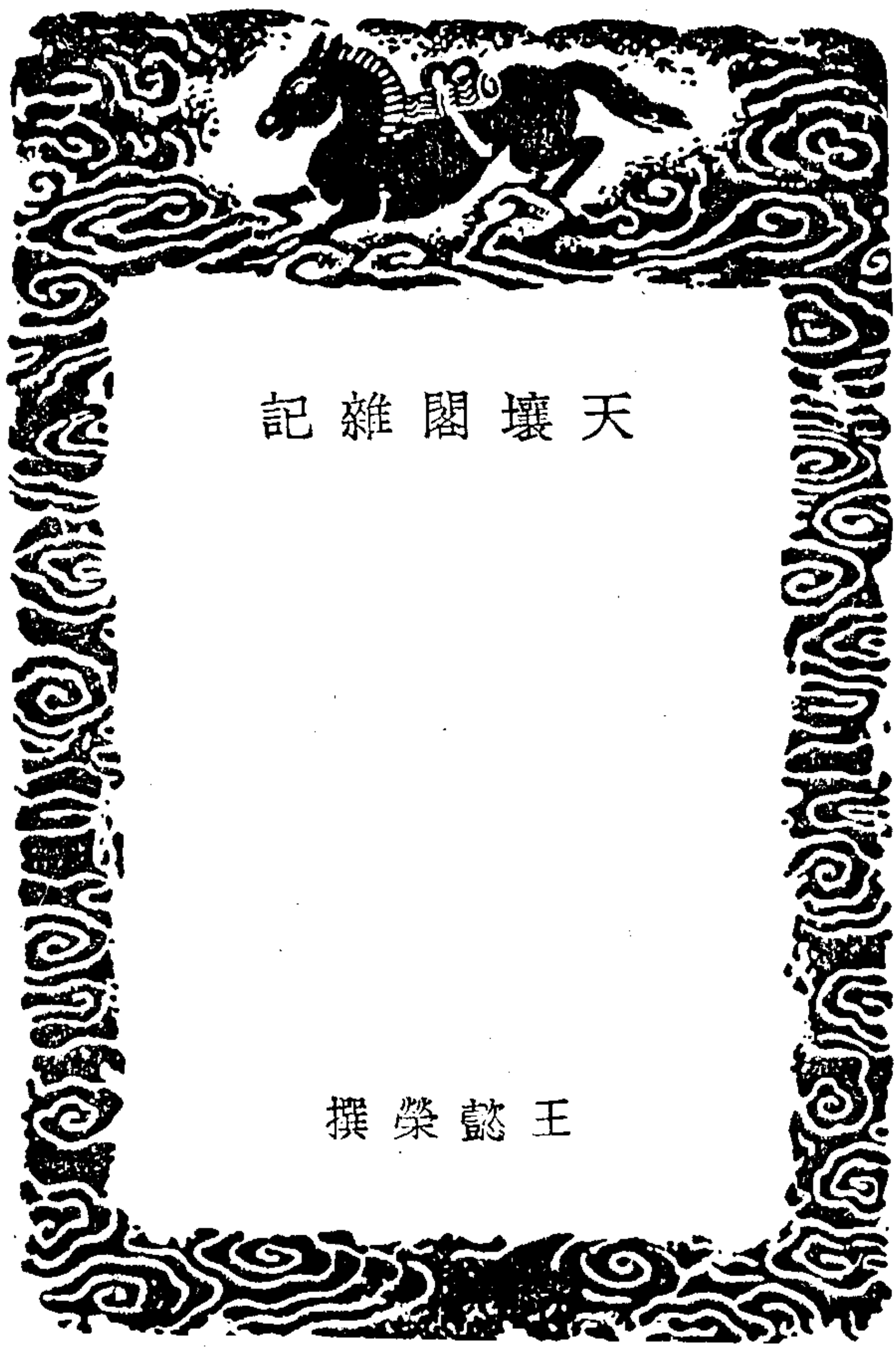
古延州石墨。可磨汁而書。晉陸雲與兄箋云。三上臺藏曹公石墨數十萬觔。燒之可用然烟。觀此語。則石墨未必可磨。亦如松節之燃脂作墨也。至漢始有陰糜之名。唐始有松烟之製。至李廷珪始用腦膠。張遇始金箔。廷珪父超。乃奚姓。唐末與其子自易水徙居于歙。遂為歙人。南唐賜姓李氏。則歙墨之源。其來久矣。珪弟廷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唐則祖敏。奚鼎。奚鼎陳朗。王君得。宋則潘谷。潘衡。張遇。朱知常。葉茂實。葉世英。劉士先。皆良工也。宣和帝以蘇合油。搜烟和墨。雜以百寶。金章宗購之。每兩黃金一觔。欲做不能。歎謂墨妖。紹興間。高宗命戴士衡造復古墨。識以雙角龍文。乃侍郎米友仁筆。宋多右文之主。而徽廟思陵稱最焉。元朱萬初全用松烟。蓋取二三百餘年。精英不泯者。號日月而飽風霜。非凡材也。虞奎章贈以詩云。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遺。寸心不逐非烟化。還作元雲縹紫微。國朝則方正。邵格之。羅小華。皆擅能墨。小華名龍紋。新安人。嚴分宜當國。為其子大符幕賓。授中書舍人。嚴敗伏法。所製墨。糜玉屑金珠。以為珍異。神宗游情翰藻。訪及羅氏墨。中涓重賞爭購。等子圭璧焉。厥後織造內臣。孫隆。製清謹堂墨。款式精巧。劑料極一時之選。會進上方。神宗愛重之。新安方于魯。程君房。以治墨互相角勝。所製墨。請名手為圖。刻畫妍精。細入毫髮。程作墨。施以矯之。兩家遺編。至今傳為清玩。蓋于魯微時。曾受造墨之法于君房。仍假館而授。程有妾。頗美麗。其妻妒而出之。正方所慕也。乃令媒

者輾轉謀娶。程公訟之有司。遂成隙。未幾。程坐殺人繫獄。疑方陰嚇之。故墨苑內繪中山狼以詆方。然以墨品人品論。程終不能勝方耳。趙獨部清陽。造遙香草堂墨。可與方程並驅。近時吳去塵。頗以墨稱。余在金陵。見去塵墨。真者十一。贗者十九。錦囊漆匣。徒以眩觀于臨池。奚當焉。

墨考緒言

蓋自蝌蚪漆書。變為隸體。而墨尚矣。莊子謂宋元君將畫。衆史皆至。砥筆和墨。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陰糜墨大小二枚。至章仲將而搗烟和膠之法始備。蕭子雲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想不虛也。有祖氏者。居易水。為唐之墨官。雖他氏之墨。必藉其姓而傳之。廷珪之父超。亦易水人也。故易水之墨。以久特聞。若太行。濟源。王屋。亦多佳墨焉。古法烟必松。膠必糜。角蓋墨工之良。成粹于名山大川。明興。新都獨以墨鳴也。方無能勝之者。余嘗試宣廟龍香。但覆而不動。尚遜新都中。也。詎非珠璣浮于桐。燼乎。昭代硯不及唐。箋不及宋。即筆亦無宜州毫之圓。萬惟墨之道。超潘獨李。差足為藝林吐氣。余縱不工八法。每遇名墨。則喜而藏之。雖蹈李公擇磨人之誚。所不辭耳。

石墨出南雄府。始興縣。沈散小溪。巨細短長。一如墨式。以端硯發之。可寫字。可畫眉。



天壤閣雜記

王懿榮撰

此廉生太史寄家叔者。余於癸未秋日見之。借歸手抄一册。頗足增見聞也。足不出戶者。徒生羨耳。甲申中秋。芻蕘記。

昨作札致鈍齋。託其向廉生索各種打本。未知能如願否。又記。

今日同窳翁雅敘茗話。并出示前農夢景錄一册。皆記其昔日聞見。又贈余陳氏古匊拓五紙。窳翁記問淵博。熟於吳中文獻。有湖濱湘舟諸老輩之風也。歸後燈下記此。芻蕘。

今時談金石者。首推維縣陳學士。介祺。次則吾家少保公。張香濤。制軍之洞。若吳丈清卿。王君廉生。兩家亦廣收博採。地不受寶。日出不窮。較阮相國。吳子苾。劉燕庭。當時增之十倍。天若特借嗜古者之深。願使之披討靡盡也。不知後數百年。又當何如。今年十月。得觀吳丈所藏彝器。以憲鼎為至佳。乃周初器。師奎父鼎。為劉燕庭物。餘亦積古齋清愛堂物居多。贈余一漢瓦尊。制作極精。芻蕘又識。

窳翁於客夏。下榻常熟趙氏山樓養病。無以消日。因憶舊日所見所得者。筆記之。隨憶隨書。以墨冠卷。出者。李香巖居士曾囑一言。惜今秋居士相化。未得一印證之。今芻蕘世長。以廉生農部叢笈見示。揣歸校注。與拙作亦相類也。光緒乙酉年仲冬。七十二叟康書於神明鏡中。

天壤閣雜記

清 福山王懿榮撰

庚辰十二月到家。得同縣鹿氏家。宋搨太清樓書譜。翁大年署端。僧達受六舟藏本。鹿丈名澤長。曾官甯紹台道。當是得於南中者。故後家道凋零。藏書不少。不知售於何許。中必有舊本也。近年煙台海口。估舟如織。故家餘物。多從此去。

聞鹿氏有瓦當及彝器。未知何物。鹿在道光間。亦曾官陝西。得宋贛州本大字文選。六臣注殘本七十卷。於蓬萊縣城太和銀樓。銀估好聚舊書。索重值。凡舊板必收之。此刻闕筆謹嚴。天祿琳瑯。所稱流傳者少。惜止此數十葉。已裝粗册。此本支六房蓮墅。先伯家物。伯好收書。兼好刻書。刻有今古文各家注孝經十二種。諱德瑛。嘉慶甲戌進士。官河南安陽令。當時所拓西門豹碑。較今本多十餘字。有牟丈陌人校本書。

又傳有文天祥手批十七史。羣從亂後零落。遺書多售於煙台富商。及山東候補官。又得六臣注文選。行款卻與宋淳熙尤本同。缺卷甚多。皆明繙之一耳。得明刻蘇文忠全集。亦殘缺數卷。皆亂後所致。此為本房先詒堂侍講公藏書。蘇集內有黃簽言某字勝。今本有臣等謹按字樣。當出自上方。此本房之第四房也。當年收藏書畫甚富。直售至亂前。計五六十年始竭。亦不知當年有何物事。多

為黃縣及煙台富商收去。以其錦函牙籤。插架觀美。祠窳後。到府城大雪。僅住二日。向未登蓬萊閣。此次為生平第一次。入郡仍未登臨。見張允勤所藏本縣境郭東村所出。顧漢琴亭侯國刻石。書畫磚瓦。多而且精。不及細數。卻無一本舊書。近年蓬萊福三縣所出之古碑。大約西歸黃縣王穆庵。丁彝齋。北歸蓬萊張允勤。東南則為煙台之官商取去。挖者孫姓。販者黃縣王秀才。萊掖以東之物。壽丈萬不能得也。招遠黃里沙。曾出一大瓦當。文曰曲成之寶。字甚晰。末一字不識。黃縣丁氏得之。

掖與黃之間。有朱橋村。常出古物。印多。逢姓戰姓。黃縣有戰君博。穆庵得之。允勤專。以日主五官之堂。及上大夫兩專為最。先是十一月間。在直隸道上。過鹽山之王暨鎮。得天保造象殘石一。過滄州之五龍堂。見造象臥地。有字無年月。并斷碑皆甚鉅。類唐刻。

在村中。度歲借居木門長房。之有棧堂。七八歲幼讀之所也。遺書樓。惟不許登覽。防我攫取。新年逐門叩賀。見字畫雙款。皆康雍乾隆間。老輩率不完。窳上香爐。皆成化五彩。景泰藍。萬歷青花之屬。皆破亂。追憶當時。為之慨然。族中講聚。杯盞淡雜。皆雅乾中官窯也。間有明磁。則直取數枚。以來。羣以料壺投贈。皆盛刀創。藥洗之費事。若以料壺為不值錢者。有新雅軒。古月軒。

新年到外家賀節。見有瓦研十二字。殘瓦也。不以見贈。又有郝蘭皋丈。及先從祖姑。德安人。所輯宋元明本史書。及殿本成廿四史。內明監本。多皆一一挖圈。貼補精緻。逐卷有校簽粘其上。當年間以七十金。得自郝氏者。得來即置一篋中。至今未一。不准我緝。

中間持古泉字畫求售者不一。皆亂索厚值。亦無一精物。卻之。到煙台住二日。得明拓孔宙碑本一。漢官私印各一。私印佳。凡四界。只有三字。甚罕見。用錢一千餘。幾十文。

在縣城。得張刻玉篇廣均一函。直二千。先從祖雪舫解元公物。在先尚書府得康熙年閩浙總督官封二告示。一窗格間。多張廷玉書。將來揭取之。此時介者不讓。擗也。

中表羣姓。以舊玉缺純墨色。此真缺。半高半下。不同今之班指。余有二。先一白。此則一黑。即油泊村出土。小節墨刀一。齊刀五為贈也。

益州人來售古陶。雜之杜佑來。售去古陶。乃從益都人得太寶真墳。又知小汪家村出。齊刀範甚多。近十年矣。訪之得一完者。真是一正。博有痕無字。浣女溪旁浣衣物也。

二月間。取道北上。過黃縣。見松溪新造大樓。穿土所得。隋大業年。長樂鄉口。一器。非土。非石。類白泥。燒成。佛家幡蓋頂間物。不可名。又羅兩峰為桂未谷所畫。說文統系圖原幅。又元本吳中書名。忘之。甚熟。陽城張古餘物。見穆庵博。古印見蘇齋齋三字。刀文在背。曲成瓦出。書畫箱十許。為之辨別。無劇蹟。又所藏博及古泉。住四日。贈我六字刀。一見鞠彥雲墓志。皇與一象。在丁五家。未見得博甚夥。

過雜縣。住四日。備訪賞鑒家。在陳壽丈處三日。書畫古器。不具數見。所藏朱子楚詞與協卿本。裝潢皆同。見南鄭麗珍所藏古泉古碑古印。南鄭宋板四書。開壽丈稱之。未見。槐堂故後。家無長丁。陳九蘭藏四朱及莖化。種類極多。皆泉匯所未收。陳小蘭以辦鹽下鄉。桑梓之遺。書畫一大宗。未見。聞有總目。得一六字刀。十五金。又得高君二字。極佳之。大量幾專車。今尚存西泉家。得齊字博二。

過壽光。謁倉頡墓。又謁本生高祖妣母家李宗丞祠。西泉。即李氏裔。聞其家有文與可大竹。為壽丈購去。在灘所見。即是李氏彫零尤甚。

所得古甸泉范。專瓦。不悉數。并漢印及錢。止一齊刀奇。

到京。順車到陝西。見蘇估。得開皇銅碑。巨直。賒得之。見小蘇估馬估。呈瑞孫估。文山所得零星不計。十布將全。到城隍廟。得明初印本元史。殘本。缺數十卷。有太師英國公印章。四明范氏印最佳。極破。到川。核虛巨冊。錢一千五百得元幣。古今均會。闕三卷。錢四百文。先是京師徐估。寶文有缺一卷。徐沒後。止索十金。貧無力取之。為錢筮仙購去。自是思之。先中丞舊藏一部。亂後亦殘。在七兄手。屢索不與。非好之也。若湊合一氣。便能重完。自是恨之。余有明刻完者一部。亦難得。極愛之。此又多前一序。張香濤錢筮仙。本所未有也。已卯。由川回京。過此肆。得宋南雍大字明印本魏書。北齊書。北周書。合以舊有之。明庫冊紙。元本隋書。元本北史。明繙宋秘閣本。大字晉書。元大德本。塗改稱乾道本之漢書。慨然有集舊不全史之志。惟種須編查裝潢。不知何日得閒錢為之也。過華陰。見漢石北周碑。在長安。得鐵大錢五十。極大。范一。造象二。墓字瓦一。過襄城。見一路古碑。在人家牆上。不得取。遇游雁東前。盡北上。屬代還蘇估銅牌錢。又得一。

驪。為謝公子物。告田二陽文。

到川。舍弟為得宋相臣傳。元本。不全。不知何人何時所刻。川省無舊書。得諸子鴻漢明人選本。新城宗叔。朝官四川。見所藏字畫。及漁洋遺蹟。贈我以漁洋詩稿一紙。寶之。又池北偶談原稿十許葉。裝之。又知縣許縉家。有蔡友石所藏畫卷不少。又一苗子執旂。

于飛卿大令。已履宜賓任。未見。聞薛錦堂侍郎字畫書籍多歸之。有聖宋文選。紹熙公羊。張伯顏文選。餘記不晰。雲陽令葉慶梅家。有魏鶴山大本。宋刊足本。又合州黃刺史。號景周。忘其名。有宋南雍本十七史。又好聚古泉。真贋參半。有極大之大觀錢。有漢興傳形錢。有權錢。古印等物。于黃所收。凡物真贋相雜。

于有武鄉二字印。編為蜀漢物。朱肯夫學使按臨其處。皆見之。于以宋麻沙本左傳贈朱。乃怡府物。黃以顯德錢及別品贈朱。時朱忙。而余將行。見左傳。未見顯德錢也。有一老幕周姓。自東而陝。而川。亡去數十年矣。好聚古泉。身後蕭條。同鄉唐直牧為余作緣。以重直得其家古印古泉。真贋相問。盡滌之。得周鏡。有象形花文。又官印三。尚新奇。錢有太平賢錢。百字最奇。漢瓜籠同年。有此一品。曾傲我。今乃歷之。又知古。

識所謂五銖雜錢。乃蜀漢錢。非梁造。特行用至梁耳。破此一疑。自泉志以來。所未有。恨不能起子年。竹朋兩丈一說之。得川估刁姓。鐵錢無算。且昂。竟無奇品。有選餘為錢隄江大令。磨出奇品二。余未及并收之。故也。廖估自陝。販得半兩十許千。內選得一東周錢。為諸家藏。東周一泉之冠。生砂活翠。文字精完。余以。

厚直得之。謝估手得燕印合一對。又抵二。皆奇。古土綠甚堅。瓶底厚至五寸。成都西關有萬佛寺。故址忽出殘石佛像。大者高如屋。小者卷石。皆無首。或有首無身。無一完者。蜀碧所稱獻賦。去者。兩縣來報。出凡百餘家。大人命地方移送。今小萬佛寺。出資重完。且盡整之。命余兄弟監其事。不用官家一文。不募。惟府署出資私囊。兩縣助。止各二十千。出私囊。乃揀得有字殘象三。一元嘉極大一開。呈一無紀元。又殘碑五七方。不成文。皆蘇石。川石質本。此又似經火而復入土者。須甚謹惜。由海船北上。未知如何。斤兩太重也。

西估寄來牙印二。鉛泉印一。涅金二。中布第布一。十布尙未全。計缺序布。若壯布。則盤山李古農家。燼餘物也。別一種。壽丈夙見之。六泉止缺壯泉。聞又出盧布。涅金二。一歸謝公子。一歸吳清卿。壯泉。西估沈禿子有一枚。售與陝官黃姓。此泉真者。唯鮑丈有。

辛巳年八月。由川北上。回京館試。到陝西。初見楊估實齋。為陝巨指矣。先是過寶雞。渡河。禱於寶雞祠。陳寶之神。願得古器。門未啓。叩於外。到長安。得楊估驛一。中有轆形。尤佳。方鼎一。小鼎一。一。小蘇估劍一。當為天下第一。烏形陽文篆。如花如字。字下又有花。鋒如新。馬氏殿當瓦一。古泉古印不具數。陳寶之神所佑也。望空謝之。楊估為清卿寄古泉百餘方。佳者疊疊。與定寶鈔銅板。乃絕品。馬估得於河南府李姓者。聞又有文選銅板一葉。不知何物。何歸。

到城隍廟。得元諸路本。每頁有某路某學字樣。殘本北史。與前黑口元本不同。愛之。錢四百。得尤西堂。王山史。劉文正。畢秋帆字條。前年所得元本。豫章別集。王梅溪集。明本亦在此。肆黃殘裝之。王全不足奇。見同鄉趙學民大令。出所得世祖賜某侍郎御筆畫一。觸手如新。又劉公誠所記肅刻閣帖七冊。非世間所有。

見毛子靜。李雲生。毛出所得十年宅陽一劍。見示。極佳。此與古劍。古甸。古幣皆同時。壽丈知之。蘇估言有唐墓志五六。價廉而不能購。且不便車行。李說一候補人某。藏有唐志五十餘種。不過數金一石。余亦好之。不能購。且萬不能致京師。須數十大車也。皇甫麟一志在內。此魏志也。毛李同說。謝家一敦。已攜入京師。尙有一底蓋。全者在候補官韓家。韓乃芝孫。本家有物許多。又扶風令孫氏。有一敦。字極多。未見拓本。另一器也。陝西銅泉。范泥范之精者。不暇收。太多也。又一寓公某家。有一大壺。字在口。謝估在川曾言之。此行送女。又將冬令。行囊不給。又恩惠數日。便去。不及物色。然天下之地。青齊一帶。河陝至漢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過輒流連。不忍去。東坡說岐山風物可觀。此語乃皮相耳。東坡未解好古也。然亦安得腰纏十萬哉。若有之。決不上揚州。得泥封載國大行印文一。可補漢志及各家收藏之缺。得執法護其印五字一。皆舊譜所無。餘不數。

過廣元。見金輪石象。唐武后也。過馬嵬。忽夢太真。黃病高顛。以青巾扎額。侍者內官黑蟒。與人問所傳異。此夢語。然甚真切。

過河南府。有方估言。李紳家有書廿箱。字畫廿箱。一氣出售。此則耳娛之矣。得一玉合。蟬與漢印二。盧恆

豐京貨舖前老灘之王估。文叔無一物。攜來。一鼎新出。止六七字。皆剔壞。不准拓。索價二百金。過龍門。兩山夾水。卽石鑿佛。凡億萬身。文字累累。嚮所見拓本。萬分之一耳。入目卽一延昌像記。向無人拓。於是望洋而歎。安得挾之以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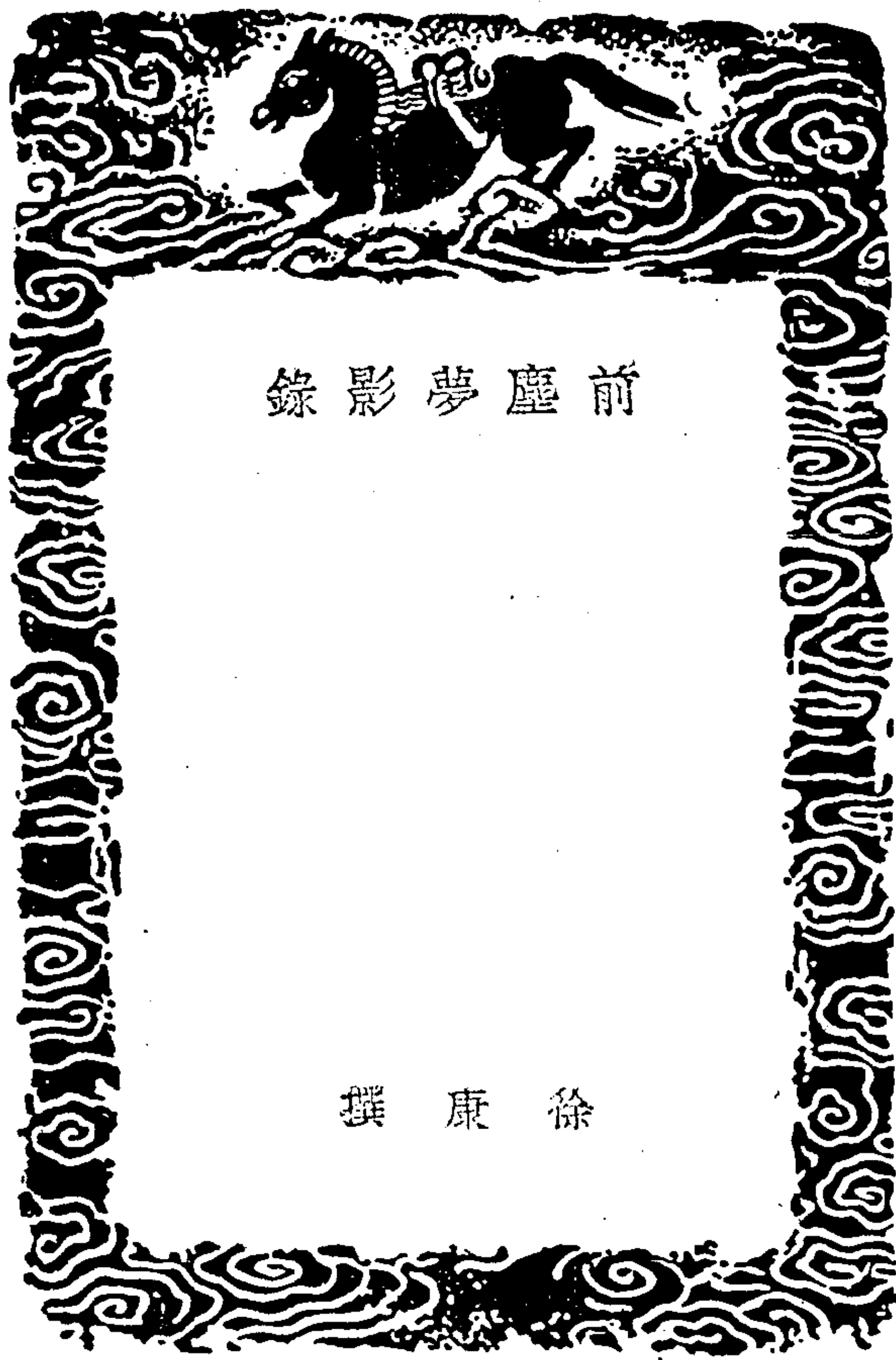
到陳州。時丁少山為仲飭親家。校刻子苾丈。搢古錄。見吳氏裝冊款識。及宋元人札。及他書畫皆精絕。嫁事畢。將去。與少工及家兄知仲。謁太昊陵。百年前。先太常祭告奉使之地也。多古專。

此次過陝。從孫估手。恰得序布。直甚廉。十布全。至此。蓄志二十年。惟有極精有極濇者。然皆真品也。此中如在川所得。漢殘錢枚。旁綴畫象。若武梁祠者。唐小銅碑。及西番觀音咒銅飾。費西壩出使琉球。得佳紙。阮文達刻。王識初成印。以此紙復贈費西壩。本皆劇品。不具數。

山東專旬多。陝西銅器多。書亦多。不及細檢。河南特恩。一過耳。四川止蜀錢朱錢。錢多。明刻書亦常有之。之。一山。遙遙在目。刻刻在心。

此中所言各物。書為詳。然卷第缺數。亦記不清。恩惠到此。不及三月。日日作干祿。字書諸物。堆積尙未發篋。故記者便說之耳。

師舟行閩來。請以草紙批答之。交小史亦釘為一本。寄之何如。到家事大且煩。便不及此。或日後盧中批寄之。亦以所見聞示之。不敢上擬論孟。亦河汾中說也。使後百餘年好古者得之。當奉為劇蹟。未悉吾師以為然否。



前塵夢影錄

徐康撰

標生也。晚年十六七時，曾見竄叟於元妙觀世經堂書肆中，聞述訪古源流，皆非尋常骨董家數。以後出遊離鄉，井不能時見叟，然未嘗忘一日也。戊子歸里，與令子翰卿習與論收藏，如讀清祕藏，益歎家學之不可及。未幾聞叟已歸道山，訪問遺事，潘笏齋志為余言，有前塵夢影錄在，勿勿七八年，始介笏齋問翰卿乞得副本，讀而刻之，仍如對叟坐於元妙書肆也。書肆為湖州侯念椿所設，侯年亦六七十，目視各家藏書輿履，分別宋元槧刻校鈔源流，如辨毫釐，嘗稱之曰：今之錢聽默，曾屬其將數十年來藏書見聞雜寫一冊，亦吾鄉掌故也。方今事事崇新學，而於金石書畫圖籍一切好古之事，恐二十年後無有知之者矣。可慨也夫。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十六日，元和江標記於未陽舟中。

余同鄉吳苦齋嘗言徐子晉先生精鑒賞金石書畫，到手皆能別其真偽，蓋今日之宋商邱也。令子翰卿與余齋出，脈先生前塵夢影錄於所見文房珍品一一論說，并箸其究竟，誠致古家之指南，後來者之龜鑑矣。余兩目如盲，無能為役，劫前賊弄，都付一炬，讀先生書不勝浮屠三宿之感。光緒戊子春三月歸安楊峴。

從來著述之道。致證爲難。致證之學。圖譜爲難。苟非目擊古今之法物名蹟。未由而品題之也。齊梁開陶隱居有刀劍錄。虞荔有鼎錄。各有專門。不相沿襲。自唐以來。亦符斯例。迨宋初。蘇參政著文房四譜。已不名一體。趙袁州洞天清錄。門類尤多。羅列衆目。凡皆真知灼見。不爲嚮壁虛造之談。誠大識小。具有源流。誠鑒古家之指南矣。吳郡徐君子晉。博雅耆古。世擅岐黃。尤工篆隸。凡書籍字畫。古器奇珍。一入其目。真贋立辨。蓋閱歷深也。咸豐初。幕游來虞。解后書肆。論文譚藝。過從遂密。庚申後。遇諸滬上。各遭寇難。相慶更生。維時古籍淪亡。而君則拾遺補苴。甄別尤精。三十年來。遂成名宿。雖年逾古稀。精神矍鑠。令子文孫。森森玉立。清閒之福。如君者。亦所罕逢。已丙戌暮春。來主花田。趙君家追念舊游。顯顯猶在心目。因出前塵夢影錄一編。示余曰。壯歲得周櫟園書影殘帙。因仿其意。追憶劫前所見文房珍品。以類相從。著爲論說。以示來茲。嗟乎。三吳爲文物之邦。載經劫火。古物蕩然。所謂老人讀書。只留影子。余與首翁。以浩劫餘生。相逢皓首。撫此一編。豈獨爲吾兩人身世之感哉。

光緒十有二年三月十九日。委孖漫叟李芝授。

遼園主人。樹記所見古今險賤。卒卒眇暇。客夏。養痾虞陽舊山樓。地鄰北麓。几研無俗塵擾。遂日憶疏錄。得數十則。牽連及文房紙硯法書名畫書籍。憶昔在道光壬辰冬。於破書堆中。買不全書影二本。讀之愛不釋手。余之耆書籍骨董。卽於是年始。後致因樹屋坐名爲櫟園。先生在請室中。庭有大樹。隨筆記憶。而無倫類。以攜無編籍。可稽數也。余於先生無能爲役。然隨憶隨錄。則同前塵夢影。老輩凋謝。無可質證矣。尙望博正者。匡其未逮。諒其孤囚。幸甚。

光緒乙酉年上巳節。窺叟徐康識。時年七十二。

後讀紅豆集。知吳氏昆仲皆歛產。集中有秋水閣記。蘇齋詩境墨。面縮橫放翁石刻詩境二字。長方形。約重六七錢。字陰文。下署草溪款。漁洋山人墨。面蠶尾山房製。長方式。蘇齋所撰。復初集中有題詠。

高邱宋牧仲墨。一挺。面清德堂。勞雙龍文。撫吳時。多惠政。仁廟南巡。御題清德堂以賜。背牧翁先生清賞。長方式。重八錢。又自製黃海山花墨。扁方形。約有二十餘種。余曾得四五挺。面畫折枝山花。背題所咏漫堂詩集。中有咏山花詩五絕二十首。皆載山中土俗之名。不見於羣芳譜。

徐司寇墨。正面紫玉光。二龍銜珠。背東海徐健庵製。長方式。重五錢。有曹素功小方印。阮相國墨。碑形。面碑頭橫列。曰積古齋打碑墨。兩字一行。下半截。光素。背下截。江秋史。錢梅溪同造。皆作古篆。重二兩。扁闊而薄。○按江名德量。歛人。

秋史自製墨。泉刀形。面即墨之吉貨。稍芒文。背秋史款。漆邊極黝澤。重二兩。又一種與梅溪同製。亦泉刀式。煙質稍遜。又一種四面綫雲。牛舌形。約重兩許。正面蟬藻閣再和墨。楷書陰文。背面橫列曰邵格之。方正程君房。方于魯。分四行。亦楷書。老友顧湘翁云。蟬藻閣。即秋史讀書室名。

黃小松墨。髻員式。正小蓬萊閣隸書四字。背嘉慶□□秋日小松氏製。約重五錢。屠琴鵬墨。長方。員首。面琴塢書畫墨。背嘉慶十七年九月□重五錢。

汪心農居士數得明季阿膠一巨匳。嗅之有菊花香。遂自製墨。最上乘者曰白鳳膏。重三錢。背心農氏製。其次曰菊香膏。大字。背乾隆辛亥心農製。字稍小。又有兩種。曰知其白。曰知其黑。背心農氏製。字皆王夢樓太史書。各重五錢半。隨園每託心農以菊香膏料造墨。分貽名公巨卿。余所及見者。如秋帆尙書吟詩之墨。髻員扁形。綫雲環繞。陰面隨園更製一枚。製。一日思元主人吟詩之墨。長方式。背隨園更製一枚。製。主

人為豫邸世子。一日敬齋相公吟詩之墨。背倉山更製一枚。長方式。員首。一日雨窗先生吟詩之墨。阿林一曰麗川中丞吟詩之墨。奇製。背皆隨園更製一枚。製。形色同前。皆重六錢。其分遺女弟子者。式如白鳳膏。重三錢。而閩秀吟詩之墨。背隨園手製。老友黃心齋。圖珍云。隨園廣交游。內自王侯。外至封圻。尙風雅者。無不造墨贈遺。如禮邸世子小倉山房集中。見其投贈詩文。必有贈墨。然余生平所見。祇此數種。劫後更爲希覯。若近時肆中所售隨園先生著書之墨。其同泥由。最爲膺品。下乘。明眼人咸能辨之。

余家舊藏大墨一挺。曰欲其黑。兩而同一。重一兩。道光八年。先君司鐸陽湖。得見居士次子桐生別製。於試視齋。承其惠快雨堂題跋二冊。菊香膏四笏。欲視一方。云白鳳膏已罄。菊花香膠料亦無。不能再製矣。

少穆先生拜疏判牘之墨。背道光某年月。約重一兩。四圍細金回龍文。長方式。冬心先生墨。膺者最多。真者余僅見大半段。長方厚闊。兩面皆作漆書體。而五百斤油。背冬心先生造。字背陽。面陰。梅肥。約重七錢。

羽人仿李易水墨。亦祇見過半截。員首有邊。上一孔。洞穿可佩。而曰龍文。下做廷珪等字。背有嘉靖四三。

前塵夢影錄卷上

清 吳徐 康子晉撰

明宣德御墨。形如雞卵而扁。正面御墨二字。隸書。背宣德四年。下竹籬過。通體黝黑。隱隱有激金細點。捉於手久之。嗅有香而微帶腥。中和龍涎也。核之歲月。閱三百年矣。而無一蒙拆裂紋。

明初查文通墨。一挺。約長一寸二分。重二錢許。又邵格之墨。長方形。重五錢。余辟兵申江時得之。爲沈均初孝廉樹齋易矣。

不是墨。海陽汪氏船。無年代。髻員式。

白墨。長方形。約重四五錢。老友朱月椒云。是外國所製。余未試磨。亦不知命名之義。

邢子愿墨。方建侯製。陽文。背即邢自題。漆邊。重八錢。長方式。古香可愛。

程夢陽小象墨。方巾深衣半截身。單邊。重三錢。餘質輕如葉。正面象背有贊。破漆匣。計十二挺。皆有白綾囊。囊面有頂煙二字。一時朋好。分購而盡。

周樸園大牛舌墨。面書樸園先生珍賞。背賴古堂製。皆陰文。四圍黑漆。光潤而有細裂。文隱隱。約重三兩餘。

虞山錢牧齋。有蒙叟墨。正面牧翁老師珍賞。背爲天下式。旁注門人吳開禮製。長方式。五錢重。又秋水閣墨。重約八九錢。牛舌形。面同上。背秋水閣三字。有闕。旁注門人吳開詩製。滿身綫雲環繞。陰文。字皆居中。

字情僅餘半寸有奇不能計其分兩。

吳去塵墨試得之海寧查氏尚有原貯漆匣長方罩蓋如東倭器式木胎中粘白絹有吳氏選製小方朱印文墨俱作博古樣僅四種大小厚薄輕重不等中惟一蟬形最小不及二錢重餘皆完好無裂紋惜不能全記其形狀矣辛酉冬游鶴沙與邵格之墨同歸鄭齋主人

程晉田自磨墨面半截小像科頭陽文約兩許晉田名振甲為名進士歛人僑居吳門曾充銅商而大折閱因自號晉田取無心意思而不知究作何解標按程字木庵好收藏金石刻有木庵齋器目

嘉慶年間館閣作書盛行俞稼園墨而笏齋膠法背稼園俞氏造重六錢長方式一時備殿試朝考之需一挺易銀一兩北方風燥惟俞墨可免瘵裂

曹素功休寧墨工繼程方而起於康熙朝六飛臨幸江寧進呈所製墨蒙賜紫玉光三字後充貢選煙及發售者有雙龍文銜珠皆扁方形周圍貼金無邊際陰文楷書填藍款則陽文重五錢千秋光同式後曹氏後裔列肆於皖於吳門當在乾隆年間余嘗攜舊所得者昧之云此種康熙時制作今不但此種煙料久斷即墨之木模亦遺失久矣余猶記前人云墨欲黑茶欲白欲試其黑須得蜀中冷金箋或以黑漆板試之黃色青色居多曹氏選料極精得邀賞賞有以哉

孫古雲墨面五千椎背古雲品定皆手背重五錢

陳墨生墨面種榆仙館背曼生製約六七錢漆匣五色漆畫花卉精絕曼生詩畫其女夫趙蘭友校刊竹冊雙綫仿宋體寫亦古雅

曹文敏大墨重五兩餘高數寸漆邊長方雲龍文下為波濤皆陽文按文敏印文正公編錄尊人

彭文勤公墨亦巨挺王味隴精於製墨余所見充貢巨挺名花十友而御製咏花詩隸書陰文背折枝花陽文約五兩餘一挺漆邊長方形味隴官箴以墨敗而選煙頗佳曾刻類帖八大冊似尚風雅與隨園往還小倉山房詩集中見之

徐靈胎子名燾號鼎和一號榆邨納一伎曰李秋容兒姝麗妙解音律靈胎翁為之著韻曲雜言醫世檢邨繪圖製墨徵詩文墨長方式而秋容度曲小像背句曰展卷漫嫌頗領甚秋容本是斷腸花重五錢錢梅溪善趙吳興體曾為成邱捉刀尤蒙蘇齋賞識梅翁為武肅王裔王曾鑄金漆塔翁因選險廉佳料作金漆塔墨塔形一片厚半寸而金漆塔三篆字背口十口世孫泳仿製

高麗墨六面漆漆而有翰林風月四篆字隱起裝在匣購得一挺係海舶帶來者直甚廉試之黯若土炭硯質稍細者磨試即損不必大小西洞石也然樊榭謝趙功千惠高麗墨詩仿山谷體款賞不置注中亦翰林風月篆文正同蓋樊榭於六法不甚留意故詩箋尺牘留傳絕少殆以此墨遠來方物未嘗一試耳按國初享重名而不善書者為漁洋山人每令門下士陳子文奕林吉人信捉刀乾隆時有厲樊榭

及全進士祖望袁大令枚

日本國最重文墨所製險糜甲於東瀛諸國嘗刻古梅園墨譜前後編仿程方者曰仿唐各圖繪畫細若豪芒係領幣而造前被後跋悉其國中名流書法多學宋代蘇黃米蔡四家首列鎮庫墨一巨挺長尺有咫圖是縮本儼然一碑墨工松井氏余曾得松井畫松一小屏松兩株一淡一淡用高麗紙裝池國中制作流入洋舶而來墨編中紀元曰文化考吾妻鏡及翁海都補編大約在中國乾隆時標按文化元年甲子當改元當嘉慶二十二年見和漢年契墨皆貼金證之譜相合道光中葉購得多品皆有本色木匣較勝中華之用漆一曰九英

梅面詩背折枝花梅花九朵闊漆邊極光潤一曰達摩尊者渡江像無邊貼金一落花流水亦無邊貼金兩面波浪文一有花朵背五言詩一句字陽文漆漆一狹長有三寸餘狹漆邊貼金而字極纖細試之有光澤遠勝中華墨工手段真一點如漆者又購得四五挺亦漆邊滿貼金文多不能追憶矣嚮墨者云墨皆藏於百一山房孫文靖士毅家故物也按文靖有文房之癖嘗得石子各有題品適符百一之數因名其齋標在京師琉璃廠肆見日本多寶齋碑墨一錠已磨去下半截碑為日本最古之刻故換作墨也後于日本訪之碑尚有拓本墨則無知之者矣

張長入仁無有墨癖藏古墨三十六品著雪堂墨品後盡歸之宋漫堂宋與之同嗜亦得三十六品著漫堂墨品與獨廊偶筆二筆怪石贊同付手民和傳宋在黃州時以友朋所遺之酒和於一處名曰雪堂義尊竹垞老人後知之云何不以其各家墨推碎和膠重搗成劑名之雪堂義墨乎越百年蟬藻閣竟有再和標按再和恐有御製者金冬心五百斤油亦再和墨

程君房火約有墨譜十六巨冊前題後跋皆有關於世圖繪之工丁雲鵬吳左千居多瑣鑲之精為萬歷時稱絕作因夥友方于魯建元負心冊後附中山狼傳并圖四幅所記負心者不墮于魯然于魯亦以魯墨起家中山狼傳一出方氏蒙垢遂刻墨苑一書以相敵并出資購此傳故傳世者絕少方氏書刻工不及程氏即松煙工料亦不逮乾嘉年間藏墨者置程方二家不加品藻以其設肆不足珍賞第至今又越百年且遭兵燹即程方所製之墨亦不可得相傳二家皆有上乘凡一兩以內者皆名流託船無不佳妙若大塊文章祇堪悅目耳近時出有九子墨九師圖形墨亦借二家之名實則為雁品之最下者

散氏高員墨約重斤許漆邊而縮攤爾篆全文陽識背楷書散氏高三字高舊藏巴子籍家恩祖故編撫篆文絲毫爽劫後見之骨董肆因索直昂手拓其文未幾兩印為人購去巴善篆隸刻有印譜蓋徽商而家於邦江者汪容甫中有別傳極推重之標見恩祖有銅印承盤字體極散氏盤酷似今藏錢莊汪印字體極散氏

陸友仁著墨史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皆紀南唐南宋有元諸墨今無存於世者宋觀賢思仁服官東魯多惠政而極風雅有竹梧清嘯圖乾嘉名士題咏將徧杜未谷曾游其門歸田後製家傳一經長員墨重五錢漆身嫩金又自為生城有填圖墨祇見其四扁方形而列墳旁山水品題之

背有贊約五錢弱。

知其白背時齋氏製。選煙雖不及菊香膏。而料亦佳。面背皆時齋自書。按時齋為汪文端公之子。名承節。吾家鴻寶季父製心太平軒課詩長員墨。隸書楷書皆有。五錢重。嘉慶某甲子某月。

烏衣玉珠隸書。而王鶴舟製背道光某甲子。漆邊。乃曹素功家山煙。重五錢。易銀五錢。

老友黃秋士妻邑小蒸里人。道光中葉游吳門。為陶文毅公所知。善山水。工人物。擅詩書畫三絕之譽。文毅遊惠山。秋士繪圖。嵌於聽松庵壁。又畫竹。鑲石。鈔圖。同時鑄刻。秋士挾其技於吳門。設顏料印泥箋。列肆於門。後為畫室。名花瓷。業。凡無纖塵。日有賓朋。踵門求書畫。皆仿工製墨。一日湘華館選煙。背有年月。細邊。五錢。重料最細。乃自用者。一日衍波閣選煙。分兩同。肆中應客之求。惜所製兩斤許。劫後從未見過。

海陽汪元一墨。側有崇禎某年製。

樸園先生嘗蓄墨萬種。歲除以酒奠之。作祭墨詩。其友王紫崖話其事。漫賦二律。見梅邨詩集。按先生喜徵人刻印作畫。著有印人傳。讀畫錄。兩種行世。

墨表上下兩卷。禾中名士戴松門光曾輯。自明初以至國初。皆出自收藏。每挺注分兩長員方槽各式。惟闕圖列隔三層。校雪堂漫墨品所記。詳盡多矣。此表於道光辛丑冬。與張次柳少尉同遊西泠所得。

次柳為白也。應太守子。隨任吳門。少年好學。兼有墨癖。遍搜廣探。郡中諸人所蓄。大率歸之。自明初至國朝。約二百餘挺。余為之作續墨表。較前表多逾數倍。後余遊九峯三泖間。公子因回避。改赴瀟江。旋遭兵劫。歿於寧紹。差次。嘗於申江晤其弟權詢之云。所藏一無蹤迹矣。惜哉。

次公嘗得程君房墨。二寸半見方。正而上書飛龍在天。下程君房製。皆篆字。背而繪龍。古色古香。乃其祖松阿先生舊藏。又秋水開牛舌。二挺。與康前所得一様。又有兕觥歸趙墨。正而列兕觥形。陳於几。背而

乾隆某年製。亦難得者。標按次公者乃常熟趙次侯先生所居舊山樓有花木泉石之勝多收藏

咸豐初年。余於玉峯集街得墨一挺。漆邊約重兩許。正而陽文。壽山福海。背而順治某年製。

元有朱萬初墨。邵安父與萬初帖云。深山齋居。鑪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為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其搗治之。研楓助。和之。每焚一九。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香。空齋蕭瑟。遂為一日之供。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字與禪也。

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煙為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金一斤。人欲做為之不能。此之謂墨妖。

休寧汪近聖。嗜香素功而起。嘉慶道光間甚著名。選料極有佳者。劫後惟胡開文盛行。微嫌用膠過重。近有續開齋姓墨。鋪以舊模製墨。料既不佳。且有一面冬心款。一面方于魯造。冒味從事。實為墨者笑談。蜀川箋紙。綵雲初。聞說王家故有餘。對客思將池上筆。練裝紅葉不堪書。此唐鮑溶寄王瑤侍御求蜀箋

詩。因知蜀箋著名。不獨薛濤一井也。

小印分明宣德年。南唐西蜀價爭傳。儂家自愛陳清款。不取金花五色箋。宣德真箋背有宣德五年造。素箋印。又有五色粉箋。金花五色箋。五色大箋。

紙。九百山陰何敢望。澄心百幅亦應難。從今稍變歐梅例。一首詩須博一番。歐陽文忠以澄心紙百幅贈聖。前有所東坡有句詩。老彭空不一。

百番曾作百。上兩詩。見查初白敬業堂集。風趣可想。

咸豐三年夏。於茶肆見一人攜一長匣。至。啓之。祇素紙一幅。長八尺。闊五尺餘。潔而甚薄。堅韌異於常紙。

紙角有仿澄心堂製五字。不識年代。殆貢餘之紙耶。標有藍線小粉箋。方尺餘。上有描金山水及花神極工。角上印乾隆年仿澄心堂造。小粉箋。素紙。亦同時所造。

側理紙。見鈍丁研林詩集。有長歌。注云。趙氏小山堂。藏有側理紙一幅。純廟南巡駐瀟時。獻之。蒙綺錦之

賜。標在粵東曾見之。遠運如大箱。無首尾。紙上有細草痕。邪錯重。上有御賜印記。

老友陳柏君大令。酷嗜古本類帖。而不喜碑。且手能裝池。有米老之風。曾覺得康熙年間。關羅文紙數

頁。周圍暗花邊。皆六尺正。託杭城造箋紙良工王誠之為之。加推染色。同於古製。誠之云。今僅有狹羅羅文。紙料短小。皆出於竹簾。關羅乃銅錢織成。久已斷壞。無人繼作。咸豐初。左青士寓袁江時。於一紙鋪。得大羅文紙五十餘幅。皆關羅所製。此鋪向是乾隆初開設。每年售此紙僅一二幅。故貶價全數歸之。青士余曾乞得一紙。質頗厚。可揭開。推拓碑帖。因未經推染也。庚申冬。在中江書肆。得仿宋詩人玉屑一部。所藏皆關羅文。副葉亦用宋紅筋羅文。質薄而韌。更勝關羅多矣。今問之紙店。無有知之者。

髮箋海苔箋。高麗最擅名。每見董文政所書。鏡面繭紙。瑩白如玉。以之揮灑。柔翰。至今墨彩如新。國初諸家。尚有書此紙者。今所買大率。蠶蠶者多。遠不如日本制作。聞前明每以上用之紙。須賜侍從。至宣德朝。有五色雲龍箋。兩面磨蠟。最佳。非今之蠟箋。觸手即碎者可比。曾見李文正東陽奉使。使竟郡。修造孔廟。途中紀事詩。紙五段。用篆隸草行真五體。大約紙亦六尺正。惟手卷極高。後有孫高陽承宗錢蒙叟謙益忠宣式三跋。李詩載懷麓堂集。孫為文正門生。蒙叟乃高陽門生。忠宣又為蒙叟門生。四世聚於一卷。可謂山林韻事。惟後之題者。每不滿於蒙叟。殆欲以人廢言耶。

虛白齋紙。宜書不宜畫。許氏因梁山舟而設此。其店友王誠之所說。雲間翰松華善製粉箋。於純廟南巡時。經進。特蒙崇賞。嗣後每年。辦例貢於華婁兩邑。支領工價。每次約七百餘金。余遊華幕時。尚見鞠氏支

領紙價。而紙質工料俱極不堪。有名無實。徒糜費錢糧而已。曝書亭集。敬業堂集。均有造紙水確聯句。形容製造。極其詳明。均初家有藏經紙一卷。計五幅。中有朱文楷書。印記曰。法喜大藏。整張未經揭過。

梁山舟晚年專用羊毫，類羅庵集中有筆史一卷，中有弔潘岳南詩云：可惜岳南亡已久，一番抽管一悲涼。同時後輩有蔣山堂仁，亦專用羊毫，即小楷亦用之，轉健遂薦於山舟。潘生亡後，其法亦絕。至道光時，有李馥齋能作卷心，大可作擘窠，小可作楷，即朝考廷試，皆可揮灑，須一金一枝，名噪京師。吳門則陸榮昌為最佳，善作紫狼毫，頗耕石侍讀，元熙極賞之，字之曰容仙。陸之後有池玉書，皆云：馥齋深得古法，以紫毫而兼羊毫，尖齊圓健，四德俱備，此法今失傳矣。

石庵相國專用純紫毫，墨瀋稠膩，真一點如漆，人笑王惕甫用濃墨，王曰：汝未見相國作書耳。蓋王官國子先生時，曾入相國幕府，司箋奏也。

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製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齊則波掣，有馮管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混，鋒長則滋潤自由，余按誠懸所說，洵製筆者之金鍼，然非法書名家，亦未易解此。

王海日先生華滄泥大硯，質鱗肚黃色，四方形，徑尺，中起負臺，四周礪中皆細文，波浪層疊，取海天旭日意，背有先生自銘，四側皆明人題辭，款楠木匣，匣面亦明季及國初人題識，按先生為陽明父，明史有傳。

蓮雲閣大硯，番禺黎美周遺球故物，頂側篆書蓮雲閣三字，石乃明末之水院，凡翡翠釘白玉點鐵捺悉備，然石材太巨，故瑕瑜互見，美周粵東名士，邦江影園雅集，各賦黃牡丹詩，冠其曹當時稱為牡丹狀元，十硯齋主人黃莘田藏硯最多，余四十年前遊雲間，曾得其一，背有記六七行，為十硯之一，後於吳門得一小方硯，中起一負臺，臺下環繞波濤文突起，背刻莘田銘，下方印曰黃任成豐，已未冬得，大硯方而四角模稜，天然形，面刻美無度三字，厚一寸，四方八寸，而微窪，以受墨瀋，旁鐫非君美無度，何以口瓊瑤十字，此十硯之甲品，摩顏膩理，拊不留手，令人意消，劫後復得雲月硯，背傳玉露題，畫赤壁圖，陽文，雲月在面上，左首山石崎嶇，水波微雲，各極其妙，兩側圖章三，下刻吳門顧二孃製篆書，此硯為潘椒坡攜至楚北武穴，遇大雷廬，歷半載，莘田曾任高要四會，正開阮采石，故所購獨多，能官後攜至吳門，佳石多付顧二孃手琢，而自為銘，題品其甲乙，其友劉慈贈顧詩云：一寸于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吼吼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亦見隨園詩話，同時謝江陳星門，兆翁亦有詩贈顧，見陳詩集，莘田善詩，工書，其詩註中引顧二孃逸事云：能以織足踏機軸之繩，即知石之美惡，古人有履絨之伎，同於庖丁解牛，真神乎技矣，莘田初刻詩，名秋江集，未幾板片散失，闖人為之重刻，且箋釋之，不肖媚上官，因之被劾，歸舟渡江，以巨幅書大字曰：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懸之樞竿，風趣正不惡也，莘田係康熙某科乙榜，至乾隆某年，重賦鹿鳴，年已八十四五矣。

順治三年丁亥至康熙廿六年丁卯，凡六開坑，廣東新語云：予少時頗嗜硯，以熊開府文燾所開石為最，次則耿藩所開，一云：按熊在明末，尚藩削於康熙十九年，則開阮在六次之一，又竹垞說硯云：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按竹垞度嶺，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已在六開阮之後矣，又雍正三年冬，開水巖，吳繩年官

一三

肇慶府著有端溪志，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孫春巖，嘉官肇羅道，開采西洞，初啓工，忽有虎來攫食大家，日夕守臥不去，繼之春水驟發，工不能施而止，四十七年冬，方伯鄭公，捐俸開采，命郡伯袁香亭，董其事，以時促，獨開大西洞，惜春水驟生，獲石無幾，製硯百二十方，袁公為作端溪硯譜記，嘉慶紀元八月，肇慶府廣玉開阮，得大西洞石六千塊，有奇，小西洞石約千由，廣有開阮記刻石，六年，知府楊有源復開道光八年冬，高要縣丞陳銓，雇役戽水至洞傍，力盡而止，未至西洞也，道光十三年冬，盧厚山宮保，撫粵，適歲，與同官議以工代賑，十一月開工，次年正月取石，三月水長封，吳石華，爾日擊其事，著端溪硯史三卷，老友王鶴舟，玉璋，官粵久，頗知各阮石質，曹翁秋舫，載目力亦佳，因翻刻硯史，圖皆黃秋士繪，皆以水歸洞，硯贈左青士，所謂樓子式，玫瑰，清花，水歸洞在大西極深處，最難得者，中江徐紫翁亦巨眼，嘗云：硯品至盧阮，殆觀止矣，且以前開采一次，有一次之良材，色澤各有不同，余於劫中，見一硯，器員式，蕉葉白之上乘，名冰精，周圍有銘，紫翁自著肆主，索價太昂，旋為他人購去，希世之珍，失之交臂，惋惜累日。

米南宮硯史所論，與今不合，蓋宋時盛行歙縣羅紋，今好古家，尚有藏弄者，若水院之眉紋，刷絲亦發墨，未可厚非，○南唐李氏有墨務官，專督采歙石，是為采石之鼻祖，附識於此，袁壽皆世家，其先德五硯，築樓於楓橋，家富藏書，五硯拓本冊題味不少，余辟兵申江，見於查氏，乃五硯中三硯，一為元靜春居士，一為清容老人及明袁壽物，元硯乃澄泥黃色，明硯則山石，旱皸硬滑，查得之袁氏後裔，其直頗昂，然只可品玩，古人手澤，不足為文房揮灑之用，○按劫後五硯尚存，近為吾鄉潘秋谷所得。

石田大硯，天然形，向在自下某姓，孫文靖公建牙兩江，有某邑令緣事為上官齟齬，勢甚危，有友云：文靖絕苞苴，而愛石成癖，若以重資購此硯以獻，是固當可解，某令如計以行，費至五百金云，咸豐間孫氏，僑居閩門，不但古雲一支，止有孤寡，即寶華亦作古矣，歲闌以此硯出售，價四十金，硯厚一寸餘，從橫不及八九寸，豫粒民立太守見之，愛不忍釋，而苦無買石田資，不得已脫貂裘入長生庫，如其直，明春秋士為畫金貂換硯圖，與硯之打本同裝，一時傳為美談，越一歲，豫公隨王壯愨，有輪督軍至浙，同時殉難，此硯不知下落矣，硯正面井形，背刻陽文牛形，六面皆刻字，明代人居多，太守盟心珍秘，從不示友，其賞，即打本亦不能乞一紙，余先於飛鳥人處一見，後於裝池壁上，匆匆相遇，未記題者姓名，然沈翁書畫，皆鈐白石翁或得此硯，而有石田之號歟。

紫山翁每以不得顧氏所珍石，鼓硯為平生憾事云，硯背縮樞，北宋揚十鼓文，石質乃明水院絕品，嘉慶年間硯在京師，蘇齋曾見之，蓋露香園舊物也，顧氏有復刊閣帖影宋本內經，兄名從德，弟名從義，弟官方伯歸，築露香園，竟異種水蜜桃，種之成林，實大如盤，可重八兩，俗因稱之曰半斤園桃，今大徑黃泥磨一帶，皆種水蜜桃，而顧氏巨桃久絕。

紫山翁善書能琴，於分隸尤妙，所蓄文房精品極夥，如硯則特賞盧阮，大小計百枚，皆有青花，築百花庵以度之，其最愜心者，盧一枚如掌大，以鳥角沈香製匣，真翁山所品水肪也，其藏漢雁足鐘處，曰西漢金

鐘之室。嘗集乾嘉以來題咏。彙刻一編。名漢建昭雁足鏡。致按此器。自王蘭泉侍郎得之西安。後歸孫淵如觀察。星行久度吳門。邱孫武子嗣。淵翁庶出之子。子明。為吾吳石琢堂廉使。繼玉愛培。道光中葉。器存石氏待傳。紫山以百廿金得之。咸豐五年。歸之王雪軒中丞。有論聞今尚在閩中。其他書刻如米南宮書向太后挽詞。小楷。乃世間絕無。僅有墨寶。尾有思翁隨本。字稍大。後有眉公跋。皆墨蹟。并以明人刻石。拓本同裝。思翁臨閣帖十册。亦真迹。南田尺牘二本。改七齋舊藏。又宋拓本蘭亭。孫退谷家藏。肥本。已歸之天府。又宋搨紹興米帖兩册。與海寧蔣生沐家所藏。為一時龍蠟。按南宋紹興時。以內府所藏。南宮真迹。及士大夫家度藏者。句撫上石。共有八册。傳世者祇有此四册。蔣徐兩家。倩名手何衣谷翻刻。雖形模畢肖。而神氣失之遠矣。徐本後為上海備兵黃芳購去。

舊藏康里子山研。紅漆匣。繪五采花卉。并有蒙古四字。在四角。匣為絹胎。入水不沈。研面一瓶形。背刻銘十六字。下書饒子山研。質黃黑色。澄泥不甚佳。中視鹿皮一頁。背面書崇禎某年月。此研於道光乙未春。吾師朱碧山太守自邗江來。會寓吳門半月。太守善指畫。長幅大幅。皆粘於牆。為之兔起鶻落。令人不敢諦視。署款亦懸筆以書。真奇才也。太守為山陰人。其弟曾為江右太守。以耽嗜於煙。罷官。帥因作說海傳。傳奇刺之。余時學畫。遂以子山研及舊拓般若題名為贊。

李中書先生兆洛官鳳臺時。以經術飾吏治。百廢具舉。其親家為吳江吳山子。青翁邀之同往。增修縣志。暇時。訪劉厲王遺迹。土人詛為琉璃王。臺已久墟。碎甃甚多。皆具五色。細膩堅韌。砍之大中研材。小者隨其形。篆作印章。大小不等。山翁能自琢研。佳者。申翁作銘。山翁每於午餐後。令館童攜其檢。後輒印蓋為鄧守之所得。展轉售於澄江陳以和。陳與余為舊交。曾拓以見餉。山翁為漢槎先生後。其家法。但令子孫讀書。入泮不許應鄉試。至今不改。

曹秋舫丈所藏商周鐘鼎彝器。有七十五種。刻吉金圖石。刻以行世。惜款識未據拓本。入後。盡數歸於張雲巖。張償以五千金。事在咸豐初。至庚申。粵寇陷吳。張棄家遠避。所藏諸器。俱為人攫取。至盛市求售。其鑲座裝匣極精美。城復後。吳平齋郡伯得周濟侯蟲一器。此蟲較阮氏所藏完好。洵堪寶貴。後又續得周齊侯中壘。同置一室。署名為兩壘軒。志喜也。秦二世銅權。并闌形。周闌刻兩世詔文。頂刻大魏二字。按大魏。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密邑有大魏山。注曰。大魏之山。其陰多鐵。多美。有草焉。狀如善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蕨。又黃帝大行記。有大魏山在密邑。魏同魏。器高二寸。下廣一寸二分。上廣一寸一分八分。面頂各二寸八分。重漚平六十兩。厚五分半。秦權見之著錄家多矣。此并闌形。則絕無而僅有也。因詳記之。

標按此權今藏吳密中承家。秦權最小而完善者。以次公所藏為第一。絕大者。以吳清卿副憲新得者為第一。小權乃始皇詔書。尤可寶貴。

趙氏美陽權詔兩代。去年所見并闌大權亦兩詔。亦清卿新得者。其餘權量度。詔版大小不一。真一時眼

福。標按次公小權。本余舅氏金嶺華遠秋先生。真翰物。後歸孫淵如。以此為贖。遂歸山樓。

標按次公小權。本余舅氏金嶺華遠秋先生。真翰物。後歸孫淵如。以此為贖。遂歸山樓。癸御銘水揭本。首有鶴壽。不知其紀也。有序等字。吳西村。舊藏。後歸畢潤飛。次公於劫中。在申江得之。後因晉豫奇災。遂以此帖與美陽權同售於沈仲復先生。乘成得價五百金。用以助賑。亦盛德事也。仙壺係長柄。屈曲盤結。人功所造。同於天生。成者。道光初年。吳靜軒以三十金得之。裝潢高供。遂自號仙壺。靜軒家素封。酷嗜金石。所交老輩。有趙晉齋。楊龍石。徐問渠。江桓香。諸君。其弟介人。喜歌曲。曾於虎阜下塘。斟酌橋邊。築長廊水榭。每春秋佳日。遊船燈舫。皆彙集於其傍。乞趙次閱顏其室。曰。類香水榭。昆季各樂其樂。不十餘年。家遂中落。介人所居。祇三四椽水屋。無他痕迹。靜軒則所購金石。雜器。法書名畫。尚羅列可玩。性情曠達。絕不以貧富介懷。自遭大劫。收藏星散。仙壺亦莫可蹤迹。同治初元。余旅居申江。梁溪鄰禹屏。攜一壺。虛來品評。余一見。即知為吳氏舊藏原物。因底及座。皆有靜軒銘。心珍賞小印。王石香師。鐵筆也。禹屏向就錢穀席。亦頗知醫。聞甲子春。仲卒於滬濱。仙壺一物。不知又歸誰氏矣。

仁廟初。玉器尚有年貢。有某姓承辦其事。玉器九種。中有玉押一枚。其家西席某老宿學也。見玉已裝潢。將北行矣。遂作詭辭。乃云。玉押係舊玉。宋做。宋理宗故物也。理宗享國雖久。而陵為元僧所發。豈可充貢。適齋中存有癸辛雜識。備列宋代御押。檢示居停。亟以他玉易去。越四十年。余遊盛澤鎮。遇徐蘭叔。乃知此押展轉在伊處。因於憐問。解下出示。押止寸餘。高紐為塔形。上頂珠級。棧棧。製極樸朴。下且字。滿身紅白。牛毛紋。真尤物也。余避劫在中江。知此押復為紫垣所得。重一把玩。遂鈐三四紙。以歸。押尚完好。惜頂上玉珠微損耳。後歸汪鑑齋翁珍藏。

又漢玉印。一黃一白。黃色者為牛紐。白色者為豬紐。均鑄生肖。乃一對也。董夢圃云。係唐時某公主生肖。致據在某書。今忘之矣。二印始曾質於汪美齋處。兩次輒贖。後乘齋在滬。但見白色豬紐者一印。遂厚價贖歸。惜黃色者不知在何處也。

薛鐘鼎款識。本宋刻石本。余所見乃明人鈔本。及萬曆時。宗室某。中尉。從石本復刊。阮文達撫澗時。得舊鈔本。因令陳仲魚。趙次閣。之。作篆。高爽泉。書釋文。千種。一律同於鑿空。遠不及積古齋款識。據拓本。標刻者。嗣為粵督。始見朱刻本。大悔。奈幕中無何。夢華。朱菽堂。張叔未。諸君。從惠集事。文達意與亦衰。否則粵東西梨。果木甚賤。而刻工亦精。可為而不為。書之顯晦。非有數耶。

標見宋石殘拓本於吳密中承家。若以此等刻。更勝朱本。余亦有稍勝耳。顧南原家藏有九字齊刀。本石芝泉所藏。後歸蘇海樓。李竹明太守赴汀州府任時。舟過吳門。必欲得之。而不果。歸於庚申大劫。

咸豐四年夏。有人從金陵鄉開來。攜古甄一白。云得於城中甘氏。甄四面有邊綫。長。工部營造尺一尺五寸。闊六寸餘。厚寸八九分。黝鐵色。陽文曰。二年某月日。云。造。約十四五字。麻布紋。堅不受刀。外有紅木

巨匠六面刻字。匣面記某於乾隆□年得之西安。餘五面皆乾隆未改古家定為漢武末有建元時博
 植也。索賈卅金。許珊翁。韓履翁皆賞識品。以議直不果。曾邀李錦鴻在舍推拓全文。并匣上題記而還
 之。廣州郡樓置元郭守敬所鑄銅壺滴漏。乾隆末葉。袁閣郵權郡篆。隨園老人以望八高年乘輿至粵。登
 樓觀此壺。有七古一章。詞暢義賅。足資考證。惜於道光中以燒燬洋藥。為外國人取此壺去。數百年名
 物。失去無蹤。吁。標按此壺尚存。余至粵
 曾至雙門底觀之。

余嘗得牙牌。長七寸。一面答應。長隨。一面嚴肅。胡盧式。側有忠字第□號。又一牌曰錦衣衛。長方式。又一
 種曰尙衣局。皆在中江時所購。劫前在韓履翁處見一牙牌長五寸餘。一面御前答應。一面嚴肅。按答應
 長隨為官者。見職官志。御前答應。職官志所未載。又於平望凌氏見唐銅牌二種。一曰牌入印出。印入牌
 出。一曰得入第幾重門。又見銅牌一件。長圓式。約三寸有奇。頂上有眼。一面橫刻豹字。陸百貳拾伍號。下
 刻豹形。一面隨駕。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按此乃明武宗時所
 製。備豹房。屬蹕之士佩用。標按有豹字。致伯伍拾伍號。一牌又有豹牌同式。一面寫牌二篆字。右龍字。伍千壹佰貳拾壹號。左出
 京不用皆屬文楷畫。一面書御馬監。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皆
 武宗時物。又藏一牌約四寸餘。一面大楷書令字。一面北平行都指揮使司。
 夜巡銅牌篆字。兩行。文楷書。篆字。肆伯陸拾陸號。在兩行之邊。為建文時物。

唐王璵傳。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但俗稍以紙錢為鬼事。焚紙錢防於漢世瘞錢。唐代因之。故有寒
 食野祭。焚紙錢詩句。其神而用。寓錢則自璵始。又就日錄。咸豐初年。九龍山側。土人於古墓坊倒處。掘
 得瘞錢一盞。約數千。悉宋孝建四錢錢。
 道光末。賀大令際運。任錫山邑篆時。土人於沿塘岸側。得銀定數枚。狀則如龜。久為泥土所鑿。色則如漆。
 賀君另以銀易其一。重三十餘兩。按其刻字年號。知為宋時落地稅銀。聞潘君椒坡官湘中。亦得宋銀定
 一事。定勝形。長四寸強。重五十兩。文曰潭州大禮銀。云。有年月。鄉民一時鋤地。得二十餘枚。主人皆拓
 文寄惠。今藏其子頌庭處。

定遠方子聽。大令際運。能官回籍後。得金兩定。約濬幾錢山中。氓創地所拾。金為五金之長。久蠶不生衣。
 長不及衣。頂平。下有文曰郢爰。定遠為楚地。爰即鏤之省。豈金作贖刑。謂鏤耶。子聽為之引證。經史撰攷
 一篇。茲不備錄。
 余曾見漢甌一。麻布紋。上有功曹傳送壽貴六字。字極古。亦前人城中甌也。初見時不解。所刻何謂。後閱
 六壬書。十二支神。各有別名。寅曰功曹。申曰傳送。方悟此甌。雖有六字。實則寅申壽貴四字耳。
 唐林緯。乾嘉深恩帖。刻石。不甚厚。較今之書條石十分之四。而上下甚高。六面礪。質堅細膩。帶青色。
 扣之作金聲。尾祇有收藏印數方。刻刀直下。與今之敲刀挺刀不同。其未刻也。壽階皆以香墨由淡而
 濃。推拓至七次。以筒友朋之好古者。後此石歸揚州江氏。價償三百金。壽階不甚顯也。道光壬辰歲。得交
 壽階之婿。翁翁為余言之。並以常時精拓一紙見餉。越十年。泉唐惠秋詔。兆王僑吳。喜金石。酷者閣帖
 類帖。因出林帖相賞云。自來類帖所刻。無出五視樓城石者。其時長男觀從惠游。遂以此精拓一紙贈之。

後讀衡山題跋於趙氏舊山樓。有云。林帖元人跋者五。李側士。去河東人。官侍讀學士。諡章肅。張仲志。本
 內臣。帶學士承旨。邵亨貞。復福。陸人。寓華亭。袁子。蘇崑山人。明初郡學訓導。張子。宜。適長洲人。終宣謀
 大使。請跋。謂此帖即宣和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小璽二。似為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購收
 先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內府印記。即拆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勳。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襲
 去前人題語。此帖或經曹龍之手。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閣監書
 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秘笈字。蓋其家藏也。張仲壽所題。亦云曾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
 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嘗主其家。此跋又為陳氏題者。後歸吳江史明古。繼轉為
 吾師鮑庵先生所得。故余數獲觀焉。按衡山題跋。僅有鈔本。於趙氏舊山樓見之。其記林藻深恩帖極詳
 附錄於此。
 曹秋勳。丈。藏味古齋。碑帖石刻。皆陳葦江。句。撫上石。後家落。乃售於曹。聞粵寇城。改築盤門。以吉金
 圖。碑帖石片。砌城牆。此與明人以開帖木板。改作馬槽何異。洵可慨也。標按吉金。圖。今日
 本有翻刻本極精。

蘇米齋。蘭亭致。纂輯三十年始付刊。而獲本蘭亭未見。宋游丞相所藏。宋拓十種。蘭亭亦未見。游本今為
 海寧蔣生沐。借何衣谷翻刻。所刻石尚在。
 黃球。順南原收。藏漢碑最多。皆著錄辨一書。千碑一律。不及隸篇遠甚。後盡歸彭氏。先叔鴻寶公。與顧仲
 山翁。弟。交。皆假各種帖。臨摹。古色。映面。瓷青。籤泥。金題。識。皆二林先生手蹟。有明初拓本。中明拓本。皆
 為罕見。標按各拓本。今尚在。彭氏原裝未損。
 向子。嘉戶。部。借。亦未獲。至。精。之。品。

平原平復帖。墨蹟。向在真定梁太保家。蕉林相公。刻秋碧堂帖。用以應卷。至乾隆朝。梁氏子孫。進獻於朝。
 因御刻三希堂帖。首卷。王原玉珣。皆東晉後葉也。其蹟後賜成邸。因築詒晉齋。以藏之。道光初。薩湘林都
 統。為成邸。培。甘細心。雙鉤。一本。適郭文端公。任江南學使。薩付此鉤本。囑其。覓。良。工。精。刻。學。使。轉。託
 李中者。山長。刻。石。存。澄。江。節。署。以。較。梁。刻。奚。翅。天。壤。蓋。平。原。真。蹟。全。用。秀。筆。純。是。枯。筆。新。刻。光。潤。全。失
 其真。秋碧堂帖。共八册。世間。向有。可。復。按。也。吳。荷。屋。中。承。有。帖。鏡。余。未。之。見。毛。憶。香。師。曾。帖。考。曾。於。藝。海
 虞。見。之。皆。鈔。本。近。惠。秋。翁。兆。王。集。古。今。類。帖。編。次。成。四。卷。手。書。四。巨。册。搜。羅。宏。富。足。資。攷。證。今。在。虞。山。翁
 吉。卿。處。以。視。間。者。軒。軒。放。家。數。葉。不。可。同。日。而。語。矣。

嘉興程蘭川。司馬。余。畏。友。也。前。需。次。吳。門。時。朝。夕。相。聚。出。示。宋。拓。絳。帖。殘。本。三。四。册。即。庚。子。消。夏。記。中。所
 錄者。每卷。有。朱。筆。小。字。退。谷。翁。手。蹟。也。蘭。川。悉。心。排。比。著。絳。帖。致。及。南。郵。帖。致。兩。書。旋。奉。檄。權。家。江。寧。北
 捕。別。忽。所。藏。宋。拓。碑。帖。及。兩。書。稿。本。皆。攜。以。赴。任。癸。丑。年。江。寧。城。陷。蘭。川。殉。節。珍。皮。各。件。悉。燬。於。兵。惜。哉
 當。道。以。忠。義。奏。聞。得。旨。贈。知。府。恩。蔭。如。例。按。聚。珍。本。絳。帖。致。有。朱。竹。垞。跋。語。亦。殘。本。也。金。台。繫。絳。帖
 釋。文。六。卷。鈔。本。舊。為。張。叔。未。所。藏。余。於。蘭。川。案。頭。見。之。亦。曾。假。錄。於。劫。中。失。去。

越州石氏帖目有唐白文公小楷備載二十七種之目見中興館閣續錄宋陳余在申江得汪氏藝芸書舍藏本乃明人手鈔後為均初易去世不多見之書也

宋陳

楷容拜經樓叢書中有國山碑攷等書皆容宜與時所作碑則親至張渚手攜蠟燭剔於荒郊寂寞之處窮數日之力乃縮撫其文絲豪不苟可謂極詣矣砂壺攷則與老於埤埴之工講求其事兼採輯先輩及同時名人之題咏成書一帙真非易易樓中所藏碑帖書籍字畫因居住幽僻未遭兵火劫有飛苑人結伴至其家捆載至申約直三千餘金蓋與楷客酬酢者皆乾嘉名士不但卷册等可得厚值即往復詩箋尺牘無不爭先購去唐蕙翁得南宋巾箱本老子文子二種又鈔本記明末國初事野史數册

方南堂徵君題聖教序詩黃金裝甲鏡虎賁王孟津按聖教序明翻本有三一為費甲鏡一為王孟津一為吳周生蘇齋云成化以前碑未斷吳周生本有董思翁題跋見容臺集徵君題九成宮碑詩作偽吳兒拙形模似轉非是書皆尖瘦此帖獨爭肥字減求貞吉碑殘說管威句謂秦版也按琢堂先生題跋云當時以北宋精拓本鈎摹入石秦氏為故家大族家多宋板書籍用書之眉頭以程方墨推拓即裝池紙絹錦等亦皆舊藏故可亂真

余曾得董文敏小楷書臨聖教後序有款無印後有錢魯斯兩跋亦有款無圖記
僑寓申江時得元俞紫芝蘭亭真迹用藏經紙書後有跋筆法章草向藏項氏天籟閣有子京款識一行半又有夢樓書楷跋無印記

清熙修內司官帖尾行清熙十二年乙巳九月十一日初白老人得此帖有詩見集中按曹士冕法帖譜系云十二年乙巳二月十五日樵刻上石又曹昭格古要論云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樵刻上石皆誤

嘉定邑令趙北風曾萊陽名士會刻人帖一册專取萊陽一邑忠臣孝子名流法書皆從墨本句樵上石一時名重藝林同聲稱賞越數十年楚北周春田郡侯鏐以名進士守吳郡亦刻人帖徧搜列省忠臣孝子筆墨貪多務得或有為其名重從類帖中轉摹上石者博而不精雁本甚多較之趙君所刻誠天壤矣切後周刻人帖石多散棄適合肥潤子范大令德模宰長洲多方搜覓竟得完全分版平江書院廳事壁中亦風雅之一端也

貝簡翁刻千墨庵帖寶嚴集帖皆元明真迹句樵上石刻手為齋鏡方雲常皆用挺刀法以善刻齊名余前購諸墨亦師貝翁之意取其最遠者然古墨流傳絕少至遠者不過明初若墨史所載從未見過也錢竹汀宮詹墓志伊墨卿書武虛谷墓志蘇齋書金文簡松士墓志紀文達公撰文蘇齋書曹黃門墓志朱文正公撰文亦蘇齋書此四種均選工精刻不爽毫髮向俱藏於某權要家識者比之為半開堂乃石入權門甫逾兩載冰山忽傾籍沒其家碑始推拓傳世

余年十九負笈讀書膠東因得追隨諸老輩在川學齋黃次歐翁出明萬歷時初搨曹全碑并碑陰後有顧南原彭尺木兩跋按南原作隸辨所著漢魏碑皆明搨致佳本共三十餘種後悉歸之尺木先生余獲

交其子仲山丈曾假曹全碑臨摹數月乃兵燹後訪其消息亦罹庚申之劫矣

舊藏冬心翁著作最備其自序一卷用宋紙方程古墨輕煤研印每半葉四行行二十餘或十餘字丁鈔手書精刻古香古色不下宋槧雖在鏡下讀之墨采亦奕奕動人餘如三體詩畫竹畫馬自寫真畫佛共題記五種皆以宋紅筋羅文版研印詩集續集研銘用宣紙古墨刷印皆墨箋作護面狹籤條所未見者自度曲一卷而已標亦見冬心翁用宋紙印所著書神似真宋所著墨也皆光亮耳

仁齋直指狹行細字明初刊本二十册中字本則稍後在中明時

周府補珍方正統十年民臣熊宗立刊黑口每半頁十六行行三十字十二册乾隆朝士人沿明季書帖習氣往往重價購宋元板書以充羔雁而書估點者又割去明之紀元冒為元刻余見過兩部皆割去紀元昨見一部則首尾序文俱全乾嘉時黃蕙圃翁至割每於除夕布列家藏宋本經史子集以花果名酒酬之翁自號佞宋主人同時有顧千里廣所與之同癖為撰百宋一應賦刻入士禮居叢書內
蘭修端溪硯史余親長秋舫翁復刻翁草溪蘇米齋蘭亭考八卷太康張公子次柳復刻於吳門均遭劫片板不存

瞿木夫中潘嘉定名士錢竹汀宮詹女夫官楚湘藩幕其時適開湖南通志局凡金石一門皆木翁獨任排纂工竣後曾抽印百餘部攜歸今所傳湖南金石志是也書約六巨卷不復記其卷數又著古官印攷及吳郡文粹續編古官印攷自漢至唐宋遼金元不知者闕如原本在吳半齋案頭見過翁叔均大年嘗補其闕又推廣編纂唐宋以來符牌攷成書一卷亦未付梓標按此書稿本今藏其同宗印書中書院 有五錄泉山曼生為作圖標按木夫自題室名曰古泉山館 又得元銅象於典肆重四十餘斤又宋拓馬懷素小唐碑小隸書木翁亦題有六七跋今歸南匯沈均初海內孤本也

舊藏右軍小楷金剛經宋搨羅紋箋中闕一葉陳生其補其經文倩吳門吳文玉手裝
左奇士太守藏有宋搨東坡書金剛經小楷為明趙子函舊藏本丁敬身小楷跋及題詩有六葉
盛澤鎮即明人所謂西邨也史明古鑑隱君曾居其地石田翁與有成誼嘗繪西邨圖以贈流風餘韻至今尚存如王勺山之收藏書畫金石曾刻書以傳世顧氏收藏亦夥有宋拓舊館碑最著名係嘉靖年

德朝朝康熙某年修識於册之背面索直三百金曾於紫山寓中見之因議價不果越數年吳荷屋中丞榮光罷官過吳門駐舟平望介翁叔均至盛澤取到亦議價不合但令叔均雙句其碑而還之中丞在蘇日至辟蠶園詳鑿湘舟所藏金石書畫法帖湘舟乃取雙句本上石今在園中

湘舟最好事嘗為貝闕香翁翻刻明初拓七姬權厝志藏於千墨庵中三十年前曾託潤蓀信三孝廉乞其拓本闕翁又有滑臺新驛記却後猶見其拓本原本宋拓極精向藏於石氏清素堂遭亂失去四本留心蒐訪已為嘉興唐文蕙庵所得余嘗向乞與翻本細審並雙句原文以補其闕今滑臺記原本殘拓

已歸潘君鄭質而七姬志則并翻刻本亦不可得見矣。國初博雅中丞有二一爲下令之乃三韓巨族收藏甚富嘗以所藏法書名畫編成書畫彙攷寫樣上板有四十巨冊洵大觀也一爲宋漫堂商邱大家然宋所藏不及下遠矣。

毘陵六逸中有南田詩鈔康熙季年刻後蔣生沐又於法書名畫碑帖中彙集南田詩刻甌香館集均刻入別下齋叢書又取陸梅繁詩稿顧醉經文稿付刻名吳中兩布衣集宋桑世昌蘭亭攷元俞壽翁續攷皆已刻入鮑叢書又稷帖總聞乃汲古閣刻流傳甚少及蘇米齋蘭亭攷八卷出直可壓倒一切吾妻鏡二十四大冊劫後於坊間見過已缺一本聞後爲廬侍郎所得按吾妻日本地名鏡同鑿皆紀其國家之事編年紀月同於中國通鑑此書日本所刻在中國明萬曆時與東醫寶鑑相先後老友翁海郵曾有鈔本並續修之書惜翁已作古末由借觀。

雲栖法苑三十三册原板已失近許中丞乃劉吳方伯在籍與糧道如公山三人發願以原書翻刻奈梨板不易購及至書成刷印許吳二公先後均歸道山如公亦升長蘆都轉三人皆未及日賞佛家以緣字補儲家六經之缺觀於此書益信。

大般若經六百卷向只有鈔本數年前邗江高僧妙空發願刻全藏於揚州泰州江寧江陰常熟杭州六處設局所開經名頗多即大般若經亦已刻過半矣惜妙師但化聞其臨卒時神明不亂且言爲藏經未竣厥工須再入娑婆世界。

宋板翻釋名經義十二册板口與卷尾皆有助刊姓氏乾嘉時刻法苑珠林亦如其例桐西主人以十二金得之甚寶愛惜擬於武穴差次。

二藍集二册明初刻本余得於玉山故家藏書家僅見鈔本標曾見鈔本有黃卷圖

文獻通攷明正德年做宋刻發行小字黑口向不失元人矩矱板口慎獨齋相傳是內府板。

羅仙爲成祖所忌即位後移置南宮遂藉光潛采日求出世之學令人至廬山絕頂雲於壘以蠟封固每當邸中宴屬官時在後室放雲濃厚氣氳至對面不能見人以爲笑樂所著亦不少余曾藏貫經一册乃推廣投壘譜而作雖爲游戲三昧之書而亦見心靈手敏。

明初分各藩府皆有宋本書宋拓帖之賜如周府有袖珍方晉府有唐文粹瀟府有閣帖余曾於藝海樓見過鈔本日錄有百餘葉自太祖至諸王著作皆詳載後來如西亭王孫之博正鄭府世子戴珩之明樂律著樂書一部行世真明天地人之學業者按明時武夫深通經術者有陳第深明詩學者有郭登何地無才正不可以忽視也。

孫淵如平津館叢書及岱南閣叢書皆刻於罷官之後惟袖珍小叢書十餘册刻於山東署。太倉家秋士有鏡齋著銅仙傳兩卷蔡鐵耕世史書有泉齋著泉譜日癡談自三代至六朝爲止上下祇兩卷劉燕庭著海峽論泉絕句共二百首注多於詩三數倍刻鏤甚工字仿宋槧盛子履大士不及也。

明汪文盛等復刊兩漢書祖本爲湖廣離將官校刻于劫後游廬山見於楊濬叟案頭卷首有元人字及葉石林墨迹紙薄而韌極可愛玩聞之老輩云汪文盛尙有史記及三國志惜罕見矣。

吳門陸氏住金大師場藏有南宋本文選子孫頗知收藏秘不示人嘉慶中胡果泉方伯議刻文選假別本開雕校書者爲彭甘亭先輩顧千里廣新影宋寫樣者爲許翰屏極一時之選即近時所謂胡刻文

前塵夢影錄卷下

金石存爲山陽吳山夫著體例謹嚴祇收篆隸向來只有鈔本惟蜀中刻入函海內是書爲李雨邨編纂意在貪多不刻足本沿明未刻書者之弊收藏家在所不取嗣同邑李尙書宗叅大司成時命學正許珊林校刊金石存凡寫樣印訂同乎宋元舊籍蓋不惜重資而所託得人也書凡四册字皆仿歐陽率更體。

任渭長原刻劍俠傳板已失於劫中原本三十三人每人有贊正面繪象背葉刻贊今市中所售刻本皆展轉鈎摹神氣全失矣渭翁畫本最多頗長庵世丈藏有六大册皆昔爲姚梅伯孝廉所繪者題詞皆梅伯所著驚心動魄得未曾有良翁在寧紹觀書時植梅伯久故其家索價三百金出售竟如數與之余在怡園展閱二次其奇絕處真不可思議有觀止之歎。

盧熊蘇州府志四十巨冊狹行細字黑口明初刻本余曾於獨學廬見之其時石琢堂先生正脩府志故插架有此後於藝海樓又見一部乃鈔本。

熙朝雅頌集四十本自國初至乾嘉時彙選宗潢及滿州蒙古奉天諸詩家搜羅殆盡兩江督臣鐵保刻成進呈。

貞觀詩鈔日本使臣朴齊家著吳山長者四主講紫陽書院時校刻兗人藝海珠塵。

選也。陸氏藏本。後歸之虞山楊心如家。今尚無恙。○翰屏以書法擅名。當時刻書之家。均延其寫樣。如士禮居黃氏亭帶樓。秦氏平津館。孫氏藝芸書舍。汪氏以及張古餘。吳山尊諸君。所刻影宋本。秘籍皆為翰屏手書。一技足以名世。洵然。

唐人詩文集最多。吳門繆氏僅刻李太白集一家。亭帶樓續刻呂衡州李嗣等集。顧淵翁更覺得是本。沈亞之等集七家。皆用昌皮紙。晚翰屏精寫。不加裝訂。但用夾板平鋪。以便付梓。余曾訪淵翁文孫河之孝廉。曾一見之。今河之久歿。所居亦遭劫。書樣無可訪問矣。

元刻之精者。不下宋本。裝在中江。見元馬石田集十二册。其紙潔白如玉。而又堅韌。其宋紙元印。余為作緣。歸之宜稼堂郁氏。

庚申四月吳城陷。後越二年。余至虎邱。寓於普濟善堂側屋。偶至山寺。見一室亂書堆積。搜之頗有善本。余擇取二十餘本。內有最愜心者如范文正事迹。祇二十餘葉。字恐與真體。末有孫淵翁題跋。黃蘗翁三跋。淵翁云。此等元大德延祐本。直欲駕於宋刻尋常本之上。紙堅白而極薄。墨色無漆。又小蓬萊閣藏碑刻手書底本一册。寺中僅餘一僧。目不識丁。余以賤價購之。頗沛流離中樂境也。書之首葉皆有印記。知為一樹園中所度。今則池館樓臺。鞠為茂草。非佛家所云壞劫歟。又於沿塘薛文清祠內。得一瓢老人三鳳祝。其時尚有人守祠。壁間石刻。大半蘇帖。乃老人句刻嵌之壁。老人善詩工書。醫亦超出儕輩。先祖少時。曾見其方案。悉蘇體。

先君秉鐸婁東。在道光初元。其時翠華軒陸氏收藏。未盡散失。陸香來茂才。以其曾祖時化家刻所見書畫錄為贊。此書嚴於鑒別。體例較江都消夏錄更精。香來染時證幾殆。得先君治之而瘳。其尊人送扇面册計四十葉。有唐文沈仇董五家山水。及王孟津張二水書。無不精妙。香來云。皆其先祖刻書以後所得。故未著錄。○扇册中又有宗室瑤華道人書畫兩葉。畫為墨蘭。極其清致。書則近作五律一首。中有越若心脾暢。洋煙鼻觀清之句。鼻煙見於題咏。惟此。按鼻煙來自大呂國。用煙葉醱治。愈細愈陳則更佳。不但解瘴。兼可明目。近人趙搗叔之。著書一卷。專論鼻煙。曰勇慮開語。語極精核。

宋板魚元機集。只二十餘葉。大字歐體。乃宋槧之最精者。黃蘗翁得之。裝潢為胡蝶式。後為一達官某所賞。倩許翰屏影標上板。又託改七齋補繪元機小象於卷首。撫本鏤工。不下原刻時為嘉慶中葉。惜其時祇印一次。流傳甚少。達官歸田後。板亦攜去。余僅收得一册。聞壺園汪氏。亦購藏一本。此外不多見也。按此書為松江沈十宰。慈古倪園所刻。余有印本二種。一初印。一後印。初印本名三編入集。乃同刻明本。詳詳宋鈔。後宮詞也。後印本又附錄齊遺稿。補種皆沈氏刻。刻後魚集曾屬改七齋。余亦若見之。册藏黃氏後人。輻則為同年李木齋。盛感得也。

余所見知與更也。

松江沈綺室所刻。宋梅花喜神譜。頗為博雅君子所賞鑒。沈氏家本素封。有池亭園林之勝。改七齋。嘗居停其處。譜中梅花。皆其一手所臨。印本今尚有之。鮑煥飲刻。知不足齋叢書。亦附刊焉。

先叔父鴻寶公賞攜弟子張陸兩生。同至平橋書肆小憩。書買出河東君詩四本。卷帙甚薄。丹黃殆備。係

前塵夢影錄 卷下

河東君手錄底本。中有與松圓老人倡和。及主人紅豆詩甚多。索價四金。訂以少頃。攜值往取。詎叔父歸舍。旅赴會文之約。二鼓始返。翌日。遣弟子持資去取。書買復云。昨日令師去後。即有人來。如數付價取去。人海茫茫。無從蹤跡。叔父為之悵然者累日。

昔在中江書肆。得黃文獻公集二十二卷。狹行細字。筆筆趙體。每卷後有門人宋濂方孝孺校。即錢竹汀宮詹所見之本也。又得程篁墩全集。與新安文獻體例皆同元刻。

金石存吳山夫標著。山陽李尚書家。出資贖許。璫翁重刻。字仿宋槧。紙用扇料。香墨精印。不可多觀。許自刻等澤叢書。亦極佳。其他如折獄龜鑑。疑獄集。皆巾箱本。刻工亦精。

桂未谷曾為杏壇埽地。籍拔來。後行聖公以執照還之。獨去斯役。故有淨門復民。濱井復民二印。著作甚富。均由友人付梓。如晚學齋詩文集。為曲阜令王大槐刻。札樸八卷。為李柯溪大令刻。繆篆分均正續三册。為同人釀金刻板。向藏王葑汀太僕家。續三十五舉。再續三續。皆蘇齋手書。刻於山左試院。說文義證五十卷。初為河督楊以增刻。罷官後。以書板攜歸。今所見者。湖北書局復刻本。

後汪與許爭。刻改汪中途去。許一人任校刻之事。務盡善盡美。刻印林說文校語。隸篇一書。亦發端於未谷。其高足翟文即攻訖。蓋也。余有孟慈手札與陳碩山及子方亦書。頗或印林。實則皆有所見。

泉進士雲。升刻成。今版在霍家。初自翁於康熙癸巳。引疾歸里。將出都時。買得于文定公穀城集。心慕其人。七月初九夜宿舊縣。乃公故里也。夢公投刺見訪。自敘出處。本末甚悉。覺而異之。敬紀一律。亦存集中。

明顧德育手書畫繼一帙。得於中江。亦藝芸齋藏。宋元時故楮。界烏絲欄。筆筆率更法。廿三葉。印章十餘方。用胡蝶裝。宋瓷青紙面。

余在玉峯得鴻慶居士大全集。偽為澹生堂鈔藏。計十帙。每本而葉有那氏藏書銘。棉料紙。藍格。五色綵釘。刀口不齊。據湖州書友云。明代人裝釘書籍。不解用大刀逐本裝釘。以此集相證始信。○又得蒲室蒲庵集。明人鈔本。張忠愍題。雪窖冰天集。寶山李裔生郡博手鈔。

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學趙書。如鮮于困學。康里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輩。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時如官本刻經史。私家刊詩文集。亦皆摹吳興體。至明初。吳中四傑。高楊張徐。尚沿其法。即刊板所見。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狹行細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趙體。沿至宛庵家藏集。東里文集。仍不失元人遺意。至正德時。慎獨齋本。文獻通考。細字本。遠勝元人舊刻。大字巨册。僅壯觀耳。迨至萬曆季年。風行書帕禮書。不求足本。但取其名。如陳文莊。茅鹿門。鍾人傑。輩。動用細字。句分字改。如評時文。然刻書至此。全失古人真而。顧千里擬之同於秦火。未為苛論也。

國初王考功。士謙為漁洋山人之兄。曾選列朝閩秀詩。曰燃脂集。自元明以至本朝。約有百卷。余曾見鈔本六册。後讀明詩綜小序云。燃脂集當時付刊。

標家藏此書原稿本。自一十一册。賦全。詩僅四五七絕。前有宦園氏語。考兩浙地輿細書。皆考功手迹。塗改無一。集之。又見三册。係詞集。不知

前塵夢影錄 卷下

前塵夢影錄 卷下

前塵夢影錄 卷下

前塵夢影錄 卷下

何所歸。此書似無刻本。昭代
遺書中僅刻燃脂集例一卷。

王伯穀集。余曾得尺牘兩卷。談虎一卷。詩文五冊。尺牘中有與馬湘蘭書。其詩即湘蘭作序為之付梓。至談虎則紀事體。因家中舊有說虎軒。遂以名其書。朱竹垞選明詩綜時。尚見湘蘭刻本詩。按陳容齋家。亦藏伯穀手書詩鈔三本。以楠木製匣藏之。為會鼎山房法書真品。惜今已易主矣。
標藏會鼎山房
書畫錄手稿四
大冊。大致似江都館
夏錄頗多別述也。

汲古閣在虞山郭外十餘里。藏書刊書皆於是。今析隸昭邑。劃工陶洪。湖孰。方山。溧水。人居多。開工於萬曆中葉。至啓禎時。留都沿江。孰孰。毛氏廣招刻工。以十三經。十七史為主。其時銀串。每兩不及七百文。三分銀。刻一百字。所刻經史。子集。道經釋典。品類甚繁。當其時盜賊蠢起。毛氏賴工多保家。至國朝初年。亦因此中落。有子三。曰辰。曰慶。曰表。辰字斧季。最著名。即鈔本亦精校影寫。風流文采。照映一時。下至童奴青衣。亦能鈔錄。所藏書多秘籍。後歸之季滄葦。三十年前。在紫珊齋中。見汲古閣山水掛屏。煙嵐幽秀。峰斷雲連。頗有名人筆意。情定為何人所繪矣。

余曾著虛字淺說一卷。又古人別號錄兩冊。自周秦至本朝。由三字至多字不等。猶記別號最長者有二。一為歸元恭。別號曰歸藏歸妹元公。恆軒。昨明歸乎來園公。懸弓。夢朋。頭陀。慶益。山人。一為傅青主。山別號清竹公。他西北之。又西北老人助我者。沈均初為多。自經兵燹。家中書籍蕩然。此兩冊亦一同遺劫矣。

程易疇。田乾嘉時通儒。生有異稟。年四十餘。在都中應禮部試。癘生於首。在面部幾殆。遇一瘍醫道甚精。且兼通太素脈。切脈後云。不但癘證無虞。且享大年。得重名。後就教諭。得嘉定。司錄。著作等身。已刻者。曰通藝錄。詳致百穀。有辨穀老民小印八十餘。始歸皖。又客游南北。至九十餘而卒。瘍醫亦神矣哉。聞其中年以後。於書室中設一方牀如椅。禪家所云臥時。腸不著席。終年伏案。屹屹不勌。或有勌時。則閉目坐於方牀。片刻即健。余按宋人紀事。謂朱子讀書不勌。有多日性相助。可以通夜毋勌。程之異稟。無乃類是。此貝簡翁聞之。鮑濠飲者。濠翁亦嗜者。篇籍過目不忘。夜間偶有所得。即起書之。或校勘秘籍。夜凡三四起不厭。壽亦至八十餘。

反左書。梁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始。自述云。余見而達之。於是座上酬答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為衆中清閒法。今學者稍多。解者益寡矣。敬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皆見法書錄。及鈔定書譜。白門翁叔文。離尹。曾貽余梁吳平侯蕭公神道額大字。反左書。初不知所謂。及讀書畫譜。此額或即孔學士所謂耶。
翹軒寶帚。南唐吉王從謙。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千金。勁利甲當時。按南唐後主。極講究書法。故有金錯刀。撮襟書。撥鐙法。錢鈞鎖諸體。見書畫譜。
肥阿詩成。肥阿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唐末李建勳。送八分書與友人。

詩。此種書法。今不傳。或即如冬心翁之深審耶。
於申江見宋名人手跡千金冊。皆劫前在韓氏寶鏡齋見過。以繆文子寓意編證之。皆合冊。首為宋徽宗楷書。所謂瘦金三折筆也。中有小米行書一幅。精采照映。凡席范文正尺牘一幅。硬黃箋。粉印落花流水。所書是雪浪箋。良可寶貴。惜李西臺三幅。已壞去一幅矣。
四明郡城樓榜。望海郡人。初求梁山舟學士書。嫌氣局弱小。殊不壯觀。適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遊鄞。都人士亟求書之。懸榜之日。於樓設器。器皿純銀。飲罷。即徹以持贈。可稱豪舉。郭頻迦論書。有不見堂堂望海樓之句。即指此事。

白玉蟾墨迹。紙本手卷。國初馮文安。藏有自跋四段。卷中多道家言。又宋高宗杜詩真迹。堂上不合生楓樹一籍。字大寸許。藏經牋。墨色如漆。以上兩種。均在申江見之。時壬戌之秋。四郊多蠱。無心購藏。作雲煌過眼觀耳。
將湘帆。金壇人。書十三經。李松雲。書十四經。將書裝潢於邗上。高制府督經進得旨。以冊頒入國學。刻石陷壁。賜將以國子監學正銜。士林榮之。李後官至海撫。
萊陽姜如農。崇正辛未進士。壬午擢禮科。以言事觸首輔怒。謫戍宣城。自稱宣州老兵。又自號敬亭山人。滄桑之後。吳子與購得宣州老兵牙印。即姜氏故物也。方其戍宣城時。築名流歌咏贈行諸作。合刻一本。約百有餘葉。名荷戈集。其長編。當鼎革後。不居熱地。在虎阜築室。起樓名諫草。後有鶴洲水常流。飼鶴種花。不入城市。善畫山水。絕似雲林子。兼工詩。有鶴洲詩一卷。集與詩二種。世不多見。余先後購有二書。因綴錄之。
標曾為山王康生前遺墨。頗宜城荷戈圖。本畫軸首坐石上一支橫石間。

繡象畫。以宋葉列女傳為最精。顧抱冲得而翻刻。上截圖象。下截為傳。彷彿武梁畫象。人物車馬極古拙。相傳為顧虎頭繪。元槧則未之見。明代最為工細。曾見人鏡陽秋。及鄭世子。載屠樂書隋煬帝史。元人百種曲首奏。水滸傳首本。隋唐演義首奏。皆有繪畫。
國朝則高壽盛典。南巡盛典。首奏圖象。係上官竹莊山水。皆石谷子畫。即圖書集成中有圖數十冊。悉名手所繪。鑄工絕等。自兵劫以來。此種珍本。均不得見矣。
石濤山水。名聞畫林。以顧氏所藏長卷為壯觀。卷有三丈餘長。高二尺餘。吳荷屋中丞鑒節數賞。且云。是同鄉里。以他書畫易去。借幅式過大。不便展玩。

真州尤貢父。一字水郵。嘗得宋周種石鏡。後入慎邸。未幾。歸於天府水郵。每憶此鏡。即寫一圖。腰以花卉題句。始友。石鏡乃天生石。刻劃成鏡。上有銅鑿。銅荷葉蓋。
竹爐圖。明初王孟端畫。贈聽松庵僧。爐在明時已煨。僅存畫卷。自明初至本朝。題者不少。康熙乾隆兩朝。六飛南幸。山僧持以乞題。親瀧宸翰。賜之。永為鎮山至寶。當時屢從宗潢貴胄及文學侍從之臣。皆有題咏。山僧會彙集刻成一書。名竹爐題咏。皇六子奉純廟命。手摹此卷。并錄一時題句。詎乾隆某年。山僧報

寺遭火災卷亦遺失中丞某遂據以入告旋奉命取皇六子摹本付寺僧永守今越百餘年又遭兵燹未
知此圖猶存否

黃鶴山樵立軸紙本思翁兩題一在書堂一在邊思翁屢臨稱之稱之曰優鉢曇花傾倒之至矣向在吳
門繆文子家後為毛一亭孝廉慶孫所購晚年歸之春暉堂劫後為陸誠齋所得余念宋元筆墨留於世
間者日少曾假來靜觀懸之於神明鏡一日晤對之際真如親履鉢曇也

王石谷為張超然名畫畫節圖九年始成張為閩中名士僑居虞山工詩有集石谷又有吳門繆谷圖
浪浪亭圖曾藏藝海廬還山圖手卷在澄江陳以和家卷中題咏有一二百家誠鉅觀也余家舊藏周忠
介公遺仙記今亦在陳以和處嘉慶初年蒲沃亭先生任吳郡教授公為淮陰名士品端學粹著作等
身先祖為刻南園吏隱詩存一編其及門弟子最盛先君年甫二十有奇亦從之游見壁間懸李香君小
影神采如生屢瞻願焉公疑有欲得之意即命以李象輟贈先君未敢冒味攜歸越兩年公捐館於任而
無嗣其培茅孝廉登居學署深知其事卷此畫軸以付先君辭曰心喪方切且師之嗣君未立門弟子豈
可將遺物分取亟以原物璧返此象未知歸於何人後數年竟有人攜侯公子小象求售者深悔二象不
能合璧以成佳話故侯象亦未購標按侯象為吳氏華遠秋先生所得後贈馮卓儒觀察今不知在否

五同會畫卷見於韓履丈處畫李賢吳寬王冕吳從陳明史皆有傳

吳江汪宜秋女士題郭頻迦水邨圖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邨卻與圖中不似萬梅花擁
一柴門頻迦因之更請叔美畫萬梅花擁一柴門圖名家題辭甚衆同時聞秀著名者吳門有金繼繼王
梅卿曹墨琴梨里有吳珊常熟有席佩蘭歸佩珊上海有趙玉淵江有方芳佩孫令儀毘陵有錢浣
青皆卓卓可傳者相傳乾嘉之間文昌星掃牛女度故閨秀詩詞極一時之選

唐末貫休和尚精於畫理余嘗見紙本十六應真像立軸墨筆所繪法相光怪其衣褶如作書懸鉞垂露
力透紙背裝潢用景泰法琅軸頭此軸向藏紫翁處劫後歸於沈均初

先二叔父得先大夫醫學真傳室中懸紙本墨筆呂祖像一軸約八尺高道貌清嚴長髯連鬚精神充足
得未曾有衣褶亦粗壯朱津里翁昂之山水名家見之拜倒云此軸雖無款然的係宋元法派惜礙於庚
申之劫

王孤雲大明宮圖卷墨筆斷畫彖分縷析左右高下方員平直曲盡其妙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黃左田
尚書錄得之琉璃廠宋紙所繪首尾完好惟元明人題跋盡遭割截或飛兔狡獪臨摹別本以真跋欺人
耶黃公以重直購歸自跋文有五六段庚申劫後皖南北蹂躪尤甚而此卷無恙展轉歸弁山某氏按王
孤雲本名振鵬字朋梅永嘉人官至漕運千戶元仁宗眷愛之賜道號孤雲處士圖繪寶鑑道園學古錄
紫桃軒雜綴皆著錄

中興瑞應圖卷六段南宋蕭照畫每段有隸書贊隔之初為吳子與所得後歸沙子春畫士子春歿後畫

又易王矣

汪秀峰先生於雍乾時富而好禮所交皆知名士凡金石書畫無不好而篤者為古今印嘗集漢印

曰漢銅印叢皆古銅印皆巾箱本同時諸名家所刻者曰飛鴻堂印譜五集二十巨冊又纂古今印曰集
古印存十六巨冊下綴刻人姓名書以羅文燧精印又有秋官印萃六冊曰退齋印類四冊皆同時友朋
制作其最小者曰錦囊印林小僅寸餘云嘗得宋錦被而因製為囊盛之前序後跋下如印存之例注印
質為人參珍珠珊瑚馬腦水晶白玉各名色於劫前購得兩部皆四卷其一歸之朱小瀛太常均一為凌
翁華常易去而皆無錦囊此先友黃心翁云舊有印譜十一種并續周櫟園印人傳

朱太常為海寧名士碧山先生之子家有初拓塔銘整幅四折為冊前有松靈子畫賞碑圖一時題咏
者皆乾嘉名流庚申大劫吳城破太常殉節於井一與卒糾同人舉出之腰間懸一漢玉印有司馬字三
字白文與沈均初孝廉為太常之門生因至鶴沙歸之後嗣子郭甫至滬多方移其匿至在滬設奠均
初以玉印歸於郭甫亦文房中之佳話也

許珊翁權篆精儲老友姚紫垣少尉贈以松談閣印史兩冊前後有蒙叟梅郵諸老題詩跋語皆墨蹟
並贖以一漢鏡文曰許氏作竟大吉羊左龍右虎云遍體青綠硃文亦精潔真兩京制作珊翁得之
狂喜紫垣為柳橋翁子世愛金石文字吳氏所得承安宮鼎即其家舊藏物

劉燕庭翁喜海金石苑六大冊又有小本金石苑皆是官私印譜中有陳友諒據湖廣江西時所錄印
與曰江西諸庫中藏有一印曰統軍元帥府
印外國內方云是陳友諒印得於鄱陽湖中

潮西自丁蔣奚黃陳諸人以鐵筆擅名自成派派皆得漢印精髓用切玉法頗露鋒穎至曼翁又參以鐘
鼎碑板然發泄殆盡矣後此則趙翁次閱之環以三世家傳又得陳秋堂翁指授次閱妙在不盡守師法
所以入化繼之者閔然矣次閱翁嘗云其法謹守繩墨而石印邊款空前絕後余嘗得魏稼生手拓邊款
印譜其用刀鋒卓立而以石宛轉就之所謂正鋒也分行布白不須落墨自然精整如小唐碑

曼公任溧陽時以官幣緩解為胡果泉方伯微取上省文極嚴厲合署皇皇謁見時方伯略問數言即款
入書齋云有友人惠我五色青田石印係巨材而完善的明時出土必得名手如君者方不辱此舊物
曼公云東裝恩選未攜刻刀微諸幕中雖有而嫌刃薄材小乃假諸木工已而奏刀若然頃刻即成方伯
大喜懋藉云欠解款已與幕友商略撥他款填解矣

篋中舊藏汪尹子圖彙集漢印一冊皆私印之精者尹子徵產家素饒以好古好客中落精於篆刻挾其
技奔走南北自名卿以至山人墨客多其製印因得漢印名沙關喜與己名同乃改沙為汪以自詔於人
在林鶴田奉之前與稷情齊名此印後在嘉興黃錫蕃處黃酷喜古印有續古印式一卷今亦不多觀

伊墨卿太守善善分隸而精於鐵筆其所用印皆手製與桂未谷太令同不買為人刻印桂初為國
子監學正有文學祭酒一印後登甲科選漢令遂以此印轉贈王鐵甫學博○未翁性情高簡井獨

子監學正有文學祭酒一印後登甲科選漢令遂以此印轉贈王鐵甫學博○未翁性情高簡井獨

不肖爲人刻印，亦輕易不肖應人求書，皆自撰楹聯云。頗與不解周旋人飲酒，雖爲未識姓名者作書，吳殺人祭酒書之，懸於齋中以示取恐之意，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蓋小池河刻壽石軒印譜，首有翁賈溪序，所標皆三希堂法帖名人印。至元代而止，後附明人諸印，形模畢肖，賈溪云：近人賞鑒古書畫，有懷疑處，每視印章以定是否，今鈎摹名印，不爽毫髮，何從辨真雁耶。道光時印紐，以徐漢馬文爲最，馬文之祖，與沈南蘋爲友，凡螭虎蛟龍走獸各形，皆南蘋畫樣，徐漢奏刀，徐本木工之雕花者，後竟以製紅檀名一時，余在中江，得一象牙胡盧印，印紐枝葉絲蔓牽引小胡盧，制作極精，下刻雙紅豆館款爲子滿。

余曾得青田凍石小印，石僅五分，扁方，長不過三分，而雕平鑲鑲龍，闊邊，鐫朱文九章二字，知爲耿庵先生故物，又得艾葉綠青田小印，長八分，石極明澈，中含綠艾絨，下刻竹徑二字，陽文，何派刻極深，知爲葉文莊故物，以上二石，皆青田中絕品也。

龔定庵禮曹自珍，以重價得淡玉印，文曰：健仔妾始，鶴頭篆白文，無紐平頂，頂刻雲鳥，陽文平地，玉色紅白，又得唐天寶銅造象，而陽文佛像，背如碑式，小楷陰文，即張芭堂金石契中壓卷者，後玉印歸之粵東潘都轉，德與今藏海山仙館，銅造象爲梁太守恭辰所得，劉方伯嘗海頭賞之，太守印持以獻，旋奉調署台州府，隱以報之，爲吳中丞文鏡所劾，列入彈章，若好足以累人，即金石玩好，亦被吏議，可不慎歟。

橫濱錢映江綺生有夙慧，亦且神悟過人，嘗造渾天儀，世稱其智，又著有鈍研危言，其家舊藏大小二玉印，兩面刻字，大者曰：取彼誰人，投界豺虎，自文曰：迫生不若死，朱文此指盧忠肅象昇及楊武陵，嗣昌高監軍，起帶諸人，小者曰：大夫無境外之交，自文孝者，缺忠而成，朱文此指袁襄感守遼陽事，同邑幕客許德士刻，時在戊寅秋冬。

廖經世家，趙夢白刻贈左忠毅，光斗後爲左青士購得，因刻左氏雙忠集，一爲忠貞，一爲忠貞，皆從四庫本翻刻。劫前有周櫟園詩箋冊，印章疊疊，中有大印，文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用趙州和尚語已奇，或曾任青州道而刻此耶，又見金傑尺牘，下鈴一印，曰：軍漢出家，蓋已易代後，在丹霞與人書耶，又武虛谷明府，博雅者古，著有授堂金石跋，及假師金石記，嘗見跋古帖鈐一印，文曰：打番兒，漢打作打爲假師，今時，曾管杖京營步軍統領番役，上官恩觸和致齋相國怒，遂嚴劾之，武雖以此罷官，而直聲徧內外矣，余按吾子行三十五舉及績舉，皆謂古印祇有姓名與字，唐宋稍著齋室名，元時尙無闌入成語，至明代則某科進士某官職，無不詳入，衡山有惟庚寅吾以降印，以生年值寅，文二水嘉印曰：肇錫余以嘉名，文三橋郡博影印曰：竊比於我老彭，均按切名字，運用成語，然非漢印正軌也，有謂文氏昆仲名，皆石田翁所取起筆，士字祝之作士大夫云。

藏嘉禾金鄂巖比部家，趙味辛司馬，似玉有詩并小序，攷定爲明宣德御賜胡皇后之章，一則刻雅熙世，人亦朱文，四周狹邊，湘舟云：此乃明世宗鑿，湘舟最博雅，其說必當有據。

田黃本福建壽山石，出諸田阮者名田黃，自國初耿藩駐閩，始搜括山林，爰有將軍洞芙蓉巖之石，石具五色，曷書亭集中有壽山石屏歌，毛西河徵君集中有後觀石錄，專論印色，印紐，以尙均制作爲第一，楊玉璇次之，皆國初名手也，余在中江，得一紅壽山石，橢圓印，合長三寸，高二寸，上下相等，兩面陽文，六龍皆五爪，中刻三鳳形，陰文，側首空處，署款尙均二字，八分書。

張希黃耳消息小笥，一事留青，陽文，漁父攜一釣竿，釣絲之末，小魚一尾，作撥刺，形極生動，腰間繫一捕魚笥，旁有句曰：風約雨霏，無數蜻蜓立釣絲，下署希黃子兩小印，通體去地，陽文，此法今失其傳，按錢竹汀宮詹記周山人傳，所記即芷巖刻竹云：吾邑自朱松隣父子以書法刻竹，厥後有沈兼吳之瑤周，乃始諸人，山人以八十九歲卒，族子笠，字牧山，兼能書，蕪海廬有竹人傳一冊，所記濮仲謙張希黃諸家極詳。

沙神芝嘉禾名手，精篆隸，能於筆筒內刻書畫，余曾藏紫檜香筒一事，內刻陶靖節小象，一古松偃臥，頗得勢，題曰：撫孤松而盤桓，其款刻於筒底，青赤金填，光澤可鑒，僅高三寸餘，徑八分餘，真絕技也。道光中葉，有徐某居城北，用馬腦厚刀，押胡盧，陽文，管見所製有三小兒圖，蟋蟀圖，册子，凡蟲及牽草，小兒注視狀，一垂髻，一作小髻，一雙髮，面目各異，而陽文突起極句，勒不見一毫斧鑿痕，如天生成花文者，其蓋即用本身之頂，或海棠或葵花瓣，刀削之稍仄，捺上提攜不墜，聞其性情孤僻，終身不娶，若酒不與人共飲，偶製一枚，成攜出，即爲人購去，大率一金一枚，得直即沽酒獨酌，須酒盡，再製室無長物，囊無餘資，絕不千入，品亦高矣，惟胡盧須北產方佳，每北客來，多購備用，生平不肖收徒，故無門弟子得其傳，惜哉。

吳門推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潮禾馬傳巖能之，六舟得其傳授，曾在玉佛齋，爲阮文達公作百歲圖，先以六尺巨幅，外廓草書一大壽字，再取金石百種，推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以不見全體，著紙，須時乾時溼，易至五六次，始得成，裝池既成，攜至邦江，文達公極賞之，酬以百金，更令人鑄一石印，曰：金石僧贈之，陽湖李錦鴻亦善是技，乃得之六舟者，曾爲吳子苾，劉燕庭，吳荷屋，吳平齋，諸老輩所賞識。

四書書精絕如寫前年已分贈諸好古者，一在吳憲齋世文處尤精。

透光鏡見於藝海屢有三器。天氣晴明，以鏡面向牆，背文菱花及各細花紋，歷歷映於牆上。顧湘舟云：此藥法也。先鑄菱花形與細花紋，更以銅鑲成圓形，用藥塗面，一映日光，則全體畢現，非真能透光也。其說備載於明何孟春餘冬序錄中。此書分十二支，為十二卷，加閱一卷，因檢書證之，良信然。此法失傳已久，好古家或蓄之，不獨顧氏。其時價每器不過八千文，明郎仁寶續七修類稿卷七內，亦有透光鏡一說。大理石本唐之南詔洞中所產，有五色彩，或其山水人物草木鳥獸等形，皆銅鉛之氣纏之也。其地在西南偏僻，人物少，而山川靈秀，乃鍾於石。其佳者，質色如玉，細膩無疵。道光年間，阮文達公督滇黔，伊莘農里布為雲撫，采石最多。阮公歸田後，築石畫書，屢以度之。標按文達著最巨者為五尺屏，綠蘿藤蔓滿幅，洵巨材也。間有僕輩竊出者，曹秋舫丈懸重直購之，聞有四石，約尺有咫，分具四時山水之景。秋丈題句於其上。借王石香師鑿精刻，今存閩中王氏。

吳子與於劫中得彌勒佛象一尊，木身高僅寸餘，坐像，非柏，非黃楊，雖老於木工者亦不識。為元末名手某所雕，造贈倪高士者。高士有文記之，予惜忘記書名矣。像底有款，佛坐於蓮花座，花瓣長短不齊，亦不知為何木。最下層為碧玉，三層皆用繩繫定，未敢拆卸細閱也。又項子京墨檀同心和合，檀身純黑，夜視有金絲隱約，木工云：此種細木，久不至中原，盒橢圓，底蓋高低相等，兩而陽文，刻百荔枝，包以錦緞，皆陽文，荔之花紋各不同，百荔枝取百利之意。項子京嘗吞一伎，仿工精造此盒，并製銘文曰：玉比德蘭齋契，縮同心永勿替。下款子京父項元沅墨檀。佛象與合今藏沈氏欄園。

陳柏君云：元明人多用水印泥，此法失傳，曾用蜜以意為之，終不如法。然內而部院，外而督撫，印泥皆用紫粉，亦以水調非油硃也。余按格古要論云：用蜜調硃最善，紙素雖久，色愈鮮明。今內府用寶以蜜，兩說合參，信乎蜜調水調皆可。若製以油硃，則不適於用。近人罕知。

吳子苾先生所得紫泥封最多，不下數十百種。余昔在藝海屢及吳冠英翁兩處，見過拓本。標按近來此物出土不少

余藏有七枚，吳白華云：年希堯為九江監督時，燒窯多倣古式，其色青，名雨過天青。壬申癸酉間，在九江唐樞使英幕，唐所造紫泥亦精，著有陶說一卷，所載法頗備。按希堯為堯堯之弟，朱笠亭大令，亦著陶說二冊，鮑澆飲刊仿袖珍式。

咸豐五年春，怡公良與花公沙納隨帶司員，差至江南辦理中西換約事件。怡公曾任粵撫，道出昆陵時，屏去曠從，往訪某觀察舊居。某曾為粵海關道，怡頗與之契合。時觀察已故，僅見其文孫。因在書齋小坐，見腰簾一銅器，長方形，上有銅索繫，遂命解下細玩。上有外國字三四行，怡公稍解夷字，轉詢其孫。此器何名？答曰：不知，以其無用，姑以代簾押耳。怡公懷之去，酬以百金。為讀書背火之資。後吳次齋與怡為舊賓東，曾而詢此器何名，究有何用。怡公云：銅紐皆螺文，旋轉可開，中藏小銀圓一枚，四面皆有外國字。瓶頂螺旋幾重，瓶中滿裝西洋身燥，帶微綠色，味酸入腦，此煙母也。如有佳煙乾燥無味者，用紙條擦

如燈心，稍滲水，染煙母少許，插入乾煙瓶內，十日味即回潤矣。道光廿四年後，海禁大開，西洋輪船入口，有此煙母異品，然器不多，價亦珍貴。公自言撫粵時，與此共見過兩次。云：次齋轉以告余，如此可為談柄一則。

秦學士承業為中丞公承恩介弟，官侍講值上書房。一日召對於某暖閣，奏對詳明，仁廟天顏和霽，授以馬腦煙壺，壺係巧色名手瑯刻，一面蘭亭山水景，一面刻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皆陽文，跪承諦味，贊瑯工之精美。上曰：試對此，學士即以若周之大訓天球，河圖赤刀對，上極賞其敏捷，即以煙壺賜之。蓋鼻煙自由本朝始興，暗寓頌揚，不逾尋刻，尤人所難。歸田後，越數十年，至同治初，恩加贈閣學，補證文格，蓋追念甘盤舊學，不遺在遠如此。

余嘗見藏經匣，匣以漆皮為之，無縫，不可開，和傳古羅漢寫藏經鋼其中，長三寸許，闊二寸許，厚不盈寸。正面畫佛象一尊，背及四旁俱有梵書，西域喇嘛僧僅識其半云：此大西天字也。彼中奉為法寶，流入中國者七部，四部藏匣內三部藏佛腹中，好事者啓其匣，壞其一，今在人間者六部，此其一也。佩之水火盜賊不能傷，罔兩末不能害，匣為李州李牟山庶常家藏，見敬業堂詩注。初自有歌。

古刺水出古刺國，水樂六年進中國，紫銅匣，上刻分兩，至乾隆時稱之分兩不少，有達官曾啓之，匣內有薄金帖之，揭去帖金則見水，色黑如漆，而香滿一室，取少許和酒可飲，染衣可經月香不退。隨園老人家曾藏有此水，說見詩話七卷第十九葉。又自撰詩集中有歌，末句云：心腹腎腸一齊，古今雖有互市，而此種方物無之，殆即外國香水耶。頗何以越百數十年，分兩不減也。或謂分兩不減者，由於帖金能生水，理固可信。

金絲薰香煙名也。見姚旅露書，姚為明末人，煙草避山嵐瘴氣，海濱人常吸之，崇禎朝禁設煙草，老友何竹香司馬士耶最博雅，藏善本，書潤紹籍，而發解於中州者，嘗示余竹煙管一枝，銅質銅斗甚巨，一斗可容淡巴菰一兩有餘。上刻直款曰：崇禎四年春，□□堂置，想其時須坐而吸之，以防頭暈云。後見黃唐堂之傳集雜記，典試粵東時，在途曾吸淡巴菰云云，可見乾隆初年，吸煙者尚少。

朱郎齋文藻碧溪草堂叢中，有妝域長歌，自序云：是明神宗宮人兒戲之具，於知不足齋見有人求售，是雕漆所製，上刻神宗年號，今來涉上黃小松署齋，出示所藏，乃珠象牙為之，其體圓徑二寸五分，而平底稍隆起，正中有臍，六稜凸起，臍中卓一錐，長三分寸之一，粗如燈心而不銳，可使兒上旋轉者，即此錐也。六稜周刻小楷字，自右而左，順讀曰：甲寅年七月二十四日造，李德仁蓋萬歷四十二年也。六稜之外，雲氣繚繞，仙山樓閣，琪花瑤草，下有二鹿，文顯而不深，其正面則樓館山樹人物，皆鏤空飛動，窺處大小二艇，舟子相待，老翁翹然攜琴，童子繼至，主人謂宜作詩紀之，中有句云：無如大事荒於嬉，玩弄江山任假遊，傳一二世乾坤傾，欲立錐無尺土踐。正如此器旋轉，圓軫都付浮雲變，又樊榭老人手藝，亦有妝域聯，近人嘉禾沈孟廬所著孟廬札記，亦有記妝域一條。

宋冕无咎書鏡銘，武子聚壺，孫生映雪，雪亦易消，壺亦易滅，惟此銀缸，不疚其光，黃簾綠帳，水夕燈煌，經

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此鑽火。用物因時制宜。亦推陳出新。椰瓢產於粵東。好事者製為鼻煙盆。銘文頗有可取者。如一瓣香。清鼻觀。芝蘭味。足品玩。又聞根不斷。香若連。瑣仙之人。分可稱鼻祖。又能以鼻飲。可代喉舌。又可祝嘏。同眉壽。通開根。期不朽。又飲以鼻。噴雲煙。清虛境。樂長年。片雲莫彈鍊。歎無魚味。外味。通清虛。魚形以上諸銘。並皆佳妙。特彙錄之。

余游幕新陽時。見骨董家有寄傳鐵筵一枝。上鐫文云。梅花弄。鐵龍精。鳳琶和。入杏冥。仙乎仙乎。聲冷冷。旁刻鐵筵道人自銘。銘辭甚古。惜不知為何人所製。故未購存。

甘枸杞。產平番縣。縣在甘肅極邊。往往生於番子界內。土人乘夜往竊。頗不易得。余曾見之。大如鈕扣。色鮮紅可愛。

於潛久無光。今仙居縣所產天生光。大者僅如龍眼。堅硬紅蔓屈曲。切開有朱點。不必煎已清芬滿座。咸豐庚申。台州土人攜之申。江價銀每斤三兩六錢。吾吳穹窿山。天生者亦佳。茅山亦有天生光。其最高處曰石門。亦不能常獲。先君司鐸金壇時。有同年虞雲翁。曾以茅山真光見遺。并示以驗之法。以紙粘窗。

糯米。以不透風日。不露雨雪。故色變而質不腐。且相得石碑。有東吳陸口。將魯肅字。傳為魯肅所寄。其地在

荆州。當時邸閣儲蓄。為軍中要事。亦有備無患也。按黑米。可治腦證。齊子治所撰見聞錄中。曾著錄法。以九蒸九曬。開水送下。即愈。余因乞得少許。以備藥籠中物。又同時所拍。更有箭鏃。上鐫肅字。篆書陰識。米為魯藏。則與箭鏃相合矣。余亦乞得一片。今并藏之篋中。孫淵如五松園文集。中有阿井說一篇。

云。濟水重於他水。而阿井為濟水伏流。更重於濟水。用黑驢皮煎膠。以之入貢。九州各有井。今祇存青兗一井。東阿縣主鑄膠。良惡不同。厲樊榭詩云。家家門外賣阿膠。其膏者之多可想。佳者必得選材精良。煎至七晝夜。始鎔化無滓。其色渾而黃者。為小。米子汁收。膏色透明者。為陳酒收。膏色微綠者。為菊葉汁收。膏去痰生新。為女科中聖藥。真無上妙品。余少時游雲間。晤蘇素山。其妹為陳雲伯大令文述夫人。中

年後。奉道辟穀。曾服阿膠數年。精神轉健。而色較以前尤勝。○按程魚門沈初梁夢華有阿膠聯句詩。申江蠶蜜餞。牌名波羅蜜。莫知其出處。後閱明史職官志。光祿寺甜食房。官者掌之。端治饌果。以供佛前。名波羅蜜。方悟鋪家牌名。即用此典。雅馴可愛。

一兩黃金值五千。囊空欲致坐無緣。朝來忽荷盈斤贈。補貼貧官俸兩年。康熙壬辰年。參價如是。見敬業堂詩註。

麥之為蠟。乃自無知為有知。邱蚓為百合。乃自有知化無知。方其欲化時。屈曲土中。蟠結如繭。已具百合之狀。語載宋鄭景雲齋筆談。又按明繆仲流本草經疏亦云。陽羨山中。白頸邱蚓。至深秋。則蟠結為百合。他處則否。余及門許生。陽羨籍。其先製在張渚。以修墳住丙舍。時已十一月。見土人掘地得百合二斤。

遂購以貽余。小如胡桃。形則平扁。瓣如黃豆。色則全白。其臍則邱蚓泥也。余時得不寐。以之煮粥。味殊不苦。疾亦頓愈。聞潘辛之客游中州。亦購彼處百合帶歸。其形小如盞蓋。色亦微黃。殊不飾觀。而味頗可口。亦能已痰嗽。證其兒塵生。曾以告余。故附錄之。

昔年與邛州牧神木王子。命論談及在蜀時。曾辦漢南金桂貢。以備皇上。薰單夾衣之用。封以黃綾袋。上印朱字。漢南金桂。花乾如通草。不似江廣所產。又曾進藏解達賴喇嘛俸銀。刺麻賞以白氈細巾。一分泥藏。佛兩尊。藏香。普洱茶等物。藏中銅佛最多。凡窗櫺間。偏處皆是。取擲所不吝。哈達亦作哈答。皆達賴手結之。而口誦經呪。蜀中最貴重。云。可值五十金。刺麻。年例為貢品。云。大西天僧圓寂後。皆火化。釋教謂之涅槃。事畢。取灰和泥。用銅範印成。繫之。可解兵火。溫厲之厄。又有一種丸藥。用牛羊酥和青稞米粉。刺麻如和圖克圖。和圖什圖。或碎經呪。以手丸之。如芝麻大。儲於銅瓶。供養佛座旁。能治肝胃氣及外科諸證。傾出散粒。服之。即愈。所可異者。瓶丸傾出少許。旋即長滿。但不可瓶罄耳。

明時賀蘭山。未入版圖。故玉器遠遜本朝。錢塘汪師韓。韓門經學中。詳載其說。後與嘉禾陳子茂主簿。同在虞山。藉子茂為乾嘉時詩人。梅岑先生哲嗣。會官嘉峪關巡檢。專管玉石稅。凡上料石子。色極白者。內皆有璞。用重包囊。駝負進者。最為上等。次則用柳條編為筐。筐其色黑青不等。皆山料。賀蘭山有三河。一產白玉。一產黑玉。一產青玉。業此者。名撈玉戶。每年例應輸玉稅。官為經理。稅銀頗有盈餘。巡檢一年可得五六千金。子茂承之。半年官盡。充實。雖抱關未秩。而竟作調劑。美差。例僅半載。即瓜代。亦官途中之異境也。

少時讀田山靈夢野書。有雞蘆一物。後見陳定生。真秋園雜佩。及徐霞客滇游記。亦均載之。劫前。余游幕虞山。於僧房中得符一。其形如地菌而特大。色白。煮熟與雞肉無異。固知山靈毓秀。凡山水佳處。皆產之。不獨滇黔絕無人跡處也。惟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歲生於此山麓。明歲則無有。且初出土時。即有牧童樵子。採掘急售。連一日。色香味俱變矣。聞宜興春山。亦生此物。小僅如錢。色如燕支。經宿即壞。名竹茹。余未嘗過。

老友丁復堂刺史。上第福州人。嘗餉我貢餘天生茶。名水仙。活火石泉。淪之名。副其實。每瓶重一兩。直佛銀五錢。其茶纖細如繡花絨。色香味俱備。洵上品也。又貢餘大柚子。頭長大。祇八片子。小而少。味甜無渣滓。非今市肆中物可比。

砂壺。至時李四家。尙矣。本朝鳴遠專製瓜果式。當世推為絕作。然見千載一時。壺有觀止之狀。壺為張叔未解元。經所藏。名人題咏極多。詳載順安小章。同時有吳桂客。著有陽羨茗壺攷。桃溪客語等書。陳曼生司馬。嘉慶在嘉慶年間。官荆溪。幸適有良工楊彭年。善製砂壺。勛為捏勢。不用模子。雖隨意製成。亦有天然之致。一門眷屬。並工此技。曼生為之題其居曰阿曼陀室。并畫十八壺式與之。其壺皆皆藉中友。如江鶴香。郭頻迦。高爽泉。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為之者。銘字須乘泥半乾時。用竹刀刻就。然後上。火雙款。則信幕中精於奕刀者。加意鑄成。若尋常貽人之壺。每器祇二百四十文。加工者價須三倍。越三

五三

五二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十年上海罌子治應紹欲燒沙壺情鄧符生至陽羨監造子治善蘭竹有詩書畫三絕之稱符生則善篆隸所製雖不逮曼壺然留傳不多市中亦以之居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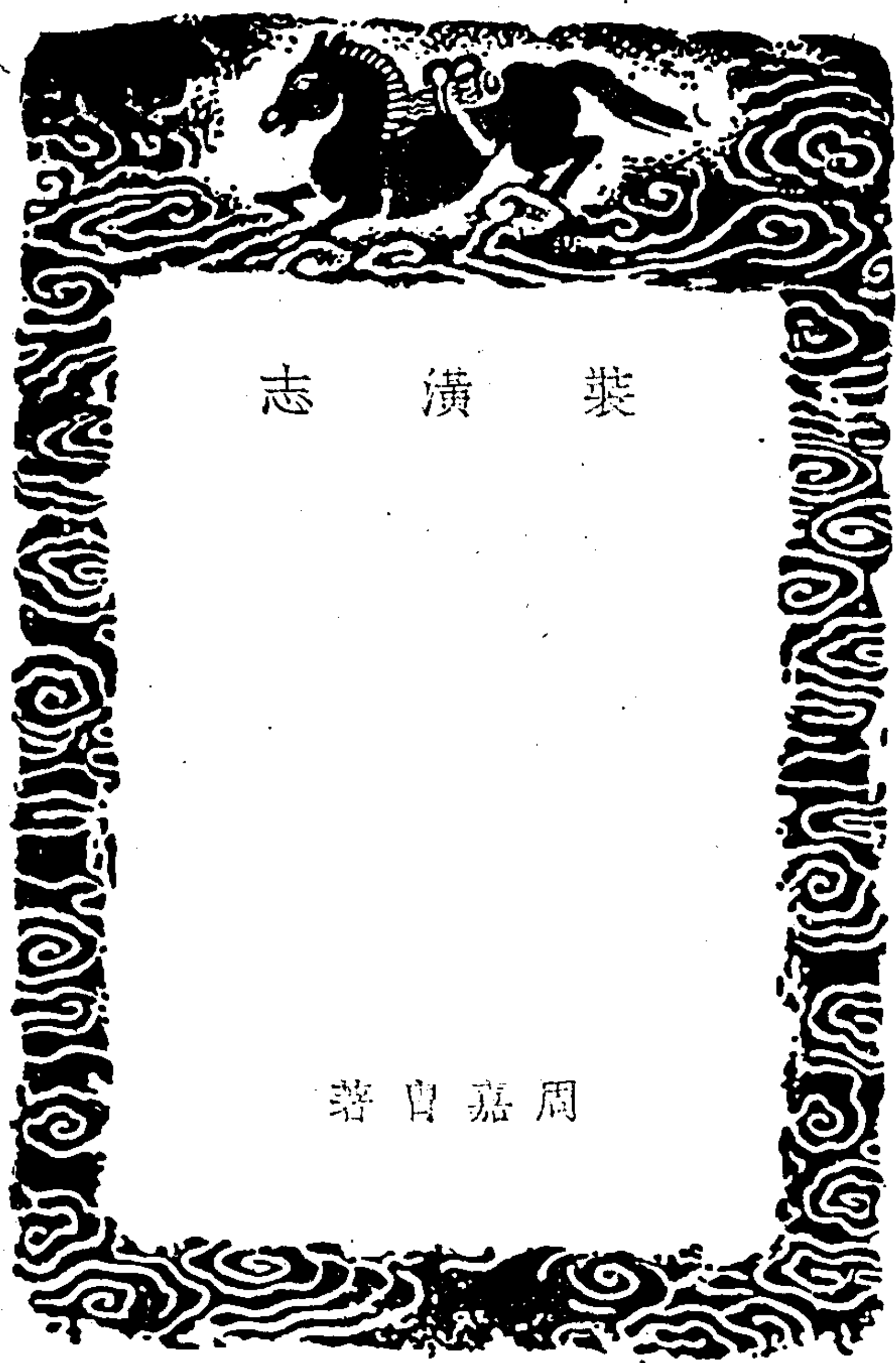
砂壺既以宜興擅名銘文亦多有可取者如姚之制搏之工自我作非周種石鍊苦而旨直其體公孫丞相甘如醴汲直月滿則虧置之座右以爲我規邵月此雲之腴渣之不隱橫豈勿輕短褐其中有物傾之

活活百納獨忿去渴眉壽無害合權宜春日強飲吉春勝春何供供茶事誰云者兩丫髻古春光熊熊氣若虹朝開闔乘清風飲虹井養不窮是以知汲古之功井闢以上諸銘皆頻迦步青梅史及曼公自製竹

見於彭年壺式圖中又有錫合丁寧改注茶經錫合一勺水八斗才引活活詞源來壺斗飲之吉匏瓜無匹瓜形蟹眼鳴和以牛鐸清牛鐸天茶星守東井占之吉得茗飲非形衰白石泛綠雲一瓢細酌邀桐君

一面畫石老曼翁頻迦書合之則全借壺公以延年延年笠蔭喝茶去渴是一是二我佛無說笠形作胡盧畫悅親戚之情話胡盧鴻漸於槃飲食行衍是爲桑苧翁之器垂名不刊飛鴻天雞鳴寶露盈天雞燃天漿潤渴墨合

斗時大彬手製砂壺余見過甚多僅記最佳者兩壺一刻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細瀉起一則正面刻負耒而行道凍餒而守仁十字陰面刻一耕夫攜一小兒長白鶴參仙藏



裝潢志

周嘉曾著

裝潢志

清 淮海周嘉曾江左著

聖人立言教化後人抄卷雕板廣布海宇家戶頹習以至萬世不泯上士才人竭精盡于書畫僅賴精素以傳而精質素絲之力有限其經傳接非人至兵火喪亂微爛蠹蝕豪奪計賺種種惡劫百不傳一於百一之中裝潢非人隨手損棄良可痛惋故裝潢優劣實名迹存亡係焉竊謂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是以切切于茲探討有日頗得金針之秘乃一一拈志願公海內好事諸公有獲金匱之奇梁開之秘者欲加背飾乞先於此究心庶不虞損棄俾古迹一新功同再造則余此志也敢謂有補于同心冀欲策微勳於至藝以附冥契之私云

古迹重裝如病醫

前代書畫傳歷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苟欲改裝如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隨劑而斃所謂不藥當中醫不遇良工甯存故物嗟夫上品名迹視之匪輕邦家用以華國藝士尊之為師師猶父也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實書畫不可不究裝潢

妙技

裝潢能事普天之下獨遜吳中吳中千百之家求其盡善者亦不數人往如湯強二氏無忝國手之稱後

裝潢志

裝潢志

雖時不乏人亦必主人精審于中參究料用盡善一一從心乃得相成合美俾妙迹投胎得所名芳再世功豈淺鮮哉

優禮良工

良工須具補天之手貫蠶之精靈惠虛和心細如髮充此任者乃不負託又須年力甫壯過此則神用不給矣好事者必優禮厚聘其書畫高值者裝善則可倍值裝不善則為棄物詎可不慎於先越格趨承此輩以保書畫性命書畫之命我之命也趨承此輩趨承書畫也

賓主相參

好事賢主欲得良工為終世書畫之託固自不易而良工之得賢主以聘技更難其人苟相遇合則異跡當冥冥降靈歸託重生也凡重裝書善如超劫還丹機緣湊合豈不有神助耶而賓主定當預為酌定裝式彼此意愜然後從事則兩獲令終之美

審視氣色

書畫付裝先須審視氣色如色黯氣沈或煙蒸塵積須洗淋令淨然洗淋傷水亦妨神彩如稍明淨仍之為妙

洗

洗時先視紙質鬆緊絹素歷年遠近及畫之顏色微損受病處一一加意調護損則連托紙洗不損須揭淨只將畫之本身刷油紙置案上將案兩足墊高一邊瀉水用糊刷灑水淋去塵污至水淨而止如微氣重積汚深則用枇杷核浸滾水令定洗之即垢污盡去或皂角亦可用則急將清水淋解枇杷皂角之餘氣否則又為畫害慎之洗後將新紙印去水氣令速乾為善

揭

書畫性命全關於揭絹向可為紙有易揭者有紙薄糊厚難揭者糊有白芨者猶難特在良工苦心施迎刃之能逐漸耐煩致力于毫芒微渺間有臨淵履冰之危一得奏功便勝肥水之捷

補

補綴須得書畫本身紙絹質料一同者色不相當尙可染配絹之粗細紙之厚薄稍不相伴視則兩異故雖有補天之神必先煉五色之石絹須絲縷相對紙必補處莫分

襯邊

補綴既完用畫心一色紙四圍襯出邊二三分許為裁環用糊之地庶分毫無侵於畫心

小托

畫經小托業已功成沈疴既脫元氣復完得資華扁之靈不但復還舊觀而風華氣韻益當翩翩逾上矣

全

古畫有殘缺處用舊墨不妨以筆全之須乞高手施靈友人鄭千里全畫入神向為余全趙千里芳林春

裝潢志

三

曉圖。即天水復生。亦弗能自辨。全非其人。為患不淺。

式

中幅如盤張。連四大者。天一尺九寸。地九寸五分。上玉池六寸五分。下四寸二分。邊之闊狹酌用。小幅宜短。短則式古。便於懸挂。畫心三尺。上下者俱嵌邊。太短則挖嵌。用極淡月白細絹。畫如設色深者。宜用淡牙色。取其別于畫色也。小畫天一尺八寸。地九寸。上玉池六寸。下四寸。大畫隨宜。推廣式之。惟忌用詩堂。往與王百穀切論之。百穀經裝數百軸。無一有詩堂者。小幅短。亦不用詩堂。非造極者。不易語此。

覆

嵌費必俟天潤。裁嵌合縫。善手施能。

覆背紙必純用蘇料。厚薄隨宜。亦須上壁與畫心同。燈過瀉水潤透。用糊相合。全在用力多刷。令紙表裏如抄成一片者。乃見超乘之技。或用上號竹料連四。以好蘇料紙托。為覆背用亦妙。竹料研易光。舒卷之閒。與畫有益。切忌用連七及扛連。

上壁

上品之迹。無甚大者。中小之幅。必須堅貼。若橫貼。則水氣有輕重。燥潤有先後。糊性不純和。則不能望其全勝矣。上壁值天潤。乃為得時。乾即用薄紙粘蓋。以防蚊蠅點污。飛塵浮染。俾壁逾久逾佳。俾畫歷陰晴。燥潤。以副得手應心之妙。

下壁

上壁宜潤。貴其滋潤。下壁宜燥。庶屏无患。燥潤失宜。優劣係焉。

安軸

安軸用秫米糲子。加少石灰。鍾粘如膠。以之安軸。永不脫落。灌漆汁者。軸易裂。又易脫。

上桿

軸桿檀香為上。次用婺源老杉木舊料。採取木性定者堪用。杉性燥。檀性濕。他木無取。須令木工製極圓。整兩頭一齊。分毫不逾短度。捲則無出入之失。

上貼

畫貼用鱈魚背式。余開用方而委角者。靠裏一面令稍凹。以適圓桿之宜。此余究心之微。而然繩墨如不能金銀者。銅條亦可。須稍粗。加磨拭。堪用。圈眼勿大。大小一同。轉脚入木。上貼亦不易事。如人著冠。切須留意。瓊瑤在握。自亦可喜。再展菁華。則色飛神爽矣。若不三雅。酬與亦須七盤。煎心。

貼籤

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瓷藍紙泥金字。殊臻莊偉之觀。金粟殿次之。長短貼近。圈繩處。毋得過與不及。此定式也。

包首易殘。最為畫患。裝機始就。急用裝函。

染古絹托紙

古絹畫必用土黃染紙托襯。則氣色湛然可觀。經久逾妙。土出鍾山之麓。因近孝陵。禁取艱得。染房多有藏者。最忌橡子水染紙。久則透出絹上。作斑漬。可恨。舊紙浸水染。俱不堪用。

治畫粉變黑

畫用粉。或製不得法。或經穢氣熏染。隨變黑色矣。生紙用粉。猶易變黑。用法治之。其白如故。法用白淨鹼塊調水。即浣衣者。以新筆塗黑處。不可使暈開。將連七紙。置蓋捲收。過半月取看。其黑氣盡透連七紙上。如未退淨。再如法治。輕則一二次。退年久者三四次。無不潔淨如新。再用新烹淡茶塗一次。以去鹼氣。

忌

覆背紙切不可接縫。當中舒捲。久有縫處。則磨損畫心。

手卷

每見宋裝名卷。皆紙邊。至今不脫。今用絹折邊。不數年便脫。切深恨之。古人凡事。期必永傳。今人取一時之華。苟且從事。而畫主及裝者。俱不體認。遂迷古法。余裝卷。以金粟殿用白芨糊折邊。永不脫。極雅致。白芨止可用之于邊。覆紙選上等連四料。潔而厚者。鋪過則更堅。緊質重。包首通後必長托。用長案接連。之。如卷太長。則先被前半。壓定俟乾。再被後半。必以通長無接縫為妙。研分極光。卷貼與卷心桿用料。不多必用檀香。卷貼兩頭刻凹。些須以容包首折邊之痕。視之一平可愛。帶帶用金銀撒花舊錦帶舊玉籤。種種精飾。纒一入手。不待展賞。其潔綴璀璨。先已爽心目矣。綾緞包袱。或用匣。或檀或木。或漆。隨畫畫之品而軒輊之。

冊葉

前入上品書畫冊葉。即絹本。一皆紙挖紙。今庸劣之跡。多以重絹。外折邊。內挖嵌。至松江穢跡。又奢。以白綾外加沈香絹邊。內裏藍線。逾巧逾俗。俗病難醫。願我同志。格遵古式。而刪今陋。但裏紙層層用連四。勝外用綾絹十倍。朴于外而堅于內。此古人用意處。冊以厚質為勝。大者紙十層。小者亦必六七層。裁折之條。後同碑帖。

碑帖

余於金石遺文。尤更苦心。每拈一碑。授裝。心力為竭。先錄真文。器定每行若干字。每字若干行。及接頭年月。首尾附題小跋。前後副葉。皆擇名箋。一一畫定程式。然後恭親貌。婉言致之。裝者之能。惟在裁折。折須前後均齊。裁必上下無跡。裁折善而能事畢矣。碑已條悉。帖亦如斯。

墨紙

碑帖本身紙。或藤或竹。及搨法或烏金蠟翅雪花等色。俱一一染搨。配同一色裝成。則渾成無跡。

硬殼

碑帖冊葉之偉觀。而能歷久無患者。功係硬殼。工倍料增。不敢屬望于裝者。余裝有碑帖百餘種。冊葉十數部。皆手製硬殼。糊用白芨明礬。少加乳香黃蠟。又用花椒百部煎水投之。紙用秋闈收卷。純是膠料。價等劣紙。以之充用。可謂絕勝。開用金箔紙。擇風燥之候。用厚糊刷紙三層。以石研之。疊疊如是。曝之烈日。乾以大石壓之。聽用。其堅如木。但裝者艱難。而可永無蠹蝕脫落等患。帖冊賴此。外護內獲。無咎功莫大焉。各種綾絹。隨宜加飾。

又方

糯米浸軟。搗細濾淨。淋去水。稠稀得所。入豆粉。及篩過石灰。各少許。打成糊。以之打硬殼裝帖冊等用。更堅。外面裝裏。仍用麪糊。切記成器後。初年須置近人氣處。或牀榻被閣上尤妙。不可令其發蒸。待一年後。於中藥性定。其堅如石。永不蒸蛙也。

治糊

先以花椒熬湯。濾去椒。盛淨瓦盆內放冷。將白麪逐旋輕輕上。令其慢沈。不可攪動。過一夜。明早攪勻。如浸數日。每早必攪一次。俟令過性。淋去原浸椒湯。另放一處。卻入白礬末乳香少許。用新水調和。稀稠得中。入冷鍋內。用長大搗槌。不住手搗轉。不令結成塊子。方用慢火燒候熟。就鍋切作塊子。用元浸椒湯煮之。攪勻再煮。攪不停手。多攪則糊性有力。候熟取起。面上用冷水浸之。常換水。可留數月。用之平貼不瓦。候候不宜久停。經凍全無用處。

用糊

表之於糊。猶墨之於膠。墨以膠成。表以糊就。膠用善則靈液清虛。糊用佳則捲舒溫適。調用之宜。妍媸攸賴。良工用糊如水。止在多刷。刷多則水沁透紙。凝結如抄成者。不全恃糊力矣。如墨用膠輕。只資鏗擗之力耳。

紙料

紙選涇縣連四。或供單。或竹料連四。覆背隨宜充用。余裝軸及卷冊碑帖。皆純用連四。絕不夾一連七。連七性強。不和適。用連四。如美人衣羅綺。用連七。如村姑著布。夫南威絳綉。登歌舞之筵。方藉錦綺以助妍。豈容曳布越趨。以取村姑之諷。

綾絹料

宣德綾佳者。勝于宣和。糊窗綾其次也。嘉興近出一種綾。闊二尺。花樣絲料皆精絕。乃從錦機改織者。固書畫之華袞也。蘇州執傘。以之作天地。有接縫可厭。須令改機加重定織者。堪用。白門近亦織綾可用。但花不高拱。須經上加一絲絨為妙。屢語之終不能也。絹用蘇州鍾家巷王姓織者。或松江絹。皆可為挖嵌包首等用。天地阜綾雖古雅。不耐久。易爛。余多用月白或深藍。

軸品

裝 潢 志

九

裝 潢 志

軸以玉雖偉觀。不適用。犀為妙。余以牙及紫檀。情漢仲謙。做漢玉雕花。開用白竹雕者。及梅綠竹斑竹為之。又命漆工做金銀片。漆漆及諸品填漆等。製各種款樣。殊絢爛可觀。皆余創製。

佳候

已涼天氣未寒時。是最善候也。未備之先。候亦佳。冬燥而夏溽。秋勝春。春勝冬。夏防蠶。冬防凍。

裱房

裱房避地溼。而憚風燥。喜溫潤而愛虛明。裝板須高。利畫壁。必安地屏。杜溼上蒸。

知重裝潢

王介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裝潢。延強氏為座。主賓贈貽甚厚。一時好事。靡然嚮風。知裝潢之道足重矣。湯氏強氏。其門如市。強氏蹤跡半在介州園。時有汪景淳于白門得王右軍真跡。厚道儀幣。往聘湯氏。景淳張筵下拜。授裝功約五旬。景淳時不去左右。供事甚謹。酬贖甚賚。又李周生得惠山招隱圖。為倪迂傑出之筆。延莊希叔重裝。先具十緡為聘。新設牀帳。百兒豐給。以上資待之。凡此甚多。聊舉一二。奉好事者知寶。其重裝潢如此。

紀傳

吳人莊希叔。寓白門。以裝潢擅名。顏頤湯。強。一時稱絕。其人慷慨慕義。篤誠尚友。士紳樂與之遊。咸為照拂之。然以技自諱。不妄徇俗。閒應知己之請。謬賞余為知鑑。所祈弗悞。往余之吳門。攜希叔之製。示諸裝潢家。希其彷彿。效為之。皆噴噴歎服。謂非希叔不能也。信芳草晴川之句在。孰能續為黃鶴之題乎。

又

吳中多藏賞之家。惟顧元方篤于裝潢。向荷把臂入林。相與剖析精微。彼此酣暢。元方去世後。值徐公宜為南都別駕。時與余有同心之契。公宜聰穎過人。賞鑑精確。所藏無一偽跡。時獲倪高士幽洲寒松圖。莊希叔為之重裝。公宜喜不自勝。謂何以技至於此。余曰。不待他求。而氣味于人有別。公宜深賞氣味二字。曰。非孫陽之鑑。安別追風之奇。

題後

前所條列。頗極詳嚴。蓋為古跡神妙者。氣脈將絕。倘寄托得人。便可超劫回生。再歷年月。垂賞于世。豈不偉歟。故余切切整心。不辭煩澁。若近代庸迹。尋常付裝。何煩深究。但有切要二條。裝主必自經心。托畫須用絲紙。自備之。庸工必以扛連紙托。或連七紙。用扛連如藥用砒霜。永世不能再揭。畫命絕矣。連七如用輕粉。雖均是毒。尚可解救。扛連雖與絲紙等價。庸工必不肯易。此可痛恨者一也。又畫心勿令裁傷。庸工或因邊料不敷。裁畫就邊。或重裱時不揭邊。從裏裁裁。又將新邊箱進一分。畫本身逾整。致傷款印。所可痛恨者二也。苟無此二患。雖劣裱器式。尚可保畫之本身。拈裝者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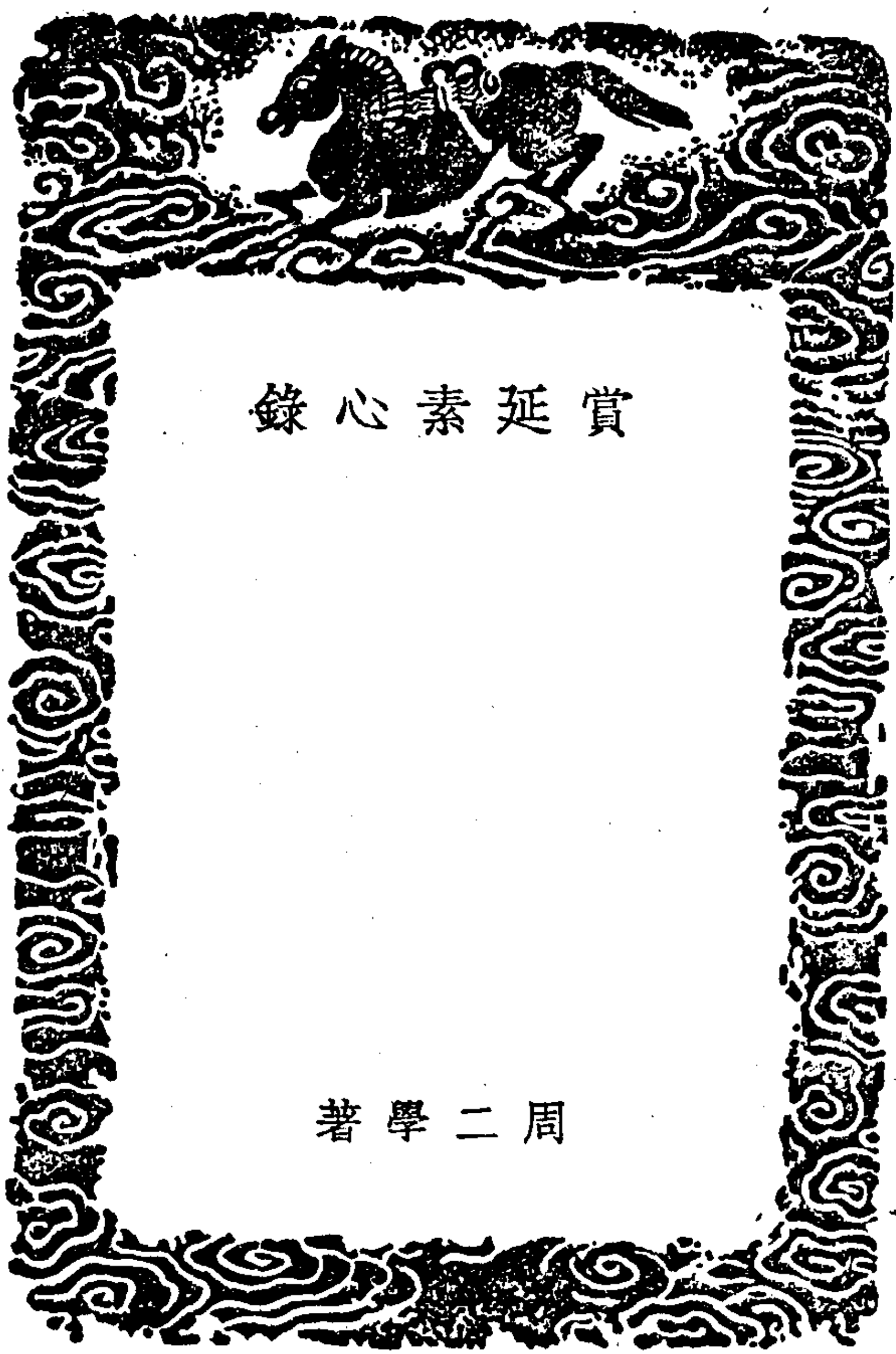
裱背十三科

輟耕錄云。畫有十三科。裱背亦有十三科。一織造綾錦絹帛。一裱板等件。一抄造紙劄。一染製。

裝 潢 志

一

上件顏色。一糊料麥麩。一糊藥礬蠟。一界尺裁板捍帖。一軸頭。或金或玉。或石或瑪瑙。水晶。琥珀。沈檀。花梨。烏木。檀盤品用。
 之。一糊刷。一較鍊。一條。一經帶。一裁刀。數內關其一。則不能成全畫矣。其糊刷裁尺。亦皆有
 名。糊刷機輓者謂之平分機。硬者謂之糊架。大小得中者謂之黏合。狹小者謂之寸金。裁尺極等闊者曰
 滿手。次等曰三指。又次等曰兩指。最狹者曰單指。



賞延素心錄

周二學著

唐內府書畫裝潢匠則有張龍樹、王行直、王思忠、李仙丹輩。要皆良工好手。宋思陵秘閣龍大淵曾純甫審定。目力雖短。而標購諸錦綾桿軸名色不一。各務精麗。見於周公謹氏所記。蓋古人留心游藝。不欲苟簡。如是。若收藏之法。如趙希鵠洞天清祿所載。亦可謂之詳且密矣。藥坡居士有丹邱之鑒識。兼清閨之儲藏。此錄十則。悉經講求。自出新意。誠寶墨之金湯。繪林之干城也。張彥遠云。非爲無益之事。又安能悅有涯之生。海內不乏雅流。得此亦悅生之一助云。雍正甲寅嘉平月廿有一日。樊樹鴈鵞。

顧長康所畫清夜游西園圖。流傳至唐。河南褚公親爲裝背。宋郭若虛猶及見公題記。郭有圖畫見聞志。特詳錄焉。米海嶽以詩題大令帖後云。龜辭雖多手屢洗。卷不生毛誰似米。蓋自矜其裝背之妙也。故每得劇跡。必手自瀉灑塵垢。界運楮灑。始入於笈。卽他氏收蓄有入意者。亦躬與背飾之。如蘇澈家蘭亭。張仲容家張曲江語身。較之寶章待訪錄。可較也。而自藏顧畫維摩像。標識虎頭金粟字。玉牌亦李伯時手琢以結緣者。他如梁之虞和。唐之盧元卿。武平一。張彥遠。宋之趙叔益。元之周公謹。陶南邨。遇法裝名飾。皆謹其條件款樣。以薦嗜古之士。嗚呼。是諸公者。豈好爲不憚煩與工藝之流較優劣哉。良以粉墨雖微。古人之神理所注。大可以輔治道。益神智。小可以破囂亂。浣俗氛。至精忠奇孝之點畫。高隱名賢之皴染。又不待論矣。慨夫日月愈遠。楮素之朽糜愈深。求裝潢好手如湯翰。凌假父叟者。已渺不可得。況李仙丹、張龍樹、姚明、陳子常其人者耶。致使煙雲黯沮。花鳥深愁。良堪痛悼。吾友周君深憂之。於是酌斟修飾之法。自揭洗至懸置。凡得一十件。雖未盡與古合。要若已試之方。一一悉有成效。今而後收蓄家人儲一帙。按法而治。庶不恣俗工莽匠之掃塗塗割。豈非審自賞心之快舉乎。先是予從曝書亭簿錄中。見有明人周嘉胄裝潢志一卷。亟欲傳寫。忽忽未果。今得受周君是編。精而不苛。簡而有要。知彼周郎自當退避三舍也。雍正甲寅仲冬十六日。城南友愚弟丁敬頤首拜撰。

書畫鑒藏。矜重自古。梁之虞和。唐之徐浩。武平一。皆品目精盡。鑒入毛髮。自茲以降。惟君有雅好者。屈天下之物力。金題玉躒。照曠一世。寒門素士。能講求雅玩者。蓋難之矣。周君藥坡。讀書稽古。以其餘力。爲鑒藏者。定爲裝潢十則。一一精到。不可移易。知其賞會者。微矣。它日過武林。將盡發其藏。而縱賞之。引滿狂叫。一大快事也。椰邪王澍書。

前哲已往。其所留貽。僅此殘墨數點。護之當如頭目腦髓。顧裝潢委諸凡手。收置則又鮮會見之。往往令人氣塞。吾友藥坡先生。清真好古。誦鑒淹遠。其於銘心之品。旣性命以之。復著爲此說。以戒好事。觀其立論。開發淵深。如昔人創物。必造微而後已。蓋深者不能使之淺也。至於題識繁蕪。引據罕據。初不省度。疥癩滿紙。尤可惋痛。讀王都尉云云一則。向所失物。取次得之。快絕快絕。乾隆丁巳清和。玉几弟陳撰書。

不用者。上下及兩邊宜用白。大畫狹邊。小畫闊邊。如上嵌金黃綾條。旁用沈香皮條邊等。古人取以題識。鄙意劇踏審定。未宜疥字。此式不必效之。短幅尺幅。必用仿宋院白細絹獨幅。空嵌其上下隔水。須就畫定分寸。不得因齊開之高卑。意為增減。更不得妄加膠池。軸首用蘇薄落花流水。舊錦為佳。次則半熟細密縹絹最熨貼。撒竹即狹畫。必釘紫銅四紐。實金黃絲繩。縛用舊織錦帶。軸身用樹木規員列空。軸頭覓官哥定窰及青花白地宣瓷。與舊做紫白檀象牙烏犀黃楊製極精樸者用之。凡軸頭必方鑿入柄。卷舒才不鬆脫。不可過壯。尤忌纖長。

橫卷引首及隔水。用宜德小雲鸞綾。膠池用白宋綾。藏經綫。或宜德鏡面綾。如宋元金花粉綾。雖工麗。卻不入品。邊用精薄藏經綫。闊止三分。其法以綾裁七分條。兩頭斜剪。再斜接一分黏畫背。餘對折緊貼卷邊際。則邊狹而有力。不但能護畫。且無套邊蘇脫之患。矮卷用如前白綾鑲高。然後接藏經綫。次用細密蘇薄院絹作邊。或染皮條黃。或縹色。亦如前邊法。復背忌健厚。止用精漫溼縣連四一層。卷首用真宋錦及宋絨。然不易得。即勝國高手翻鴻龜紋粟地等錦。亦精麗。軸用白玉西碧為上。犀角製精者。開用之以備。一種須縮入平卷。才便展舒。勿仿古臨出卷外。古玉籤雖佳。但歷久則籤痕透入畫裏。為害不小。不用舊織錦帶作縛。寧寬無繫。冊葉用宜德紙空嵌。或細密縹白二色絹。忌綾縹。幘若扁闊。必仿古推蓬式。不可對折。面用真宋錦為上。次則豆瓣縹。或香柃作胎。黑漆退光。費方平。勿委稜角。面籤用藏經綫。或白宋綾。隨作篆隸真行書標題。不得鐫刻。

賞延素心錄

錢唐周二學藥坡著



書畫不裝潢。既乾損絹素。裝潢不精好。又剝蝕古香。況復修陳藏弄。件乖位置。俗流心神。妙蹟蒙塵。庸愈桓元寒具之厄。此編法不遠古。制匪翻新。旁及器用。藉以供養煙雲。豈殊寶護頭目。世有真賞之士。定知寓目會心。法凡設雅。取吾家草廬之言。名曰賞延素心錄。

裝潢書畫。好手難得。倘幸購劇蹟。兼獲法裝。即縑楮蘇脫。宜斟酌修整。不可重背。至古人寸楮尺璧。流傳後世。完好者什不得一。惟治積年微白。揭去背紙。正托白粉平案。用秋下陳天水。滿洗。治屋漏黃跡。亦如前揭托。先用前水瀉滲。次清澄艸盤結。依跡輕吸。跡既浮動。即斜豎案。再用前水。淋漓遞灌。并塵垢盡出。按揭洗良法。能不損粉墨。不傷古澤。若紅黑微點及油污。皆之雜毒入心。不能去也。

補綴破畫。法備前人。無可增損。惟有經標多次。上下邊際。為惡手濫割。必須覓一色紙。絹接闊一分。才不逼畫位。要之。書畫以紙白版新為貴。若紙弊墨滲。無論近代。即晉唐宋元。短赫有名之蹟。亦當減色。畫背紙用元幅。精勻漫薄。溼縣連四種熟。兩紙合一。糊就風乾。視畫之長短闊狹裁割。勿以零剩補湊。交接細止一線。稍闊便橫梗畫面。托畫亦用前紙。更揀密膩者。不但質朝護畫。它日復標。且易揭起。可供書畫家揮染。標用宜德小雲鸞綾。天地以好墨染絕黑。或澄月白二垂帶。不必泥古墨界雙線。舊標亦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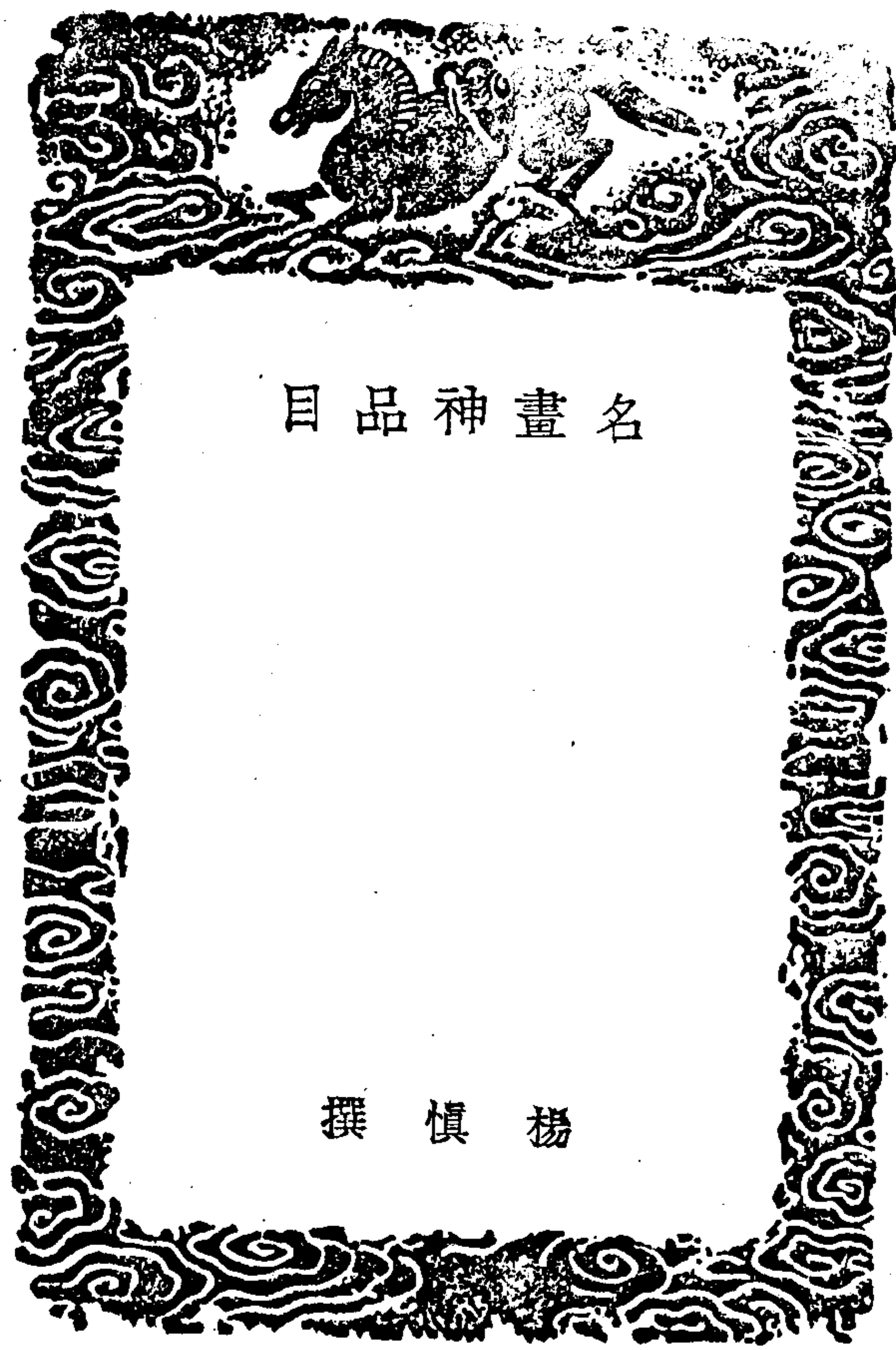
王都尉刻句德元圖書記印書畫。米海嶽辨出元字脚。趙集賢跋定武蘭亭。董宗伯猶議其不識唐彥猷。適知跋尾印記。精確最難。今人鑄法庸劣。考據踳謬。每好附名短赫。正如佛頭著穢。徒貽識者噴筍滿案也。

銀錠畫。制雖古。卻不入品。須合兩頭柄。平如一字。或作鎖殼形。更須外凸中凹。四棱略規員。用堅老香柃木為之。挂畫之法。將擲竹貼蠟。短幅一二轉。長幅多轉。但不得過隔水。最忌升起。榻上作一曲。與硬折拖落。後漢銅維鈎代畫。又最佳。又柄覓方竹。棧直而節勻者。去青。摩弄滑膩。養其色如蜜。又取白玉若截肪者。琢如新月一痕。制亦雅別。

畫案有宋元退漆。斷紋。週邊嵌銀絲。方勝。不用四足。即案面拖尾著地一邊。略飛捲。便看畫本軸。制最奇。

別。他則紫檀鐵木爲上。香栴花欄次之。長可六尺。闊可二尺。貴方棧。忌委角。有作兩架承案面者。亦雅重。然必覆以青氈。或珊瑚色。及瑩白氈。與精麗舊錦。卷軸才不惹潤。壁桌。免純紫鐵木。制極精古者。不時拭抹。久則滑澤。發光如鏡。若俗制粗脚。竊名董桌。常爲文敏稱。宛可竟廢不用。

小畫作匣。用香栴木。長短闊狹。隨畫定制。一匣容四替。一替容五畫。頂置提梁。橫開一門。嵌入門上。釘紫銅方紐。紐中起柄。入鑿便鎖。鎖貴精古。免宋鐵嵌金銀者。最佳。紫銅者次之。匣後鑿四穴。入指出替。省卻替橫釘紐。殿制如方几。高不過二尺。兩匣並置。既取看。不勞。即攜帶亦便。大畫作幃。用豆瓣栴。次則香栴木。高亦隨畫定制。闊止二尺。深可尺餘。一門開展。一門藏棹。上落鉸釘。用紫銅仿古梭子式。承殿止。高六寸。惟幃內忌粉漆及糊紙。卷冊用舊錦作囊。或紫白檀作匣。匣內襯宜德小雲。白綾。以檀末。參新棉花爲胎。不但展舒發香。且能辟蠹。



名畫神品目

楊慎撰

人物本不相習而精能之至遂造神奇倣之九秋之奕養由基之矢皆是也畫亦何獨不然人有竊顧凱之畫者完其厨以示之凱之自云此畫通神飛去矣是雖虎頭癡語亦有理趣可味蓋物有形必有神古今畫者皆曰傳神畫至神盡乎技矣黃休益州名畫記以逸品居神妙能之上宋徽宗則以神逸妙能為次以神足以兼逸逸或不能盡神也然則先生論畫舉神品而獨遺逸妙能其亦不無見與童山李調元序

名畫神品目卷一

- 神品目
- 皇人三一圖道家
- 二十八宿真形圖
- 五嶽真形圖
- 結璘奔日月圖日字恐衍
- 九宮紫房圖
- 嶽瀆福地圖
- 五禽導引圖
- 太衍元圖行
- 素女玉房秘戲圖
- 李八百妹產黃庭經圖
- 寶誌公十二面觀音相王道真新繁人

明 成都 楊慎撰

五十一

27A

巨靈擊木華圖石恪·成
 西伯獵渭圖黃居
 七夕夜市圖燕文
 北風圖劉敦○漢宣帝時人·作北風圖·見雲漢圖
 船舶渡海像燕文貴○大不盈尺·舟如葉·人如麥·而橋欄窗棂·指呼奮躍·盡得
 淮揚春市圖葉仁壽
 村童入學圖毛昌
 雲峯圖梁工
 舞鍾馗圖李
 綠珠墜樓圖王士
 楚襄王游江圖宋徽
 奇峯散澗圖宋徽
 憩寂圖李伯
 子敬書練裙圖米芾
 平蕪千里圖
 四更吐月圖任才
 楚山清曉圖米友
 遙山翠眉圖任才
 照盆孩兒圖劉宗道○以手指影·影
 滿溪春溜圖郭
 清江碧岫圖郭
 百鴈圖
 千鴈圖郭
 躍溪圖郭
 山林倒影圖潘
 嫁小喬圖李伯
 魏國夫人圖周
 晚鶴橫看圖文與
 野老移居圖文與
 禹乘四瀛圖展子

祖二疎圖顧
 漢武射蛟圖張
 金谷圖史道
 雪簫望五老峯圖顧
 南朝貴戚圖遠
 輕舟迅遞圖明
 丁貴人彈曲項琵琶圖唐
 張華手擎白鸚鵡自調圖唐
 楊妃架雪衣鸚鵡亂雙陸局圖周
 武惠妃舞圖周
 佳人寒食圖無名
 撲蝶按箏楊貴人等四圖周
 謝女詠梅圖周
 鳳樓十八怨圖宋
 織錦迴紋圖宋
 明皇並笛圖黃
 管夫人玩花圖趙
 管夫人烹茶圖趙
 堯民鼓腹圖
 三壁山川圖張
 三峽聞猿圖胡○猿猴有名當世·或謂之詩云·
 吳王避暑圖郭
 桃源早行圖郭
 蕭翼賺蘭亭圖文
 迴阿遠岫圖杜
 李陵送蘇武圖周
 烟嵐曉圖李
 熨帛士女圖周
 奏樂天女圖張
 江村晚釣圖毛

村醫圖
 田家娶婦圖
 冒雪高峯圖
 拜月圖
 潮雞圖
 嬰嬰圖
 子猶訪戴圖
 隔簾睡鴈圖
 伯樂相馬圖
 清濟貫濁河圖
 楚王渡江圖
 瀟湘逢故人圖
 入駿圖
 金橋圖
 醉僧圖
 醉女圖
 清夜游西園圖
 征人早行圖
 獨孤妃按曲圖
 毛詩圖
 毛詩草木蟲魚圖
 山海經圖
 維摩天女飛仙像
 滿堂春色
 村田暇歌圖
 江南暝禽圖
 春景士女圖
 春宵圖
 魔帛圖
 唐洛陽京城圖

名畫神品目 卷一

七

名畫神品目 卷一

九

唐長安京城圖
 百川源委圖
 薄團圖
 慶歷彩選圖
 朝皇擊桐圖
 春社圖
 郭子儀宴魚朝恩圖
 月令圖
 瑞應圖
 內庫瑞錦圖
 古今泉貨圖
 龍朔功臣圖
 蒼帖出水圖
 正面九翠圖
 渭橋迎代王圖
 金步搖宮人圖
 碧桃青鳥圖
 野莊圖
 江海漁樂圖
 烟江歸艇圖
 王摩詰詩圖
 暗香疎影溪雪春風四圖
 度可想矣
 青牛道士圖
 畫洛神賦
 阮孚蠟屐圖
 出水馬圖
 螭峒山圖
 江村早行圖
 三花御馬真

唐長安京城圖
 百川源委圖
 薄團圖
 慶歷彩選圖
 朝皇擊桐圖
 春社圖
 郭子儀宴魚朝恩圖
 月令圖
 瑞應圖
 內庫瑞錦圖
 古今泉貨圖
 龍朔功臣圖
 蒼帖出水圖
 正面九翠圖
 渭橋迎代王圖
 金步搖宮人圖
 碧桃青鳥圖
 野莊圖
 江海漁樂圖
 烟江歸艇圖
 王摩詰詩圖
 暗香疎影溪雪春風四圖
 度可想矣
 青牛道士圖
 畫洛神賦
 阮孚蠟屐圖
 出水馬圖
 螭峒山圖
 江村早行圖
 三花御馬真

唐長安京城圖
 百川源委圖
 薄團圖
 慶歷彩選圖
 朝皇擊桐圖
 春社圖
 郭子儀宴魚朝恩圖
 月令圖
 瑞應圖
 內庫瑞錦圖
 古今泉貨圖
 龍朔功臣圖
 蒼帖出水圖
 正面九翠圖
 渭橋迎代王圖
 金步搖宮人圖
 碧桃青鳥圖
 野莊圖
 江海漁樂圖
 烟江歸艇圖
 王摩詰詩圖
 暗香疎影溪雪春風四圖
 度可想矣
 青牛道士圖
 畫洛神賦
 阮孚蠟屐圖
 出水馬圖
 螭峒山圖
 江村早行圖
 三花御馬真

名畫神品目 卷一

九

寒江晚捕圖

李成

漢宣帝幸池陽宮圖

李伯時

廬山清曉圖

馬天

玉環並轡圖

金任南

勤書圖

周文

楊妃禁齒圖

周防

樓居春望圖

唐人

雪霽聚禽圖

趙大年

美人卻扇圖

宋人

陶潛夏居圖

宗

雅集圖

陸

春融秀嶺圖

杜華

江山萬里圖

宋畫

繁杏錦鳩圖

宋畫

淵明漉酒圖

王公

軒蛟圖

王

馬融橫吹圖

王

宋太祖蹴鞠圖

宋太祖

倦書圖

六朝人

韓熙載重屏圖

周

瓊枝春醉圖

周

孤舟橫笛圖

王晉

疎梅寒雀圖

王晉

淵明臨流賦詩圖

張

魏國夫人夜游圖

張

宋懷懿皇后李氏御容

注

雙禽圖

李後主

馬騎契丹人

胡

桃溪春色圖

李公

瓊花園

宋

宮騎圖

張

渡海觀音圖

孫

轉山北斗圖

吳

菩薩靜釣圖

王

水閣閑碁圖

王

神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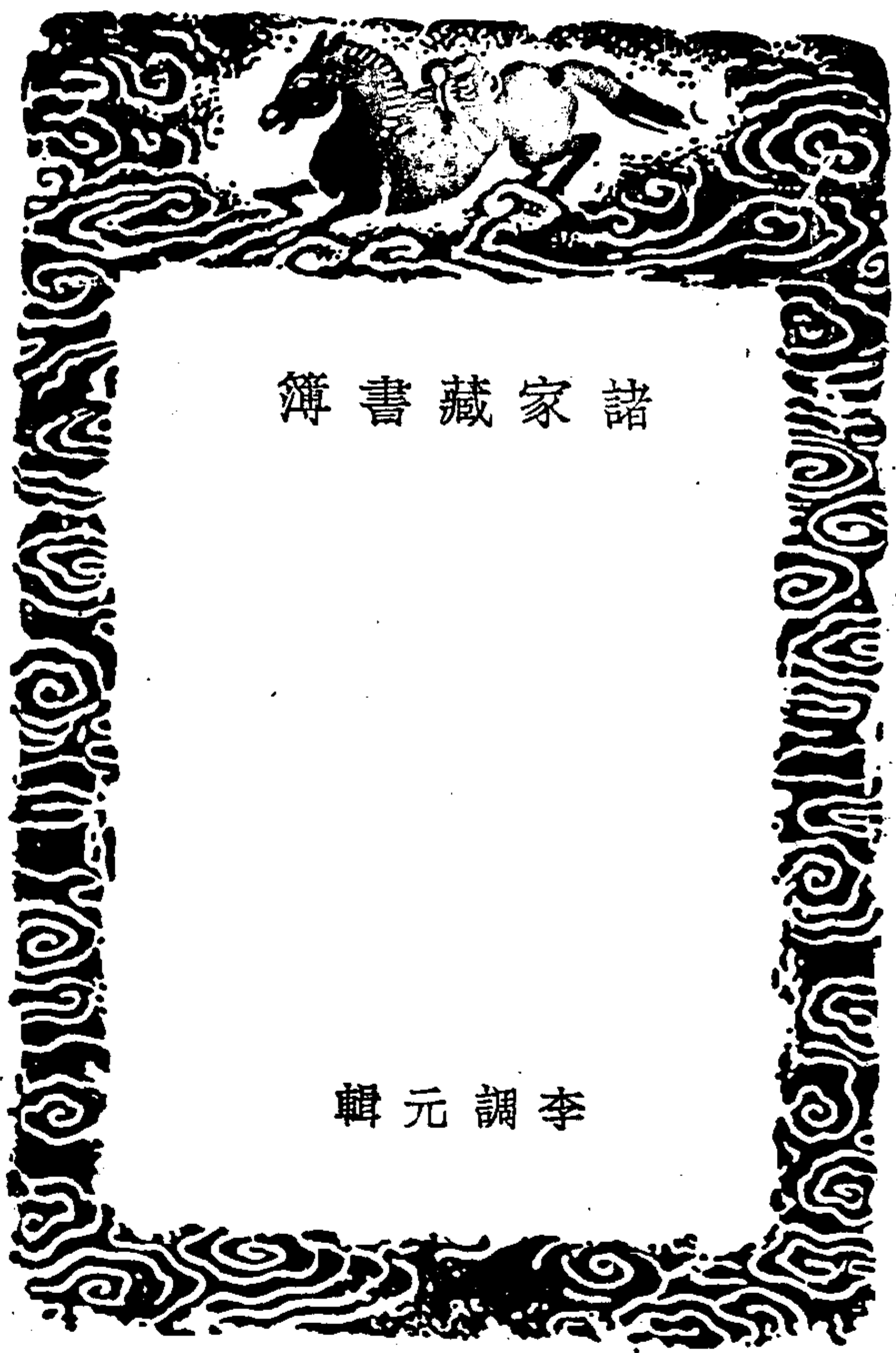
張

色竹圖

無名

雪灘寒鴈圖

無名



諸家藏書簿

李調元輯

諸家藏書簿卷一

清 綿州李調元輯

宣和御府藏一

歷代諸帝王后

晉武帝 草書我師帖 善消息帖

唐太宗 正書詔勅 行書詔勅 道德勅 禳宴詩 江叔帖 龜龜帖 好謙帖 真蹟帖 枇杷

子帖 魏仲思改名勅 草書九仙門勅 手勅 無為帖

唐明皇 隸書五王贊 法空字 喜雪篇 太一字 行書賜趙宜王等勅 訪道勅 嘉賓勅 賜

李合光勅二 批答李合光表修齋二 批答李合光表謝賜 批答李合光表投壁 批答李合光

表起居 批答李合光表香信 批答李合光表謝修功德 批答張九齡謝知制誥表 批答楊勵

俗等表 批答裴耀卿等雪篇表 批答裴耀卿等賀雨表 批答裴耀卿等奏謝宣云聖旨 賜裴

耀卿等詩 鶴鶴頌 送盧已赴蜀川詩 春臺望雜言

唐肅宗 行書賜李合光勅二 批答郭子儀表 批答李季卿表 批答李合光表修齋 批答李合

光表修功德 批答李合光表錫緣

諸家藏書簿 卷一

諸家藏書簿 卷一

唐代宗 行書南郊口號 歲功贊 守歲詩 秋中月夜詩 秋日詩 重陽詩 春日雨晴燕諸王

詩

唐德宗 行書批答趙惠伯表

唐宣宗 行書賜李叢勅 賜李叢手勅 賜李叢手詔

唐昭宗 行書賜錢鏐衣襟書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 行書夜宴詩

五代梁太祖 行書御批祥瑞表

梁末帝 行書正明勅

周世宗 行書賜張昭詔

篆書

唐李陽冰 孝德訓 新驛記 千文

衛包 鶴鶴賦

唐元度 千文 正書論書 十體書一

釋元雅 小篆二體千文字

宋益端獻王 二十六體

徐鉉 大道不器賦上下二 鐔賦 篆隸二 千文二

章友直 二經堂歌

隸書

唐韓擇木 隸書桐柏觀記 張載劍閣銘 八分曹子建表 心經

正書

魏鍾繇 賀冠捷表

宋蕭思話 奏事帖 蕭子雲進寫古文啓

齊王僧虔 御史帖 陳情帖

隋薛道衡 和南帖

諸家藏書簿 卷一

三

諸家藏書簿卷二

宜和御府藏三

草書附

漢張芝 冠軍帖 章草消息帖
魏曹植 章草鶴雀賦
蜀諸葛亮 遠涉帖
吳皇象 章草急就章
晉張華 草書得書帖
杜預 十月一帖
衛恆 往來帖
王渾 近見帖
王戎 忻慰帖
陸機 章草平復帖
索靖 章草急就章 月儀 出師帖 七月帖

諸家藏書簿 卷二

諸家藏書簿 卷二

郗鑒 章草蘭陵帖
郗愔 章草諒弟帖 遠近帖
王廙 仲春帖 章草鄭夫人帖
表 嫂何如帖
王敦 蜡節帖
王導 省示帖 改朔帖
王恬 得示帖
王洽 彼還帖
王珣 三月帖
王珣 力書帖
謝尚 餘寒帖
庾翼 步征帖
王羲之 桓公帖唐正觀中 朝廷帖 宰相帖 司徒帖 中書帖 侍中帖 尚書帖 司馬帖 太常司州帖 太常帖二 護軍帖 司州帖 護軍帖 謝二侯帖二 朱處仁帖 二謝帖 荀侯帖 阮生帖 江生帖 遠生帖 道家帖 龍保帖 舅母帖 母子帖 賈師帖 姊告安和帖 賢室帖 諸賢帖 遠婦帖 兒女帖 留女帖 小女帖 女孫帖 官舍帖 講堂帖 修園帖 屏風帖 門風帖 氣力帖 看中帖 初月帖內一軸從 月半帖 二月末帖 二月帖 四月帖 未春帖 去夏帖 秋來帖 季冬帖 雨晴帖 熱日帖 大熱帖 熱甚帖 異熱帖 差涼帖 節日帖 節氣帖 當日帖 雪候帖 數年帖 草書帖 飛白帖 王略帖 臨書帖 數字帖 三都帖二 過京帖 鄉里帖 永嘉帖 成旅帖 山川帖 州中帖 錢塘帖 江州帖 臨川帖 丹陽帖二 山陰帖 嘉興帖 餘杭帖 遠宦帖 附農帖 勿殺生帖 方物帖 旃胡桃帖 胡桃帖 山藥帖 祀物帖 純酒帖 畏鮮帖 海鹽帖 鹽井帖 送梨帖 唐柳白石枕帖 高枕帖 石班帖 清宴帖 情慮帖 和書帖 書問帖 樂問帖 知問帖 附題 北問帖 得告帖 得書帖三 二書帖 遺書帖 且書帖二 累書帖 有書帖 無書帖 順喜帖 喜慶帖 慶慰帖 安慰帖 清和等帖 清和帖四 安和帖 平安帖 安西帖 安善帖 小佳帖 佳靜帖 小差帖 奉對帖 奉待帖 大醉帖 奉憶帖 甚快帖 有理帖 萬福帖 造次帖 方回帖 省別帖二 此輩帖 瞻近帖二 知遠帖 遠近帖 遠念帖 通滯帖 丙事帖 先期帖 羣聚帖 界內帖 遠事帖 慨然帖 多義帖 適為諸帖 如命帖 阿萬帖 懸量帖 行穰帖 送謝帖 所論帖 虞休帖 速還帖 數有帖 得熙帖 人理帖 集理帖 舊志帖 重熙帖 甚佳帖 委曲帖 當有帖 晚善帖 晚可帖 還白帖 君事帖

諸家藏書簿 卷二

七

此事帖 平定帖 大都帖 致此帖 昨有帖 兼致帖 東北帖 念慮帖 七十帖 下冊
 馬帖 十一月等帖王晉等 臨鍾繇所懷帖 章草豹奴帖 正書樂毅論 黃庭經 東方朔畫像
 贊 定公帖 報國帖 口訣帖 草命帖 行書伯熊帖 諸賢子帖 蔡家帖 家中帖 夫人
 帖 賢弟帖 諸弟帖 從弟帖 曹妹帖 阮公帖 賢女帖 此月帖 六月帖 九月帖 十
 月帖 三月帖 快雨帖 夏日帖 極寒帖 快雪時晴帖 州民帖 舊京帖 安西帖 山陰
 帖 永興帖 建安帖 噉豆帖 青李來禽帖 慈顏帖 平安帖 奉告帖 小佳帖 悉佳帖
 自慰帖 欽懋帖 廓然帖 遺書帖 省書帖 宿昔帖 十三帖 書魏鍾繇千文
 王獻之 洛神賦 侍中帖 馬侍御帖 裴員外帖 裴九帖 崔十九帖 二姝帖 從子帖 左
 碑帖 腎氣丸帖 服油得力帖 鐵石帖 八月帖 十二月帖 秋冷帖 秦中帖 東陽帖二
 東縣帖 丹陽帖 南陽帖 江州帖 廣州帖二 東山帖 下山帖 瀟亭帖 慰意帖 轉勝
 帖 奉別帖 晚際帖 知汝帖 久達帖 皆佳帖 當語帖 潛處帖 來遲帖 勝常帖 前
 書帖 晝夜帖 安石帖 慶等帖 數日帖 遠書帖 二告帖 事後帖 西問帖 復面帖
 法願帖 相送帖 處分帖 奉書帖 欲發帖 章草七月帖 跨州帖 身力帖 正書洛神賦
 不完 丙舍帖 行書黃門帖 李參軍帖 仲宗帖 薦王德祖帖 府君帖 阿姑帖 阿嫂帖
 賢弟帖 數奴帖 外甥帖 吾賢帖 諸舍帖 舍內帖 東園帖 鴨頭九帖 地黃湯帖 都
 邑帖 鄱陽帖 山陰帖 安西帖 吳興帖 冠軍帖二 鵝羣帖 進退帖 體中帖 授衣帖
 思戀帖 如意帖 古詩帖二
 詹思遠 章草清佳帖
 宋王曇首 餘念帖
 羊欣 筆精帖
 謝靈運 古詩帖
 薄紹之 日寒帖 千文
 齊劉琨 承晚帖
 梁沈約 今年帖
 蕭子雲 千文
 顏回問孝
 阮研 宰相帖 欣泰帖 得書帖
 陳陳伯智 習讀帖
 蔡景歷 寂然帖
 蔡澄 讀經帖

陸績 稽古帖
 毛喜一作 從軍帖
 江總 餘姚帖
 鄭伯 民務帖
 陳遠 歲終帖 行書明願帖
 隋釋智永 常侍帖 參軍帖 故舊帖 至通法師帖 春雨帖 千文七 臨王羲之言議帖 真
 草月儀帖 月儀獻歲帖 千文七 小字千文
 唐裴行儉 千文
 賀知章 孝經二 洛神賦上下二 胡桃帖 上日等帖二 千文五內一帖
 徐嶠之 天童經
 張旭 奇怪書 醉墨帖 孔君帖 皇甫帖 大弟帖 諸舍帖 久不得書帖 德信帖 定行帖
 自覺帖 平安帖 承告帖 洛陽帖 永嘉帖 清鑑等帖 縑素帖 華陽帖 大草帖 春
 草帖 秋深帖 王察評詩 長安帖 酒船帖 千文
 孫過庭 書譜序上下二 千文
 周巽 贈懷素草書歌
 李霄遠 隱士詩 遠花詩
 張仲謀 赴赴有感感詩
 婁素 空齋帖
 韋權 論書帖 畫畏獸
 張庭範 謝安帖 相遇帖 東陽帖 王晉造寶紙法
 胡季良 題然公山房詩 逸草幃 文賦帖 說龍帖 蔡瓊帖
 章孝規 路魯瞻雲南木夾
 釋懷素 孝經四 自敘 鄂公關將贊三 草書歌二不完 秋風辭 草聖詩 早春詩 自詠詩
 寄人詩 憶人詩 遊山詩 題酒樓詩 酒船詩 勸酒詩 狂醉詩 醉僧圖詩 寄浩公詩
 迴雁詩 論草聖帖 論章草帖 論書帖 神仙帖 遊山帖 下山帖 尋道帖 貧道帖 玉
 壺帖 仙杖帖 長生帖 臨川帖二 山水帖 山亭帖 早行帖 松聲帖 花發帖 上林花
 發帖 奉李帖 送人帖 藥物帖 石符散帖乘與 白石散帖 寄樂帖 頗書帖 二謝帖
 二謝等帖 奉二謝帖 奉書帖 揮翰帖 筆老帖 遺興帖 清和帖 近代帖 久在帖 勳
 靜帖 臨池帖 憑事帖 勸讀帖 天然帖 本欲帖 足下帖 知命帖 白首帖 世人帖
 飛釣帖 雄逸帖 汝等帖 還期帖 客舍帖 陶阮帖 江公帖 得書帖 師古帖 取步帖

衣鉢帖 河東帖 咸陽帖 吳郡帖 新安縣帖 醉顛帖 草顛帖 小草等帖 行草筆法
公孫大娘等帖 河內諸子帖 臨王羲之懷間帖 千文帖 夢遊天姥山等歌五

釋亞栖 對御草書歌 觀智永草書歌 觀懷素草書歌 觀高閑草書歌二 幾何賦 瀟湘逢故
人賦二 羅漢贊 開講疏 山寺詩 謝真人帖 六藝帖 千文二

釋高閑 五原帖 行書中丞帖 雨雪帖
釋智光 贈登第等詩 千文
釋景雲 將箴

釋貫休 常侍帖 千文六
釋夢龜 白蓮歌 粉團山水歌 梁園吟 襄陽曲 重陽詩 寄新羅劍帖 臨張顛千文 千文

二 謝馬鞞詩
釋文楚 千文

五代杜荀鶴 雲屬帖
薛存貴 草書懋舉帖 西征帖 秋熱帖 到城帖 到任帖
楊凝式 古意帖

付札帖
宋神仙鍾離權 贈王定國詩
秦忠懿王錢俶 國子直講補牒 手簡

文臣杜衍 天隱子絕句詩
文臣周越 賀知章賦 詩句 千文

八分書
唐于僧翰 千文

張彥遠 李將軍征回詩 維山廟詩 宿僧院詩 山行詩 草書臨王羲之初日帖 臨王羲之還
問帖 臨王羲之思想帖 臨王羲之丹陽帖 臨王羲之消和帖 臨王羲之別紙帖 臨王羲之

書問帖
貝冷該 蓬萊觀碑

釋靈該 種柳歌
制詔告命補錄

唐詔 湯開山
唐告 臨後周顏之儀 周法明 許圍師 狄仁傑 郭元振 賀知章二 魏處哲二 魏處哲妻

侯氏 徐巖之 張九齡考課二 白知節 馬定苦 嚴武 庫令望 魏洽 張庭詢 朱巨川

諸家藏書錄 卷二 一一三

張楚金 李術 唐大國 渾瑊 齊抗 湯從義 白居易 王審隨二 李德裕 許渾 李
叢 李思 鄭凝績 朱全忠 李能 羅隱

白寡辭 白彥將 王審隨
五代制 後唐李彥超
告 蜀王宗綰二 晉趙仁寶

牒 後唐趙仁寶 南唐國師告 日本國康保偽告二 大理國相國布發詔 大理國督爽牒
朱宜和癸卯御府藏魏國山叢談。自此至岳州。俱增補原本。

晉二王破羌洛神諸帖首為奇。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蹟。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
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計。命宋希年輩。後繼以米芾輩。

宋南宮秘藏法書目
王右軍官舍尙書二帖 快雪時晴帖 吳融博士帖 破羌帖 謝安慰問帖 晉賢十三帖 太令

中秋帖 陶隱居朱陽帖 梁臨樂毅論 智永臨右軍五帖 唐文皇手詔 歐陽詢度尙廣亮二
帖 又春雨帖 褚模蘭亭 唐模大令范新婦帖 陸柬之頭陀寺碑 徐浩古詩帖 張長史秋

深帖 李邕多熱要葛粉帖 光八郎帖 勝和帖 唐模十七帖 懷素去夏帖 又貧道等三帖
顏魯公朱巨川誥 司空圖贈廣歌一云贈晉光歌也。 楊凝式畫鞋大仙二帖

米南宮書史元章云。予附書白首。無米南宮書史。故斷自西晉。

晉賢十四帖見謝安八月帖外錄。

淳化中太宗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內。都惜兩行二十四日帖。見謝安八月帖外錄。

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為一卷。上有寶蓋審定印。謝安帖後以澹墨模搨。遂全筆過。後歸王詵家。分為三
帖云。謝安帖以墨重。唐人意實此帖。而反害之也。李璿云。亦購於王氏。

晉右軍行書帖真蹟見右軍碑。非帖。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秘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略

諸家藏書錄 卷三 一一五

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郡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嘆可嘆。一云九日以當力見。一云重熙八日過信安。一云祠物當治護。信到便道。來謝云善。錯也。一云忽書云。忽今送。一云。鶴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下一印曰。尊德樂道。先君嘗官。與李東之少師。以甚友善。意其奕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札。又有歐陽詢故事十餘帖。老筆相連。其子通書。評書一卷。又張顛絹帖一卷。七八帖。乃少時書。並在孝廣處。

王羲之來戲帖。見右軍來戲帖。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幾有貞觀半印。王獻之曰。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慰問帖。故於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募。而以前帖爲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大歷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題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傅遺余。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爲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乏贊之官。許余以五十千質之。余時避葬丹徒。約王君友培宗室時。監羅務令。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余五日至。余方喪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云。適沈存中借去。吾拊膺驚曰。此書不復歸矣。余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余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歡曰。沈使其持以二十星資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錫持至儀真。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子傳毅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元子云。屢見之。

王獻之送梨帖。見獻之送梨帖外錄。

關景輝家刻石子敬帖。節過觸事云云。甚奇妙云。真跡在越州石元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晉庚翼雅恭真蹟。在張丞相齊賢孫汝欽家。古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寶蒙密定印。後連張芝。王真草帖。是唐人僞作。蕭紙上深下淡。筆勢俗甚。語言無倫。遂使至寶雜於瓦礫。可嘆。余屢言與汝欽。不拆也。

中貴高樓楊氏收數帖。蕭思話表一思話字有鍾法。此乃無。而武帝批答四字。君臣筆氣一同。紙古。後破前完。此是唐人所爲。然亦佳作。今人不能爲也。又王珣書真草。是真跡。有鍾張法。張翼當是作宋翼。魏人。非真。又阮研草帖。奇古非僞。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事者爲之。並無古印。跋可考。

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見智永歸田賦外錄。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搗書內一幅。麻紙。是真蹟。末後一幅。上有雙鈞羣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真跡一卷。各以一幅。真蹟在中。搗爲數十軸。若未無鈞填一字。固難辨也。是買安公物。作潤筆送王荆公。其弟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國增也。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墮。學歐陽詢行體。唐摹皇象急就章。有隸法。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

唐摹右軍四帖。一帖有裴鮮字。薛道祖所收。命爲裴鮮帖。兩幅是冷金硬黃。一幅是楮薄紙。摹右軍暮年更妙帖也。其一幅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諸人乃王道平。其平字音便。又見晉人語氣。上有宏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字印。御府帖也。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未有李林甫等臣跋。今歸王說。翰林印皆在也。內異熟一帖。歸薛紹彭。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暮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淑問處。法書要錄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模得兩本。一以見贈。

見贈。

唐模右軍帖。雙鈞蠟紙。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穎。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頌言。釋智果跋尾。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僞好物。歐陽詢黃麻紙草書孝經。是馬季良龍圖孫大夫直溫所收。今歸薛紹彭家。又率更令碧牋草聖四幅。在故相齊賢孫張直清處。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襄跋爲智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改許乃跋。君欣然。遂於右紙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李錚收歐陽信本行書兵篇。是劉沖之丞相家物。虞世南頭眩藥方雙鈞本。在鮑思傳家。後爲俗人添入羲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爲右軍書。豈贖可笑。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見世南本帖外錄。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蔡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枚。房村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淺深。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搗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檢法李公麟製圖。皆賜馬王晉卿家所藏。所謂三絕。

褚登善枯木賦。是粉蠟紙搗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辨是雙鈞。唐人不肯欺人。若無此雙鈞二字。則皆以爲真矣。在承議郎壽春魏綸處。余于潤州見之。文助有一軸黃麻紙。李陽冰少時書。

呂程仲侍郎收李陽冰白麻篆一卷。筆細。與縉雲石刻相似。劉涇倅吳時。得羣帖一卷。乃李懷琳僞作七賢帖。後人所撰也。內搏赤猿帖云。僕不想欬爾。步搏赤猿。其力甚于龍虎。良久反覆。余乃觀天。背地觀。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繇君此帖。比今刻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也。而法書要錄所載七賢帖。太宗知其僞。愛之。以貞觀字印之。入御府。

孫過庭草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又有千文一本。是少年書。不逮書譜。並在王蒙家。今歸王誥。

張伯高五帖。黃經紙。少時書。辭云。往往與來。五指包管等是也。在楊傑家。傑父學草。故收得。遂語斷處。即勤作一軸。黃油摹經紙。與王仲至千文一同。並無古印跋。伯高名犯廟諱。余于皎然諸集中得之。

唐桐廬黃楮紙伯高千文兩幅。與刁約家一同。是暮年真跡。每辨六七字。刁氏者。後有李主徐鉉跋。為人偽刻。建業文房之印。印之連合。縫印破字。每見令人歎息。又薛紹彭收張伯高少時絹上草書兩幅。蘇之純藏張顛草書。又蘇泌房所藏詞云。國士何日得至南中。皆非伯高真跡。亦無古印跋。張長史虎兒等三帖。非真跡。在王誥家。

光八郎帖。今歸王誥。呂公瑞處李邕三帖。第一。改少傅帖。深黃麻紙。淡墨。淳古如子敬。第二。縉雲帖。淡黃麻紙。第三。碧牋勝和帖。以尙書戶部印印。古印有陳氏圖書。勾德元圖書。唐氏雜迹印。丙子歲。第一歸薛紹彭。第二歸高公繪。第三歸余。

蘇子才收碧牋文殊一幅。曾公妙蹟。又有與大夫帖一幅。當是其類。今在王誥家。

唐鍾紹京書千文。見紹京本。帖外錄。

顏真卿不審乞米二帖。見顏魯公手。帖外錄。

峽州別駕帖。白麻紙。真字云。疎拙抵罪也。聖慈含宏。猶佐列藩。不遠依還。是字類糾宗碑。清甚。又祭濠州使君文。鹿肉帖。並是魯公真跡。

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奏事官至。又曰。爲憲之功。後帖。張淑郎官求辭。類乞米帖。及李太保帖。曾公一軸五帖。見石齋言在兄處。

送劉太冲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云。因與唐桐廬兩出書。各誤收卷去。桐以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憐。字勤去。碧牋宜墨。神彩龜發。龍蛇生動。視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一出。即卷去。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詩。歐陽鄱陽帖。並同非矣。亦可嘆息也。或謂密爲王誥購云。

劉涇在宿州。平生初收白麻紙。臨顏書太冲序。乃其祕笈第一物。至潤。收封放行。李文饒太尉告許渾詩。次得智永板本千文。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日本告吳融。司空圖贈誓光歌。張顛誓光亞棲等書。韓馬戴牛。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月日姓名。爲馬玘借去未還。今知其子永裕能保惜。在合肥。江南文房物也。王仲修收唐湖州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與襄州羅讓能書碑同。余家亦收一紙。後趙會昌年臨寫鍾表。今易歸薛紹彭家。

懷素絹帖。第一帖。胸中刺痛。第二帖。恨不識顏尙書。第三帖。律公好事。是懷素老筆。並在安師文處。元祐戊辰歲。安公攜至。留吾家月餘。臨學乃還。後有呂汲公大防已下題。今歸章惇。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爲二十餘處。王誥異年遂求足元數。又一云。史陵者絹帖。以六朝古賢一帖。易與王誥。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對寒峰。綠絹帖兩行。此字最佳。紫微常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薛庚云。與王欽臣家雜色絹絹背。以詩代懷帖同軸。今聞王之子爲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一好書也。

懷素草書楮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清家。晁端彦收懷素與皇少卿柬大紙一軸。筆勢簡古。呂昌道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觀家。又王欽臣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綠地。雜色絹上草書。老筆特妙。

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綾紙千文。購於錢景滿處。又王仲至處。褚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黃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公。未見真跡。

洪元順集右軍越州寺碑真跡。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書許借。未果。余託提刑喬執中。攜告往質看。亦不肯出。欲沿幹至越。爲家難。不果去。今要度牒易。

張直清家楊凝式數帖。真行甚好。劉瓊收碧牋王帖。上有勾德元圖書。保合太和印。及題顯德歲背愛吾家。願世之淨名天女。欲以畫易。吾答以若有子敬帖。便可易。伯玉答曰。此猶披沙揀金。此語甚妙。劉涇收許渾烏絲蘭手寫詩一百篇。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潭雲盡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盡是面觀西南世界一段物色。自有識者知之。勳前一幅。易與杜介。一幅在王誥處。

唐彭王傅徐浩書贈張九齡司。浩九齡之孫。在其後。曲江仲容家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薛云。正大廈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于國章。故荆州大都督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謙言定于社稷。先覺合於蒼蔡。永懷賢相。可謂大臣。東帛所加。樵蘇必禁。荆州之贈。相府未崇。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嘗借留余家半月。

王誥收勅一道。是賜浙西節度旌節。與顏魯公前中書門下。如今制。後郭子儀書名立人。無下一畫。字長。題月日到真卿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下角。孔目官名。又知唐勅制皆真名。不花押。今時以片紙粘於前頭。連勅落日書押字。如常式文牒。似不敬也。三公第一等人各書名。雖大紙吏文。亦足收也。許彥先有南州勅史告。真卿二字。吏部尙書時字。甚淳勁。

唐人臨智永千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

蘇州邵元伯收蘇沂所摹張顛八清鑿帖。與真更無少異。又模懷素自敘。皆歸余家。今歸吾友李鐸。一如真跡。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

無錫唐氏有雙鈞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錢唐付了性收一卷。楮紙一同。唐桐家有一卷。是錢氏物。紙白。唐

氏又收碧綾黃庭經云是褚遂良書非也。上有江南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云是丁晉公家族人所質。錢氏所收浩博帖云臣節分殿外無曲掌之所故不薄上而諸位咸有法書臨摹甚多常州使君景滿房下往往為人購去薛紹彭收蕭宗千文字也。上皆有希聖字印忠孝之家圓錢印錢氏書堂印錢總房下有史孝山出師頌題作蕭子雲亦奇古又有寫白樂天詩一首是唐人書亦秀潤天氣殊未佳顏魯公帖綠葉花綾是唐人勾填圈深墨淺夫金玉為器毀之則再作何代無工字使其身在再寫則未必復工蓋天真自然不可預想想字形大不為篤論人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却是造妙語既再作不可復得揚而藏諸何陋之有。

王說每余到都下遊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華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綴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于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尙多未出示又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呂彥直今在三館為胥王說皆留門下使雙鈎書帖又嘗見華黃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書記乃余驗破者。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賞閱如楚鐘刻字則端逸遠高秦篆方可冠古今法書之首。

諸家藏書簿卷四

襄陽鑒收法書

余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物右軍帖二貞觀御府物子敬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

丞相王鐸家印記

晉右軍官舍尚書二帖見右軍二帖跋

劉涇于楊傑處得貞觀御府內史官奴帖余以十七帖以下諸物易歸余家先于唐桐廬得右軍尚書帖云得于僧清道亦有貞觀印印文遂復合仍帶原裁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帖嘆云祕府所有殆不過是嘗見閣下一卷貞觀字印相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真印印則四枚理無平均若偽雕必只一鈕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慙甚懶展閱慙極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當者疾呼林過與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方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鸞字帖云是右軍余云恐陳子鸞未經余目後薛紹彭亦云六朝書

王羲之破光帖見破光帖跋

快雪時晴帖見右軍本帖跋

王羲之十二月帖見于秋本帖外錄

諸家藏書錄 卷四

李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二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謂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郝超帖亦摹入閣帖中次陸機衛恆帖衛亦模入閣帖也後余以畫易于劉涇分前四幅與李鐸皆貞觀間一種偽好物。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字遂以雌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與兩字木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蘇者家蘭亭三本一是參政蘇易簡題贊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者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參政跋云才翁東齋書畫覽焉蘇洵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偏而見鋒暫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研筆處賊毫直出其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微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搨賜王公者礪花真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為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為之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本成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其族人沂模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一本一本歸余家一本在之文處米姓秘玩天下蘭亭法書第一見蘇蘭亭帖跋

宗室叔益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為佳本王宗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微所摹與贈王說家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此以自解爾錢唐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于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元巖棲賦 張九成小字黃庭經 釋法顯細書經塔

行臺右丞李公家藏

李陽冰移三墳記字三寸許。大字三百有奇。宜和題。蘭坡趙都承與懃家藏。

漢張芝久問帖 晉王右軍鵝鳥帖 快雪時晴帖 玉枕帖 官舍帖 奉告帖 瞻近帖 東方朔

畫贊 大令可必帖 動靜帖 未避共事二帖 勝常帖 書謝安碑真蹟 洛神賦 晉謝太傅

八月五日帖 晉人書曹娥碑 孫綽蘭亭述 鍾元常習捷議事表 蕭子雲急就章 索靖出師

頌 梁阮研異事帖 隋僧智永法華經 春雨帖 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真蹟 高僧帖 褚遂

良臨丙舍帖 心經 高僧帖 臨蘭亭序 歐陽率更卜商帖 書凡 書鄭封事事實 陰符經

草書策路帖 性慈帖 陸柬之行書千文 保安帖 書蘭亭詩 唐人雙鈞蘭亭 唐人臨黃庭

經 唐人書道德經 湯普微臨蘭亭 景審臨黃庭經 高閑上人千文 唐人書月儀帖 唐薛

河東心經 唐撫戎路帖 唐人雙鈞王洽圖 唐臨十七帖公筆 唐人真草千文 唐臨右軍頤

神帖 唐臨右軍稚恭帖 唐撫右軍孫氏帖 唐摹右軍修威帖 唐臨右軍吳興帖 唐臨大令知

汝帖 唐模右軍周大嫂帖 唐撫僧翰書千文 柳公權書心經 陰符經 蕭遵景公帖 唐人

書樂毅論世所傳。咸 李邕書長短句 口味帖 吳融博士帖 詩帖 唐撫褚亮家僕帖 唐臨羊

欣移居帖 唐木板蘭亭 顏魯公自書語 頓首夫人帖 顏光祿帖 劉中使帖 湖州帖 展敬

帖 唐人書 巨除拜錄 賀知章詩帖 千文 唐僧齊己懷遠岳詩 張旭論書帖 草書真蹟

書陳羽古意 唐憲宗手勅 洪贊書雙生軌儀 唐人出紙帖 御仲恭雜帖 唐撫九正異熟

帖 厲少府帖 徐浩書李氏帖 李須撫贈別詩 懷素書大風歌 猛虎吟 咸春詩 自咏詩

臨右軍種藥帖 論書帖 松聲帖 唐韋瓘真草千文一作 李景讓手帖 張廷範謝安帖

真照臨劉中帖 宋杜祁公行帖 歐陽公十帖 富鄭公弼帖 蘇才翁墨蹟 悉悉國王書

王荆公 筍集句 蔡忠惠米襄陽胡安定雜手簡 神宗御書飛白記 司馬溫公通鑑稿 唐胡

英孤山詩 張文公潛雜詩 秦少游手簡 至道中公按 鄒忠公語論 鄒志完論章惇疏 十

相帖 李西臺擬元封詩 使淮詩 早年帖 米元章臨破光帖 北窗詩 書小楷千文 襄陽

曲 尹和靖悼書西銘 蘇東坡書韓文公廟碑 詞翰長短句 與張厚之手簡 與龍節樂語

前後赤壁賦 烟江疊嶂圖詩 魚鱖冠頰 試諸葛氏筆 病佳帖 書鮮于子駿事 宜州家詩

修橋三帖 湖州墨妙亭詩 超然臺賦 人參賦 顏樂亭詩 眼藥方 書六賦 蔡杜賦 與

惠勤詩 墨君堂詩 海市詩 游徑山詩 懷內詩 詩翰 蘭芳楚辭已上並東坡真蹟 黃山谷書大戴

禮 田園樂詩 嘲熱客吟 臨顏魯公祭伯父文 書范文正公廟詩 校韓魏公詩卷寄老卷

諸家藏書簿卷五

宋潤州蘇氏家藏淮海張邦基

太宗賜易簡御書宋玉大言賦并名真戒酒批答

鍾繇賀吳滅關帥上文帝表 王右軍答會稽內史王述書 雪晴寄山陰張侯帖 獻之秋風詞

梁蕭子雲節班固漢史 唐褚遂良模本蘭亭 李太白天馬歌 賀知章醉中吟 張旭書逸人壁

顏魯公進文殊碑 讀李陽冰篆 新泉銘 永禪師真草千文 齊己題贈以上皆

賈似道悅生堂別錄似道留心書畫。家藏名跡。多至千卷。其宜和紹興秘府故物。往往乞請

崔瑗臨史游急就章 王虞仲春帖 王導省示帖 衛恒往來帖 王徽之至節帖 王珣三月帖

張翊勇氏帖 王濛餘杭帖 張翰思鄉帖 孔琳之日月帖 謝靈運古詩帖 梁武帝異趣帖

王筠至節帖 蕭思話奏事帖 王僧虔陳情帖 蔡景歷寂然帖 陸繹稽古帖 唐代宗守歲詩

裴行儉千文 李陽冰篆書心經 李白乘輿帖 徐嶠之天童經 杜甫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

白居易豐年帖 杜牧之張好好詩 張籍希深帖 李商隱正書月賦 陸希聲贈登光詩 許

禪烏絲欄詩稿 杜光庭詩帖 楊庭五蘊論 薛濤賞草詩 韓偓芝蘭帖 蘇靈芝達磨帖 王

仁裕送王禹偁詩 錢鏐貢泉帖 歐陽修贈蘇子美詩 石延年大字詩帖 陸經武林謠 陳景

枯木賦 跋顏真黑兔 曹東坡文 漁父詞 禪語 別官賦 大孤山詩 醉中歌 壯游詩
古德頌 楞嚴咒已上並山
趙子昂家藏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米元章寶章待訪錄

張仲悅家藏

謝尚餘寒帖 古完本瘞鶴銘

冀州趙宏道家藏

高宗御題淳化刻

濟南張興可家藏

顏魯公頌首夫人帖 唐模右軍周大熨等帖 許渾烏絲欄今體詩五帖 懷素猛虎吟 僧宏元登

集右軍書越州寺碑 歐陽詢卜商等帖 韓文公書名語 魯公自書語 元微之和樂天雪韻

韓偓尺牘一卷 山谷 唐模羲之問極三帖 皇象急就章 法帖 當是 霍治書清臣家藏

李北海縉雲帖 柳書李氏墓記 魯公鹿脯帖 唐文皇手詔又好謙帖 蕭子良變體書唐人臨孫

過庭千文 唐人摹蘭亭 內府 伯時孝經

喬仲山家藏

顏太師馬病帖 智永千文 宜和內 高閑千文 趙明誠 張旭承告帖 僧夢閑白蓮詩 張長史帖

章草王粲詩 南唐 智永筆力帖懷素臨 東坡小楷金剛經 全川經

郭北山御史家藏

唐模右軍重告等六帖 右軍快雪時晴帖 右軍奉告帖 唐撫王宏帖 王氏寶章 唐模蘭亭詩序 宋

諸人 徐會稽寶林寺詩 楊景度永興詩帖 歐陽率更道夫帖 唐人節史 右軍七月五日青

絹帖 胡季良臨右軍郗家信帖 右軍送梨帖 陶宏景屈盡帖 孫過庭書譜 定武五字不損

本蘭亭序 楊景度十九郎帖 嵇叔夜聽雨帖 魯公江外帖 陸東之蘭亭詩 歐陽詢稽古稿

高閑九原帖 白居易行元微之告 陶貞白書丹經 唐告 李邕口味帖 東坡致語稿 山谷

老將行 山谷檉梅帖 唐模右軍瞻近帖 晉王詢伯遠帖 東坡黃素上清儲祥宮碑 右軍此

事帖 白麻紙上行草後一行。然欲不可長。非第非臨。前人直以為真跡。殆非過許。上古印甚多。莫可辨。一四寸許

泥金書。如見御字。如此宜和、明昌兩朝小紙。及用至玉中磁玉印。秋盛悅生并封印。數宗御筆

奇物奇物。

王子慶家藏 與增瑞

右軍襄陽帖 畢瑒手狀

吳門季宗元家藏

林藻馬病帖 未 謝安八月五日帖 楊景度珊瑚帖 吳通徵告

天官謝奔修家藏

虞永興頭胎帖 有機靈清賞。文器公記。 顏魯公鹿脯帖 乞米帖 僧仲 楊少師手帖 李西臺詩 蘇滄

浪草書 東坡醉草 又溫公帖 陶隱居小楷大洞真經 訣後有林希 秦少游數帖 周越書劍

器行 唐劉良讓元陵挽郎告 貞元八年三月廿四日。三省長官並督。領吏部選其

三載。丞相李林甫。章。三人名後。又稱陳尚。四十三載。按天寶改年。為

而人之年。亦以章代。未通也。告身乃用羅紋紙。殊不可。後有向若冰。 吳越承制 大略如諸勅。後

尚父吳越 王晉卿八帖 晉卿與宅語王書。內有送酒一帖云。 蘇氏譜系帖 自源明。 蘇氏譜系帖 各十有餘帖。為六巨帙。平

所觀蘇帖。未有知 米老小楷三帖 又珊瑚十帖 米老辨印帖 詞云。 蘇氏譜系帖 各十有餘帖。為六巨帙。平

是之多且旨也。 侯翰印二字。尚書禮部員外郎米芾書也。 蔡君謨朱書青紙上大字 東坡書補觀音贊 吳越王判

諸家藏書簿卷六

王子才英孫號修竹家藏 見周公謨

雪寶和尚親書詩一卷 後有浮休居士 米老自作自書上清儲祥宮碑 川紙上大書

奔陽老人云。余家亦有米老自畫自書天衣禪師第二碑序。畫絕妙。為德生豪奪去。甚惜之。

喬遠之贊成號中山家藏

智永真草千文 一本。有政和宣和印。一 顏魯公馬病帖 高宗題 李伯時女孝經 伯時自書。

焦遂卿敏中家藏

王逸少十七帖 不出戶帖 唐孫過庭書譜 御題。上下全。徽宗潘金

張受益謙號古齋家藏

李西臺書新竹詩 後有蘇子美跋。 米元章帖十二册 各以其類為册。如手簡、家書、詩文、各分類。內有與友

曾故物。有周珍古玩大 印。其後歸史衛王府。

王子慶家藏

五字不損本蘭亭序 墨花滿面。後一行空處。有李秀岩跋。夢歸堂二跋。跋上有白石生四

雲烟過眼錄云。原係堂後官廬宗遺家物。後歸碑院童道人。姜堯章自童處得之。繼歸蕭子岩之姪

諸家藏書簿 卷六

朱性父家藏

米臨黃庭經今歸石 虞丞相允文手帖今歸黃 虞文靖公楷書金剛經一卷

李少卿貞伯家藏

懷素酒狂帖後有模範式鑿定。王竹卿跋。山谷 山谷草書一卷後有黃真字跋。紙墨如新。為黃書之最。少卿

寧波謝氏家藏

文丞相書其遠祖敬齋先生論蘇章事并丞相跋字約千餘行。草。稱後學文天祥

馬主事抑之家藏

顏魯公爭坐位帖上有賈似道印。為元人真文清公物。按米氏書史云。爭坐位帖。在顏最為傑思。年少時臨一本。不
公言為然。觀蘇跋。深書史。此帖豈真耶。竟疑已藏米臨顏爭坐位帖下。不錄。

南京梁中書家藏

陸宣公書陸士衡文賦小字章 東坡謝陳后山惠巾詩上有大方印。曰趙郡蘇 陸放翁大行書詩一卷

崑山項方伯家藏

朱文公李泰發二帖泰發名光。宋泰發知政事。卒謫莊園。後人欲其

常熟劉以則家藏

張長史宛陵帖李西臺蘇才翁跋。江 老米作朱樂圃墓表一卷亦非 元李雪菴絹書唐絕四軸漢字。大

海鹽張黃門靜之家藏

顏魯公祭姪文吳綱 宋人雙鈎唐模蘭亭漢中趙氏

袁戒卿家藏

張伯雨自書詩五十五首一册跋二册楊廣夫而下。

顧少參家藏

懷素草書千文一册少參得之河

遼東蕭黃門文明家藏

宋錢文僖鄭忠公任伯雨而下二十一帖

松江曹涇陽氏家藏

蔡蘇黃米真蹟一卷 陸放翁自書詩一卷 金王華書絕句詩七首大字行。虛

宜興徐閣老家藏

東坡小楷乞居常州奏狀謝采伯

諸家藏書簿 卷六

四一

蘇郡王氏家藏

五代楊凝式書神仙起居法草字真跡。小米鑿定。上有永興軍

范氏家藏

范文正公書伯華頌黃絹小楷。宋元名人題識甚多。世謂首陽之節。韓子之文。與

姚氏家藏

歐陽公寄姚子美詩真蹟姚少師嘗為僧。洪武中。住北平慶壽寺。得

侍郎吳公原博家藏

唐林藻深懋帖宋徽宗

兪憲劉公廷美家藏

宋黃巖叟李樂菴梁克家趙令時范石湖李泰發諸名賢手帖共一册

相城沈啓南家藏

蘇滄浪蔡端明蘇文忠文定黃文節米海岳諸賢遺墨共一册 王文正秦淮海米襄陽樓攻魏楊慈湖

諸賢手帖一卷 林和靖與僧二帖 蔡端明自書絕句詩 蔡蘇黃米真蹟一卷 蘇子瞻前後亦

壁賦李龍眠作圖。隸字畫。旁注云。是 山谷大字馬伏波詩一卷山谷白 山谷書老杜律詩二首亦大真

米元章自書詞一卷 李忠定張忠獻趙忠簡呂忠穆李莊簡五公手札一卷 張忠獻父子與虞

丞相劄子 鄧侍郎程雪樓徐子方虞疎齋諸公詩話

吳江史明古家藏

唐趙模集晉字千文 褚河南書文皇哀册文硬黃紙。米 歐陽率更夢奠帖行書。疑是臨本。元郭昇天錫

顏魯公與劉中使帖凡四十一行。元王芝、張安政、白澹 蔡端明八帖洪興祖、范大年跋

諸帖一卷李西臺、周益公、胡邦衡、 王佚老二帖大字 朱文公與六十四郎帖行書。真尚書 宋孝宗

賜虞丞相手詔 趙子固書梅竹詩三首趙子固、葉士 元張師道書木蘭花慢詞一卷後元人 子昂

臨大令帖并自書詩一卷 松雪書歸去來辭一卷 鮮于伯機自書詩文一卷小楷。有鄧文廟 周

伯溫書四體千文一卷前畫伯溫小像。門人將免侍立。旁有自贊。蓋

明古復有辭尚功舉鐘鼎款識真蹟二十卷後題云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十一日外孫朝請

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岳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後二十年奔陽周密得之外舅沐齋書房趙孟

頴鑒定白野不華周伯琦題名張伯雨柯九思跋此帖舊為吾鄉沈雅仲藏雅仲名洪元巨室號萬

三之後善草隸書老而貧故史氏得之成化戊申予館授史氏九月其家火作書盡多付煨燼唯此

帖及歐褚趙模書數卷獨存豈奇寶鬼神固衛之邪南濠都穆識

崑山黃應龍家藏

吳傅朋游絲書 宋高宗賜岳武穆手詔 金顯宗雨竹齊跋上有張翥

諸家藏書簿 卷六

嘉興王廷槐家藏記

張長史春草帖白麻紙。真跡入宋。題名甚多。 顏魯公祭姪文吳郡子。在海鹽。黃門解之處。

梁溪華氏真賞齋法書文大史徵。仲敘名。

鍾太傅薦季直表貞觀。王右軍。袁生帖。謝靈運書古詩帖。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起草。

王方慶通天進帖上有法。顏魯公朱巨川誥。真卿與劉中使帖。徐季海絹上楷書。

道經 蔡君謨手牘 黃山谷真行劉賓客經伏波神祠詩冬日二士兩東 草書諸上座帖 太白

憶舊遊詩 高宗黃素黃庭經 岳鵬舉與奉使郎中劄子 趙承旨臨鵝羣帖有郭善之、真仲章、子敬等跋。

臨大令洛神賦有虞伯生、李鳴鳳、袁、虞雍公跋。 金石有周穆王壇山古刻蔡中郎石經

殘本夏承碑漢碑樂毅東方晉刻定武蘭亭帖賦云。小楷諸帖。則樂毅刻之真。初發初鑄之勝。黃庭道之陰符度人。柳之尊勝清淨。又云。燭元真之丹。淳化祖刻。碑之辨。趙公姓印之文。又有大清所搨。

豐道生真賞齋賦中云。暨乎劉氏史通。玉臺新詠。則南唐之初梓也。肅宗義三禮圖。俞言等五

經圖說。乃北宋之精映也。荀悅前漢紀。袁宏後漢紀。嘉史久遺。許嵩建康錄。陸游南唐書。載

紀攸罕。宋批五禮。五采如新。古註九經。南唐多闕。蘇子容儀像法要。頭稱於諸。張彥遠名畫

記。鑒收於子昂。相臺岳氏左傳。建安黃善夫史記。六臣註文選。郭知遠集註杜工部詩。曾南豐

序次李翰林集。五百家註韓柳文。在朱子前。劉賓客集。外集十卷。內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歐

陽家藏集。刪繁補缺。八十。蘇全集。王臨川集。世所傳止一百卷。唯 管子。韓非。三國志。大字本。澤州。轉運司公節。已刊于

鮑參軍集。卷。最為真。三蘇全集。蘇子。韓非。三國志。大字本。澤州。轉運司公節。已刊于

寶晉山林拾遺。八卷。孫。靈溪友議。十二卷。詩話總龜。一百卷。經鉅堂雜志。八卷。金石略。鄭樵著。

評。蘭亭致。世昌集。皆傳自宋。元。遠有端緒。若齋中紫桑小几。寶晉舊物。下有帶字押白金羊鼎。乃商時

諸侯所用之器。子石研。色紫如嫩肝。一眼徑寸餘。有黃暈深八重。間以白質青花點。傳葉三藏自西域

歸。過峨眉。寶見溪。見兩石子。圍攪得其一。以為硯。常有五色光。又古玉小熊。長不及寸。腹下篆刻文曰。能

使人不衰。細如粒米。古玉印章。有東漢陽彪文。先四代相印。朱文虎鈕。雕刻精工。神韻生動。旁皆碾花。又

一印曰。三槐之裔。通身古臥。朱文螭鈕。刻深而奇。溫潤無比。高宗吳后二印。賢志堂印。白文螭鈕。賢志

主人覆斗。臥螭。俱精絕。其白玉螭鈕二印。改刻瓢印。曰真賞方印。曰華夏。一曰真賞齋印。扁則李四涯八

分書。以米元章平生有真賞印也。嘉靖二十八年。南陽外史豐人叔為跋賦。

諸家藏書簿卷七

嚴氏書紀

嘉靖乙丑五月。提學賓崖何公。檄余往閱官籍嚴氏書畫。凡分宜之舊宅。袁州之新宅。省城之諸宅。所藏書畫。盡發以觀。歷三閱月。始克畢事。當時漫記數目。以呈。不暇詳別。今日偶理舊篋。得之。因重錄一過。稍為區分。隨筆箋記一二。傳諸好事。明窗淨几。時一披展。恍然神游於金題玉牋間也。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十七日。文江草堂書茂苑文嘉。

法書一 鍾繇薦季直表一 初藏吳中張氏。後歸石田先生家。復在王元戎路帖一 唐摹 晉本 王羲之此帖一 鍾繇王羲之。乃金章宗故物。凡二十字。吳郡卷定為真蹟。然非元常筆也。 太熟帖一 吳中王氏所藏。耳。黃素黃庭內景經一 字類元章所臨。清逸絕。王獻之奉書帖一 見之。蓋其得意筆也。予嘗第一過。索靖出師頌一 宋內府本。前有高口。楊煥書也。

法書二 虞世南夫子廟堂碑一 歐陽詢千文一 唐人雙鉤十七帖一 唐模晉帖。世所少有。此

趙模集晉字千文一 亦天下法書第一。褚河南倪寬贊一 真筆上上。吳中大宋本。或云。精

柳公權小楷度人經一 項更部所藏名跡也。顏魯公書譜一 黃紙上所書。略無毫髮動。名跡。送裴

將軍詩一 錫山安氏藏本。其家已刻石。行世。怪怪。爭坐位帖一 全本。馬抑之故物。宋米芾所書也。後有真

將軍詩一 奇。前無古人矣。蓋魯公劇跡也。

鐘鼎臨本四册 松雪真蹟四册 錦囊佳製 張即之墨妙 虞世南墨蹟 懷素帖 靜林書譜
宣和御書 翰墨清趣 吳下草聖 拙政園十二篇 其石刻法帖共三百五十八 誥敕及欽賜詩
賦外 聖諭至二千八百七十八道 累朝實錄八部 計五百七本 手抄宋元書籍二千六百十三本 沒入
大內 一應經史子籍等書 計五千八百五十二部 套發各儲學貯收 一應道佛各經訣 計九百一十四
部 套發各寺觀 誦而所籍錠金 條金 餅金 葉金 沙金 碎金 及金器 金飾 共三萬四千五百餘兩 內首
飾之奇者 有大珠 貓睛 天上長庚 人間壽域 工副 淨銀及銀器 銀飾 共二百二十七千二百餘兩 玉器
計千件 最古者 有漢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匣 晉永和鎮宅世寶 紫玉盃盤 玉帶 計二百餘條 犀象 瑤瑁
諸香帶 稱是 金鑲牙筋二千餘條 珠寶 琥珀 共重五百七十餘兩 珍奇器玩 共三千六百五十餘件 內
有嵌寶金象 駝水晶燈二架 上具寶蓋 珍珠絡索 紫密 計二十四件 外有珊瑚樹六十株 金鑲龍卵 雙
五個 古刺水 薔薇露十三種 空青五枚 硃砂計六百四十餘觔 沈檀 奇南計五千餘觔 織金妝花段 緞
綾 綉紗 羅 絨 葛 瑣 布 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餘疋 男女衣服及貂裘 共一千三百餘件 內宋錦
二百餘疋 弓 鞞 之珍麗者 至一千八百餘 金銀 鉸 川 扇 徽 扇 倭 扇 團 扇 戈 折 扇 玳 瑁 牙 諸 香 扇 共一
萬七千六百餘柄 名琴 共五十四張 有清流 春雪 寒玉 激玉 響泉 冰泉 秋月 垂月 霜鐘 秋風 調古 一天
秋 萬壑 松 雪 下 鐘 秋 澗 泉 玉 瑤 琤 玉 壺 冰 清 廟 之 音 咸 通 之 寶 鳴 雷 震 殿 九 霄 鳴 佩 月 下 冰 玉 萬 壑 松
聲 流水 高山 蒼龍 噴玉 寒江 落雁 及 鑿金 古 銅 琴 大 理 石 琴 餘 盡 斷 紋 金 微 水 晶 玉 軫 足 古 硯 除 端 溪
龍尾 外 有 漢 未 央 宮 硯 銅 雀 臺 硯 唐 天 策 府 硯 貞 觀 上 苑 硯 宣 和 殿 硯 蘇 東 坡 天 成 硯 玻 璃 石 二 面
硯 崑 崑 壁 硯 白 玉 硯 都 丞 文 具 六 副 內 玩 佳 不 可 枚 舉 古 銅 鼎 彝 樽 壺 之 類 計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七 件 而 寶
翰 樓 之 象 寶 金 絲 樟 百 祿 堂 之 隨 間 大 紅 毯 與 宴 處 之 玉 雙 陸 香 唾 盞 美 人 銀 溺 器 不 列 也 畫 品 亦 甚
修 乃 墨 蹟 法 帖 僅 此 足 徵 嚴 氏 之 好 尚 矣

諸家藏書簿卷九

王弼州爾雅樓藏法書按此四部中
魏鍾太傅薦季直表晉王右軍三帖 大熱 此月淡 逸少鶴不佳帖魏 是其語 王大令送梨帖有柳誠題
隋賢書出師頌史孝山古 章草法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唐文皇哀册 褚河南書 又臨蘭亭 敘真蹟
顏文忠公送裴將軍詩 書吳興竹山潘氏堂聯句 柳誠懸畫蘭亭詩文 懷素千字文
宗室家藏本雜古墨跡右軍帖 晉永和 褚河南 斷簡 眉山 六大家十二帖 顏真卿帖 蔡惠安 樂扶護二帖 忠送梅花帖 米襄陽 令名帖 薛稷 徵三札 趙文敏 騎從帖 孫節帖 合一卷 所云 賜寶力二十年 數得數次 不易也 宋名公二十帖 李學士 宗壽 送版見詩 范希文 蘇軾 彭興 趙大年 借墨帖 沈與求 知深州 巧制 韓蕪王 與司農 魏領 廣九文 恢復 魏 學士 汪彥章 右相 葉衡 龍圖王 趙鼎 待制 蔣燦 樞密 王淮 大參 張元 祥 張狀 元 祥 權宜 獻 魏 魏 蔡 公 了 翁 張 祕 閣 即 之 各 詩 割
宋賢道墨 溫公 蘇文定 米父子 修撰 鮮于 樞 司 諫 鄭 浩 范文正公楷書道服贊又題伯華頌與尹舍人書及忠宣公誥勅歐陽修 皆名賢 大夫三帖 為范氏 實百金子 和靖處士手書七言近體五首 東野不言 差少肉 書似 留 涑水司馬溫公宛陵梅都官金陵王荆公副車王都尉墨蹟 王司諫告身 蘇滄浪真蹟 蘇文忠公書烟江疊嶂歌 披書四古體合 有意成風格 以無意取姿態 或離或 物札 與蒲傳正札 書三絕句 蔡蘇黃米趙帖 趙為子 子瞻書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又書歸去來辭 黃山谷雜帖 書墨竹賦 此君軒詩 雜詩二卷 雙井伏波神祠詩臨本 元美以 蘇 王 不能得 託王

婦詩一幅 蘇端明郎中帖 王晉卿謝帖一幅 蘇文忠公蘇雨帖又潤筆帖 東坡乞田帖一卷 書阿育王宸奎閣碑文 蘇文定公和詩帖一幅又穎濱帖二卷 黃文節公詩帖一卷又山谷 維清道人帖 米南宮臨蘭亭又寶先生帖書杜詩山水歌一卷 趙文敏公書文賦一卷 書吳興 賦一卷

其間如蘇明允題懷素詩 鄒志完建平東張南軒薦游成之書 皆生平未見之翰墨也 諸蹟中宜以東坡 手末六紙為輔 而以懷素苦符帖後有米數文跋者冠之 庶得次第矣 岳州諸法帖 見魏古

岳州諸名家可為書法者 則李斯二十八字 宣和大定二碑額 會真宮李白詩 四面碑 八 分 則開元磨崖御書 葉彬補書百八字 回馬嶺三字 崖嶺有開元紀泰山銘四字 如斗申騰補書秦始皇 紀泰山銘 皆有古法 楷則張待制宣和修廟 宋真宗御書青帝贊陰字碑 行則錢穀遊覽記 尹待詔 祥符四碑 草則黃廣洋 魏開 許應元 韓宗伯存良家藏

南陽書法表 潔溪茅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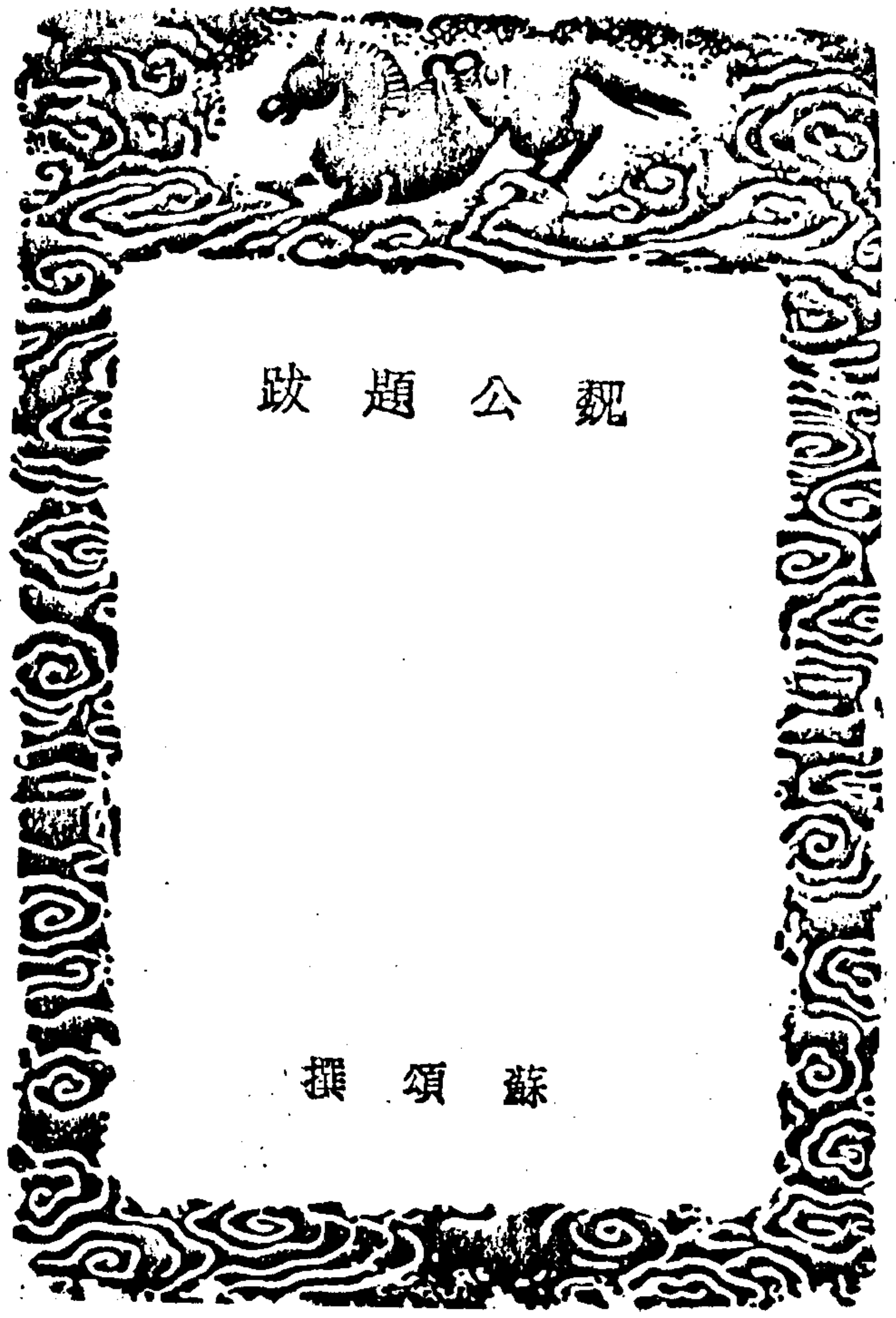
原夫書法之興 肇自蒼頡 而衍溢乎史籀 詳備乎李斯 程邈之徒 並稱業擅一時 足可法程萬世 然以世 代編遠 真蹟無存 鑒家僅於金石遺文 略闕一斑而已 厥後人趨簡便 篆隸之用日微 而書始分為三體 矣 三體維何 一曰正書 始於王次仲 而鍾繇造其極 遞變而為王羲之 褚遂良 顏真卿 柳公權 以迄乎徐 浩 陸希聲 宋 蔡 二曰行狎 起於劉德升 而羲獻父子窮其奧 遞變而為王羲之 謝安 陶宏 永 僧法 以迄乎虞 南 李 蘇 三曰草聖 創法於杜度 而張芝 皇象得其神 遞變而為索 靖 虞 蕭 于 阮 以迄乎旭 高 素 楊 趙 成能上下千年 縱橫萬里 鑒家珍若 隋珠重如拱璧 或稱人文之大觀 或號藝林之巨擘 揆諸風格 良不誣也 國寶流傳 實賴好事 厥後梁武 唐文 宋高 元文 金章 李煜 則以帝王之尊 而酷嗜夫寶書 亦有紹京 廣津 易簡 公麟 侂胄 似道 則以領袖 之貴 而爭收夫法寶 波蕩風靡 浸淫成俗 無奈真贋雜陳 玉石並列 求彼真鑒 如貞白 登善 元章 元鎮 之 研窮顛末 洞見底裏 則且代不數人 能不得一也 識者之任 厥惟艱哉 皇明建極 百務聿興 而獨鑒書 一途 茅塞未開 世廟時 有豫章權相者 沈涵金珠 浮游雅道 百計苞苴 一味耳食 何異坐井觀天 刻舟求 劍 嗣後二美 博訪於婁東 子京力購於秀水 一時故楮斷麻 雲興霞聚 商確精奧 固無其人 誰 能熟玩名書 深加精別者也 維時 韓存良宗伯 以妙年登講席 位帝師 爵元老 與滅繼絕 人文攸係 生平 別無嗜好 絕意求田問舍 俸薪所入 悉市寶章 晉唐宋元之奇 所收不下百本 多與名流 品定甲乙 物 物連城 言言著蔡 而長公朝廷 以余耿尚 時接討論 環寶在陳 剖腹無計 乃以暇日 即其家書蹟目錄 作 為法書表行世 縱未敢自稱鑒之董狐 竊比子長十表之例云爾

正書

晉王羲之曹娥碑 唐虞世南真草千文 褚遂良正書千文 顏真卿自書吏部尚 書 徐浩朱巨川 小楷摩利支天經 柳公權翰林帖 懷素論書帖 宋蘇 軾宜春帖子詞 米芾小楷快雪時晴帖 元趙孟頫臨王右軍東方畫像贊 臨大令洛神十三行 臧 逸篇 高峯和尚行狀 金丹四百字 行狎 晉王羲之且極寒帖 行穰帖 嘉興帖 氣力帖 諸從帖 唐太宗晚來手勅 孫虔禮北山移文 孝經 宋蔡襄折腰菱帖 蘇 軾前赤壁賦 墨妙亭帖 李伯時三馬圖贊 虎跑泉帖 陸宣公像 贊 黃庭堅大江東 米芾破光來戲帖等九帖 高 宗書洛神賦 元邱處機西江月詞 趙孟頫臨定武蘭亭 臨王右軍十四帖 書歸去 來辭 書陶潛贊 書東坡贊 鮮于樞女史箴 康里巒書杜詩長卷

晉陸機平復帖 王羲之謝司馬帖 鶴等帖 大道帖 思想帖 胡母帖 王獻之冠軍帖 唐孫虔 禮書譜 張旭野舍讀書帖 宛陵帖 懷素畫訣帖 貧道帖 論書帖 李懷琳臨絕交書 李太白自書詩 宋蘇軾寒食 詩 挑耳帖 黃庭堅華嚴疏 秋浦歌 元趙孟頫書蜀道難 歸田賦 左太沖賦 史詩 臨開帖右軍第六卷七帖 石刻 唐揚鍾元常寶鼎表 宋定武蘭亭序 墨皇定武蘭亭 宋揭淳化閣帖 右凡二十五人計七十二帖

唐揚鍾元常寶鼎表 宋定武蘭亭序 墨皇定武蘭亭 宋揭淳化閣帖 右凡二十五人計七十二帖



魏公題跋

蘇頌撰

魏公題跋 目錄

魏公題跋	魏公題跋目錄
目錄	又
卷之一	題君諱草書
題郭侯家傳後	題校經圖
題枯樹賦	
題維摩像	
題右軍帖	
題御前曆子	
題胡考甫書筆法經	
題青溪圖	
題送晉光序	
題濼院記	
題應之詩	
題張籍墨迹	
題名茶記	
題巨然山水	

魏公題跋卷之一

宋 溫陵補 訖 撰
明 海虞毛 晉 訂

相國郭侯家傳唐亳州刺史李繁撰述其父必之事迹起天寶被召中問遷謫遂正元中終於相位其所論著甚悉然與唐史小異文字亦有不倫次者蓋繁以罪繫獄謂其將死則先人之嘉謀密議遂不得傳因得廢紙敗筆於獄吏以成其謀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筆別加潤色後亦不果今崇文本第一至第五總五卷尤為疏略大類抄節臣以私本校正凡增補數萬言以充定本云

題枯樹賦
枯樹賦故龍閣奇春魏公家傳云諸河南書其卷末題諫止云正觀四年為燕國公書而無書人姓名余按徐浩書品云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恩倖

用事嘗賜二王真跡二十軸因製為十二屏以褚遂良枯樹賦為脚大會尊賢張以示之詳搜崔融輩見之皆廢食歎息驗此賦河南書明矣然既用作屏而今本乃橫卷豈非後之好事者重裝背以便藏藏邪抑河南書此賦自有別本邪不可復知也觀其筆力道媚頗逼二王非河南不能為也而學者多云燕公子志寧也按志寧曾祖謹仕周開國封燕志寧正觀末始襲祖封而此賦乃在未封前豈當時公卿自有封燕者而史失其傳耶或志寧嗣封當在前而書傳記之誤耶又不可得而詳也予愛玩其書因究其本末而志於後

題維摩像

張彦遠古今名畫記所載顧長康傳云與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象設刹會請朝賢鳴利注其疏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貧打刺獨注百萬眾以為大言後請勾疏長康曰空備一壁遂閉戶住

魏公題跋 目錄

魏公題跋

來一月餘日西維摩詰一軀工畢將點眸子乃謂
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
日任例黃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
錢百萬又論畫體工用云願生首創維摩詰像有
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敷
之終不及至唐寺廢杜紫微收之為池州刺史過
金陵歎其將圯募工繕寫十餘本以遺好事者其
一乃汝陰太守某入也不敢攜去至今置於州解
丞相晏臨滿公鎮鎮日嘗語從事鏡石以記其始
末嘉祐壬寅予領郡事暇日暇取以觀之按長康
管人故所畫服飾器用皆當時所尚其意態位置
固非常畫之比也或云杜本已為後人竊取今所
存者蓋再經磨損矣然而氣像超逸彷彿如見當
時之人物已可愛也况牧之所傳乎况長康之真
蹟乎想摹不足因命工人印其本移為藏之家楮
又題於像旁丹楊蘇子容記

漢光武以手迹賜郡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故自
臨邦宰邑者競能其官唐明皇除令長亦以教書
訓厲謂之令長新戒當時郡縣號為得人其猶載
於金石之刻或見於詩人之詠欲以為太平之源
由此其致猶未若神功恤民之勤為之精擇守長
親書翰墨以遺之得其賜者超越前代規撫閑遠
垂於無窮守臣奉之以為大訓不其偉歟
題胡考甫書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本序云佛為大心眾生說一乘
道絕真境界起絕權假念相應即成正覺名雖
十會指歸一貫通理者利那見性泥文者多劫迷
塗自晉至唐三經繙演其書乃完凡十萬正文總
百千妙頌要言與義包括萬殊前代名流留心探
索則有論鈔贊開示末學入法界門大行於時
予熙寧中赴東陽守道桐江失舟弟息及甥三人
不救追悼不已因作毗盧文殊普賢三像以薦天

題右軍帖

予獨見二王書帖多矣疑非真蹟應是摹仿然筆
勢勁無毫釐之差都莫能辨其是否所可辨者
一紙數帖及用硬黃耳符唐文皇好二王書天下
訪求遺迹殆盡彼時已患盛久恐遂磨滅因命搨
書手趙模等傳搨數百本藏之禁中或分賜王公
得之者已為秘寶矣故當時語云趙模一紙尚直
數萬錢今觀說之所收一軸凡四紙一十帖皆奇
跡也卷末題蕭祐者元和人起處士仕至桂管觀
察使書四皆妙嘗敘鍾王遺法蕭筆筆勢編集其
偽為二十卷上之又題疑式正臣則楊少師也每
紙皆有正臣字應是其家舊物也丹楊蘇某題
題御前曆子
左光祿大夫尚書左丞蘇某恭覽太宗皇帝淳
化中賜知州御前曆子親書三十一字迄今八十
餘年筆勢飛動輪墨如新對之欽然誠不悚厲答

橫通經義者以為正合教意今考父大夫服太夫
人之喪三年齋素書此經全部八十卷字皆端楷
功已固成仰報助勞陰助其福其勤至矣非特見
孝子精誠之意抑可示導門誘掖之勸因覽巨軸
贊歎不已聊假翰墨題於入法界品之篇末云元
祐七年二月初七日丹楊蘇某謹誌
題青溪圖
予慶曆四年領邑江寧六月馳漕牒之貴池過偶
天章勝公過郡盤桓新居郡官曾公退居州第相
期為弄水之游者數四臨青溪望諸山以琴瑟籍
碧笑言甚適迫今五十年矣而未嘗再到公謂畫
圖曲盡幽致言念歲月推遷二賢墓木已拱而老
朽臨然觀物思人不觉感懷因識卷末
題送晉光序
晉光論書法猶釋氏心印發於心源成於了悟非
口手可傳此誠知書者然當時各稱如此而獨不

開於後世筆跡絕少傳者豈唐人能書者多如光
輩湮沒無聞不知幾何人耶觀諸公稱譽之言蓋
非尋常僧流也
題淮院記
唐人多善書者隸楷行草往往各盡其妙涉五代
而字體衰矣獨楊公凝式號得筆法洛中碑誌石
刻官寺僧舍多其題識至今尚存校之一時墨迹
固不類矣伯鎮所臨中灘浴室記是其書撰文格
雖不甚高而詞氣宏瞻猶有唐人之風範亦可嘉
也
題應之詩
應之江表名僧能文章善楷隸南唐昇元保大間
為內供奉中主後主書禮與之相新當時碑刻多
其高者至今盡存惟江寧府保寧寺四注金剛經
兼備眾體尤為精筆此詩乃其真跡也蘇某題
題破箱墨迹

已為奇迹矣而君誤又作飛草蓋風雲龍蛇之變
態非曲江字可比也少有得其真迹者說之此卷
遂為奇寶矣丹楊蘇某題
又
說之與予皆連君謾姻家情好亦均予憐特款密
未嘗求其書而說之所得飛草二軸其他真草又
過是非夫好事之篤何能致其多也如此君謾今
亡矣其書不可復求故因披卷益增悵悵耳予容
題
題授經圖
後漢永平七年明帝夢金人既寤以問羣臣通人
傅毅對曰臣聞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
必是乎因詔使者蔡景等十四人如天竺至月支
過沙門摩騰竺法蘭等傳其經像獻以白馬還
洛陽譯所得經為四十二章藏於蘭臺石室遂流
東夏右極摩騰竺法蘭入漢獻經像圖人物十有

張籍書世罕傳者予頃游歷陽見僧寺有收得其
墨蹟與詩刻今覽此帖疑皆所見者唐人大率能
書籍雖非以書名然其用筆皆有法尤可佳也丹
楊蘇某子容題
題名茶記
齊已詩人不以書稱在唐季二道既衰然此詩脫
澆不俗筆札亦善信乎名稱於人必有可尚者子
容題
題巨然山水
巨然山水擅名江表歸朝尤為當時貴重然而亦
新其筆故今傳者甚少惟學士院北壁特為奇作
前賢詩記中多稱之煙嵐曉景是其得意者簡見
好事家一二小圖皆題此名說之所收特佳也子
容題
題君謾草書
唐明皇有飛白散隸賜上巳曲水宴大字今尚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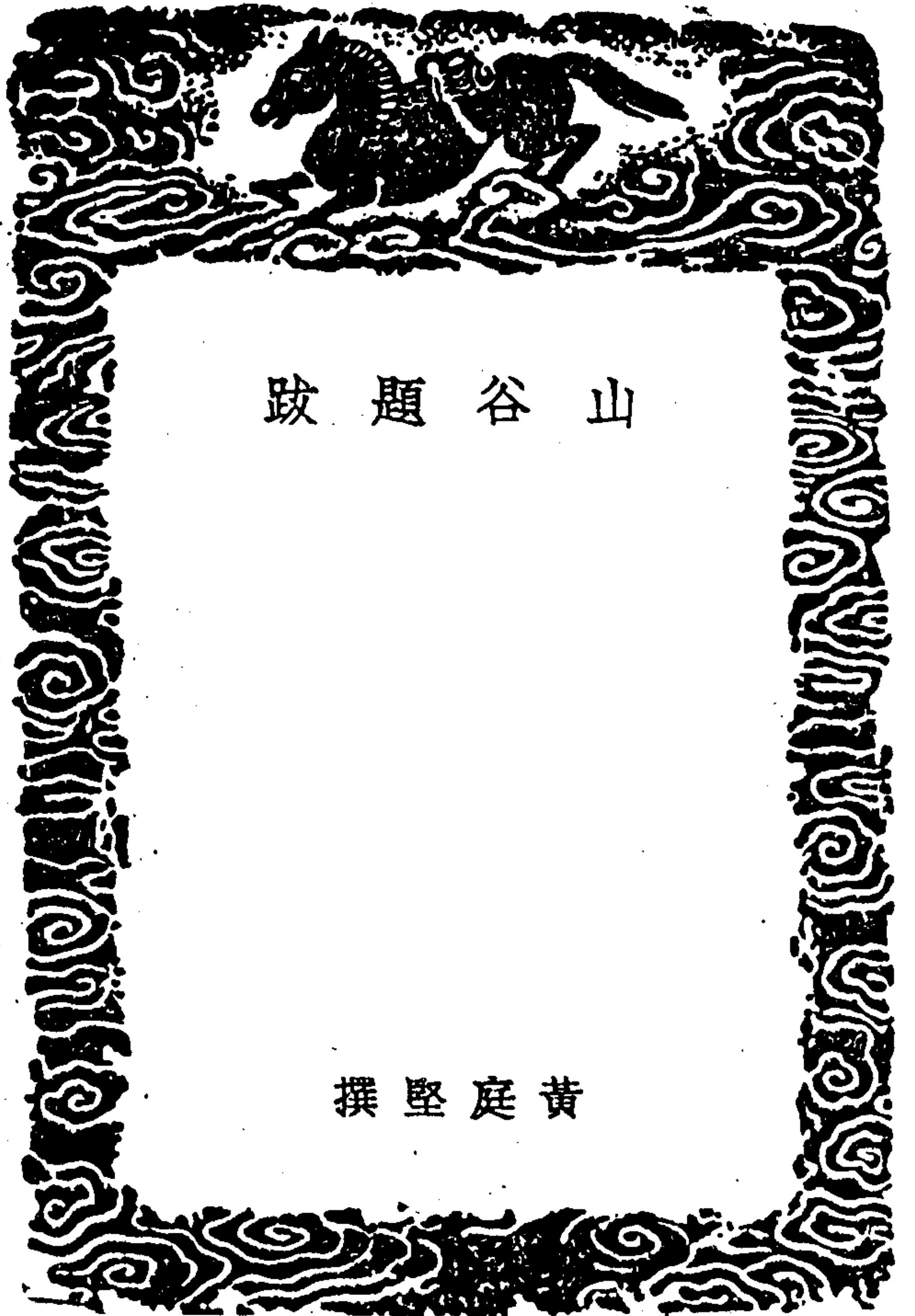
一治平丁未在山陽傳史中輝家藏本云其本搨
成都佛寺古殿畫壁相傳漢魏間筆觀其衣冠服
用若後魏周隋制度疑彼時畫工初意所造耳蘇
某子容燕寢北軒題記
丹楊蘇神在兩禁時人病其險謫其子頌字
子容器局與父迥異元祐末為相未嘗減否
人物諸臣多奉事于宣仁獨頌素諸指扇其
後獨免于遺謫一時陳止齋輩無不仰止其
為人晚年自叙百詠可謂生平本傳雖任秀
章周子元二序不若其自述之詳而最也所
載法書甚富但鑿別真贋未必具頂門上慧
眼如智永千文半卷珍為秘寶未南宮一見
知是唐人臨本大槩可見矣後封魏國公年
踰八十諫知時至自草遺表並真其子生死
之際者代海隅毛晉識
吳儂見物之黑白分明者都云漆黑雪白雖

魏公題跋

鈔語具有文理余家藏宋版蘇魏公集七十
二卷紙白如雪煤黑如漆頗與吳語相若嘗
憶東坡云方欲白時煤雪黑方欲黑時煤漆
白如此集麻黃而無煤矣茲題跋一卷其末
卷云晉又識

魏公題跋卷之一終

六



山谷題跋

黃庭堅撰

山谷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題太公丹書後 丹書詞 席四端銘 几銘 鑑銘 盤銘 檀銘 杖銘 帶銘 履銘 鷓豆銘 戶銘
		跋七佛偈 跋庚州學記遺吳季成 題樂府木蘭詩後 題白崖詩後 跋自書所為香詩後 古和秋懷五詩後 題自書卷後 題東坡書道術後 跋東坡所作馬券 跋相龍經 跋臨晉王太尉家書

山谷題跋 目錄

山谷題跋 目錄	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書葉說遺族弟友諒 跋王荆公惠李白贈錢帖 題牧護歌後 跋雙林心王銘 書問政先生語後 跋張龍閣家問 跋秦氏所置法帖 辨養字 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書贈宗室景道 書吳無至筆 書侍其瑛筆 書贈俞清老 書嶽碛 書草許扇
	書小宗奇 題練光亭 書贈韓瓊秀才 書幽芳亭 書壺中九華山石 卷之二 書陶淵明書子詩後 題李白詩草後 跋柳子厚詩 跋劉夢得淮陰行 跋劉夢得竹枝歌 跋劉夢得三閭辭 書徐台稽禹廟詩後 跋子瞻醉翁操 跋子瞻木山詩 跋子瞻送二姪歸省詩

山谷題跋 目錄

山谷題跋 目錄	跋東坡樂府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書筠州學記後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跋雷太簡梅聖俞詩 書劉景文詩後 書歐陽子傳後 書所作官題詩後 跋招清公詩 題古樂府後 題意可詩後 書林和靜詩 書王知微胸山雜詠後 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書邢居實文集
	跋所寫答小邢止字制詩并和晁張八詩 與徐師川 跋王慎中胡笳樂句 跋歐陽元老詩 跋高子勉詩 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 書洞山介禪師新豐吟後 跋王介甫帖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書玄真子漁父贈俞秀老 跋贈俞清老詩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跋二蘇送梁子熙聯句 書秦觀詩卷後 書陳亞之詩後

山谷題跋 目錄

書鮮洪範長江詩後
跋元聖庚清水殿記
題王子飛所編文後

卷之三

題校書圖後
題渡水羅漢畫
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題七才子畫
題濟南伏勝圖
題趙公佑畫
題華嚴經圖
題明皇真妃圖
題胡川圖
題洪駒父家江千秋老圖
書文湖州山水後

跋東坡論畫
跋東坡畫石
書王荆公騎驢圖
書劉壯與漫浪圖
題李伯時憩寂圖
題李伯時畫天女
題李漢舉翠竹
題文湖州竹上鸚鵡
題崔白畫風竹上鵝鴨
題東坡像
跋畫山水圖
題畫娘子軍胡騎後
跋仁上座橋洲圖
題惠崇九鹿圖
題蘇文貴山水

題陳自然畫
題徐巨魚
書士星畫
題畫醉僧圖
題宗室大年永年畫
卷之四
題太宗皇帝御書
跋蘭亭
又
書右軍帖後
書右軍文賦後
題瘞鶴銘後
題宋徽宗後
題東方朔畫贊後
題洛神賦後
跋法帖

題律本法帖
書道經後
跋佛頂咒
跋新法帖
題榮杏道家廟堂碑
題家福夷家廟堂碑
題蔡致君家廟堂碑
題康永興道場碑
題徐浩碑
題楊凝式詩碑
跋張長史千字文
書張長史乾元帖後
跋張長史草書
題顏魯公帖
題顏魯公麻姑壇記

跋顏魯公東西二林題名
書徐浩題經後
跋羅公異所藏石刻
跋王立之諸家書
跋李後主書
跋李伯時所藏篆文
跋洪駒父諸家書
跋武德帖

卷之五

跋東坡字後
跋東坡水陸贊
跋東坡敘英皇事帖
跋東坡書
跋東坡墨迹
題歐陽偁夫所收東坡大字卷尾
題東坡小字兩軸卷尾

跋東坡帖後
跋東坡與李尚老帖
跋東坡書帖後
跋東坡論筆
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
書蔡損東坡書後
跋偽作東坡書簡
跋偽作王聖子作字
書繪卷後
跋自臨東坡和陶淵明詩
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
跋與徐德修草書後
書自作草後
自評元祐間字
題萬松亭
書福州陳繼月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跋舊詩卷
論黔州時字
跋湘帖摹公書
跋五字相書
跋常山公書
跋蔡君謨帖
跋勇氏李公達所寶二帖
跋周子發帖
跋唐林夫帖
題王荆公書後
跋三伯祖寶之書
跋王才叔書
跋米元章書
跋王晉卿書
跋李康年篆

書家弟幼安作草後
跋西園草書
跋淡墨碑銘
卷之六
題傅神
跋范文正公帖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跋范文正公詩
跋神大諫墨蹟
跋顏魯公壁間題
跋高獲敬公傳
跋江記注墨迹
跋歐陽公紅梨花詩
跋朱侍郎奏藁
題知命弟書後
題所書杜子美小詩後

書天姥吟遺馮才叔
書徐德占題壁後
跋子瞻祭胡屯田文
跋王荆公禱簡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跋東坡詩
跋歐陽元老王觀復楊明叔簡後
跋黃侍禁墓銘
跋砥柱銘後
跋匹紙
跋僧齊已詩
書贈王長源詩後
書枯木道士賦後
跋周元翁龍眠居士大悲贊
書無名師息心銘後
寫蔡明遠帖與李珍跋尾
子弟誠
書生以扇乞書
送徐德鄰
書王觀復樂府
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後
題子瞻與王宣義書後
書花柳歌後
書江西道院賦後
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
題錄清和尚書後與王周彥
書老子注解及莊子內篇論後
示王孝子孫寒山詩後
書草老杜詩後與黃斌老
書子瞻寫詩卷後
書簡公画像贊後
李致堯乞書卷後

跋元祐間與三姪太君帖
題胡氏李公擇墓柱
書舊詩與洪龜父跋其後
書楚志翻著轍詩
題刀錫民傳後
書贈尼師
卷之七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論書
論詩
雜書
書十松心扇因自評之
題王觀復書後
評書
筆說
試張耕老羊毛筆
題劉君墓誌銘後
書張仲謀詩集後
書張芝受書後
題石供奉金神像
題王右軍書蹟後
跋杜牧之冬盈日寄阿宜詩
跋韓退之聯句
題任昉論王儉後
跋司馬溫公與路公書
跋富鄭公與路公書
跋韓魏公與路公書
跋韓康公與路公書
書蘇相國書後
論子瞻書體
論寫字法
論鹿性

觀曾公卷墨迹
題公卷小屏
題公卷花光橫卷
書韋深道諸帖
書東坡寫溫飛卿湖陰曲後
士大夫食時五觀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二付已德行全缺應供
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
四正事良藥為療形苦
五為成道業故受此食
卷之八
書姚君玉誠軒記後
書贈日者柳彥輔
書贈花光仁老
九月九日書贈初和甫
跋歐陽率更書
跋繆篆後
跋劉敞侍讀帖
鍾離跋尾
跋此君軒詩
題歐陽率更書
跋江文通擬淵明詩後
跋所寫近詩與徐師川
書食時五觀後
題黃龍清禪師梅堂贊
與楊景山書古樂府因跋其後
跋東坡書寒食詩
跋東坡嘲巢三
跋張長史書
書座右銘遺嚴君可跋其後
書陰德字遺陳氏

刻先大夫詩跋
書送李愿歸盤谷序遺吳周才
跋韓退之送窮文
題東坡大字
題唐木蘭亭
題魏鄭公砥柱銘後
書樂天忠州詩遺王聖徒
題東坡水石
題作菴
題太學試院
題固陵寺壁
題胡氏所憩亭壁
題西林寺壁
題太平觀壁
書自草李潮八分歌後
跋章草千字文
跋登江州百花亭懷荆楚詩
跋張持義所藏吳彩鸞唐韻
題林和靖書
跋東坡與王元直夜坐帖
跋東坡海甯詩
題東坡竹石
跋老蘇先生所作王道矩字說
書柏學士山居詩題其後
跋東坡鐵柱杖詩
跋東坡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詩
戲草秦少游好事近因跋之
跋所書戲答陳元興詩
跋郭熙山水
跋牛頭心銘
書劉禹錫浪淘沙竹枝歌楊柳枝詞卷九
首因跋其後

題宗成樹石
 題玉清昭應宮圖
 書遺道珠翠竹後與斌老
 書和晁無咎詩後與斌老
 生臺銘跋
 游龍水城南帖
 海昏題名
 禮思大禪師頭名
 書吳叔元亭壁
 題也足軒
 西山南浦行記
 題潘谿崖壁
 石門寺題名
 中興頌詩引并行記
 遊瀘州合江縣安樂山行記
 遊中巖行記三則

題三遊洞
 卷之九
 評釋長沙法帖
 梁武帝書
 唐太宗書二則
 唐高宗書
 淡菴芝書
 後漢崔子玉書
 魏鍾繇書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三則
 晉丞相王導書二則
 王羲之書八則
 晉丞相王敦書
 晉司徒王珣書
 晉司徒王珣書
 晉侍中郗愔書

晉太守山濤書
 宋特進王晏書
 王羲之書四則
 王獻之書三則
 跋白兆語後
 晉發願文後
 書白草秋浦歌後
 書伯時陽關圖草後
 書王周彥東坡帖
 書平原公簡記後
 跋唐道人編余草草
 跋朱應仲卷
 元祐間大香淵明詩贈周元章三則
 跋樂道心經
 跋王子子外祖劉仲更墨蹟
 跋柳枝詞香紙扇

跋竹枝歌
 又書自草竹枝歌後
 跋張拙頌題唐履枕屏
 跋王晉卿墨蹟
 跋自書樂天三游洞序
 跋知命弟與鄭幾道駐泊簡
 跋秦少游踏莎行
 跋王君玉定風波
 跋老杜病後遇王倚飲贈歌
 跋李太白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跋馬忠玉詩曲字
 跋永叔與挺之郎中及憶滁州幽谷詩
 跋東坡長短句
 跋寒山詩贈王正仲
 跋淨照禪師真贊
 跋王觀復歐陽元老高子勉簡

跋心禪師與承天監院守瓌手誨
 跋自草東坡詩
 跋周越書後
 跋自草與劉邦直
 跋所書子美長韻後
 跋草書子美詩後
 書次韻周元翁游青原山寺後
 書程夫人墓誌後
 跋東坡自書所賦詩
 跋梅聖俞贈歐陽晦夫詩
 書船子和尚歌後
 跋苦寒竹
 書朱暉傳後
 書安樂泉酒頌後
 題韓幹御馬圖

山谷題跋目錄
 山谷題跋卷之一
 宋 潭章黃庭堅 撰
 明 海虞毛 晉 訂
 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為虜所生得遂富貴於虜
 庭而能不忘藩邸舊恩掌丘龍數以忠信回豺狼
 之心受金帛之惠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虜人
 稱道沙間王乃能盡忠於兩主當特士大夫亦有
 微管之歎者臣恭惟章聖皇帝以天下為度貴臣
 子之節不一而足錄其脩睦之義恩給其孫雲而
 仁宗皇帝以諸子幼小不問存沒不絕其祿賜所
 以能使君子盡心小人竭力者也惟二聖好生之
 心不殺之武至于今天下歸心宗廟之靈當福萬
 代不但卜年八百又過其曆而已元符三年十一
 月丁亥故史官臣黃庭堅謹記
 題太公丹書後

山谷題跋卷之一
 宋 潭章黃庭堅 撰
 明 海虞毛 晉 訂
 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為虜所生得遂富貴於虜
 庭而能不忘藩邸舊恩掌丘龍數以忠信回豺狼
 之心受金帛之惠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虜人
 稱道沙間王乃能盡忠於兩主當特士大夫亦有
 微管之歎者臣恭惟章聖皇帝以天下為度貴臣
 子之節不一而足錄其脩睦之義恩給其孫雲而
 仁宗皇帝以諸子幼小不問存沒不絕其祿賜所
 以能使君子盡心小人竭力者也惟二聖好生之
 心不殺之武至于今天下歸心宗廟之靈當福萬
 代不但卜年八百又過其曆而已元符三年十一
 月丁亥故史官臣黃庭堅謹記
 題太公丹書後

丹書詞
 敬勝急者吉忌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
 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
 監不遠視爾所代
 几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垢口戕口
 鑑銘
 見爾前庭爾後
 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
 於人不可揀也
 楹銘
 母曰胡矣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

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於乎危於念定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

富貴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其其則壽

履銘

慎之勞勞則富

鷓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逃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枝之乎授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

廟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

帶之以爲服勤必行德則典德則廟

弓銘

佩中之義廢之行之無忘思過

子銘

造子造子少問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戒後世子孫

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爲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余從事於俗其漫意行不思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鑒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黜補別之方冕子曰秦人之炙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元祐五年正月癸酉

題白兆山詩後

雲臥三十年好問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鷓鴣心悠然歸來桃花巖得想雲窗眠對嶺人笑語飲

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逸若羅浮嶺兩岑抱東經一嶂橫西天樹雜人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獨此林下意春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還

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即巖下作桃花菴素云桃花菴不難作但恨無李白爾今彥顧乃欲借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其傍以待冠蓋之游者眾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邪爲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尚不廢推鼓升堂立可臆計世無李白素若有語可并刻之彥顧安陸李德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己卯黃庭堅書

跋七佛偈

予往時觀七佛偈於黃龍山中聞鐘聲見古人常願手書千紙以勸道緣而世事匆匆此功未辦蘇臺劉光國欣然請施石刻之傳本何啻千紙也七佛所說偈益禪源也凌陋者爭爲於末流而不

祕書省中錄得元豐乙丑五月戊申會食於趙正夫平原監郡西齋觀古書帖甚富愛此紙得澄心堂法與者三人石輔之柳仲遠庭堅

題白崖詩後

余曩作葉縣尉葉城南三百步省禪師道場也蓋白崖老人去家得道於此嘗得白崖歌頌百餘篇及葉城民家多見書札欽愛其道風高秀也元祐元年三月壬申同劉晦叔宋德民伯氏元明觀於淨因琳道人所黃庭堅題

跋自書所爲香詩後

買天錫宣事作意和香清麗開遠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殊來乞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森畫職燕凝清香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爾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爲我作寒計惠送驥院馬通新二百因以香二十餅報之或笑曰不與公詩

爲地耶應之曰詩或能爲人作崇蓋若馬通新使冰雪之辰於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溫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

書和秋懷五詩後

或笑余詩論公素不實曰公素能擊強則請聞命至於使民作節魯則吾不知也余告之曰公素之擊強亦以其善善長善長吏之柄邪將不問早白姑以其強擊之耶曰亦擊有罪耳然則子以今之倫一切以規自免萬事決於老吏之口者爲能使民作節魯邪夫割者歲更刀折者月更刀至於不見全牛者十九年而刀若新發於礪公素困頓於衆言之風波既白首矣必知識器自愛彼節者有間安用斫大軀以求折缺哉

題自書卷後

崇寧二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

子所就舍喧寂齋雖上兩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憤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不可不堪其憂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爲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題東坡書道術後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世欲數百千字皆能書其所欲言文章皆雄奇卓絕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瀛洲方丈諸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疎矣哉

跋東坡所作馬券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慶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慶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爾豈可求

賜馬盡良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蚌痛者從傍論砥抗爾甚窮亦難忍說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眾不可蓋遇人中福壽者試以予書示之

跋相鶴經

王克道得相鶴經飄飄然有乘風御氣於天地間之意願所畜鶴皆卵出凡鳥不可觀葉夢想芝田赤城未得問塗耳余聞克道之兄道淵治生得陶朱公倚頓之方頗游心於相牛經殊不虛用其智畧以三十年觀之未知道淵克道孰得孰失然今日克道臥白雲享天爵已蒙道淵之力多矣

跋陷蕃王太尉家書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節奇賣文而存君親君子以爲可況王公不殺身又易其姓而使非虜息其射狼無厭之心以從中國之信義賢於李陵遠

歐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歐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歐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歐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書藥說遺族弟友諒

此帖是唐輔文初拍館時也荆公不甚知人疾痛... 此帖是唐輔文初拍館時也荆公不甚知人疾痛...

題拔護歌後

蘇嘗問南方猶子云牧護歌是何等語皆不能說... 蘇嘗問南方猶子云牧護歌是何等語皆不能說...

跋雙林心王銘

費時召佛胎召學士大夫每於此... 費時召佛胎召學士大夫每於此...

飢寒之術也然市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乙當甲... 飢寒之術也然市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乙當甲...

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食而... 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食而...

然其風流不被於巴東黔安又十絕入蠻夷中頗... 然其風流不被於巴東黔安又十絕入蠻夷中頗...

辨菴字

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厂... 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厂...

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之...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之...

書贈宗室景道

余與宗室越宮有茂李故葉時與宣州院公壽景... 余與宗室越宮有茂李故葉時與宣州院公壽景...

書吳無至筆

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屢... 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屢...

幅須煮茶試晁以道所作焚燬賢君散卓遠竟此

書侍其瑛筆

南陽張又祖喜用奇字心散卓能作瘦勁字他人所繁筆多不可意今侍其瑛秀才以紫毫作聚心筆合撮圓健恐又祖不得獨貴耶奇而捨侍其也筆無心而可書小楷此亦難工要是心得妙處耳

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南濡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畧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為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爾清老到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觀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余童子時就學於淮南與金華俞清老同研席嘗作七言長韻贈清老小兒無繩墨放蕩之言然清老至今班班能誦之邇來相見各白髮矣余又以病屏酒不舉肉多年清老相過特蔬飯者飲道舊終日爾清老性耿介不能容俗人問輒使酒嫂罵以是俗子多謗清老自若也以故善人君子終愛之清老淹留京師不偶將復岸巾風月於江湖之上於其將行也乞言余曰陶淵明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夫真處豈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清老老於言語之風波智必及此行矣自愛

書蠟殘

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連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為雜事然生進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業自雨月寒遙夜關馬嘶車鐸鳴琴動不遑安有人夢起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以此詩以為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自門下省書於醴池寺南退聽堂下

人生歲衣十四日飯兩杯而終歲爾然疲役此何理邪男女婚嫁緣果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餒溝渫者天不能殺也今感君終日者正為自草憂春兩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甚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米微元章在揚州游談翰墨聲名籍其冠帶衣

書章許尉

自重者能下人以求道處靜者不讓賢而勝躁深道者常晚成遠施者常厚報以能開於不能人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

書小宗香

南陽宗少文嘉遜江湖之間接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像柱壁觀之則茂深閉閣焚香作此香館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題練光亭

練光亭極是登臨勝處然高寒不可久處若於亭非穿土石作一兩房置茶爐設明窓瓦坡筆研硃

勝不爾勝師方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欲作虛窓與室余為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窗而清明於事稱也

書贈韓瓊秀才

讀書欲博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詭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夫愛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幽芳亭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爾不

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餘戲名曰肘後屏風壺他日湖中石百怪竝出當以此兩石為祖云二石色紺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鏗而視之嶽峯雲雨之上諸峰隱見忽然疑於九十猶五老峰之疑於五六也揭而視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辯觀於聽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為蕭灑綠爾邇者象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三石比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此孰賢也

山谷題跋卷之一 終

侍楚之逐臣而後貴之也蘭蓋其以乎君子生於深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雪霜凌厲而見致來歲不改其性也是所謂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蘭雖含香體潔平居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滿然在室滿室在室滿室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別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盡知其族姓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大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子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餘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餘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椒則遠矣世論以為國香矣乃曰當門不得不鋤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書壺中九華山石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峰相倚蘇子瞻戲名曰

山谷題跋卷之二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筆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然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題李白詩草後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樂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

跋柳子厚詩

予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做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

及所總覽籠絡但知其山龍鱗成章耶故手
書稍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予厚如此學陶淵明
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
終不近也

跋劉夢得淮陰行

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
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素時不可解當待博
物洽聞者說也後見古本
作桃來時

跋劉夢得竹枝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
道風俗而不但追古各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
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答東坡嘗謂余詠第一篇
歎曰此亦快絕塵不可追也

跋劉夢得三閩辭

此四章可以配秦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集
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他文耳

跋子瞻醉翁操

人謂東坡作此文困難以見巧放極功余則以爲
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絕塵耳

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爲文章氣旨似莊周韓
非恨不得趨拜其履焉問諸問作文關紐及元祐
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實聞所未聞今令其人萬里
在海外對此詩爲廢卷竟日

跋于瞻送二姪歸翁詩

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嶮嶮而接人仁氣粹溫
也觀黃門詩頗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元祐
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爲成都兩右荀也右武
作石

跋東坡樂府

缺月挂疎桐滿地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來縹
緲驚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
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書徐會稽禹廟詩後

越州應天釋瑞固始蘇人避地甬東所居小房即
琅琊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鯪鱓魚水有盈縮與
江湖相應甚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爲岫今季海
詩云孤岫在乃不成語益謝玄暉云窗中列
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楚恢
台之孟夏恢大也白即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
今言高閣無恢白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
雅云夏爲長贏長氣即恢白也若言高閣無長贏
可乎能奴登切賦各能屬足以應鹿絕有力故有
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囊來切三足也今於來
字韻中用法士多壞能乃是僧似惟耳然魏晉人
作詩多如此借韻至李杜韓退之無復此病耳杜
大壯之壯壯壯之壯規規規規壯壯壯壯壯壯壯壯
爾魏晉人用字亦多如此蓋取字勢易工不復問
字之根源如古人橋橋直直皆不成字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東坡道人在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吹煙火食
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
至此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
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
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
瞻醉翁亭記讀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翁亭記
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
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書筠州學記後

中書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世之所由廢興論
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榮傑之士至於
長育人材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開
塞一可以爲法戒而所託書實不工學者因不能
玩思於斯文從二十有七年候爲州政優民和

一四

乃善故刻而乞書於予予告之以舍弟乘雅善小
篆通六書之意下筆皆有依據可與斯文並傳榜
侯則以書揭乘於紫陽而刻之初有獻疑者曰今
士大夫不知古文十室而九夫篆固人之書耳
又安能贊揮會子之文章耶榜侯曰曾子之文章
豈布價於咸陽而推鋒於稷下者哉三代之鼎彝
其字者皆妙蓋勒之金石垂世傳後自必託於能
者若爲學古鉤深者謀不爲單見淺聞者病也予
觀榜侯可謂好古不流俗者矣榜侯名平武陵人
字子儀於是爲左朝請郎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永州
僧懷素學草書坐臥想成筆畫三十年無完衣被
乃得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韓忠獻
公詩太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

跋雷太簡梅聖俞詩

史事撰十國紀年自成一一家今壯興富於春秋筆
端已有史氏風氣他日當以不朽之事相傳也魯
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
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太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
儉皆以繼世功在汗簡而舊史筆法之美劉氏再
顯今使壯興能盡心於春秋之舊章以考百世之
典辭存潔先君子之凡例者是去非則十國之事
雖淺筆法所寄自當與日月爭光壯興尚勉之之
楚而南轅道雖悠遠要必至焉

書所作官題詩後

元祐三年閏六月十七日少章攜此澄心堂紙開
余疾於城西余方病瘵慮無聊爲寫比來戲效
詩生作數詩余爲兒時見進士劉詔用烏田紙寫
賦寄寓笑以爲用階侯之珠彈雀使詔今在豈免
一笑耶

跋招清公詩

招清公詩

一六

余聞雷太簡才氣高邁觀此詩信如所聞也梅聖
俞與余婦家有連管悉見其平生詩如此篇是得
意處其用字穩實句法刻厲而有和氣他人無此
功也

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惟密副使盛文肅公之婿於先妣安康郡
君尚爲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
章見謂親友余嘗評景文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
一點俗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思
副使爲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晤語者
彫落殆盡唯景文可慰目前耳身後圖書澤散余
亦鬚髮盡白今對此詩令人氣塞

書歐陽子傳後

高安劉英仲壯興序列歐陽文忠公之文章論次
前仰揚子雲之後又考其行事爲歐陽子列傳余
三讀其書而告之曰皆壯興之先君子道原明習

草堂鄭文處士隱處也小塘芙蓉盛開使雞伏鶩
鶩卵與人馴狎不驚畏老禪延恩長老法安師懷
道遊世雖與慧林本法雲秀同師願以討飯養千
百間漢爲笑也清公少時蓋依之數年嘗教誨道
俗云萬事隨緣是安樂法清公云知安禪師心無
簡擇可愛可欽舟中晴暖開弄筆墨爲太和釋智
與書

題古樂府後

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落裳衣
以抑怨之音和爲數聲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荆州
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
娘今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
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
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春
王亦可歌也

題意可詩後

意可詩後

寧律不諧而不使旬病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
 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
 謂不煩繩削而自合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
 審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
 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
 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
 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美之耳

書林和靜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靜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
 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靜別有詠梅一聯云
 雲後園林繞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
 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
 好惡止繫於人

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強爭於廷怨怨語於道怒

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徐師川往時寄紙數軸求予書公私多故未能作
 報前日洪龜父攜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壯筆
 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
 事熟讀數遍為之喜而不寐小舟遂元又箱篋中
 尋紙不得輒書龜父此紙奉師川老舅年衰才劣
 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
 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
 可為資涕今觀邢悼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
 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問諸國人曰千里駒
 往往不及奉輿於早樞驚寒十百為草末嘗求
 國賢也聞之喟然曰吾悼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集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第人雖不能自

鄰鴟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非
 逢遇物悲喜同狀而不察於世而不聞情之所不
 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
 有所勸勉此律呂而可歌列于羽而可舞是詩之
 美也其發為詭譎險引頌以承歌被襍而受矣
 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
 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
 其詩而想見其所居所養如且算與之期鄰里
 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
 沈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
 其詩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
 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情乎不幸短命不得發
 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
 所以為君子者耶元符元年八月乙巳戎州寓舍
 退聽堂書江西黃庭堅書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
 年五十四

修年三十八未嘗知女色雖不入口一粥一飯
 三十年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
 接世事故其行易持觀禪中詩語所道閨閣中意
 不應是鐵入石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為難
 跋歐陽元老詩
 此詩入陶淵明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未
 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字有
 力元老亦未能也

跋高子勉詩

高子勉作詩以社子美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
 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鑰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
 恭天下士也

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王觀復作書語似沈存中他日或當頌其文然存
 中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
 右逆其原真為學之士也觀復下筆不凡但恐讀

欲刻諸石與同味者傳之因書老夫於此與復不
 淺

跋王介甫帖

介甫評東坡文字言語歷劫替揚有不能盡所謂
 竭世極極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論對啟
 詩讀晚年文字非東坡所及卿蛆甘帶鴉鴉嗜鼠
 端不虛語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秀老益金華命紫芝道意淳熟建隆昭慶道人
 謂秀老百事道人病在好說俗禪秀老以為知言
 也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手牽一切人同入涅槃
 樂場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室然林下水邊幽人衲
 子往往歌之以遺意於萬物之表厭而快之使自
 趨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知秀老觀荆公所贈六
 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擇刻六詩於揚州
 禪智寺真覺堂而秀老弟紫琳清老又欲刻之東

書少耳如梓州生陳子昂之文章趙魁之術智皆
 所謂人傑地靈也何必城南有錦屏山哉余意錦
 屏山但能生富貴人耳
 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
 夢魂南其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傾楚國山川
 千夢遠陪地煙雨一帆輕我無健筆翻三峽君
 有長才肅五兵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
 離聲

離聲

胡少汲後生中丞士也讀書作文殊不塵埃使之
 不他雖曉爽者未易追也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
 也邂逅相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

書洞山介禪師新豐吟後

余舊不喜曹洞言句常懷涇渭不同流之意今日
 偶味此文皆吾家日用事乃知此老人作百衲被
 歲久天寒方知用處浮山注解雖為報大陽十載
 之恩又似孤負新豐老人耳文會上座乞書此篇

書玄真子漁父詞俞秀老

金華俞秀老物外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萬
 事如浮雲世間有大煎熬可厭語意高勝荆公樂
 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與荆公往往游戲歌曲皆
 可傳長于白下舟人葭子或能記憶也此漁父詞
 秀老必喜之輒因清老遠寄幸可同作

跋俞清老詩

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善事
 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
 為人然資亦辯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
 夫蓋寬饒以是忿懣欲視若浮圓人衣曰免與
 俗子浮沈予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為輕重去
 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龍
 爾與俗子為伍方自此始清老益疑之至今云

跋俞秀老清老詩

謝頌

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荆公往來詩頌皆入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蓮水其做賦萬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益晚多佳士云

跋二薛送梁子熙聯句
大榮大辱能生死人 叔才 二物不立以撓厥真 子美 之子病問腸如車輪 叔才 勞受到母俄寒 子美 著身 子美 世俗由林輒置莫親 叔才 文投尤豎 伏不得伸 子美 悽吟哀號酸入四鄰 叔才 夜計 破午若燕作秦 子美 腹憤軋軋胸奇陳陳 叔才 准因晚嶺吳渠春津 子美 去謝風嶺歸途故辛 子美 雌火相丑剖鑿懸屯 叔才 駕風鞭霆以脫 凡麟 子美

景祐元年仲春子美於蜀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受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不見於家集畧計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彙選

予在中朝唯聞陳文忠公家世出才士皆疑山水之秀豈獨鍾於陳氏耶其沈淪草萊困頓州縣抱才器而與塵鹿共盡者可勝道哉今觀鮮長江之於世亦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罪也蓋道不明於天下則士不知擇術道不行於天下則民之毀譽不公豈獨士大夫之罪哉其所從來遠矣鮮氏唯以聞中為族姓其散漫於西蜀者皆以聞中為祖今試問鮮氏所自而皆不能自言或云出於鮮子後去于而為鮮以余考之非是蜀李詩時可徒鮮明用事專廢立其鮮氏之祖歟

跋元聖庚清水難記
彼險而我易則傳說照然於版築之間無驚世不顧之謙彼易而我險則虞芮二子釋然於岐山之下得遷善不爭之美由是觀之險易之實在人心不在山川夫奇與常相倚也險與易相乘也古之

痛快如此濟陸不足吞也

書秦觀詩卷後

少章別來逾年文字雖日新不惟助秦氏父兄驪喜子與是張諸友亦喜交游間當復得一國士然力行所聞是此物之根本真少章深根固蒂令此枝葉暢茂也

書陳亞之詩後

岷山之發江僅若瘳口准出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學問文章宏耀一世考其祖曾發源必有自陳氏昆仲多賢是中有將有名世者觀史部公之詩可謂源清矣

書鮮洪範長江詩後

余嘗聞蜀人有魯三江者號稱能詩士大夫多宗之今觀聞州鮮長江詩不甚愧之也雖切磋琢磨之功少而渾厚之氣煥然其前矣符方士夏天綱見聞州錦屏山題其石曰此山磨滅英靈乃絕然

人正心誠意而游於萬物之表故六經我之陳迹也山林冠冕吾又何擇焉因聖庚論好奇履險故發予之狂言

題王子飛所編文後

建中靖國元年冬觀此書於沙市舟中鄙文不足傳世既多傳者因欲取所作詩文為內篇其不合周孔者為外篇然未暇也它日合平生雜草蒐羅去半而別為二篇乃能終此意云

山谷題跋卷之三

題投書圖後

唐右相閣君粉本非齊校書圖士大夫十二員執事者十三人坐榻胡牀四書卷筆研二十二投壺一琴二嬾几三摺扇一酒棹果欄十五一人坐胡牀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畫省中官長四所營口 其一欲逃酒為一同舍扼留之且使侍者者轉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筆顧視若有所訪問其一以手拄頰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旁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指頰其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半卷其一仰負嬾几左右手開書筆法簡者不缺煩者不亂天下奇筆也

右故奉詔即知富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榮陽盛孟適益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黃庭堅自戎州來將下荊州泊舟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西來六祖師人物皆妙絕其山川草木羽毛孟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為俗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會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系於世道與衰亦有數如此寺井泉甘寒汝師碑建漢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蘇置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余過門必稅駕焉

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趙公佑畫

點川呂太湖藏此畫以為趙公佑畫也以余觀之誠妙於筆非俗工所能辦也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圖畫悉知其巧拙功俗造微入妙然此豈可為單見寡聞者道哉

題蘇鎮諫圖

陳元達千載人也惜乎胸業作畫者胸中無千載韻耳吾友馬中玉云鎮諫圖規摹病俗人物非不足也以此余考之中玉英翠也使元達作此背背能死諫不悔哉然畫筆亦入能品不易得也

題蘇鎮諫圖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前鋒所

御史冕大夫號為峭直刺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筆間那可得

題濟南伏勝圖

御史冕大夫號為峭直刺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筆間那可得

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
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
關紐但難得入神會耳

題明皇真妃圖

此圖是名畫言少時摹取閣中舊畫人物相配合
作之故人物雖有佳處而行布無韻此畫之沈痾
也

題輞川圖

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有
兩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摩詰不疑
臨摹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於林泉之鬢

題洪駒父家江千秋老圃

此軸不必問畫手之工拙開之廓然見漁父家風
使人已在塵埃之外矣因知金華翁秀老一篇政
在阿堵中因書其左

書文湖州山水後

則意之所在者猶是國師天津橋南看弄胡孫西
川觀競渡處耳予嘗見吳生佛入涅槃畫波旬皆
作舞而大波旬醜藉徐行喜氣滿於眉宇之間此
亦得之筆墨之外或有益於程氏故并書之

跋東坡畫石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夫晉文公出走周
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
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
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
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
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
之得其處雨一蛇羞之橫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
伏于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是子推也辟舍變服令
國中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
山中負釜登岸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曰夫子
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

吳君惠示文湖州晚雷橫卷觀之歎息彌日蕭灑
大似王摩詰而工夫不減閩東坡先生稱與可
下筆能兼眾妙而不言其善山水豈東坡亦未嘗
見耶此畫初入手心欲留玩數月乃歸之會子遠
寶宜州西遺光山之僕自此往來余夢寐中耳

跋東坡論畫

子瞻論畫語甚妙比聞一僧藏蘇翰林十數帖因
病目盡為綠林君子以其摹本易去故以予家兩
古印款紙斷處

陸平原之圖形於影未盡捧心之妍容火於灰不
親燎原之實故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
論與東坡昭壁語託類不同而實契也又曰情見
於物雖近猶疎神藏於形雖遠則密是以俄天步
醫而修短可量臨淵探水而深淺可測此論則如
語密而意疎不如東坡得之濠上也雖然筆墨之
妙至於心手不能相為南北而有數存焉於其間

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其哉今世之逐利者蚤朝
晏退焦唇乾暈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
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難俗遠矣黃庭堅曰晉文公
能其難不能其易何也困窮則士能其難安樂則
士辭其易故也介子推豈故得之而務疾逃之必
有謂者耶

書王荆公騎驢圖

荆公晚年剛定宇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
以為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誦
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翁紫琳清老皆冠冕
中衣婦搢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
林過八功德水道遊遊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
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書劉壯與漫浪圖

子劉子讀書數千卷無不貫穿能以博為美而
討求其言之從來不可謂 未見古人如將不得

見既見古人曰吾未能如古人也不可謂浪年未
四十而其學日夜進不可謂漫

題李伯時憩寂圖

武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為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
便是語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
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

題李伯時畫天女

此天女者意伯時作華嚴中善知識相爾知命藏
篋中數年乃以贈金華翁清老有所欲則富者取
之有所畏則貴者奪之清老離此二病則長有之

題李漢舉墨竹

如蠹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
此所以輪扁斲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
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
耳比來作文章無出無咎之右者便是窺見古人
妙斷試以此示無咎

摩李雙井巖開苦石告以此意

題畫娘子軍騎後

神堯第三女平陽柴氏主也傾家貨招南山亡命
畫策投奴客降知名賊四輩勒兵七萬與秦王會
渭水上開幕府可謂天下健婦吾觀伯時妙想
見清渭沼其軍容神堯父子皆為動色時也

跋仁上座橋州圖

會稽仁上座作橋州圖余方自塵埃中來觀此已
有餘清然古人作畫若不作小李將軍真山真水
草木樓臺人物皆令如本則須若荆浩關同李成
木石瘦硬煙雲遠近一以色取之乃為畢其能事

題蕭規龍

此豈曹不與池上所見真龍者耶

題惠崇九鹿圖

惠崇與寶覺同出於長沙而覺妙於生物之情態
俊於崇至崇得意於荒寒平遠亦翰墨之秀也

題文湖州竹上鸚鵡

建中靖國元年發篋錄書畫乃見文湖州之妻姬
黃斌老所惠與可竹上鸚鵡此所謂功到造化窟
者也
文湖州竹上鸚鵡曲折有思觀者能言之許渠具
一隻眼

題崔白畫風竹上鸚鵡

風枝調鸚鵡傷飭遠枝未安何有於巢崖生丹
墨盜造物機後有識者恨不同時

題東坡像

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惜哉今蚤世蚤蚤尚請短
人氣

跋畫山水圖

江山寥落居然有萬里勢老夫髮白矣對此使人
慨然古之得道者以為逃空虛無人之境見似之
者而喜矣既自以心為形役矣惆悵而獨悲會當

題燕文貴山水

風雨圖本出於李成超軼不可及也近世郭熙時
得一筆亦自難得

題陳自然畫

水意欲遠見鴨鴨開眼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
于觀李營丘六幅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
各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
今饒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折城龍門峩業驚
濤險壯使王鮪赤鯉之流仰波而上诉或其魂怪
雄傑乘風霆而能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
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顛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
下壯觀也

書士星畫

國初有寶星更高蓋涿州人因緣南衙事太宗作

搜山圖極工遂待詔翰林中畫相國寺行廊及崇夏寺殿壁是名大高待詔後有蜀人高文進以蜀俘至闕亦待詔翰林中時新作相國寺命文進做高益舊本畫四廊佛變化相大率都下佛宮道館多文進筆號為兼備曹吳采墨是各小高待詔今為翰林畫工之宗此畫多蜀人筆法亦傳是小高所作落筆高妙名不虛得也

題畫醉僧圖

醉李有狂僧無日不飲酒或戲與酒令自作祭文即應聲曰惟靈生在閻浮提中不貪不妒愛嗔酒子倒銜臥路想汝直待生兜率陀天爾時方斷得故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酌

題宗室大年永年畫

調燝煤作花果林難工永年遂臻此殊不易然作朽蠹太多是其小疵
往時宗室或以隸篆知名今年兄弟精於小筆

山谷題跋卷之四

題太宗皇帝御書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繫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畫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嘗稱獎忠懿王筆法入神品中外書學不能出其右仰觀英鑒大不可誣

跋蘭亭

王右軍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此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益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茂蕩之餘千不存一承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益疑存古人筆意耳

又

蘭亭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畧無

歷歷似諸李矣
大年學東坡先生作小山叢竹殊有思致但竹石皆覺筆意柔嫩益年少喜奇故耳使大年者老自當十倍於此若更屏聲色喪馬使胸中有數百卷書便當不愧文與可矣
大年兒戲所謂書窗流壁不能墮者也今其得意送與小李將軍爭衡耶
荒遠閒暇亦有自得意處比之古人但少豪壯及餘味爾
大年往時畜善舞錢娃於其家而不沈於孟益管絃戲弄翰墨亦是不為富貴所埋沒者耶
永年作狗意態甚逼遺翰林工訖其草石口口口不敢畫虎憂狗之似故直作狗人難我易

山谷題跋卷之三

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
蘭亭雖是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為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釋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榜下惠之可以學書矣
書右軍帖後
曹公志遠書字政與右軍父子爭衡然不足傳也所謂敗壁片紙皆傳數百歲特存乎其人耳
書右軍文賦後
余在黔南木其覺書字細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架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為知音爾李翹叟出緒遂良臨右軍書文賦家勁清潤真天下之奇書也
題來鶴銘後

右軍書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來鶴銘勢若飛動並其遺法邪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真碑得來鶴銘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題樂毅論後
余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癡凍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通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予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子無以應之固知書雖茶糊等技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題東方朔畫贊後
予嘗觀東方畫贊墨跡疑是吳通微兄弟書然不取質也遺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黃庭外景也如佛頂右刻止是經生書不可引與同列矣
題洛神賦後
予嘗疑洛神賦非子敬書然以字學筆力去之甚遠不敢立此論及今觀之宋宣獻公周勝部少加

智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俗氣可恨羊欣書舉止蓋澀澀行老翁亦善評書也
宋僧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至如僧書畫不可棄也
王僧虔書畫既佳論薦謝憲極有理
王侍中學鍾繇絕近真行皆妙如此書乃可臨學謝太傅墨跡聞駙馬都尉李公瓘有之不作妾媚態度恨不見爾若但如此卷中帖去右軍父子間可著數人
衛中令開音敬帖近世草書不復敢望其藩也此一章語亦佳
都方回書初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益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為獻之女王潤請罪亦稱民也
知足下故羸疾而目身遠涉而失一筆冒多一筆

筆力亦可及此

跋法帖
書孔明對劉玄德語章草法甚妙不知與王中令書先後要皆為妙墨蓋融會張芝索靖兩家骨肉豐殺各相宜爾
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鍾繇書大小世有數種余特喜此小字筆法清勁殆欲不可攀也觀史孝岑出師頌數字頗得草法蓋陶治草法悉自小篆中來
山公啟論人其言誠有味哉
余觀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見
庚公所作文髮枕蓋今俗謂山枕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草數十字劣於此帖今人作字大架筆多而意不足

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蔡公送委篤又如帶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證似是也當今人物眇然而難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每讀此語便復意寒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上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即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灼然不知邪得濫次阿堵中此卷中伯趙鳴而載陰爽鳩習而揚武與簡因行李願存故舊皆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
癡不即演法書家疑非右軍余愛其自成一體其間有可恨或傳字失真爾
此字與東方朔畫贊相似而子瞻謂畫贊亦非右軍書人間愛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柳子厚論楊冠子可知也○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不可解者當是殘素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米芾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

山谷題跋 卷四

山谷題跋 卷四

山谷題跋 卷四

山谷題跋 卷四

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癡古方小無此疾名膠東初虞世和父云癡讀為滯滯下若令人下利而更

余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若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當以右軍父子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所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右軍與行草草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以為右軍真行皆入神品彙書乃入能品不知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永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

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時諸人皆不

乃得之

題釋本法帖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它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夏五月戊申趙正夫

自高宗以上皆有鍾王典刑當其妙處殆欲編之王家二令書中畧無愧也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書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須人自體

能在此位也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弘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八此論墨妙絕無品者

鍾大表章致佳世間蓋有數本肥瘠小大不同蓋後來善臨本耳要自皆有佳處兩晉士大夫

類能書筆法皆成就右軍父子拔其萃耳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畧

宋齊間士大夫翰墨頗工合處便還右軍父子蓋其流風遺俗未遠師友淵源與今日俗學不同耳

味耳

觀王蒙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荆公嘗自言學深書世間有石刻南淵樓詩者

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 武傳顏公書得長史筆法信懷素見公自矜得折

不減長史益張妙於肥裁真妙於瘦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也

子雲臨索征西書便判作靖書此等難使鄭彰輩任其貴劉無言楚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

今世有好書者榮春道嘗以二十萬錢買虞永興孔子廟堂碑予初不信以問榮則果然後求觀

題張福夷家廟堂碑

項兒摹刻虞永興孔子廟碑甚不厭人意意亦疑石工失真太遠今觀舊刻雖姿媚而造筆之勢甚

佛道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義之

書黃庭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項見京口斷

佛頂呪筆畫似鄒預洛祠志及般若心經注然此書自轉規矩不能各見筆妙止是經生絕蕪爾觀

跋續法帖

京奉相王教勸勸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鑄字又卷尾答人題云咸通七年七月七日於二十二婦

項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乃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真

題蔡致君家廟堂碑

張本第二蔡本第三亦嘗於他處見數本新舊雜揉所謂海圖折波瀟瀟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榻者也然尚有典刑亦不可廢也陳留淨土院書

題虞永興道場碑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塚非傳者妄也虞永與常被中畫腹書末年尤妙貞觀間亦已老矣而是書之工唐人未有逮者元豐乙丑五月戊申平原監郡趙正夫會食于西齋出以示余諦玩無斁

題徐浩碑

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而此書尤姿媚可愛時人快其書以爲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以爲非是

題楊凝式詩碑

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縛律恐來者不能易于此論也少師此詩草余二十五年前嘗得之日臨數紙未嘗不歎其妙

題楊凝式書

俗書喜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落地之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沈董皆爲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其後楊少師頗得髣髴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後世矣

題顏魯公麻姑壇記

余嘗評題魯公書體制百變無不可入真行草書律皆得右軍父子筆勢歐陽文忠公集古銘頗以別書自喜自非精鑒豈易辨真贋哉

跋顏魯公東西二林題名

余嘗評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軼絕塵處書家未必謂然惟翰林蘇公見許近觀郭忠恕序字源後云家君授以張顏筆法乃知人中常自有精鑒耳

書徐浩題經後

命矣卽下筆却到烏絲闕

跋張長史千字文

張長史書智雅懸壁記楷法妙天下故作草草如寺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得也

書張長史乾元帖後

察觀張長史與顏魯公論筆法嘗疑其用意處多觀乾元二年帖與琵琶詩乃知文不虛生皆有落花之方易足固天機動爾盧文紀叶清泰之下遂掌樞極初亦有所建明方事之勢乃能留意翰墨耶

跋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作草乃有超軼絕塵處以意想作之殊不能得其髣髴嘗作得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故尾付朱三未可知附誰遂不能成章

題顏魯公帖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李海筆少令韻勝則與雅恭並驅爭先可也李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有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李海李海不下子敬若會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李海書中見之如觀人射日也三折肱知爲良醫誠然哉李海昇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蒲瑊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固勁今所藏樂毅論周典廟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李海所乏者韻爾

跋程公異所藏石刻

石政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擬作然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爾

瘞鶴銘大字之祖也往有故一切導師之碑字可與之爭長今亡之矣

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既列缺亦難辨真贋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徐浩書也

周泰古器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刺華僞自見至情雖戲弄翰墨不爲無補樂毅論書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

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年弘始中雖有譯本不至江南至陳氏時有譯師出遺教經論於是稍行今長安雷氏家遺教經石上行書貞觀中行遺教經教令擇善書經生書本頒焉救與經字是一手但真行異耳余平生疑遺教

耳

張長史千字及蘇才翁所補皆怪逸可喜自成一宗然號爲長史者實非張公筆墨余中年來稍悟作草故知非張公書後有人到余僦處乃當信耳張長史行草帖多出於假作人聞張顛未嘗見其筆墨遂妄作狂驟之書託之長史其實張公委性顛逸其書字字入法度中也楊次公家見長史真跡兩帖天下奇書非世間隔簾聽琵琶之比也

非右軍比來致尋遂決定知非右軍書矣

蔡明遠帖是魯公晚年書與郭伯珍謝安石廟中題碑字相類極力追之不能得其髣髴

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氏兄弟與郭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帖作一分以故人問但傳至不願與軍容爲侯桑之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遂合爲一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皆備也

魯公寒食間行期爲病妻乞鹿脯米家食粥數月從李大夫乞米此三帖皆與王子敬可抗行也魯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與夫人書迫切而有禮意與郭靈運書送到太冲序余未之見也頗惟貞蘭陵夫人告佳筆也

東方曼倩畫贊筆圓淨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蓋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武隨時用一人筆法

別也此本可當舊版價之半耳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雜雜兵家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注尤可笑惜不經椰子厚一拈掣也

跋王立之諸家書

昨見雍人安汾史家所藏顏魯公書數卷祭濠州刺史文與郭英又論魚開府坐席書祭兄子泉明文峽州別駕與李勉太保書為病妻乞鹿脯帖乃知翰墨之美盡在安氏藏古書於今為第一

余曩時至洛師過觀僧壁間楊少師書無一字不造微入妙此書蓋當與吳生畫為浴中二絕也見顏魯公書則知歐虞褚薛未入右軍之室見楊少師書然後知徐沈有塵埃氣雖然此論不當察察言蓋能不以已域進退者寡矣

跋李後主書

觀江南李主手改表草筆力不減榜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勢勢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為之工拙便相懸也

武德中省曹符穆字畫猶有鍾元常筆法蓋承周隋之氣習全學元常爾如近世宋宜獻公書號為近古猶未盡得此筆意也

跋李伯時所藏篆文

龍眼道人於市人處得全銅執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其書妙絕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神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

跋洪駒父諸家書

唐太宗英睿不群所學輒便過人計神堯初定四海太宗年二十許爾字畫已能如此所以末年詔敕有魏晉之風亦是富貴後能不廢學爾崇寧元年閏月初六日當塗江口折柳亭中書

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人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沈傳師爾九方臯得千里馬於沙丘泉相工猶笑之今之論書者多壯而驪者也

跋武德帖

蔡明遠帖筆意縱橫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伏膺沈傳師北面

山谷題跋卷之五

題東坡字後

東坡居士極不憚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茶上紙不擇精麗書過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倫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軒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誰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巳觀於沙市舟中同觀者劉觀國王蘇家弟寂向小子相

跋東坡水陸贊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視挾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

董孝子揭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益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為律後王所是以為今子符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途說者亦多以為然今日視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文多成病筆又晚著而筆臥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知許壽及見之耳余書目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美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跋東坡敘英皇事帖

東坡此帖甚謂英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背於東坡見手澤二叢中有似柳公權楷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

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益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詩號雄健時得前人句法然遂睥睨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造名為李翰林此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

跋東坡墨迹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迥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題歐陽佃夫所收東坡大字卷尾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畧相似嘗為余臨與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

跋東坡書

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耶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跋東坡書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聞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謂為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比來作字時時易易公筆勢然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子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子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爾不無有筆類王家父子者然予不好也

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昂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

李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肺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真也此一卷字形如東方朔畫贊俗子喜妄識評故具之

題東坡小字兩軸卷尾

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後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軒轅彌明不解世俗書而無一字東坡先生不解世俗書而翰墨滿世此兩賢隱見雖不同要是魁偉非常人也王右軍書妙天下而庚禱恭初不信況單見遠聞又未嘗承其言論風旨者乎別識唯點蓋其所也崇寧四年五月丙午觀於宜州南樓佃夫自龍城攜來也

跋東坡帖後

余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傳師幾於掃地惟顏尚書楊少師尚有髮髯比來蘇子瞻獨近顏楊氣骨如牡丹帖甚似

白家寺壁百餘年後此論乃行爾

跋東坡與李商老帖
賦啓昨日辱訪且惠書教適病未能讀晨起乃得詳覽閱味再三悲喜兼懷知德更有子不亡也未能往謝但寫得基蓋大小兩本擇而用之可也病倦裁謝草草

跋東坡書帖後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為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盧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然好色不如好書也而榮君翰墨居世不能入中品以此觀之在精而不狂博也

跋偽作東坡書簡

此帖安陸張夢得簡似是丹陽高述偽作蓋依旁精真山芋帖為之然語意筆法皆不升東坡之堂也高述潘岐皆能假作東坡書余初猶恐夢得簡是真蹟及熟觀之終篇皆假託耳少年輩不識好惡乃如此東坡先生晚年書尤豪壯挾海上風濤之氣尤非他人所到也

跋為王聖子作字

老夫病眼肯不能多作楷而聖子求子正書與兒字作筆法試書此初不能成楷目前已有黑花飛墜矣然學書之法乃不然但觀古人行筆意耳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鍾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

跋東坡論筆

東坡平生喜用宣城諸葛家筆以為諸葛之下者猶勝他處工者平生書字每得諸葛筆則宛轉可意自以謂筆論窮於此見几研間有東核筆必嗤謂以為今人但好奇尚異而無入用之實然東坡不善雙鉤懸腕故書家亦不伏此論

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斌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

書摹榻東坡書後

此書摹榻出於拙手似清狂不慧人也藏書務多而不精別此近世士大夫之所同病唐彦猷得歐陽率更書數行精思學之彥猷遂以書名天下近世榮谷道費千金聚天下奇書家雖有國色之姝

書繪卷後

少年以此繪來乞書景但聞人言老夫解書故來也爾然未必能別功格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肯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盡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為吾言也

跋自臨東坡和陶淵明詩

此書既以遺荆州李翹更既而亡其本復從翹更借來未幾本輒為復夫田清盜去實與龍安寺千部院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復歸翹更翹更屢索此卷恐為人盜去余殊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誠為翹更一動其心遂果被盜奪季康子

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

景道方為兒童嬉戲今頽然在朝班思公壽景珍不得見每見景道尚有典刑宜州院諸公多學余書景道尤喜余筆墨故書此三幅遺之翰林蘇守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 余書不足學學者輒筆便無勁氣今乃捨子瞻而學余未知為能擇術也適在慧林為人書一文字試筆墨故遺此不別作記

跋與徐德脩草書後

錢穆父蘇子瞻皆病子草書多俗筆蓋于少時學周勝部書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漸破塵埃氣未盡故不欲為人書德修來乞草書至十數請而無倦色溫語今日試為之亦自未滿意也德修持此紙來乞書又為子作墨汁予以燭

蓋用筆不知禽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

題萬松亭

太平寺後萬松亭二十年前清翁為築其榜今聞增茸殊勝往時遠託清禪師易其榜并作伽陀六言寄刻山間石上天柱峯無比肩鬱鬱高松滿川萬身蒼髯老禪剎心忘義忘年說法曾無間歇松風寺後山前四海五湖衲子更於何處參玄若覓向上關樞靈龜石下流泉太平堂中老將家活都無一錢會得佛頭著地不會佛脚相天

書贈福州陳繼月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祓禊詩敘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碑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

下眼痛未能下筆又送高麗巖三九皆六年隨貢使精品也德修耽玩筆墨甚於嗜欲其為求于書乃能頓舍世間深重恩愛此與楚文之昌歇屈到之支點也之羊東何異哉德修舍所愛而逐所愛猶是放一拈一者也雖然予得墨而喜亦舍其沐猴者歟

書自作草後

舊為陳誠老作此書不知乃歸楊廣道已數年余謫黔南道出尉氏廣道持以相訪然似不出余手楚志所謂吾猶魯人作魯人者邪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味覺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窗淨几筆墨調利可作數千字不倦但難得此時會爾

自評元祐間字

往時王定國道余書不工書工不工是不足計較事然余未嘗心服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

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黃皁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人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此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以作示人為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其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

蘭亭祓禊詩敘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

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竹肉不相宜稱處是常山石刻優爾共城張載熙名家子能官而好文尤喜筆札自以平生好書但見碑版以予喜其兄弟故以連州藤紙兩大軸來乞行草會予遷入空州城中七木之功紛然作於前不能行佳思桂州人日求去窗間屏事書此心手與筆俱不相得譬如解子畫沙上書耳

老夫久不觀陶謝詩覺胸次偏塞因學書盡此卷覺沉澁生於牙頰間也杜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真知言哉一日飲屠蘇頗有書興案上有墨滿而佳筆莫在因以三錢雞毛筆書此卷由知者觀之狂手不狂筆哉

跋舊書詩卷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甲午觀此詩卷筆意凝鍊用筆多不到亦自喜中年來書字稍進爾屋家言

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雅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則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爭先也

跋五宰相書
潘侯嘗侍伯恭學士南非官守故多得貴人書帖藏於家皆有道人禁人競渡不行舟中有人視之嘻笑者道人曰此舟中人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孫令質林臥而借縣印問其上中夜有聲徑然至縣印而止夫縣印能禍福百里尚可以却却不祥況五宰相書耶潘侯謹藏之而已

跋常山公書
往時士大夫罕能道宜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心藝文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精陶敗紙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錦錦士大夫書尺間斑斑皆有筆勢老杜云太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有味其言也

六十二不死當壽八十餘審如此真當以善書名四海七生西生

論黔州時字
元符二年三月十三日步自張園看醴醴回燭下試宣城諸葛方散卓覺筆意與黔州時書李太白白頭吟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乃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蠶尾同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書藝工史輩同功矣

跋湘帖草公書
李西臺出草拔萃肥而不刺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筆意可恨耳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秀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公願

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唯宋宣獻公耳如前翰林侍書一作書王著書樂教論及周典嗣千字筆法固勁幾似徐會稽然病狂無韻如宣獻公能用徐季海策算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摹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

常山公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畧如何耳不至學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鏡笑春後人亦未易超越耳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瀘州大雲寺子茂攜此書來妄意評之如此

跋蔡君謨帖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見陳懶草書數紙乃真得才翁筆意寒暑寤寐待飯不至飢時書版殊無筆力

跋舅氏李公達所寶二帖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

體皆自到也

跋周子發帖
王著臨蘭亭敘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靜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非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頗佚而書法極人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棲也

跋唐林夫帖
余於唐家子弟處得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余以為此林夫得意書也坐客或不謂然後於振之處得一帖形體皆是殊乏神氣然後頗以余為知言此數帖工拙相半可收藏者政以知用筆是眾所不及處

壯為主范中濟中潛書蓋其季孟也人各自有時當治平之元才叔筆墨字價千金蔡君謨書不直一錢東方生云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豈不信矣哉

跋宋元章書
余嘗評宋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毒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跋王晉卿書
余嘗得善錦一幅圍窠中作四異物或無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為書囊人未有能識者今觀晉卿行書頗似善錦其奇怪非世所學自成一家

跋李康年篆
余嘗論二王以來書藝超軼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見逸少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翰墨不傳之妙賞會於此雖歐虞褚薛政須

題王荆公書後
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揚虛白虛白自書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技他遊坡十年遲荆公此二帖近之佳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云枯杉倒僧霜天老松煙腐燥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跋三伯祖寶之書
檀敦禮攜此書來云是蔡君謨書觀其筆意非君謨也考其官論其世非君謨也君謨作小字真行殊佳至作大字甚病故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此大字豪勁疑是三伯祖寶之書所謂江南黃茂先江北段少連者也君謨未常仕王府而寶之常作官邸致官語意近之

跋王才叔書
王才叔兄弟皆喜作大字魁梧壘壘乃以筆力索

非面爾自為此論雖平生翰墨之友聞之亦憮然噫若而已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顏楊鴻臚行子瞻極辭謝不敢雖然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為此論李樂道自首心醉六經古學所著書章程句斷絕不類今時諸生身居於萬夫之下而心亨於江湖之上晚寤籀篆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泰亦相斯唐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當是傳其家學觀樂道字中有筆故為樂道發前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若子瞻曾推宗之此亦不傳之妙也

書家弟幼安作草後
幼安弟喜作草攜筆東西家動輒能蛇滿壁草聖之聲欲滿江西來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幾彈指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

工舞能則又蕭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跋西園草書

西園草書如散聖說禪人不易識若連本分錯錯雜碎

跋淡墨碑銘

古人作闕亭敘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芒故以舊筆臨做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鏘此不傳之妙也

山谷題跋卷之六

題傳神

道是尊直也得道不是尊直也得道似尊直也得道不似尊直也得世間八萬四千究竟誰分早白

跋范文正公帖

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做脫萬物象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王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胸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收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為古人志士吾不信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為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蓋喜多能雖大賢不免焉

跋范文正公詩

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也故余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嘗不受賞彌日想見其所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飲食起居之間先行之而後載於言者也

跋神大諫墨蹟

神明逸天下高士郭有道之流輩也使其翰墨無以過人得其遺蹟猶可想其風度況筆精墨妙耶

跋顏魯公壁間題

余親顏尚書死李希烈時壁間所題字法然流涕魯公文昭武烈與日月爭光可也正色奉身出入

往時見歐陽永叔梅聖俞石曼卿蘇子美詩善稱道江鄉幾常想見其人後二十餘年乃得與起居

君之孫端禮季共游季共甚藝而強於學蓋前人之風聲氣習猶在也今又得起居遺墨觀之忠厚之氣浩然江氏當寶傳之

跋歐陽公紅梨花詩

觀歐陽文忠公在館閣時與高司諫書語氣可以折衝萬里謫居夷陵詩語豪壯不挫理應如是文人或少拙而晚工至文忠少時下筆便有絕塵之句此釋氏所謂朝生王子一日出生一日貴者耶余雅聞文忠謫夷陵得通判西京雷守事朱叔厚作太守遂無逐臣之色然竊怪文忠與尹師魯書云到官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心嘗快快此處及來荆州見朱公之孫乃知朱公已解印去至京師復來守峽州及見文忠與朱公別紙云近日還止縣舍方審復臨舊治為乍到凡事未定不果遠出

界首迎候乃泮然不疑亦知朱公於舊條之意甚篤也

跋朱侍郎奏藁

朱公前朝老成引年謝事隱約丘園猶不忘天下之故曹公云老大勤學唯吾與盛孝章爾老不倦學誠難得人余觀近世侵尋於富貴者往往埋沒於酒杯歌舞之中不省家事况憂國乎

題知命弟書後

知命弟江西豪士也意氣合其臭味極力推挽之不遺力有味其言之也至不合其意雖衣冠貴人唾罵之如矢溺亦自以廢疾如支離疏振臂於稠人廣眾中物亦不能害之作小詩樂府清麗可愛讀書不多亦會古人意年不能五十遂以蓋棺每見其遺墨令人實涕

題所書杜子美小詩後

荆州孫惇夫以幕客攝領涪州郡中肅然徐察之相望五十餘年舅甥畧相似長善以文章德占以才畧出於深山窮谷而揭日月於萬夫之上長善年三十二德占年四十大命實傾使人短氣予過宿章明揚追遠堂下觀德占字雖一時戲笑語猶彷彿見其忠厚之氣

跋子瞻祭胡屯田文

庭堅晚進不及識執中公而東坡之文敘述自少迄老言其事師取友殊不草草藏器待知終不見用可信其為士君子也元祐中余歸妹於河南張頃收和執中公益損之外祖也故遂識執中公之子峽州太守公達公達治郡政雖嚴而不苛事雖整而常暇其論熙寧元祐以來改易更革天下之大故利病得失去彼取此所以云為者使人聽之實一二不倦而忘歸也以是知東坡之所云孺子肖吾世有令聞非虛語也其曰百鍊之剛日磨于牛櫛手匪餘刃而不試也天下皆忠才難有之又

未必用可勝歎哉

跋王荆公樓閣

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為龍又無角吾以為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嘗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真年小語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詩

對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盡盡似教以謙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錄錄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伯祖侍禁以先侍御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本以儒學自將而直天禧之詔下科進士皆補三班借職蓋與石曼卿同升也雖仕宦不達其在施州能使微外蠻畏威改過可知其不錄錄矣至於與伯父晦甫論遷番禹城非是而名震于京師諸公翕然稱之朝廷亦向用公也使少得者老至今在朝平生經術亦得少見於此宗族且託庇焉萬里之塗車軸折於中道未嘗不痛惜也

跋砥柱銘後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頽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為此石蓋矣管丘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賢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懼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跋匹紙

山谷題跋 卷六

跋東坡詩

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智遂作此詩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頗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盡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載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唯陽蘇合彈與蟻蝦黃丸比哉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庚戌伏追涼於護國院與余洪範問來候公出此卷

跋題

跋歐陽元老王觀復楊明叔簡後

歐陽元老好學幾於智駕行幾於仁居其鄉使人遠罪與之處使人寡過 王觀復窮而不違仁達而不病義讀書學文必以古人為師造次顛沛必求知義者為友 楊明叔不病陋巷而樂其義不卑小官而盡其心強學不已未易量也

跋黃侍禁墓銘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荆州之沙市舟中久雨初霽聞非軒以受涼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嘉醴問于飛子均皆不能酒而王子自贊曰能因澀余古銅瓢滿酌飲之曰飲此則為子書匹紙子請盡之既而一舉覆瓢示余因為落筆不倦是日子子雖醉而狂語皆無流俗之談亦可以觀其不凡也

跋僧齊已詩

齊已胡氏子本益陽人高氏據有荆州延已居龍興寺給月俸遂作渚宮莫問十五篇以自見蓋已初捨俗入大瀉山參禪猛利持律清苦晚歲奉情於詩遂作荆州僧正以老故有未謝侯門去之句爾十二郎見過定是高家郎君此絕句高勝翰墨亦可愛

書贈王長源詩後

王長源安貧好義草食瓢飲妻奴不免飢寒而未

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俗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固固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廢詩輒以舊詩十許為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書枯木道士賦後

南充李長情骨清而氣秀是臺閣中人也於世俗事窺其藩而不入據其鼎而不嘗也其於儒學必將升其堂而噴其戲者也長情之參軍事於黔中也會余以罪竄逐在此其相見如兄弟親戚之聲欬其側者也然公庭以簿書會為見功林下以草木蒙密為得計其勢常離而不合相從之日少其間相從而相語又希矣於其解官而西也慨然余病不能作詩已十年矣故書余與子瞻其所作賦以贈別

跋周元翁龍眠居士大悲贊

婆娑風月不甚出圭用於羣吏間余之竄戎州使君彭道微故人也又與之有連每過珍來調護余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及余蒙恩東歸珍亦用年績當赴吏部復調護余行囊下荆州不漏毛甲余以疾留荆渚珍告余而西珍之勤恪似不愧蔡明遠也故戲書魯公明遠帖與之

跋元祐間與三給太君帖

庭堅幼少從學外家張夫人飲食教誨之有母之道焉食貧隨官南北盛德未報往得罪棄於黔州而夫人捐館不得盡哀於銘旌之前未嘗不隕涕也何人表之妻出舊書讀之怡然崇寧元年九月甲申繫舟繫口庭堅題

題舅氏李公擇墓柱

元祐六年十二月壬申甥黃大臨來祭墓下嗚甲成庭公叔達乃克來哭嗚呼清明豈弟友安鄉黨正色立朝諄篤不忘而陸沈如此嗚呼誰其似之

吾友周詩元翁純粹動金石清節不朽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言語文章發明妙慧非為作使之合蓋其中心純粹而生光耳少時在藍陵與之同僚此時元翁无少年已能重厚抑畏無見于氣遂濟登茲茂叔有子益豫章生七年便知其有棟採用耳

書無名師息心銘後

梁左補闕宗弼以文學行義知名梁之亡也始棄其官族出家號無名後周欲奪其志命大臣以美官誘之無名自陳宗國顛覆反俗有七不可誓言哀切遂不奪之又賦五苦詩詞意高潔時多傳寫觀息心銘似其晚年所作亦似悔其少日刻意於文章耶因僧知海請書此篇以刻石為叢林雜學者之戒故為書之

寫蔡明遠帖與李珍跋尾

戎州舊史李珍小心而辦事家有水竹亭館亦能

書舊詩與洪龜父跋其後

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要須盡心於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筆光以照本心力學有暇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

書楚志翻著職詩

楚志翻著職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眾生顛倒類皆如此乃知楚志是大修行人也魯茅容李偉田家子爾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為四海名士此翻著職法也今人以珍僕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母之事合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李偉之罪人也

題刀鐮民傳後

陳雷江端禮季英曰陳雷市上有刀鐮民年四十餘無室家子姓惟一女年七八歲矣日以刀鐮所得錢與女子醉飽醉則簪花吹笛肩女而歸無

一朝之憂而有終身之樂疑以為有道者也

書贈見師

老見相識三十年舊意已落鏡湯中輸他牛頭阿
勃余南遷道出葉縣繫馬廣教寺中見見如平生
問渠何術自濟乃能如此見笑曰吾飲酒時十方
世界皆同一味吾嚼衆生時皆令人無餘涅槃而
滅度之問老子不管你口辯

山谷題跋卷之七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王右軍蘭亭草後為最得意書宋齊間以藏秘府
士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
墨跡在蘭亭右者及梁州之間焚蕩千不存一禾
師晚出此書諸儒皆推為真行之祖所以唐太宗
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塚今遂亡之書
家得定武本蓋髣髴古人筆意耳褚庭海所臨極
肥而洛陽張景元斷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
不刺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
處不必實已有而非彼也

論書

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為橫風疾雨之勢至於不著
繩尺復髣髴學子瞻書但臥筆取妍至
也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者輒羨弱不

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雜書

潘谷驗墨模索便知精斂凡百工各妙於一物與
極淡研幾者同一關振耳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
人材風鑿至於反矧便如漆墨亦潘谷之流耳
老杜云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
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捨脛往時儒者不解黃
獨義改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
本草緒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已漢人蒸食之江東
謂之士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謂之士卵蒸食之
類芋魁本在
余讀周書月令云及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
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佞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橋試摘才酸亦未黃
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霜霜余往以謂蓋
用右軍帖云贈于黃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

稿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極喜顏魯公書時時意想為之筆下似有風氣
然不逮于瞻遠甚于瞻昨為余臨寫魯公十數紙
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皆有祖父氣骨近見
安師文有祭濠州刺史伯父文學其妙處所謂毫
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也

書十棕心扇因自評之

晉千大夫大夫公及外祖特進公李東字皆學暢
整遺教經及蘇靈芝北嶽碑字法清勁筆意皆到
但不入俗人眼爾數十年來士大夫作字尚華藻
而筆不實以風樞陳馬為痛快以插花舞女為姿
媚殊不知古人用筆也各有惠標心扇者念其太
朴與之藻飾書老杜巴中十詩頗覺駁筆成字都
不為筆所使亦是心不知手手不知筆恨不及二
父時耳下筆痛快沈著最是古人妙處試以語今
世能書人便十年分疎不下頓覺駁筆成字都不

郭泰之論士其頓心者副如輪扁之斷輪拙者得
之功括同科巧者得之如臂使指也宣城諸葛言
近世妙工喜立其名常冠一世非手所自作者未
嘗名已以售人此與市中工既得筆名以三兩錢
買人筆頭以取利者何啻千萬也張通既作筆有
聲故書戒之

試張耕老羊毛筆

老抵拔穎霜竹斬輪雙鈞虛指八法回腕張子東
筆無心為樸雜著金距鹿千角
子弟誠

吉獨筆器如深身浴德指拭几研如改過遷善敗

筆洗墨瘰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點其面惟弟惟子
臨溪戰戰

書生以扇乞書

治心欲不欺而安靜治身欲不汗而方正擇師而
行其言如聞父母之命擇勝已者友而聞其切磋

由筆

題王觀復書後

此書雖未及工要是無秋毫俗氣蓋其人胸中塊
磊不隨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
俗氣可掬者又何足貴哉

評書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美西
子捧心而不自寤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
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元祐六
年十月丙子阻風於蕪湖斷後經行於吉祥寺曾
直題

筆說

韓退之叙述管城子毛穎及會稽褚先生稜人陳
玄弘農陶泓皆以其有功於翰墨者也然研得一
可以了一生器得一可以了一歲紙則麻楮藤竹
其地產所宜皆有良工唯筆工最難其擇毫如

琢磨有兄之愛有弟之敬不能悅親則無本不求
益友則無樂常傲則無教多睡眠則無覺士而
有此四物又焉用學

送徐德郊

徐德郊從子遊不獨以有瓜葛也其苦鄉鄰父兄
愛之子弟安之其任一作於州縣有能吏之聲以
草木臭味不遠故相從也密焉今得官於淮南訪
別於雙井子數年來病眩不能作詩因書近所為
賦以贈別在官者各有職典民有稅珠然大要簡
靜平易則足以使民移使民者以事上夫何遠之
有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游諸公德郊可
因公事攜此文請之崔知德郊自雙井來當掃廛
相迎它日有疑事不能決第訪之元祐八年十月
癸丑黃某書

書王觀復樂府

觀復樂府長短句清麗不凡今時士大夫及之者

論詩

謝康樂庚義城之於詩鑑鍾之功不遺力也然陶
彭澤之精數切謝康未能覓者何哉蓋二子有意

處尤妙
林和靜詩句上然一作沉淡其手畫尤工遺墨尚
當寶藏何況筆法如此筆意殊類李西臺而清勁

鮮矣然須熟讀元獻景文筆墨使語意渾厚乃盡之

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後

紹聖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枝離極熱人舟中教元無以為娛聊以筆硯忘暑因書此詩贈陳德之此字極似蔡君謨簡札所恨未能與顏揚比肩耳

題千禧與王宜義書後

東坡道人書尺字字可珍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後當有并金擲購者元符二年壬申活翁題

題源初名群字子舉後改名准奇又易今字其取

吏感愛如家人法漢雅之人皆號稱王五三伯云

書花柳歌後

杜子美作花柳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為余言花柳家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云活翁題

書老丁注解及莊子內篇論後

老莊書前儒者未能渙然頓解者曾中時有人得其要旨儒者謂其術與不求之耳僧肇云內有獨鑿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始不得內外相與以成其始功此聖人所不能同用也內雖昭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相與俱無然則聖人所不能與也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是哉鶴夷岳盈然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耳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說諸法異儒者罕觀此書故聊出古人謂一轍可知鼎味者也

示王孝子孫寒山詩後

東川孝子耳目聰明能化五金八石於針砭用草木以治人疾時有出人意表處自以不得稽古之方諸兒又皆占工技以為食有小孫性若可敬欲使為諸生求予言丁寧之有性智者觀寒山之詩

書江西道院賦後

此賦往在江南所作來黔戎之間已五年不復記憶會夔州李元中自內地來得高安石本故復得之王周彦求作大字遂書此賦有民社者觀之或有補萬分之一耳

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

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飢啖湯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題錄清和尚書後與王周彦

太平具正法眼備衡兼茂年將五十乃得友與之居二年潭金瑛玉人也久之待以師友之禮士大夫知為己之學者觀此書思過半矣周彦方欲自振於古人之列故手鈔遺之它日蔚然在顏冉之林當推斯文有一字之蓋某書

亦不暇寐候矣年月日戎州城南會中試嘉陽徽示懶毛筆

書草老杜詩後與黃斌老

予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料裁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蹟乃窺筆法之妙今來年老懶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顧異於今人書者不紐提容止強作態度耳

書子瞻寫詩卷後

子瞻作何事及州字豈所謂柳家新樣元和脚者乎然亦是西子捧心鄰女不可學也

書簡公画像後

簡公僧臘六十五以佛法度為一姓者若子若孫若曾孫凡慮二十人萬里走惠州東坡館簡之塔歸而走戎州求山谷贊簡之画像者法丹也其

走惠州也昌蛟龍虎豹蠱蛇之險而不悔其走戎

州也於余無一日之雅又不求左右於先容舟之於簡可謂能曾孫矣簡雖賈由曾孫而赫赫簡與舟俱不朽矣元符二年壬戌契道城南會舍中書李致堯乞書書卷後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歸子粧板

百種如終終無烈婦態也如此草字他日上天玉樓中乃可再得耳書意與筆皆非人間軌轍所謂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百裂者也

書尾小字唯余與承州醉僧能之若亞栖草見當

蓋死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罷連引數杯為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熟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名所謂龍山悟道書也

題劉君墓誌銘後

語多而知不凋為工事久而知世間無巧以此自成一家可傳也

書張芝更書後

張芝更學古法帖用筆如快劍砍陣之和氣或身往而腰體不隨蓋用功少不盡古人筆意耳芝更若見此說當且罵且笑亦不能逃確論也

題石供奉金神像

道家所言大白真官儒者謂之尊收管號公夢在廟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鏡立於西河召太史謂占之曰如君之言則尊收也天之刑神也管吳生画鬼神皆參佛傳記兼能萬物之性是以落筆而妙天下自孫知微父子丘文播甥舅石格鄧隱皆祖宗之是以能超俗而名家今乃作金神之像如此余之不知其說也雖然蓋無形應物成象所謂無形者非無形也無常形也然則應物而神唯識而已自求多福自種自收我則神也活翁題

未盡事親之心曲成季弟之業有見義之勇退避

長者之名若劉君者可以為縣鄉三老沒而可配食鄉社者也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非斯人歟今學士大夫以學問文章稱於一國一州退而察其私或鄉黨自愛者有所不為也彼聞劉君之行不容口明叔不妄人也故余道劉君之事不疑劉君名克

書張仲謀詩集後

仲謀與余同在葉縣皆年少然仲謀當官清慎已有老成之風相樂如弟兄也此時仲謀刻意學作詩去葉縣後三十年間隨祿東西或不見數歲然每相見仲謀詩句必進今竄逐蠻夷中而仲謀來守施州所謂龍龜同遊蓬蒿柱宇而兄弟親戚管飲共側者也又寄平生詩使余評之余觀仲謀之詩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聲和平作

題王右軍書蹟後

右軍月半帖宿愛州所論序也橋帖余疑在都見數家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真偽不可知要皆有數筆佳可愛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橋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額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取諸此

巴峽士大夫舊無書種多不善書南賓太守王聖

涂有此墨蹟摹刻州學中它日後追有能書者當推此書為種

跋杜牧之冬盈日寄阿空詩

看人史彥柏飽經史而能文然有秦漢間俠氣平居矯矯常欲立於萬夫之表求余書杜牧之詩以教其子牧之語雖徑庭要為有益於小學諸生至其論律李積錢百屋無補於子孫此救世之藥石也故欣然為之書元符三年九月丁卯活翁書

跋韓退之聯句

跋韓退之聯句

退之會合聯句孟郊張籍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
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
病筆力不能相迫或成四公子暮耳

題任昉論王儉後

任昉稱王儉在物斯厚屈身以約玩好絕於耳
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一作門多長者立
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
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
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真之期詮品人倫各盡
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
余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
所哉故書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

跋司馬溫公與路公書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
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
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頗倒塗抹訖無一字作

論子瞻書體

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蓋其天
資所發耳觀其少年時字畫已無塵埃氣那得老
年不造微入妙也

論寫字法

往年定國常謂予書不工書工不工大不足計較
事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也蓋字中無筆
如禪句中無眼非淺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古人有
言大字無過懸鶴銘小字莫學癡凍蠅隨人學人
成舊人自成一家始通真今人字自不按古體惟
務排疊字勢悉無所法故學者如登天之難凡學
字時先當雙鉤用兩指相懸懸筆壓無名指高提
筆令腕隨已意左右然後觀人字格則不思其難
矣與日當成一字之法焉
七二即氣秀而有骨他日學問仕宦皆當過人矣
須得一佳士與遊養其忠厚之源此最為先務也

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跋高郵公與路公書

高郵公可謂盛德之士矣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觀此書
猶有凜然可敬之風采其言論風旨百世之大臣
也

跋韓魏公與路公書

韓魏公忠純樸厚任當直前以身當宗社存亡有
萬死不顧一生之心古之所謂社稷之臣魏公近
之也

跋韓康公與路公書

韓康公忠信篤厚垂紳正笏凜然有不可犯之色
觀其書有鋒芒亦似其為人

書蘇相國書後

蘇相國多見博聞能道古人朝廷典故劇談衆史
使坐客忘歸及其為相國時記問猶不衰也

論鹿性

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恆食九物餘則不
嘗草處必依山岡產蹄下澤草神用其肉者以其
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
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也九
草者芍藥及花鹿鹿鹿藥白蒿水并甘草齊頭蒿
山耳齊危

觀曾公卷墨篋

公卷收廷却承安文用器七種輕乾勁黑入研無
聲此固李氏家風純潔如新未之見也者與都人
鬪百草當萬萬延邦一

題公卷小屏

蕙之九琴不如蘭之一花華光作蕙而不作蘭當
以其寂寞故耳

題公卷花光橫卷

高明淡遠然後見山見水此蓋關澗利浩能事花

光懶筆磨錢作鏡所見耳

書章漢道諸帖

范文正公書林有古氣往時蘇才翁於書少所許
可獨論文正公書得樂殺論筆意以予考之誠然
但骨氣勁而少肉耳

觀公元獻所作制草知先朝愛惜財用如此所以
垂衣拱手無所作為天下晏然者乎

往未識見無咎時見所作安南罪言矢辯縱橫跋
遮曲典雅奇麗常恨同時而不相識其後得相從
甚密今不見遂十五年計其文章學問皆當大進
恨隨食南北不相見耳聞吾友廖明略頗譏評无
咎作字不古不今所謂女好無定姿悅且即為妹
是非特未定也

吾宗正叔天資善書少時書帖奇麗行草下筆縱
橫皆得意最初予許其書以謂絕倫而東萊王聖
美獨不喜于此論以謂正叔書不從鍾元常王逸

書卷殊不成事因別書此救勸歌

此一軸字都無筆意可覆舊紙耳至元祐末所作
書帖差可觀然用筆亦不知起倒亦自蜀中歸後
書少近古人耳

書東坡寫溫飛卿湖陰曲後

溫飛卿所作湖陰曲反覆觀之久乃可解大意以
謂宗廟社稷之靈特未許庸夫于紀耳飛卿蓋言
時事邪

士大夫食時五觀

古者君子有飲食之教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臨
尊俎則忘之矣故約釋氏法作士君子食時五觀
云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此食懸殖收穫春種洩汰炊煮乃成用功甚多
何況屠割生靈為已滋味一人之食十人作勞
家居則食父祖心力所營雖是已財亦承餘慶

二付已德行全缺應供

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終於立身全此三者則應
受此供缺則當知愧恥不敢盡味

少父子法度中來恐其甚惰莫歸筆力且哀竭于
殊不謂然今觀此數帖遂中聖美之評何哉雖然
中無一點俗氣亦足以榮李西堂書雖少病韻然
似高蓋高文進畫神佛翰林工至今以為師也

此予元祐末書差可觀者予由書瘦勁可喜反覆
觀之當是提筆甚急而腕著紙故少雍容耳伯時
作馬洛筆如孫太古湖灘水而作字乃爾蓋至勁
之關紐不透入字中耶

當年自許此書可與楊少師比肩今日觀之祇汗
顏耳益往時全不知用筆過佳筆時或能工耳楊
少師書有頗平原長雄二十四郡為國家守河北
之氣作歐虞禱薛正書或不能至於行草四子皆
當北面矣

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救
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
盛率意遺事耳崇寧元年閏六月湖陰室觀傳

仕宦則食民之膏血大不可言

二付已德行全缺應供

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終於立身全此三者則應
受此供缺則當知愧恥不敢盡味

三防心離過食等為宗

治心養性先防三過美食則貪惡食則噉終日
食而不知食之所從來則癡君子食無求飽離
此過也

四正事良藥為療形苦

五殺五疏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飢渴為
主病四百四病為客病故須食為醫藥以自扶
持是故知足者舉若常如服藥

五為成道業故受此食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先結款狀然後受食彼
君子兮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山谷老人曰禮所教飲食之序教之末也食而作

山

山谷老人曰禮所教飲食之序教之末也食而作

山

觀教之本也大槩今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法言則一人也起居飲食則一人也故設教不得不如是君子有九思終身之思也食時作五觀終身之思也日一日如是行之念念在仁智則夫二人者合而為一矣

山谷題跋卷之七

戊年當一笑也崇寧元年閏六月甲戌脩水黃某書

書贈花光仁老

比過驚山會芝公書記還自嶺表出師所畫梅花一枝想見高嶺乃知大般若手能以世間種種之物而作佛事度諸有情於此薦得一枝一葉一葉一畫皆是老和尚鼻孔也
余方此憂患無以自娛願師為我作兩枝見寄今我時得展玩洗去煩惱幸甚此月未聞得之佳也某有梅花一詩東坡居士為和王荆公書之於扇却待手寫一本奉酬也

九月九日書贈初和甫

往時曹子且贈鍾元常書云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故以饗燕高會是月也律中無射言草木彫心無有射餘于時黃花紛然獨秀非夫合乾坤之中而體芬芳之

山谷題跋卷之八

書姚君玉誠軒記後

元祐初樊道成成病幾不濟夢或告之曰盤王子且來起汝覺而姚君玉在門遂用姚君之方得無恙後三年浩翁訊其夢曰岐伯雷公秦越人淳于意皆世之醫王也今神日姚君以為醫王子蓋言其方有所師承云聞姚氏父子經方授之於成都藍琦謂老藍者也夫藍能使人愛信其人決非偶然王定國以罪竄後數月君玉磐石刻此記其人蓋可與同憂患更盛衰者元符八月己卯浩翁書

書贈日者柳彥輔

柳彥輔是耆卿之孫決王公貴人死禍福嘗面道鄆州劉相國斬春之禍未已必且播遷嶺表已而皆然為余言二三貴人事在一歲間亦難言哉又許余官職云云大體見於六十二故書遺之丙

淑氣安能致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息替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為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高人和甫節行甚美其厭世俗如驚弦之鴈見機之鳴余故樂以古人之風贈之如子且元常所以立名於世吾極不解獨喜其知九日黃花可貴耳先生書此贈初和甫當時無詩今集中有和初公遺泉三章敘說官河外相與友善之意甚詳

別先大夫詩跋

先大夫平生刻意於詩語法類皆如此然世無知音小子不肖晚而學詩懼微言之幾絕故刻諸星子灣以俟來哲某記 右有石刻

書送李愿歸盤谷序遺吳周才

眉山吳周才季成智術能龍羣但以朝三暮四用人人莫能得其要領其居輒能長雄其等夷初欲以鐵冶致萬金乃去而以詩書發身既而治功且敗且成如是二十餘年矧鏡見白髮則自歎曰吾其訖於此乎因刻意教其子不愛金錢聚書聘士

與其子居築金箱浩之盤中為屋百楹將老焉健為之俗謂江之瀝水為浩季成之所卜築在山阿江船之上下金箱者見其垣表不見其屋鱗鱗也因書盤谷之歌遺之季成之老於金箱其子力以詩書顯乎皆觀是篇可以得意山谷老人書 右有石刻

跋韓退之送窮文

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寶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擇誨僅可觀焉況下者乎

題東坡大字

東坡嘗自評作大字不若小字以余觀之誠然然大字多得顏魯公東方先生畫贊筆意雖時有遺

置砥柱於座旁亦自有味劉禹錫云世道劇頽波我心如砥柱夫隨波上下若水中之危旣不可以為人師表又不可以為人臣作則砥柱之文在旁并得兩師焉雖然持砥柱之節以事人上官之所不悅下官之所不附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節哉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庚寅繫船王市山谷老人燭下書瀘州史子山請鑿諸石 右有石刻

書樂天忠州詩遺王聖徒

營丘王聖徒守忠州其治民事如庖丁之解牛其德吏姦如狗僕之承蜩故不幾時郡中無一事頗以樽俎求樂天平生行樂處集歌舞醉其僚子故書樂天忠州得意詩遺之使知子欲樂然於其間而不得也紹聖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浩翁書

題東坡水石

東坡戲水活石潤與今草書三昧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

筆不工處要是無秋毫流俗元符三年十二月甲辰夕天下雪而大寒呼酒解指奉乃能書此山谷老人題

題唐本蘭亭

紹聖元年六月乙未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蘭亭雖大姿嬌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余嘗疑非王今遺墨豈古本既零落後人附託之耶周越少收斂筆勢亦可及此

題魏鄭公砥柱銘後

余平生喜觀正觀政要見魏鄭公之事太宗有愛君之仁有責難之義共智足以經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故觀砥柱銘時為好學者書之忘其文之工拙所謂我但見其嫵媚者也吾友楊明叔知經術能詩喜屬文為吏幹公家如已事持身潔清不以憂哇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面陵其下可告以魏鄭公之事業者也故書此銘遺之

題作卷

本龍者數百年世黃葛冠巖穴穿窟處諸州久伏而發若有神物巖東非有荔枝初亦不實宗德既作卷德若受瀾祇元符之元冬十一日

題太學試院

元祐三年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奏號進士五百人宗室二人子瞻老經父知舉熙叔元與彥衡森直子明參詳君珉希古履中器之成李明畧無咎堯文元忠返叔子發君時天啟志完照檢試卷是日侍御史日晏不來為子發書

題固陵寺壁

天水張茂先世家南昌黃其魯直弟叔向嗣直建中靖國三年丁卯同來時左綿道人惠順開法席於此山道俗歸心荆棘草萊化為金碧時新雨晚晴同登鐘閣觀白鹽之崇嶺想少陵之風流歎大

雅之不作徘徊久之

題胡氏所憩亭壁

山谷老人稅駕而飯嘉作亭之意為書此勝崇寧之元五月之吉實乙卯黃某云

題西林寺壁

黃某弟叔豹姚柄子相及朱章劉義仲李彭同來瞻承禪師素像觀海陰魯公題字愛碧登流泉凌厲暑氣徘徊不能去崇寧元年五月癸亥

題太平觀壁

黃某自江西來會王宰朱章道士湯居善周虛已於此堂觀四山急雨草木皆成聲崇寧元年五月甲子曉發東林

書自草李朝八分歌後

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余將至青衣吾宗子舟求余作草松竹作此殊不工古人云窗肉不服草端不虛語時浩翁年五十六矣

公著文立論及平生所施設無一不與經術合也

至近世俗亦多譏東坡師縱橫說而不考其行事果與縱橫合耶其亦異也蓋數十年前已有如此等語今人又百倍於劉此予不得不辨也

鍾離跋尾

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為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識也此來更自知所作韻俗下筆不測離如禪家粘皮帶骨語因此不復作時有委繼者頗為作正書正書雖不工差循理爾今觀鍾離壽州小字千字嫵媚而有精神熟視皆有繩墨因知萬事皆當師古往時翰林侍書王著補承禪師千字筆圖意足至書家尊之此書正當為行然公序小楷尤妙更於行間置小楷使文質彬彬當更勝爾元祐三年八月甲申門下後省書南昌黃某

跋此君軒詩

跋章草千字文

集書家定為漢章帝書謬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

跋歐陽率更書

歐陽率更即陽帖用筆妙於起倒林夫臨摹殊不失真亦翰墨中異人也繁舟口蕭散於寒溪西山之上攜此書往來研味彷彿見古人同觀者潘邠老仲達李文舉陳元矩何斯舉

跋繆篆後

繆篆讀如綉繆束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章書也李元輔不甚知名蓋翰林書苑之流今日藏之亦足以廣聞見備討尋不可廢也

跋劉敬待讀帖

劉待讀君敬文忠公門人也而此帖云文忠公文字畔經術背聖人意流俗亦多信然曾不知文忠

余既追韻作此詩寄周彥周鈔本送元師元師更欲得余手寫因為作草書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耳不知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江安城北灘上作小草亭尉李相如為余開兩窗極明煥故作戲弄筆墨可意元符二年冬來訪予於樊道約來春三月予必東歸歸當復來別我既而其年來相見但乞此君軒詩而已咄嗟而成文不加點

題歐率更書

歐率更書溫良之氣裝人然即之則可畏頗似吾家叔度之為人比來士大夫大學此書好作芒角錄利政類阿巢爾山谷云

跋江文通擬淵明詩後

種苜在東皇苗生滿陌雖有荷鉏倦濁酒聊

跋東坡書寒食詩

東坡此書以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誠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他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

跋東坡嘲果三

東坡此詩益嘲蒲傳正傳正請於先帝欲寄金賜之先帝笑曰卿當視舊同朝僚友以有餘助不足

自適日算中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維

子候簪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豐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此江文通擬淵明詩文通自有序述又梁昭明太子列於文選可斷不疑也而遂編入淵明集中又注云或謂非淵明所作是猶云或謂日生於東而沒於西未敢斷以為必然也

跋所為近詩與徐師川

徐師川奉議少成蚤立余聞師川同學諸生言師川胸中磊磊殊不類童子每令德占心醉六經知其要處魁玉毀於積中未嘗不隕涕也今師川尚能似其先人以深雪天下橫議德占者因師川來乞書故及此真師川當加意於大者遠者儒者所以為綠飾不必盡心焉

書食時五觀後

洛翁曰禮所以教飲食之序教之末也所謂曲禮

與楊景山書古樂府因跋其後

元符三年庚辰九月壬午青神縣尉歸東之退密堂夜漏下三刻所偶案上有墨瀋一升許几傍或置此卷云是邑中老儒楊景山乞書因取嚴承舊無心稟核筆宛轉可人意遂書欲盡子問景山之子遠才武自將今為涇原部將故書此猛士冒鋒鏑報國之詩遺之可令人日誦於軍中以飲酒山谷老人題

跋東坡書寒食詩

東坡此書以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誠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他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

跋東坡嘲果三

東坡此詩益嘲蒲傳正傳正請於先帝欲寄金賜之先帝笑曰卿當視舊同朝僚友以有餘助不足

書陰德宇遺陳氏

陳氏嘗三世名兩蜀不牽貧賤富貴先召即往于

跋張長史書

此亦奇書但不知所作以為長史則非也予嘗於楊次公家見長史行草三帖與王子敬不甚相遠蓋其姿性頗逸故謂之張顛然其言極端正字字入古法人開張顛之名不知是何種語故每見猖獗之書輒歸之長史耳

公為獄吏以其活人多故高其門況醫人之司命乎故書陰德二字以遺之元符元年三月

跋登江州百花亭懷荆楚詩

百花亭梁大同三年刺史邵陵王綸所作此詩出英華集皆佳句也崇寧元年八月壬戌來集斯亭其甲子又來四顧徘徊悵詩人之不可見因大書此三詩遺寺僧宗素俾刻之堅石後來者得觀覽焉修水黃某 右有石刻

跋張持義所藏吳彩鸞唐韻

右德人吳彩鸞書孫恂唐韻凡三十七樂此唐人所謂葉子者也按彩鸞隱居在鍾陵山下所書唐韻民間多有餘所見凡六本此一本二十九葉彩鸞書其八葉後人所補氣韻肥濁不相入也題林和靖書 林處士書清氣焔人其端勁有骨亦以斯 涉世也耶

跋東坡鐵柱杖詩

鐵柱杖詩雄奇使李太白復生所作不過如此平時士大夫作詩送物詩常不及物此詩及鐵柱杖均為瑰瑋驚人

跋東坡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詩

此字和而勁似晉宋間人書中有草書數字極佳每能如此便勝文與可十倍益都無俗氣耳

戲草秦少游好事近因跋之

三十年作草今日乃似造微入妙根文與可不在世耳此書當與可老竹枯木並行也

跋所書跋陳元與詩

紹聖三年九月壬寅林表亭與東萊呂東玉對碁罷於山楊明叔作墨游請作大字試舒城張真筆燒燭寸餘摩閣老人書

跋郭熙山水

郭熙元豐末為顯聖寺悟道者作十二幅大屏高

跋東坡與王元直夜坐帖

王元直游東坡雲霧中風氣殊勝由此觀之豈可不擇交游親戚耶

跋東坡海市詩

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光景神物亦能受魁磊之士乎

題東坡竹石

石潤竹勁佳筆也恨不得李伯時發揮耳

跋老蘇先生所作王道矩字說

此蘇明允弄筆所成猶有文章關鍵所以子瞻之文震動一世豈非所謂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者乎書柏學士山居詩題其後

史紹封之子會與外甥張協於蘇氏為友婿子來

青木謝家姑因識紹封紹封來乞書曰使會他日以為相見之資今日魯直即他日魯直又安用書為質耶

二丈餘山重水複不以雲物映帶筆意不之余嘗招子瞻兄弟共觀之子由歎息終日以為郭熙因為蘇才翁家摹六幅李成驟雨從此筆墨大進觀此圖乃是老年所作可貴也元符三年九月丁亥觀於青神蘇漢侯所

跋牛頭心銘

成都范子功家忠報禪院僧慈元以鹽亭四尺繪八幅來乞予自書所作文蓋范氏之志也予聞范氏其書艾有德其功壯好文今得余應世之文章但為戲紙無益於事乃大書牛頭心銘與之范氏不學則已學則必以治心養性為本斯文之作妙盡心性之蘊只使朝夕薰之自成道種亦使覺范淨坊諸禪子等讀之句句消歸自己乃知牛頭快說禪病免向野狐領下枉過一生

書劉禹錫浪淘沙竹枝歌楊柳詞各九首

因跋其後

累日倦舍中賓客既解舟意猶倦欲眠則晝熱不可伏枕試令作墨潘遂為蛾眉史慶崇草此樂府二十七章盛暑又臂痛書罷汗透稀稀風冰骨指老態百出恐自此漸不能書矣元符二年四月甲戌戎州城南就舍任運室中書

題宗成樹石

長林巨石風飄水激張之牆壁助我岑寂

題玉清昭應宮圖

玉清昭應宮成以圖畫潤色牆壁當時大儒博極萃書者討論軒輅以來出於趙氏而飛升度世者作此圖又集天下名手為之宮成未幾火事一空比試考元豐間景靈虛名既廣崇奉之制乃求之畫院盡用玉清之繪事名手若得密疏故事亦以廣異聞今但能事未畢也

書遺道臻墨竹後與斌老

元符三年三月戎州無等院活翁借地所築橋木

游龍水城南帖

龍水城南大雷雨後十里至廣化寺路經相注溝陸為一草木茂密稻花發香邵彦明置酒招余及華陽范信中龍城歐陽佃夫約清且會于龍隱洞余三人借馬自南樓來至則彦明及其弟彦昇在焉初至震雷欲雨既而晴朗燒燭入洞中石壁皆霏溼道崖險路絕相扶將上下及乃出洞之南東還臥洞口佃夫抱琴作賀若有清風發於土囊音韻激越余與彦明恭肅大白彦明似藏行也是日信中從佃夫授琴久之得數句洞南有喬木似枿桐然視葉間有實穉生似橄欖問從者蓋木威也木威本草經無有空州諸城岩多有之風俗取豚膾合之為醃盤中珍膳也頃有饋余余不能嗜也佃夫曰廣東益號為烏橄猶也貴問謂波斯橄欖云木威之葉廣東西人用作雨衣柔韌密緻勝青萍也彦明者臨淮邵華弟昇兄也信中名家佃夫

名裏余者江西之修水黃某舉直時崇寧四年六月辛巳

海昏題名

元祐八年春正月甲辰韓城元聿建安胡勛俊儀李安行豫章黃某會于海昏縣齋觀智願寺竹林中所得顏家鑿斷碑清勁秀發李君出古編鍾其銘類父書不能盡識座客談倉前樟木乃是數百年物材木也而能若是之壽歎李公擇宰上之松已拱無不慨然元君云玉真觀道士王從政治石欲刻余書因書子之黃某記

禮思大禪師題名

修水黃某弟仲堪子枌梓枌相悅成都范溫道人文演同來禮思大師閱三生藏則貝多梵字經二錫杖象刻佛供僧俗書經夾有織靡如蟻映光不可讀者及佛牙舍利蚌中觀音相寶玩溢目為青觀寶軒三大字坐獨松軒觀老松突兀於衆杉間

修水黃某弟仲堪子枌梓枌相悅成都范溫道人

文演同來禮思大師閱三生藏則貝多梵字經二錫杖象刻佛供僧俗書經夾有織靡如蟻映光不可讀者及佛牙舍利蚌中觀音相寶玩溢目為青觀寶軒三大字坐獨松軒觀老松突兀於衆杉間

觀寶軒三大字坐獨松軒觀老松突兀於衆杉間

觀寶軒三大字坐獨松軒觀老松突兀於衆杉間

本無起羣之意崇寧三年正月甲辰

書吳叔元亭壁

朝奉郎新會守黃某於崇寧元年四月丁未來
馮叔元晚登秀江亭澄波古木使人得意於塵垢
之外蓋人間景幽而奇絕耳右皆有石刻

題也足軒詩載保寧文集
六卷作節竹詩

簡州景德寺覺範道人種竹於所居之東軒使若
楊夢賦題其軒曰也足取古人所謂但有歲寒心
兩三竿也足者也仍為之賦詩余輒次韻右已載
本

西山南浦行記

某家恩東歸道出南浦太守高仲本置酒西山實
與其從事譚處道俱來西山者蓋郡西渡大壑稍
陟山半竹柏蒼蔚之間水泉潄為大湖亭樹環之
有僧舍五區其都名曰勒封院樓殿臺觀重覆
出沒煙霏之間而光影在水此邦之人歲修禊事
於此凡幾州一道東望巫峽西望鄂林泉之勝

莫與南浦爭長者也寺僧文昭喜事作東西二堂
於茂林脩竹之間仲本以為不吝不陋冬煖而夏
涼宜於游觀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辛酉江西黃
魯直題

題浯谿崖壁

余與陶介石遠浯谿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塔
堂銘石室銘皆衆所共知也與介石徘徊其下實
探千載尚友之心最後於唐亭東崖披蕭條穢得
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羅令問玉筍篆筆畫
深穩優於唐臺銘也故書遺長老新公碑刻之崖
壁以遺後人山谷老人書

石門寺題名

韓城元聿雙井黃某同遊石門霜清木落山川高
明埽運上冠雲亭可以忘歸

中興頌詩引并行記

崇寧三年三月己卯風雨中來泊浯谿進士陶豫

右皆石刻

山谷題跋卷之九

評釋長沙邊帖

梁武帝書

脚氣帖

數朝脚氣脚字微摹轉失筆

唐太宗書

臨朝帖

昨夜以下應是列日敕

廢游甘泉帖

只理會遼東一役

唐高宗書

審行弘福帖

此帖妙絕恐非怕婦漢所能

漢張芝書

望遠懸想帖

望遠懸想何日不懸想葉漂沒不富行筆又去春

遊中巖行記

黃某楊韓祝林宗了賢慈元步自息深江喚魚潭
長老圓亮來迎酌玉泉乃上巖寺元符三年八月
戊午

信孺置酒之明日九月甲子蒲志同泰亨與楊琳
君全弟岳景山王箴元直蒲揆庭臣石充君美史
跋彥祖酌子於此實與外弟張社介卿六祖禪師
師範同來黃某魯直書

元符庚辰季秋之丁丑射張社介卿及其兄概子
謙姝協大同甥宋正臣端彌選子攜茗來煮玉泉
同來者楊湛君既張漸持遠自頃屢來常若晦冥
是日天地開廓極目千里黃某魯直

題三遊洞

鍾陵黃魯直弟嗣直同道人唐坦之遊三游洞與
子相姝微俱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庚寅往來皆休
此寺正午烈日遊躋汲澗泉以解渴

山谷題跋卷之八

致身帖

省示具卿辛酸之意吾甚憂勞此事亦不覺忘然
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殿中王制正自欲不得
許卿當如何導

收辨帖

導白收辨情增傷感溼蒸自何如頗小覺損不帖
有應不懸欲情增傷感溼蒸自何如頗小覺損不帖

王羲之書

秋月帖

而觸暑遠涉而失一點

初月二日以下四帖

此數帖語不類晉人自初月以下十一行皆非右
軍手墨此或長集書時貴人戲作行布其間以待
後之別者耳

大熟帖

晴使大熟小船中至不易可得過夏

山谷題跋 卷九

山谷題跋卷之八

送字下當 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簡絕有緣
復相聞食自愛

後漢崔子玉書

伯英云吾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則序崔
當狂張前

魏鍾繇書

杜度張昞遺墨遂不復見可歎也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即戎帖

如鴻鵠字絕妙

頑閣空薄帖

頑閣空薄加以年老凡百朽穢無所中空特蒙哀
待殊異之遇

險哀帖

險哀句中險字乃摹損

晉丞相王導書

昨見君歡帖

疾思小差與弘遠俱臨遲共寫懷

謹此代中帖

此以下八行是智永書之不減者

題右軍十七帖後

十七帖者必多臨本永禪師及虞世南褚遂良臨寫皆不甚遠故世有數本皆不同此帖全是廷海筆意如揚雄蜀都以下似拙工寫真但神氣耳

採藥帖

九日當採藥至日欲共行也失一筆

題右軍帖後

右軍與周益州書凡三十許帖銓次者歐置兩卷中耳按周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為益州刺史彭模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建城公在官十年卒蜀人廟祠之

晉丞相王敦書

晉賊王敦

晉司徒王珣書

此月丞盡帖

此月丞盡二十四日是王濟祖日欲必赴卿可勉過明吾當下解相待臨出遣報既至王家畢卿可

豫報先公今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

豫報先公

豫報先公報字傷筆多然古人作字大體如此

晉司徒王珣書

衆感字尤妙

衆感字尤妙

晉侍中却情書

第三帖

毀當字作兩行可笑

晉太守山濤書

補吏部郎帖

王獻之書

忽動小行帖

一字筆快成十

鵝羣帖

右軍寫經換鵝時子敬尚幼少未能作簡此是好事者為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元符戊寅十月後後來怖魔閣致平于禮端夫在焉

跋白兆詩後

伏惟爛木一概佛與眾生不別有時杖子擊著直得凡聖路絕

此白兆語也公能領此語則築室以自便與使冠蓋之士開桃花嶽之風期而來者有所息豈遠相遠哉古人言心徑未通觸物成塵而欲避喧求靜者虛世未有其方前作桃花嶽詩跋尾自有會意處士大夫多傳之不可改也

書發願文後

雲巖西堂度夏齊莊主有出家兒氣節有為眾竭力之心以知事方圓一不合遂縮手袖問余深為雲巖惜失此人因書此發願文贈之紹聖元年五月已酉山谷老人書

書自草秋浦歌後

紹聖三年五月乙未新開小軒聞幽鳥相語殊樂戲作草遂書李白秋浦歌十五篇時小雨清潤十三日所移竹及田野中人致紅蓮三十本各已蘇息唯白籬外移橙一株著籬裏似無生意益十三日竹醉而使橙亦醉亦失其性矣知命自黔江得一畫君云頗能作杜鵑語故攜來然置之摩圍閣中時時作百蟲聲獨不復作杜鵑語為客談此客云此豈羊公鶴之苗裔耶秦少游學書人多好之唯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嫌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遂改度稍去俗氣既而人多不好則做也當先生之素海瀕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笑乎求熱救溺取名者耶蓋見其內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麤者也周彥敦厚好學行其所聞求其所願得意於寂寞之鄉遊樂於無臭味之處他日吾將友之而不可得者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乙酉書

書平原公簡記後

平原公盛德之士謙量絕諸公遠甚士大夫亦多愛之然未必知之也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有是哉元祐九年四月在雙井永思堂檢舊書見元祐初簡記如接笑語軍山之木拱矣眼中無復斯人使人惘然竟日因對僧範公言長沙湯氏以石工擅名雅善得人筆意請範公因行李攜示之平原公書亦自難識或不解此意且為攜入馮山謂其之二十五日丙寅某書 右有石刻

老來漸懶慢無復此事人或以舊時意來乞作草語之以今已不成書輒不聽信則為滿紙雖不復入俗亦不成書使錢公見之亦不知所以名之矣摩圍閣老人題 右有石刻

書伯時陽關圖草後

元祐初作此詩題伯時所作陽關圖崇寧元年五月見此草於趙升叔家殊妙於定本升叔伯時塔也時俱繫舟於大雲倉之遠觀臺下

書王周彥東坡帖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確論也余嘗中之曰結密而無間產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若以篆文說之大字如李斯釋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晉升其堂而呼之者非愚

跋唐道人編余草後

此皆山谷老人棄紙連山唐坦之編綴為藏書可謂嗜學然山谷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筆不到及來樊道舟中說長年盡業草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然比之古人入則重規墨矩出則奔軼絕塵安能得其髣髴耶此書他日或可與或可作安石碎金見愛者或謂不然不見愛者或比余為鍾離景伯耶

跋朱應仲卷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丙午承天寺經藏南試金崖石研諸葛元筆研不滯墨墨不凝筆但觀者如將珠增骨氣 元祐開大書淵明詩贈周元章 元章雖為外兄弟其清修好學草木臭味自同索余作字雖多余不倦也 又

觀十年前書似非我筆... 唯覺書字倍倍增勝... 白書所和陶今詩一卷...

跋樂道心經

李樂道為親而書馬潤之為親而傳刻皆美意也... 使二君又能參其義知五蘊皆空...

跋王子子外祖劉仲更墓誌

某十五六時游學淮南問晉城劉仲更以多聞強... 識得近世不傳之學為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

跋自書樂天三游洞序

元和初盜殺武丞相於通衢樂天以贊善大夫是... 日上疏論天下根本所言忤宰相按劍之意...

跋知命弟與鄭幾道駐泊簡

知命弟學公東西林碑陰字殊有一種風氣恨... 未遘耳年不五十遠成丘山觀其平時規摹不自...

深密者蓋鮮今觀遺草為之實涕建中靖國元年... 五月卒木故太史氏黃某書

跋柳枝詞書紙扇

劉賓客柳枝詞雖乏曹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為... 齊梁樂府之將帥也

跋竹枝歌

劉夢得竹枝歌九章余從容聽州歌之風聲氣... 俗皆可想見

又書白草竹枝歌後

劉夢得竹枝九篇蓋詩人中工道人意中事者也... 使白居易張籍為之未必能也

跋張拙頌題唐履枕屏

張拙見石雷悟巧拙語遂能窮佛根源此異人也... 然自此潛伏不聞豈所謂裁其狂言以死者乎

跋王晉卿墨蹟

王晉卿畫水石雲林縹緲風埃之外他日當不愧... 知命作樂府長短句及小詩皆清苦愁絕可憐可...

跋秦少游踏莎行

露失樓臺月迷津渡... 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綠

跋自遊發郴州回橫州多頌有所屬而作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詩也

自遊郴州為誰流下瀟湘去... 右少游發郴州回橫州多頌有所屬而作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詩也

跋王君玉定風波

把酒花前欲問天... 試把細筆重復桂無緒酒闌清淚滴未乾

跋王君玉流落在外轉守七郡意不能無歎然終

王君玉流落在外轉守七郡意不能無歎然終... 試把細筆重復桂無緒酒闌清淚滴未乾

篇所寄以為執政者不悅而獨憐之耶... 跋老杜病後遇王倚飲贈歌

跋老杜病後遇王倚飲贈歌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沙頭荆江亭北軒... 下書元章兄弟為余所霜輪遂能加飯一杯摩挲...

跋李太白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元叔無恙時賓客至者如歸或傳仲良作家宰客... 或有不得見者荆州士大夫之惜語殆未必然然...

跋馬忠玉詩曲字

馬中玉翰墨頗有勁氣似李西堂但少妍耳詩句... 亦不草草蓋致古人詩語磊磊在胸中亦善過評...

跋承叔與挺之郎中及憶滁州幽谷詩

淮南號為龍眠三李者也淨照老人恬淡少為作... 寺舍僻在西南人罕知之者予嘗作真贊云猛虎...

跋自草東坡詩

此東坡先生合浦所作詩墨跡在歐陽海夫家有... 見陽年纔十四未知來訪余一日馮紹先弘昌齋...

跋周越書後

周子發下筆沈著是古人法若使筆意姿媚似蘇... 子瞻使覺行間茂密去古人不遠矣何止獨行於...

跋自草與劉邦直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窗松花泛... 研愛此金屑鏡澤因為那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

跋自草與劉邦直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窗松花泛... 研愛此金屑鏡澤因為那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

跋自草與劉邦直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窗松花泛... 研愛此金屑鏡澤因為那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

跋自草與劉邦直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窗松花泛... 研愛此金屑鏡澤因為那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

跋自草與劉邦直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窗松花泛... 研愛此金屑鏡澤因為那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

跋所書于美長嗣後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丁巳下土瀟湘小舟雙勝散
元令人眼花苦字不成右書家傳

跋草書于美詩後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丁巳晚下伴猶離未減燭為
孫惇夫作此草向陶賓客時誠不服作矣

書大湖周元翁游青原山寺後

予曩時上七祖山極愛其山川故為予友元翁作
此詩又出上方之南得古釣臺嘉運世不見其光
輝者元翁亦請予賦詩詩曰避世一丘徑似漁非
世源獨壽嘉橋頌不遺子公書符蕨林塘晚絲繹
歲月除安知治容子紅袖泣前魚元翁曰青原遺
跡但有顏公大字當并刻此二詩使來者得觀焉
其後各解官去不果刻海昏王子駿以生絹來乞
書于駿於外家有連故書予之能以青石版刻
而送之祖山亦一段奇事南島黃庭堅書右見真蹟

書程夫人墓誌後

九八

余觀長安君相內之法知其外家淵源必有積累
武鍾其美於女子耳余嘗病今世士大夫家既去
父母而從人矣及其夫得官於瘴癘之鄉妻輒不
隨世俗亦以為當然夫人不納族人之議從夫於
南平此足以厚薄俗矣至於救人急難決事可否
皆男子之事而長安君躬行之可謂健婦矣所聞
不出房閨乃能敢手足而不亂又何其難也

跋東坡白書所賦詩

東坡少時規摹徐會稽筆間而姿媚有餘中年喜
臨寫顏尚書真行造次為之便欲窮本晚乃喜李
北海書其毫勁多似之往時唯唐林大學書知古
人筆意少所許可甚愛東坡書此與泛泛好惡者
不可同年而語矣右百石刻

跋梅聖俞贈歐陽晦夫詩

余三十年前欽慕聖俞詩句之高妙未及試而而
相過奔走予所聞如有人挽其前推其後也他日
持此卷來乞書會舟子作歲除未能行舟中無他
緣偶得意書盡崇寧二年十二月晦山谷老人書
右真蹟今藏
百石刻

書宋暉傳後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王
亦疑梁上曰陶朱公以布衣富國是必有奇智
雖召朱公而問曰有疑獄於此國以為當罪者半
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對曰臣鄙人也不
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
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
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
曰善故欲疑則從去實疑則從與梁國大悅蓋
薄則取厚薄則取厚則取厚則取厚則取厚則取厚
厚之狂人可謂美德矣都當時未嘗不言天下長

跋考索竹

開封張德淵號為有意難之義子晚識之於長沙
各不虛得也泊船驛步門與德淵官廨相近時時

九八

者吾嘗想見其人如朱文季可謂天下長者非耶

吾宗潤父方明然有尚友之意而比來學士大夫
持論甚高余謂不知識之行事潤父以為何如右
文孫甘潤

書安樂泉酒頌後

荆州公厨酒之尊貴者曰錦江春其色味如蜀中
之小蜂窠和柘漿飲之使人淡悶所謂厚而潤甘
而噉者也士大夫家喜作菜羹酒羹與冰菹同
色然使人飲之心與鼻鼻害人食眠所謂清而薄
辛而營者也誠使公私之釀合去四短合用四長
則為佳醞矣大槩錦江春以米入漿不待味極酸
而飲故甘而不辛辛又用糖少故不能折甘味其
濁則不待醱熟而榨耳菜羹投水太多又不以
麥葉折其辛味故也若斗取六升豈有薄哉右家
傳

題韓幹御馬圖

蓋雖天殿四十萬匹亦難得全材耳今天下以孤

踏乘驥可勝歡哉右真蹟藏于
富川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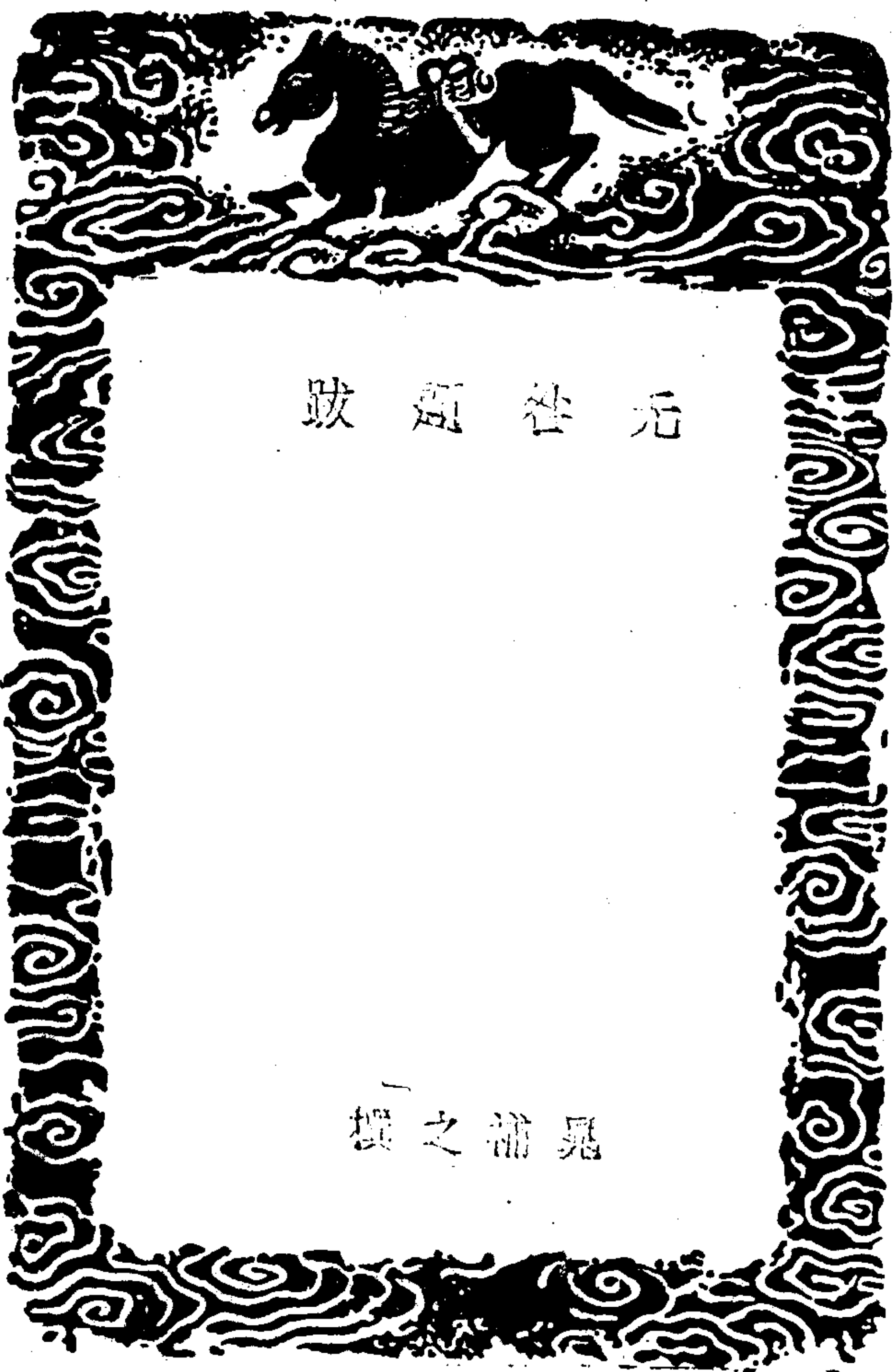
一〇〇

從未名家落筆筆法小碎皆有意味一時同
調相欣賞賞不啻口出余竊謂相如如
蘇米兩公尚有知不盡愛其若本人自道全
提全示無有少刺為快耳嘗見山谷云家第
幼安求草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
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
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
工拙與人之品燕識彈碎如木人舞中節拍
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余恍然曰此數
語即可以跋山谷題跋矣殆所謂順贊一句
屋下蓋屋遂贊一句樓上安樓不如借水獻
花與一切人供養海隅毛晉識
諸家題跋魯直者其表快反多於魯直題跋
矣豈容更添蛇足耶但其表識不一因攷其
場洪玉又云魯直魯直愛山谷石牛洞故自

歸山谷道人讀點戒時假涪州別駕故又嫌

涪翁或曰涪翁在黔中又號黔安居士至空
州又歸八桂老人皆班班見於詩文後來米
元章倪元鎮亦多別號今人攷輩三老名字
百出亦甚無謂矣惟古人小字可喜可法當
甄小名錄數種以傳音又識

<p>山谷題跋</p> <p>卷九</p>	<p>山谷題跋</p> <p>卷九</p>
-----------------------	-----------------------



跋題卷元

之補晁

无咎題跋 目錄	題段慎修紙二首	跋董氏唐詩
題陶淵明詩後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跋東坡公画
題分甘亭記後	跋李邊易画魚圖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題白蓮社圖後	跋董元画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画本
題小飛來詩後	跋化度寺碑文	跋李唐卿篆十字文
書王蜀後事	跋第五永箴	跋蘭亭叙
書毋丘靈御印曆紙後	跋陳唐父補紙守遺愛事後	跋曼卿詩
書陳唐父補紙守遺愛事後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贈劉鏡子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跋林通萬士書後	書邢敦夫遺策
跋林通萬士書後	跋廖明味能賦堂記後	猪齒白化佛贊
跋廖明味能賦堂記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運與陽事後	无咎題跋目錄終

无咎題跋 目錄

无咎題跋卷之一

宋 兩陽晁補之 撰
明 東吳毛晉 訂

題段慎修紙

傳曰大道以多岐公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喪糧就學者成群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岐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盡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御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日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

世之言曰將學似買買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善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確之徒庸故學富是不然蜀漢清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為帝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无咎題跋

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易過身輕一易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道之言猶硤硤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簡之閒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景遠此未可與文字精簡開求之以比硤硤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題分甘亭記後

趙彥修以帝胃妙齡秀發不懷晏安之習志學而慕義與一時文人勝士交如恐不及故早有美名于流輩間窟山物局僧齋旅寓一木之美不足道也而二三子為之記且書焉文辭筆墨燦然可觀

惟修有以得此也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哉
元符庚辰五月十日南陽見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張
顛觀公孫太娘舞劍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
間得之耶齊魯俗樸工技世守知變通者寡而釋
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續事忠惠聽余言
使集吳道玄關全碑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
數子精筆為白蓮社圖甚似

題小飛來詩後

楚山之勝者曰九華吳峰之異者飛來往時湖口
李正臣藏怪石數十種其一疎而九嶠武功和仲
曰是壺中九華也則一旦而售百金近時祥符袁
耕道亦得其石於豫章小而特穎川葉喜曰是小
飛來也耕道則抵掌喜而悅之曰是當與壺中九
華俱名天壤間雖一拳小然吾不以百金售大觀
嘗食君之粟身未嘗木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
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
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不敢迎
其後燕將軍畏蠅之賢念蠅之在而齊之不滅也
數為甘言唱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不
者居畫邑蠅曰忠臣不事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
公矣蠅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
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于木枝
自奮絕脛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蠅
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
相與迎襄王于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
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累得數戰不亡而
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御數萬之衆復七
十餘城王蠅激之也始余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
蠅慶書而泣以謂推蠅之志足以無恨於天無忤
於人無歎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

戊子六月壬申潘松菊堂題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
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
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
列身殘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
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
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
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
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蠅無孔子孟子之稱而
其名亦不獲自附于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
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
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殿黃金結紫綬論議
人上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進而去
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
是時王蠅齊之布衣也積仁蓄行退耕于野口未
嘗食君之粟身未嘗木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
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
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不敢迎
其後燕將軍畏蠅之賢念蠅之在而齊之不滅也
數為甘言唱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不
者居畫邑蠅曰忠臣不事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
公矣蠅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
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于木枝
自奮絕脛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蠅
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
相與迎襄王于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
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累得數戰不亡而
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御數萬之衆復七
十餘城王蠅激之也始余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
蠅慶書而泣以謂推蠅之志足以無恨於天無忤
於人無歎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

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
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
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毋丘復御印曆紙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
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于皋皋
皋陶湯選于皋皋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
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
世所當備而不改者然自晉盛世君子多小人少
好惡明于上是非公于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
不肖不為己甚而不肖者不得進而革後世道德
不同而俗弊賢不肖廢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
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關士克朝廷
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救其弊哉恭
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待起之運
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
任事皆愧於管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
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遺暇其他而獨以選士
為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庶士如恐
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慮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
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
有司以銓衡之審定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
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于為士以迄于今其選有
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
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特而考
之徒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
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
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為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
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襄之裔孫
潤州觀察使辛使藏于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
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謹記

書陳洎事後

寶四年仲劉銀八年仲李煜而錢徽恐懼請命自
負其版至太宗皇帝與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
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
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
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忠人才之微悼列位之
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群士
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銜帶格而
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于所謂曆者詔曰使御
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
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為不世之
禮而秘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復在選中自覺
庫擢通判晉州而震意以清白有治績終亦感矣
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為士者日
以多以臣補之為即時計之選于吏部者自京官
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
患於乏才而士之為士者愈多而益虛其行已
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洎
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
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嘗驗屍
即造府白琳琳望公來迎謂曰驗屍事事乎公
曰未也琳連起隱屏問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
屍于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
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
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
愛其曹不放公復怒曰此卒竟死待我而申爾曹
依違懼法不爾放即自質其狀請琳琳又迎問
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
人必享前程速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特有
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
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是恨不及
識公後二十餘年乃見博道于淮南見屬常于京
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為東州闈人以謂

公之休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于釋博道始出公詩數十篇確然其政溫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于言詞者粹然增慕谷神愈有云木溪而未茂形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于愈之言益信

書陳唐父緜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為吾不得而見之其功猶在于百年之後吾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徒途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克之則已矣管子產為鄉一年而人歌之曰取吾田疇而伍之取吾衣冠而稽之孰殺于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于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為之雖緜州之政事亦未易忘也管陳平有與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德夫顯有施于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戒孫達之必有後于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為人所不為故用于讀書為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為人陶淵明泊然物外其語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為澹例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元祐辛未清明前一日符離舟中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收怪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

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新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于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肯治之效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慎慎亦澆言數易地之弊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政史知運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于禮義之不興風俗之不一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易勿午民不得休養其初嘗怪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黃卓魯政事之才亦蓋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此特古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之間夫豈惟遂霸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方用以得役無足怪也而況奉法循理之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緜蓋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髮髯修庠技捐庸役便轉輸勸佃貸接背嶺折薪狀與圩堰修邦聖旨高五尺而狀甚異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峰也元符己卯九月殿上

備嚴鐘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放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為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皆翠綠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于九華矣

跋林通馬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遊湖放北山一徑趨嶮委曲深遠菱荷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裴徊彷彿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稱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群至點鼓瑟希則喟然歎曰吾與烈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性自疎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觀後來欲其問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

芻一束其人如王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則禦寇曰今有衛生之疾與體借長志強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志弱而氣強故少于慮而傷于專此志與氣之所秉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軍者或懼于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于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取柔于禮文悍鄙屈于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溫溫而能厲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略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驚世世嘗觀會敬之會稽尉麻梅花而以未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權則為

若曰豚魚信備及之人可知矣吏無愛物之誠民心不附之離風風下嘉禾生諸難致之物畢至非祥也夫必有誠心實事如何侯述之得漳民民以為惠而鵲應之斯與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父母故史版其蹟而書之虎徒珠還雉馴蝗去後不復見此久謂徒虛語今乃知之廣陵掾摩乃侯長子數與余談疑獄不附重近古所謂求生之者其世有陰德當不愧于東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陽見補之无咎題

跋董氏唐詩

京東將供備使董侯嘗夜過余曰我之先有仕於唐顯者曰京兆尹諱叔經不知于我幾世祖也我家歷五代至仕本朝子孫世謹厚故傳其諸猶在因就余求燭出三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為順宗山陵副使祕書監兼御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日告也崇京兆君良美首尾無漫缺雖甚細字皆

柔意少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沒向于歐陳陳有生氣者至于人之所同為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皆皆之所謂豪傑良空魁梧奇偉而貌狀乃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懷膽于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才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借曰未識于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嚴為清便肥甘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知方雖于居富為清便肥甘之語至于臨事感情余知其亦不害為鐵心石腸也而明略所以期敬之不亦遠歟然敬之不汗以于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陽見補之題

跋東坡所記淳守柯述與馮事後

政以得民心為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為至易之意可識蓋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所行子起喜曰實宗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西川正月高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事而尹以此時進才選也盧景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名元和間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為重侯慶然獨怪京兆君為憲宗用若此宜有政事聞于時而其施設不少樂見何也間以其年月日攷之舊史則不謬而閏六月之六日為戊辰凡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名於告者舉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月之癸未以卒其後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前此為尹者兵部侍郎韋武後此為尹者尚書右丞李鄴而新史尹不書故逸董氏餘考之又合其名于告者曰中書侍郎為鄭細自中書舍人遷曰門下侍郎為杜黃裳自太常卿遷曰給事中為歸登自兵部員外郎遷曰吏部侍郎為趙宗儒自右庶子遷細黃裳既賢相登宗儒讓直不回元

和初日一時才選也最後即中兼者卑不顯乃不
得賢于符諱韓愈順宗實錄見李實以不任職貶
知唐重京兆尹也自李實接韋武中間二年憲宗
始即位二相賢新用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宜重
時百司官多改置韓愈亦自外入為博士皆以是
年也愈後沒用乃至京兆尹其選亦難矣董氏雖
施設無所見余能語其賢者以一時事知之當如
此後二浩皆董湖一曲沃簿一荷氏丞長慶大中
時告也及缺不若前可識獨曲沃告有蠅頭字考
仰京兆君祖為王曾祖為端里為京兆府萬年縣
洪固鄉貴胃里而端以下及湖凡四世能見乃次
序歸董侯董侯中武舉為將知方略慕古人也必
有功名以不媿其先世云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見補之題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顏公以昔老忠義溢於賦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
雲夢曾不芥帶者而此畫水蟲瑣屑毛介曲隈芒
穰具備殊不類其胸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
于繩檢小或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教人退者進
之兼人者退之君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嘗試
折衷于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
明容光必照焉踴躍澁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
也皆隙放射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而後可以
言成全或曰夜光之劍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
兩錢之雖此不善用大者余於公知之

跋李遵易畫魚圖

魚之醜以千百類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
天池之觀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窳不能追
也長塘之水一斛而魚半解其小如針鋒毫素可
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于九澤之所
同有九澤之所常幸鯨鯢鮪魴頰首莘尾之間蓋
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為畫師喜為鬼神而憚為

棺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那和瑛聞而歎曰此所謂
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勞裂飛去嘗
憶太平廣記載有戎軍數千人忿不相能欲自將
攻其部將忘其姓名力不足制并高謝眾列頸而
死眾為之解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為五
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亡自咎然也
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資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
初誠應所謂心正則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塵
埃倖宦之資追紙墨之間遠矣

跋東坡公画

翰林東坡公西嶺蘭陵胡世將得于開封夏大韶
以示補之補之曰本朝初以辭律謀議參取人東
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故事有博觀兼論精
取詩賦之言言有所縱者有所拘也其謝主司而
譽其能如此口奇文高論人或出於極檢比聲協
句小或合於方圓益公平居胸中閭放所謂吞若
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用人而狗馬與鯨鯢所常觀
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鯨以
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觀鯨首尾之目針鋒
鱗之眼則欲當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
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
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度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
補几尺紙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
在一以為觀則稽天之淮視不見其不足一以為
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
狂形巧拙繁神而不以手無不能者而遵易亦時
隱几翛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蛇以多足運風以
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見補之題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沙丘之相至物色壯而喪其見白于畫類之以
觀物得其意審故能精若此魯直曰吾不能知畫
而知吾事詩如畫欲命物之意審以吾事言之凡

天下之名知白者莫我若也漢舉于學慕魯直而
喜白畫特自撮堯為竹枝飛鳥烟雲天機殊妙
以此文字殆似魯直自然獨得不可相與者予既
拙于語言而畫又非所能學嘗試以此內觀魯直
解牛得養生其可哉

跋董元画

翰林沈存中筆談云僧巨然画近視之幾不成物
象遠視之則晦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二軸於外
弟杜天達家近存中評也然巨然蓋師董元此董
筆也與余二軸不類乃知自魯學者皆師心而不
蹈跡唐人最名善畫而筆法皆祖二王離而視之
觀歐無虞觀顏忘初若蹈跡者則今院體畫無以
復增損故曰魯直之內畫者謹毛而失貌乙酉十
一月二十六日見補之書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画本

恕先高賢絕藝世所共知其筆墨精妙蟬蛇變化
惟不非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信哉是言歐虞褚
薛唐初以書顯者捨其德操而論亦不聞它能使
如其字畫之精也嗚呼此其所以精于學者能以
是心學專且不易古人之事業何求而不得況詩
文與書哉而後之君子學則皆有侈心必事事在
人先故五伎而窮

跋李居卿篆千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
其習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史竭精神于日夜盡得
古人點畫之法而後之濃纖橫斜毫髮必似而古
人之妙處已公妙不在于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
書千字文特奇巧同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
華遠其益一時絕藝也然謝侯好玩甚多書畫視
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于此者豈
其一知其它稱是也

跋第五承箴

書臣父叔記之矣然恕先要為難知以為異人耶
自應會意物表不當復實實效世俗為者而此圖
本範樞關吳單一二曲折毫髮無不惟謹不釋登
大匠海人必以規矩者歟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
上一角數筆尺素本末作童子紙中引線滿之
離絕匠意此又豈規矩筆墨可求者哉彌明道士
云吾不解人間書而百韻聯句極唐詩之巧爾侯
劉筆以謂吾就汝所能者為之恕先其近是哉

跋化度寺碑後

余觀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長不同起人
物之盛莫近於唐然名詩者或不能賦名賦者或
不能作文名文者或不能字畫字畫之工率愧述作
也以其習之專守之不易故各能盡其妙類承蠅
丈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歐陽文忠公嘗云牡
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之絕而非名花皆樂
天皆有感於物矣是孰尸其賦于耶雖然二物者
高處拔書東觀載秦賦頌奇文因事諷諫帝與
之時京兆第五承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
會祖餞于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
箴也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然于胡箴亦詩若
賦之流爾魯直謂賦句皆如詩四言而但中加
今字屬之至誼傳乃皆去今字則與詩箴何異
與在均二箴亦四言之數暢者名箴而實賦也

跋蘭亭叙

如于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遺蕭翼蘭亭
叙事蓋滿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
使萬乘之主相信于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茲
高談而存鄭遺一言之綱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
為草以太宗之賢魏魏于近古所無奈何漸小嗜
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與于得原失信不為而去
矣晚多聞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
而不能置願甚于少年喜官爵避巷田宅者與

前論吳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足
遠速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成囚四百
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耳夫不
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
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全存存鄭重于誦也
愛蘭亭叙事小於琳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
書從葬亦累矣累物均病于行若太宗不累者大
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問士
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
也崇寧丙戌冬至後五日緡東早流憇同李季良
出之見補之題記

跋曼卿詩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
皆歐陽文忠公所與澄心空詩所謂曼卿子美皆
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
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
并附題園亭詩其末為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
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志行終始如何人故詳
出之大方字廷賢第字克詢力字進道皆里良士
而克詢自云藏曼卿書詩數十數大觀二年二月
已巳緡川見補之无咎題

贈劉範子

緡城人喜治園圃而余故人劉邦式西郊建觀亭
為甲高竹大柳壘可眺而池可釣也余躬聖問始
居緡日從邦式誦邦式不外修形貌而中玉雪益
方今隱者也後數年復來亦治東阜五畝宅以老
而邦式公矣見其子某慨然書此崇寧二年六月
望日

書邢敦夫遺策

邢河陽既哭其子敦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
兒垂絕時問所欲言曰願得豫章黃魯直狀其行
以承高郵孫公第之而遺策以屬補之為叔端叔

元音圖說

非常之功不台于時乃一以酒文章功健稱
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間
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讓當如文忠公語也
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為此邑人作者
多劉君一也如道張氏園亭詩云樂忘相開禽對
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為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
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別業園諸子
之所營也連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
鼠之所跳嗚呼兩大槍若然猶在其後半死半生
蟠焉奇怪想見山陰品賦之盛徵詠詩句為之太
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為
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
醉此亦知先世與曼卿厚于今不可得也大方曰
唯茂再春大方率清脫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壘
塔塔恐後會大方猶子甥與同里郭力又以曼卿
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乃撰文忠公詩文
為補之言補之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窮吾惓夫
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為賀
者而已然吾豈可以負悼夫將死託耶他日見河
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敦夫書次第之元祐三年
十二月五日緡川見補之无咎題

猪齒曰化佛贊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衡州護喜縣
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乘首骨銜
之猪宿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杓之其左壯齒曰中
得肉如拇色甜酸由醉王諦視之如來像也豈有
珠如累紺目如珠瞳子隱然莊嚴具觀者萬人
補之從弟新鄉今載之目視其事記於石以示補
之補之愕然曰佛菩薩普救苦眾生至不愛頭目
隨觸受人高身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
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道又不
改佛菩薩動於威神信此輩因懼王信令諸闍

猪齒曰化佛贊

從隨福房車於沸騰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
此事流布十方諸惡眾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
大恐怖戒悔殺害昔作同向諸佛現前不覺身雖
心喜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
無日不殺由大地塵萬萬死生而佛冥慈故動於
希奇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
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轉一現而乃
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大現已應傳而若視
若不親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
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所
殺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街
若人所折若子與記者若香贊者補之於過去世
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
見次第顯出終始圖成今天下與未來世因此
希奇與此文字辨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
多羅木意已斷故棄不復萌無始無終俱為眷屬
前一切眾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大小妍媸其血
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殺刀汝欲殺猪應
作是念則寶國王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
白乳湧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齒被佛出佛不在
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彼佛
儼然生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俟人彼
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大猪
生不咬殺食薄草度羣猪若薩神示入其
類汝自肉眼何由識諸藏汝之刀莫加猪首驚齒
曰肉脚踏坐人猪首至尊在我齒曰我不敢慢無
猪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音薩普念念勿疑
以此勝因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若親化柔軀
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
安隱

元音圖說

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
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授筆為贊
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親鳥獸諸食肉形狗吻猪牙慘劇畢判如是一
類是強非強業力所驅咬彼養已足適食者死已
能生反誅其債如汝咬我版菜上下無有盡時此
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力齒平業淺易超
無對復若人非牛馬齊貝軀厚食較果蔬形善應
爾云何不若牛馬與生無凶吻牙而作猪刀屠虎
受報形凶則悲人形佛形而慘厲虎故死受報甚
於馬牛我痛此言曾勸積日血入牙故殺生不休
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人不自
知視猪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
眷屬刺心取血大豎流湯沸毛須彌聚死
者不捨猪猪常隨汝美刀謂猪既畜是熱血裏
有丈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徒我不殺殺諸佛現

傳東坡以君子稱之併稱无咎於文無所不

能博辨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後果為
神宗所舉御批其文曰是深於經術可準傳
薄其題跋絕無浮薄之調極慕陶靖節為人
志情任進方喻如命之年即引退羊豕來園
自歸歸米子嘗游戲小道撰廣象戲圖一米
惜不得與李翱五木經並存以作戲兵俟隔
毛骨識
余始見東坡先生所記猪母佛不胖驚異擬
援唐文宗蛤中觀世音像等事標諸戒殺文
之首繼讀无咎先生所作猪齒曰化佛贊及
序益動捨熱血汁想管馮具區先生見斯文
極為歎賞曰胡誦一過不覺毛豎皮栗汗出
位下无咎嘗茶圓通海覺二士晚年又見猪
老而東坡山谷俱為師友故其見解卓絕如
此至文章華妙又刺事余向著願集唐宋

毛骨識

天啓之及君成居官深靜能文與詩亦不求
人后歲集十卷有奇元音能乞東坡一序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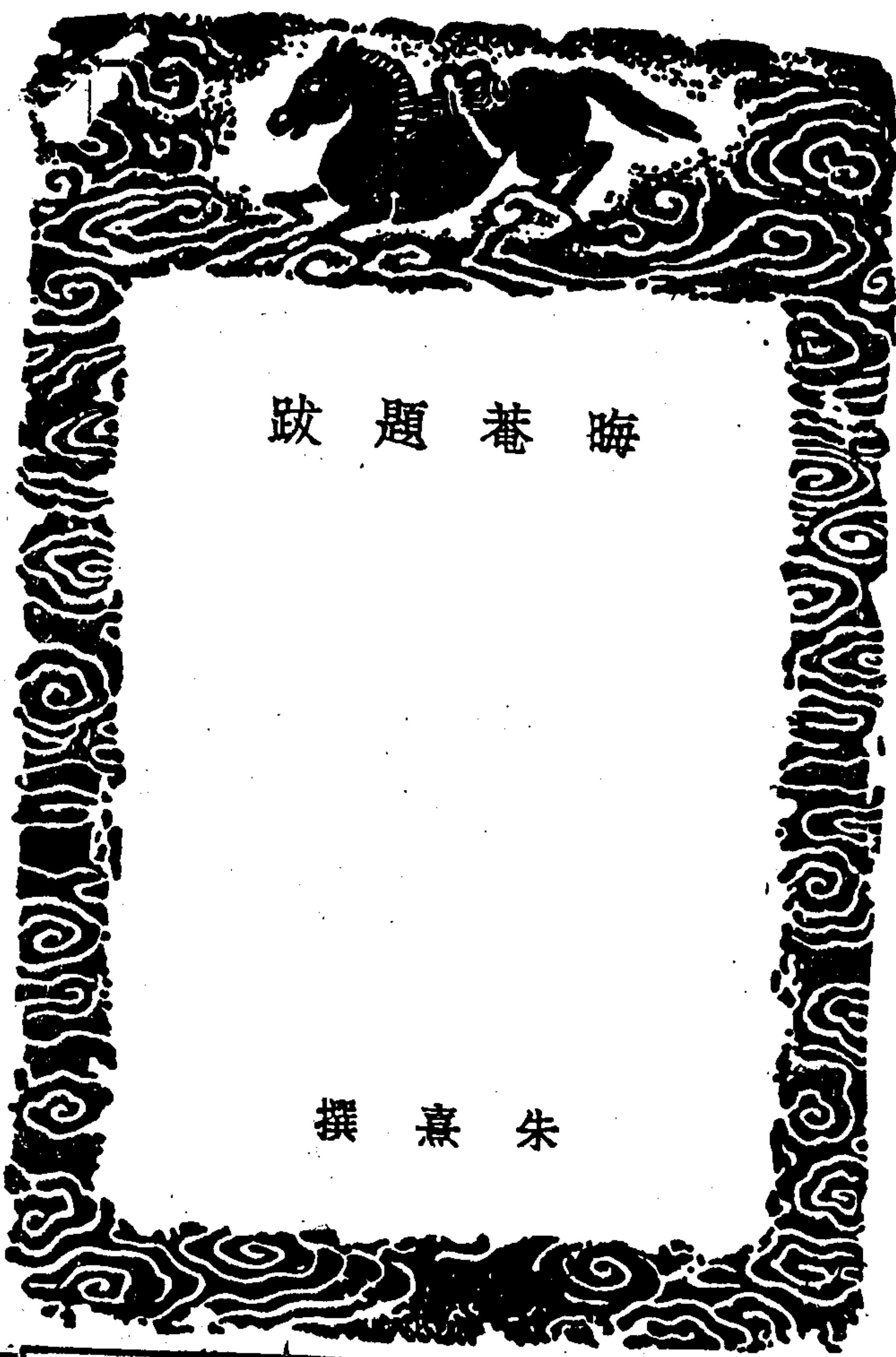
元音圖說

一六

元音圖說

以來私道明教之文靖果僧祐與僧道宣之
後以羽異法門如无咎其篇不可不入大藏
邪因刺題跋之後以為其失云晉又載

无咎題跋卷之一



海菴題跋

朱熹撰

海菴題跋 目錄	海菴題跋 目錄
卷之一	題法書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二則	題曹操帖
跋李後王詩後	清璽
跋呂伯恭日記	題石軍帖
題伯恭所採荆公日錄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跋□□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跋□□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跋朱瞻二公法帖
題西臺書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題荆公帖二則	跋蔣卮州墓誌銘
題力命帖	跋鄭威感遺事
題樂毅論	跋米元章帖
題蘭亭叙	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題鐘繇帖	跋周元翁帖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海菴題跋 目錄	海菴題跋 目錄
跋宋君忠澤集	跋陳了翁貫沈
跋范文正公送費君詩	記參政龔公陸辭奏議後
跋溪上翁集	跋通鑑韻語
跋潘顯甫字序	跋程宰登瀛閣記
跋謝良齋所作靜齋銘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題顧侯射記後	跋先吏部雷題延福院詩
跋李壽翁遺墨	跋施良翰軍政策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再跋參政龔公陸辭奏議
跋摩南夫溪堂集	跋閻丘生陰符經說
跋馮君家藏唐詩	跋黃山谷詩
跋程重二生學則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書伊川先生信後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small>書 詩 易</small>
題太極西銘解後	書楚辭湯韻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再跋楚辭叶韻
書楊龜山帖後	題屈原天問後
跋楊道遺文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跋黃山谷帖	跋趙朝奉行實
跋蔡端明帖	跋王荆公進鄒慶遺事奏議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二則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跋東坡牛賦	跋趙中丞行實
跋王端明奏議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跋尹和靜帖
跋蔡端明獻壽儀	跋唐人摹兩牧牛圖
跋李忠州家諸帖	跋楊深父家東坡帖
跋高彥先家諸家帖	跋蔡神與絕筆
跋葉氏墓堂詩	跋劉叔通詩卷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跋呂伯恭書說
跋呂舍人帖	跋魏侍郎集
跋景呂堂詩	書橫渠康節帖後
卷之二	書先吏部手澤後
跋朱奉使奏狀	跋余巖起集
跋趙正閣忠節錄	書偽詔後

題趙清獻事實後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跋薛與翁	跋曹襄文劉子澄帖	跋呂舍人青溪類集	跋曾表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郭宣撫帖	跋曾南豐帖	題呂舍人帖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劉子	跋辨志錄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書邵康節誠子孫真蹟後	跋謝良齋與黃生詩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跋香玉詩卷	跋武侯像贊	跋魏元履墓表	跋道士陳景元詩	跋李參仲行狀	跋呂仁甫諸公帖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題嚴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跋吳中丞家傳	跋趙忠簡公帖	再跋趙忠簡公帖	跋張魏公詩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二則	跋向伯元遺戒	書廖德明仁壽應條約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跋內侯行實	跋曾襄父無齋師友尺牘	書程子禘說後	跋魯直書跋作篇	跋趙清獻公遺帖	跋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跋王樞密各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再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表稿	書得真申明指揮後	跋李侍郎武夷詩	跋東坡附說	跋李勉仲詩卷	跋郭長粉樹書	題嗣子詩卷	卷之三	跋趙鈴緒墓誌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張忠確公家問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跋許侍郎詩卷	書河圖洛書後	跋萬君行實	跋呂范二公帖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跋孔若家藏唐詩	跋孔毅夫談苑	跋十七帖	跋杜工部同谷七詩	跋李伯時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方朔畫贊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跋吳道子畫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跋舊石本樂毅論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跋韓魏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跋趙清獻公家書	跋湯君墨梅	跋王信臣行實	跋程沙隨帖	書鈞壺壁間何人所題後 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跋劉子勉行狀	跋吉水周君家藏詩牌	跋山谷草書千文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跋陳大夫詩	跋進賢傳君行實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跋京州泮鄉縣社倉記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跋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題李太白詩後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跋呂氏歲時雜記	跋張安國帖	跋山谷宜州帖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跋蔡端明帖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坡帖	跋曾南豐帖	跋彭聖丞集	跋劉司理行實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書先吏部草書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書先吏部與淨悟詩後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題不養出母議後	書張伯和詩詞後	跋徐騎省所策項王亭賦後	跋蘭亭敘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潘石喻公所書文中子言行卷後	跋泰山泰象詩	跋蔡深筆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跋陳剛中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伯恭父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書

題伯恭所採荆公日錄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既定詩說記古今大率而其餘力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讀者恨之此書經楊陳二公倍擊不遺餘力而其肺腑之際猶有未盡白者今觀伯恭於書有四卷乃不加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得有所遺學者於此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亂之源抑亦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得失之端矣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為書其左朱熹仲晦父

跋

淳熙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畫詩也

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荆公帖

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為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辯之者略識于此新安朱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舊惟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真觀所刻深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其見之晚也它日見右方諸公當請問焉又未知其所見與予果如何耳朱熹仲晦父

題樂毅論

新安朱熹以王順伯所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贊皆得所未見撫歎久之

題蘭亭叙

淳熙壬寅上巳飲浹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顧伯

尤廷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莫世承真使人無間言朱熹仲晦父識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顧伯嘗古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為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壬寅復飲會稽西園歸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為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廷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題荆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又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稽為眾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殘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

題鍾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致然固疑征南將軍為曹仁也今觀顧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體知此墓田帖及官本白駒等字為非鍾筆亡疑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嘗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髮象似因遂懶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強矣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其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

海峽風賦卷之一

宋新安朱熹撰

明古虞毛晉訂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九深感歎當撫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

再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為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

熹書

第三書前卷云則後述雨不止所通災傷殊甚氣全似正月今歲流殍疾病必頻播置淮南天旱已無望必致飢死本欲求便欲到廣陵更與正仲議之夏二則顧老兄與徽之中玉尚早開新延屏設請陶器中本路蘇利蓋累百理其錢未并因大荒故說及於却蘇利蓋累百理其然於秋初無絲毫之益者秋之遺故也願兄

以字畫古今謂之英父謂余我所學者唐之忠臣
公所學者漢之蘇軾耳時子默然亡以應今觀此
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英父之言云
晦菴

書跋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
時蓋未得此筆也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
言者矣臣熹敬書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秦石然右軍未必能跋斯言
也豈其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
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
父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斬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請識
者恨之然君材氣過人臨事不苟決非終不過者
法至於黃米而飲傾側捕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
歲朱鴻臚督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遊迨元常
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
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
爲如何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鄭司業金華被召入詩慈祥溫厚之氣藹然發於
筆墨畦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摹本見寄
三復詠歎如見其人爲之阻涕浮醜乙巳正月庚
戌朱熹仲晦父書

跋蔣邑州墓誌銘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邑州事常恨不得
蔣君爲人之詳一日有新修縣志今者過門枉顧
出張安國所述其先世文則邑州公也予驚喜疾
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到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
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唯

觀此詩卷固多奇蹟而余於蔣書沈公之言爲有
感也路君勉旃而已淳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
沈公蓋叔晦之專人時爲邑州
蔣判路君名若卿嘗爲新水尉
跋喻滿石所書相鶴經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滿石喻
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爲法縛矣淳
熙壬寅臘月庚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
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
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
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
朱熹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
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各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
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
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
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遠盡於
其所已試者而已邪是可哀已文潛所論聲病緩
紆遺賢之弊尤與人意合章卿稱做縣管論嶺西
鹽法因得扣焉又喜邑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嘆不
已輒記其後云淳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權麻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虜鄰
援旣絕遂以身殉予讀喪贈詔書及其家問墓銘
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
粹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空熟矣而吾觀於
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殉國死其官守
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
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
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

義夫是固有國家者所以殷勤哀錄以爲臣子之
勸使其有所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
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
告觀者云淳熙乙巳正月甲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
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奪帙而
所寫到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
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錄蓋千卷也頃嘗見其首
孫富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明公題字
其石刻謂離亂之後逸之爾今觀此四紙自越
德父來則在崇寧間已散落也不然豈其蔡邪
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脫略是當爲正而楊君
集碑文集則無惟中字作仲宗建武之元作孝
忍助民靈也惟貴人有所求一毫不予而凶年
作糜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願公
并書之可乎 此乃陸君與先生書

明州大梅老法揚者故龍圖閣學士鄧公向之曾
孫也藏周元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皆屬山陰
陸務觀來予跋尾未及遺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
之且言楊既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爲送濂溪書
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於
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乃專在於
程氏此可歎也楊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則
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而
不能有以自還也耶此又重可歎也務觀別紙筆
札精妙意寄高遠揚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
者因刻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既
望雲臺隱居朱熹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武悉却乃筆誤也然德父平生自編金石錄亦
二千卷又倍於文忠公今復安在公所謂君子
之樂不朽不託於事物而傳者其知言哉三復
歎息淳熙九年重五日頤川韓元吉書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
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請
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合得以取禍敗語尤
緊切足爲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
之術所不能爲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
當以印本爲正云十二年四月既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漢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文
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周元翁帖
法楊者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當云農家有
百錢牛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
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遺其徒出句曰吾不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自所學斯言之
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
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
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
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濂溪先生胡公所爲作
論語解序欲復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
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
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
敬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粹放而
句律謹嚴讀之令人憂憂不厭開出澹菴先生胡
公和章一卷皆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爲名流
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頃歲得得一見先生於臨
安其後遂叨薦龍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爲先
生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頃今衰落也許不酬而李

七

七

君辭博縱橫究知西南利病益不但深於詩者亦復流落難疲於道路豈先生所許以為可與言詩者例如此邪慨念先生不可復見因太息為書其後云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宋君忠嘉集

莊固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為名言然以子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仇履鋒鏑蹈危難濱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社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與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為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壯生為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辯而須江嚴伯奮來訪出其先君子溪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當世諸賢題識甚詳其於翁為同年生前此未復相識今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五六七言則尤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一詩置之張司業楊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世之佳作也伯奮求叙適予大病取醫不能致息為題其後如此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書

跋潘顯甫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視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睽數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讀穎川公所為潘氏子顯甫字說竊獨重有感焉為之太息而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子為戒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矣是歲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挂劍之章語尤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強而南強今為南劍之沙縣治其有聲其亦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淳熙乙巳七月庚戌新安朱熹書

跋范文正公送賈君詩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湖東王謝江山久蕭索子真今為起清風

右范文正公詩也郵封無壁記賈君不知何許人及居官歲月然為范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概見於世何哉新安滕璘德粹嗣守其官以是詩為不可無傳也礪石治舍詩書而刻之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朱熹書而記其後云

跋漢上翁集

跋謝良壽所作靜齋銘

良齋受學長陽冲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於子山者遠矣子山蓋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為虛語乎哉卷中又有同年趙彥德題字覽之如見其人益深存沒之感淳熙乙巳十月甲寅

題顧侯射記後

顧侯以殊科自奮射藝精絕予久聞之未得一寓目而侯以秩滿去矣一日來山間出此記讀之想見一時星飛的破起坐誦譯之樂尤恨不得為坐上客也仇虜雖衰故疆未復侯其勉旃有以副聖主教訓作成之意云淳熙丙午七月七日雲臺外史朱熹書

跋李希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駢排排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各孟簡書及張籍簡莫之詞則其所以處

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與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與故而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不及從公遊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不相得怒且生事時眉山任公假字師中守瀘州曰我曲彼直不可與校務一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或壞其約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隨地千里方將服羈勒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呂公仁父嘗為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滕公之才之傑使得承年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克其志則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濟訪余崇安出共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為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季丈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書

跋馮君家藏唐詩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為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西賊屯盤屋而賊勢遂衰幸馮君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遊功公爭之不得其後師出果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并及則反誣公以幸免事下有司維治未竟而公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然任氏自此世有聞人而能開公遂以剛直不撓進為於世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眾蓋詩猶真蹟而於瀘事尤反復致意焉龍閣之曾孫希夷將刻石以視子孫而屬予序之子惟任公當日之意知其事理之當然而不得不然耳非以公名之可慕後福之可邀而為之也而以今觀之其効乃如此豈易所謂不耕而獲不菑而利有攸往者邪因記其事如此後之君子有以考焉淳熙丁未七月己酉新安朱熹書

跋滕南夫溪堂集

婺源乃縣僻僻十八重山復嶺間而百十年來與村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戶樞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中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即西畿其曰東部行在之印者即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即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為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與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邪抑且以將卑師少而略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焉君又能為之領率人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為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示余且言君之後散居劍邵之間為三大族子孫甚眾承冠不絕子以為此豈忠勞之報邪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為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跋程董二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序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舉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以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董鍾其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小學之遺意余以爲此爲序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伊川先生帖後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其真偽熹時爲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稱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於此矣尚其勉旃無爲徒玩其華藻而已淳熙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書楊龜山帖後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與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那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復學之所宜取

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薄言不足爲病且尋律通貫之云又其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書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邪謝君名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否其家尚藏此帖今制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遠寄墨本因記前說輒爲附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爲文字之空言以希世取寵而已也淳熙戊申春二月乙卯

題太極西銘解後

法也淳熙戊申六月十六日新安朱熹書

跋楊遵道遺文

先君子嘗識楊公遺道之墓記其論說梗槩皆極精詣且言其平生爲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耳熹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恨其遺文之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近乃得此編於將樂郡紳而得之公孫零者悉披疾讀驚喜幸甚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誌所書論莊周語不復見則視作識時所失亡又已多矣遂讀至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曰是所謂發微詣極冰解的破者邪至於陳李其同之辨則恨未有以見其取舍之決惜乎不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微經疏附母而始還遺祖章先而難用與敬雖云代作恐亦非公所宜爲者豈其歲月久遠次軒之際容或有亂真者歟敬書其後如此以告觀者使不唯於楊公之學有以考焉又於吾先君子之作

有以信其非世俗談墓之文也誠言後若干年始克葬公其處焉爲郡言公先已葬將樂縣惠鄉珠林山作識時蓋將改葬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且欲屬意更定其字熹謝不敢因并記之以見其賢云淳熙戊申八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了翁書沈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獨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已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皆有石本願字畫不能無小失真獨沙縣乃爲版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黃東始復就摹墨蹟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爲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復有開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刊勒尤精其寫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爲激食立懦之助而桂林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爲於公之意有

跋通鑑韻語

沙隨先生程公以書見抵盛稱臨川黃君齊賢爲學之不苟也既而齊賢亦集其所著書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盲不能編讀齊賢又親爲指畫乃得窺其大概然猶恨未能有以究其蘊也嗚呼是亦勳矣因語齊賢韻語雖工而諸圖用力之深尤不可及雖無通鑑亦可孤行今乃託於韻語而謂節本真出溫公之手何邪齊賢又出良齊先生諸公跋語俾嗣書之余惟諸公皆當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區區鄙語何足爲助願得稿爲齊賢深言古人爲己之意而齊賢未能無聽堂也其以是復于諸老先生而益廣求之則庶乎有得于身而是書之中一字一義亦無不尤始矣淳熙己酉三月癸卯清明高隱史朱熹書

跋程宰登瀛閣記

建陽大夫程侯示予以馬公子才所記其家登瀛

發明者因并刻之淳熙戊申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敬爲書其左方

記參政龔公陸薛奏議後

大參龔公平生不喜言用兵晚年去國論事者乃言其陸辭之日請大舉恢復之師以迎合上意聞者莫不怪之予雖從公遊甚久蓋嘗與公反復論此雖兩有所持然竟不能以相屈也至是竊獨意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故里從公二子得其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之意蓋猶其平生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尚恨思思不暇借其手彙以觀而亦未敢以示人也近者乃聞聖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職秩聖度如天固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真有繼亦如言者之所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以驗公家書之不誣因稍出之而記其本末如此淳熙己酉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記

關之文以今觀之其言亦略驗矣程侯爲政寬易

愛人意者前人爲善之報未止於此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爲善爲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程侯屬余書其後因輒附見此意云淳熙己酉十月四日新安朱熹書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蕭陽方德順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肱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問益高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遺以卒其子士龍藏諸公所與往還書帖甚富書出以見示熹謂此不唯足以見德順之爲人而中興人物之盛謀猷之偉於此亦可概見因爲撰卷三款而敬書其後

跋先史部題延福院詩

先君史部三詩以宜和辛丑題題政和延福院壁

至今紹熙庚戌逾七十年矣孤寡來自崇安表回其下流涕仰觀感其益久而或也里人謝君東卿陳君克請為模刻以傳永久竊因竊記其後云二月二十日敬書

跋施良翰軍政策

施君良翰示予以軍政策一編其言當世利病之實本末備見皆可施行屬余方有行役之勞未遑盡讀然當會意處未嘗不三復而屢歎也至所謂思不歸於有功而歸於律門則才否雖當已自不厭公論者又獨深有感焉因竊識其語於良齋智甫書卷之後紹熙改元三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書

再跋參政陳公陸辭奏議

始予得與公陸辭奏草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之感然猶以未及見其真筆為恨者非予有所疑於公之言蓋慮世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遇過高氣之太銳而無以道乎中庸之實武將反以喪失其所以為心者而不自知也於其告別書以遺之紹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黃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塘突變人藩籬者變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變藩籬之語今此頌又用夔州字按夔州見靈光殿賦自為叫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譏於王荆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蓋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泰主簿壬又并其所藏數帖模刻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

簡中公之二子及其孫從復以此軸見示塗乙照定筆筆繁然而其指意審重詳密又與江西奏列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嘗少變而彼謗人者真可以弁封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毀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既感其事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之不妄庶幾乘南董之筆者從有考云紹熙庚戌四月十三日書於仙遊長嶺廨置

跋閻丘生陰符經說

括蒼閻丘君之官臨賀迂道千里過于於漳水之上示予以所釋陰符之篇觀其意寄高遠而文義精密出入乎與端之說而能折衷以義理之正至論當世之為道術者則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其當蓋今之學子能若是者少矣然予憂其知之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價運珠之論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於此而不在于彼也既以自屬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其與族之父子兄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書臨源所刊四經後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阜陶讓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賁書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

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見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遺秦而亡其義則與東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東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東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東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感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辛叟之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為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易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補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獨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精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舉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為皇帝王

書楚辭協韻後

始予得黃叔度父所定楚辭協韻愛之以奇守傳景仁景仁為刺板置公幣未幾予來代景仁為予言大昭昭遠同韻此謂遠當為適似矣然嘗讀王岐公集銘詩中用遠字正入昭韻則大昭之遠

自不當改然又疑其或反是承襲此篇之誤因考漢書叙傳則有符與昭韻者高惠功區與驕韻者西南夷乃知大招本文誠不為悞而歧公用韻其考之亦詳也予按諸書信如景仁之言蓋字之從處聲者殊難平讀音皆為強然則大招之違當自強而為喬乃得其讀於是即其板本復刊正之使覽者無疑焉景仁說尚有欲商訂者會其去亟不果他日當并扣之附刻書後也紹熙庚戌十月壬午新安朱熹識

再跋楚辭叶韻
楚辭叶韻九章所謂將寓未詳者當時黃君蓋用古抗本及晁氏本讀之故於此不得其說而闕焉近見閣早道士甘夢叔說乃當字之誤因函考之則黃長容漢慶善本果皆作當黃注云宋本作寫漢注云當值也以文義音韻言之二家之本為是抗本未校舛誤最多宜不足為據然晁氏自謂深矯故武者因以為說雖實惟妄不足為據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楞子厚質頌之云乃為山海經所誤而武者又誤解之三寫之口可勝歎哉

嘗疑山海經與此書相出入處皆是並緣此書而作今說者反謂此書為出於彼而引彼為說誤矣若淮南子則明是此書之訓傳亡疑然亦未必有所傳聞只是傳會說合耳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為之隕涕其言嘗看切已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為不淺矣魯叔向勉旃哉丹陽朱熹仲晦父書於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跋黃山谷帖
此朱希真書也韓子蒼之誤可耳何斯舉親見前輩亦誤何耶然希真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其少作蓋亦可藏也晦翁書

於騷者亦因襲其謬而不能有所是正若此類者尚多有之然則其所用力不過更易序引增廣篇帙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所發明也近世之言刪述者例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於此編實嘗助其吟詠今乃自愧其眩于名實而考之不詳也因復書其後以曉觀者云

趙簡子等事爾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別本實字亦誤作

蔡公節樂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之可傳也南來多見真蹟每深歎敬朱熹題

跋曾文昭公與朱魯叔帖
舊讀錄見曾公兄弟往還事每深慨歎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吏之力益以喟然觀後來事變蓋有所謂天寶為之者諸公區區其間乃欲以一章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棄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再跋
建中紀號謂亭兩黨實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遂中變非子宜本謀也但薰猶同器決無久遠芥觀之理觀程弟所論有未究者故復書此云

跋東坡牛賦
東坡此紙信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寧懇惻無不以忠邪之判為言其所以輔成元祐之治而壽國家元氣之脉者人到於今賴之厥功茂矣仙游朱魯叔遊宦衡陽得此遺墨於其家而寶藏之出以示熹為之三復太息而不能已時紹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也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擊而讀之是亦安能適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

跋王端明奏
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者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安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遍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家孫諒之家乃知符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為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真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為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黃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為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於臨漳郡齋

跋李忠州家諸帖
郡人李君禮伯仲視予以其家藏蔡公碑志書帖知忠州使君之節樂才略絕人如此而年未及老乃能一旦飄然謝事而歸其誠遠而慮深矣劉忠定公題其碑陰至以儕於歐范二公之列豈徒取夫一節之高而已哉其子晉江大夫又以文字追述一時名勝之間感見稱許雖不幸未究其實以死然視世之苟賤貪鄙而泯沒於無聞者則有間矣讀之三歎欲刻之石以視邦人而追去不果乃書其後而歸之怨齊之說唯鄒忠公為詳實然其卒章亦不能無可疑者習俗之溺人如此吁可畏哉黃太史所論讀書貴精者切中學者之病惜其手帖之不存也新安朱熹書

跋高彥先家諸家帖
熹猶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高公之為烈也老矣南來乃獲拜其祠象

於學官窺其遺業於家集而識其嗣子之為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歎也幸士又以此帖見視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游當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益以慨歎乃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葉氏墓堂詩
雲巖處士葉君仲微以清德別行聞於鄉余不及見矣晚與其子德符為寮於漳一日出示諸君所賦墓堂詩然後益知仲微為父之慈而又知德符為子之孝也同宮多賢者莫不高仰其事而樂為之詩余獨以私故重有感焉而悲不能言也乃書其後以寄余意時德符亦老且倦游矣而於公家事無所苟其貌雖瘠而詩其腹余心竊敬愛之而不能薦祭德符無不足之色余以是益愧其人云紹熙二年重五日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晉江洛陽下生院

跋勝戶曹守台州事

始予以事至台州州人士君子為予道勝公城守時事甚悉予心竊獨壯之而不及訪其文字數年之間時往日來于中不忘也今從公孫仲宜仲宜得此編而讀之乃知公平生大節類皆卓犖奇偉如此非獨守台一事為可稱也但守台事有陳師恭之記守南都事有程千秋之記故其謀畫之奇節制之密皆焯焯在人耳目至其守蔡陳鄂功亦不細而莫有能言其事者千秋又記其說大元帥部西北之兵以迎二聖徽東南之眾以討邦昌皆切事機適形便而建炎初元所論五事與賀公所狀因論事而送吏部爭建都而遭譴毀則意必亦有卓絕切至之論而世莫得而語其詳焉然行狀又言公有奏議十餘卷與政府書三十篇則是數說者必已具於其詞矣夫已不用於當時若又不傳於後世則是遂將泯沒於無聞豈不可惜也哉

晦菴題跋卷之二

跋朱奉使奏狀

右叔祖奉使直閣公還自虜中乞表朱昭等死節事狀也叔祖字少章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奉使虜廷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虜情詭詐和不可恃宜有以待之又言虜勢雖強而無道義以固其國衰亂有萌煇不可失願益修德振兵以俟其變奉使相已不樂及上此奏檢益恣遂寢其事不報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有言者然每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歎流涕也今觀歷陽縣君所錄中與忠義錄至纖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錄此狀以寄和州史君敷文張公請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人者得託以不朽文記項見會稽有衛士唐某祠問其故曰虜陷會稽車駕倉猝東幸而某以病不及從帥守李郭亟以

今太史氏方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著中興君臣一時之盛是必既有任其責者二君其求諸家書以附此錄而往錄焉則九原有知其亦足以少慰也夫紹熙二年秋九月壬子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帖
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紹熙辛亥九月癸酉新安朱熹敬書

跋景呂堂詩
勝德章寄此冊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輩而表其遺跡固為美事然然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為哉至於傳之遠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題

晦菴題跋卷之一
城降一日虜酋與郭並轡行城中其憤怒甚則懷磚石從道旁狙擊之不中因被執將殺之屬不絕口而終越人義而祠之事聞詔賜廟額曰口口故給事中吳公希皆刻石以記其事今此錄亦不見恐可并求其記而附刻之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趙直閣忠節錄
直閣趙公忠義之節為詔所褒著在信史不可泯沒考其平生所立始終巨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又足以口見危致之誠非出於一時事勢之偶然也其孫彥輔力學有志又將有以大其門者間以書來視予此錄病中讀之慨然起坐為之三嘆不能自已因書其後以見區區慕仰之私云紹熙三年春二月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趙朝奉行實
詩云秉心塞淵騅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

強之業者非必權滿計數之為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今觀此編則趙侯之行詩人之言豈不兩相發哉侯之子孫既能修文學以致爵位又能得當代名勝之文字以顯其親而垂無窮是亦可謂賢矣予是以識之紹熙壬子春二月壬寅朱熹書

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議
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每訪其蹟晚得此書以校集本小有不同意此為未定也熹常恨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而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凌厲筆勢低昂向有以見其跨越古今幹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然其後募兵之費竟不能損而保甲之投過天下則所謂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者果何如哉因抄日錄家傳本語以附于後覽者有考焉紹熙則何不信之有句內輒用丹筆圈去不字初甚駭之再加尋釋乃知必去此字然後一篇首尾始復貫通蓋傳製之誤久矣讀者雖以微覺其破而未暇深究也常竊識之以驗它本皆不其然此本雖精亦復不見豈季申讀時便文縱口尚不免小有遺脫將所見者非其原本先傳校者已失此字也邪紹熙壬子孟夏病中偶記其後

跋趙中丞行實
元祐中丞趙公之元孫舉示予此書一編趙公之孝謹醇篤雖古人猶難之三復其書令人起敬不勝霜露風木之悲也嘗竊妄謂趙氏家法甚似漢萬石君而其講學制事移孝為忠之美則石氏不及遠矣因輒私記其語於其後尚恨所謂奏議二十九篇未得盡見而行實之記無始終履歷歲月次第故於其有不得而論也紹熙壬子秋九月八日新安朱熹題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同安徐君來叔取孟子語曹交之言名其堂曰歸師其官戴君君成既記之矣來叔復以示予曰願得一言以發明之予謂孟子之言正為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來叔其以予言思之庶乎其不虛為此名也紹熙壬子十月會慶節日新安朱熹書

跋尹和靜帖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靜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志仰瞻伏讀不勝敬歎既撫其象以藏于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蓋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以發輝之而和靜手書唯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贊一辭願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

照壬子春二月十九日新安朱熹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余自少喜讀韓文常病世無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廣流布而未暇也今觀方季申此本警正精密辨訂詳博其用力勤矣但舉正之篇所立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又不盡著諸本同異為未盡善蓋此等書前人為之已有成例若大書本文於上而用顏監漢書法悉注眾本之同異於其下因考其是非以見定從今本之意則讀者有以曉然知眾本之得失而益信吾書之取舍不誣矣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它本別字不遂泯沒以待後之君子尤久遠之慮也又季申所謂謝本則紹興甲戌乙亥之間予官溫陵謝公弟如晦之子景英為船司屬官嘗於其几間見之蓋用天台印本剪製粘綴依陳後山本別為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讀其送陳秀才序一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彼其前者却傾而徐行者曠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連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能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俯俯存沒為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跋楊深父家東坡帖
楊深父頃嘗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二紙予已識其後矣今又得盡覽其餘益知二公相與之驩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因復識之以申前說使世之簡賢附勢者知所愧云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跋劉叔通詩卷
叔通之詩不為雕刻纂組之工而其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頃予所見佳句多矣而或不見於此卷豈予所謂大好者乃叔通所謂大不得意者邪寒夜擁爐風雪大擊吟諷之餘戲書其後雲谷晦菴老人

跋呂伯恭書說
予往年送伯恭父於鷺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也因問其間得無亦有闕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曰無有予心固竊怪之後數年再會於衢州伯恭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問所疑也予乃歎伯恭父之學已精而其進猶未已然其復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遂不起疾則其欲詞與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令伯恭父之內弟曾侯致虛錄木南康而予記其後于

朱熹書
跋蔡神與絕筆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絕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歲即能為詩既長博學強記高簡靡落不能與世俗相侑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屑意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元定生十年即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謂曰此孔孟之正脈也爾其勉旃晚歲痲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它丁寧之語亦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沒溺於慾利為殺身之戒元定泣涕拜受于今四十年既不能奉奉服膺以無失墜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誠竊懼其泯沒而無傳焉惟吾子幸

惟伯恭父所以告予者雖其徒或未必知因具論其本末如此使讀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則庶幾乎得其所所以書矣紹熙壬子歲除日新安朱熹書

跋魏侍郎集
建炎紹興之間強虜憑陵兩宮隔絕天子不勝晨夕溫清之念思得忠智敏辯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掄婿長編無肯行者獨侍郎建安魏公與熹之族祖秘閣公以諸生自薦慷慨請行擁蓋張纛略相先後卒冒白刃致命虜廷侍郎公尋以不受偽官提節以死而族祖亦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殉國之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魏公之孫瑛見示此編俾書其後熹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冊傳之萬世特兩家絕域風雷之舊不可使後之人無聞焉謹齋破而稱識之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書伯恭後
右橫渠先生帖康節先生詩楊文靖陳忠肅二公跋語皆皆藏楊氏而屏山劉氏得之熹因借本摹刻以傳學者其曰餘杭東齋者楊氏記也紹熙癸丑八月丙午朱熹
書先吏部手澤後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矣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修撰主事南京鴻慶宮朱熹

跋余謙起集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而收教焉衰莫零落乃復得斯文而讀之其所感於今昔之變又當如何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焉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熹於余公之文亦云因太息而書其後大用廉介不苟遇事敢前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郎秘閣修撰主事南京鴻慶宮朱熹書

書偽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雷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為守將一日聞有敕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偽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宜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歛於壙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空奈何張公曰今便

有威感矣余公諱良弼字處起自為諸生即以文鳴於場屋以鄉舉類試外臺熹之先君子與故直秘閣吳公公路得其文而異之以爲其有可用之資取而與之前列旋入幕府積以進策平賊有功出入中外遂分帥閩皆有聲烈平生為文甚多亡遺之餘所存止此然皆披實應用之作不爲空言沒後二十八年其季子大用尉建陽出以相視熹以先世之契又嘗復以小吏事公於溫陵辱獎進

惟伯恭父所以告予者雖其徒或未必知因具論其本末如此使讀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則庶幾乎得其所所以書矣紹熙壬子歲除日新安朱熹書

跋呂伯恭書說
予往年送伯恭父於鷺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也因問其間得無亦有闕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曰無有予心固竊怪之後數年再會於衢州伯恭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問所疑也予乃歎伯恭父之學已精而其進猶未已然其復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遂不起疾則其欲詞與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令伯恭父之內弟曾侯致虛錄木南康而予記其後于

跋劉叔通詩卷
叔通之詩不為雕刻纂組之工而其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頃予所見佳句多矣而或不見於此卷豈予所謂大好者乃叔通所謂大不得意者邪寒夜擁爐風雪大擊吟諷之餘戲書其後雲谷晦菴老人

跋楊深父家東坡帖
楊深父頃嘗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二紙予已識其後矣今又得盡覽其餘益知二公相與之驩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因復識之以申前說使世之簡賢附勢者知所愧云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彼其前者却傾而徐行者曠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連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能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俯俯存沒為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偽赦而陰取故府所
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門讀而張之即捐其
幣禁無敢取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賽故事
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肅常
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為大而於湯公相與謀
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
又得其焚偽詔事而以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
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九偉而行狀墓誌
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
荆軻復無且記雷侯徵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
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
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簿
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題趙清獻事實後

國家自熙豐元祐以來人才政事分為兩途是此
者非彼邪左者背右既不可得而同矣而於其同
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薛公安貧守賤之節呂公好賢尚德之心覽此卷
者可以得師矣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薛長翁

諸生或問敬當何訓余告之曰是不得而訓也惟
長庶幾近之今觀薛公之自名與所以訓其孫者
知鄙之言不謬也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
仲晦父觀于臨川城南之客舍因書其後云

跋曹叟父劉子澄帖

紹熙甲寅初夏予以赴官長沙道過臨川汪君見
過出此卷見示乃曾叟父劉子澄筆迹也既仰青
溪先生之高行又感二君所立皆塵廩乎其有前
輩之遺風而今皆不可見矣為之掩卷太息汪君
得名家之傳有良友之助所學必有以過人者恨
以王事馳驅不及細扣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之中又有與焉則若元祐之朔黨川黨而熙豐之
曾文肅趙清獻張丞相又與章蔡自不同也熹少
時從趙公之孫惠州使君游得觀趙公手記所與
蔡京與論本末益嘗三復而歎公之不幸今復從
惠州之子某得此書而讀之則又深惟其故而重
歎國家之大不幸也夫以趙公之自言下不欲結
怨於百姓則必不肯肆行煩苛爭奪之橫政中不
欲得罪於士大夫則必不肯唱為禁錮忠良之邪
說外不欲失信於外秋則必不肯妄起開拓燕薊
之狂謀而考其平生質厚清約有過人者則又知
其必不肯為蔡京之淫侈導諛以盡上心而納於
有過之地也是則雖曰同出於熙豐而其邪正得
失之問豈可同年而語哉且春秋明王法而不廢
五伯之功元城劉忠定公傷政宜之亂而曰莫若
且宗神考然則後之君子之於此書豈不猶有取
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哉紹熙甲寅六月癸亥鴻慶

跋呂舍人青溪頌

紹興紫微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固
非後學可得而贊也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
足以傳信後世孰敢改評獨饒節者一旦毀削削
髮珍絕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
或乃從更嗟嘆以是為不可及亦獨何哉因觀此
卷竊有感焉慨太息而志其後紹熙甲寅夏四月
既望朱熹仲晦父書

跋曹叟父贈屈待舉詩

符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
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為
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
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
將既曰為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
見知於解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東口辱以謂
予因為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前輩文字規模宏潤議論雄偉不為脂韋嫵媚之
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宜和之後建紹繼起危
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仿
佛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為工無
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
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宜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流離之禍雖
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
狽困辱而莫之即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
通辭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
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
為流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懿好德之良
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
不為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
題呂舍人帖

題呂舍人帖

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然世人鮮克知之
獨呂公於此為奉焉焉觀於此帖可以見矣至於
其間多以詩文為教則公晚歲益深悔之覽者又
不可以不知也紹熙甲寅四月二十四日新安朱
熹書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臣熹以隆興初元召對垂拱安論講和非築適契
上指其後乃聞諸公卒定盟約竊意一時君臣之
計必有甚不得已者今得仰窺壽皇聖帝詔報丞
相壽春公出疆請事於是信其不誣而壽春公志
節之偉謀慮之精於此亦可見矣公于熊夢視臣
此軸適當奉諱之後奉玩摧裂涕血交頤敢拜手
稽首而書其下方

跋辨志錄

伯恭父作此書余所見凡數本此又直責李和卿

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
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為難能初蓋未能不
以為疑也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
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曾衡父所
藏宜撫鄭公與其先君致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
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為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
識其頌者云

跋曾南豐帖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受其詞嚴而理正居
常誦習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
而於王子登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
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維見其親
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頃嘗於長樂僧舍見之至
於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紹熙甲寅夏
四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書于宜春昌山渡之客
舍

所序次者其前後次第雖或不同然其所以使人
警懼懲忿而謹於細微以就全德之意則未嘗不
同也安成彭君又受而傳布之唯恐不廣此意亦
可嘉已紹熙甲寅七月甲申日新安朱熹書於長
沙郡齋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趙清獻公晚知潑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公
者亦甚悉見於章貢送行之篇者可考也而公於
佛學益沒身焉何邪因覽此卷為之歎息云紹熙
甲寅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謹記

元師在魏一方信齋蓋所謂魏府老華嚴乃一僧
耳讀師為師而遂以為魏公誤矣此題李石跋語

寶公帖中語乃遠方懸料未定之詞碑文所記其
必有考矣東坡豈右介父而誣公者邪此題何善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切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

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困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官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其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及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憲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德事也紹熙甲寅秋社戊申晦翁覽而歎之爲題其後云

跋高侯行實

濠梁高侯之事尚書謝公傳之已詳而其孫鈞又欲予記其後子以爲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以爲徒實而不文或不得以傳於後也故文以述之至文以述之而又出於一代醇儒碩德之手則其傳亦既遠而足恃矣而又使他人飾虛詞以贊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既謝不爲而鈞之請不置且以謝公之命命之予不復避也乃記其語於臨江道旁之客舍云紹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曾養父艇齋師友尺牘

此編皆諸前輩所與艇齋曾公往來書疏也其子維錄以成書乃亦置予言於其間非其倫矣紹熙甲寅經由臨川得而觀之深以愧歎嗚呼艇齋既

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邵康節誠子孫真蹟後

右蕪林向氏所藏康節先生誠子孫之文也熹嘗從故友劉子澄得其摹本刻石廬山白鹿精舍今乃復觀其真格言心畫模範一世伯虎得而孫之所以佑啓厥後者爲亡窮矣借觀累月玩不釋手已復竊識其後而歸之紹熙甲寅八月口口日新安朱熹書於豐城傳舍

跋謝良齋與黃生詩

黃生事人有始終之義不以生死二其心蓋有士大夫所難者其節固可嘉而詹公之取人至能使之如此謝公與一時諸名勝又從而表章之皆盛不幸卽世而卷中人亦往往逝去獨陸務觀與予在耳此又重可悲也八月二十七日熹記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生亦如之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稷配父其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惟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晉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

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後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禘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舜舜以爲養男也禘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罔丘器用陶匏菹醢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園丘以廟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廟配之太祖而上有信順翼宣先

跋趙清獻公遺帖

趙清獻公清忠之節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贊歎之所可及今年自長沙趨朝屢得見其遺墨皆家問也此卷藏其族孫遵家尤見慈祥雅睦之意獨恨三亭蕪沒不得追尋晚步遺跡不勝高山仰止之歎遵溫謹好學能業其家其必有以復之紹熙甲寅中冬八日新安朱熹題於祥符方丈云

跋司馬忠潔公帖

熹舊見張敬夫議司馬忠潔公論狀每恨不得其事之本末今過玉山而公之孫爲縣尹始獲此帖而觀之敬夫之議可謂信而有徵矣紹熙甲寅中冬十有二日新安朱熹識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右司馬文正公手書楚漢間事一卷疑是通鑑目

可也何者本朝推信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武難以信祖無功業亦當能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與其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信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信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立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然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跋曾直書跋作篇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饒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功父出此爲贈云舊得其真蹟藏之近以主錄草藁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嗚呼公之願忠君父陳古納諫之心可謂切矣竊觀遺跡三復敬歎敢識其後云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司馬忠潔公仗節虜廷誓死不屈此其報王樞密手書而王公繳進之章也熹竊聞之族祖秘閣公在建炎初實介王公首使不測之虜其後虜人先遣王公歸後往來議講和事而族祖獨爾雲中十餘年高宗皇帝嘉其守節嘗因問使賜以器物甚厚此帖所謝豈亦上賜而使不以君命將之歎不然王公不應持以進也族祖後與洪張二公五人者皆得生還而王馬二公相繼死北方皆全其節吁亦盛矣然觀此帖又足以見一時國步艱難主憂臣辱之意荒涼慘澹如在目中使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因詳記其本末云

歐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景伏讀此書竊惟文正公薦賢之公心蓋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餘裔固不待贊說而人知其可師矣若乃一時言賢所以受知於公而獲名薦書者則恐覽者未能深觀而內省發憤而思齊也如願元英之居喪以禮蓋一事而屢書焉則公之意可見而此書之存其於世豈小補哉惜其元豐以後不及登載而後為黨籍者亦足以補此書之闕而集其大成矣其於是又有感焉因竊記於其後以爲後之君子必有同此歎者照熙甲寅中冬庚子朱熹謹記

再歐王荆公進都侯遺事奏

嘉家所藏荆公進都侯家傳奏草臨川石刻摹本丞相益公論之詳矣然所議上書義勇當時竟不聞有所施行而保甲保馬之法人多不以爲便蓋郭侯所謂得時用勢合勢用力利害相遠固如此臨潭列上釋奠數事且移禮官督趣乃得頗爲討論則淳熙所鑄之版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通徙它官因格不下及又再歲而嘉守長沙則前博士詹體仁還爲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赦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複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典禮未遑徧下諸州也既而嘉亦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適病目不能省文書顧念茲事得請之難而念所下書乃如此又度其必不能繼下諸州若不亟疏理而明布宜之是爲已得請於上而復重見格於下也且自我請之自我尼之不可於是力疾躬爲鈎校刪削復釀定爲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并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則閣詹卿補外而奉常果不復下其書它州矣嘉到闕亦不能兩月而歸明年長沙郡文學邵因乃以書來曰以公之拳

也抑公此紙詞氣激烈筆勢低昂高視一時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載乃更爲卑卑願容悅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云發於邂逅感觸之初充足以見其冒懷本趣之爲快也夫以荆公之得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鬱鬱未盡之懷君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紹熙甲寅臘月辛巳夜讀有感因書以識其後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歐陽公言古禮今皆廢失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而更多不習至其臨事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忌焉嘉始讀之每疑其言之過及仕州縣身親見之而後知公之不妄也淳熙己亥初守南康嘗一言之朝廷爲取政和新儀鑄版頒下而其本書自多抵牾復以告焉則莫之省矣紹熙庚戌復自奉於此也謹已鈔本而廣其傳矣嘉嘉其志因爲叙其本末以視後之君子使知夫禮之易廢事之難成類如此不止釋奠一端而已也慶元元年歲在乙卯正月五月初請即朱熹謹書

歐李侍郎武夷詩

觀妙東樞李侍郎遺墨語意清婉字畫端勁每至其下輒諷玩不能去然歲久剝裂又適當使張處後十數年當不復可讀矣別爲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間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李公諱彌遜時以力詆和議出守臨潭云慶元乙卯正月甲寅朱熹書

歐東坡剛說

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爲其不諛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然後可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蹟於君家將摹刻而

歐李勉仲詩卷

寘之學官間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之方云慶元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

歐李勉仲詩卷

建陽李君從禮一字勉仲子兒時嘗與同學舍然其時從禮既冠已有俊聲矣後十餘年乃與予俱試禮部從禮不偶而歸遂放意詩酒間得疾不起始從禮未死時予居屏山歲不過一再至建陽與從禮遊不能款但見其襟懷坦然而意象軒豁論說縱橫雜以談笑傲視一世若都無意於事者及間見得其詩句乃極清新穩密時出巧思偉麗可喜然亦不多見也晚歲來居考亭往茶坂得江文卿而與之遊文卿從禮子婿也能誦從禮佳句尤多皆前所未聞者且言嘗次其遺稿得若干篇後爲親友傳玩而失之獨留此卷乃與其先君子唱酬往來者屬余書其事因爲略識梗概如此卷中字流布使世之學爲方者家藏而人誦之以知古賢聖賢醫道之源委而不病其難予予念蔡忠惠公之守長樂疾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姦既禁絕之而又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今閣帥詹卿元善實補蔡公之處而政以慈惠爲先試以語之儻有意邪亟以扣之而元善報曰敬諾乃屬二君贊正刑補而書其本末如此以寄之抑予嘗謂古人之於脉其察之固非一道理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爲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爲定論也蓋昔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

孝伯者即文卿先君子老而嗜學喜爲詩寓詞託諷多憂國時語愛從禮之才與爲忘年友云慶元乙卯三月晦日新安朱熹書

歐郭長楊醫書

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謝公昌國於其家公爲留飲語及長陽冲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因出醫書曆書數帙曰此先生所著也予於二家之學皆所未習不能以測其說之淺深則請以歸將以暇日熟讀而精求之而公私恹恹水陸奔馳終歲不待休復未暇也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蘇伯謨亦自籍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若蘇有生意問及謝公所授長陽醫書二君亟請觀焉乃出以視之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蓋其說雖若一出古經而無所益損然古經之深遠浩博難尋而此書之分別部居易見也安得廣其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爲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脉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爲關而分其前後以爲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屬也遂棄棄而羞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俟明者而折中焉慶元元年乙卯歲五月丙午鴻慶外史新安朱熹書

題嗣子詩卷

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見子嘗恐其墮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唱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爲之揮涕不能已不忍復觀也爲書其後而歸之以識予哀云慶元乙卯六月既望晦翁書

歐邵康節檢東一大字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讀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邪慶元乙卯七月既望後學朱熹觀趙履常所藏檢東大字敬書

賢因舉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子俯仰嗚呼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為之太息記其下方慶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魏元履墓表
元履之葬墓實銘之而刻石納墳中矣其曰事有緊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觀召還之命也時親勢

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頗語執政龔公茂良等之其直諫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按之雖死其以宣教即直諫謂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親厚然實未嘗及以政事元履自明旨深詆親者上

跋武侯像贊
乾道丁亥歲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象其古云是劉文子駒家藏唐閣立本筆因謂敬夫蓋為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札奉其先君行狀一通不遺數百里調于建溪之上拜起垂涕泣而以銘墓為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為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午歲余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趨禮讓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於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知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遊益親而公已

跋李參仲行狀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札奉其先君行狀一通不遺數百里調于建溪之上拜起垂涕泣而以銘墓為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為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午歲余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趨禮讓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於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知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遊益親而公已

跋吳中丞家傳
故御史中丞吳公剛直之操著於大觀政和之間事具國史略與此傳相表裏其有不合則傳聞之異詞爾至其論騰游御史毛諫議胡文定公皆一世名士足以見公之知人其薦胡公而徵宗亟以手札審其名氏又足以見聖主急賢之美意則皆不見於史而獨此書為可考焉是不可以無傳也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謂亡適半歲則是猶在貶未過海也衛守章保賢紹聖故相諸孫雅慈趙公故藉此以發其私忿秦愉知其不

跋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殺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相敬重嘗贈以詩有問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箝閑之句今讀曾尚書所為銘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希出此書以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遺烈云慶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謂亡適半歲則是猶在貶未過海也衛守章保賢紹聖故相諸孫雅慈趙公故藉此以發其私忿秦愉知其不

跋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殺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相敬重嘗贈以詩有問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箝閑之句今讀曾尚書所為銘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希出此書以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遺烈云慶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跋吳中丞家傳
故御史中丞吳公剛直之操著於大觀政和之間事具國史略與此傳相表裏其有不合則傳聞之異詞爾至其論騰游御史毛諫議胡文定公皆一世名士足以見公之知人其薦胡公而徵宗亟以手札審其名氏又足以見聖主急賢之美意則皆不見於史而獨此書為可考焉是不可以無傳也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謂亡適半歲則是猶在貶未過海也衛守章保賢紹聖故相諸孫雅慈趙公故藉此以發其私忿秦愉知其不

跋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殺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相敬重嘗贈以詩有問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箝閑之句今讀曾尚書所為銘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希出此書以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遺烈云慶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謂亡適半歲則是猶在貶未過海也衛守章保賢紹聖故相諸孫雅慈趙公故藉此以發其私忿秦愉知其不

跋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殺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相敬重嘗贈以詩有問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箝閑之句今讀曾尚書所為銘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希出此書以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遺烈云慶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謂亡適半歲則是猶在貶未過海也衛守章保賢紹聖故相諸孫雅慈趙公故藉此以發其私忿秦愉知其不

跋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殺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相敬重嘗贈以詩有問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箝閑之句今讀曾尚書所為銘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希出此書以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遺烈云慶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謂亡適半歲則是猶在貶未過海也衛守章保賢紹聖故相諸孫雅慈趙公故藉此以發其私忿秦愉知其不

事為已而借力以逞憾也故不直之不惟翁尉事
解傑亦遂廢不用蓋不為疑其已甚也翁又胡侍
郎妻兄胡亦草制罪狀章厚者其家持此事詎究
乃得移蘭溪子與翁亦親舊知之尤詳因紀於此
以補跋語之未盡云慶元丙辰二月十三日晦翁

再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為相時高宗因覽元符諫官任伯雨章疏論
章厚蔡下書乞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事赫然震怒
召直學士院胡寅草詔手書以付三省削奪厚下
官爵禁錮親戚子孫其詞有誰無母慈何忍至此
之語天下快之趙公猶以行遺太重要為申理乞
免錮其親戚高廟手詔褒其仁恕願為未減今宸
翰猶藏趙氏或為刻石以傳於世矣然章氏子孫
不知也但見趙公力主元祐因謂此事皆出其意
而深恐之世亦鮮知其曲折者因復并記於此云

跋張魏公詩

此張魏公所與謝參政書也凡三幅前幅稱判府
參政丈丈鈞座後又一書內一幅云某以未獲受
告命不果具細階拜書伏幸察察其恭如此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敎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
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微其所為鄙陋
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
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闢洛程張諸君子
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
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
定公晚年還處于家時聞行不知老而少懈及
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為世俗所謂道場
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
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
向以視熹熹竊以為此書之行可為世法觀者誠
能因而推之盡祛未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實

舉兒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
無左袒斯文千古未塵埃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
可見其發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沒再拜其以急於蘇養未及盡心于學茲緣罷
還初欲託莊三衢庶有承教之便比又恭領處
分俸居福唐失此依賴殊用慙然差人種種悉
荷留意尤所感激沒再拜

熹伏讀丞相張忠獻公所與參政上蔡謝公手書
是時張公已建大功登右府矣而其執禮之恭如
此且又欲然自以為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
甚盛德也謝公外孫甄述祖出以見示三復之餘
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中篋而敬書其後以歸
之慶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謹記

又跋

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為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
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懷德明仁壽齋條約後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視而之託與
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與輿騶馳
暴露飢渴而轉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隨
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
因失其傳邪國朝受命覆育寰宇涵育黎元百有
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
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
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郵疾病痿老之人德至履
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頓復修築而前
之為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
感焉乃即縣南為合一區廡曰仁壽之廬使凡道
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
得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

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慮之不廣也乃叙其本
末而為之條約間以示余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其
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惟廖君於此
實舉先朝已廢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
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又何待於余言哉
姑為書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者尚有考
也慶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記

海國圖志卷之三

跋趙鈴轄墓誌

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下
非獨私其為力於已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
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為宗社久長之計也
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閣後遂相踵以為家
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三百年而其子孫絕無開於
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
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
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功績其抗擊盜
拒仇虜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若江東鈴轄趙
公是已其孫崇遵由此軸以見示因得反復諸公
所記并感前事為太息而書其後獨恨東萊呂舍
人所撰碑銘今不復存當為求之其家以附益之
又記項年守潭考其祀典有紹興初年死難之士
四人其一兵官趙侯準之亦宗室子城陷巷戰罵
雜端劉公之譏奏知其致君澤民之願懇懇切至
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
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
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病病之以燕而
慮彼豈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
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
習尚誠懇亦不以是為嫌也又况忠賢去國一時
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愛之過甚恐其
以是而不能發鬱以久也則始為是說以寬譬之
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它時也豈
以近名為累而故為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紀
與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聚賢又從而推
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黨之意矣公之口世孫君
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
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論之以附于
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申朔新安朱熹謹書

賊而死寇退事聞詔贈右監門衛將軍然皆未有
廟貌而寓祭它所因竊仰歎而深悲之即教鄉紀
并晉故刺史譙閔王等立像奉祠而為請於朝不
旬日間即蒙報可賜其號曰忠節之廟德意所加
神人歆動非獨諸君之靈為有歸也今聞鈴轄諸
孫且將自列求所以易其名者以嘉所為請額之
事推之竊計厚骨肉之恩崇節義之勳聖朝於此
正有所不容吝也譙王亦晉宗室事具本傳云慶
元丙辰七月庚子具位朱熹謹書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為堯舜之君下
則欲使其民為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
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
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為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
宿而後出竟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焉矣固不
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為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

歐陽文忠公家問

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因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風烈今又得觀公子忠確公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家承平百年德澤澤茂世臣奮不為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如青天白日固不待贊述而後明而真獨於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閒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唯以收恤遺孤為奇而無一豪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胸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若公之及其真所謂從容就義者邪公孫行儉因友人余克忠以此軸見視三復以還為之感涕因欲識其後云慶元丙辰十月已巳

歐陽文忠公家問

東陽郭君德輔將其子淇不遠數百里過于於又皆律切精穩不留纖緯亦足以驗其才力之有餘無所施而不可矣熹與公俱江東人所居徵饒之間相望不百里獨恨生長閩嶠不及識公顧今於此乃獲窺其筆蹟而因以得其為人豈非幸邪慶元丙辰十月丙午朔旦蔡源朱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為洛書矣閣皂甘君說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論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遜翁書

跋萬君行實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

建溪之上狀其行事一通以請銘而今四明帥守

林公和叔前太府丞呂君子約又皆以書來言君之為人如狀不誣可銘無愧也予雖不及識德輔然以二君子之言而讀其狀見其好學樂善之誠忠厚廉退之實心固樂為之書願念比以多病心目俱衰凡銘之請所諾而未及慎者前後以十數所辭而不敢諾者又不止此今復安敢越次開端以來怨言因謝不能而淇請益堅予悲其意乃為書其行狀之後如此而歸之抑林呂二君子皆非輕許人者其言固足以信後世矣又何俟於予銘哉慶元二年九月丁丑朔旦新安朱熹書

歐許侍郎詩卷

侍郎許公經事綜物之才見於已試其為文章蓋直吐出胸中之蘊未嘗屑屑焉為如是之言也其孫建陽丞公視熹以公手書詩卷觀其長篇大句固自雄健豪逸磊落驚人而新宅書懷近體諸作前世讀正父所論者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而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縱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以其家姓者邪

跋呂范二公詩

後山談叢記蘇端明當國恆時與人書疏疑於當世與否而能乃載前輩往還慰狀以正之今觀呂正獻公帖乃知當時此禮固已通行亦臣子之心不能已者不審蘇公何所疑也仁宗皇帝慈儉之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舉煩費若此豈其心哉宜乎老蘇先生有舉元樂舉之譏而忠獻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帖所云並司裁損仍是韓公當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矣此其所以為韓公者邪呂公幅紙之間愛君及民拳拳不舍其於劉公心期所會必有不約而同者覽之令人感歎不能已范忠宣公平淡忠恕不欲以智名勇功自

見故熙豐間授錢詒遜數被譴讓第二帖可駭

見矣然迹其平生排澁議爭新法于忤君相無少顧避最後論抹元祐諸賢卒與同貶蓋終身無所屈則又豈非所謂仁者之勇哉其於劉氏姻好綱緦益亦聲氣之同非苟然者乎夫得其家學之傳不卑小官直道自信東萊呂舍人亟稱之覽者其亦考焉慶元丁巳中元節前二日朱熹敬書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願謹請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頤正為遂寧戶採友人王君世屋數數為正言城西傳君光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甚富適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見遇等說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為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正每見王君必悉意合手刺謝謝為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度君求訪之勤意欲甚美濂溪先生往還遺蹟計其族姻閭里之間猶有存者度君其廣詢之當可得也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馮公獨不及識然嘗見故端敏汪公其推重之近得其文集讀之論議偉然而所論人主正心親賢為所謂建極者明禹箕之傳破諸儒之陋乃適與鄙意合九恨不得一見其面目而聽其語言也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書于建安坤峽之野店

懇屬以訪求周程諸先生手蹟慶元二年正月

四日王君忽自山中來謂諸禮已袖出伊川先生手狀一幅徐加考訂殆先生入野時筆也大夫公集以為日記册此版起六日終七月十六日內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播蓋熙豐間日報作細字背面皆滿先生字處嗣之獨得不說又問濂溪書曰亡矣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敏諸諸先生遺書其學求其近今十餘年矣每見當時一事一物如南國之棠曲阜之履旁皇不忍去之也今此紙幸脫於收欄之中然諸先生所以開示後世者世方以為奇貨安知叔孫武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火耶為我謝傳君正奉藏之俾勿壞其年秋傳君來言曰先生之書謹如命大夫公諱者字伯詩名在元符黨籍光字用之世屋字叔載後學樂活度正謹書

歐孔君家藏唐詩

闕里裔孫孔仲良以鄉貢明經仕唐正大和問至前田令奉官因家焉子孫散居民伍無復顯人紹興中燕之友括蒼吳任授室其門間以其家所藏告身家牒世譜相視皆唐世物牒又其應舉時所通具列三世官諱獨曾祖文整名見譜中乃襲文宜王齊卿之別子而齊卿定先聖第三十有七世孫也考之元豐版本製封家譜皆合推而下之得前田令君則為第四十有一世矣牒頗殘缺無州里而以洪州之印款其縫視其告則以為泗州連水縣臨淮鄉進賢里人豈其寓於洪邪告身凡七通其二為令君之父丞公所歷南頓深水二縣尉其五為令君明經冬集全椒尉而陽丞及前田考課皆尚全好獨前田令為陽本而其家自令君至此又已傳九世矣熹得其書審訂不謬乃以告於前守傅侯自得令丘君鐸請得史其版籍焉

至聖文宣王第四十九世孫孔聖戶二公欣然許
諾即施行之時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歲也後二十
有六年聖之子幼夏乃以鄉舉試禮部又數年知
縣事廖德明為某刻其告於縣齋然其跋語以令
君為三十八世則為小差切夏以其墨本來因記
舊事輒為書之且使其家譜世譜及南頓澤水
二告并刻于家而附以令君以來世次之屬使後
有考云慶元丁巳中秋日朝奉大夫朱熹書

跋孔毅夫談苑

孔毅夫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澤然多是抄取
江都幾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
多脫誤又世傳孔書有珩璜新論者多是類集古
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
自趙歐公以下無不遺其詆毀嘗細考之筆勢不
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感亂後生甚可惡也因
閱此快筆其後以曉之慶元丁巳八月晦翁
杜陵此語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頗其辛章寒
老嗟身則志亦隨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跋李伯時馬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
因思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慶元三年
孟冬八日朱熹仲晦文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
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歎但其所寫李太白行
路難關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原陸機李斯事者
此老不應有所遺志其刪去必當有說老翁并
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
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并中老翁改
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遠有嫌瘦廢彈之歎何
邪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
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偽已混然夫如劉大
莊有能書者其所刻亦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
之底半處後行之類者極為可笑唯此十七帖相
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民間
得不敢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
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其所謂一
一從自己智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
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
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
其願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得也今頃年虛阜終
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幸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
乃中疑然東甯記無補報而徒夫西遊之便每以
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倦遊之日遠無復
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杜工部同谷七詩

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清勁亦自可受諸玩
心盡如見其人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
平生所見東方生畫贊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筆
意大槩與贊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
在何處是可寶也朱熹仲晦文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蔡公大字益多見之其行筆結構往往不同豈以
年歲有蚤晚功力有淺深故邪最覺老人多見法
背筆法高妙獨稱此為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
三年十月戊寅朱熹

跋吳道子畫

歲暮再題勢若飛動可見字隨年長也
頃年見張敬夫家藏吳畫吳天觀壁草卷與此絕

相類但人物差大耳此卷用紙而不設色又有補
畫頭面手足處應亦是草本也張氏所藏本出長
安安氏後有張芸叟題記云其九弟折產分而為
二此特其半耳頃經隔安之火今不知其在亡而
此卷斷裂之餘所謂龍天八部者亦不免為焦頭
爛額之容豈三災厄會仙聖所不能逃邪是可笑
也吳筆之妙冠絕古今蓋所謂不思不勉而從容
中道者茲其所以為畫聖與季路所藏法書名畫
甚富計無出其右者既以得觀為幸因記歲月於
其後時慶元丁巳十月十日已卯也朱熹仲晦文
襄陽張舍人筆法出其家存誠子先君子甚愛
之而世莫之貴也因覽遺墨不勝悲歎庶幾書
歐陽公與劉待讀尺牘一卷汪季路持以見示因
得竊觀前輩之笑談風味於此猶可想見其彷彿
然當是時朝廷清明風俗醇厚國家政治之美莫
汪季路所藏蘇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葉慶元丁
巳十月已卯朱熹觀于考亭溪居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以史考之尹者李中師也熙
寧元年公自河陽被召入京以病請汝而歸過洛
少留連遭三喪赴汝後又一遭喪肉大小四口是
時李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府嘗奉應天會聖兩
神御殿故此帖自言附庸悲憫而贊李二役畢
工者為第一公既至汝神廟道中貴人馮宗道挾
大醫陳易簡來治足疾故此帖言中瑞大醫者
為第二移因不知何事馮來恐亦即宗道也故此
帖為第三明年被召入相故此帖云詔使到郡
即交州事辦行而東者為第四三年李自權三司
使進龍直再尹洛故此帖致賀始稱龍圖給事者
為第五四年公在亳州坐不設青茵龍歸洛未至
改判汝州故此帖言近赴小邑勝於窟坐里闕

此為盛而公猶有薄惡之歎蓋其所不可及者獨
有嫉善之言不勝公論此為治亂之分耳三復之
餘掩卷大息而記其後季路其謹藏之慶元三年
十月已卯書

跋舊石本樂毅論

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中嘗於高神之子錢塘主簿
安世家見此石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被為
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
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存中所記與歐陽公不同
如此延之所謂錫山徐氏者豈又得之蘇州富家
邪延之又謂損泐模糊則石雖幸存亦無復如此
本之清勁矣續閣帖中所刻全文又不知所自來
頃年曾於折子明家見其所藏舊本筆意絕類徐
季海要皆非此本之比也慶元丁巳十月已卯朱
熹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且感君相厚恩而恨不得時奉談笑者為第六公
至汝不久即請歸洛故此帖言擇日就第者為
第七既而告老遂以司空使相致仕故此帖言
其封示單報者為第八凡十三帖其歲月先後可
考者如此其餘似亦皆是在洛時往還者蓋李之
事公不為不謹而公之遇李亦不為不厚矣而其
後李因奉行免役之令乃籍公戶使出泉同於編
吐以縮用事者小人觀時勢反覆與態何世無
之覽此卷者可為發一大笑也慶元丁巳十月庚
辰朱熹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
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
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
車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
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雅容和豫故無煩忙作時

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極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愚於是稿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慶元老人小楷道德經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陳碧虛之相鶴黃長春之黃庭皆所不及唯滄石翁公之典引諸書爲可方駕耳季路得之遠以相視恨目已昏盲不得盡見其妙處把玩不足因記其後而歸之季路能攻石傳刻以與好事者其之即大幸蓋此書難得善本讀此數章以少謬誤又爲可傳也慶元丁巳十月庚辰雲壘子私記如儂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指此本爲不誤也

跋趙清獻公家書

趙清獻公之爲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法其小與處則又有所受也觀其臨數數誠誠有青於藍者特未知其表裏超拔之韻視牢之爲何如爾病眼昏不能展論故願與諸君評之戊午三月病起戲書

跋王信臣行贊

慶元紀號之初余友呂子約請居廬陵間道詞其動息子約報書具言罪大責輕念咎之餘復何所道獨所寓居得王氏別館有畫樹花木之勝而江山雲物晨夕萬變足以遊目騁懷尤過望不落窠耳因極道王君之爲人以爲好賢樂善所交盡其鄉之名公卿才大夫又能同其憂樂不隨世俗爲俗俛仰既又以書來稱王君之子規爲方有意於學謂余當有以告語之者規亦以書來至甚勤余讀之信子約之言不誣也無幾時子約內徙高安以率而規亦以王君之沒來赴且述其事狀一通而以銘墓爲請余病疾久廢筆研既且謝不能而

問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問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望見性復元故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純一不雜又欲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三業清淨即佛出世之語以爲此亦直截爲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者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爲有可觀也予是以表而出之慶元丁巳十月十一日庚辰朱熹記

跋湯君墨梅

墨梅詩自陳簡齋以來類以白黑相形逮其末流幾若禪家五位正偏圖頌矣故湯君始出新意爲倒墨素質以反之而伯漢因有冰雪生面之句也然白黑未分時一句畢竟未道著詩社高人試各爲下一轉語看湯君自云得其似氏揚補之道現請益堅乃記其後而歸之以見余意又以見規之狀君詞有不盡而無所溢也四年戊午中冬丙申朔旦雲谷老人朱熹仲晦父書

跋程少隨帖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秋之緒風說文秋唐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說文唉臍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欺與嘆欬與咳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欬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柳文舊本作驚禱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欬字爲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但乃字之讀如禱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欬爲欬則其誤益甚矣

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並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詔子安爲刻畫以誦傷之其說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

跋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詔道

依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淺聞卑論易以溺人不足爲法覽者許之

跋山詩

余少嘗學書而病於腕弱不能立筆遂絕去不復爲今觀沙隨程丈此卷饒娥一紙蓋有意於黃絹之碑者亦可愛也饒娥故居小廟在樂平縣東二十餘里余嘗持往沃茗酌之雙闕已不復存矣因語州縣空增葺之且爲請敕額列祀典而莫有應者甚可歎也

跋沙隨言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

不爲之摩娑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見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爲子道之俾書之冊比予未久而還則亦爲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峰趙復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

跋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吝復得體

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蘇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爲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皆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

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爲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大學中庸二傳之傳也程丈報書云吾嘗聞之玉山汪公亦若吾子之言是也今覽其手書道論因記其語於後云

跋元戊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劉用之爲劉伯醇携

此卷來求跋爲書以歸之

跋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算雲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神釣魚竿肯似林間關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鬚毛斑駁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任奴心事未幾癡兒鼎足放去任疎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樾

跋呂氏歲時雜記

項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屬往來士大夫未嘗右呂公歲時雜記意得而伏讀之既於周退傅陸放翁之所嘆竊亦深有感焉又意公之爲此亦前賢集錄方書之遺意也然則後之君子又將有感於余言也夫慶元己未二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張安國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益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珙藏此紙間以視予展玩恍然如接譚笑書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山谷宜州帖

山谷宜州書最爲老筆自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忠賢流落爲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識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米老下蜀江山圖見數本大略相似當是此老曾

中丘登殿殊勝處時一吐以寄其實耳蘇文粹
中鑿實既精華語九勝項歲符從遊今觀遺墨
為之永歎慶元已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蔡端明帖

蔡公書備衆體此卷評書一紙獨有歐虞筆意甚
可愛也慶元已未三月八日雲谷老人觀縣大夫
張侯所藏為識其後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文忠公與蔡忠惠公手帖前雖交情篤厚語
意真實於此可見慶元已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
仲晦父書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壯
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
知其孰為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
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歟慶元

台圖甚久聞臨海上民稱彭君之政不啻曰吾
邑數年之間唯賴待郎度為有去思而近歲乃得
彭君其忠愛惻惻而相類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
又得其所為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
不但為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
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
試以卒每深以為恨也慶元已未君之中表林生

補持此集及乘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
嘴管版閣以附焉以為有志於民者尚有取也三
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劉司理行實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
故志尚愈堅察其居家孝友交友信實臨事謹
畏不敢呼繩墨知其教習之有日也一日出友人
趙君昌父所狀其先府君行事一通因以銘墓為
請余讀其文考其事有以信余所知之不釋矣然

已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承福張氏所藏墨
蹟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
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
見其遺墨簡嚴靜重益亦如其為文也慶元已未
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浙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
言者東獨白之臨海為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
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
里得免煩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為訴余念
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為設法大害間者雖設歇役
年廢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
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聞
頗推其法於它郡縣人果皆以為便後以按事至
余久以疾病憂長不能文比年以來所詳且十數
家以故雖知到君之賢而不能有以少答二生之
意獨讀其後而歸之後有君子向有以識此心也
雖然二生勉旃尊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
所以顯揚其親者於是為大銘之有無初不足為
重輕也慶元已未四月乙酉新安朱熹書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與禪
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就逐者漠然若亡兒也
蓋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
而無痛癢視見其自為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
暇日備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為開示為
學門戶朝夕誨誘憂憂不倦其後先生屬疾寤適
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
可與事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
以教誨益詳期許益重至為具道平生問學次第

傾倒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
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
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劉詩有
悲臨別極知了了萬緣輕之句于缺或疑其語之
不詳者先生笑曰此何足諱然亦為汝與之因別
定為悲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
勵之言稍以先後次為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鍊
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啓
手足諸子妹乃其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
未歸時所留處盡庶事過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
為作公書未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
寶藏之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
無成不能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愧恨每
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
取遺墨聯為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
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懿知所效慕而又視熹
之懶惰亡聞以為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
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為法庶幾不失古
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
亦大是難事果能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
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
以終其身之為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
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
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
煩繩削之說而輕為放擇以自欺也哉已未五月
二十二日

書先吏部章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右朝浦羅先生仲素為先君子作章齋記而沙陽
曹大令德又為之銘家藏遺蹟數十年矣恭惟先
君子名齋之意不唯自警乃其所以垂裕後人者
益亦至深至厚而無以加而熹踐修不謹陷身危
辱今病且死大懼無以奉慈顏於地下故敢收輯

跋病翁先生詩

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它卷先生
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二年慶元已未五
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筆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紫雲暫
徘徊餘音若可玩繁絃互相催不見理琴人過
知心所懷寧悲奮棄豈念新期非合情鬱不
發寄曲宜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
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泉鳥聲難諧
盛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與勞
事媒樓樓東客亦抱交雲才

書先吏部與淨悟詩後

某啓比獲從容良慰北嶽重動遠出伏暑中時
得兩法體多福安下處未欲遽以千人須決成
入城即自有書信去城中數日人事紛紜歸來
靜坐累日意緒始復舊雲監寺不別書空石十
一枚付去人謝諫去若借得兩人即分付兩龍
今某昇來不然即且取古田丙字紙五軸付謝
諫來及致首座並煩致意未相見加愛閏月三
日某啟上尊勝長老淨悟見世英兄弟致意城

書先吏部與淨悟詩後

某啓比獲從容良慰北嶽重動遠出伏暑中時
得兩法體多福安下處未欲遽以千人須決成
入城即自有書信去城中數日人事紛紜歸來
靜坐累日意緒始復舊雲監寺不別書空石十
一枚付去人謝諫去若借得兩人即分付兩龍
今某昇來不然即且取古田丙字紙五軸付謝
諫來及致首座並煩致意未相見加愛閏月三
日某啟上尊勝長老淨悟見世英兄弟致意城

書先吏部與淨悟詩後

某啓比獲從容良慰北嶽重動遠出伏暑中時
得兩法體多福安下處未欲遽以千人須決成
入城即自有書信去城中數日人事紛紜歸來
靜坐累日意緒始復舊雲監寺不別書空石十
一枚付去人謝諫去若借得兩人即分付兩龍
今某昇來不然即且取古田丙字紙五軸付謝
諫來及致首座並煩致意未相見加愛閏月三
日某啟上尊勝長老淨悟見世英兄弟致意城

中突表不秋未及為書

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而於淨悟師為尤厚後嘗為記尊勝佛殿今刻石具在可考也淨悟建陽後山人晚自尊勝遷居南山雲際院一室儼然禪定之餘禮佛以百萬計年過八十目光炯然非常僧也嘗為余道富文忠趙清獻學佛事其言收歛確實無近世神僧大言欺世之病以是知先君子之厚之非苟然也古田林生蒙正持此卷來捧玩手澤不勝悲感因為略記其本末云慶元己未六月既望雲谷朱熹書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判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老人書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自論所為程試之文意氣偉然音節華暢已如敬愛其人後因拜親於公之鄉始得從公遊好款密見公居家居鄉言行之詳及聞其所以施於官政者表裏輝煌莫非忠厚信實慈惠恭儉之意於是始益心服其為公及公之沒其諸子示以此書蓋將使志其墓會余方有幽憂之疾不遑序次然三復其文而參以平生所聞見益無一詞之非實也顧念歲月遒邁後生之及見前輩者日加少而俗愈趨也為之太息而識其後云新安朱熹書

跋吉水周君家藏新牒

吉水鄉黃周君新牒七通其家寶藏閱八世餘二百年矣覽者不暇尋其端原一旦丞相益國公表而出之為之稽考歲年推校事實上及正朔名諱至纖至悉於是周君之事得以備見其本末其後之人可以益嚴守而無所事於它求矣而其孫洽乃編以屬其鄉黨知名之士悉使贊述而掄揚

和中感秋作賦既發深省乃欲逃之趨藥之間叔通以碩果不食者屬之可謂得朋友之職矣顧于表偽排擠之餘何足知此二君子其相與切磋之時有以見警焉則區區之望也慶元己未八月既望雲谷老人書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談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颯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以道東西南北未嘗寧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無數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視王公貴人而獨以誇於時慶元己未仲秋既望

跋劉子勉行狀

余自童子時得見大夫公於病翁先生之側聞其之是則已病於貧而意猶未已又復不遠千里資緣紹介以接於余此其為費豈不又甚矣余欲謝而却之又念無以答其累舍重趺之勤乃肯此以論焉生其持歸杜門讀書求其所未學者以權乃祖之業毋庸復爾奔走請謁而求無所用之跋語以老歲月為也噫若余之言固亦無所用者然使生因是而有發焉則猶足為有用也夫慶元己未十月甲子新安朱熹

跋山谷草書千文

李端叔崇寧三年八月一日題云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鐵縣以報所問惻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為報弗隱弗懼一特栗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紹聖史稱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存於蘇魏公家得陸左丞畫一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史欲書王荊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

力沮止之黃公爭辨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為伎史矣是時陸為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黃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惜乎秉史筆者不能表而出之以信來世而願獨稱其詞筆以為盛美因觀此卷李端叔跋語為之感慨太息輒記其後若其書法則世之有鑒賞者自能言之故不復及云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谷老人朱熹記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陳大夫詩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矜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饒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大夫陳公未得當世之大人君子發其潛德之幽光傳之久遠以覆露其後嗣是以旬旬而來再拜以請于執事惟公幸哀而與之銘則死者有知亦無恨於泉下矣予視其冠履禮而威容與之稱言詞懇懇情旨酸辛為惻然動心焉知其平日習於賢父兄之教訓也以此是雖不及識傳君而於此得其為人顧念罪戾之餘言語不足以取重當世而疾病推頽意緒荒忽亦無復心力可以治筆研作文詞矣特以其遠來泣請之哀不可以不答也因為書此于行狀之後使并以視來者云慶元己未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右先大父贈承事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所撰也口嘗時既以請銘於政和主簿盧君黈未及鑿石而羣盜竄起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藁不可復刻矣熹竊惟念吾家自欲入闕而

廉靜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寮終身而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翁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存與庸也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

跋進賢傳君行實

從政進賢傳君既沒將葬其子修抱其行實一通不遠千里屏以顧子流涕言曰先人蚤歲有志功名之會中間不幸遭罹國難蓋嘗解佩服以事戎行實從宜撫岳公轉戰許洛之間屢以捷告上功未報而南北通和岳公遂罹讒口失兵柄得奇禍先人為之感憤激棄其官動以歸故里復治家人生產作業教子讀書酌酒賦詩以自排適然不知其身之老也晚值慶恩三蒙錫命之寵遂易文階老壽康寧間里嗟歎今者不幸至於大故不肖之孤銜哀忍死以奉窆窆之事既有期矣顧恨府君如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世歲月與其所以積德垂慶開佑後人之深意敬立石表刻狀下方立于墓左先世墳墓在發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別葬所在亦具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盧君守師子老儒博學清謹有剛行定志者七陽金生字確然亦廉節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年十月二月甲子孝孫具位熹謹記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王厚誥朝川漆園詩云古人非傲吏自關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安敢效株樹余深愛之而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今讀子直此詩而於兩谷之篇稱有感焉因識其後復以寄才臣果以為何如也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八日晦翁書

跋黃雲隱所藏師說

肝江黃梓達材以其先君子靈隱居士手抄此冊見示乃其曾年所受師說手書居前記錄在後伏讀愀然如復得侍坐左右而聞其緒言也顧恨情不能奉服膺以報萬一而荒淺昧陋遜錄之際又不能無失其深微之意三復以還不勝愧愧然觀盡隱好學自強樂善不倦乃至於此其雖不及識面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存矣因竊記其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實藏敬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致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余為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為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修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悉如此余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賴公翰墨為世寶藏故流俗多偽作者余家有其與德更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尚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作蕭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五月朔日朱熹云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章國華過予山間出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聞中鄭昂尚明偽為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廣為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為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況杜詩佳處有在在事造語之外者唯其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予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朱熹仲晦父書

題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晦菴題跋 卷三

固慕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絳邑邑之士子導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清之刻在焉余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曰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為矣即謝去不敢為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矧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與於學之有記亦復何待於余言哉又况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衰謝淪落徒足以為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若是之勤邪為諸君計其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序諸君使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菴病叟朱熹書

友人范伯崇嘗為予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為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獵強記無浸沈醜陋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予愛其言因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汝器以此說驗之則其所編之是非得失當自見矣

題李太白詩後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佳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與沒草動若非奔奔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林光之携陳允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

跋徐騎省所集項王亭賦後

賦王順伯京起嚴論蘭亭序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熹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潘石喻公所書文中子言行卷後

五泉喻公手書王文中子言行以授其外孫其可謂不言之教矣後學朱熹敬觀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

服者顧反題其篇端曰不養出母但論其與古之出母者不同而不可從於不喪之文則亦自相矛盾而反以證成令尹之誤說矣予懼夫覽者之不能無疑故書此以質焉

正父雖不深明其不為出母之但篇末一處有不養出母字而自出出字為生字亦可見其大指之所在矣但少者力分明說破耳抑正父之欲使夫人養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邪予聞之母嫁而子從者繼父為之築廟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為思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也此則是嫁母者不可以入于廟死不可以附于廟而亦不可以養於家矣為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或曰此為母之有家者言之則可矣不幸而無以為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

書張伯和詩詞後

右紫微舍人張伯和父所書其父子詩詞以見屬乾道丁亥予訪張敬夫於長沙一日相與謁劉子駒丈閱其先世所藏法書古刻及近世諸公往來書帖竟日不能備因出泰山秦篆譜曰此雖墨本然舊藏僅存此紙頃故有欲取以入石者顧手澤所在不忍壞遂已獨學易養性二篇乃重刻本因取以見遺予受藏之後累年乃得築譜新本於汪季路不知其何從得本以刻也因合二書通為一卷追省前事如宿咎也劉丈多問強記清貧苦節少任州縣遇豐故家子孫輒引避餽粥不繼或德卧終日而處之泰然相見時已老尚能談說往事衰衰不休氣貌淳古自然有前輩風度今不復有斯人矣去歲守潭俯仰皆遊幾閱一世劉丈與敬夫逝去皆已久而劉氏子姪無欲無咎獨能閉門忍窮謹守家法又足令人感慨太息云明年歲元改號歲在乙卯五月丁未病中讀後性語因記其後

跋泰山秦篆譜

取泰山秦篆譜

跋泰山秦篆譜

取泰山秦篆譜

跋泰山秦篆譜

取泰山秦篆譜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東心機喜其老而益精并深山陽節節之感慶元丙辰冬至前五日晦翁書

題表後仲所校參同契後

子頃年經行順昌題賀嘗銷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為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子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故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為金丹成晚無消息重歎賀嘗壁上詩晦翁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遐傳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間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即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別叔懷於此

生每愛讀屈原離騷孔明出師表陶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余今獨梓其題

破若千卷亦即與奇甚同欣賞云海隅毛骨

識

按先生年譜紹興十八年戊辰春登進士第

子幸見同年小錄有今世先令世倫係吾書

熟識人又母其慶兄并聯提真盛事也又有

弟名世南同入太學時稱為三令邑志載其

本有文集惜乎今已不傳日附記於此哥又

識

晦菴題跋卷之三終

卷中雖下屬得不妨奇特如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慶元己未四月甲申朱熹書

跋陳剛中帖

陳剛中詩諸公跋語已具見其類末周君季宏持以示余使題於後顧喜復何能有所發明但計紹興庚申距今已未六甲五子適一周矣胡陳雖死尚有生氣而彼紛紛者果安在哉嗟歎不足姑竊識其左方十月甲子雲谷老人朱熹書

先生為絕學梯航斯文皆果即直蒙皆能道

之故先結尚論者無作道義德等語若

辭純山水跌宕詩文一往情深幾為理學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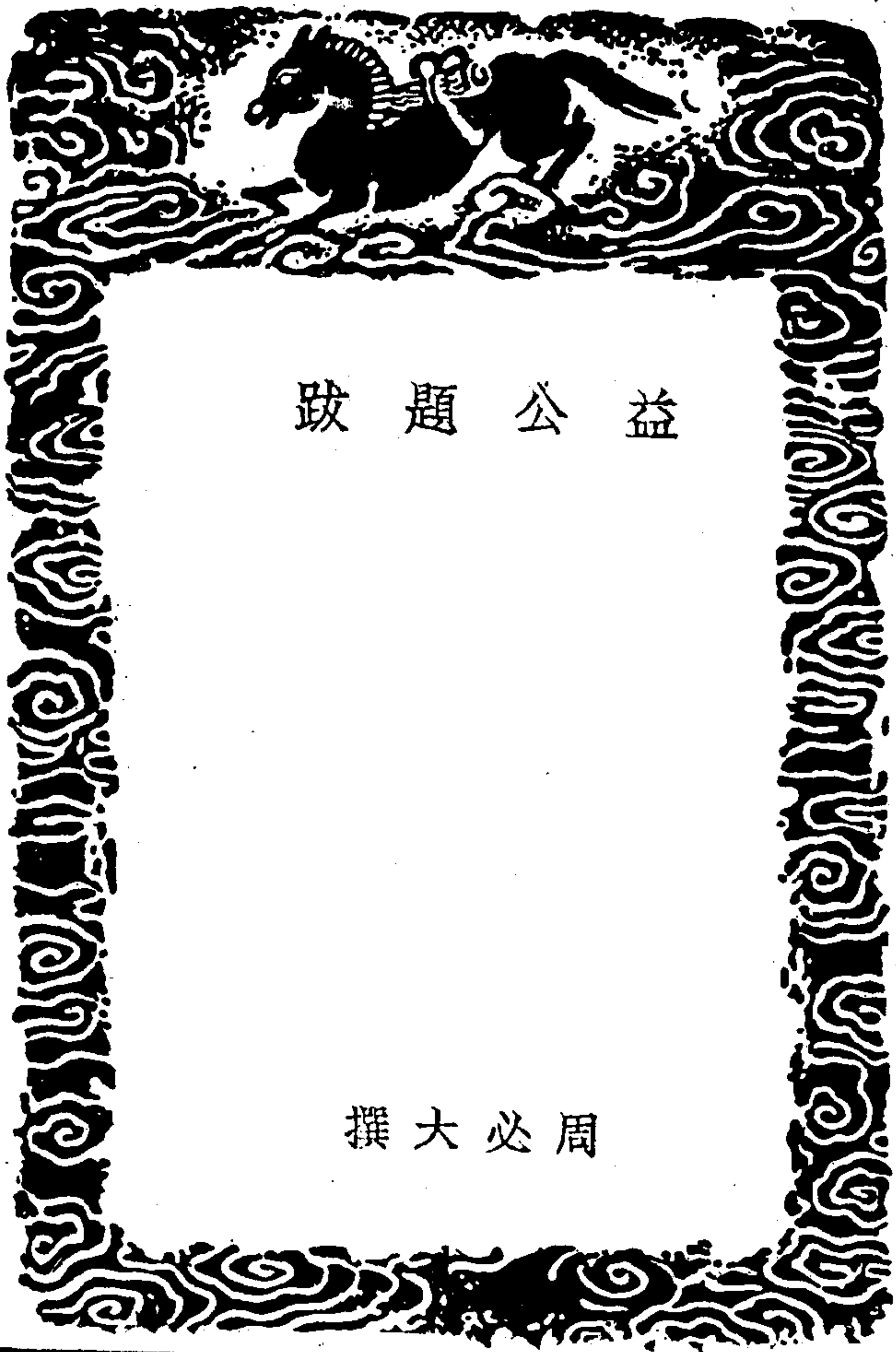
掩惟香昌吳氏一贊頗具隻眼贊云先生

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靈竟日目不

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粟大醉則跌坐

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

微然則吟哦古文氣韻清壯某所聞見則先



益公題跋

周必大撰

益公題跋 目錄	題孫氏四皓圖
卷之一	題祖妣秦國潘夫人書
高宗御批陳思恭劄跋	題樂毅論
淳熙戊申國書跋	雜題跋
光宗御書跋	跋汪聖錫與武義宰趙醇手書
題山谷和郭內翰長篇	跋東坡桂酒頌
自題寫真	跋德化縣陳氏義門碑
題薛元亮老杜醉歸圖詩後	題吉州司戶趙彥法所藏山谷帖
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題汪季路所藏書畫四軸
題蔡君謨草帖	跋劉賓之浩然集
題唐人臨王子敬帖	跋何居仁自作墓志
題吳說書	題宜春李椿詩卷
題蕭楚公帖	題曾伯震所得子中凡二絕
跋王獻之保母瘞志	題李介叔詩文
題米禮部參星賦算蹟	題陳誠之遠明樓記
	跋百醉夫趙士職詩卷

益公題跋 目錄

益公題跋 目錄	題廬山西林道場碑
	題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
	題歐陽文忠公跋襄陽山文
	跋歐陽文忠公與裴如晦帖
	題張志寧所藏東坡回
	跋老泉所作楊少卿墓文
	跋宋待制映亭軒自適詩
	跋李先之禮記義
	跋陳剛中石胡廟詩
	跋臨江軍劉昌詩之父青詞卷
	題胡邦衡侍郎撰胡從周寺丞誌文
	題張魏公與吳昇道帖
	題呂紫微與吳仲石詩
	題李龍眠山庄圖
	跋張魏公與彭子後書
	題陸本益齋記

益公題跋 目錄

益公題跋 目錄	題羅起宗廟食碑
	跋王民贈送胡邦衡南邊詩
	題京仲遠與周孟覺帖
	御書樂毅論跋
	題呂獻可墓誌
	跋張元幹送胡邦衡詞
	題蔡忠惠公帖
	題陳忠肅公草克集稿
	跋歐陽文忠公誨學帖
	跋徐夫人所書華嚴經梁武識
	跋胡忠簡公論和議書
	題羅輝詩卷
	跋焦伯強與潘簡夫帖
	跋呂伯恭日記
	跋廖中精紀
	題謝昌國式華堂記

益公題跋 目錄

跋張忠獻公與外舅帖
跋義靈廟碑
題孟仲周臣所藏黃帝直送徐父幸餘干詩卷
跋江氏舊書
跋黃山谷書唐人詩
跋張芸叟劉滙詩
跋司馬文正公手抄富文忠公使北錄
題東坡上薛向樞密書
跋楊廷秀贈族人復字道卿詩
跋曾氏兄弟帖
題侍講呂希哲歲時禮記後
自題與黃談書尺
跋撫州鄒虛詩
跋山谷草書太白詩
題戊午歲吉州舉人期集小錄

跋張如璧歸去來詞
跋王才臣十史論
書譚該樂府後
跋宋景晉順手書佛經
題趙清獻公三帖
題楊廷秀新塗胡氏義方堂記後
跋東坡與張近帖
卷之四
大元帥康王與向子諶各目及御筆等跋
跋朱元晦所作南城吳氏社倉記
跋山谷題橘洲圖記
題東坡晚年手帖
跋歐陽文忠公與張洞書
書馮頤自得集後
跋黃魯直帖
跋蔡君謨與唐詔帖

書歐陽彝四世碑
跋富鄭公與李仲師帖
題所書劉辰告墓碑橫石
跋顏魯公書
跋張安國與弟伯子家書
跋山谷書文賦
跋柳公權赤箭帖
跋楊廷秀石人峰長篇
題嘉祐賀老人星見表批答
題趙清獻公帖
題癸丑謝何同叔送羊羔酒詩贈尹德鄰
跋蕭氏敦節堂詩
跋陳瑾書
題山谷書大戴禮踐阼篇
題鞠城銘
跋張子韶與陳朝彦序詞

跋養正堂記
題李彥平遺書後
跋曾無疑所藏二帖
題曾南夫集序
跋劉氏後隆堂詩
跋李伯紀青原詩
跋董體仁帖
跋蕭臺詩
卷之五
跋文與可草書李賀銅仙人辭漢歌
跋秦少章詩卷
跋秦少章雜文
跋向子諶遺書
跋蕭服劉遠唱和詩卷
廬帥靖康勤王跋語
跋東坡秧馬歌

跋吳仲所藏曾子固帖
跋尹焯帖
跋修禱帖
跋汪遠所藏東坡字
跋趙弁雪圖
跋山谷與孫端帖
跋胡邦衡奏議
跋張德遠與胡邦衡帖
跋陳少陽哀詞
跋包孝肅公帖
曾三異所藏盤松贊跋
跋魚計亭賦
跋梁仲諤尚書奏議
跋黃通老尚書奏議
跋楊无咎回秋蘭

跋歐陽徹遺事
跋曾無疑所藏黃魯直晚年帖
跋何居仁與張斗南序
跋馮軫所藏五帖
題趙遜可文卷
跋楊廷秀對月飲酒辭
跋陸務觀送其子龍赴吉州司理詩
跋劉共甫胡邦衡帖
跋王獻之保母墓碑
丁酉歲恭和內宴御詩草跋
跋蘇黃門在筠州旋榜嚴標指
題文氏雙秀亭詩
跋韓忠獻范文正歐文忠與尹師魯帖
題范文正公帖
跋趙逢原得母詩卷
題平園圖後

題宋姓西園詩藁
卷之七
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
紹興乙丑御筆跋
御筆千字文跋
御書禮記經解石刻跋
撰國書御筆跋
皇太子領臨安尹御筆并御批詔草跋
王炎除樞密使御筆跋
收左右丞相御筆并御批詔草錄跋
虞允文梁克家拜相御筆跋
幸學詔御筆跋
御書白居易詩跋
御書蘇軾和唐人惠山泉詩跋
御筆掌記跋
東宮秋兩詩跋

御批辭免兵部侍郎不允奏跋
內批辭免侍講不允奏跋
御批辭免兼太子詹事降詔不允奏跋
內批辭免經修太上帝曆轉官不允奏跋
御批辭內翰不允并詔書跋
御批巧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內批辭免幸祕書省轉官不允奏并詔書跋
內批辭免春官翰苑不允奏并詔書跋
御批巧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內批辭免經修乾道日曆轉官不允奏跋
內批辭免東宮講禮記徹章轉官奏跋
內批辭免吏部尚書兼學士承旨兩奏跋
御批巧祠不允兩奏跋
御筆辭免吏書兼承旨兩奏跋
御批巧祠不允兩奏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卷之八

題後省封事看詳
題夜光集
題秦少游瑤池宴
淳熙跋詛楚文
家塾所刻六一先生墨蹟題跋十首
總跋自刻六一帖
題六一先生丁憂居頌帖
題六一先生與王深甫帖
題六一先生五代史藥
題六一先生詩文集
題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
題六一先生家書紙背猪肉帖
題六一先生慰富文忠公書

題呂吉甫帖

跋十賢相帖
太父秦公考故羅州倡副詩卷
題干祿書
題王荆公家書
題蘇文定公批答二葉
跋韓魏王與包孝肅公帖
題山谷書太白詩
題山谷書長楊賦
題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及竹林泉賦
題東坡與佛印元師二帖
題東坡于高無雲帖
題東坡遺遊卷銘
又跋東坡遺遊卷銘
題東坡元祐手錄
題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

題李西臺和馬侯詩

題閣立本列帝圖
題司馬溫公書臨本
題蘇子美帖臨本
題修祿帖
題登寒園
再題劉子澄登寒園二絕句
題清虛居士真章四詩
跋麗莊敏公帖

跋宗室士會所書周以宗強賦

跋湖州沈壽圖之祖墓銘後錢藻撰
跋平江張漢卿推官華山就隱圖
跋羅員弼家歐陽公唐草贊
跋宗室世庭與教授問丘仲和帖
跋黃承議宗諤所藏文潞公劉莘老韓師
朴諸公題顏魯公懷素書
跋黃康夷仲行狀
跋劉原父貢父家書
又跋原父貢父和仲馮帖
跋蘇子由和劉貢甫省上示座客詩
跋蕭御史薦宗室世庭奏狀葉
跋山谷發願文
跋王平甫所撰王職方墓表
跋宗室子提藏前草帖

跋三蘇書像贊

跋此卷記
題王龜齡石鏡溪詩碑後
跋劉季高與深陽筆工顧綱帖
跋黃魯直所書金剛經
跋上藍長老了賢所收張丞相帖
跋西山翠峯寺南唐保大中賜僧無殷詔
書
跋余安道題名後
跋王民瞻詩
跋孫莘老告身
跋解縉善所藏釋書千文
跋安福令王棟所藏王介甫及其子溪之
沈之等帖
又跋歐蘇及諸貴公帖
跋大阜渡永興觀舊碑

跋趙德麟書

跋米元章書秦少游詞
跋黃丞相書
跋吳說千字文
跋張魏公批劉和州事因
跋虞丞相尺牘
跋張文潛帖
跋東坡與趙夢得帖
題故饒州府西溪居士蔣謨傳後
建炎御筆跋
跋曾無疑所藏米元章帖
又跋章友直回蟲
題鄭忠愍公驥遺事
跋劉楚公沈拜相告
跋朱新仲自誌墓
跋蔡敏肅公平戎慶捷詩卷

卷之十

跋吳仁傑所藏張旭草書酒德頌
跋司馬溫公呂申公同除內翰告
跋宋景文唐史藥
光堯御筆賜陳正蒙白金三百兩跋
跋皇祐朝賢送張蕭提刑詩卷
跋程宗正之子鑄墓銘
跋范元卿所藏醉翁帖
跋韓忠獻王帖
題金華喻孫光書佛經卷
跋宇文虛中夢書
同前
跋初寮先生帖
跋郭志完曾祖詩
跋開樂居士陳師錫與了翁陳確論王氏
目錄書

跋淨慧寺東坡題名

跋陳晞顏從古和簡齋陳去非詩
書簡修行狀後
跋趙善應行實
跋趙子崧詩集後
跋向子諶家邵康節戒子孫文
跋汪聖錫家藏東坡與林希論浙西賑濟
三帖
又跋徐鉉篆李衛公項王亭
又跋蘇舍人題臨蘭亭序詩
又跋黃魯直蜀中詩詞
又跋王禹玉內外制草
又跋王禹玉謝翰林學士承旨表本
又跋王禹玉立英宗為太子詔草及當日
請對奏藥
跋歐陽公與通判屯田等三帖

又跋黃魯直與全父醉帖
又跋王介甫淵勒傷
又跋黃魯直畫飛呈李公擇等四詩
又跋東坡帖
跋馮京與朱諤右丞家書
跋秦少游帖
跋彌明石鼎聯句圖
跋山谷萍鄉縣寶積禪寺記
跋東坡草烏頭方帖
跋山谷書東坡聖散子傳
跋陳簡齋法帖奏葉
跋鄧延所藏其祖溫伯與東坡唱和武昌
長篇
跋趙忠簡公答魏侍郎手書
跋唐相梁國忠公爲吏部侍郎加勳告
跋趙甯張致遠魏紅奏劄

跋先大父秦國公所作涪州使君李昌年
墓誌銘
跋江權卿所藏諸家帖
跋陳與義費肅張擴被召省劄
跋陳從古梅詩
跋伯父與鄭庶手書
跋蘇石帖
跋與徐林書
題蘇子美草書蔡君謨大書跋帖
題唐人硬黃臨王獻之帖
題米芾馬賦
題蘇子美寶奎殿頌帖
題蔡君謨書柳子厚吐谷渾詞
跋趙湖州祠堂記
跋文潞公帖
跋汪季路所藏山谷與柳仲遠帖

跋汪季路所藏朱希真帖
跋張魏公與連進帖
跋錢穆父與張文潛書
卷之十一
跋汪季路所藏張文潛與彥素帖
又跋季路所藏東坡作王中父哀詞
跋朝士送王校書通歸台州詩卷
跋范文正公五帖
跋喻子材榜帖
跋劉器之帖
跋尤延之家藏蘇子美四時歌真蹟
跋喻仲遷所藏蘇黃門翰林詔草
跋蘇氏藏太宗御書及謝表
跋嚴汝翼所藏張丞相詩
跋東坡代張文定公上書
跋蔣穎叔樞府日記

題陳去非帖
題陳去非謝御書等帖
題彭仲衡家東坡書黃庭內景經石刻
題劉丞相沆拜相制
題富鄭公與劉丞相沆書
跋臨江軍節節婦碑
跋鄭景望詩卷
題宋景文家書
題宋元憲公表葉
題洪景廬所藏王摩詰山水
跋韓子蒼詩送劉童子歸廬陵
題向薌林家所藏山谷書南華玉篇
題汪遠季路所藏墨蹟三軸
題蘇子美家所藏東坡墨蹟
題王樂道帖

題范太史家所藏帖
跋向氏邵康節手寫陶靖節詩
跋臨江守潘巖所收蔡君謨寫韓文三箴
跋彭惟孝永志堂記
跋呂居仁帖
跋臨江軍任詔盤園高風堂記
跋李大山管溪漁社圖
題周暉兄弟閣立本樂治圖
又題欽憲圖
題養正堂記并魯侯帖
跋倪求已所作郭時飛行狀
跋王民贈楊廷秀與安福彭雄飛詩
跋永和歐陽棣叟銘
記已西杭州鄭樞密事
書張欽夫劉文潛焯與蔣邕州書
題與王洋手書

跋楊忠襄與鄉人羅錫詩帖
題郭知章告身後
書龔史傳後
題郭彥逢庚午解牒并易辨說
記李太白廬山詩
跋太和樂南金所藏樂史慈竹詩
題韓文公黃陵廟碑
卷之十二
跋楊愿與王伯芻詩
書韓忠獻王帖
題楊廷秀浩齋記
跋歐陽邦基勸戒別錄
書安福劉德禮家紫芝詩卷
豐城府君便山處士唱酬詩卷
題陸先生赴省詩卷
題山谷與韓子蒼帖

跋韓子蒼詩章
跋杜祁公詩
題胡邦衡講筵詩卷
題趙鑑堂快閣詩
題方季申所刻歐陽文忠公集古跋
書東坡宜輿事
題權邦彥草書舞劍器行
題張無垢手書
題吉水宰陳臧孫邑計錄
題楊文卿詩卷
跋東坡帖
跋黃魯直與蕭氏書
跋南豐黃世成銘文
跋詩皇御批魏杞講和時奉使奏劄
跋劉忠肅丞相帖
跋三游詩

跋盛子謙座中銘
書杜孝恭所紀王宣功伐
題沈師傳碑
題向士伯所收溫公詩瞻堂額
題印山羅氏一經集
高宗御批錢伯言奏疏
題潭州道林寺六絕堂
先大師潭州益陽縣清修寺題記
跋劉提刑家帖
跋劉炳先家五賢帖
跋錢穆父
跋折彥質燕禪堂詩

當從遂定上旬壬戌吉因奉太子生于丁卯是日天地德合猶陛下生于丁未而壬午歲受禪也退不敢以語人至正月末春坊姜特立相過云宮中人人知上元後舉典禮今悄然何也但遜謝云此非外庭敢與聞特立不悅而退意聞言或自此入補初政之二月內外相聘聘遂請罷政紹熙庚戌起鎮鄉部避言官懇免明年三省擬耶僑帥長沙光宗曰周某前宰相合先除授乃知天心念舊非我可度甲寅異位後數月臣亦謝事君臣契合同豈偶然比敬哀高宗孝宗御書一二者刻石附以光宗翰墨各為之跋恭念紹興庚辰孝宗封真王三皇子共置小學教授一負專差館職選較書耶王十朋充項之十朋翰對力攻楊存中又在王邸議賓主禮異同十二月壬子選小解兼職徒越之宗丞而去館職多關臣任正字為之首宰執不欲自下越進他人特降口口云今後王府小學教

授開館職學官通差殆為臣設明日遂用國子博士劉藻丙辰擢藻祠部中書解教授而不解新制墨未乾也是則光宗就傳臣不得一至講堂詎知六年居唐省乎敬書以示子孫使知被遇三朝本末如此為臣不易難幸也免于大戾歸美報上老矣無能為也抑詩有之俾彼雲漢為章于天言天子為法于天下也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萬民觀而樂之也臣之志願不在茲乎嘉泰四年二月旦

家藏法帖書畫碑刻
題山谷和郭內翰長篇
郭公諱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善書宗為書諫從官徽宗朝歷刑部尚書翰林學士師太原尹開國史有傳子少時見友人羅良弼云郭明叔乃薄陶淵明心頗疑之後得公文集見元豐間宰分寧贈黃太史長歌其末云功名時來亦自然跨風絕

益公題跋卷之一

廬陵 周必大 撰
海虞 毛 晉 訂

家藏御書

高宗御批陳思恭奏御啟

建炎已酉七月高宗幸金陵平寇將軍范瑄破虜伏誅瑄為河北制置使時王彥聚兵大行照其面曰瑄殺金賊不負趙王號八牛軍瑄嘗統之至是彥為御營使司統制以此軍歸彥又分瑄餘兵四千七百人付神武軍統制陳思恭本韓世忠部曲是春苗劉反自平江從世忠勸王有勞既得瑄兵遂乞衣甲御批依奏下有御押歲久敝紙臣偶得之亟加池飾嘉泰甲子正月丙寅前史官周某謹記

淳熙戊申國書跋

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丙申遣中書舍人鄭僑

及武臣張時修充金國賀正使副明年正月二日萬王祖僑等不能成禮而回二月二日壬戌適值光宗受禪九月已巳僑等入見上深慮之令將元國書徑納丞相收不必再奏禮物等國信所自令發付所屬亦不敢奏時從官尚謂不開陳常例使副轉官嘉泰甲子重陽日

光宗御書跋

乾道壬辰春臣佐春官兼直翰林苑坐不草新除兩答樞密詔以外祠罷光宗在儲極對官僚數借臣去淳熙乙未召還孝宗簡注方厚自兵部侍郎遷兼端尹光宗實贊之陪侍六年凡御製御書或面賜或簽名封送真行案然室藏多矣建戊申歲獨在探路孝宗將內禪屢令留身討論典禮初儀已酉春相使出門即傳授偶聞太史局言二月且太陽蝕九分臣密奏云太子聽政決旬不應便講之禮可少展否孝宗大以為然曰朕亦可以

海非為難肯學陶潛歸去來虛名浪得傳人哀然後知其壯年志在功名屈臨一邑不忍學淵明素印校而去庶幾善學柳下惠者耶太史此詩即當時和篇亦知其說意從仕故從吏之尋果用鄭雍願臨薦為御史冠言路之句驗矣

自題寫真

此淳熙庚子子記顏也時年五十有五觀者以為酷似七兄贊之今十五年矣髮白面皺殆如他人所謂君顏老可憐特未知常住性依然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紹興甲寅十二月十日于充題

題薛元亮老杜醉歸圖詩後

薛元亮名士宋臨川佳士紹興間從許子禮李西美諸公游此詩乃其鄉人梁世昌名光遠錄以示予慶元丙辰六月八日某題

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右熙寧間文忠公與趙彥若元考帖江端友跋云

先祖非戲言蓋往時風法華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公友江隣幾舍人亦以公見筆輒書戲比風僧此說或公文集試筆門端友即隣幾孫也慶元五年二月癸未周某題

題蔡君謨草帖

慶元己未仲冬徐于徐君未赴安福宰攜此相示謂是君謨真蹟參以後帖又似他人作不能定也因命筆吏臨本與秀若平圖老叟周某記

題唐人臨王子敬帖

王子敬與文帖杜氏所藏云其祖正獻公併蕭楚公華陽帖得於蕭氏之裔孫相傳唐人臨本武者楚公所臨耶

題吳說書

此詩乃吳說傳朋書而劉季高用名字及杆山三印意其愛而蓄之爾嘉泰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平園老叟周某題

題蕭楚公帖

蕭楚公自負奇節未嘗以書名而字畫亦甚可觀蓋唐世風俗其雅尚如此嗚呼士大夫風俗根本其所當勉者何獨此一藝哉

跋王獻之休母贊志

右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晉興寧三年乙丑歲王獻之休母李意如贊志也云善為文能草書王謝奴婢定小異耳又有小碑背刻王獻之永和五字二者以行都別鑄此本四明樓尚書館藏以相示字畫固妙其辭則有鑒于八百餘年後守官之人自與寧距今逾八百三十餘年預知如此蓋當時卜地如此蓋當時郭璞輩固不乏也五月二十八日記

題米禮部參星賦真蹟

右米禮部參星賦鈔州集本以為首篇其間意同辭異者多具列如上今秘閣有石刻字畫稍大此

題祖妣秦國潘夫人書

右靖國元年辛巳祖妣秦國潘夫人從祖父初任忻州司法時與鄭州叔祖母姚氏書夫人富文忠公弥孫其云奉文乃運使金紫及奉使太師小字後批三管散一行金紫年十四代寫常記祖母張秦國道祖父之言舊小吏事上官極恭太守禮上法曹與他椽窄按此書亦云起五更每日兩衙極邊小吏事體尚爾況潘府于今儀門外雖有州縣官于此下馬牌然皆肩輿直造客位初到畧展衙禮遠不過三日近則是日亟免併記此以示後人嘉泰三年十月旦立石

題樂毅論

右夏侯泰初樂毅論以世傳兩石本校正與史記本注時時與同歐陽引文選所載今無之不可曉也嘉泰甲子三月乙亥周某某記

雜題跋

益公題跋 卷一

卷收敘豪邁秀傑痛快尤可愛重紙背題詩一聯不敢慢也嘉泰癸亥秋池州故人文思提轄葉楠之子之真自所居缺園山附通善子其意厚矣乃標軸而識之七月望日平園老叟周某某題

題孫氏四帖圖

嘉泰癸亥池州故人于葉之真既以米元章參星賦真蹟為予壽又寄四帖像稍盈尺前有印文云孫汝節筆而之真以為孫顯節不知何時人蓋各圖也上有蘇文忠贊元祐三年二月楊次公書東坡諸集皆無之因記乾道庚寅閏二月過京口遊金山妙高巖壁間有東坡族伯成都中和院僧表祥繪公像公自贊云目若新生之憤心如不繫之舟要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其為暮年所作無疑諸集亦不收乃知平生游戲翰墨散漫何限如去黃日戲贈李琪詩偶見于李蓮春清紀聞之類是也八月壬戌平園老叟周某某書

表復云荷食歲月越就消矣是又知時難得而易失耶故詳論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考焉紹熙五年二月

跋汪聖錫與武義宰趙醇手書

玉山汪公名重天下人得尺牘榮之今觀此帖則于舊僚趙令傾倒至矣其人亦可推也公中年嘗苦目疾頗憚親染虞丞相雅善公公帥蜀時因占吏答書遂稍相失公為予言如此其後數與予通問皆李路代作當時翰墨已難得況今日乎況後世乎紹熙五年四月且周某某題

跋東坡桂酒頌

東坡自海南歸文章翰墨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桂酒頌其一也今聞浙川本皆以心服為心腹御燻為禦燻補安五藏為五神殆隨手有所跋定耶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故人徐思叔赴曲江幕官攜以相示敬題其後他日或呈似韓使君

刻石寶九成臺銘之側亦奇事也周某子充甫跋德化縣陳氏義門碑

胡周父史筆文華者聲三朝義門碑其有古風中經兵火得賢宰呂仁甫表而出之又可傳于恐石本頗艱為刻版付陳氏裔孫兼善使攜以歸凡族人皆當遺之一本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尚其勉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于亦庶幾焉銘以居官為若官疑後來碑誤紹熙五年十七日

題吉州司戶趙彥法所藏山谷帖
紹聖元年甲戌夏山谷得都武昌未赴上蔡下秦乞疏問前修神錄詆誣事改授臺祠即開封府界七月至陳留寓東寺之淨土院院有深明閣書此二詩贈表姪李純武翰墨燦然人時年五十是臘既黔州後一百年紹熙五年甲寅八月且周某某敬觀

題汪季路所藏書畫四軸

512

右汪季路所藏歐陽文忠公在政府與蔡忠惠公兩帖其一蔡公視題十字蓋嘉祐八年八月自翰林學士右諫議權三司轉給事中正除三司使時也其一稱端明侍郎則後二年當治平乙巳二月解三司除端明殿學士轉禮部侍郎出守杭州時也李嗣乃尚書都省令史見文忠公祭石曼卿文殆亦忠惠故吏耶後人但謂二帖有遺則往復之語後又題二十六二十九日遂以為先後之序宜正之紹熙五年九月且周某某書

右高學士家樂毅論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云碑石燬于回祿而尤延之謂無錫徐氏嘗此碑殘缺已甚得非後人摹刻者耶乾道己丑同年楊志道又以文忠所藏刻之金陵其失念多茲乃天錫楊氏舊物近世士大夫家絕無而僅有也紹熙五年九月且周某某書

跋何居仁自作墓志

故修職郎臨江何安宅字居仁長于十六歲紹興

益公題跋 卷一

七

辛未同上海宮是春朝廷待陳公景明使還知舉
試期特授四方舉子知奉丞相以言語罪人會于
逆旅不敢及時事獨居仁學廣文多泛論古今來
聽者惟恐後如司馬長卿之傾吐也已而高談闊
論頗為軒輊之議其去者亦惟恐後又如列侯陳
遵之驚坐也今四十有四年追思如昨日事適其
子鄭貢進士挺出示居仁自作墓文太息書其後
紹熙甲寅閏十月

題空春李椿詩卷

始余自湖南歸江西以紹熙甲寅正月三日過空
春得郡人李椿永年詩書各一通知其種學績文
非一日也屬客眾且余行不及款冬十一月十
有三日李君復盡寫詩古詩三百篇攜以相訪蓋
平時玩味經史遇古人窮達利害成敗得失有會
于心者各為數運以紀之議論折衷往往出入人
意表彼胡曾絕句未足道也求余識其後老詩荒廢

此歐則公文行空為忠宣所知惜乎忠宣大用之
明年公遽謝世又明年而忠宣遂相不及引類嘗
時惜之雖然豐積積取後世將昌豈必在其身耶
虞部乃元豐以前官稱至元祐則當易朝奉耶因殊
奉新宰兼遠示遺墨為詳記之慶元乙卯二月五
日周某子充

題陳誠之遠明樓記

陳君誠之示遠明樓記而請曰空秋空春山谷誠
齋已各言之起居飲食與四時之景接賢兄之論
則然巧公補其說予曰夏宜急而有瀑布聲冬宜
密雪有碎玉聲如此則四時備矣誠之曰樓樓以
瓦似非所宜予曰六月捲簾森映山之銀竹同雲
垂野從玉帶以萬妃憑闌送目空乎不空誠之謝
曰空哉慶元乙卯三月十二日

跋百醉夫趙士敬詩卷

味百醉之名誦三篇之詩公蓋師友陶靖節者見

莫能措辭回思少年間有是作姑錄一二為答夫
投我以驪珠報君以魚目貴賤固殊矣相載而往
垂囊而歸歸無為鄉人所笑乎

題曾伯震所得子中兄二絕

子中兄自歎歲已能詩稍長凡古人篇章無不窮
極根源採擷菁華中年以後深味禪悅雖遇其間
有感詠雲非所好也三十年前嘗以一二寄余今
詩人陸務觀一見謂句法入律無愧古人議者以
為名言曾君伯震得此二絕句可以自信不疑坐
進此道矣慶元乙卯二月十二日

題李玠叔詩文

李公諱孝先字玠叔元祐元年賀范忠宣入西府
啟草如右又嘗有詩題餘于越亭云吳越猶
干地要衝樹亭危岸勢懸空春潭倒影黃昏月古
木喧聲白盡風鷗鷺慣來窺議席煙雲無著護簾
纔淒涼故國多遷變獨有溪山在望中誦此詩觀

題劉昌詩母墓志

景遷乃謂得句法于江西殆由禁錮初開詩社勃
興人以著錄為寵故一時之言如此若李雲龔陳
簡齋汪龍谿語則不易之論也慶元乙卯四月
十六日

題謝昌國與朱陸書

唐入欲銘其先世必得韓雲卿之文李陽冰之篆
擇木八分書乃稱三絕今劉君昌詩有賢母之沒
也鄉人徐思叔為誌謝昌國題額而趨從善書之
蓋庶幾焉慶元乙卯六月八日周某題

愈下耶君曰某歷十二考為王官者為壯縣尚開
職司之事良由中朝近地美俊所聚無有取知于
人故欲求諸遠爾予曰雖處囊則鋒必露鶴祥雞
則潔易知通籍審官其在此行乎充子之公廉勤
敏可也慶元乙卯六月十日周某題

跋唐唐史時卷記

蕭君唐史時示予易說矣今復以時名卷而來空
春歐陽永年為之記謝公昌國楊公廷秀為之跋
而予一言夫良止也其象乃曰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君既有得于此予固無以伸其喙雖然剛柔
者立本者也所以況封總主一時之事也變通者
趣時者也所以況爻就一時之中而趨其所宜之
時焉是道也豈待良而已自乾至未濟諸卦皆然
夫惟君子而時中然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君其勉之慶元乙卯六月十八日周某題

題顏魯公書撰杜濟神道碑

位尊待良厚是秋某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在
後省見公直諫多聞年高而德每與從官數其
不可及吏部徐侍郎度因為某言政和宣和後生
少讀史一日沈沈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
翕然宗之來者滿門爾舉古事莫不踴躍惟公在
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云某事非也退而考
按信然蓋公于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
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此某聞而知之
者也若夫事上不欺聞義則徙其所親見又有可
紀者宜表而出之九月己未某兼西掖之二日有
旨詔容翟氏進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職正法
人特與轉行即得成皇太后也時給舍例同衛繼
進某密語公妃嬪位非中官即警流皆得正法前
德壽推江上扈從賞今上單恩並不轉行止令回
投以當論奏公曰君言是也近夏賢妃位推恩
某實未曉已書續行下今恐相良君自繼奏可也

右顏魯公書撰杜濟神道碑沈著端重真可入木
八分友人曾三異無疑寶藏之按六一先生集古
跋謂殘缺不能成文今乃果然可讀得非摹拓有
先後耶濟蓋魯公友婿故又誌其墓六一先生亦
有跋云顏撰而不云書筆法非魯公不能為世頗
以為非顏書更俟識者辨之今考魯公文集大抵
碑詳而誌畧亦微有異同如碑以濟祖仕明堂丞
誌則云今碑以濟為惠第二子誌作第三又碑與
誌並歷渭南宰而文集于碑中乃以為尉皆傳寫
之誤當以此碑為正慶元乙卯六月二十日周某
書

跋金給事彥亨文集

某幼學之年已聞熙獻金公彥亨為名御史論擊
權強無所避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闋奉丞
相抑而弗用凡二十年嘗已卯歲高宗以宗正少
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壬午六月壽皇初即

某曰若爾尚可商量庚申講筵公與某皆以職事
先後畱身初不知公奏何事某待延下望見公
再拜殿上公退而某升甫至榻前上迎勞云朕初
止謂卿能文適金按節說卿欲論婉容位轉行研
正法事不謂卿剛方如此可便進文字來方悟公
自引前事以為失也章既上御批十三字云依奏
夏妃位官吏亦依條回授後三十四年公之孫承
直即錡錢司檢路官篋持公文葉二篇求予一言
因題其後非獨著公盛德補家傳之闕亦以彰壽
皇從諫如轉圜他日史氏或有考焉至于文辭典
雅如其為人識者自知何待贊也慶元元年九月
日具位臣周某謹書

跋范丞相覺民謝罷政表

庚戌夏五月高宗行在會稽高平公自參知政事
拜右相年三十有一明年改元紹興秋七月坐討
論事罷政奉祠故謝章有惜名器裁荷得之語汪

翰林草制猶引敬王如孟子選泉舉臯陶可以知其無他矣本朝惟王溥初相時年三十二然其除拜乃在周朝非公比也未強仕而薦不及再用迄展經給之蘊惜哉慶元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前進士周某題

又題范覺民與諸人唱和詩

取伯順韓子蒼范元長李西美李得升謝任伯宣和以來文人才士也高平公或同侍從于靖康之朝嘗引類于南渡之後觀此詩軸唱妍酬麗三歎而有遺音矣慶元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前進士周某題

跋張忠獻公答宋待制手書

右張忠獻公紹興九年秋起鎮長樂答徽猷閣待制宋公景晉手書一幅不過數十字而公私故曲舊情意備焉宋公會孫文成謀刻之石初李伯紀為靖康執政景晉以待從充發運使徽宗南幸時

唐歐陽修碑皆以書名此碑精勁可愛不知出于誰手

趙明誠金石錄之第五百九十五謂無書撰人姓名今其前乃題于志寧製文又謂君諱某字延壽名殘缺不可辨今熟視之名左從言右亦彷彿可尋至于隋唐間多以字行則歐陽文忠公歐顏勳禮神道碑論之矣友人曾無愧持此相示為題其後慶元丙辰正月癸卯平園老叟周某題

益公題跋卷之一

皆有調護歸京闕之勞其後伯紀帥洪宋為寓公此其所以眷眷也慶元乙卯十一月三日周某題

題張右丞如畫奏疏

潛岩張公以文章才畧被遇高宗越卽位之三年自獨拜尚書右丞適值苗劉反逆澤政兩月而去平生奏議號為通達國體當紹興五年春虜兵初遁高宗用趙忠簡公奏詔宰執條具善後之計公上疏五六千言援古證今事事皆有規畫向使久在政地盡行其言何患不為名宰惜哉慶元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前進士周某題

跋六一先生跋杜濟神道碑

右六一先生跋唐杜濟神道碑蓋集古第四百五卷也今吉水縣鄉貢進士曾三異有此碑而未殘缺其文可讀得非嘉祐以前舊本歟慶元丙辰周某為皇諸孫彥法題

跋孤孤延壽碑

省齋題跋卷之二

跋後漢蔡邕碑 右後漢蔡邕碑歐陽文忠公已有跋今其文幸可讀以永壽四年二月卒是年六月改元延熹八月丁酉制誥湖陽長劉操追授騎都尉印綬至二年十一月其子勳文碑石傳不夫墜而趙明誠金石錄乃以為元年八月蓋因贈官而不考立碑在後也慶元丙辰正月癸卯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曾氏

跋歐陽公宛祠碑跋

宛祠碑在集古錄為第七百九十一卷左氏傳云巡狩屏攝正義謂東茅為之國語云屏攝之位注以屏為屏風攝如翼扇二義雖殊其指主人祭祠之所則一也今跋以攝為攝或疑其誤豈得漢碑亦以為攝豈古今傳寫不同邪事神之際當屏息攝伏以致其恭或為屏蔽之屏攝以威儀之攝也

慶陵祠曹題彥法示此跋敬題其下為輕改古書者之戒慶元丙辰正月癸卯周某題

題楊謹仲芍藥詩後

淳熙甲午奉祠慶陵三月十七日會同年楊謹仲周孟覺賞芍藥嘗櫻桃謹仲有詩于次韻云清晨自掃落花廳小覆新筍竹葉青簪蓋莫辭過陋巷臚傳相與記形庭階翻紅藥會重見西掖 敕賜朱櫻亦屢經老去飄零無此夢詩來吟詠有餘馨今二十有三年二公墓木已拱因彭君仲謙攜謹仲帖相過且索舊詩為之慨然此花最盛于太和而以紅都勝黃樓子為冠如牡丹之姚魏也黃樓或得之都勝者邑中一大家有種惜不與人去年子答鄉貢進士陳恂二小詩云芍藥名先記鄭風那因加木辨雌雄姚黃後出今王矣合把黃樓列上公 韓魏王以芍 六一先生舊帥楊分單太史尹西昌只緣未識紅都勝如杜詩中缺海棠蓋許元

感而其子孫亦足以自慰矣慶元二年四月十一日

跋王民瞻送胡邦衡南遷詩 有澹菴坐對排淮泗之舉然後可以登虛豁穿天心透月脇之詩不知足不稱二絕菴菴授之從弟康夫鏗廉夫復授其子漢所謂文獻相承衣鉢單傳者若能刻石人授之本則法周沙界矣丙辰四月十四日

題京仲遠與周孟覺帖

孟覺與予同宗同郡同年者予忝從班每有哀窮悼屈之心而未嘗收拔茅連茹之力孰知其子乃能于三十年後持相國帖自歸于光範乎愧歎而書卷尾其時日則誠齋題字之信宿也慶元丙辰四月二十三日

御書樂毅論跋

臣伏讀高宗皇帝翰墨志云魏晉以來筆法無不

許歐陽公詩云芍藥瓊花應有限難揚折什獨無名公答云偶不題詩便怨人山谷宰太和時篇詠甚多未嘗及此花今謹仲云花出語與古事相類併錄惡語于後慶元丙辰正月戊申日周某書

跋胡忠簡公和王行簡詩

予嘗評胡忠簡公詩有不可及者三用事博而精下語豪而工一也士子投獻必用韻酬答雖百韻亦然蓋愈工二也此篇和王君行簡時年七十五長歎小楷與四五十八無異三也行簡七家臨川志大而贈於文久從公游其人亦可知矣慶元丙辰四月七日

題羅起宗廟食碑

紹興二十二年秋嶺南兵攻南安以石壓卵未足喻其危稅官羅君起宗獨冒白刃三入賊壘說之使去城賴以全當時雖不與賞今乃附享神祠夫人曾不過顯一時廟食自當傳百世羅君可以無

臨摹又云每得右軍之書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少甘則已味橄欖其味久愈在也故尤忘于手紹興三四年間嘗臨摹之所書樂毅論以賜樞臣韓公肖之謂世傳高氏石本開節三十餘字得非御府別藏其蹟自不同耶後六十有三年樞臣之孫前韶州守臣亞卿示臣使記歲月恭惟龍駕飛動東所共窺天日清明臣何敢繪慶元丙辰四月二十八日具位臣周某謹再拜稽首書其後

題呂獻可墓誌

呂公獻可以熙寧四年五月卒八月葬時王荆公正在相位司馬文正公誌銘不斥其名不沒其實荆公見之亦無所發其怒前樞密副使者陳丞相賜叔也方以曼去幸聯潛其姓名可謂深得史法矣是時太僕卿劉仲通自請書丹而命其子忠定公乘筆斯文一出其誰不知耶伯溫乃爾仲通初雖有請見文復遲回不敢器之代父書之仲通

益公題跋 卷二

又勸呂氏諸子勿撰本恐非三家之福按國史仲通剛方人也押伴夏人折正其章服奉使却乘常寶貨歸論不宜輕用兵因早條新政不便者五事又上書論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是豈徇時畏禍者哉設前却之而器之亦安得強其父而陷之罪也大抵邵氏剛見錄頗多荒唐凡所書人及其歲月鮮不差誤因是譽為之辨此碑當日號三絕謂其人與文及書也真蹟之藏名相對忠肅公元孫無欲家嘗以示忠定公會孫孝昌孝昌念祖之心切將傳之副墨而力不足會湖南部使者吳仲權猛助其費久之乃能成是以傳遠慶元丙辰五月九日具位臣周某謹識

政張元幹送胡邦衡詞
長樂張元幹字仲宗在政和宣和間已有能樂府聲今傳于世號廣川集凡百六十篇以賀新郎二篇為首其前遺李伯紀丞相其後即此詞送客貶

新州而以賀新郎為題意其若曰夫位不足爭得名為可賀也慶元丙辰五月十三日題

題蔡忠惠公帖
某之先君秦國公平生喜學蔡忠惠公書家藏京師舊石刻兩卷其行草畢備妙絕一世乾道間公會孫戶部尚書沈來守盧陵羣賢郡齋雖傳寫失真而典刑故在今公孫戶部侍郎出豫章復刻公遺墨俾某記其歲月恭惟高宗皇帝天縱游藝嘗評公書為本朝諸臣之冠且有入格律度驪騮之嘆天監在上誰敢措辭惟公當仁廟天聖八年擢進士甲科名在第十後百三十七年歲在丙戌孝宗龍飛策士侍郎復躋世科名次若合符節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慶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題陳忠肅公尊堯集稿
陳忠肅公以元符庚辰入諫省力論蔡京蔡卞弟

訓非學力乎帖已刻而真跡今藏郡人胡祇家祇字仲本佳士也慶元丙辰六月庚戌

跋徐夫人所書華嚴經梁武懺
懿林蔡氏子羽故母徐氏三衛人宣和間刑部侍郎諱敷言之女潛心內典學虞世南書嘗手寫華嚴經梁武懺皆終部帙所謂女人身得度者其子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將藏是書于名山求子一言予謂夫人為善如此

屬之今五十餘年矣昔魯公與魚朝恩論坐位帖葉摹本已數百載人爭傳寶公之所論豈止坐位而其心畫端助實法魯公自當並傳于百世慶元丙辰六月

題羅輝詩卷
友人永豐羅永年長子煒天才雋敏而苦于學遂至墮生子讀其詩藁而悲之永年求予一言昔人請詩能窮人或謂非止窮人有時而被人蓋彫琢肝腸已乖衛生之術嘲弄萬象亦豈造物之所樂哉唐李賀本朝那居實之不壽殆以此也今于羅氏子猶信慶元丙辰八月六日平園老叟周某書

跋焦伯強與潘簡夫帖
歐陽文忠公贈焦伯強詩云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又云皎皎寒泉冰其清正如此余哀文忠公集于書簡得公與伯強帖凡十有六意愛之厚期待之遠情見乎詞觀伯強遺承嘉潘簡夫十六帖

天錫九疇一曰五行凡天地人有形則有數有數則圓于五行是善卜筮者預能測知人居其間又顯可推者傳不云乎死生由命富貴在天豈術者之臆說哉春秋戰國前善相者多若推命則盛于漢賈誼譏司馬季主曰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後世又可知已今士大夫野老人人喜于談命故其書滿天下清江鄉貢進士廖中伯禮連舉未第乃刻意于此會粹類十家之說章分件析考驗得失較量深淺成精紀三卷攝以

示予謂五行所寓有常焉有變焉常易推也變難推也理也自非心通意悟不足以盡此故稱善其事者莫如李虛中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茲豈易哉廖君歸矣荷因書悟理則將如由基之射百發而百中不然讀齊侯之糟柏其否未可知也

題謝呂國式華堂記
淵源蓋有自矣簡夫諱約後為伯強塔三子文饒字民則文孝字少穎紹興間相繼撰第文虎字叔虎亦嘗魁薦評推為少穎之子惜今為臨江軍職官奉檄至廬慶元丙辰中秋平園老叟周某

跋呂伯恭日記
黃太史晚謫空州自崇寧四年歲旦凡風雨寒暑概舊住復以至日用飲食之類皆繫日書之名曰乙酉家成止八月晦九月則易黃矣呂太史抱病東陽亦有日記起淳熙庚子春盡辛丑七月壬寅其明日遂卒蓋絕筆也方病時出入起居雖不逮山谷而編大事首周敬王修讀書記自唐無衣夜致課程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兩賢相去七十餘載何其相似也意長日月短悲夫慶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跋廖中精紀
淳熙甲辰今太皇太后慶七十于德壽宮推恩四海盛慶進士歐陽鐵字仲授以高年賜初品服子碩取訓詞式華其老之言揚名于堂工部謝尚書諱實為之記歲星一尚當慶元丙辰十月三日今皇帝奏上壽聖隆慈備福祐太皇太后冊寶于慈福宮聖算八十有二矣於萬斯年慶典未央鐵也又將拜增秩之寵再新斯堂以延賓客其有日矣是月壬戌平園老叟周某書

題廬山西林道場碑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文歐陽率更撰而不云何人書要當出于一手昔唐韋絢錄劉禹錫嘉話載率更行見索靖所書碑下馬布毯坐觀三宿而後去又去率更不擇紙筆皆能如志惟其好古如前說之勤是以肆律無不臻妙理當然矣三門銘逸姓名亦名筆也慶元丙辰十一月己卯平園老叟周某書

題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

右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以較江浙間唐文粹本大率傳寫膠謬且經改易不能編舉姑言其甚者乾元初立功成都邦人感服具以狀文而諸本盡作具狀以開何俗弱也乘補經如通道殆有二義當謂士卒買勇升高步險如履平不然以而為如猶春秋書星隕如雨也今本直改作而通道或增一字為軌道於是下句若果危而清宮亦添一禁字按周禮秋官蒼氏掌覆天易之巢邦氏讀如掩碑蓋用此語字而諸本盡改為碑尤更淡陋古書日壞俗本日多此子所以無卷三歎也慶元丙辰十一月已卯

題歐陽文忠公跋齊陽山文

大和九年齊陽山文集古錄第五百四十三卷自唐乙卯歲至本朝嘉祐已卯六賢同觀時蓋二百二十五年又至熙寧辛亥一紀之間文忠公已可貴重五日一石豈知此耶慶元二年十二月一日

跋老泉所作楊少卿墓文

同年臨江楊諱仲諱愿往為廬陵郡博士嘗為子言乃祖中大夫諱申在京師從老泉蘇公明允乞會祖光祿少卿諱克從墓文又得王廣淵書丹時若卿墓額今有石本爾先坐頗恨未之見也諱仲下世之十三年其長孫先祖始軸以求跋于生晚不知中大夫何如人然碑成于嘉祐七年秋而刻于英宗治平之初先是時蘇名震京師廣淵直集賢院為郡牧三司判官若卿自藩邸以藝文被幸由奉禮部換內殿承制三人雖不同為當時所賞非中大夫好學而篤志則其文其書豈易得哉韓退之謂唐人欲銘其先必得三絕于謂楊氏此碑非三難乎厥後諱仲既以學行為鄉先生今諸孫又表而出之不隕其業將無愧于老泉之辭矣

右章貢先生李公先之朴禮記義四首前兩道紹聖元年省元程文次兩道元祐八年監元程文是時兼用經義詩賦取士公賦已盛行于四方近德安府贛州刻公全集亦復收入獨經義不傳于幼從公族人養素處士學手自鈔寫往歲因吉水高君德懋留意是經命甥李驥勝本遺之今德懋之子茲攜以相示為題其後不然將莫知之其為誰之文也

跋陳剛中石郵廟詩
陳剛中字彥柔胡忠簡公同年進士其貶安遠卒也子適在贛識之豐肌便腹骨不勝肉而安遠荒僻瘴癘特甚汲水冥器中須臾果色以故仕者多死士大夫固憂公不能生還未幾果其後相中

有者紹興正論者公姓名在焉且云其妻無所歸創髮為尼未信否謂公以辛酉歲貶則誤矣當以庚申為正

尚書開鑰章熙父兄之勲業升道之孫子教攜公手澤信侯侯侯因為記其本末慶元丁巳十月丁丑

題呂紫微與吳仲石詩
吳氏一姓文獻相續殆無他揚號本朝盛族仲石諱公慶紹興初與范頤言曾表父同學詩于呂紫微故得是詩乾道元年平江守沈公雅刻紫微集二十卷以歲月為先後此篇在末卷中蓋暮年所作也仲石之子子毅以示周某敬書其後慶元丁巳十月丁丑

題李龍眠山莊圖
龍眠居士博學嗜古志尚清遠筆端餘力溢而為西王荆公雅重之數贈以詩又從蘇黃諸公游蓋文與可一等人也龍眠山莊圖匹休朝川張右丞達明馬峯談錄云正本為中貴梁師成取去今所臨摹蓋初本也居上出處具蔡敬作誌文一子諱

跋臨江軍劉昌詩之父青詞藥
翁山唐子西父病篤母史氏所以身代死已而母死父生彼特伉儷之情爾或不吝于兩全若劉氏兄弟則孝于事親也其感格空也

題胡邦衡侍郎撰胡從周寺丞誌文
金昆玉友無復二難鴻筆瓊詞有華三絕縉篋中之遺踪附家上之豐碑解白壁之嘲候焉隔世聞朱衣之夢恍若平生俾詩禮之傳芳孫兒孫其競爽尚襲藏于手澤期光紹于寶章

題張魏公與吳升道帖
右魏國忠獻張公遺吳升道十四帖其半親表也升道諱升之南渡寓居江寧文閣學士劉洪道資深見而奇之薦于魏公自是為公客公居潭連音問不絕凡國太晚年之起居欽夫早歲之學識皆于詞翰中及之最後謂人事無窮與天地相終始欲其撥置以全精神期之者至矣今公季子龍閣

碩宇天老湖南提舉常平是生四子子識其二長諱號宇西美通敏善議論終于郡卒季曰瑜字季周嘗為理掾能傳乃祖筆法于屢得之今亡矣西美之孫咎知出此軸請予題其後慶元三年十月壬午平園老叟周某

跋張魏公與彭子後書
尚書彭彭公于後德厚如璞玉歲寒如喬松紹興癸酉守零陵郡故相張忠獻公謫居在焉竭誠盡禮不以燥溼改其度已而按刑交廣總賦河鄂當時士大夫皆謂用未極也今觀忠獻帖其賢可知若子若孫俱守家法雖由積善使然亦忠獻相勉為學擇師友之助也慶元三年十月日

題陸本益齋記
乘成兄為陸本仲因作益齋記具論損益之義詳矣仲因復求于跋難措辭抑聞之蘇文忠公為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為道貴日損此理在既盈請

以是詩為齋之銘立爾常心毋欲速成惟直諫多聞之是親可以致身可以揚名豈止一第而已慶元三年十月

題周洽所藏南唐牒訴

右南唐吉水縣鄉貢進士周洪諱諒訴七幅考之史氏五代僭偽諸國獨江南文物為盛然每歲科舉取人甚少多用上書言事拜官惟廣順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貢舉放進士盧陵王克正等三人而止雖舉子以少為貴然鄉坊保家父子難乎俱免累政縣判如此蓋優之也家傳二百四十年八世孫洽來求跋語按周顯德五年歲在戊午即李璟係大之十六年方改元交泰而世宗盡取淮甸蓋江為界上下震懼謀從豫章已而削去帝號奉同正朔故第一幅稱顯德六年明年庚申太祖皇帝受禪辛酉豫南徙而祖煜嗣位于金陵後十三年歲在甲戌王師弔伐明年乙亥國除士民始避本

朝廟諱其名上一字適同宜祖又明年十月太宗皇帝即位其下一字復犯御名故前牒皆名弘義最後一牒乃改洪諱實開寶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則改元太平興國矣先是公私狀式例以牒件謹牒為文元豐四年十一月詳定官制所重頒新式此其所以異于今也洽字季宏不問世業豈但遺蹟是藏固將起家以大其門老夫雖耄尚或見之慶元丁巳冬至日

題浮雲居士會達臣雜志後

姓氏書曾氏望廬陵本朝大江以南清源兩豐兩族皆出宰執侍從皆通譜系其後顧之雲都則叔夏尚書大猷吉甫侍郎繼為禁路之英惟廬陵一族文獻相承登科無慮數十人而未及三郡之顯今浮雲居士達臣有博古通今之學偶遺于科舉有知幾應變之才不苟于功名緒餘著書追跡前輩向使盡發胸中之所蘊其成就宜如何哉是生

二月元發改翰林明年春介甫得政素惡元發出之于外知幾而退是乃所以為退翁況舉主補外自應隨罷耶基表不書其由幸老亦嘗攻元發故也慶元丁巳十一月退翁元孫洪相過出示元發詩翰妄意如此來者或有考焉退翁于孫甚盛是則豐積災散之報洪福醞藉疏通稱其家者也

又書裕堂集後

四朝國史云退翁于孫甚盛且多顯者今其元孫徽入為廷尉屢更節純誠厚德克世其家因示裕堂集附此說于後使來者有考焉慶元庚申二月己卯

益公題跋卷之三
題會達侍郎戒其子棠清版帖
漢華陰楊氏自高帝特善以功封赤泉侯其後故相昭帝傳至東京靈並顯遂為名族大要以清白遺子孫子孫亦能守之四世清德見于孔北海疏始與兩漢相為終始何其盛哉本朝顧川會氏儒素相承弟兄俱上禁塗至文清公乃用此易其名是生仲躬出藩入從受知孝宗季子出仕之初援古證今誨戒諄諄無非清白之訓是豈教成諸者誰能世濟其美不墮其名則將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矣慶元丁巳十二月日

跋撫州游武祝帖

某與家兄于中自少喜收法書而後得右軍映帖以十數共評此帖游氏所藏謂謝朓拘束而動容周旋如印泥無不愜當筆意變化其妙入神蓋傳于今者惟定武本最佳茲其一也慶元丁巳

諸子才學俱茂或仕于小官或貢名天府而仲氏無逸策第太常典中秘書為尚書郡祥從孜孜為善方競爽迭興而未艾視前三家何患不及特時有後先爾況猶子無玷嘗以奉使朔方假大兩制歸而勸講修注備膺寵章是故為之兆矣姑少徐之慶元丁巳冬至日

題至聖文宣公三十八代孫孔仲良唐真元以後告身石刻

自古推尊孔子莫如孟氏既答公孫丑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又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言曰夫子賢于堯舜遠矣生民未有有言至再三益然之也趙岐乃謂前聖不得相踰門弟子之言太過豈知孟子之意哉及唐韓愈謂天子至郡邑通祀孔子北面拜跪禮踰社稷彼堯舜雖得其位而不得常祀社稷雖得常祀而無天子北面拜跪之禮故云不得位而得常祀無盛于孔氏是為遠過堯舜

之郊然後孟子之意明矣某竊謂真寶三恪隨運推移孰有世世襲封如衍聖公者城陽蒼梧間置守冢孰有廟宅世祀萬乘臨拜如孔林者以此推之將歷千萬世與天地相為終始何但生民未有而已今甫田幸因賢者為更版籍立四十九世孫之戶刻唐告身縣齊他日良二千石或能推擇嗣人世居學官使先聖苗裔益勗毋怠於以章皇朝崇儒重道之美又盡善也慶元三年十一月日

題命洪所藏滕元發與俞退翁詩

四朝國史于遺逸中立俞退翁傳大樂用孫莘老所作墓表惟自西川召為御史力辭不拜墓表但云以剛員召傳乃謂王介甫籍其清望使擊故老夫清德安肯安發介甫用人寧不察此竊疑滕元發嘗倖湖州退翁人熟知其賢觀所贈詩帖即可知矣當熙寧元年神廟待元發方厚擢為中丞必舉臺屬退翁之召或以其薦即可知矣是歲十

臘月丁酉
跋楊廷秀所作胡氏霜節堂記
清風嚴霜本不相為謀兼二美者竹也友人楊公廷秀平居薰潔慈仁真可解慍臨事則勁節凜然陵大寒而不改名堂作記曲盡竹之情狀蓋身之非假之也今胡氏既知不可一日無此其可三日不讀此記乎慶元丁巳

跋唐子西帖

符山唐子西之文盛傳于世不待贊也史稱其論事精密通于世務為宰相張天覺所知歷宗子傅士提舉京畿常平賑惠州數年歸蜀而卒有子曰文若字立夫一字仲懿寬厚秀傑文辭高雅不妄與人交而襟懷灑落人自愛之登紹興五年進士第被薦為右任于蜀二十六年入為光祿寺丞遷秘書郎擢起居郎執政有惡其不下己者諷言官誣以事出知邛州改鏡州除敷文閣從溫州二

十一年參知政事楊椿薦之高宗笑曰今不做否益或言其簡伉也以宗政少卿召再為起居郎明年二月進中書舍人入修玉牒官隆興元年以足疾求去正月丙辰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明日改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符離退師則秩二等求出幕徙江州病丐祠二年某月卒于南康軍年六十晚號避菴初為鄆陽被蒙氏一族人稱其政後與郡人王樞密剛中通姻因卜居焉在朝廷若不預事間出議論輒正平無向背高皇將內禪懲靖康吳敏輩自以為功未嘗語人宰執亦不敢問獨立夫請對言不宜迫遑高宗諒其忠與詳論舊事會御批追崇皇太子所生父立夫已書黃因過某歎聖德不可及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書而堂吏執不可立夫請不已宰相以聞收稱皇太子本生親孫詔侍從臺諫就御史臺會議遂稱皇兄而加贈極品其端益立夫發之立夫素主民兵

或疑其迂離子亦不謂然及守九江適府駢犯奸
立夫參用民兵備禦整暇方督匠刻東坡集人賴
以少安其治郡能盡休屬之才人皆樂為宜力至
簿者期會則不假性既寡合遇所喜形迹都忘平
生不言人過雖有憾亦容之常曰觀人以初見為
定往往十得六七少因讀史悟性理宜州僧宗杲
及與子西遊張天覺之名震一時立夫適相遇
于荆南先語其子云我今為某彼若叩我我使不
服望見立夫遠曰尊公文章滿腹却欠此事群從
何處得來立夫喜且服人兩奇之子裕字德與亦
能文進德壽宮慶古賦後有第人甲等乾道中由
大理司直出通判漢州淳熙一十三年冬提轄權
貨務高宗上仙賦噴議謂合稱祖德禮官之說又
及巷市七日事孝宗下其議會御史察洪翰林適
議稱祖非是洪家居侍罪孝宗曰議禮如聚訟何
嫌異同於是禮官併疏翰失言給事中亦乞罷翰

復通判隆興府子皆與立夫同僚相善又惟文士
子孫能世其家如唐氏者未易多得故傳其事于
上舍游居所藏帖之後使修史者有考焉轉今為
刑州守慶元戊午正月乙卯
跋韓子蒼與曾公袞錢遜叔諸人唱和詩
崇寧大觀而後有司取士專用王氏學甚至欲禁
讀史作詩然執牛耳者未嘗無人比紹興初以詩
名家皆當日人才也今讀韓子蒼與錢遜叔會公
袞等臨川唱酬畧可概矣或疑所以然于曰舉子
在場屋為學不專為文不力既任則棄其舊習難
乎新功彼有志之士其操心也專其學古也力臂
之迫風簫雲之驟要非繩墨所能御故于蒼詩賢
往往不由科舉而進一時如程致道呂居仁曾吉
甫朱希真皆是也其又疑慶元戊午正月戊午
跋曾公袞錢遜叔韓子蒼諸公唱和詩
國家數路取人科舉之外多英才自徽廟迄于中

典程致道呂居仁曾吉甫朱希真詩名籍籍朝廷
賜第顯之今用觀會公袞錢遜叔韓子蒼諸賢又
皆翰墨雄師非有司尺度所能得也紹興初星聚
臨川唱酬畧一時傾慕都之名勝游氏聚藏此
卷有年數夫慶元紀號之四年歲在戊午上巳日
周其子充敬題其末

不能決昭甫奉詔審鞠不如京指遂坐廢編後起
為吏部員外郎出知新州卒再世以直諒聞流
改名族祿仕不絕武寧七世孫武陵丞諱詩字欽
英才具遺人子皆與之游諸公方欲薦用俄謝事
去誠者惜之因其子特起出示祖告併題于後慶
元戊午上巳
跋蕭御史殿試卷
右天禧三年蕭公廷試三題卷一日之問文不加
點項在館閣同僚許克昌狀元出其從祖安世治
平四年魁卷與此畧同蓋祖宗時士人業精于勤
往往習憤如自然非若後來之由養也家狀會祖
露不仕而其裔孫尚藏淮南吳乾貞中任武寧縣
令真告其以為偽官故不書耶或疑賦原韻不當
押業之法按廣韻入聲三十一洽與三十二狎通
用三十三業與三十四毛通用自唐迄天禧皆然
此舊韻也仁廟初詔丁慶等撰定集韻于是務業

跋吉水蕭氏祖長官告
右武寧蕭長官所受淮南吳氏告一通按路振尤
國志揚行密之子洎自吳王僭號改文散官大夫
為大卿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明年洎祖十一月
弟溥嗣位改元乾真後唐天成幾年也徐溫既
死子知諱起復秉政其歲月職制皆與此合于開
蕭氏自武寧起家至曾孫諱定基字守一本朝天
禧三年登第曾任御史風節凜然有孫諱服字
昭甫元豐五年登第監察御史時相蔡京憾執
政劉遵皆已窮治遠姻家章氏私鑄獄于平江久

為第三十二而以狎毛附之此今韻也慶元四年
上巳
跋宋運判駟奏業
右故廣西運判奏業四葉公以紹興二年二月為
衡陽太守當孔彥舟馬友曹成諸劇賊破城侵境
之後黎庶凋瘵百孔千創官軍征戍日夜往來資
糧非屢應酬無虛日而能悉心撫摩臨事整暇奏
課遂為湖南第一四年三月代還此陸對所陳也
如乞諸郡置將乘時和權與夫輓策諸將早開恢
復皆中興急務深榮高皇之心界以使節將試用
之攬轡論年奉祠遂歸沒于臨二子子仍子倬仕
皆弗顯其孫文祥等得此遺墨俾某識其後公之
守衡也舅氏王公籍實貳郡事奉外祖母衛太夫
人在焉又叔父靜江府君待叔母秦國夫人卒屬
邑之安仁某時年十七八歲侍先夫人省秦國于
衡尚能記公之政今追書大畧如此公諱駟字景

題孫仲周臣所藏黃魯直送徐父宰餘干詩
山谷此詩今載外集不觀初草何以知後作之工
老杜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
二謝將軍事顯學陰何苦用心苟作者云乎哉慶
元戊午歲戊午月戊午日平園老史周其書而端
之黃氏
跋江氏舊書
右安陸江氏書一卷頗有誤字首印江元叔書籍
記末用越州管內觀察之印不知元叔守越時錄
本或錢氏舊書也子孫不能守多入鄉人翰林學
士鄉解殺大家館州典因主簿余鋪得此以遺余
乃錄殺夫耶溪集所載記文于後慶元戊午歲戊
午月戊午日
跋黃山谷書唐人詩
右山谷大書一軸紹興末外舅御史王公彥先守

融蓋鄉國元憲公曾孫而外祖母之姪于先夫人
為表兄云慶元戊午三月十七日
跋張忠獻公與外舅帖
張忠獻公忠君愛國勸學為善之心迥次頗沛未
嘗少忘凡見于手書者皆是也近世浮辭漫散益
于尺牘觀此得不見賢思齊乎茲八幅者外舅御
史王公彥先紹興庚辰守公鄉郡及移瀘帥答書
也德人士風之衰期待甚厚蓋聞名于過平江之
日知非溢美外舅季子嘉賓藏之有年今傳其子
紹祥而屬某題其後慶元戊午五月庚辰
跋義堂廟碑
義堂廟者勝侯樓神之所也侯宣和間據天台適
方寇臨張初為曲突徙薪之計後收焦頭爛額之
功正使二千石智勇過人未必兼此二者孰謂一
戶曹乃優為之當時祠享永世廟食宜哉時慶元
戊午五月丁巳

漢武帥瀘時得之今將四十年其孫紹祥攜以相
示昔山谷謫居多作字以遺蜀人中典後凡東南
士大夫之為監司郡守者往往有所獲而歸歲月
既久遇其良輒取之郡無留良焉詩不云乎尚有
典刑慶元戊午五月十四日
跋張芸叟劉池詩
右浮休張公劉將軍墳廟詩一首將軍諱浚慶曆
名將力戰城永樂蕃漢皆畏愛幾為狄背尹洙所
害故云生前敗楚豈堪聽身後功名始汗背此詩
雖載畫墁集亦潛其名故表而出之慶元四年六
月旦張公曾孫繼祖攜以相示為題其後
跋司馬文正公手抄富文忠公使非錄
司馬文正公于廣記備言不啻飢渴之嗜飲食況
國家重事乎富文忠使非語錄首尾萬有餘字手
自鈔錄他人安能為此浮熙熙耶公曾孫史部侍
郎季思刻石泉南屬某題其後今十六年而侍郎

益公題跋 卷三
二九

之子遵求踐宿諾感歎不已其昔為大史牛馬走
恭讀徽宗實錄宜和六年春既獲變商不得慶曆
國書曾與其本藏寶文閣朝廷以為快祖宗累世
之憤則富公奏讀所謂形影帶下策益用之矣當時
力辭奉使當抑有由也慶元四年六月十一日

題東坡上降向樞密書

薛恭敏公元豐元年九月自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
知定州召入西府蘇文忠公嘗與之論天下事
今復貽書深切著明如此貴為有知矣本以
理財論兵進及攻路首尾三年同列賢以西北事
則養成特重未嘗啟其端故後詔民苦馬既奉行
復欲反汗為舒宜論罷開義能從不善能改未必
不因蘇公之書比之患失遂非者有間矣元祐間
特被褒表豈無所自耶公作此時年四十三是日
其生朝也身為二千石士民當盈庭為壽不則與
家人飲食燕樂乃齊心呵凍極陳國計其賢于人

將對手澤而思承君子之澤即心畫而推廣前人
之心濟美賢寧有既耶附以呂伯共禮部君二
帖深有益于學者乃知五公義方之教施及宅相
何其盛也慶元戊午八月丙寅朔

題侍講呂希哲處時襟記後

本朝承平歲久斯人安生樂業凡遇節物隨時制
宜雖有古有今或推或節所在不問然而朝廷
大而郡國下逮民庶靡熾娯洽未嘗虛度則一也
侍講呂公富全盛時食相門之德詭目擊奮履又
身歷外官四方風俗皆得周知遠配于冊殆無遺
者惟上元一門多至五十餘條百年積累之盛故
家文獻之餘茲可推矣慶元戊午公之孫仙遊邑
大夫祖平以示平園老吏周其編有生晚不及見
之歎云

自題與黃淡書尺

元祐給事中黃公夷仲之曾孫淡字子點山谷

遠矣官本不載此書于集惟麻沙本及別集有之
故人劉鏡辭使君之子宗規兄弟家藏其蹟慶元
戊午七月且以示前進士周某某故題其後

跋楊廷秀贈族人復字道卿詩

江西詩社山谷實主夏盟後四方人才如林今以
數計未為多也誠齋家吉水之遊潛執詩壇之牛
耳始自宗族延及郡邑執非閩李杜之門神歐陽
之蹤者粵無錫燕無函秦無虛胡無弓車夫人能
為之尚可以社名乎家生執執耶又拔乎其萃者
也慶元戊午七月二日

跋曾氏兄弟帖

頤川曾氏兄弟俱有特名其以文章議論致身
禁從者三顯漢學士字叔實文待制字天猷敦
文待制諡文清字吉甫進大理卿字原伯戶部待
郎字仲躬同事孝宗克繼先業視南豐之曾殆庶
幾焉仲躬子德廣守桐川襄兩世翰墨刻之石蓋

先生從孫實傳詩社之正印有文集三十卷自號
涸澗居士早受知于胡明仲侍郎其後劉共父樞
密張安國舍人繼帥湖南皆為上介屬以文翰人
門具美宜在朝廷而官止推務尚不及知命識者
惜之嗣子早世其孫鈞以子隆興乾道間往復之
書數十通聯為大軸銜袖相過內十四幅乃予手
筆餘皆弟姪及筆史代作今三祀矣追懷人物之
英豈易復得重為歎思慶元戊午九月己亥

跋撫州鄒處詩

臨川自晏元獻公王文公主文盟于本朝由是詩
人項背相望近世如謝無逸考槃兄弟及饒德操
汪信民皆傑然拔出者也南渡以來又得寓公韓
子蒼呂居仁振而作之四方傳為盛事其後儒冠
則竹李裡矣父釋氏則文憲大師忠嚴道士則黎
道華師候同時以詩鳴人喜稱之今鄒君文伯復
以科舉餘力刻意吟咏棄其新舊業遠以相示予

雖不能詩然亦知其為佳作也蓋木本有本可以干
霄水有源可以至海以君之才進而已追前人
而與之齊斯無難矣慶元戊午九月戊申

跋山谷草書太白詩

南豐諸氏收山谷草書李太白歌行一卷殆中年
筆也千家藏數卷亦太白詩益非謫仙妙語不足
發龍蛇飛動之勢耳今江西豫章廬陵宜春皆刻
山谷草草惟蜀中劉氏十卷中草聖尤奇寶暮年
筆也始賴昌劉吳宇聯叔與山谷友善登其子瓌
孫伯虎三世相繼持節于蜀日累月聚固宜得之
之富其間二說學者不可不知乃命小吏錄于左

題戊午歲吉州舉人期集小錄

選士于里登名天府為之首者期集同舉之人禮
也廬陵號士鄉故此禮尤盛而今歲特盛焉禾新
左君淳熙已酉哀然居萬人之上今秋克復舊物
而其父母年方五十二者皆近所稀有其盛一也

尺牘不可得獨為開祖書歸去來辭于畫卷且推
美其古雅今五十年而開祖之子求仁請予為之
跋求仁三為制邑以名字再典郡予嘗同僚知其
端諒通達蓋名父子也開祖諱一鵬求仁名自修
慶元五年正月十九日

跋王才臣十忠

淳熙中予備教政府故人劉子澄守衡言布衣劉
德老之才孝廟亟命以官食衡祠祿因思予友王
才臣才學不啻德老甚欲以名開顧念才臣春秋
未甚高猶當以科第進進不果後歸老里中才臣
猶在場屋偶見孫從之改其史論為之悵然才臣
身雖益困而所養益厚其時會當有知之者予老
矣尚庶幾及見之慶元五年上巳日

書讀樂府後

世謂樂府起于漢魏蓋由惠帝有樂府令武帝立
樂府采詩夜而也唐元稹則以仲尼文王操伯牙

誠齋楊公龍泉孫公朝廷鄉黨之達尊文以序美
之其盛二也每舉士或有故不至或不多多者
僅三四今在坐乃五十人其盛三也左君既具著
于錄而附以坐客所賦詩強予題其後老諳雖不
能措辭竊有祝焉國朝天聖八年春參政歐陽公
國學首薦冠名南官是年廷試榜眼則丞相劉公
其後鼎甲則侍郎郭公中興第五則資政胡公至
紹興十八年參政董公遂唱名第一其他登甲科
者猶未悉數也諸君勉旃踵前賢之高躅增吾邦
之盛事其在茲行乎其在茲行乎慶元四年日南
至

跋張如璧歸去來詞

永嘉陳開祖紹興二年登第與公子紹雅重之仕
至廣德太守行誼表于一鄉廉著著于仕途其倅
豫章戶部尚書張公如璧以慶遠軍節度使來為
連帥素以翰墨馳聲位望既崇益自珍貴人欲其

水仙操齊肅冰雉朝飛衛女思歸引為樂府之始
以予考之乃齊賦歌薰兮解在虞舜時此體固
已萌芽豈止三代遺韻而已新喻譚該居之舉業
餘暇作上之同等十四篇因舊題而衍其詞用意
深遠至于擬古詠史詠懷感遇詩多有佳句進
而不止前輩可以企及為題卷末而勉之慶元己
未五月戊戌
續文公云樂府雜教讀于作英說樂府未始知也
大莊樂府集序又作
續未始知也

待制宋公手書金剛經端謹有法度始末一體如
摹印然敬之至也王荆公學王濛書多為橫風疾
雨之勢每作帖初尚矜持後必坦率惟為佛經專
用楷法亦是理歟公以紹興己未五月書此其會
孫曾老以慶元己未五月示周某甲子適一週矣

題清獻公三帖

右趙清獻公三帖第一乃嘉祐八年春任度支副

使所作其云孫公勇退湖人文懿公也名與公同詩除東宮三少致仕既公長子是年登科第二則治平二年公知成都時仁舉不知謂誰之年有都官郎中廣濟河惟綱石格為梓州路運判或斯人歟第三云呂侍講三請留司益正獻公也是年八月出知蔡州慶元五年十月且平園老叟周某敬題

題楊廷秀新全胡氏方堂記後

誠齋作義方記理勝而文雄殊無老人諄諄衰弱氣象吾黨所共矜式豈特光武朝氏家塾而已哉慶元己未十月辛未

跋東坡與張近帖

右坡公與張幾仲帖益元豐間謫居黃時也所謂授德與尉者長子邁也其將自黃移汝嘗賦長篇以銅劍易幾仲龍尾子視幾仲作詩送視及劍公又屬和卒以劍歸之其載集巾幾仲名近仕至顯

益公題跋卷之四

大元帥康王與向子謹咨目及御筆等跋

臣竊惟靖康大變地裂天傾沉屢已蒙鄙壤未設餘分間位人懷向背惟世臣向子謹首符所部拘偽楚之族數道行人及仲子濬請大元帥府議軍國事領兵戡難見衷聖書謹重嚴備復勤親禮此權發運副使時也胡行鬼迷漢前無神金城湯池所在宵潰江湖諸郡送款相望子謹獨鳩餘餘之兵嬰十里之城八日然後失守江蘇撫撫恤官吏軍民救書有曰明于分義屬此艱危巧說百端堅持一意力為恭戰奮以忘軀此還長沙時也御書蘇林之宅古文孝經臨蘭亭序拜賜不一此為浙漕時也固步已安春秋猶盛禁塗輔那倚注方濃上書請老雷之不可特頒詔諭遠比漢疎侍從挂冠鮮有是禮此守平江時也向非忠誠慷慨心在王家終始不渝安能致上春如此雖疾風草動向

談閣直學士國史有傳其從孫子仲家階江軍實藏此帖慶元己未十一月甲辰周某子充敬觀

益公題跋卷之三

日葵傾聖鑒昭昭履行獎飾然貴賢必備求全或毀時當多故傳聞累辭其孫士虎懼後人猶致惑也敬哀奎畫刊之樂石謂臣昔以太史牛馬走連事高皇俾書下方或可傳信共惟一字為褒榮于袞服眾言消折諸聖人今觀天文議論定矣慶元六年二月且具位臣周某謹書

跋朱元晦所作南城吳氏社倉記

某遭遇孝宗皇帝陪二府者十年每歲必聞宣諭云朕自中春農事興即憂水旱直至十月米穀上倉然後放心洋洋聖謨二帝三王所未有也方社倉畫昔時其在東府實奉宣德意下之有司今南城吳仲吳倫兄弟請書此記乃敬載聖語于後當有告于太史氏者其位臣周某書

跋山谷題橋州圖記

橋州在湘江中巨浸不能沒齊潤宜橋以是得名唐張曲江杜子美劉夢得皆見于詩又非田序云

橋州本居民數百家佛刹神祠馬氏書堂詰盜官舍在焉張舜民記湖南北與州城等有巡檢寨及僧寺兩三所漁者數百家子比歲嘗至其上不復其時之盛今觀山谷所題圖卷亦似疑其畧也橋訣律切吉激實切本作兩音非人混而為一故鄒道元注水經橋州或作吉字近世偽傳東坡綠橋傳亦指為吉五方音訛多此類子以舊游故詳記之慶元庚申二月乙丑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趙仲肅

題東坡晚年手帖

東坡以靖國辛巳北歸五月由金陵過儀真二十九日手簡別發運司屬官六月自潤還常州七月仙去此乃數旬前帖尤可貴也趙仲肅以示周某敬題其後慶元庚申二月乙丑

跋歐陽文忠公與張洞書

右歐陽文忠公與張洞手書五幅洞字仲通開封

中為史評二十二下則詩話四十六其推明聖賢之意考訂古今之說往往出入意表今詩話楊廷秀待制嘗序君詩謂清麗入江西深長幾唐人則學問文章從可知矣年八十而終慶元庚申春其子從政取有年自循州理掾奉母還嚴陵過子話舊感歎不已書此以遺之慶元庚申閏二月丁巳

跋黃魯直帖

山谷以紹聖元年冬坐史事安置黔南二年四月至焉其年三月初奉大夫錢塘章驥字子駿來為雙路提點刑獄嘗任主客郎官故云子駿提刑主客大夫四年三月宗正丞張向除本路提舉常平實山谷之外兄乞避親嫌十一月移式州五年六月吹元元符方抵貶所其云從道者向也此十帖皆與曠者是歲九月驥移知亳州未上易四明本名曠星祐五年登第後避漢王諱改焉臨汀有文集蓋其孫作守時刻之慶元庚申三月戊寅書而

人晁无咎雖助集有傳任頤州推官文忠實為守甚重之皇祐三年從晏元獻公辟于長安文忠時守南京答第一第二書其送行長篇今載居士集第五卷明年文忠丁母憂歸頤答第三書至和元年洞以大理寺丞再從晏公于西京而文忠初服闋還京師答第四第五書次第皆可考其後入為三司度支判官歷江西淮南轉運使官至工部郎中治平四年卒此帖藏玉山汪季路家慶元六年閏二月

書馮願自得集後

紹興辛巳三月予任秘書省正字被差充公試補試類試考較官時仁和縣丞馮願子長來主管試院諸司開院與之疑偉岸而文自言系出文懿公意甚奇之蜀人劉詔美侍郎負才擇交亦稱之不吝口後二十餘年君為朝散郎京西安撫司參議官出所著書三卷名曰自得上論經旨十六事

歸之汪氏

跋蔡君謨與唐詔帖

右蔡忠惠公與唐詔帖十二紙詔字彥範龍圖閣待制肅之子侍讀詢之弟錢塘人其云厚之新得書蓋指浙西轉運使元絳此至和二年公守泉時又云清源若移動謂自泉移福及再知泉州時打標過歲則嘉祐五年召入翰林知開封時也皆當寘之卷首文字繁冗帖累降訪帖前邊出帖乃嘉祐六年四月權三可使以後所作按仁錄是年八月以江東運判尚書比部員外唐詔為權發遣三司開拆司十月改權發遣鹽鐵公事殆公所辟置耶詔之在職嘗憂憤故公自頃歲經由衢州因抱骨肉之戚至泉遂以病解詔釋使之入省仍勸其止市尸祭奠又每逢老親之意于其家人可謂親密之至者也先後偶失序畧為之辨而歸之汪季路慶元庚申三月甲戌

書歐陽箕四世碑

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著之譜牒百世可考雖然引而伸之存乎其人若樂胥原孤續慶伯之後失其先後則降在早隸者多矣友人歐陽昇字元鼎世居廬陵郡之永和鎮今為族長儒學行義表一鄉其家世甚遠未暇備舉姑以近數世言之贈奉議郎諱璟字粹明父諱襄字允成俱業儒允成少年貢于鄉游京師之太學不幸再世皆不及下壽其子孫日以蕃衍預籍登科第者相望其與特未艾也自奉議而下墓刻多先達名筆元鼎既真四世本聯為卷軸又以近族之隱德者登科者別為一編于是歐陽氏之源流開卷可知傳不云乎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此元鼎紀先烈詔後人之本意也乃為表而出之慶元六年三月既望益國公周某書

跋富鄭公與李仲師帖

真卿承命南來諸事草草但賊勢尚爾奈何張貞不了國事可念可念真卿

右顏魯公帖凡四行二十八字或真或臨不能辨也第一第二行盡處各減一字惟公忠烈冕然千載猶有生氣况親遺墨起敬謂宜如何按永泰二年歲在丙午公奏宰相元載抑塞人言甚于李林甫楊國忠載怒因公論祭器誣以誹謗二月乙未由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貶峽州別駕未至易吉州司馬所謂南來諸事草草正此時也先是漢州刺史崔旰陷成都蜀中大亂公既後十九日癸丑紹興元帥兼劍南東川節度張獻誠就討旰三月戰梓州獻誠大敗僅以身免所謂不了國事殆指斯人張真之下關文疑稱其字益誠貞義相通耳初獻誠陷安史之亂將兵守汴後拒朝義州東以降與公俱奮忠義者故公賢其人念其敗云爾此帖當是公赴吉或到官所作自丙午歲距慶元

四朝國史李仲師本傳言仲師在河南治辨刻深厚結中人神宗嘗稱其治狀富公為相奏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仲師平昔事公謹者望其薦已聞公此對勢應匿怨後與編戶同敷役錢聊以逞憾非但狗時而已公遇季厚于私或不能免上前臧否自有公論遑恤小人之怨乎慶元六年三月甲戌

題所書劉辰告墓碑橫石

乾道庚寅秋子初直北門為同年辰告君作墓碑又屬兩同年朝士書丹題益今三十有二年而君長子贊暨兩弟者孫吉孫請予別書此文欲以橫石刻寔家廟義不可辭贊即召孫也以慶更今名甚文而才克肖父祖自淳熙辛丑至慶元己未再上南宮立身揚名其在茲乎宜孫亦負雋聲嘗兩貢于鄉與子孫皆亡矣六年庚申五月且某書

跋顏魯公書

六年庚申凡四百三十五年而臨川梁世昌寶賢藏之遠來求跋考唐史永泰無二年蓋是歲冬至改元即稱大曆元年三月八日公自吉移刺撫州六年書麻姑仙壇記今年三月戊寅夜山之仙都觀大火焚蕩幾盡古杉星列亦隨飛烟眾碑皆斷裂雜瓦礫中獨公壇記巋然其旁祝融回祿曲意護持如此故併記其異為後世忠臣之勸十月甲子周某書
跋張安國與弟伯子家書
士大夫尺牘施之尊貴未免矜持用之文游容或假借若乃行草得于肆筆獎勵發乎真情捨碎從家問何以哉觀此五帖則故紫微之墨妙今太常伯之早成何待贊也憶乾道壬辰夏道由池陽常伯之尊君持節在馬暗言累日其論難進易退學道愛人皆可書而誦也施及賢嗣立朝濟世美家法義方之教有自來矣茲用表而出之庚申秋社

平圖老叟周某題
跋山谷書文賦
右山谷元豐壬戌歲年三十八宰太和縣書陸士衡文賦及半典盡而止以遺見仲詢仲詢傳其孫勝之尋歸廬陵士人楊仁仁以遺太和殿端禮端禮將刻真山谷舊治借萬安郭游求跋語昔王右軍距士衡屬耳已重其賦書之唐太宗時獨褚河南能辨右軍帖真偽愛而臨其本至國朝藏蜀中李翹叟家元符間山谷自黔移戎見之謂豪勁清潤天下奇書蓋悟古人沉着痛快之語今觀此卷書法娟秀不減晉宋諸賢自足名世或乃疑山谷元祐以後每恨向來字中無筆遂謂四十前書非其所喜殊不知前輩為學日益新而又新晚欲自成一家豈遂於全滿假是殆礙人前不得說夢也慶元六年庚申九月甲戌

跋柳公權赤箭帖

學平宜擇良工刻石傳之以俟識者微知節儒雅好事其孰能與此慶元六年九月辛巳
跋楊廷秀石人峯長篇
韓子蒼贈伯魚詩云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過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蓋欲以斯道淑諸人也今時士子見誠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婦千軍倒三峽穿天心透月竹之語至于狀物姿態寫人情意則鋪敘纖悉曲盡其妙遂謂天生辨才得大自在是固然矣抑未知公由志學至從心上規磨裁之深刻意風雅頌之什下逮左氏莊騷秦漢魏南北朝隋唐以及本朝凡名人傑作無不推求其詞源擇用其句法五六十餘年之間歲餘月鍊朝思夕惟然後大悟大徹筆端有口句中有眼夫豈一日之功哉吉水羅惠卿之子且示公石人峯長韻讀之如身履羊腸耳聞班固心膺震悸毛髮森聳詩能動人一至是

唐柳公書當時自九重至外夷無不愛重史稱其結體勁媚益筆諫之意先形心畫此所以為貴亦猶魏元成忠直而嫵媚耶後世真蹟日少粗石刻僅存典刑子官行都有朝士楊文樹裔公碑三十餘種往往來自西北其在東南者山南西道修驛路記和州陋室銘贛州開禪師碑台州國清寺額翠屏院天台佛三字題僧清觀簡及江州復東林寺碑耳東林近又煨燼或重惜之乎笑曰趙明誠金石錄載何進滔德政碑在柳書中尤奇偉政和間太和尹磨去別刊新製厄會至此殆不若東林之一炬太和蕭知節示赤箭帖求予一言夫顏勛柳骨古有成說此帖字瘦而不骨露沉著痛快而氣象雍容歐虞褚薛不足連焉昔歐陽文忠公最愛高口碑以為摹刻之工鋒鋒皆在而恭忠惠公則謂陰符經序善藏筆鋒柳書之最精者二說正相反每推忠惠善書而自云論此不同况晚輩寒

耶子懼夫不善學者欲以三年刻楮葉之巧而勝秋花發社鵲之神望公將壇場慶趨之非但失步耶耶且將下墜千仞故歷叙公真積力久乃入悟門證于蒼之知言慶元庚申十一月辛巳平圖老叟周某書于華隱樓
題嘉祐賀老人星見表批答
宋元憲公五世孫梓示嘉祐四年正月仁宗朝批答樞密院官賀春分前老人星見表一通使副凡四人宋公為之長故子孫得藏當時之批答觀所續之紙正與表同乃錄某玉堂雜記附其後知南渡已來百司失舊制多矣梓云人多以無御寶為疑即告之曰詔書單賜所以用寶就批原表之後何必寶也梓請併書之慶元六年庚申十一月二十九日
題趙清獻公帖
儒書釋書雖異而欲人求放心復本性則同皆因

其所固有得諱然命之非強以外緣也趙清獻公習與性成庶幾由仁義行宜乎造次必于是觀其與弟姪家問可知矣慶元庚申臘日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李路汪氏

題癸丑謝何同叔送羊羔酒詩贈尹德隣
永豐尹直卿德卿學富而瞻于文有能詩聲紹熙癸丑補中太學生簾試問寢龍樓曉詩末句云書生髮國切幾白九分頭學官歎服宜名第一謁告還鄉屢枉佳篇今將參學見索鄙句老諱無辭可借偶記頃在長沙有謝何同叔運判雪中送羊羔酒四韻後欲再賦以酒有浮蟻可押基羶對未成而止今錄舊作請直卿為足之若自有壓倒元白之句則九萬里風斯下矣庚申臘月十七日

跋蕭氏敦節堂詩
徽宗朝名御史蕭服字昭甫吉水人坐不肯羅織吳門章繼私鑄獄佛蔡京意羈管度州後起為吏

私史廢而宗廟尊朝聞夕死可也嘉泰元年四月壬辰廬陵宰黃伯庸以示邑人周某敬題其後

題山谷書大戴禮序
大戴禮序作篇學者罕讀東坡妙語聞所未聞山谷翰墨世共寶之可謂三絕大和彭惟孝字孝求好古嗜學謀刻之石頗疑元祐甲戌四月吹元不應仲春先云紹聖竊意山谷或以仲夏書此誤作春耳六一先生集古跋謂鍾繇賀破關羽表當在漢廷庚子春乃作已亥閏十月唐羅池廟碑據書撰官皆在長慶三年乃題元年立石世既盛行始俟識者予于此亦云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題鞠城銘
李公麟字伯時字次仲號龍眠山人李冲元字元中世孫竝登科隱居城龍眠山中人李冲元字元中少年適往善論人物如壁其為山澤之游號龍眠三友元祐三年亦登第與宜春作鞠城等十一

部員外郎由知新州卒年五十八嘗遇恩封其父汝東字君保至通直郎所居有敦節堂本路提點刑獄張景修作詩美之此廬陸名士彭使君諱醇字道原政和初和篇也論九十年堂壞而詩存蕭氏以歸彭公玄孫叔夜叔夏池飾藏之因為詳記本末按四朝國史新州本傳初謫處州今其玄孫祺出大觀四年印曆實度州度與處字畫邊傍異爾即今嶺州吉之隣郡近世既改度為嶺史官不考耳嘉泰辛酉四月辛巳

跋陳確書
張文潛謂韓文公揚陽上表頌德近諛此非知言古人愛其身以有待不欲死瘴癘耳其後為兵部侍郎宜撫鎮州甲士陳廷大聲數責賊師視死為何如今伯紀謂陳忠肅公跋敢疑論為懼死時語亦非也蔡氏烈焯燎原燕天乃至犯其鋒雖被竄斥辯論不已懼死者能之乎忠肅存心吾知之矣

銘其賢可知汪公消字養源被遇孝宗歷左司諫中書舍人蓋吏部尚書諱應宸字聖錫之兄嘗為吉祿喻公子才為書此銘五十三年矣子才即聖錫婦翁諱榜紹興初擢館職後卒懷寧避時相桂其冠晚起為郎久之再致仕今其孫來為酒官兼行錄事參前手澤服膺法戒矜式賢範謂子昔與乃祖及汪氏兄弟俱厚善請題下方詳記之以告來者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跋張子韶與陳朝彥序詞
張公子韶以布衣奉大對氣節凜然既登近班不改厥度久竄廢嶺之陰所養益厚蓋剛者也其告同年富沙陳朝彥及引揚中立溫柔寬厚之教以煉金為喻朝彥謂正抑可知已學者讀文忠公剛說于此不能無疑予謂二者皆是也舜命舜教胥子曰剛而無虐皋陶告禹曰剛而塞洪範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蓋天為剛德循不干時況在人乎

彼無禮不可治民如子玉者不學其蔽也在如六言者查之而不沒如陽處父者武虐或塞或不知克之道也子韶所戒其在茲歟若蘇氏則明言剛者必仁夫人至于仁剛不勝用矣不仁必害物焉得剛子故曰二者皆是也朝彥雖延傑紹興癸酉自南康宰辟廣西經畧司幹官子韶時在南安以序及長短句送之乾道丙戌朝彥嘗除司農丞未上而卒其子希黠為廬陵督郵出子韶其蹟敬題其後嘉泰辛酉五月朔

跋養正堂記
右冀州養正堂記并與魯侯帖山谷為北京教授時所作年方三十五自云比平時書札似差老勁明年調太和宰秋歸江南真積力久詞翰又非前此所謂九萬里風斯下矣淳熙元年五月晦周某觀于宗人虞卿兄弟家後二十八年歲在辛酉再觀此卷恍如隔世徒有波斯匿王之歎嘉泰改元

七月癸丑
題曾南夫集序
曾公提舉生二子長伯和諱墳次仲和諱范伯和生彌泰有子曰寅亮子既昇公集序今仲和之子曰瓊曰璉求別本復書以遺之嘉泰元年歲在辛酉八月戊子某書

跋劉氏後隆堂詩
唐末楊行密奄有江淮國號吳吉其南境也郡人彭肝素強暴擅行郡事兵屬承新劉公景洪欲挈城附湖南馬氏陽諾而實不從肝獨攜部族奔楚邊陲晏然公不有其功退隱山林南唐既受吳禪厚禮招聘亦不應常曰吾免二國交兵活人多矣子孫富有隆者名其非山曰後隆生子諱照煦之子諱素是生相國諱沆字冲之仁宗天聖八年進士第二人至和中拜相累贈曾祖太傅祖及父皆太師其居相位每務進賢歐陽文忠公在侍從被

六月癸未某書于平園明農堂時年七十六
題李彥平遺書後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理也載于易繫辭雜出于禮經三代時佛教未入中國儒者于啟手足之際往往不辭此理素明也及漢晉以後釋教始行乃謂欲達死生之理非潛心釋氏不可故好之者心溺攻之者辭費蓋亦反其本而已予與樂庵李彥平既親且舊知其非逃儒而入釋者臨終超然自在如此殆聞道乎其子嗣宗等屢求一言發明遺訓敬題其後

跋曾無疑所藏二帖
范忠宣公心正氣和道醇德備三復尺牘如見其人嘉泰元年七月癸酉周某敬題歸會氏
予家藏石曼卿大書蘇軾詩宛類顏魯公心畫今友人曾無疑又示其行草二十字絕似柳誠懸范文正公云曼卿之筆顏柳骨諒故嘉泰元年

護出守公方提舉修唐史密奏留置史局尋遷翰林學士今某藏富文忠公與公手書云每好勉以盡瘁鎮靜有所植立其如五年無補雖強自勉恐終負教誨北望恩館神爽飛越富公書詞如此公之薦進可知達賢者宜有後故其子諱璉元忠孫簡字寬夫仕皆至待制三世貴顯歷事五朝後隆之名滋驗矣初相國兄弟四人其季贈金紫光祿大夫諱注生知新州諱璞新州生知太庾縣諱伸大庾生宜都令諱守柔字光祖復以後隆名先榮之新堂玉山汪瑞明聖錫桐鄉朱紫徵新仲廣漢張左司敬夫甫田鄭省元叔友鄉人資政胡忠簡公及王敦文民瞻楊待制廷秀而下皆為賦詩光祖之子純出以示予懼來者未詳知也故推本末遺之子純嘗舉于鄉進修勤甚公侯必復尚其勉旃嘉泰辛酉八月癸巳

跋李伯紀青原詩

益公題跋 卷四

李伯紀丞相宣和中為左史坐論京師水災斥去已負直聲靖康難定計城守雖不能解河東之圍然一時名望甚重高宗即位首用為相惜乎輔政日淺規復不竟其後歷帥江湖厥有成效淳熙末請子皆不在其短中之進家集奏議請誼于朝孝宗似未悉其人子為歷陳本末聖諭云張浚比賦天監在上一言盡之有司請以忠定易其名制曰可今登仕郎曾佐出紹興初贈青原主僧師珪長篇觀其志趣亦壯矣同遊向伯恭朱子發張恭甫仕未甚顯已而俱為名侍從坐間議論必纏纏可聽豈止翰墨之勝乎嘉泰辛酉重陽日

跋董體仁帖
前賢遺帖士大夫爭寶藏之非獨其名亦以禮不浮辭不枝為可法也近歲老成待後輩倒稱契丈先遠與新進皆用上履百則其簡驅而不疑其侮段規也後世何觀焉今讀參政董公紹興末

與會彥及蕭長才帖雖視前賢交際之禮尚稍虛時其與數十年來足恭不情者相去已千萬里矣彥及名德廣長才名甲嘉泰元年九月彥及孫登仕郎忠佐請題其後

跋蕭登詩
永嘉錢君文子序其曾祖姑蕭登詩三卷刻版體陵縣治復求跋語予觀詩三百篇有當特婦人女子所賦而後世文人或不能及益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難也景祐中歐陽文忠公序謝希孟詩云隱約深厚守禮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欲引而進之衛莊姜許穆夫人之列請以斯言附諸卷末嘉泰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益公題跋卷之四

月省制下公開具徽申押劄子者三人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詔送史館敕下禮部滕公昭會牒尾侍郎馮相也今六十餘年而公會孫公起以公手藁及省部真本范冲忠義相勉之書聯為一軸將刻樂石傳之來世屬某題其後惟胡文定公以春秋學為諸儒倡結知高宗其衰貶是非得聖人之公乃獨以扶持三綱推許向公其有功千名教昭昭矣贊言何益姑為記其歲月云嘉泰元年十月

跋蕭服劉達唱和詩卷
觀中書劉公達與蕭昭甫手簡及沿途唱酬詩軸則其相善可知矣二公傳載四朝國史未必家有其本錄以示蕭公四世孫孫使併藏之蕭公初諱庚州而傳以處殆傳寫之誤耶嘉泰辛酉十一月丙辰

盧帥靖康勤王跋語
宣和七年冬北虜寇入十二月十五日壬子徽宗

得警報遣內侍梁方平以七千騎守涪州舊將灌以萬五千騎守河而命節度使姚古為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兼都統制二十三日庚申有旨內禪辛酉欽宗即位丙寅詔畧曰金人犯邊諸道兵馬合入衛畿甸除沿邊守禦人外今京東京西淮南兩浙帥司于正兵并不係正兵內精選銳銳及召募武勇委兵將官星夜部發赴姚古使喚明年改元靖康正月一日丁卯虜犯相州戊辰犯涪州方平望風奔潰灌在南岸焚榆而遁時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蔡攸領樞密吳敏知縣事李悅同知耿南仲簽書所謂排難解紛不過羽檄召天下兵耳昔唐李德裕為相請詔書付宰相司乃下自是號令明審本朝亦皆三省樞密書旨處分今盧帥所被御劄子五道雖或貳府擬進然內夫人直筆者書之用實入通大臣不與焉使當時有一德裕必不如此第一劄正月三日也至四日宰

益公題跋卷之五

跋文與可草書李賀銅仙人辭漢歌
蘇文忠公謂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世少知音惟予一見識其妙處又有詩云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他日觀其飛白復恨知與可之不盡況當百年之後不以蘇公之言求之可乎嘉泰元年降聖節書而歸之宗人愚卿兄弟

跋秦少章詩卷
右秦少章古律詩一卷宗人愚卿兄弟示予求跋昔東坡蘇公送少章詩云秦郎忽過我賦詩如阿何句法本黃子謂魯直也二豪與指磨謂其兄少游及張文潛也又云瘦馬識驂耳枯桐得雲和其見稱許如此今卷未有和錢榮仲越州見寄一首東坡蓋嘗次其韻云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鳴呼少章詩名為不朽矣嘉泰辛酉十月

庚子
跋秦少章雜文
予少時讀蘇文忠公帥杭時贈秦少章太息一首謂少章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談論日新若將施于用者今觀此文三篇豈溢美之言耶嘉泰改元十月庚子宗人愚卿及二弟攜以相過敬書其後

跋向子謹遺書
靖康二年二月半金虜議以張邦昌帝楚三月七日受冊二十八日虜兵方下城京畿運副兼淮浙荆湖制置司運副使向公子謹以是月二十六日騰廬帥馮詢及淮西提舉監范應密察邦昌家屬聽大元帥康王之命是時邦昌尚未退聽而公憂國忘家明于逆順具存印檢紹興二年胡文定公安國貽書宰相秦檜曰向某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蓋指此也至八年檜再相孫近李光竝參政事公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列其事于朝十二

執欲奉車駕狩襄鄂中宮皇子已行因兵部侍郎李綱越次乞對面除右丞守城之議方決故是日及五日無內批既而外攻內禦事勢益急故六日復催兵七日至再八日又催戰守雖備而虜已薄城相繼請和亦不暇督兵矣觀淮西所遣副將李齊以印狀具述到關日月及師臣劉備跋語則竭力勤王大略可見今劉曾孫復攜以示臣臣益生于是秋謹太息流涕書其後復嘉泰元年臘日

跋東坡秋馬歌
東坡蘇公年五十九南遷過太和縣作秋馬歌遺會移忠心聲心畫惟意所適如王湛難乘馬于羊腸蟻封之間委容既妙回策如繁無意乎康莊殆是得意之作既到廣南往往錄示邑宰于家亦藏一本然不若初本尤精李學道潤之語庶幾得其彷彿今傳三家乃至嚴臨猶幸不出一邑所謂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也近歲移忠姪孫之謹已譜農

器成公素志于書為之序其與未請竝傳無疑矣璆字西美宜和中書舍人紹興四年守廬陵此必當時所題也嘉泰壬戌正月戊午

跋吳仲所藏竹間帖
南豐先生早從歐陽文忠公游素為王文公所敬而與蘇文忠公友其門弟子則陳無已也今觀遺墨恨不執鞭嘉泰壬戌二月丙申平圖老叟周某書而歸之南城吳氏

跋尹焯帖
祁寬字居之紹興初佳士觀尹彥明過九江時所與帖其人可知嘉泰壬戌二月戊午平圖周某題

跋修教帖
唐太宗始得修教序命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正樹本賜群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各自臨模由是流傳人間今高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模本亦下矣皇諸孫臣善璋好古博雅得紹興宸奎

寶藏之屬臣某其後臣嘗伏讀御製書翰選志近三千言而稱美此序無慮數四既曰淵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之不置自來喜作字晚年得趣又曰右軍揮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道勁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之字二十許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大成方孝宗皇帝在王邸詔摹寫為日課乃知二聖心書雖曰天縱亦積學之助也使義之復生將云非恨陛下無臣法恨臣無陛下法耶嘉泰二年三月三日具位臣周某謹書

跋汪述所藏東坡字

子亦未妙今集本改作阮生已倉卒孫子亦未妙按阮籍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稱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而半嶺聞有聲若鸞鳳聲巖谷乃登長嘯也嵇康雖有承嘯長吟頤神養壽之句特言志耳其用阮對孫無疑其每較前賢遺文不敢專用手書及石刻蓋恐後來自改定也水調歌頭題元豐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黃州已刻石于公法帖第一卷遠方無良工失真遠矣浴室院東堂三絕句元祐六年六月作集本但添注遂良事歲月之序如此既內殿印幅不容輒易至于李杜佳句公常愛而錄之路難八句豈一時漏寫歟老泉詩則家難也嘉泰壬戌三月甲寅東里周某書而歸之汪氏

跋趙升雪圖

民而與策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于民又謂宰相非晏殊樞密非杜衍韓琦范仲淹阮批逆鱗復侵當輔聖主獨察其忠擢實難科是時直聲已著縉紳間後十年當紹興戊午以密院編修官上書乞斬宰執時年三十七直聲遂震于夷夏尚有可憐曰年壯氣剛也已而寫逐嶺海去死一髮隆興初然後還朝攝試夏官年已六十餘議論益少卑之今覽秦劉殘暴忠憤峻厲視戊申戊午反有加焉其孫知也州觀將刻石傳述凡屬一言夫人之生也有血氣有浩然之氣少而剛老而衰血氣也眾人以之秉彝好德養之以直塞乎天地少老如一浩然之氣也忠簡公以之嘉泰二年四月

圖風度可想十六弟奇字祖頴紹興中屢為監司王初察之婿文采似水清安靜有家法蓋其祖吏部郎諱傳東郡人元豐末知登州民宜其政元祐末以河北轉運使權中山府兩得蘇文忠公為代故祖文祖頴字畫亦皆慕蘭云嘉泰壬戌三月甲子廬陵戶掾趙公括仲肅以示周某為題末卷

跋山谷與孫端帖

元豐八年七月孫覺莘老自秘書少監遷諫大夫是年四月山谷以較書郎召夏秋間到京所謂子實名端孫公之子山谷先娶孫公女故從俗呼端為大舅今集中有次韻寄秦少游并題寄寂齋二詩即其人也嘉泰壬戌三月丙寅平園老叟周某書端之皇諸孫仲肅

跋胡邦衡奏藁

歲在戊申高宗策士淮海胡忠簡公年二十有七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公民首答云湯武聽

沛必於是今者忠簡公家集亦有與忠獻九帖往來相應長孫提守邑管宜併刻之嘉泰二年四月

壬戌八月辛卯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臨川梁世昌光遠

曾三異所藏盤松贊跋

跋陳少陽哀詞
陳少陽之死讀右丞許公哀詞思過半矣臨川梁光遠喜聞前輩遺事寄此求跋子有少陽行狀蓋其弟南所作今錄示光遠宜繕寫入軸以便觀嘉泰壬戌七月癸丑

跋包孝肅公帖

右包孝肅公自帥鄉部坐失任降知池州與同年手帖一通惟公剛正之名至今播在人口國史本傳云性峭直然惡苛刻務重厚嫉惡雖至人情不及即推以忠恕未嘗偽色辭以悅人不為苟合不作私書親舊于請一切絕之今觀此帖亦非絕物離人者也後有戒子孫石刻末云天禧四年五月男琪奉命勒石按公以天聖五年登甲科當天禧時公猶未仕而于數年前再訓如此當考嘉泰詩也嘉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臣周某恭題

跋魚計亭賦

徵宗皇帝宸文天縱最重內外制詞學俱優不在此選蜀人宇文公黃中以政和六年自右史除中書舍人既兼修國史又兼詳定九域志又修神宗寶訓八年言官疑公學術淵源蘇氏奉祠而去宜和二年秋上思舊人復還詞掖方且進用而公疑不自安明年以顯謨閣待制出知陝州又明年二月為榮陽趙公獻作魚計賦引物連類開闔今古深得東坡頌讀之筆勢適有天幸出入侍從身名俱榮者值好文之主也趙公字彥思熙寧六年進士當元祐初英俊聚朝以奉議郎禮部編修貢籍首為孫逢吉彥同作職官分紀序後數年奉觀少游方繼之才名亦可知矣尋自秘閣較理遷太常博士知登隨通三州召為郎出提點京東刑獄攝帥青社年五十九奉祠就養居二十五年其子

諱賜字又若若紹聖元年甲科大觀三年為郎宜和四年知同州靖康中除少府監左右正言秘書少監建炎間直龍圖閣提點江淮路鑄錢子澤終胸山薄薄生漁終奉議郎通判沅州二子審學問過人恬于進取連任岳祠俱以詩鳴弟藏亦嗜學好修有子曰適慶元己未擢第距熙寧已百年而家學不絕今藏得宇文公墨刻于兵火之餘求記本末于傳有之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又曰世濟其美不阻其名請以是為祝規嘉泰二年九月辛亥

跋梁仲讓尚書奏藁

紹興初高宗駐蹕臨安外禦強敵內緩疲民六宮百司事務紛至沓曹鮮能稱職惟縉雲梁公仲讓迭處三省治繁以簡轉難為易士大夫往往惟比漢趙張唐晏與而已今觀奏藁近二十紙當房來求成公教養其情多許昔與遼人戰爭議和至十有二卒聖其計今豈可不審旋詔遣歸朝人北還公

跋張德遠與胡邦衡帖
右張忠獻公與胡忠簡公帖或在廟堂或居蓬藪或罹憂患無不勤人以學潛心于天所謂造次顛

引宜和靖康覆轍及近遣趙榮王威彼皆用之願
為龜鑑是時論方倚張俊抑劉錡公乞今俊分兵
進屯廬壽鎮鎮江以備江陰許浦福山仍戒韓
世忠臨敵持重至有二府不為諸將所服檢發英
斷毋失機會之語又乞召楊沂中速還為行在不
測之術又言秦丞相用原樸紹謀以川陝付胡
世將乞選知兵者助之其他如淮西不可棄捷報
多失實岳飛宜以樞臣總帥江漢劉錡帥荆南
當爾部曲為之爪牙至于諸路水災浙東經界擾
民纖悉具奏不特此也十五年四月慧出東方秦
自草被文云永惟再造之邦富有維新之政宜除
舊弊用表典方具矯誣遷就而公乃論政事失
當左右前後不思所以答天心者蓋依故事降詔
求言雖聞兩社任言責議論未必敢爾而公不以
典郡廢論思獻納之義忘疑與食髮為白然後
知高帝欲大用公益察其愛國憂民密禱廟算非

博士湯君寶跋語其說特未定也予老而學圃問
諸圖丁則曰春蘭夏芷秋蕙冬菘葉並花色往往
多寡不同予異其說偏以古書考之屈原離騷經
初秋蘭以為佩張衡東京賦秋蘭被涯又思玄賦
幽蘭可喻潘尼贈河陽詩流聲秋蘭之類言蘭以
秋而花也屈原九歌春蘭秋菊隋楊希烟花陸機
錄用此句
庭中奇樹詩勸友蘭時往往春時也梁元帝詩春
蘭本無絕唐太宗詩春輝開紫苑淑氣媚蘭湯之
類此言蘭以春而花也宋玉招魂光風轉蕙沁崇
蘭抱朴子春蕙秋蘭陸機悲歌行春芳傷客心蕙
草饒淑景是蕙亦可言春矣本草固經蕙七月
旬開花至香是蕙亦可言秋矣故騷經曰蘭芷變
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說文荃蕙同音文蓋合四
送以荃蕙為荃
者而言之湘君歌亦云葍荔相兮蕙網荃燒兮蘭
旌湘夫人則並言蕙蘭也蕙穆芷葍司馬相如
長門賦博芬若以為枕席荃蘭而蕙香乃知四時

專以才術過人也惜乎命有所制不能展盡底蘊
肆其請子或以文采或以治行自昭于世傳謂滅
文仲有後于魯宜哉嘉泰壬戌九月戶部郎官總
領浙軍馬錢糧季秘以示周某敬題其後
跋黃通老尚書奏藁
邵武簡肅黃公淳熙庚子年八十有五易箴之際
自草遺奏一通事之至大莫如故繼陵寢之未端
事之難言莫如進退人才之未善公皆極力披陳
幾于千字援古證今無一辭清亂平生學力盡可
見矣其子衡州使君瀚以某與公接武禁塗道同
志合使題其後昔荀卿論成人云德操然後能定
能定然後能應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嗚呼公其有
得于斯乎嘉泰二年九月
跋楊无咎西秋蘭
鄉人徐丙字漢章博于學而贈于天示予楊无咎
手畫香草題曰秋蘭後有兵部侍郎章茂獻國子

香草同出異名葉常青而花隨時自屈宋至漢唐
皆于蘭蕙互言春秋豈特邵伯溫見聞錄証黃氏
之誤而已然則圖丁之說未為無據所謂禮失求
之野歟嘉泰壬戌下元節平園老叟周某書

跋歐陽徹遺事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
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徹
德明六飛南渡亟懇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
修撰王音惻祖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于史
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為
哀詞某人鈔少陽行狀授梁若世昌刻之世昌曰
德明吾鄉人也其孫瑀嘗家次事始里中文士鄧
名世亦誌其藏將并刻之按唐韓文銘死事之臣
張徹云嗚呼微也世慕願以行子揭揭也噫嘻以
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
名與之同為國捐軀又同是真能希顏蘇前者先
是郡庠繪吳元獻公曾子固汪信民謝無逸祠于
講堂德明預焉其視沒世不稱或遺吳萬代者孰
得孰失耶德明弟衡子飛黃瑋黃帖皆蒙恩補官

孝子序議論淵源詞采賅蔚胸次筆力可窺一斑
其稱張君至矣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既舉其
孝復勉以忠此誨人本末之序也張舊名楠字南
叔後改名斗南而字如初今監郴州酒稅敏達和
易喜從名勝遊予友許凌志伯高弟也嘉泰壬戌
臘月二十一日
跋馮軫所藏五帖
東坡書富文忠公神道碑
富文忠之使虜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蘇
文忠之翰墨也所謂言甫作誦穆如清風也大雅
悉民茲可無媿富公孫樞密蘇公猶子侍郎皆題
名卷末抑所謂滅孫有後于魯者嘉泰癸亥四月
戊申
東坡書陶靖節詩
東坡云吾子詩人無所甚好獨淵明詩贊而實綺
靡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蓋嘗和

飛黃終建安尉瑤蓋其子也嘉泰壬戌臘月乙亥
跋會無疑所藏黃錄直晚年帖
右友人會無疑所藏太史黃公帖其前一帖學寧
蔡未公寓武昌宜州十二月赴貶時留與黃州
何韻斯舉者明年二月南過洞庭寄家永州五月
初道由桂林題名于行勳太師榕水閣是月十八
日至宜有負黎秀才宅子手約今刻石秀峰帖中
後六帖皆與融州都監高德修乙酉九月晦公卒
自崇觀以後凡片紙隻字禁切甚嚴至炎興間則
雖宸翰猶俯同其筆法蓋一弛一張人事也抑武
舉有大道焉觀三代兩漢以來彝器碑刻沈埋蝕
泐之餘傳寶百世何獨公遺墨耶嘉泰壬戌閏臘
丁巳
跋何居仁與張斗南序
江人臨江河居仁學廣聞多下筆衮衮不休高談
雄辯常屈坐人屢上南宮耄老而終觀送鄉人張

其詩尤喜此四篇再三書之嘉泰癸亥四月戊申
平園老叟周某題而端之馮氏
東坡頴州詩
東坡以元祐六年秋到頴州明年春赴維揚作此
詩題曰西湖月夜泛舟今集序以趙德麟餞飲湖
上為題是也按公在頴僅半年集中自放魚長韻
而下凡六十餘詩歷考東坡所至歲月惟頴為少
而留詩反多蓋陳傳道履常趙德麟歐陽叔弼李
默適聚于頴故臨別詩云五君從我遊頴山怪
珍又中間劉景文特來送行詩云歐陽趙陳皆我
有豈謂夫子駕復迂邇米又見三黜柳共此煖熱
餐也蘇自注云郡中日與叔弼景此飯常相從而
景文復至不數日柳成之亦見過賓客之盛頃所
未有乃知摠發妙思羅列于此抑有由也堂名聚
星今古相望使有俗物敗人意如坡所云其能爾
乎馮吳江軫遠示真蹟敬題其後嘉泰癸亥孟夏

九日

米元章上呂汲公書

右元祐九年春未收聖時米元章知雍丘縣上呂汲公書元章字畫豪逸非以儉令事宰相故加謹楷殆由切于為民有莊敬之心既莊敬字畫隨之此與微報縣打回蝗虫之戲吳矣雍丘本杞子因初以名縣嘗名州云嘉泰癸亥四月戊申

山谷書六一先生古賦

六一居士集共五賦山谷為其三黃揚宜少作憎蒼蠅嫌譏刺耳外集別有四賦惟取述夢蓋因悼亡辭意俱妙類李太白耶嘉泰癸亥四月九日

題趙遜可文卷

揚雄有言事辭稱則經此為屈原發也自國風雅頌之後能庶幾于此者其誰乎或推為經雖曰太過未為無據也昆補之續楚詞二十卷自宋玉及漢唐至于本朝諸賢辭賦問對歌詩序引之類

題

跋楊廷秀對月飲酒辭

韓退之稱柳子厚云玉佩瓊瑤大放厥辭蘇子瞻答王庠書云辭至於達而止矣誠齋此辭可謂樂斯二者嘉泰三年八月二十日

跋陸務觀送其子能赴吉州司理詩

吾友陸務觀得李杜之文章居嚴徐之侍從子孫衆多如王謝詩考康寧如喬松詩能窮人之誘一洗萬古而空之嘉泰癸亥九月四日

跋劉共甫胡邦衡帖

右劉共甫書與胡邦衡資政三帖前二者既與甲申共甫守衡自海道能峰經過時後一幅淳熙乙未共甫帥金陵邦衡隨其長子泳守官時也邦衡書二幅所謂季羔正字者王端朝也時紹興已卯量移在馬峯惟知郡一幅不知何人視題衡則乾道庚寅歲也最後予與邦衡書亦乙未歲

咸在雖一代英傑盡心力而為之遂以名世然其原皆出于離騷特體制殊耳予同年進士趙兄彥博字富文仕至樞工部侍郎政事文學皆過人而詩禮之訓尤切淳熙中予在西府富文之孫特逢字遜可年方妙齡備範寫策一編為贊凡辭賦銘贊傳序及莊周八篇總二十餘篇意高詞古大抵祖楚辭也予固已駭嘆其不可及後二十年遜可自尚書郎出帥大藩復示十八賦他文亦十餘篇意高詞古號山齋斐斐屬予訂之予既喜楚詞之有傳又慶吾同年之有後也昔杜牧作皇朝孫賀樂序極道其歌詩之妙當矣未乃謂賀生二十七年而死使未死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是阿言歟杜審言屈宋作衙官之語奚以異大率唐人失之矜誕子無取焉今遜可年方強仕進修未艾他日復有如補之者出將擊節于斯文其附二十卷而傳也必矣予何足以知之嘉泰三年五月

者鄉人羅克宣次召出以相示今遠者四十年近則二十九年邦衡父子季羔墓木皆拱惟予養疾山林王義之云俯仰之間已為陳迹歲月如是之久乎太息題其後嘉泰癸亥九月戊寅

跋王獻之保母墓碑

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鍾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祭器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足寶蓋古者範銅精巧鑄以為器寔死皆用自漢錢幣並重銅禁日嚴不宿業于是陶土堅緻與鉄石等予得光武時特檢居墓先叙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宅撫脫書而非銘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範銘以四字為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碑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誌墓初猶用範久方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斷出靈帝時太尉許儼塚有碑漫滅惟前百餘字可讀大畧云夫人會稽山陰

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造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尚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魏也也今論之自銅易範自範新石愈簡便矣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煥叔晦之子省曾出示越上新拓王獻之保母墓碑因詳記于後十二月壬寅

丁酉歲恭和內宴御詩草跋

淳熙丁酉九月戊午早赴明慶寺開啟聖節先是旨令閣門依儀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故事宜宰執侍從正任內宴觀擊毬午時入東華門過遊德殿其後即建場也相對有大堂曰水堂其左為芙蓉閣右為凌虛閣至則公卿左右朋立班樂作上乘馬來迎駕兩拜上御芙蓉閣正閣 群臣起居上乘馬擊毬畢下馬再坐皇太子以下奉觴稱賀上飲訖宣群臣就坐各賜酒飲酬乃接盃上臨軒

勝果願心守護勿令失墜茲與頃年求福田利蓋之意異矣二月辛丑平園老叟周某子充書

題文氏雙秀亭詩

此予少時遺廬陵永和鎮文安國者今三十六年矣其子立方不遠二千里攜以相示揚雄少作之悔今威化鶴之念徒耿耿耳淳熙乙巳十月且書後二十年再觀于平園華隱樓嘉泰甲子三月望日師魯素為韓忠獻王所重此帖可見又于范文正公義兼師友及論陝西改守乃與范異是豈以水濟水哉歐陽文忠公與師魯為同道同志合方師魯欲械治劉澗文忠作諫官奏疏云寧移尹洙不可為洙洙故有黨比正指韓范也師魯竟自涇帥徙知晉州尋因仇人上書論官而卒嘉祐中韓公入相始復師魯官錄其子而歐陽公誌師魯墓亦極口褒美前賢先國事後伸朋友之誼皆可法

群臣分侍皇太子乘馬擊毬次左右朋擊屢傳旨殿酒五行宜勸者再大畧如景靈宮對御時亦用雜劇二段第四益宣示御詩一首明日群臣皆和進某時為翰林學士此其藁也不知臨江貢士劉君昌詩何自得之後二十八年出以相示俾題其後嘉泰甲子正月辛巳

跋蘇黃門在筠州旋榜嚴標指

蘇文定公以元豐二年己未乞納官贖兄文忠公罪旋自南京簽判謫監筠州鹽酒稅明年至官又明年四月僧惟盛刻榜嚴標指要義十卷成公時年四十三史夫人四十一其九月印施十本贈機長老卷末親題名氏嘉泰甲子筠幕玉牒彥璋南夫得之求志歲月觀公文集後二十二年歲在癸未復題此經云十年來漸悟佛法經歷憂患其心不亂今纒履熟讀乃知諸佛惠我無生法忍無漏

也嘉泰甲子三月甲戌

題范文正公帖

右范文正公前一帖慶曆六年正月自郤赴鄧與龍圖閣直學士田況書也况知秦州丁父憂仁宗詔起復又遣內侍持手教起之不得已乞歸葬託遼事求見泣請終制上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此始詳載正史今公既以喪道叩聖門告元均復欲讀書涉道而自樂前賢書問類如此可與識者道難與泛泛不情者言也後一帖呼提點使使者或內外主判差遣學士則帶館閣無疑族家乃同姓考仁宗實錄及百官表必可得矣兄弟少年向學試為披尋此非八十老翁事也嘉泰甲子三月甲戌

跋趙逢原得母詩卷

高宗皇帝孝通神明宜和皇后歸燕慈寧振古未聞也風化所覃自親及疎則有宗室伯梁字逢原

居之安福縣別母三十年後乃知流落蜀中某少時親見其迎侍來婦名士如會端伯及其子子長見子西程詠之皆贈以詩後有朝奉郎任紳字公垂東州人靖康之亂與母相失齋戒禱天者十七年紹興和戎河南來端徒步求母而得之奉事十有八年詔擢刑定官又兵部沈尚書介字德和湖州人宜和間父官濟南生德和而嫁其所生兵亂莫知存亡紹興末以秘書少監使北方往回厚駟驛舍承應人宛轉物色得母所在端極刺襄濟帥指金用間母遂與其異父弟偕來奇事也今蓬原孫豐城主簿希恭出示舊詩予方修廬陵志當併記所聞備史官采擇以彰聖化嘉泰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題平園圖後

使臣王思恭昨寫予真求贊因記書對文走之勞今又繪平園圖集予詩于後用意益可壽也嘉

益公題跋卷之七

家藏御書

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

淳熙十四年臣某誤尸事奉恭奉至尊壽聖皇帝手詔命今上皇帝參決庶務越明年正月開議事堂傳授之意昭然會故相陳康伯家徽進紹興內禪御札默契聖志密遣中使持以賜臣自是開遜位之訓又明年春歲奉親筆移御重華於是兩朝宸翰東宮謝章皆奉私室後四年臣假守長沙漕臣何與願得摹本刻石于江之麻姑山俾臣記大略于下臣竊惟孔子大聖人也抱帝王之學而無其時定書百篇以堯舜二典為之首意猶未足嘗以堯曰咨爾躬舜亦以命禹之數語者諷道之干口諸弟子因記善言遂以為論語末章之冠凡二十篇所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旨無大于此者向使夫子遭堯舜之時居禹皋之位奮麻庶職自

奉甲子端午日

題宋姓西園詩集

金華宋姓字茂叔生于紹興壬申十二月三日卓然自立為鄉里先進所知從呂伯共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共大奇之紹興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豫章帥漕王謙仲丘宗卿尤延之鄭舜舉皆待以上客宗卿使虜以為書狀官歸循從事郎豫州秋滿辟廣西監事司主管官漕張君量胡元之又待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動足以勵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于經史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與奇殊高遠嘗次陸務觀韻云欲求平易多成拙稍學新奇却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胸中所蘊可見矣其子自適亦佳士示君西園詩集為題其後嘉泰甲子五月乙亥

益公題跋卷之六

應見諸行事豈特載之空言而已臣獨何人寅緣

幸輔乃萬世一遇非大幸歟夫奉奎畫于寶儲雖學士大夫有不容見闕宸文於金匱職在大史乃得親焉至於藏之入臣之家不過榮光溢河寶氣騰池孰若傳之副墨刻諸名山如日麗天萬目咸視如岳鎮地永世無窮彼周石鼓秦峯山漢燕然唐潛溪尚何足尊他日聖人復起比宋德于唐虞配斯文于二典其由此也夫先是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儲丞相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土王祀黃帝廣問為初獻官臣以監察御史因語臣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臣謂唐昭宗時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丞相取旨別擬定乃用今名宣布而初札不復改矣當時朝士尚不及知況于後世疑以傳疑將何所取正敢併列之背他日史臣採亦以見臣今得寶藏是書者非偶然也紹興四年十一月朔旦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判潭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臣周某謹題

高宗皇帝

紹興乙丑御筆跋

右紹興十五年四月辛巳以下拜表乞御殿復膳太上皇帝御筆付學士院淳熙五年四月臣偶因入直繕故書而得之敬命工標飾寶藏于家學士臣某謹記

御筆千字文跋

臣以紹興丁丑中詞科今上皇帝在普安邸數對宮寮稱其試程速庚辰九月召試館職太上皇帝喜所封策論宰相陳康伯參政朱倬欲除授書郎宰執奉選入只當為正字偶不記前朝李邕等例耳上又宣諭他日當令掌制康伯親為臣言如此未幾自依格改秩而授書承印者作關員進擬皆

判潭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臣周

高宗皇帝

紹興乙丑御筆跋

御筆千字文跋

臣以紹興丁丑中詞科今上皇帝在普安邸數對

宮寮稱其試程速庚辰九月召試館職太上皇帝

喜所封策論宰相陳康伯參政朱倬欲除授書郎

宰執奉選入只當為正字偶不記前朝李邕等例

耳上又宣諭他日當令掌制康伯親為臣言如此

未幾自依格改秩而授書承印者作關員進擬皆

承字以尊智承茲拜賜書却有承而無才字豈非

辨才門人別本歟謹刻於石歷敘遭遇之由以示

後世淳熙七年七月日通議大夫參知政事榮陽

郡臣周某恭題

御書禮記經解石刻跋

右御書經解一卷紹興三十年三月詔摹本賜新

進士樂克家以下臨安守臣端禮因以別本分遺

百執事臣某時為大學錄謹受而藏之

孝宗皇帝

撰國書御筆跋

乾道六年冬詔差趙雄趙伯駒充金國賀生辰使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直玉堂內侍霍汝爾持御筆來令何外撰國書二鼓進于二十七日得旨來早對二十八日早自東華門行修廟曲過小閣兩重皆垂西簾復轉一小閣前臨清池中有假山山上坐杞子再拜起居訖慶慶前日朕未曾宣諭卿以

承字以尊智承茲拜賜書却有承而無才字豈非

辨才門人別本歟謹刻於石歷敘遭遇之由以示

後世淳熙七年七月日通議大夫參知政事榮陽

郡臣周某恭題

御書禮記經解石刻跋

右御書經解一卷紹興三十年三月詔摹本賜新

進士樂克家以下臨安守臣端禮因以別本分遺

百執事臣某時為大學錄謹受而藏之

孝宗皇帝

撰國書御筆跋

乾道六年冬詔差趙雄趙伯駒充金國賀生辰使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直玉堂內侍霍汝爾持御筆

來令何外撰國書二鼓進于二十七日得旨來早

對二十八日早自東華門行修廟曲過小閣兩重

皆垂西簾復轉一小閣前臨清池中有假山山上

坐杞子再拜起居訖慶慶前日朕未曾宣諭卿以

惟列聖入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輒遷則靖康未

返之衣冠詎敢先期而猶請載彼諄諄之旨詳及
 授書之儀益今叔姪之情視與尊卑之體異敢
 因慶禮存布忱詞尚冀允從式符企望今賀生辰
 國信使副翰林學士趙雄泉州觀察使趙伯驥行
 謹再奉書不宣二十九日錄進三十日宿衛加上
 德壽宮尊號冊寶于麗正門待漏院幸執在皇城
 司招往諭旨令削去慶賀衣冠一聯雖具言其不
 可弗聽也七年正月十二日雜等出門十七日丞
 相忽召至都堂云房果移文問二事何為無報甚
 悔不用前說答云幸彼問差早度尚可及空亟易
 書馳遣而撤對竟云所問已有書附賀生辰使者
 矣仍錄本付雄毋如慶曆中不使富弼知書意也
 二府特以為然奉行之迫及雄于盱眙廢自此亦
 無辭祕書少監兼直學士院臣周某謹記

皇太子領臨安尹御筆并御批詔草跋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兼判臨安府用至

鎖院既至御藥甘澤齋御札來除王炎為樞密使
 依舊宣撫又出方寸紙載選將帥財用及招軍
 買馬等事傳旨云朕不及召對論發用炎之意
 澤退更勿疑熱狀進入徐念向來未有中大夫
 為樞密使者別具奏乞轉大中奉御批依不然遂
 失故事矣初炎與宰相虞允文不相能屢乞罷歸
 允文荐權吏部侍郎王之奇為大議除大制充四
 川制置使允文欲進雜學士上疑太超躡此月十
 三日乃先正除之奇侍郎上猶難之當今學士院
 取侍從入蜀例俱無以對置宜制宰相以下皆
 莫測云新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
 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臣周某謹記

改左右丞相御筆并御批詔草跋

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有旨以僕射之名不正欲
 採周漢舊制改左右丞相令有司討論臣適備數
 史院與聞其議右揆虞允文深不以為然嘗語客

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大中大夫為判官通領府事
 恐名稱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為少尹餘判推
 官用卿監郎官丁卯將鎖院降麻或又疑宜麻給
 告非待儲貳之禮已已後省官會議於史院檢照
 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
 啓事或詔或制與尋常白麻不同可以為則上然
 之庚午臣當日被宣中書舍人范成大先以侍講
 適宿蒼黃而出薄暮至玉堂御藥李其持御筆皇
 太子某宜領臨安尹總二十字有御押焉三鼓進
 草又擬格式一通御批依辛未遂告大廷推此
 盛典號為稀潤而臣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參潤
 色復得宸翰寶藏于家非儒生之榮遇乎祕書少
 監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官臣周某謹記

王炎除樞密使御筆跋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國忌假薄暮快行忽宣

云既易履為靴又改相名與房矣辨有司知其意
 亦頗遲遲但條其歷代宰相官稱中尚書省八年
 正月已卯上忽遣中使王某至臣私第傳旨問緩
 故回奏云昨日之上矣允文始以進呈二月癸卯
 御筆令草詔登時封入迫遽殊不工尋奉御批依
 即寫大本請寶乙已御前誤用答臣僚辭免不允
 詔例復付學士院並具奏繳進乞降付中書門下
 省後五日遂鎖院拜二相詳見拜相上初謂乾道
 新書未頒欲候改丞相修入雜壓允文難之聞上
 嘗遣人諭以毋沮過此事蓋自左揆陳俊卿去國
 允文獨相久之言恢復不驗且以專政稍失眾
 心或謂上欲進梁克家故為是舉云新除權尚書
 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臣周某謹記

虞允文梁克家拜相御筆跋

乾道八年二月庚戌從駕過德壽宮既歸待旨申

時赴東華門祇候宜引至則閣有內宴或云恐改
 日言不敢退酉後忽引入選德殿起居畢上出親
 札一幅諭以拜二相奏云命相轉官前例固不一
 今並命而或三或四更取聖製上曰大臣同心輔
 政革苟且之弊故褒進之然特進一官即少保所
 以允文只三官又請戒訓大指上再三曰褒之而
 已前設小案伸紙其上歷以牙尺漆匣盛小款研
 玉格真筆兩枝墨一笏疑便坐所御者遂輪躬除
 目進呈奏問兼樞密使否上曰今樞密亦非古先
 改丞相稱呼將來別理會且帶可也又奏所領書
 局上曰卿自契勒及左右相序位上曰欲升左
 三少之上三公之下賜坐奏問賀正使回房中無
 他否上曰無事但聞梁黃河堤耳速開請起宜坐
 賜茶飲訖再拜而退御藥李其直同自視道入學
 士院已乘燭矣舊制草后妃宰相制皆有錫養紹
 興以來就賜御前所用金銀匣筆格銀紙糊筒粘

幸學詔御筆跋

飽食閒坐詩一首淳熙五年皇帝親御翰墨下臣
 拜受而寶藏之謹按居易先以長慶二年過漢江
 賦詩云秋水浙紅稻烟涼白鱗今復云紅粒陸
 渾稻白鱗伊水鮒蓋於一飲食間然寓忠愛不忘
 君之意所謂造次必於是者時文宗雖恭儉儒雅
 而中人之禍已萌其云朝廷重經術草澤搜賢良
 殆議不能用劉蕡也又云堯舜求理切憂龍啓沃
 怙言上雖銳意于治而王涯口口為相非徒無益
 也又云懷才抱智者無不走避避指李訓鄭注等
 也明年而甘露之亂果作居易其知幾乎生雖不
 達其時孰知三百餘年之後乃一遇聖明發揮其
 語光榮多矣臣叨陪近侍獲此宸奎敬題卷末以
 示來裔翰林學士臣周某記

觀于西府
 後七年當淳熙乙巳歲四月戊辰臣某稽首重
 御書蘇軾和唐人惠山泉詩跋

御書蘇軾和唐人惠山泉詩跋

東宮秋雨詩跋

淳熙四年八月四日東宮講學袖出御製秋雨過書懷詩一篇六日又蒙送示和章詞翰雙美光照

御批辭免兵部侍郎不允奏跋

右辭免兵部侍郎奏其云灼見肺腑蓋聖語也御批降詔不允翰林學士王淮撰正文本藏篋中別

今書待詔鄭漢卿錄于後寫奏者待詔雅榮祖淳熙二年閏九月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待詔不允奏跋

淳熙二年秋太子詹事沈樞罷王淮尋入西府衆謂吏部侍郎趙粹舊爲官僚兼權中書舍人程大

御批辭免兼太子詹事降詔不允奏跋

淳熙五年五月請對巧外上恩不允閏六月繼請又不允會諫議大夫謝廓然乞令朝士久次者聽

御批巧詞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九月同史院官程大昌等四人辭免車駕幸祕書省轉官奏內批詔不允陳騷芮輝官

內批辭免幸祕書省轉官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九月三日臣某謹記

昌乃恭邸講讀官宜在此選而臣猥以小司馬蒙恩承乏亟具奏免其云英聖舊僚實指二人上

親批降詔不允四字時翰林無他官例下西掖視草於是大昌用符里事對李勛蓋相酬答也元詔寶藏篋中特令待詔鄭漢卿錄本附辭免之後其

泰亦院吏闕端朝所書敬加標書傳示子孫十一月旦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經修太上帝曆轉官不允奏跋

右辭免經修太上帝曆轉官奏內批降詔不允詔權直學士院程叔達撰既藏正本復令待詔錢滋

別錄於此寫奏者筆吏吳牧也三月二十七日臣某謹記

御批辭免內翰不允并詔書跋

淳熙四年右辭免內翰奏上親批降詔不允詔書程叔達撰文并以謝宜詔表葉附其後六月既望臣周某謹

有所被受蓋一時綿絕也十月且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春官翰苑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冬臣爲學士一年有半矣數求去未遂曾觀韓彥古輩間言曰間因答北虜賀會慶節國

御批巧詞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冬臣爲學士一年有半矣數求去未遂曾觀韓彥古輩間言曰間因答北虜賀會慶節國書曲意指撻適殿帥王友直提軍大擾密疏其事

遠近滋不悅孤蹤益危急接揚德鄰壤事引咎可

祠而上恩過厚保全甚力御筆塗去說改國書等

六十餘字親批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他侍從

殆無此禮以是不敢復言旋被獎進位宗伯視

草如故益異數也今以宸翰同崔敦詩所撰詔書

共爲一軸而藏曲折于後十二月七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經修乾道日曆轉官不允奏跋

右辭免經修乾道日曆轉官不允詔書權直院崔

敦詩撰待詔王世賢爲其奏乃筆吏曹大章書淳熙六年四月五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東宮講讀記徽章轉官奏跋

淳熙六年冬辭免吏部尚書者一辭免兼學士承旨者再兩奉御批降詔不允其詔并崔敦詩草

各附真草於後上批第三奏云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徑付三省亦錄堂帖於此明年二月

手奏乞依舊分日內直上親批十一字今共爲一

軸寶藏之三月且臣某謹記

御批巧詞不允兩奏并詔書跋

淳熙六年九月宗祀禮成即請對巧詞上願露大

淳熙七年四月臣以病求去上親批降詔不允視

草者學士院官趙彥中中既拜賜復具奏中前請

上又批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奏下三省

中書批旨朕本丞相趙雄參知政事錢良臣押字

千歲月之下用中書省印舍人鄭丙押其背錄以

黃紙用門下省印謂之錄黃宰執給舍皆簽名然

後送尚書省出劄子其次序如此後一月臣蒙被

恩擢參政機既取原奏于翰苑附以詔書又進

第二奏及底本于中書聯爲一軸非特寶藏宸奎

亦使子孫識省中文移之大略云六月二十有五

日臣某謹記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云雖前期進草其畫日飲隨生日後肯從之遂為定例因詳載於此臣某謹記

益公題跋卷之八

家藏法帖書畫碑刻

題後省封事看詳

紹興壬午秋上新即位詔求直言四方封事皆至或留中或付後省看詳時中書舍人劉璘出使某與給事中全安節舍人唐文若晝夜分閱次第上三省而省吏以逐房事有所主互相避免不即以聞九月有温州潘生投匭言前所上書有司不為施行御筆督責甚峻是月十八日也翌日某約安節文若攜此集就漏舍白執政欲少遲藏抑之罪執政遂袖至榻前某是日立左嶼望見御手開閱數四天顏其悅退朝赴講筵安節隨身頌首謝上曰早來執政已詳言非卿等過也後三年歲在乙酉緡故書見此敬題其後而不敢毀所以尊御覽也五月一日

題夜光集

益公題跋卷之七

子以丁丑拜命分教金陵庚辰春入官學省凡三年間書啓往復與夫士友相遺者皆聚此編示不敢忽也

題秦少游瑤池宴

少游所書瑤池宴蘇易簡也事在冷齋夜話

印識之

淳熙跋詛楚文

右詛楚文待制董公守汾日辨證刻石先公時為州學教授實為書丹後四十年得副董于董公之子余今年此文六一先生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方相泊宅編皆為之說而嚴陵延平各有別本今特以為先公手澤在焉故重刻之蓋為家塾之寶也淳熙元年甲午七月十九日嗣子某題

試筆

世傳文忠公試筆自說研而下凡數十紙有元祐四年九月東坡蘇公跋此最後數紙也初入劉氏後歸王晉卿今復遺歐陽氏除不知何之夫公堯于熙寧五年距元豐五年其遺墨已為諸公珍愛如此況百世之下乎淳熙甲午十月廿八日某書

唐贊草

右藏郡人會昌尉羅良弼家良弼字長卿博雅士也

錄徐嶠書

右藏郡人安遠令曾肅家試察之下尚有孟秉二字餘皆漫滅不知何人帖也

會食帖

右為帖不竟豈筆誤別書抑意倦遂止也

誦學帖

右因友人胡公武而得之世有歐陽忠公別集一

十卷自志學至夢奠詩書惟說之類文集所略者舉集焉而亦不及此乃知遺書散佚多矣惜哉

小草古詩賦

右藏思仲之子將作監丞當世所成脫字弗補或衍字弗塗或意未愜重書悉仍其舊

臨小草洛神賦

右臨率更所書洛神僅存其半某實保藏之王于敬好寫此賦決非一本殆率更臨本耶比近世所刊字畫差瘦小云

家藏小草洛神賦

錢穆父謂王子敬草洛神賦在范堯夫王晉卿苑中濟三家元祐未合而摹藏之遂以入石今歐陽文忠公所臨四百八十五字題云歐陽詢書或乃以穆父所聚即率更筆未知孰是予不識書特以人之賢而寶藏之耳按歐陽家請文忠蓋率更三十代孫是固一家也紙背乃晏元獻行狀當時求

銘于公者淳熙二年十月一日東里周某記

家書

右與伯和家書蓋熙寧四年中奉時也後兩月而公歸矣今藏元孫儒林郎馬所

前漢玉器銘

六一堂集古錄千卷卷為一選縹以細紙束以縹帶揭秩次于外列名物于首而係考證於後街幅皆用名印其精謹如此靖康間公諸孫避難南行不能盡載乃取遺澤而棄舊刻此五銘者總為一軸背尾獨備人皆云前漢昭宣時字畫元為宣帝年公得之頗艱愛之甚且以刻裝手書附其中今併刻之不特使後世識其全篇體製抑亦成公遺志也歟五風黃龍三器字極小而銘雖大而瘦勁刻刻既不能深藏久印染復點昧熟視之前銘容十之下但晦斗字與後銘同亦彷彿可辨蓋不必均以四字為行也

總跋白刻六一帖

歐陽公道德文章百世之師表也而翰墨不傳于故鄉非缺典歟某不佞好公之書而無聚之力間有藏其尺牘斷者輒假而摹之石多寡既未可計則先後莫得而次也魯公為集古錄上起周穆下迄五代雖僭釋詭怪平時力闢而不語者苟一字畫可取一事迹可記莫不咸在既軸而藏之又從而發揚之惟恐其泯沒無聞于世嗚呼公之心可謂仁也已矣老子曰其事好還天殆啓予衷哉不然以公心畫之妙宜冶金伐石布之四方久矣而予何足以與此

題六一先生丁憂居頌帖

右六一先生丁憂居頌時兩帖故人朱蕪湖似知予方刻先生遺墨持以相寄按蘇子容丞相傳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修以府政委之曰子處事精審一經目覽修不復肯矣則前帖遺蘇無疑後

帖與知縣寺丞不可考也先生母夫人實歸附吉州永豐縣龍岡軒西之地未嘗用云淳熙己亥十月十四日

題六一先生九帖

右文忠九帖皆與其姻戚者宜和後簡板盛行日趨簡便親舊往來之帖遂少使前輩時已如此安得翰墨流傳百世耶淳熙辛丑春三月周某書

題六一先生與王深甫帖

右同年史志道送歐陽公帖一紙深甫必王回也淳熙庚子二月二十九日周某子充

而史志道墓木已拱太息久之

題六一先五代史策

右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斷筆九乘其元孫僕攜以相遺余曰陳尊俠徒也其書人猶藏去況文忠翰墨乎雖然在子孫則為手澤世當寶之他日得傳玩足矣僕曰僕無子孫從又多流落謀食之不暇且以採掇如此終當棄之耳予既悲其言為加緝治而題其後淳熙十年二月五日東里周某書

跋六一先生詩文集

右六一先生詩文集二編其元孫休息四明攜以相遺休辭臥疾旅即予贈之使歸至家而歿此帖遂留于家

題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

右歐陽公嘉祐八年冬末詩按昭陵以是年春宴駕十月復土時厚陵再屬疾兩宮情意未通故有華路斷憂國心危之句云淳熙乙巳春某謹記

題六一先生家書紙背猪肉帖

右熙寧三月春歐陽文忠公家書一通蓋其仲子下第時也前二年公方自老帥青故戒以勿令入城所謂黎君即州學教授公集中曾贈黎三詩曹不知何人其舊吏或邦人之賢者歟紙背乃青光邑官光穎謝書偶無其姓青光青屬邑公職帶觀文官為兵書屬吏拾職呼官又不稱在朝前街當時大率不以為簡也所送饒猪肉斤餘非上下分

而出之使觀者略窺其心術淳熙丙申上巳

後七月歲次癸卯十一月太史李仁甫見此帖

命其子題其後考證極為精詳謂溫公誤國

者陳瑩中矯枉之言也某重書

跋十賢相帖

十賢相帖或手書或口占合為一帖思人愛嘉木之義也淳熙三年四月三日重裝

太父秦公考試耀州倡酬詩卷

政和乙未大父知郡之洛交輝邵封二公同考貢士於耀州此當時倡酬也二公又與族伯同以大觀三年登第故少詩及之後十餘年歲在己酉大父既薨家寓廬陵會金寇掠地避難於安福縣楊梅村書篋悉寄王秀才家配定化為易有五十年

間雖聲迹相邇然不復致請矣淳熙初某備位於朝王氏子攜之遠來乃泣而識之丁酉中秋某重裝

淳熙丙午中秋日某再觀于西府王氏子名之記

題于祿書

子開成四年湖州刺史楊漢公跋顏魯公于祿書碑云工人用為衣食業晝夜不息利缺遠多親短願頃牧羊天台欲移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

繆慈榮陰得以餘俸成之乃知唐時不致妄用公

然如此近世若止刊刻文字乃是伯夷公儀休其

他以公帑為私帑可勝計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

一日夜偶書

題王荆公家書

右王荆公與和甫二書前一幅嘉祐五年為江東提刑時後一幅當在熙寧末或元豐初也卷首十字乃亡弟子未遺跡履讀淳熙七年三月日

周某子充題

題蘇文定公批卷二策

右元祐四年蘇文定公批丞相以下批卷二策首尾以省覽允許為兩官之別蓋定制也家藏久矣此策夏官趙公曾孫詩為同舍郎出以示之乃謂

題山谷書長楊賦

山谷書此賦三十年而會軒公褒跋其後又五十年而東里周某題于行在所淳熙甲辰十一月十七日

題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及竹林泉賦

大父太師與初寮先生同為元符庚辰進士大父在忻州法曹侍曾大父太師以行先生謫瀘州里

樛未赴而母裝夫人卒其考孝孫率代州之五臺

縣先生端憂侍旁曾大父遊壺回過之先生年才

二十九投贈古賦律詩各一篇詞氣壘壘乎東坡

字畫駁駁乎山谷蓋崇寧癸未歲也後十五年而

先公莒公以文受先生之知又七年先生自燕山

以檢校少師入為實錄官使兼侍讀時大父俸廬

陵始刻斯文於石乘以跋語未幾亡之而某實藏

其真跡紹興丙子抱關京局又燬于火桐僂乃心

寐寐弗敢忘今先生季子通直郎辟綱出示錄本

題東坡遺遊卷銘

丙午秋有衣冠子持披帖兩紙從小兒鬻錢以七

十千官陌得之朝士有祕書監沈虞卿檢正尤延

之碑見洽聞因請題其後

題東坡遺遊卷銘

右魏忠獻王與包孝肅公帖王慶曆八年知定州

在鎮五年孝肅皇祐四年方自陳院出為河北都

轉使官是時也裕于細事省費重農委曲尚爾則

右吳子野遠遊者銘慶慶鄉情知顯項在廣東得之富齊之家自云傳授皆有據實藏數十年淳熙丙午住通州環山大病垂死囑其徒從子易錢二十萬為塔費會病愈相訪前舉是說予笑曰與其死後求售孰若生前賤言既歸遂以為奇且謂人多指為屬公能識真不暗投矣然予亦未敢自信以類兄書鑒極精走介求辨得報云初看亦甚疑反復細觀乃大佳雖老少不同却筆意嚴謹非各筆不能為然後可信不疑明年七月二日某謹記

又跋東坡遠遊者銘
潮州刺史昆陵張侯寄蘇文忠公與吳子野詩帖副墨數通其第一帖但記遠遊者銘用龜殼蛤蚧事而無其銘豈當時未及刻耶聞紹興初真蹟藏老胥家坐事籍沒遂歸有力者盧陵僧知顯久在廣東喜作詩善醫術因治病有功宛轉得之又數十年乃至其附公長子伯達帖于後今摹寄侯

嘗正拜今謂之宰相何耶至如王華作甲申錄十事九矣吳春卿自潞州辭疾改出臺非因召還也安殿村林何至是哉淳熙十五年四月一日某題

題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
右後堂宰臣劉昫兼判三司堂檢其內批用御前新鑄之印予從洪景虛待制借本臨之真歷幾不可辨按應順元年三月戊辰愍帝遜于術必以印寶自隨自四月壬申從珂入洛乙亥即位始倉卒鑄此印耶乙酉大赦改元清泰時愍帝已殂聖應來歸後十餘年晉出帝奉玉璽金印歸契丹契丹謂璽非工與前史所傳異命求真璽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疑焚之事載晉家人傳所謂金印亦新鑄之類耳本朝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美掘地得玉璽玉綠色以獻于朝奉序辰安梓等皆言此泰璽漢以為傳國寶自五代下之今為時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嘗

併刻之石使來者得寓目焉亦璧返耶耶珠還合浦之意也梁黎相近故集韻駢通用世俗直以為喇公引淮南子慮或者未之察爾紹興四年正月三日
題東坡元祐手錄
前輩云古事勿語子容今事勿語君實蓋二公有所聞必書之冊也然當時士大夫疑以傳疑未必皆信後世以二公名德之重率取法焉記事所由異同也今東坡書子容數說往往與史不合如朝廷捕斬李壹乃云為經略使所誅杜和公坐蘇婿奏邸獄及與韓范富公厚善為小人所擠以慶曆五年正月守充今乃謂范范孫孫孫子容既有是說君實亦筆之記聞近歲李燾作長編又雜取二說不知去年十月自襄自緣親老得守福州且是日既同首相章得象簽書矣和公何懼于執中遂焚聖語也程林以參貳被逐後歷外任方除使相未

寺講求定驗於是蔡京等奏考之聖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於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此即出帝今云受命于天既受承昌其為泰璽無疑哲宗皇帝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仍降德音於諸道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云淳熙丙午四月辛酉致齋龍華寺題

題李西臺和馬侯詩
姑蘇名士朱長文謂唐書餘學歷非也時人作字尚不荷特氣體稍卑爾耳李西臺獨能拔乎其萃是以古今貴之熙豐以後學者爭言道德性命之理翰墨一藝固在所忽矚等陵節豈惟筆法之絕乎此可與善學下惠者道而難與失步耶郭者論也淳熙丙午七月一日孟亨致齋東里周某題

右開立本畫列帝圖凡十三人嘉祐名勝揚之美
題開立本列帝圖

夏藏之後入吳并內翰家吳氏子孫今寓嶺南諸市過期不能贖予兄子中為守用錢二十萬謝以相示初展視而斷爛不可觸至以四萬錢付工李謹葺治乃可觀十三人中惟陳宜帝侍臣兩人從者并執扇各兩人潔與者四人筆執尤奇絹亦特故是間真跡無疑餘似經摹傳故稍完好自富韓公而下皆有題識往往缺落破碎第一跋文雖具而年月姓名俱漫滅賴紹聖間張勳引六一先生戲揚直講詩兩句而印縱有之美及四世三公之家兩印然後知其為愛也古帝王多矣繪事必不止此無乃後人欲獻宮禁而削其偏方不令之主故間得流傳於世如晉人平長帖然漢文光武儼然卷首何也文帝而曰昭文殊不可曉豈題者誤耶林叔豹謂孝文廟樂曰昭德頗似連就或云載記李壽在蜀嘗以漢王僭位改元漢與其死也諡昭文帝廟曰中宗豈其然乎必有能辨之

延之王順伯子每春問焉淳熙乙酉正月五日某題
題筆案圖
右筆案圖紹興末在臨安西伯官宅傳之陸務觀龍興癸未秋歸廬度村居戲題二絕時朋友多屬和者已而為人借去不還淳熙乙酉復與務觀同朝再傳此本小兒錄舊詩于後某題

再題劉子澄筆案圖二絕句
右亡友劉子澄當時所作紹興三年臘月二日子澄門人劉繼季草自廬陵送子澄遺集來二詩在焉因併錄之

題清虛居士真草四詩
右王鞏真草四詩故人遺師張恂同山谷先生煮茶賦遠以相示蓋與茶賦跋語相連耳紹興元年三月十二日某題

題龐莊敬公帖
右龐公與劉冲之帖按冲之以皇祐二年三月自開封除參知政事而龐公是年十月由樞密使拜昭文相五年七月坐趙清脫事為言者所誣罷守鄆州故有同政府行及二年之語紹興辛亥五月三日某題

者東里周某書是日延和素事退皇太子初決庶務于議事堂蓋淳熙十五年正月二日也
題司馬溫公書臨本
右溫文正公與劉道原手書今藏范夢得曾孫家處此論所臨也淳熙戊申正月十六日某題

題蘇子美帖臨本
歐陽公名蘇子美謂喜行御草書今玉山汪季路所藏頗備此體其間峽東品排之詩既用杜工部句又錄漫興惜花二絕其愛杜至矣俱字子美得非馬相如慕爾之意乎衡本滄浪集改蕭然作飄然梁寺作蕭寺能驅作聊驅向城市易松門路還自修易却自修益加潤色比舊為勝世以前輩真蹟證別本未必盡然淳熙十五年三月六日命小子論臨而藏之

題修禱帖
朝士喜藏金石刻且碑見洽開者莫如沈虞卿尤

益公題跋卷之八



益公題跋卷之九

跋劉仲威蘭亭叙

晉人風度不凡于書亦然右軍又晉人之龍虎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兵銜枚中令素定推墜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滯礙故形于外者乃爾非但精學可致也昔梁昭明以一語不中廢此叙而不錄後世因以絲竹管絃為重複之病至齊梁小兒偽妄之作則信而不疑是蓋以微瑕棄玉而以玉表重珉也唐太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豈無意耶雖然翰墨如此閱千百載終當輝映學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此固右軍期望於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為仲威言之紹興乙亥九月二十七

跋周德友所藏蘇軾直詩帖

後湖居士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而字畫健逸又老坡之苗裔也吾宗德友文質其遺墨殆且百贈其所服帶僅能經紀家事平生清白身後益見清白所以俯身也身俯則無不治矣思父真公擇之友哉是宜特書使來者知為史之本

柴翼秀才著書求跋語

三衛柴鴻舉著易索隱若干卷芻言四卷可謂動且博矣談禪不必戒律川兵不必廢行伍講解會粹之學有功於道豈少哉予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鴻舉之志也故為發明之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一日

題中書舍人趙莊叔字

莊叔書此數語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年四十七死矣或謂養生為無益蓋非也莊叔若不作何天上則當俯文地下耳紹興壬午閏二月二十五日

跋宗室土會所書周以宗強賦

漢二賦皆以好書附故傳國亦皆最久彼其遺子

紙可謂富矣僕生也後不及從居士游今以德友數十年染指之勤一旦得大嚼焉正使親見揚子雲所獲未必如是之富也欣玩彌日拱揖不暇姑識歲月而歸之紹興戊寅十二月既望

跋宋景文公墨蹟

柳子厚作司馬刺史詞章始極其妙後世益信窮人詩乃工之說常山景文公出藩入從終身榮顯而述懷感事之作徑逼子厚贈楊憑等詩自非機杼既殊經緯又至安能底此殆未可以窮遠論也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跋劉子澄曾祖帖

大中大夫劉敷忠父與原父貢父兄弟也少嘗令桐廬元豐庚申復來守睦歲久事逸而邦人猶能頌其清白董氏國經賞載之紹興壬午其曾孫左迪功郎清之清之得李尚書公擇帖將刻石烏龍山中公擇任久且顯其夢莫也甥黃魯直為哀將

孫者固有以致之矣今賀王不以金譜玉局是務而孜孜短葉佔嗶嗶間無感乎文章盛於王門而餘澤及苗裔也僕少時應舉竟官乃未嘗手抄一賦見此不覺汗下壬午十月十四日

跋湖州沈壽岡之祖墓銘後錄藻

志慕有美而無幾久矣然東坡謂翰林陳義呼噪不少自貶則其所以稱壽承其諸與乎人稱者歟隆興元年正月二日

跋平江張漢卿推官華山就隱圖

洞庭楚之巨浸而山乃在震澤中其產楠柚皆足以冠天下世謂地脈潛通宜哉太華之峰有玉井井之遺十丈自古記之矣今吳郡有華山山有天池池嘗有異蓮其地脈亦洞庭比與儒者知禹貢職方氏必以斯言為疑安知造物之事方輿直塊土耳況區區秦吳開相去殆不能以寸復何疑哉誰能補圖經之闕願以是告之隆興元年四月十日

跋羅良弼家歐陽公唐草贊

長卿博雅好古識本朝名公帖至數十百款以那為首不在此藁乎隆興癸未十二月九日

跋宗室世與教授閔丘仲和帖

孝穆公宗室祭酒而敬愛儒者如此子孫其有不樂善者乎一傳為安定郡王表之遂以才名發聞於世今忠訓即子崧公之諸孫也醇雅好書驟見之疑其為樂士向寶此帖麓金可散此不可失也隆興二年五月十一日

跋黃承謙宗諱所藏文潞公劉莘老韓師帖

諸公題類魯公懷素書
于昔在館閣凡古今法書盡見之而魯公祭亳州刺史文懷素書皆在焉嘗以告監少刻為中典法帖數十卷使學士大夫盡得寓目亦一段奇事諸公雖然子言而未暇也黃君延老書元祐帖名卿二

於家欲與舊傳併刻之非特備史氏他日未擇亦使生知前輩立朝本末如此于贊曰明著祖烈古人以為榮孝山谷斯文黃氏之鼎銘也可無傳耶季文因詩題其後隆興二年十月十五日

跋劉原父貢父家書

前輩日遠公之文集僅有蜀本而於全書學者或未盡觀况其遺墨尺牘豈易得耶吾友子和子澄公之從曾孫也樂道嗜學篤行能文寶此數帖非特如鄭公之笏而已要須挺挺有其風烈乃無愧耳昔二先生皆以忠懇爾雅之文尚明邁往之氣事累朝為名臣然不得以直玉堂議者惜之不在其身子於二君深有望矣隆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又跋原夫貢父和仲馮帖

此墨莊寶章也更數百年學者讀三劉漢書而思其人或於蛛絲蝶尾中覩此帖宜如何愛慕耶

跋久矣今歸會稽道行間蓋以是告有位者乞併刻之殆將補商頌之亡合豐城之劍邪隆興二年五月十七日

跋黃魯直仲行狀

熙寧元祐人才參辰相避冰炭不相入其或毀譽兩忘者非棲遲下位而不與事則脂韋其間而不任事者也給事中豫章黃公在熙寧時責任御史將使指在元祐時則樞密公府駁禁者出入要劇獨無間言其致此必有道矣昔予外祖安陽王公倫泰陵正史閱五年於公帖傳或與筆削馬紹興辛巳于樞太史牛馬走訪求故史已亡三篋而新史殊未殺青惟得公行事於新舊寶錄而參校山谷十詩如金門戰袍之語猶未盡解也奉祠歸廬陵適公之孫季文為郡丞始見山谷所作行狀然後知公所以被遇兩朝始知如一者忘已徇公中立不倚故也季文謂山谷詩已載集中而行狀止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同家兄子友子中胡和慎趙從李觀于承和本覺寺而歸之子澄父集中國詩雖為詩猶草棘中觀色難為色也吾友陸務觀當今詩人之冠冕勸于味補黃門詩退取樂城集觀之未識其音趣甲申閏月辛未郊居無事天寒踞爐如餓鴟劉友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讀數過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於此道真先覺也掖垣故事最重省上及題名禮填子綴職皆班後會張夔州真父初拜正字老吏持供職請舍人署舍人涉筆從之次則臨吏以狀文展而已開宴既無近事題名初本具石而受責荒莽拜唱酬亦廢我思古人豈獨歎其筆力哉

跋劉仲馮與斯立宣德帖

西樞劉公為從官時丞相劉忠肅公實政府在政府觀

元祐施設則二公立朝本末蓋可攷矣紹聖間忠
 肅既被晉昭之誣貶死新州樞公亦坐朋黨謫柳
 久之會增國改元忠肅之子跋始能辯雪文寬卜
 明年正月以丞相禮葬公于鄆之瀕城而樞公來
 守邇在靖國之冬故有春首葬事且夕前樹等語
 未幾國事一變死者奔生者徙前帖所謂掃神之
 禍者猶未已也昔漢末奄宦用事欲掃除善類濁
 亂帝室以謂人誣以避則辭費而易窮各議其罪
 則罰輕而弗徧故創為黨論以網羅之識者所宜
 寒心萬世所宜絕口也崇觀用事之臣忍復以姦
 黨為名網人於聖世乎彼徒欲誣害者廣不暇為
 國計而不思以士大夫竊奄宦之緒餘為可重羞
 也悲夫後六十二年樞公族孫子和子澄攜此帖
 相過因題其後斯立劉跋字也

指輕重詔獄九原雖遠直氣凜然今讀為宗室孝
 穆公書又知好賢獎善出於天性嬰之此公任職
 居官無不盡其心非為神羊在首一時以決獄為
 剛也此葉初藏友人胡季懷家會考穆公從孫季
 與季懷遊遂以歸之手懷此心肅公獎善之心也
 執柯伐柯從季豈以為遠哉圖為似是而已肅公
 諱服字昭甫吉水人隆興乙酉歲且試昆陵吳祺
 筆

跋山谷發願文
 此書蘇河陽李彥將家索助端重所謂入瓶揚湯
 雁行者今已刻石廬陵郡齋然可傳者位重形勢
 而已若乃淡淡纖纖備眾妙則副墨之子亦如
 佩夫子象環耳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彥將自
 願上來僕具脫粟請少留遂出示此軸厭豚蹄而
 得木車者耶

跋王平甫所撰王職方墓表

職方父子廬陵名士平甫兄弟四海文儒而此石
 壽未百年幾以貨泐于既用萬錢贖得之不致復
 實王氏之汗懼再驚也他日遊靖居上方得職方
 父子像于閣室壁間遂囑長老法字表出之而立
 石於門右使來者得覽觀焉賢賢善善誰無是心
 有官君子勿恃強有力而取之乾道乙酉

跋宗室子樞藏前筆帖

國朝雍熙中詔改拾遺補闕為司諫正言然樞沿
 五季舊制未得守其官但以寄祿往狀元登第
 者自匠丞再遷始得之其高選如此不則特赦許
 赴院供職乃曰諫官至天禧初又詔兩省別置諫
 官六員明道元年復置諫院然後名正而官備至
 今守之此帖不知何人計非延魁即嘗供職諫
 院者文正公稱為長者必醇正人也乾道元年五
 月一日

故翰林學士錢公希白吳越廢王子也忠懿納土

時一門鼎貴希白獨刻意讀書故序有不求族蔭
 之語年十七試御前三題立就以輕俊被黜故云
 妙齡試才中間雖簡在神宗章聖之心然欲成就
 其才每抑之年三十有二方登進士甲科故云
 晚歲得傳旋以內艱解官免喪時嘗在咸平四年
 咸五年於時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為宰相此必
 三家舊本特不知出於誰氏凡幾易乃至從季爾
 昔韓退之三書不能動時相而希白一啓遂召試
 改秩通守新春雖曰人主記其姓名且鼎甲格當
 擢用然列聖抑揚有法大臣薦進無私皆可垂憲
 萬世子特詳言之亦使從季知公侯子孫自立如
 此得不見形而逝也哉

二蘇兄弟行如米雪足以下照百世望如九鼎足
 以坐銷草好學士大夫得其片文隻字概藏去以
 為榮蓋非特取其華藻也質公帖是中年書南至
 帖疑叔黨輩代作奇米帖淵明詩道媚秀傑晚年

精妙蓋如此黃門銘其兄云撫我則兄海我則師
 請載公詩便知此言為實錄

干頃官林陵令每休必出白下過半山山鐘阜訪
 定林酌八功德水想公跨驢却蓋往來其間與實
 覺行詳之徒遊其高風絕韻殆古今宰相所未有
 自非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不能爾也至於談禪之
 病則山谷道人書喻之龍蛇必有能辨之者

山谷翰墨毀棄於大觀政和間而中興之初搜訪
 甚急故散在士大夫家者浸少不然此公平生喜
 為人作牛仙去幾數十年未應爾也往聞唐文皇
 盡收二王真蹟惟不取平夷問疾者此帖得傳於
 世亦幾是耶

跋三穠畫像贊

侍讀公贊蘇氏父子兄弟之盛游夏不能措辭矣
 英彥以示省齋周其乃續一轉語云是家一辨香
 竝為文忠公此圖盛行於廬陵宜也乾道丙戌五

月十二日

跋此庵記

韓退之力排佛氏欲火其書槧子厚乃推尊之謂
 與易論語合浩初之序左右佩劍今攷二公心迹
 誰為善學展季者耶侍讀胡公平生未嘗敢焚夾
 效膜拜戲為証老作此庵記而辭理超詣便得儒
 粹之妙正使三十年然坐照破蒲團一萬里行脚
 踏盡草屨恐亦未能到此地位真今代退之也若
 子厚者風斯在下矣乾道丁亥二月十一日

題王龜齡石鏡溪詩碑後

子往與龜齡同在道山見其拒佛說過於揚臺乃
 來廬山讀數詩皆食蔬茹帶為藤轉退之夾非大
 願所能移道一而已丁亥清明

跋劉季高與深陽筆工顧淵帖

杆山人人筆精墨妙獨步斯世而顧淵之藝數見
 褒稱東坡詩中李文政也乾道三年八月辛酉

跋黃魯直所書金剛經

此經最貴徐禿所書今或漫或燥所可攷者獨淮
 溪本但恨傳刻失其耳山谷遺蹟自當盛行於世
 故四明別駕陳家藏而未刻者為其非全書也然
 經複語類而次之計所欠無多山谷翰墨滿江南
 匡廬又產藥石取諸人而補華哀攻他山而傳副
 墨斯無難矣此孝子慈孫所宜勉也乾道丁亥十
 二月二十三日校觀於天池院文殊亭

魯直自題卷後云寫到此謂已盡亦可笑然觀
 以前九分筆弱終不成器可護與六郎學書
 若兄須讀當以舊漢白絹寫一卷他時寄上某
 再拜 後又有跋云得李伯時畫須菩提乃求
 魯直書經已已春末叔和

跋上藍長老了賢所收張丞相帖

丞相魏公言訂千金義烈之稱二字師號也賢乎
 不朽也乾道三十年十一月某日觀於豫章南浦

亭

跋西山翠巖寺南唐保大中賜僧無戒詔書

李氏世敬桑門其賜書編江左諸刹至於不失舊
 物如翠巖者鮮矣乾道丁亥十一月十三日同長
 老子堅觀

跋余安道題名後

上即位首命編類聖政所訪國朝勳臣後將祿之
 其與吏部侍郎凌公實奉行詔書未及條上會觸
 罪去今讀故人馮卿跋語乃知始與襄公四世孫
 竟如初詔與減繼絕天下之民所以歸心也尚有
 一說宜共為今凡勳賢之後所居州若縣籍其名
 氏遇三歲大比而不中選則別考其德行道藝上
 之文武隨所肆有司按其家祿任或闕則官優第
 者一人於以勸人自力於善毋亦厥祖亦使赴功
 趨事之臣欲慕政及以蕪其子孫且於三代貴重
 世肖之意為相合某已收朝蹟無由發此議因公

開孫出示手澤為書其後庶幾告有位者讓而行之乾道五年正月二十八日

跋王氏瞻詩

人年八九十語必詳諱雖術武公未免蹈此懿戒最詳於二雅是也盧溪丈人年至矣而詩益清壯簡古如揮魯陽之戈日可再中其壽豈易量耶安復隨高坐出此篇知予非續貂手苦求跋語為題其後使攜歸為丈人賀乾道丁亥五月二十二日

跋孫萃老告身

龍圖閣直學士高郵莫僅八十年而曾孫浩鴉本來色困於逆旅微手攜命書數通吾亦白眼賢者類矣既呼匠標飾歸之因為紀其歲月後有觀者考前輩立名節之難而思後人持門戶之不易必將有感於斯焉乾道戊子三月告朔

跋解繼善所藏柳書千文

尺牘傳世者三德爵藝也而兼之實難若歐蘇二先生所謂老髮無遺恨者自當行於百世

跋大單渡永興觀舊碑

王德諱子孫字大單事迹著於廬陵王山名山王田名村嘉福之觀大單之渡值夏之市皆是也參攷碑識同謂飛昇於晉永嘉中而郡人導嶼焉先生作嘉福觀記云故老相傳仙東漢喬之弟頗疑相去二百餘年特世俗附著之耳予按湘東王古今同姓名錄有王喬其一晉廬陵太守以時與地攷之仙豈太守弟耶而大單為渡略見南史陳紀今俗謂仙嶼而渡訛曰大焉此又妄之甚也永興里許主者王道貴葺棟宇於廢墟之餘侍讀胡公實紀其成尙有政和舊記頗序歷代沿革碑漫詞僅傳道實併刻之而惠文不雅馴或曰無傷也侍讀之文江海也豈必廢蓋屬哉道貴因求跋語于嘗自郡城涉江東行二里入洞元觀問

張長史草書以雄放名而魯公謂其模楷精詳最為真正乃知其生行行生草果有微也解使君家藏柳書千文予雖未能必其否然筆勢雄放而法度精密如造父王良馭八駿駕輕車馳驟萬里其進退曲折未嘗不由規矩豈非書家之傑然者耶亦恐歐虞褚薛未必能辨此耳乾道四年

跋安福令王棟所藏王介甫及其子渙之沈之等帖

王公與荆公同學眉山蘇公同科二公皆以詩其人可知矣敬觀翰墨恨不時也彥魯豈從荆公學故手筆數字頗有橫風疾雨之勢乾道五年三月

跋歐蘇及諸貴公帖

賜額何時道士出大中祥符中蝶視之始創于南唐國朝之間初亦曰永興治平中方收洞元今攷此記永興得名甚遠中間蓋移於洞元遂失舊物至大觀始復耶乃併書以遺道貴使為觀門故事且補導峴之遺意云乾道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跋趙德麟書

詞翰雖君子餘事必淵源有自乃可貴焉德麟既著錄於老坡之門子禮復順風於德麟之質而誠父又子禮過庭之佳子弟也文獻相承夫豈偶然推而上之傳道安可以無宗哉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

跋米元章書秦少游詞

借眼前之景而含萬里不盡之情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此詞此字所以傳世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

相國江夏公與大父同登元符進士第為一世相國猶子達觀得此帖而伯父轉運公跋其後又為一世今相國之孫仲實仲文復以示其基黃氏周氏周旋三世矣使吾二家子又生孫孫又生子世篤契好於文字之間不其休哉乾道己丑九月五日

跋吳說千字文

尚書郎吳傳朋王逢原先生外孫也往見其論唐孫氏書請自言總角以來編參博考始悟筋脉相連之理蓋與近世不知而作者與矣皇諸孫從季家藏古帖甚富又求千文於傳朋而刻之非樂善好事安能若此其於書情然而季兄子中筆法絕高常問道焉共評此字雖未至顛張醉素之雄放而圓美流麗亦書家之翹勝者也乾道己丑九月

跋張魏公批劉和州事因

賦詩故錄陶阮篇什及舊作累數十紙以寓意然會茶帖云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詩在其中矣僕生晚不獲從夢得訪公道事而識其孫左奉議郎荆寬厚夷雅力學工詞章所至榜書室曰見坡其慕尚豈特翰墨而已夢得真有後哉乾道九年六月十九日

題故饒州府西溪居士將謀傳後

子初從外家開丹陽蔣公政和間為中執法有筆擊鳳鳴之稱今觀饒州府君復以十事倦倦納忠乃知誠孫有後於魯仲世祀於齊非無驗也淳熙元年二月十八日

建炎御筆跋

德壽皇帝中興初御筆使入神品庭堅書法特筆蹄耳臣宋錢係之子以遺臣段元愷元愷以示臣某謹續首再拜題其後淳熙元年二月既望

隻字亦可想見所謂造次必於是者年家子周其題

跋虞丞相尺牘

陳孟公口占私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韋郁公命侍史答牋記惟書名若五朵雲時人慕之翰墨之貴古今一也

跋張文潛帖

右張文潛右史遺李彥誠忱十一帖右史以元符末貶監黃度二州酒稅祐陵初政乃起守東秀方黨禁未解時同寮雖鄰近不覿右史亦眼高無人也一境令獨相親如此又得文人之稱彥誠才行可樂見矣乾道九年 天中節

跋東坡與趙夢得帖

南海上有義士曰趙夢得方蘇文忠公謫居時肯為致中州家問其賢可知公既大書姓名以為贈又題澄澗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特良禍不欲

元章初學羅讓書其後趨邁入神殆非側勒等趨策掠塵跡所能來將也

又跋章友直畫扇

元年四月四日

跋劉楚公沈拜相告

右彭城公拜相制書一通元孫石城尉德循實寶藏之按公以至和元年中秋日相前一夕仁宗召當直學士楊偉不至乃宜趨稟視草自此遂召學士有故不宿者以次官選宿然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為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殆後世公議非後世褒詔也自至和距淳熙改元實百有二十年而歲次俱甲午云七月丙戌朔

跋朱新仲自誌墓

唐杜牧之以辭章名仕至中書舍人嘗與數郡將終自志其墓近世同鄉朱公亦與之同但壽過牧之耳與故淳熙乙未二月六日舟過豫章公之子輔出示此軸敬題其後

跋蘇敏庸公平戎慶捷詩卷

者固多至於更歷累朝名位均一如二公則鮮矣今文正曾孫及正獻曾孫企中適為司農長貳相與論述先契感嘆不已於是摹繪言刻之石以某寓直禁禁俾題其後昔唐文宗問魏文正公五世孫慕白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恭對惟故物在詔令上送今司馬氏係有此書過魏氏矣與國成休承世無窮惟後之人實圖之淳熙二年九月一日

跋宋景文唐史蔡

香山詩語平易六一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問觀遺稿則窺定甚多景文之於唐史刪煩為簡變今以古用功既至尤宜不苟也如吳兢一傳具業不知其幾此本似定矣然以新史技之亦復不同杜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茲可嘗鼎也自不足累德而上頗有脫簡惜哉淳熙丙申二月二十二日新安程叔達清江蕭燧上悅揚物東里周某同觀於東舍直舍

卷之九

臨寧中收復熙河兆岷疊宕等州裕陵歸功介甫親解玉帶以賜元厚之詩云何人更得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蓋謂是也蔡公久為西帥晚預籌惟斷章專及舜功殆有微意介甫和篇為推舊伐則公之勞亦不可併矣淳熙乙未二月辛未

跋吳仁傑所藏張旭草書酒德頌

張顛補人吳君斗南寶與之同郡寶藏其書固宜然莫于齊云章申公家有酒德頌甚奇俾紹興開入御府茲豈別本耶淳熙乙未八月旦

跋司馬溫公呂申公同除內翰告

神宗皇帝天縱將聖煥乎其有文章即位之三月首推司馬文正呂正獻為翰林學士此當時贊書也惟二公道德文學冠於本朝故其進用大同者三在仁宗時力辭知制誥並改次對人侍經幄同乎初也右文初政並升翰苑同乎中也泰陵嗣服俱在揆路同乎終也追觀前世名公卿同時被遇

益公題跋卷之十

光堯御筆賜陳正蒙白金三百兩跋

諫官陳瓘夢奠於宜和墓本拱而光堯眷禮正蒙如此其不能恭承嘉惠者天也是年十月正由遂為考功又數年正同亦自曾郎驟擢公府竟至侍從與王質諫臣善善及子孫古或有之然未有如我光堯眷眷陳氏者有加而無已也後之人孟思紹先烈而報國哉淳熙三年四月三日

跋皇祐朝賢送張肅提刑詩卷

右皇祐庚寅冬朝賢送張肅赴江東提刑詩一卷由司馬溫公范蜀公而下十有四人溫公復追錄岳州送行一篇按仁宗寶錄慶曆七年五月張公自廣東運判權利路提刑會有指其前在任過市物者九月貶知岳陽至是乃得牽復今讀溫公新詩以於不彫寒絲會斷直為衰舊詩有出羣得罪鶴介錫僧之嘆是必以康直及為同僚讒賊多端

跋宇文虛中詩書

宇文公忠謀義深謂當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乃從庾珉玉傳於地下可為痛哭流涕淳熙丁酉三月戊午

跋韓忠獻王帖

右韓忠獻王答司馬文正公手書其前二幅蓋熙寧四年春文正自雍移許時也後二幅則歸洛矣二公在嘉祐中固已忠義相許及治平初忠獻畫陝西義軍之策文公肆論其非略無假借已而自

同前

蕪屬國有羊海上假雁足帛書而得歸宇文公其有此書而不得歸悲夫淳熙四年三月十八日

跋初寮先生帖

初寮先生未冠時及拜東坡於中山筆精墨妙宜有傳授當政宣間禁切燕學一涉近似旋坐廢錮而先生以奪胎換骨之手揮毫禁林初無疑者靖康而後黨禁已解玉佩瓊瑤之辭怒視渴隲之書盛行於東南然後人人知其為蘇門類也晁張復生其雁行先生欺仲明公及其之大父俱為元符庚辰進士故向公之孫中庸出示此帖敬題其後淳熙丁酉四月既望

卷之九

有巧中耳又一聯云飲水豈容吳刺史謗書錄似馬將軍前軍用事精確如此張公雖止祠曹郎中按刑則服然蓄其餘澤放道後裔子孫祿仕變世不絕紹興初曾孫延壽遂為侍御史天之報施昭昭矣庚寅距今實百二十七年侍御史之子宜敬

跋程宗正之子鑄墓銘

天聖傷鳥聖賢有所不免今新安程公銘家子之藏筆力得於天成慈愛出於天性使人讀之於十年之後猶太息不已黃太史云眼看白壁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于於程亦云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一日東里周某書時同試館職于玉堂

跋范元卿所藏醉翁帖

右南宮舍人范元卿所藏醉翁帖翁喜賢俊重交

友出於天性其立朝尤相善者劉與蔡也觀此略可見矣今居士前後集有手書數卷而寄原甫帖在焉所謂用快大過及後集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等語良是至於才薄任過有望於公以濟不逮及未歸間不惜時在問之類大率意同辭與獨論簡事為外名迹幾百言而真跡殊無之數日大風至照管公儀家則集本略不載夫尺牘出於信筆非若若書客有刪潤也縱後人傳寫差誤亦當不過十數字乃爾與同耶謂二者非一時所作則又事辭不應甚似如此元卿素以博洽聞頗質疑焉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跋韓忠獻王帖

右韓忠獻王答司馬文正公手書其前二幅蓋熙寧四年春文正自雍移許時也後二幅則歸洛矣二公在嘉祐中固已忠義相許及治平初忠獻畫陝西義軍之策文公肆論其非略無假借已而自

同前

蕪屬國有羊海上假雁足帛書而得歸宇文公其有此書而不得歸悲夫淳熙四年三月十八日

跋初寮先生帖

初寮先生未冠時及拜東坡於中山筆精墨妙宜有傳授當政宣間禁切燕學一涉近似旋坐廢錮而先生以奪胎換骨之手揮毫禁林初無疑者靖康而後黨禁已解玉佩瓊瑤之辭怒視渴隲之書盛行於東南然後人人知其為蘇門類也晁張復生其雁行先生欺仲明公及其之大父俱為元符庚辰進士故向公之孫中庸出示此帖敬題其後淳熙丁酉四月既望

跋鄒志完曾祖詩

詩語忠誠心盡莊厚天禧天聖間氣象大率如此可以尚論其世矣忠公作政時正遭外艱所謂聽祖考之訓未非讀其禮既葬讀祭禮者耶淳

益公題跋 卷一〇

卷之九

五十一册

熙丁酉四月巳卯六世孫朝奉耶憐以舊同僚
東里周其敬題其後

錄書

陳了翁以元符庚辰八月為司諫雖論廢裕史不
當用日錄然名是王介甫而非蔡下明年八月自
都司出守海陵開樂先生實遺以書其後了翁猶
有合浦尊堯之作大觀四年始因星變復上四明
尊堯集及尊堯餘言痛悔前作則此書為有助矣
淳熙丁酉予判吏部南曹開樂之孫昌年適來調
官出示遺墨乃略考歲月而歸之五月二十五日
跋淨慧寺東坡題名
佛日淨慧禪寺在桐扣黃鶴峯下寺中有池池有
屋注泉東坡先生嘗賦五絕句所謂細泉咽咽走
金沙者堂上題今既百年而詩僧慧舉乃謀入
石可謂好事矣桐扣以張華得名俗云桐扣非也

跋趙善應行實

有開雅之應然後公子有信厚之風有行葦之人
然後人有士君子之行周則然矣本朝奚愧焉觀
于直著作彼其先人之遺事寧不槩見蓋古者子
孫論先世之美明著之後世雖本於崇孝而終
實重其故家沂流求源固非一日積也採詩者尚
有考於斯文淳熙五年六月晦

跋趙子崧詩集後

靖康之難近畿諸郡皆陷獨端明公以宗室祭酒
堅守淮寧首尾半年迄收趙壁保境之功又能詆
呵間位糾合齊盟高世築壇遂參佐命不幸為媚
嫉者所不容復使出鎮京口名曰因任所長實欲陷
之死地未幾狂寇甚至無城可守無兵可禦猶與
其下力戰重傷然後退係江岸上章待罪期者計
得坐貶冀州唐天寶之亂河朔盡陷獨顏魯公
固守平原及至德改元不能當史思明尹子奇之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跋陳瞻頌從古和韻齋陳去非詩

淳熙五年正月丁巳天寒甚獨直玉堂快讀同年
陳瞻頌和簡齋詩五百一十餘首已愧王摩詰不
能致孟浩然之伴直當如裴均他日對草吉甫制
耳

書簡修行狀後

從事郎清江簡公之卒也其鄉人胡開孺實為行
狀今四十七年矣而從事之弟致政思遠公屬某
以銘昔政和中先君隨侍大父官鄆州法當由隣
郡升貢簡公實為坊州教授益營擊節先君之文
不行狀備載其事可謂有先契矣銘何敢辭然聞
開孺乃山谷先生同年彥明之子詩人藏之弟
承父兄師友淵源之正其詞曰光玉潔雲蒸而川
流也從事得此自宜不朽鄙辭尚安所措姑題簡
末歸之簡事淳熙五年二月十七日

鋒乃棄郡渡河惟公始末大率類此魯公進官公
則遠徙人謀不滅一至是耶頤德壽皇帝深察非
辜尋復朝散大夫示將復用而公遽即世矣豈非
命歟淳熙戊戌秋公之孫師聰示公詩文及遺墨
因為略辨當時之事以告著作氏

跋向子諶家部康節戒子孫文

康節先生心聲正大可以銘盤心畫道勁可以貫
準鄰林公寶藏以示子孫厥有旨哉淳熙戊戌十
月十二日觀於摘文堂

帖

林子中與東坡公素厚善後又為杭州交承故書
問倦倦如此林雖尋為利誘折章制詆公不遺
餘力然猶愛此帖弗棄至其子孫始以遺玉山汪
氏乃知惡直醜正顛倒是非者豈盡喪其良心哉
根秀害之耳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東里周其敬

於摘文堂

又跋徐鉉篆李衛公項王亭

常侍此書陽冰之後一人而已淳熙戊戌十月十
三日

又跋蕪舍人題臨闕亭序詩

有若象夫子向與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旁文
舉樽昭陵目一閉真迹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
可比與璠翰林學士承言中書舍人蕪易簡於
玉堂北軒題

又跋黃魯直蜀中詩詞

蘇易簡題闕亭軸詩以其官攷之當淳化二三年
或四年中距今淳熙五年十月始一百九十年翰
林學士中奉大夫周其敬題於行在玉堂之東軒
又跋黃魯直蜀中詩詞
王公權為校錄項堯
君王安樂泉頌茶詞
反耶歸

又跋王禹玉立英宗為太子詔草及當日詩

杜少陵劉夢得詩自夔州後頓與前作世皆言文
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峽峻峰激流
對來兼
岐公既於中書聚廳處受御札立皇子夫復何疑
猶請對而後草詔可謂過乎思慮矣然卒不免於
讒語賴英宗聖明延見藥珠進職端明且有盤龍
全合之賜遂展則然智力何有哉不然先日之謹
良祇足以成後來之罪戾耳淳熙戊戌十月十五
日

又跋歐陽公與通判屯田等三帖

某已刻六一先生帖較卷于家塾他日當舉此三
帖附益之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張與仲
特制家

又跋黃魯直與全父醉帖

僕以淳熙乙未春與幾仲同次對教文閣幾仲旋
鎮襄漢三年而歸又復接武內朝會江西謀帥幾
仲復在選中于騎塞塗旄旆奕奕僕往慶焉天盛
寒飲沉澁一杯徑醉幾仲出山谷醉筆題其後

又跋王禹玉內外制草

中書舍人陳騷翰林學士周其同觀岐文恭公內
外制草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
又跋王禹玉謝翰林學士承旨表本
翰苑多雜著故其體不一某以乾道庚寅歲初奉
寓直凡詞頭之小者院吏輒以片紙錄舊作謂之
屏風兒子笑曰此固殺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今
觀王岐公謝承旨表亦連別本殆屏風之類矣
其詞謂由西掖入北門行將二紀又云鼎聖曆之
肇新頌濬麾之屢易則為張文定公安道無疑然
閣博燕閑浮籛宣稿等語岐公表實用之文體大
畧亦相類二公益同直者顧不嫌於同此前輩廣
大規模也淳熙戊戌十月十四日

之勢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徒黔身行幾路故詞
章翰墨日益超妙觀此三帖 淳熙五年十
月十三日

又跋王禹玉內外制草

他日歸為部民再當觀於滕王閣之上淳熙五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又跋王介甫彌勒偈

王荆公書楷法如此者絕少端明胡公已茂所謂
不敢以易心為之者是也又平生儉約未嘗輕用
緣帛獨於佛語用之亦是意耶淳熙戊戌十一月
二十五日

又跋黃魯直畫寶呈李公擇等四詩

詩雜古律字兼行草此山谷得意之作也淳熙戊
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又跋東坡帖

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東宮講讀因與同僚
共觀坡仙墨妙而戴子微太常亦出懶放一帖大
槩絕相類惟拜字與耳真臨雖難辨要皆法書也
跋馮京與朱謬右丞家書

右馮文簡公與其孫婿朱忠靖公書前一幅元祐

八年冬後一幅昭聖改元春也馮公時以太子少師致仕居京師而朱公為壽陽節度推官所謂燕相蓋楊仲子容也馮公作此帖僅數月即薨莫于兩楹後六十六年朱公之孫叔召自蕪湖來求跋語按熙寧間馮公與王介甫同在政路能使介甫有所畏懼至為無使齊年知之語其正可知矣翰墨自應傳遠况家問乎惟其外祖少師初佐壽幕朱公實來為代兩年契好不薄其後叔召遂為外祖孫塔淳熙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政泰少游帖

觀自去歲入京遭此追捕親老骨肉亦不敢爾鄉里治生之具緣此蕩盡今雖得生還而仰事俯育之計蕭然不給想公聞之不能無惻然也不知能為謀一主學處否試望留意幸甚惠及銀杏尤見厚意感悚忽遽未有以為獻者行甫聞投宣城是否家叔已赴涪州泐海知縣祖父

一錢於是棄而去三年十月予伯氏元明為令也擇請延慶院山主宗禪來尸法席禪德游諸方號稱得安樂法其居延慶院也變飲酒食肉處為菩提坊開草萊荆棘為會講堂故元明以為是必能與我寶積三招而後肯來至則破六律院為一叢林誘者杜口檀者傾施不問歲盡徵蜂房之屋鬱為驚峰之會建中靖國之元方丈三門世尊之廟崇成矣粵明年樂淨堂德味厨法堂皆畢工凡率有家之錢為五百萬而所以庇覆安樂道眾冗徒之屋無不具使歸訟者口談般若鄙吝者心悅檀施若禪者可謂有功於此縣而其道行之化或溢於鄰邦矣伯氏來為為禪記之故敘載如此崇寧二年十一月丁丑朝奉郎管洪州玉隆觀雲騎尉賜飛魚袋黃庭堅魯直記并書淨鄉今黃大臨元明立石壬午歲浩翁杭州略洞庭涉脩水經七十二度

在彼幸安但地遠難得書耳李端叔從軍都不聞耗不知何如也與公別未幾世間事多變如此既可嘆復可笑耳何時展晤以盡所懷觀再拜

少游作此帖猶未仕也今淮海集有對詔獄二詩所謂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脚起漂母給朝暉者殆去歲追捕時耶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東里周某同崔大雅觀於吏部直舍

政彌明石鼎聯句圖

昌黎公詩中有盡李伯時畫中有詩此雖臨本亦可見吳生遠擅場之意

政山谷泮鄉縣寶積禪寺記

寶積禪寺本周廣順中民李氏施地宅建梵林寺寺有僧伽像顯德中見光怪累日因改寶積寺星布六室以元符二年十二月敕改律為禪以僧紹築於泮鄉無法緣居十月而里人不施

出萬載宜春首元明於泮鄉為韻半月明年在武昌始作此記未聞月而承天院記之禍作遂長流宜州計未暇刻也故集本缺焉他日當同承天塔記附錄以成東哲補亡之義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

政東坡草烏頭方帖

仇仙慕舊雅川陶隱居孫思邈之為人欲以救人得道故常留意名方此其一也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

政山谷書東坡聖散子傳

山谷作履安常傷寒論後序云前序海上道人諾為之故虛右以待道人指東坡也今又書聖散子傳若安常所謂得二公而名彰者耶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

政陳簡齋法帖卷末

德壽皇帝嘗論近世絳帖已少錢希白所臨潭帖

為勝臨江帖失其遺夫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風骨意象皆存今觀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為侍從時奉詔定法帖十卷釋文一冊其間稍辨刻大莊之誤殆臨江武潭帖歟陳公字畫清簡類其詩文紹興初步中朝故特承善誘知人堯哲茲可觀其精餘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周某為起居舍人木待問題

政鄧延所藏其祖溫伯與東坡唱和武昌長篇

蕪鄧兩公同直禁話舊賦詩建今踰八十年東里周某始獲敬觀鄧氏別本於行在所因命院吏印其後印蓋景德二年舊物兩公嘗佩之矣升堂伏几而裝其裳得無象環之惡歟淳熙庚子正月二十八日

政趙忠簡公答魏侍郎手書

弗顧非勇乎一事而三善從可書也已蒙之字子功富沙人彥國之族也長不滿五尺語不能出口見義必為不擇難易輕財樂施嘗蓄田宅濟人之急交友付託之死不背為一尉已能如此向令踐貴任臨大節其所立必卓然不可及上初即位大臣誦言其事詔特改京官除寺監簿出佐帥幕再入為寺監五年五十卒于懼其無間故因是書表而出之庶幾附趙魏二公而名彰云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一日書

政唐相梁國忠公為吏部侍郎加勳告一通子孫世寶藏之至紹興 吏部邦達蓋二十三世矣由神龍乙巳距今淳熙七年庚子已四百七十六年而印色如新蓋古者百工之物皆良故能耐久如此按唐史中宗以正月二十五日丙午即位於通天宮此告云二十七日制者後兩日方單

政先大父秦國公所作涪州使君李昌年墓誌銘

右涪州使君李公墓誌銘先大父宮傳所作先人少師賞書丹按李氏之先以勳業事太祖皇帝自是世有顯人誌其墓者又皆一時名卿凡闕亭在汴都則有翰林王公元之記丞相李文正公而下

故吏部侍郎魏公邦達天資靈挺忠憤自信方趙忠簡公再遷海島萬里通問情誼瀾瀾觀此答書槩可見矣忠簡既薨歸葬之常山縣郡守知中外士大夫平時多苦疏往來至是必爭持酒漿會葬意可為奇貨以媚時宰密諭邑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蒙之許諾守猶疑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略入屏書片紙自後出迎趙氏子告之故趣盡焚燬中書及屏棄弓刀之屬比蒙之扶吏卒至一無所得守大怒劾于朝時幸稜其已甚徒蒙之尉爾溪使避守是時士氣未泯言間選客議論時事決非一族微蒙之以身行敵則根株牽連當起大獄魏公且為罪首非仁乎蒙之初被委苟能避免便足取名然懼小人代尸其任則於善類奚益故范詞以承之陰謀以洩之忠簡之家賴以免禍非智乎凡小吏忤二千石罪或不測况相國深恐宿怨決懷不得逞鼎鑊在前直趨

政趙希張致遠魏江奏劄
右紹興四年十二月臺雜魏公邦達副張端公于飲拾遺趙公公時同論和議疏一通具莽者魏公也欲上而改試秘書張公實代之後四十七年魏公之子欽承以示東里周某其敬題其後淳熙庚子三月十三日

政先大父秦國公所作涪州使君李昌年墓誌銘
右涪州使君李公墓誌銘先大父宮傳所作先人少師賞書丹按李氏之先以勳業事太祖皇帝自是世有顯人誌其墓者又皆一時名卿凡闕亭在汴都則有翰林王公元之記丞相李文正公而下

政先大父秦國公所作涪州使君李昌年墓誌銘
右涪州使君李公墓誌銘先大父宮傳所作先人少師賞書丹按李氏之先以勳業事太祖皇帝自是世有顯人誌其墓者又皆一時名卿凡闕亭在汴都則有翰林王公元之記丞相李文正公而下

諸賢歌詩在洛中則韓忠獻公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而下皆賦焉今涪州曾孫哀之以予家三世通姻好萬里相訪且出其家傳石刻甚備獨涪州銘文不在乃錄本以遺哀之且以補史之闕文云

敦江權卿所藏諸家帖

國朝兩制極天下之選文章名世者率居此官藉門四子周旋館殿垂上詞掖乃復流落士大夫至本以為恨觀此數帖大略可見見雖幸郡正葉升然事亦隨變黃九卒不及聯事天官云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臘歲終祭名也于文從肉其後乃有從重者玉篇以為蜜澤二義實相通學者每疑柳文中臘言梘貌字當從重是殆因古今謂十二月為臘月遂疑其傍從日月之月偶讀此詩就為之辯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府云淳熙辛丑中秋日題

跋陳從古梅詩

淳熙辛丑冬准浙告饑欲詳知郡縣荒政次第聞於上退食接客或至日暮官舍後有梅一株不暇問訊何如也同年陳兄喻頰和古今梅詩千篇聯為二十大軸遠以相示乘燭快讀雖未容含英咀華固可望之止渴矣夫以稱頰之學之才筆端滾滾宜有餘地然吟咏一草木安能閱麗與衍千變萬化不窮如此讀最後兩卷乃知自其曾大父先大夫世以詩名鳴皆存於此花源遠矣哉漢崔篆生殺教生駟駟生子玉然後文名著唐杜審言生開開生甫然後詩名顯彼日銀月鍊雕肝琢腎工可能也多文以為富則非世業殆難能也十二月二十日

跋伯父與鄭殿手書

紹興初叔父靜江府君為衡州安仁令某年八月

蕪長公黃岡冬至帖妙甚已漸變右軍書矣仲俞仁丈未詳其姓名既云鄉思浩然相同此味殆蜀之老成人也少公詩皆會判南京所作長篇蓋憶在齊州與孔常父游從耳二絕句乃和張厚之厚之樂全之子恕也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跋陳與義費肅張橫被召省劄

三英之召或云富季申為中丞日所薦館閣才也嘉祐以前兩府初除各舉館職三兩人即將召試其後乃上簿候開治平中歐陽文忠公蓋嘗論此官制既行盡歸秘書省至元祐初復置館職許大臣各舉所知三人未幾又罷太上皇帝當國步多艱之際兼採累朝故事遂養與才富公方執法已能薦士如二府大用之意固自可見已而遂升右

歲因待行而識武尉鄭幾仲其後伯父再守襄陽幾仲實為僚吏某時年二十餘矣由初迄今已五十載幾仲之子承信郎謨自長沙來出示伯父尺牘八幅前六幅乃某代作後兩幅手澤也死生契濶少壯衰老益有不勝嘆者淳熙九年三月九日

跋孫石帖

歐陽文忠公好賢樂善其天性得友友間寸莛尺書必軸而藏之况曼卿子美俊才直節公深知之雄詞健筆公素推之而位皆不遇館職年皆不登知命此公之所尤悲也故於遺墨獨致意焉熙寧壬子公夢奠之歲也猶親跋於卷尾去之百一十載會稽王佐以大司空行內史事得此本於元孫欽尉似欣慕前哲亟刻之石惟公道德文章師表百世而千載繼衣之好至死靡倦彼爭名者相傾屬文者相軋聞公之風其少愧哉淳熙壬寅八月辛丑

紹興末龍圖閣直學士徐公推山以舊德再還從班宅在銀鑪中予以左史兼行詞掖居階門城下相去百餘步而東偏書室適隔一堵公忘年下交屢欲開便門相過從予曰壁壁已定穿齋不由路如禮法何公笑而止公既歿予挽之云昔者陪管筆比降銳擊垣蓋謂是也後二十年壬寅冬公之孫武康尉雲紀錄予中間答公書以相示覽之慨然

題蘇子美草書蔡君謨大書跋帖
蘇草蔡真可稱二絕淳熙癸卯仲春吉朔周某敬

題唐人硬黃臨王獻之帖

臨本猶可愛如此況於真蹟伯時寶之伯長仲晦書之可不題其後淳熙癸卯二月朔

題米芾馬賦
或者疑公為罪行故以聞諸太史氏者補之蓋已西冬宜撫使出於無策謬用武臣楊應誠代公守胡文老遜道閉關不能留至明年五月上用臺評勳揚而還公公感上之知念民之困也益思撫摩以為報會轉運使督緡錢十萬餉劉光世軍而堂帖隨下謂州故貨管錢二萬緡米七千斛期以旬盡償公言民力不支請先軍須後償欠朝廷遂勅公侮慢貶秩而罷其始末乃如此是豈以一時守城為功可謂能固邦本矣湖人奉書至今有以也夫公子伯行要求予書將刻之碑陰云淳熙十年九月十日

跋文潞公帖

熙寧大臣獎用新進指安靜為委靡故於邊防河事指畫紛然潞公在北都作歲頌四篇以諷而二頌尤深切著明殆諫書也時公年過七十筆力猶清壯如此非獨見其所養深厚亦足占壽考之祥

元章詞筆俊拔略無滯礙使能約以法度博以問學則生當獨步翰墨之場且登名文章之錄其成就豈止此而已惜夫淳熙十年二月一日

題蘇子美實奎殿頌帖
仁宗朝蘇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頌於石即寺為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實奎殿碑欽此頌當是召試館職時所作年方三十餘也其上宰宗更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歟淳熙十年二月五日周某書而歸之玉山汪氏

題蔡君謨書柳子厚吐谷渾詞

蔡忠惠書洛陽橋記與吐谷渾詞皆大書之冠冕也淳熙癸卯月日

跋趙湖州祠堂記
右湖州刺史趙公子嶧祠堂記仲并所作其載守城之功其備獨云事甫定公遂罷後以御史言復還又數月竟去凡稱罷者再漫不言坐何事予懼

跋汪季路所藏山谷與柳仲遠帖

仲遠二稿公堂妹婿柳君也故山谷此帖多及東坡謂演其後坡祭妹丈云玉立二甥一秀不實豈非所謂十三者耶淳熙十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

朱希真避亂南渡流落嶺海江浙間德壽皇帝因明彙薦特召而用之既掛冠矣秦丞相擢其子為勅局刪定官希真聞來就養是時東閣郎君慕其詩名欲從之游為脩廢官留為鴻臚少卿希真愛子而畏禍不能引去未幾秦竟倒遺論罷出處固有可議然亦可憫也今觀其字如其詩其詩如其

人後世不待識而當知為伊洛勝流矣

跋張魏公與連壘帖

富貴不足道孝弟忠信可以垂名百世利澤萬物紹興辛酉重陽前一日書贈連君發宜紫昂張德遠

應山連處士一布衣耳既沒而鄉人法其孝友禮遜凡矜寡饑饉之人皆追思之歐陽文忠公表其墓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蓋實錄也有子四人而寶文公則第三子之孫以文章贊書命才略典方面克孝而忠大其家聲今機宜君蒙上拔擢守蓬守郡進用未已施於行政豈真如處士居鄉而已乎東斯心加諸彼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張忠獻公之言矣淳熙癸卯臘月丙寅

跋錢穆父與張文潛書

右錢穆父與張文潛書蓋元祐末紹興初文潛自潤改官及謫黃州監當時也文潛亦歸穆父第二

益公題跋卷之十一

跋汪季路所藏張文潛與彥素帖

朱希真文潛幼元祐紹聖之交為右司諫時張文潛為起居舍人故云同省今國史院有李仁甫編國朝百官公卿表而諫官門逸朱勃姓名以是知闕文多矣淳熙甲辰正月二十五日

又跋季路所藏東坡作王中父家詞

其後注云謝觀

某幼于武臣張可久家見東坡序六一居士集起草至作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事四句每句上下兩字用筆與全篇濃淡不同似初闕而後填者注孟子又云生于其心害于其事發于其事害于其政一書而文意交錯疑混故當審而用之耳前輩言坡自帥杭後為文用事先令門人檢閱今觀東坡帖則已加詳矣况算年乎况他人乎

跋朝士送王校書通歸台州詩卷

益公題跋 卷一一

子東美婚姻之故情誼款密其質入翰苑落籍載文潛集中所謂內翰侍讀四丈者未幾竟逐元祐臣僚人以東坡兄弟少游為諱而穆父憐問懇惻且有靈光歸然之語蓋自況也後復勉文潛以卯入申出仍以附詩文不著意為諷意愛深矣淳熙癸卯閏月十三日偶觀此帖而刑部侍郎會仲躬適相過知其為錢出也問以得離名同兒為誰仲躬曰即吾母魯國太夫人今年九十伏食視聽不少衰子嘆曰賢者之孫固宜壽而康耶仲躬又為予言外祖拔解後侍翰林使高麗既歸省試已終場不能無恨然會開寶院大火至焚死考官有旨再試遂在選中外祖喜甚翰林責之曰爾不念彼焚者耶因併記其語而歸之汪氏

益公題跋卷之十終

校書君位不滿才能宜有此詩軸即柳儀曹先友記也淳熙甲辰二月中休

跋范文正公五帖

右范文正公五帖四世孫之柔所藏也其前家書四通皆遺兄仲溫者以文正集考之皆歷寧海軍節度推官選太子中舍致仕後一帖字仲儀即王懿敏公也范氏自忠宣公擢第皇祐之初至乾道八年而之柔乃復登科中間家蓋百二十四載矣世濟其美尚知勉哉淳熙十一年二月六日

跋喻子材樹帖

喻公子材選于經學敏于詞藝紹興初館閣多俊傑視題名可考也乾道壬辰子自小宗伯奉祠過無錫子材老矣用兩夫肩輿廷勞于塗議論灑灑使人聽之忘倦其謂自天子至庶人皆有朋友三代而上每指之父子兄弟之間後世此道殊廢子至今紳書之汪季路其外孫也出示公遺墨因題

其後

跋劉器之帖

淳熙七年夏連州守臣頓首上尚書按國史諫議大夫劉安世乘誼據正國之實臣不幸官未應諫其曾孫孝壽嘗貢本州累擢鄒浩蘇軾特諡故事以為請守臣不敢開頓首上尚書六月丁酉制曰下禮部下太常太常博士宋之瑞議以慮國忘家曰忠德行不爽曰定易安世之名九月甲戌復上尚書丞相臣雄參知政事臣某奏臨安行官制曰可明年考功郎章森覆諡議同十二月戊申始請有司告其弟于是天子旌嘉遺直之德意忠定公死而不朽之令名暴白于天下孝壽念祖之志仲矣他日出公二手帖泣而言曰曾祖在竄斥中母亾子天患難極矣而應之猶能踰嶺迎奠今正論既伸褒錫美諡而先父往歲貶死于連未克歸葬乃無哀王孫者某聞而憐之為孝壽言孔君嚴節固不計此韓儀公實自左丞除授豈應取序進加等之文以為式吏輩刻舟記劍當發蘇公之一笑

淳熙甲辰十二月中泮

跋蘇氏藏太宗御書及謝表

臣嘗觀參知政事易簡之子耆續翰林志載其父既具狀謝宸翰之賜仍面奏辭字從舌乃是正文并檢虞世南著辭字進呈太宗皇帝大悅曰非卿博識朕已為誤矣蘇氏寶藏此軸垂二百年而臣始得寓目謹錄其事附卷末使來者有考焉甲辰十二月二十二日

跋汝真所藏張丞相詩

詩律清遠有樂道憂世之心筆法娟楷無震於息墮之容觀此則忠獻公氣象略可見矣嚴君既親黨而炙之宜為佳士今改秩宰茶陵足行所學尚其強旂某亦公年家子也故敢附名卷末淳熙乙巳二月上泮

度嶺海人士落南不能歸與流徙之胄百餘族咸受其賜今廣帥采若轉運會叔提舉廷玉暨連守昌君皆向友人樂善無厭奉持二帖造焉必將念元祐之故家庶唐賢之惠政孝壽其何慮十二年八月十日

跋尤廷之家藏蘇子美四時歌真蹟

同時則如賢嫉能與世乃哀窮悼屈古今殆一律也使劉元倫輩見子美詞翰于百年之後則所謂一網之舉安知不轉為十襲之藏乎淳熙甲辰十二月三日

跋喻仲選所藏蘇黃門翰林詔草

國朝內制非一種吏具檢往往列舊作于前今猶如此私號屏風兒某頃跋汪氏所藏王政公謝承旨學士表及陶翰林依本胡盧之語正謂是也按元豐雜壓同知密院雖在承轄之下然二府迭居

跋東坡代張文定公上書

東坡代張文定公上書蓋熙寧十年也其後為公墓碑明載老臣死見先帝有以藉口之語然則書雖成于坡手而意指必出于公不然何其危言至是耶神廟時可謂邦有道矣此葉比集中減數句改數字當以集為正真蹟今藏會稽薛氏而同郡石氏安琴刻之淳熙十二年二月清明節

跋蔣穎叔樞府日記

蔣魏公元符三年春自西帥再入翰林四月推二西樞明年改元嘉國七月升知院事又明年改崇寧十月以觀文知杭州在政府二年有半此其日記也延之所謂度詞者知以祐陵為乘輿之乘蓋協律令第十卷兩指曾子宜為淮西豈非以其諱堯祠耶然九域志堯隸淮東不應言西也淳熙十二年九月晦

題陳去非帖

益公題跋 卷一一

紹興乙亥歲某初仕王幾陳公之子本之為郎為
監家藏手澤甚富每休務輒求觀竟日今踰三十
年本之子仁和宰復示此軸前輩翰墨愈久而
愈可敬而本之墓木已拱又可嘆也淳熙丙午二
月十三日

題陳去非謝御書等帖

光武中興誅賊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
道樊華在漢以為美談其惟光堯皇帝撥亂于紹
興之初維時陳公周旋兩制遂踐政地觀此秦蔡
知君臣講藝猶光武也論道細旂之上恨不得而
聞之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題彭仲衡家東坡書黃庭內景經石刻

集古錄有黃庭經二篇不著書人姓名其字亦止
于不俗亦為六一先生所取而殿中丞裴造好古
君子之名遂得附見今武岡主簿彭銓仲衡收黃
庭內景石刻蓋東坡書重以穎濱山谷之詩李龍

眠之畫視集古所錄自當過之謂好古君子固應
無欺于裝獨鄙言不足行遠為可愧耳淳熙丙午
四月二十日

題劉丞相沈拜相制

一紀之間三題此告歲月逾邁而功業無聞愧嘆
久之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題劉丞相沈追封充公制

右元豐三年劉丞相追封充公制典重簡蔚字畫
綉紙皆渾厚亦可想當時氣象矣初至和中公與
文富並相王文安為參政嘗同議立儲遠元豐哀
典之行文富皆在獨公已薨魏泰東軒筆錄所載
歲月位序存亡皆差謬小說固難信也淳熙丙午
五月十七日

題富鄭公與劉丞相沈書

廬陵劉公至和二年實在相位富文忠公書蓋是
歲正月者方以觀文守河陽二月即拜宣徽使判

跋韓子蒼詩送劉童子歸廬陵

劉童子七歲能誦書部使者問諸朝既至京師
會更制不果試其歸也以二小詩送之

七歲淵淵數萬言

甘羅草窠突提書歸故園
不作西京童子郎時人已自識黃香還家更誦
五千卷十八重來詣太常

廬陵劉童子

廬陵劉童子蒼字秀發音吐琅然試六經語孟左
氏傳于太學覆試于中書其誦如流此外猶記他
文數萬言緣更制不復盡試才免文解而歸乃父
求詩送行屬經堯喪言不能文姑錄韓子蒼二絕
句以示之尚有味于卒章淳熙丁未十二月且某
書

題向彝林家所藏山谷書南華玉篇

黃庭外景一篇世傳魏晉時道家者流所作自王
逸少以來高人勝士皆善書之此三十六篇乃其

跋王樂道帖

義疏名曰內景蓋養生之樞要也蘇林居士藏山
谷先生所書有年數矣其孫士虎遠以相示筆勢
秀傑何待稱贊惟所用字校光堯皇帝賜寧壽觀
本差殊頗多如首句虛皇尊今作虛皇前末句此
其文今作此真文當以御書本為正淳熙十五年
二月旦日

題汪逢季路所藏墨蹟三軸

右東坡祭范蜀公文蔡所獲皆賢俊所作燦如長
庚誰復來之蓋種自應獲既喻求賢孰若得字之
廣大也前已用今如景星不必又云燦如長庚改
用燦焉則語健而意足以舉為似大率類此學者
因前輩著述而觀其所改定思過半矣淳熙戊申
三月壬寅東里周某敬觀于大廟之齋廡李西臺
吾家勝部石雙卿鍾離景伯皆中原以書名者朱
希其尹彥明又皆南渡名勝季路藏此帖可謂好
事矣

題蘇季真家所藏東坡墨蹟

陸宜公為忠州別駕避諱不著書又以地多瘴癘
抄集驗方五十卷寓愛人利物之心文忠蘇公手
書藥法亦在瓊州別駕時其用意一也淳熙戊申
三月十七日

元祐六年夏坡公既作

元祐六年夏坡公既作聽聞復字序後三年春在
定武復和其見寄詩有前生同社之語又後七年
當時因辛巳益公夢食歲也猶贈詩僧道通詩云
雄豪妙句苦而瘦秘有琴聰與密殊其愛之重之
如此淳熙戊申三月與洪景廬同以永思陵使事
詣泰寧寺復觀

題范太史家所藏帖

文忠公在翰林兩因答臣僚辭免有所論奏其乞
許安燾辭轉官兒內制集當時真蹟未知存否茲
其一也蘇氏宜世寶之淳熙戊申四月六日東里
周某書而歸之公元孫朴

并門遂與劉公並位

并門遂與劉公並位當時謂公素厚文忠力破朋
黨之說致仁祖信任不疑今觀書詞信而有証偶
非親筆但書名耳淳熙丙午五月十八日

題臨江軍節婦碑

臨江軍節婦以死衛姑不辱于賊郡人尸知之二
千石屢以狀上尚書輒復報聞其子士元懇請不
已迄未獲旌嘉之命蓋國家凡肆大愆必曰義夫
節婦孝子順孫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具名以
聞又曰忠臣孝子墳墓所在州縣置加封護曾被
旌表依式重立由前之說專主生存故死節如廖
有所不及由後之說雖主于死然止于忠臣孝子
故節婦復在所遺此有司具赦條時以例相承未
之思耳他日能詳著之廖必預褒典而士元之志
庶其伸乎淳熙丙午五月辛巳

跋鄭景望詩卷

言學道者薄詞章近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篤行
景廬出示此軸輒記其後

題范太史家所藏帖

儒者病乎寒寒實錄于多愛自太史公已然况
餘人乎符山李仁甫謂近則事詳遠則略不當以
繁省論文其言美矣故續通鑑長編多採近世士
大夫所著如曾子宜日記之偏王安國甲中錄之
安成有取焉若得如范公者相與商度而斧藻之

題范太史家所藏帖

右王文恪公與許州周史帖五世孫佐之出以相
示且曰祕閣有公文集三十卷惟奏議散逸不存
予告之公事仁宗為臺諫事神宗為中丞其論奏
甚多國史本傳已載大略當是時雖有名臣比肩
于朝然是非元不相掩如劾陳升之則及史昭賜
之兄言郭遠則云文彥博之走吏范仲淹之弄兒
又謂韓魏公久專國政君弱臣強乞行罷退一夕
疏吳長文之罪至數千言皆見于司馬溫公治平
齊記欲不焚燬得乎佐之因請題其後淳熙十五
年四月八日

題范太史家所藏帖

儒者病乎寒寒實錄于多愛自太史公已然况
餘人乎符山李仁甫謂近則事詳遠則略不當以
繁省論文其言美矣故續通鑑長編多採近世士
大夫所著如曾子宜日記之偏王安國甲中錄之
安成有取焉若得如范公者相與商度而斧藻之

又善之善也淳熙戊申十月十八日
右嘉祐六年春知舉翰林王公范公中丞王公賈
開唱酬一卷幅紙聯書則物無費隨手塗改則情
其真其至于宮商相宜金石諧和覽者自可玩味
于詞翰之表

太史公有云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欣
茲焉近時張浮休題諸公與尹師魯帖乃謂假使
皆無恙安得比肩踵門而過我夫賢者可從而不
可致太史公之言蓋竊有取而未敢以之更為然
也

跋向氏邵康節手寫陶靖節詩

康節先生蘊先天經世之學顧獨手抄靖節詩集
是豈專取詞章哉蓋其知道也宜和未臨漢曾
絃謂舊本續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
干戚其初喜其授証甚明已而再味前篇專咏琴
父事篇次篇亦當專咏精衛不應旁及他獸今觀

尚王氏學以蘇黃為與端而手書立身為學作文
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而特立獨行
之操誰能及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始見其善者
幾耶嗣孫祖平力紹家學遠示此軸歎仰之餘輒
附名于後充之老人姓唐韓廣仁丞國諱枋蓋真
宗朝參政安仁之後仲長之子也紹熙元年正月
二十五日

跋臨江軍任詔盤園高風堂記

清江西一支郡耳而士大夫未至者必問向氏
藤林如何任氏盤園如何其至則未有不朝藤林
而夕盤園也夫園林勝槩所在不之何獨二氏擅
名如此非以其人之可貴歟惟向公伯其早從前
輩游旋受知高廟周旋中外事業顯著藤林宅宅
又形宸翰盛年世冠而歸途備洪範之五福其可
貴固宜任侯子殿出于名家少年已負傳聲下筆
輒數百言泄官所至辦治益容親炙向公不但慕

康節只從舊本則絃言似未可憑矣開歲後五十
或作五日近歲初覺謂五十則與辛丑不合今康
節直作五日尚何疑焉淳熙已酉重明節舟次臨
江藤林向公之孫士虎出觀因表而出之

跋臨江守潘養所收蔡君謨寫韓文三箴

蔡忠惠公書為本朝第一蘇文忠公言之矣誰敢
改評至于因筆之正而知公心之正不在此三箴
乎淳熙已酉重明節

跋彭惟孝志堂記

夫子之門升堂入室者眾矣隱居求志猶云未見
其人蓋非伯夷叔齊莫能當也太和彭氏築堂而
是之名以似以續今三世矣至于孝求無念爾祖
事修厥德復形于名字之間則其求之也其惟異
乎人之求之也與淳熙已酉十二月二十日

跋呂居仁帖

紫微舍人呂十一丈在政和初休休甚盛且方崇

簡相如于後世也惟其才高志大不肯少下人是
以屢起屢仆在官之日少閒居之日多劍藏智略
盡力斯園殆與藤林為鴻雁行數上書致其仕子
項在榻前明言其才願勿聽所請仍畀祠祿待他
日之用天子然之而侯必欲希蹤向公懇請弗已
後二年竟伸其志是可惜也郡人南安太守章君
茂猷嘗作高風堂記誦侯之美識者趨之予自念
知侯久而瞻管薦進不力是一可愧叨塵過分未
能如侯之納祿是二可愧四十年間往來不可計
而才蕪思澗曾無一語形容園中之勝發揚主人
之善是三可愧因茂猷之記姑自志其過云紹熙
改元二月既望

跋李次山書溪源社圖

唐元結字次山嘗家樊上與眾漁者為鄰帶笠簪
而吹欸乃自號醉叟今河陽李君名元名也字元
字也卜築管溪又號源社其善學柳下惠者耶始

乾道間子官中都君以先世之契數攜此圖求跋
自念身游東華塵土中欲為西寒溪山下語難矣
屬者奉祠歸廬所居在城東隅去江無五十步
洲名白鷺橫陳其前日以扁舟賞綠草間鷗鳥相
從百往而不止雖未敢竊比張志和亦庶幾乎元

大山矣而君方以尚書郎奉使全蜀凡六十一郡
之官吏數十萬之將士莫不敬板受約束街枚聽
號令猶念舊社不置萬里遺書與爾偕來督踐前
約子欲速載忘機之樂則君權任如此顧豈招隱
時耶須君他日奉計甘泉厭直承明尚奇辭于我
當有以告君今未可也姑題卷軸歸之紹熙元年
三月三日適逢丁巳青原野夫周某

題周靈兄弟閣立本樂治園

圖畫見聞志叙古名筆最後有唐陸混堯民設腹
圖始此類歎紹熙改元五月晦周某某觀

又題款塞圖

儒先所與未嘗改評則其是非可考矣矧倪丞甚
文而賢乃父必賴以傳奚必他求哉遂曰然請歸
而刻諸汗紹熙元年

跋王氏瑞揚廷秀與安福彭飛詩

盧溪王公主盧陵文盟者六十年繼之者今誠齋
楊監廷秀也觀二公品題彭君如此則其學問文
采可知矣袖書過我欲默不可謂為視辭附名于
左惟盧溪年近期頹而筆不衰予視雲翔他日與
之齊誠齋仕都顯美而進未止予視雲翔他日踵
其趾豈特母負二公之言亦庶幾鄉里斯文之得
其傳乎紹熙改元

跋永和歐陽棗兒銘

歐陽棗兒一柳之善士始予登第不以儒先臨
我贈我以詩今四十年叟之墓木已拱而其子若
孫復與予游皆謹厚好學不忘秋蘭蘭之室訓
叟為不公矣讀胡忠簡公所述銘文不勝懷人念

周武王時四夷咸賓史官集其事為王會圖至唐
正觀三年東蠻入朝顏師古亦請繪與之在邸
者以彰遠之德太宗今開立本為之此豈唐人
遺筆乎何意象之古也

題養正堂記并贊侯帖

右冀州養正堂記并贊侯帖山谷為北京教授
時所作年方三十有五自云比平時書札似差老
勁明年調太和宰秋江歸南其精力久詞翰又非
前比所謂九萬里風斯下矣紹熙元年五月晦周
某觀于宗人虞卿兄弟家

跋倪求已所作鄒時飛行狀

鄒彥明之死其子時飛得內相洪景盧為之銘時
飛死其子奉求鄉人倪丞狀其行實又將調銘于
他邦子告之曰漢許劭兄弟俱有高名好共覈論
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夫
人善惡惟鄉評不可掩爾家再世為盧溪誠齋諸

舊之嘆紹熙改元八月十三日

記已西杭州鄭樞密事
已酉四月七日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
院事鄭樞密劄子奏臣自陛下退處別宮日夕憂
憤計無所出謂必藉外兵方可圖復兼義不當
居職欲得以罪去即北走平江金陵見張浚呂
頤浩與誠事累章待罪蒙太后降詔不允莫遂
所請十日忽蒙宸旨除臣御史中丞臣職在彈
擊官邪苗傅等悖逆肆虐擅行殺戮十六日遂
具章乞告示傳等使宜軍法只得行于所轄兵
卒其餘當聞之朝廷付有司以正典刑又傳等
日至都堂與朝廷事臣慮威福之柄下移不敢
受死抗章極言謂朝廷近日差除多出苗傅劉
正彥之意而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其
所以敢爾者必恃兵之強也王莽之兵非不強
昆陽一敗莽卒投首乞告示苗傅等太后不欲

降出臣章疏恐傳等致害于臣及再上殿懇請乞降付三省以告示之使苗等知畏縮則足以正朝廷之綱紀使其肆橫害及臣身亦死職事臣不當避遂降出臣章疏傳等果出怨言謂直疑其為王莽雖懷恨疾然亦少戢兼聞以發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又分張浚之兵以五百人歸陝西及浚不受尚書之命復不肯分所部兵遂請浚以散官居郴州權浚以節度知鳳翔臣知皆出傳等奸謀假朝命使外無強兵謀臣內生變亂事不可緩遂一書乞爾呂頤浩知金陵一章言張浚不當請而求有膽氣謹密可其事之人得奉議郎嚮令為客旅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之事令嚴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撰杜鵑詩四句親寫今攜去執呈諸人以為信驗詩云杜鵑飛飛無定

栖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挾以歸取杜甫詩言蜀天子化作杜鵑生子百鳥巢之意以杜鵑喻天子以百鳥喻百官言內外百官當同心共謀挾天子反帝位以歸宮也嚮至平江以詩備呈張浚呂頤浩劉光世張俊莫不嗟嘆至二十六日忽聞宣詔降陛下為元帥降新帝為監國太后獨坐聽政臣具章留百官班同宰執從官上殿論列謂太后聽政所以保有宋宗廟社稷今乃使趙氏子孫不得居帝位二十日之間降二皇帝使天下無君詔書一出則天下貢賦不至必有仗義而起兵者蒙太后開納宣諭褒美令臣往都堂商議遂得不降詔書于四方漸謀復辟權臣備員樞府三日而陛下復實位此臣于陛下別處宮之後所言所行之事也伏望陛下于萬機之暇特賜矜覽則臣無任惶懼之至奉 此可報行

右樞密鄭公已酉三月末家問一通尋復辟而上此奏四月七日有旨執行距今六十餘年後生往往不記其全文金匱大書既難觀龜山誌文亦載大略故因公之孫出示此卷備錄奉稿而題其後紹熙庚戌八月二十六日 書張欽夫劉文潛傳與蔣州書 公友張欽夫劉文潛皆眼高四海未嘗輕以一字許人先後帥桂林開張邕州遺愛及華夷大書至數百言推是以考其平生則張安國之銘豈諛墓者壽祿不干其身有子而才自宜光顯于世而禩也三抑于春官六十未離選調以此知遠方賢能既窮不少矣子嘗在進退人才之地深有愧于斯 文紹熙元年九月甲子 題與王洋手書 皇江王嘉謨早以經術詞章首鄉舉聲名藉藉晚仕州縣止于選調人皆惜之二孫種學績文不奉

乃祖攜子頃歲書帖相通請記于後讀之恍然始如隔世芻狗已陳豈應復盛儀循蕉鹿雖在未知其為彼夢耶紹熙九月二十四日 跋楊忠襄與鄉人羅錫詩帖 右忠襄楊公與友人羅錫士廉詩帖各二羅之姪孫必寶藏之子開楊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方政和中二公同游太學每以是相勉不幸士廉年方三十一死親之喪鄉人推為孝子名士胡份兼美實為之銘厥後忠襄遂死于忠國史昔之萬世仰之平生取友如此賢矣哉紹熙庚戌十月一日 題郭知章告身後 右內翰郭公自玉堂出帥南陽告身一通其曾孫積中得于浸漬之餘攜以相示乃亦可謂之名臣矣紹聖以來權臣用事居言路者人知其難既晚入黨籍則大略固可考云紹熙元年十一月五日

少保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周某 書龔史傳後 徽宗實錄進于紹興末重脩成書在淳熙之四年龔公一傳微有增損要後錄為詳如論郝隨鄧洵武前皆略之比歲所進四朝國史列傳蓋取諸此初乾道中公曾孫照正嘗請中書舍人張君孝祥書舊傳刻之石今復俾某題其後乃錄新傳以遺之惟公學術豈晚生所敢輕議至于守道不阿尚可推考方王荆公不喜春秋公則詳為之傳知非苟從王氏者追元祐初司馬文正力闢王說公乃反復申辯不為少屈文正雖有習氣之語不害其為實也厥後哲宗疑元祐大臣出公于外而公奏陳之意猶前日所以對文正也二三十年間士大夫向時向背者多公獨始卒如此是宜人主信之學者尊之勁正如鄒忠公序公易傳至謂其說可與易偕行不朽而以門人自名則公學術可知

矣公父諱大同號括蒼名士子若孫立身蒞官皆不苟至願正博通史學嫻于辭章諸公文薦于朝天子特命以官今居姑蘇閉戶著書近世言備門者推龔氏云紹熙庚戌十一月十三日 題郭彥達庚午解牒并易辨說 紹興庚午廬陵郭秋試數千人預貢者六十有一郭君彥達名在第五又魁易之一經其才學可知已時君年過五十不復西笑故解牒猶在其孫特起同文藻龔龔惟謹復著易辨十篇自乾卦至繫辭皆為訓說誦于曾同并攜以相示追惟四十年間所謂六十餘人存者殆若晨星其子若孫能以一經傳家如郭氏者鮮矣予聞萬安為邑在熙寧五年今將兩甲子英才項背相望策第太常何為寥寥念爾祖而破天荒不在此時乎尚勉之哉紹熙庚戌十二月十二日 記李太白廬山詩

我本楚狂人鳳吹笑孔丘手持綠玉板朝別黃鶴樓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開硯石鏡清我心綠蘿開處懸明月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廬山之南有琴真冲虛觀古名詠真道書真誥述三十六洞天而誦真為第八七十二福地廬山為元辰福地是觀即誦真洞天五老峰正在其後唐正元間女冠蔡尋真居之因以名觀後有白龍潭飛瀑注焉舊史云漢武帝過九江築羽章館于屏

風疊下臨相息淵今五老一峰疊石如屏障蓋其故地潭上有綠淨亭 右見熙寧中陳令舉賢良廬山記乾道丁亥十月已未予來遊宿焉明日登探訪使者閣望疊石峰僅在百步間相連即獅子峰石山無草木曉日下照宛如赤城奇姿巧勢不可名狀乃取李太白屏風九疊雲錦張之句題其闕曰雲錦閣龍潭在觀後里許水作琉璃色其中數天正黑知觀湯善翔云深數十丈相傳為洞天門未知然否潭上有靈澤龍祠殆綠淨亭基耶淳熙己酉秋艤舟南康略來山南不服再往惟一至折桂登黃雲觀而歸回首舊游坐二紀矣明年道錄皇南居中以事來廬陵求予書太白詩將刻之觀中欣然許之黃雲正倚五老雖晚出然登覽最遠前守宋元晦所創其名亦出此詩云紹熙庚戌 跋太和樂南金所藏樂史慈竹詩

慈竹亦名桃枝竹唐王勃香琳皆嘗為賦勃云宗
生枝茂天長地久萬抵爭盤千株就斜如母子之
鈞帶似閨門之梯友琳謂九族睦叙孝友威儀是
竹必滋五服相親骨肉離離是竹必衰荀自家而
刑國亦屬類而增思其於幕寫論固已略備又
得本朝雷臺樂公此詩然懲勸之旨樂然畢陳于
前凡在士庶自當家傳而人誦之况公苗裔乎刻
之宜矣紹熙元年九月二日

題韓文公黃陵廟碑

孔安國釋書防方為升道言簡而意通學者可類
推也韓文公作黃陵廟碑乃訓防為沒蓋疑東南
卑下宜言下方不當言防遂以方乃死為釋此防
字其說雖新某竊有疑焉不敢引他經為證姑以
伊尹告太甲質之其曰升高必自下防遠必自邇
蓋以防遠為涉遠也舜自中國南巡非涉遠乎况
地勢雖下其間自有崇岡峻嶺何害其云防也大

益公題跋卷之十一

跋楊恩與王伯舒詩

愿伏承駟父秘校忠示見和邵句七言四韻二
首降嘆之餘因成二絕往謝幸莫笑覽愿懷忠
再拜

冷官廳事客來稀種種陰陰結夏惟忽得君詩
愜人意陶家風到北應時

只今侍讀周夫子屢說君詩似杜詩述把冠塵
盡彈却玉堂宵直伴王維愿數見侍讀周即周
文盛稱謝文詩有句
法故後

同年楊謹仲清江儒宗尤工詩仕雖不遇而門人
登高第歷顯官者相望也年踰七十自吉州教官

奉祠而歸予頃在翰苑得書云東坡直玉堂讀李
端叔詩用伴直難呼孟浩然事詳考新舊唐書王
維傳皆不載曾入翰林况地禁亦非外人可至疑
蘇公自有所據然以今觀之恐無是事蓋諷予不

抵古文簡少一字數義如爾雅以初哉首基舉祖
元胎假落權輿為始故注詩者釋訪落為謀始可
謂簡而有據矣然則楚詞餐秋菊之落英其指初
英無疑或有不思訪落之義直以為閑落之落遂
至展轉相讓其失遠矣因文公之說併及之

益公題跋卷之十一

能引類兩他日復寄聲云古今無詩人監廟子巫

惡當路以車輅清曹招之謹仲機拜命仰掛其冠
後數年乃卒今覽贈王駟父再引維事見及猶前
書之意也按唐李肇翰林志明皇初改北門學士
為翰林待詔張說徐堅張九齡徐安正相繼薦之
而不及維後又改為翰林供奉計一時材藝之士
畢集其中如維能詩善畫有清名固宜預選新史
既採維說載伴直事于浩然則維傳自不必書矣
謹仲亦善畫戲見予家舊畫草蟲因作八物于後
至今藏之每想其風度未嘗不悵然也紹熙二年
二月三日

春韓忠獻王帖

治平四年九月魏忠獻王罷政判鄆郡會經度四
事十一月改判長安前守天章閣待制王舉元先
一月從陝西都轉運使以龍圖閣直學士吳中復
代之度未至而忠獻實來俄又徙舉元知慶州改

命天章待制孫永濟陝西前一帖與都運待制得
非舉元或永乎其云欲到驛亭舉送承在朱宅疑
彼不敢受謁故避于他所王侯莫夜方遣此簡實
主之敬然後兩盡後一帖與參政尚書即趙公叔
平也未題正月七日而紙背乃鄆兵張祐訴牒猶
稱治平五年者是歲正旦改熙寧元年詔書未到
耳趙公是月二十三日自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出
守徐州通問時尚在朝也始予幼年猶見士大夫
簡尺多起草蓋幅少辭寡初不為勞稍長頗藏各
公親帖以此集本所載經綸潤如六一先生書某
尤多王晚年名位德業盛矣其于尺牘尚母不敬
今之後生肯知是乎紹熙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四
世孫新全州使君邈來求考訂因為及近事且以
成公友劉子澄之志云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當求之古人其所謂浩然
之氣至剛至大以直養而無害塞于天地之間者
師友淵源決有自來今讀浩齋記乃知嘗受教于
劉公公之賢可知矣其載河南夫子之問與答范
淳夫以程伯醇語陳學中殆一律耶廷秀此記不
愧沈黃矣紹熙辛亥四月既望

跋歐陽邦基勸戒別錄

淳熙甲午秋永新歐陽邦基勸戒書過予泊泊
千八百言予愛嘆其才每以進備勉之而書卿素
慕龍舒王日休之為人讀其君戒錄及淨上文而
悅之嘗者勸戒別錄求予為序序固未暇也後十
有六年奉祠來歸壽卿之錄益詳凡經史百家所
記與夫近世士大夫善言善行皆聚而筆之析為
三卷總十五門又刻鋸思種德為及勸修西方淨
業文散施于人惟恐聞者不信傳之不廣祝日休
益鴻雁行也連歲踵門伸前請予曰如予之志雖

題楊廷秀浩齋記

友人楊廷秀學問文章衡步斯世至于立朝諄諄

十九日

豐城府君便山處士唱酬詩卷

六一先生送佛者慧動三章雖極道中之樂而
謂不可久者蓋惜其才之甚良自棄于無庸欲反
之正耳若豐城府君非服胡而顛童也既有妻兒
之團圓又有酒果蔬薪足伏臘雲泉松竹娛耳目
且與便山處士為隣朝夕唱酬是真得山中之樂
者使六一先生見之必將勸其可以久豈復遊于
之返耶

題陸先生赴省詩卷

紹興庚申伯文寓輞川招上庠舊同舍太和陸先
生修居館下命子姪輩從其學辛酉冬辭赴春闈
此送行詩卷也時初得粵都羅雅教授所傳駱賓
王善本七兄戲效其體作序頃刻而成託名尚親
長道詩則尚自為之第二篇仍大兄所賦以上惡
札皆子筆也第三篇大兄作仍代書焉第四第五

篇七兄與子自賦自書第六篇第十第七篇李親及之詩并字亦出子手當是時長道年二十有五
大兄述少一歲及之年十有九七兄年十七子年
十六十弟又少二歲今五十年矣中間陸氏子以
元本相道雷寅儀中紹熙辛亥五月二十五日因
暴故書覽之太息蓋長道大兄十弟墓樹森然惟
子與二兄七兄白首相從而及之猶居頓云某題
題山谷與韓子著帖
士大夫少負軼材其詩章固已超絕然須經前輩
題品乃自信不疑正如秦碑雖有所得猶藉宗師
之印可耳陵陽先生蚤以詩鳴蘇黃門一見比之
儲光義暨與徐東湖遊遂受知于山谷晚年或真
之江西詩社乃曰我自學古人豈所謂骨一變至
于道耶紹熙辛亥八月一日
跋韓子著詩章
陵陽先生詩草友人陸務觀既刻石臨川又為跋

語不容復措辭矣先生請孫藉搦以相示為之一
明三嘆最後贈張景方一篇由今觀之殆夫子自
道也尚半存僅勉燭六字印本互易之比葉為勝
務觀謂未必皆定本諒哉藉其善守之紹熙辛亥
八月一日
跋杜和公詩
右杜和公酬九華吳殿院鼠鬚筆古律詩各一篇
吳名宗復字仲庶至和甲午秋自殿中侍御史因
論大臣出停皮州未至改守池陽乙未冬復入臺
公詩作于此歲時年七十有八又二年而薨實錄
本傳云晚年喜為草書而歐陽公亦云言無俗韻
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皆紀實也蔣公穎叔心
摹手追跋語數十字蓋得其粲粲云先是淳熙初
元公四世孫直道已刻石和陽今其弟新會昌宰
至道復示其蹟故推成月題其後紹興二年歲次
辛亥八月六日

題胡邦衡講筵詩卷
中興以來侍從百司燕饋之費率取辦于臨安每
歲經筵開講讀及脩注官會于學士院府吏治具
以為常任講亦如之紹興壬午壽皇初即位力脩
節用庶民之政守臣趙子淵因條具與時雜費悉
罷之歲省緡錢一二十萬歸之朝廷講會其一也
是年秋洪遵景嚴以翰林承旨兼侍讀某時為起
居郎與洪議用學士院餐錢置酒五行以母廢故
事後遂為側述乾道庚寅秋葢九年矣某以祕書
少監兼直翰苑既費自日出則與院官鄭仲益侍
那同約客而以非經筵官不赴坐此忠簡胡公見
懷之詩所為作也今二十年真蹟尚藏予家因公
姪濟以予和篇紙弊學渝來求別書併取原詩界
之然當時忠簡公弟見僕假之臨安遂云肆筵
甚盛不知事始于此其後壽皇復以所省緡錢歸
臨安于是燕饋如故惟講會學士院仍自為之葢

其費初無多爾明年某遷禮部侍郎既仍舊直又
兼侍講復增三勸為半日之款至今不廢云此卷
唱酬凡九人惟某與趙子直尚存可為永嘆紹熙
辛亥十月二十五日益國公周某書
題趙鑑堂快閣詩
鑑堂趙公和山谷太和快閣詩詞翰殆可相亞當
時刻石邑中至今猶存又嘗錄小字本寄其弟湖
州使君豈平生得意句耶湖州孫師與實寶藏不
敢失墜來幸太和既重脩此閣蓋併刻此詩如願
魯麻姑壇記不妨大小字俱傳也紹熙二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題于長沙淳古堂
題方季申所刻歐陽文忠公集古跋
通天下郡邑凡賢傑之鄉與其宦游之地往往揭
名公字繪象以事非獨誇耀今管亦惟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期有補于將來歐陽文忠公文章事業
師表百世佛者惠助尚能于公平符不到之地以

六一名其泉廬陵公父母邦也而夢奠兩甲子祠
室僅列于學宮歷刺史不知幾人芝草雙蓮何物
草木乃得記瑞名堂獨于公置而弗及此何理也
無乃謂公生于綿長于隨任于朝家于穎雖中間
墓母一至永豐則又凶服不入公門遂相忌于道
術歟紹熙元年太守首陽方侯寔來首創六一堂
祀公其上以備闕典復訪求集古跋其蹟擇良工
摹刻之日聚月泉旁搜遠取凡得二百五十餘篇
以校印本其未獲者才百餘篇指授點畫殆類親
筆非石刻比也會徒節廣東猶指搦搦工以竟斯
事其用力至矣替韓文公以六經之文倡于唐而
其道書初因公大顯厥後遂以六經之文鳴于宋
蓋傳道之宗在焉今侯篤志韓集箋校討論殆四
十年傳錄無慮數百家然後定著善本既牧廬陵
復尊事公于故鄉以風厲學者其有補于斯文豈
少哉書來俾之掛名卷末不得而辭也三年二月

七日周某書
書東坡宜興事
善隆齋
買田陽羨吾將老從初只為溪山好來往一虛
舟勝從造物游有書仍懶著且說歌歸去筋力
不辭詩要須風雨時
滿庭芳
余居黃五年將赴臨汝作滿庭芳一篇別黃州
既至南都蒙恩放歸陽羨復作一篇
歸去來今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巖我盡樓東畔
天遠夕陽多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劍悲歌
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注平坡無何何處是銀
潢盡處天女停梭問何事人間久賦風波願謂
同來稚子應爛汝腹下長柯青衫破羣仙笑我
干練掛漁蓑
陶淵明詩
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其快活人邑人舊傳此
帖今亡
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宰邑舊理復立榜曰
欣濟未幾東坡過邑為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
橋刻石道傍崇寧崇錫沈石水中
東坡初買田黃土村田主有曹姓者嚮而造訟
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
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
居有雙楠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為雙楠居士
王平甫亦寄以詩
某自紹興癸酉迄淳熙己酉三十七年之間凡六
至宜興屢欲考東坡在此月日而未暇也今者避
暑杜門因親楚頌帖略察遺跡如右七月二日東
里周某題
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移汝海四月離黃州五
月訪文定公于筠七八月之交雷連金陵遂來常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如老親戚其一處子孫遠
相係觸絃肆朝夕尊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
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
壠用此空名道 元豐七年十月二日宜興舟
中寫東坡居士
楚頌帖
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息豁然如愜平生之欲
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幸當以樂死
殆非虛語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
橘陽羨在洞庭上楫植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
種柑橘三百本屆原作楫頌吾園若成當作一
亭名之曰楚頌 元豐七年十月二日書
宜興主簿朱冠卿續編本縣圖經載東坡
四事
黃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
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

宜興主簿朱冠卿續編本縣圖經載東坡
四事
黃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
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

州度九月間抵宜興備通其觀郭知訓提舉宅
即卸所館不知凡爾幾日也今觀楚頌帖及公曾
孫季真所藏淵明丈夫志四海皆題十月二日又
云宜興舟中寫計雷宜興不過旬餘復回郡城自
此復趨汝州過泗遇歲除八年正月四日乃行道
中上書乞歸常三月六日至南京被旨從所請回
次維揚又歸宜興題竹西三絕蓋五月一日也
同孟憲遊常州僧舍詩湛湛清池五月寒而謝表
謂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說其為五月無疑是月
被命復朝奉郎起守文登次韻贊老云東來六
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橫奔牛七月二十五日與杜
介遇于潤之金山贈以古詩八月二十八日復贈
竹西無擇長老絕句則在道日月歷歷可考其冬
到郡五日而召自此出入侍從以及南遷建靖因
辛巳北歸竟幾于常不暇踐種橋之約矣其帖今
藏寓客董伯棟家董氏世為東秦名儒曾祖暨大

父在高皇時繼掌外制士林榮之伯林亦篤學嗜
古能濟其美者也
公熙寧中伴杭沿檣常潤賦詩云忠泉山下土
如滿陽溪溪頭米勝珠又有買牛欲老地偏俗儉
之語卜居蓋權輿于此滿庭芳詞作于元豐八年
初許自便之時公雖以五月再到常州尋赴登守
未必再至陽羨也軍中謂壯士馳騁馬下峻坂為
注坡詞云船頭轉轉長風萬里歸馬注平坡益驗歸
興之快如此印本誤以注為註今邑中大族邵氏
園隔水有天遠堂最為奇觀取名于此詞云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任禮部尚書兼御史黃慶
基論買田事云黃州日買得宜與姓曹人一英
田因其爭訟無理轉運使已差官斷遣不欲與
小人爭利許其將兌價收贖今公之曾孫猶食此
田豈曹氏理屈不復贖耶抑當時所置不止此也
三年前寓陽羨嘗考坡公到邑歲月書于楚頌帖

之後茲來長沙值二別乘皆賢而文南臨張唐英
毗陵人北馳蘇仲振則文定四世孫也復書以遺
之紹熙壬子五月一日重題
題權邦彥書舞劍器行
樞密權公進士起家當靖康授提督宗澤邀擊金
虜功雖不成斯亦壯矣賴以智略被遇高廟紹興
初由兵書陞西府未滿歲薨于位不及有所設施
今觀草書杜工部舞劍器行龍蛇飛動得張醉
素之遺意前軍文武自將不各一善大率類此後
題庚戌中元蓋年五十有一辭起復發運使時所
書風塵瀟灑王室將殆有感云紹熙壬子七月二
十一日
題張無垢手書
永嘉陳求仁同僚期月端方篤實相助為多臨行
出無垢張公與其先君子手書二十幅乃知父師
淵源有自來矣其云大學一編學者入聖城衝路

又云聞見所得不如踐履之深又云接事過物于
不可意慮試吾所得此最親切者又云閉目前視
六十以前已行是非自進自退亦一快也凡是四
端所以俯身所以誨人周禮盡在魯矣尺牘云乎
哉後有汪山一帖蓋守東陽時也紹熙壬子八月
十日
題吉水宰陳臧孫邑計錄 不曾與
廬陵民頌賦重調守甚艱而支邑號吉水者地當
孔道為令尤艱緩則政弛急則訟興不以計免輒
以非去吏部南曹榜闕于門避人過之側視不敢
就浮熙末部以關上省時予當軸故議修職即陳
臧孫以其俯身知其能治人以其篤學知其能勤
民乃奏而授之或議朝廷不當除令予笑曰開元
盛時明皇親策縣令于宣政殿擢韋濟字體泉令
倉庫門尹吏至卑者皆得進擬守令同號民之師
帥乃反不可況堂堂除大縣中典自有定制耶武者

乃已明年予罷政歸田里過其邑則民愛之吏畏
之與時人情窘迫煎熬之態難容怡矣官府推
敗荒廢之餘非治嚴整矣部使者交薦于上士農
工商爭舉苗于下予喜問臧孫何術致此耶徐示
邑計簿一編則凡二稅雜征財用出納皆推求源
流考正名色區分件別別隨事登載且謂予曰朝廷
何嘗加賦于民民何嘗不輸賦于官身不正則吏
姦肆治不勤則事失序當取而不取不當取而征
焉此之不察一取成于吏手富家日富貧民日貧
無惑乎嗔忿紛然于鞭笞日及于下也當是時願
歸咎于賦重而人頑不亦悖乎臧孫請予題其後
以告來者予曰良將不學孫吳自足取勝若讀兵
書而未悟反足致敗名醫治病在愈不在藥彼庸
夫淺識輕用古方則雖參苓不必愈疾人存政舉
自有活法此何為者遂不果作臧孫代去既數月
邑之秀士來言曰史辭夫思久矣今于陳君其庶

幾焉將刊計錄願求一言乃為詳記舊說以慰邑
人之心紹熙三年九月十九日
題楊文卿詩卷
吉水楊公詩句典實可以觀學問之富字畫清壯
可以知氣節之高任不于其身必利其嗣人今祕
書監廷秀其子也詞章歷歷縉紳忠鯁重朝廷零陵
主簿長猶其孫也如花之正芳如驥之方驟詩云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紹熙三年臘月七日
跋東坡帖
瀏陽丞新喻蕭君一致五世從祖潛夫元豐七年
監盱眙倉坡公歲除前過其東軒留題二詩蓋量
移汝州時也按盱眙泗州州在淮北縣治其陰
故都梁號淮南第一山景物清曠公既樂之而潛
夫諱淵蓋幕陶靖節者其人又可知矣此公所為
賦詩也今廬陵閣閣中有樓甚偉江山滿眼徐師
川以堆勝名之樓舊在倉官廨中承平時監當頗

為美仕廣州至號八仙故倉庾氏所居住往往有登
臨燕息之地名勝或遺蹟而來秩高或折資而授
今昔令猶與本縣令序官近世勞苦卑俸無復官
况撫卷為之三嘆紹熙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跋黃魯直與蕭氏書
故河南少尹新喻蕭公諱從字從義辛分單日山
谷嘗論桑梓之敬崇寧壬午寓武昌作此書尋謫
宜州未暇卜居漢陽也後九十有一年當紹熙癸
丑正月二十一日少尹曾孫淵陽丞一致以示周
某謹題其後
跋南豐黃世成銘文
南豐黃君世成門陰者二而名弗遂委家貲于
季而用則賈志大學博所向落落積善為仁乃不
久生自常情觀之可謂四不幸矣雖然不輕許可
如陸子靜而序之以銘老于文學如謝昌國而平
之文楊廷秀今之歐公也挽君有詩李子經鄉之

泰伯也京君有辭兼是四者傳之後世非大幸歟
假令君而貴而富而合而壽雖有得于身必無聞
于久殆未可以此易彼也因其子柁不遠千里求
跋語故書以遺之慰夫無窮之思焉君諱文辰字
世成紹熙四年二月六日東里周某
跋詩皇御批魏祀講和時奉使奏詞
魏絳勸晉侯和諸戎狄左氏美之丞相壽春公得
非尚乎何隆興和戎復出其手也雖然山戎納
虎豹之皮而請盟為力易耳公當敵師在境親冒
矢石艱關通問然後得其要領視古為難故晉僅
賜金石之樂而公乃藏雲漢之章其輕重亦不侔
矣後三十年公之子通判潭州能夢湖南轉運司
幹辦公事驥稱出此軸示臣周某謹題其後紹熙
癸丑三月二十八日
跋劉忠肅丞相帖
右忠肅公晚年與張浮休尺牘其第三幅分寫四

事而繫以名更無元語可以為法紹熙癸丑四月
中休公之元孫無玷無欲以示周其謹附名于後
跋三游詩
右三游詩總一百七十篇陳留字聖子其先淮南
人而家于衡山守中郡守五中和延為石鼓山長
時忠肅劉公自御史監鹽倉命與二子同游南
岳馬上唱酬集為三卷公親以長篇繼之詞翰俱
美士大夫所賞寶藏况其曾元乎純亦後改字斯
立眾允改字公允困于黨籍仕皆不顯聖子亦未
嘗仕云紹熙癸丑四月二十二日周某書而歸之
劉氏
跋盛子謙座中銘
盛公手書座中銘總二百二十字皆盛德事也以
此訓于後人其與可必至孫文肅公被遇仁皇速
參大政衣冠相承迄今不墜蓋自周廣順元年距
紹熙癸丑凡二百四十有三年立言垂範貽厥登
熙癸丑八月長沙郡守周某題

題沈師傳碑
道林以四絕名堂沈居其一歲久堂壞其而扁之
又得沈碑于公第移置堂上別刻本雷郡齊紹熙
癸丑十月旦假守周某題
題向士伯所收溫公貯瞻堂額
文路公出入將相考四十勳業光明士民歌舞之
其所至各堂多矣惟仲瞻本裕陵之賜詩德威因
西戎之獻馬又得司馬文正公蘇文忠公作記其
銘故二堂猶章章在人耳目今復獲敬觀文正所
題楹使僕生于當時雖為之捧視所欣慕焉紹熙
癸丑會慶節周某書而歸之
題印山羅氏一經集
六籍火于秦易經卜筮傳者不絕詩誦誦人口非
專竹帛故二經獨賴以全本朝大儒歐陽公猶致
疑于係辭則其專心致志者詩而已蓋嘗因毛鄭

無甚耶八世孫文林郎新信陽軍判官求道出長
沙以示郡守周某敬題卷末七月二十二日
書杜孝恭所紀王宣功伐
紹興隆興之間荆襄都統制王侯宣扞禦金賊收
復唐鄧經營汝洛戰勝攻取功冠諸將予為秘書
少監每于日曆中見其所上方略後入西府與遊
帥論近世名將往往推侯為首侯既沒兩洛帥守
監司列奏軍民思宣萬口一辭最後江陵帥張斌
欽夫奏乞立廟加贈諱諱數百言淳熙六年詔以
節餞告侯弟非常典也其婿新賓州守杜孝恭常
從侯歷行陣故能詳紀功伐可予實其說夫舅甥
親也善言溢美理或有之然日曆乃信史邊帥皆
公論兩路非私請欽夫又不輕以功名許人備稱
侯有邊功且謂士卒每及侯輒咨嗟涕泣如談古
人嗚呼豈溢美哉為書其後使告之太史氏孝恭
亦慷慨事功其智功可用他時當率聯得書矣紹

雙傳為之圖譜議者謂公平生溫恭忠厚茲有助
焉今江西通經之士固多而詩學盛于廬陵印
山羅氏又其淵藪三歲舉于鄉殆無虛榜六十年
間父子兄弟登科第者七十人如川之方增也夫經
明必行脩豈徒解頰拾青紫而已他日采詩之官
出觀風俗考得失使溫恭忠厚之教不在此他邦
非大成孰子雖老尚及見之紹熙四年十一月七
日
高宗御批錢伯言奏疏
右已酉歲二月十日錢伯言所上御舟宿頓奏後
有高宗皇帝宸翰二十九字御押在焉蓋行在秀
州時也初帝于三月三日壬子南渡幸鎮江府伯
言先以龍圖閣直學士為守至是充巡幸提點一
行錢糧頭道官癸丑駐蹕丹陽縣甲寅次常州乙
卯次無錫縣丙辰次平江府丁巳少休戊午次吳
江縣之平望已未次秀州乃批此奏今史局有自

元符庚辰至己酉六十年間目錄或云陳瑋所纂
具載庚申發秀州次長安剛辛酉次杭州實如批
語而著作局日曆作庚申宿崇德辛酉次臨平壬
戌抵杭州則與伯言奏同未知孰是按伯言進樞密
直學士及錢糧頭道之命日曆皆不書後數年因
可復復乃見殆搶攘中文書散逸後來省記疏畧
兩新除祕書少監臣孫建吉頃為實錄院檢討官
訪求逸事偶得此本今既召還必將參訂而一之
伯言蓋總之子也紹熙癸丑冬至日少保觀文殿
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充湖南路安撫使益國公
臣周某恭書
題潭州道林寺六絕堂
唐乾符中袁浩作道林寺四絕堂記蓋指沈師
其休筆札宋之間杜甫篇章也本朝治平四年秋
蔣之奇別為記謂沈杜固無間言裴本學歐陽詢
書寺幸有詢四大字當為一絕又不應近捨韓愈

著姓名因康君政語始知大略後六十四年當紹
熙辛亥冬某切鎮湘楚適天子新見上帝恩及諸
臣之家而先公已封荊鄂漢魏唐六國矣即具
奏願以此邦賜先臣履光乘傳之舊優詔從之遂
昨潭國惟是歲月悠遠其在所部獨道州白石洞
有八月二十五日題名蓋自湖北回長沙而過春
陵也遺事則不可推矣他日偶為諸邑言離騷文
章之祖既發端此地蓋哀古今詩文刻以傳遠使
學者知源流之有自于是益陽幸黃談首舉碑
數十通來此詩在焉初未知為先公也覽之矧然
讀之潸然殆天誘其衷使心聲手澤久膺復彰以
明示神靈來燕來寧之意乎夫生而將命沒而昨
土且幸不肖之孤攝官承乏表而出之是皆宜書
會主僧善信來叙本末敬書其後四年歲在癸丑
十二月一日嗣子某謹記
跋劉從刑家帖
益公題跋 卷二

詩適及之間其去取如此今三人詩各載集中眾
所共知惟哀記與裴歐字畫則不復存予既稍葺
其堂訪沈碑而歸之復臨閣本歐書并襄陽僧舍
裴所作八大字併刻于石蓋歐實郡人裴嘗收此
俱不可廢古今與同之論衍四為六其在茲乎
後數日寺僧于朽壤中得大中十一年斷際禪師
傳心法要序字乃小楷其後段亦作裴筆真贋
未可知也先是堂之題梁著馬氏五代時職位近
歲修長沙志遂謂此名創于馬氏誤矣紹熙癸丑
十二月旦郡守周某題
先太師潭州益陽縣清修寺西廡題記
靖康丁未五月一日高宗即位改元于南京八月
四日先公太師以前大學博士被旨使荆湖南北
路與提點刑獄官偏行所部會計金穀事載日曆
時年三十有六明年戊申六月由長沙歷益陽如
武陵郡道游清修寺留詩一篇遺長老宗元而不

米元章詩
米南宮詞翰妙絕一世東平劉氏藏之久矣紹熙
癸丑臘日周某獲觀心目為之開明
陳大諫
右陳堂中詞翰皆與斯立者曾孫無玷無欲實
藏之以示周某敬題其後紹熙癸丑臘日
宋宜獻呂汲公
劉忠肅公四世孫無玷無欲家藏宋次道呂微仲
四帖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敬觀
蘇黃門
右蘇文定公與劉忠肅公父子四帖紹熙癸丑臘
日周某敬觀
張之叟
張浮休與劉忠肅五帖比尋常作字極不同蓋加
敬耳紹熙癸丑臘日周某謹題
劉忠肅公辨謬本末
益公題跋 卷二

劉子駒手書辨論始末與蘇州烏臺詩案並行于世足以知權臣誣陷之慘而聖祖昭雪之公也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書

跋劉炳先家五賢帖

劉君光祖昭祖兄弟自廬陵徙家長沙兩邦賢士如林王盧溪胡忠簡公劉子駒張敬夫楊廷秀又兩邦之喬木皆推其孝友或賦詩或作記或通問諄諄稱道子來假守人無間言甚可嘉也出示前五賢真筆敬題其後紹熙癸丑臘月日周某

跋錢穆父

吳越錢氏子孫文章名世者無代無之穆父又以政事取知朝廷行誼見推善類尤可敬也此帖藏族孫長沙主簿選家紹熙癸丑臘日周某獲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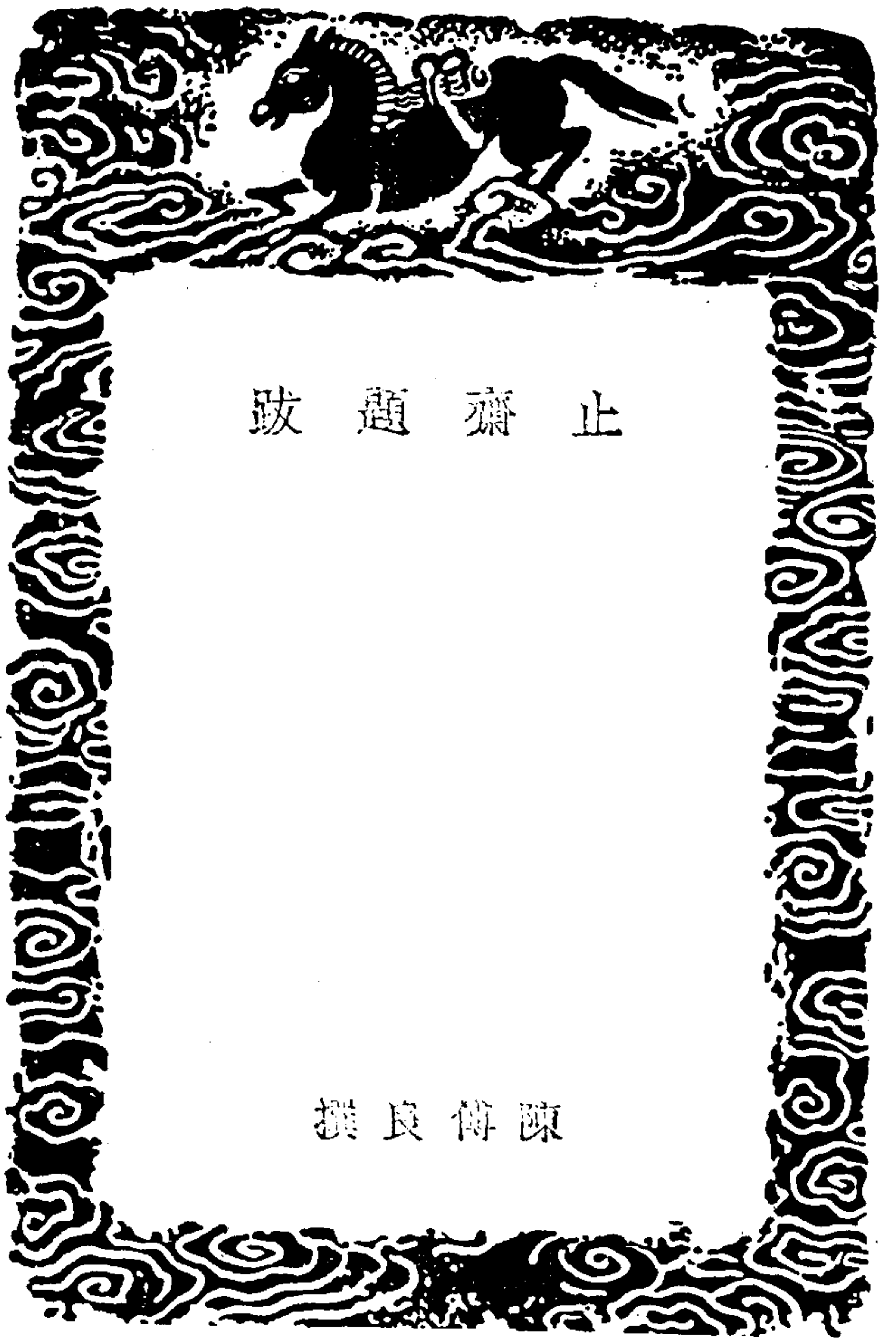
跋折彥質燕社堂詩

承平時長沙郡圃燕社堂在大池中聞甚宏麗兵火不存紹熙三年二帥龍圖閣直學士折公姑葺

亭于舊基明年冬移鎮桂林爾六絕句一時膾炙人口後二十二年歲在乙亥直祕閣陳琦大新斯堂稍復舊貫而亭與詩亡矣又三十九年某從公之子大理正知常得別本方伐石摹勒會蒙恩改豫章亟刻板揭堂上使來者得覽觀焉紹熙癸丑臘日郡守周某題

諸家題跋多載法書名畫或評詩文得失或辨碑銘異同間及山水幽勝未有臆列却批劉子者周益公過開卷紛無恠乎後却病其洗滌詞科習氣不盡也集中凡稱述歐陽文忠公者居十之三併公子仲純叔弼亦推重不已先輩謂廬陵以文章績韓昌黎正統蓋以文忠與益公衣鉢單傳又皆廬陵人爾海陽毛晉識

益公題跋卷之十二



止齋題跋

陳傅良撰

止齋題跋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目錄	跋靈潤廟賜教額
卷之一	跋宋景文公帖
跋御制至尊壽皇帝聖政序記	跋宋元憲公表葉
跋皇子嘉王賜贖金劄子	跋趙延康公貞偽楚書
跋御書所進嘉郎生辰詩	跋趙延康詩
跋歐王帖後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跋徐薦伯詩集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跋杜大春畫梅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跋石時亨所藏呂其人画像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跋張之望文卷後 <small>六則</small>	跋劉元城帖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跋胡文定公帖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卷之二
跋孫氏誌述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跋爾雅疏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史文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止齋題跋 目錄

止齋題跋 目錄

跋東坡桂酒頌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跋辛簡移公書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荆公帖
跋江道士玉壺卷額後	跋朱宰所藏竹石
跋周伯壽畫猫	跋朱宰所藏孫介画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跋林伯順七世祖画像
跋司馬溫公遺玉壺聘君詩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蹟
跋宋信翁產經	跋姚次韓所藏蘇老泉修禮書堂帖後
跋王恭簡諫草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跋曾文清詩詞後	跋吳興陳籟芝草圖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	跋樓大防重屏圖
邪正等	跋孟蜀王書後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跋葉正則所為陳仲石墓誌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画梅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據後	
止齋題跋目錄終	

止齋題跋卷之一

宋 永嘉陳傅良 撰
明 海虞毛 晉 訂

跋御制至尊壽皇帝聖政序記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須而不能以同時恭惟至尊壽皇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塞穹壤威聞愴壑猶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薄海內外萬口同辭以為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若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布在方冊昭示無極爰命史臣哀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來上親灑宸翰摛發睿藻冠之篇端日星有耀著於天文而太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鈔乘之流又以為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為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萬世由是觀之虞舜雖極治管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矣蓋追誦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揮皇乎異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大舜之事以底豫於孝遵人倫之變也以予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壽皇之事高廟備極五福彌歷三紀雍雍穆穆靡無間言曾未倦勤脫履萬乘授之主聖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間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並攸司與托不朽而藏之禁嚴未為瑣瑣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幸來世而又百拜稽首夢寐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太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章穎若佐作耶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耶臣沈有開臣黃由秘書少監臣陳傅良左丞相

止齋題跋 卷一

兼提舉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類聖政

跋皇子嘉王賜金劄子

竊審抗章得請暫開休啓行有期概以白金百星聊充慰儀輕免爲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悟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閣門來約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敷奏反復久天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中尚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寔達之罪上賜贖金恩出意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寵奎畫之號視胡善黃家有加是冬急召入講上數從容語臣所藏朕字畫盍進來用寶如生辰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

致款借之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記之先生子師轍歲辛未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官寮皆出選選皆逢誕節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及視之其一曰上呈朔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敬請所以謙賜之由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與傅良賜謝而退龍飛之初擢家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案以疾沒傅良奏請以御書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論待罪環圍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教惟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

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而臣能去陳翰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間家人倉皇不及收自入謫籍日夜危懼但謹藏不敢示一昭回之光以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右傅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阨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教惟幾是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廢墜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大王有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善見王錄小善嘉規益之意傅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右此序跋真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

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警戒之義泰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爲之豈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舜舉厥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教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平日所謂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刻宸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青當缺少愈曾未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亦去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稿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轍師朴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傍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靡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

是時文帝方從代來齊楚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未虛侯功最隆及嘗最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賈生首篇益于時云嗟夫生豈于時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一辨其序必有不相察者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間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空書輒不書不空書輒書是其各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未嘗不寓於斯云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正

國公食邑三千 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

六百戶臣樓鑰

跋歐王帖後

魯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俯涕歐公以嘉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待讀學士出知益州遂原遺腹女是生吳說傅朋傅朋嘗通判永興以其母念逢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恭志堂焉余悲逢原無後併著於此

跋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殺梁子相上下若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梁醉稿余讀已喜薦伯慷慨有烈丈夫氣其詩詞視唐

諸子吃吃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退泰於魏唐之後繫曲於木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

題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他畫欲作塵外想頗多輕揚今觀太清樓本儼若孔老子微笑曰得之矣真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壽與他畫師何異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間摺擊略盡蓋糾然似庖丁解牛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幾尚費若干年耶此事始非強博能到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當

顏子不試過論始是懲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與古道不行之歎

黃巖張君之望持所爲書二編越江山來問當然與否僕因辭張君因請僕末學耳豈足斷此書厚意不可虛辱輒題數語附名稿末非敢云何姑以見愧慙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公治閩之數月從福清主簿趙公餘慶丞長溪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李君宗思來請趙主簿長溪李君遂夫又來請留趙君相益賢君也速致郡中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懇訴某老夫又位卑下不宜度越他士參郡政其爲辭殊苦確不樂丞相不能奪也明年君秩滿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得於諸公詩跋見示亟讀之乃知趙君蓋家學如此其仕進無

止齋題跋 卷一

先人之心有錄來矣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蓋旅之冤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鎮將求盜武夫往往略平民克數幾及賞格藝祖定天下哀矜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為之而鎮將廢賞格如故民鮮死焉二百年於此矣邇者有司以薦舉吏多奸少不應功令輒見格惟尉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或者因是頗羨鎮將之舊上方圖焉議改制以防之此建安陳侯焯所為刻是石也

跋孫氏誌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公起吳杜公起越歐陽公起廬陸孫公起富春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皆極一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氏之時諸公皆安

伯恭氏於余為同年進士名善珍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史文
夢史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史顧一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史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商隱絕出眾作真詩家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眺每篇堪詠詠蓋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跋靈潤廟賜教額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族居或

止齋題跋 卷一

六

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墓誌并歐范之述為之太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奈何妄自菲薄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秦之禁書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絕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蟻蟻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為歎以為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微余言因敘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君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

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邇久展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食瓜菜尤恥為人隸僕年不得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為約蓋其俗朴近古然也然拙而惰疑耕器絕苦窳罕刃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耕去陳草曾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澆注之是為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輾轉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竝山同為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每早即立視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羣巫鼓舞象龍或然指以骨火薄肉供佛類不効則禱于龍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內最奇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輒禱無不應今夏早凡民之祠事且遍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兼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鼓方作星河滿天行數里漸滅滅有聲雞初鳴至青蓮寺為位

望拜迎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達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熟吏與民德侯之賜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黃一遺於掌故仰惟國家為民秩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慕之石某為長吏不能履阡陌為方略教民治田而徒于神之澤又以窮自歸於富道連帥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以免歲月矣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龍骨車若桔槔法下之鄉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濟神益永尊事無忌政因對神之休與國家所以哀大之者升道其土俗善否為勸勵者之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毫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實代魏公所謂丐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來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觀書欲會元憲于河陽廿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冲之相劉城之禍子昉以募義兵見囚范瓊世多言靖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暴白如此豈無人哉而皆誣陷於琴小嗚呼悲夫

跋趙延康詩
余既於責偽楚書後者公行藏復見所為詩嗟乎劉欽李白之文盛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為公道也

七

止齋題跋 卷一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熙寧間溫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溫公帖知是時相與其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紹聖四年公為吏部侍郎十月自權尚書遷御史中丞無盡此帖皆是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適兩年餘矣

跋邢仲夫詩及諸公題
浙間人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為兒時從鄉先生學同學數十兒見各授程易胡春秋

跋元憲公表藁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晉公偃丁公度張李冕石皆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屬筆豈非其文擅一時諸公所推遜歎欽誦道稿令人起敬

跋趙延康公責偽楚書
余嘗手抄建延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恩奉復士大夫名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瑄皆復用劉至位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

止齋題跋 卷一

八

自參預即領唐書故催書於公嘉祐收元仁宗不豫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兩八月徙益州是時龐莊敏自承與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報中書門下班公有此月二十三日書云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讀來成都於是還闕公言莊敏引歸不決元憲乃圖任之漸明年莊敏以築堡事罷節鉞元憲復筮樞務真見事之談云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為忘年交謝越出也為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其國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

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疏疏編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編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為訕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為黨豈惟謙謙之賢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久因與子厚口得公道墨遂書其後

跋劉文定公帖
浙間人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為兒時從鄉先生學同學數十兒見各授程易胡春秋

以諸公之愛惇夫與惇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晉令人起敬

九

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鈐板往往多手抄
誦也晚官湖湘間每過士大夫家輒見公遺帖皆
其肯惜然為春秋學者領少如浙間何哉因見向
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題跋卷之二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
亦既盛矣以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歎散落人
間夷夏山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
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賊吏
理財至於弛茶禁蓋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
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疎遠小臣亦未嘗不講
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
仁哉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子每讀章氏論役法劄子言温公有愛君愛國之
心而不知變通之術嘗歎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
以人廢言特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黃門疏疏又
未嘗不壯其決也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止齋題跋卷之一

子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為多而有二無此書與趙
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省
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空
不為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
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為燕山之役京
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永嘉陳傅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空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則在京
師願乃書桂酒法刻實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
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予相對歎
息予性不善書故不復贊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藏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予不復道其
子守桂陽歲早流言往往以柳桂間民略死徙矣
祐之時在長沙幕府具以所聞言之故帥直撥蘇

所藏書述書此語

跋徐天人手寫佛經

余苦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抄一卷
往時從常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抄書動千百卷
竟映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為視司馬文正何
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
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
亦細楷以余之不能手抄一卷書至愧於徐夫人
而武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温公遺玉壘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温公必曰老先
生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
之為人可知也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
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余頃見世所行官
制舊典有三晉張嶷一編摹用之乃今得聯事湘
中聞其世又殊然起敬也

跋宋信翁產經

宋永書信翁隱士也有過客為余道其人物色伴
之蕭寺中而信翁亦肯來過余宋伯華伯潛兄弟
衡陽賢者也一日見信翁於余座上驚歎至未幾
何從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洽雖有他客亦
強之與坐兒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之
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年一見過余不敢留
也它日行郡得疾倉黃還解伯華以告則信翁亟
來日視盤菜及稍愈趨去以是益敬信翁蓋有道
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內經諸書其得處要約有
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未果會刊所輯產論遂
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者如此則其人可知矣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次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善蔡之見
者耶嘗神此蔡謂范東叔叔因出其所藏公奏
議若干卷大抵類此

跋曾文清詩詞後

予不及見文清公然從從六卿原伯仲仲游
甚久意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尚亡恙生日當為壽
予與高炳如博士請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
年六七十盛服夾侍夫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婦
及諸孫羅拜奉觴且進飲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
可觀也今見文清往還兄弟問詩詞又為之歎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

正等

季路為余言此蔡得之京沒入官故紙篋中嗟乎
方京矯誣君父以欺天下兒婦寒竄壞矣豈知遺
禁在官所斥賣之錄哉然自蔽罪攸貫而京伏罰
竟死腐下春秋誅首惡若攸貫尚足誅乎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子嘗慕魏公之為人今見晚所自敘百詠遺稿非
獨其人品殊絕蓋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

時方省事無垢來為郡守聞見鄉人父老數百人
以淫雨害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足來索
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辭去狀亦不知安在矣
且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凡開者掘者皆已
決捕魚鱗魚凡可以梗水者亦已撤去不數日
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赫有聲也
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
無垢積斥流落道不為世用以死其不為人知者
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
永嘉之政故併著之

跋葉正則所為陳仲石墓誌

其不善書強書此以慰吾仲石欲作數語附碑陰
又無以出路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
朽矣銘作於淳熙而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
前銜云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四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子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
為之書

跋雲山書院右帖公據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與院縣合但不詳杜名字唐
史元年十月賊朱褒陷温州今縣稱樂境嘗在賊
平之後然以寧海軍使紫衝攻之地志是時未有
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置軍故略不書乎乾元
元年始建靜海軍令軍使錢元瓘也蓋是歲從
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雪菴於今為前輩行余壯
時從辟常州士龍學士龍數為余言道雪菴為人
自是定交直龍閣閣鄰景望將進朝與余遊雁山
會天大雪行十數里訪師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
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叢林以書來
別余且示院所藏故牘將待盡於此院余方屏居
山樊與士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
志會不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語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湖堂雅
聞定叟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至治
行為天下第一益相嚮往予守桂陽是歲孝宗內
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十兩吏率取諸民以
應令余懼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
擅減三分之一且口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
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為尚書奏桂陽壤
地偏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
它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叟尚書
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令余書四益箴後
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跋朱辛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荆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宣獻相
繼請上親政亦出守意此帖為文正發也荆公
熙寧五年帖運判中允者楊蟠公濟也公濟以是

吾友林大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真家寶
也公諱頌字雅文粹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
序引中公起家累數鉅萬而不及仕今衣冠蓋貌
工尊大之云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執
以眉壽終今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
豈偶然哉大成與余同年生而強健過余薄物細
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於此矣

跋姚次韓所藏蘇老泉修禮書堂帖後

余嘗論前朝應制書若寶儀蘇曉同定刑統而世
但稱可口司馬光趙彥若同上百官公卿表而世
但稱君寶蘇洵姚同修太常因華禮而世但稱
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將失其傳令人太息今三館
書自言百官表為溫公撰是已鉛槧尚多淫晦况
於事業尤可歎息口如研論事物頗據於口耳之

傳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
其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
鄭如雷體陵丞李九齡與今元章所藏迥異其家世
舊物然後知得之他人與魯納部集何異自百餘
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章深源有論新法
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頃桂陽解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
以為祥視視余蓋恍然歎芝不遭也明日故枿復
吐三葉紫質黃緣飾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
子並謹視毋損取逾時色爛然不敗今觀陳君繪
芝為卷自內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所自來
不虛得又追歎其所產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予
亦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不出出願所

遭何如人爾芝嘗遭歎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
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跋樓大防重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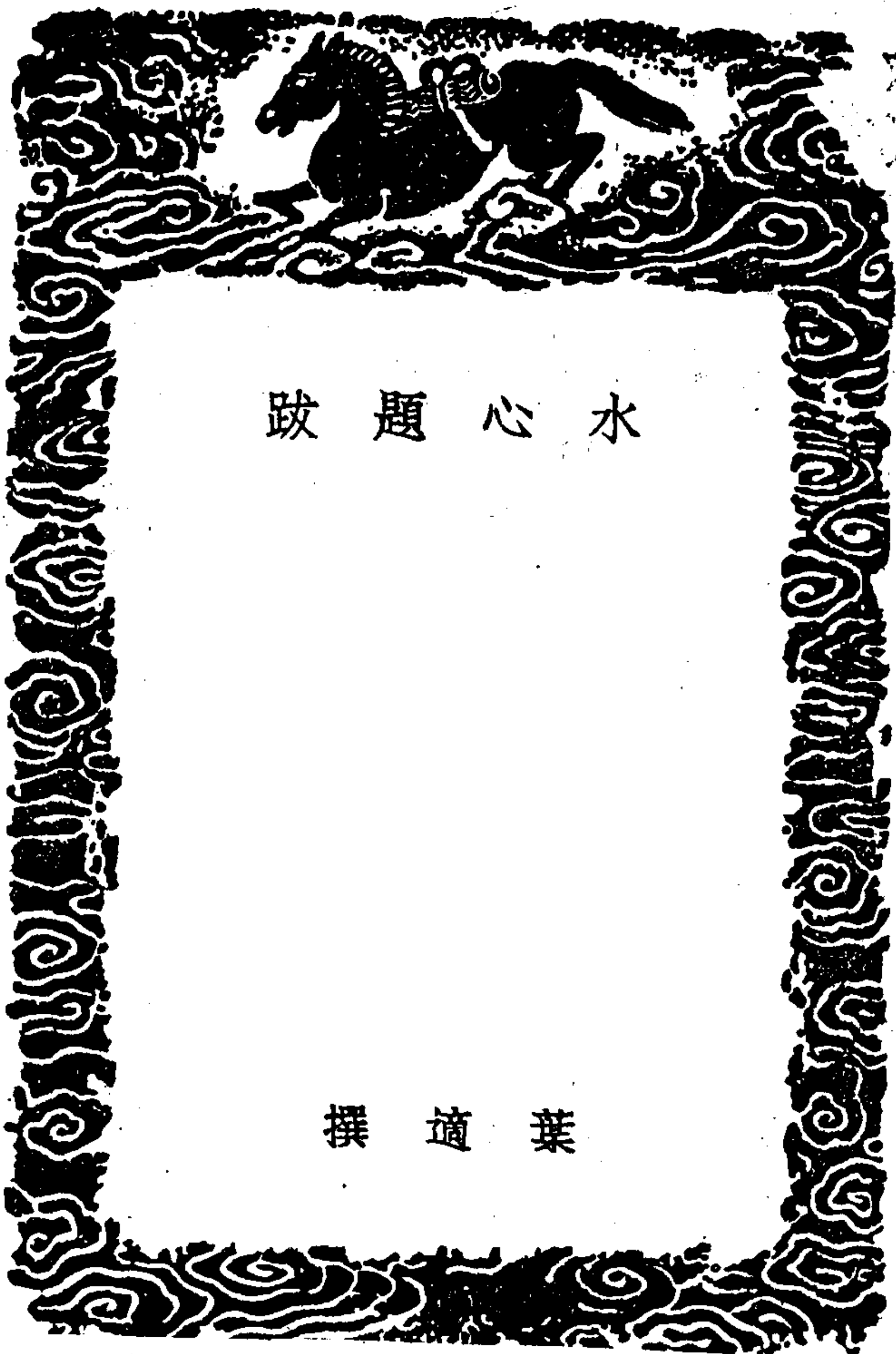
右重屏圖其一圖簡然衰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
為自傳無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
人而莫知之者王君明清濁以所嘗見廬山祠堂
其夜並圖畫像謂其二人為李中主韓熙載更二
人亦不知為誰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著如此哉孔
子所論伯夷叔齊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

跋孟蜀王書後

予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
周世宗一世英主而視以偏方通上國方嗟然自
大其語多諷刺不遜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
頗以文詞取之何哉

嘉即生辰詩獻者盈庭獨陳傳良與黃裳寓
意警海不失真詞頗體上持嘉賞各手書一

本以贈及登奎之日權蒙為禮部尚書傳良
為中書舍人可謂恩寵極矣故其題跋卷首
聲載被過事似以能辨鼠狗不失聖基自誇
小學之博得於嗚呼韓昌黎耶至若師友
之淵源業水心墓誌中可謂述之詳矣海隅
毛晉識



水心題跋

葉適撰

水心題跋	目錄
卷之一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題潘彥庶草書辯正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寶錄後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進故事
	胡歷名說
	守禦錄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題畫姿須密女
	答高宗丞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題荆公詩後
	題石月硯屏後
	書龍川集後
	題陳秀伯碑陰
	趙汝駟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爲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題二劉文集後
	題張君所注佛書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榮
	題朱晦庵帖
	題陳止齋帖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題張溪雲谷雜記後
	題蔡君進書後
	題韓尚書帖
	題端信師帖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和季參政

水心題跋 目錄

水心題跋卷之一	宋 永嘉葉適 撰
	明 虞山毛晉 訂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之人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爲先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幸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俚語目爲生佛自言待係正以古比長閭胥不任吏以全吏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畧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偏術也是時長洲訟牒二千青苗常平尤峻西師屢買木襖蓋縣之難治久矣豈獨今爲然士挾苟簡因循以馭之則其厭俗之日蹙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節聞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然必錄者官無不盡之職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爲善之信也今之爲善士者皆言不能爲縣爲縣者必不能爲善士此又非
	也余得此錄於公之孫杗因記其末
	題潘彥庶草書辯正
	潘彥庶少有五色筆本州丞薦送使只用二場之巧久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爾願乃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過精識宜其棄擲也今遠去漢陽僅作數十弓手頭領彼以舉子學典州奉使者方當低回受役手版顛倒色如暗塵始悔前所爲矣悲哉余愧非精識其羣書辯正寂寥十數簡謂古人之書必待已而決頗亦疑之至分別而執諸葛亮張華姚崇等知古大臣體兼南北形勢國是所歸中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彥庶行矣漢沔之間草樹萎迷後蘇前補葉擲甚衆世終無精識乎徐載以歸益盡力於古人矣悔焉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寶錄後
	世儒因病老子之徒矜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於

水心題跋 卷一

水心題跋 目錄	題周子實所錄
	王夫人畫象贊
	題林秀才文集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溫州州學會拜
	題拙齋詩藁
	題唐誥書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贈薛子長
	錢則甫字說
	題王少卿家範
	陳漫翁祭器述
	題陳壽老文集後
	題錢夫人碑陰
	陳子淵等字說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水心題跋目錄	題周簡之文集
	題永豐趙直閣廟前義錄
	跋劉克通詩
	題姚令威西溪集
	題潘刑曹郎帖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題埽心圖
	題薛仁靜墓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跋義役
	題瑞安宰董燭出蘇黃二帖後

水心題跋 目錄

大尤甚欲自使其徒誦誦之可爾懷英故為士人將以示其為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孔子歎服老子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即老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此世論也人之為天地天地之為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眾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其學之學也不以其身親眾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成而能合乎眾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談萬世其學之學必自善其學其

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其學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聞也義理有辯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共歸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為護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共歸者以學為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教授爾君刻於學宮其謹書其後

進故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不流矣胡泰然子自十餘歲敏讀能文詞思致起越學而不倦未知其止也余為名古文歷而字彥思率其常防其薄也

守禦錄

右劉教授承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師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論其守謀增陴浚隍豫儲糧以待非常既虜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志不可誣也今遂刊布其書其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寓人修牆屋猶知任拒守之責而況於保障行禦之臣乎

題余世昌蘭亭博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為今世大議論余若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筆精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階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也

題畫婆須密女

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尊嚴安得易而悔之薄徒舉以為笑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厄矣且華嚴諸書乃異域之放言婆須密女豈有聲色之實好而遽以此裁量友朋乎志意誠虛虛假然則元祐之學雖不為羣邪所攻其所操存亦不足賴矣此蘇黃之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

答高宗丞

錢塘示余石刻脫文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十一字問久不報始參預樓公大防書此銘謂姪其從姑者女姪非男子也又改宋州為南都越州為鎮東軍余以為適以完新為一新按左氏姪從姑子圍與焉會於祝其質夾谷與樓公所改義不合古文簡質臣名子我通一稱爾不窮窮然自別也章懷太子以治為化柳子厚以治為理至韓退之則本名不諱況嫌名耶大宗丞求余初蒙因併錄

猶欲求邦之所以廢興且以一言為斷志如此其切詞如此其急者蓋當是時王道雖衰而未息其君臣相與議論尚能參稽於義理之初而未盡埋沒於事為之末故也自禹承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伊尹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是則君臣各知難而任責人主必捨己而求其乃從古致治之本原春秋以來幾失之矣臣嘗因孔子之對而論之夫推與喪者治之理而順樂易者人之情然而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一順生眾逆則疑阻橫生怨謗滿前重則才疏起殺戮相繼展轉難疾靡所定止而身與家國從之烏得其順且易哉治道有二內理也外事也事著而有方故任之欲難難則行行

則勤勤則業廣積日累月而無事不舉非致易乎理微而無形故察之欲逆則止止則思思則理明心融意決而羣疑冰釋非致易乎外業廣內理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為君難所以為一言而興邦而唯其言莫予違所以為一言而喪邦也臣觀三代以前君臣其治無一事不難無一語不逆如昭曰疇如作室屋如利器用無一苟且以就險嶮者及其功業光美垂布簡冊順易孰大焉後之君臣或有所更嘗有所容受不必盡合遂稱治世然其去古人則已遠矣況於忽所難趨所易安所順捨所逆以醜毒為甘美而寢積薪之火者可不畏孔子之言哉

胡經名說

思曰唐肅作聖案字篇經古文序字也經思得序絲麻得聖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學者詳之以為作聖當自蒙蓋疑廢之流於薄也信如古文從經則

異同以遺之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讀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梅聖俞動動憂人以奈河豚致死乃謂龍蛇蝦蟹為無苦其為人計固原然二物何罪乎因仲止寄此刻設題以當一笑久別安隱

題荆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荆公高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句為不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爾則欲宿魏桑門當又疑矣

題石月硯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懿家云公嘗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持至謂兩曜分為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為說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垢良可歎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貴者其似然相似之品亦多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

涵澤乘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流起狀紫映
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既銘陳君昂重言曰昂母林氏同縣林坳里人
生十八年歸先人林氏富陳氏貧父祖同宦學道
里常千餘母從姑窮舍中插植自蔽歎曰是可長
處乎盡傾資裝悉買田始治屋今礪礪東山西與
三邨多遺囑焉余固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遠至
給足而夫人能以枝葉花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
賢女子也有儒業無儒效衣食併日門單戶寒故
咎人以爲誤悔之久矣自君高及昂爲儒累累效
無寸尺誤豈少耶母棄昂時未三十爾然而上伸
舅姑之養下隆子孫之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無
傳因書昇昂使刻於銘側嘉定八年正月 日

趙汝嗣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尸版余爲
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非籍不有惟籍乃守先聖所正後學敢認臨海之
邑命米寸帛必信必實以作民極嘉定八年二月

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
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
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敬
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
先生余觀自古堯舜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
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
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遠志開
道詩爲之前豈非俊傑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
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
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爲之物重玩繹之歎
題張君所注佛書

黃巖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
章及標題節注經律科異等皆備符余在荊州無

右封郵石洞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
意深義精自成宮徵而工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
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瑰瑋名
士往往在焉言語字畫森然眼旁欲懷其人不能
竟夕
題張溪雲谷雜紀後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搜據博洽欲於周丞
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
陋自愧垂盡幾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
亦快哉泊宅編載張安道花書各事恐誤當更考
正

題蔡君進書後
蔡君兩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
病在於本源夫巨滌汎濫流瀆滌瀆至以滔天滅

水爲思若使反整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希其
有憂民之心姑題於末

題韓尚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
游常乘月至教授廳五柳堂對北山蒼茫有無言
主更賦漁樵互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
竟罷去當時有識者皆怪訝謂此乃古人遺風前
輩雅韻奈何反被劫也今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
人間蓋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端信大師自天台教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辯
鋒起淳熙初都下禪講尚多宿舊名人師年少操
矛入室搜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顧歎曰信書
廚不可與爭也國子監主簿魏公良友意疎而說
慧高下在口師未嘗假借有碎疑詭問必釐析首
末使微消氣折乃已甄公尤畏之閩戶長年人莫

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
息夫不諳者固不能知而諳者之知止於如此嗚
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

公學子師崇言公親以二葉授之使謹藏勿墜意
殆有記云時李翰林嶽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益
公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
觀公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
解照國經扶補民病者甚衆顧偶未用也君幸茲
求他業庶謹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晉修范武子
之法漢修賈誼董仲舒之論然後爲盛爾

題朱晦庵帖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爲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
急迫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
必異於今人也
題陳止齋帖

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無世間名利語
以此自終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
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粉若師庶幾免矣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永康呂皓子陽解老子既成以授余周衰諸子各
騁私見爲書裂裂王道而恣於曲學聘其最甚者
祥祿所蒙大義蔽矣固不得而強同也每歎六經
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倖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
莊列之說怪神虛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
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陽再試省司不中遂絕
迹科舉當得累思亦棄不就有高退之節歲青黃
散穀數千遠邨窮乏皆賴其教有任郵之恩方少
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官天子
感動立命慮寬枉併錄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子
之孝既隱居無用獨教其子姪亦棄絮孤立出
處必以度子陽實知之父子自爲師友有察父之

明門內肅如也閭里雅如也非所謂魁俊倖特者
耶雖不解老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陽慨然曰
我性物理而進於道天地之至公也矧矧乎身名
奚有夫合性情之正而爲言者近理也即性情之
安而爲言者近道也子陽詩歌文字每多得意高
處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亦足
以身名兩忘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士倚幽樹
激寒流放飯永日爲情而已子陽於是書附羣
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學夫博奕愈於已也
和季參政
識書事中樞紐筆開象外精神傳觀弓力異常鈞
衣我六銖蓋周后數輩命粒象儒一點芳心咏
燒棧老付誰論說要睡餘支枕
某往從呂文伯恭道歐公初爲執政時言不思而
得與既得而不思失呂文曰至論也某云只爲不
合有侵尋做官職之意呂竹思久之曰此說太高

史實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龐若該涉今
觀張君貫穿出入證會反復悉從舊文不以私意
爲之說也至於要言微趣人所難知往往迎刃冰
解則多自得之矣按四十二章實覺淺俗是時天
竺未測漢事採滴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
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
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按析解別其真
妄究其終始爲聖狂愚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
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迥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
儒者不知其淺深微強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
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
余既爲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事蜀人范東叔
自云在學有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問
念佛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卒
所誦爾東叔因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余問請東叔
榜嚴要義安在東叔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願瞻

所論竟不決而罷今俱用內制集序中支枕字追憶前語併記於此

題周子賢所錄

余久居水心邨落幾幾園笠艾談隴畝間有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賢數過余必示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實於舉業囊中不啻夜光之炤敵箒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為學而見聞幾廢為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猶廢之快而不充為德之病矣當更熟論

王夫人畫象贊

學別而有和均之德淑順而有堅貞之力以之治生家道與以之訓子家法成身聚五福天崇百齡爾孫爾曾象其儀刑

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凡三千篇時文亦三

千篇然猶不得與黃策中所謂一日子者較其工拙第覺蕭然奔走未已可歎也特東方朔上書亦至三千崩漢武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倘有是意乎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仕而改室雖古人比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慮矣兄弟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思薄也勢則然矣若大高棟大屋涼軒燠館樓閣煥煥而又多設空基以廣異日之不足如聲之為者蓋千百不一見也然則古人不能而聲之獨能之何其以是心具是力邪張氏之居曰陶山山水明秀秀清蔚如善畫者開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第科目者十三人聲之嫁娶孤子女親戚朋友待以葬埋衣食甚眾為人慷慨談笑放曠江湖間其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温州州學會拜

射鄉飲酒古人最盛之禮主於公視聽齊言動故

道樹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稱之自後歲別為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嫩語益近趣益遠冰凝水泮不可離合也蓋謀臣智士遺藏草野能終身不耀養其心至矣而文采騰鬱無名以傳騷人墨客嘲弄光景徒借物吟號夸其名甚矣而苟量漢快無道以守若君憂患不干其慮而詠歌常造其微庶幾兼之也噫笠澤煙雨之上西湖花月之下君未嘗不雷速顧賞余亦一二寄懷其間矣昭武雖佳山水惜君羈囚淹躓而余既七十謝世待死無復會期矣請此葉盡村巷遐想因以其平生大節綴之於末

題唐語書

唐宇於中代多作款側枯瘦體而八法遂散然此書有韻態尚未失痺麻散餘意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榮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

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揚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關互暢厥義大弘無爾爾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視與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克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眾出之以扶翼其故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者卿生晚而又獨學矣遠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已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輪嚴秘門戶攝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關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

道藝可合風俗可同也世遠民散難拜揖跪起各為一家之私闕與儀隣比殊用各安其習而不能一矣今州郡不得與國擬太守益鄉大夫之任也然皆以錢穀刑獄搏擊掄擇為職不復肯顧教化禮樂之事博士師道也固宜行之哉三山陳垓教授温州歲之初吉冠蓋大集踰千人未已余老病不果出聞其尚德貴齒與古義協條序曲折繁然成文人人勸酌長幼盡醖多閒暇自得無勉強急迫之意嗟夫王道之始視此何遠雖進於鄉射飲酒可也道藝可合也風俗可同也狂終成之爾

題抽齋詩藁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歲肯望常疑病甚問其父克明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廢能復起強自載詣門視之曰無苦久客心動耳雷薦煥館食軟酥君時甚小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肯望欣然忘遠臘月搖大舫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余

以是奇君紹熙四五年光宗疾不能湯重華諫者傾朝諫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瑒最賢君因瑒奉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恐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評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晏駕不果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誅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謀為薄誼罪者一日歸侂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侂胄發困愴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眾為誼懼君謂誼從容竟得移發州尋歸故郡矣於是初結劉德秀等多架造險阻欲株陷良善人人皇恐不自保君又請瑒曰太后語外庭毋更論往事卒消黨禍力十居六七其慮存國家以人材否泰為己憂樂余嘗親見至他故道解紛功尚多有非余所見故不得而言也士影隨野接或毀君太過余亦不取也君文峻簡

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為揭贈薛子長

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闡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本也知學之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可也薛子長往蕪湖將行出此紙請書於余愧無以答之

卑薄其身者然則世安從治而功何繇成宜其不能反而日以仆滅也漢人淺陋不原古始黃老道德之意申韓法術之學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而謂其欲則先王之法皆斷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質高而智明必審擇而固守之必義無利也必厚無薄也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永久無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足之取而奚取耶

題王少卿家範

王公彥洪官有清節訓兒赴官一紙細碎周悉子孫遵行之皆為廉能吏蓋根本正則推於枝葉不差也如言不可記者即是不可為以責人之道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考罪須判單子酒後不可噴責人之類固前輩所嘗知其見聞有自來矣

陳漫翁祭器述

君始終三載一部之士皆以為能增廣志意長益

見聞因其賞識知名者百餘人有急政疑議密贊
顯辯赴之若飢渴至於經紀學舍資用雖單食瓢
飲家法當然而調度宏展無所吝之固其餘力也
將解去又汲汲為此器頗以俸錢佐之噫動矣守
者幸無散亡零落蓋豆邊之事古義在焉觀物而
人存猶可以寓諸君之思也

題陳壽老文集後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
京餘澤餘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
麗蓋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
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為古人大全類
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
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
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
君者卿之作馳驟草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
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

就不可復益矣異日刻盍附其陰

陳子淵等字說

老子稱淵兮似萬物之宗老氏之學以自下為高
淵兮所以似物宗也故字宗曰子淵大學曰欲齊
其家先修其身齊家人之所急修身人之所緩不
修其身未有能齊其家而人不自知徒病其難而
莫獲其效也故字家曰子修詩曰基命宥密繼之
單厥心肆其靖之密而靖物之所歸而命之所歸
定也故字密曰子靖莊周開在宥天下不聞治天
下善矣然未究其義有者寬以待人在者嚴以
察已也故字宥曰子在

題劉潛夫南嶽詩集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傲情約性因狹
出奇合於唐人李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於時劉
潛夫年甚少刻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為厲行比
也今四靈喪其三矣家鉅淪沒紛唱嗚吟無復第

夫出奇叶類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遺折秦漢未脫
模擬之習徒為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
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為文綿
涉既多培壅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
應會緯經句等齊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
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
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毋為易得趨
捨一心之信否誠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
之文也君必勉之

題錢夫人碑陰

銘初用元允號記已而使君謂余承務累贈朝請
大夫錢氏積封太宜人孫曰坡孫迪功郎深水縣
主簿孫孫朋孫孫孫孫孫孫女婿曰鄉貢進士黃
帝承務郎鎮江府寄格庫陳繼已卒曰周幼學丘
蒙正未嫁曰某曾孫男曾孫女皆三人蓋續記後
事夫爵列之極孫曾之次有家者甚重而余文已

叙而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布置淵遠建
大將旗鼓非子孰當答謝顯道謂陶冶塵思模寫
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雷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
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整而
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賦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題周簡之文集

顏記十五六長老語何業以近作戲則笑曰此外
學也吾憐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
乃致窮之道也余愧詩即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
也故自余輩行累數十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
終不以文稱比歲詞人文士角立傑出盛哉盛哉
一日垂出門周君簡之遺余書及雜詩文立讀駭
異因同登明遠樓備示坐客無不改觀屬目所謂
角立傑出者也然外學既工而時文又精所以難
也今之公卿好文詞者甚眾子養不足任未偶挾
二能而求遂其所欲將無不可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余讀趙公節義錄至曾蒙言公字永豐專以誠信
待人而去煩苛之令軍興調發旬午一介尺檄不
以擾民百姓愛之如父母雖古循吏不能加蒙永
豐人也所記當無不實周公謂其叙載訛樸士章
草直據所見不論歲月爾然則公平暇日既能以
子弟之遺遇其民惟恐傷之故寇攘卒起為之自
將前死不復顧計蓋義在一邑不私有其身而然
也若世之為長吏者方無事時以威詐籠脅取民
如不及有難必委而先逃無足怪矣夫令之存於
民也深則民之報於令也遠是宜廟食如社與邑
相為無窮而陰幽動魄猶足以此其一方不可得
而派也

跋劉克遜詩

著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誼文學皆賢卿大夫天
下高舉之不以詩名也克莊始創為詩字一偏對

一聯必警切深穩人人詠重克遜繼出與克莊相
上下然其間淡寂寂寞自成家怪傑伏平易之中
趣味在言語之外兩謝二陸不足多也自有生人
而能言之類詩其首矣古今之體不同其詩一也
孔子誨人詩無庸自作必取中於古畏其志之流
不矩於教也後人詩必自作必奇妙殊眾使憂
其材之鄙不矩於教也水為沉湘不專以清必達
於海玉為珪璋不專以好必薦於郊廟二君知此
則詩雖極工而教自行上規文祖下率諸季德藝
兼成而家益大矣方左鉞其友也當亦以是語之

題姚令威西溪集

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
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
歲八月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己者東
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焚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
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復安余嘗歎國不可無智士

以天下之大奇命於一使諸公無不起徒步至執
政侍從者潘公之孫傅監天宮鹽場為余言公使
還得刑曹郎竟以此終獨不盡用何哉傅善於鹽
事玉環人甚愛之而明辨果決識情偽論議常透
底裏使有知君者或當繼其祖焉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往在荆渚有蜀客繫舟出數十大卷皆本朝名卿
相書也良以得縱觀為幸如清源何公書今始一
見爾沈公自罷宋州僉幕終身不復仕靜退無求
之澤宜庇其後人哉

題婦心圖

以為無可婦則婦之者矣矣以為有可婦則是婦
安從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精其一其永勿失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
一日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橫山君常讀

周易行攝坐扶終身不釋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其測其意

題賈巖蔡冲之墓誌後

君之野余蚤得於其兄博士畧具忠翊墓中今又讀幾道所誌君墓益信然幾道叙君能捐所有以與人甚詳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則畧今其已驗之法因在使湯兄弟舉而行之富復如君則捐所有以惠鄉黨不為難矣不然則自所有將不足而安能及人湯尚勉之

跋義役

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警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餉錢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問為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余忝疑之官人以牧養

百姓為職當潔身取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時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疾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取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其言為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益無不為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不為吏不得為今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林慘然固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為者

題瑞安辛董炯出蘇黃二帖後

畏敗草之民掣循吏之肘為監司帥守者通患也山谷此帖却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為君助乎蘇書與董氏親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愁蘇公謫居安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舉治劇

縣方當忍事愛民終成美績恐輕懷此意他日隨機感觸將動浩然之思不可不先慮也

葉忠定公為南渡後名家著作甚富其論林

東一書尤為先筆所推重同時雷孝友廖以

附韓侂胄用兵劫之遂致奔職史臣所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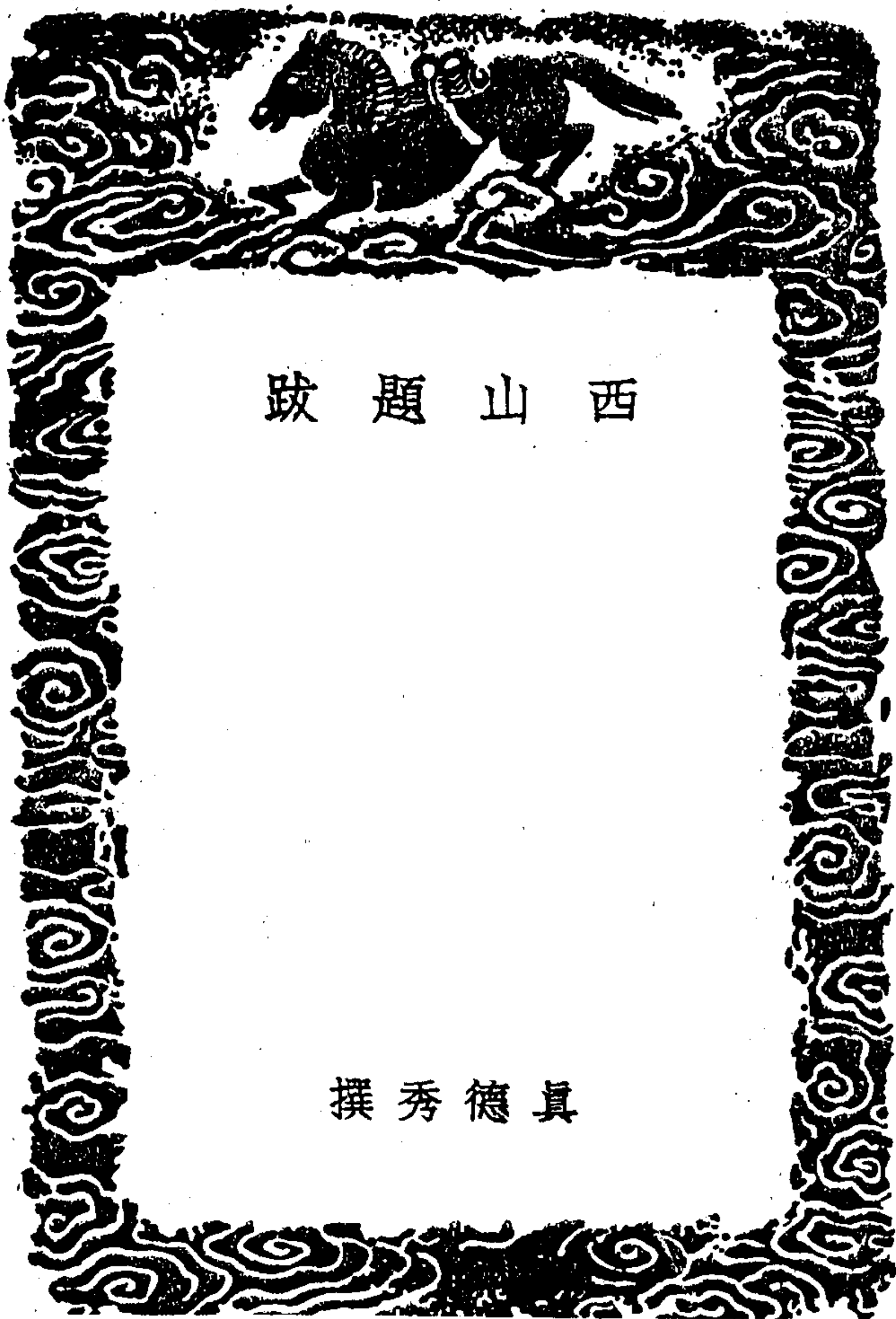
之歎息也其居水心邨落十有三年與虞叢

園笠共談隴畝間事自謂每得前輩舊聞耳

目鮮醒何嘗一日忘情經濟邪故集所載陳

秀伯張聲之隱蹟伯進故事義役數條無地

李肇國史補云海陽毛晉識



跋題山西

撰秀德真

二一

二二

西山題跋 目錄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卷記	跋陳復齋為王賈之書四事跋
卷之一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跋鄧氏族系
跋吳仲堅史論	跋傅侍郎奏議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跋豫章黃量詩卷	石鼓挽章祭文後	
書譙閔王事迹後	蔡真入諸碑	
跋章冠叟困齋記	梅溪續集	
了翁帖	歐陽四門集	
跋晦翁感興詩	儲襄陽申請	
跋鄭大惠飯牛集	東坡書歸去來辭	
跋蕭定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跋張魏公不欺堂銘	二吳公帖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	陳慧父竹坡詩卷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任漢州發榮本末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西山題跋 目錄

西山題跋 目錄	太一天尊應驗錄	跋南軒先生送定父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卷之二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赤松子經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跋宋正甫詩集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跋誠應廟記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跋周子德頌齋記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跋王祕監文集	跋平冠錄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跋王祕監文集	贈五行任君	跋蔡忠惠帖
跋陳正獻公詩集	跋黃瀛南擬陶詩	跋山谷黃藥字序
跋包敏道講義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跋黃君汝宏廷對策後
		跋張魏公五達堂墨帖
		跋因齋方公耕道事實
		跋龔射所記全氏心遠室
		跋章翔卿詩集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西山題跋 目錄

三

西山題跋 目錄	許介之詩卷	著作劉公奏稿
胡子知言纂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著作春秋講義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纂	王舍人元石家傳	史記考異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南軒東萊帖跋
卷之二	鄭居士手寫古文萃經	東萊與劉公帖
江峰文集	唐應之三經	夏宗禹悟真講議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訓語	畫師帖
紫齋先生訓語	建昌三傳君行狀	羅文恭公奏議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羅氏六有齋詩
		宋仁叔編仁說
		周氏翰苗記
		史大師與通奉帖
		書頌齋記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楊文公真筆遺教經
		感應篇

西山題跋 目錄

二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賈學朱文公真蹟

跋王雙巖文集

跋辛簡穆遺事

跋朱文公所書謙讓馬公詩

跋陳北山帖

跋朱文公帖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室記

跋項吉父講義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跋補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文公詩元亨播華品簡親書示鄧邵老

跋王樞使軒山集

跋江西趙澗菴詩錄

題全氏步雲齋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跋孝宗皇帝御刑御筆

跋彭忠肅公文集

跋孔從龍朱泗言學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跋陳復齋詩卷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跋張平仲注三略

跋秘閣太史范公集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跋永嘉劉君誌銘

跋黃容安僻地集

西山題跋目錄終

西山題跋卷之一

建安 真德秀 撰

海虞 毛 晉 訂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庵記

安濟坊既成欲自爲數語志諸辭未暇也偶得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而能視人之病爲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爲己責是請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使自爲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勸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宜樓所稱安居士帖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爲一世奇士也可知矣予聞青城表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爾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嘆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培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適筆爲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闡關子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改使自爲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異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又將以進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休也歲壬午孟秋十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王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盛薄充塞無處不有頤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爲德材士得之以爲材好文者得之以爲文工詩者得之以爲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早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

世人胸中擾擾私欲萬端如聚蟻如積糞穢乾坤之英氣將焉從人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美惡容官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欲而凝與元氣俱貞洋與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兼其詩數百首謂予於星沙予駭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爲言之行乎勉哉與時望子之肩旋而知其詩之違否矣雖然予所以嘆予者豈獨詩也哉

書譚閔王事迹後

按譚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准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又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賊

死又遷拔長沙則翼之與城蓋相爲存亡也魏又以樞軍戰譚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既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與存亡也二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空都內史周毅使其兄子該請長沙申秋魏又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琦間出求救皆爲運者所得時既抗解揚之節該被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爲王而死時既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史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廷殿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既爲人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喪至都壅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死聞階既與祀矣雄與廷乃未之及何邪若鄧奮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爲王求援於甘卓卓爾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爲魏又別駕設節事營長所未論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廷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奮庶以昭君

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章冠史困齋記

冠史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今則真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泣者幾希蓋理未盡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虛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領不深哉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後能盡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易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鬱困窮而知命志未嘗不舒此致命之所以達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史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厄冠史者祇所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攝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

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叙不能發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操操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為問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為豫章黃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賈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氣盤礴充塞無處不有願受之者何如耳詩曰瑟彼玉璫黃流在中玉璫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然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胃中接授垢汗萬端如聚蟻如積糞乾坤清氣將焉從入哉清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有味不可得況能摹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黃生頗以余為知言谷口鄭君示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咀冰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峰峰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為泉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子云觀蓋老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敝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簣之際其祝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與公均為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略同首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言

題到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

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與懷前哲清泉鑑物韻萬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刑猶在也尚為斯文努力自愛

跋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當揭之幃府之弊與同僚共警焉復齋陳公帥復又為大書此本實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與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與敬也

跋郝氏族系

郝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辨嫡庶相敬如賓此其所以興族大而後情素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敬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而說顯於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治君復以高第有關於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

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傅公奏議十卷建安真其伏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夫昔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間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龍虎併於前而刑禍怖於後鮮有不委己狗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絀而悔者有矣若再三紉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為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為郎為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為諫大夫勸講經懼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頗何得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

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顯大權遂欲借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懼無敢援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為上言之曰自晉國家之患其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揅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歸此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微俸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邊釁浸開而在廷無復與議者公因火災既逆論其不可出使鄂渚復因董道事一再昌言于朝乞論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胄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著大蔡上亦息公之忠擢任諫爭室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職蓋公之為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範我之馳驅而不知說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為諫官御史四年論事九百六十餘章公在

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既為辨其族姓之所出子復為推其盛衰之緣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公文開崇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帆飄落鬼國師曰李躬小子問此何為文公佛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帆飄落鬼國也呼崇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灼成池一念覺悟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寶為人非混語者楊君和父刊本以傳輒誦淺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石鼓樓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侯

蔽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復有蚤身故其禍有淺深其言論近世大臣功在社稷而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據郿眉虜遺孽百年之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

救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伸誦豈一身一家之利害哉為人上者可以鑒矣至於小人之害君子其志本以微權利盜寵榮及公道既明卒亦不免故表詐窮而丁謂亂咎既盈而蔡氏侈罪費極而侂胄謀皆流毒遺臭死有餘責彼三君子者身沒而道尤事久而功白千載之下望其風烈如神人然是果孰為夫得邪十二年八月侯奉詔守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為忠定公挽章哀詞示某曰子其可無一言乎某謂公之勳烈不決贊詠而明獨其已然之迹有可為股鑒者故樂為侯道之而其撫事與懷感今悼昔又不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真某敬書於忠愍堂

蔡真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神應善利靈濟真人加昭博之號為八字真人先是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能祠靈官之著驗章灼

者咸以真人對臣函禱焉未幾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禱焉又雨越明年春洎秋澤澤時至田高下疏腴皆告稔米斗百錢黃穀稿項之史誰曰曾未嘗有也非真人之靈實大比吾土顧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於部使者下其書考部審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天子嘉焉命有司撫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晉司徒文穆公謀文穆八世孫楚節度嶺南歸至泉以歿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為金部員外郎太原守晚棄官隱於州之北山修辟穀鍊氣之術以方技濟人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皇朝崇寧中始封虛應先生紹興九年封冲應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靈濟至是遂加昭博焉臣竊觀前世人主崇尚道家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祈福應往往受媒方士為百代唯我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凡

老氏浮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暘暉滂洽有功于人者迺始錫號名秩祀典否則雖奇怪詭特有不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為此其所以跨絕前代也又惟真人之清虛澹泊未嘗愛耀威福以驚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猶有道君子為善於幽隱間寂之地不求人知而卒不可掩豈不尤可貴也哉臣既以所下制書刻之梓而又叙其本末使後世知聖朝所以寵命真人而真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如此以備清源故事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位臣真某記

梅溪集

慶元中某編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編曰南遊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某時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梅先生所為梅溪集序則已知公為一代正人矣及得此編

益加鄉慕官游二十載率責以自隨若諸巨宰與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熟焉嘉定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獨於四十七年之後邦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竟夫牧兒亦知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為人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擅龍鱗而不悔者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靡撫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於為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倦倦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泉人之咏嘆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列獸屬議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為某言公勳農戒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慶通守莆中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風流日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收拾而況蕭然仁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溪

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已卯九月己亥建安真某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鈔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丞相之至黃璞為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節觀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為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潔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為文於是文以自命者知補缺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鑿者有登壇之魄能賦者有滌器之汗而世之寡識者反於詫而慕望焉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絢何以修教為筆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為嗚呼倘誠若是則所為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

真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則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顏冉是學而曰吾以學相如也抑何其陋邪四門之誦不白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苟焉自恣者將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為之奚尤則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既學者於無窮也乃刊二君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庶幾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真某書

儲襄陽申請

右清源儲公行之鎮襄陽時所申請也皆有問守邊於河汾王氏者王氏曰羊祜陸抗仁人也可使余謂羊陸豈真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之時而不為剽盜效攘之舉其迹有近乎仁者是以君子有取焉至於邊民之去敵歸己者則未聞其麾而距之也而近歲之守邊者乃曰吾與虜和有日矣中國之民虜之民也虜之民歸我而我受之是失

信于虜也非管者羊陸不相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救嗟夫羊陸惟其能全敵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來歸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也而曰吾以學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典事則以奴隸之材穿窬之智涉其境而疏開禧之失蓋亦誰敢有司毋為邊民之盜足矣為邊民之父母獨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遺民不幸而厄於虜之水火其危迫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而未嘗有為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況從而驅之殺之是惡赤子之求乳舉而撲之地也嗚呼痛哉以余聞之蓋為邊民而能以保民為志者僅二三人而公其一也如公之初至襄陽則已料遺民之必來而獻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其後也果有

契快明之事為制國之臣大書以禱于邊曰有人
吾境者必殺無貸公於是時不敢為全身遠舉之
計條三說以獻于朝曰快明之黨蓋二千六百餘
人急之則懷等死之心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則邊
民魚肉為隣境矣是吾國代虜受禍中原赤子苦
其虐政相率來歸若驅而陷之死地則公邊之人
莫不痛忿是吾國代虜受怨河南秦傑朝夕且起
聞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日得志將移仇虜之
心而仇我矣是吾國代虜受響嗚呼公之為國慮
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之言集眾思以
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日之患者奈
何時論既殊而帥眾來歸者卒殞於邊將之手而
公亦以罷歸矣蓋方是時任邊奇者爭以殺附為
功而公之持論顧如此空其落落難合也然公學
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夫好生而惡殺者天
之道也學當殺古人猶不敢苟況於無辜而殺之

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雲漲天果日氣入人鼻皆
酸意其必有與也未幾乃有以漢上之事告者撫
膺而喟者久之謂天道遠其果信然邪想直迂愚
風所痛悼因覽公申請輒復慨然有動于中而筆
之卷末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已
卯十月三日建安真某書
東坡奇歸去來辭
東坡嶺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
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
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其
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
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
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
正坐有欲故兩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
多矣已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
近歲有晉登大人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

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
見也懼為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
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為汗下吁
之入也蓋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
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
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英又時為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是
與英又者僕不嫻書學未能辨其為第幾帖獨觀
公乘禮儀義以斥英又之驚而折朝恩之驕論正
氣嚴凜凜水雪真可畏而仰也或曰英又小人公
願期之以直諒毋乃失言也乎是不然君子未嘗
絕人特人自絕於君子爾英又始結朝恩後附元
款自謂富貴終身可保迄不免成都之禍世之依
憑城社而視清流為不足邱者可以鑒矣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流題跋及之詳矣愚獨感
公副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議者謂夷狄相攻
適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練一虜
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別啓貪求必致生事宜申飭
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冊庶幾夷狄聞之可銷患
於未萌嗚呼公之言用於慶曆故不見其功後七
八十年金遼交關廷臣動色相賀亡復如公之所
憂者未幾女貞一勝而橫迄如公言然後知正人
君子為國遠慮雖著龜弗若也因覽遺墨為之太
息
正肅公忠誠為國與正肅略同而所遇者與蓋正
肅參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數與小人
忤坐是不果相然始將寵遇不少衰正肅登庸廷
繼刑舒氏曰曰確前沮後排其志弗獲一日仲
然猶崎嶇謹邪中陰謀正人力扶公論蓋死而後
已以是草莽切齒至與懷素之欲還報復之私由

今觀之公之清名亮節傲如白日遺墨敗楮人爭
寶之其跡鬼賊之徒身死名滅與風狗不異是果
孰為得失邪提提君蓋公之諸孫方以才業著實
能世其家者然則吳氏之與殆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集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于猷
行不剛名見謂汗濁然則于猷固愛此君政恐此
君不愛于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種竹萬箇而
有詩千篇好風涼月長吟其間此君有知亦當欣
然為君一笑也建人真其為作歌曰萬玉今森森
清風今滿林有幽人今高蹈時擊節兮長吟長吟
今陸續風為起舞兮鸞為度曲羌此樂今誰知算
氣今亦足
任漢州所成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
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間二先生

更相師友以斯文為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
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
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遠自得者矣而猶
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
堂以為斯文之傳惟天所界乃得與焉此帖所謂
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
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界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
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脈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
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
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錄下學之功則致於上達
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屏
守陋始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
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
併及之
任漢州發策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

元間嘗採發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憤權
臣之類悉奮筆詆呵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憫善類
之繁害悉力全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非賢者莫
能為也會公求去余適視草遂引是以聞之倪仰
十五年開公與陳林二君不復可見獨任侯數歷
中外功名輝然未艾也侯嘗反思當時所以策士
者果何所為而然哉愛君之誠備塞於中有不能
自己者爾此即孟氏所謂惻隱之心天理自然之
妙也完而養之勿雜則與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充
之而已任侯其勉諸
楊文公書王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滿城始
滿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咸平景德間
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
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後先爾惟其清忠大節
稟稟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為世

之郭郭也歎某建羅之居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
徘徊終日想公道遺風而不得見今適從公之孫零
陵史君復觀其真跡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
日遠鄉邦人物既寥寥其可數而楊氏之後如史
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歎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
夫
許介之詩卷
予聞介之詩名舊矣歲甲申携其詩數百首訪予
於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
不予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
以副二先生之望奈何予視其人昂然鶴立其論
說今古娓娓不窮則為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
厚矣然予視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略縱橫可以
參開外之畫其雄辨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
生期于詞章之域予將俟于功名之會可乎
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子房

孔明非義在于復韓仇討漢賊雖終身巖穴可也豈汲汲於科名斯以自見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凡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子將進于子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子之先右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與李忠定公略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經作為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有餘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敏麗則有諸公之題品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

孟子以知波淫邪道為知言胡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與端之言與吾聖人與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與端之偏而小若辨

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真稿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呂子約與彭仲城帖

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為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為主履踐以毋自欺為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此一通真諸座側

金尚書與陳丞相誌銘

周丞相跋云某幼學之年已聞駁飲金公彥章為名御史論擊權彊無所避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闋奉丞相抑而弗用凡二十年當已卯歲高宗以宗正少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壬午六月壽皇初即位眷待良厚是秋某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在後省見公直諫多聞年高而德劬每與從官歎其不可及吏部徐侍

人者又其選也其名曰若望若神人然而某乃得以瞻其容尤私病自慶以謂雖商山之四皓何必減焉後三十六年得金公之文集於其孫亮首篇蓋公所作文恭陳公墓誌銘也讀之終篇蓋自歐陽公碑王文正公之後才見此耳蓋二相之文相為韻頌云敬書其後慶元戊午季冬中幹日太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楊某書

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小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者文魁壘之士峨冠委佩畢萃朝廷如三老歸周四皓在漢也此皆卓犖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蓋可占矣遐想盛事為之三嘆寶慶改元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真某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公評介

故集英殿修撰王公為秘書監時某備數三館及

遷少宗正又以王樛檢討與纂修之屬焉公不鄙其愚所以顧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朝本未知之故詳今觀公之子楚所為家傳言皆實錄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節正學遠識使得盡發所蘊施之朝廷其益詎可量邪而一時議論往往柄鑿難合以故不能安於朝而去既去不復召者數年而公沒矣可勝歎哉可勝惜哉某嘗論公平生所立蓋有汲汲焉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公殊少因讀家傳輒書于卷之末與時有良史者出未必無取於斯言云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予讀昌黎公所撰曹王碑未嘗不慨然壯其為人王之帥湖南也成將國良以武剛振聳諸道兵討之未克而王從一騎五百里抵長壁呼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徒數十萬也方抗卒據城以叛勢張甚趙公躬率守兩擁兵抵成敗

郎度因為某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踴躍惟公在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示某事誤矣某事非也退而考按信然蓋公於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至若端重誠實上不欺君則又有可紀者特表而出之某兼西掖之二日有旨姚容孫氏進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殿正法人特與轉行即今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每同銜繳駁某密語公妃嬪位非中官即鬻流皆礙正法前德壽推江上扈從實今上單恩金不轉行正令回授似當論奏公歎曰君言是也近夏賢妃位推恩某實未曉已書版行下今恐相戾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當商量庚申講筵公與某偶皆以聯事爾身初不知公奏何事但望見公再拜殿上退

而某升甫至榻前上迎勞云朕初謂卿止能文適金按節說卿欲論純容位轉行礙正法事不謂卿剛正如此真全才也可便進文字來某然後知公忠直不遂非又如此章既上御批依奏夏妃位官更亦令依條回授此事非獨著公盛德壽皇可謂從諫如轉圜矣後三十四年公之孫承直郎錫錢司檢校官范示公文請求予一言敬題其後以補家傳之闕若公文亂典雅如其為人識者自知何待贊也慶元元年九月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某書

誰能而營之顧獨奮然投袂晚以天子威德使凶傳逆類悚然動心脫髮墮生齒億萬於仇虎之啄功與曹王埒而艱倍之二公以帝室之胄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此顧不偉哉然曹王卒以勳名自終趙公未幾即殞於媚嫉者之手有曹王之才之功而無其命蓋可歎矣紹興間雖嘗白其沈寃追秩書殿而邱後錄孤之典迄為文俗吏所軋不果行尤可歎也然世未有屈於人而不伸於天者以公忠烈曾亡一命之賞以薰後而自孫及曾接種種科級奕相照於太常名籍中以予所識若會稽別駕浦城大夫之才且賢蓋所謂玉之英瑤而羽之五采者也彼媚公者能厄其身於一時不能使天不昌其後於異日自曾志士仁人所為特立獨行而弗顧者以天為足恃而已嗚呼公其可以無憾矣夫

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今公晦仙去已七年始於其弟松處見其手寫鄭伯元詩及登太白墳所作用工之深乃知然則詩之外其所未言者豈少哉曾坡公謂吾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其不可者不可勝計其於公晦亦云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令人怡然與九原之悲云紹定庚寅十月甲子西山真某書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西山題跋卷之一

西山題跋卷之二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太宗御註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為指解太史范公復為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況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用紙蓋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蝕之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為善之不可揜類若此烏乎昔人於其先一器一物猶謹而藏之況此編居士之心志在焉主簿君孝且賢實之以傳于後使鄭氏子孫世為篤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峰文集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者不在是也蓋自昔文人鮮顧檢操以柳河東之藝

且賢而甘心自附於任文之黨元才子始為御史

號稱勁挺晚節故由敕使以進青蠅集瓜之謂羞辱亡窮焉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子厚微之易地而處其肯為二子之所為乎子觀江郎三峰上插層漢如偉人傑士盛服玉色立于朝姦諛為之奪氣意其所鍾必與如君殆庶幾者邪惜其沈淪遐邇所蘊卒不少施為可歎耳君評論古人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一節頗有取於揚雄反騷之言予所未論嗚呼安得起君九原而商榷乎

詹應之三經

餘于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記及百家言蓋嘗游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畫戰守策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亡知我者退而

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觀既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謂精神係氣云者固不得而略也遂之廬山入太平宮發其函及所有窮日夜以讀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道德二經累年然後闕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併為之註釋合九數千言頗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碧或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無為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嗚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于天也備有欲全其所子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邪今夫大圭拱璧天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為之韞匱焉繅襲焉然後其寶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襲也韞襲敗而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矣而

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為養其生者非獨以奇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之光大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蓋閑閑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非以氣一則動志而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領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為不同爾吾儒者不顧為師說是守而於它學有取焉是吾之德也然吾惟保順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其可免乎且養形延年程子不廢導引吐內上蔡取焉子以為如何問者憮然曰命之矣子因采其語書于三經之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霞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塾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子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為請稿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恭功之

威下泊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為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與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慙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曰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膠直禁林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痛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竊知向道思欲一叩函文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某復何所據以為進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有表先生之門賢吾甚矣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銘於體為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弟不可也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邪曰學未純然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邪至於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為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為者也是四者既皆與乎所聞至其為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

如某者或使之叙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為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俟銘者正夫所慕正大蓋有關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錄云

孜孜曰兢兢曰勤恒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益于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于先生者也

黎齋先生訓語

黎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曆元祐間人也某以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嘉定同朝始復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為可教方其數論時事人多謂其闕疏惟先生見輒嘉獎甲戌外補屏為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己訖感始出關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甫辨色更擊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出之蚤邪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涕流先生感心昭揭日月今備錄

建昌三傳君行狀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于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蓋豈立者易能而素積者難揜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連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滿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于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詎非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者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公之文於近世為最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為最著作正字二劉同為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賦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為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紹興未迄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借如立直木於通達之衝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借世之所指為朋者也名儒十餘人既為一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為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是以增淳熙之盛其功及於紹熙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阜陵規摹真可為萬世法而歐陽子信為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皆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獻自奮其尚有以前人之志云

某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付卷歎息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素業讀之其輪對則斥近倖盜權以為陰侵陽之應其上封論事又申言之至謂流涕涕戲御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歎難亂常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召譴買禍當如何邪而我阜陵優容獎納曾無纖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乾道淳熙間中外既已大治獨近習有窺嚙笑賣禍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為先若相國陳正獻公參政魏公朱文公張宜公鄭自明魏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一口卒之倖幸小人消縮權沮不能大為姦惡雖阜陵英威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嗚呼盛哉

與於我切磋琢磨相觀而善我豈無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發明之也觀東萊先生與著作劉公帖雖更事纖微有所聞亦必以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諛成風平時號深交密游聞過鮮相規警不惟無以成人之仁其自處亦不仁矣追仰前修可為永慨

夏宗禹悟真講議
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參同之後後有此書下開中雖頗涉復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峰夏宗禹自東嘉來遊幔亭示余所為悟真講義章句析讀之使人渙然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扣以盡其妙然聞君之為人材智磊落益嘗入山東帳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遂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為海山汗漫遊其太蚤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最難唯大忠大孝不埃修鍊而得其說

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嘆今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矣某願與吾能爾共勉焉

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為據依其論泰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偽說之亂經者為論辨自謂時雖不同千歲之後必有子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益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幾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略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言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至是遂罷去自昔儉人圖進用必以功利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孝宗天挺聖哲開善若決江河用能斥去聚歛之臣如棄涕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萊先生二帖其一為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太學分教嚴陵時蓋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又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葩異植紛粲天壤間此其所以為淳熙歎慨暮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然後有以勝此兩子木其勉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蓋鄒孟氏歿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夫不過區區力持其國其免禍敗焉爾獨一董仲舒猶為有見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知求治不知正君知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動奉懇惻百世之著龜也方享宗初東賢盈庭而文公號稱巨擘正心一疏驚然仁義亡愧倘天假之年俾復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業可以復見安得有與時權姦之說哉附卷慨然為之流涕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外孫黃格
格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嘗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大之德其情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開吾道而與端氣以之正朝綱而衰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菴朱先生為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切也晦菴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強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為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撓

周氏翰苗記

史記考與
親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可以為學者法矣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為仁由己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與何邪蓋仁者道體之全精蘊本末大略完粹矣有弊焉如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儼焉孳孳而後已者以是焉耳克已勝私猛厲奮發人固無

羅氏六有齋詩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力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

羅氏翰苗記

周氏翰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某等門閭越某年某月復御宸翰書棟華堂三大字以賜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家秋賦其即縣以輸某等既承命則以屬已尉章子仁記之又因子仁求文於某以繫於末某惟孝悌者民性之常...

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所以獲褒于朝者以其與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少自與也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然後為亡愧而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亦曰壺範之常而非過也然則周君其何以答上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之仁中庸之誠大學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其所以事長者事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庶乎不負兩朝寵與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為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西都為戚里左將軍丹伏蒲諫爭有功元成間追我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柄國時護公道如命脉憐人材如體膚在廷諸賢持議間有不因而包涵容養仁秋毫忿疾意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內第一流不以同異為用合淳熙初入

見天子以寬大開廣上心其言尤反復篤至平生行事大抵根本此意故能為國祈天永命身與家亦與兼其休故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門閭習成忠厚無一人為刻核事者禍祿之盛豈偶然哉今江右將漕之先君子通奉公與忠定實為弟兄雖顯時弗同而其德蓋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進士當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時也承相既世秉鈞將漕亦薦持使者節以文學政事自見於世魯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既豐將漕尤薰然慈仁所至以拯民神物為事其培之者又如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強之從薄亦不有為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之以發明太師之本指云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知識欲其高明故效天操履實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觀德莊少仙所記如此則其人蓋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涉遠自邇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致者若徒馳志高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虛億度而已安能實有進于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誇詞蓋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尚少仙欽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萬論同歸錄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味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也二者猶水火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無易而君子借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予知易與仙之殊途而未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之予亦嘗試聽之

夫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反者為泰為既濟人而如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貴陽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融合又如此豈非所謂歸之一耶夫世之有治亂存亡猶人之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以常治而無亂存而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為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其長生慮其死欲其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推其用心亦若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風雖非吾之所能必然保精而膏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母傷其生亦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為表裏不可也難者乃解既而清父以告予予謂易之為道廣大悉備故凡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數術所能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一致而理之相符則有如清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同歸錄之後

云 楊文公真筆遺教經 遺教經蓋釋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曠止息欲寐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而由精進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空學佛者愚其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

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中庸之比未有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趨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留情佛典而於此經尤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為學佛之實地歟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為發其大指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邪傳稱活千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隨卷筆輒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徵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為善者也然則常奈何余嘗聞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

與物接善焉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為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就與齊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為不負天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為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為善之本也仙游居士揚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息焉又或出於俸求覲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揚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農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為錄以示某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號

泣于夏天又曰無辜顯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為天蓋可以號而怨可以籲而聞可以嘒而答也古今載籍所傳若五月菑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足則知天道雖遠而民之嘯呻歎嗛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也世特見尋聲赴感之說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為渺茫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咎聖賢已有是言古今天下實在之理特信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乙之在天果何神邪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天位在中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與名歟道家所謂太一天尊者其諸即此神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就兢兢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哀祈皇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為次輯之意觀者其詳之

敕封慈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某南豐院故淨空禪師為慈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年汀邵劍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浸淫將及縣境時既十月矣而炎鬱不少哀知縣事臣知孝亟詣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決旬之間痼疾如洗明年夏五月田以早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雨高下霑洽歲以有秋知孝既新其祠以報邑人父老又列其事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司下府郡審敷如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實慶三年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知孝已任侍御史數以師神異之蹟誦言于萬紳聞者為悚然與敬於是奉常議以慈應大師為號用章厥靈制曰可是年某月敕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奉安且將以所下書勒石于師之祠願請臣德秀盡誌其事臣德秀竊惟昔帝王受

然而世之人未有知其所所以然者予嘗論之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而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溫良慈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陰主殺故凡殘暴狠愾嗜噉刑刻者皆陰之屬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為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為惡者常凶猶君雲以龍命律以呂皆理之自然非天有意為之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善惡吉凶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知一念之善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陰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經本為庸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親友楊君蘇父樂於為善刊梓以施用意微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而忽之實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真某希元書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學而不黨黨之為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

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願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非非之理天實為之非人力可以創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並鄉慕之西州榮傑恥於不與而凡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創置之邪當慶元初眾賢盈庭人稱為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賜拜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泰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彼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稟稟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歎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拚天下之目也建安真某

命類窮為神人主既設為公侯卿大夫事臣辱吏之位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綏吾民俾各有寧宇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凡皆為民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階典焉有命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為勳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凡神之有功於人者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於神者即所以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聖朝之所以必循不廢歟皇帝陛下嗣大歷服以來詔書數下申救郡國具境內靈祠之焯著者上于朝而褒顯之蓋得古先哲王事神保民微意維我慈應大師至性自天雖早從方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必及生靈當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聖壽至一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蹈仙巖寂然冥坐每烈風雷雨必焚香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去熱惱而生清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其生也

赤松子經

以善誘人舉教化服雖益賦亦為華心其沒也早於孔差有請輒應如響斯皆當乾道戊子歲邑大旱饑甲子一周人復稟聖臣植厥厥心惟師焉依精誠屢禱休應適格四封之內迄為康年熙熙焉咸樂生業維師之仁大庇吾土實濟登茲其視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臣謹推本末以繫于下方俾闔境旋倪傾戴聖天子加惠元元之恩其有永無斂

楊慈湖手書孔聖孝經跋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為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絕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狎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從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歐誠應廟記

以誠思民始祠于浦城百丈山今建處信衝間赫火始偏方其肇靈於百丈也有像焉浮水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于赤石也亦然意者靈澤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因之廣其所准之地若古諸侯加地進律之典歟然則俞君應龍之建是祠其亦奉行天命云爾少仙韓君栗既誌其事某復推衍其說如此使是邦之人知靈澤之食于斯也天實使之而非俞君之私意欽異嚴事永永亡替云

歐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熹平中議郎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今也書石立於太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當時所書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未暇及也今湯君以八十餘老不緣朝廷之命不憚翰墨之歷盡為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非其篤學嗜古白首彌勵嗜克遠此今之業文辭取科第者雖

一經不能過覽况能盡筆之乎一經猶爾况羣書乎然為彼者不妨坐窺窺而君連連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不以連蹇故而倦於筆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頌齋記

按詩實賴實稟穎謂禾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穎悟穎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穎名其齋而德莊少仙為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於世俗之表斯亦奇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子嘗觀諸隴畝之間平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苗者栗如也逮其少長苗之發者鍼如也積培壅之功飽雨露之潤歷三時之久涼風一秋萬項雲偃此豈朝夕力邪為學工夫何與與此勉哉周君日從事於斯厚養深培以須日之熟則其穎之秀出也有期矣不然振苗以助長適為學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王叔文文集

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為國家元氣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歎已紹定己丑屏伏山美公之子燿以所刊家集來示及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歲月之不謂慨與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筆于篇末庶覽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

跋平寇錄

陸敬輿言兵者無它人情而已予友王子文講學論政素有本原未嘗嫻軍旅事也一旦綠林叩境從容籌畫動中節會曾未旬決俘誠係塗焦川幾危而復安蓋其機神通悟洞照事情故能應變不差如此予讀松史李君所記本末知宜公之言為不可易輒書其末端平元年八月五日建安真某贈五行任君

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鄧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本于理其

嘉定初元公入為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遷少蓬萊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既又再侍于太學輔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琴玉間公時年六十五六猶矍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留茂潛及其在茂潛極言職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驟減沒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歎公有若微嗜者項之茂潛返其獨留從容請曰鄉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教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顧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汗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恭諸人不得借此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功也因思更化初方大治惟臣及黨公獨懸懸以奉道包荒為言蓋與前說指意略同使公得位與時並行所志

迫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陰陽者流例日之紹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復真某贈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likely a list of names or titles.

西山題跋卷之一

西山題跋卷之三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廟奠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歸田花巷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然則謂二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於詩亦不可也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為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冊固已流布華裔而娛戲翰墨亦皆諒然仁義之言中形外自不可捨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舊傳公築第既成有訝其門太庫者公曰與時使寵婢乳媪可開迺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耶屬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與來文字三五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子孫清白在不須屢屋太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子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僕之於公亦云

跋黃瀛南擬陶詩 子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于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于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營中叟彌縫使其浮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雖其遺龍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春春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衝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願讀者非之察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義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三山黃君瀛南擬作陶詩優游澹泊味出言外蓋所謂憂憂迫真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所未究故以是質之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瀛甫其有以起予哉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己丑之孟夏江包君敏道過于粵山之麓縣尹宋侯開其名延致岸校發揮孟氏要指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泊學子會于堂上者九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翼日子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為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為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所然忘倦蓋君蚤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隨答往往破的咎悔卷先生嘗講於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兒等將以君講義刻于學

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題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越竟送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靜春亦然二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嗚呼忠厚之情惻然閉傷之志讀者猶為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怡之中有切切德德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親之友弟之心尚當油然而生況綽綽有裕者乎真蹟今藏宋正父家余觀正父與恩謙二弟詩皆勝焉有前修風味所謂亦允蹈之者邪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鏤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不在他人

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題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越竟送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靜春亦然二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嗚呼忠厚之情惻然閉傷之志讀者猶為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怡之中有切切德德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親之友弟之心尚當油然而生況綽綽有裕者乎真蹟今藏宋正父家余觀正父與恩謙二弟詩皆勝焉有前修風味所謂亦允蹈之者邪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鏤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不在他人

矣三復此編為之太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勝健後來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陸尊嚴山立時送恩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蓋之言又送謙父弟曰日用工夫在細微行達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闊步先防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奇工緻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濟南伏生年九十餘授尚書古今所傳以為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作此表授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已言陳君之於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法以讀吾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不難到也

跋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裁餘干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跋山谷黃縣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樂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賦以為法

跋黃君汝空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

其賦古人率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承何夫人之傳凡為婦者皆當寫此一通真之座側

跋蔡節齋通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得遺像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母忽戊子立秋日蔡淵書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之天者耶

有對越上天而可熨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憂憂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立于朝必不敢為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為貨賄而欺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為之也志于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總總然唯恐落人後時方改正學則曰偽黨不可容時方啓兵端則曰大義不可辭僥倖幸一得而已他奚鄙推是心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為之也夫始進以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蕭陽黃君汝空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隱可謂亡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答為窮餓且死而不受今燕私虞樂而為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黃君其尚勉

四〇

四〇

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也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哉黃君其可不勉之哉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為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云爾者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陣必勇皆善之自也一善不存則為虧其性虧其性則為辱其親矣尚焉得為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後知免歟或者以戰陣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子

勉旃

跋蘇射所記全氏心遠室

蘇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略盡忠父復今予者語予尚何言獨嘗記管有同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跋章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士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才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春到公七十九而為文有深指皆予所素知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向未嘗知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專朕可喜見

以為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孤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際凡皆為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干戈以衛宗國班班見傳記聞為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蕭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為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其勉焉

跋因齋方公耕道事實

因齋方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窮之操皆足為一世人豪而振於秦氏弗獲究其蘊士類惜之方是時元勳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誇節真如呂紫微胡衡麓與橫波澹菴數君子困齋皆從之遊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為人可識矣公既連蹇以終其後亦稍不振獨從孫友民文采甚蔚氣槩非尋常庶乎能世其家者然公之所以自立豈易至哉有問學以沒其源有履行以充其實然後它美可貴也友民其

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適不之知然則士沈淪蓬華不為世所識者可勝計耶君壯歲多薄遊江湖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顛顛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者顧嘗語三子曰淵女空紹吾易學曰沉女空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文為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

例該眾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勝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葬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為也故經於贈仲子納部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為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為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餘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于世教云

歐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早陵之知自庶僚峻躋法從其制詞略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

且楊公著傳燈到公宗大慧因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與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與此意猶可嘉故為敬書其後

歐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韻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瑣鑿而工不組織而麗信乎其傳於文者也魯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即雙巖之文而想其為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綱縲於君親之義而惻然於骨肉之情者也羣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舉鵬命侶風流獨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日能盡天下士其果然那感歎之餘輒以所見繫于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為如何也

歐辛簡穆遺事

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既為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鐘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為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朝選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借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凜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當代諱言之朝必以為狂為訐為干名為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歐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賈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賈學朱文公三帖喜津津滿肩問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遠墨畫楷學者寶之空矣上人釋氏子適亦寶此何哉

建炎中簡穆辛公以廟論推擇來尹浦城當能寇燔燬之餘披募莽招流散人以復業又會盜起鄰壤驟松溪賊政和盡驅其徒以來累疾如風雨公募民為翼弩手射卻之繁其渠五六人遂大奔北卒全一方公於浦城可謂有大造矣公初寓洛陽果院後解縣組又寓安國精藍者久之壁間有所題詩及與寺僧往還書距今百餘載筆墨如新其嘗語鄉之士友益祠公于安國眾以為宜主僧亦祈然願效力會多事未克就今觀公誌銘遺事其忠孝大節既偉然為一世標表至微細之行人所弗觀者亦莫不曲盡其當嗚呼此其所為簡穆與起敬之餘因筆于編未高山仰止之意當於祠記詳之

歐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按公以建炎二年九月坐言事謫濮州詩當是此時作自河南二先生發明中情之指開示學者公

晚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言責倡存趙之義折偽楚之僭精忠凜然功在宗社至是又以論汪黃誤國竄投必死之地而笑談就脫無秋毫畏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者邪此詩賴朱文公親書遂傳不泯其舊得之建安葉氏會公四世孫承直即准來公於中庸之道所得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自期蓋理無窮學無止自咎聖賢所為乾乾終日死而後已者也公雖竟以諫死而英風義氣今猶生存學者觀此可以得師矣

歐陳北山帖
北山先生陳公詞章翰墨為近世第一此其未五十時書也筆勢遒美已如此至晚歲則俯龍騰虎踞不可得執矣予嘗見公所作贛州三橋詩又自書而篆之每款皆以為袁州學記號稱三絕然非

生片文集字所在毀擲刻非惟恐後而魯公於此迺始刊先生所定經文字學不少願避其尊閣行知不為禍禍所移奪如此豈易得哉陳君少仙總編字朝瑞先生之門人而魯公之所友也家藏先生往來書帖甚富此特其一君之子庚攜以相示謹跋而歸之

歐劉慶子母胡夫人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已接物仁聞細鉅皆為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峰昆弟至於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于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為極致家人象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堂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歐項吉父講義

一人之手而公獨兼之豈可及哉此帖與建陽陳君朝瑞蓋公同門友也是時偽學之論方譁文公先生力請致厥事廟堂未之許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後十餘年天子始誅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臥不出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易初度此其素心也朝瑞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第得尉丞豐未上而殺士類惜之此其假令邵武時也有子更能不墜世學持此帖示余為識其末

歐朱文公帖
紹熙間文公先生刊定四經于臨潭其後龍圖詹公又刻之三山易本古經書詩出小序與卷末春秋不附傳先生既幸教學者俾識經文之舊至音訓亦必反復訂正而後已嗚呼此吾夫子作經之心也當是時羣邪崢嶸設為黨禁網天下士凡先

項君講義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爾觀其名卷之義翠然有當余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文君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君之名蓋稱其近之雖微講義知君之為善學

歐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為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歐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清虛所發榮意其益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致帖示其於遺墨且與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常服膺矣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寶體而守之終身

其時所到將有不可涯矣者德夫其悲之

跋南軒先生周氏寫齋詩

葉莊氏以軒為寄以形骸為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氏以寓名齋而宜公詩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跋補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春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語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効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為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于閩以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朱文公詩元亨梅華品籍親書示鄧邵老

子通判汀州杆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玉言體表章詩什寫出胸臆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為人英邁卓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似之彼世之矜章刻句自以為工且麗者方之蔑矣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故不見集中豈以言論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觀歐余王蔡之諫疏無以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眾賢橫于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公之奏議弗傳可乎故筆之編末以俟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嘉定七年予自殿砌出漕江左趙侯彥章為主管帳司明年諸郡大旱蝗予被命推行荒政侯悉心仗助無遺力桐川地素瘠至是艱險尤甚于屬侯先往賑凡所措置具有條理予至發廩賑給而已德初至見侯迎勞曰吾見子之而今吾見子之心矣自是深敬其為人是歲朝家捐錢粟以惠

乾之四德送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羣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授授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為問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王樞使軒山集

樞密相濡須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早慶片言寤意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鼐獨幹斗樞明譽駿烈為一時名輔彌之最嘉定更化初諸老聚在闕庭多能道公秉政時事某後假守洪澤又皆公故與州地流風遺積猶有存者心誠向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

齊其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稱衣而登翠山回環萬象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遊無何有之鄉則為之歎曰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云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粲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觀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忠甫之子弟率從多好學試悲慙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終日乾乾不能與道為一則於進修之益弘矣若徒以拾取科級為爾雲探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沒溺於名區利藪中與汨汨羈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豈謂是邪既以復全氏又以自警云主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

生蚌胎世知謂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克咨者自其先世欲做建昌吳氏為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廩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私六升以入之過年則發以糶量必免償必平於是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眾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鼻于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都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燬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虛舍邸暨皆全皆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問世傳以為與事今於君見之賴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調之義耳非有所觀幸而為之也及久而不憐天與之人誦之雖兇強不道如盜賊亦

知毋負君之德然則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子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選致幕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宜力最多用是稱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駁駁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為富不仁者俾知命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論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則為洪忠宣公之節仁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桎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而公方建陰山之北復既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偃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為亡窮而惟臣氣飲水解

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孝宗皇帝郵刑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有後後制刑然則德獄議刑者其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永命正在於此宜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大臣與洪文惠公時以宰相承詔命當是時履恩厚澤滲漉海濶和氣融液如成方春此孝宗之德而公與其僚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跋彭忠肅公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為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明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遠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為文而片言隻辭

貫綜至理蓋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為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為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史君茲以鏤本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翁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為仁今衡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為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無幾玩而釋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特習而悅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為善讀論語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宜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

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闈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益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如是乎兼之前修用心真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乙丑春嘗為自跋曰學未若臨印之遠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前田之謬居食愧於義烏之安前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卧不出浮言易洩之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娛回暇某答負早時掩關憊臥憊憊焉不敢少自放者相去遠也於是益歎其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復齋為德文故其游從密契偕數云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其極乎故識于末編以待

跋張平仲注三略

三略先秦書雖非應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子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詳而欲收守不為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然其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備以此推之則今之傳於後世者正子房所受書也肝江張平仲少嗜此書為之傳義簡而能盡深而不鑿所貴乎儒者正以其靡一物之不知况兵軍事而可以不知乎仲於是

跋秘閣大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不經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為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歎流涕者六朝隋唐又入動百數十篇撰筆賦巧極其刪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為文豈必

多且麗乎哉秘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已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史以大小分必開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斑斑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誓辱國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于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開禧丑寅開天台劉君深父為候官尹余時在連帥幕府間相過講論文字君每舉史傳輒娓娓數百千言漢許后上孝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君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某所等語余細聽不一字差至今猶想其風度也後三十年其子瞻過余出所謂杯水編者閱之盡卷其為行軍作者多開禧用兵

時事予親見君所賦者嗚呼以君之文學標致去侯官幾時不復起而余則并無比閱一世後乃更來思舊遊如夢中事死生窮達不足道獨於君風流意度有不能忘云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清逸黃君少為神仙之學且有志當世之事為故北山先生陳公所知公之子今寶章閣待制子華為福建招捕使君以賓客從有功白于朝得武爵清遠弗願也願弗忍先世遺緒以州文學尚史部銓樞密府聞其才召使憲議此功名鼎至之秋也昔李長源嘗學神仙矣既而為唐家三帝出建大勳業人謂長源以將相易神仙失計吁使長源真能騷鸞跨鶴食沆瀣餌朝霞不過自私自身爾況大忠大孝不俟修鍊而得神仙此真語中語也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為之清逸勉乎哉抑亦誠以報國其斯謂忠揚令名以顯親其

斯謂孝勤業就矣浩然來歸吾已結廬梅山之陽振袂武夷之頂子能從吾游吾將分半席以待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為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為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備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行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與唐辟舉士不能率合組織為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為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乏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前一日建安與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僻地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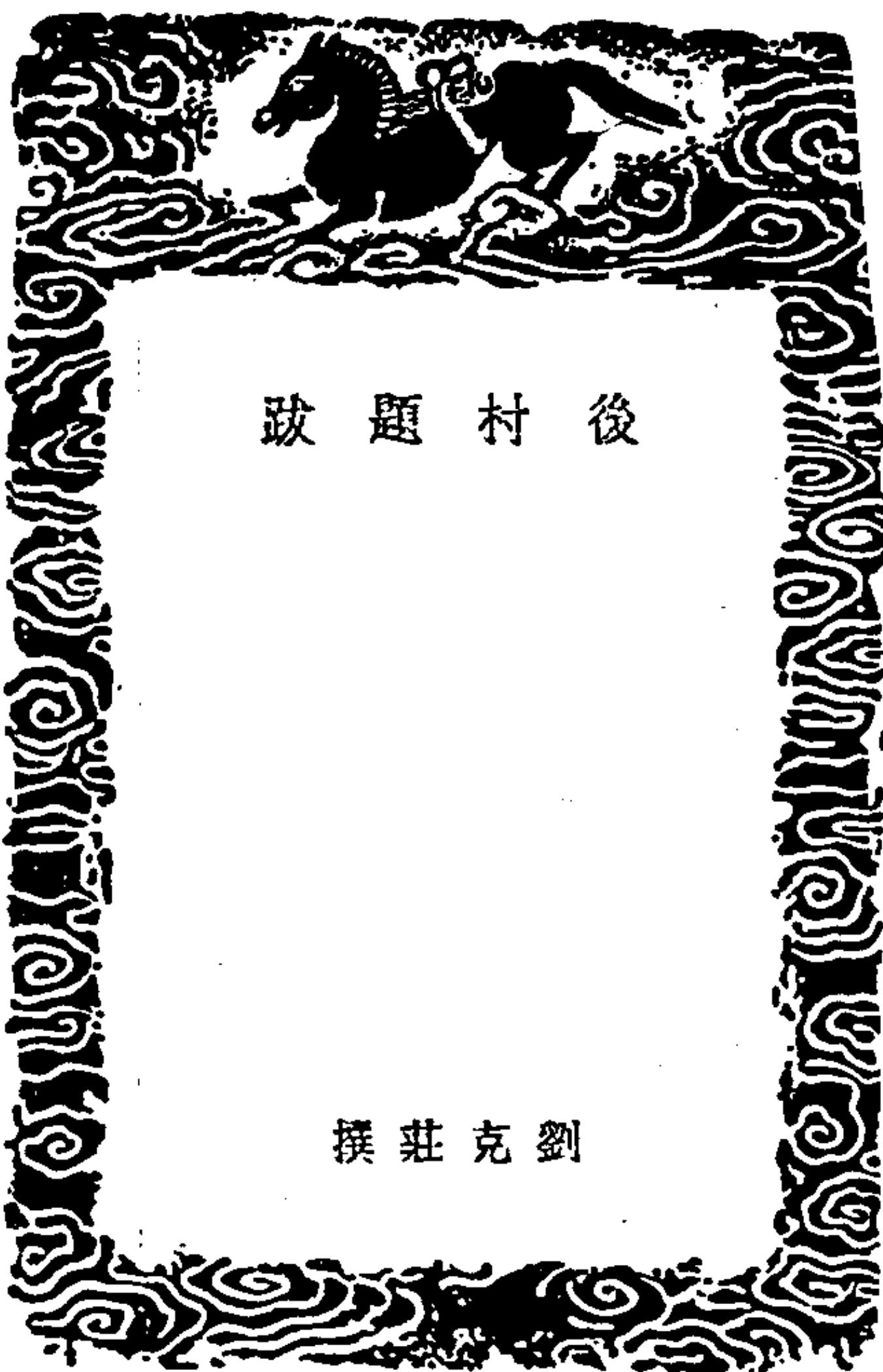
示兒之作乃以義命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廿日題山谷評帖云宋齊間翰墨之工皆藉師友淵源凡作文亦然語云岷山之源僅若雙口桐柏之派僅能從觴卒之成江注海其源遠也真文忠公慮文詞多變欲學者識其源係自率與朱子同郡宗之若岷山桐柏恨爾時權相立異學之名刀錮善類據慨上奏真可謂底柱澗瀕堆成壯矣其選文章正宗若于卷以詩歌一門屬劉君後村所取者削其大半如漢武帝秋風辭因文中子悔心之萌一語不宵編入貽諸子趙儀可董然風教陵夷之日亦政不可少此一派故其題跋雖無城谷風韻余編入函中却如三公象衣象笏拱立玉墀之上其巖巖氣象可令寒乞小儒望之神懷海隅毛晉識

四山風波 卷三

五六

五十四

二
三



後村題跋

劉克莊撰

後村題跋

目錄

卷之一

題傅自得文集

跋林去華省題詩

跋呂炎擬樂府

跋安谿縣義役規約

跋表弟方遇詩

跋趙司令楷詩卷

跋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跋董明府叔宏谿庄圖詠

跋唐察院文彙

跋唐察院判案

題許介之詩卷

跋文章正宗

跋趙明翁詩彙

後村題跋

泉州歲賜宗室度牒聖旨跋語

跋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

跋嚴某和坡詩

跋陳教授杜詩補註

贈楊醫

題何伸詩

跋益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跋趙綱摘藁

跋方寔孫樂府

跋方寔孫詠史詩

跋南谿詩

跋李監簿墓誌

跋西山與李用之書

跋西山與丘宣義書

跋林氏瑞雲瑞山圖

卷之二

跋海州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題何秀才詩禪方丈

南城包生行卷

跋孚若贈翁應叟歲寒三友圖

跋朱相士贈卷

跋夏元鼎悟真篇陰符經入鏡註註

題姚鏞縣尉文集

題日者葉宗山行卷

後村題跋

目錄

五

跋真仁夫詩卷

跋黃勉齋書卷後

跋王祕監合齋集

跋宋母墓表

跋陸氏墓誌

跋宋自適詩

跋灌園蘇翁事蹟

跋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

輝上人攜其父所作偈求跋

跋陳戶曹詩卷

跋李耘子詩卷

跋吳孝子傳

二趙字說

跋張季文卷

跋章援致平與坡公書

跋西山贈日者郭生序

跋蘇子美帖

跋東坡與歐陽棐帖

跋米元章焦山帖

跋閻王帖

跋東坡墨蹟

跋楊補之墨梅

跋惠崇小景

跋趙大年小景

後村題跋

目錄

六

跋東坡辭承旨乞郡奏藁

跋李伯時羅漢

恭跋欽宗皇帝宸翰

恭跋高宗皇帝親征詔

跋李賈縣尉詩卷

跋徐寶之貢士詩

跋仲弟詩

跋單父趙氏事實為趙小坡作

跋梅谷集

跋黃慥詩

跋黃慥文卷

跋王元度詩

跋劉叔安感秋八詞

跋二李易說

跋方蒙仲詩

卷之三

跋宋氏絕句詩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跋建陽馬揖菊譜

跋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藁

跋朱文與陳丞相帖

跋柯豈文詩

跋宋吉甫和陶詩

跋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跋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跋李敏庸行卷

跋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御製二銘跋

跋樂平吳榮書說

贈上饒日者呂丙

題汪薦文卷

跋裴元量司直詩

跋宋自達梅谷序

題宋自達詩

題程垣詩卷

題趙幾詩卷

題葉介文卷

贈日者許澄之

跋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蔡端明三司日錄

跋山谷書范滂傳

跋王元還書

卷之四

跋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蔡端明帖

又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南軒與方耕道帖

南軒送方耕道詩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蘇才翁二帖

劉原父陳述古帖

趙清獻公帖

陳了翁鄭介夫帖

余襄公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題丘欒桂月林圖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跋林竹溪禊帖

斷石本

定武本

三段石本

跋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戴崧牛

王摩詰渡水羅漢

江貫道山水

厲歸真夕陽圖

韓幹三馬

信菴墨梅

李伯時畫十國圖

米南宮帖

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跋舊潭帖

跋馬和之覓句圖

跋石鼎聯句圖

跋楊通移居圖

又題

跋石虎禮佛圖

跋明皇聽笛圖

後邨題跋卷之一

宋 劉克莊 撰

明 海虞毛 晉 訂

題傳自得文卷

日余出守宜春行盱撫亂山中盛寒大雪人跡既絕鳥影亦稀有一士獨載費追余閱其姓名南城傅生自得也踐雪淖行二百餘里矣余竊怪生求余之急如此豈有謁哉坐而叩之無他說袖文一卷斬余商推而已余忍笑曰甚哉生之迂也然絕奇其人又奇其文後余斥居田里世所謬笑以爲狂人戶外無屨几案上無故舊書生復勤勤寄聲其求余之急猶前日也生之迂不愈甚乎夫人皆爲文文不能皆奇以俗學室之俗慮汨之耳迂則不俗不俗則奇非極天下之迂不能極天下之奇生其懋焉或曰今人之文主於適用不主於奇何也曰非惡夫奇也惡夫迂也迂者去富貴利達常遠而去澹泊枯槁常近也生其擇焉生族父泳之余友也故生諸文皆有泳之氣骨泳之不可復見因書以貽生善爲之汝伯不死矣

跋林去華省題詩

古詩有以一句擅名者池塘生春草黃花如散金之類是也有以一聯擅名者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之類是也有以結句擅名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何慙刺客傳

不著報讎名之類是也蓋一篇之內不能皆工僅得十字焉十字又不能皆工僅得五字焉至於一篇皆工不多見也雖郎士元錢起所作皆然林君去華省題詩二百首多乎哉然多非難也多而工難也或曰去華他文皆工奈何獨以五言六韻行世乎余曰去華六館名士使其早達去而賡柏梁黃鶴之歌和薰風微涼之句久矣是體也惟其老於頓挫故多惟其久於鍛鍊故工雖以此行世可也谷楊無咎補之江南高士試南宮以八陣圖爲題補之警聯云陳迹千年在斯人萬古無同案之士用之擢上第補之汜不偶詩雖工有命存焉去華勉之安知暗中無摸索曹劉沈謝者

跋呂炎擬樂府

樂府惟李賀最工張籍王建輩皆出其下然全集不過一小冊世傳賀中表有妒賀才名者投其集淵中故傳於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得况佳句乎使賀集不遭厄必不能一如今所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余幼而學之老矣無一字近傍焉因止不復爲建陽呂君炎示余樂府三十首幾富於賀集矣余甚駭之夫開拓使之多余之駭已如此若斂縮使之少其駭余特未已也君尚勉之

跋安谿縣義役規約

役法更君實介甫一番爭辯講之無餘蘊矣今天

後村題跋目錄終

後村題跋

後村題跋 卷一

二二

下皆行熙豐條貫獨海外四州猶用元祐之舊民亦便之豈羨募均有利害耶義役法後出最善余宰建陽境內都九十七耆一百八義役居四之一他不能皆然亦有始於義而終於訟者內某鄉某都率數歲闕役人郡守丞與常平使者迭差不能定復下之縣余鉤攷隱匿參酌律令定某當差而猶不受令則為之喟然判其牘曰使人情畏役如此為官吏者可以自反矣稍久邑人頗相孚往往有踵縣門求給朱記者詰之曰何前傲而後順也則異謝曰自明府下車吾輩不識追胥也引判少也誅求絕也檢驗無大費也吾願及明府未去受役焉於是向之不能定者皆定雖竊自喜然汔余去不能使一邑皆為義役亦每自媿安谿邑小民貧百錢之產不免於役常以四戶充一歲限滿而貲破矣故安谿之民尤畏役會朝家修義役法太守侍郎趙公下之屬邑明府趙侯崇栗始創義規十八都十六里相勸從之寓公余使君首助以田從而助穀者四千斛民爭受役訟源永熄惻隱發於寸心仁遜興於一國三君子可謂賢也已初侍郎公赴鎮余為言明府佳士有志於為善者然猶未知其材敏如是蓋余三年不克為者明府年歲之頃談笑為之其可敬也夫抑可媿也夫

跋表弟方遇詩

南昌徐君德夫為方遇時父作詩評其論甚高蓋

今之為詩者尚語而德夫尚意尚巧而德夫尚拙以德夫之論攷時父之詩往往意勝於語拙多於巧時父可謂善為詩德夫可謂善評詩矣抑余願有獻焉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繁區鼎洗之屬凡出於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類神鬼所為此其所以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與清廟鐘磬並陳也時父勉之使語意俱到巧拙相參他日必為大作者而不為小家數矣時父余表弟也初見於臨川余年十七時父十四後見于福唐于臨安于莆每見顏髮益蒼老時父猶未脫場屋余仕亦連蹇方乘傳遵海而南老兄弟臨別握手商論間空各有以康窮乏而蘇困厄者今通夕參語乃是一段冷淡生活然則余二人之窮非不幸也

跋趙司令楷詩卷

昔曹氏父子以翰墨稱雄於建安黃初之間孟德之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擬也子建之詩曰願我賢主人克符周公業是以周公擬其父也夫德義不足而直以雄心霸氣陵踐一世誰其聽之司令趙侯席旂常鐘鼎之貴而自牧如寡人子示余詩卷用事屬辭欲追昔人方其隆盛烜赫於功名之際謙謙不敢當及其遷徙畱落於

君親之義卷卷不忍忘余聞湖湘之士皆嘗聞五峰南軒之遺風緒論意侯所學蓋有在於詩之外者侯其勉之

跋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昔人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為其多殺也余謂不然不有所殺不能有所活太公封營丘子孫與周相終始郭汾陽百戰門戶貴盛家屬三千口豈非拯民水火再造唐室所全活者眾歟司令趙侯示余沙市辨誣之書余竊以為古者不以一貴廢士侯方盛年他日秉旄授鉞先計後戰所殺者少所活者多雖世世為將可也何三世之忌哉新善可紀則前誣不必辯矣

題董明府叔宏谿庄圖詠

余所居門前隙地極目尤廓溼沙礫草棘聚焉故老相傳云金鳳池舊址也由池而北至官道地稍高是為後邨余少時欲疏鑿其廡者復池之舊而培築其高者為書堂復齋陳公為書金鳳池三字非山陳公為書後邨精舍四字楷篆極妙藏之篋中久矣然其地屬數家不可合余宦不遂至端平甲申地始合余逐于朝始役三百夫而池成始揭復齋舊扁會除袁守心謂書堂可成至郡數月坐前論事斥歸不能插一椽施一鏤非山所書之扁蛛網蟲蝕之矣二陳公墓木已拱余亦益老未知書堂成在何日嗟夫若余所謂池與書堂在貴家

視之猶盆池馬廐耳而余周旋斯世三十餘年常有是心而無是力故每見人家園圃池館則健羨之永福明府董若叔宏示余谿庄圖詠凡余心所欲為而不能為者皆在明府圖詠中矣力足以充其心一可羨也景物足以稱其池館二可羨也賦詠足以寫其景物三可羨也因書其事附于兩侍郎親筆之後

跋唐察院文彙

所貴乎士大夫者學問也操守也議論也王金陵捨周孔而談管商是素學可改也林希邢恕始賢終佞是素守可改也蔡疑以魏徵方了翁晚欲殺之以滅口張商英以周公方馬呂後建追貶之議是素論可改也悲夫內無定見外無定力利欲之所誘怵世故之所驅使有亟改者有漸改者有終身屢改而未已者余行天下見此多矣御史唐公論著若干卷平生單辭隻字屢言細語備焉他人局鑄覆藏不可示子孫者公悉錄以傳後曰策論曰師友問答曰奏議曰賦詠曰記序曰書疏自太學生至為御史自吳尉至為方伯連率一學問也一操守也一議論也余少從公遊凡公一話一言昔親炙於三十年之前今扣擊於三十年之後如律令如符券未嘗少差前輩謂龔彥和為玉界尺余於公亦云

跋唐察院判案

後村題跋

自義理之學與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麤能其精者顧不能其麤者何歟是始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爾御史唐公則不然方其與朋友講學也一字之差一義之疑反復論辯縷數千言及其為百姓決訟也察見情偽出入條令醫訟之人皆駭伏舞文之吏不能變可謂本末具舉精麤無間者矣昔歐公累歷大府尹開封皆有治聲基於令夷陵閱舊牘之時唐公漕江左帥南海見謂吏師兆於尉吳門與常平使者爭涇之日舊牘且閱況生事乎使者不能脅況豪右乎不卑小官所以宜高位也不鄙俗事所以全雅道也卷中如妾母得主財如質鬻共業須同籍人僉圖乃成券余白首州縣之所未講覽之喟然歎曰仕者當寫一通真之座右

題許介之詩卷

本朝起遺逸之士惟种放常秩徑拜臺諫侍從河南監司薦邵康節僅除潁州推官張樂全歐陽公薦老泉止得霸州文安縣主簿雖曰愛惜名器然尺度亦太嚴矣端嘉以來中外多故天子稍越拘攣拔士余所識如江西曾無疑金華杜叔高九華葉子真衡陽許介之相繼聘召無疑叔高入館子真介之但為諸侯客是數君子皆老於文學而介之尤磊落尚奇節有南渡右丞之風昔黏罕長驅舉國退避獨右丞與李伯紀丞相慨然欲當其鋒

後村題跋 卷一

四一

天下至今悲其壯志今秋難日深左衽之憂近在目睫荆湖遂為次邊介子既謀元帥軍事當合故楚之奇材劍客被髮纓冠而圖之上以保城郭封疆下以衛鄉井顧方築堂聚徒講學纂言若處安平無事之世豈其外示閒暇內有規畫人所不知耶抑才大位卑姑自放於翰墨耶國家之待介之雖不及种常二處士然比邵蘇蓋優之矣介之其益以忠義自勉他日功成需人作凱歌露布僕雖老矣尚堪執筆

跋文章正宗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遺書曰西山讀書記曰諸老集畧者綱目詳篇帙多其間或未脫藁曰文章正宗者最為全書既成以授湯巾仲能漢伯紀某與焉晚使嶺外與常平使者李鑑汝明叶力鋟梓以淑後學是書行遐粹而下皆可束之高閣猶恨南中無監書而二湯在遠不及精較也

跋趙明翁詩藁

昔孤山居士有摘句圖蓋自擇其平生警句行于世嘉熙戊戌余嘗為明翁序詩後四年明翁更示近作乃錄集中警句于後五言云風霜先遠客天地獨扁舟似老杜巧須出天造清欲與秋爭似孟郊山寒梅意峭林茂鳥聲深似張祐笠戴天童雨鞋穿雪竇秋似劉夢得鳥殘桃見核蟲蠹葉雷痕似林逋七言多景樓云江連淮海東南勝山出金

焦左右青岳陽樓云左右江湖同浩蕩東西日月
遞沈浮似許渾徑有泉流安得暑亭因風掃自無
塵鉏草就平眠鹿地芟松勿損挂猿枝似張籍王
建畧湧清池聚科斗雲明碧嶂過春鉏殆天然著
色畫水田白鷺夏木黃鸝之句無以加也余與明
翁皆嗜詩者然明翁失臺邸而歸其詩愈奇余銜
使指而出不復有一字半句閒忙之效如此因讀
明翁絕句有云畱取蒲萄浮大白肯將容易博涼
州歎其高標卓識為之爽然自失嗟夫余衰矣憊
矣俗甚矣不足與明翁上下其論矣會當箋丹悃
于公朝返初服于後邨淩淪塵襟抽發滯思庶幾
有以答明翁之貺

泉州歲賜宗室度牒聖旨跋語

臣恭惟陛下嗣服以來明目達聰四方利病皆得
條奏臣所領州實宗正分治之所先朝歲賜祠牒
以助廩稍後不復賜額責之郡民力殫而根本不
暇恤吏才竭而智巧無所施宗室俸為之也臣愚
謹上其事尚書請復歲賜以紓泉民詔予其半其
年上始親政復可前奏歲賜百牒如紹興故事七
宮數千口之聚莫不歡呼拊舞稽首北闕祝聖人
壽又以知始制不予柄臣之為今應如響英主之
斷甚盛舉也自頃外郎屬籍日增祿賜不貲券券
山積議者病之或以為濫焉書曰九族既睦美其
均也詩曰則百斯男贊其盛也昔也美其均而贊

其盛今也議其濫而病其多乎夫廩祿供億有司
之小費本支蕃衍國家之大慶陛下徹明洞炤必
有見於此矣臣叨恩假守敬刻聖旨于石以示萬
世

跋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

凡人矯飾于外無所不至惟閨門親族之間可以
觀真情焉昔陶威公之母遺其子書曰汝為吏以
官物餉吾非惟不益反增吾憂教以廉也淵明遣
一力助其子曰此亦人子可善遇之勉以恕也觀
樞相鄭公送其族子雱都明府詩始於律已終於
愛民可謂賢父兄矣明府能佩服此言勿至夫墜
可謂佳子弟矣

跋嚴某和坡詩

自歐公有放子出一頭之論至今二百年無敢以
文字敵坡公者豈真不可敵耶往往為盛名所壓
望風屈膝爾三山嚴君盡和坡詩不少謙下其真
可敬者耶孟子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
竊意嚴君才氣亦然

跋陳教授杜詩補註

杜氏左傳李氏文選顏氏班史趙氏杜詩幾於無
可恨矣然一說孤行百家盡掃則世俗隨聲接響
之過善觀書者不然郡博士陳君禹錫示余杜詩
補註單字半句必穿穴其所本又善原杜公之意
趙註未善不苟同也舊註已善不輕廢也第詩人

之言或一時感觸或信筆漫與世代既遠雲過電
滅不容追詰若字字引出處句句箋意義殆類圖
象罔而雕虛空矣予謂果欲律以經典裁以義理
雖杜語意未安亦盍商榷況趙乎禹錫勉之毋為
萬丈光燄所眩也

贈楊醫

醫以多愈疾為良所愈尤多為尤良扁鵲傳僅載
三事太倉公傳二十二事華佗傳十六事就此諸
事中有立愈者焉有剋期而愈者焉有遂不愈者
焉三醫皆神人止能治可治者世醫乃云能治不
可治者余未之信也楊生自長谿來莆莆無醫以
生為良病家爭遣輿馬箠錢帛迎致生不以醫道
之行為喜而以未聞長者之教為恨余空空無以
教生願生益修方多活人余當屢書不一書以俟
傳方技者採焉雖然前語三醫事殊未竟扁鵲以
技高為秦太醫令李醯所殺倉公或不為人治病
病家怨之果中以法賴少女緹縈球免華佗恃能
曹操累書呼不至斃操手名盛而既速術工而身
危此亦生所當知也方紫微欲為生痛下一劑余
曰一劑未也宜併兩劑為一生矍然起拜曰敬受
教

題何伸詩

桓溫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日以老兵王
述亦曰兵何可與女王尼護軍府養馬卒爾胡毋

輔之諸名士持羊酒就馬廐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兵而佳士也士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然則何伸之詩其可以兵廢耶嘉熙戊戌中秋書付其子謙

跋孟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祠堂本乃復齋陳公所書而平園真蹟藏外孫方之泰巖仲家巖仲他日有佳石當併平園小楷刻之祠中

跋趙綱摘藁

允谿二趙一出處處者避世無悶終其身不改琴張曾皙之流也出者難進易退終其身不屈下惠少連之愧也余不及識二君長君之子阜為福清主簿示余家集其言曠達而切情閒淡而詣理縱不踰矩者也戲不為虐者也自昔名士鮮不為詩酒所淹劉阮敗德嵇謝災身禮法之士或羞稱之君獨為復齋陳公所許豈非鵬詠君之寓言而名教君之實踐歟君既歿少君所立尤高主簿亦清善有二父風云

跋方寔孫樂府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半山語也樂府妙處要不出此二句世人極力模擬但見其尋常而容易者未見其奇崛而艱辛者方君端仲年事富筆力健取古人難題軼事斷成數十百篇激

後村題跋

昂踏厲流出胸臆亦可謂之快士矣昔之名家惟張籍王建李賀然唐人於籍云業文三十春於建云白頭王建在以齒宿而工也賀母憂賀嘔出心肝以思苦而傳也君他日益老蒼益刻苦語出驚人如半山所云則此編目以別集可矣

跋方實孫詠史詩

方君寔孫示余詠史詩一編連日春陰小牕尤闌余目昏苦若字小不能徧閱信手開一葉見其詠卓氏之什而有感焉蓋文君之奔也王孫大怒及見其婿乘駟馬車則又大喜坡公固嘗鄙之為暴富遷虜矣今方君更引太史敷不覲君王后事抑此揚彼其論尤健烏乎奔而為后猶得罪於父如此況若文君之瑣瑣哉學者以此持身必為修士仕者以此事君必為端人余謂君尚論古人不必求奇但以此篇意義為準的不中不遠矣然前輩詠史皆簡切可諷味今累百言押十韻失之繁斷而小之乃善

跋南谿詩

故丞相餘干趙公當國天下所謂君子者皆聚本朝其游於門廷於塾者亦極一時之選南谿先生其人也忠定諸子師焉家事吞焉先生當趙公盛時絕口無自媒之言及趙公去時事變門下客類掃迹避禍惟先生恍惚悲憤往往發於詩文同其憂患而不同其富貴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某先

後村題跋 卷一

友林丈井伯亦趙公客也每言先生雖終身隱約然刻意教子手鈔慶曆四諫奏議授之子後貴顯是為給事公徧歷臺院果如先生所期給事出帥番禺出詩一編示某曰吾先人之作也某袖歸熟讀竊以為先生詩兼眾體歌行布置起結彷彿少陵明妃曲卒章致意於烏孫兩公主先王姬後宮嬪質前人所未發題山谷書范滂傳借漢事痛黨禍尤當時所難言古體若槁而澤若質而綺秋花云挹香不盈懷發英淡無味又云向來紅與紫隨流去如雲雖有故枝在落葉何紛紛幽閒微婉有無窮之味殆先生自況也唐律屬辭如諧樂用事如破的一字不可易置其題清音堂云賦詩總刻畫語墮渺茫間前輩謂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先生有焉某聞先生所著非一書方將從給事公端拜求觀而被命出嶺解印之期甚迫傳業之心不遂姑識所見所聞於先生詩卷之後先生名簡字某番禺人井伯丈名成季甫人艾軒猶子

跋李監簿墓誌 用之之父

真文忠公誌監簿李公之墓詳諫書略他美惜公之言未行而於公之子有望昔仲尼稱臧孫之有後左氏錄狐突之教子此書法也亦心印也至端平初文忠帥閩余忝議幕御史公方需次績溪令應詔上封附驛置以聞余見其墓視監簿公嘉定所言有進無退於是文忠之言始驗洎嘉熙中余

與友人方德潤皆坐論事斥居田里每共讀邸吏所傳臺中章奏其間有格言精論老謀碩畫雖不著姓余二人輒能辯之曰必李御史之筆也問之果然於是文忠之言益驗夫江從嶧豕河出崑崙御史以監簿爲父文忠爲師淵源所漸遠矣

跋西山與李用之書

右西山先生與洞齋李公問答一卷當先生自禮侍免歸也流言方謹後禍巨測道遇某尚書被召謁之其人辭以疾不出見某舍人先生故吏也入都不敢由浦城迂涂取上饒而西且天子初無怒先生意其所交游萬無連坐之理而人情過於避就如此洞齋乃於是時從先生講學質疑執弟子禮後先生召歸亦不翁翁趨附方以格領縣令先生殄瘁宰木已拱門人或更名他師洞齋顧收拾其寸簡隻字如襲珠璧彼貴則合賤則離死而遂背之者聞風空少愧矣

跋西山與丘宣義書

以先生數帖攷之丘府君可謂長者矣雙薦又能廣乃祖之陰騰實先賢之遺墨可謂長者子矣雁軒題後八年甲辰冬至日後邨劉某題

跋林氏瑞雲瑞山圖

虛而族雲之常也慶雲非常也根而生木之常也不根而木非常也非常者爲瑞林氏子光世既合葬其先夫人于滄溪瞻其麓有五色雲焉斷其土

得蕪山焉余見其繪事質於里人而信識者以爲林氏將興之符自君伯祖舍人忤蔡太師不大用祖刪定抗節死虜中百年門戶不絕如縷興之者在君乎君才而文頓挫場屋挾策于今樞密趙公于淮相公喜而客之邊事小寧公自西府還寓里追服親喪君亦歸窆其母余以是知君賓主皆忠孝人也夫生養死葬子道之常然有牽於世故而不克遂其情者有奪於王事而不敢顧其私者自溫嶠狄仁傑之流千載而下莫前此愧況其餘乎人能盡其常者而天畀之以其非常者理也故自昔甘露靈芝之類多見於純孝之丘墓而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林君勉之

後村題跋卷之二

跋海州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往年余從事江淮制置使府實與虜對壘同舍郎數年間貴顯略盡獨余無尺寸功請監南嶽廟歸既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海南黎寇入省地胥吏逐太守士或徒手取爵賞立聲名余亦傍觀而已彼諸人非皆狀貌魁傑及有他謬巧其所以能異於余者勇耳今黃錄○○○尉禽廣西賊不由外臣保奏徑攜功狀白○○○○○秩余觀黃君狀貌非甚魁傑○○○○○○○○致其身者亦勇耳噫人以勇○○○○○○○○題此書之末以識余媿

題何秀才詩禪方丈

詩家以少陵爲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磨爲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爲禪猶禪之不可爲詩也何君合二爲一余所不曉夫至言妙義固不在於言語文字然舍真實而求虛幻厭切近而慕濶遠久而忘返愚恐君之禪進而詩退矣何君其試思之

南城包生行卷

敏道從朱陸二先生學而微喜談禪今其子又以墨法知名噫義理之學逃歸杲佛日光拙菴逢掖之家化爲李庭珪潘谷耶雖然明聰佳研呼童磨試然後知近日墨工皆出其下矣念答與敏道俱

後邨題跋卷之一 終

為潔齋侍郎袁公之客袁公墓木已拱敏道白髮蕭蕭余亦流落不偶甚矣余二人貨之難售反不若小包君墨之易售也君持此紙歸似廼翁當亦拊掌一笑

跋平若贈翁應叟歲寒三友圖

平若晚擯不用賜金揮盡嬖奴寵姬皆辭去然好客○篤往往質笥衣粥廢馬以續車魚之費後無○○○亦辭去惟余與應叟一二人畱其○悲夫尚○○○叟歸道城南行西涼之下謁新丘登舊山臺傾沒○樹枯死余知其必發羊曇之哀動唐衢之哭也諸人既跋詩畫余獨記舊事且系小詩易結千金客難扶六尺孤憑君傳掬淚一為灑西岫 平若葬處

跋朱相士贈卷

往時樓陽叔有文名君謂予樓眉濃不能為清望官錢宏祖帥廣西年甫四十餘君又謂子錢且暴死既而皆然獨言某人當為二府某人當為侍從某人鬼形主凶久而未驗余觀君造次之言多中揣摩之論輒差豈非有心於售術不若無心而信術歟君脛長而膊聳面瘠而下銳望之若鶴鶴余雖不曉風鑒然知君非腰錢十萬封侯萬戶之相也決矣余方以實語規君君無以虛談戲我

跋夏元鼎悟真篇陰符經入藥鏡註

真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為僊惟祖龍劉季至今在

後村題跋

地下為某官其說以為英雄多殺永不得僊余讀而深悲焉然傳記所述僊者多自俠士劍客中來世言鍾離公亦故將豈度世輕舉乃忼慨烈丈夫之事非婉孌兒女子所能辦哉余以真誥之言推之天道惡殺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李廣殺降終身不侯欲侯不可況欲僊乎永嘉夏君元鼎頃事賈制直涉宣勞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道觀其所註三書皆遁世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間曾殺人否非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僊也君歷舉某事某事皆談笑脫人于死者使世無僊則已有僊非君其誰為之及與君抵掌論兵頗右武安君間語楚臺畔寇又欲盡僇之而後已噫是猶有用世之心也昧者疑其合於兵法而離於僊道矣惟余知君非果於遁世者方今三邊宿師四郊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弘濟艱難君不得已出而用世必不肯坑趙卒必不肯盡僇山東人然後大藥可成三書可傳矣

題姚鏞縣尉文藁

右姚君雜著一卷百詩森嚴一賦二記峻潔四六尤高簡縮廣就狹刊陳出新變俗趨雅斬華返質一字不可增損半句之工片辭之善賢於他人千篇百首天下之名作也然才力有定稟文字無止法君以盛年挾老氣為之不已詩自姚合賈島達之於李杜文自公穀達之於左馬四六自楊劉達

之於歐王翡翠鯨魚並歸慕寫大鵬尺鷃咸入把玩則格力雄而體統全矣

題日者葉宗山行卷

上饒葉君宗山過予談命予素不曉支干又不信吉凶禍福之說且厭夫世之挾技者諂諛以求悅揣摩以幸中也未甚奇之君徐言予命火炎而水少太快傷和太察生疑又曰空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腎類皆中余微隱藥予病痛噫此益友之言也賢於星翁曆史遠矣西山先生以嚴君平比之豈虛言哉

跋真仁夫詩卷

古以王官采詩子教伯魚學詩詩豈小事哉古詩遠矣漢魏以來音調體製屢變作者雖不必同然其佳者必同繁濃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不易之論也予友真君仁夫之詩絕去塵穢刊落冗腐簡澹而微婉輕清而虛明有唐人半山之思然為西山先生之子傳嫡承家學問名節本也文藝末也小晏之於臨淄小坡之於玉局仁夫優之矣公休之於涑水原明之於申公仁夫勉乎哉

跋黃勉齋書卷後

嘉定戊寅勉齋來江淮謀制置使軍事其年三月行臺駐揚州勉齋與余子壽黃德常及予同在軍中坐起寢食未嘗離也虜退凱旋勉齋力辭召命

請祠余亦求監嶽廟後數年同舍郎皆貴顯子壽德常今各持節使一路於是勉齋宰木已拱子方以格為縣因葉君雲叟出示勉齋遺墨感歲月之逾邁悼耆舊之零落為之慨然初勉齋名重一世門人高弟甚眾既歿篤守師說不畔者士大夫中惟陳漳州趙荆門士人中惟雲叟一二人耳然則雲叟尤可重也

跋王祕監合齋集

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嵇阮之伏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

跋宋母墓表

趙昌父作
宋自適母
真陳所跋蓋聞而知之若予者嘗登宋母之堂忝為令子之友見而知之者也凡章泉翁所載字字不誣

跋陸氏墓誌

陸夫人之賢略似子妻世間悍婦不死乃使二婦死耶覽卷悽然系以小詩一夕死生異百年甘苦同孤身操井臼愁殺老梁鴻

跋宋自適詩

年來鳴者皆瘖大宋獨啾啾不已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可不懼哉

跋灌園蘇翁事蹟

高皇御極張趙竝相南渡極盛時也弓旌所至巖穴一空蘇翁為當軸故人乃深自晦匿如此方知巢由不為差事

跋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

魯韓歐二公病六朝五季文體卑弱於是各為一家之言以變之不獨一時學者從風而靡向使徐庾揚劉諸人及與二公同時亦必北面豎降矣今舉世病晚唐詩猶韓歐遺意也然徒病之而無以變之苛於評而謙於教獨何歟蓋公晦及穎叔論近人之詩詳矣竊意公晦所謂冲澹淳古之趣穎叔所謂和樂之音可以變可以教而余偶未之見也君其為予訪焉

輝上人攜其父所作偈求跋

學佛者以師為父以父為俗父輝上人俗父臨終作偈擲筆長往若大寺長老辭世然囿乎方之內而能遊乎方之外者也輝既學佛而彈琴有履霜之聲焉哦詩有蓼莪之哀焉遊乎方之外而未嘗離乎方之內者也其父皆豪傑過人矣

跋陳戶曹詩卷

戶曹陳君示詩一卷清麗調暢有承平公子富貴之氣加以年賀方回晏叔原不難至也雖然詩之內等級尚多詩之外義理無窮先民有言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前輩亦云願郎君損有餘之才補

不足之德君粹然佳子弟非不足於德者予恐其為藝所掩也故微致切嗟之義焉

跋李耘子詩卷

唐世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詩故唐人詩工而賦拙湘靈鼓瑟精衛填海之類雖小小皆含意義有王回曾鞏所不能道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今之律賦往往造微入神溫飛卿李義山之徒未必能髣髴也耘叟為今之士應今之科目盍亦先畱意於主司之所以去取予奪者乎余識耘叟累年未見其它文而屢得其詩因其赴舉祝之曰使耘叟之賦如詩今秋歌鹿鳴來春冠南宮非子其誰

跋吳孝子傳

清湘林別駕為余言延陵吳若鳳既葬父母寢苦不去余聞而異之別駕曰未也葬之夕哀號而於菟避廬之所感格而甘露降余尤異焉別駕又示余以吳孝子傳蓋若鳳之鼻祖也噫有自來矣自孝廉科廢然稽之令甲微有酒餼之賜大有門閭之旌夫孝子未嘗斬人之知而國家之於孝子自不容已如此豈非以其為倫紀風俗之所繫歟若鳳既不自言郡縣又未必知別駕與余皆閩退無氣力雖知之不能為吳君重也姑書此於孝子傳之後

二趙字說

後村題跋 卷二

宋諸王孫崇乘弱冠奮儒科崇東繼踵拔胃舉伯仲競爽璧聯珠映見者欽挹二子以乃翁之余厚也求敬其名易曰雲從龍說者曰龍乘雲氣窮乎玄間又曰龍不得雲無以神其靈有逢時感會之象焉字伯曰雲卿書曰宅賜谷寅賓出日注者曰賜谷東表之地也又曰賜明也有進德輝光之義焉字仲曰賜卿

跋張季文卷

盱江張季之文世未有知之者西山先生始稱其以清峻之辭寓幽遠之味讀季所作益信西山之善評然文字不可過清也過清則肖乎癯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未嘗癯也不可過清也過峻則立於獨德不孤必有鄰未嘗獨也清峻不已其幽必至於絕物其遠必至於遁世季有親有同產資季以活者將持此文安歸乎西山欲推季入山林故其論高余欲挽季向場屋故其論卑它日呈似西山必發一笑

跋章援致平與坡公書

邢和叔有居實章子厚有致平皆不能諫乃翁之失信乎人之勇於為不善者雖父子之間不能迴也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窺坡公於海南及子厚謫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忤必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

後村題跋

欲其生此小人君子用心之所以不同歟致平在當時諸家子弟中尤豪俊然知愛其父而不知斯立叔黨之徒各愛其父知海康風土之惡而不知嶺南風土有惡於海康者又可悲也

跋西山贈日者郭生序

異哉郭生之論命也其言曰嗜潔惡濁金與水實為之至哉西山之言性也曰使余命不值金水好惡可易置乎推郭生之言是命之值火者必暴值土者必貪堯桀舜跖皆命使然而性善之論廢矣豈不可懼哉郭生試以西山之言精求之不獨技進而道亦進藝成而德亦成矣

跋蘇子美帖

王文康公坐萊公貶蘇子美坐祁公廢二人皆為婦翁所累然文康卒至將相子美未牽復死有命也夫帖尾托人相花字似是通人之一蔽

跋東坡與歐陽棐帖

此帖當在未下臺獄時述古陳公密學純父巨源錢孫兩內相也叔弼此時豈預知李定輩將鞠詩案乎管虞卿解相印與魏齊俱亡魏其寧失侯不使灌夫獨死坡公之貶嘗與倡和之人不過贖銅而人情觀望至不敢往還如此世變日下而世故亦可畏矣覽之太息

跋米元章焦山帖

米老此銘不獨筆法超詣文亦清拔想見揮毫時

神遊八極眼空四海

跋閩王帖

王氏既改元自尊然猶為僧寺押帖前稱長樂府印以長樂府印四字為文而其末乃自稱國主其淺陋不經如此頃見方孚若云吳曦既僭以隨軍轉運安公為丞相長史以廳為殿一日坐殿罷長史退至廊角有吏持香目送議事不坐五百千安公笑曰古今豈有這樣官家後在長沙為孚若道其事猶絕倒一千年後當與此帖同編入笑林矣

跋東坡墨蹟

王右丞攜孟浩然入禁中蘇公亦攜李端叔詩卷至玉堂前輩欲成就士子聲名類如此然孟生竟以不才明主棄之句忤明皇意放還山端叔雖仕至尚書郎晚節落泊甚矣詩雖工如命何

跋楊補之墨梅

予少時有落梅詩為李定舒亶輩箋註幾陷罪罟後見梅花輒怕見畫梅花亦怕然不能不為補之作跋小兒觀儺又愛又怕予於梅花亦然

跋惠崇小景

王介甫於聲色貨利泊如也獨喜觀畫如惠崇者尤為稱獎同時僧居寧善作草蟲介甫亦有五言予之竊意介甫姑借此以發其詩非必真喜畫也

跋趙大年小景

大年胸次蕭灑故見於筆端如此此豈睦親宮中

終日騎木馬放鵝鴿者所能為哉

跋東坡辭承旨乞郡奏藁

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為吉甫輩所笑哉

跋李伯時羅漢

前世名画如顧陸吳道子輩皆不能不著色故例以丹青二字目画家至龍眠始掃去粉黛淡毫輕墨高雅超詣譬如幽人勝士褐衣草履居然簡遠固不假袞繡蟬冕為重也於乎亦可謂天下之絕藝矣

恭跋欽宗皇帝宸翰

臣恭惟靖康皇帝之英獻憂勤忠定李公之忠義奮發臥薪嘗膽鞠躬盡力而不能拯中原之蕩覆豈非所謂天方授楚者耶迺今守緒自焚元顏無種在天威靈亦足以少慰矣

恭跋高宗皇帝親征詔

臣恭覽高宗皇帝此詔然後知紹興戊午所謂和議者非出聖意也嗚呼秦檜之罪可勝誅哉

跋李賈縣尉詩卷

友山詩攻苦鍛鍊而成思深而語清律體師島合樂府擬籍建其言曰詩道至唐猶存又曰僕亦學唐者豈惟學唐始逼唐矣然謂詩至唐猶存則可謂詩至唐而止則不可本朝詩自有高手李杜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陸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學唐而不本李杜學本朝而不由梅陸是猶喜蓬戶之容鄰而不知有建章千門之鉅麗愛葉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龍驤萬斛之負載也念管奉教於先大君子友山時方壯角後二十年予益衰益惰而友山新有詩名感者舊之無幾歎英妙之可畏輒題卷尾而歸之

跋徐寶之貢士詩

徐君詩如炊熟風飄動吟歸雪硯枯如盡日飛花急隔溪芳草深皆煅煉精到而卷中不能皆然管人有刻玉為楮葉三年而成或笑之曰使造化之生物如是則物之有葉者少矣君詩以溫李為師故工惟工故少少非詩病也寫物易生物難耳予方有公事而君歸甚遽尚有欲言者且止

跋仲弟詩

管梅聖俞日課一詩余為方字若作行狀其家以陸放翁手錄詩藁一卷潤筆題其前云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計七十八日得詩百首陸之日課尤勤於梅二公豈貪多哉藝之熟者必精理

勢然也無競弟手斲千詩而好之未已釋其言咀其味以質勝綺以雅絀哇以靜治躁高處往往無蹊逕可尋不繩削而合可謂至精至熟者矣余少亦酷嗜後廢不為且二十年悲夫同奕也有不勝其耦焉有百戰百勝焉同射也有不至於毅焉有百發百中焉予日衰日惰不勝其耦不至於毅久矣弟其益勉之使世之同業者皆相推伏曰奕秋通國之善奕又曰天下之射惟羿愈已余雖憊甚憑軾寓目鼓旗助躁不亦平生之一快乎

跋單父趙氏事實為趙小坡作

趙氏自僖質公以重厚輔先朝康廬二牧以忠赤死敵難其家錄單父僑臨川錄天聖至嘉熙更二百年傳七世而偉人名士層出迭起約而在下者泊然自守有理義之樂達而居上者侃然正色以名節自任南北有離合而門風如一日仕止有顯晦而家法無二軌懿乎哉蓋立家難承家尤難西平有子非有子也能濟美也郊鑿無孫非無孫也不能傳忠也權臯以德興著甄濟以逢顯慕忠唐史臣喜風烈之似或附曹先儒發嗣守之歎豈非繼志述事象賢亢宗以大節不以他美歟傳曰沒而不朽趙氏之先正有焉詩曰是以侶之趙氏之後裔有焉

跋梅谷集

余嘗為建陽令友人方德潤以書稱崇安范君之

賢余爲賦梅谷詞後十餘年識范君于樵川始見所謂梅谷集者夫梅天下之清物也在人品中惟伯夷可比西湖處士亦其亞焉世人皆欲與梅爲友竊意梅之爲性取友必端非其人而強納交梅將以爲浼已也余與德潤方爲逐客而范君尚諄諄求余語不已其嗜好之異如此庶幾可與梅爲友者耶

跋黃慥詩

詩比他文最難工非功專氣全者不能名家余觀他人詩及以身驗之良然頃遊江淮幕府年壯氣盛建業又有六朝陳述詩料滿目而余方爲書檄所困留一年十閱月得詩僅二十餘首及出幕奉兩嶽祠未兩考得詩三百非曰技進身閒而功專爾俄復起家涉世事之觸發於心詩之鬱積於腹者愈多然已避謗持戒十餘年間一句一字不敢出吻非曰材盡膽薄而氣索矣子實詩多在淮蜀時所作時邊事益急于實內筦嚴君機密外參主公計謀乃有餘力及此事固已奇矣出蜀未幾橫遭口語子實一不懲艾益放於詩機軸老成音節頓挫處煩碎而功專經憂患而氣全豈非名公之才子吾輩之良友歟

跋黃慥文卷

始余爲玉牒所主簿今禮部游尚書爲卿暇日爲余言侍郎黃公鎮蜀既經畫其大者而應酬砉砉

後村題跋

動中機會所與四路監司帥守下至郡縣鎮戍小

官書疏獎勵督勉隨物賦形隻字半簡人爭藏去爲珪往往皆出內幕手由是子實俊聲滿坤維後余攝吏部郎故樞密魏公方兼領天官每喜稱子實與游公無異余及與侍郎公同幕識子實少時不知別後精進如此嘉熙丁酉始得子實四六一帙讀之多乎哉如大賈居貨無儻急之態如名醫蓄藥有倉卒之備閑放鉅麗出奇不窮使之草露布裁詔書于公異封敖之流富退辟三舍矣蜀士談子實毀譽多失真惟魏游二公言最可信

跋王元度詩

詩貴輕清惡重濁王君詩如人鍊形跳出頂門極天下之輕如人絕粒不食煙火極天下之清殆欲遺萬事而求其內離一世而立於獨矣雖然古詩如人倫刑政之大鳥獸草木之微莫不該備非必遺事也考槃於君小弁於親卷卷而不忍舍非必離世也君爲梅溪先生諸孫門戶傳付之重家庭責望之厚方當出而鳴國家之盛烏得爲是往而不返者哉他日寄我續集當別爲君下語

跋劉叔安感秋八詞

長短句助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偷古句温李諸人困於擗擗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

後村題跋 卷二

一一三

爲樂府麗不至棄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託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闕坡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清平樂之詞曰夜夜常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以短而工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叔安當爲余盡發秘藏毋若李簡公兵法妙處不以教人也

跋二李易說

李君昆中以擬進易解示余管夫子五十而學易二君年甚少有利舉之累迺能用功於易爲之義疏豈非所謂後生可畏者歟余聞先賢著書百世以俟聖而不惑史記初成亦自言藏之名山蓋書以善而傳不以進而傳也二君其益懋所學珍閱此書它日朝廷命有司給筆札遣掌故傳受出之未晚

跋方蒙仲詩

蒙仲詩趣味清深態度高雅以聖賢白準的不諧媚於世俗也以名教自熏沐不流連於光景也事有可疑雖斷編闕簡千歲之遠必欲研尋也理有未然雖浮名虛譽一世所宗不肯隨和也經訓之獲富於菑畬單瓢之奉貴於冕輅可謂有爲士之樂知讀書之味者矣前輩喜稱王令邢居實以余觀之居實詞勝令理勝品在秦晁之上無論居實

使蒙仲及見半山是有兩逢原也或謂卷中多詆訶古人疑少推讓者然義理無窮後生可畏烏得但以輩行自高童烏九齡與父玄文黃憲十四爲人師表蒙仲勉之搏風而上毋遇風而退倍道而行毋中道而止余雖倍年將北面屈膝於下風矣豈曰友之云乎

後村題跋卷之三

跋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亦如之今錢行於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竇氏兄弟曰羣曰牟曰鞏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冥搜精擇僅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昔王筠自謂其家七葉文章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惡乎在蓋詩之傳以工不以多也金華宋吉甫祖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翅萬首或者止摘取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于世余謂竇氏之少足以勝王氏之多他日宋氏此編必傳談者必曰後村眼毒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爲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文初筮主靖安簿辱授印焉卷中諸帖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係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猶子爲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興大愚之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於井伯丈一太學生未脫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

囑可不謂賢矣哉初餘于縣尹有憾於忠定謫命下祖谷人撼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井伯丈適在吳中先馳繫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滅於陳仲弓郭有道耶魯太史公書傳揚憚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係其善藏之

跋建陽馬揖菊譜

菊之名著於周官詠於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惟靈均淵明似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爾乃托菊水以自神糞土之評萬古不磨烏乎非廣之辱菊之辱也至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時番禹崔公辭相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爲本朝佳話嗚呼非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譜菊得百種各爲之詠其嗜好清絕可喜亦幸君未爲人爵所縻林下趣專獲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君他日官達將爲伯始乎抑爲韓爲崔乎將以榮是菊乎抑以辱是菊乎君其謹之勿使菊有遺憾

跋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蔡

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銜內猶帶新除者惟一二緊官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閣門受告往往借王言以納諂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舍人驛命詞末云固或弗良于言則有無疆之恤寓訓戒之意焉某人教然謂其挾命令以箝制臺諫當時以鄧公爲難今觀艾軒先生繳謝

某殿中除目然後知先生之為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先生此舉真可以繼宋公然宋公去蘇李二賢又以不奉詔去艾軒去他舍人遂急急奉行是淳熙士風有愧於熙寧矣謝某不敢仇艾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元士風有愧於淳熙矣前輩益遠覽卷慨然巖仲艾軒外孫也他日勉旃

跋朱文與陳丞相帖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為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人芥蒂胷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他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求以諸俗茗坊酒壚往往傳誦詩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蓋嘉泰開

後村題跋

二二七

禧間大詩人集中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歿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為者豈文頗趨平夷務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人學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跋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牕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倡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倦倦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金華宋吉甫在其兄弟中天資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改之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况讀之終卷寄妙指於篇中寓高情於筆下其詩亦不可及歟

跋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僊去里中書學遂絕近歲二陳出焉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然復齋本

後村題跋 卷三

一三八

學歐後謂余曰少時實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年當向上作工夫豈必尚寄率更籀下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虞楮薛而自為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弃家弟子必高師一著豈惟奕哉逸少衛夫人弟子也突過其師大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

跋王寶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於時郡國不與廉不舉孝者有罰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後濫觴及於孟德仲謀矣然必矯揉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充賦唐以後諸科皆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餼而已若夷與路則混為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為世所貴重苟能操筆不必矯揉無俟考察立取顯美林君孟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共貴重為喜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為憂請益於寶齋王公公勉以孝廉二字孟芳歸以示余余曰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有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於其平且實者而驚志於其高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誣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於君廉自簞食豆羹而達於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為作義疏孟芳勉之他日有進德之譽則寶齋獲知人之名矣

後村題跋 卷三

一三三

題李敏庸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於北山陳公者公曰吾老盍脫籍矣有余伯咎筆法極高請紕充當行今李君敏庸求詩於余嗟夫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咎余欲紕將不勝其紕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跋 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士之秀異者莫不登必賤之臺至言游之室焉耿君諱壽之其一也先君與從父尤相友愛從父所敬先君亦敬之終身從父後入館言者指其偽學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擠去年不登五十先君仕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之孫廷龍攜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帖云寅緣羣從定交文字又一帖云家弟不抹恨不得相屬一慟皆為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惟善可以禱後惟學可以亢宗余於二父無能為役矣耿氏奕世忠義錄河南僑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士迭起廷龍嘗貢於鄉方勇於善而力於學興之者其在君乎德輿皐之子也羣或寔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其惟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日渙發王言奎璧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

外有目咸睹謂我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于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戒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為表裏傳千萬世永為臣軌臣既以宸翰刻石竄之聽事朝夕覽觀如對威顏因念待罪臬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疎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祿之以新楮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陛下之於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雖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於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寤奇饕餮之流不可訓誨話言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跋樂平吳榮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於注未有注繁於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家為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於獻肅柴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譏君以今準晉由博反約其於君德治道之汗隆天命人心之去留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消長離合上起遂古下逮本

朝探端觸類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略盡近世信書之篤說書之辨未有及君者河汾東萊復出不能廢也魯巨榮以書致身師傅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於庭以為稽古之力君之學勤於榮而上春官輒不售方以累舉恩奉大對茲所謂命者耶雖然讀其書故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布衣講邇英君未遇有力者推挽耳曩晦靜湯公為余言君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於時使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於朝不幸淪沒遂成遺恨然此為君身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不以晦靜之在亡為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題卷末以識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不省為何物語於世之談天者尤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此技訪余者絕少上饒呂君一日攜亡友湯晦靜詩相過因晦靜遺言知君又嘗為樸堊徐公所賞湯徐皆古遺直其有取於君必以其有山林朴野之氣如呂暨山人之流而君談余命乃若姑順適余意者此余所以疑而不敢信拒而不受也管鍾毓令管輅筮已生年月日皆合大驚曰死以付天不以付君因不復筮魏元忠問相於張憬藏不荅大怒曰富貴屬蒼蒼何豫君事鍾貪生者也魏未忘情者也余年耳順視世榮利無一可忻

君言禍余未必驚且怒君言福余豈必喜哉姑書此附於晦靜詩後

題汪薦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黠士汪君示余行卷篇篇有意如評孫子斬二姬爲防微項籍爲漢歐民功高蕭張單于以闕氏餌東胡智在婁敬之先庶乎今管人所未道者然管人詞意俱到乃至兒童婦女皆記念上口君詩未爲人傳誦者豈非雖有此意而詞未足以發之歟則修詞之功何可少哉卷中五言云秋風駝臥棘春雨燕巢林感時傷事有足悲慨七言云十八九常如意少百千億任化身多極妥帖排搯之力演雅六言云布穀不稼不穡巧婦無禍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繹匪來買綵又云螺贏堯舜父子鴻雁魯衛弟凡鬪蟻膝辭爭長狎鷗晉鄭尋盟誠齋自作也何擬之有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谷云自鑄偉詞以君之才更加精思前無古人矣今人不足言也

跋表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仕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以死守蘄州者司直字敬子世所謂弘齋先生者表君字元量繼來莫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臙龔生之潔終於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掾應材攜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元齡手錄四十二首示余其言若近

而遠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爲人自貴重恥表襮惟詩亦然追懷管游者舊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已老矣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盍錢諸梓與同志共之

跋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爲賦詞後又爲作跋焉晚識金華宋君居於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競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宋無范之貲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爲著語宋僅寶藏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按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爲戚方且倦倦然憂宋君營棲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厚宋之諸昆亦厚景建感今念谷覽卷慨然宋名自達字德甫

題宋自達詩

金華宋氏有丈夫子六人僑居豫章余少皆識之謙甫尤知名八龍之絕小五虎之最怒者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羣從年小於謙甫而筆力咄咄逼之矣自管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殿後者必愈偉晉有小陸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他日君家景文公亦號小宋君其披襟當之勿讓

題程垣詩卷

谷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爲下有處士

乃上之恥處士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微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爲牧輩嘲侮乎然孔氏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蓑之流皆存其言論於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曾點曷嘗以隱居爲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俱窘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窮變態現光怪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游全客昌黎公之門故有奇崛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究其論

題趙幾詩卷

歛郡趙君寄余詩五卷五七言亦宗晚唐然稍超脫不爲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慷慨苦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叉或曰古人之作由情性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靈壁玲瓏可愛而匡廬雁蕩拔起萬仞紫翠掃空山礬水僊幽澹見賞而喬松古柏絕無芳艷直以槎牙突兀爲奇爾君益勉之情性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獨獨者難彊而同者易至也

題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素其文甲乙彙者六十四卷請余評之余讀之曰多乎哉覺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之兵如張雷出匣之劍如晉江初三十八之

潮有剽甚不可當沛然不可遏之執不惟人望而畏雖君亦自以為斯世莫已敵者君尤豪於詩編帙幾伴杜蘇然余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噫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周之欸乃魯山之于焉于是也推而至於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學本周張以余觀之周子所著一圖張子二銘而已君他日觀憲前之春草撤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之則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贈日者許澄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了翁遺直也常與日者語云友晦靜湯君學問節義人也其贈許子之言衛道甚嚴然不能不惓惓於許子之流蓋精詣不減於橫渠而樂易殆過於了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子文侍郎貫卿考功皆為著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存以動人否則賈誼宋忠輩人安肯過而問之乎

跋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茶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真草千文唐太宗哀册同方字若借觀主者出於袖中卷舒纒畢急袖之去其祕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為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巾藥局鑄若恐有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書名蹟天所靳固人欲以區區智力

擅為已有自咎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於帳辯才棲襖帖於梁皆為人盜去是猶曰匹夫不足於力爾虬鬚帝絕重鍾王筆迹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為溫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宰相捐厚貨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鑿垣納之禍作為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於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必取者尚自以為可傳萬世子孫而不失幾於惑矣或曰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帖皆懸金帛而得惟襖序以譎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鏤瓶一碼磁枕一竝實以珠內殿馬二第一區賜辯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切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廣津以推茶致宰輔以權力聚玩好身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畫耶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能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襖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為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為妙絕豈非備衆體而後能自成一家歟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册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

必甚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鬻鬪極咸羈狠山入固潮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費鳥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絹汾州石州魏州木植延州修橋枋解州鹽荆湖茶皆入思慮微而麥麵亦為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勤於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材必責實用往往由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近世喜吏事者多為名勝不與號為名勝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於僕佞少年則受成雁鴦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為

跋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僇所殺天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盡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棟夷簡指富范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斬君實晦叔棺族萃老而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係全佞誣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

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余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煙瘴而已若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誼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為榮同於為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義烏虜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為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頤方段恕亦不掠者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貶况甘與君厨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強於善者覽卷宜有愧色

跋王元遠書

元遠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於衢嚴客舍中示予詩卷于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出如風挾鵬翼而上如河決宣房瓠子而下也歲月幾何子屢逐于朝使君亦上還二千石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彙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子棗木略自譜年每歷一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通不出一帙蓋其掩抑光怪而趣

後村題跋

味深遠黜落葩艷而骨幹老蒼至於商今推古談經訂史精論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惟作鳴鴉七月二詩夫子不自為詩合王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刪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乃若人自為集集之多者至數十倍於夫子所刪烏虜詩之盛國詩之衰歟前輩謂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為天下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也如使君所作則非有餘於辭而不定於意矣惟少故精惟精故傳奚以多為哉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莆之作者皆在下風長君早天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諸人多已貴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然無歎老嗟卑之意其言論風旨略發於詩使君王氏名太冲元遠字也長君名秉哲

後村題跋卷之四

跋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鑿括他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其作略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他人勉强為之氣盡力竭在此則指麾呼喚不來在彼則頽頽偃蹇不受令勿作可矣但韓詩云溼衣淚滂滂坡詞前云彈指淚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為複予曰前句雍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也山谷帖雖止三行廿九字然為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意可以為諛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支纔似小青梅蓋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支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月間人不以為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於蔡公耶騰本當作勝疑筆誤或通用也

蔡端明帖

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帖如襲珠璧公之擇壻與壻之詒後皆不可及矣世傳第五倫樞婦翁張延賞輕子壻惜其未見此帙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未乾道二年擢第歷仕有廉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為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為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他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按宣公少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爾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已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欲措笏頌誦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咎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驚憂又云欲助盤藥而不可得今那五十千遣去烏序文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之廉遂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略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

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嚴瞻之敬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烏序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道耕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流品置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桓温謂孟嘉人不可無執我遇能駕馭卿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况袁宏欲殺以饗士其去黃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碎一選人入幕其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於一尉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寶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為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屈摺烏序盛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彊諫直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宙字子正為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遊帖雖寸紙隻字不失勤於李漢矣君珪藏之愈謹賢於王粲矣蓋為人子孫為人外孫者法式君自

號聽蛙翁

蘇才翁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幅真才翁筆後幅錄杜詩者稍斷裂以為才翁耶筆意欠簡以為君暮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為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珪藏至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述古帖

古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帖纔四十字醜對之語雖簡賓主之情甚真尤可寶也次山小金紫公字名嶠為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為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推酷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余贛州可知之歎後二百年贛宿重兵州計願仰於酷日推至數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執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真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名甫

字子正君譽之婿京認君譽為兄及當國召子正為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為京所薄所以為了翁介夫所厚也烏序子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入余襄公亦其一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真蹟聞韓魏公龐穎公諸老尺牘尚多散在族中法當哀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簡今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變真為草猶厭難趨易爾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之偏旁點畫反繁於真字失之遠矣懶散字既高簡三詩亦妙王都尉傅粉貴公子醉夢玉簫錦瑟間者而草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豈非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赤乎

題丘攀桂月林圖

余為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遊歷去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處丘君月林之勝則未之覩也圖以示余且抄時人題詠一帙借來夫題品泉石模寫景物惟實故切惟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接想像為之雖有李杜之妙思未免近於莊列之寓言矣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遊為恨君名攀桂方有志於科舉

竊意其亦未能擅此一壑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神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子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官最久皆磨礪新善洗濯前非之日也迺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為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與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遊朱張為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疑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疑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為君喜晚節似安國君不可勉之哉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各公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眾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去立節固已奇矣以偃集攷之謫官經硤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偃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弒昭立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之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王審知然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

曷嘗遂依之乎士大夫處亂世鮮能自保緇郎聚賊至於賣國與人亦有植立於暫而改化於久者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為戚而以官穹年高為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二十有二年汭落久矣而乃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賢於揚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奕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於溫陵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傍點畫無豪芒差其為致光真蹟無疑烏序以致光歲晚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蚤有譽於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各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

甘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冲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為冠真草以千文為冠大字以此帖為冠內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爾

跋林竹溪禪帖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點畫無毫髮異定石羽化之後屢本盛行而真贗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閱之十五城勿輕換

定武本

初薛氏子竊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城鬻書人所貨皆薛氏子續刊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有評其定武典刑石初裂為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為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老杜讚於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參校與此軸字無小異字真則畫真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而此用絹又着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着色是伯時馬也豈曰臨幹馬哉

戴崧牛

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寧易元吉以畫後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為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他字可參按上用圓角印其文為梵釋豈摩詰別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龜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在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纜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嘗以蘆渡杯渡為神哉烏虜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家所謂老古錮云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莊敏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疋絹作其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石林陳簡齋詩跋龔詩今在其外孫方君采處貫道名參衢人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召至杭未見一夕卒彼挾一藝而進使見思陵不過待詔尚方或賜金帛蒙天一笑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有大於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真夕陽圖

此畫不待模寫青山猶銜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然暮色畫家以韓混戴嵩牛為神品厲道士唐末五代間亦以此技擅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顛輩所敢望但輕蓑短笠日與蔽簾君相周旋乃在野民農者之事竹溪方當駕天殿之飛黃行綠槐之御路顧瑤惜戴厲二畫嗜好如此毋乃侵余之疆平谷徐思川拜內相子蒼寄詩云尚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在田間竹溪他日坐摘文章草制罷展卷觀畫毋忘老矣

韓幹三馬

龍眠馬於今未易得況幹馬乎以畫家記載考之幹仕至太府寺丞此題云韓將軍筆幹畫馬師曹霸霸仕至左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按子中元豐間為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謫監杭之樓店務清獻餉畫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曰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

是凍水而非荆舒厚坡公而薄宜定未出元祐老
疾之語也未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也清獻安
能逆料其晚節乎因子中父子題識反爲名畫之
累

信菴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菴迺以幾務餘
閒爲梅寫真其蒼枝老幹槎牙突兀者元暉宣仲
不及也其繁葩疎蕊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
也烏虜其身廟堂而心巖壑者歟頃當國宰相欲
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爲某人畫梅耶公斬寸
墨不予彼相顧掃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爲一
代偉人歟

李伯時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
皆有三睛瞳瞳通用此誤題爲三腫日南古越蒙
氏唐爲驩州天竺卽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
名犁鞬女國有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葱嶺南堅昆
在康居西北波斯在達曷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
皆去漢唐舊都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
與中國相聞則所圖亦非虛幻恍惚意貌爲之者
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髮露髻或丫
髻跣行或與羣下接膝而飲或瞑目酣醉曲盡鄙
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乘象往往國俗皆然不必
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

國人所以奉其主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伎或獻珣
或雅舞或膜拜或進酒或扶上鞍其笙簫鼓笛鑼
鼙牲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爲鷲獸
將犯穹廬或張弓拍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
君親上者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
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學吳道子畫按梁元帝自
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古竊意此畫源
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世謂
用徐師川爲執政以其舅擢元暉爲侍從以其父
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僞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暉父
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堯方崇獎名節方修復元祐
政事故二人者俱貴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
字旣雄拔父書子跋尤可珍愛

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
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原伯帖云主司劉某
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
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
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
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
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學於茶山喜成公
得薦書賀原伯如此余爲儀真掾原伯孫黯字温

伯爲揚子宰出此帖於縣齋余曰君收放翁帖千
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戶盍輟以見惠温伯不與後
與温伯同朝求之復不與晚使江左與温伯書曰
初見帖時余纔三十今遂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
死有遺恨温伯亦愴然緘帖餉余帖內云叔遲者
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温伯父也名槃温伯擢
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
代今挂冠居越上初茶山深於禪學厚勸杲二公
故叔遲入山訪杲茶山有詩哭勸前輩不獨篤於
師友其於物外高人亦極其惓惓今士大夫不復
然矣

跋舊潭帖

潭帖尤爲坡公所賞以爲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
味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
誤矣以余所見潭帖凡有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
缺者有行數不同者有漏落數行者時謂劉相刊
二本一畱郡一藏家而後人翻開於黔和等州者
又不知幾本也於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曆五年或
云八年或云六月或云季夏或云模勒上石或無
上石二字或云重模若以八年者爲重模則五年
下亦有重模字不應一年內已模而復模也內第
三卷 山濤帖末有風筆惻感之語容齋隨筆
已歎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爾此卷謝發帖云執
筆惻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尚所勸云云今至

風字止却移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尚所勸
 以下十九字在欣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
 失次尤甚帖字屢經臨模固已失真劉次莊釋文
 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
 子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迺悉顛倒而錯亂
 之幾成異域神呪矣往刊帖之時不敢比擬尚
 方欲自為帖但與其行數可也亂其文理不可也
 豈劉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暇參校或希曰雖工
 於模字而拙於尋行數墨歟鑄刻雖工如不可讀
 何坡既推潭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於閣帖有
 與論余恐蘇陳所見非真閣本爾真者或七八行
 為一板或十六七行為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其
 黑如漆字尤豐豔有精神蓋熙陵八法既高王著
 輩亦精其技標題可見非希白敢望舊臨江非不
 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矣帖家故當以閣為
 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臨
 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汝鼎拙野無以
 議為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碎按釋文排比
 裝背歷歷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
 之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髻煨殘火此翁
 方假寐冥搽前有缺唇瓦餅貯梅花一枝豈非極
 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耶使

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

跋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
 始而倨傲繼而倡訓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
 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末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
 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彊之狀極得韓序之意余
 欲記以一詩未暇也

跋楊通移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
 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
 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帚槌之屬又繼
 之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
 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筆曳繩殿其後處士
 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
 極天下之酸寒纏縷然猶若二琴手不釋卷其迂
 澗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
 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本
 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通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
 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玄不字通老當訪諸博
 識者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紙得朴集洛人臧逋為
 序言其琴酒自娛李翰林淑表墓言其好方藥又
 朴絕句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敝徹骨乾隨

著四婆羣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放翁跋云四婆
 卽處士之配蘇嶠季其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
 生凡集所載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婆作詩
 送朴赴召者也

跋石虎禮佛圖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坐磐
 石假寐一胡合爪致恭二胡雛一持香合一持幌
 巾立其後勒至是老矣合爪者當是季龍二雛當
 是宣韜兄弟狂羯罪當萬段果有佛教必墮惡趣
 猶欲求福田利益乎想見入山作禮時裸尸抱橋
 柱同氣相夷滅境界歷歷在澄公目中矣此畫乃
 夾漈公舊物聊存之

跋明皇聽笛圖

張祐所謂閒把寧王玉笛吹者號韓兩姨也安敢
 當御榻而坐乎此背面橫遂三郎曲肱而聽幡綽
 執板立其傍而節之者其為玉環無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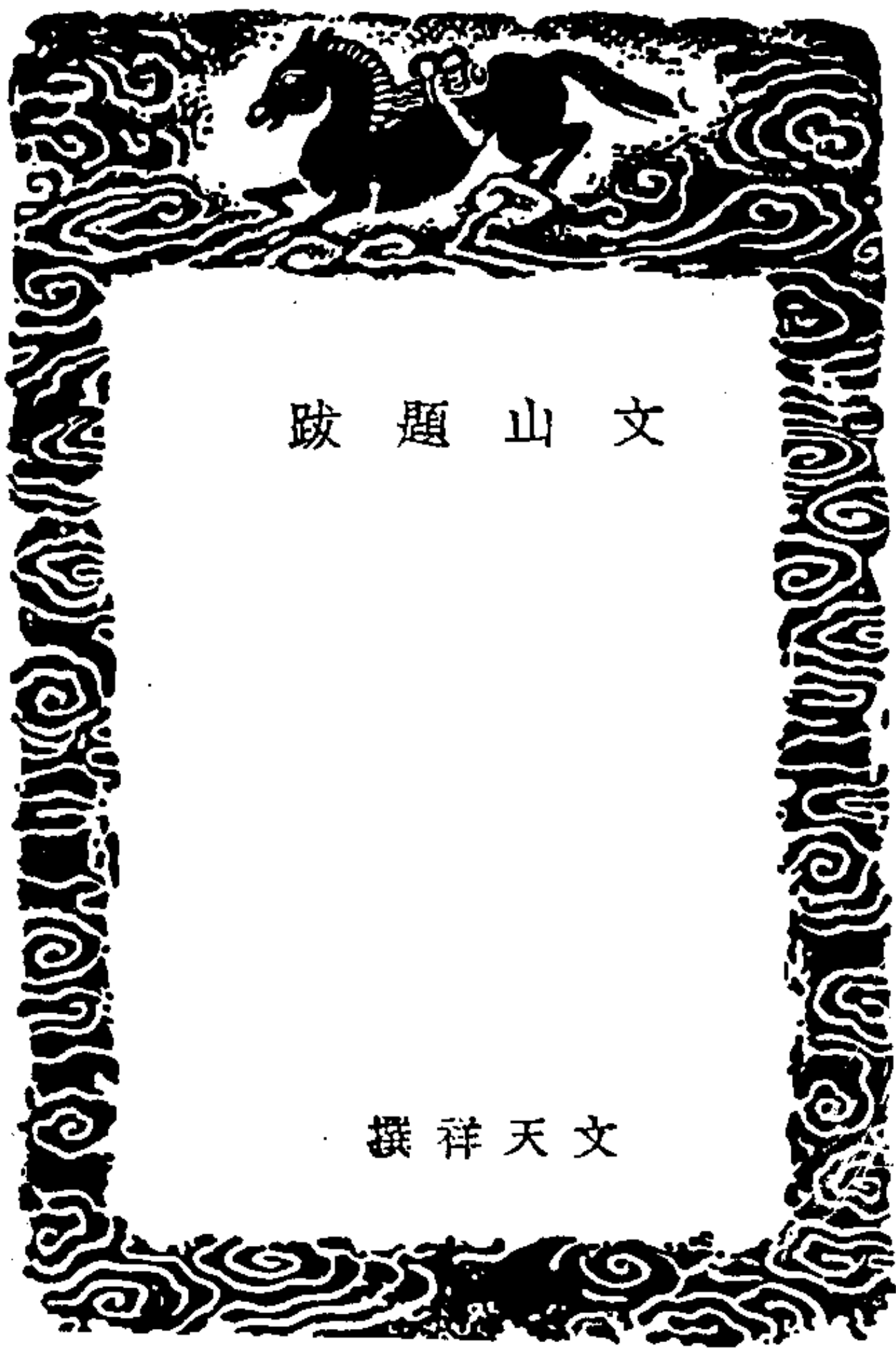
人傑地靈自古云然滕王閣不得王子安一
 序難掩元嬰帝子之醜石鍾山不得蘇子瞻
 一記幾傳持斧搏擊陋事矣故往往騷人墨
 客遇有勝地輒徘徊不忍去且必脩復之而
 後快劉後却所居近金鳳池隨役三百夫疏
 鑿其庫者復池之舊句復齋陳公書額表之
 謂可尚友少陵浣花溪矣第杜老草堂舊址
 復有韋端已芟夷結茅取浣花名其集以蔽

餘芳劉後邨而後其所重濬之池湮沒無存
豈地有顯晦抑唐宋人不相及邪後邨集頗
浩錄予偏喜其題跋曰廣其傳猶憶是本迺
戊午年外舅濬源范公所貽云是秦氏祕藏
宋刻其字法之妙直追率更帑如蟬翼煤濬
光澤如漆可稱三絕云今外甥墓木已拱彥
昭兄弟能讀父書者又相繼云亡為之廢卷
賈滂震山毛晉識

後邨題跋卷之四

終





文 山 題 跋

撰 祥 天 文

文山題跋

宋廬陵文天祥履善撰

平湖陸 烜子章訂

敬書先人題洞巖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
道士始摹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
為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
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真所甘心焉
為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却立為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名士傳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
溪五仙如在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
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
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
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
為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

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於期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萬言盡疏
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
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
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於國人式
克於勤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嘆者如此今
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
又重為世道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
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
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
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箴弄
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
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啟俱既檜之窮凶極
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
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
豈舍公哉當其垂沒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
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
浮於崔而公得為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
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
遺藁示余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言論丁相大全詞案

被黜為沙
溪塞巡檢

文山題跋

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冤事哉掩卷為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
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今觀此帖綿衣
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
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與澹菴為累從
弟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為忠臣於
親為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叙宗族復以讀
書惠幸其弟固日使之有所顯揚也於其先與有
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曾
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真墨微堂而新之復其扁
用詔於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景夫追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藏
脩於此者尙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為翰苑時贊書跋藁則
鄉衮平園周公為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
於文正之曾孫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
而其刪改塗注初藁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
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

矣某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爲烏有矣有則歛歛老歷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楷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尙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燬燼十九脩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况出於七十年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佚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乎既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爲憂若不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漣水之迫乃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永嘆

文山題跋

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廁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可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舜甫有文學且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說章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國正添梓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繅籍粉澤功尤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尙論其盛則其渾厚醴郁允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尙近世此學寢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

王君義山元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參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予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拘三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辨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名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憤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迭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壈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追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尤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

之所遇又為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忤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慰而毀方為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蒼厓南嶽六圖

扶欹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恆岱華其放六合於秋毫也邪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者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軼甚鉅庶幾亦有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許君親見太白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藏寶或復遣六丁下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為東山鎮則不如勿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已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為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為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

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為其一家哭哉誰謀不滅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為子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為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尚書助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彙斯榮我時在館望公珮珣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氣以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某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輒書氏名昭與潔也

跋辛龍泉行狀

昔予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予持節君適在部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者於予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為郎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予則知予去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予生晚不及悉龍泉於父母旁國予親友在焉能言

君終始無一日簠簋帷薄之跡事實而有證予是以信君之為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捧卷三讀為之哽塞

跋蕭敬夫詩藁

累九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詩又小伎之游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為而詩不必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矣顧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為學沉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詩自晉唐來詩始為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莊翁於詩太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為傑謙而托諸樵今樵安得此可人其古樵之流亞歟抑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贈詩曰男兒不朽事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玉應詩文

予嘗造玉應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真詩人之資也唐人之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於貴人往往文章衍裕出其餘為詩而氣勢自別

予觀玉牒不特工於詩諸所為文皆嘗用意而其
為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駸駸於
本朝之風氣者乎玉牒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
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離離雁鳴啾啾雞鳴嘒
嘒蟬鳴啾啾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
不能相為各一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
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
能為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為陳黃也吾鄉周君性
初善為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
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為予之
言使予髮鬢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
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
以鳴則固同矣

跋胡琴應詩卷

琴應遊吾山所為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
陵詩平淡奇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應詩如行山
陰道中終日應接不暇詩猶山邪山猶詩邪琴應
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觀琴應詩
必如聽琴應琴琴應胡氏名日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
有冲邃閑遠之旨以靖為受用也公歿其婿丞簿

文山題跋

二九

段君哀其詩為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為靖者
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已哉段君
所為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其翁也固所以為
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
變踔厲慘慄從李杜間分一段光霽如長慶集中
君尊臣卑賓順主穆仙麓疑其近之香山天資個
儻樂易其居又有疏泉鑿石之勝與一時名輩為
官為商老圖中樂可想見仙麓屋九仙下其騎
氣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蛇起陸之
際山牕畫永石鼎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是
九倒囊矢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為清
淑者為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呂之妙仙麓此集
宜與長慶並行無疑

題勿齋曾魯詩藁

勿夫子語頗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
日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
之正而後可曾君魯擇言未為不精尙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已賦梅鄭谷為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材不及
谷遠甚讀惠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
齊已之不可予則可於惠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遊嶽麓下過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八桂堯
廟有彌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鼎聯句高古奇崛謂
是昌黎寓言今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
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夢夢境也志和
結房於山虛碧其顏援黃州夢也命予為之辭記
累夢也雖然予焉得以為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
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禺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為水為雨為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
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
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
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
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
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
焉易象雲者一一以為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為君
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
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
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
人脩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
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
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所存也後之學古
者宜可以觀矣讀登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文山題跋

三五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關書

昔者嘗讀坊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鋸以入貴富之家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為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坊者棄官勲喪其土田手鋸衣食其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關書以迄於今子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與者則坊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豈真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坊者為不克肖者言也予為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坊者之辭戒也予為王氏言勸也

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人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脩而黜狗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向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崇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為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為家法稱賢士夫抑天

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維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為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為義也哉

跋周應可為蔡德夫于藥物目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視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未能以徧愛其何力及此顧友道久薄視庵能崇篤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竭以為之從史云

跋彭和甫族譜

文山題跋

甫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為與人言每自詭為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恥事雖為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耳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為一本為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恥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為忠義唐柳玘有言門地高者一事遂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脩己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玘猶當為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玘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為重近世此事寢廢予每為之浩歎今觀吳氏譜源於禾川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蓋升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觀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綿延延愈久而愈不墜赫赫而躡孰與循循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大吳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時可矣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墨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藏之也謹

也季淵來京師攜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
凡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將求表章
於當世之有道以廣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
之以往而鄰火夜不戒是軸併以燬燼季淵悼前
輩之不復作而家世百家之寶一朝而失之蓋於
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愛之命吏私識之別
帙以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羽化而揚子
精神心術之燦然者獨在吾帙間曾氏之故種似
墜而不墜猶賴有此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
之固默有以開其衷者夫物之存亡莫不有數而
其既亡而不遂亡不存而復終存者雖人力之偶
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予存
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予亦自以為有功於揚子
不敢辭季淵得此於鬱攸當無所憾揚子而知斯
文之不泯也吾知其亦為子欣然矣豈獨木哉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
為之此之謂命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
大功業於當世往往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
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
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為也當天下無
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
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
為可閱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

以為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執掌不遑啟居
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為而取其
便如以為喜則是以功業為可願鯁鯁然利天下
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為諱亦
不當以為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即天命
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羅計字皆
為王兵之象遇之者即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
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
息事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
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
身常足為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
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
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曆家之說尚不免膠
固歐陽異齋先生既具為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
持以復於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印奚為俛仰利
害枯樸夏畦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
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
郊號為勸農則召是一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
吾農實無所聞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
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職得轉聞之長民者然則

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袞蓋父老之一以
一州之人高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考隸官之
籍且其得祿如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像
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龐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
壽於世非曰偶然嗚呼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者非
人間永器虎頭燕領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
亂之甚劉雖貌若甚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
態以至於壽富貴之樂頌足易康寧哉是亦云足
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為人聞者倘有利於斯言
乎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
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為
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
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
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
墓皆在目睹亦可尚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美
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
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慨方擬乞身後即六
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之使世
之子孫執為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也
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

車鑄跋錄見其在周北極黃風起而金余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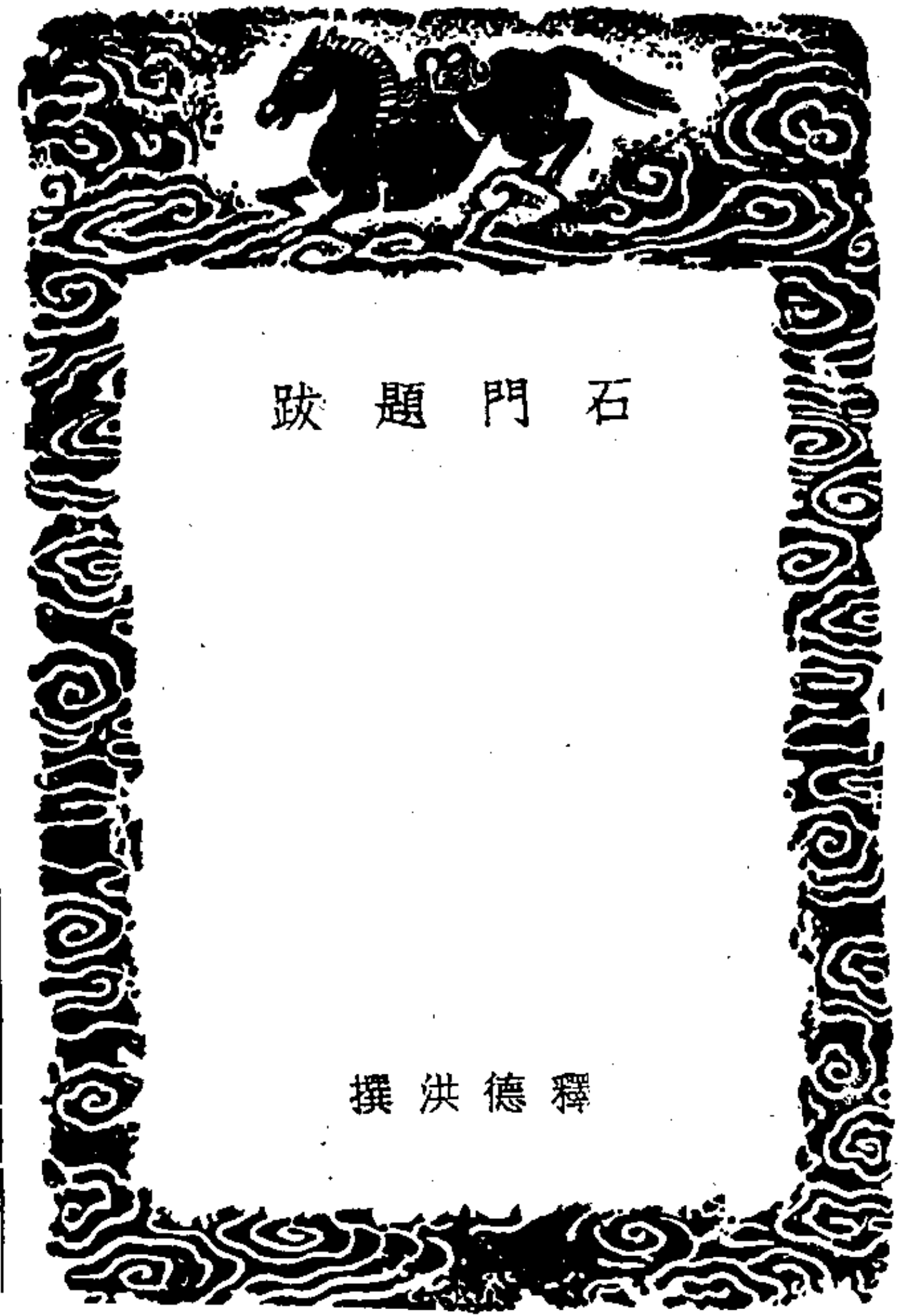
文山題跋見其草書蓬蒿奔奔一着其妙法出之

文山題跋

五

氣壯而威名播之天下
氣壯而威名播之天下
氣壯而威名播之天下
氣壯而威名播之天下
氣壯而威名播之天下
氣壯而威名播之天下
氣壯而威名播之天下
氣壯而威名播之天下
氣壯而威名播之天下
氣壯而威名播之天下

文山題跋終



石門題跋

撰洪德釋

石門題跋

目錄

卷之一

-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 題靈源門榜
- 題昭默墨蹟
- 題昭默自筆小參
- 題昭默與清老偈
- 題昭默遺墨
- 題真歸誥銘
- 題潛庵書
- 題佛鑑僧寶傳
- 題說叟僧寶傳後
- 題珣上人僧寶傳
- 題宗上人僧寶傳
- 題圓上人僧寶傳

石門題跋

- 題淳上人僧寶傳
- 題其上上人僧寶傳
- 題端上人僧寶傳
- 題隆道人僧寶傳
- 題休上人僧寶傳
- 題英大師僧寶傳
- 題所錄詩
- 題佛鑑著文字禪
- 題粥上人所著詩
- 題言上人所著詩
- 題自詩寄幻住庵
- 題自詩
- 題權與中詩
- 題自詩與隆上人
- 題珠上人所著詩卷
- 題華光鑑湖圖
- 題墨梅山水圖
- 題墨梅
- 題蘭
-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 題橋洲圖
- 題平沙遠水圖五則
- 又題公翼所畜

石門題跋

五

- 又宣上人所畜
 - 又惠子所蓄
 - 又稱上人所作
 - 題華光梅
 - 題石龜觀壁
 - 題廬山
 - 題天池石間
 - 題浮泥壁
 - 題清修院壁
 - 題白鹿寺壁
 - 題觀音院壁
- 卷之二
- 跋唐明皇傳
 - 跋狄梁公傳
 - 跋北里誌
 -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 跋那根矩傳
 -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藻
 - 跋東坡山谷帖二則
 - 跋東坡與佛印帖
 - 跋東坡平山堂詞
 - 跋東坡與荆公帖
 - 跋東坡老木

石門題跋

六

跋東坡悅池錄
跋東坡緘啟
跋東坡書簡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跋山谷雲峯悅老語錄序
跋山谷筆蹟
跋山谷帖
跋行草墨梅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跋山谷五觀
跋黔安書
跋山谷字二則
跋珠上人山谷醮池詩
跋與法鏡帖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跋山谷雲庵贊
跋東坡山谷墨蹟
跋山谷字
又詩
跋叔黨子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跋了翁詩
跋了翁書

跋瑩中帖
跋瑩中詩卷
跋江表民願文
跋李商老詩
跋徐洪李三士詩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跋張七詩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跋道鄉居士詩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跋四君子帖
跋呂鎮公詩
跋李豸弔東坡文
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
跋養直詩
跋謝無逸詩
跋無盡居士帖
跋蔡子因詩書三則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則
跋韓子蒼帖後
跋太師試筆帖二則
跋公衮帖
跋三學士帖
跋蘭亭記并詩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跋百牛圖
跋周廷秀謝唱詩
跋順濟王記
跋李成德宮詞
石門題跋目錄終

石門題跋卷之一

宋 沙門德 洪 撰

明 古虞毛 晉 訂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然則老成典刑所不逮也予還自海外叢林頓衰心不為之動者恃昭默在耳今又棄我而先惟之不自知涕零也宣和元年八月游法輪見東甌才公道人出此軸為示知師弟子之間蓋如是衲子動成阡陌而才獨軫念昭默豈安與人者乎予既見其筆蹟又得與才游彌日茲游也豈虛行哉

題靈源門榜

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半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游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為肇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為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

題昭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于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坐未定出昭默書一軸予久去箴誨初見必輒輟

石門題跋

一

石門題跋 卷一

三〇

熟視之不自覺意消也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政禪師書歎以為非積學所至其純美之韻如水成文出於自然昭默暮年臻妙其以是哉顏平原有大節於唐而以書名識者惜之予以謂斯人德高而名往就之耳借使此老書不工尤當實秘况工乎愈可寶也然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退流落又自恨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

題昭默自筆小參

游東吳見岑邃為予言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兒童字觀其純氣昭默自臥疾後無他嗜好以翰墨為佛事如示眾以小參之語皆肯自筆此殆清閒有餘又性不違人豈一代宗師而作許見戲事此所謂大慈過人之行非近世栽培聲名高自標致所能及也誠侍者出以示予覽之涕泗橫流某年月日

題昭默與清老偈

昭默孝友於昆弟而以謙自牧不如是法道何由興乎予觀其贈洞和禪師法句曰志有常守誠無外求及疑其語瞻其風度此老為作實錄耳未見洞和令人莫測其為人及見之坐使人意消也韓子蒼曰真本包住山人子蒼豈欺予哉

題昭默遺墨

昭默老人道大德博為叢林所宗仰雖其片言隻

偈翰墨游戲學者爭秘之非以其書詞之美也尊其道師之德耳予游諸方處處見之開卷輒識其真精到之韻骨枯老狀蓋其退居時筆也南嶽見方廣圓首座出此為示噫圓知敬慕昭默其亦賢於人遠矣

題真歸語銘

宗師之於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銘語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場摩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為且不能及况病與死隣者能爾乎蓋其道眼高妙唯道是視初不知其有生之烈也不然何以卓絕高勝如是之盛哉拜讀不勝增氣

題潛庵書

傳曰有國者非謂有喬木也謂有世臣也予亦曰有禪林者非謂有四事之傳也謂有耆年也潛庵今九十一歲矣而筆語如此真叢席之大老人也年月日某題

題佛鑑僧寶傳

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於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長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暗以永明為典福巖頭為施身又聚眾碣之文為傳故其書非一體予甚悼惜之頃嘗經行諸方見博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編次而載

石門題跋 卷一

三五

之蓋有志於為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緒
 衰落魂魄遺失其存者無幾宜和改元夏於湘西
 之谷山發其藏畜得七十餘輩因做前史作贊使
 學者槩其為書之意書既成有佛鑑大師淨因者
 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願首傳以為畢生之玩因
 以父事佛炤以大父事雲庵而視余為季父也因
 生廬山之陽游方飽叢林參道有知見恭謹孝友
 蓋其天性而醞藉雅尚若出自然與余游餘二十
 年久而益敬故余欣然授之因以謂此書當得鈔
 於筆札者傳之於是憑川道者敏傳願施其能傳
 以伯父事佛炤以兄事佛鑑其能書乃夙習筆楮
 不擇精麗飛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衡斜布列
 擘窠恭畫非特字工而已工詩善丹青兼眾妙而
 有然未嘗以自多長坐不睡一食終日者十二年
 矣人以為難而傳以為易久游靈源之門得其旨
 要者也六月二十五日佛鑑攜此書來請記其本
 末而以謂先覺之前言往行不聞於後世學者之
 罪也聞之而不能以廣傳同志之罪也今予既以
 傳次之而因又善傳傳公又成之嗚呼後世學者
 讀之當想見法席之盛也

題誼叟僧寶傳後

清涼大法眼禪師出世行道三十年其所示徒皆
 勸勉之語未嘗以法傳人非有法而祕惜實無有
 法耳譬如無病而飲藥病從藥生故曰一切文字

語言學者嗜著是名壅蔽自心光明然前聖指道
 之轍入法之階後世不聞而學則又如無田而望
 有秋成無有是處予初成此書於谷山時出塵庵
 師空公諒叟在焉命南州傳道者錄之以眾編參
 定特為善本明年春予游嶽還復過諒叟出以為
 示其裝寫之精寬較之完非用意之專信道之審
 莫能臻是予知其閱而仰思當助發其光明伴倡
 其智證去先德亦何遠哉則清涼以文字語言為
 塵蔽者蓋治疾之藥耳覽者其以是窺出塵可也

題珣上人僧寶傳

予初游吳讀贊寧宋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耆年
 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
 故刪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
 本寂禪師獲五藏位圖盡具洞山旨訣又游洞山
 得澄心堂錄書谷山崇禪師語較傳燈皆破碎不
 真於是喟然而念雲門不得立傳曹山名亦失真
 崇之道不減巖頭叢林無知名況下者乎自是始
 有撰叙之意凡經諸方三十年得百餘傳中間忘
 失其半晚歸谷山遂成其志時長汀璉珣二衲子
 來從予游錄此副本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
 其德是錄也皆叢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
 以想其遺風餘烈則古人不難到也二子勉之

題宗上人僧寶傳

予撰此傳方定藁上淨三答而東甌道人將還石

門自瀉水過谷山款予見其書曰噫嘻此一代之
 博書先德前言往行具焉願手錄以示江南道侶
 即桂中屢坐夏四月二十三日錄畢以示予子歎
 曰夫彈冠必整衣心敬必形肅宗非至誠愛重法
 道其謹楷精嚴詎能至是哉歐陽率更以書畫名
 世見鐘太傅碑愛其筆法臥其下三答不忍去率
 更嗜世間法且爾況出世間法乎宗為法坐夏賢
 於率更遠甚

題圓上人僧寶傳

仰山初見耽源所傳六祖圓相即以焚之及其授
 法也則有默論雲門不許錄語句而遠侍者以紙
 為衣遂傳于今以是論之非離文字語言非即文
 字語言可以求道也臨川圓道人少游方有志學
 道一鉢經行諸方其孤征絕俗雪鴻戾天仰不可
 及而骨董中有此錄小字薄紙畫畫精誠可以見
 其志也

題淳上人僧寶傳

問如何是火性答曰熱是火性問如何是水性答
 曰溼是水性問者欣然而有得水火之義盡於此
 矣又問何以謂之怨答曰如我之心以待人則怨
 矣又問何以謂之慎答曰心之一具德見於慎耳
 問者又欣然有得蓋怨慎之理極於此矣此世間
 義理之論也義理者心之塵垢也其去佛道不翅
 如百億天淵然答者有問竹林如何是法身答曰

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爲道
吾衆中所失笑者宜矣近世邪師相與傳授謂無
有悟但直問直答謂之於法中不生異見紛然某
布名山稱嗣祖沙門學者例無英氣往往甘心屈
伏每爲之流涕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夜爲衆
說參同契至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處曲折引
譬以發明先聖之意使忱信而虔敬者一洗其矯
誣宗旨之氣而福唐太淳上人適出此編示予燈
下爲書以付之淳能識宗則知尊卑之語不出義
理之域而悟首山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爲太老婆饒舌矣

題芳上人僧寶傳

長沙益陽白鹿大禪師門弟子季芳福唐人純靜
寡言笑年二十餘侍其師宣和四年夏于湘西南
臺寫此書三十卷寫畢以示予予曰汝師出雲蓋
西堂之門西堂爲臨濟九世之嫡孫而黃龍南公
之真子也 家辯才叢林畏仰之汝能自勤自誦
習此書玩味其旨蹤跡其行事繼之以不休則古
人豈難到哉如寫而不讀讀而不味其意徒欲粉
飾清興於道何有

題範上人僧寶傳

此蟬細字欲闌斑病眼臨窗看亦難八十一人間
鼻孔那盧穿在一毫端且道有鼻孔從範上座穿
只如懷禪師無鼻孔作麼生下手若也道得西川

石門題跋

漏籃子一錢買三個若道不得南臺門外是湘江

題端上人僧寶傳

臨川志端上人宣和四年夏於長沙之谷山谷山
有衆而領袖者魯暗不通曉世事叢林以是凋落
端律身益敬日誦經行道暇則寫僧寶傳同學勸
經行他山要與之俱端辭以山水未暇觀正以白
業未辦爲憂同學怒棄去端怡然勿恤也明年正
月上澣日端袖此書來求題其後予告之曰一精
想中十法界種子皆具隨其所熏發而起譬之田
有稻種藉時雨以芽孽之十法界者六凡四聖謂
也今端屏絕諸緣日唯錄佛祖之語味佛祖之意
則亦熏發佛乘之種與夫游談無根疲精神於莊
孟爲陳言腐說以欺無知者與矣然能窮究其所
自使所言所履如傳八十一人者則可謂出家知
恩者予視端精緊版而聲圓若可語此者聊及之
端其勉之

題隆道人僧寶傳

古之學者非有大過人者惟能博觀約取知宗而
用妙耳唐沙門道宣通兼三藏而精於持律持律
小乘之學也而宣不許人呼以爲大乘師棗柏長
者力弘佛乘而未嘗一語及單傳心要方是時曹
溪之說信於天下非放棄之論所當雜宣公甘以
小乘自居棗柏止以放棄自志竟能爲百世師者
知宗用妙而已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

諸方以撥去文字爲禪以口耳受授爲妙者年凋
喪晚輩蝟毛而起服統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
屋爲榮高尻罄折王臣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之
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誑視其設心雖僮牛屨
狎之徒所恥爲而其人以爲得計於是佛祖之微
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予未嘗不中夜而起
喟然而流涕以謂列祖綱宗至於陵夷者非學者
之罪乃師之罪也以苟認意識爲智證爲師者之
門望見以輕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執已是而
去取諸方賤目觀而尊信傳說故不見至道之大
全古人之大體因編五宗之訓言諸老之行事爲
之傳必書其悟法之由必載其臨終之異以譏口
耳授受之徒謂之禪林僧寶傳書成而九疑道人
道隆閱之一月而屹屹上口兩月而娓娓成誦三
月而能爲末學者舉經領夏於雲蓋閉門寢飯之
外口誦而錄之非誠著於學志存於道何能臻是
哉然其爲人不甘爲啞羊苾芻混處疾之甚至於
詬罵喜與有識博聞者游意所合則不問道俗千
里從之嗚呼叢林博聞者既不可人求之而啞羊
苾芻動成阡陌隆雖口受吾文抱吾所集以遊諸
方亦安能忘詬罵之喙乎宣和二年秋得得自山
中來出此編爲示予佳其好學爲書其本末以告
未知隆者

題休上人僧寶傳

石門題跋

三

泰山之鳥巢於木末九淵之魚託於沙鱗嗚呼魚
身之微亦知附託於高溪安有毀髮學道之徒而
自棄於淺陋乎季休福唐人也而得業於湘上之
南臺其師太公與予為兄弟行其熏蒸見聞有自
來矣初太遭橫逆坐圓扉中百許日他法屬皆畏
酬酢之而休服勤不敢失禮逮其釋余勸度之宜
和四年正月也既受具陪眾遂寫此傳除夕捧以
來予佳其能自脫淺陋而趨高溪為題其未明年
元日也明白庵題

題英大師僧寶傳

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者理之序也博觀而
約取厚積而薄施多識前言往行者日益之學也
如春夏之水方增川浩然不可測其際思之又思
之以至於無思如函之在頂蓋造形之極不可以
數量情識得孔子晚乃悟曰天下何思何慮如秋
冬之水縮廓然見其涯涘嗚呼叢林法道之壞無
如今日之甚非特學者之罪實為師者之罪也學
者方蒙然無知而反誡之曰安用多知但飽食默
坐雖若甚要然亦去愚俗何遠予所錄僧寶傳先
叙其悟道之緣又書其死生之際欲學者法前輩
為道之精而惠英大師年二十餘生海上獨挺然
有志不肯碌碌而啞羊者固已憎之如十世讎矣
手寫此書攜以過予予佳其勤扶此心以自此趨
無上佛果如順風揚塵耳宣和四年十一月題

題所錄詩

海南道人惠英字穎孺生十有二日而失母年七
齡而為沙門二十歲從予游予所作語言徧叢林
未嘗收錄而英編兩巨帙為示既有媿於九祖欲
焚去之又念英之好學為一笑而置之然流俗寡
聞見少年嗜筆硯者不肯數必腹非之以謂禪者
不當以翰墨為急寧知龍勝詩流震旦
論動以億萬多為言哉英勉之老子言為學
日益為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如川之
增者學也水落石出者損也然未易與粥飯僧論
此也

題佛鑑蓄文字禪

余幼孤知讀書為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掣
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笑者數
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
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嗚呼學
道之益人未論其死生之際益其文字語言如此
益可自信也今三十八年矣而見雲菴平時親愛
之人佛鑑大師淨因於湘中頽然相向俱老矣而
故意特未老又出余少時詩句讀之想見山林之
舊游處誦白公詩曰手把楊枝臨水坐閒思往事
似前身

題彌上人所蓄詩

往時叢林老衲多以講宗為心呵衲子從事筆硯

予游方時省息眾中多習氣扶磨不去時時作未
忘情之語隨作隨棄如人高笑幸其不聞過廬山
見彌上人出一巨軸讀之茫然不可諱為多言之
戒管股浩喜作詩不甚工嘗出示桓溫溫戲曰子
勿犯吾儻見犯即出子詩示人彌上人不見惡願
勿傳乃幸

題言上人所蓄詩

予幻夢人間游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為未忘情
之語旋踵羞悔汗下又自覺曰譬如候蟲時鳥自
鳴自已誰復收錄寶山言上人乃編而為帙讀之
大驚不復料理其訛正可為多言之戒然佳言之
好學雖鄙語如予者亦收之世有加予數十等之
人其語言文字之妙能錄藏以增益其智識又可
知矣夫水發岷山其濫觴至楚國則萬物至滿則
合之者眾也善學者其能外此乎言公其勉之

題自詩奇幻住卷

淵明作訓子詩可以想見其愷弟而杜于美乃曰
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作閒情賦足以見其真
而昭明太子曰白壁微瑕正在此耳癡人面前不
可說夢登子美昭明亦真癡耶予自居海上及南
歸寄意於一戲故語不復料理其當否今錄數首
以奇幻住庵主村于美梁昭明猶未脫癡病幻住
其能不癡耶

題自詩

子始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能忘情時時戲為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皆能錄之南州琦上人處見巨編讀之面熱汗下然佳琦之好學雖語言之陋如僕者亦不肯遺況工於詩者乎因出示輒題其末

題權冥中詩

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余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冷耳冥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有坡谷之淵源于見之未視名字輒能辯大率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讀者當置軸軸釋想見瘦行清坐時也使冥中聞此語當以予為知言

題自詩與隆上人

余少狂為綺美不忘情之語年大來輒自鄙笑因不復作自長沙來歸舍龍安山中無可作做學坐睡法飽飯靠椅口角流涎自喜以謂得其妙苟舍有道人隆公雅好予管所病者時時過予終日而未嘗倦問予管所作尚能尋釋乎予引紙為錄此數篇以遺之而戲之曰管達觀禪師居京師士大夫相從者皆以能詩答話多之觀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公曰果爾吾不復耳坐客皆笑之隆字默翁湘中清勝者也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石門題跋

五五

于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株無故蒸出菌芝兒稚喜爭攫取之而枯株無所損益寶峯珠上人湛堂公之高弟其為人精敏能辦事於佛事欲營之蓋不知艱險為何等物在叢林中為眾推蓋其氣不受控勒口涉園夫李商老者佳湛堂之有子也

題華光鑑湖圖

予建中靖國游西湖航西與游湖東以病不果甚以為恨讀東坡詩見山川之精神如兒稚對蜜知其甜今觀鑑湖圖如華光戲以蜜置舌書間耳涌師俄收之而去兒稚雖癡然亦知蜜不可如飯嘗食之也

題墨梅山水圖

華光老人眼中閣煙雨曾次有丘徑故戲筆和墨即江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畜也而此老人藏於耐寒凍枝頭一時高韻譁於士林而其所畜又其尤精選也以病舉以付其子湧湧如獲夜光炤乘千里以書誇於予不有是父安得此子哉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因畱不去竟寢其下三管文字盡刻是中安得美味而嗜好有如此者予初大怪之及視湧之好尚率更要不足怪也

題墨梅

華光作此梅如西湖籬落間煙重雨昏時見便覺

趙昌寫生不足道也

題蘭

無人自芳之態此老何從見之豈曾次有此風葉蕭散乎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子習湘山者也日與樹石為伍華光畫樹石而不畫我何哉公翼仕宦三十年而貧在我上篋中唯墨梅樹石數軸其人品可以想見

題橘洲圖

公翼愛橘洲而使華光圖之子家於湘西開門則漁汀斷岸不呼而登几案間蓋湘西皆吾畫筭書此以誇公翼云

題平沙遠水圖五首

公翼詩云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江南煙雨村此殆筆端能生煙雲非曾次有江山何能作此語

又題公翼所畜

歐公嘗語客曰坐而隱者不知巖石雲泉之妙王公貴人圖江山臥而披之蓋荆山之人以玉抵鵲而秦乃割其十五城以求璧豈世以希見為貴初無定情耶予生長山林而目不自觀公翼賢士大夫也其希見而盡畜之空矣

又宜上人所蓄

華光滴露寫寒枝幻出平遠士大夫厭饒富貴之餘見之收蓄可也道林清富宣師開軒瀟湘江山

石門題跋

六一

不呼而登几案閒步林麓嗅梅尋柳嘗應接不暇
乃袖而寶秘之也好事無乃太多乎哉

又惠子所書

好在華光真子過于雲屋之間春色都隨談笑袖
中仍有湖山宣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惠子出其
師所作湖山平遠曰此蓋老人得意時筆也予平
生無所嗜山水少年游戲錢塘春湖山之勝欲老
焉以詩寫之不能肖逮今衰暮雖與華光善得其
戲筆必為人持去惠子呵予不能善秘之予曰凡
四海九州山川煙雲 箇也奈何為兒戲畜
紙墨間乎惠子笑曰公憊恍大言蓋其天性然為
題此紙於是書六言付之

又稱上人所作

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吉日里道人稱公絕湘來過
予時江寒欲雪小室誼諱良久出畫一軸蓋橘洲
斷岸平遠之圖華光墨梅別館之兒稚也稱妙思
如此力之不已當不減華光口占曰袖裏兩枝煙
兩門前一片瀟湘

題華光梅

華光紹聖初試手作梅便如迦陵易方雛聲以壓
眾身東坡見之如黃梅視無姓兒便肯之無姓兒
今梅以衣鉢授嶺南掠予惜黃梅破頭老人不及
見也圓禪者當還舉似乃翁問甘露滅法喻齊否
宣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石門精舍題

題石龜觀壁

余家筠溪之上去城餘百里兒時聞城中塔成欲
往觀焉因先君行坐余於力謝三肩至上至石龜觀
謝三者給余曰當先拜石龜乃能見塔不然終不
可見余曰儻爾汝何不拜曰我已嘗拜之汝既童
子又後至法當拜於是再拜入城幸見塔而心喜
謝三肯余先也後三十年過焉視石龜龜良無恙
摩挲以追釋前事為大笑吾友胡汝霖民望生
撫之金谿七八歲時隨兄入城忽不知所往使人
尋已在寶應寺前看泥力士矣余每以戲之而忘
余亦有此患乃以炭書其壁曰須知泥力士不減
石龜龜忠子民望里人也書以示之

題廬山

余十五六時游北山謁準禪師殘僧三四輩草屋
數椽殆不堪其愁準老而喜飲時醉一樽則擊磬
禮觀音空階夜雨彌月不止後二十五年余還自
海外過此而山川增勝樓閣如幻出大鐘橫撞淨
侶戢戢而真隱方開石門法道于此余乃服其老
且不衰矣重九前三日秋陰皆當時清絕之象而
有今日適悅之情遂書此

題天池石間

績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自虎谿屏人乘入資
聖庵少焉歷石門澗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
致敬普見如來復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

禮而退聞佛手巖寶林峯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
擲華峰下瞰聖寺經巖神刻玉削不知幾千仞而
江流吞天山接平野雲煙開合一目千里茲實巨
廬第一境隱然為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回
望杖履所經羅逕身道杳然在層崖絕壁之上殆
非人間之游也此身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

題浮泥壁

空印禪師以宣和二年十二月偕余謁從禪師於
芙蓉峯累石於玉淵之上以為塔酌泉賦詩暮夜
矣遂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屨下危峯自關
山谷中並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霏層疊自
獻部曲斷續行九地底水聲砢砢如千乘車挽而
起仰望晴虛如展匹練既出谷沃野夷曠遂飯于
木陰空山暴寒雪意濃甚既而渡澗者十八九入
石門已夕山中之人炬而來迎及寺已二鼓矣秉
燭夜話如夢寐中住山宣公云常有虎來月黑踰
垣而去空印使余記之遂書

題清修院壁

管余庵于湘西與希一為隣相歡如价密宣和四
年冬希一遷于茲山然每會面夜語達旦七年秋
余將歸老玉峯之下來謁別為畱兩管言意俱盡
而情則有餘桑下三宿前聖丁寧者正箴余今日
之病晚陰閣雨千掌在有無中出山有不勝言者
中秋後二日題

題白鹿寺壁

希先昔游公卿間與鄒至完曾公袞蔡子因吳子
野厚居自江左還南嶽庵方廣十年叢林高之湘
南使者勸請開法此山希先持一鉢欣然而來既
至屋老過者疑將壓焉殘僧纔十許輩大率如逃
亾人家未五白殿閣宇室間見層出如化城如梵
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人間此邦之檀信往來之
士大夫太息以為勤不知希先蓋游戲也余自長
沙來館余四管時故人傳彥濟試手作已攬茲推
滑民驚以神當暇日攜僚佐時時舟而至其登高
臨遠烹茶賦詩則茲山之風月未至乾河也

題觀音院壁

祖師相授法者三世塔廟在淮山從之游得
道者多庵於蒼巖大林之間路由蕪春真身存者
無慮八十餘處黃於蕪為接壤太平興國初僧昭
信始見琳公於大石之間大安龜頭相繼而出竹
瓦之東石尉村有古松兩株參天合抱邦民歲禱
雨暘於其下其應如響響垂拱初耆舊相傳為觀
音院嗚呼豈非祖師之門得道出世於茲已嘗建
寺毀壞而不可考者乎有僧祖欽投牒疏其事於
郡太守待制韓公駒欣然給據付之使中興其院
欽敦厚坦夷道俗愛之翕然而成余建炎元年
過焉到門却立縱望雲間萬峰來朝茲地也其
興乎

石門題跋

七三

石門題跋 卷一

七四

石門題跋卷之一 終

石門題跋卷之二

跋唐明皇傳

初明皇聞元魯山之歌歎曰賢人之言也聞左瑞
訢道迎宋璟不為璟禮則益知其賢何其明也及
聞祿山曰胡家不知有父但知有母便遂信之何
其暗也孟子曰養心莫大於寡欲欲少縱之則反
易如此然能割所甚愛以寧天下與漢高帝鑄印
銷印遲速一間耳此其所以再造唐室也

跋狄梁公傳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
乃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
公子之乳母節乳之俱逃而魏故臣有識乳母者
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
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千金
匿之者夷乳母儻知其處盍不言乎乳母曰吁我
不知公子處借吾知之終不可言故臣曰魏國正
破亾族已滅矣尚誰為乎乳母吁而言曰夫見利
而反上逆也畏死而棄義亂也恃逆亂以求利吾
不為也遂抱公子藏大澤中故臣告秦軍秦軍追
見射之乳母以身蔽矢著身者數十乃俱死秦王
聞而貴之葬以卿禮東漢李善南陽李元奴也家
疫死止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貴以萬數奴婢其議
謀殺續分其產善潛負續逃亾隱山陽瑕丘界中
親自哺養乳為生踵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者

石門題跋 卷二

七

有事輒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其邑
修理舊業鍾離意時為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
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魏節乳母漢李善古之奴
婢也而其所為卓越如此予聞虎生三日其氣食
牛馱馱七日而超其母蓋其種性殊特不幸而超
與類中耳若二人者殆功名富貴者事也又可以
品類拘之乎唐則天皇后受夫顧託而欲奪以自
有哥舒翰提兵三十萬而北面事賊此真奴婢豈
實能功名富貴者乎

跋北里誌

春秋傳書六鷁退飛石隕五微事也何足書乎先
儒曰聖人之意以謂如鷁與石無預於道德性命
之理且猶謹嚴詳次如此況道德性命乎北里誌
戲劇之文而達道較證藏之豈五石六鷁之意乎
舒王曰司馬君實平生大過人者臨事不苟於達
道亦云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者非有意於為文也余讀此
傳蓋通德媿媿而語于于筆追而書之非有意也
然通德所論惠男子殆天下名言吾以謂于于之
室有此婢如維摩詰之有天女也達道手較諸書
而此本最美非好古博雅何以至是司馬君實無
所嗜好獨蓄墨數百兩或以為言君實曰吾欲于
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為也達道之畜書其亦司馬

之墨癖也

跋邴根矩傳

孔北海年十六時能舍匿山陽張儉事泄兄弟及
母三人爭死竟坐兄喪北海因是顯名遼東太守
公孫度欲殺劉政政先依根矩匿之月餘以付
太史子義既而謂度曰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
度曰然根矩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智也令政已免
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悲也度
乃出之棄又資送政家皆歸故郡嗚呼東漢號多
氣節之士其天性哉方張儉劉政之窘而遇北海
兄弟太史子義根矩雖困於亨蓋其平生取友護
助何所憾焉韓退之誌柳子厚愛其請代劉夢得
播州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
悅酒食遊戲相徵逐翊翊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
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言死生不相背負空若
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
落陷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此空禽獸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使聞
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聞退之之言太過及
親嘗之乃知此曹今古一律也俗能過之安能已
之哉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
所期無不欲高焰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

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逆而點
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
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其存正凜
然想見其為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
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
於中者因記於此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房瑄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睢
陽之敗由瑄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按二者之設心
則終不能優劣而甫稱瑄之材雖困蹙以死益堅
壯非忠義激烈篤於自信其能爾耶疑史記賀蘭
不予南霽雲兵事若不直雖然哥舒翰之臣祿山
天子西奔天下怨之而高適乃表雪其事稱舒翰
忠義有素而以病奪其明將軍三十萬而低首事
賊非叛乎從而文其罪非欺乎而甫亦嘗以舒翰
適為賢豈史皆不足憑而甫之稱無不真者耶

跋東坡山谷帖二首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
之効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
平原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
之者此也予於雲巖訥室觀此帖皆其海上窮困
時自適之語然高標遠韻凌秋光磨月邑令人手
玩一飯不置若訥當藏之名山以增雲林之佳氣
前代尊宿火浴無燒香偈子山谷獨能偈之初見

羅漢南公化作偈其略曰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
吞象三年覺天下衲子聽登十年晦堂曰魯直作
此有據乎亦意造爾山谷曰吾聊爲叢林戲耳晦
堂大笑曰豈可以般若爲戲論乎山谷始悔前所
學未登本色鱸韞乃卜居于庵之旁方知晦堂真
不請之友耳今讀此書乃是未見晦堂時語也不
然安有吹劍語乎

跋東坡與佛印帖

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白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
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
士之室汝水收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期醉昨
之語而謙光燭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
僂石水溢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某題

跋東坡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
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
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
孤鴻在目中矣

跋東坡與荆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荆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
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
絕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
錄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跋東坡老木

石門題跋

八九

東坡婆娑林丘如此老木而山谷以筆端之口爲
形容之華光鉢囊中乃一時頓有此兩玉人耶

跋東坡悅池錄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
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
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
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
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
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
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
霧見月雖老而死亡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
夜而東坡喜學煉形蟬蛻之道期白日而骨飛竟
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鍾之位而肆
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
乃真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孔
方道人者與矣

跋東坡緘啟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
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朝
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枿枿若無所
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
皆愛仰之況斯文乎

跋東坡書簡

王逸少骨鯁顏平原剛正兩公皆有立朝大節而

後世以字畫稱予嘗嗟惜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
其筆蹟蓋理之固然東坡之於王顏又其逸羣絕
塵者其法權極可寶祕宣和四年人日覺慈軸以
來示予予忻然喜其嗜好若可教也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興草
萊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黃魯直氣摩雲
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
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
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
一以達摩正諦不斷才一縷爲憂一以願得一雲
門爲言豈非念其所負不可以蹤蹟者耶高安道
人誼叟久從之游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
之名山庶百千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
寥也

跋山谷雲峰悅老語錄序

山谷筆回三峽不露一言雲峰舌覆大千更無剩
法管日龍山父子雖被熱瞞今朝虎溪兒孫應增
冷笑咄寒山子道底

跋山谷筆蹟

山谷爲予言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此帖在
龍舒時作自然有一種勝氣未易與俗人言也當
有賞音耳

跋山谷帖

石門題跋

九五

山谷翰墨風流不減謝東山而書詞鄭重傾倒於華光如此子疑百世之下有讀之者知華光後身支道林哉

跋行草墨梅

山谷醉眼蓋九州而神於草聖華光道價重叢林而以筆墨作佛事兩翁並軸如夏口松下見婁師德永禪師像於邢和璞甕中耳

跋橋洲圖山谷題詩

予棲遲橋洲斷岸甚久別來無夕不在夢偶開軸見之如倚法華臺引鏡也讀山谷語如幅巾相從道林路時

跋山谷五觀

舒王在鍾山多與禪者游王以宗乘關捷問之莫不瞠若若以膚淺問之莫不聽瑩於是大訝其寡聞嘗問一僧五觀法使誦之往往不能句者嗚呼非施法之過學者亦罪焉以其不能從師授也山谷冠冕道德偉俊聳于縉紳空其倚花叫飲高追晉宋風流之游方其窮約乃知踟躕而食又作觀法非直已好之且欲移於天下其信道為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耳逢原畜此疾欲以示學者庶幾其有能動心者耳

跋黔安書

王家父子翰墨流落後世不少而所見皆弔喪問病之帖豈其得意之書已為當時賢士大夫所藏

世不得而見之耶彌上人處見黔安青石牛帖皆與村落故人語然其傲睨萬物之意不沒更百年後斯帖當亦貴耳

跋山谷字二首

山谷初見鄂渚舟至長沙時秦處度范元實皆在予自三井往從之道人儒士數輩日相隨穿聚落游叢林路人聚觀以為異人今餘二十年予再游長沙山林間往往見其筆札此帖此簡前嘗見之宣和二年秋八月至法輪疎上人出以為示玩之不忍置魯女有遺荆釵而泣者路人笑之曰以荆為釵易辨女乃泣何也女以手掠髮曰非以其難致也以其故舊耳予所以玩之者實鍾魯女泣荆之情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蓋其喜得黔安有過從之詞其喜氣可搏掬山谷得瘴鄉有遊從其情如此使其坐政事堂食者下萬錢以天下之重則未必有此喜也

跋珠上人山谷醮池詩

予紹聖初聞都下聞士大夫藉藉誦青石牛詩而此四絕尤著聞恨不見此老閱三年遊石門林下識君實骨面善談笑相從最久時珠禪垢面不襪然已超卓後二十餘年予還自海外而君實化去久矣丁酉坐夏洞上有鴨步而至者問之乃吾向

所識不襪公也於是甘吾老矣夏休珠將經行湘山袖此卷來讀之龍蛇飛動凌跨韓柳之氣糠粃王侯之韻如其無恙時陰晚坐覺山川增勝爽然忘其孤廢也湘山多高人識青石牛甚眾珠可以示之使其韻摩搏衡霍固不佳哉

跋與法鏡帖

山谷作黃龍書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今餘年佛鑑出此以示予曇諦見前身塵尾山谷醉中仙去此帖墮空之垢被也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少游此詩荆公自書於紈扇蓋其勝妙之極收拾春色於語言中而已及東坡和之如語中出春色山谷草聖不數張長史素道人遂書兩詩於華光梅花樹下可謂四絕予不曉草字開卷但見其雷砰電射揭地祇而西七曜耳吁哉與也政當送與龍安昭禪師使一讀之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此兩詩唐智閒禪師所作也世口膾炙之久矣而莫知主名豈山谷未敢必誰所作耶覺思示山谷在華光時筆此翁以筆墨為佛事處處稱贊般若於教門非無力者也今成千古為之流涕書之

跋山谷雲庵贊

雲庵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鸞溪坐大石上擘窠雷題其法喜之游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後

二十餘年得於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沙開法長老覺慈實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即以付之臨濟正脉使流通不斷乃無所媿此贊其敬之哉宣和五年中秋前一日題

跋東坡山谷墨蹟

予自南來流落山水久不見偉人便覺曾次勃土可掃宣和二年冬涌師於湘西古寺中出以爲示如見蘇黃連壁下馬氣如吐霓也

跋山谷字

山谷翰墨妙天下蓋所謂本分鉗鎚至於說禪自到於三老之後則似攙奪行市奇傑之氣光風霽月如珥立殿陛之下何其矍矍哉漳州正道書記於東山雪朝出以相示便覺增清山川精神秀發道雖一枝一鉢求實於已者無有然骨董箱有此軸殆可與連城炤乘爭價也

又詩

山谷論詩以寒山爲淵明之流亞世多未以爲然獨雲巖長老元悟以爲是此道人材氣而粗豆山谷靈源之間也已可驚駭乃又能斷評詩之論殊出意外此寒山詩也以山谷嘗喜書之故多爲林下人所得顏平原方乞米而山谷已謝得米要之非胡椒八百斛之家也

跋叔黨子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故方引紙著腕右

石門題跋

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予觀叔黨行草皆蟬蛻墳塵之類筆法通亞乃翁矣惜其早世不秋庸詎不以此耶婉子敬耶邵陽儉上人兩歇攜此帖見過儵然如見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絕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

跋本上所蓄小坡字後

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吳儂一笑予將登鷺溪上入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學坡而未臻坡嶮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覺範題

跋了翁詩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右了翁送其姪剛勝柔詩勝柔過南昌出以爲示曰伯氏祝曰儻見覺範使爲汝說破予曰翁欲汝知口只好喫飯耳

跋了翁書

宣和二年夏得翁書前去無日矣能復一來相見乎翁平生剛方吐言如刀鋸而此書若悽冷私怪之明年四月遣書走山陽八月人還云翁方發書目下世矣蓋四月九日也聞之酸鼻累日翁視死

生一戲耳予重爲天下惜此人品翁知國如陸忠

公臨大節不奪如顏魯公文章光明瞻博如白樂天通達宗教如裴公美然四公者皆享富貴建功名死無遺恨而翁兼四公之長而以一斤不能復遂坐廢三十年予所以追悼而不去心也八月七日方飯僧薦冥福病臥刺然刀畫而南州珠上人攜此軸來讀之而長歎哲人逝矣予何所稅駕乎此去死生一決耳珠包腰一鉢苦硬有膽氣而能蓄此書今叢林禪和子以爲何種故紙然則珠殆亦有佳處因爲流涕而書之

跋瑩中帖

瑩中竄海上而名震天下不減司馬丞相之在洛中時平生多與山林之人游處處見其翰墨雖戲語亦如雪中春色予觀堪公所蓄各仰山真慧禪師簡重而謹嚴如其爲人味其立朝盡節無媿宋廣平陸宣公也

跋瑩中詩卷

了翁佯狂垢汗不擇香臭而至山水間便能賦山礬墨梅乃爾暴清絕耶予政和春過衡陽道權出以相示如見抵掌談笑時

跋江表民願文

世尊論學道特言富貴爲難表民官爲左司風節凜然天下畏仰貴顯矣而與其夫人俞氏一飯奉身清淨自活畢世真如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豈特

求於今為鮮雖從古人中求亦無有也予閱其願文廣大堅固深切著明真黑暗崖之火炬生死海之舟楫為之序者淨慈禪師退然才中人而以大法為已任如雪竇為之跋者延平了翁立朝正色剛而有禮愈斥而愈忠如魯公皆表民之友也而三友者聯翩欲刪去予而自游普賢願海又可乎

跋李商老詩

予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說禪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衲子譁曰甘露滅非錯下注脚

跋徐洪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父商老為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效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王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煙雨裏西洲落照中未暇寫也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空多憂患則學佛空常坐黨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為排遣憂患者也順老子時拜之又吾雲庵賢之滴然流涕而書云

跋張七詩

玉不可種也而孝之至則種玉亦生泉不可呼也

而忠之至則呼泉亦涸虎不可使令也而有德者役以素經乙不可教誨也而有義者致其同室子觀兩張之詩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而秀傑之氣不沒讀之使人一唱三歎豈筆端有口之徒歟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曆公以功業著詩律傳者少自廢放山林間與衲子遊其語便爾清熟此柳子厚所謂詩人以窮乃工殆非虛語

跋道鄉居士詩

道鄉以說禪口談醫國法門雷霆一世初非以詩鳴也而此詩句句有法蓋其曾次如春之盎盎著物成容今既已矣萬人何贖哉儼師題于衡山之麓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道鄉文章種性自然如五色鳳此詩乃浴天池時容光也其雜筆法已能追蹤山谷之氣讀之令人想見蹇驢風帽如宗武扶子美醉吟詩也

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在道鄉習氣不除華光不語如雷

跋呂鎮公詩

右惠昭院見太師鎮國呂公留題一首深清雄麗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以道德為神考所敬與舒王上下議論遂參大政

文章翰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逮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魯李邵以高才博學為南鄭幕門侯吏而其子固為東漢名臣豈所謂隱德報應不身嘗之而其子孫者乎予於太師鎮國公亦云

跋李豸東坡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豸為文以弔之曰道大難名才高眾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今錄以示常道人亦可以舉似山中諸道友也

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

予久不見養直時時想見其墮憤醉時忽閱此詩如行野渡春色中雖盎盎醇醲然終有一種清絕氣味可上人語迅快如激怒夜泉響埽窗春霧空不類菜肚阿師語仲伯連壁士也而皆友吾異中傳曰觀其所以游因以知其為人吾於異中亦云

跋養直詩

宣和三年三月子遷居水西南臺寺初六日顛風攪林東軒小寢俄大雨起步脩廊復坐頽然昏睡南州道崇難者持此軸來隱几讀之如觀飛菟頓塵追風趁日也然其詩詞所及皆予故人而予亦嘗落憫憐中蓋方窺海外時帖也魯曾魯公問予曰蘇養直聞齒少而詩老恨未識之子見其詩否

予曰李太白詩語帶煙霞肺腑纏錦繡以予覲養直之詩逮又過之魯公駭予此論今數詩惜公不見以驗前語耳

跋謝無逸詩

臨川謝無逸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黃魯直閱其與老仲元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查牙噪春鳥大驚曰張晁流也陳瑩中閱其贈晉安禪師詩曰老師登堂搥大鼓是中那容膏夫喋歎息曰計其魁傑不減張見也二詩於無逸集中未為絕唱而陳黃已絕倒無餘惜其未多見之耳然無逸又喜論列而氣長詩尚造語而工置於文潛補之集中東坡不能辯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殆非虛語也予方以罪謫海外無逸適過廬山見吾弟超然熟視久之意折曰吾此生復能見覺範乎語不成聲乃背去後三年予幸蒙恩北還而無逸乃棄予而先焉因與超然對榻夜語及之不自覺淚股枕也嗚呼無逸東隣有寧生者二十餘以鏤刻為菩薩像每過無逸恬退趨去俄游京師以其役得將仕郎而還華裾細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之為避路門弟子為不憚累月嗚呼無逸有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頌傾大命曾東隣寧木工之不若嗟乎惜哉

跋無盡居士帖

石門題跋

二二五

石門題跋 卷二

二二六

無盡登庸百僚畏誓坐政事堂德長於兩府諸公自劉中書吳門下皆昆弟畜之觀其退歸山林與衲子游書詞諄諄不翅如骨肉然賢者莫不怪之安知此老人以法為親乎龍安炤公倚公之風遂託名不朽其亦老贊公盧玉川希上人之流亞也耶

跋蔡子因詩書三則

歐陽文忠公嘗非笑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東坡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工吾不平豐妍瘦容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子因此帖可謂豐妍者也觀其俊氣橫逸不受富貴鞚勒之韻空從古人中求宜和元年十月八日臨川瞻上人出以為示便覺神魄飛越於鐵甕城之下瓜洲香露之間

文章天下第一數東坡子因蔡氏子弟而飲食夢寐以之其種性妙非習俗所能移使東坡而在見子因當不減張曲江之與李泌也

予久不見夢蝶偶得此詩湘西山水間時松風盤空林月晃蕩如顧虎頭對劉琨展其画像也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則

商老以大父事雲庵以伯父事天寧則予蓋其叔父也仰山曰東院師叔若在惠寂不到寂冥商老寂子後身也然甘露滅固未死而商老與其弟未嘗不啼飢其大言以詬罵魔佛高自許可蓋習氣

也

近世要人達官其氣焰摩層霄而門可附而炙手者不翅百千然其語言翰墨人見之皆如拒頑百姓見催租文引志視之不棄擲幸矣商老灌園修水之上而筆畫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吾是知道德無貧賤也覺慈生一十年去年從余而知有商老偶出所畜一軸見嬉喜而書其尾且以雪道向無知之恥云

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媿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楊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氏西蜀後來之駿也讀其問炤公向上一路後炤未見訓語予為代之曰不辭向汝道只恐撞見劉幽求大帽壓耳手提油子蒼他日見之定是無語

跋太師試筆帖二首

此帖骨氣深穩姿媚橫生其得意時筆也不然何其如行雲流水之間暇也予臥店逾月偶閱之覺店不辭而去乃知檄愈頭風非虛語耳

予觀太師楚國公之書骨含富貴積學之至神氣蓋人然付其姪以寶公詩其外護欲傳之子孫為無窮家法也

跋公衮帖

見蛇鬪而筆法進聞雞聲而遂能神東坡以謂寧有存法與神于胷中而能學書者乎予觀公衮行

石門題跋 卷二

二二七

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其神媿媿意盡則止耳

跋三學士帖

秦少游張文潛晁无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為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以來未有也宣和四年七月太希先倒骨董箱得此三帖讀之為流涕嗚呼世間寧復有此等人物耶

跋蘭亭記并詩

宣和四年夏彌月不雨稻田龜兆出于晨興垂頭坐西齋方與造物者游而廚丁聿來告米竭予作白眼久之希先送此軸來索跋欣然見王子敬諸君子忘其廚丁廚丁求與决予曰當以三篋用事正不必逼人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予兒時劇於隣家見壁間有詩曰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今日見此三帖偶憶前句

跋百牛圖

畫工能為神鬼之狀使人動心駭目者以其無常形無常形可以欺世也然未始以為貴唯犬馬牛虎有常形有常形故畫者難工世之人見其似則莫不貴之画牛之法徑寸者不刷毛子觀此圖非特入法凡百尾喜怒俯仰小大伏立趨並浮鼻荷痒盡其情狀意非畫師殆高人韻士以寓其逸想耳予老住江村而比道林嶽麓之富其牛每以谷

量日夕蓋拾磔追逐叱叱於田畝之中厭厭於而全美乃以此軸為示何哉予以湘西之雲塲為畫笥則全美必以此圖為作

跋周廷秀訓唱詩

宣和二年初吉日子送客松下淺丘縱望廷秀一髯男子但是時湘西雪盡眾峯蒼然我與廷秀皆是画圖廷秀袖出與張公訓唱之詞讀之便覺與眾峯爭秀豈其媿從聚落中來故以此句彈壓清境耳

跋順濟王記

東坡管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即默禱順濟王曰載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於載為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達且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激言未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之威靈為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其英特之風不減李逢吉禮陸宣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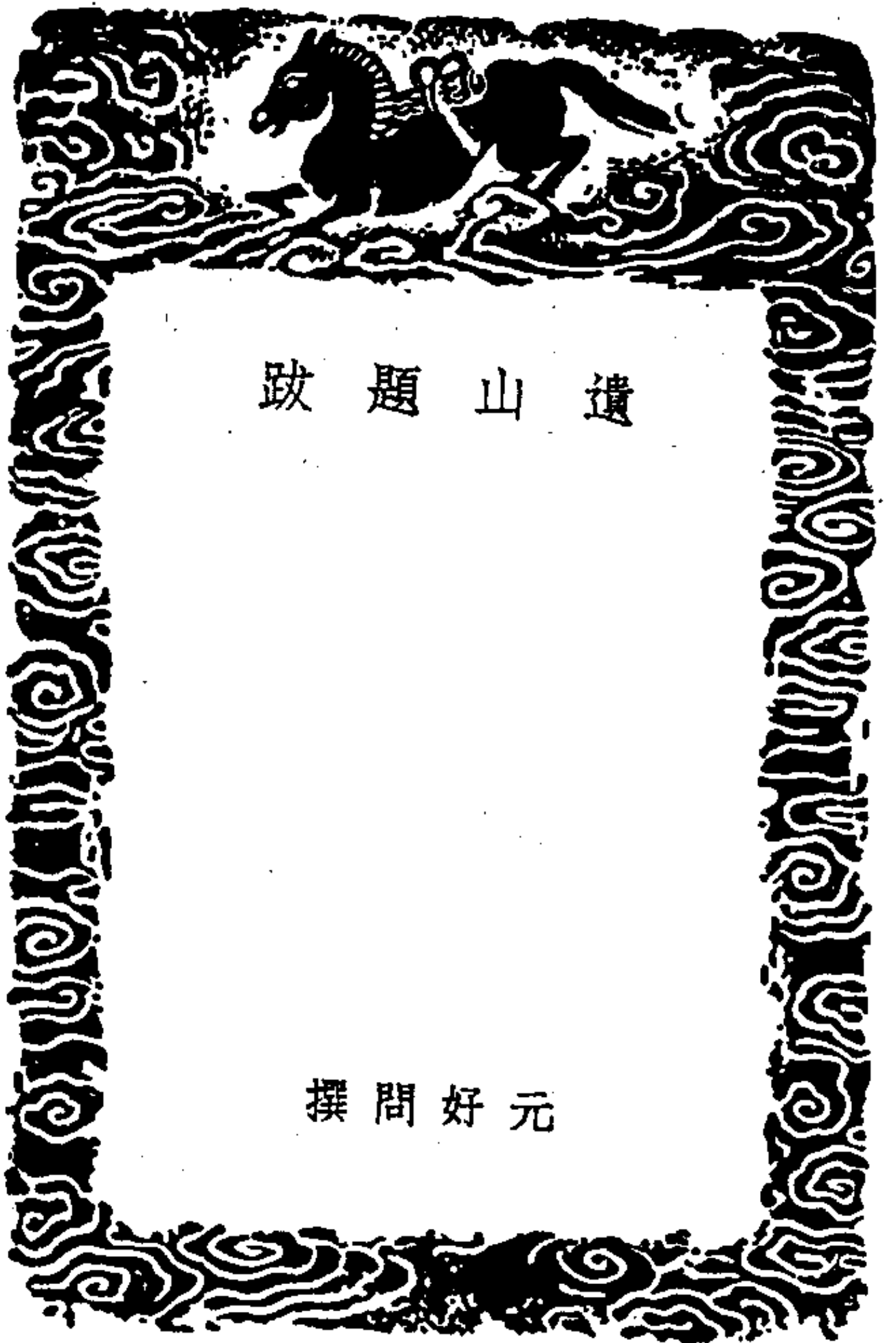
跋李成德宮詞

唐人工詩者多喜為宮詞天階夜月涼於水臥看牽牛織女星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世稱絕唱以予觀之此特記恩遇疎絕之意於凝

遠不言之中非能模寫大平藻節萬物讀成德所作一百篇知前人之未工也其收拾道山絳闕之春色刻畫玉樓金屋之情狀使海山瀕海之人讀之如近至尊非其才當世何以治此上元日題

宋僧能工詩文者不少輒有所附托以名天下如惠勤因歐陽永對道潛曰蘇子瞻秘演曰石曼卿雲丘曰陸放翁祖可因徐師川長吉曰林和靖不得盡錄皆非能特立者也求如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者惟洪覺範一八而已謝無逸稱其得自在三昧於雲蒼老人故能游戲翰墨場中呻吟磨歎皆成文章陳瑩中喻其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于道初不相妨未知覺公下一註腳否客有謂予輯蘇黃晁陸諸家題跋不應置此佛門史遷予亦不暇深辨戲會云西園雅集凡十有六人皆名動四夷之雄豪倘未得圓通大師披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不令一坐無色邪客亦首肯而去然笠澤老人嘗云此卷不應攜至長安逆旅中亦不許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而觀海隅毛晉識

石門題跋卷之二終



跋題山遺

撰問好元

遺山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金元好問裕之撰
平湖陸烜晦廬訂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
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
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
而望之知其為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
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錫末猶有蘊藉可觀閑閑
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
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大學叔通
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商待
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南麓
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
清卿許可諫道真為一時龐許且置若黨承旨正
書八分開閉以為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

遺山遺跋

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
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郭中賓客應劉徐阮
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
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題樛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昨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
無不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
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
前人不言之秘皆纖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
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
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
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
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乎九歌遺音
東山蒼檜千章竹萬竿嶺頭雲自開杏花殘欲春
關立玉峯前水一灣鷗飛落照間正大三年季春
二十三日
為松庵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磨虎兕
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
乘屣而於趨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贈人肝顏子
一瓢水均為一窖塵誰先百世祀較其得失間奚
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時雋永
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勗諸已閑閑公此
詩為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
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必盡口

遺山遺跋

五

其辭旨不覺歛衽生敬公嘗為襄城廟學作省齋
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
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
一唱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
日門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
已為過望况工妙如此耶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為多一不
為少尚計少作耶

跋松庵馮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
副者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
如吾松庵丈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
歐公之言亦不為過必有能辨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
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
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辨之颶風賦
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
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
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為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跋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深類其為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太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品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叟相任唾面周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良善稱謂之稱其家蓋無媿也此詩渠家青檀其寶秘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

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敕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為言內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牒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略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隔詔獄一債而不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叙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唯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為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細繹之私竊慨歎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顛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執謂不有以啟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矣已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孀也獲觀世德名氏敢以燕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壻河東元某歛衽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泰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

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為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括地以為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既不聽即致相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並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記爵里僕竊以為未盡何則追述先賢鄉里後生實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錄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齋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者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丈顯之嘗試問之以為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為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徃徃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晚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為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畫于崖秋

氣雪滿羣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爲書之此翁定襄人童非入道道行高潔而邃於玄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予恐後人閱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閑閑之論定矣此詩予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爲之書予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較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昆弟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錄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予家有之然則予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崗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崗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欹束故步仍在未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如出兩手耳

題閑閣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

郎自况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爲樂府絕唱閑閣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迥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閣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某書

附錄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學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絕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硯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尙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硯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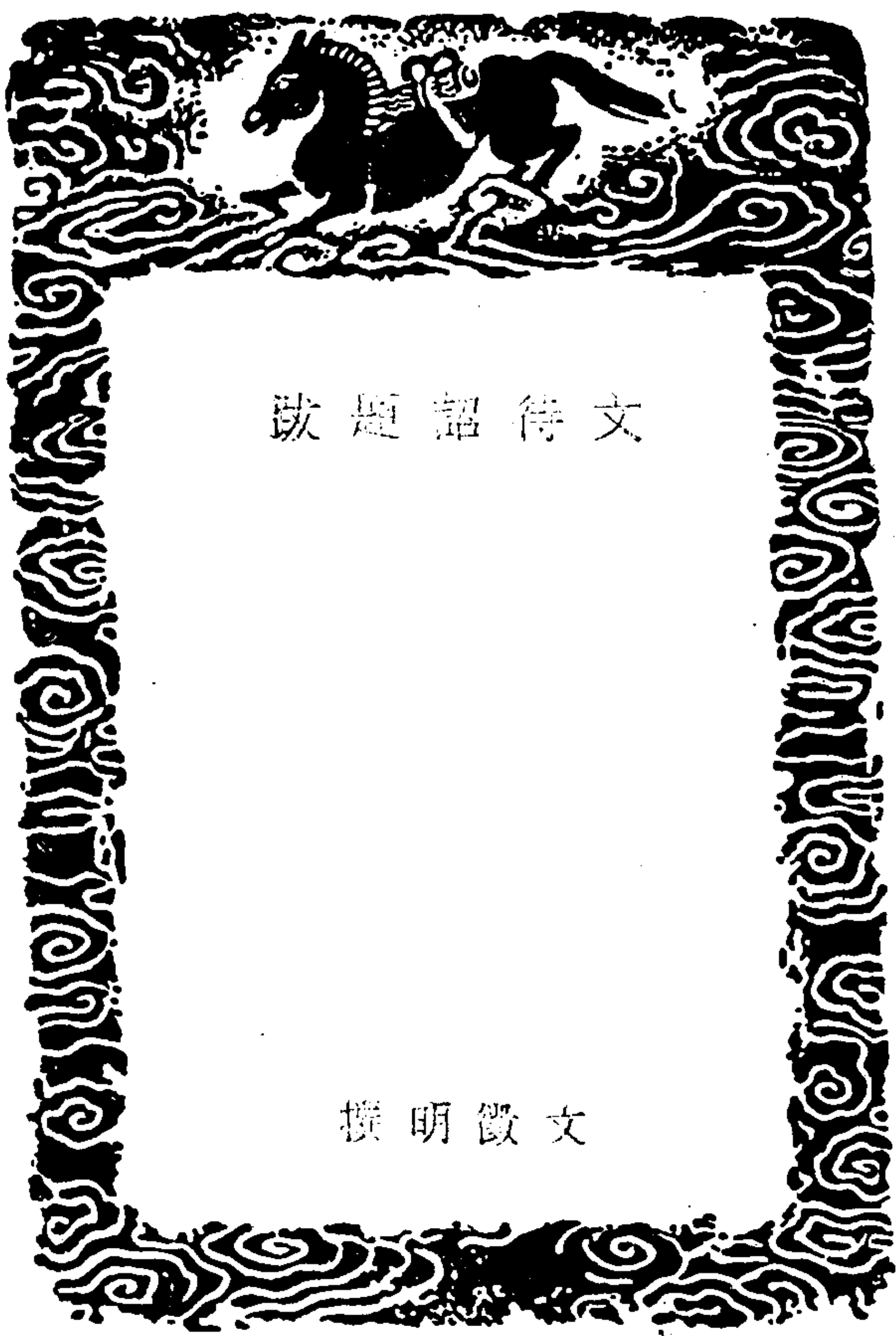
某處所傳之何人燕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亾其綴緝裝褱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與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文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有大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矣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欸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满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自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卽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道山先生於宗當與少游少儔並駕齊驅

遺山題跋

以樵獲美豕於齊於之於郭善矣乃其後發
既不相保蓋小品易子也獨其故物借巧三代
易錯多自是千古卓漢漢唐以後士皆
汨沒於得古聖人之用心深遠未以為迂而不
迷矣抑知范之久近必視德之盛衰陸渾深學
則家國必有存廢而器之能守故服之表也
則天子抱寶器以入周若周禮未去則於子
尚昂而卒不可得後世以韓休曾實似道嚴
分宜皆欽天下之怨以為有宜其不統朝而為
聽風浮雲之散也造物者實惟德是寶其
言惟小可以喻大梅谷陸炬談

遺山題跋終



文待詔題跋

文徵明橫

文待詔題跋卷上

跋夏孟陽畫

右雲山圖。崑山夏孟陽作。孟陽名炳。太常卿仲昭兄。能書。作畫師高房山。初未知名。洪武季年。為永寧縣丞。謫戍雲南。永樂乙未。仲昭以進士簡入中書科習字。一日。上臨試。親閱仲昭書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炳亦能書。召試稱旨。與仲昭同拜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既而謝事終于家。其書畫平生不多作。故世惟知太常墨竹。而不知孟陽。予往年見所書西銘。頗有楷法。此軸為王世寶所藏。亦不易得也。

題黃庭不全本

宋諸賢論黃庭衆矣。然但辨其非換鴨物。卒未肯定為何人書。雖米南宮亦第云竝無唐人氣格而已。至黃長容祕書。始以逸少卒于升平五年。後三年為與寧二年。黃庭始出。不應逸少先已書之。意宋齊人書。然不可考矣。予按陶隱君與梁武啓。已有逸少名蹟。黃庭勸進等語。隱君去晉為近。當時已誤有此目。則書雖非逸少筆。其為晉宋間名人書無疑。而趙魏公獨以為楊許舊迹。豈別有所見乎。唐石刻數種。竝佳。傳流近代。轉益失真。無足觀者。此本紙墨刻榻皆近古。中元字竝缺末筆。固是宋本。自還坐陰陽門下。皆無之。校他刻才得其半。字勢長而瘦勁。涪翁所謂徐浩摹本為是。都元敬不知何緣得之。以遺從父慶雲。

文待詔題跋 卷上

文待詔題跋 卷上
令轉以付某。雖非完物。自可寶也。

跋楊凝式草書

右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八行。南宮書史。東觀餘論。宣和書譜皆不載。余驗有紹興小寶。及內殿祕書諸印。蓋思陵故物。後有米友仁審定跋尾。及譯文四行。按紹興內府書畫。竝令曹勳。龍大淵等鑑定。其上等真蹟。降付米友仁跋。而曹龍諸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識。此帖縫印十餘。皆不全。是曾經剪拆者。其源委受授。莫可得而考也。標綾上有曲脚封。并閱生葫蘆印。是常入賈氏。蓋似道枋國。御府珍秘。多歸私家。最後有商左山參政。留中齋丞相跋。留稱野齋者。元翰林學士承旨李謙受益。號野齋居士。博雅好古。虞文靖詩所謂五朝文物至于今者。又有廣東宣慰使郭昂彥高。亦號野齋。而其出差後。李在世祖時。為應奉文字。正與商留同時。商又同郡人。此帖必李氏物也。

跋李少卿帖

家君寺丞在太僕時。公為少卿。某以同寮子弟。得朝夕給事左右。所承緒論為多。一日。書魏府君碑。願謂某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為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繁數百言。凡運指凝思。吮毫濡墨。與字之起落轉換。小大向背。長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蓋公雖潛心古法。而所自得為多。當為國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搦管。虛腕疾書。今人莫能為也。予雖知之。而心手不逮。蓋數年未始有得。今公已矣。嘗欲萃其言為李公論書錄。而未暇也。今日偶閱此帖。不覺感憤。曷昔用記如此。

明 長洲文徵明徵仲撰

自書學不講。流習成弊。聰達者病于新巧。篤古者泥于規模。公既多閱古帖。又深詣三昧。遂自成家。而古法不亡。嘗一日閱某書。有涉玉局筆意。因大咤曰。破卻工夫。何至隨人脚踵。就令學成王羲之。只是他人書耳。按張融自謂不恨己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己法。則古人固以規規為恥矣。此帖為郎中時書。其轉摺處。鋒芒削利。蓋蚤年嘗學虞恭公碑如此。後五日又題。

跋東坡楚頌帖真跡

世傳蘇文忠喜墨書。至有墨豬之謂。而此實用淡墨。蓋一時草草弄筆。而後世遂寶以為奇玩。宋元題識凡九人。而周益公加詳。予往時嘗蓄石本。比在滌。始得觀於太僕少卿李公所。其先藏金陵張氏。李以十四千得之。嘗欲歸開老宜興公。未果而卒。卒後宜興託家君寺丞致之。凡留予家半歲。蓋宜興公以其鄉故事。致意特勤。石本即公所刻。無毫髮失真。但去曾從龍。莊夏。仇遠三跋。而益以買田。奏狀二帖。題其後云。文忠嘗愛吾鄉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者。惟斬蛟橋八字而已。按橋題經崇寧禁錮。沈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采伯家真跡。紹定間。其子奕修幸義興。攜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也。

題石本汝南帖後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真跡。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為真。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

文待詔題跋 卷上

三

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門等語。及元幾題字。雲烟過眼。錄記郭本有米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真。而一時題記。多略不錄。況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跋也。予以孔子廟碑。易于朱君性甫。都元敬見而稱愛。遂題以歸之。

書東觀餘論後

右東觀餘論。宋祕書郎黃伯思長容撰。長容元符庚辰進士。年四十而卒。好古博雅。喜神仙家。所著文集一百卷。然世未見。所見惟法帖刊誤及此耳。別有博古圖說十一卷。王楚宜和博古圖實基于此。然楚書頗涉牽合。容齋隨筆嘗論之。而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圖說有牽合處。亦因宜和時有所刪改云爾。非盡出于長容也。今觀此書。亦有其父之說。豈亦曾經刪改耶。中多書帖跋語。考論頗精。鄭杓著衍極。謂其自有劉盛註。而衍極多出于元章。而實不然。按文獻通考。書凡三卷。今惟上下兩卷。前有刊誤標目。而文不載。蓋亦一卷也。歲旃蒙閏十二月廿日。從唐子畏借觀。因題。

跋家藏趙魏公二體千文

右趙魏公二體千文。後有跋語。而無名氏。驗印章為方公孝儒。永樂初。禁藏其書。故當時人削去名字。以避禍耳。故後則高公遜志二公。皆題為葉夷仲所藏。夷仲臨海人。名見泰。博學善草書。仕國朝。為刑部主事。凡書或疑其筆弱。予始亦以為然。而出規入矩。有非餘人所能。舒卷數日。見其波發轉摺。皆倣智永。因取永石本比觀。了無差別。遂定為臨永書。按柳文肅稱公早年喜臨智永千文。與之俱化。入朝後。乃自成家。不區區泥古。而無一毫竄束之意。此帖正少時書也。宋中書謂中年筆。恐未必然。

跋家藏坐位帖

右坐位不全帖。元袁文清伯長所藏。自題其後。定為米海岳臨本。文清好古博識。所見必真。而跋語考訂精當。無容復議。竊猶有未然者。按書史謂少時曾臨。不知所在。後謝景溫尹京。見于大蒙郭氏。縱有元章戲筆印云云。則當時所臨實全本。今此本乃是半幅。且無縫印。跋意若臨于安氏分析之後者。然師文元符間尚存。不應子孫先已分析。且謂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今比石刻。才得三之一耳。此皆不可曉者。豈文清別有所據耶。抑米老所臨不止此耶。

題七姬權厝志後張羽文宋克書盧熊篆

偽周據吳日。開寶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內文章技能之士。悉萃于吳。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勳。位重宰相。雖酌酒嗜殺。而特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于倉卒之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羽字來儀。一字輔鳳。潯陽人。元末避地來吳。入國朝。為太常司丞。其文清雄峭拔。足以配古。克字仲溫。長洲人。國朝為鳳翔府同知。博學任俠。其書稱通鍾王。熊字公武。崑山人。國朝為兗州知州。篆籀之精。獨步一時。方賓賢盛時。三公與楊廉夫高季迪輩。俱號高邁。不為所屈者。今不免亦為之俛首執筆。其禮羅之勤。有可知者。昔人謂時衰代替。武人所好。涉于衣冠。觀此有深感焉。

跋送梨思言二帖石本

昔人謂晉唐真蹟不易得。得見墨本佳者可矣。今雖墨本亦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蓋真蹟舊藏其家。即書史所載送梨帖也。經宣和收購。遂屬禁中。此本猶是未入時刻。前十字大令書。後十二字。實右軍書。柳誠懸自太宗書中辨出前帖。而又悞連後帖。元章已曾看出。不知何故仍刻作一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印記。惜不忍便拆邪。至宣和嘗譜。直以前帖置右軍書中。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目為太宗帖。皆不可曉也。東坡詩跋。正為米氏作者。後人誤裝入蘇氏雜帖中。今聯于此。紙墨刻搨。誠出一手。

跋山谷書陰長生詩

右山谷書陰真人詩三章。自題云。書以興王瀘州之季子。而不著其名。末云。紹聖四年四月丙午。禪月樓中書。按公紹聖元年。謫涪州。時王獻可帥瀘。遇之甚厚。獻可字補之。嘗遣其少子至黔省。公集中有與其少子王秀才書云。車馬遠來。將父命以厚。遂客者是已。蓋王嘗遣其季子至黔。此書相見時書。故不及于簡札耳。觀其稱興而不云寄。可見矣。黃營作公年譜。嘗援以為據。而不得詳。予因略疏之。此書初作方寸字。後皆筆許大書。蓋用敗筆。草草寫成。瓊偉跌宕。一出顏東方朔贊。但字字剪轉成卷。必是大軸。經庸人裝截耳。

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小景

石田先生風神元朗。識趣甚高。自其少時。作畫已脫去家習。上師古人。有所模臨。輒亂真跡。然所為率盈尺小景。至四外始拓為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雖天真爛發。而規度點染。不復向時精工矣。湯文瑞氏所藏此幅。亦少時筆。完卷諸公題在辛卯歲。距今廿又七年矣。用筆全法王叔明。尤其初年擅場者。秀潤可愛。而一時題識。亦皆名人。今皆不可得矣。

題陸宗瀛所藏柯敬仲墨竹

文湖州畫竹。以濃墨為面。淡墨為背。東坡謂此法始于湖州。柯奎章此幅頗奇。人多不知其本。蓋全法湖州也。庚文靖云。丹邱雖師湖州。而坡石過之。但時世所傳湖州竹絕少。余兩見又皆小幅。無坡石可驗。用書伯生之論。以答宗瀛。聊當評語。敬仲名九思。號丹邱生。天台人。仕元文宗時。為奎章閣鑒書博士。頗見寵禮。蓋有訓忠之家印。蓋文宗題其父墓。有訓忠之碑。故云。

題趙魏公二帖

右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窗判簿二帖。節幹即公舅氏。管公直夫。月窗不知何人。意亦是管之姻家。當時跋者。為十有三人。陸友仁謂兵部時書帖。意以除授未定。欲遣二姐歸侍。二姐管夫人仲姬也。以公至元丙戌入京。除兵部郎中。後二年戊子。始以夫人北上。不應先有是語。或是元貞元年。自濟南赴史館時。而公是歲竟歸吳興。此是未歸時所遺。不可知也。二帖行筆秀潤。與他書殊不類。是早年學思陵書如此。其署名猶襲宋人。或謂出聖教序者。非也。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歿。建孝思道院。以主其祀。亦厚矣哉。

題沈潤卿所藏關平畫

元季崑山顧仲英氏。好文重士。家有玉山草堂。多客四方名流。所蓄書畫。悉經品題。此畫仲瑛物也。自題

其後日爲閩次平筆詩之者四人于立彥成錢惟善思復袁華子英釋良琦元璞彥成仲瑛特厚之爲設行窩于家彥成至如歸焉思復錢塘人號心白道人嘗領鄉解以所賦羅利江有名稱錢曲江子英崑山人雋敏長于歌詩楊誠屋稱爲才子洪武中被累卒于京元璞吳僧住浙之龍門寺有禪學詩筆尤俊仲瑛後亦以事徙臨濠卒嘗畫散落人間甚衆此爲吾友沈潤卿所藏其賸余不能辨然而諸公品題具在可愛也暇日從潤卿借觀因疏其後而歸之

題趙松雪千文

永禪師書千文八百本趙魏公所書當不減此此卷大德五年爲韓定叟書定叟會稽人與公厚善集中贈定叟及留別詩可考公以大德三年爲江浙儒學提舉此當是爲提舉過會稽時書是歲公四十有七正中年書也跋者四人韓性字明善定叟諸姪道德文學爲元中世名儒宇文公諒字子貞元統進士爲史官張伯雨茅山隱道士所謂句曲外史也三公並有盛名而祖銘亦禪宗大老所著有四會語錄其字石鼎杭州徑山僧其云四明者本奉化人也

跋沈仲說小簡

仲說名右號寓齋故吳中富家嘗娶妾得范復初女即具資裝嫁之其文學行誼皆有足重而出處之迹不少概見而嫁范女之事亦僅見于活溪集中相傳與沈仲榮同族然不可考也其詩篇書跡流落吳中甚多此紙與安素高士者蓋金天瑞伯祥也仲說書法最精見者咸爭寶愛況金氏子孫哉

跋林藻深慰帖

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五李稠士宏河東人官侍讀學士諡章肅張仲壽希靜本內臣帶學士承旨邵亨貞復孺陸人寓華亭袁華子英崑山人國初郡學訓導張適子宜長洲人終宣課大使按諸跋謂此帖即宣和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二小璽似爲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內府印記即拆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勳龍大淵鑑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民間所獻或經曹龍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鑑書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祕笈字蓋其所藏也而仲壽所題亦云晉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嘗主其家此跋又爲陳氏題者則此帖經三氏收藏無疑後歸吳江史明古而吾師鮑菴先生得之故某數獲觀焉今疏本末如此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龍茶錄考

蔡端明書評者謂其行草第一正書第二然宣和書譜載御府所藏獨有正書三種豈不足于行草耶歐公云前人于小楷難工故傳于世者少而難得君謨小字新而傳者二謂集古錄序及龍茶錄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觀此則其行草雖工而小楷尤爲難得當時御府所收僅有三種而茶錄在焉蓋此書尤當時所貴嘗刻石傳世數百年來石本已不易得况真蹟乎侍御王君敬止不知何緣得此開以示余蓋希代之珍也按公以慶歷四年爲福建轉運進小龍

茶時年三十有四後三年爲皇祐三年入修起居注選進此錄後知福州失去藏聚懷安令樊紀購得刊行當是至和二年再知福州時至治平元年始定正重書相距皇祐又十餘年公年五十有三遂卒晦菴評蔡書謂歲有早暮力有深淺公書至是蓋無遺法矣元人盧貴純跋云歐公最愛公書而此書晚出惜不及見余按歐公云集古錄序橫逸飄灑而茶錄勁實端嚴結體雖殊各極其妙則此書必嘗入其品題矣且後題治平甲辰即元年重書之歲也又按劉後村云茶錄凡見數本則當時所書宜不止此此帖南渡後嘗爲蔡修齋所藏修齋永嘉人名範字遵甫幼學尚書之子仕終吏部侍郎嘗官閩中與端明家通譜因得此帖不知即御府藏本或後村所見諸本今不可考矣元人題語二十餘皆記修齋之孫宗文授受收藏之故而不及書之本末余因疏其大略如右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跋趙魏公馬圖

右趙魏公畫馬元人自張紳而下詩之者四人紳字士行青州人號雲門山樵洪武初仕終浙江布政使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以脫脫任左臂號尙左生任元季浙江儒學提舉錢惟善字思復號心白道人以賦羅利江得名又稱錢曲江仕終儒學副提舉王畦字季暉福清人仕江浙行省宣使士行所稱季野都司即季暉之兄也名畛畛與畦俱參政王都中之子與張鄭諸公皆皆流寓吳中此圖蓋王氏物也轉而爲吳人沈孟嘉氏所有尋又失去其孫世應購復之目爲玩德圖而使余題其後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尙在當與之抗衡也夫魏公自許如此後人尙敢置喙其間哉願世應之所貴有不專在于馬者而視君希哲已詳之余無可言姑疏四人本末俾觀者可考焉

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

右蘇文忠公五帖首帖與郭君廷評者無歲月可考次二帖皆與中玉提刑按公同時還往有王瑜馬城竝字中玉集中不載此帖莫知爲誰然王嘗爲浙憲公元祐六年三月能守杭州四月到闕內一帖以四月四日發而有來日渡江愈遠左右之語當是自杭赴召途中與王中玉者又次欲視帖亦元祐四年在杭時書公嘗云高麗墨如研土炭此又自矜其墨用高麗煤何耶最後食蠶帖已卯冬至前二日書是歲元符二年公自惠移儋之三年于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明年移廉尋復官北歸以迄于歿距是才兩年耳風流笑傲蓋未嘗減也先是公在惠與中原故人書謂頗習其風土食物而議者亦謂公欲鹹食腥凌暴颯然自樂觀于此帖豈直寄其謔浪笑而已友人朱子儔藏此五帖裝爲一冊而附以叔黨三詩自由里寄至俾爲評記公嘗尙敢評哉然涪翁謂公晚年書挾海上風濤之氣非餘人所能到則食蠶圖優矣斜川詩語字畫妙有家法昔人謂能亂真乃翁此帖非題名固莫能辨也正德庚午正月二十八日

跋倪元鎮二帖

倪先生人品高軼風神元朗故其翰札語言奕奕有晉宋人風氣雅慎交游有所投贈莫非名流勝士右二帖一與慎獨有道一與寓齋先生慎獨爲陳植叔方寓齋爲袁泰仲長皆吳人陳之父曰寧極先生名

深。字子微。袁之父曰靜春先生。名易。字通甫。二父皆先宋遺老。抱淵宏之才。高不仕之節。故二公淵源之學。皆巋然爲吳中師表。特與倪公相善。倪游吳中。多于二陳氏。及周正道家。二陳其一爲陳惟寅。汝秩。其一卽慎獨也。慎獨之孫紹先。嘗仕爲王府教授。袁之孫某。嘗仕爲都察院檢校。三十年前猶存。余雅不及識。然聞其人。皆有前輩典刑。今其子孫零廢。理言遺事。往往散落在人皆得而寶之。此則吾友黃郡博應龍所藏。開徵子題。爲疏其略如此。

跋趙松雪四帖

右魏公四帖。中一帖與鮮于太常。有南來會晤之語。蓋至元丁亥。爲兵部郎中。奉使還家時所發。是歲公年三十有三。常聞故老云。公早年學思陵書。及入仕後。與鮮于公往還。始專法二王。此帖殆初學晉人時邪。若與進之三帖。皆率意而作。莫不精妙。雖無歲月。要爲晚年書無疑。且其中有鄧善之簽浙之語。鄧公簽浙。在延祐間。公時六十餘矣。觀者或疑此書如出兩手。故爲詳疏其事。

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

右通直郎史守之告身一通。宋主管成都玉局史守之所受。守之郢人。越國公浩孫。衛王彌遠之姪。仕不甚顯。人鮮知者。而家傳載其事頗詳。謂其志行不苟。嘗心非其叔父彌遠所爲。著昇開錄以寓規諫。按守之禮部侍郎彌遠之子。彌遠大仕。乾道淳熙間。亦不以父越公爲是。是宜守之之不得于彌遠也。又謂其避勢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爲樂。寧宗書碧字賜之。今吾吳中藏書家所收古書。有舊學史氏及碧字印者。多其遺書。信清修好學之士也。但謂淳熙十一年。以祖蔭補官。避叔父忠獻嫌。奉祠主管玉局。忠獻卽彌遠也。按彌遠開禧三年丁卯。誅韓有功。始自禮部侍郎資善堂。進同知樞密院事。上去淳熙甲辰。二十有三年。時彌遠仕猶未顯。不應已有避嫌之舉。且告以宣教郎磨勳。轉通直郎。宋制三年一磨勳。通直去宣教。才一資耳。告受于嘉定三年。則請祠當在開禧之末。正彌遠用事之始。彌遠嘉定元年。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尋兼參知政事。十月。遂與錢象祖同爲左右丞相。十一月。以母喪罷。明年五月。起復爲右丞相。時象祖已先罷。故此告稱左丞相。而于右丞相之上。加起復字。蓋至是猶在服中也。守之後。以嘉定十七年。起伴嘉興。力辭不就。以朝奉大夫致仕。是歲茂陵崩。彌遠矯制立理宗。益擅柄用事。守之固未休致。豈亦有意耶。守之八世孫大行人立模。得此告于族人。裝池成軸。自記顛末。復徵余言。夫守之行誼之高。與夫此告授受所自。諸公論著已詳。獨歲月出處稍異。恐不可傳信。略爲考訂如此。

題吳仲仁春遊詩卷後

右詩一卷。律絕共四十有五篇。辭旨清麗。書法適美。蓋前元時。吳壽民仲仁者。游吳中。與諸文人春游倡和之作。而書筆悉出錢良右翼之翼。吳人號江村民。雅以書學名家。而詩律尤精。有高行。年六十七卒。于至正七年。此至元三年書時。已六十餘矣。真行開出。姿態橫生。不少衰竭。吳人徐宗毓氏藏此。使人持以示余。余維吳中山水深秀。自昔多文人遊寓。于時未被兵。故得從容文酒如此。壽民吳與人。出處本末。不少概見。惟趙文敏嘗效其詩。所謂南山樵吟者。稱仲仁不以家事廢學。故其詩清新華婉。有唐人餘風。

然其詩竟亦不傳。非此卷之存。固不能識其妙也。

題歐公二小帖後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爲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公此二帖。僅僅數語。而傳之數百年。不與紙墨俱泯。其實見于人。固有出于故事之上者邪。

題李西臺千文

西臺書世不多見。此卷千文。結體遒媚。行筆醇古。存風骨于肥厚之內。按黃文節公庭堅評西臺書。肥不刺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又謂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律。今觀此書。信不誣也。惟是題名爲隱語。或以爲疑。然宋元題識數人。皆極稱賞。而所謂柱史裔孫者。固寓李姓其間也。此其事雖不可考。要之爲西臺書無疑。其中般敬匡恆字。皆有闕筆。蓋翼宣藝真。四廟諱也。建中真宗時人。故所諱止此。然元明字。真廟以之事神。尤所深禁。而不避者。蓋祥符五年。始上聖祖尊號。詔天下不得斥犯二字。而此景德二年書。實前五年也。鄒君光懋。世寶此卷。余借留齋中數月。因題而歸之。

文待詔題跋卷下

題玉枕蘭亭

玉枕蘭亭。相傳褚河南。歐率更。縮而入石者。按桑世昌蘭亭考。備著傳刻本末。所疏不下百本。而畢少董所藏至三百本。並不言玉枕。疑是近世所爲。柳文肅云。賈魏公家數本。如玉枕。則是以燈影縮而小之。豈此刻卽始于秋壑邪。又秋壑使其客廖夢中參校諸本。擇其精者。命蔡工王用和刻于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勇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今世亦罕得其本。余僅一見于沈石田家。精妙不減定武。此玉枕本有秋壑印。及右軍像。而刻搗亦精。豈亦出用和之手邪。余嘗收得一本。與此稍異。蓋又別刻也。楊文貞云。玉枕蘭亭有二。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二石今皆不存。不知與此本及余所藏本同異。要皆不易得矣。

跋宋高宗石經殘本

右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十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開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卽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

文待詔題跋 卷下

一六

之一耳。又按元初楊璉真珈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為塔址。為路官申屠遠所遏而止。然石經竟亦散
落。國朝宣德初。吳文恪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得。況紙墨佳好。猶是當時
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寶藏此帖。余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為思陵書無疑。正德十二年。歲
在丁丑。夏端陽日跋。

題香山潘氏族譜後

近世氏族不講。譜牒遂廢。非世臣大家。往往不復知所系出。今吳中士夫之家。有譜者無幾。或以世次不
遠。遠者又文獻無可徵。遂皆不復著錄。嗚呼。文獻無徵。世次不遠。豈非其前人之失乎。及今弗肯。則後之
人。將益遠而無所傳承。或至終緒顛錯。少長失次。又誰執其咎邪。潘氏自宋雲卿。下至崇禮。八世矣。崇禮
又有子若孫。將十世而已。其世數不可謂不遠。而所與游。若倪元鎮。若周伯器。近時若吳文定公。若李
太僕。應麟。若沈石田先生。皆一時名碩。皆有詩文相贈遺。其文獻又不可謂不著也。崇禮譜錄哀集。使數
百年文獻。灼然可徵。其有功潘氏。不既厚矣乎。所可恨者。元鎮以前。非無文獻。雲卿以上。非無世次。特以
前人失錄無所考。今之所為。亦惟使其子孫。他日無遺恨云爾。余雅聞崇禮之賢。而吾友蔡九達。又數為
道之。嘗遊近一見。惻惻願。古所謂孝友力田之士也。他日使其子孫。以此譜相示。嘆其用心之勤。貽謀
之遠。為題其後而歸之。

題郭忠恕避暑宮圖

畫家宮室最難為工。謂須拆算無差。乃為合作。蓋東于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
以前。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然而未為極致。獨郭忠恕以倭倭奇特之氣。輔以博文強學之
資。游規矩準繩中。而不為所窘。論者以為古今絕藝。此卷水殿圖。千棧萬橋。曲折高下。纖悉不遺。而行筆
天放。設色古雅。非忠恕不能也。宣和御府所藏三十四種。有明皇避暑宮圖四。此豈其一邪。舊傳此為鈞
鼈圖。按趙與時賓錄。載唐人酒令。有鈞鼈圖一卷。刻木為鼈。沈水中釣之。以行勸罰。此圖有鼈魚之
類。浮水面。豈避暑時用以行酒邪。其事不可考。而此圖則避暑宮無疑矣。忠恕字恕先。洛陽人。通九經。尤
精小學。仕漢為湘陰令。從事謝去。周世祖召為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不仕。宋初復召為國子監主
簿。後竟尸解。事具東坡集。而畫譜稱忠恕字國寶。不知何許人。與坡集所記不同。要為怪誕不經之人。然
其畫法之妙。則不可揜也。中書舍人王君子貞。出以相示。遂為記此。正德十四年己卯七月既望書。

題趙仲光梅花雜咏

趙仲光書。雖不脫文敏家法。而行墨結字。微有不同。王子敬云。外人那得知。要之不可臆論也。今世傳文
敏及仲穆書不少。而仲光書獨不多見。至其詩尤不易得。金陵許彥明藏其咏梅花雜咏。多至五十首。可
謂富矣。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綺綺故習。觀于
此詩。有可想者。文敏三子。長亮。次即仲穆。仲光其季也。或以為次子。豈以亮早卒無所見邪。己卯秋題。

跋唐李懷琳絕交書

文待詔題跋 卷下

一七

文待詔題跋 卷下

一八

右唐尚書參軍李懷琳所摹絕交書。今監察御史安成張公龍山所藏。雙鉤廓填。筆墨精絕。無毫髮滲漏。
蓋唐摹之妙者。按海嶽叢書史及東觀餘論。竝言懷琳好作偽書。世莫能辨。今法帖中七賢衛夫人等帖。皆
出其手。而唐寶氏述書賦亦云。爰有懷琳。厥蹟疏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己之形狀。觀此則懷琳在當時
已推其摹搨之工矣。此書相傳摹稽康本。而此卷後有右軍字。不知何也。續法帖雖載此書。亦不言其臨
何人。惟張彥遠云。嘗見叔夜自書絕交書云云。故黃長容以為此書唐世尚存。懷琳見而做之。且謂中有
古字。非能自作。愚按此帖。字蹟多類右軍。在前若劉伶阮籍。字畫雖佳。然皆疏宕縱逸。非若此帖精神奇
拖。行間茂密。卓然名家也。且其文與文選所載。微有不同。尤不可曉。而長容云。此書去七賢衛夫人遠甚。
蓋亦有所疑也。豈右軍嘗書此帖。而懷琳摹之邪。抑懷琳好右軍之蹟。做而為之邪。正德庚辰十一月晦
跋。

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右宋吳中三大老詩。皆為樂圃先生作。信安王渙之書以入石者。三老。元絳字厚之。天聖進士。官翰林學
士。參知政事。太子少保。致仕。家郡城之帶城橋。程師孟字公闢。景祐進士。官集賢殿修撰。京東安撫使。正
議大夫。致仕後。授光祿大夫。家郡城南園之側。畫錦坊。盧華字仲華。本德清人。慶歷進士。乙科。歷官知廣
南提點刑獄。光祿卿。致仕後。遷通議大夫。退居吳中。今吾家所居。相傳為公故址。修有盧提刑橋。尚存。
之。衢州常山人。王介之子。元豐進士。官吏部侍郎。寶文閣學士。知中山府。其兄漢之。皆為吳郡。故渙之詩
游于吳。樂圃先生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元祐進士。本州教授。秘書省正字。以疾解任。厚之詩序。稱同年光
祿者。伯原之父公綽也。樂圃在今雍熙寺之西。已廢為民居。吾友朱性甫。相傳為樂圃之後。故此石留其
家。性甫歿。不知所存。祁君麗文得拓本。裝池成軸。願其字畫多已剝缺。恐益遠而遂失之。俾余重書一過。
併疏其大略如此。

跋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

右宋高宗御書徽宗御集序。一首。前有斷簡。後稱臣稱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按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己巳。幸
臣進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于天章閣。今序文無歲月。豈即當時所上耶。後有龍舒
故吏胡口跋。亦無歲月。第三書于袁梅清容齋。蓋元文清公伯長所藏。伯長自跋。亦缺其後。按伯長生成
淳二年。宋亡時。才十有四歲。胡跋蓋作于易世之後。故不書年。觀其書龍舒故吏而不稱臣。可見已。又云。
集藏數文閣。而史云。天章。按杭宋內府寶文等十閣。竝貯諸帝御集。而敷文實徽宗集所在。天章則屬真
廟。而史云。權奉安者。豈當時敷文未成邪。然前此侍臣。已有帶敷文學士者。而當時秦熈實為奉安御集
禮儀使。鄭重如此。不應閣尚未成。此皆不可曉也。惟宋多右文之主。自真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
今皆不傳。而其所以為世輕重。實不在此。高宗翰墨尤號名家。此文既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袁題識。皆
微致不滿之意。誠以帝王之學。自有所重也。

題東坡墨蹟

文待詔題跋 卷下

一九

右蘇文忠公與鄉僧治平二大士帖。趙文敏以為早年真蹟。按公嘉祐元年舉進士。六年辛丑中舉制科。遂爲鳳翔僉判。越四年治平辛巳。召判登聞鼓院。尋丁憂還蜀。至熙寧二年己酉。始還朝。監官誥院。四年辛亥。出判杭州。此書八月十六日發。中有非久請郡之語。當是熙寧中居京師時作。蓋公治平中。雖嘗居京。然乙巳冬還朝。而老泉以明年丙午四月下世。中間即無八月。又其時資淺。不應爲郡。故定爲熙寧時書。于時公年三十有四矣。公書少學徐季海。姿媚可喜。晚歲出入顏平原李北海。故特健勁渾融。與此如出一人矣。帖故有二紙。元季爲吳僧聲九泉所藏。九泉嘗住石湖治平寺。以此帖亦有治平字。遂留寺中。且刻石以傳。而實非吳中治平也。九泉既沒。此帖轉徙他所。而失其一。吾友張秉道世家石湖之上。謂是山中故實。以厚直購而藏之。畀余疏其大略如此。

跋東坡學士院批答

右蘇文忠公學士院批答五道。賜樞密安燾辭免恩命三。賜戶部侍郎趙瞻。門下侍郎孫固各一。按文忠內制集。載賜燾不允批答。凡十有三。此前二首。元祐二年六月作。後二首。元祐二年七月作。趙瞻者。作于三年三月。孫固作于四月。按固以元祐三年四月壬午。守門下侍郎。而燾爲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瞻爲樞密院直學士。簽書院事。三人同日被命。先是燾以元祐二年二月乙卯。自同知樞密院事。爲言官論列。三月遂罷。至次年六月。竟被初命。此二首蓋當時之詞也。後人以三人並命。因列于此。而實非也。後乃同知樞密乞退時所答。當在二首之前。不知何故反列于後。而其詞與集微有不同。瞻所賜乃戶部侍郎求外補時所答。而集中別有賜瞻辭免答書二首。實與固同日。而此首當是未受簽書之前。宜其與固前首日月不同也。最後所兩道場齋文。亦載內制集中。而其文亦微有不同。仰惟天命。集作天人之師。當以集本爲是也。按文忠元祐元年十二月入爲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至是恰兩年耳。明年三月。遂出知杭州。于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此卷舊爲寧波袁尚寶家所藏。余往歲嘗見。乃是册子。不知何人聯屬爲卷。遂至顛錯。因李君仁甫出示。疏其略如此。若公文章翰墨之妙。固不待區區論述也。

跋江貫道畫卷

右元季諸人題江貫道畫卷。貫道名參。南宋人居雲川。畫師董巨。畫法之妙。余雖不能識。而諸賢題詠。皆清麗可喜。至于字畫。亦皆精謹不苟。視近日大書狂語。動輒滿卷者。有間矣。詩凡二十有五篇。其尤知名者。十有八人。青邱子爲高啓季迪。長洲人。國初與修元史。官翰林編修。終戶部侍郎。張適字子宜。號甘白生。仕終宣課大使。王彝字常宗。本蜀人。流寓嘉定。與修元史。不仕而歸。後與高啓皆死魏觀之禍。徐貴字幼文。自毗陵徙居吳之齊門。號北郭生。仕終河南布政。周南老字正道。濠溪之後。居長洲。仕元浙省理問。國初召議太常郊祀禮。發臨安居住。韓宜可字伯時。越人。仕終陝西參政。杜環字叔循。廬陵人。隨父居金陵。仕爲贊禮郎。終晉王府錄事。有行義。事具宋濂所作小傳。金問字公素。一字公迥。仕宣德中。爲禮部侍郎。錢紳字孟書。仕終鄞縣教諭。陳紹先字宗述。元儒陳方叔之子。仕終王府紀善。年九十餘。張倫字文伯。仕爲太醫院御醫。青城山人。爲王璉汝王傅。仁廟爲太子贊善。卒贈太子賓客。諡文靖。陳繼字嗣初。召爲

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陶際字彥珩。雲間人。卞同字孟符。張肯字繼孟。號夢庵。南郭俱爲許觀瀾伯。與下張俱吳人。有高行。已上五人皆不仕。而倪尤同時。別有許觀。亦字瀾伯。洪武狀元及第。仕建文時侍中。後守安慶。死靖難時。乃安慶人。與此許觀不同。而皆有文學。不知此詩誰作也。

題張企齋備遺補贊

自古國家未嘗無骨肉之變。而唐太宗之事。出于不得已。然不免後世之議者。春秋責備之義也。我朝壬午之際。事出非常。視臨湖之變。尤爲有名。而一時死事之臣。獨視王魏諸人有光焉。則是我國家元氣之正。與夫作養人材之盛。有非前世所能彷彿萬一也。惟是一朝史書廢缺。統紀不傳。實非細故。文皇晚歲。稍稍悔悟。蓋嘗形諸言矣。而當時無將順之者。遂使一時之事。泯沒不傳。則于靖難諸臣。不能無責焉。自容皇以還。國禁漸弛。乃今遂不復諱。故革除遺事備遺錄。次第梓行。而一時死事諸臣。遂傳于世。于是有以見忠義之事。不可終泯也。有志之士。讀其事而慨其人。低徊慕仰。往往形諸錄贊。豈惟以其人哉。亦思所以補史氏之缺也。觀企齋先生張公所補二十九贊。辭義嚴正。氣槩凜然。意將追而及之。于是先生年六十。忠義之氣。老而彌堅。足以知其生平之所養矣。某末學晚生。知慕前烈。亦嘗竊識一二。而不能有言者。不敢言也。因讀斯贊。輒書于後。以識余愧。

跋金伯祥贈詩卷

右瞻雲軒詩文一卷。元季諸名賢爲金伯祥氏作。伯祥名天瑞。世家長洲之笠澤。富而有文。且篤孝義。所交游皆一時名流。故所得詩文爲多。此其一也。此卷序一詩共八首。敘爲陳基作。基字敬初。天台人。至正間。留吳仕張氏。爲學士院學士。別號草堂山人。又號夷白子。有夷白集行世。詩首篇爲楊維禎。所謂鐵厓先生。本會稽人。晚居浙江泰寧。丁卯進士。元爲江浙儒學提舉。國初嘗徵入。不仕歸卒。次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不仕。有高行。又次蘇大年字昌齡。號西澗。維揚人。避兵吳門。張氏用爲參謀。稱爲蘇學士。而實未嘗仕也。周砥字履道。號菊湖生。本吳人。寓居無錫。又居宜興。晚居會稽。死于兵。吳毅富春人。吳復見心之子。父子皆鐵厓門人。李釋字叔成。錢塘人。與陳義皆嘗仕張氏。不甚顯。故不得其詳。此詩七首。二首爲瑞竹詩。亦爲伯祥作者。按瞻雲詩。當時賦者蓋不止是。此數篇特以諸公手筆。故其子孫尤加保惜。如此。餘存家集。固可考也。伯祥有弟天佐。仕國朝爲萬安主簿。萬安六傳爲茂仁。名培賢而有文。所謂保惜此卷者。夫此諸賢。皆以詞翰名家。其手澤傳世。夫人皆知寶之。況其子孫哉。又況賢而有文。能不阻其世如茂仁者哉。

題蘇滄浪詩帖

右宋蘇子美吉詩一百五十言。留別原叔八丈。蓋王洙原叔也。詩語峻拔。意氣悲壯。歐陽公謂其廢放後。時發憤悶于歌詩。殆此類也。字畫出入顏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沈著。得于顏公爲多。當時評者。謂爲花發上林。月澗淮水。豈其然乎。按子美慶歷四年丙戌十一月。坐監進院會客事除名。徙蘇州。此詩後

題乙酉清明日。則是被放之三閱月也。時原叔以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黜知漳州。正坐子美事。故詩云。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時子美年三十有八。原叔五十一。故有老成及八丈之稱。又有今來漳州。及明日又告行等語。當是隨原叔至漳。及是乃別耳。其後子美竟以慶歷八年卒于蘇。凡在蘇四年。宜其遺蹟流傳。吳中為多。去今數百年。所謂滄浪亭者。雖故址僅存。亦惟荒煙野草而已。至于文章翰墨。不少概見。宜和書譜謂斷章片簡。人皆傳播。豈在當時已不易得邪。此詩雖非蘇事。而實赴蘇時作。少宰徐公子容。以為郡中故實。因重價購得之。俾徵明疏其大略如此。若其志節履行。具正史者。茲不復云。

附錄原稿

舜欽作詩。留別原叔八丈閣下。

交道今莫言。難以古義責。錙銖較利害。便有太行隔。余生性闊疏。逢人出胸臆。一旦觸駭機。所向盡戈戟。平生交游面。化為虎狼類。謗氣悒悒烈。中之若病疫。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既出芸香署。又下金華席。摧辱實難任。官名器非惜。罪始職于予。時情未嘗際。今來濠川涯。日夜自羞傷。高風激頰波。相過過平昔。白玉露肺肝。晴雲見顏色。乃知天壤間。自有道義伯。明日又告行。嗟嗟四海客。慶歷乙酉清明日書。

題趙松雪書洪範并圖

右趙文敏公書尚書洪範。并畫箕子文王授受之意。為圖畫既古雅。而小楷精絕。殆無遺恨。但無歲月可考。皆見公所書莊子馬蹄篇。乃初被召為兵部郎中時書。其筆法與此正同。疑此亦當時之作。維公以宋之公族。仕于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為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為至親。既受其封。而復授之以道。千載之下。不以為非。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蓋乎。公素精尚書。嘗為之集註。今皆不書。而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因崦西徐公出示。為若此語。以備折衷。不知公以為何如。

書馬和之畫卷後

右馬和之畫。相傳為清谿點易圖。蓋寫唐人高駢詩意。按荊州記。臨淮有清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舍。所謂清谿道士也。此圖一羽人跌坐榻中。一人囊袋回顧。若有所指。陳二從者卻立。一執卷。一捧古鼎。二鶴一飛一止。初無所謂洞門碧窗。滴露研硃之狀。疑自寫他事。而後人目為清谿耳。若其筆法之妙。則非和之不能。和之紹興間人。畫師吳道元。好用掣筆。所畫多經書故事。思陵尤愛其畫。每書毛詩。虛其後令和之為圖。此或其遺簡。不可知也。

題張即之書進學解

右宋張即之書韓文公進學解。即之字溫夫。別號樵寮。參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太傅。直秘閣。歷陽縣開國男。其書當時所重。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學有義行。而袁文清師友淵源錄。亦言即之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乾道淳熙事。先後不異。史官嘗蔽其名。按皇宋書錄。即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皆

為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即之八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知有朽寮書。而于湖書鮮稱之者。此書無歲月可考。而老筆健勁。大類安國所書。盧坦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耶。周詒商盤下缺一字。實徵宗御名。韓文商本作殷。豈亦以諱避就耶。故浙江參政崑山張公敬之。舊藏此冊。公卒無子。圖畫散失。從孫比部員外允清。以重直購之。允清所謂倦倦于此。豈直字畫之妙而已。後之子孫。尚知所寶哉。

題希哲手稿

右應天倅祝君希哲手稿一軸。詩賦雜文共六十三首。皆癸卯甲辰歲作。于時君年甫二十有四。同時有郡君元敬者。與君竝以古文名吳中。其年相若。聲名亦略相上下。而祝君尤古邁奇奧。為時所重。又後數年。某與唐君伯虎。亦追逐其間。文酒倡酬。不間時日。于時年少氣銳。側然皆以古人自期。既久困場屋。而憂思乘之。志皆不遂。惟都君稍起進士。仕為徒官。君與唐雖舉于鄉。亦皆不第。君後雖仕。亦不甚顯。皆相繼下世。余視三君最為庸劣。而仕亦最後。嗚呼。三君已矣。其風流文雅。照映東南。至今猶為人歎羨。余雖老病幸存。而潦倒無聞。不足為有無也。此卷雖君少作。而詩詞發藻。居然元勝。至于筆翰之妙。亦在晉宋之間。誠不易得也。嘉靖十五年丙申。上距成化癸卯。五十有四年。而祝君下世。亦十有一年矣。是歲三月廿二日。某題。時年六十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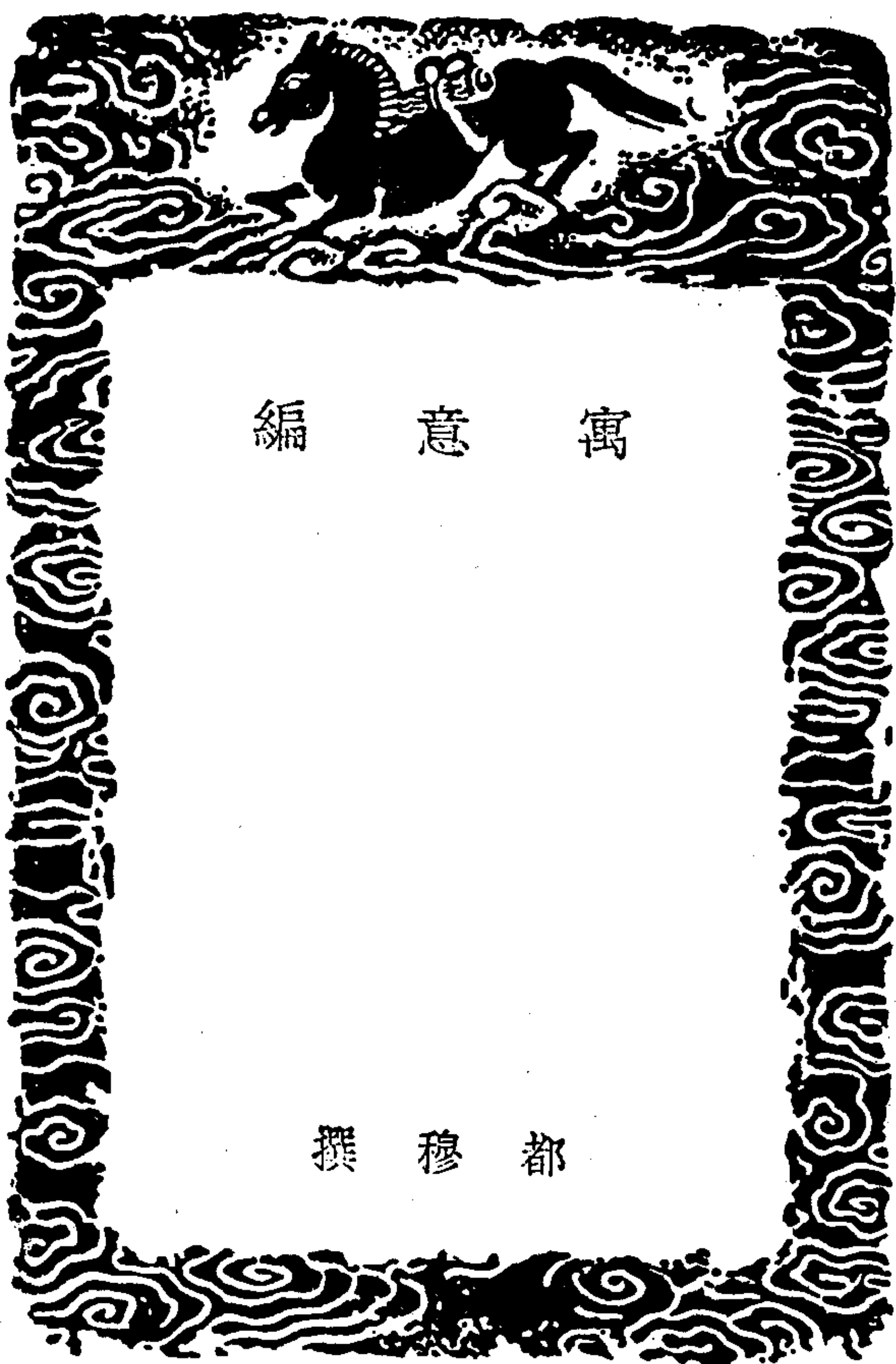
溪山秋霽圖跋

右溪山秋霽圖。故鄉先生陳汝言所畫。汝言字惟允。號秋水。本臨江人。父天倪先生明善。得吳草廬之傳。流寓吳中。二子汝秩。汝言。汝言尤備儒知兵。至正末。張士誠既受招安。辟為太尉參謀。貴寵用事。國初為濟南幕官。坐事卒。妻金氏。守節教其子。繼以文學名于時。仁廟召為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所謂嗣初先生也。此畫惟允未仕時作。一時題識者。二十有三人。皆知名之士。今可考見者。二十人。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寓吳。少脫脫。任左手。號尚左生。元末老儒。嘗仕為平江路學教諭。終江浙儒學提舉。所著有僑吳集。遂昌雜錄。朱德潤字澤民。宋睢陽五老朱賈之後。博學能文。尤工畫。趙文敏公薦入翰林。終浙東儒學提舉。所著有存復齋集。今尚書玉峯先生五世祖也。倪瓚字元鎮。元季高士。清真絕俗。所謂雲林先生也。張監字天民。丹陽人。寓吳中。二子經緯。皆仕張氏有名。陳植字叔方。寧極先生子微之子。性孝有文。亦能書畫。元季不受徵辟。以隱約終。饒介字介之。番陽人。號華蓋山樵。自翰林應奉。出僉江浙廉訪司事。張氏承制。以為淮南行省參政。工詩。尤以行草擅名。蔣堂字子中。秦定鄉試舉人。元季不仕。國初為嘉定州學教授。周砥字履道。號菊溜生。吳人。寓居無錫。後與馬孝常避兵宜興。有荆南倡和集。陳秀民字庶子。號寄亭。又時稱四明山道士。博學善書。仕張氏為學士。院學士。秦約字文仲。其先淮人。後徙崇明。洪武初。應召試慎獨賦。拜禮部侍郎。改溧陽教諭。所著有海樵集。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趙文敏外孫。善畫。洪武中。官泰安知州。坐事卒。陸仁字友仁。崑山人。張憲字思廉。號玉筍山人。有玉筍集。岳楡字季堅。宜興人。顧阿瑛字仲瑛。號玉山樵者。崑山人。有文學。家富好客。時稱豪士。元季削髮讀佛書。以避張氏。國初

徙鳳陽卒。陳汝秩字惟寅，卽惟允兄。不仕張氏。倪元鎮所謂外混光塵，中分涇渭者，蓋獨行之士也。王行字止仲，博學知兵。洪武中爲郡學訓導，後游京師，坐藍玉黨卒。先是惟允貴顯時，行爲門下客，惟允卒後，其子繼從行學，故其辭稍踞。惟允培劉政見之，罵曰：「此吾外父食客，那得稱吾友！」以筆抹之。今抹筆隱然猶存。劉政字用理，建文己卯解元，方正學門人。嘗草平燕策，病未及上，聞壬午之變，嘔血死。無子，祭酒劉文恭其嗣子也。俞貞木本名楨，後以字行。別字有立石澗，先生玉吾之子。元季不仕，國初知樂昌都昌知縣，清苦篤學，教行古道。建文中坐事卒。袁華字子英，崑山人，能詩，尤長于樂府。洪武中郡學訓導，以子被罪，坐累卒。所著有耕學彙，此卷世藏陳氏，今歸吾友江西參議王君直夫。蓋陳氏培也，其畫符爲妄人裂其半，直夫以余嘗見元本，俾爲補之，而題其後，并疏諸人事行如此。

跋李龍眠孝經相

右龍眠居士李伯時所畫孝經一十八事，蓋摘其中入相者而圖之。按畫譜所載，御府伯時畫一百有七，中有孝經相，此卷蓋宣和所藏，然無當時印識，而有紹興小璽，豈南渡後又嘗入祕府邪？伯時喜畫古賢故事，每薄著訓戒，則孝經相當非特一本，殆別本也。伯時之畫，論者謂出于顧陸，張吳集衆善以爲己，有能自立意，不蹈襲前人，而陰法其要，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至于率略簡易處，終不及也。此昔人定論，余不容贅言。若其文學人品，在東坡山谷之間，而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之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游，坐石臨流，翫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爲畫所掩，然而卒亦不能掩也。



寓 意 編

都 穆 撰

寓 意 編

明 吳郡都 穆元敬撰

李少卿貞伯藏懷素酒狂帖後有楊凝式鑑定。王晉卿跋山谷題名是光福士人家物非真跡。雕陽五老圖在崑山朱氏朱蓋五老之一兵部郎中貫之後御史天昭出以示予圖有錢明逸序歐陽公司馬公而下詩皆不存今存唯南宋及元人題跋。常熟劉以則家藏有小李將軍落照圖宋祕府物舊藏於崑山道士黃元微永樂初人皆有疾元微者告其收買王子澄書畫幾至不測爲此圖也後劉氏購得之。以則藏又有釋夢休風竹圖六字宋徽宗御書有內府圖書印趙雍題名。張長史宛陵帖李西臺蘇才翁跋江陰卞氏物非真跡。沈文啓南藏胡繁番騎圖郭忠恕雪霽江行圖上有徽宗御書雪霽江行圖郭忠恕真跡十字謝康樂半身像碧玉冠蘇滄浪蔡端明蘇文忠文定山谷海岳諸賢遺墨共一卷宋人摹周文矩宮中圖一卷有紹興時澹巖跋山谷書老杜律詩二首大字文正秦淮海米海岳樓攻媿楊慈湖諸賢手帖一卷蘇文忠前後赤壁賦李龍眠作圖隸字書旁注云是海岳共八節唯前賦不完龍眠畫女孝經四章每章亦龍眠書林和靖與僧二帖蔡端明自書絕句詩海岳自書詞一卷李

寓 意 編

一

寓 意 編

三

忠定張忠獻趙忠簡呂忠穆李莊簡五公手札一卷蔡蘇黃米真跡一卷張忠獻父子與虞承相劄子山谷書馬伏波廟詩一卷大字山谷自有跋趙子昂臨伏生授書圖白鄧侍郎程雪樓徐子方虛疏齋諸公詩。嘉興王廷槐藏張長史春帖云春草青青千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白麻紙真迹皆入宋祕府宋元人題名并跋甚多。趙子昂秋江待渡圖青綠長旁細書官銜云爲叔固公孫也李叔固上有張天雨詩常熟陳原錫家物後丹客得之以售郡人沙生二十五千歸洞庭人家。宋陳居中蘇李泣別圖居中番馬圖李迪猿三軸皆南京人家藏。湯叔雅精入千林圖一卷前梅後在皇市氏叔雅自題其後云予作此圖七載而就所謂能事不受相迫促也。崑山黃應龍藏吳傳朋游絲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詔近被入金顯宗兩竹上有張時齋跋。城西張氏藏鍾元常薦焦季直表上有畫錦堂米芾賈似道等印元人跋云是宋僧存此山物又薛紹彭四帖元張伯雨藏趙松雪金蕉壁跋後伯雨歸倪雲林二物今在石田翁家李少卿近跋鍾書定爲真迹予不敢以爲然也。宋迪瀟湘八景圖一卷每幅有印文曰雲谷寓物宋徽宗畫貓上書云賜賈有御印蓋徽宗畫以賜童貫者東坡笠屐圖小已上三畫雍熙寺僧藏祕不以示人予嘗讀書寺中屢懸于僧故獲見之宜興尹氏藏褚摹禪帖中縫折處鈐墨寶小印後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易簡詩云有若象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傍文舉尊昭陵自一閱真迹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瓊瑤復有范文正蔡君謨裴煥馮當世歐陽公梅都宮呂汲公蘇氏兄弟米海岳諸公題名小米鑑定此卷後歸陳祭酒緝熙祭酒沒燬于火。朱性父藏老米臨黃庭經今歸石田翁虞丞相允文手帖今歸黃應龍又有虞文靖公楷書金剛經一卷寧波人謝某藏文丞相書其遠祖敬齋先生論蘇章事并丞相跋字約千餘行稱後學文天祥書無印章後有王伯厚題語。吳江史文明古藏唐趙模集晉字千文褚河南書文皇哀册文硬黃紙米友仁鑑定歐陽率更夢奠帖疑是臨本元郭天錫藏後入楊東里家郭楊家有跋陸冕昭君圖僧巨然山水大蔡端明八帖洪興祖范大跋胡瑗等題名韓熙載夜宴圖宋賢語帖一卷李西臺周益公胡三衡文文山而下九十八人李龍眠九歌一卷王佚老二帖大字宋人畫文姬歸漢圖朱文公與十六郎帖行尙書楊鐵崖跋宋孝宗賜虞丞相手詔趙千里福祿壽三星圖長千里春江待渡圖小郭熙祝詩一望松圖長趙子固書梅竹詩三首有趙子葉士則董楷跋陳居中五馬圖元張師道書木蘭花慢詞一卷後元人題識錢舜舉垂絲海棠又班姬題扇圖舜舉皆賦詩其上子昂臨大令帖并自書詩一卷

子昂書歸去來詞一卷，鮮于伯幾自書詩文一卷，小，有邱文肅、張子敬、跋子昂人馬圖，自有跋，并元人詩跋。溫日觀葡萄、黃大癡溪山圖，有王國器詞、倪雲林跋。子昂秋江煙雨圖，吳仲圭擬范寬雪峯寺圖，周伯溫四體千文卷，前畫伯溫小像，門人蔣冕侍立，旁有自贊，蓋周公書以貽冕者，冕吾郡人，亦精篆書。

史文復有薛尚功摹鍾鼎款識真迹二十卷，後題云：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十一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岳，拜觀于廿四叔外翁書室，後二十年，并陽周密得之外舅沐齋書房，趙孟頫鑑定，白野不華、周伯琦題名，張伯雨、柯九思跋。此帖舊為吾鄉沈維仲藏，維名洪，元巨室號萬三之後，善草隸書，老而貧，故史氏得之，成化戊申，予館授史氏，九月其家火作，書畫多付煨燼，惟此帖及歐褚趙摹書數卷獨存，寶鬼神固衛之邪。

東坡謝陳后山惠巾詩一首，上有大方印曰：趙郡蘇氏，江陰薛堯卿藏。
文潞公半身像，周元公半身像，文文山半身像，上有吳孟思篆書：文山自贊。倪雲林小像，坐牀上，偶几，左一童子奉朱拂，右侍姬提盥頰之器。已上四像，觀于濂溪坊周氏。
南京梁中書藏陸宣公書陸士衡文賦，予不曾見。
劉愈憲廷美藏僧巨然赤壁雪屋會琴二圖，有金趙開開諸人詩，又高克明山水一卷，宋祕府物，今皆歸沈氏蓋愈憲長子石翁之姊夫也。

鄭所南墨蘭，自題詩云：一國之香，一國之穠，懷彼懷王，于楚有光，所南宋太學生，而不仕元，其畫蘭獨不畫土，人間其故，答曰：土為番人奪去，近朱堯民陪予觀于夏侯橋沈氏堯民云：是韓蒙菴家物。

松江人攜示陸放翁自書詩一卷，行，詩凡七首，今見其集中，字畫遒勁，山陰杜思永跋。
馬主事抑之藏顏魯公爭坐位帖，上有賈似道印，在元入袁文清公家，公跋云：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本未盡筆法，因再摹刻，安氏析坐位帖適剖為二，此帖至僕射指下，平分為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蘇公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搗數十本，遂大進，余嘗得坡公榻本，无毫髮失真，米襄陽少年，亦嘗臨之，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于子昂，子昂以重寶得之，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為米老所臨無疑，至治二年秋七月，橋記，後復嘗云：予歸真後，蘇本付璫，米本付璫，免安氏兄弟之誚，按米氏書史云：爭坐位帖，在顏最為傑思，年少時臨一本，不復記知所在，後二十年，謝景溫尹京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析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縱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予書者，面諭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為然，觀畫跋及書史，此帖其真是邪。

楊補之自書詠梅柳詩詞十首，補之門人徐禹功畫梅，趙子固跋，并元人詩跋，共一卷，袁泰戒卿新收，云宜與僧寺物也。

崑山項方伯家有朱文公、李泰發二帖，泰發名光，宋參知事，卒諡莊簡，後人跋其帖，見有光字，遂以為司

馬公筆，可發一笑。
史丈新收顏魯公劉中使帖，凡四十一字，行白湛淵，鮮于樞、田師孟跋，是嘉興物。

盧廷璧藏，小字將軍踏錦圖，范寬臨落照圖，小，文與可墨竹三幅，絹撥，上有大方印曰：文同與可，米元暉湖山煙雨圖一卷，有元暉自題，黃松溪、戴九靈詩跋，今歸袁戒卿，金玉黃華書絕句詩一卷，詩凡七首，行，廷璧嗜茶成癖，號茶菴，嘗蓄元僧詎可庭茶具十事，時具衣冠拜之，杭州董氏藏龍眠西園雅集圖一卷，色，又一好事家，藏馬遠畫宋南薰殿屏障，皆許國用說，蓋國用亦杭人，親見之也。

被背孫生家，有人寄賈三官像三軸，每軸下有大方印曰：姑蘇曹迪，孫生嘗求鑑石田翁，翁云：是李高筆，曹氏蓋收藏者，又元初人臨關立本水月觀音像一軸，上有馮海粟詩跋，與三官像，皆索賈太高，經年不售。
老米朱樂圖摹表一卷，非真迹，是劉以則家物，今在吳江張氏。
王醫士家藏其遠祖唐水部郎中榮，宋著作先生顏，畫像，著作，程門高弟也。
又藏老米若溪春曉圖，燕穆之楚江秋曉圖，皆妙。
宋黃巖叟李樂菴、梁克家、趙令時、范石湖、李泰發、諸賢手帖一册，劉愈憲家藏。

山谷書漢陰真君詩一卷，馬主事家物，谷有跋云：中州天都山僊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予同年許少張以為真漢人文章也，偶得佳紙，為鈔此詩，與王濂州之季子，紹聖四年四月丙午，於中禪月樓中書。

海鹽張黃門靜之藏顏魯公祭姪文，史丈親見，為予說。
黃大癡天池石壁圖，真本在陳處士孟賢家，上有柳道傳詩，下錢翼之收藏印，又王叔明岱宗密雪圖，亦在陳氏，近二十餘嘉興姚御史已遭回祿。
陳唯允僊山圖，有倪雲林跋，相傳唯允畫以壽潘左丞者，左丞張士誠姊婿，惟允時為張氏參謀，且左丞客也，又唯允溪山秋霽圖一卷，后元人詩跋甚多，皆陳氏藏，蓋孟賢唯允諸孫云。

遼東蕭黃門文明藏宋錢文信、鄒忠公、任伯雨而下二十一帖。
李少卿嘗為郎中，奉使湖湘，道過江西，于石亭軸真字，大可數寸，學顏魯公，惜無神氣。
宜興徐閣老藏東坡乞居常州奏狀，小，謝采伯跋，徐公嘗以李少卿所藏楚頌帖與此帖，共摹刻石。
王叔明摹王維劍閣圖，在張太守起詔家。
李少卿有文與可畫竹，上坡翁詩一律，後元人跋。

宋陳亞之自書詩一卷，后司馬公、蘇氏兄弟跋，王廷槐藏。
侍郎吳公原博藏，唐林藻深慰帖，宋祕府物，五代胡環著族圖，南唐周文矩詩意圖，宋許道甫
溪山風雨圖，宋人畫聚禽圖，后有紹興小印，宋人畫德星圖，后有朱子門人胡泳跋，宋末藏周

畫意編

八

公謹家。宋錢舜舉秋巖行旅圖。元趙子俊蕭翼賺蘭亭圖。

無錫鄭氏藏許道甯秋山晴嵐圖。元柯九思家物。

李後主重屏圖。後有宋人書白樂天及荆公詩。元滕玉霄詞。楊儀部藏。楊致仕回問之。則已贈京師人矣。

懷素草書千文一册。顧少參崇善藏。云得之河南民家。

江陰葛維善藏千里明皇幸蜀圖。小幅。易元吉畫。

五代楊凝式書神仙起居法。草字真跡。小米鑑定。上有永興軍節度使印。及賈丞相悅生圖書。郡人王氏收

藏。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黃米小楷。宋元名人題識甚多。世謂首陽之節。韓子之文。與文正之書。同為三絕。范氏

子孫嘗摹以刻石。真跡今藏義莊。

松江曹涇楊氏藏。唐韓幹神駿圖。南唐王齊翰勸善圖。上有李後主建業文房之印。宋徽宗御題。及

眉山兩蘇。王晉跋。蘇、黃、米真跡一卷。宋徽宗翎毛寫真圖。橫卷。長一丈。。宋陸放翁自書詩一卷。

宋夏圭千巖競秀圖。元錢舜舉竹溪六逸圖。元趙子昂袁安臥雪圖。

郡城湯氏藏南唐董源風雨出壑龍圖。宋祕府物。嘗入賈丞相家。宋李嵩龍宮海藏圖。

歐陽公寄蘇子美詩真跡。姚少師嘗為僧。洪武中住北平慶壽寺。得此帖于成卒家。少師自有跋。今藏于

其孫廷用。

予家自高祖南山翁以來。好蓄名畫。聞之家君云。妙品有吳道子魚籃觀音像。王摩詰網川圖。范寬袁安

臥雪圖。惜今不存。予近所收。有唐人畫牛圖。滕玉霄白廷玉詩。李升畫楊通老移居圖。龍眠畫君

臣故實八事。虞伯生跋。馬興祖胡人擊毬圖。又胡人雪獵圖。馬遠折枝榴花。小。李唐春江不

老圖。小。上有雙龍瓢印。王珪畫鴈。宋人畫福星圖。皆往往為好事者所得。不留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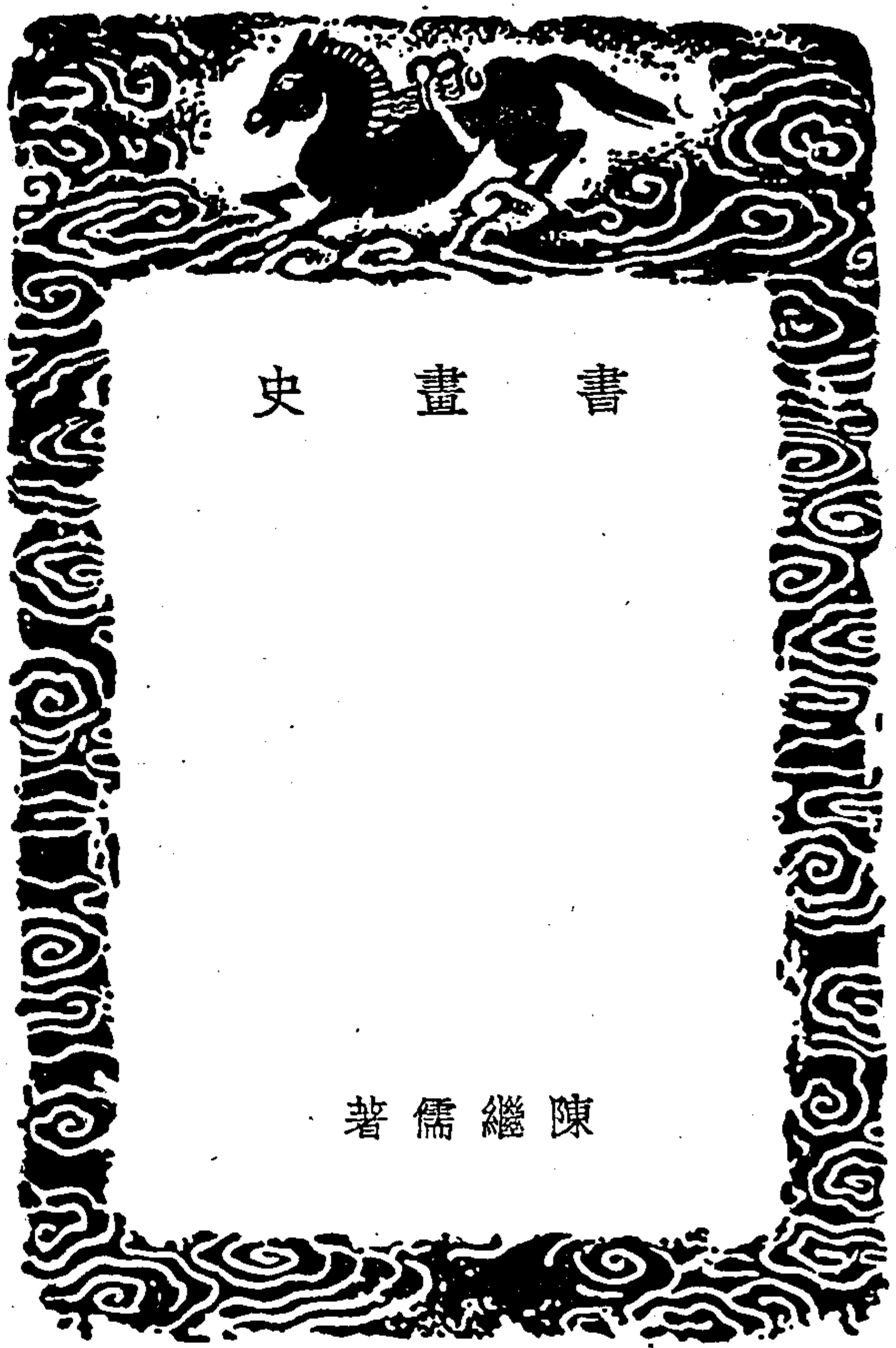
都穆字元敬。蘇州人。仕至太僕少卿。清修博學。網羅舊聞。考訂疑義。多所著述。好遊山水。雖居官曹。奉使命。有閒即臨賞名勝。聘其素懷。所得必撰一記。輯成巨帙。又廣錄古金石遺文。為金薤琳琅集。齋居蕭然。樂奉賓客。銜杯道古。以永終日。不植生產。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餒死。日晏如也。文簡古有法。詩雖過爾冲泊。竟非俗韻。願璘書。

畫意編

九

畫意編

書畫史



陳繼儒著

華亭陳繼儒著
繡水張 兩校

畫其昌云。今皇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中書舍人趙士顧爲言如此。儒又考右軍會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趙子昂亦書文賦。

王子敬五藏有書畫。衛夫人書大雅吟。賜之章君平十一賦。銅雀臺絕句。李白大駭。授以古樂府之學。子昂亭林碑。其真蹟會粘村民屋壁上。王野實買得之。以轉售項氏。

楊維翰。字子固。自號方塘。鐵崖之兄也。喜讀史。與維禎攻學無寒暑。抵夜以漏分爲度。睡則以水沃面。筮仕郡文學。初帥府檄爲慈溪校。已遷天台校。其文議論高古。有氣。篋可畏。晚年游戲墨蘭竹石極精妙。與至即揮酒。人求者無貴賤。悉作。時柯九思推遜之曰。方塘竹云。詩號光嶽集。考經有釋稽錄。書畫有藝游略。

阿瑛啓。通迹異鄉。甘與草木同腐。今年日暮。老態頓加。因陪雪坡舟中數日。得入城一見。然風景非前。諸公散。獨與學古。彥文周旋兩日。不勝慨然。倘至平望。毋惜枉駕。辰下暑隆。惟冀善加調攝。不具。五月三日。順阿瑛手書。拜公武先生文契。此阿瑛手蹟也。字如龍眼大。結構嚴緊有致。平望疑公所居。

書畫史

書畫史

二

今有驛其前。驚雁湖。傳是張志和釣魚處。

壬辰九月。同董玄宰過嘉禾。所見有褚摹蘭亭。徐季海少林詩。顏魯公祭濠州伯父文。龔文敏道德經小楷。皆真蹟也。是日余又借得王逸季虞永興汝南公主志。適到玄宰手摹之。

臨池學書。王右軍澄懷觀道。宗少文。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中無此君。倪瓚題王叔明岩居高士圖。黃山谷集。二十八二十九卷。皆評書法。

李之純云。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大聖慈寺之盛。俾僧司會寺宇之數。因及繪畫。摠九十六院。按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佛如來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驗變相一百五十八。諸雕塑者不與焉。

董玄宰在廣陵。見司馬端明所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而畫譜不載。以此知古人之善于逃名。岐陽石城。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搨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國朝既取中原。乃登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

宋濂侍經于青宮十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畫幽風。前書七月之詩。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古峽。恐其開闢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損。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湖州學經史閣三字。石學士書。

着色倪雲林。始在宋光祿民信家。爲徐太常所藏。王維江干雪意卷。藏王敬美家。又見梁伯龍示余大青綠獅子羅漢一軸。亦云右丞筆也。

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教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

朝雲墨惠州棲禪寺。結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東坡云。朝雲學書。頗有楷法。戴逵畫佛像。自隱帳中。人有所感。輒竊聽而隨改之。積數年始就。老杜有墨蹟。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書畫故不妨點竄也。

文衡山先生草書千字文。後畫撥阮圖一小幅。昔朱子問先生。先生云。以文中有稽琴阮嘯四字故也。古人漫興如此。

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北海爲括蒼太守。不可強。乃攝其魂書之。北海夢中書碑竟。醒而遣人追視。宛如夢中。今名攝魂碑。

仇英做宋人花鳥山水畫冊一百幅。在項希憲家。亦能品也。

吳季子碑。或曰孔子未嘗至吳。或曰吳人言子游從孔子。孔子墓札高風。寄題之。今觀吳子二字類小篆。有陵之墓四字類大篆。或云開元般仲恭撰。大歷中。漸和又刻于石。楊升庵曰。大小篆三代以前通行。非始于秦也。

書畫史

三

至正大德間。有雪菴以楷書大字名世。其臨蘭亭。爲牟大理趙孟頫所賞。石田少時畫。所爲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爲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余見王右丞山莊圖。又雪菴捕魚圖。山莊樹葉皆如个字。其雪菴枯樹圖似郭熙。二卷皆無款。疑宋人臨稿也。

九龍王孟端山水卷。西涯題四篆字于前。後以二絕終之。卷水墨。長丈餘。子昂書秋興賦行書墨蹟一卷。筆法全出獻之。其卷向在吾鄉王緝之所藏。後有張東海跋。今藏于項希憲家。

石鼓文向傳以爲宣王時刻。宋馬子卿辨其爲宇文周時所作。引據傳記。幾有萬言。唐人書藏秘閣者頗多。唯顏真蹟甚鮮。張有酒德頌。宋學士云曾見之。

鮮于伯機草書昌黎琴操四章。及秋興十一首。其真蹟後題云。爲國寶先輩書。國寶書法臻妙。家藏秘蹟。甚奇。惡札何足以汗几案。愛忘其醜。長者事也。蘇子美字畫。出入顏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沉着。得于顏平原爲多。

鮮于率常公嘗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

危太朴作隸歌一篇。贈四明汪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歷歷千餘言不休。

蔡松鶴藏李伯時西嶽降靈圖。前二人騎行。後三人徒步。狀若馳獵者。其最後則有雲氣神人居中。董玄宰寄余金箋畫冊十幅。有倣西嶽降靈筆意。乃云學張僧繇也。

王齊翰陸羽煎茶圖。馬和之春鷺鶴唳。秋空舉筆。王晉卿雪霽群鴉圖。王右丞松江圖。宋徽宗生翎毛圖。

李營丘秋晚圖。盛子昭雲深處。皆項氏藏冊。

余有王履吉楷書阮嗣宗詠懷十七首。不減古人。

張即之別號梅癡。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學有義行。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史官書藏其名。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爲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即之八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稱梅癡書。而于湖書鮮稱之者。

虞伯生云。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唯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有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即之之惡。謬極矣。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文衡山寫雲山一卷。奔放橫溢。後題七言律草書一首。其尾二句云。山齋十日經過斷。揚得南宮水墨圖。

藏項希憲家。堪與白石翁三梅卷敵手。

余有趙承旨卷。花木竹石。及漫興語。共二十七小幅。有一紙云。長見王眉叟說長髮方。今忘之。常往來方寸間也。後王舟州跋云。蘇長公喜畫枯木小石。山谷愛書禪伯句。秦少游愛書山鬼句。古人風流奇諳。

五

若合一轍。可想見也。

張三丰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冷謙號龍陽子。與劉秉忠邢奇趙子昂善。無書不讀。見李思訓畫。效之。不餘月悉得其法。

孫太白手跡。有詩草貽諸世揚者。諸公諱備。其子彪湖公諱夏。能法書古文詞。與海內名公游。于其孫清之所藏見之。

宋人以墨絲織樓閣。精于刺繡。真古之所謂絲絕針絕也。

張益登進士第。入翰林。死土木之難。初益與夏景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景見益作。石渠開賦出己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景竹妙絕。亦不復寫竹。

盧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謬許旨得罪。熊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

吳人朱性甫存理。居常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必以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篋篋。羣經諸史小說。無所不有。詩精雅。著野航集。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鈞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

隋蒲微撰萬字文。

望秋雲。神飛揚。隔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深。豈能彷彿之哉。宋世祖敘

穎上井中有光。得一石。鐵皮鋼束之。啓視乃右軍黃庭經。董玄宰嘗以揚者示余。頗異恆刻。今聞藏穎上庫中。

王祥臥冰處。后山叢談云。在沂水。今冰凍至今不合。然張希周見已涸無水矣。

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尙有石榻。余始疑其僞。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真蹟。爲士人白麟摹寫。贋本甚衆。往往得厚值。

元美公屬陸叔平臨黃安道華山圖四十幅。後有于麟詩及記。皆俞仲蔚書。而叔平畫法不盡到。如立粉本者。余借至玄宰見之。又轉借至京邸中。

劉蛻文家。其文章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硃墨圈者。京師楊太和大夫家。所藏晉唐以來名蹟甚佳。玄宰借觀。有右丞畫一幅。宋徽宗御題左方。筆勢飄舉。真奇物也。檢宣和畫譜。此爲山居圖。察其圖中松針石脈。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疑。向相傳爲大李將軍。其拈出爲輞川者。自玄宰始。

崑山王安道。學醫于丹溪朱彥修。博極羣書。爲詩文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季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記遊詩其上。安道名履。

賈休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尙缺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爲臨水圖以足之。

王元章飛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稽王冕寫。瀟灑三君子。是伊親弟兄。所期持大節。

七

641

莫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澹。有出塵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成時來會談。論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清爽。真芝蘭玉樹。不下王謝家也。遂題而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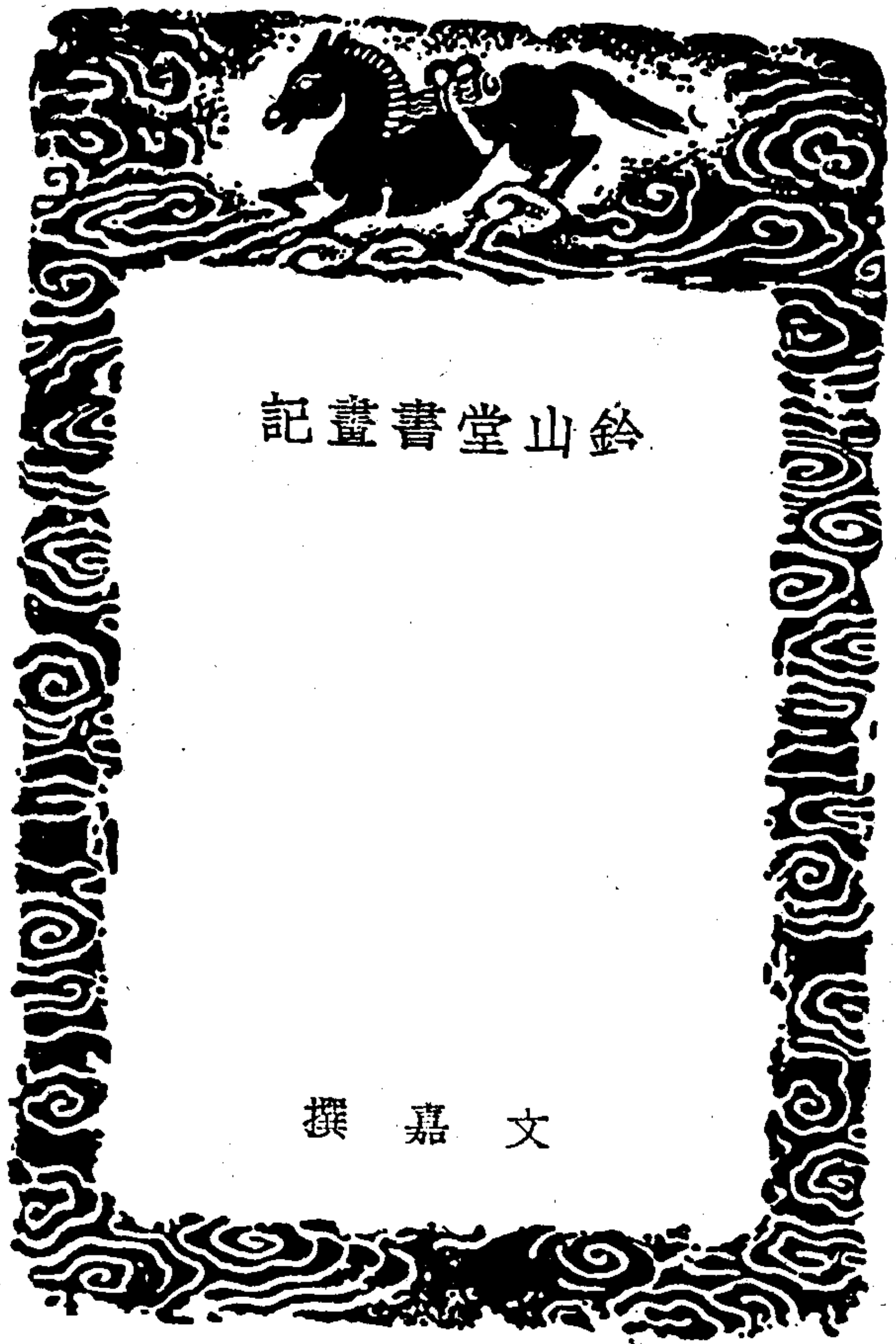
鵲華秋色卷。趙子昂爲周公謹作。山頭皆著青綠。全學王右丞。

聖教序記。僧智永集羲之書。謂勅弘福寺僧懷仁。非也。

李龍眠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紐透入書中。

錢叔寶少孤貧。追壯始知讀書。初從野亭翁遊。文太史門下。授以畫法。晚葺故廬。讀書其中。間有異書。雖病必強起。匍匐借觀。手自抄寫。窮日夜校勘。至老不衰。燒香洗硯。悠然自得。

文湖州竹。生本僅見真蹟一幀。在橫冊上。乃折竹也。其題者二人。柯九思題云。湖州放筆奪造化。此是世人那得知。竟然何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作三折。分明雪後上窗時。



鈐山堂書畫記

鈐山堂書畫記

文嘉撰

法書

魏

晉

鍾繇戎路兼行。一、顯現山本，後有黃長卷跋。薦關內侯季直表。一、中甫本。○別本云：初讀吳中張氏，後歸石田先生家，復在王元美處，吳輒定為真，然非元常筆也。已翻去。○別本云：唐摹本妙。

王羲之眠食帖。一、范滂家藏帖，用章草法，後鮮于等跋，真蹟也。○別本無此帖。此事帖。一、舊藏陸儼山家，予應見之，唐摹本也。○別本云：賈淳王氏，易鮮

帖。一、亦摹本，有米元章跋。○別本無此帖。思想帖。一、有趙松雪小楷，後先待詔亦有跋，許仲潯本。月半帖。一、真蹟也，亦曾入唐時內府者。○此帖據別本補入。大熱

鈐山堂書畫記

明 茂苑文 嘉撰

鈐山堂書畫記

帖。一、吳中王氏所藏，墨染脫落，略存筆意耳。○此帖據別本補入。黃素黃庭內景經。一、字類元章所臨，清逸絕世，或云楊義書也。○此帖據別本補入。

王獻之鴨頭丸帖。一、上題永和真蹟，內附獻之十三奉書帖。一、獻之真蹟傳世不多，此書曾在吳中見之，蓋行鴨頭亦絹本真蹟。○別本無此帖。其得意難也，余嘗摹一過。○此帖據別本補入。

索靖出師頌。一、宋內府本，前有高宗書，蓋晉家所藏。本也，余兄弟皆有跋。○此帖據別本補入。

六朝

陳大建真草千文。一、不全。○別本無此帖。

唐

虞世南夫子廟堂碑。一、○此帖據別本補入。

歐陽詢千文。一、精紙楷書，每行間用刀微勒，蓋古人藏書多區竹筒中，恐致折損，字畫故預為之計，慮亦遠矣。

唐人雙鉤十七帖。一、唐摹晉帖，世所少，有十七帖，奕奕通真，大是佳蹟。○此帖據別本補入。

趙模集晉字千文。一、史明古藏本，史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此帖據別本補入。

褚遂良兒寬贊。一、余所見凡三本，臨水村家一，顯現山家一，并此大略相同，惟諸跋語皆真蹟。○別本云：真筆上上，吳中大家本，或云褚書，係陸所臨，紙非唐紙，亦一證也。

柳公權小楷度人經。一、李浦汀本，初疑經生書，細觀年月題名字，字不有佳品。也。○別本云：項吏部所藏名蹟也，亦曾摹刻停雲館帖中。

顏真卿書朱巨川誥。一、一真一偽，真本乃陸氏舊物，黃絹縑，真佳品也，但筆勢差弱，諸法皆備，亦不易得。○別本云：黃紙上所書，略無筆勢，動名蹟也，曾刻入停雲館帖。送劉太冲序。一、碧瑤上行，前無古人矣，蓋魯公剛蹟也。○此帖據別本補入。爭坐位帖。一、全本馬抑之故物，宋米芾所摹也，後有竄榜跋尾，疑是偽，幾於亂真，皆家所

藏中本，亦元章本，不及多。○此帖據別本補入。

孫過庭書譜。一、上下二卷全，上卷費鶴湖本，下卷潘家物也，紙墨精好，神采煥發，米元章謂其間蓋有右軍法，且云唐人學右軍者無出其右，則不得見右軍者，見此足矣。○別本云：真本，惜不全。

林藻深慰帖。一、吳文定公家本，乃宣和內府所藏。○別本云：魏晉先生家物，宋宣和御府錄藏林公書，僅此帖耳。

李懷琳絕交書。一、妙。○此帖一。○此帖據別本補入。

鈐山堂書畫記

三

錢謙益畫黃庭經。一。遠良右之子吳人。畫四體書。余家有。其小楷神鳥賦。一。翰先待詔。畫受終世。

鄭元祐等遊仙詩。一。元祐字明德。益州人。少時右臂脫。用左手書。號尚左生。博學能詩。文國初。時流寓吳中。與諸文士甚解。

段天祐隔十七帖。一。天祐善詩。文書不甚工。此十七帖。迥異常作。

俞和書白石續書譜。一。和字子中。號紫芝。少嘗作松樹畫。畫於通山松樹。見之。遂留門下。後書譜。松樹畫。畫之有陰陽二刻。其陽字木刻者尤妙。先待詔。得一本。以為珍玩。偶失去。後向求不可得。紫芝晚年。事臨晉帖。及見歐之十三行。其陽字亦名家矣。

國朝

宋克書陶淵明詩。一。

名賢翰墨。一。曾孫。權解。繪畫。

沈度聖學心法序。一。小楷。精麗。

李東陽草書詩。一。春興八首。一。西涯墨蹟。一。西涯詩字。一。

壽字詩字。一。

祝允明秋興八首。一。文賦。一。草書。一。其後亦善。臨。編。紙。上。所。畫。真。似。也。陳。白。陽。大。書。其。前。曰。枝。山。草。聖。欲。人。汪。四。山。藏。枝。山。翁。卷。一。枝。山。字。一。

徐霖篆書赤壁賦。一。霖。金陵人。字子仁。號九峯。又號紫仙。其行篆皆能而筆尤妙。

文徵明詞翰。二。詩卷。一。翰林詩字。一。雜詩。一。太史詩。一。詩字。二。離騷九歌。一。千字文。二。

名畫

晉

顧世之銜案像。一。有錢。昇。畫。

晉人畫張茂先女史箴圖。一。

六朝

陸探微道相圖。一。

展子虔游春圖。一。精。妙。能。會。

唐

吳道子觀音變相圖。一。

李思訓海天落照圖。四。內惟一。卷。為。真。有。跋。者。乃。沈。文。和。筆。顧。道。真。餘。三。卷。乃。仇。英。所。臨。者。不。及。多。矣。

李昭道洛神圖。一。子。春山圖。一。明皇幸蜀圖。二。俱。明皇游月宮圖。一。高。顯。具。卷。布。景。較。色。皆。與。常。筆。往。物。也。漢文帝幸細柳營圖。

醉道圖。一。與。吾。家。藏。本。小。異。亦。舊。筆。也。十八學士圖。一。

國立本職貢圖。一。西旅獻葵圖。一。

王維三峽圖。一。雪溪圖。一。朝川圖。一。寫伏生像。一。

摩詰本朝川圖。一。國。與。舊。傳。朝。川。不。同。乃。郭。忠。恕。所。摹。也。筆。法。高。古。皆。在。吳。中。見。之。

韓滉晉公演樂圖。一。移家圖。一。

盧鴻草堂十志圖。一。十。國。既。精。妙。而。詩。詞。又。作。十。體。書。之。乃。金。陵。楊。氏。物。後。歸。吾。蘇。錢。氏。又。在。丹。陽。孫。氏。按。米。元。暉。諸。公。所。錄。已。遠。其。二。今。十。志。皆。全。又。有。楊。凝。式。周。必。大。跋。語。尤。可。寶。也。

周昉醉妃圖。一。即。世。傳。楊。妃。上。馬。圖。筆。力。纖。弱。疑。非。真。筆。所。摹。白。描。過。海。羅。漢。一。吳。道。子。

韓幹圜人呈馬圖。一。馬。性。圖。一。馬。圖。一。

胡虔香族圖。一。

胡瓌番馬圖。一。

唐人雜畫

捕魚圖。一。羣龍聚會圖。一。○寒冰山九龍圖。一。
錄作陳所藏。

五代

支仲元三仙圖。一。

顧中寫韓熙載夜宴圖。二。一。真本上。上。有
宋元諸跋。一。臨本。

黃筌百鴈圖。一。

宋

徽廟秋禽圖。一。果籃圖。一。翎毛圖。一。荔枝圖。一。四卷皆真筆。其果
籃荔枝二圖尤精妙。草蟲圖。一。近
人偽造。

周文矩文會圖。一。倦結詩意圖。一。李後主云。遠勝春彩。消息。夜合花開日正四。畫畫皆精古。
但余所見三四本皆同。豈當時所作。非止一本。而後主皆題之耶。十八學士圖。一。近
時臨本。

王齊翰勘書圖。二。其一為菩薩。吳文定公家物。後有東坡
跋。圖作其狀。即應度其一則摹本也。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一。圖畫宜與徐文靖家。後歸內。李氏。李師。陳。陸。氏。陸氏子。負官。繪。於。山。頭。氏。有
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然所畫皆舟車。城郭。橋梁。市廛。之狀。亦宋之尋常。畫耳。無高古氣也。煙雨風雪圖。

文同細竹圖。一。吳中王氏物。上有吳可
章草題名。後有韓滉詩跋。

蘇東坡木石圖。二。其
一。真筆。

李公麟孝經圖。一。龍眠山莊圖。二。一。真本。大約本。賴川。圖。為。之。而。筆。墨。清。潤。神。采。煥。發。公
麟。得。意。筆。也。其。一。仇。實。甫。所。為。頗。能。逼。真。皆。松。江。顧。氏。所。藏。朝。川。圖。一。九。歌。圖。一。絹。本。白
筆。上。有。洛。神。賦。圖。三。一。宋。高。宗。畫。一。子。昂。畫。一。范。女。史。篋。圖。一。草。堂。圖。一。即。吳。中。張。氏。所。藏。獨。樂。圖。也。舊。題。為。盧
晉。吳。等。跋。潤。甫。本。圖。字。皆。精。妙。惟。范。本。不。全。酒。草。堂。今。尚。仍。之。筆。法。既。精。設。色。尤。妙。余。嘗。摹
過。一。遠。社。圖。一。明。皇。演。樂。圖。一。忠。節。圖。一。西。園。雅。集。圖。一。一。股。色。摹。顧。愷。之。斷。瑟。圖。一。舊。在。吳。中。曾。見。之。明。皇
亦。佳。品。亦。在。吳。中。曾。見。之。亦。在。吳。中。曾。見。之。亦。在。吳。中。曾。見。之。

醉歸圖。一。江山萬里圖。一。汴橋會盟圖。一。白描羅漢圖。一。海會圖。一。百馬圖。一。筆。墨
頗。似。唐。人。

李成盤車圖。一。漁樂圖。一。山水圖。一。寒鴉圖。一。

鈴山堂書畫記

鈴山堂書畫記

鈴山堂書畫記

鈴山堂書畫記

董源山水圖。一。

范寬關山雪渡圖。一。萬里江山圖。一。

郭熙山水圖。一。江山萬里圖。一。

米南宮研山圖。一。春山煙隱圖。一。

米元暉大桃村圖。一。圖。畫。吳。中。大。桃。村。氏。董。元
暉。有。絲。線。大。桃。村。故。時。有。其。跋。

趙大年春禽圖。一。江鄉雪意圖。一。

郭忠恕釣魚圖。一。真筆上。即吳中王氏所藏。圖皆界畫。極其古雅。但釣魚。漁。不。知。所。越。王。宮。殿。圖。一。
出。中。作。一。王。者。懸。綱。用。絲。率。一。木。魚。置。水。中。豈。過。甚。水。殿。時。用。以。通。情。者。耶。

王詵煙江寒嶼圖。二。其一有東坡詩。乃後人配。上者。前。畫。或。云。是。唐。人。筆。設。色。用
筆。信。有。不。同。原。吳。中。王。氏。所。藏。其。一。乃。晉。顧。實。筆。金。陵。桃。氏。物。也。

楊補之墨竹圖。一。即王凝所藏。後歸蔡林。圖。繪。詩。云。補。之。寫
梅。花。手。忽。向。人。間。見。竹。枝。者。即。此。也。今。其。詩。猶。在。

蘇漢臣貨郎圖。一。

趙伯駒橘源圖。一。伯駒乃伯駒之兄。高宗時。嘗。奉。詔。寫。天。慶。觀。樣。命。吳。中。依。樣。造。之。今。元。妙。觀。是。也。其。畫。世。不。多。見。此。圖
舊。藏。宜。興。吳。氏。嘗。請。仇。實。甫。筆。之。與。其。無。異。其。家。嗣。以。五。十。金。出。是。人。間。遂。多。傳。本。然。精。工。不。遠。仇。作。矣。

趙伯駒後赤壁圖。一。伯駒字千里。其畫世多。此卷後有
高宗親書。蘇。賦。而。布。景。設。色。亦。非。餘。人。可。及。文。會。圖。一。桃。源。圖。一。大。約。與。伯。駒。所。作。不。甚。相。遠。其。後。亦。有
高宗親書。謝。詩。文。蓋。當。時。畫。院。中。每。一。圖。必
令。諸。人。互。作。曾。以
御。書。其。後。耳。

鳥雀圖。一。青綠山水圖。一。孟明歸秦圖。一。圖。用。白。描。法。亦。金。陵
姚。氏。物。然。非。千。里。真。蹟。也。

買師古歸去來圖。一。筆法古雅。精細。好。殊。可。愛。玩。
亦。自。龍。眠。翻。出。宋。卷。中。之。不。易。得。者。

李唐長江雪霽圖。一。獨釣歸莊圖。一。虎絡三笑圖。一。香山九老圖。一。高逸圖。一。

趙士遵溪山深秀圖。一。筆法精細。類。王。晉。顧。金。陵。真。蹟。非
尋。常。人。可。及。題。曰。士。遵。董。宗。室。也。

李流川下蜀圖。一。即先待詔在翰林時畫者。
摹本至今猶存。後錄宋張跋語。

馬遠孝經圖。一。高。四景圖。一。柳塘聚禽圖。一。女孝經圖。一。

及珪溪山無盡圖。一匹紙所畫，紙長四丈有咫，紙墨皆佳，精神煥發，神物也。圖藏石田先生家，後歸陳道復氏，復在吳中徐川家，余屢見之。溪山奇觀圖。一山川鍾秀圖。一山水

馬和之唐風十二圖。一毛詩圖。一國風圖。一甫田十篇圖。一小雅六篇圖。一

陳居中胡笳圖。二。二圖俱吳中張氏物。百馬圖。一。誌公像。一。

闕次平溪山深秀圖。一。

蕭照中興瑞應圖。一。圖凡六段，筆法全師李唐，雖於亂真，照畫余見惟此及讀碑圖耳。

劉松年西湖圖。一。九老圖。一。宮室圖。二。乃陽關圖。一出塞圖。一。

李嵩工作圖。一。

趙希江山萬里圖。一。帶居鎮江之北，圖畫亦有神韻。

李迪百犬圖。一。

宋人雜畫。

花鳥圖。一。八開圖。一。解。宋補龍舟爭標圖。一。晉文春秋圖。一。筆意。猿圖。一。明皇馬上擊毬圖。一。明皇太

真對弈圖。一。白描佛像。一。〇別本作黃寧傳圖。一。二卷。或。柳塘飛鷗圖。一。小雪山。一。百靈效順圖。一。

元

趙子昂五馬圖。二。十馬圖。一。白描太真上馬圖。一。幼輿丘壑圖。一。人物圖。一。淺裘馬圖。一。秋浦征鴻圖。一。婦

織圖。一。題梅花圖。一。墨梅圖。一。寫湖明歸去來圖。一。煙江疊嶂圖。一。〇此卷從別本補入。

管仲姬竹圖。一。

趙子固蘭蕙圖。一。水仙花圖。一。

趙仲穆西戎獻馬圖。一。百馬圖。二。馬圖。一。鳳頭驄馬圖。一。右圖先叔祖白湖中丞所藏，真蹟上上。

王振鵬金明池圖。一。〇此卷從別本補入。

錢舜舉青山白雲圖。一。漢宮春曉圖。一。人物圖。一。楊妃上馬圖。一。授劍圖。一。石勒參禪圖。一。秋江漁隱圖。一。〇此卷從別本補入。

從別本補入。

與翠巖鐘馗嫁妹圖。一。用淡墨畫，然用筆亦精妙，此法古人所未有。後亦無能傳者，蓋乃奇士故所作，亦怪怪奇奇如此。

趙元初關山勝概圖。一。白描蘭亭圖。一。真筆。

盛子昭吹簫圖。一。真筆。〇此卷從別本補入。

湯叔雅霜入千林圖。一。一。卷皆水仙作梅花。一。枝橫其真中真也。

王若水竹雀圖。一。花鳥圖。一。

鄭所南蘭花圖。一。鄭本宋之遺民，其所作圖不寫土人，有問之者，答云：土人猶人奪去了，此本乃吳中沈氏物。

溫日緞葡萄圖。一。日緞亦真，曾所作，葡萄枝用草書法，鮮于伯幾草書本此。

黃大癡山水圖。一。天池石壁圖。一。〇此卷從別本補入。

高尙書夜山圖。一。圖已亡。惟詩跋皆存。

任月山馬圖。一。百馬圖。一。松風圖。一。

李息齋竹圖。二。

梅道人竹圖。一。真蹟詩畫。一。〇此卷從別本補入。溪山圖。一。竹譜。二。漁父圖。一。筆法全師荆浩。〇此圖從別本補入。

王叔明溪山逸趣圖。一。

孟玉潤釋像。一。

孟玉潭商山四皓圖。一。吳開問像。一。莫月鼎像。一。
鮮于樞詩畫。一。

元人雜畫

松竹蟬鷹圖。一。靖節圖。三。太真上馬圖。一。十八學士遊春圖。一。羅漢圖。三。白描佛像。一。〇此圖從
白描過海羅漢圖。一。〇別本無。松竹梅圖。一。文姬歸漢圖。一。明皇幸蜀圖。一。楊妃出遊圖。一。擊壤圖。一。齊人圖。
公餘閒賞圖。一。

國朝

戴文進山水圖。四。江村雪霽圖。一。山水人物圖。一。手卷山水圖。一。溪山長卷。一。〇此圖從
李在水墨山水戲筆。一。邊景昭翎毛圖。一。孫隆。〇案冰山百鳥朝鳳圖。一。
顏宗江山萬里圖。一。顧仲頰雪梅圖。一。

吳小仙白描人物圖。一。神仙圖。一。儒禮禪宗圖。一。
杜古狂韓熙載夜宴圖。三。南宮雅致圖。一。雲湖樓居詩畫卷。一。
夏仲昭嶺谷清風圖。一。

沈石田劍閣圖。三。墨花圖。一。寫韓文公畫記。二。溪山暮雪圖。一。萬山飛雪圖。一。松譜圖。一。山水手卷。一。雪景
圖。二。墨妙八家。一。真筆吳中佳勝十景。一。溪山秋色圖。一。溪山雪霽圖。一。萬松圖。三。遇雨圖。三。千古高

風圖。一。
唐子畏蘭亭圖。一。

文衡山天池祓禱圖。一。詩畫。三。赤壁前後賦圖。一。水墨雲山圖。一。四時漁樂圖。一。石湖詩畫。一。醉翁亭記并
圖。一。寫竹并題。一。

陳白陽山水圖。一。青山白雲圖。一。花枝圖。一。百花卷。一。四季花園。一。洛陽春色圖。一。赤壁賦圖。一。真蹟詩畫。一。
牡丹圖。一。

陸包山花草卷。一。

王穀祥。案冰山綠。荷花圖。一。水仙花園。一。

仇十洲漢宮春曉圖。一。子虛上林二賦圖。一。〇此圖從
沈青門花草圖。一。陳子正四時花卉圖。一。眠雲花卉圖。一。

袁孟德萬山風雪圖。一。〇此圖從
國朝人雜畫

國朝人雜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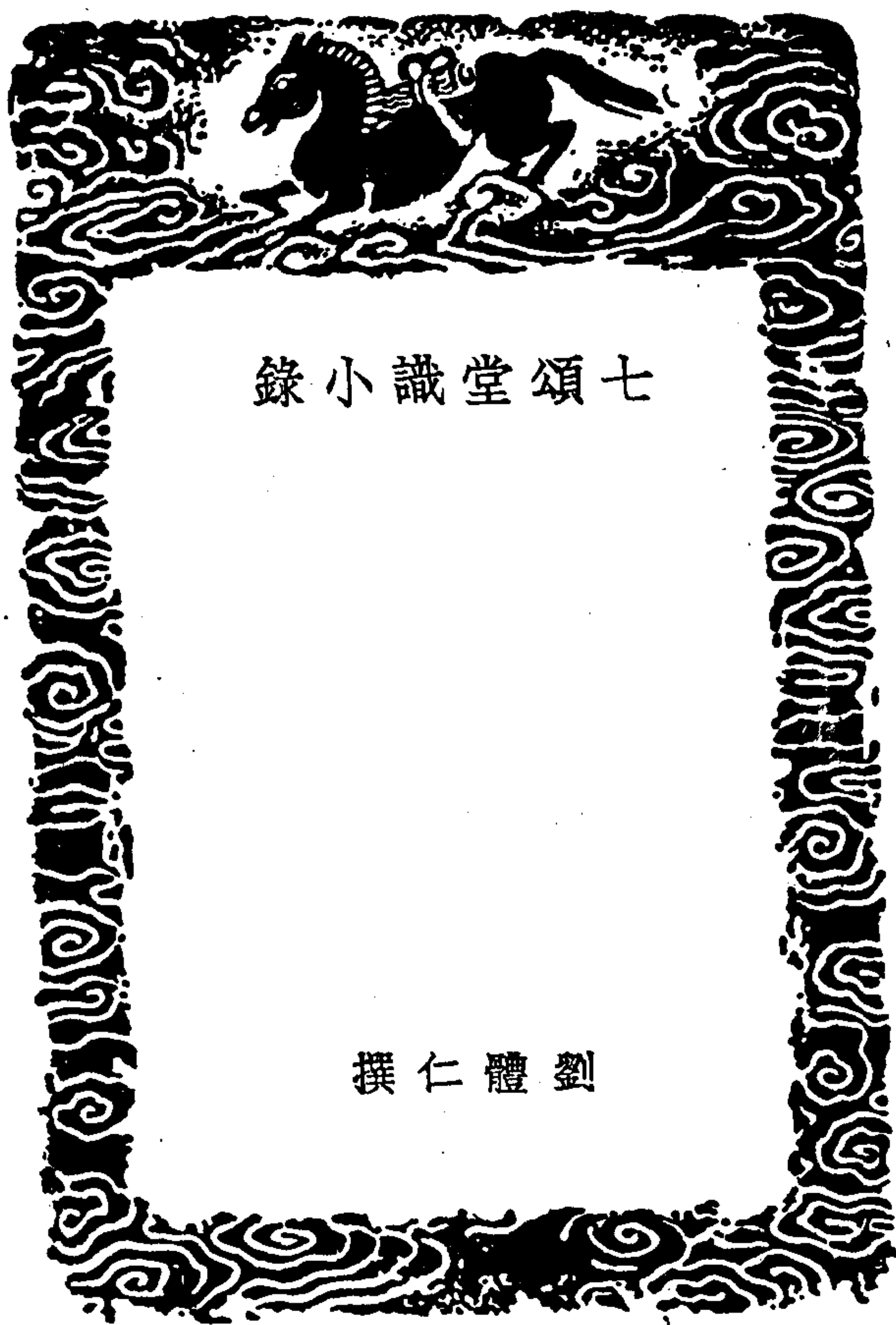
千斛明珠圖。一。俱神京八景圖。一。武林十景圖。一。造化元機圖。一。仙弈圖。一。〇此圖從
一。玉臺遺韻。一。江南夜宴圖。一。三丰張真人圖。一。瑞應圖。一。五岳真形圖。一。桃李圖。一。〇此圖從
九龍圖。三。西園秋雨圖。一。人物花草圖。一。吳中佳山水圖。一。瓜廡綿延圖。一。美人戲嬰圖。一。契丹納款圖。
一。金字瑞應圖。一。壽樂亭詩畫。一。珍珠三味圖。一。東封日觀圖。一。玉衡呈瑞圖。一。清玩。一。霓裳舞圖。一。堯
民擊壤圖。一。墨竹圖。一。小景。一。

扇面

名人詩畫扇面卷三

嘉靖乙丑五月。提學賓涯何公。徵余往閱官籍。嚴氏書畫。凡分宜之舊宅。袁州之新宅。省城諸新宅所藏。盡發以觀。歷三閱月。始勉畢事。當時漫記數目以呈。不暇詳別。今日偶理舊篋得之。重錄一過。稍爲區分。隨筆箋記一二。傳諸好事。明窗淨几。時一展閱。恍然神遊於金陵玉慶閣也。

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十七日。茂苑文嘉。書於文江草堂。



錄小識堂頌七

撰仁體劉

公勇子同年生。其尊甫先生。予嘗爲之作傳。所謂穎川劉惟中者是也。先生在勝國末。以任俠著聞。是時流賊方大起。穎當賊衝。先生日夜部勒其鄉人子弟。爲穎捍守。其後竟死於賊。公勇甫冠。舉於鄉。意氣卓犖。與先生略相類。數往來兵間。爲諸大帥畫策。及江南內附。公勇亦進士高第。會有家難。乘其所得刑部主事。入蘇門山。從孫徵君奇逢。著隱者服。然公勇爲人。輕財喜事。以交遊爲樂。實不能久留山中也。一旦舍徵君去。之梁宋間。與其故交。把酒賦詩。談笑岸傲自若。逾數年。復出補刑部。進吏部郎。且駸駸通顯矣。平居不輕爲文。然爲之輒隨。拔有致。有穎川前賢詩序若干篇。刻畫情事。最簡遠可誦。今者又從休沐之暇。悉取數千年來宗彝彝洗。書畫玩好之物。嘗所見聞者。披剝其工。窺其真。詮次成錄。儼然近代之收藏賞鑒家也。昔韓退之謂注爾雅蟲魚者。非磊落人。顧公勇家世任俠。又平時數用意氣自豪。而觀其所著錄。委曲詳瑣如此。噫。吾烏能測公勇之人哉。堯峯汪琬序。

七頌堂識小錄

定武五字不損本蘭亭。今在孫少宰家。有姜白石二跋。趙子固一跋。所謂落水蘭亭也。所可疑者。後有趙文敏題字耳。王宗伯書數字於押縫。籤後有白抱一印。所謂五字者。湍流帶右天也。餘偏傍皆如白石所考。微異者。崇字山下作三點。領無山之盛。盛字上蝕處作昂首龜形。由字中直如申字。絳帖二十卷。原爲馮涿鹿物。今歸孫少宰。每幅有一軒二字印。印幾方。廣二寸。元初方一軒也。押裝池有三城王印。間有無此二印者。紙皆橫簾。揚手亦精。傳聞內府凡數部。皆不全。涿鹿擇其精者合成之也。後仍淳化舊題識。十卷後帝王書。以宋太宗爲首。二王書皆割裂。雜以頭眩方十七帖。大令數帖尤僞。王宗伯有言。古人碑皆自書。雖久而筆尚可尋。閣帖經數摹。神氣盡矣。乃世人以閣帖爲書學六經何也。

王元章梅花一卷。前曰印水梅影。後自題云。我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在柴門。楊浦之竹一莖數葉。筆筆皆書法也。後有野涉翁題字。不知何人也。

趙子向山水卷。疎密橫斜。遇糾紛處。目不給賞。真化工也。八分自題。戊午子固。右三卷皆少事物。顏魯公鹿脯帖真蹟。在常州一舊家。今為王長安購得。紙墨如新。精神奕奕。能攝人於十步外。褚河南兒寶贊真蹟。為王長安所得。幾丁未冬見之。京師楷書方寸餘。後書褚遂良。應被詔所書。二帖皆希世之寶。

王額謝長安又出一玉盃。臥蠶紋內有血斑。初視之。玉情惘然。酒滿則浸色外見。若出水芙蓉。亦異物也。右軍集書金剛經。世不多見。所見者華陰王山史所藏。云舊為潤南氏物。聖教序不損本。向為范質公先生物。表裏裝作小冊。今在華陰王家。

王山史名弘撰。亦有五字不損本。蘭亭宋搨豫章本也。有米元暉跋。與宋仲溫跋。若出一手。為蛇足耳。巨然山水卷。今在梁宗伯家。疑非全幅。上有淡墨灘。隱隱作烟樹田廬。迷離狀。莫尋其筆痕墨迹。向為孫氏得之內府者。今歸真定梁玉立先生。

巨然又有鸞鷲大幅。其立處遺墨作墜圓狀。非石非灘。若水落而泥凝者。山水之外。此為僅見。老杜至今。江海上。雙影日蕭蕭。似為此句傳神。亦北海先生物。高房山大幅山水。全用米家法。題云元氣淋漓。孫北海藏。係為分宜物。曾入內閣。初皆以內府畫畫賜大臣。外有標籤。多宸濠江陵分宜沒入者。宸濠之真贋。半江陵多贋。分宜多真。此老有鈐山堂詩。超超得王孟意趣。眼光固自殊。而為翻子所累。可惜。

海天落照圖。趙千里作。橫卷長幾丈餘。輪廓用泥金。樓閣界畫如髮。人物小如麻子。蠕蠕欲動。位置雄麗。令人有囊袋滿足意。本嘉興項氏物。今為杞縣馬布菴所得。柴密無完器。近復稍稍出。馬布菴見示一洗圓而楮。面徑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後青天。未足形容。布菴曰。予目之為絳霄。

王叔明山水小幅。何御史元英物。叔明趙文敏甥。筆與文敏大異。皴法變自北苑也。此幅萬松園合。枝皆垂而未仰。松針用筆重於松身。但覺風聲護護。奇為蔚蒼矣。何御史有右軍墨蹟三行。亦出自內府。蓋唐人臨本。圖初有發隗器。慕者官覺而追之。得陶器數十。一酒琖。於京師。色如龍泉之淡黃者。外皆自然蕉紋。內有團花。砂底。豐上。做下。口徑三寸許。

官密蝸耳洗。宋修內司密盃。直如筒。色如豬肝。皆北海物。漢三耳盃。今在京師宋子飛家。蕭府帖。人賤其近。北海先生謂勝前人。其原本余曾見之。缺二册。猗氏有。荆君得之。歲甲辰。攜往江南。今不知所在矣。

富春山圖。黃子久作。草草若不经意。神品也。今歸秦與季氏。王摩詰溪山殘雪。千巖萬壑。林木叢雜。向為周又新所有。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鄧陵有刻本。吾家司寇所摹也。人疑其贋。又有知其為鍾生所臨者。墨蹟在劉相公家。然余過定州。看雪浪石壁間嵌殘碑。乃草書中山松醪賦語。筆與此同。按坡公嘗鈔書。一書每為一體。則忽作頗張醉素。何可遽謂必無。其字畫輕重不一。重則稜角森然。又顏法也。

漁人於京口網一石。致於市。有以百錢得之者。朝夕玩弄。疑其中有痕如線。因試剖之。劃然為二。乃硯也。復得千錢。有識之者。以計鉤致去。蓋玉硯也。其外之似石者。璞也。後在中州。宋板書所見多矣。然未有驗前漢書者。於中州見一本。本出王元美家。前有趙文敏小像。陸師道亦寫元美小像於次。帳標籤文衡山八分書。

鄧陵家司寇好彈琴。所藏有輕如一葉者。甚珍之。別業有樓三層。繞樓柿林數十畝。嘗攜琴其上。一日晝。眼聞琴聲。見一黃衣人坐而彈。愛其異音。心識其韻。奏曲終乃起。問之。無所見矣。自此琴在壁。亦皆作聲。後碎於寇。

文王鼎所見凡二。馮涿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同。孫氏翡翠尤勝。固倣作。然均非漢以後物。李伯時畫馬一卷。一人懸結肩一旗。立高阜。馬布山谷。狀態各備。又一簇百餘匹。蓋首相亞皆一狀。駁駁走也。梁園宋氏物。

倪雲林十萬圖冊。本荆溪陳定生物。梁園侯朝宗為之作記。而海內知有此圖。後朝宗歸梁園。既歿。子嘗不肯。近聞為一有力人購取去矣。浮月盃。陶盃也。口微缺。以金鑲之。酒滿則一月晶浮酒面。先朝中州王邸物。後不知所歸。蕉葉風。款作子午。下蟲紋。上純作水銀色。太倉王相公物。合肥王納言思齡有之。顏魯公送劉太守鼓真蹟。在合肥王思齡納言家。亦渭南南氏物。

玉器入土。與銅器同處久。銅之青綠。玉受之。天然盤浸。大梁王半菴先生得一玉觥如是。遂以寶觥名齋。其子雁澤亦博學好古。向猶見於其家。智永千文。舊云人間合有數百本。今則寥寥。山陰張文肅公有一本。白麻紙書。百衲裝潢成冊。間有缺者。真書鋒穎森峭。非復枯禪入定。草書內押時不免俗。尋其本韻。大似米老殺狗變化也。宜德朝尚繪事。御筆點染。工細特甚。京師人家藏所畫黑猿。雙檻懸臂取果。極為生動。即布地菱藕諸果。實亦非孫漢陽輩所及。上有御寶。

浮光胡蒼。藏宣德花卉卷。獨寫長春一叢。設色之妙無比。所謂當午月季也。慎忠寺有羅漢十六軸。梵像奇古。云是貫休筆。那子感好。臨米老登海岱樓詩稿。停雲館刻米老九帖真蹟。在嘉禾高氏。後分為三。賀中來得海岱樓詩稿。有米友仁跋。程考功題字。今在王納言思齡家。

太原有李晉王像。側坐調箭。善避獨眼之睛。後二武士。雙鞞。一人唐巾玉帶。拱立於前者。莊宗也。鹿笠佩劍。立者明宗也。其一人懸椎而侍者。安敬孜也。行纏而履。示賤也。冠虎示服猛也。傳亞子命工寫之。

時安已死念其勇也。

太原北吉祥寺僧藏舍利。本出故晉府。玻璃餅貯之。大如菽。白色。舊五粒。今忽生三粒。

太原有觀音大士塑像。唐塑也。莊嚴妙好。土人述其靈異甚衆。晉寺十六應真羅漢。亦做唐塑。按塑列畫苑。今人不復講矣。

范寬名中立。性緩。故時人號之曰寬。山水大幅。今在梁園宋氏。上有王文安題字。字效家廟碑。

中立又有山水大幅。在孫少宰北海家。樹葉皆草草。枝幹皆有自內挺外之勢。山石鉤斫皆有力。神品第一。宣和帝題曰范寬真蹟。鈐以萬機清暇小印。

宋文康公有梅道人山水一軸。橋道曲折。叢樹工甚。世人但以攢點擬之。是未夢見在。

東坡竹橫幅。在北海先生家。韻滿俊逸。足移人情。墨分七層。予轉疑東坡先生未能工。妙至此。先生言明季亂。有掠畫賣者。取直甚廉。獨此幅索厚直。蓋買豈無不知有東坡者矣。

王納言思齡家有蔡忠惠二帖。草草處皆得晉人三昧。句曲宜在華顛字亦有意。

京口張氏。世博雅好古。所藏有虞永興夫子廟堂碑真蹟。字小於碑。本當時試筆所作。黃庭結構。妙合自然。可異也。考永興此碑成。搨無虛日。唐末已斷泐盡矣。世所傳陝搨。乃五代時王彥超重摹上石者。余見初搨本出大內。與今大異。宋元皆未見此真蹟耶。

張禮存太史又出右軍三帖。唐人雙鈎也。奉橘帖不逮如何帖。有王勝之題字。趙文敏評者謂有遊開公字之風。張禮存太史出大仰山興國禪寺碑真蹟。獨謹嚴有風骨。

馮家州東戶畫冊二。戊申冬歸之孫北海先生。已酉人日。余獲觀焉。

子唐子華大幅山水。在山陰胡夫子家。全做郭河陽。

越密矮足博。栗殼浮青。轉側皆翡翠。吳越王所供。當時民間不敢用。故存者極少。

李迪鹿一幅。叢樹流泉。蔚為幽邃。故諸態皆天全也。所演俱非近今法。

王若水花一幅。葉似玉簪而花似葶。目所未見。或曰波羅花也。設色極奇。右二幅皆文康公家賜物。

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張爾唯學會所藏。順治甲午赴蘇州太守任。孫北海隄孝升曹秋岳三先生偕王元照王文孫於都門宴別。各出所藏名蹟相較。諸公欲裂而分之。爾唯大有窘色。北海集古句戲之曰。翽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一座絕倒。

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見宣和譜。已酉見之京師。前有天歷之寶。元文宗奎章閣物也。後有天歷三年正月奎章閣侍書臣柯九思鑒定恭跋。奎章閣侍書學士臣虞集詩。又有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李洞。奎章閣參書臣雅琥二詩。雅琥蒙古人。

觀山口待渡圖之次日。又見米南宮山水一幅。山樹點法。簡而能厚。室宇人物舟楫皆工細。已乃悟其從北苑來。古人學有原本如是也。有黃子久印。沈石田印。王文安題裝池之左。千山萬山皆如空。大樹小樹如遊龍。井西道人出神去。飛過蓬萊第一峰。老鐵在小蓬臺書。大巖為叔敬作此橫幅。兼海岳北苑

而成。茫茫真氣浮動也。

伏生圖。席地莞几。短髮雞皮。真九十老人。而眉目靜遠。則大儒也。宣和帝題王維寫伏生數字。字極楷。上用乾卦印。背亦精絹裝。

韓幹馬一幅。有劉巨濟米元章黃山谷題字。為李龍眠物。右二幅下背後有臥用半印。存司印二字。俟考。

黃子久天台石壁圖。大幅。樹石皆一筆寫成。與富春山圖異體同韻。袁忠徹家藏物也。

黃子久王若水合作大幅山水。上有杜伯原本八分題字。沂陽董復家藏。

郭熙古木寒泉圖。大幅。坡陀迴復。二大古木。一挺一盤。衆木擁之。淒神寒骨。有不可久居之氣。

倪高士迂作匡廬清曉圖。峰巒隱密。林木森秀。極為工到。荆關古法。然也。自題小詞其上。曰。春渚芹蒲。秋郊梨棗。西風沃野。收紅稻。簷前炙背。媚晴陽。天涯轉眼。淒芳草。魯望漁村。陶朱烟島。高風峻節。今如掃。黃雞啄黍。濁醪香。開門笑迎東鄰老。字畫挾八分。最有逸趣。

倪元鎮獅子林圖。今在楚中程端伯家。

子敬好寫洛神賦。今所存者十三行耳。余所見十三行與停雲館諸刻大異。又見一場本題全文。右軍亦有全文搨本。不知何時所刻。原出之內府。右軍全學鍾太傅。時作行草。闌入篆史。子敬則駁駁曹娥碑法。滿紙吳題識字。在子敬全文下。不在十三行下。

文與可垂竹一枝。雜雜軒翥。生氣滿紙。與東坡大幅迥殊。題云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此不可以形似求也。

子父鼎今在額駙王長安家。

孟彝口徑三寸許。漫水銀色。平肩。耳內有作孟彝二字款。

周小鼎無款識。高五寸。徑三寸許。從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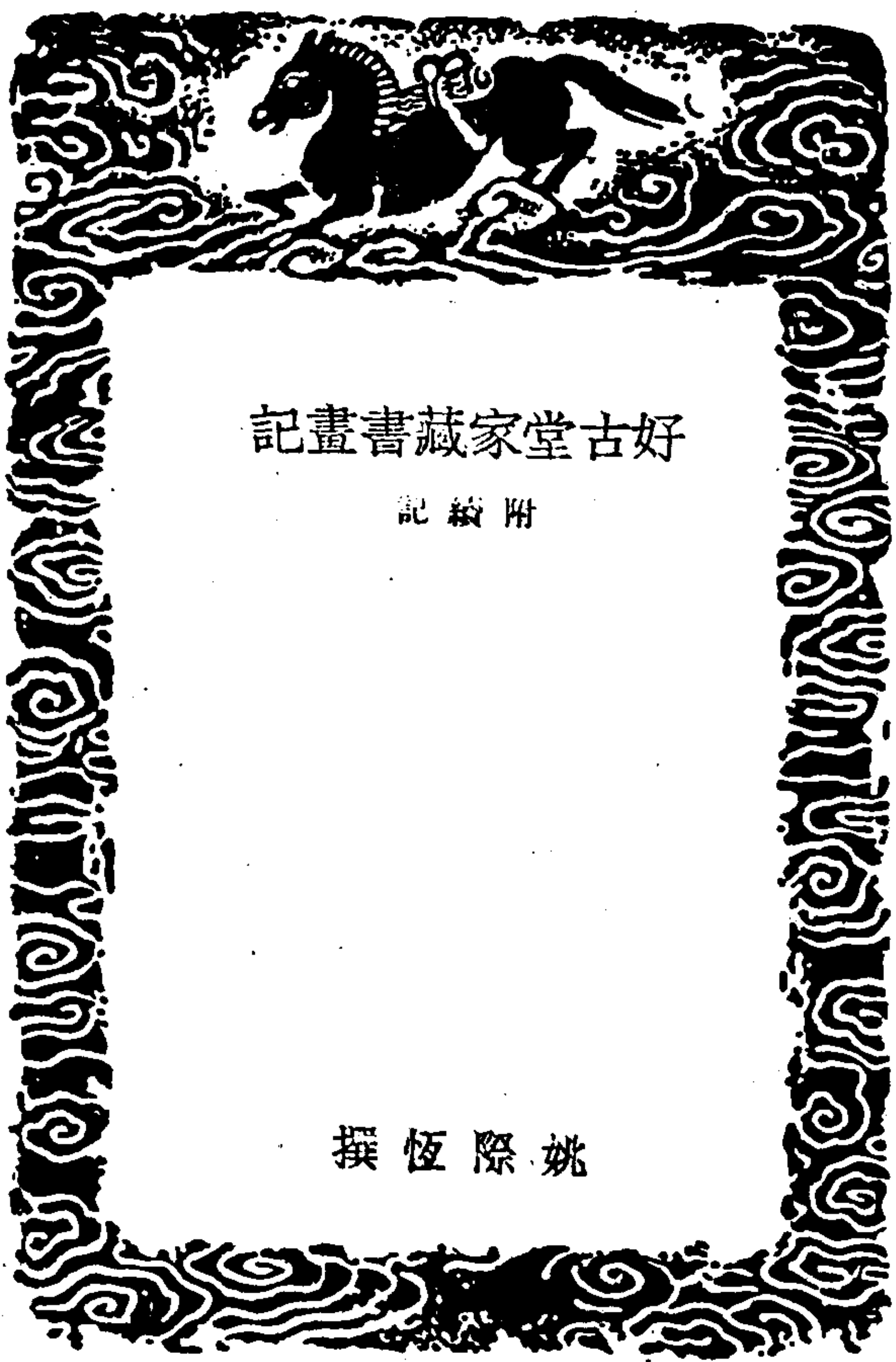
黃山谷草書秋浦歌長卷真蹟。得之丹陽。蔣虎臣極賞之。

呂氏族譜見於定遠民家。卷首八字。題曰山谷老人書。下有印。方二寸許。曰學士之章。下有敘。作呂東萊書。又有蘇轍魏了翁虞允文文天祥文與可諸人題字。印文皆前學士之章。觀前後手蹟。皆出一人。蓋呂氏子孫錄本也。二勅書一為呂蒙正一為呂夷簡。皆有制書之寶。小爾。勅書書法亦草草。獨二公畫像寥寥數筆。神度煥然。非宋之高手不能也。

常郡陸竺僧度。辛巳館於俞容自家。好吐納導引。從北地韓道學。未百日。晚坐院中。梨花盛開。一婦人倚垂楊注視。瞥見之意。謂容自家人。遂入戶。轉憶之。訝其非時世粧。自是數相見。偶違其意。輒見一蝶入其口。若有物繫其心者。遂覺已委其身而去。至宮殿。見貴人侍者皆武。切責之。轉屠其家。竺僧忽自念。予一心也。何事而為彼繫。諸緣放休。而已臥醒在牀矣。如是數月。乃滅。余謂竺僧此已魔。非鬼物。章際飛致雲言於池河驛。見猿猴雌雄各一抱一子。傍聚獼猴數十。擲跳喧。覓者言猿惡人間哭泣聲。聞則腸絕。故以是亂之。雌白而黑。環其面。頸以下亦黑。若衣領。雄黑而白。環其面。領緣亦白。與之漿果。

伺其引手接則引遠。猿必引臂及之。左長則右縮。信通臂也。猿聲悲。故有峽中沾裳之謠。茲乃畏人之聲悲異哉。

先君子性恬澹。惟喜蒐羅典籍。他無所嗜。丁未。官京師五年。是時名卿大夫。公餘揚挖風雅。則有龔芝鏡、汪鈍翁、王阮亭諸先生。好古鑒賞家。則有梁貞定、孫退谷兩先生。文酒相娛樂。總名曰雅會。羣推先子博識。相與商榷古今。考辨真贋。次第間錄成帙。諸公慮傳布遺徵索。囑勿以錄示人。因儲篋。衍六十年矣。諸公既往。收藏亦化爲雲烟。每一展卷。覺當時文物風流。即今可見。熊熊奕奕。詎謂斯錄可終泯哉。庚子菊月上澣。男凡重校付梓。



好古堂家藏書畫記

附錄

姚際恆撰

好古堂家藏書畫記卷上

清 錢塘姚際恆首源撰

玩物喪志一語。出偽古文尚書旅獒篇。其云。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物對人言。蓋指犬馬之類也。自後人誤以書畫古器。目為玩物。而或者遂執此語以相禁戒。不知伏羲畫卦。書之始也。帝舜十二章。畫之始也。二者。正吾儒所宜究心。故古之小學。即是學書。而繪事亦見于聖言。在所不廢。至若從古流傳。玉銅諸器。多詩書禮諸經所載。必藉此得以考古人制器尚象之意。尤不可為學問以外事也。此與才人文士。風流器賞者。又迥別。若夫富貴貪婪。目不知書。而亦事此。此直好貨耳。更不足論焉。

好古。始于虞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則知十二章。非創自虞也。嗣是莫盛于周。中庸稱武王周公。陳其宗器。則文王以上。歷世有寶藏重器。可知。至於成王。不惟以赤刀。弘璧。天球。河圖為寶。即古人之舞衣。及鼓。戈。弓。矢。之屬。亦盡羅為珍異。更可見矣。

大觀帖第一第十兩卷。皆宋裝。歷為紹興周禹錫。錢子方。姜匯思所藏。第一卷。有賈似道魏國公印。前後皆有元世祖翰林國史院官書合縫長印。及明晉府收藏諸印。係大觀初搨本。真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所搨者。精采奕奕。射人。周禹錫題紙背云。研北雜志。翰林國史院。有世祖時所賜。買似道沒官書數千卷。金

好古堂書畫記 卷上

一

好古堂書畫記 卷上

二

石刻。多宋渡江以前本。此帖後有魏國公印。即其物也。恆案。旁又有何彬背造四小字。乃賈氏裝潢匠名。又見研北雜志。跋絳帖云。背紙更百年。略不蒸動。以見當時一藝之微。亦非今日所及。今此帖已四百餘年。尚不蒸動。奚止百年而已。末卷。精墨微暈。裝本較大。此帖。徽宗以內府真蹟。重加摹刻。金石之工。逾于淳化。當時。惟兩府大臣。頒賜一本。蘇黃諸公。已為希覯。大觀又在開帖之上。旋遇靖康之變。搨本不多。故散諸人閒者。更無完璧。董思白云。得斷本殘章。如優曇出現。是也。四部彙編。及容齋集。考訂最詳。寶愛倍至。弁州先得五卷。後補一卷。思白又補首卷。自云。尚少三六九卷。徧訪之。江以南不得。兩公所得。不知于此二卷何如。第以先朝全盛之時。二公搜訪之力。僅止于此。今相距又百餘年矣。滄桑更變。兵燹頻仍。此二卷。首尾略具。歸然獨存。況以予之貧賤。較之前人所得。不已多乎。

淳熙帖十卷。又名修內司帖。汝帖十二卷。皆宋搨。

宋搨蘭亭。乃定武肥本。墨色如蟬翼。

宋搨晉唐法書十種。陶穀黃庭經。曹娥碑。大令十三行。又洛神賦。索靖出師頌。顏魯公麻姑仙壇。華陽隱居真蹟。歐陽率更虞恭公碑。又姚恭公碑。褚河南告哀册。皆精。

宋搨晉唐小楷八種。右軍臨鍾繇墓田。黃庭經殘本。黃庭經。樂毅論。曹娥碑。東方贊。大令十三行。歐陽率更多心經。又黃庭經。紙細薄。紋如麻布。王寵跋後云。草閣迴寒色。松風入座中。黃庭方讀罷。時聽幾聲鐘。

嘉靖癸巳秋。日。偶覽宋搨黃庭經。漫書卷後。以紀歲月云爾。

宋搨館本十七帖。鄒臣虎跋尾。

唐搨聖教序。方亨咸跋云。世傳不斷本有之。此則生平所僅見。如此物。人生得見一過。已足慰生平矣。矧寶而有之乎。珍重珍重。有韓逢祥收藏印。背有項士瑞跋。

宋搨虞永興孔子廟堂碑。論此碑者。謂世傳皆五代時翻本。果爾。唐搨者。不可見矣。然此猶幸為宋搨也。褚河南小楷。度人經。王敬美跋云。度人經。變相題字殘缺。以褚登善書。故為宋人寶惜而刻之。余所見舊本。翻本多矣。無如此刻精好者。真元祐初本也。標題是文休承筆。休承善書。家善鑑。收藏家重之。裝置册尾。以為信云。此跋刻奉常集。以文休承標題置後。乃復自標題于前。又有程邑方亨咸跋。魏學派馮硯祥觀。

宋搨歐陽率更醴泉銘。初搨者字肥。無後來瘦削之弊。墨光如漆。奕奕射人。蓋絕品也。

近世有名陝搨。必以宋本為佳。然考古之家。皆有驗法。懷仁聖教序。以首行晉字不斷為驗。歐陽信本醴泉銘。以光武光字補鑿痕為驗。後來搨久。補鑿痕隱矣。顏平原爭坐位。以輒有州對四字清楚者為驗。智永千文。以後有姪方綱摹四字為驗。後搨者無予初得智永千文一本。周禹錫所藏。周自記有此四字。驗是宋搨。以二十緝得之。予後復得一本。末又有李壽永壽明刊六字一行。此則生平僅見。正如學問之理。無窮。愈求則其精者愈出耳。

宋搨李北海雲臺碑。為周禹錫所藏。跋云。自見雲臺無餘此本。丁丑以重值得之。南都珍重勿失。有詹仲舉。羅龍文收藏印。

好古堂書畫記 卷上

三

好古堂書畫記 卷上

三

宋揭唐裴淮少林寺碑。前有太宗御書。中押世民二字。雄傑之氣可掬。嘉靖時孫植跋尾。孫字仲麟。號石雲。丹陽人。收藏書畫古物最富。考據甚精。

宋揭孫過庭書譜。王弼州諱熙揚者。絕不可得。此紙墨精好。其為淳熙無疑。

宋揭顏魯公送劉冲之序。又喜姪孫盡禮序。字徑寸大。此帖世希見。又多寶塔碑。又爭坐位帖。

懷素藏真律公二帖。

宋揭歐陽通道因法師碑。類率更而稍肥。

宋揭張從申茅山紫陽碑。周禹錫跋云。李北海善于用右軍者也。張從申。北海之甥。善于用北海者也。北海云似我者死。學我者拙。從申直欲擺落死拙二病。

宋揭蘇靈芝寶塔頌。

宋揭徐浩大辨銘。

五代揭周廣慈禪院記。周禹錫跋云。劉從父為王彥超幕職。撰夫子廟堂記。書文竝佳。此書不知誰氏五代石刻。惟此一碑存之。

東魏石像記。周禹錫跋云。此帖周江左所藏。以厚值歸予。江左好收法帖。其裝池極精。皆出父翁手。南北時。江左向王。江北向鍾。此碑皆鍾杜楮墨光射人。真罕物也。恆案。晁公武讀書志。載宋庠撰紀年通譜。主尊正朔。歐陽集古錄。以東魏石像記。證通譜武定七年非戊辰。自元象以後。遞差一歲。公序聞之。以為宜易。遂著其事于譜。今觀此帖。為武定五年丁卯。乃知碑版之有益於考索如此。禹錫寶愛此帖。又尚討論。情乎未及此也。

宋揭唐玄宗八分書孝經。中節不全。

宋揭鄭文寶摹李斯碑山碑。

宋元名人墨蹟一册。宋徽宗敕一。晁端彦札一。端彦。字美叔。神宗時人。蘇東坡與游。史稱文章書法。為朝野所宗。今觀其蹟。果入神品。釋佛印八分書李白傳一。沈遼札一。陸游詩蹟三首。朱熹札一。史浩札一。趙孟頫書陶詩。秋菊有佳色一首。擬王太令極縱放。張雨詩蹟八首。字畫遒勁。詩皆集中所無。內沈遼號雲巢。其押名頗似淹字。為豪以為。范希文用勢易去。可勝惋惜。

宋朝遺墨一册。宋徽宗絹上楷書詩一首。曰。十二樓藏玉蝶中。鳳凰雙宿碧梧桐。流霞淺酌留君醉。今夜吹簫第幾重。崇寧甲申歲。宜和殿書。又李忱絹上做懷素草書四帖。每帖書李白贈懷素詩二句。筆致飛動。奇崛入神。又紙上做懷素書二帖。各書五絕一首。無款。一印翰林學士。一印廷臣書印。疑廷臣即庭堅。又絹書溫而栗。直而弘。大樹不凋隨風。無款。運筆藏鋒絕妙。

宋高宗大字絕句一首。云。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無款。畫思白來仲樓帖中。有臨此詩。縮為小字。亦不著何人書。予有高宗李英公碑。筆法相類。故定為懷素書。其字全類黃山谷。考其時。劉豫亦使人習黃書。近臣如鄭僊年。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學米元章。至紹

興初。又改法二王。此書當在建炎中耶。又嘗閱其自作翰墨志亦云。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良然。

張溫夫書陶詩種豆南山下一首。用金錯刀之法。

岳珂玉楮詩。一本。珂字蕭之。號倦翁。武穆之孫。此自書其詩。後有跋語記之。凡八卷。今僅二卷。曹秋嶽識于後。云。萬歲通天帖中。有倦翁題字。筆法正同。辨是真迹。

張南軒臨曹娥碑。與文氏停雲館所刻一札。筆法相類。後附趙松雪送中峯茶啓。合為一册。

趙松雪楷書尚友齋銘一軸。篆書尚友齋三大字。又書東坡次韻。潛師詩一卷。後用鷗波二字雙連印。此印他處未見。又篆書小字千文一卷。有明陸太宰完印。及項墨林題識。此書秀潤精密。王弼州所謂如殘雪滴溜。蔓草含芳之狀。洵不虛也。今世人第尚公真行。不知真貴于行。而篆又貴于真。篆乃字源。又作篆字一。其功可敵真三。是以尤可貴也。

鮮于伯機草書前出師表。圓勁之中。復饒委媚。洵乎吳興之亞也。

吳仲圭草書心經。筆法類畫竹之風。枝兩葉。而其畫竹亦如此。草書可謂畫通畫。千古無兩。陳眉公題簽併跋後。嘗見近時尤悔菴跋書法華後云。古今書法。獨不可施之寫經。蛇鬪劍舞。斂脚漏痕。不過游戲三昧。噫。使見此。當為憮然矣。

楊鐵崖書一軸。云。至正景午大暑。識于朱氏玉井香齋。賦詩十有二韻。書似西枝。玉海鶴屋三才子共

和之。朱公神仙人。冰雪照肺腑。祖幣閱羽化。祖書在冊府。門掩一畝宮。虹梁跨風渚。喬木八九株。梧桐雜槐樛。中有玉井香。銀雲灑零雨。俗士不必來。佳朋來不拒。嚮茶不無童。謀酒自有婦。核破玉刀霜。桃笥卷金葉。上方響歌洞。仙白題舞麗女。梧溪斥琴操。主者極能。評詩。謂梧溪子。戲琴。海嶽訂畫譜。米老為也。棹歌發復。冰花涼欲語。焉知人閒世。大火虛如虎。箕尾曳在草。玄閣書。東魯先生致校。

宋仲溫草書一卷。前書書法。後書剪刀歌。皆六字。急就章。甚狂怪。

元秋岩老子書古文篆韻二本。陶九成題。明王鴻羽跋。後見鐵網珊瑚。

元人草書。教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四不可字。皆不雷同。絕奇。不署名。惟一印曰。寸心千里。

解楨期草書古柏行一卷。可觀。

羅一峯大字一軸。張天駿草書一軸。皆可觀。

沈石田大字道大湖。見吳香諸山詩。長卷詩。見本集。約三百字。字徑二寸。逾逸古雅。全得涪翁家法。祝希哲紀聞一本。小字。皆紀明太祖建文成祖逸事。後自跋極圓純。有法。又臨十七帖。古雅得晉人遺意。文衡山楷書金剛經。後有董思白蠅頭細楷。寫蓮池大師法語。作跋。子先有元僧血書法華經。後又得吳仲圭草書心經。董玄宰楷書孟蘭盆經。惟未得名手書金剛經耳。近年忽禾中范成開攜書畫數種來。得

見此經。歡喜無量。重直酬之。已租不復來矣。又書劉隨州詩集二本。乃少年所書。後自記云。右劉隨州集。予甚喜之。但無清楚者。一日。祝京兆以清楚者示予。几頭偶然有餘紙。遂漫書之。以為便覽。文後有項士端跋。衡山先生詩。清致皎然。故宜深契。隨州前蒙用心勤敏如此。非可易及也。

吳勉老王震澤二公。與王真愚邀飯之。札葉為一冊。文衡山前題不忘一飯八分書。考王真愚字成憲。真愚其號也。岷山人。為駙馬都尉教授。楊君謙嘗為愚說以貽之。今觀吳王二公。殷勤致敬如此。其為人可知矣。

董思白楷書孟蘭盆經。後自跋云。壬寅元日。自先太史與洋墓事歸。書此經。十月展墓再書。十二月往先慈墓。宿戴振之山莊。遂書竟。偈曰。願以此功德。超度亡父母。普及一切衆。永斷三塗苦。又臨聖教序。規模不失尺寸。是蓋年筆。

又臨諸家書二十幀。為武林楊觀察所書者。無美不備。予得于楊氏之孫仲深。又臨懷素寄邊衣詩。及臨張長史不全千文。合為一卷。奔放奇逸。中年最得意筆也。又燕然山銘。做李泰和大照禪師碑。鋒穎銳。清勁異常。第一合作。

王覺斯臨懷仁心經。稍乏尖利。加以圓純。不失本家法。是善于臨書者。胡瓌轉坡番騎圖。射獵人馬以百數。皆隨坡旋轉。沙磧水草。山盡其妙。下層作驢駝散馬。尤極神駿。畫史稱其作駝馬。以狼毫筆疏染。取其生意。今驗之良然。其為瓌筆無疑。唐人畫在今日。希如星鳳。允稱鴻寶。

唐人四羅漢。神氣如生。精工之至。殆實休廬榜伽之流。董北苑滿湖圖大卷。高一尺五寸。長五尺許。縑素完好。作大江巖巖。深林稠木。含煙蓄雨之狀。備極奇觀。前作著色小人物。江濱巨野之地。樂工數人。奏樂擁二妹及侍女一舟。將抵岸。舟中坐紅衣人。上張蓋。及羣從環列。皆見雲煙過眼錄云。趙松雪所藏。有董元山水一卷。長丈四五。絕佳。乃著色小人物。為娶婦故事。今案之。即此卷也。所云長丈四五者。蓋截其後多矣。明董思白得此卷。始定為滿湖圖。跋中云。卷有文壽承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既展之。即定為滿湖圖。蓋宜和畫譜所載。而以選詩為境。所謂洞庭張樂地。滿湖帝子遊耳。觀思翁此語。因知周草窗未喻此。故以為娶婦故事。壽承所題。亦必相沿。以為田家娶婦圖。思翁勘出。不欲道破。以彰前人之短。故云字失其半。其鑑賞既精。而盛德又若此。可敬也。惜其未曾印合草堂之書。其為吳與所藏。歷傳為娶婦故事。及為後人裁割大半。均未之知耳。此卷思翁篤愛。每十年一題。三十年凡三題之前。二題見容臺集。茲不錄。後一題止署年月。下云。射陽湖舟中閱。卷首標題。及卷末私記。亦皆親書。自云得于京師彭孔目之家。思翁歿後。為中州袁伯應所得。伯應名樞。乃思翁年姪。崇禎十五年。權濟野。購諸其家。亦私記于後。王覺斯跋云。袁君收藏如此。至寶。葵邱城墮家。失有此數幀。不宜鬱宜快也。蓋以袁獲此歸。旋遭流寇之亂。此卷無恙。故云。康熙庚申。此卷忽在武林。為予所得。願此卷前後為趙董兩文敏所寶藏。而予亦得暫留雪中。之爪。何幸何幸。今計三十年以來。此卷自北之南。既復自南之北。州又復北之南。林無翼

而飛。遷流奚速。吁。寧可作滯相觀耶。己已為下令之中丞。強易去。又復自南之北。尋聞取入祕府矣。此一名蹟。故迫記于此。

黃筌金盆浴鴿圖。大幅。著色牡丹。下金盆。羣鴿相浴。有浴者。有不浴者。有將浴者。有浴罷者。有自上飛下者。共十一鴿。各各生動。極體物之妙。真神品也。案楊廷秀揮履錄。載李和文遺事。其家有黃筌金盆鴿圖。疑即此也。

宋初人作魏處士詩意圖。處士諱野。字仲先。陝州人。真宗時隱居不出。為詩清苦。有名于時。真宗召之。不赴。令圖其所居。以進。具載宋史。此卷乃圖其居與像。仲先詩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之句。此景即此詩意也。用筆細潤秀雅。不知為何人筆。恐後之李龍眠不是過也。題者三人。嘗亦詳符開人。詩云。山空林密。草堂深。抱道高居。有此人。列坐琴書。消永日。邊簷花木。鶴芳春。烹茶敵睡人。如玉洗硯。題詩筆有神。生世欣逢全盛日。布衣終作太平民。榮賜厚。卜築東郊。歲月深。從高誰復繼斯人。白衣紗帽尋常態。翠竹茅堂幾度春。教鶴舞風。閒道與。拂琴彈月。自怡神。當時羅網收英俊。肩信林泉有逸民。海島吳升。大宋熙

皞世。四海悉昇平。輔國皆賢佐。貴富顯榮。仲先志高蹈。藹藹贈佳聲。悠悠水竹勝。草堂風露清。老鶴研蹄舞。焦桐斷續鳴。大布以為服。出跨白驢行。萊公至相得。賦詩適餘情。筆掃長短篇。語出鬼神驚。若人之耿介。終始能堅貞。焉知百歲後。泠泠存高名。八十二壽馬純。

郭忠恕溪山行旅圖。大幅。山皴石脈。松幹人衣。皆非近今所恆觀者。予家藏北宋山水名蹟。董巨之類。皆已散去。存者僅此耳。李伯時天帝釋像。大幅。上寫玄武真形。下五龍王迎朝。大海波濤。珠宮貝闕。其中為龜鼉鯢魚。以及蚌蛤蝦蟹之類。靡不悉具。皆現半身。為男女形。或手秉樂器。或經卷。以隨五龍。無奇不備。真偉觀也。筆端入化。莫測其起止。斷非龍眠不辦。此畫明亡。出于內府。杭人買京師者。得之市中。予又得之杭人。緣理多敗。固無怪也。

又十六應真像。細潤高簡。神采奕奕。不作蒼怪。深得自然之妙。無款。雖未必果為龍眠。亦宋人之高手也。凡十六幀。後有元僧彌正書贊一首。許道寧雪嶺盤車圖。有小字款。墨色深入。緣理。其為北宋人筆無疑。閻次平寒巖積雪圖。大幅。筆力蒼深。圓秀。不下李晞古。項墨林收藏。軸上記。用價壹百貳拾錠。得于錫山華氏。張丑作清河書畫舫載之。馬遠落照圖。董思白題于上方。又雪景大幅。宋人雪溪漁隱圖。做郭熙。宋人載鶴圖。長三尺。寫湖天之景。前畫一舫。載鶴而歸。未畫一人。憑檻而待。意趣甚幽。劉松年淵明還莊圖。作五巨柳。稚子候門。一舟輕颺而來。中坐陶先生。神情坦夷。意致閒適。文衡山前蒙

書栗里清風。文水王弼州跋。馬麟寒江獨釣圖。寫江雁雪。敗草蕭蕭數株。沙際隱現蜺蛤之屬。一老翁施竿。擁袖呵凍。意致幽絕。宋人宮女勘書圖。有晉府收藏諸圖書。

梵隆六高僧像。前後有元內府上品葫蘆印。跋者三人。曰。右僧梵隆六高僧像真蹟。筆法出李伯時。而性情實宗閣立本也。可入妙品。李章開學士院鑒書博士。吳興梵隆寫羅漢。出入盧楞伽。貫休。此卷精微。直與伯時抗衡。焚香展玩。當有吉祥雲覆之。不獨撮吾曹于白毫光中矣。陳繼儒。梵隆寫高僧像。本李伯時法。不規則畫。獨于神檢措意。此六大士。一蠻奴。十四眸子。炯炯如寒星。曉月。芒采互注。英奇哉。古云。至人每不言。而相喻以道。此特頰舌無翕張耳。安見老宿鐘韞。不具是中也。先師馮司成公。寶此有年。今得重展。已十五周星矣。竹編李日華。

張遠東坡笠屐圖。後有魏了翁。馮子振。鄧熙。李孝光跋語併詩。今錄三人。東坡在儂耳。一日訪黎子雲中。涂值雨。從農家借籬笠木屐。戴履而歸。婦人小兒爭笑。邑犬爭吠。東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魏了翁。東坡道人儂耳。田畯往往坐爭席。孰黎子雲久莫逆。晴沙數步為爾出。中途豈料逢點滴。竹雞滑滑揮灑疾。河橋冠蓋無處覓。老農家具姑劇急。瘴癘何異廊廟鳥。簪頂齒蹶亦妙劇。前赤壁。後赤壁。玉堂茅屋等瞬息。海南海北其眠食。流行坎止隨所適。天一笠。地雙屐。風不能飄。雨不淫。馮子振詩。鄧熙。頭戴笠子。脚著屐。村南路滑行者稀。兒女笑人羣。犬吠。家僮送客子。雲歸。門巷斜斜榕葉重。野田漠漠豆花肥。玉堂閒煞揮毫夢。錯喚朝雲為煖衣。李孝光。海粟跋未錄。

趙松雪蘇李泣別圖。大橫幅。畫羊銜蘇衣。蘇願羊痛泣。李慘容對之。其餘男婦。及羣駝馬羊之類。以百數。氣韻生動。筆致精微。全法唐人。為文敏畫中第一。又古木竹石一軸。石作飛白。樹上一鳥。竹色冷泠如寒玉可愛也。又著色山水小景。筆意高簡。近樹法唐人。遠山雲樹。又類小米。上書大德六年三月廿八日。為吉甫兄作。趙孟頫。題者二人。小舸輕橈向遠山。亂雲堆石水聲潺。遊人莫道來時晚。自有秋容到晚看。墨竹鏡天落日。萬山秋。雲水微茫島嶼浮。欲訪仙源迷舊迹。滿江煙雨並歸舟。潘紀。

又趙氏一門木石蘭竹卷。一為子昂古木石。竹法唐人。款云。子昂作與淑安三娘。一為管夫人竹石。自題云。暮嶂遠含青。春光帶空碧。細看風前枝。拋書枕蘿石。一為仲穆蘭竹。三幀皆有會稽馬氏圖畫。蓋其所真集也。高房山雲山一軸。款云。克恭為希石作。淋漓滄鬱。真趣爛然。奇作也。倪雲林題其上云。至正癸丑九月八日。借君麟訪耕漁隱者。風雨乍晴。神情開爽。耕漁出房山。此圖見賞。喜而記此。案耕漁。徐達左。字良夫也。又雲山大幅。上自題云。雲山隨處覺。風雨與中孤。高克恭併題。案高克恭。待時云。雲山行。又一軸。款云。克恭為子信學士作。其下幅紙敝。又雲山高逸圖。作高山數層。雲氣吞吐。其下虬松偃樹。豁橋書屋。攜琴訪友。皆清潤可掬。遠望之。覺有薄

霧一片。籠罩其上。奇筆也。無款。有吳江史明古收藏印。井西道人亂山藏寺圖。意象奇奧。冥契真宰。脫盡筆墨蹊徑。予謂元人逸格畫。當以井西為第一。大癡差足彷彿。山樵梅老。雲林遠不及也。楊鐵厓題方幅上曰。相海上人。持此畫求予鑒辨。予曰。此井西道人筆格也。予感今之避世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未見有蒼藤古樹。森索如此境者也。噫。此非台之寒巖。刻之篠嶺乎。追憶舊游。于此紙也。恍如夢云。至正壬寅正月十有六日。鐵史在雲間草玄閣書。案鐵史多題井西畫。予又見一詩跋。有井西道人出神去貌。得蓬萊第一宮。予又見元人詩。題有王井西。蓋必道士。不知其名。俟考。

黃大癡筆峰登翠圖。放云。至正辛丑歲七月七日。一峰道人為雲峰先生。畫筆峰登翠圖。時年八十有一。予得此畫于山陰朱相國家。相國生平寶重此畫。構一樓以對稽山。懸此畫于中。大癡又有浮巒暖翠圖。與此有二翠之目。皆其高年所作者。陳眉公云。子久畫以浮巒暖翠為第一。恨絹碎耳。今此幅側理完好。尤足珍云。

又湖山秋霽圖。散木數株。離披坡陀之上。凡數處。皆積雨後景象。下作細筆蘆葦數層。一舟從中蕩漾而出。儼然九秋雨霽。朝旭初映。微風拂拂時也。上題湖山秋霽四字。其蘆葦全法北苑。滿湘圖。乃知名人作畫。必有所自云。

又觀瀑圖。取境幽冷。用意深微。筆墨之痕俱化。上書平陽黃公望寫于雲間客舍。相傳大癡陸姓。常熟人。出繼永嘉黃氏。故署平陽。

又山水一軸。寫秋林水亭。幽冷可掬。頁性之題云。此老風流世所知。詩中有畫畫中詩。晴窻笑看淋漓墨。贏得人呼作大癡。此詩見本集。

又臨谿書屋圖。一軸。無款。藍瑛及子孟並題于邊幅。王叔明蘭雪齋圖。款云。黃鶴山中樵者。作于蘭雪齋中。清玩其畫。如作書。信筆揮灑。而天趣橫溢。意致超絕。

又山水一軸。無款。沈石田。沈嘉則題于上方。

倪雲林秋色秋林山色圖。遠山帶夕陽色。松二。絳葉樹一。衰柳一。樹幹多用渴筆。平坡淺沙三數層。石出齒齒。儼然霜寒水落境也。上題云。寓館風雨秋。開門草苔。懷人思奮飛。攜書此留滯。玉琴和幽吟。竹牖聊靜憩。西山日在望。白雲淡生媚。寂寞棲德園。清虛捐世味。石竈有餘烟。未收煮茗器。八月二日寫秋林山色。并詩以遺伯循。文學倪瓚。

又霜林遠岫圖。董思白題于邊幅云。倪元鎮畫出于關全。少加柔雋。遂成逸品。此圖純用關法。此軸程孟陽所藏。董思白過其家。索觀題之。見孟陽耕堂集。題董畫冊後。又師孺齋圖卷。自題云。徐孺新祠湖水濱。滄波蕩漾白鷗春。東都第宅埋荒草。南國衣冠薦落蕪。華胄能傳青史舊。盛游況喜綠衣新。若逢此士須相語。蚤瑞明時作鳳麟。倪瓚并詩以贈伯樞茂學。案伯樞徐姓。環名。慕徐孺子。以師孺名齋。鄭元祐作

師儒齋記。文長不錄。今錄詩跋者五人。吾慕徐孺子。高風百世師。躬耕東湖上。不為好爵縻。三經既兼綜。百家亦傍覽。聲名起南服。閭里無拾遺。安車且莫致。府將將焉為。徒懸太守榻。千載有餘思。環也父子間。文采多令儀。族大由遂綿。玉研傳會稽。咸彼同自出。景行方在茲。俛修繼前躅。高蹈良所稀。二月水生黃柳齊。故人直往大江西。船從孺子亭前過。詩向滕王閣上題。自有綵衣娛暇日。更將綉帙事幽棲。山青雲白三千里。應是相思路不迷。徐孺子。徐孺子。躬耕江南卑薄之域。而薦當三輔公族之先。安車元纁。不若豫章太守之一榻。其人蓋可知矣。大樹將顛之語。惟郭有道聞之。謂之高士宜矣哉。今朝廷清明。野無遺逸。伯樞妙學青年。足為輔世之具。乃以師儒榜其齋。余非林宗。不得其說。以待避雨者至云。顧韓徐環伯樞。元季儒流。倪迂為之圖。尚左生為之記。勝國諸名公為之題。意亦篤行君子。以孝悌名者耶。客偶持示此卷。披其圖。讀其辭。恍然如見其人。敬題數語于卷末。以慰遐慕之思云。沈周雲林先生。用意簡遠。用筆輒高。一竹一石。已價重千古。何況此卷。屋宇樹石。無不著意。他幅以少為佳。此又以多為貴。余生平不一見。真可愛玩。其後題。俱出名人手書。畫極極。詩文竝妙。足稱三絕矣。王龍又有程嘉燧陳盟二跋。前有吳門袁戒卿華亭周鼎收藏印。嘗閱容臺集。謂雲林畫幅猶多。畫卷經少。極意崇慕。此卷惜不令思翁見之也。

又枯木竹石一軸。自題云。竹影橫斜寫月明。青苔石下聽鳴琴。我來彷彿三生意。琪樹秋風夢亦驚。淨名菴主畫與韻王生并詩。題者三人。疎篁秀石倚喬柯。隔世相看感慨多。憶其松陵江上住。敲門拄杖每相過。僕與雲林翁寓松陵江上。十餘年。焚香弄翰。酌酒賦詩。日無閒闊。翁今物故矣。披玩此圖。豈勝慨然有動于中耶。因賦詩追思云。是日花雨霽。柳風寒。猶識我此情也。洪武甲子三月十三日。呂志學古木竹篁傍石。歲寒同志絕奇材。悠然對此成佳趣。閒寫新詩入畫來。蓋後歸正雲根磊磊玉脩修。煙淡風清落木秋。逸筆醉時揮灑後。不知何處采真遊。吳郡徐範。

商德符溪亭坐隱圖。做北苑有清潤之致。方厓竹石一軸。馬治題云。瑟瑟空外音。兀兀林下定。伊人本無作。獨坐听已暇。珠光納大千。重疊秋更疊。萬籟何緣生。太虛自成聽。悲哉湘川瑟。經乎衡之聲。風泉雜梧竹。物我此交響。如何濁世士。強聒有不醒。焉知圓通門。廓寥謝畦逕。文靖攜方厓。所畫竹見示。俾錄虞道園先生寄題聽秋軒詩。軒蓋厓在重居寺時。燕私之室也。因記前十五年。厓自吳門歸。予亦次第先生詩韻。雖不免識者效顰之譏。漫附此以見意耳。馬治此畫。李竹懶載于六研齋二筆。謂其竹漸澁如有聲。洵不誣也。倪雲林集中。多有與方厓往復詩。又有題其畫山一首。山水更不知若何佳耳。

顧定之風竹一軸。上書迎風二字。筆法圓純。竹二枝。飄飄然隨風掀舞。而仙筆也。方幅有紫芝圖。主人題詩云。虎頭孫子詞林彥。少小聲華重淮甸。指根到處有清風。寫出瀟湘秋一片。麤麤涼影舞雙鸞。嬌媚煙稍捲暮濤。碧雲匝地搖森爽。滿屋蕭蕭六月寒。畫旭字泰初。長江偉觀圖。畫金焦兩山。筆意沉雄。類郭河陽。更饒洒落之趣。題以五言長篇。詩學淵古。書

法道類。可稱三絕。同時題詩者三十有二人。不備錄。今止錄其自作。曰。龜書出洛水。神禹膺九疇。豈伊彝倫敘。洪濤亦安流。惟岷西南隅。金火相網繆。江源發其側。微茫不容舟。淺瀆滄濤塗。道遠勢乃逾。辛勤逾青城。憤怒脫黃牛。淡水廣兩川。彭蠡會七州。幼幼朝宗心。自可無滯流。屹彼金與焦。相望僅一瀉。離立當要衝。不沒亦不浮。大類武安西。震蕩不得謀。神奇北山捷。乃以一卒收。又似尋邑兵。兇虎雜雞豚。氣貯百丈。草草就伴囚。巨測天地心。平地陳險幽。我疑東海若。力據江上游。于此戰不勝。奔迸若兕矛。不然江神。幾厥婦。義從遊。天吳役秘怪。負石奠雙邱。九思苦未得。物理諒難求。因悲英口人。爭此若射侯。偉哉韓將軍。鐵鎖繫萬艘。向非天與靈。萬騎真杵投。至今江之波。猶負脫鼠羞。我昔曾過之。清淚淚盈眸。中流一長嘯。宇宙爭百髮。東顧無津涘。赤日出海頭。西望赤壁磯。尚想孫曹劉。正北維揚城。樓櫓鬱和糾。寒煙際衰草。日落風颼颼。近聞事益殊。沙戶遠稱會。舳艫火鷁。浩蕩劇長虬。蕭瑟但一氣。焉能辨邪溝。向來金碧堆。一炬十二樓。諸天盡星散。死樹生清秋。時事翻覆間。桑海變蜉蝣。安知億劫外。偉觀寧此不。取我金叵羅。披我紅錦裘。酌以一杯酒。淨洗千古愁。至正丙申之四月。董旭畫前圖。併賦其左。

陸天游攜琴訪友圖。小軸。此文衡山所自出也。徐幼文雲林書屋圖。純用淡墨。蒼秀逼人。後張錫詩。錫亦作天錫。天順進士。有書名。王孟端山水一軸。孤幽淡遠。全做雲林筆意。上題詩云。興來愜所適。怡然坐苔石。一鳥波閒鳴。數峯天際碧。幾欲寫幽懷。徘徊忘日夕。王汝玉和詩云。高吟情自適。憩此林下石。潮來滄海寬。雨霽遙天碧。惆悵望江南。煙濛數峯夕。

又月亭讀書圖。鬆秀沈著。有天然妙韻。劉伯溫蜀川圖。上題云。蜀川圖為雙陽本中使君西行餞。畫法類徐幼文。王孟端。而蒼莽過之。青田傳記從來不稱其能畫。而予亦生平僅見此一軸。暇日齋中懸此軸。適家弟遠菴見之。噴噴贊歎。以為奇特。半月後。忽作札報予曰。偶閱李戒菴漫筆。載此畫。因錄其言示予曰。誠意伯青田劉公。作蜀川圖。為雙陽本中使君西行餞者。圖為丹陽孫氏所得。徐兼山館于孫親見之。對余說。夫雙陽乃余邑舊稱也。本中使君。竟無從考。姑以俟知者。然劉誠意勳業盛矣。亦孰知其餘事之精如此。未又云。張藻仲有題蕭山縣尹尹本中。吳越兩山亭卷。古風一首。抑江陰人。姓尹。字本中。為蕭山縣尹者。耶。予今得戒菴此論。此畫益增重矣。戒菴名樹。江陰人。在嘉靖間。丹陽孫氏收藏書畫最富。畫稿極多。又案金陵。其後字本中。洪武時人。其人否。

戴文進水墨畫花下。一貓宛然如生。又張天師一軸。又三星圖小軸。謝孔昭秋林遠岫圖。全法大癡。而蒼莽秀逸。別具一種妙致。山頭清峭。喜其不作疊山狀。蓋孔昭自謂謝疊山也。題者三人。霜空木落。減青紅。古澗寒泉。奏晚風。策蹇攜琴。閑逸者。清標不與世雷同。一願氣沈沈。碧天迥。雨霽疎林翠。烟暝溪上山。光潑黛。淡溪頭。流水玻璃淨。石徑荒涼落葉黃。潤聲不斷松風長。塵香苦軟。塞驢穩。地偏行樂。應徜徉。字文鶴。秋林雨初霽。遠岫煙中碧。山徑久蕭條。時有騎驢客。微陽斜

香苦軟。塞驢穩。地偏行樂。應徜徉。字文鶴。秋林雨初霽。遠岫煙中碧。山徑久蕭條。時有騎驢客。微陽斜

沈石田做雲林山水一軸。上題云：招提寄孤蹤。小雨值梅節。佳客東南來。令我懷抱悅。高談竟西日。繼火未云絕。彼核羅時新。尊醕更清冽。會暫離固多。莫作匆匆別。五月既望。雨阻雙蛾。借舍宗儒。試史泊世。終懿親乃。寫願于岑寂。又因吳紹宗持酒。相與劇談。抵夕。予欲屈二客。連榻歸。宗儒歸與浩然。使予於悒不已。故末語云云。癸巳沈周。

又做雲林著色山水。上題云：迂叟秋風客。晚年江海家。致僊當化鶴。語淨已餐霞。南國天宜放。西湖月可賒。而今清閣閣。誰與一澆茶。

又山水一軸。做吳仲圭。下筆辣甚。上題云：老去心閒事。閒竹聲禽語。四簷開。為君寫得幽居樂。溪外還添數朵山。丁酉季冬十日。雪晴風峭。偶憶□□老友。因呵凍作此寄意。

又太湖張帆圖。寫太湖諸山。煙色空濛。風帆縹緲。是其最得意筆也。上題云：卓午道湖如馬馳。笑談兩客一舟移。試看帆力因風健。亦似人生得意時。樹影過村驚鶯戾。波光搖目愛參差。舟程即達無全日。此快天應補拜遲。後三月十九日。與應和同謁裕軒親家。揚帆過湖。疾如奔駿。即與賦此。併圖持上。几格。且為相見之贊。又以贖遲拜之答。倘有和章。尤為幸也。姻生沈周。上裕軒親家閣下。案應和姓順。

又風雨孤篷圖。上題云：路滿春泥水滿河。百程風雨為人過。世緣纏繞那趨得。體力衰遲可奈何。孤閣正嫌杯蟻竭。小晴猶快野鷺過。客愁種種須詩遣。苦死搜來句未和。弘治庚戌首夏十九日。為有勢力者迂行。毘陵道中。風雨孤篷。與濟民同載。濟民有作。遂用其韻以紀所歷云。

又聽泉圖。極老筆。紛披之致。如聞水聲也。詩云：數株奇古樹中藏。一草亭。俗喧人不到。惟聽澗泉聲。又夜雨圖。小軸。山雲屋木。寫夜雨景象。入神之筆。詩曰：雨中作畫借溼潤。燈下寫詩消夜長。明日開門春水闊。平湖歸去自鳴榔。丁未季冬三日。與德徵夜坐。偶值興至。寫此以贈云。案德徵姓史。石翁之妻也。

又游北寺詩卷。字徑寸大。全法雙井老人。詩曰：喧市紛聒耳。幽尋遠城陰。誰知此城中。其境得山林。僧寮做小構。據此西水滸。清流可義掬。鬚眉亦堪臨。返照在東壁。水影浮虛金。人物相映。寂靜宜道心。散木列左右。上下鳴春禽。疎竹不蔽牆。疊疊見遙岑。游賞無禁客。酒茗喜相尋。借問常來轍。記壁曾誰吟。筆硯我所事。漫以開煩襟。過北寺慶公水閣。消遣一日。甚得清適。因留此詩。汝器知之。恨不能追。乃錄寄去。以厭其好游之心。沈周卷後有餘紙尺許。後畫水墨芍藥花一枝。宛然迎風笑日之態。真仙筆也。案汝器姓吳。號東湖。遊作東湖記。

又詞翰一紙。風雨葵花小院前。老夫留此學安禪。家中儘有家中事。客裏還修客裏緣。蒲酒畔。粽盤邊。一般佳節過年年。浮生所寓誰拘我。著處為權也。自仙。端陽節對雨解粽。填鷓鴣天詞。留為僧房故事。

又江行送別圖。卷。運筆秀潤。絕去本家色。石翁之超格也。上詩云：百年忠孝江頭話。千里關山別後思。雲錦功成應有待。行看褒詔下丹墀。不知為何人者。後有陳蒙。劉珏。余學夔。陳壽。盛子勉。盧儒。宋景諸人送行詩。

又山水卷。長丈餘。文衡山題詩云：細泉涓涓落澗平。蒼煙不斷江洲橫。湖亭欲上山滿目。新水浮空春雨

晴。江南此景誰能得。石田先生最神逸。輕風澹日總詩情。疎樹平臯皆畫格。由來畫品屬詩人。何況王維發興新。胸中爛熳富邱壑。信手塗抹皆天真。墨痕慘淡法古意。筆力簡遠無纖塵。古人論畫貴氣骨。先生老筆開嶙峋。近來俗手工模擬。一圖朝出暮百紙。先生不辨亦不噴。自謂適情聊復爾。豈知中有三昧在。可以意傳非色取。庸工惡札競投售。鳳凰一出山雞廢。山窗展卷見滄洲。恍然坐我澄湖裏。定應奪卻造化工。不然翦取吳淞水。只今此畫不可得。潦倒門生已頭白。相城溪上草煙空。落木秋風堪歎息。

又醜墨畫楓樹二株。一偃一仰。亂葉無數。飛墮空際。及波開。上題云：楓落吳江冷。為曲水兄寫。項孔彰題。五律一首。落句云：葉葉離亭影。寒波似我描。

又椿樹白頭。老幹婆娑。二禽棲其上。宛然如生。下作秀石及長春花。題云：堂前種此靈椿樹。滿地碧雲宜白頭。壽到八千還健在。人閒又見一莊周。沈周為宗瑞寫。壽鄧宗盛八十。宗瑞蓋其培。能勤敬如此。可謂半子矣。題者四人。白頭偏喜說椿年。八十從今到八千。不向明堂作梁棟。深山貞節老彌堅。吳瑞。摩挲老樹千年物。廢我百年雙白頭。左右瑟琴忘把弄。四時花草度春秋。浦應祥八十詩。翁隱者流。手栽椿樹破青邱。而今枝幹大於斗。下有長春上白頭。唐寅。霜皮溜雨色參天。閱到春秋已八千。玉潤冰清相照映。新

又著色牡丹上題云：三月十日天半晴。慶雲庵裏看春行。桃娘李娘俱寂寞。鼠姑照眼真傾城。老僧卻在色界住。靜笑山花惱客情。飽妝倚露粉汗溼。醉肉隔紗紅暈明。吉祥將落舊有恨。急借紙面圖其生。明朝攜酒正恐後。亦怕敲門僧厭迎。戊戌春季。徐甥克成隨游慶雲精舍。闌前牡丹盛開。因此紙戲寫其生。亦贊詩於上。遂為徐克成卷去。亦不惜也。

又雪蕉圖。上題云：王維偶寫雪中蕉。一種清寒尚未消。前代風流思舊觀。後人影響見新標。殘黃潦倒漫詩迹。破葉離披折扇杓。思與蒙莊同鹿夢。曉窗呵筆費詞招。按少蕉鹿出列子云莊謔。

又紫木筆花詩云：江淹將夢寄芳叢。含紫苞香要日烘。無限春愁書不盡。卻來開口笑東風。

又荷花詩云：天上墮輕霞。亭亭映秋水。芙蓉露嬌面。凝妝明鏡裏。

又蓮花詩云：昨夜客窗下。三聲曉夢驚。不眠思早起。布被覺霜清。

又芙蓉鴨詩云：甫里先生愛。吾今亦愛之。傳神聊一過。如在碧園時。

又菜上一花將半落。詩云：南園昨夜雨。肥勝太官羊。党氏銷金帳。何曾得一嘗。

又書畫冊共三十五。錄其詩與題語之佳者。莊生苦未化。託此夢中蝶。我畫夢中夢。浮世寓一雲。莊周夢蝶。老米呼不出。雲山千萬重。我生百世後。墨瀋見秋容。雲山壓雪不開門。瓊林自一村。小橋流水外。點凍買雙尊。雪野岸饒雜木。溪清亂石露。何更獨握杖。平坻迂晚步。鮮飈吹輕裾。夕照隨鳥度。詠歸人不知。與物聊自遇。傲雪林篁閒。庭有奇草。花卻類雞冠。破曉不能唱。低頭露未乾。雞冠花。一月厭久雨。科頭眠竹樓。枕痕猶未熨。苦苦又啼鳩。梨花鳩。公宜休之披。汪信民之咬。咬以自勵。披于俗矯。吾不能俊劣。

其間惟是一吸一飽。菜君家有喬木。慈鳥來上棲。家中生孝子。啞啞為人啼。古木鳴。古錦囊中物。千珍與萬珍。憑君莫輕視。天地養其仁。石榴一顆壓霜枝。紅鮮味更滋。渴喉思快啖。還潤我詩脾。神長松不易寫。松高筆未高。假枝聊月下。略略試秋毫。

又山水八幀。一題云。頭腦已冬烘。鬢亦霜蓬。只今年紀古稀中。不敢相參時。一輩情況難同。茅屋少人蹤。滿地殘紅。君來莫怪酒尊空。一味清談聊當飲。儘慰衰翁。餘不備錄。

朱宗儒綠香泉卷。山水初不經意。草草而成。絕類沈石田。前于鵬書綠香泉三字。弘治中。嘉興鄒汝平歸東邱。掘古井。得泉甘冽。名綠香泉。乞名人爲圖。及詩文題咏其事。凡十有九人。今錄其九。冷洽終不涸。塵沙淘汰工夫歲。每加地脈潛通洪。漢水年芳元。靈菊潭花。靈湫靜貯波千頃。餘瀝兼沾郡幾家。我欲騷瓢于此過。帶將一滴及天涯。伍常乘驄坊裏綠香泉。整井清冷故宛然。味入茶經甘若醴。光生瑤玉碧于天。銀床金幹虛云美。雪乳丹砂亦浪傳。好事東邱增盛事。地靈還藉主人賢。層巖苦窠不出河濱器。地令人靈似有之。今日綠香泉上坐。百年高興有誰知。趨避萬物遭逢何。不有誰知古井易佳名。色隨綠茗增春韻。味助香醪作聖清。采石江邊真下品。陸家雷裏更新評。地靈可爲東邱子。病渴相如最繫情。呂昌伊優金索轉銀牀。滿引瑤池碧玉香。聞說一杯甘似蜜。與君相結賦滄浪。庶可湘可濯。可通神。石楚何年似作新一色。莫分波底樹。三春知潤泮中芹。天文東井吾何據。地志溫泉此是真。問道子雲能賦賦。乾坤回首豈無人。輝輝泛綠流香二美全。一泓開甃自何年。石苔冷沁梧桐月。林鶴晴飄橘柚天。地有鸞湖來活水。譜從鴻漸續新篇。竹爐春茗時分試。想見東邱夜未眠。馮蘭最愛荆公詩句好。不圖先得我同然。于今寄語蟠龍道。莫向山腰水底眠。張時泰。水流地中隨地出。出其地始有名。譬如人亦有所託。託非其所空勞形。綠香泉也在地之靈。人之瑞。我歌綠香泉。無任感慨爲君記。錢謙

吳瑞卿臨王叔明太白山圖卷。前有王理之篆書。太白山圖。長丈餘。秀潤明媚。與古人奪真。瑞卿名天麒。沈石田高足。石田集中。咏瑞卿詩最多。叔明太白山圖。石田所藏。吳借臨之。石田爲作五言長篇。題于後。細書端正。逾勁亦未多見也。詩曰。我家太白圖。太白山于焉備。山亦莫加高。林亦莫加遠。天童古佛宮。盤盤奠坤位。佛爲山莊嚴。山作佛布施。擇勝啓道場。佛子亦多智。千樓絡萬閣。訝出昆虛伎。飛蔓揭煙霞。帆稜日星比。金碧足輝映。時復交蒼翠。重嶺與複嶺。附綴認肝肺。雲去若撐天。雲來若無地。自天設此觀。天自若無二。松行二十里。一一幢對植。方池落天影。何年萬工治。神泉及樂石。瑣細各具類。兩溪貫其麓。梁圮鎖三四。遠近羣小山。趨拱左右至。如家有嚴尊。爲從皆幼稚。路入岐而一。宛轉仍迤邐。包錫走縑流。騎或官吏。菊蕙亦絡繹。明滅見隔樹。于時及高秋。衆葉霜所被。青紅錯顏色。巖谷更增賚。案圖指歷歷。如讀鉛鐻記。引紙僅及尋。願有千里勢。作者王子蒙。品高見超詣。出入右丞筆。綠蹤究其自。想居此山中。不以歲月計。游觀稔心目。思到方位置。乞我日臥遊。不用機緊繫。我藏三十年。客客未輕示。吳生學丹青。不但許能事。久已知此卷。未敢言借視。我既察其色。一出厭所嗜。初見目不收。張口歎且悻。緝觀廢寢食。十日得恣意。然後敢舉毫。舒素敬一試。指指迨三月。極擬如精緻。便欲無我卷。後輩豈可易。但恐有豪欺。亦

有造物忌。我自擬我卷。子當亦自秘。案四都。蘇有題沈石田臨王叔明太白山圖。亦系此時。略加刪改。其加註。更可笑也。

唐六如對竹圖自題云。筆氣不厭久沉淪。投著虛懷好主人。榻上氍毹黃葉滿。清風日日坐陽春。此君少與契忘形。何獨相延厭客星。苔滿西墀人跡斷。百年相對眼青青。題者五人。我築小莊名有竹。君家多竹敬。寶一。般清味醫今俗。千丈高標邁古人。蕭蕭衣冠臨傲雅。年年雪月口口神。尋常豈是輕桃李。不解經冬祇歷春。沈周。晉代王猷成竹癖。不可一日無此君。此君林林總玉立。風節傲若臨蒼岷。顏君絕俗乃尙友。一瓢千古鼻祖貧。置像長哦伯夷頌。整冠日理與可神。翻雲覆雨嚴謝絕。歷雪經霜晚更親。桃李場中不涉迹。虛堂安得容雜賓。黃書君子本無黨。畸人必有隣。夷齊是賢主。徐樞固嘉賓。白雲聲相應。清風座不塵。我來當逕造。亦可作三仁。祝允明。挺蒼搖翠一叢叢。到處相看作主翁。未愧七賢來座上。定容千畝在胸中。捲簾暮對蕭蕭雨。欹枕秋迎簌簌風。不是王猷偏致意。平生氣味偶相同。文璧。竹竹當門立。對之心自清。雅持君子操。深結歲寒盟。白日惟端拱。長年免送迎。好風時拂流。環珮一齊鳴。都穆

又釣魚圖上題云。只將溪畔一竿竹。釣卻人閒萬古名。此二句。乃昔人咏嚴子陵詩。

又山水一軸。寫松壑憩亭陰。詩意細潤圓秀。金法李晞古。而無畫苑習氣。精謹之至。無款。凡其初年做宋人者。皆無款也。

又桂香亭圖。小軸。山水屋木。極工細。畫就。罩以墨。瀟瀟作煙霧景。甚奇。上題云。皁岑丹桂飄香。古岸夕陽秋色。煙波江上歸帆。鸚鵡憑林暮迫。幽篁風送。鸞鳴。野草閒花。沈陌。蒼茫雲水。悠然。中有高人遊逸。乙卯深秋。登鸚鵡皁岑。玩桂香亭。俯翠壁。蒼茫百里。皆雲氣。煙光。對景。摹于舟次。唐寅

字煙波釣叟。此乃其得意之作。後有陳眉公詩。曹秋嶽跋。乃項孔彰收藏。歸于曹氏也。又山水一卷。長丈餘。以禿散筆。醜寫煙雨景。不用一點水墨。而淋漓蒸溼。溢于維素。初視若模糊。細案之。又無不了然。昔米元章對道君。謂臣畫刷字。此純用刷法。可謂刷畫矣。是渠獨創之格。故特志之。以爲六法家一異事。予藏華亭畫卷軸冊子。近百幅。當以此卷爲第一。昔人于唐六如一畫卷。標其首日。天下唐卷第一。予亦欲云。

又煙江疊嶂圖。山頭出雲中。高峻聳拔。下作沙几八層。小樹屋宇橋梁。無不超絕。此畫亦可名八層沙也。又山水六幅。皆做宋人作。絕小人物。乃其蚤年之筆。

程孟陽文彥可。陳白室三人。共作歲寒三友圖十幅。每幅松竹梅各圖其一。識以印文。皆競出新意。亦文士之雅製也。又有邵僧彌一幀。

項復初墨竹小軸。上題云。北窻風起處。南柯夢醒初。天然如笑。入神之筆。

項孔彰四寶觀畫圖。爲董思白。陳眉公。項孔彰。僧秋潭。後有七言絕四首。各咏一人。不署名。余跋其後云。此卷樹石。乃項孔彰筆。圖像者不知何人。豈卽孔彰邪。正坐石上。右手捉卷者。董思白也。稍側而兩手提卷者。陳眉公也。據後昂首而觀者。項孔彰也。獨坐而倚石若無所營者。僧秋潭也。寫其觀空之狀。尤有思致。獨念思翁文采風流。輝映今古。此卷能留其真。使後人有如覩面。足慰遐慕之懷。何幸何幸。當與西園雅集頌頌不朽矣。呼寶之。

又雨竹一軸。極淋漓之致。姚雲東以後所僅見也。予暮年始好項易菴畫。收之已不下二三十幀。董思白謂項子京有此文孫。不愧好古。賞鑑百年。食報之勝事。不誣也。

又松風圖小卷。宋羅紋紙。高四寸。長三尺。古松數十株。細如絲髮。磅礴盡致。譚梁生前題松乃雄風四字。後自題曰。松已具雄骨。風復雄其雄。雄風一振。始雌風四面。我登峰頂望。八面皆玲瓏。嶺中多生動。掀髯競欲。響如濤激。雲翠入空濛。觀彼矯矯勢。后羿無弭弓。上帝怒其肆。殷雷布遠空。我筆能降伏。圖來寸楮中。墨氣可吞象。畢竟不言功。功歸夫天地。容得老詩翁。崇禎十四年春日。易菴項聖謨。題于懶雲堂。

唐宋元名人高幅雜畫一冊。共十幀。一爲唐人漁隱圖。作二枯槎。幹如屈鐵。枝如龍爪。奇筆也。疑是荆浩。一爲李唐雪羊。畫雪霧羣羊。散牧于山阿溪澗間。意態極爲生動。一爲王輝雨花圖。畫誌公說法。衣摺用左手作粗筆。雄俊可觀。一爲宋人梅花水仙。一爲白黃碧桃花折枝。黃字无咎。元大德間錢塘人。作花精妙。古雅。可追徐黃。錢舜舉不能過也。題者二人。玄都千樹欲無枝。全得春風爛熳吹。曉露未晞紅郁郁。仙源長在日遲遲。馮淵子白髮萬斛。脂染絳裙。錦屏春煖曉妝新。東風無限仙源思。逢著漁郎好問津。清江命行之一。爲趙子昂白描王右軍像。楷書至大二年八月四日。吳興趙孟頫畫。此幀紙色潔白。衣紋細如絲髮。神情蕭灑。雅合古人神品也。一爲劉靜修山水。靜修名因有道學盛名。未知其能畫也。自題詩曰。秋山千古一悠然。誤落關同筆意邊。急著新詩欲收領。風煙慘淡失天全。一爲黃大癡攜琴訪友圖。山頂

好古堂書畫記卷下

文衡山雪汀圖。筆意荒寒殊妙。上詩云。渺渺玻璃波。寄一篷。雪泥蹤跡。屬飛鴻。高人曾詠蘆花被。倦子常居玉葉宮。身似雙鳧三島外。夢迷孤鶴大江東。一聲長笛知何處。照徹梅花月滿空。微明爲雪汀羽士寫并題。

陳道復松陰幽士圖。蚤年所作。蒼莽秀逸。全法大癡。詩云。泉聲散寒玉。松陰散清芬。幽人坐來久。應是寂無聞。此爲武林楊翁泗水所藏。翁惟收明人書畫及扇頭最富。皆取紙素潔白。完整如新者。裝潢亦極精。此軸見其一班云。

董思白做雲林山水。上題云。三年不見雲林面。應向煙波狎釣徒。忽到劉郎舊遊處。種桃無地覓玄都。又柳陰釣艇圖。上題云。有綠陰處不受暑。多白鷗邊好放船。卻把功名都打破。一竿秋水弄江天。

又做大癡山水卷。上題云。大癡畫法超凡俗。咫尺關河千里遙。獨有高人趙榮祿。賞伊幽意近清標。又做北苑谿山行旅圖。後題滿庭芳詞云。宿雨初收。曉煙未泮。散雲都逐飛鴻。文君翠黛。一雲變翠容。多少風餐露餐。青螺髻。飄飄空濛。頻頻望。征帆滅處。遠靄與俱窮。但古來畫手。誰如莊叟。筆底描風。有江南一派北苑南宮。我亦煙霞骨相。閒點染。儂儂難工。須記取。維摩詩語。山色有無中。又大字書曲子云。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別類交。也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閒萬戶侯。我是不識。

不作巖石別具柔秀之致亦入神品張子正題云羣峰卓筆亂雲收獨立茅亭滿樹秋相訪攜琴何處客頻頻回步度橋頭一峰師平日墨繪要待贊至于高年筆力尤妙真不可及敬題此畫令人愛玩不已一為倪雲林山水上題云遠密齋字靜風雨莫爾蕭復此獲良觀并酒酒一瓢羣綠滌清幽幽并炫崇條世事方寂如聊以永今朝辛丑五月十日齋居對雨畫此併詩其上

一為曹雲西山水有淋漓清潤之致又高幅雜畫一册比前本稍低一為唐人鍾道畫一鬼作戲術首承一竿竿頭覆磁蓋若將墮狀鍾道及儀從羣鬼數十人皆目注此戲作驚愕狀至有不敢正視者甚奇一為宋徽宗鷹立子懸崖飛瀑間上有籀押一為東坡笠履圖其貌惟作微鬚數莖風流而兼篤厚真吾老坡也衣摺用筆如春蠶吐絲得吳道子法疑是米元章筆收藏有易菴圖書及黃琳美之印對幅王鑿書贊曰長公天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游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崖儂耳鯨波汗漫乘桴之游生平奇觀金蓮玉帶日維東坡戴笠著屐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下其如予何其如予何此贊見震澤集湧幢小品亦載之一為宋人作夏劉侯御龍氏揚簡為劉光祖楷書記一篇于上一為宋人雪溪行旅圖一為趙松雪水墨畫花下作飛白石殊妙一為趙仲穆秋林人馬一為吳仲圭墨竹二幀其一詩曰野竹野竹絕可愛枝葉扶疎有生態生平素守遠荆榛走壁懸崖穿石隙虛心抱節山之阿清風白月聊婆娑寒竹絕可愛枝葉扶疎有生態生平素守遠荆榛走壁懸崖穿石隙虛心抱節山之阿清風白月聊婆娑寒竹千尺將如何渭川淇澳風煙多至正三年冬十月十日似之來游武塘下訪出帙索拙作匆匆行意乘燭而為之老草率易以塞其請俟他日泛蒸溪造竹所再作也梅花老鎮頓首其一詩曰憶昔相逢武水頭行行送上木蘭舟遙憐日落蒸溪上野色風聲幾許愁梅花人吳鎮頓首至正四年春二月二十一日也案似之為張伯雨尊人仲圭兩載開為此二幀蓋其所用意宜乎書畫詩並妙如此一為唐子華山水清潤有致一為胡廷暉松下烹茶圖仇英所取法也此十一幀其一幀為趙松雪著色山橫幅雜畫一册共十二幀一為宋刻絲水壩一為唐人奔馬圖凡七馬一人後騎一馬驅之勢如追風掣電奇筆也一為宋徽宗青綠山水做張僧繇有籀押一為馬和之魏風葛屨篇作女子在室中縫裳男子著葛屨行霜林間乃澄心堂紙有元莊夢塘收藏印雲煙過眼錄載莊氏收藏馬和之畫册即此也一為李嵩宮苑圖上有宋內府璽一為宋人金碧山水作扇面式是趙千里筆意一為趙松雪孟浩然騎驢覓句圖王達善詩跋又一為水墨二鴛鴦略作淡淡數筆而形質已具神彩如生真神品也款云松雲道人寫生于吳興瀉波亭上對幅題詩二人瀉波春水綠潏潏溪救雙雙也自宜一段閒情誰貌得風流學士酒醒時雙宿若溪上蘋香動晚風風流人已矣冷落水晶宮下榮一為趙仲穆渡馬圖對幅鑿子山題七言長篇一首一為墨蘭無款一為唐子華做郭熙山水一為明宣宗首蓓小禽

方幅雜畫二册共三十六幀上册一為吳道子太乙真人大海中臥蓮瓣上持經卷口誦一為周昉人物畫兩人作拱揖狀一塗花面者朗白題一為唐人春山樓閣一為唐人飲馬圖一為周文矩橫笛士女作鳳頭笛二已持其一神思閒雅其一侍女持之一為黃筌畫眉梔子一為李成雪屋寒林屋跨山巔高級而上真宋初畫格也一為徐熙白鶴體勢神俊一為宋人秋林風雨一為宋人關茶圖一為宋人墨竹當

是湖州玉局筆竹葉相亞處留空白一道乃古畫竹法後人則重墨交加失古法矣一為宋徽宗北苑坵一為宋人來禽山鳥一為宋人水墨蘆雁一為宋人黃牡丹一為宋人竹鷄野菊一為宋人彌勒一為宋人寒梅山雀下册一為宋徽宗鶴鳴立于盆池石上對幅題宣和御製併籀押一為馬和之鄒風君子偕老篇高宗篆書君子偕老四小字寫衛宣姜像如雲鬢髮以及六珈玉珥象掃諸飾無不具備象服是宜極如山如河之致揚且之哲儼胡天胡帝之觀且欲笑如嘯丰神流溢宛非貞女氣象洵入神之筆也世稱其為小吳生殆不誣云一為宋人果菜一為馬遠梅理宗御書松下繁梅四字又一為漁父一為劉松年採蓮圖一為宋人茶梅雙鶴一為宋人山水作遠山做樹皆極粗筆中作極細小人物旅客漁翁牧牛童子及飛雁停鷺皆細入毫芒神采煥發化工筆也一為李安忠飲水牛又一為子母牛一為宋人敗荷脊令一為錢光甫魚一為趙千里宮苑一為胡廷暉水閣納涼一為王孤雲樓臺倒影又一為藤王閣皆細如絲髮一為錢舜舉秋葵一為黃大癡山水墨法沈古

又方幅雜畫四册共一百幀前文衡山八分書寓留二字第一册山水二十幀皆古名人筆一為李思訓宮苑有天水雙龍印一為展子虔隱山樓閣一為唐人訪戴圖疑王右丞一為唐人碧梧金闕一為范寬雪屋又一為藍關圖一為宋人雪嶺幽居類關同一為郭熙柴門晚景又一為谿橋散步一為高克明雪溪行旅一為宋人海日一為趙千里水閣開棋一為宋人松鶴一為龐子雲山水極工細一為趙松雪水亭納涼一為郭天錫京峴山亭一為高房山山水一為雪林山水雪林不知何人一為盛子昭秋林釣艇一為王孤雲樓臺倒影第二册山水二十幀皆宋畫苑人筆一為李唐春溪放棹又一為秋江晚渡一為劉松年春山讀書又一為水閣觀荷一為閻次平風雨歸舟一為馬遠竹亭有沈周審玩印對幅趙松雪書東坡倦看澗酌暗燈村絕句一首又一為松間玩月又一為梅龍又一為竹磴又一為訪戴圖又一為雪沽圖一為夏珪風雨歸莊又一為秋山行旅又一為捕魚圖又一為煙江釣艇又一為寒江獨釣一為樓觀柳莊一為蘇顯祖梅亭一為李嵩宮苑又一為龍舟第三册人物獸畜三十幀一為吳道子水月觀音一為周昉洛神一為唐人牧馬圖又一為案鷹圖一為陳居中崔氏聽琴一為宋人雜伎郎又一為擔經僧一為李後主壺中仙客用金錯刀法一為王齊翰卑田院圖一為李唐運糧圖又一為馬市圖一為劉松年買臣荷薪又一為列子御風一為馬遠劉海戲蟾又一為李鐵拐磨劍又一為竹下彌勒又一為竹間持呪又一為雪嶺盤車一為趙松雪白描老子立像一為趙仲穆秋林人馬一為陳所翁龍一為李唐牛一為劉松年牧牛圖一為唐人獵馬圖一為宋人鞭羊圖一為宋人雙羊又一為乳羊一為易元吉長臂猿一為錢舜舉獅毛犬又一為犬眠圖第四册花鳥草蟲三十幀一為黃筌梔子畫眉一為宋徽宗墨竹作妍鮮承露之態皆渲染而成不同後之畫竹法題宣和御筆作瘦金書併籀押又一為海錯圖有雙龍天水印一為徐熙風牡丹一為黃居寀蓮房蟹一為宋人紫禽山果一為趙昌桃柳鶯鶯又一為荷花鷓鴣又一為芙蓉白鷺又一為梅花水鳥一為滕昌祐螳螂又一為雉雀一為邱慶餘蓼花蜻蜓一為宋人鳥啄桐實一為馬賁鷹一為崔白鵝一為宋人鷓鴣一為宋人桃花小禽一為宋人花籃一為馬遠

梅月。又為松鶴對幅。楊妹子題詩云。仙丹傳頂壽無涯。豈許蜉蝣浪得知。行到水邊尤可愛。立居松上更相宜。妹子寧宗楊后妹也。用坤卦印。馬遠畫多其所題。一為馬遠玫瑰樹。又一為倒挂鳥。一為宋人雙竹。一為宋人梅雀。一為宋人敗荷。一為宋人餓鷹攫兔。一為趙子固三君圖。畫梅水仙山攀。自題云。從此三君成不泯。愛才誰得似滄翁。一為趙松雪盆中臘梅。一為王若水雙禽探真。

又小方幅雜畫一册。共十六幀。一為宋人伏虎羅漢。又一為達磨渡江。又一為虎。又一為鹿。又一為蝦蟇。又一為蝦蟇翻身擺游蜂。皆紙上白描。是李伯時一輩筆。洵入神品。一為李唐春山書屋。一為馬遠平沙落雁。又一為雪溪漁隱。皆極荒寒之趣。一為夏珪月夜捕魚。一為梁楷人物。一為宋人首宿小禽。一為宋人榴花山雉。又一為山果睡禽。一為趙千里探蓮圖。一為元人竹窺。

明人高幅雜畫二册。共四十五幀。一為宣宗馬上題御筆賜太監王瑾。宣德丙午。用廣運之寶璽。一為憲宗達磨像。上題成化御筆達磨真像。月成化御製。一為戴文進老子騎牛圖。一為王孟端秋林書舍。上題云。青山疎雨晚來晴。林木蕭條爽氣生。記得當年齋館夜。一窗燈火讀書聲。公議求寫秋林書舍。復徵題。遂賦此。王絨題詩者三人。林僻茅齋靜。秋清露氣寒。閉居讀書者。不是要求官。突飛飛木葉亂。辭枝媚。娟涼風入袂時。牀上詩書動課子。夜深窻下有吾伊。邵昇一砥齋者。不錄。奕姓韓。字公望。吳人。一為夏仲昭竹石。一為劉完菴桃花書屋。桃花大于人面。真士氣畫也。一為姚公綬水墨牡丹。自題云。不惜紫絲圍步障。免令蜂蝶惱人來。若非新月添花草。定數仙人掌上杯。周桐村和詩。一為蔣文藻岳陽樓圖。做梅道人筆法。對幅。姚公綬書岳陽樓記。一為王西園水墨草蟲。上題云。秋芳露雨。王一鵬在晚煙亭濡毫。王雲

閒人。董思白極重之。稱為吾鄉前輩者也。一為沈石田做梅道人樹石。上題云。燈火臙臙老眼枯。墨痕澹淡且胡塗。筆端灑灑落臨池。頓覺平原草樹蘇。又一為梨花白頭。上題云。此禽頭已白。猶自戀花枝。弄舌春風裏。多情時為誰。此老紀去塵俗嗜好。而詩喜作情致語。真可敬愛也。又一為墨竹。自題做微廟筆。枝葉如屈鐵。老筆紛披可念。石翁竹。世尤稀見。對幅。王雅宜書愛竹詩一首。于宋箋上。一為唐六如浴馬圖。作四馬有浴者。有滾地者。有嚼草者。二奚人。直追唐人。柳二株。絲絲飄舉。可稱精絕。一為文衡山山水。上題云。原樹蕭疎帶夕曛。塵蹤渺渺一溪分。幽人早晚看花去。應負山中一段雲。後重題云。尺楮相看二十年。子今騰達我頽然。白頭點筆閒情在。莫道聰明不及前。王雅宜題云。桑柘閒閒竹嶼深。春風蠶月樹成陰。黃鸝紫燕鳴相和。此是雲山韶濩音。又一為松壑高閣圖。對幅。詹東圖詩。又一為做雲林山水。上題云。木落洞庭秋。橫塘新水綠。扁舟弄晴暉。忽憶人如玉。又一為古木書屋。上題云。近來無奈病淹愁。十日廢梳頭。避風簾幕何曾捲。悠悠處古鼎香浮。興至閒書葉几。困來時覆茶甌。新涼如水簾紋流。六月類清秋。盍簪坊裏人如玉。空相憶。相見無由。最是詩成酒醒。月明徐度南樓。右調風入松。病中有懷玉君。祿之。填此奉寄。時戊子歲六月八日也。越今七年。君歸自選曹。檢得之。持來相示。而予忘之矣。且以舊作小圖。俾錄于上。而余日益衰老。無復當時情致。書能為之慨然。嘉靖甲午四月十四日。徵明記。又一為水墨牡丹。上題云。墨痕別種洛陽花。彷彿春風似魏家。應是主人忘富貴。故將閒淡洗鉛華。春雨未晴。花事尙遲。

拈筆戲寫牡丹。併賦小詩。又一為古木竹石。又一為水墨菊花。上題云。新寒十月滿西樓。斷送籬花一雨。休猶有雙英供酒盞。不教全負一年秋。今歲菊事頗遲。重以積雨。遂爾落莫。偶過王氏小樓。見餅中一枝。因紀短句。戊寅十月。徵明。二王題詩。荆榛冒長堤。秋光媚幽石。懷彼漉酒生。悵悵空採摘。王守白露園空下。秋花倚石栽。深憐好顏色。不愧後時開。王。又一為水墨梅花水仙。上題云。江梅奕奕自吹香。玉質臨風舞袖長。大似孤山貧處士。寒泉配食水仙王。一為朱一樵山水。做郭熙筆意。一為周行之墨花果。周諱用。官尙書。諱恭肅。天啓中。諱宗建死于瑞者。乃其曾孫。一為王西室梅花水僊。上題云。仙卉瑤英發。香花玉樹新。月明江上望。疑是弄珠人。一為陸包山榴花雙鳥。上題云。塗林有嘉實。百寶見繁榮。彷彿謝庭下。翹然玉滿枝。又一為絹上藍地花鳥。以粉作碧石。殊精。一為陳沔江竹枝水仙。上題云。風傳細細如鷓舌。認作幽篁似水仙。一為文文山水。一為文五峰山水。邵彌題云。踏聲聽不住。引出翠微間。晴壑雲無迹。鄰峰見數灣。一為張元舉山水。一為張君度山水。上題云。蟲蟲青山見白雲。夕陽鷓鴣數家村。江空不見漁郎到。落盡桃花自掩門。張宏臨文太史畫併書。又文彥可題。一為莫廷韓山水。水墨清潤。林間作一鶴。鶴頂丹色。上題云。一庭蒼潤夜氣。卻愛金籠散鶴羣。高館定知增雅事。月明清唳洒松雲。為本卿寫。後八年重題之。一為董思白山水。上題云。樓倚溪頭水。溪環竹外山。扁舟垂釣者。相對白鷗閒。案此為元賢性之時。又一為做大嶽山水。一為項子京竹稍上作。遠山。題云。清風掃盡聲前。明月移來影後。身若欲無心于世用。直須于世也無心。墨林道人寫贈近川于二六時中作。道作。又一為蕉池積雪圖。本張伯雨畫。姚公綬臨。此又臨公綬者。上作跋一篇。紀其事。一為項復初古木竹石。一為項孔彰浮嵐暖翠圖。對幅。陳眉公詩。一為周叔隱做高房山水。叔隱陳眉公稱為高士者也。一為丁南羽倚樹羅漢。一為陳汝循樹石花卉。一為周行秋林漁父。畫漁翁醉臥舟中。意致酣適。一為李長蘅木石。一為王覺斯雪山。又小高幅雜畫一册。共十五幀。一為王孟端做雲林竹石。併詩。綠竹飽霜雪。歲寒無往容。風至天然笑。復愛夏陰濃。寒暑不能移。德比柏與松。豈若桃李榮。春花但丰茸。一為沈石田做梅道人樹石。款云。石田生學梅花道人。予見石翁畫多矣。未有自署石田者。僅見此耳。一為文衡山古木寒雅。上題云。寒原秋尚西日落。欲栖未栖鴉漠漠。枯枿香烟脫葉鳴。殿城月出霜華薄。霜清夜靜月離離。正是驚禽欲定時。會有人占丈人屋。微風莫自鼻空枝。嘉靖辛亥。徵明作。時年八十二。字如麻粒。幾于不能辨視。一為陸包山柳燕。一為陳白陽白菊。一為錢叔寶山水。王百穀題詩。一為王恭墨花鳥。一為明鑣山水。一僧而壁。有沈石田筆意。一為董思白做巨然筆。一為周叔隱松石。一為萬年少美人。上題云。杜于皇曰。吾每遊行時。輒思吾家。江沱子為我圖之。余乃圖江沱之所以思于皇者也。一為項孔彰山水。又一為著色松。上題云。古苔山樵。有松花風捲粉如煙之句。作圖紀之。一為藍田叔山水。一為姚叔祥山水。

橫幅雜畫一册。共三十五幀。前董思白書翰墨游戲四大字。畫記之。書不盡記。一為沈石田山水。上題云。墨郭倚江郭。白雲終日生。中有開士宅。冥冥聞磬聲。天將限仙凡。可望不可行。甲午六月八日。留醜圖與詩于東。神慈濟文室。記此一度所經也。別幅陳蒙題詩云。浮雲起處遙岑隱。約雙樹林。何處聞清梵。前山

好古堂書畫記 卷下

好古堂書畫記 卷下

四四

深復深。棠鷓忽飛來。鉢龍時一吟。會結白蓮社。遠播羅徑琴。又一為春雨圖。別幅詩云。雲狼籍晚晴。窗在元暉遠岫間。儘把芙蓉供水墨。雨聲三日釀成山。痕雨溼平添翠。花氣驚風遞香。堪作老夫詩酒供。且依僧住莫思鄉。又一為水墨鷄冠花。別幅詩云。灼灼曉庭露。搖搖秋院風。黃鸝來竝立。兩映一冠紅。又一為水墨芙蓉。上題云。不得春風力。開遲自合秋。又一為水墨蘭。一為著色蘭。祝枝山題其上云。滿春露。寂寂蘭芳。雖馨可挹。伊誰云忘。石翁蘭竹。世所稀見。予皆有之矣。一為陸包山山水。為文壽承作者。對幅。王雅宜書絕句四首。一為董思白做趙集賢水村圖。別幅題云。余為此水村圖。乃欲兼高克明趙集賢。第意高克明雪漁卷。天雄張平仲水部。攜至官舍。余與陳仲醇賞歎永日。莫賢水村圖。從婁水王閔仲所見之。遂和會兩家。若元人所謂合作。壬子十月廿二日。錫山道中識。又一為做宋人鍾離村田圖。別幅題云。崑山張孝廉藏宋人鍾離村田圖。古雅有生動之氣。訪之奇樹齋。賞閱彌日。歸至舟中。已漏下三鼓矣。復乘興擬其筆意。為此。壬子十一月廿七日也。一為吳宣遠山水。一為王覺斯做雲林山水。上題云。倪元鎮以焦墨做荆關筆。真逸格中第一人也。一為程孟陽探蓮圖。一為魏子一小禽。又一為蟹子。一忠孝人繪事。亦妙乃爾。遂為六法家增重。一為鄒臣虎山水。一為項孔彰竹石。一為汪家珍范蠡載西施圖。又一為清閣閣圖。唐元明方幅雜畫一册。共十九幅。一為唐戴嵩牛。一為唐王維溪山垂釣圖。一為元宋无古木石竹。以其皆紙本。故附冠于前。一為吳小仙弈碁圖。又一為觀畫圖。一為沈石田山水。上題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只堪翻作畫。不敢更言詩。對幅徐天池題。一為蒲石無款。一為王西室著色牡丹。又一為海棠。一為董思白畫石。又為山水二幀。對幅皆有題。極精。一為僧真觀臥牛圖。又一為臥僧圖。陳眉公皆有題。一為吳起明柳枝。題云。線弱鶯難上。煙疎鳥懶飛。茫然無緒處。獨臥一天涼。周裕度詩云。無情有恨。好江頭。月笑煙啼不自由。若使漢宮曾此見。直教張緒不風流。帶些幽怨守章臺。慘月愁眉鎖不開。丙夜芙蓉秋露落。伴君惆悵影徘徊。一為莫雲卿山水。一為趙文度山水。一為僧漸江水亭。又一為岑山渡。

元僧智清血書法華經七卷。案行願品云。剝皮為紙。析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為重法故。故不惜身命。此釋子血書經典之所為作也。今閱此經。皆隱隱成碧色。吁可畏哉。可畏哉。然在昔人以性命肌膚而成。流傳至今。直視為玩賞奇物而已。又可歎也。跋者四人。出定宏開佛慧門。八年宣演漫漶。灑乾十指書成了。香散曇花百世春。本寺清上人書經求偈。漫塞其請云。大德辛丑重陽後五日。南竺演福名。草書不辨。人子之心。見于文。心本迹不可思議。上人至此。還解見月忘指。則雙親何報云乎哉。大德辛丑秋為南竺清上人書。明慶嗣良。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況復背之耶。南竺清上人發精進心。灑十指血。捨所難捨。以六萬餘言。點點畫畫。一一書過。毫釐不差。方其心滿神染。一性圓澄。字筆俱忘。可讀真法供養矣。善哉善哉。大德五年辛丑十月十五日。金剛桂佛于天竺山中靈山會上。宣說此經。青蓮花香。白蓮花香。紅蓮花香。已是苦心苦口。為一切眾生。切切血脈。處句字裏。見做了也。清上人又從而加諸色。可謂金色金光。光明燦爛。此乃心花發明。照十方刹。書寫受持讀誦。是人獲福無量矣。從山淨供以

好古堂書畫記 卷下

四五

好古堂書畫記 卷下

四六

上金孫壁書。做筆更體。清勁有法。諸師書皆奇妙。而虎巖伏禪師。筆法尤奇。真法寶也。宋雕細字法華經七卷。縮為十五葉。零數行。元四十七人跋其中。儒者四人。為虞伯生。王叔明。陳彦明。章以高。餘皆一時諸山大善知識。予獲此至寶。秘諸篋笥。有年。今冉冉老矣。雲影煙光。瞥眼便過。此物豈能長為吾有耶。用是錄三十六人詩偈贊跋。諸作于左。以見其榮。庶使此經。如常在。凡案間。一開卷。而可觀云。其餘尚有釋師說。壽寧。若舟。志廣。克立。普滋。清欲。德普。義元。泉澄。儒者章昇。十一人之作。不備錄。余在武林。得此經。今五載。曾安贊跋之。六萬餘言。備于十數葉中。書難。刻難。印難。可謂之三絕矣。雖然。觀者尤難。自非眼如月。舌如轉丸。心如止水。鳥能知其三昧。常于日用間。置之淨几。心香一縷。法輪自旋。彼經之旨。不在書而在我矣。友人章君實。篤信好道。見此生大歡喜。因即遣之。苟不退惰。他日必同至佛位上矣。因重為贊曰。佛語無淺深。如大海中水。滴滴皆鹹味。不以清濁故。其味有差別。人自不知味。因與佛見違。人若悟佛意。此心即佛心。人不悟佛意。謂經亦妄想。衆生日用中。事事總實際。一念稍背馳。萬劫受生死。偉哉大雄尊。發此真空理。以救昏迷者。同歸毘盧境。我今觀此經。猶持五色筆。彩畫太虛空。總竭一生力。終亦不可狀。何況作綺語。欲贊佛功德。豈入無量義處時。已全示衆生自心之妙。百萬之衆。不能領悟。而以放光為疑。至有蓮花之喻。使明見其妙。然黃葉非金也。後世紙墨相傳。以為流通。還知多寶能仁氏。為一佛。初終後善。為一時乎。彥明必能為君實預發此義云。天平山淨標。如來以一乘法。令衆生入佛智慧。非宿本大善。時能信而解。行而證之哉。吳郡陳君彥明。通儒也。得細書刊本。受持既久。以遺其友章君寔。字如縷粟。而寬閒有餘。雕刻之工。又過之也。昔蒲且以織繳下雙鶴。何獨繭絲輪得盆車之魚。用心專。動手均也。豈惟書與刻哉。使章君于此。經能捐虛一志。進退不止。則寶珠元繫于衣。非從他得矣。百華洲妙玄。薩達摩奔茶利迦譯云。妙法白蓮華。六萬九千字。有奇。其言雖大而。非夸。東傳于今。歲月久。讀者誦者如稻麻。將來成得受記。豈止獲福如恒沙。何人細書繡諸梓。點點畫畫開晴葩。自慚老眼看不徹。撫卷歎息空搔爬。頽川先生護似寶。受持供養藏于家。一朝轉施與章子。不作住相誠可嘉。徧求諸山。述贊語。我亦隨喜稱爾。先生欣然出門去。恰如高坐轍軒車。天泉餘澤。一麻四字巧施工。七軸收歸數葉中。妙處九句談不了。髻珠光吐日輪紅。若遇開口說蓮華。無色亦無相。須知罽曇身。只在蓮華上。成集世尊在法華會上。開口便道。我法妙難思。止不須說。慈子請之。至再。不得已。翻性海之波瀾。揭義天之日月。副彼四衆。皆得開示悟入。彥明先生。夙承記。窮篤信佛乘。得此經。如獲至寶。徧需諸善知識。偈語贊揚。雖然。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若執紙上語。則為刺法矣。承天普明。佛說妙蓮經。純圓指一乘。細書雖可尚。深悟始相應。章子休輕視。台宗亦大弘。焚香披閱。龍的若親承。陽山自厚。瞿曇氏。憫學者。機器之為有殊。設羊鹿牛三車之喻。將誘之而趨乎大乘。斯妙法蓮花經之所由始也。書寫受持。而獲福田利益者。奚有紀極。此本為蠅頭細書。尤劇工妙。然讀者當原夫。遶流沙萬里之外。致之為難。獲與聞正法。為尤難。毋徒賞其字畫云。白馬山延俊。九句談不盡。七軸自何來。珍重流通者。焚香一展。開卷淨法華。一經。乃佛開顯權實之門。雖設三車之喻。而等賜大車。所以為一乘法也。此經字畫微細。足以知篤信之

好古堂書畫記 卷下

四七

心然受持者。又當求佛于心。不可泥其迹也。傳教法華之爲經也。使羣靈復佛知見而已。西聖既自覺矣。憫諸有生。未之覺。將欲覺之。會于佛慧。于是乎說之。彥明貢元。得細書刊本。復授于章子。亦自覺覺他之道。獻書友。謝諸花。皆謝而後果。惟蓮則花果同出。此經權實之旨也。妙法之正軌。實相之真體。于中備焉。行戒之小引。髮之細。用心精墨之閒。非篤信安能若是。方外交陳君彥明。嘗與予究天台之趣。得此經。既自序而贊之。又俾書于尼。姑略陳其萬一云。陽山斯蘇。吳郡陳彥明氏。得細書法華經刻本。僅十五紙。而其七軸之文。精妙可知。既自敘贊以施其友。章君實。又以示了然。命爲頌曰。時機未融。假立權實。教化斯張。強垂本迹。機融化周。會圓歸極。示此佛乘。非三非一。南西北東。四海一匯。此妙法華。諸經之最。惟佛于法。得深自在。佛如良農。我若種穀。種植若癩。合我成熟。父母念子。慈止一世。佛念衆生。歷劫弗替。我不見佛。而見此經。如從釋尊。目睹耳聆。誰以刀筆。助實相義。畫巧刻精。髮引行蛾。陳氏得之。以歸章氏。如是人等。定入佛慧。過後末世。生蓮華中。恆作佛事。永永流通。清江了然。蓮華生淤泥。泥濁不能染。華開實難。華落實顯。昔在大雄氏。高居靈山。蠟明章具大。取此以爲倪。纖纖貝多葉。梵夾富而衍。道經象背手。文約義逾顯。西書五千卷。茲維羣經選。大書世則有。細字見蓋鮮。微茫劇毫。熟視乃能辨。陳子欣得之。耽玩若墳典。發揮溢千言。共歎實仍辯。章君好事者。求道何阻勉。授之竟不辭。捧讀色有酒。真原本無取。文字亦可遺。作詩題左方。庶用獎爲善。水定妙聲。筆底工夫妙。入神離。明目視難親。毫端本自周沙界。經卷由來在一塵。大事因緣誇好口。是真精進屬當仁。自從君實收。後優鉢花開。幾度春。白蓮大。昔此心清淨。無纖瑕。有若出水之蓮華。如來說法以爲喻。羣生開悟如河沙。此心微細不可見。絕非離過超方便。秋毫吞卻太華峯。大地山河掌中現。妙心妙法體本同。自牛行步疾如風。法王大寶自然至。牆壁瓦礫談真空。貝多側有四十里。須知只在微塵裏。卷舒自在一卽多。六萬餘言十五紙。章君得此本有年。諸方贊述皆誠言。了知諸法本來妙。實相無相非言宣。我今贊佛功德海。強把虛空畫五彩。是名眞法供如來。一會靈山儼然在。大佑又題。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頌川彥明。得細字妙蓮花經。受持五載。而授河間君實。君實信受奉行。同識佛之性義。同契佛之妙理。得非時節因緣耶。觀者無忽。南齊本實。吳郡章君實氏。得細字法華。僅十有五紙。而一部俱全。夫自聖教東流。卷帙之簡要者。無出此本之奇也。君實贊之有年矣。諸名德贊之亦夥矣。然于芻蕘之言。尙有所不棄。豈非經云。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夫第一義。予固不能以方便助顯。然隨意贊歎。惡乎辭。頌曰。誰梨六萬有餘言。止跨溪藤十五翻。廣狹淺深無開異。等閒得水在高原。勝蓮花喻妙難同。權實兼該體互融。最是小能含大處。稱絲頭倒縛虛空。御林師訓。余別君實二十餘年。一旦相見。首持細書蓮華經。俾余觀之。余惟衣領寶珠。元自不失。君實若能舉。似便見照天照地。隨方各現。儼或未堪拈出。切莫被他瞞過。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香光居士王蒙。焚香書偈曰。細書六萬字如麻。一畫中藏妙法華。火院化城俱勘破。如今窮子已歸家。稽首大牟尼。善談實相理。芬陀華最馨。醍醐味獨美。梵筴貝多葉。側布四十里。秦人如略故。述作惟此耳。何人爲細書。刻畫我數紙。微茫如點蠅。整密似行蟻。文文結妙名。句句契微旨。離相本無言。

于經亦何似。高原發深源。朽宅通大軌。安車謝炎邱。富藏飽寒士。君實好受持。圓珠繫衣裏。稱贊渺虛空。一切法如是。希聖佛以一音廣長舌。塵說剎說。熾然說。大事因緣。廓太虛。誰能向上無分別。不在六根上。不在經卷上。不離經卷上。不在言語上。不離言語上。脫體承當。豈離常處。頓超三界。微悟一乘。如或未達上根。不免精進讀誦。念欲修進誦持。字義須憑印施。小字芥納須彌。大字毫吞巨海。思誠信士。流通戒定。慧香長壽。廣爲法界。有情六根。雪淨冰清。一念萬年。玉沼蓮華。七朵敷榮。惟此一事。是實無二。無三非一。豁然了證。三周七喻。因緣俱畢。百年諸佛。同心大乘。不論古今。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靈隱臨林。教中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增上慢人。豈達其妙。解其義兮。揭性海之淵源。從其緣兮。廓諸天之秘奧。喻蓮華而不離淤泥。處衆生而獨斷煩惱。君實居士。佛眼通。善入細字。施神功。一毫攝入一塵裏。一微塵內。俱含融。紅藕花頭。頭合轍。白牛車步步相逢。誓與斯經長不泯。永昭佛日。揚其風。海雲華來。大哉大聖大皇。爲此因緣。降靈嶽。一乘九部。願羣迷。七喻三周。啓來學。何人染筆。天資惡。數紙全文。盡鑄。梵筴曾經。白馬馳。華言幻出。蒼蠅脚。中吳廣文。陳彥明。五載珍藏。護如瓊。心持意解。授章君。載賦雄才。總超卓。章君潘冰造亦深。轉達諸方。求一諾。六萬餘言。猶未詳。重爲畫蛇添臍。臍。二子解卻衣中珠。刺語開言。付高閣。此經此卷。實希奇。籍籍眞風。城寥廓。天目嗣。古者法王能仁氏。入定飛空。動天地。白毫光瑞。駭羣機。三變土田。等游戲。結集書上。貝多羅。布一由旬。何其多。象背好略。爲七帙。讀者誦者。如涇河。如來說法。本無說。衆生聞亦聞。無聞。語言文字。悉空寂。了無名相。能區分。良哉細書。眞罕有。君實誠心。敬信受。惟願斯經。住世間。歷塵劫。劫而不朽。毗陀。廣長舌。相逼河沙。莫執陳言。紙上誇。會得熾然。塵剎說。分明一字。一蓮花。六萬餘言。顯妙宗。諸師弘辯。鼓雷風。直饒倒提。須彌筆。寫遍虛空。贊莫窮。靈隱來。復此經。甚深奧。少有能信者。而況能受持。洞達佛知見。濁世法未時。羣生競名利。誰能持此經。扣問諸知識。我夙承願力。獲觀此經典。字細入毫芒。義炳如星日。書難刊復難。印工倍精妙。善友陳彥明。故號爲三絕。贊序及稱揚。功德不思議。章君信彌篤。宿植于善本。偉哉妙蓮華。纖塵莫能汙。衆生清淨心。超出于此者。汨沒火宅中。不知求出要。佛以方便力。譬喻巧言說。三車亦權說。一乘非本有。爲拯羣迷。故說種種妙法。普願諸有情。平等離言。了達諸相。空同入佛智海。前四巖志。道異邦。本國固非遠。寶所化城。元不賒。若向箇中親薦。得。藕絲牽動。白牛車。智。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章君實云。何奉持。陳彥明云。何傳授。若向這裏。坐斷釋迦舌頭。更說甚麼。細書精鑽。咄。本中及非。漱寒齒。晨宣微妙言。元機互融攝。本迹。寧異門。方諸含萬象。表裏洞元元。化城市云宿。貧里遂忘冤。雨華更新好。海岳走幟幟。天人儼雲繞。稽首法中尊。嗟予。晚開道。妄意泝真源。流形自無始。結習苦迷悞。窟窟燦細字。初若萬蠅屯。靈文兩精蕊。美賈。鄧瑛瑤。名相安可滯。細懷枝。葉繁。虛空恆講說。久默坐來溫。君實徵士。手持是經。見子合掌。欣戴。歡言。希有。因獲披誦。一過。故綴斯語于左方。奉歸徵士云。海雲。如來欲令衆生。入佛之知見。好肉剌。諸尊宿。各說頌言。艾蕪著。彥明以此傳授。君實以此受持。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三段不同。收歸上科。且道。如何是此經。新來數行。寫出海門秋。道。我有一機。非數量。含裹十虛包。萬象純圓。獨妙露堂堂。

不許擬摩誰縱放。假名喚作難思議。抹過那邊成特地。箇裏無端著意時。貶得眼來千上外。然峰老人憐不已。太空敲出黃金髓。祇把須彌縛藕絲。乾坤萬里清颺起。最苦此心何太切。揭無文印。翻閱搭多少。昂昂美丈夫。受屈至今無處雪。豈謂真丹有真器。時丁五濁風雲際。一丸入口萬病瘳。焦咽忽灌醍醐味。若既遇之非小益。宿善資薰在今昔。正宜勤勇奮真誠。莫把年華暗拋擲。一竅通元如未悉。曲直橫斜須辨的。果能一城破碎輪王頂上珠。始信經王不外吾。字字分明黑如漆。龍華淨佛身無有量。須彌大千界。能示有量身。現諸微細事。為大因緣。故廣開方便門。演說大乘經。名無量妙義。開示與悟入。難信復難解。善哉真佛子。乘本大願力。攝入一毫端。作微妙三昧。譬若太末蟲。依于一切處。一切世間眼。察之難可見。又若鄰虛塵。普含一切刹。一切塵亦然。非世超諸數。章氏得此經。如獲衣中寶。若讀若供養。念念無懈怠。證入一乘道。疾得成菩提。饒益諸衆生。具足普賢行。五華普慈眉。問豪相併名字。七喻三周總一同。微細豈惟書寫妙。端莊遠羨刻雕工。因緣不在諸經後。文字都歸數紙中。老眼昏花難展讀。祖翁製券付羣蒙。天目自明。此乘無枝葉。唯有諸真寶。世尊于此。本懷暢矣。純圓獨妙。猶歎盛哉。其流通之廣。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田里。無貴賤賢不肖。宗奉尊敬。罔開焉。讀誦書寫。各隨其受持之量。其為獲佛利益等耳。細書善刻。精妙入神。茲未易論。天寧萬金傳曰。此之法門。于淨不著。于染不汙。名妙蓮華。世尊出現于世。為此也。衆生佛之知見。即此也。是其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指此也。淨名曰。工巧諸伎藝。皆現行此事。今觀此本。字至細。而點畫分明。刻至微。而刀筆無舛。心法之闡顯。于是矣。陳子以授章子。章子又以示諸友朋。諸知識。而贊咏之。豈非以方便智。助顯斯經之旨。俾聞者見者。有所證入也歟。庚申至仁書寫經卷五種。法師之一也。然五種之功。書寫為最。今觀此經。字雖極微。而體畫精到。猶蟻旋蟻動。無容寓目。誠奇製也。夫佛法是一。而教分蠶妙。前三為蠶。後一為妙。至法華開顯。則會三蠶而歸一妙。斯經大旨。無越于此。今書經者。豈以教有蠶妙。字分鉅細。故融巨以入細。用表會蠶而歸妙者乎。君實居士。精進受持。其必能辨之。步觀守仁。

宋刻文選半部。紙字精好。為北宋物無疑。此書見陳眉公妮古錄。有祝枝山、楊南峰跋。亦失之。今惟存唐寅觀。丁巳冬徐禎卿披玩。二人題識。

宋藏經一卷。阿毗達摩法蘊足論。後書熙寧元年。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吳鼎書。下註云。一十五紙。每幅背有金粟山藏經紙印。此紙作蠟色。縝密光滑。面背如一。背幅可揭。作書畫。自色者作畫。皆見趙吳興書。此紙。明人尤多用之。又裝卷軸。用為素幅。及裁割作題簽。將來此紙。亦漸盡矣。唐繡大士像。妙相天然。其布色施采。用線凡三四層。疊起。洵神誠也。簽標曰神誠大士。宋繡摩利支天喜菩薩一尊。為四首十二臂。蓋倣陸探微畫本為之。宋祕府物也。身挂人頭念珠。每顆面貌殊別。其他種種神怪。不能殫述。

宋刻絲榴花雙鳥。花葉濃淡。儼若渲染而成。樹皮細嫩。羽毛飛動。真奇製也。面背如一。惟用沈氏印以為

識別。背則印文反也。
宋錦壽帕一方。中織成詩一首曰。一幅蛟綃五彩鮮。雲孫織就不知年。歲明秋水天然照。露濕春花分外妍。會裏靈丹藏綺袖。每持壽酒獻華筵。殷勤更致長生祝。乞與蓬萊頂上仙。行狎書如鏡。大圓動有法。趙松雪鶴石印一枚。文曰。熟讀離騷。象紐。旁刻子昂二字。黃潤如玉。如牙。不辨其為石矣。
附記雜物

端溪石出于唐。柳公權云。端州有溪。曰端溪。其硯有赤白黃色點者。謂之鴨鵝眼。歛龍尾石。出于南唐。謂云。卵石為之。大者不過四五寸。就其材也。此石在北宋時。已極貴。洮河石。出于宋。在陝西臨洮府。謂云。出大河深水中。取之尤難。予見好事者作硯譜。多博搜羣石。以相矜尚。然無過此三種石。足盡硯之能事矣。何必他哉。予前後收藏。共有三硯。售去其一。今存十有二。凡端八。歛三。洮河一。端石。其一為宣和硯。高六寸五分。闊四寸五分。厚寸半。平底純素。惟池沿作海濤。上雙龍環曲抱之。背鐫篆文。宣和之寶四字。予藏諸硯。當以此為第一。作詩一首附後。其一。斧硯。高七寸。下闊六寸。琢法純淨。稜角礮礮。亦宋官物也。其一。四邊作海水。池中一龜。體勢生動。墨光煥發。硯之奇妙。無過于此。殆為唐物。米元章硯史云。其四邊刊花。中為魚為龜者。皆下巖奇石也。正合元章之說。相傳下巖石。北宋時亦謁。其為唐物無疑。其一大風字硯。比斧硯高大形製亦相類。而淳朴過之。亦似唐物。其一。貢硯。乾則蒼灰色。溼則青紫。絢然一眼。翠綠中加黃。皴一道。儼然鸚鵡眼也。其一。圓硯。荷葉池。琢法古雅。色淡紫。亦極品也。其一。荷葉硯。長四寸半。上狹下闊。四邊作蓮葉舒卷之形。底作菰根一道。為足。製作極精。其一。極小者。高三寸。闊寸七分。心微凹。滿墨。潘可作。竟日用。歛石。其一。長四寸。闊三寸。平底。墨光射人。周遭破爛。竟無完膚。益覺奇古。完好者反不及焉。此硯與端石龜池硯。奇古略同。尤為雙寶。其一。高四寸。闊寸六分。細羅紋刷絲。舊名南唐脩硯。以其形狹而長也。昔蔡君謨題程沙隨歛硯云。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鋞都盡。墨無聲。似此二硯說也。其一。極小。長二寸。闊寸半。作三圓。甚精。洮河石硯。淡綠色。黯黯中如秋水。鋒鋞銳利。亦四邊刊花。池中一龜。背鐫八分書。洮河之珍四字。昔蔡君謨曰。端石瑩潤。惟有銘者。尤發墨。歛石多鋒。惟賦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驗之予所藏端歛諸硯。良然。顯予何人。羅茲種種。皆為絕品。貧多務得若此。既自愧且自笑也。今齒髮已衰。日事著述。惟與小者相周旋。以取輕利。及便于啓閉。其匣耳。李竹懶謂此種為雙硯是也。昔夢未忘結習。猶在暇時。閒出羣硯。相與對。咨嗟歎賞而已。

宣和寶硯歌。紫潭千尺深。泉落如飛雪。百夫挽絕下。篝火出淵穴。此物由來帝座傍。楓宸翰墨染龍香。昔日良材取非易。天府第一逾琳瑯。漢庭玉研不可見。右軍風字徒追羨。故瓦浪名銅雀臺。遺磚侈說未央殿。唐代澄泥不任磨。那知良璞生斧柯。以味鶴睛積垂露。金聲玉質含蒼波。當時妙選良工琢。絕去瑤鐘崇古璞。雙龍蜿蜒守天潢。海濤屈注銀河落。道君慈事絕代工。萬機之暇繪草蟲。宮娃攬手星初潤。御筆滿毫驚乍融。移時縮身入五國。天上奇珍散南北。不知此硯落何方。墨花黠黠無顏色。垂帳穿窗久苦羈。舊時瑤寶豈堪思。吁嗟人事有榮瘁。此硯歸然無恙時。遷流更閱幾何主。馬肝蠅翼光逾古。轉入商山

吳氏家購之不啻南金估。裴藏再世亂離遭。珠玉千囊盡棄拋。獨攜此硯繫衣底。經句走向空山逃。咄哉吳侯子。誰能爾。寶過頭目與腦髓。若非呵護等鬼神。兵戈所過瓦礫耳。嗣君如練。手持歸予齋。為言得所不沈埋。予藏七硯亦殊絕。終讓此石無與儔。朝朝元雲出瑤島。夜夜蒼龍舞天瀛。今為好古堂中珍。昔屬宣和殿上寶。茅衡光怪起氤氳。願託堅貞砥礪勤。他山可攻匪玩物。千秋萬歲壽斯文。田藝衡留清日札載此硯以遺玷辱。故詩不及之。

英石高三尺五寸。下闊二尺。形瘦細。而致踴躍。名之曰舞袖。橫置。則蜿蜒又楞。又名臥龍。予暨之齋前。以當舞袖可也。

黃石一座。高一尺。闊二尺。遍體玲瓏。峯巒秀美。東坡所謂仇池石者。殆此類歟。

靈壁小研山。狀如雞。耳目悉具。不獨身也。名曰天雞研山。

英石小研山。高八分。厚五分。長四寸。石青色。下白色。一條周遭承之。細峯簇簇。如縹緲白波中。名曰長江萬里不誣云。予嘗置几案間。覺江山清思。頓發胸襟也。

小研山。皆掌握中物。一黃色。明如蜜臘。一紅色。名小赤壁。一五色具。名曰補天石。

將樂石一。小座。李竹嫻紫桃軒雜錄曰。五年前見。謂古者馮生肆。有碧石大如拳。明透閃爍。象一劍珠。蓋絕品也。今則歸歛友程季白。季白有王右丞雪溪圖。又兼取此。可無三伏矣。季白吾鄉人。富收藏。傳聞特為此石構一軒貯之。董思白為題曰樂雪齋。又以此石繪于小影作供。其寶愛如此。後在京師官中翰。為權貴邀取。卒不與。賈禍以死。今此石落予手。予嘗置之齋閣間。無知為尤物者。豈數十年中之好尚。迥不相及。固如是邪。而予亦正藉此以免懷璧之罪。幸矣幸矣。

大理小石屏二。其一高八寸。闊尺二寸。綠山質白如羊脂玉。余題曰淡冶如笑。取郭熙言春山也。其一高六寸。闊五寸。遠山陂陀。共有四層。山如點黛。分濃淡為近遠。下陂樹汀竹徑路。斷岸一一如米家法。真几案間奇玩也。余題曰南宮筆意。

宋琴二。一名風雷。一無名。沼內刻朽菴沈啓仁製。

宋別方香合一。上雕淵明愛菊。紅地黑花。工細可愛。元張成別者三。一為太白觀瀑。底漆書平谷二字。一為右軍觀鵝。一為照水梅底。用針畫張成造三字。明永樂所製法之。

宋黑漆小香合。方寸許。初視之。以為光素也。其蓋微凹處。就明處觀。覺隱隱有痕。乃重加黑漆。書樂志論一篇。雖年少妙。亦僅辨數字而已。瞥眼又無矣。亦奇物也。

宋宣和竹簾。包首一連極細密。用以包裹書畫卷。古書有卷帙。此即帙之遺製歟。

澄心堂紙三張。高一尺二寸。闊一尺。昔宋初歐陽永叔。劉貢父。梅聖俞。蘇子瞻。皆有詩咏此紙。其幅頗狹。故梅詩云。幅狹不惜作詔命是也。永叔和原父詩云。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子瞻詩云。古紙無多更分我。在當時諸公。珍惜如此。其為寶重可知矣。貢父詩云。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然則當時即識者亦鮮矣。

羅小華墨一挺。其陽刻通天香墨。其陰刻新安小華山人。為東樓主人製。東樓。嚴世蕃號也。予謂此墨。當與許敬宗硯。東坡猶求此硯。予安得不畜此墨哉。

游宦紀聞云。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千。檢予篋筒所藏。有五六兩。可謂富有矣。予別有龍涎香說。

續收書畫奇物記丁亥秋以後

宋端石璞硯。長六寸。闊四寸。厚一寸。平底方直。未琢池沼。蘇東坡銘并引曰。吾宗養直。少而好直。東坡居士贈以璞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為煤。孤竹為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斬几信鉤。以全吾直。文集載此銘。其引與之小異。曰。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才。贈以端硯。且銘之曰。云。案銘硯贈人。止宜如石所言。不應稱其名。且及其父名。若集傳世。自宜詳其父子之名。使人知之。彼此互異。其為真蹟。益可無疑。養直號後湖居士。文章品望。有名當時。既為其硯石淡青紫如馬肝。細潤如玉。叩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鸚鵡眼二。真下巖奇品。可謂三絕。世之寶硯也。較予舊所藏十一硯。豈後來居上。例宜爾耶。世之墨刻致佳者。以真蹟入石。今此硯銘。乃公親書于石。故與墨蹟等。予揭有數十本。以待貽好事者云。

沈石田山水一軸。上題詩云。塢裏人家住最深。板橋兀兀過疎林。若非有此可通世。儘是要尋無處尋。詩極生峭。蓋隱喻桃源也。

沈石田做宋元名家山水十六幀。文衡山前題。石翁做古四隸字。後跋云。右圖計十六紙。為翁倩史君德徵作也。為李營邱。為劉松年。為李唐。為范寬。為董源。為趙千里。為米元章。為馬和之。為巨然。為趙松雪。為黃大癡。為高房山。為倪雲林。為陳仲美。為吳仲圭。為王叔明。種各一家。家各優孟。自非集大成者。時能至

此若予小子雖欲學步一家效顰一種烏能得其彷彿哉。展玩再三不覺歎服。又陸子傳一跋。唐六如高士觀書圖。畫高人揚地觀書。神采如生。極解衣磅礴。猶夷自得之致。上題云。東書杯茶。既罷就地。吾事辦矣。不憶世間有黃塵汗衣。朱門臭酒也。伯虎傲睨一世于此可以想見。

僧善權山水一軸。筆做大癡。而高簡又有雲林之致。上題詩云。小筆雲山人。渺茫紙扇淨墨痕。老夫不是丹青手。遮莫人嫌淺淡妝。字法眉山亦精。有詩頭白老南。題品重元。會是巨然。師以上有沈石田題跋也。並以石田善權比荒巨云。

宋燕肅寒林暮景圖。小紙軸。畫高人曳杖歸莊。稚子候門。枯木千章。寒鴉萬點。半入煙際。深得冬日晚景之妙。用筆圓秀。繁而不亂。後人迴不能及。

項易菴墨菊上題云。秋光何潔尚遲霜。新酒煨成百草香。意在臨池猶未飲。黃花先我醉重陽。又古木竹石。畫古柯蜿蜒有妙趣。上題云。寒聚鴉爲葉。春飄雪作花。

又疎林遠岫。畫散木參差六株。作雨後態。上題云。疎林秋雨後。遠岫晚晴時。俗塵不到處。惟有筆端知。可想其胸次也。

文衡山喬柯筍石上題云。直夫過訪。遇雨寫贈。南風其奈軟塵何。好雨還隨好客過。更有幽清淹晚坐。新涼斜日在喬柯。

沈石田春曉雲山小軸。絕類高房山。上題云。春曉雲山。煙樹垂簾。尚擁清酣。門外不知何似。惠崇小景江南。

唐端石大貢硯。高六寸。闊三寸五分。石質同是一種。細而有銛。故爲尤物。古氣爛熳。神采陸離。鸞鶴眼二。一在面。一在背。在面者。爲墨氣旁漬。其色沈古。隱隱見之。予爲銘曰。有唐迄今千餘年。誰作此硯。今猶傳一足。跋今體自正。面微裂。今墨堪研。至哉不磷德之全。

絳帖不全本八册。考王弇州四部續纂跋。陳季迪不全本絳帖云。諸帖自淳化之外。昔人評其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獨於南朝唐季帝王後。續以宋太宗。差爲蛇足耳。潘師正手自摹刻。所謂毫髮無遺。

憾。波瀾獨老成者。後有旭素真卿帖。則皆高節度汝礪增入。國初入晉府。石本零落。非復舊觀矣。此卷不能四之一。然紙墨精緻。神采爛然。當是宋揚之極佳者。吉光片羽。矍尙千金。季迪其寶藏之。又汪南溟太函集跋云。元美評諸名家。率稟于博聞廣見。其跋季迪絳帖。不亦整然辨哉。季迪再世好古。而絳帖以宋揚神品歸之。其所作書。得之心而應之手。此焉多助。今此帖即陳季迪所藏者。後歸吾鄉吳德聚。轉歸其族孫聿聲。聿聲沒。越中顧又尹得之。王云旭素真卿及唐季帝王。宋太宗者。今皆有焉。其云不能四之一。亦相合。汪云以宋揚神品歸之。今籤題署宋揚神品者是也。其即季迪所藏無疑。第王汪之跋。爲人道去耳。予昔年曾至又尹齋。摩挲愛玩。不忍釋手。今又尹沒。予卒得之。不勝今昔之感云。且屈指百餘年。此帖凡五易其主。又可歎也。

董思白楚山清曉圖。卷長一丈。末題云。雲山不始于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董思白楚山清曉圖。卷長一丈。末題云。雲山不始于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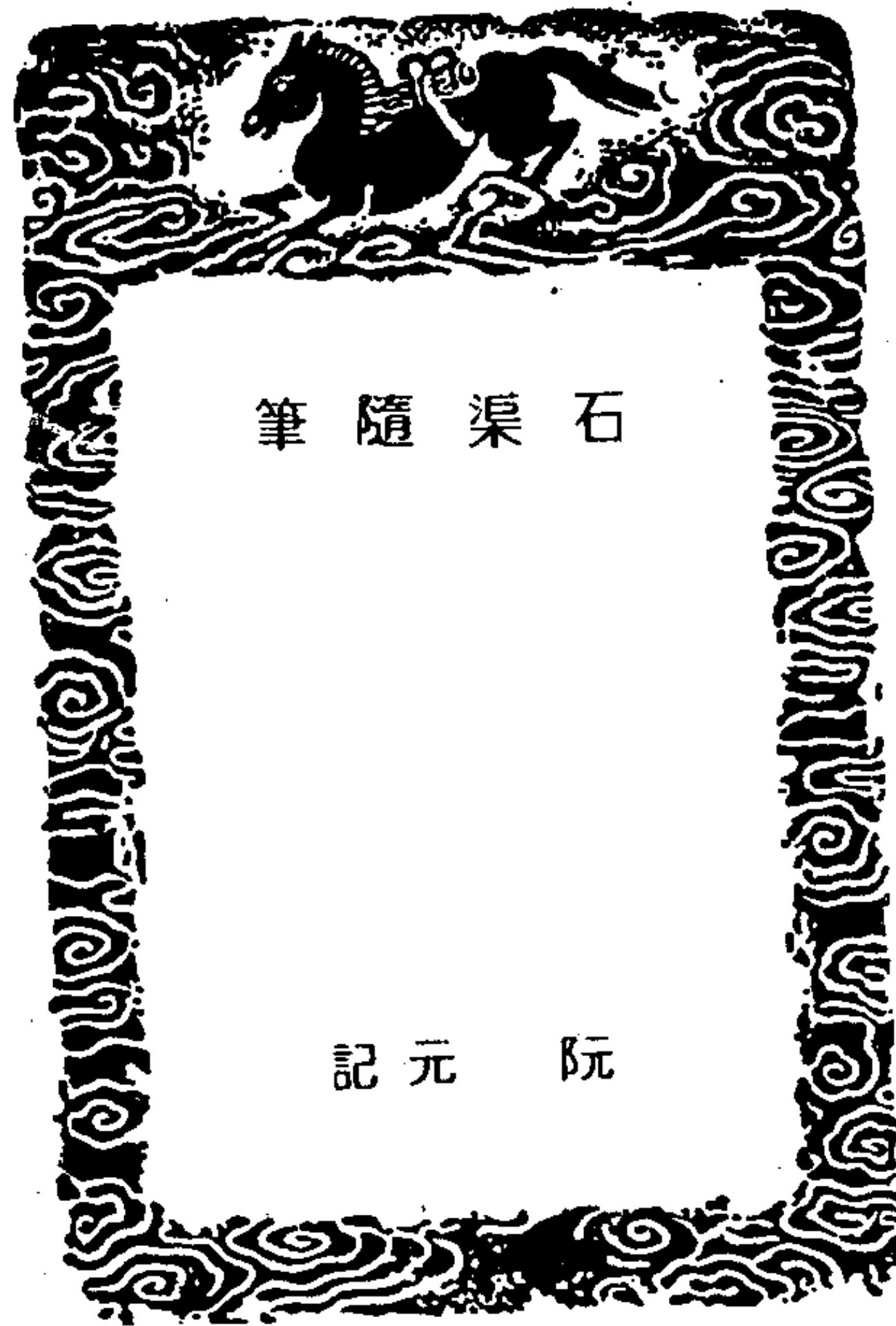
作煙景。煙雲變滅。卽米畫也。余于米畫滿湘白雲圖悟三昧墨戲。故以寫楚山。丁酉子月。陳道復花卉一册。二十八幀。內張季琰題海棠詩云。輕盈著雨難禁態。縹緲繁煙欲斷腸。絕似太真初睡起。微輸合德自生香。殊有致。季琰名其提。張東海之孫。字亦做乃祖。

沈石田松際水亭圖。用筆鬆秀。有款無詩。蚤年筆也。姚公綬倡和詩一卷。公綬飲表弟許廷瑞家。首倡七言律一首。伍常周鼎呂憲各和之。姚草書大字。結構殊古雅。

董思白做大癡一軸。題云。黃子久有良常館圖。爲張貞吾作者。詩云。逸矣盧鴻乙。奇哉魯仲連。請看高隱者。若箇是頑僊。此圖在余家。因做之。故錄焉。

陸包山牡丹折枝。根葉作綠色。花以墨圈露紙地爲白色。吳人畫花卉。每用此狡狴。殆得素以爲絢之意。上題詩云。東風拂面花饒笑。過過輕韶沁玉肌。綽態玲瓏那得似。水晶宮裏月明時。

董思白秋山紅樹一小軸。上署甲子。乃七十歲時作。大抵思翁蚤年暮年多作著色畫。暮年者渾脫古淡。尤可愛玩。



石渠隨筆

阮元記

石渠隨筆目錄

南書房行在詹事 臣阮元

卷一

名畫琳瑯總冊	歷朝畫幅集冊
四朝選繪總冊	唐宋名繪冊
藝苑藏真總冊	宋元集繪冊
名畫彙錦冊	唐宋元畫集錦冊
宋人名流集漢冊	宋元十二家總冊
晉	
王羲之平安帖	王羲之袁生帖
王羲之瞻近帖	王羲之七月都下二帖
王獻之送梨帖	
梁	
張僧繇夜月觀泉圖	
隋	
開皇蘭亭詩序墨搨	
展子虔遊春圖	隋人書出師頌
唐	
蘭亭八柱帖	唐人大禹治水圖
虞世南積時帖	閻立本畫孔子弟子像
陳閔畫八公像	盧鴻草堂十志圖

卷二

韓幹神駿圖	韓幹明皇試馬圖
刁光允寫生	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
顏真卿祭姪帖	柳公權臨蘭亭詩
孫過庭草書千文	僧懷素自敘帖
林藻深慰帖	徐浩書朱巨川告身
唐人會昌九老圖	唐人統扇仕女圖
大理國佛像	周昉仕女圖
五代	
荆浩匡廬圖	南唐澄心堂帖
衛賢高士圖	胡環卓歇圖
胡環番騎圖	趙幹山堂文會圖
黃筌柳塘聚禽圖	
宋	
徽宗祀方工敕	宋代墨寶冊
宣和瑞鶴圖	宣和執國夫人遊春圖
宣和雪江歸棹圖	宣和柳雅蘆雁圖
宣和寫生小幅	董源龍宿郊民圖
趙宗漢雁山敘別圖	
李成羣峯雪霽圖	梁師閔蘆汀密雪圖
王齊翰江山隱居圖	
燕文貴夏山圖	燕文貴廬山清曉圖
林通二札并詩卷	宗室趙士雷湘江小景
宋摹顧愷之洛神賦	
宋人臨朝川圖卷	宋人畫獨樂園圖
宋人畫趙孟頫南平夷圖	
宋人長江萬里圖	宋人溪山訪友卷
范仲淹二札	文同晚霽圖卷
林通蘇軾詩帖	蘇軾三帖
蘇軾黃州謝表	蘇軾雜書卷

卷三

蘇軾苦雨詩帖	蘇軾武昌西山詩帖
蘇軾黃州寒食詩卷	
黃庭堅草書李白詩卷	
張先十詠圖	米芾書離騷冊
米芾書曹植詩	米芾尺牘卷
米芾蜀素書卷	李公麟三馬圖
李公麟撫韋偃放牧	
李公麟白描	宋四家法書
朱銳赤壁圖	楊无咎梅花三疊
趙葵畫杜甫詩意	宋人西園雅集圖
宋刻絲佛經卷	
宋二	
高宗書二段	褚奐臨詛楚文冊
蕭照瑞應圖	劉松年宋中興四將圖
南宋兩薄玉鞍圖	馬和之毛詩圖
米友仁雲山卷	米友仁雲山得意圖
朱子二帖	馬遠華燈侍宴圖
牟益搗衣圖	張卽之書報本卷記
張卽之自書詩帖	張卽之書華嚴經
趙孟堅書梅竹三詩	
文天祥書座右辭	宋人法書四冊
卷四	
金	
趙霖畫昭陵六石馬	
黃嵩雪獵圖	
元	
高克恭山水大軸	鮮于樞書襄陽歌
錢選觀梅圖	錢選三蔬圖
錢選牡丹畫卷	錢選山居圖

真開駿骨圖	任仁發五王醉歸圖
任仁發出圍圖	伯顏不花古壑雲松圖
趙孟頫書蘇軾詩	趙孟頫書三清殿碑記
趙孟頫書輿國寺碑	
趙孟頫二札	趙孟頫自書執扇賦
趙孟頫萬柳堂圖	趙氏尺牘三帖
趙氏三世人馬圖	商琦嵩陽訪真圖
王淵三白獻瑞圖	王淵寫生
趙雍竹西草堂圖	趙雍詩詞卷
張雨自書詩帖	黃公望天池石壁圖
吳鎮晴江列岫圖	吳鎮墨竹譜
王振鵬龍舟卷	王振鵬江山勝覽圖
方從義雲山圖卷	顧安新篁古石
元五家合璧卷	元人西湖草堂圖
倪瓚畫譜冊	倪瓚山水畫
倪瓚安處齋圖	王蒙聽松圖卷
王蒙滌硯圖	王蒙松風泉石圖
元人集繪卷	
卷五	
明	
太祖仁宗宜宗書卷	
宣宗寫生小幅	宣宗雙猿大軸
徐貴吳興清遠圖	師子林圖
陳惟允香木山莊圖	
解縉自書雜詩	王絳齋宿聽琴圖
王絳風城餞別圖	王絳北京八景圖卷
夏景書小學	馬琬幽居圖卷
姚綬畫寒林雉鴉	沈周遊西山圖卷
沈周高賢餞別圖卷	
沈周西山雨觀卷	沈周畫山水冊

石渠隨筆

沈周綉菴圖	沈周名賢雅集圖卷
沈周畫扇詩	祝允明論書
文徵明自書紀行詩	
文徵明江南春圖	文徵明畫蘭竹
文徵明畫扇詩	文氏一門蘭亭圖卷
陸師道吉祥菴圖	朱叔重春塘柳色圖
唐寅秋壑聯吟圖	唐寅琢雲圖
唐寅桃花菴圖	唐寅垂虹別意
唐寅畫扇詩	仇英燕陰結夏圖
陳淳寫生	錢穀紀行冊
陸治四時蔬果卷	魯治百花圖卷
孫克宏花卉冊	莫是龍山水卷
褚宗道松陰書屋卷	
明人畫扇一冊	
卷六	
明二	
董其昌行書一卷	董其昌臨李邕書卷
董其昌書姜寶詩命	
董其昌臨蘇軾尺牘	
董其昌書畫合璧	董其昌臨古帖三種
董其昌雜書冊	李邦華尺牘冊
黃道周尺牘冊	項聖謨松濤散仙
項聖謨雜畫冊	項聖謨寒鶴守梅圖卷
卷七	
國朝	
蕭雲從畫崔華詩意	
蕭雲從山水	侯懋功溪山高逸
邵爾仿古山水冊	名家書畫集玉
王翬瀟湘雨意	王翬仿趙孟頫畫
王翬仿王維山陰霽雪	

王翬朝川雪意	王翬重江疊嶂
王翬十萬圖	王翬畫唐人詩意長卷
王翬畫水村春曉圖	
王翬雪江圖卷	惲壽平載鶴圖卷
惲壽平詩畫合璧冊	
惲壽平渡江圖卷	惲壽平山水畫冊
惲王合作	惲壽平甌香館寫意
惲壽平山水小景冊	
惲壽平山水花卉冊	
黃鼎仿李成溪山	女史陳書羅浮墨翠卷
蔣文鼎折枝	蔣文恪花卉
陳邦彥小楷	張文敏臨爭坐位帖
張文敏小冊	張鵬翀山水
方士庶山水冊	張若靄張若澄畫
董文恪山水	董文恪畫楚南名勝
錢文敏畫	郎世寧洋法畫
嚴宏滋白描三官像	
門應詔補離騷圖	繆炳泰寫真
于文襄書經塔	
卷八	
補遺	
唐顏真卿自書告身	
唐人春郊遊騎圖	唐李昭道曲江圖
唐周昉內人雙陸圖	
宋徽宗文會圖	宋范中立秋山蕭寺圖
宋楊无咎墨梅卷	宋人松巖仙館圖
宋夏珪長江萬里圖	
宋代墨寶冊	宋元遺蹟冊
葉肖巖西湖十景	元人滕王閣圖
高克恭山村圖	

元倪瓚葉湖別墅圖
元倪瓚南峯圖
明戴進山水軸
明沈周畫菜
明王穀祥仿夏森畫
明文伯仁畫姑蘇十景冊
明張宏華子罔圖
論鈴寶
論紙籤
石渠隨筆目錄全

石渠隨筆卷一 南書房行走詹事 臣阮元

名畫琳瑯總冊內 范寬羣峯雪霽一幅筆力深厚絹縫裂舊成墨色而雪粉隱現於山林蕭寺間尚皚皚也有長字及司印半印 梁楷潑墨仙人一幅一仙披衣袒腹全用水墨數筆掃成眉目用墨數點而已所謂減筆者也款梁楷二字塗抹與畫稱頗有奇氣 黃公望雨巖仙觀一幅山林雲氣畧見寺樓惟覺元氣淋漓以高房山比之淳厚有之而蒼渾則不及此也 吳鎮溪流歸艇一幅山用荷葉嫩苔紋樹葉皆用濃墨點大如豆非僅元人蹊徑也有唐荆川收藏印

歷朝畫幅集冊內 李成瑤峯琪樹圖左方多寒木一山積雪灑粉為之

四朝選繪總冊多團扇幅內 宋宣和枇杷山鳥一幅枇杷一枝鳥一蝶一有御押極工細

趙昌南唐文會一幅坐者三人侍女七人著色秀麗 趙伯駒蓬瀛仙館設色畫樓閣人物極工緻 李從訓牡丹春滿花頭大幾滿扇粉紅色十分耐足惟於花缺處微露葉尖而已 王振鵬岳陽樓圖界畫樓閣極極戶牖細不可視幅上于方寸地細臂岳陽樓記一篇款至正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云云字畫之細幾不可辨惟可於晴日簾間以意讀之也

唐宋名繪冊內 李昇岳陽樓圖竝記字雖小而目力尚易識也 沈周空林積雨一幅全用米法以此與西山雨觀合觀之覺沈比米為有骨

藝苑藏真總冊內 李唐坐石看雲一幅二人坐石上雲生山峽中隔樹外極奇古之趣 林

石渠隨筆 卷一

椿山茶雪霽一幅畫茶花一枝葉上著雪花極紅雪極白絹色雖極舊晦而色愈鮮明

宋元集繪冊內 第一幅方幅宋刻絲翠羽秋荷以下皆團扇絹本畫 趙大年橘柚林 趙昌杏花 徐熙梔子 唐希雅錦鳩 惠崇秋渚文禽 馮大有荷花 牟益紅蓼雙鳧 林椿海棠 李迪秋卉草蟲 對幅有董其昌 王定國雪葉寒禽 李安忠雙鳩 林椿玉簪花 李東秋葵 許迪野蔬草蟲皆最無上妙品也

名畫彙錦冊內 張萱會文美人二女持紙筆沈思一女奴捧墨硯 林椿石橋山雀設色尤鮮明可愛有司印半印二幅極佳

唐宋元畫集錦冊內 趙昌海棠蠟嘴 蘇漢臣駒場養戲圖蹴踘者六人短長肥瘦各有態度

宋人名流集藻冊內 李迪無花果圖極佳

宋元十二家總冊內 李建中行楷風骨俊整 蘇公評林逋書云書似雷臺差少肉誠然非竝見李林真跡不知坡公之言確也坡公自言吾書骨擗肉肉沒骨然平心論之林固肉少蘇亦未免多肉骨肉停勻者其惟西臺乎 黃山谷札有臣柯九思進入六字鈐天儀之寶緝熙殿寶蓋宋元皆入內府者 米札用硬筆作字筋骨皆露頗不似他書米迹之有枯筆者僅見此

王升字漫齋跌宕可喜近米而活潑

晉

王羲之平安帖卷絹本有文徵明王穀祥彭年胡汝嘉四跋有宋內府及李書樓等收藏印 王羲之袁生帖黃長睿會見此跡謂與閣帖微

有不同今細校之惟袁字末一點長圓生字微右偏爲少異餘俱相合 此帖包手宋刻絲一
幅舊藏泰興季氏據高士奇以四百金購帖三
十金購包手十永譽亦云宋刻絲仙山樓閣文
綺裝成質素瑩潔設色秀麗界畫精工烟雲縹
緲絕似李思訓雖筆墨追摹未易到耳生平所
見惟此爲上上超品非袁生帖不足當之也余
觀此刻絲果極精妙以他種宋刻絲相較皆不
能及細審其絲縷燥性少鬆易致損壞因令藝
匠加漿裝治今皆完美
王羲之贈近帖有歐陽元孫黃劉景董其昌張
世勳項元汴六跋明昌七璽
王羲之七月都下二帖卷紙本二幅是蹟見淳
化閣帖第七卷前有褚遂良給字號六字後有
宋御府印文及宋濂題跋
王獻之送梨帖蹟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
能佳十二字後復刻落唐時與右軍思言帖同
裝又有唐太宗臨送梨帖一紙十字太宗臨本
將第二送字刻落者空一格不寫三百下顆字
亦不寫柳公權因觀太宗書兼及前兩帖故有
劍入珠還之目至米元章定思言帖爲右軍書
斥公權爲誤見於書史當於此時割去思言帖
另裝不與獻之送梨同卷其實公權本末指思
言帖爲獻之書安在羲獻合裝不足當劍入珠
還之目哉
梁
張僧繇夜月觀泉圖軸高崖垂瀑兩人同仰首
望之下有芙蓉數叢屋階琴鶴絹素墨氣濃發
畫筆雄潤沉着上有瘦金書唐張僧繇夜月觀
泉圖九墨字鈐宣和之寶劇神迹也玉池上王

石渠隨筆

五

覺斯題跋二段沿宣和標題之誤以僧繇爲唐
人
御製詩爲辨析爲梁人蓋僧繇天監中爲武陵國侍
郎直祕閣知書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即宣
和畫譜亦列僧繇於梁代也
隋
開皇蘭亭詩序墨搗卷開皇十八年三月廿日
刻共廿八行乃禊帖石刻之祖南宋丞相游信
景仁所藏前有趙孟頫周馳袁孝吾衍題識後
有游景仁吳文貴孫承澤曹溶四跋又有澄心
堂晉府諸收藏印景仁跋云右齋者題曰定武
余既歸鄉以往歲鄧氏趙氏本較之無分毫差
據此三本斷缺處與發之梅花蘭亭同其異者
發本上下有界畫而此則無爾此當爲開皇本
而彼則再刻也 游信南充人 淳祐右丞相
展子虔遊春圖卷即貞觀公私畫史所載長安
車馬人物圖設色明艷而布置樸拙蓋猶近六
朝古法也幅右有宣和書展子虔遊春圖六墨
字鈐雙龍方印
史岑出師頌隋人書星鳳樓戲鴻堂等帖皆摹
入此卷乃紹興本前有高宗押字後有元張頌
跋極詳核就其所考證卷中十三印求之今惟
太平公主蕃書印一內府印二王涯印一書平
印尚存餘俱割失 其文與文選少 攸贊帖作 興可校今本
讀 來授來字帖缺二點字形近未 西陵帖 作西戎 李注西陵即先陵西先聲轉非必指東 西之西不知此書何以改爲西戎也
說禮帖作閱禮 區宇帖作區寓 鼎鉉作
鉉 况我將軍我字殘缺 窮城帖作窮城
列壞帖作裂壞
唐

蘭亭八柱帖八卷第一唐虞世南臨蘭亭帖一
卷墨淡如影紙厚舊麻微鬆雖漫漶而精神發
露後有魏昌楊益宋濂董其昌王祐徐尚寶葉
萱周同軌古中靜張弼蔣山卿吳治吳國選吳
廷揚明時朱之藩王衡王制楊鼎熙王應侯楊
宛揚嘉祚諸題名跋 第二褚遂良摹蘭亭真
跡一卷麻紙本後有米芾張晏范仲淹王堯臣
劉涇龔開王申朱葵羅應龍楊載白珽仇允舒
穆張着吳霖張雨程嗣翁陳敬宗十永譽十岩
諸題名詩跋 第三唐馮承素摹蘭亭帖一卷
麻紙本後有許將王安禮黃慶基朱光裔李之
儀李和王某通王景修張太寧張保清馮澤仇
伯玉朱光庭石蒼舒承賜清與趙孟頫郭天錫
鮮于樞鄒文原吳彥暉王守誠李廷相項元汴
文嘉諸人題名跋語並神龍半印神龍書府長
方半印 第四柳公權書蘭亭詩并後序一卷
絹本橫一丈一尺五寸此帖曾刻入戲鴻堂帖
前有宣和金書標題後有邢天寵楊希甫蔡襄
李處益孫大年王易黃伯思宋適王萬慶王世
貞莫是龍文嘉張鳳翼王鴻緒高士奇諸題名
跋語又有政和宣和雙龍睿思東閣奉華寶藏
內府圖書內殿書印並柯九思喬篋成等收藏
印 第五
內府鈎填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原本一卷
第六于敏中補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
缺筆一卷 第七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
一卷 第八
御臨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一卷
唐人之再治水圖軸子設色畫高山大川禹脫
收被褒躬持斧鑿其餘力役執錐者施礮者構

架者絕鍊者不可勝紀左有鬼神馭龍相助山巔伯益指揮縱火焚山禽獸蛇龍皆作逃匿之狀乾隆四十年間和闐貢大玉高七八尺圍丈許

敕依大禹治水圖雕琢發在揚州建隆寺治之元時曾往敬觀今又獲觀

內府寶蹟不勝欣幸之至

虞世南積時帖真蹟紙色黝然如著淡墨而不甚殘蝕後裝吳廷刻餘清齋帖本王肯堂刻鬱岡齋帖本以二刻校之皆確從此跡雙鈎者其實宋時星鳳樓帖已刻之尚無蠹脫在此二刻前四百餘年矣

閻立本畫孔子弟子象凡五十九人順治三年七月初二日

賜大學士宋權權傳其子華舊皆題為將相圖乾隆

二十二年大學士蔣溥從市中購得貢入

內府乾隆五十二年經

懋勤殿翰林訂為孔子弟子圖始識其本此卷絹

色頗古多有損剝裝演時以同色舊絹補之諸

賢象或佩劍或執卷俯仰向背無一同者畫人

之法備於此矣南宋有石刻李公麟孔子弟子

此陳老蓮全從此入手以較

閱本秀發有餘而古朴終遜

陳閱八公象設色畫前缺二人後六人左右相

向畫高冠倍于面簾書時會考訂其標名之誤

今載於後。北魏明元帝即位初詔南平公長

孫嵩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

八人坐止車右聽理萬幾故世號八公事見北

史長孫嵩傳資治通鑑載拓跋屈預於八人之

列八公名字可考者僅此五人其三人則遍覓

北史魏書通鑑諸籍皆無之此圖為開元時陳

閻所繪神采衣紋絹色傳采皆古穆渾厚信是唐蹟不知何時為不學者標名第三人王儉第五人崔宏第六人高穎第七人長孫嵩第八人羅結按羅結傳稱一百七歲領三十六曹事而已未聞其列於八公也而王儉南齊文臣高穎開皇佐命時代相去數十年且百數十年又說

嵩為高穎為穎其謬更不待辨矣舊文嘉跋能知止車門事而說高穎為魏人張鳳翼跋駁之

而榮以崔宏為名將皆鹵莽失考之過耳

皇上幾餘鑒賞直指標名跋尾之謬

命詳考史傳具識於後足以見古人最重圖象為其

與史事相表裏蓋皆有關於政治學問云臣王

杰董誥金士松沈初彭元瑞玉保阮元恭跋

盧鴻草堂十志圖卷紙本後幅有周必大張孝

思王同祖陳沂高士奇諸跋

韓幹神駿圖卷設色畫一僧坐磐石不冠赤足

挾杖一人衣冠背坐一虬髯奴架鷹侍立一僮

紅襖持稚騎白馬絕水來蓋畫支遁故事庚子

銷夏記載此

韓幹明皇試馬圖卷縱橫皆尺許畫明皇醉態

乘馬二人夾鞵之上方

御題云子孫孫永保鑒之後

敕摹勒上石搨頰內外臣工其絹色落畫院

中好手為鈎勒之

刁光允寫生花卉冊十圖幅雙鈎暗欸在草石

上高江村以為飛白誤也黃筌師事光允以筌

柳塘聚禽圖較之似有出藍之勝第六對幅畫

山貓乾道御題云後村詰與涪翁詠未及崔公

一議高

御筆識云詩中用劉克莊詰貓事考克莊以淳熙丁

未生上距乾道之元二十二年此題贗也

顏真卿書朱巨川告二卷並絹本前為建中元年告後為建中三年告後卷先入石渠寶笈前編前卷乾隆甲午始得御筆加識合題彙藏一匣庚戌並摹上石

賜內外臣工

顏真卿祭姪帖向在揚州後入

內府今細觀其紙色新於積時帖筆鋒轉折鈍銳

較之石刻皆合而墨氣之濃淡枯潤則行間別

見元氣淋漓非鑄搨所能到此帖凡兩紙接裝

有鮮于樞徐乾學王鴻緒鈐印帖共二十行

塗抹三十四字改補二十四字合計三百三十

四字末徐乾學跋考證極詳

柳公權臨蘭亭詩墨蹟絹本會刻入蘭亭八柱

帖者後有張照跋時在雍正乙卯三月廿日是

為余生日云云乾隆癸丑三月廿日元與那經

堂祭酒同入直

懋勤殿是日雨後窗几清森盡展蘭亭八柱墨蹟

相與評量讀至此跋覺蘭亭癸丑暮春及張司

寇生日皆與入直之日有巧合者

孫過庭草書千文卷所自稱第五本者書于垂

拱二年有王晉卿一跋

僧懷素自敘真蹟白麻紙長二丈餘狂草筆鋒

勁直如春蛇秋蚓李東陽云空青老人會行云

自敘世傳有三本一在蜀中石揚休家黃魯直

以魚腹臨數本者是也一在馮當世家後歸上

方一在蘇子美家此本是也今歸呂辨老家又

吳匏庵跋云初為南唐李氏物歷蘇邵呂三氏

今為官傳謙齋先生徐公所藏李東陽跋云前

六行乃蘇舜卿所補文徵仲跋云馮當世本歸上方而石刻為內閣本豈即馮本耶此帖有建

業文房印及昇元重裝歲月是曾入南唐李氏
成化間此帖藏荆門守江陰徐泰家後歸徐文
靖公文靖歿歸吳文肅最後為陸家宰所得陸
被禍遂失所傳此帖在蘇易簡家蘇者易簡之
子者子舜欽舜欽子泌激此帖鈐縫有四代相
印相傳為唐某宗賜小蘇許公玉刻圖記蓋舜
欽家物

林藻深慰帖墨蹟十八行紙有簾紋故乾筆所
到之處皆露白痕如粗絹孔然其筆墨濃淡輕
重悉見愈顯其精神魄力固非各石刻鈎摹能
到者其鈐縫有紹興柯九思等印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身卷有鮮于樞張斯立張
晏董其昌四跋及梁清標題籤

唐人會昌九老圖一卷絹本二幅畫幅長七尺
六寸水墨界畫畫濃陰水榭敞堂方亭池岸艤
舟榭中坐者三人舟中二人堂中四人侍者八
人一人擎舟一人擁篲無名款第二書幅宋高

宗題云致君初不媿虞唐白首歸來住洛陽入
社莫疑頻笑語同朝各自抱行藏長年詩酒開
三徑永日琴書共一牀進退得時真有道可憐
誰復繼餘光履道清歡冠有唐衣冠者艾會嵩

陽功成口退身俱健心縱榮歸舍所藏樽酒口
陪齊皓首林泉偃息列胡牀當年盛事傳今古
遺像丹青德逾光賜從父此卷絹色古穆畫法
渾厚墨色如積書則縱橫沈著係硬筆書

唐人執扇仕女圖卷二女持扇坐二女刺繡一
女對鏡一內官持鏡一內官持雙鳳大扇又女
奴六人。又有唐人倦繡圖卷人物布置畧與
此同有錢舜舉跋似不及此卷

大理國佛像一卷直是唐時物其紙如厚絹畫

石渠隨筆

極工細象極莊嚴傅色如漆厚出紙上

上命畫館臨一卷逾年始成工緻或可似之其古厚
處則非今人所能辦矣 又有天龍八部圖今
所存者亦復不全

周昉仕女圖卷仕女五人皆豐頤掩黛眉髻高
於面髻上或插牡丹蓮花胸半露下有紅鞋胸
以下以繡褰裹之至地外披霧縠單衣肩臂皆
見也

五代

荆浩匡廬圖題荆浩真蹟神品六字鈐印一絹
舊不可辨余檢孫退谷銷夏記始識為內府之
寶四字而題款六字為宋思陵筆也

南唐澄心堂帖二冊搨極古此乃集帖之祖皆
王右軍書有梁蕉林收藏印

衛賢高士圖畫梁鴻故事高山叢竹下有茅屋
中一婦奉椀向男子蓋舉案意也豎幅橫裝孫
退谷以為宣和時即如此鈐印半印

胡瓌卓歇圖卷地上步席主者坐右捧盞而飲
婦人坐左一人跪席前接盞一人在席前舞左
方二人彈箏三人拍手後四人腰弓矢三女侍
立一女進花枝右方馬三十八十九

胡瓌番騎圖卷首二人腰弓騎馬曲躬作迴風
狀次二女步行牽駝一紅衣一綠衣耳後項下
有紅巾圍裹鼻以下又有白巾橫束皆避寒也
頭上帽高倍於面帽上又出一竿長與冠等後
一奴步行牽一馬末一人騎一馬有瘦金書胡
瓌番騎圖五字

趙幹山堂文會圖卷畫平泉文石秀竹春林一
人坐樓上二人策杖轉山逕來紙墨潤發古澤
可愛一時宴者題詩於後分分家烟畱青春杯

濃冰漿寒風雲樓時聞聲江端璫二十字為韻

共七律二十首畫款山堂文會圖趙幹作末有
元至正癸巳山陽廉布跋以此圖為南唐李後
主戚畹永春侯 寧延諸繙流羽客儒林高士
宴集而作余觀詩意皆言華堂綺閣寶鼎珠簾
極一時開筵高會之勝圖者當如瀛洲學士西

園雅集等圖乃稱而此畫極疎淡人物不多豈
當時有此體制耶印記有宣和及王守仁王敬
美等印

黃筌柳塘聚禽圖絹本設色畫右有宣和墨書
籤後題臣張金界奴上進及宋神宗明道元年
奉旨裝褙勾當內畫庫四內官名此幅絹極黑
而鳥雁鷺鳥葵花等著黃紅白各色皆如漆堆
塚而成色極鮮明不改以手摹之色與絹平蒙
無堆塚蹟也

石渠隨筆卷一完

宋

徽宗祀方巨敕官嬪墨跡用厚絹黃綠紅諸色分五段織成行書字方約三寸共十三行行五字六字不等末書大敕字鈐御書之寶方印五方約四寸後幅附鄭居中劄子此劇真跡後有袁桷跋亦極詳核

宋代墨寶冊宋徽宗楷書詩又一幅徽宗楷書惟石詩

宋宣和瑞鶴圖因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有羣鶴集於端門而作其圖寫端門雙闕二鶴飛集左右鴟尾上其餘十八鶴飛繞空中左方自記其事並詩一首當是道君的筆

宣和號國夫人遊春圖有標題曰天水摹張萱號國夫人遊春圖仿瘦金體鑑賞家相傳圖字從口者宣和八者明昌然以前青衣內官一各卷合核之亦有不盡然者

騎次紅衣女奴一騎次二人並轡面皆豐肥鬢髮濃重高髻向前下垂如鳥引吭身著窄袖紅衣有白巾自項後過肩垂至腰極胖自胸以下別束紅褰下至足履有絢繡褰外又有白巾束之次一騎老嫗抱幼女左有紅衣女奴一騎右白衣內官一騎鈐縫有明昌寶玩諸印

宣和雪江歸棹圖細絹本筆極細秀氣韻深靜展閱之覺江天寒色逼人瘦金書極勁後幅有大觀庚寅太師楚國公致仕臣蔡京跋字乃學宣和書圓潤秀拔乃知此公亦復以文翰見契

故米芾雖譏其不得筆猶以書家待之也外間偽作蔡京書者極惡劣殊不知其不爾也張得宋同大家蔡京與善後人惡之易以蔡襄當云蔡蘇黃米

宣和柳雅蘆雁圖孫退谷以為澄心堂紙本細

玩之質理瑩潔如研貝所謂滑如春冰密如蘭者墨色著紙深不過透淺不過浮畫法極工秀左方蘆岸上四雁右方柳枝間四雅正中畫押似相對待者此北宋畫翎毛法不避板滯南宋畫院即布置取勢矣

宣和寫生小幅中畫菜一本又蝶螂一蟬一又大藍立石石罅金索鎖一母猴抱一小猴款宣和殿御筆賜駙馬都尉宣和帝姬三十餘人多不傳惟榮德帝姬駙馬曹晟最顯所賜無乃是乎

董源龍宿郊民軸其右上方皆高山叢樹下有山路左下方作坡陀臨水水中連船首尾一字相銜而不及彼岸有裸人數十皆聯臂相接自岸至船尾岸人別有裸而奮臂搥鼓者究不知何故龍神驕民者其絹色畫筆確為北苑真蹟無疑

定遠將軍趙宗漢雁山敘別圖軸設色界畫畫樓臺亭榭二人設几擁書對坐一人攜杖童子抱琴隨行此圖嘉祐二年五月廿九日宗漢奉使出鎮廣南過浙中其鄉人舊友汪子卿少遊浙中登慶歷進士歸從雁山作此圖為別

李成羣峯雪霽圖軸是蹟舊藏震澤王氏梁師閱蘆汀密雪圖江天沈黑蘆雁飛棲以灑粉畫雪景

王齊翰江山隱居圖卷著色有金碧燕文貴夏山圖一卷絹本極古峯巒重疊蒼翠欲滴樓閣四五處皆界畫人物小如米粒垂瀑二處右方多水帆船載列右邊邊幅似為人割去少許故無款然以匡廬清曉圖與之相較的

是燕家法無疑也其左有鈐縫大觀紹興二印

此等名蹟不知何以並無題跋必係為市賈割去另裝偽畫耳

燕文貴匡廬清曉圖紙本色澤淳古山巒重疊皆用重墨渲染望之如嵐翠濕滴王鐸跋云重嶽嵐嵐侵人眉宇誠然樓觀橋船皆用界畫細畫以此知北宋人筆墨皆極工細尺幅縑紙非數十日莫辨後人妄稱潑墨頃刻而成尚得言

畫哉再以他卷燕家法相較惟夏山圖可擬餘終無此沈厚洵為希世之寶卷末有蘇軾跋云軾通守錢塘日與言外師遊借此畫逾年臨去郡乃題其後歸之今十六年矣師云字為人竊去復為書此元祐四年十二月四日眉山蘇軾又題字有六年夏至日林希子中王子淵微之

邵材聖規梅灝子明王與道國蔡卞元度同觀又有大德丙午商瑄詩一首按林希即章惇引為掌制極詆元祐諸賢陰斥宜仁者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婿商瑄詩云榻裏風聲蓋指林蔡也瑄即瑄字元曹州人樞密副使商挺之子卷內

有曹南商氏等印是卷乃其家所藏也林逋二札一冊自書詩一卷和靖人極清高詩亦淡遠字為宋人中之灑落而有矩法者故蘇文忠極重之

宋宗室趙士雷湘江小景卷絹本左方二松亭亭直立右方二松作盤屈勢上方岸柳惟畫近根半截下方水蒲數叢其間鶴雁鳥鴨鴛鴦鴉鴉各種翎毛飛棲異態上有徽宗標題蓋此畫全仿道君法彼時風尚然也

宋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卷多存古法其樹木皆如孔雀扇形分段畫賦意即如大陽升朝霞即畫日中一鳥芙蓉出綠波即畫水中荷馮夷女

獨皆畫神象此種古拙之趣猶存淡石室石顯

遺意非唐宋後畫史所知別有李公麟

宋人臨朝川圖絹本卷高九寸四分絹細與雪

江歸棹圖相做

宋人畫司馬溫公獨樂園圖書屋數楹庭西畔

一亭中有井屋後又有屋兩重井亭西又一門

虛亭數楹亭西花欄二畝亭後有立石玲瓏與

屋齊又有閒地畫坪如棋局前後柳榆槐柏甚

多又文徵明獨樂園圖茅堂臨水翹對遠山屋

後竹柏松杉掩照籬落余讀司馬公傳家集中

獨樂園記及讀書堂釣魚庵采藥園見山臺弄

水軒種竹軒澆花亭六詩其布置庭徑宛然在

目高風古韻慨然想見其人又嘗見溫公畫像

石刻面長須眉疎朗九足起人敬思宋人圖不

知何以不依其文畫之而布置大謬若此至文

待詔則直寫意而已唐以前人畫宮室一門一

徑皆有考證至宋此風漸替至明更微於此二

畫可見也此亦如唐以前人講經一字一句皆

有所本宋以後全談虛理亦如文氏所畫名為

獨樂園不知誰氏之圖矣獨樂園記云讀書堂

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又曰築臺構屋

其上以望萬安輶輳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

按蘇東坡獨樂園詩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

下坡公語皆有本豈如畫史率意揮寫耶

宋人畫趙孟頫南平夷圖卷分六段畫每段

御筆標題曰此段畫旌表高公老妻趙氏節孝事曰

此段畫趙孟頫人對加官事曰此段畫賈宗諒飲

木槩夷事曰此段畫趙孟頫出師攻克村回諸

落事曰此段畫趙孟頫用火礮破輪縛大圍事曰

此段畫趙孟頫於輪多圍追獲卜漏事

石渠隨筆

御製詩已酉暮春題

宋人長江萬里圖卷淡墨細染雖無名款其為

北宋人無疑其間水雲烟樹崇嶺遠洲奇峰斜

正銳鈍各異形狀往往城堞一圍見於杳冥淡

霧中

宋人溪山訪友卷無款跋有緝熙殿寶筆墨蒼

莽畫水紋巖如亂繩山巒樹木皆濃密樓榭皆

巖直筆如界畫

范仲淹二札卷其第一札云此間邊事勞苦仗

朝廷威靈即日寧息亦漸有倫序

文同晚霽圖卷即清河書畫舫所云石室先生

晚霽橫看原係高頭潤幅思陵改裝橫卷者也

涪翁跋今無之

林逋蘇軾詩帖一卷蘇詩備兒販婦皆冰玉今

施注蘇詩兒作奴 眸子瞭然光可燭眸施作

瞳 書似留臺差少肉留施作西 又自注白

頭曲下有司馬長卿欲娶富人女文君作白頭

吟以謂之十八字自注秋菊下有西湖水仙王

廟七字皆今本所無今本謂臺作西臺當是定

野相對 宋史李建中

蘇軾三帖冲卿帖詰賀帖詩彙帖三幅其詩彙

有徐守和釋文云書錢侯不願仕齊用徐東明

韻淵明歎鳴鶴其國有知己知已悠三字紙

補然賦歸 歸字蘇 去觀表願知裏寥寥千載間

高風懸難居挂冠神武門古有今則無守和釋

文幅內張得天識云高風懸難居釋作懸誤案

選字蘇蹟未缺 錢香樹侍郎識云鳴鶴見城邑

其國有放士淵明詩也坡翁直用其句原釋作

知己誤 陽羨帖七行六十八字後有僧來復

跋 制草一卷凡六段第一六行第二五行第

不與限等 卷二

三五行第四六行第五四行第六二行草內有

少書及前後結銜等書皆屏風老吏所作也

漁父辭舊蠟箋周圍研花邊字用濃墨凡九行

蘇軾黃州謝表直讀卷四紙接裝一紙十二行

二紙六行三紙六行四紙三行引首有宋實穎

題後幅有項聲表孫承澤汪琬方咸亨何乘周

亮工諸跋

蘇軾雜書卷首行草千字文據書畫舫云是贈

詹州黎子雲作後接書三段一登臨覽觀之樂

云云三苦霧收殘文豹別怨 後有沈周吳寬二

跋

蘇軾苦雨詩墨蹟後黃山谷跋精神采色勃勃

動人真天上鴻寶宜其不在人間也戲鴻堂刻

尚得其皮毛餘刻鮮能形似

蘇軾武昌西山詩帖卷乃為岑象求所書者名

翰林承 極多正當以此與黃州寒食詩為無上妙品幅

內有岑象求跋引首李西涯篆書坡翁書翰四

字後幅有樓攻瑰李西涯和詩及跋

蘇軾黃州寒食詩墨蹟卷後有黃魯直跋為世

鴻寶願戲鴻所刻止蘇詩黃跋其後張續一跋

人未之見其跋云東坡老仙三詩先世舊所藏

伯祖永安大夫嘗謁山谷於眉之青神有攜行

書帖山谷皆跋其後此詩其一也老仙文高筆

妙聚若霄漢雲霞之麗山谷又發揚蹈厲之可

謂絕代之珍矣昔曾大父禮院官中祕書與李

常公擇女弟也山谷與永安帖自言識先禮院

于公擇舅坐上由是與永安游有先禮院所藏

昭陵御飛白記及曾叔祖盧山府君志銘皆列

山谷集惟諸跋世不盡見此跋尤快奇因詳著

卷後永安為河南屬邑伯祖嘗為之宰云三晉張維季長父懿文堂書○彭大司空云續跋所謂會大父禮院乃張公裕會官祕閣校理其子浩即所謂永安庭堅為作仁宗皇帝御書記者也盧山府君乃公裕弟公邵官通直郎知盧山縣張氏世為蜀州江原人云出留侯之裔故以三晉署望也

黃庭堅草書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卷橫一丈二尺卷首斷爛闕八十字自迢迢訪仙城起草法全是藏真自敘山谷早年客有見其書者曰使見藏真自敘當更有長進黃不悅後得見自敘帖遂學之始服客言此卷蓋其晚年之筆 李詩萬壑度盡遺松聲黃書作松風生行來北涼歲月深黃書作北京 落花心先春暮爭黃書作心先筆紛紛可以校正異同後幅有張鋒沈周跋

張先十詠圖幅右畫水榭樓閣二老對奕一老觀奕一老升階水榭二老凭欄書與太守馬南園詩庭中有鶴詩于上齊花詩于上齊花詩于上飛燕詩于上飛燕詩于上山坊隱一村舍書宿後村陳莊村舍前岐路有兩人作遙別意書送丁秀才屋中一女織絲詩于上後有陳直齋跋極詳明鮮于樞脫脫木兒跋亦佳

米芾書離騷冊有李東陽董其昌跋本是長卷董跋時已改裝成冊其宋牋間每每有勤有二字印評紙諸書無可考而天祿琳瑯所藏宋板列女傳有建安余氏靖菴刊于勤有堂標記

皇上命詢閣浙督臣鐘音于建安訪之覆奏云核其家譜余氏祖煥自南北朝遷入閩中十四世孫從居建陽之書林醫書紙料板本皆精工其裔孫余文興以舊有勤有堂之名號為勤有居士則知勤有之名北宋已有之以此紙印校米書益為真蹟無疑幅內有南楚車氏鑒藏

米芾書曹子建元會詩白麻紙墨色深入腴理末有楚國米芾元章印記二印約方二寸米芾尺牘卷三段第一發公議於清朝第二韓馬皆好宋紙亦精三段紙不佳字亦不確王孟津跋只言二帖似三札後增也王跋亦用敗筆淡墨塗抹乾濕不勻而極有生氣

米芾蜀素帖卷乃縑緞織成烏絲闌一幅存者八十行前段割去米書凡五十一行餘二十九行為董其昌胡完夫林子中題字林子中題云慶歷甲申歲東川造蜀素一卷藏余家者二十餘年今既裝褫將屬諸善書者題其首熙寧元年戊申三月丙子吳郡記希子中胡完夫題云熙寧八年四月十四日與東海徐道淵成都問邱公顯同赴子中邵氏東園之招觀此數遍行陵胡完夫題米書末署款云元祐戊辰三年九月廿三日溪堂米黻記然則林胡二題皆在元章元祐所書之前矣蓋此蜀素原甚長林子中先題字後遍屬善書者書之其前必有各家書末乃為元章墨寶方胡完夫觀此時尚無米書也後人惟重米書其前人書皆割去故其前烏絲闌有斷紋也米書胡跋之間却畱十三行為董文敏書跋亦相稱也米詩玉破鱗魚霜破柑霜字刻以小字改為金字

李公麟三馬圖蘇軾贊澄心堂紙本白描三馬

効者各一人李無款蘇贊後鈐趙郡蘇氏印以贊校本集集中起諸生作建遺諸生 來年作明年 舊畫作舊書畫 西瑤作昆瑤後幅有任英彥紫芝道人周少王震之姪夢得姓王緯兀顏子敬子壽楊俞希魯董其昌張丑諸跋

李公麟樵草偃牧於岡卷絹本設色畫羣馬牧放於原野坡陀間余細數之馬約二千餘疋牧者百餘人而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載此卷云馬至萬餘牧者千餘虛言也後紙幅明高帝墨蹟跋云朕起布衣十有九年方今統一天下當羣雄鼎沸中原命大將軍率諸將軍東蕩西除其間跨河越山飛擒賊侯摧堅敵破雄陣每思歷代創業之君未嘗不賴馬之功然雖有良駒無智勇之將又何用也今天下已定豈不居安慮危思得多馬牧於郊野有益於後世子孫使有防邊禦患備慮間洪武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坐於板屋中忽見羽林將軍葉昇攜一卷詣前展開見李伯時所畫羣馬圖藹然有紫塞之景於戲目前盡獲唐良駒豈問胸中十畝機考明高帝文集不載是篇知當時編集不免遺漏又後隔水有康皇帝寶一方徑四寸許殊色猶新考諡寶應入廟安得以鈐書畫明懿文太子建文時追尊孝康皇帝不入廟或當時高帝跋後即賜懿文太子至惠帝追尊後鈐寶以志先澤耳

白描圖二幅前幅老者四人後幅九人無款筆墨精神與牟益搗衣圖絕相類題為龍眠者則以引首黎民表隸書四大字曰龍眠真蹟定之也款前南黎民表宋四家法書卷極真妙蔡襄海隅帖楷書蘇軾次韻三舍人省上詩元祐二年行書黃庭堅藏

宋四家法書卷極真妙蔡襄海隅帖楷書蘇軾次韻三舍人省上詩元祐二年行書黃庭堅藏

鏗帖行書米芾道味帖草書有筮重光跋

朱銳赤壁圖卷有趙秉文_臣和坡公赤壁詞念

奴嬌調一闕云清光一片向蒼蒼桂影其中何

物一葉扁舟波萬頃四顧粘天無壁叩柁長歌

姮娥欲下萬里渾冰雪京塵千丈可能容此人

傑回首赤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澹澹

長空今古夢祇有歸鴻明滅我欲乘雲從公歸

去散此麒麟髮三山安在玉簫吹斷明月正大

五年重九日此書草體頗放不羣故是閒閒得

意筆

楊无咎梅花三疊圖卷前後作梅花三枝疎花

數朵並題三疊詩於上翰墨皆極清瘦

趙葵畫杜甫詩意圖水墨畫清池修竹一人坐

荷榭無款舊題為竹谿銷夏圖經

御鑒始題為宋趙葵畫杜甫詩意圖蓋畫竹深留客

處荷淨納涼時二句意也後幅王穉登跋云南

仲王孫以武功起家比于方叔召虎其胸中不

藏水犀十萬而容涓川千畝英雄豪傑之士誠

未易測

西園雅集圖一卷舊題為李伯時經

御定改簽為宋人蓋其人物衣折用龍眠法耳其每

人之上

御筆為之標名竹石樹櫻墨色蒼潤芭蕉凡四十有

七本

宋刻絲佛經一卷極得筆情刻絲畫當以袁生

帖包手為第一字當以此經卷為第一

石渠隨筆卷二完

石渠隨筆

石渠隨筆卷二

南書房行走詹事 臣阮元

宋二

高宗書一段用秃筆疾書圓潤蒼勁

褚奐臨詛楚文冊黃莘田跋載陶仁宅跋云方

氏泊宅編云子弟甸字仁宅博學好古未壯而

卒平生不喜科舉文既卒於其篋中得二跋尾

遺稿今載於此 詛文跋曰右奉告巫咸神碑

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駝神者在洛陽劉忱

家書辭皆同惟偏旁數字少異按史記世家楚

子連熊為名者二十二獨無所謂熊相者以史

考之楚自成王後未嘗與秦作難及懷王熊槐

十一年蘇秦為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

楚為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云

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者正謂此舉蓋史

記誤以熊相為熊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

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又云今又悉與其眾以

備我邊疆也是歲秦惠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

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

地六百里碑云克齊楚師復畧我邊城是也然

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于諸

侯之文也秦人長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秦人

疾之幸於一勝遍告神明著語金石以垂示後

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是歟余昔固嘗怪秦楚

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然以鄰壤之近十

八世之久而未聞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

知二國不相為難乃在盟詛之善婚姻之好而

已戰國之際忠信 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

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

百餘年不亦甚難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後諸傳

記皆不及之也碑文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

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纔十七世耳又云

楚取我邊城新郢及郟長而史記只言六國敗

退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而碑刻之尤可

貴也孝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

之立至今紹興改元實一千四百四十九年按

仁宅跋尾有董廣川王順伯所未及者錄以備

參考

蕭照瑞應圖卷設色畫曹勛序贊楷書書畫相

間十二段首序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

陛下神武本於生知天德章于繼緒爰自誕聖

以及續承上天靈應皆前代所未見如靖康改

元之字已符上瑞中外具悉臣又自中山受徽

宗皇帝詔陛下即大位頒示天下符應皆為瑞

驗故知上天照鑒應運而興非羣策羣力之所

能爭矣比仰蒙聖旨詢問特命宣諭四方臣民

所以見天命有德感化人心遂日靖四方邦以

永寧雖當強敵之鴟張一聞神異皆代為駭服

臣助謹輯瑞應諸事都為一帙而系之以贊少

仲臣子之忠蓋太尉昭信軍節度使本皇城司

臣曹勛編 一畫誕育金光事贊贊見本集顯

仁皇后在北中因徽宗問康邸祥異奏曰上初

誕育有金光燦然耀室中并四聖從行事似非

他兒比異日必膺大位 二畫顯仁夢神事贊

上未出閣顯仁撫愛每賜以所食之物一夕夢

神人告顯仁曰爾後勿以殘物食上戒之甚至

顯仁驚悟即嚴語諸御凡進上之食必取於庖

廚不得以殘物 三畫騎射舉囊事贊上出閣

講學餘暇喜親騎射又以二囊各貯斛米兩臂

舉之行數百步人皆駭服以至敵國聞之莫不

畏仰 四畫金銀出使事贊靖康初金人犯順

大河失守直抵京城虛廟無策上慨然謂獨有增幣講好欽宗乃遣上求成張邦昌副之見二太子二太子謂其徒曰上氣貌非常恐過河為宋人擁留不若令易之乃以佗意遣上入城肅王果代行 五畫四神佑護事贊顯仁皇后嘗宣諭曰靖康初遣親王使金所擇或未受命上慨然請行欽宗甚悅啟行日顯仁懿節送至應事小女奴招兒指日有四人甚長大或執槍戟或持弓劍從王馬後眾不見也顯仁曰吾事四聖甚謹必獲保佑 六畫磁州調廟事贊上出使金國王雲副之至磁州忽郡民數萬同聲請上調崔廟上翌旦至廟升自東廊見庭中一老人青巾秀異厲聲曰王雲不得邀王北去時雲從上即有數人持雲下尋為民所殺上令捕殺雲者甚峻顯應忽遣廳子馬以所乘小朱漆轎令上乘歸上曰吾人臣豈敢乘是日非民殺雲則雲邀上北矣 七畫黃羅羅將事贊靖康丙午京城陷金盡取二聖及天眷在南郊金謂守者云上領兵河北且夕即至俾守者聞其言給寬二聖之心顯仁嘗以象棋黃羅羅將子書康王字晨起焚香祝曰若擲子在盤惟康王子入九宮者上必得天位擲下果如祝它子皆不入眾皆稱賀至奏徽宗大悅且異之 八畫追師退舍事贊磁人以王雲欲挾上北去其乃殺雲廟中上猶駐磁而敵騎大集至郡東問路傍老婦上在磁不婦給曰前日上已過山東敵驚歎追已不及即退舍 九畫射中臺廟事贊上經鄆州館于州治圃有榭曰飛仙臺上密意有所卜命箭連中榜上三字無偏無側箭皆在字形中上悅 十畫射中克事贊上駐磁州晨起出

郊騎軍從行馬首忽白兔躍起上彎弓一發中之將士莫不駭服然兔色之異命中之的二事皆契上瑞 十一畫大河冰合事贊上自磁州北回時窮冬近寒經李固渡過大河上令扈從馬先過獨殿其後惟高公海一騎從行上纜及岸冰作大聲折裂回視高公海馬已陷冰中公海惟持馬籠頭得免 十二畫脫袍見夢事贊上受命為大元帥方治兵選將應援京城忽夢欽宗如尋常在禁中脫袍以衣上上恐懼辭避之遂寤卷凡十二段清河書畫所稱項氏所藏六段乃是別本 劉松年宋中興四將圖劉安世眉目皆豎豐頤無須張淺面長廣額高準須短而連鬚岳飛面大而方廣額疎眉兩頰甚豐日圓鼻尖自口以下重頤甚長無髭須此卷絹素剝落幾與八公圖等每人旁各有殊字標題年久蝕去者半屬中春見之 有御書墨筆為重標之古人事蹟載於史書而形象不概見觀此尤足起人敬古之思 南宋鹵簿玉輅圖一卷舊題晉顧愷之殿輅圖懋勤殿翰林校改今名其畫以宋史輿服儀衛志紹興改訂制度考之惟玉輅制度悉合而鹵簿人數太少則畫者從簡且幅前絹斷似有割截也其畫首繡衣持繖二人次肩香案四人宋志 一香案後朱衣執笏二人宋志符寶次乘馬背 弓劍四人宋史都尉之屬次御馬六馬有二人執轡 御馬二十四匹以次繡衣行者八人次平幘宋志 衣青襦襦二人有所背持自此後執率者朱衣 行次朱衣執笏中道者四人左右道者二人近

輅前綠袍者二人繡衣執仗者二人玉輅宋志 十九輪十六輻宋志 輪六十三寸輻徑三寸前有宋志 三輅宋史 前有馬有六飾宋志 青馬有鑲錫紅橫竿日屬轅馬負之以行今畫六馬各間一人內為馬首為人所掩不可見 左右皆有共六人軾前有橫轅六人助推以行宋志 次日推轅班直推之以助馬力又日入轅轅馬十三人蓋合馬問七人推轅六人計之轅左右各一人宋志 夾左右與四方有粉畫即宋志所云飾以玉者四面周八闕而闕其中宋志 周以闕而闕其四隅四柱宋史 四柱蓋三層有玉飾周圍如葉宋志 頂刻三層外施青玉蓋周垂羅宋志 覆以青外重佩宋志 綴垂玉大帶長至軸下宋志 頂四角分輿中有御坐全黃色宋志 御坐純以坐後有簾宋志 後垂錦軟卷簾梯宋志 前有軾宋志 有玉軾下有若立額者無級以登前宋志 有龍軾宋志 軾下有若立額者無字宋志 輅後二柱斜建太常於左龍旂於右宋志 左建太常旂後有四青襦襦人持竿柱旂當即宋志所宋志 言拓又四人左右軸各有大索左右各三十六人皆退行宋志 左右索百二右輪外繡衣二人朱衣執笏者五人左輪不可見想亦如之輅後負梯者十人宋志 梯似大而負者十人宋志不載又行馬二狀如編磬架子四人負一共八人宋志 無此物通考言輅之所止此卷因其與史有行馬二飾以絲線當即此物此卷因其與史志有補故詳錄之 馬和之毛詩圖 學詩堂彙度十四卷 邶風一卷式微旄丘泉水 北門靜女新臺二子乘舟凡七篇 御筆補書經文 鄭風一卷蕩兮風雨出其東門野 有蔓草溱洧凡五篇宋高宗楷書 齊風一卷 雞鳴還著做笏載駟騎嗟凡六篇宋孝宗書 唐風圖一卷蟋蟀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秋

不與圖卷

杜羔裘鴉羽無衣有秋之杜葛生采芩凡十二篇 陳風圖一卷宛丘東門之粉衛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十篇 幽風圖一卷七月鳴鵲東山破斧伐柯九戩狼跋凡七篇 小雅鹿鳴之什圖一卷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棠棣伐木天保采芣出車杜魚麗凡十篇卷末又書南陔白華華黍三篇詩序 南有嘉魚之什圖一卷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由庚無詩蓼蕭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凡六篇 鴻雁之什圖一卷鴻雁庭燎白駒黃鳥我行其野無羊凡六篇 節南山之什圖一卷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全什 周頌清廟之什圖一卷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思文全什 閔子小子之什圖一卷閔子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芣良耜絲衣酌桓賚般全什 魯頌圖一卷駟有駟閔宮凡三篇 商頌圖一卷那烈祖元鳥長發殷武凡五篇自唐風至此皆宋高宗書馬侍郎畫畫法在南宋諸家中別具一格人物衣摺具有符帶隨風之致山水草樹禪壽其鄭風唐風陳風幽風鴻雁之什數卷尤為逸品大約和之於畫野田蕭散之景則佳於三頌中官廟車馬禮樂祭祀儀節則皆以意為結構全非古制此不知六朝以前人作畫凡一衣一器皆有依據固非宋以後畫史所能知也其所書經文以校今本之誤有足資者數處天天是標成不以富求爾新特昊天疾威正無如彼泉流小降子卿士頌又高宗書小雅節南山篇慎樹皆缺筆何也 米友仁雲山卷矮本舊藏嚴震直吳廷筮重光

石渠隨筆

不與圖卷

家水墨畫白雲如海羣山屏列山頭惟用墨暈不加墨點山尖露一孤塔真是海嶽庵中望江上諸山也宜在辛題跋極多亦因其與句曲浮玉諸峯有合耳其所鈐印有句曲山光及青嶂千屏列澄江一帶橫諸印 米友仁雲山得意圖舊以為大米而幅中自識紹興乙卯云云故斐堅筮重光考之以為芾年不及紹興定為小米更有曾覲吳寬董其昌高士奇諸跋而筮跋凡五為獨多珊瑚網載此蹟以隴西伯玉李琪家藏二印為玉印之精者按畫考載此為米海嶽雲山圖亦有曾氏二跋別有元顏思敬題名項元汴亦永譽亦疑之注云此圖按自跋非海嶽語又見數文贈李振叔雲山圖中且海嶽卒于大觀則紹興紀年九謬似出後人抄拾數文之蹟以為海嶽復贗蹟為證耳其所疑是矣但筮重光詳考諸跋或在永譽後不應未見董其昌 斐堅兩跋或別一偽蹟也 朱子二帖卷前畫白描二儒者小像次幅寄程允夫海嶽札次幅中庸或問誠意章草稿據庚子銷夏記小像後尚有獨遊寶應寺詩今佚 馬遠華鐙侍宴圖軸 內府收兩軸前軸無款後軸臨左邊三小字曰臣馬遠幸未為裝手割去耳此軸畫寓蒼古于工緻之中偽為馬遠者皆無聖斧劈真蹟殊不盡然堂深階敞簾下華鐙綴列堂內御案深不及見惟見侍宴者四人鞠躬楹間而已階前舞女十六人右肘下皆有物如囊如燈不可辨庭外梅花繞之屋後樹烟山靄有夜色沈沈之意此極是馬遠真蹟也其上方題云朝回中使傳宣命父子同班侍宴榮酒捧碗傳景福樂聞漢殿動歡聲寶瓶梅蕊千枝綻玉柵華鐙萬盞明人道催詩須待雨片雲閣雨果詩成按馬遠在光寧兩朝後先待詔內政其妹楊娃即所稱楊妹子者后兄石谷並以節鉞頭官觀位至太師時號大兩府二兩府

不與圖卷

此畫兩幅疑即分賜兩府者王世貞跋馬遠水村圖上有玉泉貴美楊娃之印印下注云賜大府兩 牟益持衣圖卷畫謝惠連持衣詩意白描人物幽閣長檯晚花涼樹皆從詩意逐段分寫其石乃平石齊階二女持杵杵長如人旁有長檠相照末二女以尺量衣將置篋中蹙眉相顧有不知衣帶短長之意真能品也 牟益持衣圖卷有二其初卷嘉熙二年畫後二年在豫章時歸連帥吳公其次卷嘉熙四年館於東湖董良史家畫比舊卷增人一樹四砧砧上加屋 張即之書報本庵記卷庵為四明汪氏祠墓所在溫夫乃汪氏出甥也未有文徵明跋云右宋張即之書報本庵記即之字溫夫別號樛寮察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太傅直祕閣歷陽縣開國男其書當時所重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學有義行而袁文清師友淵源錄亦言即之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乾道淳熙事先後不異史官書藏其名按皇宋書錄即之安國之後其能傳其家學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為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年僅三十有八而即之八十餘歲咸淳間猶存故世知有禱寮而于湖書解稱之者余每見即之好用禿筆今觀此書骨力健勁精采煥發大類安國所書盧坦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耶 張即之自書詩帖用破筆濃墨大書筆法整而勁詩亦奇麗字方約五寸每行二字 張即之墨書華嚴經一部精神腕力獨出冠時

內府所藏獨缺一卷

上以裘日脩書法相近

命摹補之極能媲美

優詔褒賞

上親筆所書華嚴諸經不下數十部筆墨精整無

一筆精神少畧者即此一端可仰見

天縱聖壽正無疆矣又

上每逢朔望及

萬壽節皆手書心經一部今即心經一種亦積成一

概在

懋勤殿

趙孟堅書梅竹三詩行書子固詩翰皆遠不及

鷗波惟以品節高遠故人意中若欲使駕鷗波

而上之此三詩不甚佳書亦不過爾爾至其言

畫理有足採者昔閱畫史述珠暈一圓工點椒

為王元章畫梅詩今觀此乃出子固因錄之以

遺畫梅竹者商推之論畫梅詩云逃禪祖華光

逃禪得真蕭散之布置回觀玉面而風韻已自

工夫較精緻枝節作鹿角曲生而由來端若

兩所傳正統末節此則未女中却有鮑夫人

工師則粗末意工則未女中却有鮑夫人

能守師繩不輕塵可憐聞名未識面云有鮑夫

不傳要無風力求其少東鄰擬西子是中三點

名嶽稍風尾枝分三疊墨淡花有正背多點

淡寫得君更已悟筆重說倘言吾亦畫誰家

長條一圓吹心側初級微蜂疑笑履穩拖鼠尾

月清時映水波流急猶把枝黃昏時候龍

頓覺坐無筆盡的歷非過雨竹上縱橫不

物無定形下工夫豈因朝過雨竹上縱橫不

如印泥隨前人尚疑屋下重作屋誰能取

况乃足看難易成湖幾百年新詩讀願君

川一高東李杜編江湖幾百年新詩讀願君

文天祥書謝昌元座右辭卷書法極摹懷素後

有王伯厚贊極古茂又有謝源跋一則序謝昌

元出處甚詳源家歲宋丞相文公書遠祖敬齋

敬齋於雲間陳良政先生送記宜謂雨東之

以通譜焉源在行間弗獲又元全史以考之

積翁欲合宋臣謝昌元等十人請釋為道士

樂二年春天台趙宋進還鄉里託求族譜於

東乃於源之叔祖季平先生處求獲源譜

祖也源且知敬齋第四子同知大柏為源之

夫禮部尚書謝昌元字叔敬資州資陽人亡

赴行在所繼令長子以知州除太常博士

至下鄂州大適當兵馬至元十三年南歸

尚書亦已忘其有子矣至元十三年南歸

御書流寓慶元至十四年元月有脫出劉

關當開父子驚聖旨到來慶元路宣召自

皇之後蒙世祖聖旨與對左保德攝持自

長大聖恩如天涓埃莫報今世祖皇帝

聖旨特賜寶錢五十錠外于月俸錢上增添二

十七年十月內有尚書省奏謝尚書年紀至

不勾當也與些盤纏何恙生欽奉聖旨是

者庶道欽此於二十七年九月內同歸慶元

寓居至二十九年三月月初十日因病大

七州麗水縣尹三人長本郡高州知州大

舍人未任先亡女四人長適同邑陳安甫

史照承字嘉卿三名德元侍奉父親死則

終身不嫁詔旌表貞孝之門見存授虛

宋人法書四冊首宋徽宗書以下李宗諤葉清

臣富弼文彥博司馬光歐陽脩張方平沈道

并呂公弼王安石韓絳韓絳韓絳呂大防錢公

輔范純仁范純粹呂嘉問唐珂趙令時張商英

蔡襄王素蘇軾蘇轍王觀孫甫李之儀裴煜林

希蔣之奇黃庭堅蒲宗孟陳瓘陳陽師錫米

芾薛紹彭邵鑾王巖叟曾布曾肇章惇蘇邁張

開李彭王份曾紆蔡京蔡卞吳說李綱韓世忠

蘇軾行書云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

寧草草為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

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

來卻無喫明年閏二月六日為予道之書以遺

過子坡翁 王觀書云平江酒毛汝能乃觀所

辟置天下之奇材而湯德廣諸人不以法度御

之多取以供它費小使臣不敢輒忤其意至今

循習不改觀已請於朝欲自使令今已得數萬

緡酒本方營求數十區屋材興治清河一坊稍

復其舊稍待三兩月之期使司必與享此利欲

望一差檄過杭嚴戒以即日道幸甚第勿令

胡守知此意也王觀因二浙早奉檄覆案悉除酒豈觀亦曾掌稅事耶觀後知潤州胡宗愈亦知潤州札中所言胡守即宗愈耶李

綱居福州時與人手札云綱衰病日加不復堪

為世用近於所寓僧舍之側葺小圃蒔花種藥

為經行遊息之所戲作上梁文及圃中十二詠

輒以拜呈 張浚手書云治郡無補可祠蒙允

荷上厚恩錫以異數方具半辭未知所報行李

已出城謀為湖湘寓居之計 蔣璨冲寂觀詩

兔井橋邊鶴首橫過逢仍怯近鄉情路人失喜

交頭語鄰犬何知掉尾迎重到雲房驚落莫且

須金闕早崇成百年香火追先志始信吾宗世

濟榮憤見琳宮全盛時竭來荒梗倍傷悽虛堂

不復瞻遺蹟敗壁才容覓舊題帝傅前脩皆架

獲雲孫後裔合攀躋與衰補弊應商畧徒倚脩

廊日欲西

石渠隨筆卷三完

石渠隨筆卷四

南書房行走詹事 阮元

金

趙霖畫唐太宗昭陵六石馬圖其中拳毛騮平

劉黑闥時所乘身中九箭青騮平實建德時所

乘身中五箭颯露紫平車都時所乘身中一箭

一人拔之皆就石像摹畫故蹄鬣皆猶拙卷中

御製詩歌與明皇試馬圖意相發

金畫傳世絕少有黃調雪獵圖一卷金粟牋本

款大金國御前應奉黃調畫與畫史會要所載

合

元

高克恭山水大軸用米家法拖染而間用泥金

渲託墨內如朝霞落日影激于濃嵐暮靄中極

深厚奇麗之觀

鮮于樞書襄陽歌金粟牋十二幅接裝每幅四

行蓋冊頁改裝卷子者其鈐縫有項子京印字

蹟活潑而有力在孫過庭李北海之間

錢選觀梅圖一人白衣據石案觀案外瓶梅案

旁有臥鶴後一童子赤足據炭爐畫佳紙舊勝

于先入前編之一卷有岳祥等五跋

錢選三蔬圖卷菜一本笋一椀蘿蔔一本菜染

淡青白色筍筍黃包其受劉處玉版平白蘿蔔

白色深綠葉其下一葉側垂未黃缺為蟲蝕者

字極拘謹而禿劇妙蹟也

錢選牡丹畫卷有蜀僧悟光題云三月江南媚

景天姚黃魏紫共爭妍那知十丈將軍樹却在

青城古洞前自注云予見青城丈人觀有牡丹

二株一高十丈名大將軍一高五丈名小將軍

余以此花得此佳號故錄之以備數典

錢選山居圖大設色山石樹屋多不甚相連屬

各自取勢有姚公綬十餘跋多楷書

龔開字聖兩宋季淮陰人以詩畫名今駿骨圖

畫瘦馬一具肋骨盡露至十五肋骨自題云一

從雲霧降天關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

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經言馬肋貴細而多且

馬僅十許肋過此即駸足惟千里馬多至十五

肋因成此象以表千里之異凡劣非所計也

任仁發五王醉歸圖卷一紅衣伏鞍二人挾之

二淡黃衣黑馬三碧衣驄馬四紅衣據鞍點子

馬五綠衣棗紅馬後從騎一設色鮮明可愛人

物態度應矩入神有陳繼儒輞川館主人二跋

明無錫 王永吉

任仁發出圍圖卷與五王醉歸圖法格相同

伯顏不花畫古壑雲松圖崖松一株下臨雲海

極為蒼秀款曰蒼若居士伯顏不花鈐江東廉

訪副使長方印

趙孟頫書蘇東坡烟江疊嶂圖詩沈石田文衡

山補圖一卷有項子京宋牧仲收藏印又有牧

仲官印引首及後幅有李西涯題字草篆極蒼

古趙書乃仿嶽麓寺碑卷首

御筆題雙鉤贗作佳者六字誠然沈文畫並極蒼

得煙雲變幻山巒重疊之趣沈款云正德丁卯

八十一翁沈周周字備右寫下鈐八十一翁朱

文方印文款云正德戊辰春三月廿日衡山文

璧觀 兩先生所藏松雪書為補此圖

趙孟頫書年獻重脩元妙觀三清殿碑記字徑

半寸筆勢縱橫趙書廟碑多學李北海而筆底

終有俗氣

趙孟頫與國寺碑小楷書墨蹟程鉅夫撰文皇

慶元年立孟頫以鉅夫薦為郎鉅夫以皇慶二

石渠隨筆

年請致仕未允後致仕當在延祐初矣鉅夫致仕後孟頫代為學士承旨此碑題銜為集賢侍讀學士元史作侍讀學士正奉大夫正相合矣碑在江西袁州府大仰山下元史作後黃潛跋云虛谷禪師弟子用杜征南韻首故事以趙文敏所書別本刻石即師舍利塔之旁藏焉考地志今塔尚存不知碑果在其下否也

趙孟頫二札冊第二札與其丈人書字體纖秀乏骨力蓋其早年之筆文徵明跋之

趙孟頫自書紈扇賦卷有楊士奇跋

趙孟頫萬柳堂圖淺設色畫門臨水池中玲石荷蒲門內外柳陰夾蔭一人唐裝勒馬一童持扇隨後一童子叩門門內一童持帚應門堂上坐宴者三人一紅衣女子左手持荷花一朵右手執盞又童子三人持燈侍堂後烟柳迷茫遙見青山城堞上有子昂小行楷書詩跋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出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千里

思野雲招飲京城外萬柳堂召解語花劉姬佐酒姬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因寫此以贈按陶宗儀耕錄載萬柳園為元廉希憲別墅在城西南為最勝之地廉嘗置酒堂中招盧疎齋趙松雪同飲歌兒別名解語花歌小聖樂乃元好問詞篇首有驟雨打新荷句俗以名其曲

趙氏尺牘三帖卷乃松雪及妻魏國夫人子仲穆與中峯和尚書中峯和尚孟頫稱曰吾師魏國稱曰本師仲穆稱曰師父辭意皆極肫懇不知何以一家皆倣此僧若是松雪書中峯和尚

淨土詩一卷以其詩觀之皆游脚口頭禪無大智慧也魏國札云歸心切切度日如年此書在戊午十月十一日仲穆書則因魏國於五月十日卒於臨清舟中七月到家後謝中峯遺奠之札松雪與人手札大半多言鈔定者此宋人手札所無

吳興趙氏三世人馬圖卷一孟頫畫白馬尾鬣皆黑一紅衣人牽之元貞二年正月十日以奉飛卿廉訪者二趙雍仲穆畫青馬一軒輦人牽之至正十九年己亥秋八月寓武陵韓介石過仲穆言松江同知謝伯理俾韓持孟頫所畫人馬示仲穆仲穆因于卷尾亦作人馬繼之並識悲喜云云三趙麟彥徵畫桃花點子馬一紅衣短鬚人牽之亦謝伯理囑畫者時至正己亥冬十月望日款云承事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趙麟

商琦嵩陽訪真圖空林石塔與鶴影相高極疎朗之趣

王淵三白獻瑞圖軸白蝶白芍藥白雄雞並極工緻

王淵寫生軸淡設色畫水月桂花諸景有查慎行等分題詠詩

趙雍竹西草堂圖為楊瑀作後有楊鐵崖詩文及諸名公跋其中張雨馬琬詩尤妙末有高江邨二跋考據精贍江邨字謹飭而詔美題跋亦多訂謬處非不讀書賞鑒家題跋惟掉虛文者可比惟嫌其購得一畫必曰山荆脫簪珥為余購得同展賞玩又每跋尾必言是日晴雨瓶盆某花開放香氣撩人及焚沈速香試端石硯方于魯墨等語反欠韻耳

趙雍書詩詞卷樂府詞極工麗今選錄數首存之乳燕交飛曉鶯輕囀花深處畫堂簾幕捲東風晴雪飄香絮猶記當時院宇悄寒輕梨花暮雨繡衾同夢鴛鴦枕雙欹綠窗低語春已闌珊落紅飄滿西園路強拈針線解春愁只是無情緒無奈年華暗度黛眉顰柔腸萬縷章臺人遠芳草和烟萋萋南浦玉耳墜金環春寂寂重門半掩梨花白梨花白芳心如醉暗思當日金釵欲墜烏雲側佳人望斷天涯客天涯客今年又過清明寒食梅素去年美人未還家綠窗青春桃始華桃華今年只依舊美人別後長咨嗟芳心欲傳向誰怨捲却羅袖彈琵琶琵琶聲哀思欲絕衣上啼痕幾時滅共君別久胡不來菱花寶鏡生塵埃君住揚子江妾居黃金臺臺雖高望無極人萬里兮天咫尺春水綠波春草碧來魚去雁無消息日既暮兮月色寒相思如夢凋朱顏青燈炯炯照不寐攬衣起坐空愁歎春夜相思何日重相見山遠水偏長風弦雖斷鸞膠難接愁滿離腸最傷情處綰遺恨翠靨留香故人何在濃陰深院月當窗八月末幅自記云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呈德璉姊丈一觀冀改抹幸甚書于大都咸宜里之寓舍趙雍文徵明跋云楷行間作轉益妍美德璉姊丈蓋魏公長倩王國器也國器長于今樂府揚鐵崖至稱之故此卷所書樂府為多豈亦因其所好耶後仍有袁表沈仕詩初彭年黃姬水張鳳翼陳繼儒毛一桂王樹九跋

張雨自書詩帖冊行書雜詩五十五首今存其佳者弄水摘花春可憐風雨倦尋茅步船我家南陽有靈石龍井西頭無杜鵑野鶴字雛畏人過弱柳委地趁蠶眠子雲胡為甘寂莫後世何人知太元黃篋樓中唯飲酒樓下長溝鳧

雁多灣頭橋斷迷青草闊處風來生白波饒奴

竟煮脫綳筍老魚戲啞如錢荷詔書寬大到海

角河北饑氓爭倒戈夫二首因依水石間小

蕉露如洗聊以觀我身浮腕政如此平原佳公

子泚筆寫蘭菡君看數寸碧氣壓凡花卉趙子

與解醒千日酒我來分住一窩雲虎龍金碧親

承訣鸞鶴青冥動作羣莫問鄰忻參火候定知

此事屬彭君彭南陽真人雲四十日春廿日

雨問花尋柳意茫然竹根臥瓶高筆冢竈下生

薪連木烟茅家名餘鐵爐步龍井氣存金沙泉

稽山酒船速回棹遲子重來烹蕨拳送謝明

想見先生戴笠行黃茅岡上看陰晴承聞祖道

同疏傳鄙說還鄉似長卿海內好詩元自少江

西行李不嫌輕請仙愛與元丹語烟子而今亦

有名有道園先生詩送張元朴還龍虎有云塵尾

寄食弁山陽夢作齊東野人語濟南別駕平原

君為貌家山入囊楮鵲華秋色翠可餐耕稼陶

漁在其下吳儂白頭不歸去不如捲卷聽春雨

秋色圖題鵲華雪濤捲入白螺杯雲夢吞將灩澦堆

陳馬直從天漢落颶風先自海門來青山一向

開銀壁黃緣中央立露臺好在畫圖畱壯觀江

頭白首不堪回次韻段推論卷聚書三十萬

錦江江上數連艘追還教授文翁學重歎徵求

使者勞石室談經修俎豆草堂迎詔樹旂旄也

知後世揚雄在獻賦為郎媿爾曹贈鍾怡大監

甫得謚文貞以私財作三書院編行東南收書

三十萬卷及鐘器以歸虞造物于我厚一

切使我薄瓶中有儲粟特此臥雲壑敞衣取苟

石渠隨筆

完得味在藜藿花鳥予友于尊酒不獨酌床頭

堆故書敗履置床脚未嘗身沒溺何與世濁惡

正如散馬牛不識穿與絡異時老髑體會有南

面樂道汪倫自愛桃花水張翰祇思蓴菜湖

九十山翁莫相惱題詩元沒得工夫汪復心遺

靈石鴨遂酒寒栖館落木遠如許眾草行復爛

有酒不斟酌無物堪把玩與聞季長笛寧從中

散銀代謝夫何如徒為白首歎對雨布衣走

下雲林頭檢閱經書天子筵去家昔踰半萬里

別我今將十九年輪軒使者采圖籍龍門太史

行山川潤阿一宿慰風雨起視留墨心茫然危

病夫閒池巡野鶴魚苗綠土蝕秋蟲菜甲斑我

不鼓琴偏識趣絕憐失勢重躋攀道館雅集聽

暝色入林烟火微暮雨欲來如有期野鶴

喧爭棟樹子幽人行把菊花枝山空始見水泉

涸寒至乃索衣裘遲莫漫題詩將寄遠不多故

舊在京師秋日晚興花攢嘉樹雪鬚翳遮斷孤山

小朵青鞋谷風光先醉去濃香吹過却全隴南

亭子當江偏窈窕主人遮道故殷勤日中見斗

青霄立月下吹簫碧澗開渭川自足封君擬未

數零陵萬石君萬竹松下微吟愜病痾支離

潦倒似支公頂因巢鶴翻成結心為依禪畢竟

空陸子壇前春古淡葛洪井上雨青蔥茯苓乞

與楊員外誰復緘詩過浙東次韻虞公和斷

壯能堅東三條篋手亦親栽萬顆梨珍重黃柑

三百顆好山多在洞庭西謝僧白足過橋三

峽雪蒼頭吹笛滿林風狂花也有凌霄意飛上

松巔爛漫紅晚春絕句冊末自記云乙酉歲自春徂

夏靈雨之時多五月來僅一日見天處澗阿幽

篁中未有裹飯過子桑者間弄筆硯寫謬語盈

冊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子英遇之持去

勿示不知我者雨告

黃公望天池石壁圖軸至正元年十月大癡道

人作時年七十有三左右襟綬有韓逢禧汪碩

玉跋幅內有周亮工筆重光收藏印汪碩玉跋

皆放直筆樓閣用界畫法

內府藏鎮畫極多從無此長幅巨筆者

吳鎮墨竹譜卷絹本有主人坐徹花間詩者字

極純熟得閣帖三昧

王振鵬龍舟卷墨筆界畫其寶津之閣四字額

用墨雙鉤作白字或以為飛白者非也其臣王

振鵬四字款在水閣之下鈐特賜孤雲處士圖

書又寶津競渡圖與此略同

王振鵬江山勝覽圖絹本山峯多用雲頭細皴

墨色淡冶鈎畫精細山水雲樹極多其中又多

人物布景彷彿清明上河圖而山水多耳

方從義雲山圖卷煙嵐遠近絕似米家山而實

皆焦墨乾皴其羣峰勢皆欹仄與江中舟勢相

迎乃盡得帆駛岸移之妙卷末有高毅題高毅

顧安新篁古石一軸竹石妙品直是宋人

元五家合璧卷第二幅王冕畫梅花一枝題云

吾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華開淡墨痕不要人誇

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第三幅朱德潤畫松

崖下二人浮艇題云醜石半蹲山下虎長松倒

臥水中龍試應眼力知多少數到雲峯第幾重

元人西湖草堂圖卷無款舊題籤為莫景行畫

考莫維賢字景行元末久居浙中有西湖別業

士大夫多游詠其間洪武初曾為杭庠訓導舊

皆稱其工詩有廣莫子詩稿不聞其善畫也此

畫無款前有周伯琦西湖草堂四篆字後張翥

仇遠跋亦多論其能詩而不言此圖為景行作

即第一詩跋亦只言其買屋西湖耳又云伊誰

筆有縮地法固未言此畫為景行筆也蓋西湖

草堂為景行所構此圖則倩元末人為之又西

湖雷峰時未經火變此圖元末作故相輪歸然

具存故

御題詩云玲瓏更見雷峰塔喜未曾經劫火時

倪瓚畫譜冊惟畫疎木喬枝各種葉幹及拳石

立石之屬倪家畫法略備於此倪又有水竹居

圖卷樹石皴法大備與譜法同一蒼秀可以合

觀

倪瓚山水畫如葉林別墅秋林山色諸軸多藏

於師子林中其中有王覺斯跋者致佳倪畫寫

清腴於枯淡元人中別開蹊徑者予嘗謂他人

畫山水使真有其地皆可遊賞倪則枯樹一二

株矮屋一二楹巖山巖水寫入紙幅固極蕭疎

淡遠之致設身入其境則索然意盡矣

內府藏張雨題元鎮小像卷其左目眇據牀獨坐

翹然絕俗然似有癖者

元人集錦卷中有倪瓚自畫安處齋圖坡陀林

屋遠山一角題云湖上齋居處士家淡煙疎柳

望中餘安時為美年年樂處願謀身事事佳竹

葉夜香缸面酒菊苗春點磨頭茶幽棲不作紅

塵客遮莫寒江捲浪花又有莊麟水墨畫秋樹

草極似隋人書史岑出師頌其題詩云小徑春

陰合方牀午睡醒坐憐苔錦綠吟愛竹書青煮

茗仍聯句籠鵝可換經人間塵世隔莫望少微

星江表莊麟鈐印有文昭之章淮南莊麟文昭

父三方董其昌跋此幅云莊麟畫獨見此幅乃

知元之畫師不傳者何限予考莊麟為江東路

人住京口畫與郭昇齊名見鎮江府志

王蒙聽松圖一卷山巖下眾松交蔭寺門外數

僧枯坐如聞松濤設聲款題聽松圖三篆字

石木皆有秀色皴法如斷髮就梳皆有條理點

苔用濃墨散灑如雨氣韻之高在於靜穆余曩

見黃鶴山樵畫皆平平無奇今觀此真蹟乃知

古人自有真於者皆廣也

王蒙滌硯圖軸墨筆畫茅屋依山山樓外垂瀑

如雪一人背坐樓中一童在山足溪中洗硯款

滌硯圖篆叔明為峻山作鈐王蒙印此劇真蹟

王蒙松風泉石圖軸淺設色畫山礪流泉蒼松

五株三人坐其下款松風泉石圖至正癸巳六

月二十日黃鶴山樵王蒙書鈐黃鶴山樵印

元人集繪一卷 第一張觀淺設色畫山巖秋

樹一人曳杖無款 第二沈鉉水墨畫平林短

橋遠山如帶無款 第三劉子與畫疎林矮屋

遠山數角自題山橫大野嵐光遠樹入寒雲雨

意酣憶在朱方步江郭朗吟招隱望淮南 第

四吳璣水墨畫一人坐樹下坡陀上望遠山無

款 第六墨筆畫枯木竹石無款 第七墨筆

畫雪景題江山雪霽四字無款 第八墨筆畫

秋塘隔岸兩重流水內題林塘曉色無款 石

并山水二幅不知何時人所作也竹石布置有

法筆力整山水亦雅淡不俗此蓋前輩名士

所作者姑存于此以備覽 前張觀等名皆趙

觀焉東吳野人趙孟頫之武唐竹莊翁所寫以

題出後復有跋此嘉禾之惠于余者也翁生平好古

于劉陶居陶居又以其里人蓋盛世佳公子當時

博雅文章翰墨見稱於世為晉陵縣尉其性

才大志尚高潔遂隱不復仕焉其所居之竹

莊亭館山石皆清古奇麗凡一花一木而頗於

有畫起梅花道人吳仲圭嘗寫圖以識其景翁

姓吳名璣字璣之竹莊老人其自號也人稱翁

竹莊翁云東吳野人趙孟頫進鈐印一趙原初

石渠隨筆卷四完

明

明太祖仁宗宣宗三帝書卷 太祖行書吳王

親筆差人賫至軍前教左相國徐達知會今後

就陣獲到冠軍及首目人等不須解來就於軍

中典刑 仁宗楷書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

甚是丰采清雋真有益於日新但今卿年邁恐

輔子為勞似卿材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

有之卿無憚勞成予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

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予今欲學作表卿可

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口

琢磨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明廖道南殿

仁宗為太子時贊善徐善述 仁宗手勅云勅

尤見親禮云云正述此書也 吏部黃淮陞少保戶部尚書學士如故楊士奇

前官如故陞兵部尚書金幼孜亦前官如故陞

禮部尚書俱支三俸給授誥命已故少詹事鄒

濟贊善徐善述贈太子少保賜諡授誥命南京

六部等衙門應得誥命者俱與在京官同古樸

陞南京戶部尚書蕭綬南京禮部尚書湯宗南

京大理寺卿故勅洪熙元年正月五日鈐中和

之璽

明宣宗寫生小幅立石上有菖蒲數葉石下平

地有金杙連索鎖一小鼠方啾荔子荔子尚大

於鼠款楷書宣德六年御筆賜太監吳誠中鈐

武英殿寶

明宣宗雙猿大軸一猿擊果枝蹲石上一猿空

懸樹上臂極長款用泥金大書鈐廣運之寶

徐賁吳興清遠圖卷畫山水村舍舟橋筆墨亦

有清遠之致自題一絕云憶從碧浪湖邊過行

盡若溪水幾灣極目遠巒天外劃峴山直欲接

石渠隨筆

吳山

師子林為元僧維則三代結茅之所其園有三

一朱德潤次倪雲林次徐幼文倪為橫卷先入

內府徐畫方冊續入焉與雲林蹊徑各別皆水墨

畫筆力圓足渾厚似比比倪跡有過之無不及也

其畫十二幅一竹樹方亭前一立峰有二隙篆

書師子峰三字於石上二池坡上雜樹三株下

有立峰與樹齊為含暉峰蓋在東峰翹對西山

夕照也三僧房外寒木七株下有立峰中有一

隙可以漏月影為吐月峰畫寒木者為其無葉

不礙石間月影也四兩崖相對中亘小石梁故

名為小飛虹五山下茅舍如笠一僧枯坐松柏

雜樹凡十五株為禪窩六兩山中有茅屋倚竹

甚密皆以淡墨染成雨意豁中泉流凡三壘為

竹谷七雪屋中一禪僧枯坐一僧立簷下未標

名以陸深跋校之當為雪堂八白雲上有山頭

近岸濃樹一小屋為臥雲室九枯山寒水岸旁

僧坐瓦屋中臨水老梅一株為問梅閣十禪堂

下有方池石間古柏天矯極高為指柏軒十一

一人一僧共立石欄小坡上欄外水面平遠坡

上松柳白楊凡三樹為玉鑑池十二雜樹中一

亭亭下有井一童提甕來汲幅中皆用淡墨渲

染成色童子衣服及亭內地皆成白色為冰壺

井十二幅內皆無款姚廣孝跋以為徐賁筆也

癸丑見市肆中有偽本陸深跋

改為錢謙益字畫皆遠遜此本 陳惟允喬木山莊圖卷山坳喬木下蔭茅廬有

雲氣往來之意無款據范原理跋知之末有高

江村長跋

解縉自書雜詩卷字迹揮灑自如頗似懷素特

轉折處露鋒耳故此公工力正自不少詩極奇

旋改交趾督餉化州八年始還此詩為謫後所

作觀此可知偽文毅集中之謬今擇錄之 去

歲端陽敞御筵金盤角黍下遙天黃封特賜開

家宴迴首薰風又一年右廣西 荔枝子結盡

窠綠倒黏花開女臉紅望見石城三合驛便分

岐路廣西東右過三 九月明江日尚遲村園

果熟正離離故人尺素青雲下書後黃柑玉露

垂顛葦蕩芝金作粟葉繁蕪霧翠為枝常時錫

貢來京國尚憶金盤進御時右謝友人 蒼梧

城北繫龍州水接南天日夜流冰井鱷池春草

合火山蛟室夜光浮千家竹屋臨池嘴萬斛網

船下石頭枕夢迴霄漢近佩聲猶在鳳皇樓

右過梧 繡水東流合鬱江古藤城郭鎮南邦

山雲橋度飛虹並江月樓空乳燕雙晴日鶯花

紅張錦陰風烟樹碧油幢吹簫喚起蛟龍舞金

鴨焚香倒玉缸右過 末款云此余近日所作數

詩皆率爾而成今又率爾書之雖然未嘗敢棄

古自為也中間復筆覆筆返筆之妙付有識者

自辨之永樂庚寅五月二十三日夜京城寓舍

書與頑期按頑期

王徽齋宿聽琴圖軸畫七人雜坐乘燭橫琴庭

軒月色掩映竹樹此蓋永樂三年正月南郊諸

公齋宿翰林院者侍讀曾日章脩撰錢仲益徐

孟昭旭檢討蘇伯厚梓沈民則度王孟端徽鄒

仲熙緝共七人鄒仲熙作詩序彈琴者為沈民

則幅內諸人皆題詩惟民則無詩其不在圖內

而題詩者又有永豐曾棨吉水周孟簡二人此

可補一則翰林典故也

王絳鳳城餞別圖軸山下茅亭數人冠帶坐其

中

中山用荷葉貌樹石秀潤林岸之間客舟欲發
自題云客裏送君歸故鄉江天秋色正茫茫扁
舟一个輕如葉半是詩囊半藥囊九龍山人為
彥父寫有胡儼李至剛姚廣孝王達解縉王汝
玉楊士奇王洪楊斌王稱高得賜等十二人題
王紱北京八景圖卷胡儼金幼孜曾榮林環梁
潛王洪王英等皆有七律題詠引首有胡廣
北京八景圖詩序
夏景書小學小楷極為秀媚每頁二十四行行
二十字
馬琬幽居圖卷錢思復詩有風致高士奇和題
未能免俗
姚綬畫寒林鴛鴦一軸高江村題云鸛鶴無言
立晚風孤村竹樹自成叢不知鎖向雕籠者得
似寒山野水中野港菱灣起柁風往來不離稻
花叢茂林茅屋棲遲慣忘卻多年值禁中款云
朱竹垞同年以此贈予生日昔日與竹垞同直
南書房每有江湖之思今共在寒山野水中矣因
和雲東詩於左并索竹垞題句時康熙癸酉秋
九月廿一日書於柘西之簡靜齋竹垞題云雲
東三絕有唐風貌得山禽占竹叢誰分偶然題
句在兩人心會不言中款云余既以雲東逸史
畫贈江村題識仍索余和後世有孟榮計有功
見之當為我二人紀其事矣鈐印二方下方二
歲在屠維大荒落月幅內
在極北望日癸酉時幅內

寺道中諸景款云成化戊戌歲夏五月沈周造
淺設色筆墨古麗舟橋樓寺簡潔無餘後有吳
匏菴詩記其字置之東坡真蹟中幾難辨也吳
詩有云夏半橫塘風日多畫船載酒壓晴波高
田得雨皆秔稻長蕩翻雲足菱荷未必他年成
故事也須隨處結行窩悠悠千載城西路此是
登山第一歌塘家國何多難推尋為蔡童巖
秦方逐北周室竟遷東江左朝廷在吳中驛騎
通天終憐宋土時則有韓公一劍橫天外諸軍
在目中霽雲當箭鏃黃蓋走樓船伐越期成伯
子潛恥會戎蕭牆狼跋盡野穴鼠羣空聚米籌
三鎮開門待兩宮淮陰真濟美鄂國與爭雄有
詔從中制惟詩詠內江閒遊嗟我獨和議約誰
同殉葬長弓勁題銘片石穹龜跡呈細刻龍額
表孤忠草樹樵蘇斷黍盛享祀豐神靈如皎日
生氣亘長虹異代今全盛當論保障功韓公
王墓
南人相見詫杭州自料西湖讓一籌天為漁家
開下晚宜書舫駐中流新詩已判縱橫寫佳
境須教次第游孺子歌聲何處起落霞孤鶩水
悠悠虎山野寺堪消暑登去叩關林深長
礙樹路轉又逢山石鉢分中飯雲房借半間玉
茶花落盡坐撫未知還奉慈別有穹窿玉遮
徐武功墓眠松銅坑七寶泉元墓寺鳳岡連理
山茶詩九首皆有佳趣未全錄後幅匏菴自書
遊西山紀略云光福徐用莊遊遊西山予更招
史明古丙戌舟發胥門西過橫塘由木瀆斜橋
而北經靈巖讀韓斬王墓碑前望穹窿晚至光
福至徐用莊家更步虎山橋登擅勝亭宿來青
堂丁亥緣玉進並蒸山謁徐武功墓循北麓觀
眠松泛下庵入銅坑還泊虎山橋戊午遊鄧尉

飲七寶泉入元墓寺憩奉慈菴登鳳岡而還已
丑過海雲院觀連理山茶讀虞道園百丈泉遺
墨案吳跋中不言石田同遊蓋歸而囑其
補圖並錄詩付明古蘇於水月觀中者
沈周高賢餞別圖卷圖為餞錢唐于孟功入都
作圖畫于孟功候於門來者祝枝山徐天全袁
補之王西室袁胥臺文衡山沈石田吳匏菴彭
龍池唐六如朱存理楊南峰都南濠蔡林屋每
人各有楷書標名末款十四名公象長洲沈周
畫其象祝枝山高額豐頤須至胸耳下亦有須
袁補之面圓長須連鬚王西室面亦圓微須沈
石田面寬高額削頤須不甚長吳匏菴面大而
豐下耳須連頤領下須長過胸腹極胖繫廓落
帶以手捧之唐六如面上圓下纖眉目微豎高
準三絡微須蔡林屋面老瘦口凹微須
沈周西山雨觀卷矮本長幅畫全似米海岳而
蒼老似過之沈自跋云客有持元暉此卷卷後
有空方湯附戲筆形穢不自覺云云是前幅本
米畫後有空紙石田翁撫之並副以詩跋不知
何時為人割去另裝惟存沈詩畫觀嘉靖時陳
沂跋即不言米畫則此卷割去已久矣又卷中
文徵明題詩有云當年詩律號精神老去還憐
畫掩名世論悠悠遺跡在白頭慚愧老門生是
徵明更表其詩也沈詩云老夫正急西山役泥
滑山陰啼鷓鴣所云西山役者石田為其妻營
室事也
沈周畫山水冊有陳奕禧題者極簡老
沈周網菴圖網菴即
蘇州為吳縣徐縉作
縉宏治乙
洞庭有陸深薛荔園記舉園中思樂堂石假
山荷池水鑑樓風竹軒蕉石亭觀耕臺舊後洞
柏屏雷月峰通洽橋釣磯花源合薛荔園其二

十四景李夢陽何景明文徵明顧璘薛蕙朱應登揚州人字升景陽七人各分題十四景詩共九十一首夢陽何景明顧璘薛蕙國圖亦有李寶詞袁表詩而無景陽之作至陸記闕其後半蓋別是一本

沈周名賢雅集圖卷畫山水迴復帆楫欲行衣冠數人江干攜餞具乃饒崑山吳愈遊之官敘州所作同餞者蔡林屋都南濠楊南峰朱存理彭龍池袁胥臺唐六如吳匏菴沈石田文衡山

王酉室徐天全祝枝山十三人宏治己酉三月此與石田爲錢子孟功所畫高賢饒別國人數略同此惟少袁補之一人

沈周畫扇詩 湖上清灣是子家綠楊岸下水荳花去年載酒曾相覓一路尋詩覽物華

祝允明論書小行書卷得閣帖正訣其設論亦好

祝允明楷書東坡遊記矮卷全學鍾繇謹飭有法度迥異外間狂草偽筆

文徵明自書紀行詩卷 水邊簫管玉參差柳外樓臺翠陸離落日蕪城非故國春風后土有荒祠錦帆烟月千年夢禪榻情懷兩鬢絲二十四橋虛夜月片帆淮海不勝思揚州片帆西去

逐通津二月和風散麴塵吳園山川從夢斷隋隄楊柳入淮春江湖懼客波濤壯燈火懷鄉窟寐新零落吳鉤雙鬢改相逢羞說壯遊人次韻

宿揚州 風烟渺渺更西來鄉思紛紛不可排春色三分憐上已河流千里入清淮朝廷有道慚推轂老大無成渴計倍隄柳千絲青不斷春風宛轉破愁懷三月二日 淮海東西百里強勞

君畫舫遠相將蟬聯夜語頻更燭惆悵春風各盡觴楊柳尚留青眼在河流不似別情長楊家溝畔三分路魂夢從今不得忘楊家溝別 清

石渠隨筆

江開畔水縱橫回首南來十二程書寄故鄉何日到寒兼羈思一時生月明村店人烟少風遞巖城鼓角明物色擾愁詩更苦柰來春夢不能成夜宿清浦落日烟生古渡頭春寒猶戀木棉裘風鳴野戍更初動月映清淮夜自流總爲旅情銷壯志忽聞漁唱重鄉愁封題欲寄家人信何處南帆有便舟宿三月鶯啼楊柳灣維揚春色已闌珊千金楚客空留語百里淮流獨見山舊雨良期吾自後清風逸駕許誰攀相思永夜無能寐明日吹簫度野關顧華玉參政相期已先新烟一抹起茅茨翠柳千門映酒旗此日斷魂當客路誰家灑淚有花枝等閒行役輕墳墓忽湧逢春感歲時日暮滿帆風獵獵蕭然雙鬢不禁吹徐州停舟清泗興無涯夜起篷窗看月華顯氣一函開王府鏡光千道走金蛇碧空顛倒山流翠白石巉巖浪蹙花酒醒分明天上坐更從何處覓仙槎泗上古隄楊柳綠絲柔盡日南風送客舟百里青徐平入望千年汴泗正交流草荒霸業春過沛月滿萊祠夜泊畱老去馬還心尚在不妨書劍事遊遊畱城道中有張

暖蒸芳杜竟沈沈漢漢晴洲燕子喃十日扁舟行汶上一陂新水見江南春光著柳爭搖蕩晚色淨空正鬱盤欲濯素衣塵復起白頭行役我何堪南旺投薪沈鐵事悠悠巨擘千尋歷上頭河濟從來天下患江淮今入地中流當時物論輕文事千載行人仰壯猷人事幾回桑海變依然高碣鎮東州張湯說鴉兒色似油何如楊柳綠幽初收宿雨濃於染遠映新波翠欲流十里蟬聲隄上路一痕斜照驛邊樓莫言濯濯無人愛別有春光去御溝齊河末款云

右諸詩癸未歲北上時途中所作抵今丁酉十有五年矣考明史言徵明以正德末歲貢生詣吏部試巡撫李充嗣薦之授翰林院待詔以今詩校之則癸未實嘉靖二年非正德末也是年春二月俞諫平青州賊文詩自濟河後無詩正爲兵戒後耳蔡羽字九達由國子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是時乃與徵明偕行者丁酉寫詩時爲嘉靖十六年余嘗在孫淵如編修家見古人多綴徵明數點

文徵明江南春圖軸自書追和雲林先生詞二首云象牀凝寒照藍筍碧幌蘭溫瑤島靜東風吹夢曉無蹤起來自覓鶯鴻影簾霧霏餘宿冷日出鶯花春萬井莫恁啼痕栖素巾明朝紅媽塵飛塵 春日遲春波急曉紅啼春香霧溼青華一失不再及飛絲繁空眼花碧樓前柳色送城邑柳外東風馬嘶立水中苻帶牽柔萍人生多情亦多營

文徵明畫蘭竹並書西苑詩合蹟卷詩十首

萬壽山即百果園 太液池 瓊華島即廣仁殿 承光殿 龍舟浦 芭蕉園 樂成殿 南臺 冕園 平臺 瓊華島詩海上三山擁翠髮天宮遙在碧雲端古來湯說瑤臺迥人世寧知玉宇寒落日芙蓉烟裊裊秋風桂樹露溥溥勝遊零落前朝事誰見吹簫駕綵鸞 承光殿詩小苑平臨太液池金鋪約戶鎖雙螭雲中帝座飛華蓋城上鉤陳繞翠旗紫氣曾迴雙鳳輦青松猶有萬年枝從來清蹕森嚴地開盡碧桃人未知

文徵明畫扇詩 銀漢無聲夜正中十分秋色入樓東空瞻明月思元度誰有高懷似庾公把酒金波浮桂樹捲簾清露滴梧桐碧雲何處人

石渠隨筆

如玉惆悵東閣一笛風

文氏一門蘭亭圖卷首徵仲畫蘭亭觴詠圖繼摹定武蘭亭一幅次壽承所臨次休承所臨

文徵明有吉祥菴圖陸師道有臨文吉祥菴圖軸工蹟皆在

內府陸自題云衡山師舍有吉祥菴往歲嘗與故人劉協中訪僧權鶴峰遇之協中賦詩云城裏

幽棲古寺間相依半日便思還汗衣未了奔馳債便是逢僧怕問山師和云殿堂深寂竹牀閒

坐懸燈陰忘卻還水竹悠然有遐想會心何必在空山因讀舊題追次其韻塵蹤俗狀強追閒

慙魂空門數往還不見故人空約在黃梅雨暗郭西山時辛酉仲春抵今庚辰又二十年矣追

憶昔遊不覺自失他日偶與協中之子穉孫談及因追圖其事付穉孫藏為里中故實云

朱叔重春塘柳色圖軸絕似鷗波

唐寅秋墅聯吟圖白描二人後一人做李伯時法前一人做梁楷法極奇古

唐寅琢雲圖為白蓮涇惠慶寺僧琢雲畫秋樹坡陀上一僧獨立坡前惟雲氣滂漫如海而已

無款末有小長方朱文印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後有張丑跋詳其事

唐寅桃花菴圖矮卷山水樹木亭館籬落皆著意摹擬唐畫中之極精緻者

唐寅垂虹別意圖乃為休寧戴昭作疏柳長橋一船上坐三人筆意簡潔疏淡較之石田翁似

不少讓詩亦佳

唐寅畫扇詩道人長住巨盧峰幅巾掩耳頭髮鬆世間萬事不解了坐看瀑布飛銀龍

仇英蕉陰結夏圖軸淺設色蕉石皆沒骨法一

人撫琴一人撥阮款署于石上

陳淳寫生花草蟲魚凡數十種一一生動御筆曾一撫之

錢穀紀行冊筆墨簡老頗近石田

陸治四時蔬果卷設色畫藍中蔬果第一笋佛手柑荸薺杏第二桃子楊梅茄子枇杷第三蒲

桃藕石榴沿籬豆第四香櫟柿子蘿蔔末幅款嘉靖壬辰春二月既望做錢舜舉筆包山陸治

每幅間以宣德箋明人分題 文徵明云已抱錦初兒仍參玉版師吳門啖已足正是燕來時

筍元是奚方種根移淨土栽外嚴金色相內蘊玉胚胎甘露從心潤曇花應指開一拳齊合掌

引出妙香來佛手 纍纍滿筐盛上帶葯門土口嚼味還佳地栗何足數 薺花信風寒已早來隔

膚俄見赤雲堆並頭兩樹常相倚屈指三春始得開曲水少年誰復探公門今日要兼栽莫言

結實供人啖破核還堪作藥材 杏 王寵云一開還一結千載只尋常畱得山翁在何勞三度

嘗我愛楊家果九九絳雪丹溪圖不宜種只作畫圖看 楊種茄糞壤中地方亦易竭厥狀雖

不同難將味分別 茄 沈香烟暖碧窗紗綠樹陰陰夏日斜夢覺只聞鈴索響不知山鳥啄枇杷

批 火劑湯山熟堆霞盤釘充朝廷絕飛貢不逐把 騎塵紅 荔 王穀祥云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

支離倒後扶若欲滿盤堆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須 蒲 外如西子臂中有比干心出泥偏不染宜

作果中琛 蕪 海樞多結子栽近隔鄰廡昨夜詩喉渴將來試一嘗 石 庭下秋風草欲平年來種

豆綠陰成白花青身覆于瓦夜夜寒蛩金石聲 豆 彭年云黃金纍纍葉森森折得高枝品

豆 彭年云黃金纍纍葉森森折得高枝品

上珍共道御鑪香滿室芳名卻是玉堂人 香 凝

霜千顆熟映日幾枝紅更兼誇七絕佳味有誰同 柿 東園土酥一尺長日日爛煮煎羔羊道人

之腹自較量飽啖啞比青精強似菜還嫌短蔥蔥滿地莖一般堪食處藏在土中生 蔥

魯治百花圖卷寫生筆意極秀雅趣在包山之上每花一種有詩書法與畫相稱蓋亦秀拔

一路也

孫克宏花卉冊設色花卉八種第一桃花 莫謂滄溟千萬里人間依舊領春風第二汝蕤盆

萬蒲文石 明窗靜几下託種泉石間最知君節操嘗讀仙靈篇第三梔子花 野人籬落晚

五月弄微香簪荷顏如玉幽吟典正長第四海棠立石 美人初罷睡元宰獨憐嬌第五湖石

朱竹 君當五月節沈沈醉不醒丹鳳時來棲枝頭忽藏影第六辛夷花 寵愛未能添黛色

相思誰為寫愁腸第七木芙蓉 莫笑開時晚誰能獨耐秋第八梅花 築蹇尋芳去路迷梅

花盈樹色盈籬青皇著意分春色半在廡東半在西皆雪居自題分鈐漢陽太守等印

莫是龍山水卷金箋本設色頗蒼莽純熟重用雲母粉後幅自跋亦極矜重

褚宗道松陰書屋卷山坳松下瓦屋數楹一人紗帽坐地攤書筆法全近黃鶴山樵鬆秀無比

明人畫扇一冊金箋本八幅第一董其昌設色畫雙峽迴溪寫子久筆意第二呂健水墨畫竹

枝寒雀 款廣陵六 第三文徵明淺設色畫水閣清談第四林初水畫棠樹鳴禽 款曉道人 第

五盧江淺設色畫荻洲映月書杜句云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款吳門第六呂健

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款吳門第六呂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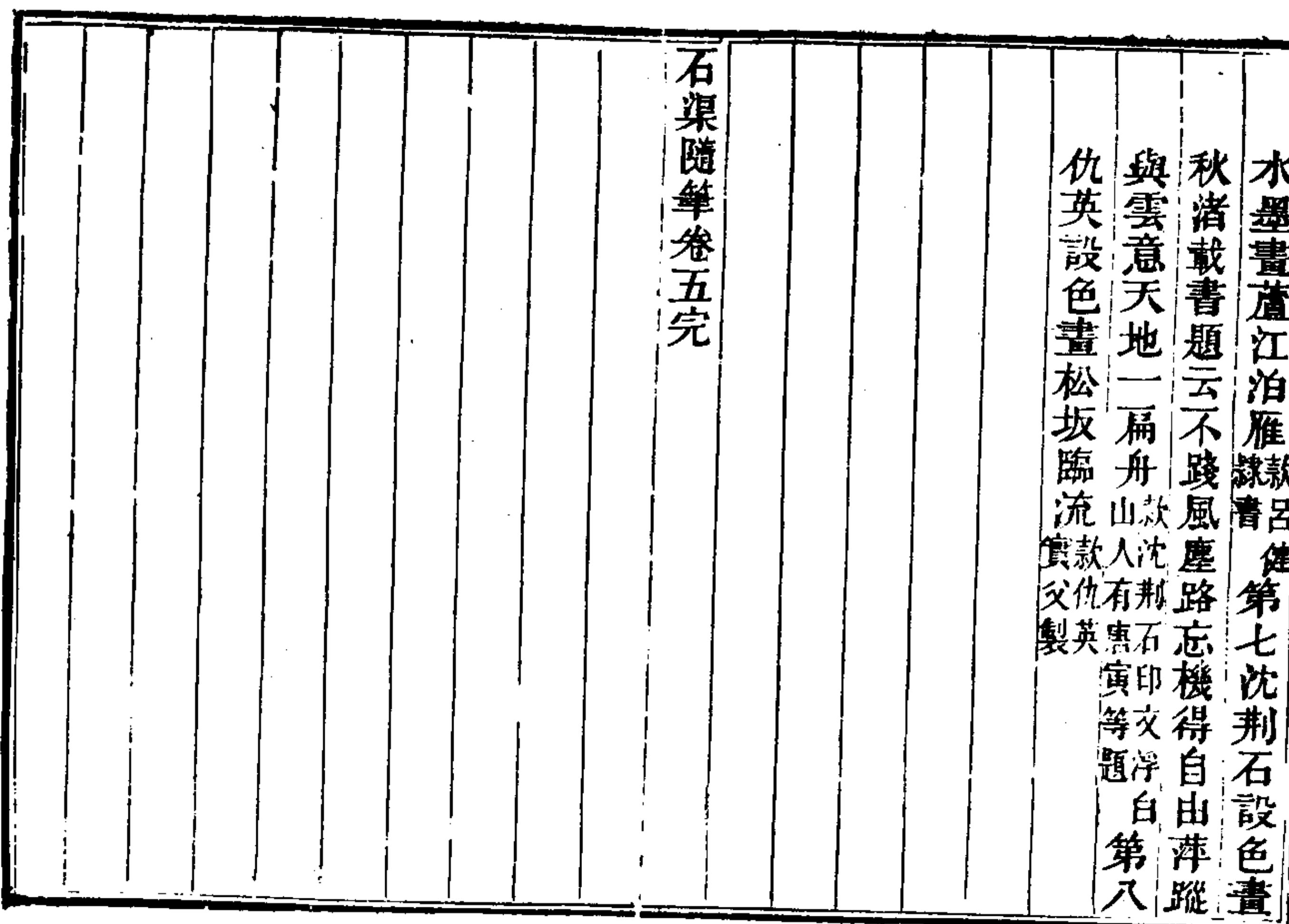
水墨畫蘆江泊雁款呂健 第七沈荆石設色畫

秋清載書題云不踐風塵路忘機得自由萍蹤

與雲意天地一扁舟款沈荆石印文淨白第八

仇英設色畫松坂臨流款仇英

石渠隨筆卷五完



石渠隨筆

石渠隨筆卷六

南書房行走詹事臣阮元

明二

董其昌行書一卷用朝鮮進表鏡面紙內有題
武夷山圖詩頗奇倔紙本朝鮮表文字極細如
米粒大而墨色微淡如用鉛筆書乍視之初不
見字故董書直在字上揮灑視之如素紙也其
末有朝鮮國王之印印方三寸許朱文其印色
不類內地如硃漆堆塚鮮明可愛余用力細
視表文乃天啟六年閏六月十五日朝鮮國王
李倧所進表其後一表進亨布麻布龍紋簾席
花席把參等件及年月日無足重輕其前表文
今錄云朝鮮國王臣李倧言天啟六年六月十
三日欽差正使翰林院編修姜曰廣副使工科
給事中王夢尹敬捧皇子誕生覃恩宇內詔勅
並齋欽賜臣及臣妃綵幣文錦到國除欽依開
讀祇領外臣與一國臣民不勝感激謹奉表稱
賀者臣倧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弓鞬儲祥
方賀震索之助絲綸頌慶溢紆渙號之恩撫躬
增惶循分知感伏念臣忝口敝服幸際昌期口
聖人之多男口殫微悃頌吾君之有子獲觀宏
休何意口口光昭遠及疆域之遐遠感願口
尺若奉三親之榮寶賤便蕃實逾百朋之錫自
口獨劣曷任以下紙按明熹宗無子史於天啟
三年稱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未
聞六年又生子也或者生未久即天然既重恩
明告中外而當時記注詔疏何皆闕也又董其
昌摹黃子久江山清霽圖亦用朝鮮表文紙有
朝鮮國王殊印與此同
董其昌臨李北海大照禪師塔銘卷高九寸餘
長三丈八尺鳥絲界畫凡三百三十四行每行

八字頗為暢觀

董其昌書姜寶誥命卷二幅第一幅綠粉箋書
姜寶誥命第二幅書姜寶妻劉氏賀氏誥命姜
寶字鳳阿淞江人此其官通政司提督詹黃右
通政時誥命鳳阿與思翁不同時此蓋其孫二
西乞書者二西字紹書多收藏書畫今名蹟中
每每有其銘記
董其昌臨蘇軾尺牘一冊行書六段并自跋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
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
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
厚感作無已 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
相連蓬萊十洲彷彿可見春夏間嘗見海市狀
如煙雲為宮殿人物之象數日前偶一見之有
詩錄呈為笑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
聞戶擁金眼目塊坐耳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
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託楚守寄去
一笑軾再拜康公使君閣下 書問具審起居
安隱南方者舊離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辨才道
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辨才游
老病昏塞頗有省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
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為眾珍重 昨惠及
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故人所共好而軾方欲
省綠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謹
附封納不詞軾頓首 遷居江上臨泉亭甚清
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
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近有李牙者陽翟
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飛沙走石之
勢嘗議之否 蘇玉局尺牘流傳人間余見數
十本往往用墨精妙蓋王僧虔徐季海顏魯公

楊少師之法暇日以意傲之將求其者印正壬子十月

董其昌書畫合璧冊八對幅右宜德箋左宋箋右水墨畫左行書 第一疎木板橋山均茅屋款元宰寫大癡筆意。大癡學北苑多作森梢勁挺之樹老杜之請君放筆為直幹是已 第二秋林矮屋對所數筆款元宰。子久有富春大嶺圖聊復擬之 第三山坡疎林精舍款元宰畫。營邱李夫子天下山水師放筆寫寒林千金難易之 第四潑墨雲山款元宰做米家山。海嶽菴圖小米作遠山長雲與瀟湘同境又有白雲圖皆余所藏 第五高山石磴上有茅舍款元宰畫。王叔明青弁圖與平昔細皴迥別友人以江南春卷易去至今未歸時作老米研山觀 第六石間垂瀑下有疎木孤亭款元宰做雲林筆。雲林畫江南以有無為清俗今益寥寥如珊瑚木難矣 第七懸崖下林木漁磯款元宰畫。山有可居者有可游者似此可居亦只漁家稱之 第八林木外水閣對對遠山款董元宰寫。近來作小景信手而成略無疑滯每幅畫上方嵌金粟箋橫條

董其昌臨古帖三種冊高麗箋本五對幅前三對幅行楷書臨歐陽詢醴泉銘 冠山抗颯起至令歐米芾詩帖 揚帆載月一首 甲戌修稷日董其昌時年八十歲後二對幅楷書臨鍾繇宣示表并自跋云鍾太傅書予少而學之頗得形模後得從韓館師借唐搨戎路表臨寫始知鍾書自有入路益猶近隸體不至如右軍以還姿態橫溢極風蕭蕭翔之變也閣帖所收惟宣示表還示帖皆右軍之鍾書非元常之鍾書但觀王

世將宋儋諸蹟有其意矣辛丑冬因臨宣示表及之

董其昌禱書冊宣德箋本八幅楷書皮日休桃

花賦賦云戊午三月崑山道中以虞永興法書

此賦今年八月從京口張太學修羽觀永興廟

堂碑真蹟款賞之次更有悟入因重書一通虞

師永禪師以永師千文意為伯施書如菩薩應

願作梵天主也天啟元年歲在辛酉十月八日

又臨徐季海書杜甫元元皇帝廟詩跋云新安

之溪上有吳太學家藏此詩真蹟以為杜甫書

余玩其用筆知是徐季海真書蔡君謨宗之雖

方實圓雖勁實婉所未及顏魯公者在有筆墨

蹊逕未脫歐虞褚薛姿態耳歲在辛酉十月十

七日後幅

御識云日休人不足取賦雖工豈得與宋璟梅花相

培亦鳥可詩史比倫香光合作欲使永興季海同

印圓光所重因在彼不在此耳 高士奇跋云皮襲

董文敏書如芙蓉出水後復有杜詩沈雄法

徐季海之蒼勁此冊足為連璧余向藏文敏干

文舞鶴賦 卷之四 行近又得月賦 畫堂記 與此

皆佳蹟也 失侶以新 晚安 待 藉 圖 書 數 卷 與

共晨夕 康熙 戊寅 新 筍 晚 安 待 藉 圖 書 數 卷 與

民向堂 碑 今 入 大 內 余 曾 見 之 結 構 整 嚴 筆 法

圓潔而 森 秀 思 深 得 其 意 入 夏 陰 雨 絲 絳 筆 法

起取此 觀 之 頓 覺 心 目 一 開 前 途 有 晴 色 昔

蕭翼得 蘭 亭 真 蹟 出 至 山 陰 道 上 萬 竹 窗 再 記

見化工 之 合 乎 人 也 戊 寅 四 月 四 日 竹 窗 再 記

故數十 莖 不 必 更 焚 都 梁 園 相 嫩 黃 可 愛 有 餘

水密桃 者 即 餐 數 顆 對 此 筆 墨 如 遊 蓬 瀛 凡 塵

晴正月 十四 日 雷 雨 後 積 陰 至 二 雨 雪 入 春 未

間從貴座師吳茲勉通函則知足下之念不肖

猶不肖之念足下也世道若此君子皆為冥鴻

獨弟作瓜蔓然此輩辣手豈有碩果之望既不

能昂首舒眉便合拂衣長往乃秋前候代不得

秋後科場大討貴無所卸遂在再于今也不幾

仰人鼻息以苟富貴者清夜捫心重負赧于山

中諸友矣小疏乞身必至再至三如終不得亦

一決了當耳足下高才勁力此番雄飛無疑補

天浴日擔頭不輕千萬珍重弟歸去無事期與

若谷共作老博士行徑嚼子曰耳國家承平日

入禍幾將作全軀保妻子之徒驅除異己則勇

擔當患難甚怯此已昭然可見者且看橫行幾

時言而不信弟自當扶其目也知已之前不覺

嗟嘆竟幸火之卷資引意不盡令師屬當雷

部考選矣頗有側目者足下知否能為一護持

否弟力不敢愛而言不投時此中須活一分處

一輩卒抱沉寃公道安在乎家鄉作用似無成
心而脈理細微亦少洞了新參誠何人而舊者
虎踞不動恐嫌專擅且羣小盈朝易聚難散攻
之則交誼必成壘觸容之則巧伺亦成惑亂弟
以為惟有內君子而外小人之一策高其官厚
其爵投以大遺以艱勝任則國受其利不勝任
則彼自貽戚京堂可以節鉞部曹可以藩臬臺
省可以常僕塞其言則舌自卷外其身則計無
暇而又厭其富貴之欲則心自灰間擇其奸惡
之尤者一狗於國中而最急在言路同志與主
爵通商呼應不相齟齬或此之所伸彼之所抑
或驟伸于前旋抑于後中有關鍵外無痕迹不
一年半歲仕路可廓清強半矣何如何如家師
行止尚未定弟亦勸之一出福清若成行定有
可觀做同年蕭拙修時事爛熟弟之心友一見
自知其人百凡可密相商訂嗣後以此兄為萬
里郵筒可也諸不悉惟心照暗魏廓園為申嚮
往山中人不敢通朝貴書也 第三札云將官
劉守禮以手書至惜弟與陳匡老素未相通不
能為之地然亦轉言於鄒先生矣貴座師入都
百爾可商弟山中人無所知只有側耳好音天
下奇男子畢竟西北為多若使朝廷之上有惠
長科張道長五六人此日邪氛一掃而廓清之
豈患世道不太平也惜乎東南人品頗多夾雜
丁巳之子辛亥雖日報復然辛亥察處之王紹
徽喬應甲劉國籍今居何官而猥為稱寃丁巳
一輩年例則孫拱陽熊壇石與弟數人今置何
所而猥云從前門戶不必問為此言者天理良
心漸滅盡矣囊有一函從蕭拙修寄弟之自為
計問拙修可知方今陽道有必長之勢即不謹

石渠隨筆

之丁慎所賀函 出尚當為之昭雪即李純菴
居鄉不能諸俗然以未任而得察於國家定制
亦宜改正况弟輩何罪而此段公論尚無人剖
白亦可訝也弟志不在一官倘有起而直發其
立朝不負言路任職不媿官守者弟沒且不朽
豈在升沈間問窮通也特仁兄心知縷縷布哀
瞿星卿不來又奪我一賢父母兩無所就奈何
姚孟長兄不寄書此可共觀家父明年七衰借
重一詩以為黨人之光此即弟結局也何如鄒
先生或成行其作用亦非弟所能知至於嚮往
吾兄則數數言之倘相對不妨悉胸懷與語也
雪中草草上元日 第四札云翁憂時苦心
天下有識人所共知乃用心苛苦之處即生柄
鑿今優游南服正可靜觀時變此局寧有再歲
不更之理斷難鍊石翁憂好為之弟向衰矣老
父八十有一即健亦衰此念已如寒灰不足供
鞭策但從葫蘆中拭目雲霄故人事業耳麻城
學術甚正亦大俗例久之未有所暨寧肯際尚
弗熟嘗抑僅仰生活於他人耶南中臭味似不
乏人其硬脊明識如陳益吾丈輩可數數否敝
鄉郭六修可與言應天府學教授楊維節俊爽
有志操亦後來之杰然者恐未透練幸翁臺進
而教之向年曾承翁臺為亡兒作哀詞佚于出
都之切計茲稟尚可查便幸錄示倘得邀惠橫
幅親灑以為世世瑰玉之珍尤為厚幸山居交
游既謝耳目蔽塞時政密微率不預聞亦無敢
輕寄一字恐成浮沆楊維節有友趙生千里選
貢生能文章可必上進者茲赴南棘之試借之
為郵葢弟與其父比部郎趙鳳日為道義交故
稔于本生亦思望龍門而一謁想吐握休風所

不辭乎倘有見教附此生為穩臨書不盡馳戀
仲夏之十日 第五札云別未為苦晤亦有期
惟作如此別而以幾再晤則令人胸中不能無
耿耿耳然且奈何翁兄識高力厚審時勢察機
局萬一有可措手無俟弟嘖山間陳人不過欲
見清時俾飽食安居枕枕上臥耳大關在考選
枚下兩事人人能言之而中肯綮安在惟翁
兄雷意行次涿鹿知謝書為套而有抱如縷不
能自已及伸紙和墨竟閣筆不得下終歸鬱鬱
而已百惟心昭左都御史李公字孟陽別字懋
甲戌三十歲甲辰成進士甲申三月十九日之
變給于文信國祠中庚子十一月十九日尚
書諡文忠
國朝改諡文肅有文水留丹集為沈西園學士序
刻板在江西此冊第一札當在巡撫天津時第
二第三札當在辛酉以前家居時第四札當在
己巳中旨罷官後家居時以有老父
八十有一句也第五札亦當在此時
黃道周尺牘冊第一札云明卿道兄閣下相依
兩三月牙絃輪斤未之深淡而草草割去不得
一晤殊刺人懷人相值正自難如此泛常耳甚
乖初話天實為之四顧浩歎每觸大事拳一尺
刀處處元黃不成兩斷乃幕前哲空為知言或
躍之旨疑近不祥括囊未能胡斯畏忌近身犯
不得老兄真如中夜起而喪燭邇乞休致四十
日了無首尾閉戶過年又俟明春叩頭吐血如
此以問聖賢亦寧當無嫌耶深秋以來同舍之
內蓼莪講詩於兄四輟言念欒欒棘刺出背欲
自絕鞅斷鞅而去當事者顧以憤激相持甚苦
不達問不可言人讀書不詳審末路亦難開文
鄭二兄明果造所僕常汎汎如失舵之舟槓影
一移遂使見者南燕北越初問火烈亦誠有憤
氣今復何為受此遞係假令桓子殺曾參不知
回賜諸兄當如何生活又令仲尼召閔子不知

原思亦勸住汶上耶諸兄常恨僕思多僕每自
 恨思少今願當道已題孫兄道周獨自奄然留
 滯民舍明春二月次在寄菴道周又埋頭數月
 生值明時四十見天神武之冠如何可掛只為
 同輩汨汨了不相關姑破枕子為一驚夢而世
 上定力人多碎十竹竿水流自在詩曰天命不
 徵我不敢劬我友自逸今我乃不敢劬人勞耳
 悠悠此心言語之間只得廓子何時刺舟過兄
 苦次談諸行藏憂樂之事風厲雪深禮餘輟筆
 珍重珍重 第二札 第三札云窮豚失乳
 鮮民賴生以不孝氣焚待盡墓側寒涼餘膺息
 炊遠火乃辱年臺垂之滄露聆以鈞天哀殘桐
 于斷溝問觸松于逸鹿九原可作骨肉同號矣
 不孝早癡又安冷炙言辭不能動人文貌不足
 蓋體曲鍼腐草到處灰心惟在夢魂所結泉石
 同盟其在年臺廿年遐契昔且欣期自投膠漆
 之中豈復蟹魚所問方今煙雲日異氣志向衰
 幽人惟反己之求志士尚元通之悟未聞嘆鶴
 怨蹟于危松况有望鵬遺音于桂樹唯我年臺
 不報示恩猶憾見大弱用廣漠不費夷吾春風
 之風實于寂寥足副袁安雪夜之雪不孝交不
 越境熱未依人又以老母既終生難未穀食於
 苟且之田存此支離之命墓草無恙銘骨已深
 誠恐戚里借冒往來以致雁魚蕭條阻絕陸承
 弔賜感極匪夷謹領生芻之情半伸掩豆之昨
 百諸荒味千冀淵容 第四札 後幅道周妻
 蔡玉卿書道周詩

蔡玉卿書道周詩
 雜被衝泥行旅歎
 花樓作雨苦不知
 半帆風曲折和舟
 前歌餘白骨尚清

臣急就年野客橫馳弓馬便渾流亦作
 可掛竹箭蕭蕭落不直長安榆莢華
 寓雲集取道勞人行路難尚有監門
 海愁怪得青齊七百更無一水向南
 書的每驚呼杜鰲又啼百澤枯千里
 路幸放春風與鷓鴣在處飛鳴雁哀
 作白爾鴉相報心裝期食勝調移莊
 無爾鴉相報心裝期食勝調移莊
 還山長然越為孤桐再破吟衣就十
 字也第三人及 第一札與明卿明卿
 第為公同年

項聖謨松濤散仙圖用鏡面宣德箋紙細筆乾
 鑿山水松樹田舍樓寺若分各段不甚相聯屬
 長至二丈五尺自識崇禎改元戊辰七月援筆
 至明年二月始成蓋山齋初成自詠詩曰偃息
 松濤一散仙因為圖因墜馬傷臂愈後續成
 之自是得意筆墨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者觀
 孔彰之畫當以此為衡

項聖謨畫冊十幅 一山寺即舍估船遊人
 二甲子夏水圖 郭半見 三乙丑秋旱圖
 田家爭灌 四湖石蕉竹 有秋潭老人智眼題
 人推舟行 四湖石蕉竹 恍惚身在綠天菴風
 雨來時忽捲簾 五喬松泉石 六
 雲暗壁幽人還道黑方甜 七松梧紅葉 八
 茂樹臨流扁舟艇 明 七松梧紅葉 八
 老樹數株高不見 抄樹半黃葉乘風半墜 九
 三漁人荷漁具 十梨花海棠此冊皆孔彰自
 課之作故筆墨閒雅工力精微實臻能品

項聖謨天寒有鶴守梅花圖卷竹樹圍堂曲籬
 梅放一鶴立花下篆書款極得寒寂之趣又見
 楊晉有此圖款云做宋人則此圖名已古矣彭
 芸楣大司空時教習庶常即以爲課題并邀王
 韓城師金少宰 吳閣學 省蘭 玉少司馬 保
 那祭酒 彥成 趙農部 秉冲 同作七言排律一首
 元歸而囑南州劉君 摹此圖以錄諸君詩
 石渠隨筆卷六完

蕭雲從畫崔華詩意設色較他卷爲厚潤識云
 太倉崔不雕畫翎毛花卉甚工九善詩其警句
 云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又云此中枕簟客
 初到夜半梧桐風起時頗與畫意合故寫之
 蕭雲從山水數卷皆極長筆墨終覺枯澀無餘
 味款字亦少腴潤之氣其秋山紅樹卷微潤而
 氣勢不貫惟所作離騷圖冊白描乃極精妙
 侯懋功溪山高逸圖卷水墨畫山水樹木松竹
 間草屋數楹二人對坐童子埽地一人攜琴來
 款壬戌春寫谿山高逸長洲侯懋功鈐印一夷
 門

邵彌做古山水一冊十幅疏淡清超眞爲逸品
 國朝名家書畫集玉冊有懋壽平題石谷柳詩云
 何處青青楊葉開春風不入舊樓臺桃華九陌
 無車馬紫燕還從社日來又懋壽平題畫詩云
 人間何處覓丹邱却笑盧敖汗漫遊一指殘煙
 開太華不須九點拜齊州

王翬瀟湘雨意卷王圖炳集蘭亭敘字題云萬
 山修竹虛亭外俯仰幽懷寄靜因老趣若無文
 與可清陰亦是管夫人

王翬做趙孟頫春山飛瀑軸懋壽平題云拂黛
 螺青山豈知春風不動岫雲遲藤花細落松聲
 起洗耳清泉獨坐時

王翬做王維山陰霽雪圖卷絹本甚矮細緻處
 實是唐人格律

王翬輞川雪意卷規做唐賢翁存宋法此幅自
 識乙酉初冬畫其印章有二耕煙散人時年七
 十有四

王翬重江疊嶂圖卷長六丈三尺自識云摹巨
然筆參以華原法幅首

御識云國朝第一卷王翬第一卷又將近末幅

御識云盡態極妍疑神靜思而無迹焉斯圖亦榮寵
極矣

王翬十萬圖冊 一萬竿煙雨 二萬點青蓮

三萬山雲起 四萬卷書樓 五萬壑爭流

六萬松疊翠 七萬樹秋聲 八萬里晴光

九萬峯飛雪 十萬橫香雪橫或作枝 自識

云昔倪高士嘗為陶南村作畫冊十種皆以萬
為名商邱侯胡宗作文記之石谷此識第言圖

名緣起其所作畫則兼取眾家不專倪法其萬
卷書樓幅有憚壽平題云此圖即雲林清閨閣

也萬橫香雪幅有憚壽平題云晴煙春暗采香
涇花外湖光望洞庭吹遍好風于樹雪晚來失

却萬山青予又見憚自畫萬橫香雪亦題此截
題字勁秀與畫相稱每見姑蘇偽手作王憚畫

者必互相題贊以此例之真偽自見

王翬畫唐人詩意長卷凡十二段其每段布景
聯絡極有經營觀石谷畫卷此為最覺其詩意

一天開斜景暹山出晚雪低二暢以沙際雁兼
之雲外山三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四偶然

值林叟談笑無還期五竹喧歸院女蓮動下漁
舟六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七迴瞻山下路

但見牛羊羣八水迴青嶂合雲度綠溪陰九烹
茶邀上客看竹到貧家十橋出江中樹波連海

上山十一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十二渡頭
餘落日墟里上孤煙此卷筆墨圓潤師法巨然

為多大約石谷畫圖足蒼秀筆下所包羅者固
非一家外間偽作千紙萬緣或枯或亂或薄或

石渠隨筆

拙皆不足一顧

王翬畫水村春曉圖軸全做鷗波法江村高柳
曲岸清溪亭欄籬落皆有明豔之趣憚壽平題

云掃却研塵來翠色無吹玉笛亂春心最憐鶯
燕風前語可憶西湖舊綠陰

王翬雪江圖卷畫江天雪景峯橫壁立皆用大
斧劈皴直起直落主峯遠山略同礮頭凍瀑垂

紳平沙積玉古寺水樓有展卷騎驢者喬松短
柏枯木寒林極蕭森勁挺之趣幅尾野渡危橋

長橋靜泊草亭一笠氣接乾坤筆力雄厚較之
石田有過之無不及也款云雲來氣接巫峽長

月出寒通雪山白補杜詩已丑九秋望日畫于
紅葉山莊字蹟亦蒼潤在文沈之間洵奇蹟也

此卷藏于

養心殿每歲冬

皇上入宮後祥雲應節必有題詠幅中空處
宸翰幾滿又此蹟之至幸也別有王翬做燕文貴武

夷疊嶂圖同藏

養心殿按此似遠遜矣

憚壽平載鶴圖卷絕似唐寅筆意

畫其書雜臨戎路表樂毅論月儀爭坐諸帖自
識有云漢季楷法全是隸固是名論其論畫有

云有筆有墨謂之畫有韻有趣謂之筆墨瀟灑
風流謂之韻盡變窮奇謂之趣亦是至言

憚壽平渡江圖卷畫江岸林亭遠帆已去蓋為
陶心兌贈行之作筆墨疏老深厚不似平時秀

穎一派自識云畧得黃公望江山圖遺法自題
二截云別時書札在秋前到日西風落渚蓮何

事思思又分手雨中還喚渡江船桂花初向半

園開勝會難同對酒杯夜坐東軒寫秋雨江聲
都自墨池來

憚壽平山水畫冊第二幅題云抽穎水聲落揮
匠羣峯奔嵐風夾眾木板屋聚幽樊董公不可

見豪墨兩無言第四幅題云何處溪山有此春
春風不度馬駝塵洞門若遣飛雲入會向花谿

一問津第六幅題云翠微影裏曉雲平亂草如
煙礪路明何時結架山腰上長聽松風猿鳥啼

第十一幅題云紅林碧草泛平川却憶深山采
藥年放筆恐令真宰泣不驅心匠鑿靈煙數詩

皆極清穎南田此冊乃鏡面宣紙又筆穎銳發
能持此作蒼老荒率一格固是絕調其自負之

處亦每見於跋中如云今人摹子久多欲相似
未若予不似之似也撫北苑圖遂欲脫去町畦

全激神趣離披點畫未合自然徒有望洋之歎
未識云蕙叢初齊芍藥將放忘憂度隙坐靜嘯

東軒偶得此冊洗滌研摩抽象解衣運思游娛
成十二幀聊寫我胸中蕭瑟不平之氣攬者當

於象外賞之勿使牙微絕絃也

憚壽平與王翬同下榻白雲溪樓所作一冊內
有題句云此老胸中萬卷書溪山曳杖意何如

天涯莫怪無知已秋水接空千頃餘

憚壽平臨香館寫意一冊冊面嵌玉盤螭拱壁
一枚內撫石田翁雨中蕉題句云最是桐窗夜

雨邊舞衣零落補寒煙抽素忽憶秋前夢曾翫
青羅覆鹿眠設色楓葉題云袍草非舊色煙條

無碧影別有青女機能製霜天錦

憚壽平山水小景冊水墨畫 第一平沙村落
款學曹雲西亦似水村圖甲辰春三月畫至十

二月再閱復加道點東園生壽 第二谿釣

舟款清溪釣艇戲學文待詔東園生 第三煙
 樹蘆汀款莫作迂癡筆法會壽道人紛亂無法
 法亦無失癡翁迂老盡此豪端正索解人不得
 立春後三日又題 第四碍岸雲林款鳥目山
 樵營邱小景大有致遂欲似之 第五巖峯林
 屋款先塗抹後數幅次乃作此小變黃一峯法
 神氣迥殊亦昔人噉蔗之意也東園客壽平
 第六溼雲暗樹款董元宰夜山圖如此著墨破
 深曲處玩之如積欲令雲氣上動也 第七深
 山疊瀑款右書陰壑響飛瀑虛亭冷翠微路盤
 千嶺土嵐雨溼人衣樵巨然疊嶺重泉圖渾深
 古厚不涉畦畛與鑿者擷取 第八危磴虛亭
 款右書灑墨作嵐氣太華蓮花溼谿路不逢人
 渺渺秋濤急石淙響淺瀨煙曲弄空明崖壁彩
 翠間如聞天雞鳴莫疑瀟湘雨亂數羅浮樹匠
 心攬化權黯淡太古趣破此琅玕紙墨華墜氣
 氤山前半沈溪山後半藏雲 小景八幀東園
 游戲翰素時所得半出率爾直寫懷間新思不
 至學古法廷受留置案上時一展對或與南陽
 宗少文風流不遠也
 暉壽平畫山水花卉冊 第一設色畫蘆汀羣
 鵝款鵝羣臨石田本 第二淡設色畫古木竹
 欄寒雅欲下款烏鵲將棲處村煙欲上時寒聲
 何地起風在最高枝摹巨然古木寒雅圖意
 第三設色畫蛺蝶花蘭花款國香春霽 第四
 水墨畫泉樹竹石款喬柯急礪唐解元有此景
 因倣其意京口山樓待風觀六如卷筆墨靈逸
 李唐刻畫之迹為之一變洗其勾斫煥然神明
 當使南宋諸公皆拜牀下暉壽平 第五設色
 畫紅白牡丹款十二銅盤照夜遙碧桃紗護洛

城嬌最憐興慶池邊影一曲春風憶鳳簫二種
 牡丹用北宋徐崇嗣法 第六淡設色畫煙雨
 樓臺春樹帆橋諸景款夜雨初霽曉煙欲出其
 象若此用米元暉語題方壺煙雨景 第七設
 色畫荷花款衝泥抽柄曲貼水鑄錢肥西風吹
 不入長護美人衣出水芙蓉擬北宋沒骨畫法
 壽平 第八設色畫菊花款黃鶴初試舞衣裳
 耐得秋寒鬪曉妝一片綠濤雲五色更疑巖電
 起扶桑臨趙昌絹本 第九設色畫山村紅樹
 款趙榮祿紅霞秋霽江上看丹楓紅柏煙翠相
 間研色成此不覺滿紙驚秋乙卯秋毘陵暉壽
 平 第十水墨畫高山樛樹磴道騎擔款谿山
 行旅摹北苑半幅圖文待詔云人間無北苑畫
 止家藏半幅即谿山行旅圖也此幀後歸董文
 敏乙卯十月在蕪城客舍背臨毘陵暉壽平
 黃鼎倣李成谿山雪霽卷細意遺點工秀絕倫
 無一點羸豪氣至其羣峯雪霽圖軸長八尺餘
 寬四尺餘石壁巖然奇峯突立雪色皓潔氣韻
 沈雄而一種士氣開人懷抱畫院供奉張宗蒼
 尊古弟子也筆墨終遜一籌
 御題詩有云茲豈易言青出藍可為二人定論
 女史陳書號南樓老人錢香樹先生之母工畫
 山水花卉綽有大家風範其冊卷蒙
 御題者極多內羅浮疊翠卷長二丈餘極雲山漫行
 之趣雲頭皆是鈎勒而成活潑生動不似米家
 法
 蔣文肅廷錫工花卉每用重墨染愈覺雅淡
 畫小冊折枝尤妙
 蔣文恪溥文肅子花卉多著色者
 陳邦彥小楷書

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直幅凡四丁行每行寫詩一
 首并小序又臨董其昌臨淳化閣帖一部凡十
 冊皆清華朗潤氣韻風格獨擅一時 又小楷
 書
 御製日知齋說一部冊高二寸許字畫寬展秀發
 張文敏照臨爭坐位帖有兩卷一宣德箋本縱
 七寸八分橫一丈三尺五寸為矮本一黃蠟箋
 本蠟箋厚如革兩面光滑滑裝者不用別紙託
 背惟以引首後幅接黏首尾成卷而已 縱
 一尺橫一丈五寸五分為高本此本乃劉石巷
參知購得進入
 者高本乃司寇書以與其姪崑喬故多其收藏
 印章司寇書曰是我
 朝一大家然間有劔拔弩張之處
 內府收藏不下數百種當以此二卷為甲觀筆力
 直注圓健雄渾如流金出冶隨範鑄形精彩動
 人迥非他蹟可比
 內府亦收藏董文敏爭坐位案以之相較則後來
 居上同觀者無異詞不觀此不知法華盒真面
 目也高本
 御題云有一無二並系以詩矮本
 御題云端莊流麗並系以跋二卷相較高本尤為希
 覩已
 張文敏小冊節臨黃庭經醜泉銘極精勁 又
 書
 御製九符一卷高約二尺宋磁青箋金書極瑰奇巨
 麗之觀 又有書九符小冊高僅寸許小楷如
 粟寬展廉正可謂極翰墨之能事矣 又有博
 學鴻詞冊
 張鵬翀號南華乾隆初年供奉
 內廷畫筆高簡且多自題雖應
 制之作而蕭散若不經意愈見神韻詩才極捷當

時無與此者嘗從

駕在西苑液池一渡之頃得詩八首

方士庶山水冊第五頁畫竹林曲榭梧桐秋月

題云坐久月當戶露涼侵鬢絲江湖秋雁少遊

子達書遲拂簾不成夢倚闌無限思流螢明復

滅已近授衣時第九頁畫風亭野約村屋喬松

題云結屋眾山下山泉傍枕流鐘聲聞遠寺雁

度感新秋客至風生竹窗虛月滿甌東籬華有

意策杖且凝眸

方環山乾隆十年外薄遊維揚畫筆蒼秀動依

古法其合作皆自鈐偶然拾得四字墨印于畫

角此二詩意與清遠畫筆所以多士氣也

張若靄張若澄並工山水花卉其水仙梅竹尤

為擅長

董文恪邦達山水畫法予竊謂為

國朝第一手其山頭多雲頭羊毛皴法屋子皆整

齊界畫無作草草茅廬者蓋北宋法也魄力大

而神韻圓足又有一種士氣非煙客麓臺所能

及也文恪久直

內廷筆墨多奉

御之作大幅軸子有長至丈許者小幅冊子有小至

寸許者無美不臻無法不備

石渠所藏不下數百種而亦不能無當時代筆者

所為至編書時入選鈐石渠定鑒寶笈重編者

則皆真蹟也

董文恪畫楚南名勝冊墨筆細皴山水樓閣每

幅八分書標名一衡嶽二岳麓三鹿原四合江

五愚谿六浯谿七濂谿八九疑九岳陽樓十黃

鶴樓款臣董邦達恭繪

錢文敏維城山水蒼秀絕無塵俗花卉傳色最

石渠隨筆

為鮮明其折枝花卉長卷巨冊為極多丹粉煥

如堆垛有光采設色之工空前絕後

郎世寧西洋人乾隆間供奉

如意館其畫皆洋法設色取徑有異中法而一種

精氣神采無與敵者非獨寫生之工即山水大

有士氣艾啟蒙亦西洋人同為供奉少遜於郎

余省金廷標張宗蒼李世倬皆供奉

如意館者

嚴宏滋江陰生員有白描天官地官水官神象

三卷筆墨精采真有冕旒秀發旌旆飛揚之致

門應詔白描補離騷圖奇詭可觀

皇朝禮器圖式亦多出其手應詔由內閣中書出為知府

繆炳泰江陰人官中書舍人最工寫真乾隆五

十年後

御容皆炳泰敬繪又畫

紫光閣功臣象無不人人逼肖

于文襄敏中書華嚴楞嚴經寶塔蓋先畫成塔

形小楷寫經於畫格內凡欄柱簷瓦窗階鈴索

皆有字宛轉依線讀之成文此尚非難所難在

每有佛字皆算定寫在欄柱頂及簷際諸尊處

不得亂為填寫此數軸皆文襄初入

懋勤殿時奉

勅所寫凡排算將二年寫將一年實為鉅製

石渠隨筆卷七完

石渠隨筆卷八

南書房行走詹事 臣阮元

補遺

唐

顏真卿自書告一卷白麻紙本楷書蔡襄米友仁董其昌三跋已刻

三希堂法帖中後有徐守和題詩今錄之

題顏真卿自書告身真蹟二十一種今世傳... 顏平原若鹿脯帖二種皆宋人臨本... 幾身清道古淡神韻... 告身清道古淡神韻... 五哉昔米襄陽取師範... 敬賦長言以謙取師範... 馮自告身海嶽章權... 使何凌雲節出秘府... 斯民正嘉一時事起... 為韓第一發三家爭... 尤力千鈞始知名下... 尤物從來不終知名... 七夕月未卷秋眉卷... 殘神愁到何須別口... 四體由茲何須別口... 恨干里何幸日頻頻... 寶匣開時光雅雅... 頑乙亥清明前二日... 唐人春郊遊騎圖軸... 騎七人後四騎一挾... 無名款

李昭道曲江圖軸絹本設色畫山水樓閣橋樹

舟車人物凡數百無名款

周昉內人雙陸圖卷絹本著色人物所畫內人

共八人無款有題跋

周昉當年號神品極盛時與錢舜舉... 無用深宮未梳洗供湯侍婢走... 嘉靖壬戌二月十日偶借尚之... 題設色精雅神妙凡入聖之筆... 之皆有生意真超凡入聖之筆也

緣得此余把玩久之因附題云曉來懶去... 湖陸師道

宋

宋徽宗文會圖軸絹本設色畫臨池竹樹坐飲... 及題文會圖儒林華國古今同吟詠飛象醒醉... 中多上作新知入穀畫圖猶喜見文雄左方有... 蔡京和詩似題十八學士不錄... 范寬秋山蕭寺圖卷絹本墨筆山水寺觀五處... 村落七區皆隱見于巖瀑樹木間又棧道行騎... 舟橋等景山頭多用點子皴無名款有題跋... 華原范中立善作重山復嶺古木瀑泉近世... 及若真山不以雕鏤細巧為美無款後有... 高士奇詩跋

揚无咎墨梅一卷紙本水墨畫老梅一株無款

幅中題者四人後幅同

翰林健筆能穿鐵網史新詩似剪霞自此梅花... 當幽色何須覓向山家宋濂... 花光界陳淡月香角聲吹斷五更風深禪悟入... 尋香憶過小溪橋水雪頻年樹半凋春意依然... 然高潔古人風江南北長為別夢想會無真... 莫相如夢年還我月夜先開有懷天一方恨固益... 脩阻一杯酒羅浮春苑見林舞珠瑛委不收... 蹟暗入商賢組陳明之攜此卷來將有所需于... 測其雅情於隱遂為賦短句云... 魂阻參橫昏曉思喚孤鶴舞誰開翠玉藏... 塊難細數愁如金絲徐長... 遠雪百年餘金絲徐長... 溪蘇百年餘金絲徐長... 雪面秋陽射疎窗且起偶開卷妙手疑補之... 高滿眼集元氣... 良苦每于地心... 宋人松巖仙館圖軸絹本設色畫雲山樓閣... 三人坐松下一人泛舟一人持羽扇來無名款

夏珪長江萬里圖卷絹本水墨畫江山樹石城

郭村寺等景而舟橋為多卷首作巴船出峽卷

末款夏禹玉長江萬里圖至元六年立冬日柯

九思觀於復古齋○此卷本高士奇所藏按汪

珂玉珊瑚網載夏珪長江萬里圖有王汝玉陳

深董其昌三跋重裝時為人割去乃士奇未加

深考不以柯九思所題為憑而轉據吳萊淵穎

集中所載袁子仁詩名為巴船出峽錄其詩而

跋之舍實證而事傳會士奇可謂疎矣今加訂

正

宋代墨寶冊七幅首徽宗二帖白蘇轍以下五

人各一帖 第一澄心堂紙徽宗楷書詩牡丹

一本同幹二花其紅深淺不同名品實兩種也

一日疊羅紅一日勝雲紅豔麗尊榮皆冠一時

之妙造化密移如此褒賞之餘因成口占異品

殊葩其翠柯嫩紅拂拂醉金荷春羅幾疊敷丹

陛雲縷重縈浴絳河玉鑑和鳴鸞對舞寶枝連

理錦成窠東君造化勝前歲吟繞清香故琢磨

第二澄心堂紙徽宗楷書在石詩殊狀難名

各蔽虧高低峯巒巍巍直疑伏獸身將動常

恐長蛟勢欲飛口裂幾層蒼檜滿凝嵐四接老

松圍名封三品非無美飲羽會令奮壯威 第

三素牋蘇轍行書尺牘轍啓出京恩草不獲再

奉違倏忽累月曷勝馳仰遞中屏示手教伏承

履此新涼起居殊勝至慰至慰轍到此幸無恙

學中全無職事疎懶日甚但患違去親舊無與

往還耳未卜會面惟願候自重不勝區區謹奉

手啓布謝不宣轍再口子璋秘丞仁丈執事七

月廿四日 第四素牋宋庠行書尺牘庠叩頭

拜覆拜違教約欵忽經年下情不勝犬馬戀德

之至即日拜暑恭惟尊候動止萬福岸以薄幹
雷城中已半月前晚方到此本欲亟往趨侍屬
以病暑伏枕未果如願深負皇恩切幸垂亮尊
嫂恭人伏惟懿候萬福子禮提宮廿四嫂孺人
各惟侍履增勝謹拜狀起居不次庠叩頭拜覆
宮使少卿尊兄台座 第五素賤謝克家草書
尺牘口家咨目頓首再拜別久不勝馳仰辱示
伏審辨嚴之暇台候暑福感慰克家衰疾分宜
屏遠蒙恩入與機政懇辭不獲日深憂思不識
何以見教也新除未足為公賀望兼隆宜居
近密武林徒得公重豈淹郵之地耶所論以克
家兩日肺喘調歸來日與丞相議之瞻集未聞
千萬眼食加護不宜克家咨目頓首再拜泰發
知府待制台座 第六素賤失名行書詩塊北
播大鈞起滅從縱浪涼風北窗下自致義皇上
胡為飯牛子長歌但譏訪其雨復其雨泉泉日
已出平生知音人阻面歎若失何時下溪田同
獲稻與稅元佐欲至旬金且為溪田之別故老
云淵明有獲稻下溪田詩 別故老
爛廢書冊心逕不可鉏臂彼倦遊子茫然在中
途急投妙覺種坐待一雨秋紅誼悔曠昔收身
貴來今脫體豈盡間畢願詩書林文獻可配古
南陽宗茂深蕉林索已空此身豈無有秋花蔓
牽牛落葉不勝帶許事那用知是中政須酒種
秫陶元亮看竹王微之深期二子間道遠敢憚
疲外物儻來耳人生端有涯 第七素賤范百
祿行書尺牘百祿啓蚤承使節之還傾抃亡已
往返衝冒良勤歸舍新第門中寧豫旦夕入見
遂拜天官之命伏惟差慰尊懷春和台候萬福
謹先手啓上聞不宣百祿再拜完夫吏部侍郎
尊兄台座二日謹空

宋元遺續冊紙本十一幅 第一蘇軾書軾啓
辱教具審孝履支持承來日遂行適請數客未
得走別來長如不甚早發當詣見次梅君書寫
未及非久差人去也李六丈近遣人費書去且
為致懇酒兩壺以飲從者而已不宣軾再拜至
孝廷評郭君三日 第二薛紹彭書元章召飯
吾人可同行否偶得密雲小龍團當攜往試之
晉帖不惜俱行若欲得黃荃雀竹甚不敢吝巨
濟不可使辭紹彭又上 第三程元鳳書鄒魯
儒生崇詩禮王謝子弟尚風流師友之講明家
庭之訓習入耳著心固易易也況一性所稟萬
善具焉廣而口之火然泉達學問之道無他求
諸此而已矣入而家庭濡染有素出而師友切
磨有方其不為成德君子之歸乎鍾山李君克
紹家學日與諸老先生游典刑議論應自不凡
其子明齋過庭有聞又獲登文公先生之門抽
關啓鑰所得益宏李氏之世為君子儒宜矣明
齋之子瞻攜家集來訪因得以觀前輩講明訓
習之威茲非幸與瞻方博求聞人而參省焉其
所就未易量也故嘗為之說曰杜門而習琴譜
固未為知音求驚而厭家雞亦未為知味不鄙
謂子敢以此規淳祐口申六月十日訥齋程元
鳳敬書 第四葉夢鼎書夢鼎惶恐端肅申稟
判府監丞郎中公座夢鼎共稔夙課外庸榮書
上考敬如名法從之子綽有古循吏之風禱歌
轉聞聖褒釋至入繼持荷之武會觀隔座之榮
有來翼械良佩謙柄率茲控復尚幸照融右謹
具申上十二月日正奉大夫參知政事葉夢鼎
劄子 第五同上夢鼎惶恐申稟船管朝議公
坐夢鼎衰晏之蹤棲伏澗谷無復與人間事得

學生應及家問知蒙蜀珍眷子甚龍齒牙餘論
時及疎慵此古人風誼也私切感歎忽被手帖
拊勞獎飾情溢乎辭益佩憐衰敬故之盛心欽
以名門雋游長才遠識蓋眉峨清淑之氣披江
芳潤之澤所為融結者也司舶東瀛見謂廉取
朝廷急賢會當有不次之擢夢鼎挈來舊隱地
雖附城而市塵不到頗適寬閒之趣知庶所及
龍況多品登嘉感慙齋扁委令夢鼎素非善書
手何以辱命既勤采葑何敢藏拙第未知尺寸
高閣及兩旁別作如何書望喻及學生俟報即
應命筆伏祈台照右謹具拜呈三月日少保觀
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信國公葉夢鼎劄子
第六陳存書存惶恐頓首端拜申稟提刑節制
提領顯文右司吏部台坐存猶是皇華造闕之
時纔得一侍符采恩恩遂別忽已新秋尊仰之
私何可云喻存濡滯之蹤欲告久矣二同列既
補外存未敢遽請自玉節之西區區情懷無與
達者鬱鬱負慙此月二日候謁湖濱典謁者辭
焉退具祠牘擬俟原饗之畢而上之分詣之日
忽叨禁林兼直之命味言噓拂厥有自來第惟
存本自空疎加之衰病豈堪此選陳情良苦誤
渥莫回姑復勉勉就職幸王紫微既召俟其至
可以力申可免之請素荷知心尚望矜念而圖
念之雨暘以時高下俱熟固圍虛而倉廩實使
事底續入贊廟謨矣存僭有稟悃實齋蔣先生
之子但得闕安慶之縱陽鎮實繼東閣祕閣之
後如聞書滿已久亦嘗具劄申問矣雖已得制
劄然不敢不稟遲速之命敢與開曉乃敢為裝
也于聒聽崇不勝媿悚伏祈台照右謹具申呈
七月日契末朝散大夫權尚書兵部侍郎兼權

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陳存劄

子按蘇賦

三希堂法帖亦見快雪堂帖薛紹彭札內巨濟劉

至觀文殿大學士內廣而下充字亦刻引孟

子以理宗淳祐七年辛丑至外幸此入也

戊申鍾鳳於乃李會即其行狀稱源人隱居也

所鍾鳳於乃李會即其行狀稱源人隱居也

生其子李海人度宗初所與政事也

年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與政事也

位觀文殿大學士內廣而下充字亦刻引孟

存安人殿大學士內廣而下充字亦刻引孟

官內閣學士兼翰林院學士

舊也

葉肖巖西湖十景冊絹本十幅設色山水樹石

果畫樓閣分寫蘇隄春曉柳浪聞鶯花港觀魚

魏院荷風兩峰插雲雷峰夕照三潭映月平湖

秋月南屏晚鐘斷橋殘雪嚴杭州寶祐間人作

人物小景頗類馬遠

元人滕王閣圖軸絹本設色界畫畫滕王閣宴

集王勃後至故事無名款

高克恭山村圖卷宋牋本設色界畫雨山烟樹籠

抱孤村無名款趙孟頫題彥敬所作山水真杜

子美所謂元氣淋漓者耶仁近得之可為平生

壯觀也

御題云此圖標題山村實是夜景雖未繪月亦豈必

刻舟求劍哉又

題云此卷凡三做而無一似蓋簡淡中有細密正

古人難及處也知過堂再識

大德初元九月十九日清河張淵甫載車會高

國頃刻而成氣清酒半為余作山村隱居

墨哇町余方氣清酒半為余作山村隱居

之帳然而已南陽仇遠仁近我耕展玩此圖昔

有數棟屋誤落塵市間讀書千祿井枯電烟

云前山幸對空所為仇山村作者仇詩在焉予愛而

少道時往復將老首去南陽仇遠仁近我耕展玩此圖昔

意往誰復將老首去南陽仇遠仁近我耕展玩此圖昔

仇志有吾老首去南陽仇遠仁近我耕展玩此圖昔

以志有吾老首去南陽仇遠仁近我耕展玩此圖昔

友志有吾老首去南陽仇遠仁近我耕展玩此圖昔

右志有吾老首去南陽仇遠仁近我耕展玩此圖昔

洪志有吾老首去南陽仇遠仁近我耕展玩此圖昔

識志有吾老首去南陽仇遠仁近我耕展玩此圖昔

絕不復高僕

邱石壁危如

居昔時遊天

積雪落葉何

里行遊又老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吾動履見生

和之子嘗為

句不一年果

士致意李東

雲氣濛濛浮

依然見應前

有山元仇先

題其後識之

春山擁翠然

深嶺而復亦

千載而下官

願前元從不

人前元從不

隱居後之近

易世之近也

年矣元丁西

倪瓚湖別墅

陀遠山溪水

松陵在其西

風起寒煙遠

貞寧汲汲旅

啼有常作葉

雲林倪瓚至

翁眉公跋

雲林畫妙在

東之秋日以

倪瓚南峰圖

峰一角款云

載和上徒弟

道林禪師遺

並系以圖用

史常時積滿

支郎山廚屢

蒼苔雲石冷

山惠晴遂初

支郎山廚屢

蒼苔雲石冷

山惠晴遂初

支郎山廚屢

蒼苔雲石冷

山惠晴遂初

支郎山廚屢

蒼苔雲石冷

天啓和尚詩附後及吳廷跋尾

明

明宣宗仙猿獻壽圖軸宋箋本水墨畫水石一猿蹲石擎果一挂樹上款宣德丁未御筆戲寫

泥金鈐廣運之寶御府圖書

戴進山水軸絹本水墨畫山巖叢樹水閣坐者三人一人曳杖自山下來溪中釣艇一款錢唐戴文進寫

沈周天平聽雨圖軸絹本水墨畫天平山雨景

山顛松閣二人對坐山下一人持蓋度橋來款天平聽雨畫長洲沈周做大癡筆

沈周畫菜軸宣紙本設色畫蔬一下有拳石野菊自題天下蒼生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此味此東坡先生語也覽物付心漫作濫食大官三十載濟人饑口一豪無園蔬過

雨青青茂但愛時時似畫圖竹莊老迂

文徵明雪景軸素綾本淺設色畫山寺寒林深溪積雪一人曳杖歸水閣款嘉靖乙巳冬徵明製

王穀祥做夏森畫冊宣紙本水墨畫山水花鳥

第一楊柳橋邊一人策杖第二巖樹立壁第三

二人艤舟岸側第四左崖右岸三人乘漁舟第

五畫烟岸一釣舟第六崖樹外草閣臨江第七

二柳下有黃鳥第八江樹漁舟上有飛鷺第九

一人坐柳根垂釣第十飛泉漱石一人坐聽第

十一一人坐水岸看山第十二雪景一人袖手

行第十三柳上有寒雅第十四崖樹下有二鶴

第十五畫蘆雁第十六蒲岸下有數魚第十七

江岸數鴨第十八水草遊魚上有鷗鳥第十九

桑上戴勝鳥第廿畫啄木鳥第廿一畫鶴第

廿二畫鴛鴦第廿三畫蓼花水鳥第廿四畫

孤鶩第廿五畫蘆雁第廿六畫水岸一鷺十四

對幅王穀祥自識云宋待詔夏禹玉畫筆蒼潤

妙絕藝苑一時評者謂其用墨前無古人子森

最得家學戲墨尤精人間所傳多其父筆而森

作甚少文衡山先生近購得之計二十六紙墨

色意象所謂蒼潤不下乃父先生寶藏未嘗輕

示人余從借玩旬日喜不忍置長夏無事試臨

摹一過畦徑 強猶邯鄲之步遠不遠也余本

不能畫時戲作花枝亦不能工此復勉作種種

難事何異拙匠運斤求同般倻也聊存諸中節

中他日發之以供一笑嘉靖辛丑六月廿六日

記 右臨夏森小畫塞拙不佳周幼海過余齋

居見而愛之遂贈以去既十餘年矣幼海乃裝

成冊持來請題云文氏所藏已歸時宰吳中僅

存是本當為珍重嗜幼海其宋人耶何不寶和

璞而寶燕石也豈丹砂無覓而始取資於赤壤

耶幸勿示識者以重余之醜可也甲子九月晦

王穀祥題前副頁

御題意超神合又識後云穀祥此冊筆墨清逸出塵

其若濁故有禹玉家風森粉本既不可得此即珍

如和璞非若所云寶燕石者比當揣之行篋中聞

一撫臨一再以不似似之或不致重臺之謂幾餘

展玩各系以詩用誌真賞癸未夏日并識

文伯仁畫姑蘇十景冊宣紙本設色畫各標名

一洞庭春色二虎山夜月三滄浪清夏四荷江

競渡五鄧尉觀梅六支硎春曉七石湖秋泛八

寶塔現瑞九江村漁火十靈巖雪霽 款五

峰文伯仁寫

張安華子岡圖卷絹本淡墨畫王維山中與裴

秀才書意殿宇隱見叢木中為感配寺水渡行

人為元灞華子岡高阜數重山路微茫可辨二

人坐岡頂下俯輞川水月淪漣復有近村下有

吹犬一人方春款云天啓乙丑三月張宏寫摩

詰夜登華子岡圖

論鈐寶

鈐用寶璽曰八璽全者 乾隆御覽之寶 補圓

乾隆鑒賞 正圓 石渠寶笈 長方 宜子孫

文 方 三希堂精鑒璽 長方 石渠定鑒 圓朱

寶笈重編 方 凡列朝及臣工書畫皆用此

七璽其藏

乾清宮者則用 乾清宮精鑒璽

寧壽宮

養心殿

御書房皆如之此璽並上七璽為入璽其在

圓明園者惟七璽而已至於乾隆十年以前先入

石渠寶笈之件則無石渠定鑒寶笈重編二璽而

間有石渠繼鑒者乃已入前書而復加題證者

也至

御筆則不用其用 樂壽堂鑑藏寶 長方 學詩堂

文 朱 等皆分皮各處就各處之寶用之若 學

詩堂 事理通達 心氣和平三璽則專於

學詩堂馬和之毛詩圖內用之

御筆書畫不下數千件編輯時奉

旨凡字畫體裁博大有關政治及小楷極細者入書

餘概不入故入書者僅□□□□□□件似極繁富

不知其不入書者尚倍之也辛亥冬 臣等以

御書入書不入書者收藏各處恐無分別敬擬鑄

石渠寶笈所藏璽 方 鈐入書者其不入書者不

鈐以此誌別奉

旨允行凡

巡幸之處如天津山東江浙山西盛京等處

行宮皆有

御筆收貯者極多至

宮內

圓明園

避暑山莊等處每有題詠無不

親灑宸翰橫看直幅楹棟壁扇幾滿此皆不入書者

乾隆五十六年奉

詔校刻蔣衡十三經因刻 表章經學之寶蘇石

寸貯國又

御書字畫有乾隆四十年以前之筆而鈐用

五福五代堂

古稀天子壽

八徵耄念等寶者皆隨時補鈐也又按石渠定鑒寶

笈重編二聖乃乾隆五十六年纂書時擬請鑄

者凡入書之列朝及臣工字畫始用之若無此

二聖則非入書之件或貯庫或發盛京或賞諸

王及軍機大臣南書房尚書房翰林是年 元 被

賜宋人貨郎圖一軸元人戲嬰圖一軸蔣廷錫牡丹

一軸董其昌手札一冊惲壽平山水一冊趙孟

頌無量壽佛一軸王維烈九如圖一軸又吳丑

凡字畫設及佛像道像佛經道經之類皆錄入

祕殿珠林其收藏與

石渠寶笈同

下承譽書畫彙考同八隸字紅印乃查

內府書畫有見於下考者鈐此然鈐者未多亦有

見於下考而未鈐者

論紙錄

澄心堂紙細膩光潔校鏡面宜德棧質地尤妙

舊紙有端本堂紙如金粟棧而少薄其簾紋可

見上有端本堂三篆字蠟印元奎文閣後改端

本堂太子讀書處

明仁殿紙與端本堂紙略同上有泥金隸書明

仁殿三字印見乾乾隆年亦有做明仁殿紙亦

用金字印

梅花玉板棧極堅極光滑上用泥金畫冰紋間

以梅花乾隆年做梅花玉板棧亦用長方隸字

硃印

金粟棧以色白而堅如有蠟者為最其次則老

黃色亦堅緻若黃白不勻質理鬆者即不得墨

氣其有經字墨迹者概不用之其印字各種不

一如金粟山藏經紙轉輪藏口法喜大藏倪仁

東造等不可悉記其字最多者有一長方印長

約三寸許上刻許成照口口妻陳五娘男友義

妻夏六娘男友成妻吳六娘拾藏經紙朱千幅

孫宗顏妻葛三娘孫宗開宗簡宗元宗禮宗口

雙口滿口口孫口口等記共計五十八字

金粟棧金元人畫即有用之者

玉粟棧極大者極難得

御筆畫盤山全圖用此長約六尺餘寬三尺餘

御筆小品多用粉牋蠟棧皆新製者

乾隆年間又仿造圓筒側理紙色如苦米摩之

雷手幅長有至丈餘者

御筆卷冊軸最愛舊宋紙有偶書不憚意命藝匠通

刮去一層再寫者題舊畫亦偶有刮去再寫者

又有大冊以金粟棧接補裝成泯然無迹而作

壁窠書者

御筆及列朝臣工手卷皆用玉籤或白或碧皆和闐

新玉外琢漢菱紋內面光平刻隸字如某人某

圖某書之類與題籤同其大者如

南巡圖上玉籤長約五六寸重約七八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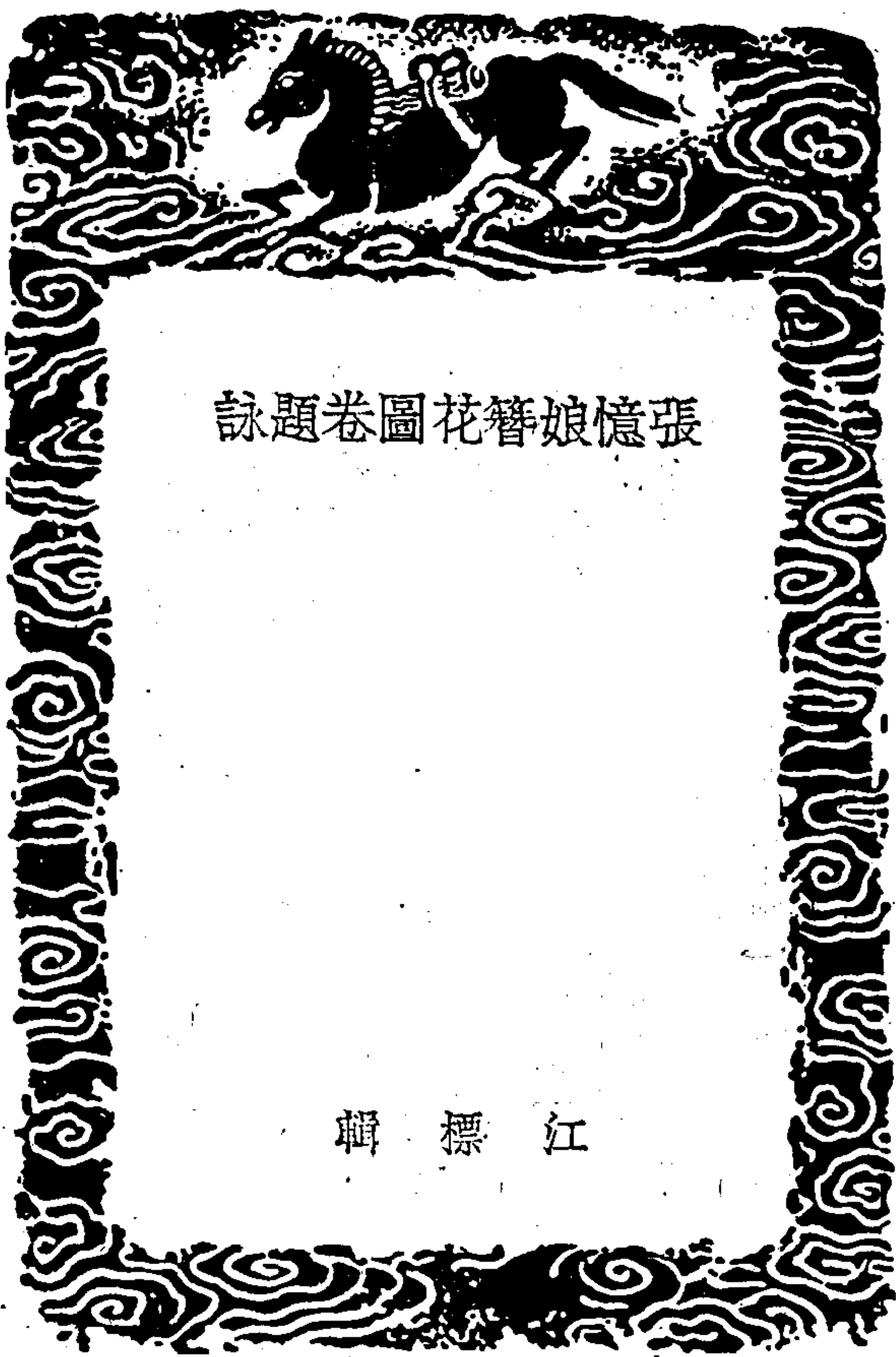
石渠隨筆卷八完

右石渠隨筆八卷 國朝阮元撰案先生三朝元老一
代偉人固不必以書畫名世然持論則獨有千古所作
書藝盤飛動開仿天發神機碑書學海堂扁二一懸
堂中一懸文瀾講院前後不同如出一轍則法度存也
不常作畫而獨精畫理所作石畫記自在游戲觸類旁
通各得神解提學浙中兼舉畫試見所撰定香亭筆談
亦韻事也是書則為詹事時入直 南齋奉
旨釐定 內府儲藏書畫隨筆所記其記燕文貴臣唐
清曉圖云北宋人筆墨皆極工細尺幅縑紙非數十日
莫辨後人妄稱潑墨頃刻而成豈得言畫哉又宋人摹
顧愷之洛神賦卷云此種古拙之趣猶有漢石室石闕
遺意非唐宋後畫史所知又宋人及文待詔畫司馬溫
公獨樂園圖云唐人畫宮室一門一徑皆有考證至宋
此風漸替至明更微於此二畫可見也其義幾於疊矩
重規與平日論書並探原之論擊經室集有北碑南帖
論云碑盛於北朝帖起於南渡界格方嚴法書深刻惟
碑據其勝短殘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又南北書
派論云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魏齊周隋為北派
北派是中原古法長於碑版南派是江左風流長於帖
牘兩派判若江河直至趙宋開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
而北派始微宋帖展轉摹勒不可究詰秦臣漢帝之迹
並由虛造其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昔趙宋宣和其政事
無一可觀而真賞則獨擅千古則以米元章精於辨別
故宣和書譜畫譜至今收藏家奉為圭臬焉我
朝治教休明勳業翰藻比隆三代遠軼漢唐邊論趙宋
而先生之學識以視米元章實與抗衡會不多讓則是
書良可寶貴又况畫如寶章待訪錄之目觀而會非的

石渠隨筆

一 雅宜畫譜

聞也又豈高士奇之江村消夏錄卞令譽之書畫彙考
所可同哉咸豐甲寅啓發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張憶娘簪華圖卷題詠

江標輯

張憶娘簪華圖卷題詠一卷

圖藏豐潤張氏借觀數月細審畫幅似臨本題詠半是真迹半係摹寫殊不可解然流轉有自無二本也江標記

簪華圖 乾隆己卯秋裝·西莊王鳴盛題

首卷中人 松南 竹下朱 松南朱 吳朱 趙潤白 若朱 小池文 書屋文 鄧文 于孫文 谷文

交翠堂前絕點埃。薰風披拂繡簾開。麝蘭香細花枝曼。爭說天仙降下來。髻挽烏雲袖拂霞。綠簪茉莉又

虞山楊晉寫照并題 子氏朱 楊晉白文 幽篁

巧警知遊阿母梳。當年周防畫會無。題詩那得簪花格。來寫簪花美女圖。滿頭花朵倚銀屏。不戴幽蘭即素馨。若折宜男還插鬢。誰家先築語兒亭。船政逢君笑口開。探鉤送酒劇憐才。愛他不是王孫女。有客鳴琴解聽來。芳年漂泊奈愁何。極斷當筵宛轉歌。我有青衫無限淚。與卿紅袖一般多。綠窗常對畫生綃。金屋何須貯阿嬌。從此覆巾施梵呪。真真喚下便吹簫

張憶娘簪華圖卷題詠一

張憶娘簪華圖卷題詠一

康熙己卯閏七夕前一日蔣深題於繡谷

深文 繡谷朱

三年前事夢中頻。憶殺春風畫裏人。堪笑承恩豹尾客。只將詩句傍卿身。

藥洲題 小宋朱 藥洲朱 王時文

像 峽雨飛殘夢不成。畫中猶是感陽城。憑君寫盡生花筆。空憶當筵婉婉情。趙女秦嬴總目成。何如展卷得傾城。而今禱榻茶煙裏。滿坐狂花未是情。

辛巳中秋松南居士筆 王麟朱 竹下朱

吾今老矣久夢覺於青樓。彼美人兮乍歡迎於繡谷。愛他蔣翹。競邀佳客傳觴。羨爾揚華。閑拂生綃寫照。能無欲別。更撫卷而情移。忽漫狂來。竟合毫而句就。爰借諸子。共賦新詞。紅燭燒殘。聽唱歌。幾番戀別。費吟哦。莫嗤酒醉還深酌。奈此圖中小妓何。自揀幽蘭插鬢枝。多情庭際步遲遲。落花垂柳嬌無力。知是歌慵困時。

是日即席又贈一首

六年前見傾城色。猶是雲英未嫁身。今日相逢重問姓。坐中愁煞白頭人。

萊陽姜實節 主人文 流水文 十年一州夢 文白

昨夜無端夢蔚州。清尊紅燭最高樓。披圖忽見傾城色。應是名兒喚解愁。蔚州有妓名解愁。絕類此小照。

莽孫賜題 孫朱 屋文

縱得佳人勸淺斟。分明雲散觸離心。無言獨背屏風立。手摘幽蘭強自簪。

匠門大受 同啓文

何須百日喚真真。尺幅醜留色相身。尊酒十年重一面。可能猶似畫中人。己卯重九前一日題。

大受文 匠門文

蓉江葆光 葆光文 直文 劉文 文朱

當場一曲浣溪紗。似似陳宮張麗華。卻勝狀元新及第。瓊林宴上去簪花。

西堂老人戲題 西堂白 太史朱 尤氏文 吳文 模糊 文白 亭心 文朱

以上題絹畫本幅。詩在像之左。背人獨立踏銷魂。小摘花滋九畹痕。一洗世閒凡艷盡。生來香草本同根。香銷骨冷恨如何。拂拭容纖讀詠歌。莫怪君家勤護惜。三吳者舊此中多。烏雲入手愛三盤。碧玉釵光寫影寒。總使麗人生並世。空花也作畫中看。時之感。先生題句有生不同。繡谷花殘怨落紅。遺開竹記立春風。今宵一掬西州淚。并入閒情綺語中。憶事。今讀先生卷中題句。益增惘然。乾隆戊申夏日靈巖山人畢沅題

畢沅文 秋文

張憶娘簪華圖卷題詠一

三

以上題隔水綾

繡袂羅裙玉貌勻。風姿占斷五湖春。妝成衣袖隨風舉。第一花簪第一人。歌調行雲舊有名。獨標淡雅態。逾清丹靑已識春風面。尚欲銀箏聽轉鶯。

海昌陳邦彥

一曲回塘十字津。遠山隱隱水粼粼。五湖煙景依然好。只少扁舟載玉人。絲楊被浦綠鬢疑。有約重來載酒過。玉柱琵琶金鏤柄。小紅花底按吳歌。重碧千章嫩綠溪。一痕眉月挂花西。癡心願作鷓鴣鳥。長在相思樹上棲。嫩日烘花因未舒。蟬中風格玉温如。錦囊好貯崔微卷。伴我秋窗夜讀書。春江相送一沾衣。何日重尋舊釣磯。他日相思在天末。傷心怕見鳥歸飛。

右贈憶娘之作。繡谷主人出是圖索題。書此博笑。

紅豆齋惠士奇

三點疎星流枉矢。小半規殘月挂虛弓。乙縱教藏卻春風面。名字猶存想像中。

笑摘櫻香壓髮鴉。懶將時勢鬪鉛華。他年得入維摩室。不許簪花許散花。

蒲室道人題

五年曾見霓裳舞。百折身輕燕子飛。今日畫圖看粉面。綠尊紅燭事依稀。

虞山蔣廷錫題

一朵盈盈露未收。妝成相伴瑣窗幽。憐他香草知人意。繡谷花開恰並頭。展卷先愁愁面塵。芳蘭竟體自生春。倡條冶葉千千樹。不信燕臺有此人。

辛巳秋仲題於京邸。愚谷

倏

虎溪迴棹六年前。二老風流好箇好。同人即席賦詩。今日畫圖重睹此。當時標格固依然。薄粧顧影龍雲鬢。小立簪花整翠鈿。我已休官君又嫁。可知還結後生緣。

辛巳八月嚴虞惇題

幽蘭生谷中。香氣飄然度。我行欲采之。山堂日將暮。美人渺何許。目斷江南路。

辛巳八月苦葉齋題。百藥居士

原是行雲夢裏身。塗粧小影記來真。枉於豪客量珠買。展卷分明見玉人。

壬午清和一日。申璋題

花事闌珊四月天。脂留春色最堪憐。一枝弱柳迎風態。憶著紅裙踏舞筵。碧玉佳人捧玉卮。當筵催賦

張慎修詩集卷一

送春詩。漫誇初日芙蓉好。何似金釵半醉時。樂府人傳絕妙詞。試教纖手撥紅絲。採蓮不數楊家山。壓倒新聲屈偶之。蔣家補谷巧藏春。深院年年瑣玉人。若見細腰張靜婉。為言珍重掌中身。金闕楊柳帶秋光。婀娜腰肢不耐霜。待我歸來還好在。任人攀折也無妨。庚辰春。余往嶺南道中寄懷之作。辛巳夏。自嶺南歸。不勝綠樹成陰之歎。因展玩是圖。書之於後。

紅豆士奇

卷中題詠。推姜丈學在再贈一絕。擅場老頗風景。今可想見。余年六七歲時。張曾過宿余家。晨起抱余著膝上。為挽鬚。忽忽五十餘年。歸自海陵。蟠騎復攜。余重讀姜詩。俯仰慨然。亦題絕句於後。繡谷歡場五十秋。當年姜老妬偏愁。荷衣總角粧臺見。零落如今也白頭。

西原

此卷藏弄篋中。為誰何竊去。甲子冬。檢點舊物。始知失之。懊恨不已。丙寅秋。武林黃君松石過訪。偶譚及云。曾見之。維揚一士友家。越二年戊辰秋七月。君竟攜以來。蓋已為程君勁堂所得。而黃道余意。許以余所存汪退谷何義門兩先生筆跡。易歸者。余亟如約。楚之弓不闕復為趙璧。因題數語。以識其異。乾隆十三年後七月廿有二日。蟠騎蔣仙根書於交翠堂。

鏡裏烟花粉黛新。春風解恨情傳真。湘裙六幅題詩滿。梅蕊當筵聽曲人。已逐芳塵散綺護。同心誰插並頭花。飛鴻洛浦無消息。留得丹青見麗華。示浦里人題

唱罷西洲絕妙辭。曲中紅豆定相思。何堪展卷重逢日。又是蒲裙悒悒時。丁丑上巳。香樹陳羣

不將宮樣寫秦娥。雅澹風光照眼波。題句當年盡名士。拈花早已悟維摩。百年遺恨卷中人。畫裏丰姿想像真。若問簪花舊風格。女填湖畔草如茵。爭識春風半面妝。幾會空憶惱檀郎。丹青畫出今番悟。留與人閒作憶娘。見時爭似憶時多。憶到今生可奈何。不笑不言愁欲殺。滯人無奈倚橫波。乾隆丁丑二月。嘉興舟中。世澤里人溥題

誰與簪花上舞筵。金尊檀板傷因緣。展圖似歷華嚴劫。小別春風四十年。應劉去後驪壇廢。嵇阮亡來酒壘荒。舊雨凋零圖畫裏。曠官剩有魯靈光。度曲不會拋好夜。聯吟長是醉春風。座中莫更談天寶。愁絲飄緜鶴髮翁。義士重逢古押衙。明珠不遺委泥沙。儂家自有千金帖。何用蕭郎白鳥驕。風月生前知獨擅。沈檀死後覺猶香。虎邱殘碣鵝溪絹。千古真娘與憶娘。玉山樵叟汪俊

簪花盛事委波流。名士佳人土一邱。零落玉釵憐薛杜。銷沈金管感曹劉。風清應集芙蓉館。月冷長空燕

子樓。展卷幾增華屋痛。羊曇今亦雪盈頭。

花橋願詒祿

張慎修詩集卷一

七

705

小唇秀鬢。訝塵衆風流。趁時梳裹。冰蕤露萼。依約鬢邊花朵。當日平康占斷。按金縷。瑤笙吹和。贏他畫手。調鉛染出翠輕鎖。低鞦娉婷婀娜。自化深雲歸粉。香摧挫。斂鬢簪雁。都逐亂紅飛墮。空剩霜縷塵流。有多少留題。傳濕青衫。一種傷心。如我先。庚午秋日。練祁農隱王鳴盛題。調寄雙雙燕時在。繡谷寓舍。

簪花風格舊曾聞。久矣雲英化彩雲。不種小桃花一樹。何人知是薛濤墳。會遇當筵冰雪姿。輕塵步短。恨何之。卷中此日重相見。猶認春風舞柳枝。繡谷留春春可憐。傾城名士烈寒煙。老夫莫怪襟懷惡。觸撥閒情五十年。庚辰歲過。練祁於秋。後庚午初冬。歸愚沈德潛題。時年七十。繡谷文。

百首詩題張憶娘。古人如我最清狂。青衫紅袖俱零落。但見琵琶字數行。五十年前舊舞衣。丹青留住彩雲飛。相逢且自簪花笑。不覺人間萬事非。對此方知富貴輕。尋春應向闔閩城。國初諸老鍾情甚。袖角裙邊半姓名。死後揚州又往還。詩人愁殺蔣家山。千金肯換蘭亭帖。曠得文姬返漢關。想見開皇全盛時。三千宮女教坊司。繁華逝水春無恨。只恨遲生杜牧之。

乾隆辛未夏四月。錢塘袁枚子才題。
海色西風十二樓。闌干何處玉雕鏤。只從繡谷衡文後。才子於今盡白頭。簪花合有散花緣。識盡前因更惘然。苦恨舞時風最緊。不教飛燕作真仙。空谷幽蘭絕點塵。國香宜伴美人身。不堪夜雨聲蕭瑟。燈影紅迷卷裏人。香溪春水碧還明。沼盡吳宮感慨生。尤物只應歸我輩。淡雲微雨闔閩城。繡谷金釵十二行。就中第一倚新粧。逢人小立休回首。花裏三生屬憶娘。淪落天涯一布衣。禪心不逐柳綿飛。傷神靜聽吳兒曲。時唱花開緩緩歸。

乾隆癸酉冬十月。祁陽陳繩祖題。
想見緋桃塢畔春。天邊星影墮佳人。輕執額得驚鴻態。勾引陳王賦洛神。萬個瓊環經乍開。西園履齒破新苔。畫圖不寫蘇黃輩。妙有雲鬢翠飾來。嬌枝薄鬢彙堆鴉。纖指低招小朵斜。惟底有人於捷悟。學書風格似簪花也。宋玉才華張一軍。心思化卻楚峯雲。墨痕近作瓊枝倚。勝寫羊家白練裙。宋學士題句。薦衡佳話豈情鍾。俠骨能追薛五蹤。紅袖若教持玉尺。憐才應不減昭容。時有被入發者。桃葉何會唱渡頭。林陵金粉讓風流。斜陽門巷梧宮側。何處枇杷一樹秋。卷軸飄零賦粉痕。不因冷落別吳門。只今再觀春風面。彷彿名香與返魂。江表名流盡總持。麗華尤是出羣姿。明珠百琲許佳句。堪入詞動本事詩。唐司勳郎中孟啓撰本詩。

此卷。柳眉桃鬢。蓋自渡江來。又裝濼一新矣。納涼因綠軒。得八詩。了余夙懷。錄正大雅。恐不足繼高唐賦。後塵耳。乾隆壬申六月十又三日。揮汗書。抱香居士陳廷賜。約略春雲擁髮香。翠翅半鞦試新粧。偶來識得崔微面。繫鞵吳兒木石腸。舞衫歌扇拋前塵。已識空華是幻因。剩有閒情難遣處。春風小影喚真真。

淨名居士吳泰來
翠翅半鞦擁春雲。隱隱微聞屏火熏。彷彿綠窗妝罷後。鈎籠猶繫金釵。綺閣深沈睡起遲。迢迢蘭澤動相思。國香零落年華晚。翠袖天寒獨採時。玳瑁筵開月似鈎。紅牙幾度按梁州。落花飛絮年年事。空鎖東風燕子樓。隱約臨風掃黛蛾。散花人去奈愁何。獨憐繡谷尋春晚。未聽當筵宛轉詞。曾向金陵閉戶居。粉香寂寞怨何如。桃花塢畔新波綠。遠憶春風女校書。舞茵歌扇久淒涼。禰榻茶煙易斷腸。十載江湖蕙草客。樽前重賦杜秋娘。裙屐風流夢有無。綺筵想像捧銀壺。憑誰更試龍眠筆。添入當年雅集圖。梨花門掩惜黃昏。金鑷飄零舊酒痕。剩有崔微風韻在。雲箋霧縠總銷魂。乾隆甲戌初夏。漁菴曹仁虎題。

繡谷重來問楚雲。寶蓋翠幃映餘熏。新詩吟罷添惆悵。未得親題金鑷裙。銀葉香銷午夢遲。閒庭小立寄幽思。櫻桃風急春寒峭。正是單衣試酒時。樽前款語笑藏鈎。花底新聲譜石州。一種風情何處覓。雲香雨小紅樓。幾度清樽喚翠蛾。滿窗暮雨喚愁何。貞元朝士今餘幾。休問雲間第一歌。絕代佳人金屋居。鉛華洗盡美何如。幽花一朵釵頭髻。好伴秋窗夜讀書。犀梳斜插晚風涼。一寸橫波惱客腸。羨煞吟成三影後。閒攜小艇載兜娘。法曲樽前聽已無。隔花猶自喚提壺。雲鬢髮無消息。零落人閒素女圖。華嚴小劫似朝昏。弓古空留粉墨痕。名士傾城兩清絕。好憑素與招魂。次漁菴詩。

淨名再題
無復當筵喚紫雲。翠蓋零落惜蘭薰。玉釵挂鬢人何處。猶認留仙六幅裙。繡題初日曉粧遲。石上蘅蕪費夢思。小折幽蘭倍惆悵。春寒一翦惜花時。香霧沈沈捲玉鈎。六么催拍舞伊州。月華如水房櫺靜。一樹緋桃映碧樓。小蟬新樣畫雙蛾。媚酒傳香態若何。贏得風流金馬客。花前長憶雪兒歌。翠竹雕欄認舊居。閉門終日禮真如。芳心不作因風絮。愛誦西天貝叶書。寂寞開庭暮雨涼。年年花柳繫愁腸。泉橋春色知多少。誰更金堤訪泰娘。銀漢紅橋路有無。迢迢夜漏響銅壺。何當喚起丹青手。重寫霓裳按樂圖。麝煤煙燼小屏昏。空過羅襟舊酒痕。留得吳綉春影在。落花時節吊香魂。次漁菴詩。

琴山蔣業鼎
鳳插依然猶鬢雲。玉釵合付水沈熏。莫言蕉萃春風筆。只當草家簇蝶裙。疑香簾開日遲遲。摺譜新添

口淡思，銷立東風小垂手。紅梨花下試裙時。玉鏡臺前咏玉鈎。春風一曲在蘇州。華林深處舊開甚。花滿青山滿樓。幾度橫塘醉綠蛾。劫花人去奈愁何。倚梧巢畔滿清雨。猶認吳娘鬢時。房樹重重小閣居。釵梁花鳥美誰如。珠簾不捲東風冷。何似成都薛校書。候館秋陰拂簾涼。卷中人面惱迴腸。羨他一舸風波穩。樂府停歌夜度蟻。尋芳杜牧舊情無。苦為真真叩玉壺。軟障淋漓飛醉墨。思憑缸面賺新圖。酒冷香殘燭影昏。丹青髮鬢濕啼痕。水天閑話分明在。頭白江湖欲斷魂。
 次曹漁菴韻

上海趙文哲題

宋 碧梧白
翠竹文

白精歌。殘化探雲。鏡奩脂盤。恨餘熏。重來猶識春風面。須得寬裁月色裙。繡幕春寒曉日遲。幽蘭芳杜美人思。梅檀梳洗新粧竟。小立花陰整鬢青。紅袖當筵笑送鉤。新聲促拍小梁州。玉山雅集風流在。綠酒銀燈月半樓。舊時繡谷舞青蛾。酒冷香銷奈爾何。穆徑楊花人去後。新詞誰遣曼聲謠。東風燕子小樓居。重吊香魂證六如。寶帳羅帷春夢醒。他年應解梵天書。雲屏月榭劇空涼。落絮飛花掠客腸。幾度春陰寒食後。滿窗暮雨憶吳娘。花底簫聲澀欲無。清宵漏盡歌燈盡。薄眉隱約愁多少。半幀能傳十樣圖。團扇飄零玉鏡昏。桃花夜雨濕溪痕。空餘小像薰沈水。何處神香覓返魂。

次曹漁菴韻

松陵金學詩題

金學詩題

詞首朱

花莊文

題與文

寶鏡沉埋玉化塵。春風省識比真真。即看卷裏猶腸斷。何況親聞繡澤人。雲閒沈大成

雲閒沈大成

丁東細漏催平曉。薇帳留雲香島。綠窗圓夢宿班殘。花影壓簾眉未增。明窗斜映紅玉春。繡襦半擲梳盤。秀髮鬢鬢鬢鬢勻。遠山翠入螺鬟新。百寶闌前一週顧。海棠含笑流鶯妬。可憐欲燕不勝簪。獨倚危危花帶露。當時明麗絕世無。豈道涵芳二月初。鬱金堂北容平視。玳瑁伯與爲情死。當筵卻扇歌一聲。珠翹不整百媚生。卻憶屏均澹睡足。燭香墜枕紅巾。 華海張照題

照與白

華海文

題與文

問當年笑桃溪畔。風前何限權。眉梢約略無多翠。分得遠山雙。移風屢。恁徐步。闌塔。香惹尋芳蝶。香花一捻。趁脂印。初圓粉。恁斜向。鏡邊壓。粧成好。最是亭亭小。立薄羅。珠露輕。袖回身。敢擬懷中月。只當曉雲巫峽。愁思接。恨門外。枇杷。畫化相思葉。香薰畫篋。但金谷依然。玉壺甚處。題徧繡裙摺。

右倚摸魚子

申江凌應會題

凌應會題

詞首朱

華海文

題與文

香家繡谷舊藏春兒。得持花天女身。自是國香殊俗。簪來雅稱卷中人。前輩風流事宛然。題詩多在浣花箋。佳名底用相思字。空憶於今六十年。

柳絮漁者蔣元泰

蔣元泰

詞首朱

華海文

題與文

摩梳玉環。鳳春雲。小像摩娑沈水熏。絕似夜窗人靜後。綠簾半幅。幻羅裙。小立回廊掠曉暈。羅襪新淨紫人思。桐花風軟。櫻桃熟。正是春前破曉時。菜花籬外。月沈鉤。促拍紅牙按六州。燕子不來。芳草歇。夕陽空

鎖窗紅樓。綠蟻烏絲。寫翠蛾。歡場重過奈情何。輸他紅豆相思句。消受當筵一曲歌。紅豆門居。瘦影亭亭玉不如。記取簪花舊風格。秋窗繡谷夜臨書。傾城名士總淒涼。白髮黃金易斷腸。展卷風流成往事。青山何處弔真娘。射覆藏鈎事有無。舞低樓月咽銅鞮。國香零落胭脂淺。剩譜眉峯十樣圖。挑殘燈燼。屏煤昏。一笑春風破淚痕。判得真真呼萬遍。名香深炷與招魂。

次曹漁菴舍人韻 聽濤金士松題

金印白

立文朱

蘭閣文

蘇齋空對添蘇影。長憶瑤璣雜珮。前後詩篇同碧壁。不知紅袖拂誰來。蘇蘇。是安名姬也。魏野寄軒。是瑤璣。蘇而著其詩於壁。他日野見壁所題。別紀一絕云。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蘇蘇壁戶中。問。嗚呼。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右見湘水野錄。寫一願心。語十願。願爲香草傍粧臺。春來繡谷風光好。花在美人頭上開。工部詩中黃四娘。壓枝春色滿溪堂。當時蝶戲爲嬌處。裝外風來鬢影香。香花人作散花仙。苦見花開便惘然。已悟空中留色相。不勞天女隨諸天。

乾隆乙酉初夏 笠山吳山秀題

灼灼春風點翠鴉。上元甲子問恆沙。斷續留得鶯鴻影。二月江南又落花。

小巖宋銑題

宋銑題

小巖文

香中人面尚嫣然。宜稱新粧拂髮蠅。休怪當年驚座客。雲雲相喚出歌筵。零落東山竹與絲。白楊紅粉總堪悲。春風繡谷花開謝。芳樹何人折故枝。

淮南阮學濬題

阮學濬題

詞首朱

題與文

花紅無百日。顏紅無百年。何以茲園中。花與人俱妍。當時一笑春情開。頭上好花終不落。可知花福亦倚來。長得纖纖手。香絡卷中小立亦百年。空際往往生飛煙。幽蘭無言露獨泣。花意人意交相憐。百年花向香。百年人不老。題詩我憶卷中人。莫更錯呼張好好。 卷施洪亮吉

洪亮吉

題與文

城西楊柳吹蓬塵。塢北桃花疊綺茵。不覩崔微畫中意。安知當日卷中人。卷中之人號小乙。妙舞纖歌稱第一。關釵傾壓春雲。銀帶飄飄回艷雪。十三踏節即有情。十四擗筭更擅名。翠會翻飛蝴蝶曲。鸞停鳳促。按奏聲。秦聲楚。山時能奏。修態嬌容本依舊。靜婉腰肢那足奇。絳仙眉黛寧誇秀。雲母屏前試曉妝。水精簾外轉容光。一聲珠貫流清韻。四座心傾各斷腸。腸斷心傾就憐惜。五陵公子秦川客。此時窈窕重芳筵。此時綽約傳香帶。嬌嬈聲價滿東南。媚頗與娘倚酒酣。三徑花繁開繡谷。三春風暖會寶簪。既喜寶簪得寶主。況復佳人行暮雨。繞梁淒切悽悽歌。垂穀悠揚揚柳枝。舞。匪獨歌舞占風流。座上詩歌破遠愁。紅粉時回驚御史。青衫暗濕動江州。青衫紅粉當年淚。玉壺美酒舊時留。有時花落看簪花。回首韶光豈能再。不分春風六十年。華嚴小劫逐寒煙。誰吹舊譜江南管。誰奏新聲蜀國絃。枇杷花裏人虛寂。蕉蘭葉畔香我思。翠羽金翎不可尋。髮絲禪榻空相憶。相憶相知半酒壇。春花秋月竟云徂。應劉久謝生遙想。稽阮難

追想舊恨傷感遙想相倚伏文采風騷已遺蟻蛾眉宛轉復幾時鶴髮摧殘逝何速嗟余撥觸成幽襟開
寶鏡來思不禁絲竹中年悲往夢美人遲暮秋秋疏疎疎疎疎疎疎疎疎疎疎疎疎疎疎疎疎疎疎疎
吟可憐金樓秋娘唱名士傾城總繫思年華如水渺何期臨風一寫簪花格感與微之與牧之
憶娘圖卷前聲名流贈詩已多近繡谷主人屬題余不欲率爾操觚貽笑效顰也遲之又久不得不了夙
逋因擬簪花篇共三十四韻想見當年名士傾城詩壇酒社一時會合別有風流即令蘭衰蓮歇前塵已
遠而卷中韻事歷久如新至紅袖青衫之感根觸舊懷殆先後有同情矣用書呈大雅正之時乾隆丁亥
六月望前三日歛雲山人顧宗泰題宗泰 星朱 用滿 撰文 句百 撰文

寬衫珠襍紺雲巾獨立亭亭迴轆倫若使揮毫儉妙格也應彷彿衛夫人 一朵幽蘭帶笑拈美人香草
記當年而今重對鸞鴻影回首紅樓意惘然 乾隆戊申夏日

平江漁父張琦

張琦 白 山 映 朱 平 江 白 漁 父 詞 朱 居 北 文

霽霞風流宛昔時綵雲化去杳難追何人解喚真真畫有客爭題小小詩 一枝春到鬢雲邊 盡道呈花
臉更妍不遇才人洪玉父千秋那得小名傳 珠喉一串按紅牙好事爭迎油壁車怪煞休文歌六憶不
曾相憶到簪花 春風繡谷列金釵細步纖纖引上塔六十年來傳本事青衫紅袖記芳齋

竹汀鏡大昕題

大昕 白 辛 文

舞迴艷踏紅絳街得瓊簪花助嬌不是羊家張靜婉如何貼地轉纖腰 掠髮簪花劇可憐風流占盡
自年年蕙銷蘭歇人何在畫裏崔微半是仙 繡谷藏春客屐過當筵唱斷莫愁歌而今總入曇花夢怪
底青衫紅淚多

永齋陳初哲題

陳初 白 初 文 文 朱

是誰妙筆寫幽姿烏髻斜簪蘭一枝料得情緣猶未盡惹教名輩費詩思

戊申季夏憶山景安題

景安 白 山 文 文 朱

幽蘭氣味美人姿曠代名流絕妙詞若使卷中人復見作何消受卷中詩

雒皋松園張朝緒題

張朝 白 松 園 文 文 朱 一片冰心

畫師詞客護嬋娟人去花飛已百年今日名流猶着句江南道事駐風煙

柴桑陳奉茲

陳奉 白 柴 桑 文 文 朱

鍊顏玉女乘迴風假裝狡服羞絲紅芳園桃李幾春日有花不落長鮮穠十八豎堆老晚色釵重髮多髩
不得金井露濃浮素香鑷取輕冰上蟬翼雲旌恍惚春茫茫草茵濕雨生秋涼氣逼蘭氣逐煙海綉一
幅遺輝光望兮不來春又暮羅帶薛衣向空訴費盡瓊瑤知未知花開花謝長洲路

稽山童鳳三

童鳳 白 稽 山 文 文 朱

殷勤芳意託幽蘭素影蕤蕤露未乾拈取欲簪香更緩為經簪後逐人看 似玉明纖絕點瑕額黃半隱
鬢如端名園春色紛無數探傍龍鸞得幾花 牙勾勾香積更新西陵油壁久成塵湘蘭遺芷關情甚千
載芳菲是美人 戊申秋日妙泉山人鳳三又題 鳳三 文

露凝星眸耀錦茵生綉尺幅現全身花開繡谷春常好不見當時度曲人 好花香逸露華清簪向雲邊
倍有情吹氣與花溼不辨背人誰許喚卿卿 交翠堂前履跡存春風疑有美人魂我來香徑憑欄久何
處遺留一捻痕 巫峽雲飛夢不長盧傳好事有田郎百年墨客同憔悴重與殷勤賦國香 高子 文 女子 國香 詩也

辛亥三月既望水雲漫士潘奕雋題

潘奕 白 文 文 朱 蘇 文 文 草 堂 文

秋娘容與秦嬈嬌不信人間有玉簫自摘庭花自簪髮畫圖一見也魂銷 蛾眉淡掃謝鉛華珠箔銀屏
小玉家可惜羅敷未嫁半生問卻女兒花 從來名士惜傾城巧樣新詩束笥成莫向風前頻展卷四
朝人物可憐生 我亦城南杜牧之年華冉冉鬢絲絲百年舊事空惆悵不見雲英掌上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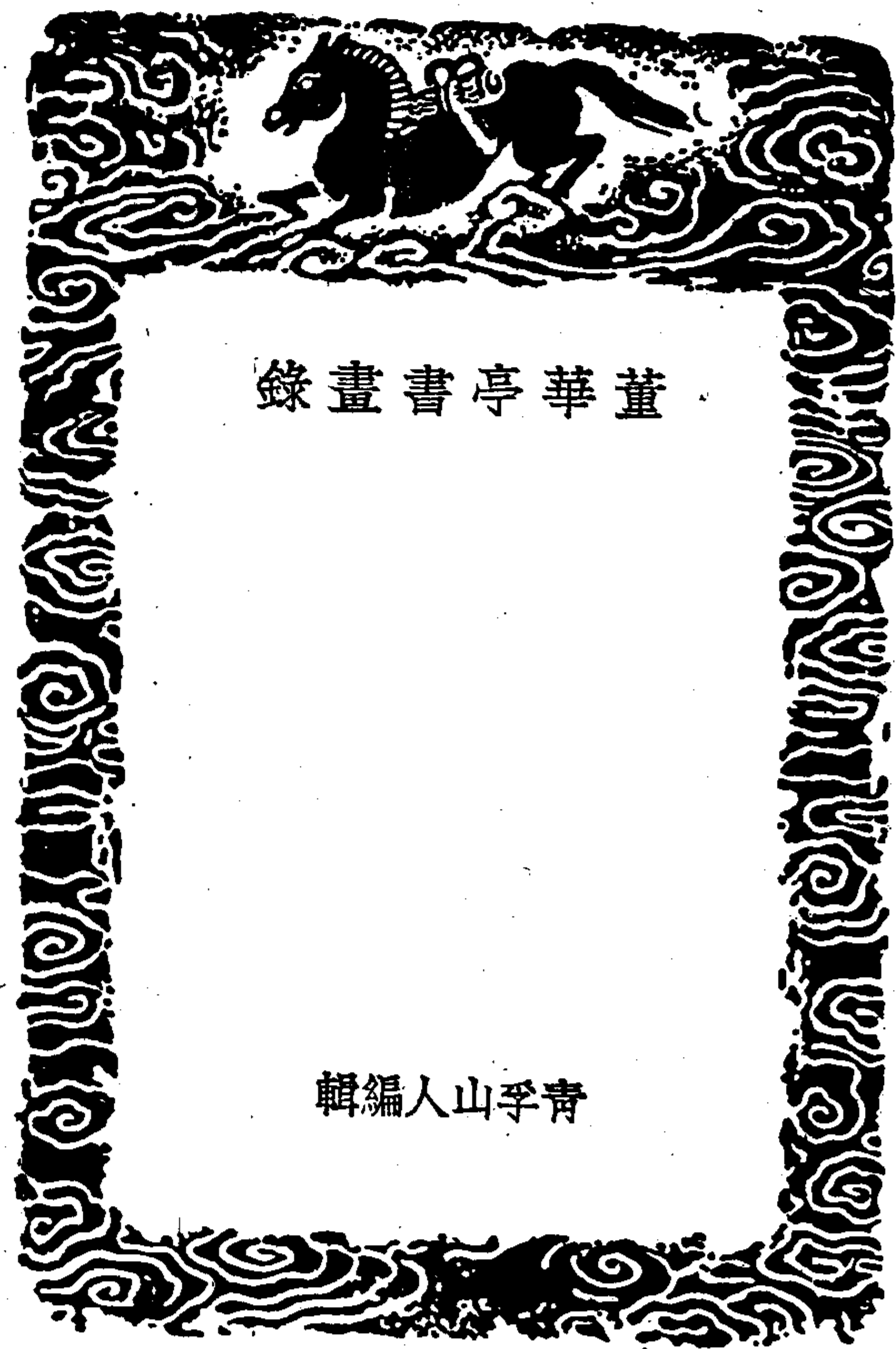
嘉慶庚午秋中 陔南老農王夢銓題

王夢 白 文 文 朱

天然峭荷向風前丰度柔婉玉指纖纖簪得名花秋願流轉美人芳草諸幽契問繡谷何來仙香展畫圖
儂也魂銷漫說那時親見 多少詩壇酒社鍾情悵恨甚 沈歸愚語老宿佳句題徧悵惱東風解妬
蛾眉冷落容消香亂何時得崔微影憶夢裏向深留戀喜者番重到吾家細把卷中人看 此卷將家道 江程助堂之手 將 蟬 乃以名人筆跡易過 今為 吾口筆筆長兄所得 此物終歸於吾姓 奇哉 奇哉

道光壬午孟春中泠小樵程鳳舉題詞 關寄疎影一闋

程鳳 白 文 文 朱 美人 文



董華亭書畫錄

青孚山人編輯

董華亭書畫錄

清 青孚山人編輯

卷
瀟湘奇境畫卷。紙面。山。高六寸五分。長三尺一寸六分。左方行書款五行。後隸眉也。年交。

米敷文瀟湘奇境圖。在余家。做此似微。如年兄雲起樓。董其昌。

思翁有大癡富春山卷。歸之微。如光祿。今做其筆意。兼帶松雪水村圖。有古人口脈。乃可使筆下無疑。此卷可味也。定生珍藏之。甲戌五月初一日。定生攜示白石山中題此。甲戌仲夏。歸舟次維揚。繆先輩以高齋敬溪山長圖見示。煙雲縹渺。突過南宮。果與鷗波抗行。恨予未盡其法。為鑒賞家所寬。此卷二十年。以遺荆溪吳光祿。年丈今又歸定生詞兄。而頑仙廬主人眉翁。復為護短。殊用慙惶。第存林下風流。嘉致可耳。丙子五月其昌。

謝希逸月賦卷。紙面。凡兩接。鳥絲界。高七寸三分。長六尺四寸。楷。小楷書。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做黃庭。作千文一本。今觀其蹟。但以妍媚飛動取態耳。邢子愿謂余曰。右軍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鉢。宋皆不如也。蓋謂楷書得黃庭樂毅論法。吳興亦有刻畫處。予

董華亭書畫錄

董華亭書畫錄

稍及吳興。而出入子敬。同能不如獨勝。予於吳興是已。丁巳夏日。休夏吳門。涼風襲人。漫為論過。但略得彷彿耳。其昌書。

仿趙大年畫卷。補本。設色。高七寸二分。長六尺九寸。卷中有支寧小款。

趙大年畫平遠。不落當時蹊徑。自有一種風味。真宋之士大夫一派。其用墨不以物染。令如氣蒸。冉冉欲墮。有生動之韻。故佳。畫樹之竅。只在多曲。古人一枝一幹。亦無直筆。然老杜有詩云。請君放筆為直幹。又不可不知也。丁巳夏其昌書。

煙樹雲山畫卷。高。凡兩接。水墨。高七寸七分。

米顛純師董巨。大癡時法。荆關。我亦戲為彷彿。得其煙樹雲山。玄宰。

唐人三家詩卷。紙面。凡兩接。高七寸八分。長六尺二寸七分。行書三十行。一書宋之問。初到臨瀛山莊。不錄。本文。其昌。

臨李暉古畫卷。長四尺八寸。左方行書款六行。

此詩關民部張平仲所攜李暉古卷也。舟中匆遽。臨之未竟。蓋粉本耳。又於周敏仲見李所自。乃趙幹卷也。始知宋人無一筆無來。因略擬成之。癸亥玄宰。

題旌陽仙籍書卷。宣德紙。凡兩接。高七寸四分。長五尺。行書三十三。

道言有曰。忠孝度世。又曰。須慧業文人。又曰。神仙者。英雄之退步。是三者。予年伯晉陵唐太常皆有之。然以家傳理學。置空立弗道也。江西奉新縣有旌陽石碑。忽從水涌出。則太常於千六百年前。已受記。蜀古所謂拔宅者。八百餘家。公其一焉。亦大奇矣。此碑傳於乙卯以前。而樂副使之奉命。則在丙辰之冬。又楚麻小秋。則余楚中取士。耿汝志。今為孝廉。其人故自超。而予門下士。有魏司封時應者。台結菴於旌陽舊址。茲碑中亦有點綴。足證其非偽書。而太常公之度世長年。與洪崖希夷相伯仲。益可信也。若予與公家受交三世。倘謂孺子可教。能無以一粒刀圭度我。戊午二月四日。題旌陽仙籍。寄晉陵唐君俞年姪。并以志喜。雲開董其昌。

粗服亂頭。絕不經意。而一種秀逸之致。自具。要從爭坐位得來。壬子中元日。為鵝園公祖題。沈荃。昔米海岳與翟伯壽論書。謂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乃是書家上乘。然非至精至熟。則不能自然合度。余謂此語。惟思翁足以當之。此卷。蟠屈爛熳。真可與顏行景度草抗衡。非至正諸名家所能彷彿也。康熙戊午春日。華亭高層雲題。

思翁具有仙骨。加之積學。領會古人。出自自運。多天然之妙。非凡近所能到。無學人學之。徒見其效。擊之。而聲音笑貌。無一而是。吾甚覺其弗能迴光反照也。思翁書固書道之一變。由此一變。遂至於此。為之愧歎。己丑端陽前二日。海昌陳功。題於豫章郡齋。

周宗建告身四通卷。紙面。凡七接。高七寸二分。長二丈一尺六寸。鳥絲界。楷書一百二。父母數各一。二。父母數各一。天啓元年之與也。

董華亭書畫錄

三

唐世告身皆出當世名家手如朱巨川告顏魯公書是已今朝制惟中書舍人為之非是不得用類顧其

字形蠶重於王言體亦雅稱季侯侍御安取而以魯公之事相望也以存兩家世親之誼可耳 太常寺

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董其昌識

仲長統樂志論卷五十二分行書三十一行本文不錄

仿米元暉墨戲畫卷止牛幅高七寸一分長六尺九寸

米元暉自題畫卷云墨戲得之瀟湘奇畫及居京口時以早秋至北固視煙雲變滅是處江海空闊峯

與壽頭吐吞之致取為畫境又有詞云宿雨初收曉煙未泮正是吾家粉本也辛酉秋日董其昌書

孔德璋北山移文卷高紙本凡五接高七寸三分長一丈一尺三寸

予雖出山十年而還山以來不作市朝夢自謂書此文或無愧色嘗有詩曰猶是鴻飛者將無鶴怨文用

此事也癸卯十一月亥辛

做董北苑畫卷長五尺二寸五分分行書款三行

甲子秋日畫於燕都公署中 董玄宰

仿黃大癡富春大嶺圖畫卷丈二尺分行書款四行後徐爾垣跋七行

黃子久富春大嶺圖沈啓南家藏物也錫山談參軍得之後歸周臺幕友人華中翰為予購之向有啓南

擬作一卷在錫山吳太學家因臨其位置識之 董玄宰

茂先此卷得之新安羅氏為太史的筆余誦審之疑楊不棄所摹適太史過訪西湖出以相質謂是

二十年前筆今不復作此伎倆蓋公初學子久後汎濫于五代南北宋故筆法先今微有不同具眼者

當自辨之耳 徐爾垣

泛海游詩卷寸金箋高七寸長三尺九

逸作浮家海上翁遙遙煙艇貯空素螺拔地存堯市白馬凌波立梵宮客有入吳觀欲止吾將汎斗路

飛窮不須更喻迷津筏似得玄珠象罔中 癸卯秋日許太守周翰拉陸大行辰陽同為泛海之游各有

佳章時予以俗冗相礙於吳閩遂不克同此良觀既而周翰復寄書索予為和因泐綴四章遂附不朽戊

申首春齋中無事偶憶周翰因書前作周翰山東之棠邑人為予同榜進士云 董其昌

六朝賦卷尺二寸七分分行書二十五行

董其昌書畫錄

氣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瀨升清質之悠悠照澄暉之蕩蕩

歌曰美人邁兮音塵絕隔千里兮共明月川路長兮不可越臨風歎兮將安歎

白羽雖白質已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隨風與滅太陽曜不味其潔元陰凝不固其節節豈

我名潔豈我貞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縱心浩然何慮何營

建章二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時移柳依依漢南

今傷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米南宮小楷惟跋古帖用之余有米類被光謝公蘭亭三帖詩及書老子寶憲燕山銘時擬為之十得五

六蓋以勢為主不規規古人形模趙吳興猶在門外也 董其昌

向余得董文敏雜書二卷合裝為一頃又獲此四則於畫卷後復為裝之隨時展觀所謂旂檀林段段

皆香也康熙庚寅二月十日春寒多陰瓶中插玉蘭綠桃幽蘭千本香氣清馥裝潢適成跋於簡靜齋

江村侍菜衣人高士奇

己卯春二月二十日迎鑾北行夜雨曉露風色稍順小舟無事取以觀之是日彭城道中春後猶寒雙

柔未減憶北野梅花必已歷落藏用軒前千葉杏當放蕊矣 士奇

己卯春與次兒軒同行二月二十三日至台兒莊軒往曹縣岳家六月迎婦歸明年庚辰十二月病故

今年十月余又迎鑾赴北十一日泊舟桃源風雨不寐念軒亡兩載感事增悲頃雪□□晴日可愛偶

展茲卷驚流年之易邁嘆生死之歧途因書其後康熙壬午嘉平既望藏用老人

思翁筆法真造化在手有明一代推為獨座雖松雪亦莫能與京蓋雕瀾滿眼定不得與生芙蓉並立

也學思翁者多儼齋司農能得其骨然雄雉之氣勝蕭閒之致少矣 照

余髮未燥弄不律十餘年災紙墨粗於古人書法有坐井之觀緣上好古敏求進讀經書雅好寫本日

作萬字猶不能給久不作勝錄人字形便如算子故知一藝成名皆有福分不特天資與學力也 照

再跋

絮衾不耐曉光寒野水迷離去夢殘昨夜葦梢橫梅浦今朝玉雨滿長安菊含香骨如人冷雁送清音

覺影單秋雪卷前雲柳柳不知誰艤釣船看 秋日雪七律一呈礪山舅兄 照

瀟湘白雲圖畫卷十三行引首方字成題董文敏畫山真賦

世傳雲山圖為米氏父子所作殊未知本於王洽開山此瀟湘白雲米實臨洽筆也余復摹之一傳而三

矣 辛卯秋日泊舟黃河成此并識 玄宰

余庚寅之春入都門。得與董玄宰太史周旋。往還乘閒。以素綾作橫卷。乞畫。因循閱歲。未能惠教。辛卯秋。以庶常請告南歸。余得尾其舟。船窓多暇。始得命筆。至黃河。乃竟白雲滿湖。筆隨神運。真不減元卓。僑作也。喜極。擬歸。急用裝潢。并記于後。新安吳廷用卿氏記。 吳廷用卿氏印

杜工部詩卷。 錄本。高一尺五寸四分。長二丈四寸。行書計二十七行。 董其昌。 董其昌印

唐人詩卷。 錄本。高一尺一寸五分。長六尺。行書計二十七行。 董其昌。 董其昌印

唐張謂湖中對酒作天啓丙寅九月書於戲鴻堂。 其昌印

唐人詩卷。 錄本。高七寸五分。長七尺三寸。行書計三十五行。 董其昌。 董其昌印

丁卯新秋董其昌書於吳門道中。 其昌印

臨東坡九札。 宣德紙。五接。高七寸五分。長一丈零五寸。行書計七十六行。又跋五行。共八十一行。中有江村顧印。新安吳廷用卿印。 吳廷用卿氏印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聞戶擁。僦目塊坐。耳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託楚守寄去。一笑。賦再拜。康公使君閣下。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故人所共好。而賦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耶。謹附封納。不訝。賦頓首。

登州下臨瀛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十洲。彷彿可見。春夏開窗。見海市。狀如煙雲。為宮殿人物之象。數日前偶一見之。有詩錄呈為笑。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幅。頗為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頗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不次。屢蒙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能摹擬。得一古松。童子奉寄。非吾兄別識。不寄去也。幸祕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他甚珍惜。不安與人。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問。具審起居安隱。南方者傷離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辨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辨才游。老病昏塞。頗有省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為衆珍重。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樹影而已。海錯亦珍絕。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異事也。香意之厚。感怍無已。

遷居江上。臨岸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近有李孝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灑灑。且有飛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蘇玉局尺牘。流傳人間。余見數十本。往往用墨精妙。董王僧虔徐季海顏魯公楊少師之法。暇日以意做之。將求真者印正。 壬子十月董其昌

西隣已富。髮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成。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此為呂祖詩。以樺皮書。東老聖者。拓本流傳人間。頗類醉素。老杜飲中八仙。有張長史。長史頗似素。醉神仙中人也。當素師豁然大悟時。與呂祖見鍾離時。境界何別。 董其昌書 董其昌印

顏魯公送明遠帖。 字小。明遠。鄱陽人。真卿昔在平原。曾與從事。及來江右。無改厥勤。一昨緣事受替。歸山金陵。闔門百人。幾至糊口。明遠與夏鎮不遠數百里。冒涉風濤。連舸而來。不憚暑刻。竟達命于秦淮之上。復送我於邗溝之東。始終之際。良有可稱。 其昌印

送劉太冲敘。 字差小。昔余作郡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掌銓吏部。敘甲乙而超升。等夷。爾來蹉跎。猶屑卑位。故冲之斯行。若有待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湖。冲之斯行。正及春水。丙午中秋。 其昌 其昌印

李太白古風卷。 錄本。高七寸九分。長四尺六寸。行書計二十九行。一詩本文不錄。 其昌 其昌印

太白古風。見李後主書蹟。刻於祕閣。續帖所謂撥釐法者。吾不能解。聊以己意書之。 其昌 其昌印

做黃大擬畫卷。 絹本。水畫。高七寸七分。長三寸。右方行書款三行。 其昌 其昌印

做大擬筆意。 玄宰 其昌 其昌印

唐人絕句詩卷。 錄本。高六寸五分。長三尺九寸。鳥絲欄。行書四十四行。書唐人七律三首。保真。真改行卷者。上有馮氏三餘堂做橋居士研齋印。 其昌 其昌印

乙亥十月書。 思翁。

夜村圖。戊午八月十一日。崑山道中寫。玄宰。其昌印

仿董北苑筆意。紙本。水墨。高三尺八寸五分。右方行書款四行。

青林何茸茸。長松所林表。所以蔣生逕。無竹亦自好。玄宰。宗伯印 董氏印 永德氏印

仿倪高士筆意。高麗紙本。水墨。高三尺一寸。行書款八行。孫虎印 真三印

聽松菴裏試茶。第二泉頭坐看山。猶有去年詩興在。雲林清秘墨痕斑。新都王越石以倪迂真蹟見示。因做其意。玄宰。董其昌印 太保印

雨淋牆意。鏡面。水墨。高三尺一寸。久不作雨淋牆頭。忽於筆端出現。畫家法。如禪家網宗。解者希有。玄宰。董其昌印

仿黃子久浮蠻暖翠圖。鏡面。水墨。高二尺二寸。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蠻暖翠為第一。玄宰識。董其昌印

題畫詩小幅。宋箋本。高一尺五寸七分。嘉樹森梢一百章。藤陰蒙翳午生涼。祇因校勘高僧傳。又誤松窗鶴夢長。題畫。董其昌。董其昌印

九峯秋色。宣德紙本。水墨。仿雲林。高一尺九寸六分。十月江南野色分。漁莊荻浦見沙痕。若為剪取吳淞水。著我微茫笠澤雲。仿倪高士畫。因題一絕。壬子十月晦日舟中。玄宰識。董其昌印

瑞仲自巖上寓書。徵余作九峯秋色。以此寄之。玄宰。其昌印

林亭秋色。宣德紙本。水墨。仿雲林。高一尺九寸六分。性癖居幽每起遲。一來溪口意淒迷。林亭秋色蒼茫裏。日送風帆過水西。因寫倪元鎮畫。并錄其詩。玄宰。其昌印

山郭幽居。宣德紙本。水墨。高三尺八寸四分。山郭幽居正向陽。喬林蒼翠外鬱蒼蒼。刻藤百幅誰能致。為掃虬枝蔽日長。雲林詩意。玄宰為龍生兄。其昌印。宗伯印 董氏印

九夏松風。宣德紙本。水墨。高一尺四寸九分。余家有子久秋山讀書圖。蓋師北苑九夏松風也。此亦仿其意。玄宰。董其昌印

仿倪高士筆意。宣德紙本。水墨。高二尺五寸七分。夜村圖。宣德紙本。水墨。高一尺二寸八分。左方行書款四行。男祖印 煙客印

董華亭書畫錄

立軸

擬梅花道人筆意。宣德紙本。水墨。高四尺九寸八分。元時梅花道人與盛子昭俱工畫。望衡對宇。求子昭繪者。屢相接。梅花道人之居。闔如也。子弟以為言。梅花道人曰。待之二十年。及二十年。盛氏之門。闔如。而梅花之名始振。至今稱四大家。丙寅夏五。擬梅道人筆。因書。玄宰。宗伯印 董氏印

設色山水。紙本。小楷書款共九行。長一尺五寸八分。畫家當以古人為師。尤當以天地為師。故有天閑萬馬皆粉本之論。黃子久每袖筆墨山行。見奇樹即寫之。王安道游華山。作圖四十幅。初觀之平平耳。及與會游華山者。一寓目。恍如當境。趙大年以宗室之禁。惟上陵一回。畫出新意。今塊坐斗室。無驚心洞目之觀。安能與古人抗行也。癸亥四月。朔舟過崑山。題畫。玄宰。

畫家當以古人為師。尤當以天地為師。故有天閑萬馬皆粉本之論。黃子久每袖筆墨山行。見奇樹即寫之。王安道游華山。作圖四十幅。初觀之平平耳。及與會游華山者。一寓目。恍如當境。趙大年以宗室之禁。惟上陵一回。畫出新意。今塊坐斗室。無驚心洞目之觀。安能與古人抗行也。癸亥四月。朔舟過崑山。題畫。玄宰。

董華亭書畫錄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 玄宰。 宗伯 董氏

仿黃大癡筆意。 絹本。 一尺一寸五分。 高二尺六寸五分。 關

幽人茶罷煙，每與宿雲亂。 憑軒望所思，春湖淼無岸。 玄宰畫。 氏 太史 董其昌

溫飛卿詞。 紙本。 八寸八分。 共計七行。 本文不錄。 關

溫飛卿詞。 辛未子月，赴詹事之召，書於廣陵舟次。 傲顏平原筆意。 董其昌為真吾詞丈。

臨米元章詩帖。 絹本。 高九尺五寸。 關一尺

橋畔垂楊下碧溪，君家元在北橋西。 來時不似人閒世，日暖花香山鳥啼。 此吳璠仿米元章書詩帖也。 愛

其筆意漫臨之。 戊辰子月，蓮花莊識。 其昌。 伯 大 氏 玄宰

牛山讀書圖。 絹本。 高三尺一寸。 關一尺二寸八

身作蠶魚游册府，閒看帶草長。 芸窗征南註左甘稱癖，圯上傳書氣未降。 壯爾百城真坐擁，鄰侯如節不

成邦。 千峯選勝著西清，未許頑仙廁會盟。 白芷青蘭時照眼，烏絲翠袖不勝情。 酬恩故有雙龍在，微事

堪令半豹驚。 見說邊烽勞仄席，肯容定遠又書生。 畫成漫題二首，似延伯正之。 其昌。 董其昌 氏 太史

仿畫北苑筆意。 高麗紙本。 水墨。 高二尺八寸六

崇禎五年歲在壬申正月十九日，揆予初度七十有八之辰也。 時應宮詹大宗伯之召，舟次寶應。 友人以

北苑夏山圖視余，偶簡篋中高麗箋，適與到。 漫為點染，聊得其十一耳。 董玄宰。 子 安 世 董其昌

仿梅花道人筆意。 絹本。 一尺四寸四分。 長三尺二寸三

客有持梅花蕊主畫見視者，賞玩之餘，尋釋為此。 癸亥中秋九日。 玄宰識。 宗伯 其昌

彥直兄見余山水畫，輒收置齋中。 未會有贖本，此圖是已。 己巳重九玄宰題。

天平山圖。 絹本。 設色。 一尺三寸八分。 長

百疊松篁繞畫樓，羊腸峻坂劃然平。 憑公幾華差如意，金母昇天亦有行。 訪天平范學憲長借借隱山房。

賦此并畫。 董玄宰。 丁巳三月望識。 董其昌

畫文敏雨淋牆頭法立軸。 絹本。 高七寸七分。 水墨畫。 關

久不作雨淋牆頭法，忽於筆端出現。 畫家秘法，如禪家綱宗，解者希有。 玄宰。

畫文敏溪回路轉圖立軸。 絹本。 一尺三寸八分。 水墨。 關

溪回路自轉，幽澗何冷冷。 此中如有屋，便是草玄亭。 庚子秋九月，玄宰畫并題。 董其昌

董華亭書畫錄

一七

董華亭書畫錄

辛酉四月望後二日，重為點綴。 玄宰。 其昌 印 日 玩 董其昌

董文敏小楷道德經冊。 絹本。 每幅高六寸五分。 關二寸六分。 鳥絲欄。 每

德經上篇終。

禮部尚書董其昌書。 心 怡 堂 一 派 山 之 品 韻 董其昌

董文敏延陵村圖軸。 絹本。 高二尺三寸二分。 關九寸

延陵村在茅山之東，有張從申碑。 從申唐大曆時司直趙子固稱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 玄靖天師碑

與延陵季子此碑，皆在華陽。 筆法類徐浩三藏法師碑。 延陵碑，蕭定作也。 略曰：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

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 避國保無欲之貞，玄風可想。 至德如存云。 旁有四賢，以嗣董永。 韋

昭、王素、與季子而四。 癸亥三月畫於丹陽舟中。 因命之延陵村圖，并書此。 董玄宰。 其昌 文 朱

董華亭書畫錄

冊葉

仿十六家巨冊。 絹本十五幅。 絹本一幅。 關一尺八寸四分。 關一尺一寸。 右方行畫款八行。

宋元名畫，余所藏各家甚備。 惟燕文貴小景未見耳。 昨於潘侍御翊公邸舍，見溪山風雨圖，果筆墨秀

潤，在惠崇巨然之間。 因借觀旬日，寫此圖以擬之。 乙丑六月題。 玄宰。

顏真卿與耿偉水亭聯句。 有度琴方解，臨水已迎秋之句。 偶見案頭側理，遂補此圖。 玄宰。

北苑關山行旅圖。 用筆蒼勁，元季四家皆宗之。 余幸收之。 此圖亦仿其意。 辛酉九月畫。 玄宰。

趙伯駒者，千里之弟。 其畫宗李思訓，妍潤精絕。 偶得橫卷小景，於時秋色正佳，擬為此圖。 乙丑十月九

日。 思翁。

第五仿李成水壘。 絹本。 高一尺八寸四

偏頭關李成畫。 在萬金吾邦半家。 余在長安借臨。 今仿其意為此。 丙寅二月二日，真州舟中寫。 玄宰。

董華亭書畫錄

一九

青煙寫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閉塔以桂影，露涼時，零亂多少寒蟬。神京遠，懷有藍橋近。偶案頭有宋詞，書此二闕。思翁。圖

杜詩秋興八首。紙本。高八寸五分。闊四寸。行書六十七行。又跋秋十四行。唐宋以來名家法書皆可背臨。趙吳與不能如余之肯似無本家筆也。邇來時作趙書面目。正以學李有結習。擬皮皆真。陸文裕公每聞人稱其書類趙。輒曰：吾與之同師。北海耳。因書秋興識之。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其昌。

詩吾不得而知。至於跋語。非華亭不能辦此。乃知詩亦真也。玉局學顏書。未可多見於此。遇之。中詞題。潘安仁秋興賦。直德紙本。高七寸八分。闊二寸七分。鳥絲。久不作小楷。今日閱友人所示宋揚子敬洛神十三行。遂書此賦。孫過庭所謂偶然欲書者也。乙卯六月其昌識。

曹丕自敘。絹本。高七寸二分。闊四寸。鳥絲。計共跋五十五行。有姜宸英跋。小詩家以曹氏父子為三祖。若其文章之品。惟屬陳王。蕭選所載。為表為書。皆聲叶宮商。體含風雅。未有勞險節。若離若合。如子桓此篇之蕭散縹緲。可歌可舞。開晉人清言之端。洗子雲艱深之習。子建安能獨占八斗。真難為弟者矣。其昌書。甲寅寒食日識。其昌。氏。太史。

近世學董書者。以流便輕逸為宗。所以華亭一派。歲隨惡道。此卷筆筆藏鋒。乃變化於內。景經而布。置停勻。備黃庭曹娥九宮之法。直是首尾盡意。神味無窮。乃是極匠心之作。觀文敏者。以此辨之。萬不失一。壬申正月。宸英。其昌。氏。太史。

天馬賦。粉箋本。高六寸一分。闊四寸三分。中岳外史米元章致爽軒書。董其昌臨。學士。董氏。千字文。紙本。高八寸一分。闊五寸。行書計一百六十四行。萬曆丙辰三月。予督學楚後。養拙荆山。乃借一卷。王山人百谷。攜李北海書法見示。余臨戲鴻諸書之餘。遂應摹此意。因錄此卷以授之。教峯頭陀。華亭董其昌。其昌。氏。太史。

魏文自敘。紙本。高七寸五分。闊四寸一分。小楷四行。臨虞永興徵臣扇書帖。手搥天下之圖。無不畢備。共計十三行。教巨扇書起。己酉九月。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稽叔夜絕交書。紙本。高七寸六分。闊四寸五分。草書三十行。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董學事書畫錄

仿八家册。絹本。高七寸八分。闊七寸。上有玄宰印款小畫。其昌。丹青不知幾時老。富貴與我如浮雲。子美詩殊有當于予。不知燕文貴。趙子昂。何以多取有愧斯語也。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唐人作設色山。都無設法。余見楊瑄尚關蒲雪圖。以意擬之。其昌。其昌。氏。太史。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自王洽澗墨。便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滅。即米畫也。余因虎兒悟墨戲三味寫楚江圖。因王晉卿寫武昌樊口。其昌。其昌。氏。太史。

峯樹渾厚。草木華滋。以畫法論。大癡非癡。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為師者耶。此張伯雨題大癡畫。董其昌。其昌。氏。太史。

倪雲林畫。平淡天真。無畫史縱橫習氣。此圖余所臨吳中王年先家藏本也。其昌。其昌。氏。太史。

明洲文仲連。以子久畫視余。愛其蒼莽。因仿其意氣如此。其昌。其昌。氏。太史。

山水小景。馬遠夏珪多為之。然只杜子美所云。剩水殘山。黃子久有千里勢者。不爾也。其昌。其昌。氏。太史。

余得黃子久所贈陳彥廉畫二十幅。經歲未及展臨。舟行多暇。稍仿其意。以俟披圖相印。其昌。其昌。氏。太史。

杜紫微詩。紙本。高五寸六分。闊六寸。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棹靜聽曲中意。此是雲山韶謔音。鳥紗頭上是青天。檢東洲知四十年。誰信平生臂鷹手。挑燈自獻佛前錢。十二晴峯倚碧天。秀于圖畫綠于煙。行人莫恨猿啼在。向我山中聽五年。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繁欲變秋。正是客心孤適處。誰家紅袖倚高樓。其昌書杜紫微詩。其昌。氏。太史。

董文敏公愛寫杜紫微詩。嘗畫其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骨。雲如春色簇人狂。布置結構。有元人高韻。題曰紫微詩意圖。今閱此小册。書牧之詩四首。風流蘊藉。想見其人。至其用筆。所謂青天行白雲也。康熙癸酉十一月十七日。跋于柘西簡齋。江村高士奇。其昌。氏。太史。

此是文敏不擇筆隨意書者。要自有一種意在。甲戌閏五月三日。梅雨中再跋。其昌。氏。太史。

今日回首乙亥春。在別苑冒雨歸時。又為陳迹矣。戊寅暮春之初。竹筍。其昌。氏。太史。

文敏自言書紫微詩內鳥紗巾上。是青天一首。乃司空表聖作。按表聖山居記曰。中條五蓮峯下。刻大慈像。構亭其右。曰擬輪。志其所著也。擬輪之右亭。曰修史。坊所藏也。此詩題修史亭者。不知文敏何以誤為紫微之句。戊寅上巳後三日。春雨初霽。向覺料峭。燕子初來。海棠未謝。午飯後試水巖研。記於柘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其昌書。其昌。氏。太史。

享年四十七歲。祀廣東名宦。仁和鄉賢祠。配胡淑人。子二。長樞。邑庠生。妻盧氏。禮部儒士端阜公女。次機。聘少傅相國趙文懿公會孫。太學脩甫公女。女七。長適雲南觀察悅菴顧公孫。上林丞友白公。子若華。郡庠生。次適少保司寇洪襄惠公會孫。兵垣給諫清遠公子吉暉。戊午孝廉。次適憲副卓菴錢公孫。孝廉。如卓公子肅超。邑庠生。次許聘。衛輝太守。湛原翁公孫。太學承徵公子與榮。次許聘。鳳陽太守。王式弘公。子孟。次許聘。大中丞。閩撫。臺省吾金公孫。文學季真公子維琮。次幼未字。俱胡淑人出。孫女一。許聘。司空尚書郎。我存公孫。李文學元勤公子兆熊。孫夢蘭。幼未聘。樞與子交善。始余讀其選賦。行卷。皆秀絕。真天下士。及武林人。舉封股事。才子何足概之。公之義方。徵也。夫因按孝廉君狀而誌之。銘曰。江夏無雙。董子香微。君千頃波。汪汪名家。接踵奕世。光脩能內美。天路翔。維荆與蜀。為津梁。脂膏不潤。凍秋霜。城狐冠虎。驅若龐。莫子敢侮。侵我疆。鄧人尸祝。為庚桑。夏官茹吐。為羊腸。乃公風采。百鍊剛。苞直反走。側陋揚。要人環視。心則降。克禪廟。算殪天狼。邊籌遠暢。玄菟鄉。拜賜帝所。恩輝煌。雲與四岳。肅紀綱。九消赤白。屹金湯。絨秦屬。不設防。百城吏士。否若咸。大廷置對。多蒼黃。公於是時。暇且詳。袖中寧假。牘數行。才情激射。精魄強。若水貯器。隨圓方。若鐘應叩。聲琅琅。嶠中之日。屹岷嶺。福善之報。何杳茫。湖山鬱秀。封若堂。銘辭不愧。如中郎。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前翰林院編修。管理起居。諸教。纂修正史。東宮講讀。官通家。侍生董其昌頓首撰。

董香光雜詩卷。見思齋集。高八寸長六尺八寸。行草書。墨氣淋漓。開卷令人驚倒。金雜詩。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遇過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微葭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西北有織婦。綺綺何繽紛。明晨乘機杼。日晏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啼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麻九春。飛鳥繞樹翔。嗷嗷鳴索羣。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仰俛歲將暮。榮耀難久恃。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聘萬里圖。東路安之由。江介多悲風。溼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欄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風。小人喻自閑。國響亮不塞。甘心思夷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秦山。絃索悲聲發。聆我慷慨言。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浮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月出東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閒。野鳥號東箱。纖雲時鬢髮。溼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微氣結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浮光。暑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纈如懷冰。伏枕終懷昔。痛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高麗鏡光紙。作鳥絲界道。殊勳書灑興。燭下運筆如飛。不知用墨何如也。

壬子臘八日。董其昌。董文敏澄懷游古卷。體光高麗紙。引首高七寸二分。長一尺許。澄懷游古。董其昌書。武子。練時日紙。白如玉。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與文偃武。后土宮媪。昭明三光。穆稷優游。嘉服上黃。帝臨。青陽開動。根莖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靈聲發榮。城處傾聽。枯槁復產。乃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貽。羣生湛湛。惟春之祺。青陽。朱明盛長。敷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訕。敷華就實。既阜既岡。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有之。傳世無疆。朱明。西瀨沉砌。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絳術不廢。好偽不萌。祇孽伏息。隅辟越遠。四駱咸服。既畏茲威。惟茲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西瀨。元冥陰。蟄蟄蟲蟲。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及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籍。敘之一時。掩收嘉穀。元冥。惟泰元尊。姐神蕃盛。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勳。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彫飾。嘉蓮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鍾鼓竿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檢班書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并郊祀歌。不具書。書練時日以下共六篇。丁未臘月七日。董其昌。孟州濟源縣通慧塔院。諸佛舍利數十粒。千佛之遺體也。坐臥行立。置之道場。常以虛憲化色身。亡處傳授。欲謀塔位。未得其所。至誠感應。果有其人。河陽軍念定寺僧教岸。言議成就。而濟源縣延慶院主僧省初。與之共濟其事。塔高一百尺。級凡數七層。以景祐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畢工。設僧道大會。江陵楊虛己習習右將軍王義之書。昔人以懷仁集右軍書。為字字集之。予有懷仁書真蹟。乃習之也。與集通用。宋碑以為證。然不止此。臣虞言。臣祥。除以復五日。窮思永遠。肝心寸截。甘雪應時。嚴寒奉被。手詔伏承。聖體御膳。勝常以慰下情。臣故患胸滿氣上。頓乏匆匆。慈恩垂察。每見慰問。感戴屏營。不勝銜遇。謹表。臣虞誠惶頓首死罪。

二十四日，惜報比書想悉達，連日諒第佳，不及數字，惜報。遠近何如。七月十日，方告明等，便流火，感傷象切，不自勝，奈何奈何，轉語汝等，各可可知。近聞邑邑，吾涉道動下，疹乏劣力及，不具告，父疏。

文武將隊，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度，古口君子，即戎以身，昭其果毅，向其桓桓，師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感如鶴。

十二日，鶴白，雪寒想勝常，得張侯齊，賢從惟帳之悼，甚哀傷，不可言狀，患自宜量力，復不緣白。得長風書，靈樞幽隔三十年，心想平昔，痛慕崩絕，豈可居處，抽裂不能自勝，謝書已乞日安唐，即其情事，長畢奈何，松等阻，哀情頓泄，亦難可之，郵還未卜，聊示友中，相愛不去，心感遠懷，近增傷悼，每見范母子哀號，使人情悲。

閣帖鍾王王虞象，都情數種，雪後隨寫，靜中致樂。丁未十二月七日，元宰識。
臨書先具天骨，後傳古人之神，太似不得，不似亦不得，予學書三十年，專明此事，而不能竟，顏清臣云，資質弱劣，又嬰物務，不能懸習，迄以無成，予之謂矣，其昌。
右軍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假令寡人耽之，故當不啻，此紙成白，墨成池，不是張芝，即歐之，談何容易哉。是日跋高麗鏡紙書。

太史才長，鑿明前無作者，故漢晉以下，不入毫端，而種種入室，如此許光祚。
此卷自習王右軍通慧塔院碑後更佳，大抵是見過官奴帖墨蹟以後所書，竊謂古帖雖致佳，必得名家臨做，而精神倍出，其似與不似之間，乃是一大入處，似者，踐其形也，不似者，符其神也，形與神在若接若不接之間，而其消息出焉，以似為不似，以不似為似，非似非不似，即似即不似，重重密密，帝網交羅，故文敏自謂學書三十年，專明此事，恨不得起文敏而問證之，文敏不常臨鍾書，此卷之妙，居然具過師之智，前此臨鍾書者多矣，從未有造此境者，於千載後傳其真神，使其人躍然紙上，豈非神技乎。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嘉慶五年庚申大寒前一日，文治觀并記。
董文敏臨破光帖卷，紙本，高八寸二分，長四尺五寸許，鳥。
右米元章破光帖，元章自跋，吾家法書，每日一閱，雖凝寒亦必三灑手，然後視，吾友黃叔中，見而笑之，以為太口，僕謂之曰，人生以七十為期，吾年三十六矣，前此止有一萬四千日，今一書所歷，自晉迄唐皆發七百年，日以億計，則吾一萬四千閱，固已少矣，叔中曰，誠然，并書此為米老癡券，吾更癡也。元宰。

王右軍書破光帖，米老臨之，而董復臨米三人，氣韻各有不同，今合而為一，贊入水中，視之不見，皆之乃出，此中三味，非體味畢生，烏能與斯理哉，茲卷為天下第一，蓋楷孝廉深知篤好，不惜重資，購置案頭，日夕展玩，宜乎書法之妙，與之俱化矣。乾隆甲午仲春，觀於蘭葉堂，琴水姚大勳。

思翁臨帖，大率以意為之，不求形似，此則直逼右軍，幾乎一鼻孔出氣矣，其遺憾處，恐襄陽當日臨本，尚遜其圓渾也，昔米老得破光帖，置齋中，因名其齋曰寶晉，林君得之，覺首賢風範，去人不遠，雖謂之小寶晉可乎。乾隆乙未長夏，頻羅館主人同書。

董文敏臨爭坐帖卷，紙本，高六尺三寸，凡兩段。
顏魯公爭坐位帖，無虞褚習氣，宋蘇黃米蔡皆於此得筆，余於正旦朝賀，次日枕臥，至殺日以手畫被，既平善，書此本文，不能多合筆法，差近之。乙丑穀日，燭下識，其昌。
魯公忠節，為有唐一代冠冕，即論坐一稿，至今炬赫耳目，且其書全法右軍，蒼翠圓勁，故應為臨池家珍，重文敏臨此，益以秀潤，正自可愛，瑯琊恭壽老人王澐跋。

又臨爭坐帖卷，紙本，高八寸六分。
查開太上有立德起至，可不做懼乎，止一段，其中多。
右顏魯公爭坐位帖，以送太冲筆意書之，亦參以贈裴將軍詩筆，勢要非積學爭坐帖者，不能為也，其昌。
此卷為董香光真蹟，晚年得意之作也，余失而復得，欣快殊甚，因呵凍志此，時嘉慶元年十一月十八日，意香。
董文敏大書陶詩卷，紙本，引首高一尺六寸四分，長三尺五寸。

虎臥，祁豸佳題。
玉臺凌波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卅發新謠，寧效俗中言，迢遞槐江嶺，是謂元圃邱，西南望崑崙，光景難與倚，亭亭明珂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記與一來游，每為季重使君作書，自覺豪舉，昨年上元，書三槐堂，二年正旦，書陶詩，庶幾殉知之合，使君深於書，謂可教否。董其昌。壬子春三月。

董文敏小楷陰符經册，紙本，高六寸八分，闊三寸七分，鳥。
因觀顏魯公八關齋會帖，書此經，有分隸法。
丙寅五月初日，其昌。
文敏書精楷，尤為難得，此冊蠅頭細書，而有尋丈之勢，且紙墨如新，更可珍重，倘為意香毛丈所藏，余

以重值購之。禾中張小華愛不忍捨。余因贈之。文敏又有楷書。臨褚河南西昇經冊。與此正同。向在汪心農家。曾一見之。聞為新安人購去。惜未及錄題語。董汀記。

董文敏做黃子久江山晚興卷。宣德紙本。水墨。高七寸四分。長四尺一。莊澤卷。題後本。高四寸。長二尺五寸。

做黃子久江山晚興圖。玄宰。戊午冬日。氏太史。其昌。思白先生深得畫家三昧。而其一樹一石。絕不用意。自有學力。此卷法一筆老人筆。而神全墨重。而氣動。不特升子久之堂。實入北苑之室者也。昔子久元楷模北苑。後乃獨擅壇坫。今之學子。久而不知用董元筆法者。不過得子久唾餘耳。未可與語子久之精神也。思白學力。於此卷見之矣。亦止罕翁風雅宗盟。故能鑒之真而珍之重也。時康熙癸卯仲冬之杪。跋於金陵梵舍。晉陵莊罔生書。

文敏此卷。六十四歲所作。一洗畦遲。古致盎然。中間細樹一叢。尤妙。董文敏畫冊。紙本。高八寸。闊五寸七分。對題。夢樓題後本。又跋。另紙。題。

玄宰畫。其昌。氏太史。

玄宰畫。其昌。氏太史。

玄宰畫。其昌。氏太史。

玄宰畫。其昌。氏太史。

玄宰畫。其昌。氏太史。

玄宰畫。其昌。氏太史。

玄宰畫。其昌。氏太史。

玄宰畫。其昌。氏太史。

玄宰畫。其昌。氏太史。

玄宰畫。其昌。氏太史。

玄宰畫。其昌。氏太史。

玄宰畫。其昌。氏太史。

青松鬱茸茸。長松度林表。所以蔭生徑。無竹亦自好。其昌。氏太史。

予嘗謂香光之畫與書。俱為有明之冠。畫可與鸚鵡波抗行。書且使南宮讓席。其所以然者。皆由取法於上故也。畫宗董巨。而以米家父子輔之。書法二王。而以北海平原參之。此所謂正法眼藏也。旁逮唐宋一切名家。無不深參切究。此善才親見文殊。仍遍五十三員。善知識也。此册畫畫并佳。香光畫畫禪略。頗見一斑矣。竊願與心農居士參之。嘉慶五年夏五月。王文治觀并記。文敏。

董文敏做梅道人立軸。宣紙本。高四尺九寸五分。闊一尺七寸。水墨畫。行書款。

元時梅花道人與盛子昭俱工畫。望衡對宇。求子昭畫者。屢相接。梅花道人之居。間如也。子弟以為言。梅花道人曰。待之二十年。及二十年。盛氏之門閭如。而梅花之名始振。至今稱四大家。丙寅夏五。擬梅道人筆因書。玄宰。其昌。氏太史。

文敏此幅。雖做梅庵。實師巨然。雄勁中饒秀逸之氣。無獷悍之習。款題行草。在平原北海間。董軸中上。駟也。今藏鄭氏。

天啓五年。歲在暮春八日。舟行東光道中。寫此。玄宰。

山右潘侍御翔公。好收古名畫。余出關前。一夕。際予子晉吹笙圖。乃郭恕先筆。設色布景。實為奇絕。予作此圖。亦有其意。四月。阻風鶴鎮。重題。玄宰。其昌。氏太史。

董文敏為復之贊立軸。尺三寸。闊一尺三寸。宣紙本。水墨畫。高三寸。闊一尺三寸。

復之甥。見余所畫山水。輒收置篋中。且欣然有意。盤。謂舉子業外。惟此好不能釋。因為寫此助喜。庚申秋七月九日。玄宰。其昌。氏太史。

夏木垂陰圖。董文敏夏木垂陰圖。巨幅。五寸。闊二尺三寸。高四尺。宣紙本。水墨畫。行書款。

做北苑筆。己巳夏日。玄宰。其昌。氏太史。

畫事書畫錄

四四

客有云趙文敏夏木垂陰圖在巖鎮汪太學家者。斬固不視人。予以北苑筆意擬之。他日覓真迹並觀。未知鹿死誰手。乙亥子月再題。 玄宰。

又設色秋山圖小幅。紙本。高一尺六寸二分。闊一尺。餘小楷款。

畫家當以古人為師。尤當以天地為師。故有天閑萬馬皆粉本之論。黃子久每袖筆墨山行。見奇樹即寫之。王安道游華山作圖四十幅。初昧之。平平耳。及與會游華山者。一寓目。恍如當境。趙大年以宗室之禁。惟上殿一回。畫出新意。今塊坐斗室。無驚心洞目之觀。安能與古人抗行也。癸亥四月朔。舟過崑山題。

畫。 玄宰。 清吟室。 阿會氏。 高士。 奇圖。 畫配。

畫文敏設色八幀巨冊。紙本。高一尺六寸。闊九寸四分。

予家所藏趙文敏畫有鵲華秋色卷。水村圖卷。洞庭雨山二軸。萬壑松風。百灘度流水。巨軸。及設色高山流水圖。今皆為友人易去。僅存巨軸學。巨然九夏松風者。今日傲文敏筆。并記。 庚申八月朔前一日。

畫。 玄宰。 阿會氏。 畫定。 男。 畫定。 阿會氏。

溪雲過雨。添山翠。花片粘沙。作水香。有客停橈釣春渚。滿船清露濕衣裳。 玄宰。

平波不動。兼霞遠。清霜半落。沙痕淺。煙樹晚微茫。孤鴻下夕陽。 玄宰。

庚申中秋。吳門舟中畫。 印同上。 道人。

不識。煙波釣叟。 庚申八月二十五日。舟行瓜步。大江中寫此。并書元人詞。亦似題畫。亦似補圖。 玄宰。 印同上。

霜華重。逾雲。雲冷心共馬蹄輕。十里。 霜華重。逾雲。雲冷心共馬蹄輕。十里。

青山一溪流水。都做許多情。

庚申九月五日。 玄宰。 宋。 印同上。

長亭古今情。樓外涼蟾一釐生。雨餘山更清。暮雲平。暮山橫。幾葉秋聲和雁聲。行人不忍聽。 玄宰。

庚申九月朔。京口舟中寫。 印同上。

秋光老盡芙蓉院。堂上霜華白似翦。西樓促坐酒盃深。風壓繡簾香不捲。玉纖慵整銀箏。紅袖時籠金鴨暖。歲華一夕。委西風。獨有春紅留醉臉。 偶書少游詞。

庚申八月。舟行瓜步。江中乘風晏坐。有偶然欲書之意。 玄宰識。 宋。 印同上。

今古幾齊州。華屋山邱。杖藜徐步立芳洲。無主桃花開自落。空使人愁。波上往來舟。萬事悠悠。春風曾見昔人游。只有石橋下水。依舊東游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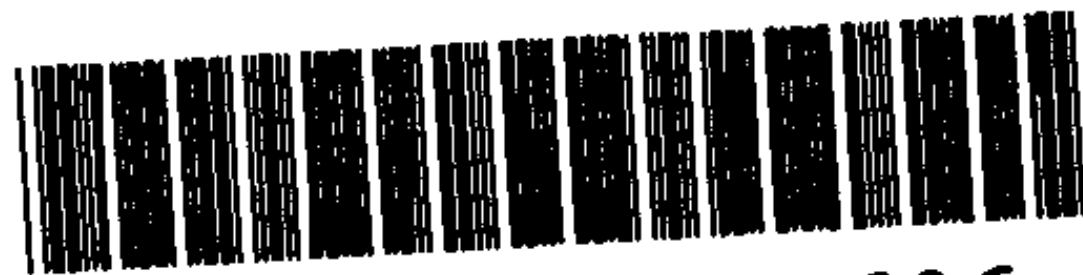
畫事書畫錄

四五

畫事書畫錄

四六

庚申九月重九前一日。書。是月寫設色八。可當秋興八首。 玄宰。



21101000174606